四庫未收書輯刊

四庫未收書輯刊編纂委員會編

北京出版社

伍輯・壹册

四庫未收書輯刊

四庫未收書輯刊編纂委員會編

北京出版社

北京大學圖書館藏

四庫未收書分類目錄・擬目

經部　柯劭忞　江瀚　尚秉和　胡玉縉　徐審義

姜忠奎　王照　楊策

史部　王樹枏　王式通　奉寬　傅增湘　葉啓勳

賈恩紱　謝國楨　戴錫章　湯中　羅振玉

子部　倫明　劉培極　江庸　胡敦復　馮承鈞

周叔迦

集部　夏孫桐　楊鍾義　章華　何振岱　王重民

向達　孫楷第　梁鴻志

四庫未收書輯刊・學術顧問

季羨林　顧廷龍　王鍾翰　張岱年　周一良　侯仁之

楊明照　楊向奎　羅繼祖　蕭　璋　謝興堯　劉乃和

冀淑英　何茲全　王紹曾　黃永年　蔡美彪　孫欽善

倪其心　昌彼得　吳哲夫

四庫未收書輯刊・特邀顧問

徐引篪　李廷傑　張玉範　陳杏珍　王世偉　宮愛東

王效良　金沛霖　曾繁仁　孔方恩　陽海清　潘寅生

王運堂　金恩輝　賈寶琦　李廣山　何齡修　胡昭曦

周彥文　陳仕華

四庫未收書輯刊·編纂委員會

榮譽主編　傅振倫

主　編　羅　琳

副主編　張建輝（常務）　楊良志　鞏　濱　劉　薔

　　　　馬池蘭

編　委　吳廣義　杜澤遜　劉　榮　丁廣舉　宋平生

　　　　吳　格　黄潤華　李際寧　陳　力　陳秉仁

　　　　王清原　童正倫　石洪運　徐麗華　高　瑄

　　　　劉乃英　徐憶農　蕭魯陽　駱兆平　鮑時祥

沈治宏　朱憲　劉小萌　戴利華　周金龍
周寧麗　陶宗寶　李國慶　萬群　章伏源
王志梅　鄂凌娟　劉積英　張曉萍　王海燕
李曉亞　厲莉　毛景華　段秀芝　高健
戴和冰　蘇位智　韓俐華　霍燦如　孫威
趙淑琴　林子雄　顧大前　邱瑞中　李曉秋
李峰　彭道傑　胡剛

四庫未收書輯刊・工作委員會

主任　羅琳

副主任　吴廣義　張建輝

委員　丁廣舉　鞏濱　劉榮　劉薔　戴和冰
杜澤遜　楊良志

四庫未收書輯刊・出版委員會

顧問 周應鵬 張添喜 郭賢登

主任 朱述新 陶信成

副主任 楊良志 張建輝 吳廣義

委員 孫恆年 解重慶 管理洪 李曉波 李樹青
李海兵 梁健強

四庫未收書輯刊·第伍輯總目錄

第壹册

周易用初六卷（原缺卷五卷六）〔清〕杜宗嶽撰 一
周易輯説五卷〔清〕徐通久撰 二七九
經笥質疑易義原則六卷卷首一卷易義附篇四卷卷首一卷〔清〕張瓚昭撰 四六七

第貳册

尚書會解六卷〔明〕張治具撰 一
毛詩復古録十二卷卷首一卷〔清〕吴懋清撰 三〇三
春秋大成題意八卷〔明〕不著撰者 五一七

研經堂春秋事義合註十二卷　〔清〕單鐸撰　六一九

第叁册

四書說約二十卷　〔明〕顧夢麟撰　一

第肆册

南北史補志十四卷　〔清〕汪士鐸撰　一

新舊唐書互證二十卷　〔清〕趙紹祖撰　三三七

明史例案九卷　〔清〕劉承幹撰　五三九

通鑑觸緒十三卷　〔清〕易佩紳撰　六五三

第伍册

欽定平定回疆剿捦逆裔方略八十卷首六卷・之一　〔清〕曹振鏞等撰　一

第陸册

欽定平定回疆剿捦逆裔方略八十卷首六卷·之二 〔清〕曹振鏞等撰 一

明史擬稾六卷 〔清〕尤侗撰 三二七

辛壬春秋四十八卷 〔清〕尚秉和撰 三九一

第柒册

越事備考十三卷（原缺愚說一卷） 〔清〕劉名譽撰 一

歷代儒學存真録十卷 〔清〕田倣撰 一七一

江北運程四十卷首一卷·之一 〔清〕董恂撰 三〇九

第捌册

江北運程四十卷首一卷·之二 〔清〕董恂撰 一

第玖册

鹽鐵論攷十二卷 〔明〕金蟠輯 一
遜敏録四卷 〔清〕蘇惇元撰 二一
課子隨筆節鈔六卷續編一卷 〔清〕張師載輯 徐桐續輯 四五
莧園雜説二卷 〔清〕沈起潛撰 一七九
探本録二十三卷 〔清〕雲茂琦撰 二五九
家言隨記四卷附退齋遺稿一卷 〔清〕王賢儀撰 四六一
詒謀隨筆二卷 〔清〕但明倫撰 六三七
女鑑録四卷臣鑑録四卷士鑑録四卷 〔清〕尹會一輯 七〇一

第拾册

武備水火攻一卷武備地利四卷　〔明〕施永圖撰　一
慎守編十四卷　〔清〕不著撰者　二七一
權制八卷　〔清〕陳澹然撰　六五九

第拾壹册

本草述三十二卷首一卷·之一　〔清〕劉若金撰　一

第拾貳册

本草述三十二卷首一卷·之二　〔清〕劉若金撰　一
本草述鉤元三十二卷　〔清〕楊時泰撰　一五三

第拾叁册

算迪八卷　〔清〕何夢瑤撰　一

地理或問二卷 〔清〕陸應穀撰 三一一
春樹齋叢説一卷 〔清〕溫葆深撰 三四五
牌統孚玉四卷 〔明〕鍾離栖筠子撰 三九三
雜毒海八卷 〔清〕釋性音輯 四七三
佛法金湯編十六卷 〔明〕釋心泰撰 五六一
佛祖宗派世譜八卷 〔清〕釋悟進輯 七一九

第拾肆册

南華經七卷首一卷 〔明〕潘基慶集注 一
康輶紀行十六卷 〔清〕姚瑩撰 一三七
省身集要四卷 〔明〕胡宗洵輯 三九七

心簡齋集録六卷 〔清〕于光華輯 五三一
虛窗手鏡二卷 〔明〕虛中子輯 七七七

第拾伍册

古唐選屑三十卷 〔明〕李本緯輯 一
經濟類考約編二卷 〔清〕顧九錫輯 二三三
穀玉類編五十卷 〔清〕汪兆舒輯 三七五

第拾陸册

楚辭五卷九歌圖一卷 〔明〕來欽之述注 陳洪綬繪 一
離騷節解一卷附節指一卷本韻一卷正音一卷 〔清〕張德純撰 六一
離騷彙訂不分卷屈子雜文箋略六卷 〔清〕王邦采撰 九五

楚辭韻解八卷〔清〕邱仰文撰 三一七
楚詞宗旨八卷〔清〕不著撰者 四四一

第拾柒册

桂軒詩集一卷〔明〕謝常撰 一
陶情藁六卷〔明〕易恆撰 四九
聞一齋詩藁不分卷〔明〕鄭暘撰 八九
北軒集十八卷〔明〕余學夔撰 一三五
宫詹遺藁三卷外編三卷〔明〕李齡撰 三二五
楊文懿公文集三十卷〔明〕楊守陳撰 三九七
古學齋文集十卷〔明〕王演疇撰 六四一

第拾捌册

藍司寇公勞山遺稿一卷 〔明〕藍章撰 一
五清集十九卷策問附録一卷 〔明〕劉瑞撰 二七
蒼谷全集十二卷附録一卷 〔明〕王尚絅撰 二五七
孫石臺先生遺集二卷附録二卷 〔明〕孫揚撰 四七一
長春競辰藁十三卷餘藁三卷 〔明〕朱讓栩撰 五二一
劉西陂集四卷 〔明〕劉儲秀撰 六四七

第拾玖册

遲菴先生集八卷詩集四卷 〔明〕王臬撰 一
胡蒙谿文集四卷續集六卷附録一卷 〔明〕胡侍撰 一二九

趙氏家藏集八卷 〔明〕趙文華撰 一八九
重刻月川類草十卷 〔明〕夏浚撰 二五一
郭文簡公文集六卷 〔明〕郭朴撰 三九一
周忠愍先生文集二卷 〔明〕周天佐撰 五〇五
楓潭集鈔二卷 〔明〕萬虞愷撰 五三九
洪芳洲先生歸田稿三卷奏疏一卷讀禮稿六卷 〔明〕洪朝選撰 五七三
大隱樓集十七卷 〔明〕方逢時撰 六五三

第貳拾册

心遠樓存稿八卷 〔明〕楊琢撰 一
正氣堂集十七卷近稿一卷餘集四卷

續集七卷首一卷鎮閩議稿一卷 〔明〕俞大猷撰 四七
趨庭集六卷 〔明〕胡安撰 五六九
譚襄敏公遺集三卷首一卷末一卷 〔明〕譚綸撰 六二七
林居集不分卷 〔明〕惲紹芳撰 七三七

第貳拾壹册

慎修堂集二十卷 〔明〕亢思謙撰 一
重刻叔祖錦泉先生文集五卷 〔明〕傅夏器撰 三五九
紹易詩集二卷附録一卷 〔明〕朱載墣撰 五二七
陂門山人集八卷 〔明〕馮惟健撰 五五九
籐谿詩一卷記一卷附籐谿寄贈一卷 〔明〕孫柚撰 六五一

艾熙亭先生文集十卷 〔明〕艾穆撰 六六五

第貳拾貳册

欒城藳六卷 〔明〕周復元撰 一
黄髪翁全集四卷戲筆一卷首一卷末一卷 〔明〕畢木撰 一八七
鶴鳴集二十七卷 〔明〕劉伯燮撰 二二九
周南太史王公遺集一卷 〔明〕王守誠撰 四六五
董司寇文集二十卷 〔明〕董裕撰 五〇一

第貳拾叁册

師竹堂集三十七卷目録二卷 〔明〕王祖嫡撰 一
青蓮閣集十卷 〔明〕李言恭撰 四〇九

費太史市隱園集選二十四卷 〔明〕費尚伊撰 劉若宰輯 五五一

第貳拾肆册

羣玉山房文集七卷疏草二卷 〔明〕許弘綱撰 一

芝園稿二十八卷目録二卷 〔明〕趙世顯撰 二九三

公餘草就三卷 〔明〕汪可進撰 六二一

冰玉堂詩草一卷 〔明〕王永光撰 七二三

留夷館集四卷 〔明〕鄧渼撰 七五九

第貳拾伍册

王諫議全集六卷附録一卷 〔明〕王元翰撰 一

梅中丞遺稿八卷附西州淚一卷 〔明〕梅之煥撰 一六一

丁文遠集二十卷外集八卷 〔明〕丁紹軾撰 三二九

林下吟三卷篋餘集一卷 〔明〕王琨撰 七四九

第貳拾陸册

摩麟近詩九卷 〔明〕徐明彬撰 一

萍居集四卷 〔明〕李爲稷撰 一〇三

蔡忠烈公遺集一卷首一卷續編二卷 〔明〕蔡道憲撰 〔清〕鄧顯鶴輯 一三七

内方先生集八卷附鈔一卷 〔明〕童承敘撰 二六一

寒石先生文集三卷 〔明〕理卺和撰 三七九

在懲録一卷 〔明〕陸完撰 四二三

西溪先生文集十卷 〔清〕沈嘉客撰 四五一

復菴删詩舊集八卷〔清〕孫錫蕃撰　六五七
縮齋文集不分卷〔清〕黃宗會撰　七二五
不視草一卷〔清〕高璪撰　七七七

第貳拾柒册

青巖集十二卷〔清〕許楚撰　一
四照堂文集五卷詩集二卷〔清〕王猷定撰　一三五
柘溪集一卷〔清〕喬邁撰　三六一
顣頷集八卷〔清〕吳騏撰　三六九
南邨詩藁二十四卷〔清〕潘高撰　四二七
翠岩偶集六卷〔清〕李雍熙撰　五八七

爰始樓詩删八卷〔清〕陸弘定撰 六三五

説安堂集八卷〔清〕盧震撰 六八三

第貳拾捌册

蒼峴山人文集六卷〔清〕秦松齡撰 一

蒼峴山人集五卷微雲集一卷〔清〕秦松齡撰 五五

出門吟一卷悔齋詩集一卷又新集一卷

怡老篇一卷集外録一卷〔清〕李贊元撰 一三七

晢次齋稿十二卷〔清〕梁熙撰 三二三

望古齋集十二卷〔清〕李繼白撰 五四一

第貳拾玖册

但吟草八卷附恭紀詩一卷　〔清〕蕭惟豫撰　一
清風堂文集二十三卷　〔清〕曾王孫撰　七一
栩栩園詩十二卷　〔清〕屠粹忠撰　三〇一
孝思堂文集一卷詩集一卷聯集一卷　〔清〕侯七乘撰　三七五
馬太史匡菴前集六卷馬太史匡菴集六卷　〔清〕馬世俊撰　四四一
平圃遺稾十四卷使粵艸八卷　〔清〕張宸撰　五三三

第叁拾册

布水臺集三十二卷　〔清〕釋道忞撰　一
有懷堂筆八卷　〔清〕王永命撰　二八九
泊齋別録不分卷　〔清〕獨孤微生撰　四四九

偶更堂文集二卷詩稿二卷 〔清〕徐作肅撰 五四九
鐵堂詩草二卷 〔清〕許珌撰 六一一
藤塢詩集九卷 〔清〕梁允植撰 六六九
馴鶴軒詩選一卷 〔清〕趙端撰 顧有孝輯 七三一
得閒人集二卷 〔清〕孫望雅撰 七四九

伍輯・壹册目録

周易用初六卷（原缺卷五卷六）〔清〕杜宗嶽撰　一
周易輯説五卷　〔清〕徐通久撰　二七九
經笥質疑易義原則六卷首一卷易義附篇四卷首一卷　〔清〕張瓚昭撰　四六七

〔清〕杜宗嶽撰

周易用初六卷（原缺卷五卷六）

清道光二十二年寶孺堂刻本

道光壬寅新鐫

周易用初

寶儒堂藏版

周易用初自叙序

周易何以用初也為乾初之潛龍勿用而作也余
自束髮受書惟讀易竟未成誦至成童後
因程子潔淨精微一語又玩孔子假年學易
可無大過之語信易為人間可解之書第以正習舉業不
得不加綴拾且為辭章之用故自四書以至詩

禮春秋諸經皆手抄成帙往往頗可心得而
易則茫乎未之聞也辛丑夏偶與吾友余小
禪及蕭樹園偶談及此余甚思為小禪因舉
易或中所解潛龍勿用一句視本義更為精闢
余聞之躍然不覺其動于中嗣後每日一聚請凡
易疑義小禪必窮追而具授之余亦以虛心應之

取儒先舊解以支吾之而小禪尤善疑其所疑
必其關於物理人情而非隱僻之為余無奈則取
卦畫經文潛思而默會焉一有所得立即渙然冰
所得常與儒先不同愚大懼以為古人畢資學
力精於此道歷數十百年後世皆宗其說余何
人斯而敢自信其不蹈狂妄僭竊之誅耶然天

地間道理無窮人心中道理亦無窮古人不
注之於先則後人之疑無自而起後人不疑
之於後則古人之注當無從而明且古人尊
聞行知其體易不專在文字故文字常簡約
而弗詳後人讀書求理其學易亦不專在文字
然文字必詳明而其道蓋道理祇期無悖於前

聖即思議不及盡闚於前賢迄余自十八九歲時即
喜讀
欽定諸書而評鑑闡要尤爲一生得力之處自丙申
賦閒青門讀近思錄而已得而後又得李二曲
夫子反身錄及王豐川夫子文集然後知儒
先諸書不論同異通是一脈之傳今作是書

雖與古人不合者什常八九然發源處仍是古
人所未因是知必不得罪於名教也小禪樹園
太守以爲然因勸余隨卦註之已備一解乃自七
月中旬逐句詳加註釋其舊說已明者備錄
前人成解但另五六卦其餘或彖傳合爻象不
合或爻象合彖傳不合又或通卦不合皆就本

卦道理所應看求尋其義旨通其脈絡第其
次序斷不敢穿鑿附會故立異同由是而二三
日即得之卦至壬寅正月十五日全卦告竣余
蕭二公勸余付梓呂公同將余以草創甫脫
未及詳訂且其中年代先後郡縣次第擬
再質高明並註繫辭以成全書乃以俗務倥

傯不克如願又因他事忙迫竟付剞劂至繫
辭舊說極爲詳備故謹擇而錄之以當全經
余生也晚不獲親炙古人亟承大旨故十餘
年來惟求漢唐宋元明及
本朝諸大儒語錄文集朝夕質對以期補過於將
來今因講潛說切問一切感發證明學思或有

自知譾陋必多遺識難免然心之所觸筆之所達不敢夾雜一毫人欲不敢添出一毫意見蓋於四聖作易本心未必能測其萬一而初學人人可明只願與予同志之士或因此以復其初而達諸用是亦乾元勿用之用也夫用初豈特易道為然邪

道光歲次壬寅春仲上浣古睡杜宗嶽

謹識於池陽宦署之求可軒

周易用初叙

周易用初吾友杜愚谷所手著也愚谷與予交最早每已不得久處為憾及愚谷任池陽遂得朝夕考稽質辨疑難始知講章之學不可謂通經文詞之工無關於稽古故每於聖經賢傳潛心揣摩務期窮其歸宿而後已奈自少廢學識見卑淺往往不得其門惟愚谷一經剖晰胸中便無滯礙教思無窮非親炙者斷不能知也辛丑夏偶談及周易一書愚谷亦茫然不解不敢强以為知但此書要旨應無異於諸經君論聖賢之道

切中肯綮獨於此書未能擴充而詳述之豈非缺事因閱易或所解乾卦初爻愚谷遂躍然勃然始欲以解積年之疑遂與予及蕭琳園晝夜講求遇有疑竇則就本文思之即有妙義層出迥非尋常思議所及然猶未嘗筆之於書也予因之有請矣與其空談于一時曷若留遺于身後與其啟發一二人曷若公諸千百世于是每講一卦予即隨筆錄之不半載而全書告竣細校諸解俱從天理人情日用常行處下筆主理而不主數務實而不務虛凡彖爻傳象融會貫

通都如一線穿成發明聖人救世苦心親切而有味人人可解人人可學亦人人所不能離誠斯世不可無之書也至其中感慨勸勉有流溢於筆墨之外非言語所能形容者此又愚谷不得已之苦衷也予亟勸付梓公諸同好使讀是書者或因是以復其初則受益良多當不止一二人已也夫四明悔初弟余國文拜撰

周易用初目錄

義例十條

讀易約解

上經卷之一

乾　坤　屯　蒙　需　訟

師　比　小畜　履

上經卷之二

泰　否　同人　大有　謙　豫

隨　蠱　臨　觀　噬嗑　賁

剝　復　无妄　大畜　頤　大過

坎　離

下經卷之三

咸　恒　遯　大壯　晉　明夷

家人　睽　蹇　解　損　益

夬　姤

下經卷之四

萃　升　困　井　革　鼎

震　艮　漸　歸妹　豐　旅

巽　兌　渙　節　中孚　小過

既濟　未濟

繫辭上下傳卷之五

繫辭上傳

繫辭下傳

說卦序卦雜卦傳卷之六

說卦傳

序卦傳

雜卦傳

用易用初義例

一易自商瞿親受於孔子而歷代始有傳家可見易之所以能傳者傳於十翼也至齊田何古易十二篇以上下經合十翼漢費直以彖象文言入卦至後漢而古本已亡是古本已失傳久矣自鄭康成王輔嗣合彖象文言於經孔穎達成之呂東萊復定爲古本十二篇篇目卷帙一以古爲斷惟朱子本義篇第與呂汲公成都舊本脗合郎功令所頒今本是也竊以古本今本之分不過十翼之分合而已其經文字句本義仍從古本而以衍文當作何字附註於下亦以經文不可易也至分經合傳其中蓋有深意以彖爻中有似吉而凶似凶而吉若無十翼則學者必不得其解卽以小象而論後世註解諸家多詳於爻而畧於象不知小象不明則爻詞無由得悉分晝數處或竟昧大旨者有之雖六爻皆從卦畫而出知畫則可知爻然深於此道之人天下必不可多得此分經合傳鄭王所以有功於後學不少也今是刻悉照本義一以遵同文之制一以見一知半解俱從傳象中悟來不敢忘我夫子作翼之本意云爾

一卦必有主者揭大旨也但卦有成卦主有主卦主卦既有主則全卦意注於此其精神命脈亦無不統貫於此而彖辭彖傳並藉此可以愈明此卦之所以不可無主也惟陰陽原無

一定則卦主卽不得偏執須看卦意所在孰重孰輕孰尤重尤輕纔得主此一卦不論卦之上下體之陰陽也然其中又有無卦主者惟乾坤咸恒四卦一以見乾坤無可偏主一以見咸恒不得偏主也此上下經天人之分與其餘六十卦廻然不同

一卦本有互者便取象也易中取象最奇亦最雜或從本卦取之或從互卦取之皆有一定義意惟不可互而又變蓋卦是一定之畫互亦一定之畫若象在正互卦外闕疑可也用變則不可矣然其中又有意在互卦者變體也如咸恒取互乾既濟取互未濟未濟取互既濟之類尤當分别覯之

一易自乾坤外皆六子用事或用三男或用三女或以乾統女以坤統男又或男女各自相配皆重卦中必有之義但與卦意無甚關係祇可於卦外求之故是本概未標出至卦內頤肖離大過肖坎臨象叠震遯象叠巽等類爻中往往取象則隨爻註之而已亦不必特爲標出也

一易本變化不測而有不變者存其卦畫一定故也惟筮不能不用變若不是筮則卦無由變故舊說用變者一概從删爲本卦自有本卦道理原不俟變而後有也然彖傳中往往有自外來之說疑於變矣而不知爲卦氣然也蓋文王次卦之意本是對待而成如邵子所謂泰到盛時方是蠱否從傾處

卽成隨之類故以卦氣從何而來則可以是卦從何而變則不可以易中諸卦無不可變而成此可變彼亦可變則本卦究當何從乎此不可執一以論者也

一比應不可全拘全拘則膠滯不明也蓋各卦皆有六爻六爻皆有比應其爻象中明言比應者不比應則爻義不見其未經明言者卽當從本爻起義不得再牽比應之說況爻是人位卦中隔一畫必有一畫間之若人則非畫所能隔也如泥於比應而以爲中有所隔或有所爭拘矣似不如放活看爲安

一君臣之位經文全無定在如泥五君四臣之說則泰之君位

在二明夷之君位在上不得以一例拘也卽如臣位三與四爲大臣一近君一在下卦上也然屯之磐桓在初明夷之箕子在五亦不得以一例拘也總之卦有卦義義係君臣不能不從君臣入想以立萬世之大防若卦卦俱是君臣則易專爲在上位者設其不在上位者均可以卸其責矣故是本概從懸空說法自天子以至庶人都有這個道理在內使人人可以用得則因懼生悔因悔生悟庶不失四聖諄諄教世之苦心而已

一卦內陰陽原不必陽是君子陰是小人蓋君子有君子之用小人亦有小人之用用之不當則君子便是小人用之得當則小人亦稱君子此等深心就是後天所以變先天的來歷若人有一定的流品則君子有垂成之敗小人無改悔之機非所以昭法戒警賢愚也故聖人每遇陽畫責備偏覺其嚴每遇陰畫往往痛惜之而婉商之其用意蓋獨深矣此作易者之所以有憂患歟

一是本所引諸書多未見全本惟從成本擇而出之其中前後次第都無年代先後取其發明經旨而已至前賢前儒之說或全錄或不全錄或刪繁就簡內中加以承接未免有割裂之罪但意取切要便於付梓非敢僭妄別有他意也識者諒之至書內所加圈點爲便於省覽使閱者一觸於目卽可得

其命意之所在至是非自有公論如有不合看書者不妨重加批駁則余所禱祀而求者也敢自是哉

一象爻傳象俱從伏羲卦畫而出不明卦畫則文王以後之易必不能知其所以然是本從彖傳大小象中體貼出來仍是因流溯源字句間學問至其中有卦外之意則從卦畫中冥想而出與先天卦意似有幾希萬一之合然可惜祇有數段未能卦卦如此是吾恨也倘此後稍有餘閒再加研究則先天無辭之卦尙可續補願與天下後世共勉之也

讀易約解

伏羲畫卦本河圖也因數以設象卽象以寓理而神巳遊於圖外矣圖爲有數之太極太極爲無數之圖圖有數而理無數也有數故自一至十可槪千百萬億人人所見也無數故自百千萬億無非是一非人人所見也聖人從不可見中却欲人人見之故畫卦非祇以解圖而圖之五十居中者貴矣其生數則一至四其成數則六至九用四而不用五用九而不用十者留一也五用四而一居中五居中而十環外十偶而五奇合五爲十猶之分十爲五也五居中以爲樞一又居四中以爲主而太極之默運可想見矣由是而分陰陽分四象分五行無非太極之運動而八卦卽由此出

焉畫一以象天畫二以象地天地合而人生一二合而三成此卦之全體也或曰河圖用四而卦止用三者亦留一以函三三才之道也然則卦必重三者何河圖之數不重則不生不重則不變故五居中而十環之重五也二三以重而五一四以重而五推之三七四六二八一九莫不皆然有不變者以主於中有主變者以運於外故卦象之也或又曰凡卦之畫必起於下者何河圖之位天上而地下而天一之生位在下由下而上其生氣然也蓋太極之理無時不有無地不有無人不有天欲人人知太極之理故出河圖以示之而人不覺也惟聖人由圖觀理而知其理之卽圖而具並非由圖而拘也不惟河有圖人亦有圖不惟河圖中有太極人心中亦有太極若果能超於圖外得其環中則人心與天默合原不假圖象以爲擬議也由是推之而文王之繫彖周公之繫爻孔子之作十翼皆從一心所本具而象之而爻之而翼之非盡假天亶以爲符契也後世學易率騖於絜淨精微以爲非聖不能作不能解也則視易爲古今第一天書而不知其爲至切至要之人書從人心中打掃乾淨先得我所本有之太極則易之千變萬化不過是我心中本有之理自然與之脗合若不從自巳心上求易縱洞徹元奧究極天人祇是圖書上學問與四聖作易之本心毫無干涉也且伏羲藉河圖以畫卦文王卽卦畫以繫彖至周孔二聖本未見所謂河圖後世觀河圖者亦不止周孔二聖聖人學之而

並忘其年後人學之而竟難其解此豈盡聰明固不如哉亦其心中自有之易理先昏蔽了所以萬萬不能相合然則居今日而言易亦惟於世味中用廓清功夫先覓這一點良知認爲正鵠從此再加擴充積漸既久纔能見先天的景象而後天始可得言矣夫易安得有先後哉或曰時代爲之或曰有辭無辭爲之或又曰先天是象至後天始入用位不知文之演易註卦畫也卦畫一定而不可易非顚倒出之卽可變易其義理也卽以方位論之邵子所分先天四圖圖中是乾南坤北而其實是乾上而坤下也若乾定在南而方圖又在西北不顯與圓圖差謬乎縱之天與地無所不在乾與坤亦無所不在文王易乾於西北者象人身之有乾坤也

皇極經世有人身全圖以爲面南而立命門正在西北是也至方圖坤居東南而後天列於西南者從乾也即後天首乾坤之意且八卦分配五行坤與艮對坤陰土艮陽土圖中有西南東北二方而其實即土居中央所謂王於四時者也至先天以離坎象日月後天以離坎象水火代乾坤位亦各從其本生處言之一以見六子用事一以見水火之用爲人生所不能離即論語甚於水火之義惟先天以乾始以坤終而人事即行乎其中是以流行而寓對待文王以乾坤始以既未濟終以對待而寓流行理以對勘而愈明人以對觀而易見也古之學者大抵從先天去討消息然離後天則卦義不明故自漢費直以彖象文言入卦中王輔嗣又以彖傳宜繫彖詞後象傳宜附當爻後唐孔冲遠始合經傳爲一然此時尚無先天後天之說至宋邵子康節以理學巨儒分爲先後程朱皆宗其說則欲人因流以窮源因顯以洞微仍是文王演易本意若有詞尚不能明而妄欲憑空設想深通元奥是欲入而閉之門也豈四聖垂教萬世之苦心哉

周易用初卷一

福山杜[illegible]
四明余國[illegible]
受業蕭培甸
弟　杜宗銓　仝校
姪杜　沆
男杜　霖

上經

䷀ 乾下乾上

乾元亨利貞

乾健也純陽之性也乾由太極而生故全體太極不惟統坤並爲六十四卦之統而其德則有四焉元原也根柢於太極而得其渾然之氣之理則乾之元也亨通也氣與理無不通有太極盎然之機焉利宜也氣與理無不宜有太極截然之分焉貞正也氣與理無不正有太極確然之守焉四者有漸次無漸次有終始無終始循環無端其用各足無在不可見乾之全體故曰全體太極專指乾德言不是說天也

羅近溪曰陰陽互根乾坤合體原只一氣而往來有順逆耳由此觀之則乾卦內隱涵坤德在內學易者不可不知

趙胥山曰乾在天爲於穆不已在人爲至誠無息公羊傳元年

曰元一也圖書一居下萬理萬數皆始於一所謂爲物不二生
天生地生人物者也傳故曰資始曰統天自有此一而二三四
五以至十百千萬皆一所不能已者即亨也傳故曰流形曰終
始然其中各有分限節度焉如元會運世以及時刻分杪男女
動植以至草介昆蟲有斷斷不相假者裁制甚明如鋒刃之銛
利絲分縷析畫然斷截者利也傳故曰各正性命雖千枝萬派
無窮無盡而物物各具一太極羣彙貞守而有恒萬物共具一
太極終古貞常而不易傳故曰保合太和所謂發而皆中節仍
有未發者在也故君子貞而不諒若云正而固則諒矣

初九潛龍勿用

九陽數之極取其變老陽變而少陽不變也在五陽之下故曰
初不曰九一者圖書五十五數順逆皆起於一乾之初猶非圖
書居下之一乎然一數之始初時之始也爻全爲人用故聖人
曰時曰義曰用用時用義則初如是後未必定如是猶曰其初
如是是其時其義當如是耳初九建子之月陽氣始動於下猶
未萌芽故有潛象九善變故有能象能有用而曰勿用潛也勿
與無不同能不能無用勿用是潛龍也時潛而潛義潛而潛即
潛之用也不專是戒之之詞

易或曰勿用者當不用之時而能不用而後能無所不用其極
則見惕躍飛悔之用皆潛能勿用之用也非天下至健不能人

知顏子有不善未嘗不知知之未嘗復行得復之初而不知顏
子之四勿得乾之潛雖然復之初即乾之潛故曰克復乾道也

萬以忠曰羣彙之生敷華在上而根荄在下人心之理應感在
前而歸藏在背敷華者動而根荄不動應感者動而歸藏不動
動者用而不動者主也

又曰六十四卦三百八十四爻皆根於乾初而初九勿用而潛
此造化之元樞羣生之根柢此心之妙機也是以聖人重焉洗
心藏密藏此極深研幾研此艮止其所止此平旦之息息此深
根甯極以待天下之變是以精深而變不窮幾微而感不亂包
萬有於至無而通古今於一息此乾所以貴旡首而坤後得信

易道之要宗千聖之歸宿矣

劉石閭曰以至大至健之物而居初處下伏於九地藏於重淵
一爻甫出而時義用存焉吉凶悔吝判焉此爻辭所由作也

彥陵氏曰乾初爲三百八十四爻之首劈頭只是一個潛字蓋
人心不翕聚則不能發散潛之精神不露故曰勿用

測言曰龍即飛於天亦以不見爲神故歷見惕躍飛亢而潛者
自在

九二見龍在田利見大人

九二剛中由潛而見地上爲田王輔嗣曰田之耕稼利及於民
陽氣發動見於地上尤莫如田故以爲象二人位九爲陽大也

故有大人之象九二雖未得位而大人之德普被萬物如田養人一般故利見此作師之大人也
易或曰、九二建丑之月陽氣始出於地則萬物萌芽於地中者日日見其發生此便是君子踐履實地工夫故文言指出庸言庸行寬居行仁九五建辰之月陽氣已極於天則萬物之發者無不發生者無不生此便是聖人窮神知化地位故文言指出同聲同氣先天後天

九三君子終日乾乾夕惕若厲无咎

九陽爻三陽位重剛不中居下之上其地危也然性體本健需向危處自己磨鍊一番處下體之終當重乾之交故終日乾乾夕惕若終夜乾乾也其所以日夜乾乾者恐以人欲之雜間其天德之純也若是乾乾的精神凝聚處如是則能素位以求中不但厲不能危且因此可以進德故无咎

張彥陵曰乾字獨見此爻下乾終而上乾繼足該兩乾之旨余謂乾是君子常德然不履危則無以見乾德之健一危而息何以言乾其言乾乾者正從厲處見其不息也

述義曰諸爻皆龍而三稱君子明易之立象皆人事也龍者物之君子君子者人之龍也

重爻自四起而三爻已透其機可見君子乾乾從危時見之不是從危時始亦不是從危時止也此義尤不可不知

九四或躍在淵无咎

九陽四陰居上之下改革之際進退未定之時也已離下體故有躍象一陽居陰故有淵象淵者上空下洞深廣不測之所卽初之潛德處也言在似未可言躍言躍似不必言在而却言躍在淵者是聖人無適無莫若虛若亡光景故曰或或是龍將變化之時躍亦不定在淵亦不定相時而動不露聲色正是由潛而飛的交關去處也故无咎

九五飛龍在天利見大人

九五剛健中正而居尊位猶龍之乘雲變化貴在天也龍在天則膏雨普被聖人在位則人皆仰其德澤利濟羣生故曰利見大人

上九亢龍有悔

上爻以五爲中至六則過中而高不言九六而曰上九者上極數也盡數也六不可言極言盡而上則極之至盡之至矣凡事極則亢盡則亢以九居上卽是極盡去處也故有亢龍之象然窮上則返下而龍德則有悔上而能下亢而能潛方是龍德之全時位雖亢而其心其學眞是潛到極處下到極處方能處亢自人見之則爲亢龍而以龍處之滿腔都是悔機曰有者是從其能潛能見能惕能躍能飛而信之者也故曰亢龍有悔

或謂飛而不已曰亢龍故戒其有悔殊不知龍是變化之神物

龍而亢何以為龍又何以為乾德乎蓋上九居純陽之終終則變乾卦之上九已起下卦之坤又以見乾坤之必合體而成也

上九高而且貴其以亢而悔宜也九三位在六爻之中而亦惕厲者居下爻之上故也可見人生在世不論何時何事每逢上處便不可貪進忘退一有上心即一跌不復上矣此九三上九所以用惕用悔這道理是人人用得着的勿謂未高未貴惕厲便可一時息也

初是乾德之養二是乾德之光三是乾德之進四是乾德之驗五是乾德之盛上是乾德之復爻爻俱有元亨利貞四字在內善學者須自領之

用九見羣龍无首吉

陽以九而變故曰龍六爻皆九故曰羣龍羣龍各有其德此人所見也而羣龍所以能潛見惕躍飛悔者非龍之能潛見惕躍飛悔以有用之者故也有用之者而羣龍始能潛見惕躍飛悔則羣龍无首可知羣龍无首則首在用羣龍內可知用羣龍者不可見以見於羣龍者知之故曰見羣龍无首吉正是形容用九之妙之神

按乾坤用九用六解者紛如而迄無定解不知易本河圖河圖之數一二三四五居中一三五皆陽數合之為九二四皆陰數合之為六九為老陽六為老陰陰陽老則變故用九用六取其隨時變化之義

羲皇劈初一畫是為乾一即有坤二兩於其間而為參一生則參乎二而為三三生則各參乎二而為九九純陽極數也故陽卦用九而不用七坤承乎乾故虛乾之三而用六六純陰而非極數則用六似非所宜然陽以生為主故用極數陰以順為成故用退數之六而不用八也此扶陽抑陰之道蓋天地間純是陽氣所生不扶陽則生幾乎息不抑陰使順陽則陰不助陽以生非上帝好生之心亦非聖人扶持世運世道之苦心也故易內六十四卦每遇陽進則保護之而必戒之以貞每遇陰長則警戒之而必規之以順此全易之通例也

易或曰乾統乎坤坤承乎乾乾坤雖二體而實一體九六合二用而成一用此易所以有太極而羲皇劈初一畫所以為天下之至神也夫子明言乾元用九則乾元者九之體九者乾元之用也然乾元无體即九以為體藏諸用也九亦非別有用即乾元之顯諸仁也羣龍无首羣龍之首在乾元乾元藏諸用則首不可見見羣龍无首矣象曰天德不可為首六龍之德皆天而乾元則時乘六龍以御天者也不可執一龍以為首而潛見惕躍飛亢之用無時不變動於天地間是羣龍之无首正乾元所以首出者也夫子恐人不識用九之真宰不識乾元之首出故兩提乾元用九以示人今人丟却乾元單從用九无首理會是

則化育無根何以範圍曲成而見天之則德業無本何以日新富有而致天下之治哉乾元用九之妙無可形容特贊之曰見羣龍无首而已蓋羣龍可見所以用羣龍者不可見見羣龍无首而乾元之无體无方者可以默識矣

唐凝菴曰六龍各極其盛並不言吉必至无首方吉甚矣龍德之貴全也

張慎甫曰乾六爻至用九方出一吉字正兼總六爻言非獨時潛時見時惕時躍時飛爲吉時亢而不與之俱亢則悔亦是吉夫惟知悔之爲吉而後可謂之善用易

王墨池曰合六龍方成一個龍若一於潛則以潛爲首是蛹之

伏耳一於飛則以飛爲首是鷙之舉耳俱叫不得龍純乾聖人渾身一團天道既無轍跡可尋焉有頭腦可見

彖曰大哉乾元萬物資始乃統天

彖傳也所以傳文王之彖也上文羣龍无首以用九故誰用之乾元用之也乾元者太極之生生者也天地間惟太極爲大惟乾元爲大故曰大哉乾元乾知大始萬物皆資之以始天能包地物之大者宜莫如天而天且資乾元以始則天仍萬物之一物而乾元乃所以統天矣

管登之曰分明指此元爲生天生地之太極資始始萬物亦始天地

陸庸成曰元即太和之氣元無始就萬物所資以始處乃見元

蔡虛齋曰資元以始非元去始物也又非以萬物之始處當元始者物之始物之所資以始者元也

雲行雨施品物流形

此一節緊承元字釋亨字生物之機莫大於雨雲者所以雨也雲是元之絪緼處一行則雨施而品物各流其形此乾之亨也不言亨者乾之元乾之亨也故文言曰乾元者始而亨者也前言萬物此言品物者從元處言之則軀殼未就渾淪莫辨故曰萬從亨處言之則形質已具可爲區別故曰品

大明終始六位時成時乘六龍以御天

此一節是上下節之樞紐前言萬物資始是物之始資元以爲始而元本無始也惟無始故借萬物之資始以觀始有始則有終而元本無終也惟無終故借萬物之資始以觀終一終一始似無形迹之可見而生生之氣顯著於物類之間謂之無終始也可謂之有終始也可蓋終始者時也所以終始者非時也所以終始者不可見亦不可言必借六位以觀其時六位各有其時而終始明六龍各有其位而終始愈明六位時成非六位能成也有成之者也六龍御天非六龍能御也有乘之者也時成時乘而六位六龍之始終見矣即物之終始以觀乾之終始乎物而無始無終者即其大明終始者也必如此而乾道乃可得

言矣

彖傳所以釋乾元亨利貞五字也然無六爻無以見乾德之妙卽空言其理亦無可証驗之處乾元本無終始而聖人偏要說大明終始蓋祇說統天而不說到品物流形各正性命保合太和的去處不但元無可見卽亨利貞亦無原本處矣故終始二字是原始要終的說法終始是時隨時以運其中乃有變化有變化乃有終始有終始之循環乃愈見乾元之渾淪從渾淪中一氣流出不但元處是元卽亨處利處貞處亦無不可以見元其大明終始者正其借終始以明乎元也

乾道變化各正性命保合太和乃利貞

文王繫彖以元亨利貞解乾字周公又作六爻以發揮元亨利貞之四德總因乾道是變化的變化二字卽在終始處見出變者迹之遷化者神之逝空言變化則變化不可見而見於物之終始卽六爻言之初爲始上爲終亦爲始卽各爻言之各爻有各爻之終始其時終時始者元亨可見利貞亦可見卽萬物言之總是一乾道之變化各正性命者利也保合太和者貞也在人爲性在天爲命其發皆中節時時發時時未發者謂之太和各正者各具之太極乾元所以凝然而至足保合者統體之太極乾元所以冲然而未發乃利貞者利乃乾元之利貞乃乾元之貞明利貞之不能離元也亨利貞皆不能離元而乾元出矣

首出庶物萬國咸甯

首卽元也元卽首也羣龍无首以乾元爲首也乾元之首不可見今始見之故曰出卽乾一卦言之元是羣龍之首不指乾一卦言之則爲庶物之首庶物所包極廣不但六十四卦三百八十四爻卽天地人物俱是以元爲首此乾之所以首出庶物者也萬國咸甯是取象猶云天清地甯之意

彖傳五節俱是解彖詞五字專指乾德說而總括以元上承羣龍无首末云首出庶物分言之則爲四德統言之則止一元卽六爻言之爻爻有一元卽庶物言之物物有一元元之大如此則元之宜保護可知故大象始說到天說到君子前儒見詞內

有雲雨性命萬國等字或言天道或言聖人法天理自可通而不知皆借詞也似宜專指乾德爲是

劉石閭曰乾元亨利貞是言此六畫於德爲健無所不始無所不通無所不和無所不正也今以乾當天以元亨利貞爲天道落第二義矣文言首條是言此乾元亨利貞爲化育根爲德業本今將乾元亨利貞當天道而謂君子法天之元亨利貞以爲仁義禮智又落第二義矣大象是言此六畫爲至健之德在法象爲天行在君子爲自彊不息今將天行當乾君子法之爲自彊不息又落第二義矣須知此乾元亨利貞先天而立後天而存貫三極出庶物故彖傳語意甚明曰統天御天夫天爲至大

一曰統曰御乾元之義亦可以默識矣今執所統所御者以為統者御者不亦遠乎或問易於乾多以天言何也曰乾不可見不可說而可見可說者宜莫如天故往往取象於天其實易之言乾亦不止於天也有先天以標宗有後天以闡義有即事即物以盡神故或舉至近而無所不在或取至賾而無所不貫而乾元之為始為統為御卒未嘗易也若執乾為天則元亨利貞皆天所自出而落在法象以後乾元之超法象而存者幾乎息矣元亨利貞既為天所自出則自五常百行萬事萬物以往其本來皆未嘗有乾元而法天之乾元以為乾元者也如是則乾元之道有所不在有所不貫其妙萬物體萬事而无方无體者亦幾乎息矣先天之義不著乾元失却一半體物之義不圓乾元又失却一半則乾元所獨存者僅在法象以後耳何以為乾元乎

象曰天行健君子以自彊不息

卦各有義非象不明這是聖人為人取象的本意但玩象最難遠於象固不是泥於象亦不是聖人於象傳後既取象以示之又於各爻內取象以通之此大小象所由作也

乾德之健無可擬議惟天差可象之曰行隱含重乾意在內不言乾者是以乾象天非即以天為乾也君子觀象於天而以之自強是立志不息是用功能以此象合到自已心上方是實實學易不是但取其名目已也六十四卦之以俱是教人切已體驗的意思健者誠也天之道也君子以天行為行一心之中天理流行有一毫人欲之間則息矣克已貴強為仁由已貴自強自強則健在我而與天同流不息亦誠也所謂誠之者人之道也

潛龍勿用陽在下也

龍隨陽而動陽在下龍即隨時而潛也

見龍在田德施普也

德可施是實德施可普是天德德如天則施自普也

終日乾乾反復道也

道即乾道反復乾乾不已欲及時以求道也

或躍在淵進无咎也

四近五故可進无咎指時言猶云進亦无咎耳非定於進之詞

飛龍在天大人造也

天地之撰曰大造大人在上則體天地之撰而通神明之德故曰大人造

亢龍有悔盈不可久也

天地盈虛與時消息亢則盈悔則時盈而心不盈盈不可久正是所以有悔處

用九天德不可為首也

六龍之德皆天而乾元則時乘六龍以御天龍雖應時而變皆乾元之六明終始爲之故曰不可爲首天德不可爲首而首可知矣

文言曰元者善之長也亨者嘉之會也利者義之和也貞者事之幹也

文言所以申彖傳象傳之意元者生生本來之理萬善所從出亨利貞總謂之善而總統一元故謂之長嘉即善之散見處而散見之處無非衆美所萃故曰嘉之會義即善之裁制處而裁制之處無非事物所宜故曰義之和事即善之發動處而發動之處無非根柢所植故曰事之幹此四德所以爲一德而一元所以統三極也

君子體仁足以長人嘉會足以合禮利物足以和義貞固足以幹事

此節落到君子身上則元亨利貞就是仁義禮智仁人也明人之所以爲人者仁也君子體仁即以仁爲體不但滿腔俱是生理即形骸血肉全是一團發生的意思故曰足以長人人固兼民物在內即指自已身上說仁是一身之統領生理不足則通身必有麻木不仁之處並一身也統領不起故君子體仁如保護元氣一般知仁即是人而不敢自絕於人理也嘉美也會聚也衆美畢聚於一心而無所不通如禮之三百三千看似節文度數而其實制作之精皆由天理人情而出故曰足以合禮利是斷然斬截之意不斬絕則物之界劃不明然斬截的恰好與物情毫無窒碍其義處即其和處故曰足以和義貞是守正不撓的意然徒正不足以幹事固不是固執聰明內蘊圭角不露如象之言保合者然此智之德也故曰貞固足以幹事四足字已含下乾字在內

君子行此四德者故曰乾元亨利貞

以上四德人人俱足特有行有不行耳君子行此必法天之健有不息之功方能有此實德重讀行字乾字纔是故曰者鄭重之意

初九曰潛龍勿用何謂也子曰龍德而隱者也不易乎世不成乎名遯世无悶不見是而无悶樂則行之憂則違之確乎其不可拔潛龍也

龍德德字極重直貫下八句下八句俱從德字來也尤重在樂行一句使但能憂違不能樂行則龍德衰矣確乎句從初字生出初在下是龍德的根原所在不但潛時不可拔即見飛時亦不可拔潛龍是有德之龍故曰龍德

述義曰無易世之責故世雖亂而不與易無可見之行故德雖盛而無成名不以身入世故隱遯於世而无悶不以身殉名故不見是於人而无悶何楷曰有樂有憂所以爲聖人若无悶而

並不憂則巢許之流矣
九二曰見龍在田利見大人何謂也子曰龍德而正中者也庸言之信庸行之謹閑邪存其誠善世而不伐德博而化易曰見龍在田利見大人君德也
龍德句正中二字極重直貫下五句下五句俱從正中來也德曰龍德不知如何神奇而其實皆日用尋常之言行夫婦可與知能者也言不離乎倫常貴在信行不離乎倫常貴在謹不庸全是邪不信不謹亦是邪信之謹之便是閑邪便是存誠誠不存即庸言庸行俱是邪故閑邪正所以存誠存誠又所以閑邪一而字須互看方好至於德能善世而心不自滿德極博大而

神且無迹則成已成物一以貫之雖非君位而君德已備矣
每見諸子之書多言元虛空妙故後儒論太極者直說太極在天地以外太極不已又有无極不幾於元虛空妙乎不知盈天地間皆氣盈天地間皆理理實而氣虛也氣雖虛而理寓焉是氣亦實也若但追其已往必至愈虛愈空而至於無若就現在言之則愈虛愈實無呈於有伏羲畫六十四卦而各標以名即從天地人事現在者名之文王演六十四卦而繫以彖詞周公繫爻詞亦是從天地人事現在處繫之即如乾卦彖之言元必兼亨利貞爻則全從人事言之孔子作象傳彖傳凡言元處不但兼亨利貞且明指出品物時位性情仁義禮智以下等語今此爻言正言中即指出庸言庸行俱是從現在處實實落落指點不必從天地外洪荒前去求太極太極即在眼前也不必從元虛空妙處去求太極太極即在心身上也從心身上求是正是中不從心身上求便是邪既曰閑邪又曰存誠者是為作偽一輩人說法蓋人有言庸言行庸行而不得謂之中正並不得謂之非邪者其言行不誠故也不誠則仁義禮智俱是空虛名目此古今學術之辨學者宜熟審之
九三曰君子終日乾乾夕惕若厲无咎何謂也子曰君子進德修業忠信所以進德也修辭立其誠所以居業也知至至之可與幾也知終終之可與存義也是故居上位而不驕在下位而不憂故

乾乾因其時而惕雖危无咎矣
德是君子一生應有之德故須進業是君子一生應做之事故須修德必詣極則一生之德方至業必做完則一生之業方終體用原無二也然君子用功之始合下便見盛德大業之全量以為標的不是分為兩截得一半再求一半也不斷已之謂忠不欺已之謂信忠與信是德之根柢從忠信上用功功進而德亦進矣辭是忠信之發於外立其誠便是修修治也發於外者無不實有於中便是立誠誠立則立業有本不曰立而曰居者修業時經綸全蘊在內故曰所以居業猶居積之居無所不有云爾然君子進修之心斷不敢恃為已進已修也兩知字從窮

理明善得來知德爲自已應有之德而必求其至則乾乾以至之知業爲分內應做之事而必要其終則乾乾以終之至是由忠信以至知命達天終是由誠以至位育參贊幾是庶幾之幾不自以爲至故僅曰幾義是時措之宜不自謂能終故僅曰存可與者是君子乾乾惕惕退然自下的意思有此進修而又能乾惕處之故可上可下雖危而无咎矣三居內卦之上故曰居上在外卦之下故曰居下

九四曰或躍在淵无咎何謂也子曰上下无常非爲邪也進退无恒非離羣也君子進德修業欲及時也

上下以位言進退以時言爲邪是干進離羣是忘世无常无恒是虛心無一定主見卽仕止久速之意故曰時三之進德修業曰因其時而惕恐德之不進業之不修也四之進德修業曰欲及時欲德以及時而進業以及時而修也

九五曰飛龍在天利見大人何謂也子曰同聲相應同氣相求水流濕火就燥雲從龍風從虎聖人作而萬物覩本乎天者親上本乎地者親下則各從其類也

聖人之於萬物類也惟能與萬物爲一體故其德如天而出乎其類則在天矣然在天而聲氣相通如水火雲風之自然及物一般則萬物各得其所無不親上親下亦與聖人相應求此所以利見大人也玩此節語意同聲二句兼指聖人萬物說須看一相字水火四句專指聖德及物一邊說本乎天三句專指萬物與聖人相應一邊說若比附卦義便有掛漏不必泥也

上九曰亢龍有悔何謂也子曰貴而无位高而无民賢人在下位而无輔是以動而有悔也

貴而无位三句是說悔中的心思故加是以二字蓋上位已貴已高而其心則如无位无民一般賢人在下位指初二三四爻說聖人在上賢人自必列於庶位以爲輔弼而求賢之心猶恐尚有遺賢此俱是幾康之勅悔機之動時位雖亢而不敢亢也動字連悔字看一遇上位其心便動而有悔所以可以處亢不是動輒得咎之詞

潛龍勿用下也

下字指位說暗解勿用二字前在下有龍在之故在下是解潛字此下字指初爻說位下故勿用也

見龍在田時舍也

舍田舍也卽九二所居之處其時尙舍於田非舍而不用之意

終日乾乾行事也

事卽德業終日行之不是空乾乾也

或躍在淵自試也

試是權衡在心斟酌盡善的意不是觀望首鼠也是解或字正是解在淵不在淵則無可試之具故不曰試而曰自試也

飛龍在天上治也

上治是養成而飛方可爲利見之本若上並未治在天何爲飛而在天上治可知也

亢龍有悔窮之災也

窮盡也時位到極盡處便似亢似災傳曰人火曰火天火曰災言災之非由自取也猶云時位到盡處的病耳然窮則必變不以爲自取便無悔心本非自取而視同自取則窮卽是災方能有悔前曰動而有悔是心有震動之意故有悔尚是虛摹此曰窮曰災便是切已的實害故不得不變悔者變之機也凡人當窮極之時能以此居心便可動心忍性方不是寶山空回若慮

其災而先處無災之地此智士所爲耳豈曰龍德

乾元用九天下治也

前言用九者二皆指爻說此言乾元用九者二皆指體乾元者說前只言用九不言乾元者有九則有用九爻爻俱有乾元也此用九明言乾元者欲人知乾元之大關係匪輕體乾者不可不用也蓋乾元用九看似一卦之詞而不知天下之治卽根於此用乾元以治之則帝德默運不事鋪張而位育已在方寸不用乾元以治之則王業空懸毫無實意而沴厲已及萬方聖人之情見乎辭矣

潛龍勿用陽氣潛藏

陽曰氣機是活陽潛曰藏幾非空潛此總釋潛龍勿用之意

見龍在田天下文明

文明從見字生出德到實處自有精光發越故天下被其文明也

終日乾乾與時偕行

行指進修說行與時偕則純亦不已與天同運矣

或躍在淵乾道乃革

四當上下之交正乾道變化之時故言革然革而非乾則爲離淵之躍躍猶在淵則革而未離乎乾也故曰乃革乃者愼重之詞

飛龍在天乃位乎天德

天德卽天位然不曰天位者有是德乃宜居是位位重而德尤重也龍以時飛天以德在乃不愧其爲飛不愧其爲在乃者探本之詞

亢龍有悔與時偕極

與時偕極不與位偕亢必如是方能善用其極

乾元用九乃見天則

則字從治字生來治天下者非法度不得專任法度亦不得必須設誠致行動與天合無一毫人欲之私夾雜其內則法度盡是天則如天命天討之類非善體乾元斷不能見此景象也

乾元者始而亨者也利貞者性情也

變元言始就人人易知者言之物莫不有始而人最靈人得天地渾元之理原與萬物息息相通無少間隔故學養纔可漸施若其始本無是理則人自人物自物豈能强爲湊合故吾人一生德業罔不在厥初生始時通則無時不通是就亨處言始也然此理極微人人有始人人不知有始則以元亨之理當下無可捉摸故也不知四德本是合一卽亨可以言始卽利貞亦無不可言始試就人身上切實指之理得之而爲性性發之而爲情無性便不成個人無情便不成個世界性是始情是通性之各正處是利情之保合便是貞天下無無性情之人則利貞亦

可言亨言始而始之無處不在無人不有可知矣

乾始能以美利利天下不言所利大矣哉

惟體乾之君子知始之大可用也性之善爲美情之通爲利以自已本有之美利爲天下各有之美利則上與下俱以性情相見而無一毫私意作用於其間是卽以美利利天下也然其所以利天下者卽因其各有之美利各還其性情之始初非有所加益於性情之外故利天下而不能說出所利之爲何則一始而亨利貞俱在其內此始之所以爲大也

大哉乾乎剛健中正純粹精也

剛不屈健不息中無過不及正不偏不倚純則不雜粹則無疵精則純粹之至至虛之中而有至實者存人以爲此贊乾德之大而不知非贊乾也卦首以四德釋乾字故上文或分或合而總歸之於元至說到人上則變元言始故前節贊始之大而必冠之以乾能以能字從始字來而其實從乾字來也蓋人人有始而不能如此之大者不乾故也不乾則不剛不健不中不正不純不粹不精德本亨而不亨德本利而不利德本貞而不貞本有之德都成病痛而所謂始者亦不見矣此不乾則不能用始之故此七字中能暗合一二字後世豈無其人然總算乾德未究其全未極其大也故乾德非聖人不能

六爻發揮旁通情也時乘六龍以御天也雲行雨施天下平也

有乾德方能用元而乾又至大至精聖人恐人生畏難心故示以體乾之法六爻發揮發揮乾也不直從乾上發揮而借龍之潛見惕躍飛悔以發揮之便是旁通之意情卽意也前言時乘指元說此言時乘指體乾者說前言雲行雨施指元氣說此指德澤說三句皆借詞言能時乘六龍以行乾道則德澤普而天下平矣此用乾之功效全在一時字乾之七字看似最難而其實一時字足以盡之此至簡至易之理勿震驚於七字而以爲不可及也

君子以成德爲行日可見之行也隱而未見行而未成是以君子弗用也

德即是乾德惟全乃成以乾言則兼七字乃全以六爻言則兼潛見惕躍飛悔乃全故曰成德德如未全則各以其行為德未可言成也惟君子以成德為行雖潛時而必有見惕躍飛悔之用故未見未行而逐日必求可見之行下五爻俱是如此必須六德全備不是各行一德也行而未成句是時位未到行而未成其為行故曰君子弗用以下五節俱有時字在內

君子學以聚之問以辨之寬以居之仁以行之易曰見龍在田利見大人君德也

此節是成德的工夫學以明善為主必聚眾理以養吾心而私意無所容問以止善為歸必辨眾理以折其衷而偏見不可與

如此用功方有把握又要勿忘勿助寬以俟其自成則居是涵養之功已立已達仁以推之及物則行是體驗之實四之字俱指德說故曰君德

九三重剛而不中上不在天下不在田故乾乾因其時而惕雖危无咎矣

九三一爻不是說在天在田即不必惕特以不在天不在田而其惕乃見耳故曰乾乾因其時而惕其實君子無時不惕也

九四重剛而不中上不在天下不在田中不在人故或之或之者疑之也故无咎

三四皆人位以四有躍機故曰中不在人躍則非潛在淵則非躍非潛非躍故或之惕者平日戒懼之心疑者臨事謹審之慮審而後進故无咎

四之疑與上之悔一例看疑非主意不定亦非高自位置當將躍之時而又能靜默淵深沉幾以觀其變不肯冒進又不可失機此疑之大作用若自謂不疑便不見乾德之變化矣

夫大人者與天地合其德與日月合其明與四時合其序與鬼神合其吉凶先天而天弗違後天而奉天時天且弗違而況於人乎況於鬼神乎

述義曰覆載無私之謂德照臨無私之謂明合序者賞以春夏罰以秋冬是也合吉凶者福善禍淫是也先天天合乎聖後天

聖合乎天先天則宇宙在手心之所至動合天則也後天則天運人從時至事起奉天者奉其時也

吳因之曰以其創乎事所未有則曰先天以其本乎理所原有則曰後天

亢之為言也知進而不知退知存而不知亡知得而不知喪

專指亢說並非說龍進退指人事存亡得喪指時命說

其惟聖人乎知進退存亡而不失其正者其惟聖人乎

此節釋龍有悔暗收時字並暗收大明終始一句蓋就四德言之則元為始貞為終因四德本無終始故借六位以明終始有位則有時故曰時成時乘是借六爻以明終始也至說到人上

六爻皆有時意皆有終始之意然常人只知進知存知得則始而不知有終終又不知有始所以處處亢時時亢惟聖人知終始之道當其始已知有終當其終已知有始故知進退存亡而不失其正正則處處悔處處時一時字已概乾德七字之義通觀乾卦以大明終始句爲上下關鍵時字是體乾之實功也

或曰時字惟孔子足以當之卽夷伊且不敢輕言而聖人以之望君子者說一時字看是千變萬化不知怎樣神巧殊不知欲學時字只一正字概之正是一元之理落在人心裏面人能時時從道理上作想不從利害上起見無論進退存亡都有一定不可易的道理在內則進是理退亦是理存是理亡亦是理而我所得於天之正理無一毫缺陷矣變時言正聖人指點人之苦心透發無餘矣若不從正字下手則時字最易假借小人巧於趨避極其活變而反得藉口於順時此不可不辨者也

其惟聖人乎知進退存亡而不失其正是聖人之時卽是正知進退存亡而不失其正者其惟聖人乎是學聖人之正卽其時上一句是贊聖人下一句是歆動學聖人者能學其正是亦聖人而已矣極言從正處學時則時卽不難學也看聖人是何等苦心

統觀全乾一卦前面處處揭出元字恐人之自忘其始也從元字說到貞字欲人之自善其終也彖詞大明終始一句最重大小象及文言至乃見天則四段屢提乾元二字是說人不可離元始而亨至天下平一段是從元字說到乾見體元之功在於乾體乾之功在於時故借時乘六龍以點明之君子成德以下節節俱有時字在內而一併歸之於正正則不失其元而有始正則不失其貞而有終有終有始方是完完全全一個人其中反覆開導全是喫緊爲人之處四聖同一心也

☷☷ 坤上坤下

坤元亨利牝馬之貞君子有攸往先迷後得主利西南得朋東北喪朋安貞吉

坤順也。純陰順乾也。乾爲馬。坤爲牝馬。凡陰無元以陽爲元。坤元卽乾元也。坤含乾元。順以承之。則利必普。故利牝馬之貞。坤不言牛言馬。牛行鈍。馬行健。牝與牡同。又能從牡。故以取象。人有形質。與地同。地能成物。以代天終。君子能順理以行天道。故曰有攸往。乾坤之主理。人之主背理而行。如坤先乎乾。迷矣。順理而行。如從乾後。得矣。得主則無往不利。西南得朋。所以佐乾。東北喪朋。亦以從乾。皆貞也。能安於此。則與坤同功。卽與乾合德。吉孰大焉。

後天卦位。三女從母於西南。故坤得朋。三男從父於東北。故坤喪朋。以西南巽離兌皆陰類。東北震艮坎皆陽方故也。坤以從陽爲主。震艮坎皆得陽之一體。而坤喪之者。東北之三陽。雖皆自乾來。然不如乾純。故純坤以喪朋爲從乾。譬如人之從理。有一善固可從。然不如純善之尤可從也。故能得爲吉。能喪亦爲吉。總是安貞之故。

彖曰至哉坤元萬物資生乃順承天坤厚載物德合无疆含宏光大品物咸亨牝馬地類行地无疆柔順利貞君子攸行先迷失道後順得常西南得朋乃與類行東北喪朋乃終有慶安貞之吉應地无疆

坤純陰。陰主成。乾之所始。坤卽成之。故配乾之大而贊以至。至者詣極之謂。理不能詣極。不可謂至。乾元卽坤元。非有二元也。萬物於乾受氣以資始。於坤受形以資生。生物者天之功。坤惟順以承之。此坤元所以至也。乾主覆。坤卽載其所覆。以厚配健。可以稱合。故曰坤厚載物。德合无疆。宏乾之宏也。坤之靜能與乾俱翕。用之藏也。故曰含。大乾之大也。坤之動能與乾俱闢。仁之顯也。故曰光。品物之流形至此而無不亨矣。地一於承天。牝一於從牡。地无疆。行亦无疆。惟柔順故利貞。故君子之行。必取法於此也。失道者。失坤道之順。得道者。得坤道之常。西南皆陰位。與類行。率羣陰以從陽也。東北亦陽方。不拘一善。故喪朋。終可有從乾之慶也。宜後而後。宜得而得。宜喪而喪。無往非安貞。無往非吉。應地无疆者。其從善无疆者也。此之謂坤元之至。

象曰地勢坤君子以厚德載物

天行以氣言。地勢以形言。天言健而坤不言順。以順承天。亦以健承天也。順中有健。故不專言順。觀象辭三无疆字可知。厚字從至字來。德必積厚。方能載物。非一善可名。

初六履霜堅冰至

坤是十月純陰之卦。六是陰的。退位便有防微之意。坤初一畫是夏至。至第五爻方是霜降。至十一月始冰堅。然陰氣既萌。君

子履之而知地下有霜兆焉此即堅冰所由至也霜未至而曰履霜纔履而曰冰至皆先幾預防之意

本義曰陰陽者造化之本不能相無而消長有常亦非人所能損益也然陽主生陰主殺其類有淑慝之分故聖人作易於不能相無者既以健順仁義之屬明之而無所偏主至其消長之際淑慝之分則未嘗不致其扶陽抑陰之意焉蓋所以贊化育而參天地者其旨深矣

趙胥山曰七十二候九月霜降十一月冰堅而坤則十月何以言霜言冰蓋坤初一變為復復之初即剝之上人但知剝極為復不知九月之剝其間尚有十月之坤焉坤純陰疑於無陽而

不知復之一陽從十月半漸生於坤至冬至而一陽始成剝之一陽自霜降漸消至十月半而一陽始盡絲毫釐忽其漸甚微而氣機所鼓有不知其然而然者彼消一分即此長一分天地間原無無陽之時聖人特指以示人猶云坤出剝入復一陽俱從坤中消長就坤初變復言之耳

象曰履霜堅冰陰始凝也馴致其道至堅冰也

履霜之時即想到堅冰以陰始凝結故也以天時言之堅冰必有至時以人事言之則由人之馴致其道以至之也故不曰堅冰至而曰至堅冰馴順習也致者求蘊之詞馴致而尚曰其道則不知從理之義安常習故而以為人之當如是也蓋人自受

生以後人人有道心有人心人心如口之於味目之於色之類然人心必曰惟危危則必須道心以為之主則人心俱是道心而危者安矣若不知其危而狎而致之以為聖賢所不能免漸習漸順以危為坦竟至終身不悟及至堅冰時則曰是天數自然如此豈不惑哉文言中早辨二字正當於此處辨之

六二直方大不習无不利

六二柔順中正得坤道之純故內直外方內直則德崇外方則業廣直方則與乾合德故稱大承天而時行故不待學習而无不利如山川之流峙草木之華實通是自然本相何習之有

象曰六二之動直以方也不習无不利地道光也

陽動陰靜坤純陰宜靜而不宜動然乾動也直坤順之以動亦無不直方者地道之本然方由直來故曰直以方不言大直方則大也光字從動中見出不動則萬物不能發露動以自然即是不習无不利即是光也

六三含章可貞或從王事无成有終

坤為文有章象為藏為吝嗇有含象含所當含便是可便是貞王乾也王事即乾與時偕行之事順以從之而又曰或從不敢自謂能從能有成也即此便是含能含則有終

象曰含章可貞以時發也或從王事知光大也

夫子恐人不達含章之義托名韜晦以為規避故以時發表之

發與含似相反不知含原爲發以時而發善發正是善含處光大從章字來含之則爲章發之則爲光大若淺暗之人有善惟恐人不知豈能含章豈能知光大也

象抄曰聰明外炫者皆非智而多足以殺身亦如冬令而非蟄藏則來年不能發生故坤以含爲光大也

六四括囊无咎无譽象曰括囊无咎愼不害也

坤中虛故爲囊四入上坤重陰凝閉有括象焉君子見幾故取其所有而盡藏之黙足以容故无咎然君子之處世也避害易逃名難如或自智其計而以囊括得譽則譽即咎也是以多懼善於自藏不惟无咎併其譽而无之愼之至也

六五黃裳元吉象曰黃裳元吉文在中也

黃中色裳下飾六五以陰居尊爲乾之配黃裳之象乾坤無二元六五之吉即乾元之吉物相雜故曰文陰陽相雜則文在中言文之非由外飾也

上六龍戰于野其血元黃

坤至上六陰盛極矣然陰以陽爲主無陽則陰俱無用惟上六十月之候陽將來而未來故有龍戰于野之象龍陽氣也當陰極時陽已胎而氣甚微故有戰象非陽能敵陰乃陽氣微弱故戰也于野者遼濶曠遠之象陽既未來則一泒陰俱是血象黃中有元是純陰中陽已暗起而人不覺也

象曰龍戰于野其道窮也

亢龍曰窮龍戰亦曰窮窮則變然不戰則不能變故乾之窮有悔坤之窮必戰不戰不變不變則不通也

用六利永貞象曰用六永貞以大終也

陰用六而不用八退陰也退陰即所以進陽蓋坤德莫大於貞得主則永永者坤之至故曰用六利永貞如陰不得陽以爲主則所貞不永必至無終大者乾也能永貞方是合乾以爲終方是終乾之事方是順乾之行明陰之不可一時無陽也

程敬承曰陽之極不爲首是无首也陰之極以大終是无終也陰極之終復爲陽始終始循環變化無端造化之妙用固如此

文言曰坤至柔而動也剛至靜而德方後得主而有常含萬物而化光坤道其順乎承天而時行

坤體本柔本靜而其動也剛方能從乾而承乾惟健順異用故乾圓而坤則方以乾爲主後而順之便是得坤道之常當其靜翕萬物之生意皆含其中及其初闢萬物之化育畢宣於外故曰含萬物而化光必如此方稱得一順字不是一味柔愞無用此坤之所以稱至也

積善之家必有餘慶積不善之家必有餘殃臣弒其君子弒其父非一朝一夕之故其所由來者漸矣由辨之不早辨也易曰履霜堅冰至蓋言順也

述義曰陰陽之類在人心則理欲之消長而善惡分在人事則倫常之順逆而治亂異其理一也亂之初生起於一念之不善馴而成之也易逆而消之也難辨之於早則可治積之以漸則勢成蓋言順者順之道必有辨焉辨之不早則順非其所當順其至於堅冰必矣

直其正也方其義也君子敬以直內義以方外敬義立而德不孤

直方大不習无不利則不疑其所行也

述義曰直心體正也方制事義也君子之學以敬爲主邪曲之念不得萌於其心則內不期直而自直行之以義偏陂之端無所施之於事則外不期方而自方有敬直而無義方有義方而無敬直則孤而不大敬義兩立德乃不孤所以爲大行不利則多疑敬義立則攸往皆利何疑之有所謂不習无不利之道如此乾二言誠坤二言敬敬所以立誠也乾二言仁坤二言義義所以輔仁也

陳潛室曰不言正以直內而曰敬者蓋纔敬則心必正敬則豎起精神不令放倒乃是正以直內處義是把吾心做個應事應物的尺寸匾處停當毫不差謬是爲義以方外敬即正中之譬惕義即敬中之條理

程敬承曰立字最難體認人只一心被許多人欲牽扯便覺立脚不住直內則旁引不得方外則移動不得不能引與不能移

合更無走作故曰立

陰雖有美含之以從王事弗敢成也地道也妻道也臣道也地道无成而代有終也

述義曰坤作成物陰之美也坤以藏爲道陰以斂爲道故曰含其或用以從王事美則歸君而不敢以成功自居終又稱代見有終亦非坤之功也

天地變化草木蕃天地閉賢人隱易曰括囊无咎无譽蓋言謹也

變化是通意草木得氣之先故蕃閉是塞意賢人見機最早故隱陰遇陽則爲泰陽遇陰則爲否陰遇陰則爲閉

述義曰初曰蓋言順値微陰之萌其觀變也深此言蓋言謹處重陰之介其審時也至

君子黃中通理正位居體美在其中而暢于四支發于事業美之至也

述義曰黃中言中德在內通謂脉絡貫通無一毫私欲之滯理謂文章條理無一毫私欲之淆正位謂知君臣大義以正上下之名位居體謂以臣道自居而得爲下之體凡此皆坤陰之美積於中故暢于四支而美在一身發于事業而美在家國天下所以爲美之至而元吉也二直內方外言其德五積中發外言其業

張彥陵曰此節總是贊中德之妙喜怒哀樂未發謂之中中德

在內無可名象特着通理二字以表其蘊通言其有觸必應周流無滯理言其品節分明渾然之中有燦然者在

陰疑于陽必戰爲其嫌于无陽也故稱龍焉猶未離其類也故稱血焉夫元黃者天地之雜也天元而地黃

上六陰盡將入而陽猶未出此時陰已無主故疑于陽已到窮時故必戰戰者戰兢不安之象雖曰陽至必復天道之常而當此純陰目下正嫌于无陽故必稱龍以見其求陽之廹切然究竟未離陰類羣陰无陽不但萬物無由化生卽羣陰亦悵悵無主而消亡可立待矣變陰言血言陰之不成爲陰也血陰類黃陰色而爻曰其血元黃者天地之交錯爲文也雖純陰之極而

陽氣已孕雖一陽未生而陽氣已伏正是陰陽交雜見陰之不能一時無陽天元卽於地黃中見之故曰其血元黃陰之必戰者以此陽之來復者亦以此爻言龍戰是陽有戰意陽微故也此言必戰是陰有戰意陰疑故也諸書皆以陰陽忿爭解戰字不知純坤之順豈有戰理惟坤刻刻以得主爲利以從乾爲貞當盛極之時仍不忘求陽之義方是坤德之至與他卦戒陰抑陰不同況元者天之正色黃者地之正色不可云傷傷則不能成復吾故曰窮則戰戰則通也

統觀全坤一彖詞足以盡之初警迷警於始也二得主得於中也三當可用之時須以含爲順得爲順也四當無用之時須以括爲順喪亦順也五之中與二同而以安爲貞則內外合一吉之道也上六一爻是坤之餘義蓋坤將爲復故以利永貞特揭出之文言發明六爻亦以上六爲陽生之候前五爻是承天行事卽上爻亦是承天行事也以後六十二卦之上爻類多此意

易自乾坤外其餘六十二卦之爻位其不中正者多指私欲及小人等類惟坤純陰可以配乾則無貶詞何也蓋乾坤爲六十二卦之大父母乾稱天坤稱地其元德與天地同而指人事言之則乾爲道心坤爲人心二者不能偏廢無道心則人心愈危無人心則道心愈微故道心從性來人心從形來有此性則有道心有此形則有人心人心危則易流必得道心以爲之主而

後危者安道心微而難見必得人心以代其成而後微者著故爲人之道須從官骸日用人人都有的處所順着道心行去便是以坤承乾之意若離了日用撇了官骸何處去見道心譬如談易專講天講數講卦講爻總極高妙無關人事與聖人寡過之旨毫無干涉也今卽以人心註坤字以道心註乾字其爻位之變是教人隨時體驗以盡其精一之功方是乾坤合德之旨

易或曰上經首乾坤天地之大開闢也自屯蒙以次相成氣運漸開世道漸變至於泰否乃造化一大変會也自同人大有以次相承世道升降賢才進退至剝復理欲消長事變日煩至於坎離又人道一大交會也首乾坤萬物之大父母終坎離天地

之大彖鑰也。
下經首咸恆。人倫之有夫婦。亦乾坤也。至損益。人事之有興衰。
亦否泰也。至震艮。人心之有動靜。亦剝復也。而終於既未。人情
有離合。亦坎離也。上經乃一陰一陽交會之大端。下經乃陰陽
一消一息千變萬化交會之節目也。

亙坤艮以震初爲主
屯元亨利貞勿用有攸往利建侯
物之初萌曰屯。震初陽得乾之一體。其性動而遇坎陷。是萬物
將生未生之候。而萬物以人爲首。故屯爲人道之始。必具四德、
而後可以繼乾坤焉。然四德雖具。若急於所往。不顧民生。或反
以躁取敗。故以勿用止之。必以安民爲先。求賢爲急。得此全德
之賢。建以爲侯。順勢而動。濟屯之道。莫利於此。
彖曰屯剛柔始交而難生動乎險中大亨貞雷雨之動滿盈天造
草昧利建侯而不寧
乾剛坤柔。交於此始。交則事變以起。始則艱屯未遂。難之所由
生也。常人當此。莫不歛手規避。而有志生民。正要動乎險中。與
斯世共濟於蕩平。是其德其才。皆可以有爲。而大亨不言元亨
者。指有爲處言之。然其動也。不是意氣作用。却全從守正得來
故曰大亨貞。惟其能貞。故雖有雷雨之心。而動不遽動。其動也
必待滿盈而後動。若不度德量時。而急欲自見。即有雷雨。必不
能澤遍及物。豈有大亨之理。蓋天運際造始之時。雜亂晦明。固
宜立君以統治之。而人心未定。名分未明。即有旋乾轉坤手段。
亦必憂勤惕厲。有邉然不安之意。時勢然也。
易或曰。需上雨下爲解。雷下雨上爲屯。雷動而上而未上。雨動
而下而未下。將解未解之際。所謂天地解而雷雨作。雷雨作而

百果草木皆甲拆者無不聚精會神於此

袁了凡曰使雷上而雨下動即宣洩其意終不滿惟一滴不漏故其動也雨意充塞於天地之間此時尚未雨也雨即爲解矣所謂大亨貞正在精神停蓄之時不在雨勢滂沱之後

象曰雲雷屯君子以經綸

坎雲蘊蓄於上未能成雨震雷鬱伏在下而氣未通陰陽塞結屯難之象當此屯世庶物育晦專賴君子振其總綱理其條緒凡民生要務相時措宜以經綸之象所謂利建侯者非此經綸蕓蓊之人不足以濟屯也

經綸即安民之經綸有雷雨天下之心乃有經綸天下之量若無此心縱有經綸亦屬縱横不可謂之經綸此處須認明

初九磐桓利居貞利建侯

磐爲大石桓爲楹柱又爲剛武震初陽在下有磐之象得乾之剛有桓之象然其性動又在屯初必先利於守正以蓄其德而後相機而行以運其才建斯人以爲侯何利如之

張彥陵曰磐石難進正是不乘小利不擇小便的念頭即此是貞凡乘利擇便其人必無大才可用

張愼甫曰震陽動於下而曰利居貞則仍是以潛爲體動亦是潛方是眞動潛能亨屯方是眞潛

陳明卿曰初若躁動先時自失四安得求之五安得建之磐桓難拔一卦震動精神全在此屯初即乾初確乎不拔

象曰雖磐桓志行正也以貴下賤大得民也

磐桓不動之謂而志在濟屯故曰正然雖不動而其志在行故曰志行正以陽下陰足見其量之大不以貴自居所以得民心也

六二屯如邅如乘馬班如匪寇婚媾女子貞不字十年乃字

六二陰柔中正比初應五初不動而六欲動其才不勝任也故屯如邅如震初爲馬二乘之欲牽初以併進也然人欲動而馬不進故有班如之象非馬與人爲難乃婚媾時未至耳二與五爲婚媾初與四爲婚媾因時未至故初不從二以進則初之居

貞可知況二以重柔之質尤當效初之居貞十坤數也不字而待以十年方是能居方克有用婚媾者剛柔相濟以亨屯也屯如難貌邅如遲進貌班如馬退貌

象曰六二之難乘剛也十年乃字反常也

二居震中故欲動六二重柔故動難初能下二二不能下初便有乘利擇便爭先冒進之意故乘剛而不顧然極中正能以初之居貞自反尚不失其柔順之常二比初而初不應愈見其磐桓之力初居貞而二亦守貞終可隨其婚媾之心屯之能亨者以此

六三即鹿无虞惟入于林中君子幾不如舍往吝

三近坎險鹿善走險六三以陰柔小材而處動位又居震極只見鹿而不見險意其舉手可得故即之即就也不肯放鬆之詞又恐初二得分其功故无虞虞即虞官能跡禽者並虞而无貪心盛則妒心生也震坎皆木聚於艮山故爲林林內有坎故曰林中六三外只見林並不見坎故入于坎也曰惟入者先欲得鹿不知林之有陷也既入于坎並未見鹿也鹿未見而惟入坎豈行險果可以僥倖乎惟君子見機明決凡一切義利關頭俱已看破其義不當爲時不得爲者縱可得利亦舍而不取不如云者是對即鹿者婉言之並有望其改悔之意若再不悛往必有吝可見君子居心與常人迥然不同常人見利惟恐人知故

无虞君子惟恐其入險故有勸勉警戒之詞其心術之厚薄爲何如哉

陰爻無君子之稱此君子指初九言之初九早見往吝之機磐桓居貞勉三不如舍之與二同效初之守正以免冒進入險方得剛柔合德而行以成濟屯之功聖人垂教深矣

象曰即鹿无虞以從禽也君子舍之往吝窮也

從禽是見利而不見害窮是望其變計改圖之意卦內互艮故往不如舍也

六四乘馬班如求婚媾往吉无不利象曰求而往明也

四與初應而近五有薦賢之責六又重陰自知才弱位在震上故乘馬下求初九以爲婚媾故有班如之象求賢爲濟屯第一要務以求爲往故吉用賢救世不必功自己出自然化險爲平是不惟有知人之明且有自知之明象曰明爻曰无不利爻指事說象是推本言之無二意也

九五屯其膏小貞吉大貞凶

述義曰九五坎體能潤萬物是其膏也陷陰互艮止而不動故屯又五與二爲正應二居貞而五不求亦是屯意凡例陽大陰小小者受人之膏守其貞靜不往求人則身屯而道亨故可以得吉大者施膏於人亦守貞靜不求而往則屯其道因以屯其民而險無由濟故繫以凶

象曰屯其膏施未光也

當屯之時非雷雨滿盈則陽光不能普遍九五陽德本明以陷於坎中爲二陰所掩若再居常蹈故抱咫尺之義以自域而無變通之術以濟屯縱有所施非厚藏吝嗇可比終嫌於一方一隅而非警世之震故曰施未光

上六乘馬班如泣血漣如象曰泣血漣如何可長也

上六位高乘剛又居險極陰柔不能出陷有班如之象坎爲血卦又爲加憂故泣血漣如若因憂思奮或旁求得人尚可轉禍爲福如束手待斃不知佐五求賢是徒爲楚囚之對而非秦庭之哭何益於事故象以何可長警之又勉之也

乾坤之後繼以屯蒙是人事下手之時然開屯以安民爲第一安民必先求賢賢以安民爲志其德其才足以剛柔相濟非功名之士專以意氣用事而已此卦初九爲成卦之主以經綸爲磐桓又能居貞得民爲天下所係望便是開屯手段二能學其守貞三則勉其勿往俱是同心共濟之意四以求賢爲吉五以屯膏爲凶一應初一不應初也至上之泣血漣是爲困於險其實從屯膏而來民膏已屯險愈難測得民爲亨屯之第一義尤可見矣

述義曰六爻之辭上下互異下遇險故貴居上入險故貴往隨其時位以拯民也震動故貴靜艮止故貴動坎陷故貴奮變其氣質以從道也

䷃ 坎下艮上 互震坤以坎中爲主

蒙亨匪我求童蒙童蒙求我初筮告再三瀆瀆則不告利貞

坎爲習艮爲止內習爲外所止情竇未開故曰蒙艮少男故爲童坎剛得中爲蒙之師故稱我筮問也借卦言之故曰筮卦言亨利貞不言元者蒙即元也

述義曰蒙性本善貞明內含因其明而導之則良知良能如泉之達故須亨亨有機不可强我求童蒙是機未動而先强之則不可童蒙求我是機已動而我迎之方可教初筮者其心一而不雜是性之動也則告之亨其道心也若二三其念則欲動而性瀆故不告不亨其人心也亨亦多術總歸於貞使之見正人聞正言行正事所謂以正學復其正性也

彖曰蒙山下有險險而止蒙蒙亨以亨行時中也匪我求童蒙童蒙求我志應也初筮告以剛中也再三瀆瀆則不告瀆蒙也蒙以養正聖功也

艮山之下有坎水之險地之蒙也內險不可安外止莫能進人之蒙也蒙亨者蒙本有可通之機而亨之者必以當可之時無過不及之中行之志兼蒙師言蒙之志在誠求師之志在養正應是彼此相應又要蒙來應我不是我專自重之詞坎中陽剛故不窮於告而能有節不告不是吝教恐其不能聽受愈增疑惑反瀆蒙矣蒙本正也須就蒙時養之使之不失其正則作聖

之基端在於此故曰聖功

劉石閭曰屯蒙皆陽卦也而屯以震合坎爲雲雷天象也蒙以坎合艮爲山下之泉地象也而人事行其中矣

鄭孩如曰物生必蒙有蒙穉蒙昧二義混沌未鑿純一未散而一點真明固於其中可養在此不可不養亦在此人性具足原有可亨之理坎剛得中又得教之之法自重而不往教迎機而不輕教故蒙可亨然又必利於貞者不散其渾一之樸盖以外至之照也教不以正亦不可亨貞即蒙所自具良知良能是也

潘雪松曰蒙是人初所性不昧皆欲自明有一段懇切意思故下個求字初一也一者誠也再三則非一即非初矣不告正所以發其憤機也

胡雙湖曰屯建侯有君道焉蒙求我有師道焉天地既位君師立矣此人事所最先也

彥陵氏曰兩蒙字要有着落蓋人心惟危知識稍開便墮坑塹而內艮爲止不爲物欲所陷溺故成其爲蒙上蒙字指山險下蒙字指險止故不同也

陸庸成曰時止即止時行則行方得其中下文養字正從此時字看出

吕東萊曰蒙之志與我相應然後可教不待求而强告之必不能入此固是正理然人或錯會此說亢然不復與學者相接學者亦望風不敢進道何以明要須詳玩志應二字此無以感之彼安得應之應生於感也古之教人雖不區區先求學者然不求之中正自有感發之理不然學者之志何自而應乎

又曰至理不容擬議一言之下便當領解苟未領解吾置而不告彼雖未達其胸中天理固完然不動也若再三瀆之彼將入於測度反瀆亂其天理矣此所謂瀆蒙也

程敬承曰蒙初自有良知良能原來是正的非蒙有不正而養之正也故不曰以正養蒙而曰蒙以養正謂蒙心完然一聖人聖人亦不失其蒙心而已

象曰山下出泉蒙君子以果行育德

述義曰水在山下爲始出之泉其源靜深而有本其流壅閼而未遂如人之童穉天良內具而鬱滯未通故其象爲蒙君子體之勇於義以毅其行象內泉之涓滴而決導其流於外也主於敬以養其德象外山之包藏而停涵其源於內也果行體坎之剛中育德體艮之靜止

萬尚烈曰育德必果可見德之不成者皆優游玩愒爲之耳

真西山曰艮象山其德止也山惟靜止故泉源之出無窮有止而後有行也君子觀蒙之象果其行如水之必行育其德如水之有本則其體盛大而其用周流矣

彥陵氏曰不曰水而曰泉正是有源之水且水之初出其水最

清不失坎之真體正如人在赤子時節故曰蒙果與青內外交
養功夫
初六發蒙利用刑人用說桎梏以往吝象曰利用刑人以正法也
刑即儀刑文王刑于寡妻之刑刑人即可為儀型之人六居初
爻近二利用發發其固有之良也然人自氣拘物蔽已漸漸為
所束縛今用一可型之人使之朝夕觀摩自然邪念息而善心
生則桎梏不期脫而自脫矣若過初以往習染日深始思所以
發之則教者與學者俱吝弗可及已以法正人曰刑以正法人
亦曰刑身刑之法在二初首以正法二象故曰以正法也
鄭申甫曰智有罟擭陷穽心亦有桎梏或錮於聞見或拘於私

意真明不得出矣說之者一切智識見解並時放下坎為桎梏
故以取象
項安世曰刑之於初者正法以示之而有餘正之於後者干戈
以禦之而不足
九二包蒙吉納婦吉子克家
九有剛德恐其過嚴故宜包以九居二則得其中亦有包象包
者固之使不軼其範寬之使不苦其難則悅而易入矣然此特
善教之法尚未及於實教之功故又必如納婦也蓋卦有四陰
又內互坤故以婦取象女從人為婦如弟之從師九二納之門
牆則異姓皆可同心其中言教身教接之以禮感之以誠自有
隨時因人的妙用不是全以包涵為量務使天下英才咸得教
化終身遵其道德而弗遷若婦之從一而終的光景如此方是
教有實據故兩言吉兼此二層教術方全方算得克家之子
象曰子克家剛柔接也
二為卦主以道則二為師二與五應以位則臣兼子二能納誨
於五又能統羣陰以教養之象故曰剛柔接接者情意交孚之
謂剛不用剛柔不終柔非以亨時中者不能
六三勿用取女見金夫不有躬无攸利象曰勿用取女行不順也
六陰柔為女坎中男為夫坎二水中生金故為金夫六三不中
不正則無婦德可知故勿用取然人雖不取而三居動位有動

心於利祿之象故一見金夫便忘其身此等人專知悅人求富
豈可納之門牆爻曰无攸利為取女者言之象曰行不順為見
金夫者言之順互坤也失坤行之常故為二所棄是亦不屑教
之教誨也
易筌曰初六之蒙自二發之內障也見少有着即性之牿必牿
脫而天乃不鑿六三之蒙自上擊之外障也見有可欲即躬之
賊必禦之而人乃不侵
六四困蒙吝象曰困蒙之吝獨遠實也
四與上二不比不應獨與陽遠不能親師取友以成其德是自
困也故繫以吝恥之也知恥則可奮猶冀其困而學之也易例

陰爲虛陽爲實六四陰爻陽位故有是象

六五童蒙吉

述義曰六五柔中質之美也下應九二能求師也坤順善入是有初筮之誠而無再三之瀆彖之童蒙五足當之夫天下之蒙未有善於童者也純一無僞尤其愛敬而達於倫常則道由性生矣柔順無忤因其中和而導以禮樂則德若性成矣蒙當其童而求師師用其蒙以養正達之可以成材熟之可以作聖其爲吉孰大焉後之爲人師者不知童蒙之吉舍其良知良能而益以外至之照於是乎强求責告亨貞之道胥失並蒙之元而亦鑿之矣聖教不明而人才皆壞可勝嘆哉

象曰童蒙之吉順以巽也

順以巽正所以爲童蒙處順是赤子之本性惟順故巽所以能一心以聽人不必變巽而後入也須看一以字

上九擊蒙不利爲寇利禦寇

上與三應三不順教故用擊言三之不順非三之性也利欲外誘則爲寇不善用擊則苦而不入或擊而甚焉是又以擊爲寇也惟審其致寇之由而重懲之以去其貪心而保其固有則不爲寇而利禦寇矣九二剛中應五有天空海濶氣象故言包言納上九艮止臨三有泰山巖巖氣象故言擊言禦

象曰利用禦寇上下順也

上不爲寇而止寇上之順也三因擊而能止下之順也

蘇紫溪曰乾坤初闢即有屯蒙屯則未舒蒙則未覺其洪荒時乎唐虞以後智識漸開私欲之誘甚於金夫見解之障甚於桎梏名利之竊引寇而攻其外道德之竊引寇而攻其中有如水之瀆決奔亂而莫之止也夫水之源澄之也易水之流塞之也難故初曰發不過開闢啟鑰之功二言包猶有含垢匿瑕之度上言擊則有移山壓卵之勢矣要之學者求其在我得其初心則夜氣之動即爲天眞孩提之知即爲堯舜困可通婦可納又何桎梏寇賊之爲慮哉

此卦九二爲卦主有剛中時中之德以身爲教本無岐路旁門

而六三見之則曰金夫是誤認其時中爲應酬之具誤認其剛中爲利達之資非眞二之爲金夫也上九禦之是先絕其妄念而歸之正途三象曰行不順上象曰上下順謂不順者至此乃順耳若六四之困祇以遠實爲言是空疎一派人官骸虛具並外應之材亦不如三此等人只好聽其自奮並不在擊蒙之列非若三之捨身殉利足爲世道憂也故六三一爻九二棄之上九擊之以一爻連三爻聖人之垂戒其慮抑何遠哉

䷄ 乾下坎上 互兌離以坎中爲卦主

需有孚光亨貞吉利涉大川

本義曰需待也以乾遇坎乾健坎陷以剛遇險而不遽進以陷於險待之義也坎體中實故有孚孚者信在中也

乾體剛健以行爲主而曰需指行言之行從心起從心上打一個旋轉先自問信得心過實實有此內蘊方是有孚之需有孚則敬內方外其光發越無微不逼無險不照所謂德行恒易以知險故光亨也有此孚有此光則物來順應不假逆億無一毫權術作用自然貞吉而臨行時又以從容出之無迫於見功之意此大川所以利涉也坎爲水故有大川之象

彖曰需須也險在前也剛健而不陷其義不困窮矣

須是斯須之須是反觀內省臨行慎重的意不是行時遲疑不決之謂坎在外曰前而彖意則以在前俱是險途不專以坎陷爲險也蓋人自入世以來凡日用尋常心所習慣之地不可稍有大意若一味因循苟且處處全是危機故言防險者從無險處防之而時有一險在跟前非燭照先機斷見不及此不陷句非有險而不陷乃知險之在前而不陷非剛健之至乾乾居心事事合宜豈能時出而不窮哉不困窮者不是說險乃義中本有之化裁隨來隨應其用自不竭故耳

需有孚光亨貞吉位乎天位以正中也利涉大川往有功也

坎中得乾德之體又居尊位故曰位乎天位有此德乃有此位故曰以正中不輕往之謂需需本要往必有德有位往無不宜方能有功斯時並無險之可言而不知皆從知險來也

巽因之曰需的道理極大進退出處得需而正旋乾轉坤得需而成三年必世得需而洽美大神功得需而進若夫需以免禍猶需之小者也

陸象山曰凡事累自家一毫不得每理會一事時血脉骨髓都在自家手中然我此中卻是個閑閑散散像個全不理事的全不陷事中

聖人遇事人但知他後面一段功業非有許大力量者不能辦卻不知聖人無事之時悠然自得中卻時時有一段乾惕光景在內即此便是掀天功業所自出非矮人觀場者所得知也

象曰雲上于天需君子以飲食宴樂

坎水之氣上升於天而爲雲舒卷自如有需象焉雲氣天光無處不照亦有需義君子以之而知需道即在飲食宴樂中也凡日用所不能須臾離斯須去者無非天理之流行即無非人生之坑塹所以飲食必須知味終食不可違仁舉人世間宴安快樂的去處俱不得疎忽一切急遽一時前輩謂需之一卦是聖人涉世大學問正是此意

初九需于郊利用恒无咎象曰需于郊不犯難行也利用恒无咎

未失常也

此卦以九五爲主。乾三爻俱與之同心。而初去坎尙遠。故有郊象。郊[illegible]曠之地。需於此。是有意避險。故曰不犯難行也。恒。常也。乾之常德在行健。若以避險而不行。便失其常。今初以位遠不肯犯難以行。未始非見幾之哲。然因此而遂不行。何處是無險之地。故利用恒。須於行時無忘其健行之初心。方可无咎。方是不失其常。豈株守避禍。遂足以當需義哉。

九二需于沙。小有言。終吉。象曰。需于沙。衍在中也。雖小有言。以吉終也。

近水之地。往往多沙。二應五而漸近險。故有于沙之象。小。謂陰。五兌口。故有言。四與上皆陰位。見其若近若遠。若進若退。故疑其必涉。又疑其不涉。所以嘖有煩言。不知二有中德。相時而動。其中有寬然有餘之意。雖地處疑似。全不爲毀譽所搖奪。非定見定守。斷不能有此偉量。爻曰終吉。是久而自明。象曰以吉終。是寛中得力處也。

本義曰。衍。寬意。正是善解需字。

大凡性剛的人。器量多在褊急一邊。褊急則不能容物。尤不能容小人。此最害事。惟能守中而行。以寬自處。並以寬處人。凡一切拂意之來。俱坦然相接。不必斤斤較量是非。則此中必有餘味。若急於求伸。便是心地廹狹。幹得甚事。

九三需于泥。致寇至。象曰。需于泥。災在外也。自我致寇。敬愼不敗也。

九三重剛不中。而近於坎。已沾於險。故有于泥之象。于泥則寇必至。是其先不能敬愼。有以致之。夫泥汙濁之地。猶可曰時位爲之。至以乾剛之才而需于此。則自我召寇。又何怪寇之乘間而來乎。本義謂寇害之大者。本是意外之變。然有才之人。不知潔身的道路。先自處於汚濁。必以敬愼爲太拘。不足以逞我幹濟也。而不料意外之變。反成應得之災。欲求不敗。除非仍用敬愼二字。方可無事。若不知悛改。則災之在外者。猶可防。而寇自我致者。不可防矣。看聖人是何等救拔。坎爲盜。故以寇喩。

災在外。是九三藉口之詞。説到時位上去。自我致寇。是聖人推鞫之詞。逼其返到敬愼上來。

或問敬愼之別。朱子曰。敬字大。愼字小。如人行路上。一直任他去。便是敬。前面險處防有顚躓。便是愼。愼是惟恐有失之意。

六四需于血。出自穴。象曰。需于血。順以聽也。

四處坎體。已入險矣。坎爲血卦。而四重陰。其才弱。不足以自全。故有于血之象。于血則傷可知。正是勞乎坎也。不言入穴者。四柔。已入於穴。而不自知也。然能安分以守。徐思所以勞傷之故。尋其脉絡。漸漸培補起來。則來路卽是去路。不愁無出穴日子。象曰順以聽。是盡人事以順天命。不敢捨正逃生之義。不言出

自穴者恐人於臨難時妄求躲避便非需字本義矣

需于血之義甚大凡人心身上有虧損之處前註已可默會矣至於國脉民生當虛耗凋殘之際只好想從前起禍的根源凡一切用人行政悉改其從前所爲而更新之則籌畫歷處中自有從容鎮靜之意若臨時張皇妄思奔避又或括民財以禦外侮退宿舊以倖新功宋明之末大可寒心未有能出自穴者蓋穴即是傷處仍從傷處調理元氣方能復也

九五需于酒食貞吉象曰酒食貞吉以中正也

九五陽剛中正與乾三爻合德同心宏濟艱難故前儒多以饗元侯養聖賢釋之是從利涉大川後想出宴會功臣以爲需于

酒食之象不知需字原從心上設想酒食雖日用所必需而適當酒食之時則天祿民膏舉箸畢見即推之衣食起居莫不皆然這是他中正本體無處不見天理之流行所以常常如此不是後世杯酒釋兵食蛤愛物一派權術作用也爻曰貞吉是貞之常象曰以中正是中之正無二意也

上六入于穴有不速之客三人來敬之終吉象曰不速之客來敬之終吉雖不當位未大失也

位高險深不需而進故入于穴乾三爻上與五會却又不肯輕會即是需意不速是來的從容故曰有不速之客三人來諸爻皆言需獨上不言者不能需也上處險極而不需是不知遇險必要用需也至入險已深而後知客之不速來者具有深心在內斯時若知敬重三人以學其需則終可得吉雖不能與乾三同列需位而敬可圖終故曰未大失也

不速句前儒俱以不請爲解是來的極速與需字全然反背且似格外添出與象象毫無干涉雖不當位句解尤紛紜蓋上六以陰處陰看似適當其位而不知需之一卦必需而後能當位今上六不需故曰不當位

按需卦以行爲本以需爲用坎之中爻爲成卦主乾三與之同德初爻遠而能需不忘乾行之常二爻中而能審不計毀譽之至三四爻雖已入險特其時位如此一則望其敬愼一則望其

順聽適是需中作用至九五中正即酒食以見其能需與大象象詞脗合特諸爻皆遇險而需而五則需於未險之先得需字先着非諸爻所及正所謂有孚光亨貞吉九五足當之矣若上六險極而不需已失遇險之道然能學人之需敬以持終故失於先未失於終所以未爲大失不言利涉大川者往有功即在需字中也

䷅ 坎下乾上　互離巽以乾中爲卦主

訟有孚窒惕中吉終凶利見大人不利涉大川

本義曰訟爭辯也上乾下坎乾剛坎險上剛以制下下險以伺上又爲內險外健皆訟道也

九二中實故有孚窒塞也在卦天水違行其氣不通在人上下不交其情不通不通則爭辯易起訟之端也惟能乾惕得中無事於訟方可言吉終訟必凶乾剛得中能清訟之源塞訟之流故有利見大人之象坎大川也爭則不和故不利涉聖人之意始終勸人無訟而已

彖曰訟上剛下險險而健訟訟有孚窒惕中吉剛來而得中也終凶訟不可成也利見大人尚中正也不利涉大川入于淵也

需五居上之中反爲訟二故曰剛來與乾五以中相孚仍不失其乾惕之中故得中不必指卦變由遯而來說

測言曰自下而上內而外曰往自上而下外而內曰來人若見在外邊則爭念易萌訟端易起惟盡收攝歸向裏面來還返其心體之初則惟有冲然無競之本真而已是二之得中得力全在一來字

潘雪松曰剛一也剛而在下則能興訟剛而在上則能止訟剛而得中則憂惕而吉剛而不中正則剛愎而凶當以義理自勝不當以血氣勝人君子內自訟焉斯得之矣

象曰天與水違行訟君子以作事謀始

述義曰天一生水乾坎一氣而同方及麗於形天上浮水下注天西轉水東流其行相背是違行也其始也西北同方其違也天淵懸隔始於相得而終相失訟之象也君子知訟之所由起皆始之不慎有以致之於乾知而得其事始於坎心而得其作謀理明於素慮周於先斯不致終之相違而訟端絕矣

項平菴曰天下事不可以細微而不謹也不可以親暱而不敬也禍難之端夫豈在大曹劉共飯地分於匕箸之間蘇史滅宗忿起於談笑之頃謀始之誨豈不深切著明乎

初六不永所事小有言終吉象曰不永所事訟不可長也雖小有言其辯明也

六陰無健訟之才又居事初不致成訟故曰不永所事然才雖不健而心欲自明與其公言於上不若私言於先私小而訟大故曰小有言由初觀之未免過於柔懦而身家之保終則必吉可見永訟事者皆其不能圖終者也訟不可長是教人想長訟的苦惱處其辯明是教人想解訟的便宜處

九二不克訟歸而逋其邑人三百戶无眚象曰不克訟歸逋竄也自下訟上患至掇也

二爲險主九有健才意欲訟上以求勝然以剛居柔能得中道自知於理有虧力又不敵故不克訟而歸歸是退後之意不敢

逞強出頭並慮禍及故逋於其邑三百戶內如此伏藏不但自可免禍即其邑人亦可免拖累之眚矣坎體本深本隱有邑象二陰環之有人象互離有戶象三百離數也二本欲上訟今仍逋於二陰之內故以竄而免若竟成訟則患由自取不可救矣名分之不可干犯如此上是泛言不指九五舊說變坤爲邑則其字無着不如直指坎說爲是

程敬承曰人生涉世只管進前求勝孰肯退後讓人曰歸是退後一步想法坎爲加憂故曰患

六三食舊德貞厲終吉或從王事无成象曰食舊德從上吉也

六陰本有柔順之體居三動位易失其舊則德喪不得安生矣

惟仍守其順便可坐食舊德雖有時或被人訟看是危厲若能堅守其貞與人無競較之二逋上褫不得食舊者則三之終吉可知也然舊德雖可安食不可徒食或即舊德而恢廓之豈三竟不可以動乎但有志去從王事却不可自立成見須以從陽爲主方不失柔順之體王事是泛言不指訟事說從上上字指乾說不專指上爻說

九四不克訟復即命渝安貞吉象曰復即命渝安貞不失也

九四近坎不中不正已染訟習又有健才是不受命不安分一流人但乾剛之體本極陽明與陰險柔牽者不同一旦知命不可強非訟所能違拘即能復以自反歛其好勝之氣而即於命變其好爭之心而安於貞知命安分不但無訟事併無訟心是遷善改過之人不失其剛德者也吉何如之

渝變也乾之九四曰乾道乃革九四由坎入乾正當改革之際故曰渝不必變艮爲渝也命即天命互巽故有命

述義曰二不克不伺上以險也四不克不制下以險也

彥陵氏曰天命之初人我原是太虛如何有爭凢勝心克氣皆是有生以後添入的習氣惟其訟而不克把這點爭心克去自然漸還太虛的本體故曰復即命命之所在即是貞

九五訟元吉象曰訟元吉以中正也

九五乾剛中正而居尊位有使人無訟之責無自己聽訟之體

即偶然聽得其明亦不過讞獄常事耳何足言吉更何足言元不知訟之全卦以不訟爲吉以終訟爲凶而此爻獨言訟且言元吉者則有孚窒惕中而內自訟之大人也自訟則无與於人內訟則非飾於外凢一切理欲消長賢愚進退民生休戚無不深自尅責方寸之中恍如對質大廷一般直使天理常伸人欲退聽猶不敢自謂戰勝至於人才政事之間治不忘亂安不忘危時有罪在朕躬之懼以此自訟則源流俱淸即唐虞無刑之化不外是矣訟之與乾元合德以此象之以作事謀始者亦以此非中正而能如是乎

上九或錫之鞶帶終朝三褫之象曰以訟受服亦不足敬也

位高居訟之極有不勝不止的光景鞶帶大帶也以皮爲之乾爲圜故象之互巽爲命故錫之上居乾終故曰終朝三爲離數坎爲曳故褫也推訟之心極其量不過錫鞶帶而止訟而錫此必無之事然以爲必無尙不足以塞終訟之妄想索性如願而償教他稱心滿意故爻詞加一或字然是非自在人心錫者或出於一時之愧屬受者豈無一念之恥羞終朝三褫是榮未久而辱已及即不言辱究竟榮在那裏使其早念及此何至坐卧不安其凶尤不待言矣象曰亦不足敬鄙之也實商之也是教他自反的意思

吳因之曰訟卦六爻聖人全不向訟裏邊判他曲直只是訟便

惱他不訟便許他統觀六爻之義人只該加三之守舊居貞不可有訟若有欲訟之心就該息了此念加二之自處卑弱以免災患萬一其訟既舉則當隨發隨已改過自新如四之復即命渝安貞而不永所事尤不足言矣惟九五以自訟得謀始之道上以終訟蒙三褫之辱自訟之與訟人辨之可不早哉

楊誠齋曰止訟在初孔子聽父子之訟不告訟者而告上教之不行此民訟也甘陵南北之禍始於其徒之相非此士訟也牛李朋黨之禍始於其進之相傾此臣訟也吳越世讐之禍始於一矢之加遺此國訟也漢武匈奴之禍始於平城之宿憤此天下訟也不謀其始訟之禍何如哉曷謂始曰心故君子必自訟

自訟者訟心也訟心者祥訟人者殃

潛谷曰乾坤後屯蒙需訟四卦正學問入手處屯以天地生民起念蒙以宇宙學脈起念需險在乾外訟險在乾內纔舉步便知需寇不在外君子所以防從欲之危纔動念便知訟褫亦不在外君子所以貴克己之勇

䷆ 坎下坤上 互震坤以坎中爲卦主

師貞丈人吉无咎

本義曰下坎上坤坎險坤順古者寓兵於農伏至險於大順藏不測於至靜之中故用師之道利於得正而任老成之人乃得吉而无咎

述義曰兵凶戰危非民所願以義而動衆心乃順師之貞也丈人坎中也互震長子剛而得中坎水內明震雷外威是齒德俱尊智勇兼至者也以此爲將則有勝殘止殺之吉而無勞民傷財之咎矣

吉指得將說无咎兼指貞字說是兩層

彖曰師衆也貞正也能以衆正可以王矣

易或曰師何以謂之衆居則比閭族黨州鄉之民出則伍兩卒旅軍師之衆貞何以謂之正王者之師有征無戰征正也所以正人之不正也由衆有師之名合衆與正有行師之法能以一人之正爲衆之正能以衆之正爲一人之正有不爲天下歸往者乎可以爲王者之師矣

剛中而應行險而順以此毒天下而民從之吉又何咎矣

易或曰坎剛居中而有五之應內外一心所以能立功於外也行坎之險而有坤之順兵民一體所以不貽害於民也

胡雲峯曰毒之一字見得王者之師不得已而用之如毒藥之攻病非有沉痾堅癥不輕用也然而民從之者以其有害處卽所以除害處也

象曰地中有水師君子以容民畜衆

易或曰水藏地中有以容之故無地非水衆藏民中有以容之則無民非衆師之象君子以容民畜衆亦使民與衆自相容而已矣豈復有設兵衛民賦民養兵之害乎此古人田賦之法所以萬世可行也

易臆曰水之與地二物而實一體相依不可分君之於民民之於兵亦猶是也第民爲君所容猶之地上之水兵與民自相容猶之地中之水故師比分焉

陸庸成曰嘗觀周禮司馬掌兵而言掌邦政未嘗明示人以用武也軍藏於六鄉弗謂軍將藏於六卿弗謂將以軍伍而會於教官之司徒以軍禮而掌於禮官之大宗伯以軍禁而殉於刑官之士師此正寓兵於農之意唐人府兵似得井田之意然井田寓兵於農府兵寓農於兵而兵有定額將有定員宜將驕卒惰之爲患與蘇子瞻曰地中有水師言兵當如水行於地中而人不知也

在田曰民在軍曰衆曰容曰畜是平日休養生息處處保護有多少實政在內須對象詞毒字看毒是猛劑有病方用容是調劑無病時常用之

初六師出以律否臧凶象曰師出以律失律凶也

坎爲律出師之初申嚴紀律也師以律爲臧臧則衆心和順號令修明不臧則法令滋擾統御乖方古人執同律以聽軍聲即是此意

九二在師中吉无咎王三錫命

二以剛居羣陰之中衆無不從如大將之居帷幄故曰在師中吉但二處人臣之位而有專制之權不易居之地也羣陰方勝以從一陽如水載舟亦能覆舟安危之機間不容髮不易稱之任也今以丈人而在師中則命將得人吉而无咎然將兵者將將者君必爲君者再三錫命深信不疑則讒謗不致乘間老成不致於損威非五與二應何以克壯其猷乎蓋五居尊位歷三爻而下應之故曰三錫

象曰在師中吉承天寵也王三錫命懷萬邦也

是爻象詞承天寵句似宜在錫命句下懷萬邦句似宜在師中句下不知九二中德衆心皆順衆心順便是天寵天心即人心也但在師者以衆視之或有操縱由我之意惟知大任之昇負荷匪輕不敢以衆視人而直以天視人則恭行天罰欽奉天討處處皆以承天者在之即在即承此九二所以得吉也王錫命看是榮寵固有君臣同德之美但王之有命原非教他耀武天子以萬邦爲懷大將即以王命爲懷懷萬邦即是懷萬民必如此方得用師之正不是好大喜功亦不是恃恩邀賞也讀易者不得隨口混過

六三師或輿尸凶象曰師或輿尸大无功也

述義曰三居剛而外比坤衆敢於自主軍事者也程子曰輿尸衆主也軍旅之事令不專一則必覆敗是也抑三之輿尸二亦與有責焉春秋傳曰子爲元帥師不用命誰之咎也故爲大將者不可不盡人之議而究不假人以權輿衆也坤爲大輿爲衆故以輿爲衆尸主也左氏傳曰彘子尸之是也惟二在師中能以衆正矣初何以失律三何以輿尸似二有不能統帥之責不知二得衆心而常存不能衆正之懼故初曰否三曰或不必有其事而不可不存此心即五言弟子之凶上示小人之戒何莫非敬慎不敗之意乎子曰臨事而懼好謀而成此師卦六爻之時義也大无功指九二說如韓魏公不斬任福徐中山不斬胡德濟之類

六四師左次无咎象曰左次无咎未失常也

易或曰軍禮偏將居左大將居右此以四爲左者二四五震震東方爲左二剛中四柔正與長子一體同功故以四爲左之次二居中爲帥四左次爲援以順爲動無險非順何咎之有四坤體次所當次不失後順之常此其所以无咎也

述義曰次觀變也師固貴進然輕進以致敗又不如次之爲愈

矣。

六五田有禽利執言无咎長子帥師弟子輿尸貞凶象曰長子帥師以中行也弟子輿尸使不當也

本義曰六五用師之主柔順而中不爲兵端敵加於已不得已而用之故爲田有禽之象

述義曰坤田坎禽震爲長子坎其地也五大君命將爲民除害如禽入田而執之民之利也言者出師之義如是則興師而无咎所謂貞也然使長子興師而又使弟子輿尸以撓之雖貞亦凶故爲人君者擇將不可不審而任之不可不專

易或曰長子二也弟子三也二剛中而應行險而順故曰以中行三之輿尸非三自爲之實五之命令不一故曰使不當

上六大君有命開國承家小人勿用象曰大君有命以正功也小人勿用必亂邦也

述義曰坤爲國邑爻多陰小人之象師終凱旋須爵定封或開國而爲諸侯或承家而爲大夫賞功也小人勿用大君之命詞凡師之興皆由於小人內憂由小人之嗜利外患由小人之邀功幸用丈人師克終矣君又用小人則前師終而後師復起故君臣相戒所以杜師之原也不汞所事息訟之端於初小人勿用杜師之原於終聖人之憂天下來世其至矣

易或曰二在師中上居師終師之中惟恐失萬邦之意故必有

三錫之王命師之終又懼泯二四之功故特稱大君之有命二在下卦之中則命之爲侯而胙土於外四在上卦之下則命之爲大夫而食采於畿坎中男自師中稱丈人自五稱長子三乘二自師中稱弟子師終稱小人在師中旣無不當之使在師終亦不用爲有國有家之佐二承天寵有應五之功四未失常有順二之功象故曰以正功也師中之功必非弟子所可倖成有國有家之任必非小人所可倖治不凶於而國必害於而家象故曰必亂邦也

楊止菴曰小人勿用非至此始不用也古者兵農無二途文武無二道師之始弟子不用故爵賞之時終無小人不待分別其人而或以國家或以金帛也若小人旣有功而不用則爲負功非聖人公天下之政

別傳曰師行重正故錫命曰王以萬邦爲懷而稱天師終重主故有命曰君以天下爲公而稱大

李衷一曰凡民之爭起於微而成於著小爭交以言而訟興焉大爭交以兵而師興焉天生五材何能去兵自古帝王重之彼藉口於偃兵之說而欲令天下銷鋒鏑鑄金人者猶俊口於無訟之談而以廢鞭笞空囹圄爲德化也此腐儒之不通世務者也。

䷇ 坤下坎上　互坤艮以坎中爲卦主

比吉原筮元永貞无咎不甯方來後夫凶

比親順也水附地陰從陽皆比象也坎剛一陽居中上下五陰比而從之有一人撫萬邦四海仰一人之象故吉也然我能比人而後人來比我筮自問也原再三也又有本源之義須再三向根源上自問有乾元長人之德坤順永貞之道方得无咎考工記曰惟若甯侯毋或若汝不甯侯古謂諸侯之不朝貢者爲不甯方來卽是比後夫是來的後有覯望不前之意故凶也易或曰比之原筮猶蒙之初筮也初筮者筮之初始原筮者筮之本原也蓋六十四卦皆原本乎乾坤而始於劈初之一畫是

爲乾一卽有坤二兩於其間而爲參以成坎是坎之剛中乾坤之合德也蒙之二卽乾之二比之五卽乾之五元者乾之知大始而永貞者坤之成大終无咎者吉之先見者也

程敬永曰元天德也永貞坤道也人主必合乾坤之道以比天下而後得无咎也

象曰比吉也比輔也下順從也原筮元永貞无咎以剛中也不甯方來上下應也後夫凶其道窮也

天下之勢不比則離而散故以比爲吉也車兩旁木曰輔一剛在上如車合坤衆而順從於下如車之有輔也

彥陵氏曰剛中二字諸解誤認以爲釋元永貞故貼合最難不知此正爲原筮二字作根據也蓋水地合而成比然地上之水分散而流最患無源剛中乃坎之眞體正水所從出之原一點眞陽固結不散筮得其原則生生不息之機自無斷續無盈涸所謂元在是永貞亦在是原筮云者正得其原之謂也

又曰蒙之剛中陽在下卦初筮得之比之剛中陽在上卦再筮得之蒙之筮問人也不一則不專比之筮自問也不再則不審道猶路也後夫是不欲來以原筮元永貞之主而彼獨後時則其道必窮而凶以見人之不可自外於生成也

象曰地上有水比先王以建萬國親諸侯

述義曰水在地中隱而相忘水在地上顯而相附水土妃也物

莫親於是者故爲比

地上之水千流萬派恃源而往同歸不竭建國是以一源而衍爲千萬派親侯是以千萬派而會於一源先王之世萬國之民各比於一侯萬國之侯共比於一王必使小大相維臂指相使如水地之相親此天下之所以合爲一體也

初六有孚比之无咎有孚盈缶終來有他吉象曰比之初六有他吉也

比上之道非以人比以信比也初與五遠六又陰虛恐其急於求比未能有孚況五坎中實臣能自信方能見信於君君有孚而臣無孚則比之實足獲咎矣故必有孚以比之纔可无咎然

所謂有孚者非以小忠小信自結主知也又必自始至終徹內徹外如水之盈缶一般全無一點妄想至眞積既久默契必深始雖不敢求信於君而終之信我者來矣非但信來且並有意外之吉故曰有他吉也諸家以變震爲有孚或指九五說或以上爻爲終來俱未穩當似不如懸空說爲妥缶土器指坤象坎爲水故盈也

六順體則比之易初地遠則比之難然不可以其易而强比之亦不可以其難而不比之象曰比之初六是比之即用初六教他想其中上下聯絡之處仗著何物而並以有他吉歆動之雖初六不必有是心而初六却定有是吉也

彥陵氏曰人臣以心事君止有此孚豈分初終兩念盈缶只此有孚之心徹表徹裏便是盈滿處非初之孚尚淺必積而後滿也盈缶方是有孚稍虧質素便減眞誠有孚之心安望獲吉哉吉而曰他可見臣子精神亦祇盡其心而已

六二比之自內貞吉象曰比之自內不自失也

六二柔順中正以己之內有者爲比貞守不失故吉也憑此獨知獨信上應剛中之君不敢有一毫依附名節矜持意氣念頭是不失柔中之道者也象故曰不自失也

述義曰積德於身敦行於家由是以信友而獲上得出處之正矣

六三比之匪人象曰比之匪人不亦傷乎

六三陰柔不中不正是匪人也人與之比只顧目前親密適意快情不知其依阿淟忍甘心順我者皆其陰賊險很有意傷我者也不亦乎三字是醒之之詞

六四外比之貞吉象曰外比于賢以從上也

四居正位外比於五是知五之剛中而以柔正比之得從上之正能以貞守吉何如之

述義曰忘其身家離其黨類以致身而敬事臣道之正也二偕初以內比坤之得朋也四舍初而外比坤之喪朋也

九五顯比王用三驅失前禽邑人不誡吉

述義曰艮輝光故爲顯五君位故爲王坎車坤馬驅象也坎爲禽坤爲邑互艮止故不誡也陽剛居中建中表正以爲民極而無邀結之私其道光明故曰顯比大公之心廓然無外比者親之不比者任之如合三驅之圍而縱失前禽邑人亦不警戒以求必得也上下相忘於順逆大同之世也故吉師比皆有禽師禽在內境內之寇也故執之比禽在外化外之民也故失之師執言猶誡也比不誡並其言而無之矣

蘇紫溪曰三驅失禽置得失於勿恤者狀蕩平之王心邑人不誡泯知識於大順者狀熙皡之王化

胡雲峯曰師比之五皆取禽象在師則執之王者之義也在比

則失之王者之仁也

象曰顯比之吉位正中也舍逆取順失前禽也邑人不誡上使中也

五有正中之德而位乎天位逆則舍之順則取之不強人之比即有不比亦開其一面以俟其自化此所以失前禽也至邑人不誡非邑人自能如此實上之正中有以使之故邑人亦能仰體王心而無必取之意象故曰上使中也

彥陵氏曰王者之民何順何逆王者之心何取何舍惟不必於順若見以為有逆不必於取若見以為有舍故曰失前禽

上六比之无首凶象曰比之无首无所終也

乾元首出坤則永貞乎乾而以乾為首上乘五上不下比於五陰不從陽失其永貞之道是不以乾為首而為後夫凶也坤曰用六永貞以大終也失永貞則不能代乾之終象故曰無所終也

述義曰陽者陰之首卦之四陰皆上比五是為有首上不比五是无首也乾无首而吉者陽不自以為首得君道也比无首而凶者陰不以陽為首失臣道也

爻曰无首象曰无終者上不以五為首窺其意不過欲帝制自為以己為首耳殊不知顯比之世人心嚮應上獨以陰柔居極位而自外生成是已為覆載所不容縱使聖德涵宏不加誅討亦祇是偷息人間將來定無結果想到此處是自始至終畢竟成一無頭無尾的人豈不為天下萬世笑乎无所終仍是勸他圖終之意圖終務要有首

陸庸成曰師以九二一陽統眾陰比以九五一陽為眾陰所歸其道不外一貞而已戒不貞於師之初莫如律戒不貞於比之初莫如孚而師以小人亂比以匪人傷師之五利於田禽之執比之五貴於前禽之舍師欲其有名比欲其無意也乃所以善成其貞也

䷈ 乾下巽上 互兌離以巽初巽中爲主

小畜亨密雲不雨自我西郊

小陰也卦以一陰爲主也畜容畜也內健外巽三陽皆畜而後進巽中二陽亦下與陰應不畜不行不行正所以畜也天地之氣噓而爲雲噫而成風雨升降於陰陽而和散於天地之間蓋雲行雨施者乾也巽爲風風主卷舒乎陽氣以興雲而致雨當其卷則爲畜畜則爲雲當其舒則爲行行則爲雨其畜而雲也非不雨也密其雲正所以畜其雨正所以行其雨故畜者陽升陰降合而致用猶之乾健巽入合而爲亨也我指內卦說乾西北而巽東南自乾而巽雲已密矣而雨未遠行故曰自我西郊

西郊乾方也言乾之欲行而尚未行也正是小畜之義陰陽之氣和則成雨今三乾氣盛尚未入巽故作者推原不雨之故不責陰之畜陽而責陽之不肯以陰自畜故曰自我西郊言非巽則徒剛不可行也前儒以我指文王西郊指岐正小畜之時義亦可用然象詞不必拘定也

彖曰小畜柔得位而上下應之曰小畜健而巽剛中而志行乃亨密雲不雨尚往也自我西郊施未行也

巽初一柔在兩卦之中居得陰位故曰得位上下五陽用之皆得以順自畜故曰小畜非一陰畜五陽也健以行爲主巽以順爲用健而不順則剛爲血氣所使必有過中之弊今陽剛得中以巽入而志行乃亨乃者正是發明健而巽一而字也尚上也往行也陽氣上進聚爲密雲施雨施也未行畜也曰未非終於不行之詞

按易例陰從陽則吉惟此卦以五陽應一陰看似以陽從陰不知剛中而志行乃亨却以九五爲主應四仍是從五非從其剛從其中也特四得位而陽應之大家藉此以潛養其志氣而調理於和順譬如用藥補劑中必兼用疏通之味以疏通爲補正是補劑中不可不疏通耳

易或曰雷雨滿盈陽以動爲用乾德之大也密雲不雨陰以靜爲用坤德之至也

劉石閭曰小畜一卦其全德在巽婉則入激則二卑則全亢則危德彌盛禮彌恭行彌危言彌遜其巽之時義乎

陸庸成曰小畜在卦則曰不雨在爻則曰既雨履在卦則不咥人亨在爻曰咥人凶卦統論其理爻各因其時也

胡雲峯曰自乾坤而下屯蒙需訟師比皆三男陽卦用事至此方見巽之一陰而以小畜名焉

象曰風行天上小畜君子以懿文德

巽在天爲風風能散雲亦能興雲能散雨亦能催雨至行於天上則有氣有聲而無形實之可指能畜而不能終畜乾有小畜之象君子體此以懿美其文德文德離明之象文雖指外面說

如威儀言動之類然總是德之發見處德積中以畜者愈厚則文積久而光者愈美懿其德始有其文莫認定在威儀言動上作工夫

初九復自道何其咎吉

初本有潛畜之德身居下位得復之初自道者即乾初復初自己之道也今能復其自道以潛修爲主順時而畜豈有冒進之咎其吉也嘉其守己以待也

象曰復自道其義吉也

復自道是內修功夫象何以義言之蓋初雖居下卦之內然乾健能行其復也正欲見之事業務期得時措之宜非潛養於內

不能發外也故曰其義吉

九二牽復吉象曰牽復在中亦不自失也

二與初同體又居中位初既自復其道二亦自復中德與初同志故曰牽復不自失其乾中故並吉一亦字從上爻來

九三輿說輻夫妻反目象曰夫妻反目不能正室也

三與四比而九過剛祇用健而不用巽如輿之說輻一般乾輿也巽輻也三十輻共一轂分之則各一輻合之則共一輪健而不巽是欲行而自說其輻也乾夫也巽妻也夫能用妻以成其室則妻爲內助夫不能用妻以成其室則妻爲夫敵故有反目之象然非妻之過也夫不能用妻以助己則妻不爲夫用而夫反爲妻用矣故曰不能正室此健而不巽之明驗也

季彭山曰輻與大畜之輹不同輻車轑也輹車轉軸也輹有時而脫車不行則脫之矣輻必至輪破車裂而後脫大畜陽能自止則脫輹主於不欲行小畜陽與陰背則脫輻至於不得行

六四有孚血去惕出无咎象曰有孚惕出上合志也

六四已入巽體得坤順之正然以一陰處五陽之中其位甚危必從陽而後有孚知陰之不可孤行而須求五以得主也但聖人所以戒陰者爲其無實妄作祇以血氣用事不肯助陽耳若絕其血氣之私時懷朝夕之惕如此則血去而惕出不但陰無害於陽而且有助於陽何咎之有象不再言血去者人祇一心

有私意盤踞在內則漸塞漸滿遂至全無顧忌而本有之虛心無路可出矣今六四欲孚於上且恐上之未必與己合志故祇見其惕出而血去不言可知矣上合志正從有孚惕出看來

劉石閭曰凡柔乘剛則危上下皆剛則窮四宜危而得全宜窮而卒通者無他巽也盛位而小心義質而遜出精誠之極忠信之至天且祐之人且助之巽之大可用者如此

九五有孚攣如富以其鄰象曰有孚攣如不獨富也

陽剛中實本係有孚今四柔得位而與五孚五剛得中亦與四孚此陰陽合德有用手抱持之意故曰攣如其指五鄰指四無所不有之謂富富者乾與巽合也徒乾不可謂富徒巽亦不可

謂富惟巽中有健健中有巽合四之有以爲有便是富以其鄰以用也用四之柔以畜乾則所畜雖小而所畜必多不是專仗乾健以誇獨富獨富者乾不用巽之謂也

述義曰四有孚陰虛也五有孚陽實也程子曰中虛信之本中實信之質是也

上九既雨既處尚德載婦貞厲月幾望君子征凶象曰既雨既處德積載也君子征凶有所疑也

畜極而成陰陽和矣前之不雨者今則既雨矣處安處也不雨則不安既雨則既處矣尚尊尚也德之所以可尚者爲其積而能載載者載之以行也德兼乾德巽德說以合之者尚之則所積必厚由內達外可以見諸施行非用巽中一陰焉能及此婦陰象敵體曰妻不能用之則反目妻與夫抗也隨唱曰婦能用之則順貞婦爲夫助也然婦雖貞離陽則不得行故四以從陽爲惕此婦貞所以必厲也月陰精幾望則全體陽光映日以爲光是陰中有陽以陽爲魂而以陰爲魄見乾巽之不可須臾離也君子指五陽說易例陰爲小人陽爲君子對巽說則健行的是君子對婦說則丈夫是君子若自恃其健不兼用婦順而專用健其征必凶象曰德積載者不偏用乾用巽合而後積之謂有所疑者不信陰之可用而偏用剛故凶也

幾望之月陽光將滿祇有微魄卽是五陽一陰之象互離爲日陰藉其光以漸而望見陰陽之合同而化也

小畜一卦諸解多歧或以畜爲止是一陰而止五陽或謂三乾不爲陰畜則以陰爲小人不知彖象爻詞內並無陰止陽之義亦未嘗以陰爲小人使陰皆小人則坤之純陰何以全有四德惟聖人作易屯蒙以下六卦俱是陽剛用事至此三女用事全要用巽之一陰調五陽陽中有陰方能有爲故內乾外巽乾以修內尚可專用如初二兩爻僅能自守是也外是與人接物立業建功便一味剛直不得必須巽順善入隨時措置方行得去若九三已近於四專用其剛卽夫婦之間且行不得蓋陰之所以可戒者恐其抗陽故也若柔而得正正可用以助陽故九五攣如以心相孚陰陽和順方有既雨既處之象總在陽能用陰不爲陰所用故小畜之卦不是一陰止五陽正是五陽用一陰用陰自畜故曰小畜亨也若專用陽而不用陰便是君子征凶征者不畜也不畜則不能用小故也小有時可用大亦有時不可用總看時地如何惟變所適耳是否存參

☰☱ 兌下乾上　互離巽以兌上乾中爲卦主

履虎尾不咥人亨

履行也行必先知而行始安行必有節而行始和是卦上乾下兌以悅承剛看似行無不合然上下各有其分即所行各有其宜宜則危可安不宜則安亦危此中機關全在未行之先將行之際辨得分明方無蹉跌此知行合一之旨也至虎之取象或以乾爲虎或以兌爲虎又或以上爲虎首三爲虎口初爲虎尾以柔履剛言之則乾虎似矣然乾無虎象也以三爲虎口則兌虎似矣然虎首何以在乾也不知易之取象變動不居兌居正西白虎之位乾居西北肅殺之方且金在五行乾兌同體合而言之成一虎象觀爻內兌之三乾之四皆有履虎尾之詞可見人生涉世處處總蹈危機不但三四履之即初二五上亦是一般境界特看履之者爲何如履耳如能履其尾而不咥人則其行可通方是踐履實際若祇知以兌爲虎不知以乾爲虎或知乾虎可畏不知兌虎尤可畏則避虎口者適入虎口欲履之亨得乎

彖曰履柔履剛也說而應乎乾是以履虎尾不咥人亨剛中正履帝位而不疚光明也

人之氣體有柔剛二種人之德性有說乾兩途第剛易行而柔必承剛以行乾易行而說必應乾以行兌之用法本當如此所以得亨言兌以承乾爲正也乾之剛中正君德也故有履帝位之象天下之至危而難履者莫如帝位帝有位匪德莫稱然帝有位德尤難知必須內省諸已外觀諸人處處合乎人心方能無疚於已不疚者兌之和也非兼巽入離明焉能及此光明者知也言行之不離乎知乾之不離乎兌也象之分上下爻之分內外胥本於此

象曰上天下澤履君子以辯上下定民志

水豬而不流爲澤上極於天下訖於澤上下判矣君子履天地之中辯上下之分以定民志所志已定自然各安其分無一毫妄念躁動於其間自天子以至於庶人自一家以至於天下綱紀嚴明人心傒應胥是道也程傳曰後世自庶士至於公卿日志於尊榮農工商賈日志於富侈億兆之心交騖於利天下紛然如之何其可一也

述義曰辨上下者乾之斷定民志者兌之說

初九素履往无咎象曰素履之往獨行願也

素眞也無文飾之謂初在內卦之下未與物交毫無牽引故率其本眞正所謂素位而行也言願者非願乎其外願其素也素是所得於天之本有人所不知而已獨知之獨行其願則無入而不自得故无咎也

胡氏曰履初言素禮以質爲本也賁上言白文之反而質也

九二履道坦坦幽人貞吉象曰幽人貞吉中不自亂也

剛中在下無應於上然體居兌中有以道自說之象道本坦也履道而行則坦而又坦自說故爲幽人幽則貞貞則吉蓋所得於道者深其中以靜而有主我不自亂外物孰得而亂之周子曰幾微故幽又曰無欲故靜以此自說何樂如之此在下之履應爾也

測言曰人世上在在有履虎之危求其至平至易不傾不跛無如道道無荆棘見以爲坦道無炫耀見以爲幽

唐凝菴曰世間雖太行瞿塘以易心處之無往非坦途其不坦者人自爲險耳傳曰履道在於安靜中若躁動豈能安其所履

程敬承曰志定而安於道之謂坦道坦而適於恬之謂幽

六三眇能視跛能履履虎尾咥人凶武人爲于大君

六三爲兌主本有應於上然不中不正專恃能悅以期於必行是笑中有刀一流人互離爲目互巽爲股兌毀折故跛眇也六雖柔媚以居動位故自謂能視能履且以一陰處五陽之中不逞其才恐無以結主知而服衆人之心故陰賊險很敢於自任迫至一朝得勢履虎尾以假其威則善類之傷殘必多此咥人所以凶也武人從二能字看出蓋其始工於容悅却像可以狎視至其後流毒搢紳全是一味粗暴如武人一般爲於大君者聖人勸戒之詞從古小人得志愈激則禍愈烈聖人因其能而挽回之使其効能於君以盡其才而歸於正則兌可承乾而乾亦得兌之用豈不是兩全之道

象曰眇能視不足以有明也跛能履不足以與行也咥人之凶位不當也武人爲于大君志剛也

知以明爲主從窮理來若小小聰慧便不足以有明也行以正爲歸從大道來若小小勤幹不足以與行也位不當是以兌體而居動位不知有分故傷人終必傷己志剛是以柔人而有剛志勸以有爲故其能可惜而其志可回或謂兌不可以言剛志剛者欲其從剛也兌必從剛方是說而應乾意亦可用

九四履虎尾愬愬終吉象曰愬愬終吉志行也

四居乾下迫於三而近於五亦有履虎尾之象然乾本能惕四又多懼故愬愬終可得吉愬從心心有所危而不敢徑行則其志必求所以善行之道知乾之不可離兌也

九五夬履貞厲象曰夬履貞厲位正當也

剛中居尊不患不貞特患不和也和是盡天下之議以爲明合天下之情以爲行纔是帝位之履若自恃乾剛獨斷獨行夬則有餘和則不足雖所行皆正亦是疚病故厲也位正當者正當帝位也與下卦之九二不同九二剛中在下能履道便是幽人若履帝位則所行必下合人心上合天道中合時勢措置咸宜處處以和順行之方是乾之用兌不是魁柄獨攬便能盡乾之

義也

上九視履考祥其旋元吉象曰元吉在上大有慶也

視履自視其履也祥吉凶之先見禍福之說君子所不道然視己之履以考其祥則所履之處無非吉凶之先幾如能合乎天人合乎時勢則履無不吉否則履無不凶此一定之理原不是在趨避上起見也其旋者上九處乾之終能轉而求兌以察己之能和與否是不任己以行而必合天下之行以爲行故吉而加之以元大有慶者乾與兌合其慶甚大不止在一身故也

是卦六三爲成卦之主九五爲主卦之主然一凶一厲何也三不承乾則兌悅適足以害乾五不用兌則乾健不足以和兌一

是不安其分一是未盡其分也初二能安矣而所行只及一身九四能惕矣而所行究未圖始惟上九以乾和兌得是卦用兌之妙小畜之四是教五陽以用陰之方履之三是戒一陰以承乾之義聖人遇一陰之卦詞多危懼故曰作易者其有憂患乎

或問九二九五皆陽剛中正爻詞不同何也一是下卦之中獨善其身一是上卦之中非兼善天下則不可位不同故履不同也

前儒謂上九之旋是反初從乾卦亢龍有悔悔字想出不知兌乾與純乾不同初之素履宜於下而不宜於上上之視履宜於上而不宜於下反初何爲乎故斷以旋兌應三爲元大傳曰履不處也又曰履和而至又曰履以和行皆是此意至履之爲禮亦一端之見不是直以禮當履字也

上經

䷊ 乾下坤上　互兌震以乾中坤中爲卦主

福山杜[illegible]

泰小往大來吉亨

泰通也陰小陽大外往內來言坤往居外乾來居內也於時爲正月之卦然不是尋常春夏足以當之須從貞元會合和氣充塞上看先言小往而後言大來必小往而大乃來故其路通否先言大往而後言小來大者往而小卽來故其途塞以天運言則殺氣去而生氣來以人事言則小人各安其生君子各行其道故吉而且亨

丁元宇曰泰二氣闔闢陰陽啟閉故有往來自乾坤至此陰陽各三十爻而交

彖曰泰小往大來吉亨則是天地交而萬物通也上下交而其志同也內陽而外陰內健而外順內君子而外小人君子道長小人道消也

則是二字有欣喜踴躍之意天地交以氣言上下交以志言道長道消不是君子小人消長天地間人類不齊原不能去盡小人專用君子祇是小人能順君子不至爲害於君子君子能容小人勿須痛絕乎小人則君子之道以能容而愈長小人之道以能順而暗消必如此方是泰字景象

象曰天地交泰后以財成天地之道輔相天地之宜以左右民

天氣下降地氣上騰其形不交其氣則交故有泰象后作民父母之稱父母之於子形體雖二精神全通故教養扶持俱發於心之所不容已后之於民亦猶是也財成是制其太過輔相是補其不及道是自然的宜是當然的左右是遂生復性執兩用中無時無方的光景蓋天地之間無非是民民不泰則天地當交亦不交參天地者爲后后不能左右斯民則民無以泰卽天地雖交亦不泰此無他民氣不通卽天地亦成隔塞也惟后知民爲天地之心以財成輔相者爲左右卽以左右斯民者爲財成輔相如是則民氣和樂始有以聯天地之交而贊天地之化知天地之交全在於民方是開泰第一要義也

初九拔茅茹以其彙征吉象曰拔茅征吉志在外也

天地之形乾本在上坤本在下此卦初九一陽自上而下入於地中充塞徧滿則萬物之有形者無不發生於地上茅植物有形爲陰屬茹茅根也彙茅之同根者也拔茹而連其彙萬物發生之象征往也有陽氣在下以速之往也故吉或以茅爲陽物象三陽同進不知陽主氣陰主形凡有形者皆陰屬也且是卦全以交字爲義陽氣潛來地氣因之上往正是暗寫交字譬如君子在內感動羣愚使人人各盡其用而安其生則小才小德俱得效命於太和之世而君子長人之志無往非發生之機矣

不是權術駕馭之爲象故曰志在外也茅至柔之物互兌取象震動故拔也

九二包荒用馮河不遐遺朋亡得尙于中行象曰包荒得尙于中行以光大也

二居乾中乾中者天中也荒坤象包容也互兌爲河遐遠也朋指初三二陽中行指五包荒乾包坤也天中無所不包故舉荒以概之然包涵之中須用剛斷如馮河然遐者不遺無遠弗屆也朋者不比大公無私也必如此方能乾坤合德故曰得尙于中行得尙者以中合中坤五之中皆乾二之中則交也所謂天道下濟而光明故曰以光大也

劉石閭曰陽之爲道貴而能下故卑無不附大而能包故小無不容剛而能和故柔無不依皆乾之盛德而泰之能事也卦之所以爲泰以乾下坤而乾之三爻莫盛於泰二之中泰之至盛以能下爲貴而其貴莫京以無不包爲大而其大莫載以無不至爲剛而其剛莫禦此覆幬之全體而垂下濟之光明者乎

易韋曰包荒仁也馮河勇也不遐遺溥也朋亡公也開泰以此保泰亦以此

彥陵氏曰心無所不洞澈故光心無所不容納故大心惟光大則無所偏執故中

九三无平不陂无往不復艱貞无咎勿恤其孚于食有福象曰无往不復天地際也

居乾之終與坤相接正往來之交反復之介以地勢言之有平必有陂以天行言之有往必有復无平不陂未陂而知其陂也无往不復未復而知其復也必克艱其心憂盛危明貞固其守防微杜漸惟求无咎而已至平陂往復必然之數勿用憂恤以動其心惟當開誠布公以孚化之蓋小人所以爲小人者祇是禁祿一念最關緊要今既待之以誠又與之以食小人以有食爲福君子以安小人爲福此所以處泰之交而平天地之憾也

象詞止言往復似指小來說九三當天地交接之際以艱貞持之足矣而獨於待小人之道再三致意一際字中出此入彼大

有危之之詞

六四翩翩不富以其鄰不戒以孚象曰翩翩不富皆失實也不戒以孚中心願也

翩翩羣鳥下集之貌不言鳥者陽氣不可見祇見其象也富實也陽實陰虛不富者不恃其富也鄰羣陰也陽不自富而下與陰交則羣陰亦自忘其虛而上與陽交故不俟告戒上下俱能相孚失實者三陽本實而忘巳之勢故曰皆中心願者言羣陰之孚皆出於中心之誠心之所之爲志故初言志心之所安爲願故四言願非交泰之世焉能至此

易或曰植物得氣之先者莫如茅動物得氣之先者莫如鳥羣

陰自內而外猶茅之挺拔而上生羣陽自外而內猶鳥之廻翔而下集植物本乎地動物本乎天在天成象在地成形形可見而氣不可見氣不可見而象可見故初言拔茅形之可見者也四但言羣飛之貌不言飛鳥之形象之可見者也陽卦中言陰陰卦中言陽正是指交處言之與他處不同

又曰合六爻觀之初四交泰之初由否而泰故於初言陰上往於四言陽下來二五交泰之中極盛之時故於二言乾統乎坤於五言坤承乎乾三上交泰之終由泰而否故於三言无往不復蓋未復而知其復於上言城復于隍則已復而後知其復矣未復而知其復猶之乎泰也已復而知其復岌岌乎否哉泰否

如環不息而握泰否之樞者得其環中以應無窮之萬化而未始有極也故曰神而明之存乎其人

或問二爲泰主不富宜專指二說而四之翩翩則兼言羣陽何也不知二之包荒固無所不容即初之拔陰三之孚陰亦能仰體二意各忘其長而有引拔孚信之誠此君臣同心上下合德而小人亦帖然安然於交泰之世也舊解以翩翩爲三陰似與交字不合

六五帝乙歸妹以祉元吉象曰以祉元吉中以行願也

乙柔日也二柔位也以九居二象帝乙五居坤中象妹二與五本相應二尙五而五歸二象帝乙歸妹福所止曰祉三之有福食小人也五之以祉歸君子也能左右之曰以五能以四上從陽以順承健以小人事君子皆坤之虛中爲之合坤體三爻無一人不褆之以福故曰以祉元吉中以行願正與二之得尙于中行相應願曰行必行而後其願遂不順不行不行不交至交泰而其願遂矣坤爻稱帝乙象言行俱是明寫交字

易或曰傳曰自古帝女雖皆下嫁至帝乙然後制爲禮法使降其尊貴以順從夫明陰必以從陽爲正也

彥陵氏曰治泰之事皆九二主之六五獨受其祉故九二爻辭言事而不言福六五爻辭言福而不及事

或謂五君二臣易之通例今此卦獨以二當君位何也不知上

天下地位雖不易而地氣由下而上天氣由上而下位不易而氣則交也由交處言之則天之氣下入於地地之氣上極於天天地絪縕萬物化醇故乾三爻內寫坤之上交坤三爻內寫乾之下交非故顚倒其義其實爲交字下註腳也至互震爲帝互兌爲妹歸妹本卦指長男少女言之此則直以乾爲帝以坤爲妹義各有當不必强合也

上六城復于隍勿用師自邑告命貞吝象曰城復于隍其命亂也

城隍師邑皆坤象也上居泰終終則必變正是將否之際在天運雖有一定而人事則可力回交內言乾之用坤坤之順乾雖專指消長言之其實內君子而外小人者全是爲民起見使主

泰者知泰以民開泰以民保如九三之艱貞雖萬世長泰可也若太平已久習於宴安城隍至近復而不知則其平日政教必是有文無實上下欺蒙以至於此而要其病根所在只是以民爲至微民爲至愚凡一切民生民隱都不關心此無他不知用民故也古者兵民不分師卽是衆衆心卽是天心天心卽在民心能左右之日以不左右之日勿用是上棄其民非民忘其上也夫城復于隍之時積漸必久蒙蔽必深上不自知而徜待於告左右近侍不肯入告而必告自邑民所聚曰邑有外邑下邑千室十室之邑去城愈遠觀變愈明先世之德澤不以土崩而遽解其心目前之瘡痍不以天高而自捫其舌其訇訇以告也正是待命於下幸上心之一悟冀天變之速回然上雖有命不過補苴一時或以修築爲急或以敵愾爲先卽或深探本原力圖整頓原是恢復正理而衆口紛騰張皇無序則其吝必多其命必亂謹始之與圖終相去何啻天淵歷觀史策交泰日久情形大槩類此

或謂守成之世多守成法故更張最是弊政如漢武帝宋神宗皆以此基亂是也不知政有宜改不宜改卽宜改者亦須爲之有漸不可稍涉紛擾況成法美善者居多有其人則政可守無其人則政全虛承平日久人心易偷人隨時爲變遷則用人者亦宜隨時爲振作不培植人材於宴安之日則振作無由施而

人材無由出徒毛舉先世之政議守議改末矣觀泰之一卦以左右民爲開泰保泰第一着而民之左右全在君子小人上留心卽此義也

彥陵氏曰人心一念天下治亂從此而决二之中行以光大只是一點公心五之行願以柔中只是一點虛心三之于食有福以艱貞只是一點憂心

☰☷ 坤下乾上　互艮巽以乾中爲卦主

否之匪人不利君子貞大往小來

否塞也人而不仁即是匪人否之以此究亂源也君子本貞不利者不自露其貞以避匪人欲留其身以亨否也大往是見幾小來是乘勢以匪人用事故也

象曰否之匪人不利君子貞大往小來則是天地不交而萬物不通也上下不交而天下无邦也內陰而外陽內柔而外剛內小人而外君子小人道長君子道消也

則是二字有扼惋抑塞之意內柔是喜柔媚外剛是惡剛直健順以德言剛柔以質言否者氣藏於質而不交故不可以言德但言其質而已

象曰天地不交否君子以儉德避難不可榮以祿

儉約也收斂之意君子本有德而收斂之使不形於外即是避難人之所以不能避難者榮祿害之也君子本無榮祿之心又於否時避而遠之使小人所見爲榮者並不可加於君子此君子遇小人之妙用也

姜寶曰儉德避難不與害交也不可榮以祿不與利交也

程敬承曰君子當否時志在休否豈肯恝然退避山林但其知幾識微善藏其用超然於榮祿之外乃可以運斡旋之樞也

易筌曰儉不必作歛化書云儉於德可以養虛儉於視可以養神儉於言可以養氣儉於嬪嬙可以保壽命儉於心可以出生死不可榮以祿如不可得而親不可得而疏之謂非戒君子也

初六拔茅茹以其彙貞吉亨象曰拔茅貞吉志在君也

泰初之拔是陽在地下鼓之以出其勢如拔此拔是自拔有互相援引之意小人之心祇在身家上起見顧身家則植党援聯聲氣總是榮祿一念固結於中朋比於外本非貞也而爻必言貞吉亨者不明訐其未形之隱而專望以守正之心言吉言亨誘之也從古小人無不狡猾非可以空言歸之於正然初進之始天良猶存明其志之在君若全不知其有私者則小人愛名之心未必不動而君國胥有賴矣此聖人待人之微權不遽絕之於始者也

六二包承小人吉大人否亨象曰大人否亨不亂羣也

六二虛中亦有包象但不能包荒止能包承承奉也以奉承意旨爲順以苟容取悅爲安此小人之吉也若大人以道事君不可則止身不亨而道亨此大人所以否亨也羣指小人不亂者中有定主不激不隨之謂若翹然自異於衆顯與小人乖離則不磷不緇之謂何何以留其身以亨否乎

六三包羞象曰包羞位不當也

羞惡之心人皆有之小人當得意之時外面雖極兇橫裏面終覺忸怩一是恐清議不容一是怕冥罰尤重兩念交縈又不能

說出口來故包也三居下卦之上位已極矣以心虛之人處之又怕後來失勢其中有多少苦惱象故曰位不當也

九四有命无咎疇離祉象曰有命无咎志行也

九四處上下之交以陽居陰不肯純用其剛是極有斟酌之人否本匪人所致而歸之於命否本小人之咎而解之曰无非附小人庇小人也疇類也離麗也祉福也君子以君子爲類以保全君子爲福當小人用事之時最怕外人歸咎於已若再出善類之口則水火益不能容以無益之埋怨易善類之傷殘激成之禍誰任其責乎惟君子知鋒不可攖言不可危看似隨世浮沉全無可否而不知暗內周旋善類之得免於禍者卽其已麗

於祉者也象故曰其志行也

九五休否大人吉其亡其亡繫于苞桑象曰大人之吉位正當也

人依木息曰休否激之則愈塞休之則漸通故小人稔惡肆毒貽害於宗社生靈祇可漸消不可太驟非純乎天德全體剛健恢乎有天度者不能否而曰休似全不以否爲意而豈知其中維艱維貞頃刻無以自存如繫于苞桑之象而不可恃也苞叢生也叢生之桑細而弱不堪繫重卽朽索難馭之意再言其亡者乾惕之心無時稍釋也象祇言大人吉者休字卽在大人字內非剛健中正位乎天德孰能當此

或疑君子之去小人以斷以速爲妙今以九五而居尊位反曰休否何也不知去小人則用斷用速而去否則必用休也如人久病虛弱只宜緩緩調理不得驟加猛劑卽此意也若思陵之去客魏既去之後卽一逆案內外紛擾者數年豈是休否之道四不以搏擊居心而以保全君子爲志留君子而後否可休也臣道也五不以去小人爲難而以休否爲難大其量而後否可傾也君道也

上九傾否先否後喜象曰否終則傾何可長也

傾覆而不留也否不能自傾必有人以傾之先後指心說不指時說先否者悼往失而慮後患刻刻有否在心故曰先卽其亡其亡之意喜是轉敗爲功撥亂反正雖有此等手段却無此等

念頭故曰後上九居否之終論理數其勢必至於傾然傾否之人必不敢諉爲理數之適然雖將傾之時猶存先否之心是直以否爲吾心之病頃刻也不能容故必傾而覆之不留一點根蔕何可長是解傾字言傾之只在這一瞬的光景不可推之氣運而不盡人事之責也

休否是天地的包容一毫也急不得傾否是雷電般轟掣一時也緩不得可見亨否之道祇在一心人有先否之心則天下無不可亨之否聖人之垂戒豈不彰明較著哉

䷌ 離下乾上　互巽乾以離中乾中爲卦主

同人于野亨利涉大川利君子貞

天地之間人爲貴萬物之中人爲靈人與人同生於天地而得其理以成性得其氣以成形其始本無不同也其不同也私欲爲之閉塞耳但天地生人之意不盡責之人人以氣質有清濁厚薄之殊致其濁而薄者只知有身家是從軀殼上起見分出爾汝惟君子所秉最清最厚不敢以庸衆自處並不敢以聰明自異故舉念卽關天人所接無非胞與以已之立達同天下之立達以已之好惡同天下之好惡地與天際處曰野于野者卽身所未經行所未接無不以元善之仁納八荒於在宥其心通

其理通此同人所以得亨也利涉大川是卽亨處言之無一險不濟之謂利君子貞是專責君子貞者正也能同人于野方是君子之正與尋常人只守身家者不同若君子惟知有已則天下事仗着何人不是怕他同流合汚而後戒之以貞也

彖曰同人柔得位得中而應乎乾曰同人

此卦一陰五陽柔得離位柔得離中不得位則不明不得中則不虛虛與明合而應乎乾故有同人之象

同人于野亨利涉大川乾行也文明以健中正而應君子正也惟君子爲能通天下之志

于野涉川非乾行不能然必以離合乾有文明而健始行以擇善而得其正以公善而得其中既中既正以應萬務此君子正職正分並非格外責備故惟君子爲能通天下之志志似隱似遠而君子以明通之知人與已原無畛域也以健通之知已與人無可旁貸也同人之義盡於此矣

象曰天與火同人君子以類族辨物

火由天生天以火照是二是一故曰同人聚處曰族散處曰物類是統辨之法使之相合辨是零辨之法使之相分此是君子格致功夫由曲而全由萬而一凡天理人情細微曲折之處無不鑑空衡平洞達無礙所以如天之幬如火之照區別極其分明而覆冒極其渾淪也若先無此等本領則同是强同豈能使

天下人各得其所乎此同人根柢教人眞實下手所在不是瞞天空說大話也

初九同人于門无咎象曰出門同人又誰咎也

六二偶虛有門象焉初隣於二近與之同是于門也然所同在門未能及遠以初在下故得无咎又誰二字從出字看出知人之當同則出而同之是猶知爲人之道不可專守身家亦是難得的人誰又說他不是又誰咎者誘之之詞也

六二同人于宗吝象曰同人于宗吝道也

宗主也六二中虛以所主爲同自是求道之器但道本無窮人人可見若執定所主之人以爲得所依歸或宗旨不同或議論

不同便以素所習聞習見者互相訾詆則其量褊矣後世君子學術之辨至於同室操戈往往坐此究其病源當時祗少一虛心致使吾道不無幾微之憾是可惜耳吝者惜之之詞也

九三伏戎于莽升其高陵三歲不興象曰伏戎于莽敵剛也三歲不興安行也

離甲兵戎象也互巽隱伏象也巽爲木又爲茅莽象也高陵象乾三離數也舊解以三欲同二恐五爭之四欲同二三又隔之故三四二爻皆有忿爭之象恐於義無取也不知人之所以不能同者有私欲以間之故耳九三居離之上自恃聰明而不善其用莽者穢雜之地戎者害性之賊伏私欲於雜亂之中又憑

血氣以升高而陵人則伏者常伏而終身無興起時矣有欲則不知同人升高則不屑同人此等行徑全是爲小小聰明所誤不但同人並自己亦立不起來豈不可恨剛正也私欲太盛正氣不敵而私反敵剛也三歲不興緊對升字看升是自高之意不興是欲高反下安行者安得行也就其升高之心以折之教他急急回頭不可自絕於人道也

九四乘其墉弗克攻吉象曰乘其墉義弗克也其吉則困而反則也

古者宮室之制牖在南墉在北後天卦位乾西北離正南四離離入乾故有墉象墉牆之蔽於外者四知戎之伏於莽欲乘其墉以攻去之意非不善也然戎伏於內而我攻其外是戎主而我客戎逸而我勞必弗克矣知其弗克方可得吉象曰義弗克者言去私之道以攻心爲主心主乎義則私意不攻而自絕若專攻其外處處用强制之力則私心仍伏於內必時有竊發之虞此無他其義弗勝故也弗克攻即是困弗克攻而猶曰吉者人必困而後能反則也則天則也乾之天則以用元故今四居乾下知私之當去攻之弗克困則必能自反反則必見天則天則謂天之所以與人與人之所以承天者自有元善之仁可以通天下之志志於仁則私自去不待攻而無不吉矣此爲君子欲同人而不能同者教一同之之法

九五同人先號咷而後笑大師克相遇

同人之道以同歸於善爲大同如舜之大智由好問好察而用中舜之稱大由取人與人以爲善即是此爻之旨先號咷者狀其求善迫切之情後笑者狀其樂善自得之趣其求善也是以人之不同者而取其中其樂善也是以己之大同者而公諸人師衆也大衆相遇是衆善合而爲一人己胥泯之象象之于野九五足當之矣

九五乾中與離中上下相應合明與健成此大同人也而實天矣

象曰同人之先以中直也大師相遇言相克也

同人言先不言後後卽在先內以先為主也故曰同人之先不言號咷者號咷是取象知先所當務本於中直則其象原不必拘也無偏見之謂中無轉念之謂直人惟參一偏見下一轉念則人已便有分別誰肯捨已為人此正公私之介間不容髮惟君子以至善為中以同善為直無偏倚亦無商量所以雖號咷而不辭也相遇是以天相見相克是以善相取克取也相取以善則不言同人而人無不同矣此同人之極則也

上九同人于郊无悔象曰同人于郊志未得也

上在五外無人與同故于郊也郊是寬閒寂寞之地遠於城市雖能同人却不得其位所謂遯世不見知而无悔者乎象故曰

志未得也此又一等同法古今不得志之人此類甚多亦惟安其時命可耳然必有同人之志而後可言未得也利祿人不得藉口

述義曰不同於上而同於下不同於一時而同於萬世孔子以之

䷍ 乾下離上　互乾兌以乾中離中為卦主

大有元亨

此卦一陰居尊五陽皆為所有有實也大無外也以虛含實無實非虛故有大有之象然有之所以大者由乾元而來不得其元則所有不大無亨理矣有指人所得於天之衆理理本無外而人小之非天之過也今能衆理畢具至實至虛以為應萬事之本則元與天合而亨矣

彖曰大有柔得尊位大中而上下應之曰大有其德剛健而文明應乎天而時行是以元亨

尊位大公之位須得大中之人居之離之一柔二陽輔之三乾

從之上下皆應而柔祇以大中含之是合乾健文明為一人其心一天心也其行一時行也不自知其有不自以為大是以得元而亨也

象曰火在天上大有君子以遏惡揚善順天休命

火非木火乃天地生陽之氣也陽氣極於午火臨午位時當正夏品物咸亨大有之象君子體此而知天命之皆休原是有善無惡的自人不能順天而善惡始分故必遏已之惡以止人之惡揚人之善以成已之善遏以去其本無揚以全其固有如此則天之休命人人咸若此有之所以為大也非奉行天命天討之說

過惡非有惡而後止之是絶其根芽使不作也揚善非衆著而後揚之是嘉其志趣使樂爲也

初九无交害匪咎艱則无咎象曰大有初九无交害也

初陽居下原非一無所有然其有未交交者萬事萬物之理會通一心之謂无交者學力未到涵養未熟未免於本體上尚有缺陷故害也害是有而不大然不必以此爲初咎也知有之本大不敢以始有少有自安必艱難其心以求其必交艱貞其力以俟其自交則害可去有可大矣象曰大有初九无交害者非終不交也是其初尚无交害之耳不艱則終何以交乎匪咎无咎皆策勵之詞

九二大車以載有攸往无咎象曰大車以載積中不敗也

乾爲輪又爲馬大車攸往之象九二中實待時而動如大車之載物積累於中運轉於外無所往而不利斷無覆敗之理人之所恃以往者非實有於中不足以應萬變非積之有素不足以建大中今九二中以健行自人觀之運轉無不如意而不知其攸往不敗者皆平素積中之故初以艱而无咎二以積而不敗大有根原具見於此

九三公用亨于天子小人弗克象曰公用亨于天子小人害也

三居下卦之上公侯也離柔得位天子也用亨如述職貢土之類不專指玉帛方物說舊解以不私其有爲臣道小人私其所有爲害理自可通然此卦惟初有而尚未及大至二之積中三之用亨四之匪彭皆是大有之象五能合天下之大有以爲有故六五爲大有之主今三以用亨而見其大有正是充然有餘上應天子若小有之人左支右絀便無此等景象小人害者與初之害同正是內裏不足不是說自私自利爲有害也

九四匪其彭无咎象曰匪其彭无咎明辨晳也

彭衆盛貌四當大有之時已衆盛矣而不敢自信故曰匪其彭是乾已入離視有若無視實若虛不自知其爲大有也故无咎明離之文明晳離之微光本明而辨之於晳無微不照之意天下惟大有之人即細微亦所不遺有所遺便是大有之累古人

大受小知俱是全副本領特用君子者不可從小知求之耳初之艱二之積三之亨四之辨或從大處下手或從小處留心有之所以能大者本此

六五厥孚交如威如吉象曰厥孚交如信以發志也威如之吉易而无備也

孚信也五陽孚於一陰孚其中也一陰孚於五陽中而虛也柔能孚剛是孚於人並孚於天天人交孚故有厥孚交如之象交而曰如交不足以盡之也威是孚之外見者文明剛健端然一中故曰威如如者威不足以盡之也志是上下之志惟信有以發之易平易也无備是德容自然之發不是有意修飾故吉也

象以信字解孚字以易字解威字可見大有之人祇是誠與天通與人合坦坦蕩蕩順時而行不失其本有之元善而已豈必拘位尊而後可言大有哉

上九自天祐之吉无不利象曰大有上吉自天祐也

居大有之終不言所以大有者爲何而歸功於天正朱子所謂滿而不溢也然天有天上之天有人心之天天不能盡人而祐之人則必保其天而後能應天上之天是祐之者天自天祐之者仍在已也聖人恐人以大有爲後世難逢之事故以大有上吉自天祐也示之教人從心上尋自有之天從心上求無窮之福心田一寸神明可通有處可以見大無處尤可以見大必如

此方是元字真諦方是人人能盡的道理舊解全從君臣遇合薦賢求賢上說是從文言傳尚賢二字內入想不知大有之義不止一端已也

☶☷ 艮下坤上 互坎震以艮初爲卦主

謙亨君子有終

述義曰有而不居曰謙艮內止坤外順謙之意山高而屈於地謙之象三陽爻君子也坤大終艮成終故有終慮以下人行無不達故亨

彥陵氏曰吾人托身宇宙即有蓋世功勳返之本體原不曾增加分毫祇因自家德器淺薄稍有可見便覺承載不起不知不覺炫耀出來此卦以坤地載艮山自人視之則有地有山自地視之則高山平地總祇一般謙者不惟無誇張之念真見堯舜事業如浮雲過太虛也自其行無不得處言則曰亨自有成就

結果處言則曰有終

程傳曰君子達理故樂天而不競內充故退讓而不矜

洪覺山曰乾坤以純陰純陽亢悔不可爲終而謙則有終者一陽止於坤下不盡乾坤之用其用無窮也故曰六十四卦惟謙最善

朱子曰太極中本無物若事業功勞於我何有觀天地生萬物而不言所利可見矣

象曰謙亨天道下濟而光明地道卑而上行天道虧盈而益謙地道變盈而流謙鬼神害盈而福謙人道惡盈而好謙謙尊而光卑而不可踰君子之終也

謙亨下六句釋謙之亨也艮一陽有天道之光明居下卦之內故曰下濟坤往居外故曰上行虧盈指氣運言變流指山川說驗災祥則知禍福之理稽從違則知好惡之情四者自然之道故皆曰道變與流艮坎之象鬼神坎方幽陰之象艮雖下於坤而不失其尊坤雖上於艮而不失其卑前云上行此云不可踰惟上行故無得而踰也此坤之至德傳云德言盛禮言恭非若聲音笑貌高卑俯仰之末可以不屈不亢調劑者也君子有終者以此

象曰地中有山謙君子以裒多益寡稱物平施

山在地上其根發於地中以高下下以卑蘊高謙之象也君子責已惟恐不厚待人惟恐其薄多者裒之自視不見其有餘寡者益之視人不見其不足稱物莫平於衡衡之低昂無私以其無心也君子裒所當裒益所當益多寡在物稱而施之亦無心焉是謂平施

彦陵氏曰物者人與已也乃聖人渾人已而言物蓋纔說人已便分彼此對立之形置吾身於萬物中作一例看則種種不平之念卽從此化矣曰裒曰益亦適其平而已矣非謂儆不可長而故以謙持之也

吳因之曰君子知進德修業無有底止祗覺得前邊有許大境界自已些小渾不濟事雖欲矜誇不得不止是人已上起見制縛得定

王蔡麥曰君子以善同人則賢不肖平矣以貴下人則貴賤平矣此卽是絜矩之道

初六謙謙君子用涉大川吉象曰謙謙君子卑以自牧也

初柔居下謙而又謙三稱君子此亦稱君子者能謙卽是君子大川坎象用涉者恐人以謙爲無用故特提出用字以决其涉而斷以吉牧養也卑以自養則謙之作用裕矣

六二鳴謙貞吉象曰鳴謙貞吉中心得也

柔順中正樂道人善不啻自口出也故曰鳴然不是偶然如此亦不是好名念頭故曰貞吉蓋鳴謙之人好善是其本心一遇善言善行無不獎借稱揚人徒見其和鳴之雅而不知其中之所得者大有怡然悠然之趣象故曰中心得也

九三勞謙君子有終吉象曰勞謙君子萬民服也

事功曰勞三以一剛止於上下五柔之中其功如山却又卑處地下隱伏不見施伐盡忘勞謙之象勞者勞於民也不以利祿縈心不爲功名起見其愈尊愈卑不敢自逸者正爲民恤民隱不遑自安耳故勞於內則天地鬼神極於幽明無非爲斯人定好惡之準勞於外則坤地艮山長於跋涉無非爲斯人平多寡之施其始如是其終亦如是此君子所以有終而萬民俱被其澤理本宜爾非專爲有終而後謙也

述義曰主柔臣剛功名太盛艮體能止互震知懼故辭其勞而不居象之君子有終三當之矣

六四无不利撝謙象曰无不利撝謙不違則也

四以重柔居艮止之上坤順之下上无不利下亦無不利時位如此正可坦然自處然柔而得正上而能下其由中達外者將有不敢即安之意故容貌辭氣間恭順可挹坤以順爲則无不利矣而猶能撝謙象故曰不違則也舊解作撝謙无不利撝與麾同又作揮意可參看

六五不富以其鄰利用侵伐无不利象曰利用侵伐征不服也

陰虛爲不富對陽實爲富言之此爻不富六五中虛也不富即

是謙而不言謙者忘於謙也即謙名亦不肯受所以爲謙之至也既不自以爲富則衆必順之不富以其鄰之象侵伐用三也互震爲長子丈人也利用侵伐之象以謙順之主而能用衆則萬民同仇安往而不利哉前言用涉此言利用謙之用即謙之亨也征不服正爲萬民起見非耀武之謂

胡雲峯曰謙之一字自禹征有苗伯益發之六五一爻不言謙而曰利用侵伐正相發也

陸北沙曰周禮大司馬以九伐正邦國賊賢害民則伐之負固不服則侵之所侵伐皆驕逆正哀益之大端天道地道人道所必然也

上六鳴謙利用行師征邑國象曰鳴謙志未得也可用行師征邑國也

凡物不得其平則鳴邑國坤象也上居順極爲衆所歸而有不服故利於行師不得已而用之所以鳴也鳴是告諭不從聲罪致討之意蓋君子之志本欲合天下以成其謙今乃至於行師則其志未得可知但六五君位侵伐及於天下上臣位所征止於邑國不得已而後行但可已而即已正可藉此以見其謙也

述義曰豫利行師用其順而動也謙利行師用其順而止也五言侵伐侵之望其服也侵而不服則利用伐故曰征不服也上言行師不欲行也至不得已而行故象詞易利字爲可字言行

師雖利實可行則行也總是謙字中斟酌出來

☷坤下☳震上 互艮坎以震初爲卦主

豫、利建侯行師

豫和也。以一人言之心與理合則和。以天下言之。下與上應則和。然靜時難見。必於動時見之。故利建侯行師也。坤爲國。震主器。其侯也。坤爲衆。震長子。其師也。順時以建之。理當建也。順時以行之。理當行也。利於建。利於行。則豫也。

張彥陵曰。豫樂以天下也。人心和樂。須得中和之主。霸者驩虞。似之而非。

彖曰豫剛應而志行順以動豫豫順以動故天地如之而況建侯行師乎天地以順動故日月不過而四時不忒聖人以順動則刑罰清而民服豫之時義大矣哉

一剛爲主。五柔應之。其志得行。又以坤遇震。內順外動。動無不順。皆有豫象。順以動。豫。順動而後豫也。豫順以動。豫而後能順動也。天地與人本是息息相通。人能動與理合。卽天地亦順人而行。如之者。如其順以動也。不言人如天地而曰天地如之。人之動。不順天地。監之。人之動順天地。隨之。中庸言中和位育。胥根於喜怒哀樂將發未發之際。人之動。豈不大可畏哉。豫卦內言刑罰者。民之不和不樂。惟刑罰爲甚。故刑罰清而民服。其流清其源必清。不是專在刑罰上見順動也。時義句。是詠歎之詞。教人玩味的意思。

吳因之曰。順動。動字不但動之禮樂刑政。卽獨知萌動。皆是。人之一身。觸頭則尾應。觸手則足應。一體受病。渾身不樂。何也。其血脈貫也。宇宙間只一箇太極。天地與我。都從這裏出來。一根一派。畫爲三才。與人身百骸。總屬一脈。何異。然則人一呼一吸一喘一息。如何不與天地相呼應。故匹婦含冤。三年不雨。一夫懷怨。六月飛霜。人哀亦哀。人怒亦怒。哀怒如此。喜樂可知。齊民如此。君子可知。故其順其逆。無不如之。此係實事。非獨論理

潤言曰。頤大過解革止言時。坎與睽蹇則言時用。豫隨姤旅則言時義者何。蓋時各有用。時各有義。畢言時而義與用兼之矣。坎與睽蹇。人或見爲難處。將退阻不能究其用。而不知其爲用甚大。何可阻也。故特揭用以該義。至豫隨姤旅。人或以爲事之適遭。時之偶值。不能思其義之所在。而泛然應之。不知無義則無時。何可不深思之也。故特揭義以該用。用廣而顯。義隱而微。包裹總在時字內。

象曰雷出地奮豫先王以作樂崇德殷薦之上帝以配祖考

雷在地中。陽氣潛藏。藏久而奮。品物咸亨。豫之象也。故樂由陽來。先王作之。以象震雷太和之氣。德以樂彰。先王崇之。以象坤厚積累之功。殷盛也。薦之上帝。與天地合德也。以配祖考。與祖考合德也。德崇如此。正所謂合萬國之豫以爲豫而樂之通乎神明者可想見已。

程子曰、萬物本乎天人本乎祖故冬至祭天於圜丘以祖配之
以冬至氣之始尊尊也萬物成形於帝人成形於父故季秋享
帝於明堂以父配之以季秋成物之府親親也姚承菴曰、總是
感格天地祖考之心以和洽四方億兆之心所以爲豫
經緯曰、雷地天地之交故調和諧合而樂與樂由陽來也天澤
天地之判故高下散殊而禮制禮自陰作也履本於素素禮之
始也故著誠去僞爲其經豫止于石石樂之終也故窮本知變
爲其情

初六鳴豫凶象曰初六鳴豫志窮凶也

凡陰以陽爲主純陰尤然是卦四爲豫主五陰皆由之以豫初

六陰柔不中不正本不能自豫以與四爲正應始能得豫乃外
借強援以誇耀於儕類之中其初如是無終可知蓋此等人憑
藉權寵得意洋洋其志不過圖自己快活乃纔有進步便張大
起來不但福逾其分並且樂反爲災何待日暮而後知其途之
必窮哉鳴卽是窮窮卽是凶不必說到不豫上去

彥陵氏曰、此小人乞憐之狀也玩志窮二字自見又曰、人能立
志則任此身所處或約或樂無所不可其見通達而無碍也小
人志在逸樂一途其途已窮敗名喪節所必至者

六二介于石不終日貞吉象曰不終日貞吉以中正也

柔順中正全體坤德介乎上下二柔之間而不爲所昵雖明知
四爲豫主本所宜從而避遠權勢祇自守其中正有屹然不動
之意互艮爲石石者靜而且堅之物其介如此故靜則生明堅
能自決不俟終日守正遠害此坤之中卽坤之貞也象故曰以
中正也

張氏曰、當豫之時初與四應三與四比惟二以中正自守無所
附麗無欲故也夫人心本靈只爲欲念未洗把本來面目都障
蔽了所以不能先覺惟淡然無欲如鏡未蒙塵水未著垢見幾
明決不終日卽是知幾

邵子曰、寶鑑造形難隱髮鸞刀迴刃豈容絲此是介石眞詮

六三盱豫悔遲有悔象曰盱豫有悔位不當也

上視曰盱三不中正而近於四不勝其垂涎之意故盱以求豫
此可恥之事宜速悔者然未豫而盱既豫必戀戀於目實戀於
心豈能如二之決故遲也不知改過貴勇見事宜先始而盱猶
有豫也繼而遲惟有悔也至有悔則悔無及矣此可爲不安其
分者戒象故曰、位不當也

彥陵氏曰、小人依附權勢以圖富貴專是仰人鼻息然其良心
不死必有一段不自安處甘心爲之而不變者勢必託言於其
事已成無可奈何耳故聖人不言凶咎第借悔之一字以動其
心而特發遲之一字以堅其速改之心夫既已悔矣倘可遲而
成其悔乎

九四由豫大有得勿疑朋盍簪象曰由豫大有得志大行也
由者豫之由也以六爻言五陰之豫皆由於四以一爻言九四
之豫實由於陽故曰由豫言所以致豫之由也大陽也震得乾
之劈初一畫故乾初曰潛乾四曰或震之初即乾初也豫之四
即乾四也一陽潛於地中蓄積久而其發必盛至震在地上則
陽氣畢出此太和生生之氣萬物羣資之以生者也故欲知致
豫之由必有得於大生廣生之理使天下人人各安其生各全
其生而後爲有本之豫不是一人獨樂之爲豫也乾四以疑字
解或字是進退未定之時此爻雷出地奮正可大行其志志者
與人同樂之志故以勿疑勗之欲樂者人心之所同與人同生

而不與人同樂非豫也朋即與我同生於天地者不專指五陰
言之簪者括髮之物本義曰簪聚也以簪括髮聚於一處也以
一人之豫散爲天下之豫即以天下之豫合爲一人之豫此朋
之所以合簪而志之所以大行也
得以理言得諸心也行以事言行其志也非有得不能大行非
大行亦不可謂得大之所以爲卦主者在此
六五貞疾恆不死象曰六五貞疾乘剛也恆不死中未亡也
六五居尊宜豫者也然陰柔不能自克以豫爲豫而貞守之一
若可以常豫者然不知彼所謂豫全是錮疾知豫即是疾則其
人必尚有危懼之意蓋六五之疾由樂而得樂愈極則病愈深

豈有不死之理惟於沉痾時猛然醒悟知豫之可以死人凡平
日快心之處都是致死之由無欲之謂剛乘是凌滅的意思以
人生行樂原不在有欲無欲也一旦病勢漸加艮心未死從一
念憂懼中常常持之方知有欲之可以速死而無欲之可以回
生也中之不可亡也如是
上六冥豫成有渝无咎象曰冥豫在上何可長也
述義曰陰終而迷故冥動極而變故渝上處豫終沉溺於豫迷
而不返故曰冥豫幸居震體動而能變一日悔悟盡反其所爲
是疾雖成而有渝也何可長即是宜變之意初鳴即凶遏其惡
於始也上渝无咎開其善於終也

趙胥山曰造化之理有坤之致養而後萬物出乎震故四時之
序秋收春發收正豫爲發之地也日月之行晝明夜晦晦正豫
爲明之地也故由豫先而後暇豫而後悅豫學問事業所以凡
事豫則立而歸之至誠曰知幾其神曰動之微曰吉之先見皆
豫先之義也而暇豫悅豫二義亦寓其中
胡雲峯曰初六上六逸豫也六二幾先之豫也六三猶豫也九
四和豫也六五弗豫也合而言之人事不可不豫人心不可有
豫
趙氏胡氏兩段意可參看然本卦却以和豫爲主蓋豫者樂以
天下之謂初之鳴三之盱五之疾上之冥俱在自己逸樂一邊

故多戒詞二之介有守道之貞雖未能同樂於人以在下位故吉惟四得豫之本極豫之量在上位者理應如是故象之天地萬民象之上帝祖考皆從動處言豫而其實順理便是豫原不必拘定上位而後能豫也聖人所以大其時義者爲此

䷐ 震下兌上　互艮巽以兌中爲卦主

隨元亨利貞无咎

隨從也是卦內動外悅陽爲主而陰從之爲隨陽爲主而下於陰亦爲隨隨以善爲歸以時爲義故必兼此四德而後能无咎也

述義曰元亨本仁以行之也利貞度義以處之也以大公之心通物以至正之道守己則動而順理悅而不私無詭隨之咎矣

又曰震初乾始故元亨兌上坤終故利貞

張惟甫曰隨者隨時圓轉變易以從道也凡有途轍可尋繩墨可守其避咎猶易隨則無方無所無形無跡無首無尾無可依

傍無可率循自非心體虛明道理爛熟神機妙用則自以爲時而不覺入於無忌憚矣是隨易與咎鄰故必元亨利貞而後无咎

象抄曰前此皆男女分用事此二卦始男女合隨自否上來爲初蠱自泰初往爲上故邵子曰泰到盛時方是蠱否從傾處即成隨隨蠱泰否之初變也

彖曰隨剛來而下柔動而說隨大亨貞无咎而天下隨時隨時之義大矣哉

卦體震剛來居於內而下於兌柔之下卦德下動上說動必以說行之皆有隨意大元也大亨貞无咎非隨時者不能隨時者

義之所在當其可之謂也不言君子隨時而言天下人人皆當隨時也君子動與義合其隨時也無心常人則動必合義其隨時也用審大其義正是教善隨的意思

張彥陵曰隨有四德而聖人置利於不言以見大亨處原是貞不是以貞爲利而後可无咎也隨必軌乎貞而後顯貞必因乎時而後神時必託乎天下而後妙其用於不窮

象曰澤中有雷隨君子以嚮晦入宴息

述義曰雷發聲於春收聲於秋兑正秋時雷藏於澤故曰澤中有雷水動而常流澤水止而不流雷動而有聲澤雷靜而無聲以雷之動隨澤而靜故爲隨君子法之以嚮晦入宴息動靜隨

時也天心震動之生機涵於雷人心震動之生機涵於息是故以形息者聖愚所同以心息者君子所獨也震東方日出暘谷之鄉兑西方日入昧谷之鄉由震趨兑嚮晦之象互巽爲入互艮止爲宴息

凡人之心日間多紛入夜便靜是心爲官骸所役世俗所擾雖夜間亦魂夢不安此習染日久物蔽太深所謂湛然虛明之本體不過幾希之存故孟子言平旦之氣自宴息以至平旦方有一點生機出來若君子心本有主雖動亦靜何必宴息而後見其清澄乎不知君子學力於動時觀其措置實於靜時養其端倪端倪非人所得見而於獨知獨覺時見之不從此下手而漫言退藏言鎮定皆是意氣上作用此君子隨時宴息之義也

張彥陵曰雷藏澤中隨時而蟄不輕洩其元氣所以養來春生發之力君子息必於晦從闇然處用功養未發之中也息者自心也心自有息息必歸心綿綿若存爲天地根外若滅息中則生息息之爲理微矣

袁了凡曰宴息從洗心藏密來放下身心安閒自在者宴也萬緣俱息一念不生者息也又曰雷藏於澤爲隨雷入於地爲復嚮晦入息所以養陰也至日閉關所以養陽也一身之夜氣培於息天地之元氣培於閉

馬含英曰孟子求放心只在存夜氣存夜氣只在求於心一也

吾人旦晝所爲不但牿艮心亦且耗眞氣七情六欲勞勞擾擾起心發念視聽言動無適非滲洩之端艮心處處隨之而徃眞氣處處隨之而散有散無聚有徃無來則性命之根漸脫矣惟昏夜之際情欲歸空心念止所徃者漸來散者漸聚此正復初子半之候見天地心之時也苟能一念靜存則眞氣立收艮心立復時時自强不息時時嚮晦入宴息而已矣

易或曰息者生生之機也時不能有明無晦人不能有作無息故晦者用晦爲明時之息機也藏寂待感君子之隨時以順其息機也然則息者不息之息所謂通乎晝夜之道而知者也

初九官有渝貞吉出門交有功象曰官有渝從正吉也出門交有

功不失也

震陽爲內主心之官也不自主而從人是官有渝也渝變也陽之動也初與二三同爲震體上交二三是其常也今不隨同體之柔而上應巽體之剛是不從欲而從理變而不失其正也故吉同人之初以二爲門此以二三爲門有渝則能出剛動與剛說合而成交人己兩益故曰有功人心之變原有理欲兩途不患其渝特患其渝而不貞則不善變矣今初上交於四是從正也初剛本正所從又正象故曰不失也

易臆曰本義以有所偏主而變其常非也境不礙心只怕心礙境耳剖破藩籬卽爲大家不但無害抑且有功

孟子謂心之官則思不思則失其官官固以思爲主也然思之最可怕者爲其邪也故聖人於詩常以思無邪括之無邪則正矣易之言有渝又曰從正卽是此意

六二係小子失丈夫象曰係小子弗兼與也

述義曰以剛從人謂之隨以柔從人謂之係隨則公故無失係則私故有係必有失也陽大陰小故陽爻爲丈夫陰爻爲小子二柔而有私舍初陽而上從三陰是係小子失丈夫也書曰違耆德比頑童此爻似之矣

係是因依附麗之意係已非隨而所係又非其人則正人雖招亦不來矣是人失丈夫非丈夫有意拒絕之也且小子本無知識我不係之小子豈能係我我係之則必與之與是親密的意親密在此則所失在彼象故曰弗兼與也

六三係丈夫失小子隨有求得利居貞象曰係丈夫志舍下也

述義曰卦之諸爻比而上從故二係三三係四也震動故求得艮止故居貞三與四比上係四陽則下失二陰是係丈夫失小子也係所當係卽是隨四得位而三隨故有求必得然人之處世品莫卑於有求禍每伏於所得故勸以居貞不求名利以正自守則品高而害遠其無求卽利也無求亦無得而以爲利者不以利爲利以義爲利也

下二也柔以隨剛爲正既隨剛斷不能隨柔象故曰志舍下也

九四隨有獲貞凶有孚在道以明何咎象曰隨有獲其義凶也有孚在道明功也

述義曰四近五故隨之陽實故有孚艮輝光故明也兌體互巽是順巽以隨君而君說之故有獲也有獲人之所慕然以隨而獲不可爲常貞固守此有將順而無匡拂終必凶矣非隨之咎其所以隨者非也夫人臣隨君心必有孚以誠相通而非希寵事必在道以正相得而非迎合如此則深明隨之時義矣故隨一也而誠僞義利之介甚微不可不明辨而愼行之也

或問人臣事君必獲上而後能治民故論語之信而後諫孟子之不得於君原未嘗以有獲爲罪也且有獲與三之求得不同

求得非貞豈有獲亦非貞而凶之何也不知聖賢所謂獲者原為行道計耳獲之有在臣而實在君道之行在君而實在己己所信者在道則獲非徒獲是我有孚於君也己所隨者在獲則獲為徒獲是我僅有獲於君也雖其獲與名利不同原不可謂之不貞而揆之以道事君之義必有負國負民之凶此無他道上未能自信而急急焉先求信於君胥昧之咎其何能辭是故大臣事君亦無不願獲於君但獲不獲聽之於君而其所堪自信以信於君者刻刻以在道為念凡福國利民之猷俱看得分分明明鑿然可見諸施行獲則與道俱行不獲則與道俱止以此從君何咎之有象曰明功以明而有功也不是空空以有獲為隨也

吳因之曰常人事君無可自信便有許多術數出來或巧媚君心或藉援左右或暴白心跡以自明聖人一切不用所用以自盡者止有孚在道而已

九五孚于嘉吉象曰孚于嘉吉位正中也

述義曰五為君位其隨更難自以為是則不能盡物之議中無所主則或至受人之欺故欲其孚嘉廓然大公一無所係但擇善而從之隨善非隨人也故吉此人君之隨道也

嘉美也加也是美上加美之意乾卦亨者嘉之會必衆美畢會而後可言嘉也隨以從善為主而五尤正中正則不偏中則不

倚集天下之善以為善並集古今之善以為善而孚信之則衆美所萃無非羣善之精華矣吉何如之

上六拘係之乃從維之王用亨于西山象曰拘係之上窮也

處卦之終為兌之主以柔隨人上無可從安心從五其誠意固結有拘係不離之意以五之能孚于嘉也維持也王指五也西山兌方也夫君臣之義臣擇君君亦擇臣天下至大豈無懷才抱德欲自效於明時特以為上者不善用之偏疑則善類不得盡其長偏任則善類無以裁其過此人材敗壞後世所以少明良之會也今上六遇孚嘉之主傾心相投而王乃從而維之其中保全之法造就之方無不曲加維持使人人樂為之用而王亦得收忠盡之益亨通也用亨于西山者用其誠以通於神明因其材以酌其用也可見人主用賢原有多少作用在內此嘉所由集而孚嘉所由來歟象之上窮窮極也至誠到極處無可復加故拘係於五以成其隨隨不可以一端盡也

陸庸成曰隨備四德而貞為要故曰大亨貞爻亦首貞吉焉蠱只言元亨利而不言貞且爻又云不可貞何也隨無故也無故而動說則必言貞以防之蠱則飭也當飭而巽止則聖人欲激之使幹不復言貞以阻之

☶☴ 巽下艮上 互兌震以巽初艮中為卦主

蠱元亨利涉大川先甲三日後甲三日

蠱入物中曰蠱又治蠱曰蠱如治亂曰亂治荒曰荒之類故蠱為有事也治蠱之道在於元亨元者蠱未盡而中有本故蠱可治也然有蠱而始治之其險可知以身涉險必須勇往小心方能有濟蓋其卦艮上巽下下卑巽而上苟止所以成蠱本義曰甲日之始事之端也先甲三日辛也後甲三日丁也前事過中而將壞則可自新以為後事之端而不使至於大壞後事方始而尚新然更當致其丁甯之意以監其事前之失而不使至於速壞聖人之戒深矣

述義曰卦自泰變乾變巽而弱坤變艮而止不能事事故泰壞而成蠱今欲治之必反其道巽復乾艮綜震故元亨用乾也健以起其弱也利涉大川用震也動以振其止也先甲後甲兼用乾震也甲乾也乾納甲也先甲三日先乾三卦也先乾三卦為震後乾三卦為艮艮陽終則震陽始乾行不息也任天下之事者用震動以符乾行盡變巽止之習則永無蠱矣

蘇子瞻曰蠱之與巽一也而巽不為蠱者有九五以幹之而蠱無是也蓋陽生於子盡於巳陰生於午盡於亥陽為君子為治陰為小人為亂甲庚之先後陰陽相反先甲三日子戌申也申盡巳而陽盈矣盈將生陰治將生亂故受之以後甲後甲三日午寅辰也寅盡於亥然後陰極而陽生勢窮而後變故曰終則有始天行也若夫庚之所後甲之所先也故先庚三日盡於亥後庚三日盡於巳先陰而後陽先亂而後治故曰无初有終而特發其旨於九五爻此天人所由分也

易或曰甲者震也卦位震居東方艮居東北巽居東南艮之三爻先甲三日也巽之三爻後甲三日也十干之中惟稱甲者甲為十干之首蠱是造事之端舉初而明始事也先之云者終艮後之云者始巽也震甲由巽而離坤兌乾坎以終乎艮豈非天行之終而甲即為之始以接夫巽豈非天行之終而復始乎天行自然之數即人事當然之理雜卦傳曰蠱則飭也飭者因其

故而飭之因其終而始之也所以往有事所以蠱元亨而天下治也震之甲乾之元也乾元者始而亨坤元順承天而時行震甲無時不流行於天地之間即乾元無時不流行於天地之間也巽坤柔之始艮乾剛之終蠱遂得乾坤二元又先後而為六十之甲也又曰乾上坤下則否是為父母之蠱故用幹

按朱子本義以甲為始以辛丁取自新丁甯之意述義以乾為甲先甲三日為震後甲三日為艮此先天方位以卦中互震故也蘇子以先甲三日為子戌申後甲三日為午辰寅取陽生盡於巳陰生盡於亥之義以釋彖傳天行終始而甲則無着矣易或以震為甲亦是釋天行終始而先甲二句則分本卦六爻配

之是後天八用之方位理皆可通然以乾爲甲元字方有着落泰變成蠱尤以述義爲正故全錄之以備參考可也

劉石閭曰凡物末存而本撥與外完而中潰者皆謂之蠱巽陰初潰艮陽幾剝故巽有潰義艮有剝義合艮與巽爲蠱故左氏取女惑男風落山也其不至於盡潰盡剝者則不食之碩果所以爲復爲元亨也故以柔則取蠱象以剛上則不食之果無初有終知其不以蠱終也且剛之爲道來以成德往以成務剛來則隨剛往則幹其時則蠱其德則幹如晦之必明冬之必春元亨之義孰大於是

彖曰蠱剛上而柔下巽而止蠱蠱元亨而天下治也利涉大川往有事也先甲三日後甲三日終則有始天行也

艮剛居上巽柔居下柔之所以能克剛者以巽而入止乎其中故成蠱治蠱之道從其本有未盡處下手則元亨而天下治不至於蠱矣然必利涉大川以剛往而有事有事者經營之意終則有始天行六字是以人事乘天運不是聽其自然之謂天運從人事見也

吳因之曰先甲後甲雖云人事然終則有始理勢自然就是天意也正要如此做只爲天不能自做而特假手於人人做便是天做人事所在卽天運所在不盡人事便是違天行矣

象曰山下有風蠱君子以振民育德

述義曰風之在天上與地上水上者皆行而無阻山下有風則爲山所阻旋轉而不暢蟲者風之族也故風字從虫風鬱則山木滯涵而蠱生蠱之象也

易或曰山下有風非行上之風巽東南乃從下回陽之風巽風一鼓滿山林盡是生意此乾元之始而亨者也按二解雖有不同然風自東南則除舊生新萬物皆有向榮之意故象取振取育振之正所以育之也

萬尚烈曰蒙之育德育己之德也蠱之育德育民之德也育己之德止須靜深沉毅之力育民之德必待鼓舞振作之功故蒙曰果行育德蠱曰振民育德

陸北沙曰風自下而上者生物者也自高而下者殺物者也夫殞其舊新者繼而生矣君子於民有舊染之汚振而落之以育養其新德也

述義曰蠱之時百廢未舉而獨先民德聖人施爲氣象亦可見矣

初六幹父之蠱有子考无咎厲終吉象曰幹父之蠱意承考也

六居巽初是具乾父之體而得坤母之柔父有蠱而子幹之非克自樹立者不能然卦之所以爲巽者全在初之一柔卽用其柔而巽順以幹之凡事總有子承當吾考本无咎也考成德之稱自人視之是其父之蠱也自子視之父有成德卽有咎亦是

人子之咎考无咎者時勢所廹不得以此爲考咎也如此用心其厲可知厲者乾惕之意不使其父有蠱名並不欲已有幹名自始至終總是委曲彌縫不用剛而用柔故吉也意子意也不以爲已意而曰承考之意猶云父爲時勢所廹意常不安今我之惕厲全是繼父之志父有意而子承之遑言幹哉然而其心苦矣

述義曰後天之卦艮巽與乾坤易位是父母老而子用事故諸爻皆幹蠱也初柔而能幹者蠱未深也意可參看

九二幹母之蠱不可貞象曰幹母之蠱得中道也

九二居巽之中是有乾父之剛而當坤母之位然坤以貞爲中

乾以元爲中使幹母之蠱不用乾元以調濟之而專用坤貞以承順之則事之廢弛者不能立心之頹敗者不能振名雖從母實已背父是欲幹而不得其道者也惟知其不可貞而兼用乾元以幹之則得其中矣中無定在以道爲歸當貞而貞中也不可貞而貞便不是中非中無以見道非道亦無以爲中也

季彭山曰貞者德之收斂而無爲者也與元亨不同九二陽剛得中元亨有爲之德也不可斂於無爲故曰不可貞不可貞則當用元亨矣

九三幹父之蠱小有悔无大咎象曰幹父之蠱終无咎也

述義曰重剛不中更張無漸未免顯親之過故小有悔然終能幹之自无大咎

爻曰无大咎象曰終无咎嘉其能幹也

程敬承曰蠱之時聖人只是要人去幹能幹雖小悔亦無妨斷不可以自退爻勉之而象則深與之聖人於蹇二言終无尤所以作天下之忠於蠱三言終无咎所以作天下之孝

六四裕父之蠱往見吝象曰裕父之蠱往未得也

述義曰重柔不中憚於改作其蠱愈多是不幹而反裕之也其裕之也必藉口於不顯親過而不知往而有事則已壞之緒觸處呈露無往而不見吝也所謂欲盖彌彰者乎君子觀象玩詞甯爲三之悔無爲四之吝

六五幹父之蠱用譽象曰幹父用譽承以德也

述義曰以柔居剛又能得中故其幹蠱也張弛得宜急徐合度不露更張之迹惟見繼述之善其父不惟无咎且用此以有譽矣補其過而不失其名子之於父臣之於君皆當如是

鄭孩如曰子有幹父之名則過歸於親矣幹蠱而親不失其令名此用譽也然既蠱矣何德之可承不曰承敝而曰承德若不知其爲蠱然者

上九不事王侯高尚其事象曰不事王侯志可則也

述義曰五居尊位有王侯象上在其上故不事當有事之時家事責之子國事責之臣上高無位身在事外故王侯之事有

不事者焉夫其不爲王侯之事者有更高於王侯之事者也天下之蠱有事蠱有心蠱事蠱在一時心蠱在萬世上以事外之身抱道而處高風介節立懦廉頑不治事蠱而治心蠱不治一時之蠱而治萬世之蠱是人以事爲事上以不事爲其事也不事之事更高於事其尚之也宜哉

有王侯之位而不事事此天下所以蠱也無王侯之位卽不以王侯之事爲事其事必更有大焉者矣象曰志可則其志卽其事不是以無事爲高也下在事中得巽之用以幹蠱父事皆其事也上在事外體艮之止而高尚以不事爲事也志卽孟子尚志之志不是避世一流

張雨若曰蠱之時不患無事功之人第事功習盛人多苟且以投功名此風漸不可長上以不事自高欲以節預救其壞也豈獨淸風高節足以廉頑起懦哉

䷒ 兌下坤上 互震坤以兌中坤中爲卦主

臨元亨利貞至于八月有凶

臨莅也上莅下尊莅卑之詞是卦以兌遇坤二陽在內統御羣陰得其說順有臨道焉然陽少陰多又有臨危之象故必全具四德方不愧這箇臨字元亨者仁無不長利貞者義無不和內通民隱外順民情如此存心行事此萬民所以順一人一人所以說萬民也若祇以勢位臨之智術臨之則其臨愈高其臨愈危危而後懼懼已晚矣故聖人以八月有凶警之臨二陽之卦於時爲十二月自復之一陽歷臨泰大壯夬乾姤以至於遯是謂八月遯二陰之卦也去臨倘遠而預知其至且預知其凶凶

者二陰長則二陽必消不待八月而後知其有也臨之者宜如何愼始以圖其終哉

胡雲峯曰八月有三說臨觀反對觀八月卦一說也歷臨六位至遯初二二陰凡八位八於數爲陰於象爲月歷剥六爻至復初一陽凡七位七於數爲陽於象爲日二也復下震震少陽七位於東爲日出之方臨下兌兌少陰八位於西爲月出之方三也按此三說以朱子本義爲正自復之一陽至遯其數八故爲八月與自臨至觀實爲八月之卦者不同又按以卦配月之說臨十二月泰卽正月之卦此二陽益一而三也臨之後卽可至泰而彖不言泰反說至八月之遯陽長固是天下之福而陰長

實是聖人之憂於將泰未泰之先不敢必陽之必長而不消卽不敢必陰之必消而不長故泰之卽至者全不作是想遯之未至者刻不去諸懷此禍福倚伏之機全在臨時爭鬭奪隘得其道則泰來不得其道則遯至若恃有二陽以爲此浸長之時而不知遯之二陰已據其位求爲復不可得遑言泰哉

彖曰臨剛浸而長說而順剛中而應大亨以正天之道也至于八月有凶消不久也

剛浸而長是由復之一陽浸長爲二陽浸有漸漬之意不是容易長的有喜詞危詞二意在內必說而後順必剛中而後應必大亨而兼以正天道卽天運雖是氣數如此然全仗人事以維

持之消不久者方長而言消且言不久警之也不知警則天運不可恃矣按是卦兌之三爲說主說是兌德然說在民則順之根必說而後能順也說在上則臨之似卽說而民不順也觀三爻甘臨二字可見

吳因之曰自復至遯是八箇月如此未見消之爲不久也惟其眼前是兌而非泰所以卽長卽消而三爻曰无攸利可見處將盛時有說意便是消局故聖人先戒之以凶又敎之以憂

象曰澤上有地臨君子以敎思无窮容保民無疆

澤無不潤地無不包澤上有地則其氣潪通其功莫外毫無高下之隔故有臨象君子體此而知民之大可敎也敎以學爲歸

形質雖異而性不異君子以思之者遍之文敎則考諸道詩書禮樂非具文德敎則本諸身格致誠正皆實德敎無窮而思亦無窮也又知民之未盡保也保以養爲事貧富雖殊而情不殊君子以容之者體之保其始則產宜制田里樹畜定爲經保其終則財易耗食寡用舒準諸道容无疆而保亦无疆也无窮象澤之深无疆象地之厚非元亨利貞不能有此運量非敎思容保亦不知其无窮无疆也臨之不易言也如是

思是無微不入雖敎法極其詳盡而欲敎之心總覺尙有未盡也故曰无窮容是無人不懷雖抱保極其周摯而欲保之心總覺尙有未周也故曰无疆此天地父母之量事愈實心愈虛保

泰於未來之先徵遯於丑月之候臨之所以爲臨也

初九咸臨貞吉象曰咸臨貞吉志行正也

咸感也初陽在下臨人最難然初得乾剛能以正感不苟爲悅人自信從是其貞也故吉志行正者不以位臨而以志臨其志正則行無不正不是空以志爲咸也

泰卦乾在坤下似乎倒置以氣交也臨卦二陽在下似乎非臨以志通也看初二二爻可見人人有臨下之責不必盡在上位而後可言臨也

九二咸臨吉无不利象曰咸臨吉无不利未順命也

述義曰二初同德故亦咸臨而有不同者初以正感二以中感

也民受天地之中以生以中相感人無不應故吉執其中以用於民則无不利矣不言貞者中無不正也觀上二陽中正以觀天下臨下二陽中正以感天下位異而道同也

二以中臨理無不順然民情最難說順或內說而外未必說或外順而內未必順若自恃已无不利則其心已滿其感必偏故惟建中於民始愈深一夫不獲之懼未順命者亦堯舜猶病之心也

劉石閭曰咸者陽之盛德也陰陽亢則有不咸故乾曰咸甯坤曰咸亨咸臨之道下而已矣惟下故遂入谿谷淵泉不足喻其深惟下故旁周垓埏濱渤不足喻其普天地之化育聖人之經

綸皆此又曰臨自上下下之象也故大雅云臨下有赫非自上下不成臨非下之至亦不成臨今地已下矣而澤復下之二陽之責降於淵泉故謂之臨復德之盛泰道之光君子於此可黙識矣故初二皆係曰咸咸者深感而普之義陽道以下為正以深潛藏用為貞以下為志謂之正志以下為行謂之正行

易簡錄曰咸無心也二陽在上無為而天下化所以為觀二陽在下無為而天下應所以為咸

六三甘臨无攸利既憂之无咎象曰甘臨位不當也既憂之咎不長也

述義曰三當兌口以言說人故曰甘互震知懼故憂也柔不中

正逼近二陽德不及而位過焉憂其不服也然以甘說人何利之有若勉德以實其言尙可无咎善善欲長之意

凡德不足而位過其分者其始亦未必無憂懼之意至別無可恃而取途於甘則以下民為可欺或可藉此以遂吾欲耳然民雖至愚非言語所能誆騙已欲說人而人不說已則利在何處告且滋深可憂乎不可憂乎若能及早回頭憂其不當去其作偽心勞之苦自無負乘寇至之憂象故曰咎不長也

六四至臨无咎象曰至臨无咎位當也

六四已入順體而才柔弱故以至為臨至周也到也凡職所當為分所宜為事事必要躬親不敢稍涉大意此細密謹愼一流

人如行路然順途走去其中山川景物無不周知雖近於勞苦然必至其處而後已如此則無素餐之咎而稱位矣

六四知臨大君之宜吉象曰大君之宜行中之謂也

述義曰五以柔中下應剛中知其賢而任之是不自用而取諸人也明目達聰合天下之智以為智乃大智也大君之宜莫先於此所謂聰明睿知足以有臨者歟

行對知言君無職以知人善任為職此大君之體宜爾也然知之而不行之則失其剛中亦不可以言柔中矣故善知人者尤以能行為主知行合一方得其中之謂者正為宜字下註腳也

上六敦臨吉无咎象曰敦臨之吉志在內也

敦厚也以厚爲臨則居心行事處處皆樸實篤摯毫無刻深之意此等人往往木訥外面似無可觀然國脉民生終必賴之歷觀史策所稱社稷之臣不取才辨而常用渾樸老成之人蓋其人天眞未鑿渾是一團元氣收斂在內不肯輕自發洩故可以定大難決大疑而外無張皇之迹象故曰志在內也曰吉又曰无咎者吉是厚德載福自有天然之吉无咎是爲用人者說法見敦臨者志全在內不可以外邊木訥而輕棄之也

刎于氏曰兌終爲說甘臨者小人之事坤終爲厚敦臨者君子之德

☷坤下
☴巽上　互坤艮以巽中爲卦主

觀盥而不薦有孚顒若

心靜神閒德足道盛望之即化之謂觀盥以潔薦以味孚信也顒誠敬之貌是卦九五居上四陰仰之卦象疊艮門闕重複有宮廟之象艮手巽潔故爲盥艮止故不薦也

述義曰二陽在上建中表正四陰仰而望之故曰觀下之觀上不觀貌而觀心故上之示下不亦迹而以神如宗廟之中盥而未薦黙然無爲而誠敬所孚人皆顒望亦不自知其所以然也中庸曰君子不動而敬不言而信又曰篤恭而天下平此之謂也

郝京山曰按禮器諸侯相朝灌用鬱鬯無籩豆之薦周禮大宗伯之職大賓客則攝而贊祼祼與灌同諸侯朝於天子始至天子使大宗伯祼以鬯酒無籩豆一獻而罷禮至無文也鄭康成謂諸侯貢士於天子大夫貢士於其君皆以此禮賓士然考諸周禮有賓興之文無飲酒之禮儀禮有鄉飲禮無賓興之文鄭以鄉飲即賓興無據以盥不薦爲賓興以爻辭云觀光用賓也不知惟祼無薦惟鬯稱祼惟天子有鬯諸侯錫鬯乃有不錫則資鬯於天子若諸侯於大夫賓興安所得鬯徧及無爵之士乎爻辭觀光亦以天子賓諸侯爲象王者賓萬國惟諸侯稱大賓客小雅蓼蕭既見君子爲龍爲光是也士與自鄉可稱賓至天

子所未可遂用賓觧易者襲康成之訛而王弼又以爲祭祀
夫祭祀而祼豈有不薦者乎按此論駁賓與之說是矣又駁祭
祀專用祼鬯無籩豆之薦以爲盥而不薦確據無論盥與祼與
易是指將祼之先盥以潔手非終不薦然盥時尚未薦也即指
祭祀有何妨礙大抵易之取象多是藉辭泥於辭句則本義不
明其實象詞原不必拘定來朝諸侯與賓與祭祀云云也
劉石閭曰自上臨下爲臨自下觀上爲觀陽來則萬物自無以
出於有故臨道顯陽往則萬物自有以歸於無故觀道微然觀
將剥之卦也剥危觀何以不言危陽一復而萬物生陰一姤而
萬物成故自復以至乾發育之門也自姤以至坤歸藏之府也

乾陽自復以至泰而德以亨自壯以至乾而功以成亨者不得
不貞成者不得不退故自姤遯否而成觀觀往則剥所以明乾
道變化不測斂其盛德孫其成功以處歸藏至陽之精無時暫
息其道然也是故感者陽之來寂者陽之往近取諸身神運而
官隨志一而氣動手舞足蹈皆震也復臨之道也其於身有不
獲其於人有不見敬於無象嚴於無形皆艮也觀剥之道也由
是觀之觀之時義可識矣
吳因之曰此八字只是觀字註脚將祭而盥時尚未薦這時節
胸中是什麽境界爲觀者其心須常是這樣光景不論內外動
靜精神愈斂愈純愈收愈潔無一息不似盥而未薦之時文王

不顯亦臨無斁亦保正是此意
彖曰大觀在上順而巽中正以觀天下觀盥而不薦有孚顒若下
觀而化也觀天之神道而四時不忒聖人以神道設教而天下服
矣
大指二陽謂之大觀者無形之觀也順者不假作爲巽者不露
形迹心能如此沈靜所以養到中正地位能中能正所以隱隱
躍躍常示人於聲臭之表舜之恭己南面文之不大聲色皆是
意也故曰中正以觀天下下觀而化者化字就在觀字內看出
上無所着意言下無所庸知識兩精相喻夫是之謂神也天之
神道不可見於四時不忒見之聖人之神道亦不可見於設教

而天下服見之神道設教以教顯神非以神爲教神從化來所
存者神故所過者化正與恩天下以神有辨
鄭申甫曰神即誠也神非廢法所恃不在法也法非自行即所
以行其神也彖曰大觀大以此也
象曰風行地上觀先王以省方觀民設教
坤爲地方象也又爲衆民象也巽爲風位居東南長養之風也
又爲申命故設教也風有八面以巽地爲善入其入也無形而
觀之有象故曰觀先王以之省方正以之觀民隨其地因其俗
察其隱通其情而教已設焉如風之鼓物而物不知此先王實
心實政無時不以民心爲心無時不以民事爲事即一省而餘

可類推矣蓋神道者君子之神德爲之而民則不知所謂神不觀民而觀神誕也以神愚民尤誕之誕也故彖曰神道象曰觀民不以風爲虛空之物而以實行地上者爲觀參而觀之聖人之用心苦矣

劉石閭曰夫子以君子之德爲風中庸曰知風之自與大風有隨義同蓋大雅見貪戾所自始而中庸重仁讓所自來也合風與化爲從欲之治合風與自爲君子之德爻中觀我生觀其生卦之盥而不薦皆以此言也知風之自則卦爻之取義躍如矣

初六童觀小人无咎君子吝象曰初六童觀小人道也

初柔居下故爲童其見不違故曰童觀以童爲觀是小人只知

有身家只知有衣食在小人固无咎也若名爲君子而亦如此則可羞吝矣易例陰爲小人陽爲君子是卦上五二陽爻皆言君子初亦曰君子者童是知識未開天真未鑿之時安於小人則小人矣勉爲君子則君子矣初爲小人而可以君子望之惟童時爲然戒之以吝以動其羞恥之心聖人固不肯以小人待之而棄之也道者是小人走熟的路徑只爲習然不察所以流爲小人教他由童時自慎其步趨也

六二闚觀利女貞象曰闚觀女貞亦可醜也

互艮爲門闔戶爲坤閉門而觀故曰闚觀柔止故女貞也君子之觀以天地民物爲一體以聖德王道爲全功若只以記誦爲學以浮沉爲用才短識淺拘於一偏凡此皆門內之見女貞之利女貞者以順爲正者也正孟子所謂妾婦與童觀俱可醜也亦字連上之詞

六三觀我生進退象曰觀我生進退未失道也

童觀闚觀所以可醜者以其所觀不在道也至觀我生則知道矣道者率性之謂我之所以爲生也曰我似涉於形骸之私曰我生則五官百體處處有個道理在內道本生也而人得之有生氣必有生理故進退皆一準諸道而我不得以意爲進退也以此爲觀則所見者大雖時時斟酌尚未可與言神化然於道則未失矣亦可謂君子之觀也六三居坤之終坤資生故言生

三動位故言進退又由坤入巽亦有進退之象

吳草廬曰生者人之神明人之所得以生者即仁體也非內心自復不能識我生非本體常惺不能觀我生道者生之理也

彥陵氏曰士君子自度生平其才德不足以大展則退而修其所以進之具焉蓋不敢苟且以赴功名之會若謂不可進則退是退爲養拙地矣豈君子所以自處者哉意可參看

六四觀國之光利用賓于王象曰觀國之光尚賓也

國坤象坤含萬物而化光四居上下之間上觀五而下觀坤五中正以觀天下其中正不可見也而其光可見光者下觀而化一國之光莫大於是故五之象曰觀我生觀民也利用賓于王

者其德可賓也天子以賓禮待之不用臣禮而用賓禮者爲民故也天子重念斯民以選賢德賢德承天子命亦以觀民爲念而近天子光焉不愧其爲賓也上下以賓相尙無非惓惓斯民之意象故曰尙賓也

九五觀我生君子无咎象曰觀我生觀民也

五爲觀主且爲下所觀必合天地萬物以爲我卽必兼中和位育以爲生不滿其量則我之缺陷必多不用其極則生之氣機未暢故必返觀內省無時不求其中無事不衷於正不專以我生爲生而必合民生以爲我生此君子所以无咎而大觀所以在上也不兼民言之孰知一夫不獲之爲君子咎哉嗚乎微矣

易因曰下之觀五者以人而五之所觀者惟我下之觀五者如神而五之觀我者卽民夫合萬民生觀我一生以我一生遍萬民生是謂大化

上九觀其生君子无咎象曰觀其生志未平也

上與五二陽同體五既以天下之生爲生上卽以五之生爲生以五之生爲觀故上有大觀之君未知其果能中正否也下有觀化之民未知其果能爭化否也以此爲觀是與五同心同德處盛明而能憂危觀之所以成觀者在此故曰君子无咎志未平者君雖堯舜而猶恐未盡其道民雖已被堯舜之澤而猶恐未得其所無窮無盡之志與天下流遍無間故其志猶未平也

卦內言君子者三初猶望詞而上五則觀主也蓋觀爲八月之卦二陽在上固可喜然陽一失道勢必成剝非君子不能成觀亦非君子不能持此大觀也觀兩陽爻皆言君子无咎則聖人所望於君子者其意抑何遠耶

易簡錄曰陽在下而成臨在上而成觀可見撐天拄地二陽也陽以生爲理天地之大德曰生生便是天之神道好生之德便是聖人神道觀光觀此觀我觀其亦觀此若捨生言觀卽觀民亦無着落況神道乎

易或曰一陰一陽之謂道生生之謂易陰陽不測之謂神爻言觀生象言神道惟其生生所以不貳而謂之道惟其生生所以

不測而謂之神道亦此生生神亦此生生此乾之大生坤之廣生太極之所以生儀生象生卦吉凶而生大業者也通乎此則易無餘蘊矣

按觀之爲卦正與大壯相對大壯四陽在下二陰在上聖人不嫌陽多正要人從陽處求壯也至觀卦四陰在下二陽在上似宜名爲小壯而必曰觀者陰不可偏盛而已至於四是聖人所甚危也蓋觀爲最險之卦以九五爲觀主四一動則爲否五一動則爲剝若專責四陰而無統率羣陰之主則進退俱是險地以陰進則剝成陰退則否成故也惟聖人深知其險而所責備者惟此在上之二陽教他一大觀之法使陽去化陰只用中正

二字便有鬼神不測之機故曰觀天之神道而四時不忒聖人以神道設教而天下服神道即是中正不專恃進退爲御陰之術也若專從進退上起見非剝即否那有下觀而化的光景統觀四陰爻初二雖曰可醜俱以君子望之三四亦皆陰爻俱以君子待之總以二陽在上操觀化之權不怕四陰盛只怕觀不大也故全卦爻詞責備二陽者獨重其詞若深幸而其意則甚危即如大壯明是陽多聖人却不嫌其多只恐其不大大則愈壯愈好觀陽少陰多聖人不怕陰多只要所觀者大即陽少亦無妨也此卦外之微意作易之苦心能知此可與言易矣

䷔ 震下離上 互艮坎以震初離中爲卦主

噬嗑亨利用獄

本義曰噬齧也嗑合也物有間者齧而合之也爲卦上下兩陽而中虛頤口之象一陽間於其中必齧之而後合故爲噬嗑有間故不通齧而合之則亨通矣又三陰三陽剛柔中半下震上離威與明合故利用獄也

彖曰頤中有物曰噬嗑噬嗑而亨剛柔分動而明雷電合而章柔得中而上行雖不當位利用獄也

頤中空虛洞達之地本無物也今既由無而有知其所以有即宜知其所以無矣有從噬來則能噬而不能嗑嗑亦從噬來則必嗑而後爲善噬此卦名噬嗑而噬嗑之所以亨也亨通也物已去而頤不傷仍還其本然而空虛洞達者如故也陽以剛爲主與柔靡者迥然不同此剛柔所以分也然一於剛則剛不可用一於靡則柔亦不可用惟用剛柔者不純用剛而用其動不用其靡而用其明明者靜虛之本體也能動而明如雷電之合而成章章者打成一片之謂電有雷以作其勢雷有電以發其光則動無不威明無不照如此則柔得中而非柔靡不可用之柔有動以合之而柔亦可以上行而有爲雖不當剛中之位然合動與明正可用以治獄象故曰利用獄也按此卦震下離上震之動在初離之明在中人人知剛之可用而不知柔亦可用

故彖傳專側到柔上去然必動明相合所以得中而上行其機全在能用原不必剛纔有用故加雖字一折歸到柔上而曰利用正為用剛柔者一與醒之耳

述義曰互坎為陷震坎艮皆木陷於三木獄象也天下之患皆生於間家國之內讒邪間之宇宙之內頑梗間之如頤中有物而不合也卦德離明而震威明以察其間之情威以除其間之弊如噬頤中之物而去之也間去則嗑嗑則亨矣讒邪去而恩誼通頑梗去而政教通故噬嗑者治天下之大用也而尤利用之以治獄凡獄皆因兩造不合而成其中必有以間之用明威以去其間則合而不爭欽恤五刑以全民命亦致治之要務也

易或曰噬嗑兼有頤象但頤之中爻為重坤重坤皆柔虛象無物噬嗑之中爻為坎艮坎艮皆剛實象有物頤中無物則嗑而不噬頤中有物則噬而後嗑是謂噬嗑噬嗑之為卦惟取噬嗑之義故雜卦傳曰噬嗑食也或因利用獄及屨校何校等字遂併中四爻皆以用刑之意牽合附會不知所謂利用獄者猶豫卦利建侯行師與諸卦中利涉大川云耳初上取象於屨校何校者亦由卦詞用獄生來若以兩爻之象概求之中四爻則鑿矣凡易惟得其象意而止有之不得減無之不得加非若他書纔有所襯貼於其間便已失象意矣

彥陵氏曰物在頤中而不噬則人身之咽喉塞矣梗在要害而不去則王者之教化塞矣刑罰所以濟德禮之窮也

按諸說皆以家國天下之有間象頤中有物故明抑用獄是藉辭而爻中不能不附會其說以搶用獄則噬嗑無可着落也不知聖人分卦之意有時專用剛如臨觀之用二陽是也有時兼用柔如噬嗑賁之用柔是也用剛則從大處言之用柔則從細處言之雜卦傳曰噬嗑食也如人之食物欲得其味必須細細咀嚼方能知之若過剛過動非但正味不出且有梗塞之虞此九四一陽所以堅實於中而為患也陽雖有用而不得其用其病只是不明之故若再一味粗猛不知兼用詳審則塞者常塞終無可通之日矣彖詞用獄及上爻何校一是詳慎求明一是

粗猛不明雖震為能噬之主而滅趾先告全是教他不輕動的意思彖傳曰剛柔分動而明便是此卦主腦不但家國天下該如此凡事無不如此而人心為甚人心本明而有物間之則滯而不通欲去其間還須動與明合則間者去而明者來矣此處用功全在詳細謹慎不得專用猛劑始得剛柔分合之義豈用獄一事遂足以盡象意哉

象曰雷電噬嗑先王以明罰勑法

噬嗑以合為義雷電以合為用然不曰電雷而曰雷電者噬之合自下而上雷之動亦自下而上不動不能合電不動不能合明也就已合者言之自宜上電而下雷就未合者言之則宜先

雷而後電故取雷電以象噬嗑正爲動而求明者說法不明不可妄動不動不能求明也明罰離象也勅法震象也先明罰而後勅法是本卦之序而其實勅法向在明罰之先仍是雷電動而求明之義罰以寬刑之用故須明法以制刑之中故須勅明罰是用獄時事勅法是用獄先事明則輕罪不得久繫勅則人知不能輕犯用獄雖利先王固不忍以用獄爲利也

薛文淸曰噬嗑賁豐旅四卦論用刑皆離火之用以是見用法貴乎明噬嗑豐以火雷雷火交互爲體威明並濟也賁旅以山火火山交互爲體明愼並用也治獄有四要公慈明剛公則不偏慈則不刻明則能照剛則能斷

易或曰豐明以動明而後動也故君子以折獄致刑噬嗑動而明動以求明也故先王以明罰勅法

初九屨校滅趾无咎象曰屨校滅趾不行也

震爲足初在下趾也震爲木校也趾之有屨所以行也今以校爲屨則校滅其趾趾不行矣而爻曰无咎者震之一卦以初爲動主志本欲行而前以艮止知四之阻於其前非去之則行不利非專用吾剛卽可以決而去之也故以不行爲行徐思所以能去之法此初與五剛柔所由分也蓋是卦初動而五明而初與五非正應知其所以分始能求其所以合初與四爲正應知四之爲梗於前始知初之滅趾於初爻曰无咎卽是不輕動的意思象曰不行卽是善動的根由非有二也

六二噬膚滅鼻无咎象曰噬膚滅鼻乘剛也

噬嗑食也故中四爻皆以食物取象膚皮肉之肉柔軟易噬互艮爲鼻鼻人生之始象九四之爲艮主也六二柔中與五爲應然有四爲梗故欲噬膚以滅之是以柔乘剛得相克之義故无告欲去梗而噬膚未及於梗也然噬膚而欲滅鼻則志在必滅也爻曰无告是嘉其志象曰乘剛是用其柔不用剛而兼用柔噬之善也舊解以剛指初二在初上故曰乘以二三之動皆初爲之也不知二三皆柔柔乘初剛於義無着且噬卽是動二三之噬皆震動爲之何必又曰乘剛故以剛指四二尙遠於四故

有噬膚之象象求明者之未近於明也蓋人之不明總是私欲間之私欲不去則明無由生故去欲卽所以求明須從要害處從容下手不是皮膚間事也膚是外面的如學問上章句人身上邊幅皆是然志在必滅不肯安於柔靡正是求明的意思故聖人亟以乘剛勗之

六三噬腊肉遇毒小吝无咎象曰遇毒位不當也

腊獸腊堅韌之肉三近於離故有腊肉之象肉久則變故有毒遇毒者見其毒之所在也二與四遠故雖噬而不見毒三與四近故一噬而卽遇毒遇之而後能得此時尙未得也故小吝而无咎位不當者專指遇毒言之三居震終故能遇而不能去三

在離下故近明而尙未明象故曰位不當也舊解以遇毒爲惜詞而不知實驚喜之詞也蓋人之有毒其受病已深習而不察則毒必滋甚惟能遇始能自惕故乍遇之而心有難安是小吝也知毒之可吝則必思所以受毒之因求所以去毒之法其法維何曰明也明不足而能去毒者未之有也

九四噬乾胏得金矢利艱貞吉象曰利艱貞吉未光也

胏肉之帶骨者胏而乾尤難噬也九四以陽剛而入離體是能噬乾胏者互坎爲矢在其中爻金也正是頤中之物九四得之以明故也然金矢在內得之不易即既得之後又要以艱貞處之方能得吉艱者危難之意貞者固守之操人之情欲生於私

心者易辨附於公義者難明此根不淨則旋得旋失而毒之潛滋暗長者又不知不覺而梗如故矣艱貞二字是爲得字下警語未光二字是爲艱貞下箴語以得不可恃明猶未中非常動不息不能合明也

六五噬乾肉得黃金貞厲无咎象曰貞厲无咎得當也

骨已去故見肉曾有毒故猶乾六五質柔故有噬乾肉之象黃中色動與明合故爲黃金是虛中無物之本體也得乎此而又能貞以守之厲以惕之自然常動常明分而能合蓋不合則金爲矢而有毒已合則金爲黃而有光動與明打成一片如雷電之合而成章矣得黃金以後猶勉以貞厲无咎者四之艱貞是病去時調理之法五之貞厲是還元後保合之功得當者人祗知柔近於靡似不如剛之可用不知用得其當柔中與剛中一般只看用之者如何耳觀彖詞雖不當位而爻象却言得當可見

上九何校滅耳象曰何校滅耳聰不明也

何與荷通離木科槁校象也施校於首故荷之坎爲耳校至滅耳其凶可知九以陽剛而居離上是自恃聰明之人不善用剛以至於此夫聰明美質也然無艱貞貞厲之心則其動必妄雖有善言亦不能入其才辨足以濟其暴戾故也迨至惡積不可掩罪大不可解勢必至於滅耳蓋即其所深恃者自作自受之

也象曰聰又曰不明者猶曰聰則由你然其如不明何哉石崇臨刑嘆曰奴輩利吾財耳是其聰也然何不散之一語則禁口而不能答其明在何處乎觀此可以戒矣

按此卦舊說俱以用獄入解理本可通惟頤中之物專言家國遺却心內一層便是無本的經濟今特爲補出見噬嗑之人人可用也是否存參

䷕ 離下艮上　互坎震以離中艮上為卦主

賁亨小利有攸往

情有文曰賁文以情生情由性出故得亨也小陰也陰能助陽則陽可用陽能止陰則陰亦可用故曰小利有攸往也

彖曰賁亨柔來而文剛故亨分剛上而文柔故小利有攸往天文也文明以止人文也觀乎天文以察時變觀乎人文以化成天下

賁之所以亨者用柔以文剛也剛性質直不事修飾往往小節多疎故必柔以文之使他順乎人情而後可亨也分剛上而文柔者柔性輭靡不知慎重往往隨俗浮沈故必剛以文之使他復其本性而後小利有攸往也文剛文柔是剛柔往來交錯成文天文也人倫庶物各止其所人文也文必適中而後無弊故觀天文以察時變隨其變以施補救之術也觀人文之貴止雖炳若日星而其中有樽節焉使文不得滅質乃以化成天下矣成者完其分之當然而不過化者順其時之自然而不知文剛是增所應有文柔是減所本無兩文字字同而義不同

李衷一曰柔來不言分離反是離中偶不動也剛上言分者震反是艮下畫奇移在上也

述義曰賁卦自泰來坤上之陰入乾中而成離柔來文剛也乾中之陽居坤上而成艮剛上文柔也柔文剛者文之以明也設誠致行而慇誼美則德盛禮恭事無不亨矣剛文柔者文之以

止也謙讓巽順止而不過則和而以禮節之小事皆利有攸往也

本義曰卦自損既濟而來

易或曰噬嗑初五是爻主賁二上是爻主噬嗑五柔來而為賁二居初三兩剛之中文在其中是以謂之賁亨噬嗑初剛上而為賁上居四五兩柔之終文成其終是以謂之小利有攸往離柔為小艮剛為大震初剛大之爻往以成止以艮之剛大止離之柔小收斂文明而不極其發外之盛是離之柔小利於艮之剛大有攸往以得其所止也諸解理俱可通其自泰來者以泰時方有文明之象故也其自損來者指下卦自既濟來者指上卦合兩卦分配六爻也惟易或跟上卦噬嗑說來尤近情事蓋噬嗑賁兩卦俱是用柔之意噬嗑是合用賁是分用象傳明說分而以剛上文柔解小利有攸往看似用剛而其實小利以柔為主也蓋賁之為卦取其文明以內卦離中為主艮之止正用以止其過文之弊故象詞專言小利其意可見

劉石閭曰以震遇離則六位皆動象故以剛柔相噬而名以艮遇離則六位皆止象故以剛柔相文而名

象曰山下有火賁君子以明庶政无敢折獄

山下有火非麗於物之火乃地中温暖之氣自下而上麗於山而止則草木咸章賁之象也君子知民之未化不在乎刑也在

庶政而已。故用其明於庶政。而不敢盡用其明於折獄。以不忍之心。成大畏之志。所謂文明以止者也。

洹詞曰。獄貴詳審而忌明察。苟恃其明察而深文緣飾。沒其情實。是之謂敢。敢則民有不得其死者矣。

鄭孩如曰。明者法火之光明。无敢者法山之愼重。

初九賁其趾舍車而徒象曰舍車而徒義弗乘也

凡卦上爲首。下爲趾。初以剛明居下。二來以車賁之。是賁其趾也。自二至四。互艮爲輿。初居坎下。道德文章足以爲華。不以富貴爲華。故有安步當車之盛德焉。舍車止也。徒欲行也。其止其行。以義爲衡。故曰弗乘。夫車服章身之具也。愛其人以及其趾。

亦是公旌之義。然二以公旌爲義。初以自守爲義。下不得乘車。便舍而弗乘。非見之極明。斷不能有此裁制也。

六二賁其須象曰賁其須與上興也

須待也。卽卬須我友之須。二以柔居中正。爲文剛之主。與初三二陽須臾不可相離。賁其所須。指二陽也。何以賁之。曰中正也。以中賁之。則剛不可過。以正賁之。則剛不至偏。此卽黃離元吉。禮教昌明。柔之來與剛之上。同其功用。足以振興天下之人心。而成文明之治。象故曰與上興也。

舊解毛在頤上曰須。三在二上。頤象。二在三下。須象。二附三而動。如須附頤而動。意亦相類。但二附三動。則三爲主。非柔來文剛也。且遠却初剛一爻。故斷以相須之須爲妥。

九三賁如濡如永貞吉象曰永貞之吉終莫之陵也

三居下卦之上。爲二所賁。漸漬既久。被其澤潤。故賁如又濡如也。九三重剛。恃剛必亢。今能濟之以柔。全得坤之永貞。永貞坤德也。離之中虛似之。陽能如此。則剛柔相須。所以得吉。終莫之陵者。潤下爲濡。踰上爲陵。陵是陽亢之氣。始雖不能自制。以賁濡而得永貞。則其終斷無此病矣。蓋三居離上。又爲互坎之中爻。火炎上。水潤下。水火既濟。坎離合德。故有此象。

汪祗之曰。聖人於文。方値其盛。卽憂其終。三終莫之陵。四終无尤。五終吉。三個終字。可見聖情。

六四賁如皤如白馬翰如匪寇婚媾象曰六四當位疑也匪寇婚媾終无尤也

四以重柔居文明之世。習慣成風。故所見所聞。無非紛華氣象。突見一淳樸之人。則驚以爲賁如皤如。白馬翰如。而疑其爲寇矣。皤。人之白也。翰。馬之白也。其人爲誰。指上九也。上九爲文柔之主。故人馬皆白。象其淳樸無文也。不知上九匪寇。實來與汝爲婚媾耳。以淳樸爲調和之用。正是救其流失。挽其頹風。使柔者不溺於浮靡。方是文明以止之道。象曰六四當位疑者。艮震之反。震一剛反而成艮。正由四分而爲上。故於其上也。有皤如翰如之象。於其文柔。亦有皤如翰如之象。其上也起於四。其文

也亦起於四故當六四之位疑淳之非賁也不知剛來文柔原是剛柔相濟始雖疑之終可无尤蓋習俗之染入人已深見白賁而以為疑則其流伊胡底乎惟慎於其終則式相好而无相尤矣舊解以四與初應初乘白馬而三隔之疑三為寇與分剛上而文柔一句不合

六五賁于丘園束帛戔戔吝終吉象曰六五之吉有喜也

以柔居尊又虛中以聽於上故有賁于丘園束帛戔戔之象丘園非廊堂之地束帛非庭實之陳以五為束文數五故為束帛戔戔小貌所賁在此是下位所宜非居尊之體故吝也然當文勝之日敦本尚實不事浮華則民生可厚風俗可淳始雖過儉

終可得吉非剛上文柔何以得此象曰有喜喜上之來文也

述義曰賁于丘園務農桑也束帛戔戔從樸素也

上九白賁无咎象曰白賁无咎上得志也

白無色也白而仍曰賁者無色之色也天下惟無色之色其色最真其色最貴毋論五采之彰施胥本於此即人文之化成亦不外乎此白賁所以无咎也夫白賁人性所同有也有是性則有是情有是情則有是文剛者曰抵於和平柔者曰就於防檢是不以一人之白為白而以天下之賁為賁也象故曰上得志也

述義曰白非賁也而以為賁者質勝之時以文為賁文勝之時以不文為賁也雖質勝而非野何告之有推而言之聖功惡文之著而至於不顯王道救文之弊而歸於尚忠皆白賁之意也其旨遠矣

按此卦彖詞似一氣說下而彖傳截然分為兩段下三爻是柔來文剛上三爻是剛上文柔下一分字不但剛柔要分即柔與柔剛與剛也要分必分而後有剛柔相濟之功也文明以止是合全卦言之明中有止止中有明是教人從相濟處分看方能用剛用柔功夫極細心思極苦恐賁時人心不能詳察而不知所止也避文言賁聖人之意微哉

互坤以艮上爲卦主

剝不利有依往

剝薄也削也落也由薄而削由削而落以漸而入曰剝爲卦五陰在下而方生一陽在上而將盡九月之卦也時至於剝則往有不利非不往也正欲守時以利往也

述義曰剝小人害君子也君子之夬小人也明聲其罪與衆棄之用夬也小人之害君子也萋菲浸潤以浸蝕之使日消月削而不自知用剝也不利有依往爲君子謀也小人道長而君子孤不可有爲亦不可輕去安坤之順守艮之止巽言晦迹留其身以待天行之復豈止全身遠害已哉

彖曰剝剝也柔變剛也不利有依往小人長也順而止之觀象也君子尚消息盈虛天行也

五柔一剛剝之欲其盡變也然五柔皆從變剛而來剛不易盡變一柔長而剛一變至變爲五柔則一剛已成孤立之勢若再欲有所往非附小人卽與小人爲敵勢不勝矣不知小人方長之時只有順止一法順止俱指君子說順是待時止是默守非順小人止小人也亦非戀棧取咎依違兩可蓋君子小人之進退其微有機其顯有象惟留心國計民生之人方能動察而靜觀雖消息盈虛本關氣運而君子必尚之者以一心默符天道之常卽以一心默會天道之變無時不以國計民生軫念自無時不以消息盈虛軫憂尚者放在心頭刻刻留神之意彖之所謂觀象者以此舊解柔變剛句指五陰變一陽非是以一陽尚未變也

程敬承曰剝曰順止復曰順行行卽止裹養成端倪故消息盈虛並言勿謂剝之不往與復之利往有二道也

胡雲峯曰消息盈虛皆爲陽言復者陽之息姤者陽之消乾者陽之盈坤者陽之虛

或問剝時宜重人事專言天行何也不知治剝之道世變已成一時不能挽回一人亦難支持逆其鋒以激之則其禍愈烈而糜爛可虞藏其用以待之則其隙可乘而氣餒易熄蓋小人得志急之則生變緩之則內潰惟有心者深自韜抑處處留神一遇機會雷電交下是人事卽寓於天行之中而剝可復矣看傳內觀字尚字二義有多少機宜在內豈君子當此而竟委天運之適然哉

象曰山附于地剝上以厚下安宅

不曰地上有山而曰山附于地是高山夷爲平地剝之象也下民也厚仁也宅民宅也安民安也上之於下其分懸絕下之有宅其患流離惟在上者時時以下爲心以厚下爲心生養之休息之其仁心仁政常有有加無已之意則民生無不厚民德無不厚民氣民俗亦無不厚以此宅民宅於厚也以此安民安於

厚也積之既久則入民必深自上視之不過分所宜然然數百年後其仁之厚集於民者植根已固必有剝之不能盡剝者此全在平時爲之非剝時以此救剝也彖解以安宅爲安上之宅是厚下全是私心且非王者天下一家之義或又以象詞反剝立意以明治剝之道不知剝時纔去厚下其勢已不能及以厚下爲安上之宅其勢亦必不能安觀史冊所載平日竭取民財搜括幾盡至急而用獨用恤欲以小惠收拾人心往往無濟於事豈王者茂對育物之仁哉觀象詞不言所以致剝之由全在剝下而反曰上以厚下安宅正爲上爻一陽碩果埋根也上之培植既厚則剝不能盡所以有不食之果也不然小人窮兇極惡無所不至豈眞留一遺孽以爲後日之患哉爲上者可以思矣

張彥陵曰山托於地君托於民惟地厚可以載山下惟厚而可以安宅信乎下不可剝而剝下正所以自剝也

天下之命脈在民心人身之命脈在元氣元氣固雖有病亦無妨元氣亡雖無病而亦危此大學之其命維新以新民爲新命之符蘇子所謂上之愛民如護元氣是也夫一代之與其經營締造無不欲留之子孫然時有盛衰事有因革傳守既異常不能什分之一其可以留之世世者惟此生生不忍之心隱伏於人心之內雖大亂極弊非權奸所能攘竊非盜賊所能傾危此

等貽謀非根器深厚滿腔都是生意不能下此仁種若薄植之人只圖目前快樂不顧民生好惡基本不厚而以泰山壓之又何怪其有累卵之危哉

初六剝牀以足蔑貞凶象曰剝牀以足以滅下也

剝之初出下而起試其端也不用明剝而用暗剝是剝牀以足也小人之去君子其志本在於上然初剝之時其尊且近者或恐勢有不敵或大臣得以自明故先從下處下手又怕人說他不是則暗箭以中傷之使人不得隄防蓋其心之蔑視正類也久矣凶何如之象曰滅下其意不在下也牀者安身之物本直而方故爲君子之象以足者以足剝之非牀之足也二爻四爻倣此

六二剝牀以辨蔑貞凶象曰剝牀以辨未有與也

辨論也以辨者以辨剝之也小人之論君子必有主使之人六五是也六五不自論君子而暗使其黨論之示公也以衆論挾制其君也蓋君子爲人亦不必無小小過失又不肯自支其過故小人乘間以論之使君子不得自辨即厚君子者亦不能代爲之辨則小人之直聲出任事眞聽之者信其敢言主之者喜其能事是用顯攻以蔑正類而小人始無忌憚矣象曰未有與者二與五應二之辨正是五之黨與然而二不以之自居也暗附於五而明若孤立不但示異於衆且隱沒主使之名並使受

剥者不得䕼此為口實也未有二字真是掩著之工

六三剥之无咎象曰剥之无咎失上下也

不曰剥牀而直曰剥之一網打盡也蓋小人之害君子先試其端繼乘其短使人主不能不信至確有証驗而向之位居其上位居其下者皆可乘此機會剥之而无咎矣其剥上也剥之以專擅其剥下也剥之以朋黨以人主之所忌在此則已之无咎卽在此此小人之勝算而上下所無如何矣象故曰失上下也上下指四陽說陽失則陰來必剥之而後有四陰其先則四陽也舊解以上下為四陰以爻中有无咎二字故云不知无咎是小人意中語非剥時小人與君子為應且其所以剥者原是羣陰得位之地如小人自失其類何以為剥乎觀象傳柔變剛一句不是五陰變一陽正是五陰變五陽可知

六四剥牀以膚凶象曰剥牀以膚切近災也

膚所親信之人也以膚剥之是用其親信列於要路以為伺察也蓋小人所以不能容君子者非樂與君子為仇正為有君子則小人無安身之處今君子以次剥去則左右侍從皆可引其腹心環列禁地故爻三言凶而此不再言蔑正者正已蔑只有凶矣象故曰切近災也言切言近總是危迫之意聖人於此必有不忍明言者矣

六五貫魚以宮人寵无不利象曰以宮人寵終无尤也

魚陰物也如魚之貫非五不能貫之也宮人陰人也卽前之所謂膚也未近時是膚已近時是宮人宮人卽五之黨也蓋五為羣陰之長剥時五在暗處至已剥則五在明處能用羣陰以剥陽自能貫羣陰以承寵聖人不敢直用危詞而必變巽詞以婉商之曰无不利蓋知小人之心其先不過為利寵起見今當一陽孤立之時正可立功自効寵在是利卽在是不但五利卽羣陰亦无不利終无尤者代策其終也從來小人不肯反正其終定無結果今能以宮人寵誰能尤之既得利而又無罪其去不得善終者遠矣小人亦何憚而不反正乎

坤行可曰遯陰方長猶可制也故曰畜臣妾吉剥陰已極不可制也故曰以宮人寵畜陰之權在陽則告陽以制陰之道制陽之權在陰則告陰以從陽之道其委曲為君子謀也如此

蘇子瞻曰六五剥之主凡剥者皆其類也寵均則勢分勢分則害淺以宮人之寵寵之不及以政也

趙汝楳曰寵及小人始若未善順而止之終則无尤凡要終而言者皆教人以謹始乃足爻詞未足之旨

上九碩果不食君子得輿小人剥廬象曰君子得輿民所載也小人剥廬終不可用也

碩大也果實也不食不能食也上以仁厚下其基已安其根必固仁藏於果實之中時時有生機蘊伏在內如仁入於民心之

中時時有生氣含蓄在內雖欲食之安得而食之輿坤象也廬乾象也君子陽也小人陰也艮上一陽得乾之全體可以覆庇天下並小人亦同歸怙冒下卦是坤互卦亦是坤坤與坤積而成厚無所不載如民之戴上而行像乘輿一般然惟君子方能得輿其仁心常在於民故民亦樂載之也至小人本不知民爲何物不過乘時竊位專欲傷害善類以逞其剝廬之心不知君子如天之量尙能保全小人若輩日在榯蠓而反以剝盡爲快是自剝其廬於小人何利之有且天地間人類所以不息者全是一陽生生之理亂極必治剝極必復君子得輿就是復之先機就是民所歸往小人雖凶斷不能違天違民可以善終到底者一是君子得民恢復倘侯異日一是小人爭利內變即在目前也象曰終不可用是斷小人的妄想敎之回頭並欲君子圖終於始不可至剝時而始圖其終也

述義曰五示貫魚之利上言剝廬之災欲小人之自擇也其爲小人謀正所以爲君子謀也

孫質菴曰龍蛇蟄而身不死草木落而根不枯人心旦晝牿而夜氣不息故天地之心見於復而已存於剝陽之來復不待七日而已在於碩果之不食矣

劉石閭曰輿之爲言地道也妻道也臣道也天下之至安也一陽處五陰之外而君子以爲安何也夫戰陽者陰也而陰陽之

載也鑿性者形也而形神之載也凌上者下也而民君之載也故陰戰陽形鑿性下凌上皆剝道也而其原始於陽失其統贏於姤戰於坤非異物也卽牝馬地類行地无疆者也陽失其元而後陰喪其貞貞蔑而剝道始危矣君子有見於此雖當昏亂之朝能以其身爲不食之果當其巽言危行先幾藏用貞德也而元生焉及天命人心之有復而因行可之機以爲之兆元德也而貞含焉元與貞合何剝之有

又曰果者仁也生氣也故枝與柯可剝葉與華可剝歸復於果而果之形色氣味可風而落可霜而渝可嘗而啖至於不可剝剝之而必不能盡者非仁乎非生氣乎程子謂萬物之生意可觀而子以爲觀生意有道必於往復之際故往復皆生意而以復爲生以往爲反是生意有時而窮非善觀生意矣寒不極不燠藏不極不發往不極不來剝不極不復

測言曰剝之上九至於坤亦變爲陰矣何云不食曰此正所以爲不食矣陽在上猶可見也至坤則不可見也渾身藏於坤六之中而迹不可覓形不可窺人見以爲變而陽正於此時養得極完極固夫是之謂順止夫是之謂天行試觀果未有不爛者外爛而仁獨存此其所以能生生不已也

按劉石閭以下諸說是講天行自然之理故說到陽變爲坤然如此解剝則人事爲無用矣嘗推論剝之爲道不但是治亂的

消息即一家一心亦是有剝有復讀易者原不得拘泥字義特全卦彖象爻傳俱就君子小人上言之只此一端而其理實無不可以相通也

䷗ 震下坤上 互坤以震初爲卦主

復亨出入无疾朋來无咎反復其道七日來復利有攸往

剝上反下曰復一陽來復其氣始通故亨也出入指陽氣之在地中言之入乎地中以藏其用出乎地中以動其機則陰氣外越毫無阻隔此陽之所以无疾也至漸而爲臨爲泰是朋來也以一陽爲之先導故朋來亦无咎也蓋天地之間以陽爲主陽之不見非无陽也特未反耳陽之未反非不反也特未復耳今由反而復陽道之常統計其期不過七日七日即七月也日爲陽故變月言日如詩言一之日二之日意同來復者爲主於內也天時如此人心亦是如此陽主生亦主動生無不遂動無不宜故利有攸往也

劉石閭曰復當言元亨不言元者復即元也

彥陵氏曰出入有數解蘇氏以自坤爲復謂之入自復爲乾謂之出晁氏以自剝至復入也自復至夬出也李氏以外陰用事而出內陽爲主而入疾字亦有三解或作疾病之疾或作亟疾之疾或作疾害之疾朋來亦有二解晁氏謂臨泰復之朋也陽在內卦曰來趙氏謂五陰之朋來順一陽善補剝時之過故云无咎晁氏以剝卦倒而成復故曰反復其道剝之初升爲上上降爲初一與六爻則其數七故曰七日來復兩句皆以剝言之不必泛指他卦季彭山曰復初一剛止於坤下爲六爲往動於

坤初爲七爲來只六反爲一是七拨諸說各有不同而意皆可採但出入二字無着則疾字無根朋來指陽兼指坤順亦無不可反復專指剝言則可七日專指復言則偏迯義以三百八十四爻一爻爲一日除乾坤坎離二十四日得三百六十日象滿年之數以乾初變姤七日成剝必反復其道歷坤六位至七日乃復易或則從季氏之說總之易中以卦配月陰陽各六六陽盡而一陰生姤也六陰盡而一陽生復也同是七日惟復言反言來喜之也重陽故喜也

朱子曰大抵發生只是一個陽氣只是有消長上面陽消一分下面便陰長一分又不是別討個陰來陽消處便是陰故陽來謂之復復是本來物事陰來謂之姤姤是偶然相遇觀姤復之名義可以見聖情矣

彖曰復亨剛反動而以順行是以出入无疾朋來无咎反復其道七日來復天行也利有攸往剛長也復其見天地之心乎

復之所以亨者以陽性剛健惟剛乃能反其反也有力其反也又有漸故動則奮發使人不覺自然能以順行此无疾无咎之故所以出入朋來皆我所自主而無待於外也天行指一陽說

震爲乾之長男雖只一陽却含乾之全體在內以此爲行便是合天也剛長長字從復字來未復之先以反而動既復之後以動而長此乾健不息之功非一復卽了事也故曰利有攸往不

必說到臨泰上去故緊接復字以爲見天地之心地是坤天卽是震之一陽天地本無心而言天地之心者以人心爲心以人心之復爲心也人有心而不知復則天地之生理俱亡人有心而能復之則天地之生意畢露一陽雖微天心全見若捨人心去找天心則天地之心滋戚焉能卽復以見天地之心哉

易簡錄曰乾爲木果艮爲果蓏震爲反生剛反者以倒體則艮剛反生以全體則震剛反生乾動直震動反也

張彥陵曰坤復之交生機似乎滅息而生息之端至於此中啟其鑰可見一元生生之機果無斷絶較之發育生長時其心更覺明白耳

又曰伊川與濂溪說復字不同濂溪就坤上說如云利貞者誠之復就回來處說伊川就元字上說復字專主動言邵子則曰動靜之間各隨所見言之道理只是一般

張子曰復言天地之心咸恒大壯言天地之情心隱於微情發乎顯

吳臨川曰復貴於靜寂者感之君翕者闢之根冬之藏一歲之復也夜之息一日之復也喜怒哀樂之未發須臾之復也按此是指未復時言之若復時則非動不可特不可不順行耳

象曰雷在地中復先王以至日閉關商旅不行后不省方

雷動物也在地中則由靜而動動而不失其靜故爲復復爲十

一月之卦故為至日閉關以下俱是教人靜養以為動時之用故以取象

述義曰入而收聲之雷不可言在出而奮地之雷亦不可言在惟子半之雷蘊藏於大地之中而有回陽大地之力所謂動以順行者在此閉關坤闔戶之象商旅坤為衆之象行者震為大塗之象方者坤為國土之象

鄭孩如曰雷不是有聲之雷陽雖動而忌發泄故冬雷為害人之精神所以發達於外皆有關竅閉關者使無泄越也商旅欲有所求無所求則無行矣后省方欲有所見斂神內視則無見矣去情欲去意見退藏於密閉關之學也閉關所以養仁也

彥陵氏曰至有三義一是陰陽氣之至極一是陰陽氣之始至一是日行之南北至

初九不遠復无祗悔元吉象曰不遠之復以修身也

剝窮上反下為復無須臾離無毫髮間故不遠也悔者震之動祗止也如詩中祗自底兮之祗初九一陽為復之主復兼知行言之祗悔者悔而不行之謂蓋人之一心一動即復然心至而身不至無踐履之實功必無慊心之樂事則耳目官骸處處總是心病雖祗悔有何益乎惟不遠即復不以一悔了事則身無不修而元善日復此其所以无祗悔而元吉也象曰修身是恐人專從悔處求心入於空虛一路故以不遠為修身教他從身上檢點若向身外言復失之遠矣

萬尚烈曰今人不善處若道盡不自知此是寬屆自家也無奈知而復行行而又悔常祗是悔過日子此所以不敢望顏子爾大慧杲曰梵言懺悔此言悔過謂之斷相續心一斷永不復續一懺永不復造此吾佛懺悔之意學道之士不可不知噫其无祗悔之云乎

羅近溪曰人心本與天地相通只隔於有我之私便遠了若論天地之德雖有我亦隔他不得即有我之中亦莫非天地生機之所貫徹說人自遠則可若說他曾隔斷天地之生機則不可故孟子云終身由之而不知其道者衆也既云終身由之則陽明之復何嘗頃刻離人人自迷復耳

彥陵氏曰復之初爻即乾之全體此乾道由貞復元無間可息故曰不遠復在人心念起即覺念覺即消初不待於形見而後復也无祗悔即從不遠復看出元吉即從无祗悔看出

唐凝菴曰人身所由來全是生機一有間斷身為官骸之虛器矣不遠之復俾其生機渾乎無間而後成其為身故曰以修身也一陽為主形色皆天

六二休復吉象曰休復之吉以下仁也

靜息曰休初主動故以修身為復二虛中故以休養為復休即心逸曰休之意仁生之德也無私意以雜之則生意有餘而無

朋從往來之擾此休之所以吉也蓋其心以仁爲莫尚之仁瞬存息養愈虛愈下其下處便是休其休處便是仁雖與初九動靜不同而其爲復則一也古之教者令人常於靜時觀喜怒哀樂未發以前氣象亦是此意

張彥陵曰即能下處便是二之功力便是消磨勝心客氣方法

六三頻復厲无咎象曰頻復之厲義无咎也

三不中正又居動極故有頻復之厲惟其能復義可无咎夫頻復則頻失可知然聖人言復不言失是從他好處誘之人欲爲危故曰厲

易簡錄曰二休從從容容做工夫三頻急急忙忙做工夫象先

氏曰二爻言仁仁主寬柔也三爻言義義主斷制也斷制則無此厲矣然仁指心上說義指事上說復以求仁爲本仁至則義自盡特爲頻復者言之故專舉義以望其能斷耳

六四中行獨復象曰中行獨復以從道也

四在上下四陰之中獨與初應爲與衆俱行而獨能從善之象獨即慎獨之獨中無定在以道爲歸道無定名以中爲極欲從之者非行不可然終日行之而不能中道者則以獨知獨覺之處尚未能察之於微耳惟專從獨處復之一念未動必審其機一意方萌必求其慊雖日在行中無時不切隱微之懼此大學誠意工夫尤在初爻修身以前不敢言仁言義正是從道的實落下手處也

繆當時曰中體在隱微內回能以中而行而於獨知之中憬然自復所謂復以自知也蓋復之爲復全在初爻猶人之初念也五陰皆復此而已但二三五六與初不相應惟四在陰中有所專向故發此義又曰四五一中也四之中以獨復當始念而即是五之中以敦復至終念而愈固

六五敦復无悔象曰敦復无悔中以自考也

五得坤中坤德厚故敦也民生本厚因爲自已薄削又自已寬恕自已所以漸失其厚六五中虛能復其本厚之體時加培養使厚者愈厚則內省不至有悔象曰中以自考也趙衎山曰考

如考試考問之考密密自勘一毫不容寬假有非人所能知者故曰復以自知

易牘曰或謂聖人無復非也彼其以動而復靜有爲而復無爲大人復歸嬰兒豈必失而後復第如四時之還無端運無際功在於藏密而人不知焉故象曰自考非聖人不能也

蘇紫溪曰中行獨復從行處言之中以自考從敦處言之

上六迷復凶有災眚用行師終有大敗以其國君凶至于十年不克征象曰迷復之凶反君道也

心逐於外入不能出曰迷迷不復矣而曰復自以爲復也災眚即是迷象有者由迷而有也坤爲衆爲國其數十震爲帝其君

也先迷失道者坤之常上六處坤之極坤之終重重陰障迷於其內又以迷為復流而不返故凶也其始不過從欲一念錯了路頭若能急急回來與初有何異哉無奈心一着迷貪戀愈甚迫至陰氣昏蒙天怒人怨反用行師以為挽回之計師者耳目手足之類人之官體各有所司迷復者悉其聰明遮飾外面以為可以制勝也而不知耳迷則聾目迷則瞶手足迷則攣跛其所用以行者全是無用之師雖有五官百體亦歸於敗而已大敗則身亡而所亡又不止一身已也心者身之主身者心之國始以心迷而至於敗繼以大敗而喪其心是凶及其君君天君也復之主也十年不克征是終無可復之日從欲者何謬迷至

此耶反君道一句不但與前五爻相反與象傳亦相反剛之反也有力而迷則柔而不反也剛之動以順行而迷則從欲而不從理也剛之反以七日而迷則十年剛之長有攸往而迷則不克征也所以然者總是不見天地之心卽是人心不知復人心纔是見天地之心故念頭一差遂至喪心病狂迷而不悟讀易至此真令人毛髮俱豎試思一生所想所為是從欲抑不是從欲只不知人心卽是天心則終身在迷魂關裏掙扎豈不可惜可憐聖人以反君道三字指出迷津正是不忍天下人苦海沉淪也思之思之

張彥陵曰用行師卽迷復之象不知反求其本以覓真心而用行師以驅逐外誘也

徐進齋曰上六位高而無下仁之美剛遠而失遷善之機厚極而有難開之蔽柔終而無改過之勇

蘇紫溪曰絕天之道則仰愧於天便是天災失人之心則俯怍於人便是人眚

張南軒曰自古亡國覆家無所不至其源起於一念之微不能制遏之耳

象先氏曰剛反以順行從陽也迷復之反君道復反而下姤從陰也從陽則明從陰則晦此迷悟之關學者辨之

按諸解義足相發故節錄之惟反君道一句引而未發君心也

君道心之本善者也善在心內則百體從令故貴復人能從善便是順天若不從善便是悖天悖天者悖吾心也心一悖則行無不悖故斷以天地之心為人心人心卽天地之心不見則不能復也若離人心而言天地則天地之心何時不見卽人能見之與身心有何干涉此不可以空言說理者也

☰
☳ 震下乾上　互艮巽以震初乾初爲卦主

无妄元亨利貞其匪正有眚不利有攸往
妄者幾倖之心无妄者道心爲主不以私念參之也元亨利貞是乾德天也即正也其匪正人也故有眚往者震之動非正則動不利不能以人合天也蓋是卦震下乾上爲以動合天象然
既曰元亨利貞又曰匪正有眚不利有攸往者乾全四德而震只得乾之初如人初念之動最易疎忽以一念之微無關終身大事也不知初念正方得全體無虧初念不正則无妄已成病痛以後舉動總是人心作主无妄即妄安能動與天合此无妄一卦所以繼復之後正與不正全在一念初動時辨之復是惟

一的工夫无妄是惟精的工夫觀此可以知心學下手處矣
彥陵氏曰无妄即誠也然聖人不言誠而言无妄要人在念慮上識取天命之本然耳又曰目病生翳曰眚人心原无妄稍着念即便是妄不惟妄念不可着即无妄亦不可着如眼中不可放些金玉屑
彖曰无妄剛自外來而爲主于內動而健剛中而應大亨以正天之命也其匪正有眚不利有攸往无妄之往何之矣天命不佑行矣哉
是卦外乾內震乾是全體而震得其初之一剛是剛自外卦而來爲內卦之主震主動乾主健以動合健則震之剛即自外來

之剛震之初即主于內之中以此應乾是得乾之一體即得乾之全體全則中中則正大亨以正此天命之本然也自人以匪正爲无妄專恃其剛之可往看似由得自己不知人身只一軀殼自得天之生氣而官骸於以運動得天之生理而性命於以主張這裏面有一中字在內所謂人受天地之中以生者此也此中字人人皆有渾然不偏當其來也附剛而行不知不覺落在人腔子裏天不以此居功人不以此戴德其相應處全是自然而然分而言之則爲元亨利貞大元也正貞也大亨以正不言利而利可知矣然即此便可見天之命者命是空虛默運而自有實理在內其中無理不包無事不應以此爲命總是福佑

生民之意人若離却此中如家中無主一般一念之偏物欲亂之是逆天之命棄天之佑矣無處可以安身故問他是何地方何事可以能做故看他怎樣行法舊說以剛指九五中指六二是拘爻位言之按无妄專指人心上說而人心有正不正其本正者天也其匪正者人也故從天說到人見天即在人心也又從人說到天見人自絕於天也震之一剛由天而來而爲主於人心之內其動不息故曰健人得此剛便受此中中就在剛字內一時同來故剛中就應處見之即爲主于內之剛惟剛中故可主也若拘定二五是中初則非中失卦意矣
易或曰程傳動以天故无妄動以人則妄愚按无妄動卦也靜

不得動以道心爲主也爲主于內非有我之所得主亦非去有我之所得主動於無心則動而天矣此有主者衆理自爲之役故應也物欲安得而撓之人心自爲之通故亨也形骸安得而隔之於衆感衆應之時得無感無應之體方是常主方是真主方是道心而爲天之道方是率性而爲天命之性故曰大亨以正天之命也毋意毋必毋固毋我則爲知命着一念焉卽落人心存心養性修身以俟則爲立命動一念焉則爲嚴牆惟精惟一允執厥中則爲受命墮一念焉則爲困窮故匪正之眚亦云无妄而不利於往者不以天命往也故有妄之不可往易見而无妄之不可往誰則知之故曰天命不佑聖人所以破萬世之

蔽而塞異端之門戶也

象曰天下雷行物與无妄先王以茂對時育萬物

天生萬物物物各與以无妄以爲生之本然平時人不得見以无妄本無形聲也惟於天下雷行之時無鬱不發無滯不達其生機勃勃恰像與雷俱行一般而天之與物无妄者始可得見矣先王知萬物之生各有一天故以對越上帝者茂對萬物隨時育之毫無間斷蓋其充積極盛因物附物有篤厚暢茂之機所謂肫肫其仁者也茂對指心說時育指政事說

初九无妄往吉象曰无妄之往得志也

初九一剛得乾之全體故震動卽乾動也人之初心不雜後起

因天而動本體自如故爻曰往吉象曰得志非但以利往爲愉快也

六二不耕穫不菑畬則利有攸往象曰不耕穫未富也

春耕曰耕秋收曰穫初墾曰菑三歲復種曰畬人之有妄皆生於奢望之一念如農之望耕又望穫望菑又望畬也二以中正順天而動未始不耕穫而不敢自以爲耕穫也未始不菑畬而不敢自以爲菑畬也如此承天時行雖往而有不往者存故利也陽實爲富陰虛爲不富六二上應九五無欲而虛故有未富之象

陸庸成曰富附也外附之富有原非吾固有六二未富之心與

九四固有之貞正互相發

游讓溪曰初乾道也二坤道也二在地上爲田故有耕穫菑畬之象

六三无妄之災或繫之牛行人之得邑人之災象曰行人得牛邑人災也

三本動位六柔居之有安處不動之意自謂無災也然天下事正不可知妄動固有災不動亦未必無災牛性順坤象也互巽繩故繫之無主名之曰或行人指初往時言之邑人指互艮言之六三居艮之中爲艮陽所止故爲邑人得得牛也災者不得牛而又有災也六三居動而不動不能以順動也故行人得而

邑人災失順故也象曰行人得牛邑人災者一以見不往之有災一以見无妄之災不可以有災而不往也蓋下卦以震動爲動主初以往而得志二以近初而利往惟三居互卦艮巽之交自恃无妄不順而動偏順而止故有是象

述義曰无妄之災本不當有然必謂无妄不當有災是又妄之萌矣故二爲善得福君子無期望之心三爲善未必得福君子無怨九之意盡其在我者而已所以純无妄之功也

趙胥山曰乾震合爲无妄雷厲天行自強不息恐懼修省進德修業原喜行而惡止故行人之得居者之災邑人居人也如見義不爲知不善而不能改皆自畫也艮爲止巽爲不果故有此象

邵子曰妄則欺也得之必有禍順天而動有禍及者非禍也災也或然之數不齊故云或

彥陵氏曰象意在言外若曰得牛者行人也而邑人乃受其災此事出於意外君子亦自信而已

人性本善故爲善天下之同心也豈後世人心本無善種不成但善本易爲而人視爲難爲善本無利心而人常藉此以生妄想故稍不如意其心便不自堅是以爲善與天交易也這總是根氣不正不知義命二字是拆不開的觀行得邑災二語聖人却說得極淡不解後人如何跳叫起來此不得爲无妄之災也

思之思之

九四可貞无咎象曰可貞无咎固有之也

貞守也貞何守守其天命之中也曰可者四居震乾之交正乾道乃革之時革則易變而不變是知其可貞而貞也故无咎人情於本有之物能守方爲實有若守之不堅有所係戀則二三雜之豈能堅其所有一可字中有多少愼重秉持之意

述義曰二行而不流於功利四止而不淪於虛無皆无妄之心也互艮止故云

九五无妄之疾勿藥有喜象曰无妄之藥不可試也

九五中正无妄焉得有疾自人以有意爲之失却本然之中不得不從外面裝點自謂无妄之疾故不言九五如何无妄特從反面抉出所以匪正之由中是天命即是人命的根柢一涉做作則愈藥愈疾本於眞誠則勿藥有喜若不從裏面求中反從外面用藥是疾未去而益之疾也與以命爲嘗試者有何異哉象曰不可是明爲失中人說法教他舍藥以求中也

或問有意无妄亦是求好的念頭聖人何故以不可絕之譬如人子事親原發於性情所不容已斷不能增減分毫若矜心作意外面用把持工夫是其人本無眞心特不肯稍露破縱留在世人眼內也以此推之天下何事可以容吾意見意見用事則自已身心尚看成兩截又豈望其動與天合乎

易臆曰此心是无妄真體不可損却些子故四勉其貞不可添得些子故五戒其藥

上九无妄行有眚无攸利象曰无妄之行窮之災也

上九之剛亦能无妄但時值其窮正宜歸根復命返本還元方無亢極之災若自以能行不自返其性命之初而猶漫言作用言事功則其心體之障蔽多矣故有眚而无利也崔子鐘曰下三爻貴動則居者災上三爻貴靜則行者凶故上九之窮窮於行也

像抄曰不耕穫透過功利關行人得牛透過災禍關勿藥有喜透過生死關

䷙ 乾下艮上　互兌震以乾上艮上爲卦主

大畜利貞不家食吉利涉大川

大陽也畜養也所畜者大故爲大畜利於守貞從貞處見其大也不家食者不家家而食之從吉處見其大也利涉大川從用處見其大也是卦乾下艮上乾健艮止止之正所以畜之不止則所養者不大舊說有止養二義其實養字中就有止義貞正也一正而無不正又非逐人逐事去正他所以不家食吉舊說謂食祿於朝不食於家此意就在畜字中所以彖傳以養賢釋之說養賢就無須再說不家食吉矣大川坎象也由艮而乾中歷一坎此後天方位也卦以乾艮互震利涉則四陽卦全矣

述義曰以巽畜乾陰畜陽也故曰小以艮畜乾陽畜陽也故曰大艮止也貞也互兌口不家食也震木行於兌澤涉大川也以大畜人者非智取而術馭之也必有德以服之故利於用艮之貞已守其正止而不遷故人服其正止而不往也既已止之則必養之接之以隆禮予之以厚祿使天下之士不食於家而食於朝則賢人樂爲所止故吉也既已養之又必用之資其大才以濟大事使賢人在位者皆得因吾之養以養人則我收得人之慶人快大道之行並忘其爲止矣此大畜之利也

彖曰大畜剛健篤實輝光日新其德剛上而尚賢能止健大正也不家食吉養賢也利涉大川應乎天也

大畜之義以畜德爲尤先故剛則無私健則不息有乾之德焉篤則所積者厚實則所據者確有艮之德焉兩卦相摩則輝光發越日新不已輝光根篤實來日新根剛健來德如此則已正矣艮之一剛與乾合德其位雖上其心則下故曰剛上而尚賢賢指乾說尚尊上之也知其賢而尚之則其所以培植而作養之者必有正學正途以一其志趨而變其氣習無論道德碩儒可以大展其經濟卽文章功名之士亦可人人自愛人人務實而不敢仍蹈故轍以僥倖於一時此全在爲上者躬爲本而政教所立又能使天下人材日歸於正而無復虛浮苟且之弊是能止方成其爲尚一能字有無限妙用在內此正之所以爲

大也養賢養字指平日培養說不專是大烹之謂蓋世運治亂民生休戚總關人材之用舍用一賢則一方被其福用一不肖則天下受其殃聖人知博濟爲病禍物爲難而急急以親賢爲務者誠以養賢卽所以養天下原不必人人養之而後爲大畜之吉也若平日所養不過文章功名一流則高爵厚祿費冗以敗壞天下之人材而緩急一無所用如有大川誰能涉之此豈上帝生才之意哉彖以利涉大川爲應乎天一以見賢才必有實用無用必非真賢一以見養賢必獲實用惟應天纔算能養也大畜豈易言哉

吳因之曰士君子學術未有空虛無用者必天地間事業無一件不能做方完吾學問分量若事到頭來伸手縮脚縱有所經理只是勉强支吾這却是本領不濟完不得大畜二字又曰學問以剛健爲主不令胸中容半點私及至下手時節又一毫放鬆不得直須敦篤着實不令半點虛浮久之天機活潑鳶飛魚躍暗地中若有精光烱爍不可揜遏此就做工夫的內說出一段真光景非充實而有光輝之謂

象曰天在山中大畜君子以多識前言往行以畜其德

天積氣山積形積形所在無非積氣所在是天在山中也以天之大爲山所畜愈以見天之大故有大畜之象前言前賢之德言往行往哲之德行多識其所以言行之理以畜我固有之天

德不是誇多鬥靡矜博洽也若矜博洽便是耳目記誦實爲德累故先儒以玩物喪志爲戒此處切宜看得分明

測言曰天在山中卽芥子納須彌之意

彥陵氏曰天只一虛體言行歸到識實而虛矣實則有盡虛則無窮畜之大也

初九有厲利已象曰有厲利已不犯災也

初居下卦之始有先事預防之意若心有所危則以不進爲利非終不進求其心之所安以大畜其德也厲指心說已對健說惟能已則必有不已者存大抵人之自信不可稍有欠缺若內度諸已尚不能泛應曲當則隱微內必有不能信心之處故冒

進卽是災害非災犯我乃我犯災當已而已自然不犯與有意趨避者不同舊說以三爻與上合志遂指初避四陰爲災二避五陰爲尤截然分貼以爲艮之止乾不知健是乾之純德故內三爻皆抱道自重艮雖能止是從尚處見止上知尚賢賢卽自止此待君子之體統宜爾非上止之使不進也至艮之四五皆陰爻與乾賢不同故曰童牛豶豕直以政教止之而已先儒謂畜有止養二義以愚按之乾三爻宜用養意艮之四五宜用止意理雖可通而其實彖爻自有一定分寸也

九二輿說輹象曰輿說輹中無尤也

輹車上伏兔上承輿下屬輻行則縛之止則說之輿而說輹是

自說暫說與小畜之說輻爲人所毁不同乾體三爻與之象二居中輹之象已有不是而人責之爲尤九二陽剛中正本欲乘輿而往中道不行必是審時度勢非如初之有厲利已也蓋其輿已積載德又積中內省無疚豈人言之可摘能中則所畜者大矣象故曰中无尤也

九三良馬逐利艱貞曰閑輿衛利有攸往象曰利有攸往上合志也

述義曰乾爲良馬互震而動故逐也三與上同道引初二以並進如良馬之相逐也然利於克艱不可有易心又利於貞固不可有速志也兌爲口乾爲言故曰教令之也閑書也閑輿利行世之具也閑衛備周身之防也如是則可以濟世又可保身故利有攸往也君子之難進也如此

彥陵氏曰三上同德三逐上以進而下二陽又逐三以進比德協力並駕齊驅之象馬不憂其不良憂其輕車易道以致泛軼也故又有艱貞之戒

張愼甫曰乾陽上往不有以止之則其神不完其養不粹故以能止爲利此說可與尙賢止健參看

愚按上合志一語固指利往說但上所以尙賢又要止健這是什麽意思三馬稱良又利艱貞這是什麽體貼兩志相合自然大川可涉若上之求賢只以爵祿覊縻賢之應上只以空言報

稱則良馬反成駑駘輿衛只成腐臭非上之人鼓舞振興以大變其浮僞因循之弊則人材何以輩出大川何以利涉乎聖人之繫象豈專以應與取義爲哉

六四童牛之牿元吉象曰六四元吉有喜也

坤爲牛六四以陰居艮初童牛之象上以一剛止於四前閑而牧之牿之象埤雅牢謂之牿不是專用角械也蓋牛性善觸閑之於童時則習而相安不以爲苦而氣質自化故元吉也學記曰禁於未發之謂豫賈誼曰絕惡於未萌而起教於微渺使民日遷善遠罪而不自知皆此意也惟兩爻象不從牿與牙處言吉而直指六四六五者爲陰柔之愚民言之也蓋聖人之養育

天下本是一視同仁但其中質地不同不能盡以養賢者養之聽其自爲則愚民之犯法可憫故制爲牿牙以教養於童豶之先又培養賢才以善其牿牙之用不惟四五可以得吉而用牿牙者亦可以得吉此有喜有慶所以爲天下得人而愚魯之民只以養賢者養之有餘矣象之不家食吉以此

六五豶豕之牙吉象曰六五之吉有慶也

述義曰震爲决躁故有豕象爾雅曰豕子豬豶豶故豶豕與童牛同義皆言少也牙杙也艮爲止木杙象也豶豕善走有牙以繫之則止矣天下之民散而未有紀也聖人有以繫之制其田里使戀其家教之孝弟使戀其親則重遷徙而畏犯法矣雖不能如童牛之牿止於未萌然有所繫而惡不得逞則天下可以乂安故吉也

趙霄山曰凡陰得陽謂之有慶陽得陰謂之有喜喜與慶相似而有大小久暫遠近深淺之不同大畜五陽位四陰位故雖同二柔而喜慶各別

上九何天之衢亨象曰何天之衢道大行也

蓮四達曰衢艮之二陰爲地衢之象上九一剛天之象地上皆天四通八達天衢之象亨通也畜極則通也何驚喜之詞彥陵氏曰藏於吾心謂之德顯於政治謂之道所畜者大故所行者大此之謂乃應乎天

王子安曰學不違天非大學問業不應天非大事業至何天之衢而大畜始成也

像義曰无妄動主在初與上三剛合德純動以天而無不祐之天命故曰得志大畜止主在上與下三剛合德純止以天而皆四達之天衢故曰道大行

愚按文孔二聖一當紂之末造一當春秋季世日以頹毀斗筲爲憂故繫易至大畜上九一爻恍如身游天闕不覺驚喜之意流露筆端故加一何字雖未親見其事而其心則至今可想見也然詞愈喜而志則愈可悲矣

䷚ 震下艮上　互重坤以震初艮上爲卦主

頤貞吉觀頤自求口實

口旁爲頤是卦上下二陽內含四陰外實內虛上止下動有頤象焉然頤雖動而不可妄動故以貞爲吉貞則動中有止止中未嘗無動此中消息極微關係極大非有頤者所能盡知非畧觀者所能深悉故觀頤之道觀人必先觀已觀已尤須觀人頤中虛也而不能常虛故必有物以實之頤無物也而不能常無故必有心以求之實與求全在人自擇則貞與吉全是人自取一口字內頤道備焉非審觀於中虛無物之先烏足知頤之爲頤哉

易賸曰頤中虛原未有物故當於未受外物之時擇其所養若有物則噬嗑而非頤

彖曰頤貞吉養正則吉也觀頤觀其所養也自求口實觀其自養也天地養萬物聖人養賢以及萬民頤之時大矣哉

養正則吉是點醒世人語卦之象頤人人皆然然專從頤上求貞非善於觀頤者也故聖人以養字解頤字以正字解貞字不泥於頤而亦不離乎頤也試觀從古聖賢原未嘗廢了飲食而不得謂之養小體從古異端原未嘗貪了口腹而不得謂之守正道所以正字難認取養字尤難認取觀其所養是由外觀內觀其自養是由內觀外正不正全在大小人已上分途尤在時位動止上看正不正故天地養萬物聖人養賢以及萬民總是隨時觀正不時仍不是正也頤之不可不觀也如是

天地養萬物不但是養其口體凡人生日用所必需隨地隨時一切俱現現成成預備在先此固是覆載生成天地好生之德而其實有一物卽予一性有一物卽有一情其性情與天地常存卽萬物與天地並永也至聖人代天理物其自養之道自然與天地齊觀而其大者莫如養賢爲急養賢也不專是高爵厚祿蓋必有所以養其道德經濟之處方能以及萬民若平素並不講究並無培植如大畜之尙賢止健的本領縱養盡人材終究無濟於事所謂上以實求下以虛應者三代後皆坐此病也

聖人提時字正是從頤字推出兩層教人隨時振作的意思豈可專泥頤字而不知觀頤之道哉

象曰山下有雷頤君子以慎言語節飲食

山主止雷主動山下有雷則生機勃發中有止而不過之意故爲頤象言語飲食皆動也慎與節皆止也古云病從口入禍從口出此君子觀頤之道也

楊誠齋曰慎言非默當其可則諫死不羨括囊節食非矯當其可則採薇不羨林肉

易或曰言出乎身加乎民慎言語所以養人也飲食不節殘害羣生節之所以養物也

初九舍爾靈龜觀我朶頤凶象曰觀我朶頤亦不足貴也

靈龜離象也頤全體肖離故稱靈龜樹木下垂爲朶初動主居下故稱朶頤四柔在中以虛故靈二三受震陽之光以爲靈四五受艮陽之光以爲靈如人之有性是也朶頤亦人人所有然以靈龜爲爾則外之之詞以朶頤爲我則內之之詞以內爲外則舍之若不足惜以外爲內則觀之若有餘歆不知一失其靈朶頤便無生理況發念之初路先錯認則日後躁動行徑必有不堪問者象曰亦不足貴亦字從本貴處說來孟子云人之所貴者非艮貴也人人有貴於已者弗思耳本有艮貴而自已舍之不必言凶亦可羞可鄙甚矣惜之仍所以激之也觀之不可不審也如是不必拘爾爲初我爲四之說

六二顚頤拂經于邱頤征凶象曰六二征凶行失類也

顚即瘋顚顚倒之顚人至養欲爲重則一切身家口腹自然晝思夜想如狂如痴這便是顚頤的樣子既顚於頤自然拂經六二居下卦之中地位雖與上不同然守分守正是其常理拂違也其所以悍然不顧敢違其在下之經者貪心使之然也大抵世路一派其人必有小小聰明小小材幹只以心在利欲上着想不肯冷局自甘所以心坎內時時有邱頤之象由不得他不往前去有此一征若功名富貴唾手可得而豈知行已失類無往不是坎陷如盜賊見金不見人的一般顚何益哉征之甚於觀也如是

易學曰邱聚也征逐也養生者聚物愈多爲害彌甚人恒以物兼而后可聚不知兼反爲累嬰兒之病病於飽貴人之病病於肥不在於兼而在於類行失其類而小害大賤害貴矣是以凶也

六三拂頤貞凶十年勿用无攸利象曰十年勿用道大悖也

三居動極於養正之道全然反悖故曰拂頤貞不曰拂經而曰拂頤貞者拂經之人欲藉變動以濟其私知爲經而拂之猶知有經也至拂頤則不知有經只知有頤又安問其貞與不貞哉此等人喪廉鮮恥無所不至不過利字一病中於膏肓圖個

一生快樂不知拂不拂由你用不用由人利不利由天若早知十年勿用究竟尚不得利何苦與道大悖徒成一拂頤之凶人哉

彥陵氏曰道者頤道也大悖於頤道如以藥石養生粱肉伐病嗜欲殺身貨利殺子孫以學術殺天下後世之人心皆拂頤之類

巽因之曰自養之道全須自立主意自存識見自勵操持再棄別人不得再放倒不得故二三兩爻凶禍至此

六四顚頤吉虎視眈眈其欲逐逐无咎象曰顚頤之吉上施光也

四居上卦之下下卦之上有親臨養民之責不自養而養人其情廹切故以顚頤象之愈顚愈吉恰如虎視眈眈其欲逐逐一

般本義曰眈眈下而專也逐逐求而繼也上下之情最易隔膜以上有私心只知身家爲重故也若果知天立司牧之意養人爲重則民間利弊情僞必能悉心體察不憚繁瑣不辭煩勞惟人情最難逆料或上有掣肘或下有紛騰不肯冒險任怨便將養人的念頭未免鬆懈下去此心一動所以因循苟且漸漸不關痛癢故本義下而專求而繼六字下得鑿然有味蓋自養者必不能養人卽知道人是該養的而有求名求福的心腸決不能如虎之眈眈逐逐活畫出一顚字光景吳草廬曰自養於內莫如龜求養於外莫如虎吉從顚字來是所養之正无咎從顚字來是不嫌其顚上施光者是政教所施得艮之篤實光輝不是小恩小惠之謂苟九家以艮爲虎本此。

六五拂經居貞吉不可涉大川象曰居貞之吉順以從上也

五居尊位以養人爲經而陰柔無才不能盡養人之道是亦拂經也然六五居上卦之中以任賢爲貞任賢則人得所養所謂爲天下得人故吉也但人主求賢固是大君之體而剛柔不能相濟凡事依靠別人倘任非其人何以宏濟艱難乎故有不可涉大川之象順以從上上字指上九說與六四上字不同順從卽是居貞順是坤德卦互坤故有是象所謂任賢勿貳者也。

唐凝菴曰六二拂經拂自養之經以動而求人故凶六五拂經拂所養之經以靜而求上故吉。

上九由頤厲吉利涉大川象曰由頤厲吉大有慶也

五不能自養天下必由上以養天下之人故曰由頤五之順從固有推心置腹之誠而上之由頤必有任大責重之懼此厲之所以得吉也若此時並無厲心非但驕亢不終抑且艱鉅難任利涉大川方是敦艮之器大陽也一陽如山而羣陰皆得所養爲天下慶不僅是上九一人保全終始已也

陸庸成曰靈明之天本自足貴兢業之宇利賴無窮士當自養宜養靈龜責在養人無忘厲。

詳觀六爻震動也然以止爲吉艮止也又以動爲吉所以自養養人二義教人分別觀之方能自求口實下三爻是不求已而

求人故以虛爲實而凶上三爻是不養已而養人故無虛非實而吉爻中雖不言口實而言施光言涉川自求之道已備故頤貫觀也

按彖詞口實二字從頤字生出是懸空語貞不貞皆不可知自求二字從觀字生出是策勵語吉不吉皆不可定詳觀此卦總是養正則吉四字足以盡之但既曰頤貞又曰口實者常人以靈龜爲虛朶頤爲實經爲虛邱頤爲實養人爲虛養已爲實與聖賢所謂虛實全然反背了又焉知何者是正何者爲吉乎不知人身只一軀殼看是極實却是極虛的物事若勞勞一生只在血肉上費盡心力百年一瞬豈不可惜可憐故聖人教他觀

頤早早覓取靈根勿蹈凶險以斷其覬倖之心又有空寂一流不知天地養萬物聖人養賢以及萬民之意雖與養口體者有間而虛渺不實亦擔不得一個正字試看彖象爻詞層層推出頤意無不周到即言吉凶處亦若有微意存乎其中六二之顛頤凶六四之顛頤吉六二之拂經凶六五之拂經吉其中差之毫釐謬以千里全憑自已求取非觀頤何由知之吾嘗謂全易無一虛字於此可見

潛谷曰大過陽中陰外類坎頤外實內虛象離於以啟坎離之先收上經之終頤震艮合皆男大過巽兌合皆女又以成咸恆之交開下經之始

☱☴ 巽下兌上　互重乾以巽初為卦主

大過棟橈利有攸往亨

大陽也過偏重也棟大材也橈傾墜也天下事惟陽最可用亦惟陽最難用惟其難用也故過則生災而有棟橈之象惟其可用也故利有攸往而有亨通之機是卦四陽叢積於中全藉上下二陰以為之用特看人怎樣用法如善用之不惟可以救敗而且易於圖功如用之不善或轉為陰所用不惟可以速禍而且反以滋羞此大過棟橈聖人全不言凶而又曰利有攸往亨者過固是偏而大則可往棟不可屈而橈則可亨士君子懷絕世之姿當極弊之世或才識意氣足以有為而無學問涵養之功或慷慨澄清可以少補而無從容施行之序凡此皆陽剛有餘於巽說二字全不講究非聖人入世全體大用之眞本領也然天下除此等人別無可以任重致遠者故棟主於橈必有所以救橈之法棟而橈用之者橈之也橈而棟則猶然棟也橈而不往是眞橈矣橈而仍往是終不可橈也此全在棟之自處與人之所以用棟者何如耳利亨二字總是望其善於用柔之意

易或曰小過震艮皆剛以柔小四爻用事於內外言過大過兌巽皆柔以剛大四爻合處於中言過是以謂之大過

彥陵氏曰棟橈所以利有攸往者正見大過之任非二陰所勝而其能大過之任者止在善用其剛而已

彖曰大過大者過也棟橈本末弱也剛過而中巽而說行利有攸往乃亨大過之時大矣哉

大爲陽爲君子君子得天地正大之氣本可建立事業故有棟象然氣質或有未化閱歷或有未深一有所偏遂成積重之勢此大者過而棟橈至矣究其病源以柔有不足故也本末謂上下二陰巽爲本兌爲末如棟兩端安放之處必須用柔方能襯墊得穩若柔不配剛是本末難以承載此弱則彼愈重故橈也蓋剛一過則失中失中則剛不能行惟能濟之以柔使過者一歸於中又內巽外說以行之無所矯強而人心樂從無所往而不利必如此方能得亨也大抵易中凡言攸往之卦皆指事業

言人之居心以剛大爲主而立事則兼以委曲行之方能有濟若自信太過或據理而不論情或任事而不察勢則事必窒礙無成非善於用剛也彖以本末弱釋棟橈二字不是本末要強正爲柔少配不過四陽耳且剛過而中一語亦須善會棟本是有用之材即重大亦不爲嫌只能兼用柔道則過者可亨故中之一字不是要剷去一分剛正要添出一分柔天下事柔者過不能使之復剛剛者過却能使之復柔此過之所以成大而棟之所以可用一橈一亨只在運用如何耳如不知時豈是大過之材故聖人以大哉歎之

彥陵氏曰攸往句承棟橈說來者正見勢重時危田地君子正宜急往以救其敗不可坐視其壞而莫爲之計也不是兩意

潘雪松曰當大過之時剛實於內朋聯勢合操持太嚴議論太高刻覈太至不能調濟和柔平懷虛己以至激厲不可收拾是大者過也

史氏詠曰本末二字皆從木以一陽畫藏於木下而根株回暖故爲本以一陽畫散於木上而枝葉向榮故爲末按此說與九二九五二爻恰合故錄之

舊說中字爲二五得中似與卦意爻意俱未合蓋卦是陽過本不是中二雖居下卦之中而曰枯陽曰老夫明是過以相與五雖居上卦之中而爲老婦所用故可醜皆不得言中也蓋大過

不離人材時勢兩層人材本大不能抑之使小時勢雖弊不能強之使安若無大過人的本領豈能拄上拄下惟從容布置時爲之有漸圖之有機雷奮電發之中得波靜浪恬之意故巽說專從行處言之便是大過之中利有攸往正要於大過時仍用大過一項人物也不是說不用大過一定得中方能橈而得亨此義須看得分明

象曰澤滅木大過君子以獨立不懼遯世无悶

兌爲澤巽爲木澤本滋養於木今澤水高漲反以滅木大過之象然澤能滅木而不能使仆以其植根固也故君子以之獨立不懼遯世无悶凡爲人之道自立爲難獨立尤難能獨立則俯

仰無愧衾影無慚何懼之有舊說以獨立象木字遯世象滅字固然然是卦全在大過攸往上取義而象詞顧以獨立遯世爲言立字對往字看遯世對利字看古今事業總極掀天揭地人人震矜爲不可及而其實根本却不在此故擔當世道之人必從獨立時觀之從遯世時觀之若平日無這番德器這番胸襟縱有才幹亦不過遭遇際會僥倖成名斷非能任大事的人物聖人拈出此義一是教君子從此磨鍊須養成這個大材一是爲用君子者須從冷處求人如果不懼无悶其學力識力自然與衆不同此正是利有攸往的眞本領眞經綸天下大事非若人孰克負荷哉若專在功名榮辱上起念一動便橈一橈便壞

固不問而知其非棟梁材也攸往云乎哉

初六藉用白茅无咎象曰藉用白茅柔在下也

巽爲白巽陰爲茅巽初爲藉藉地上薦也茅柔可用茅潔九可用專用以任重不可而藉用則無不可初六以柔巽承四剛四剛皆藉以爲用藉用白茅之象且巽初本也本雖弱而有弱之用在人則心身爲本在家則孝友爲本在天下則民物爲本當大過之時縱有危難而本實未撥皆可資以興復況柔本无咎而在下之柔尤能承重柔在下則諸事小心謹愼不敢一毫大意用之於先則大不至過用之於後則橈猶可亨此聖人諄諄爲陽之意教他急先務本必藉柔以善其用豈大過遂無救過之方哉

劉石閭曰柔之爲道也必能卑而尊之情無不通必能下而上之志無不同故巽陰吉兌陰凶承陽則安乘陽則危承則得主乘則犯難凡柔皆然況大過之柔乎

彥陵氏曰用以爲棟則橈用以爲藉則无咎顧用之者何如耳又曰此爻敬愼之說舊只主本爻身上說季彭山據藉字立解則謂陽剛藉之而不過

胡安定曰爲事之始不可輕易況居大過之時是其事至重功業至大尤不易於有爲必當過分愼重然後可也

折中曰任重大者棟也基細微者茅也棟支於上茅藉於下故

繫詞傳云茅之爲物薄而用可重正對棟爲重物重任而言

九二枯楊生稊老夫得其女妻无不利象曰老夫女妻過以相與也

楊澤木也陽過則枯稊根芽也九爲夫剛過故老二居柔比初正是藉陰爲用故有枯楊生稊老夫得女妻之象陽雖內燥而根本無虧又能藉柔德以自潤故无不利也過以相與是老夫善於用陰過而不過之意

司馬溫公曰大過剛已過矣止可濟之以柔不可濟之以剛故大過之時皆以居陰爲吉不以得位爲美按此可見二五得中之說原不必拘

呂涇野曰言其相與之過非常夫婦可及也故在難之君而獲撥亂之臣其情甚於魚水起家之父而遇克家之子其心通乎鬼神是枯而生稊剛而能柔分言之雖各過合言之則皆中也

九三棟橈凶象曰棟橈之凶不可以有輔也

三四兩爻居卦之中皆棟象也棟不可橈而遠於初柔是無本也無本則橈矣或謂三與上應上亦柔也何不可以自輔然當大過之時諸事掣肘不從根本上委曲保護而外面修飾以益其剛復是不揣其本而齊其末也即上亦安能輔之本義謂九三以剛居剛不勝其重故橈吳敬齋謂九三自橈所謂太剛則折程傳謂三方過剛上能繫其志乎總是不能藉初之故

九四棟隆吉有它吝象曰棟隆之吉不橈乎下也

二以陽居陰而與初應故吉初本也隆起也本可藉則棟愈高故隆也棟隆則根基深固覆庇者衆得力全在務本故吉也若既務本而又加粉飾是有它也便非大材本色則吝道也四與兌上同體兌即是末此處切須認明不可覷此失彼若再務末則本上必有欠缺故象以棟隆之吉爲不橈乎下下即初也本也不橈其本所以得隆本之尤重乎末也如是舊解以四居柔位已足救過不可以應而再係於初爲有它似與爻象不合

李西溪曰下卦上實而下弱下弱則上傾故三居下卦之上而曰棟橈凶言下弱而無助也上卦上弱而下實下實則可載故四居上卦之下而曰棟隆吉言下實而不橈也此二爻當分上下體看按此愈見本之當務惟述義解此爻爲當

鄭合沙曰大過棟橈由本末弱然實以本爲重四居大臣之位而應乎初救其本也救其本於未過之先故棟隆而不橈乎下其下不橈其棟焉得不隆哉隆非有所加也不橈乎下而已矣三所居不得位而應乎上救其末也救其末於已過之後故棟橈而不可以有輔則知救過於其末不若救過於其本也

彥陵氏曰初象則曰柔在下四象則曰不橈乎下合而觀之其義自見

九五枯楊生華老婦得其士夫无咎无譽象曰枯楊生華何可久也老婦士夫亦可醜也

述義曰二近根故生稊五近枝故生華生稊則下滋而上亦潤生華則外洩而內愈枯此本末之辨也男未室曰士九五無應助也婦已衰曰老上六陰極而衰也然陰雖衰老而以枯楊遇之差勝於三爻之無陰故无咎但無本得末亦非美矣故无譽一時之華一時之合終於無益是以君子貴務本也

沈守約曰二比於初近本也生稊之象五承於上近末也生華之象

陸君啟曰坤以括囊爲義沈光埋迹并譽无之而始全過以棟

隆爲能。伴負書諾。并其无咎而亦可醜矣。

蘇子瞻曰、盛極將枯而又生華。以自耗竭不能久矣。梯者顚而復蘖。反其始也。華者盈而畢發。速其終也。

按此爻既失本初。必然無以自立。無以自主。故反爲老婦所得。此不能用陰。反爲陰用之象。咎由心生。譽自外至。既不能內告於心。又安能終譽於後。象以可醜詆之。警其勿忘爲士夫也。

上六、過涉滅頂凶无咎。象曰、過涉之凶。不可咎也

本義曰、處過極之地。才弱不足以濟。然於義爲无咎矣。蓋殺身成仁之事。

述義曰、入澤故過涉。陰終故滅頂。才柔任重。說行不止。故有滅頂之凶。然爲公非爲私也。才不足非力不盡也。繫以无咎。易教也。禍福與善惡相從。而有時相左。故善而得福。君子勉之。惡而得禍。君子戒之。或惡而得福。君子不以爲是。恐人之效之。善而得禍。君子不以爲非。仍欲人之勉之也。

折中曰、此爻程傳以爲履險蹈禍之小人。本義以爲殺身成仁之君子。本義之說。固比程傳爲長。然又有一說。以爲大過之極。事無可爲者。上六柔爲說主。則是能從容隨順。而不爲剛激。以益重其勢。故雖處過涉滅頂之凶而无咎也。如東京之季。范李之徒。適足以推波助瀾。非救時之道。況上六居無位之地。委蛇和順。如申屠蟠郭泰者。君子弗非也。此說亦可並存。

按上六爻詞似偏剛所爲。而此爻又爲兌主。故先儒說有異同。不知卦名大過。傳爲四陽爻言之。故以用柔爲吉。如專恃陽剛。而不能利往。卽一死不足以塞責。非聖人所望於陽剛之君子也。但人材不盡陽剛。陽剛之人。亦不可多得。設以陰柔而遇大過之時。處大過之地。其才既弱。不足以濟事。其志靡定。不足以保身。與其苟悅取容。瓦全偷活。何如過涉滅頂。雖凶而可无咎也。蓋古今大事。必有大材任之。不利攸往而徒言滅頂。亦咎也。聖人所以勸萬世之事功。倫常大經。必有大閑防之。往雖不利而猶能過涉。不可咎也。聖人所以勵萬世之名節。陽貴用陰。陰又貴從陽。此卦內應有之義。總爲大過之時。不可以棟橈而不往也。贊之以大有以哉。

☵☵ 坎下坎上 互震艮以外卦坎中為主

習坎有孚維心亨行有尚

坎為水險也一陽陷於二陰陷也內外皆險皆陷如人處世一般是人人所不能離不能避者故貴在習也習如溫習服習之習能習則坎方有用故八卦中惟坎獨加一習字習坎之道無須他求只要有孚於坎而已孚實也坎有實乃成坎習有實乃成習坎非一坎習非一習若不求其本不盡其道便不是實非習也故習坎以有孚為主言與坎恰相符合也人若眞能習坎無論內坎外坎一皆繫之於心心不忘坎便是維而所維者尤必在心心者天與人之正理至中至平本無不通之處特人欲

蒙蔽氣質又有不同故一遇外境便滯塞難通此固是心坎上病無須再觀其行矣但習坎者又有空虛一流心理雖明而其行未實平日言心言境亦覺娓娓可聽及至行出來時與心全不相合是心雖亨而行未尚也尚配合也行未尚便不是孚即算不得習故聖人教人必兼心與行兩層處處踏實方是有孚方是習坎之道

蘇子瞻曰坎險也水之所行而非水也惟水為能習行乎險故象以水之習險為習坎之法張德遠曰習坎求出險也鄭汝諧曰水雖至險而習乎水者雖出入乎水而不能溺然則習乎險難者斯能無入而不自得也章本淸曰六十四卦獨於坎卦指出心字可見心在身中眞如一陽陷於二陰之內所謂道心惟微者此也按舊說有孚即指剛中而象傳以維心亨為剛中行有尚句指效驗說以象傳有往有功一語也不知習坎即用水作一樣子人之習坎如水之習坎一般便是有孚有孚虛含下心字行字兩句惟有實心又有實行方是習之有孚處若習而不實則心與行不相符合非孚也不必指孚為剛實也

彥陵氏曰險難之中人情易生脫離之想惟與坎相習若出於日用常行不因之生沮喪心亦不生僥倖心中有實德外變自搖動不得即此便是有孚維心亨即本有孚來行有尚即本維心亨來

易簡錄曰坎自有習象坎自不能無習功如既為鳥不飛不得不數飛不得

象曰習坎重險也水流而不盈行險而不失其信維心亨乃以剛中也行有尚往有功也天險不可升也地險山川邱陵也王公設險以守其國險之時用大矣哉

坎之所以貴習者以險重故也險不重則人思避之矣不知人自落地便入重險之中自一身一家以至天下無地非險無時非險若再不習處處皆蹈危機故必求坎之所以成坎者皆水為之水是險水之行坎便是習人能如水之流而不盈行險而不失其言則人之習坎如水之習坎不言有孚而有孚在其中

矣流有本之活水也與澤之止水不同惟流故不盈盈則溢於坎外不能常流即不能行險明明是險而安行之不是避險亦不是冒險只如日用常行一般這便是不失其信這便是孚剛中是由天得來而實於人心之內無理不包無事不應習坎者全仗此物不要放失故須維不要滯塞故須亨人只知入險出險全憑才智爲之而不知離了此心則才智俱不足恃乃以二字是喚醒世人教他急急認取不可錯了路途之意然尤須於行時驗之聖賢學問本是知行合一若專言心學而行之不得其宜是無用之習斷不能往則有功惟行與心合內外打成一片則或出或入重險適如無險方是真正英雄也天險三句只

是天下無無險之區不但險不必畏尤見險可有用贊之以大正爲習坎者振作其志氣耳

易簡錄曰水流不盈此人人固有之坎體纔盈便橫流泛濫甚之滔天五爻曰不盈象曰未大以五有中德故不侈然自大未大明其所以不盈微言曰盈者孚之反不盈所以能孚

程傳曰坎以能行爲功按此可見維心亨不專是心學也

象曰水洊至習坎君子以常德行習教事

洊存存不已即不舍晝夜之意故象爲習坎惟坎爲險卦習之者或疑爲奇能異術而後可以出險不知君子所習者只是常德常行實實落落於本體上不欠分毫如大禹行水行所無事者然而其見之於事亦不過以常德常行教人人習之使各還其本體而已教即修道之教覆而爲事自有無數作用在內是行由心出聖德王功一以貫之必如此方是有體有用之學

述義曰雷曰洊聲相續也水曰洊流相續也

初六習坎入于坎窞凶象曰習坎入坎失道凶也

水行地上地之不平處爲坎此地勢之本然水性之自然非習之斷不能順道而行也況六本無孚初爻乍習其中既多歧途其始必須審辨若名爲習坎而入于坎窞窞者坎中有穴傍入之處最易失足初步既錯必至於凶此求出乎險而反入乎險以其所習者失了正道故也習之不可不慎也如是

張德違曰陰居重坎下迷不知復以習於惡故凶傳曰小人行險以僥倖初六之謂折中曰時俗所謂機深禍轉深者愚謂此爻非不習也只是入了差路故終身不得出險心術學術皆有之其病全在不慎於初也

九二坎有險求小得象曰求小得未出中也

二居下坎之中未入重險自無而有故曰有險在他人處之必急於求出以其心不安於險故也然人生遭遇一遇險便迫不及待最是不善處險不知義命一定順境原自無多既已遇險尤當從此磨鍊一番惟能反求諸己從細微處刻刻留心藉此坎壈添了許多精神閱了多少世故即得了無數學問君子小

人分途正在此時象曰未出中者正見剛中之人欲藉有險之時從此習去不敢遽求出乎險中也眞善道九二心事矣。

折中曰凡人爲學作事必自求小得始如水雖涓涓而有源乃行險之本也。

六三來之坎坎險且枕入于坎窞勿用象曰來之坎坎終无功也

三當上下重坎之交故曰坎坎居動位故有來往之象之往也來往不定中無主也來往自由志已盈也其險已極而且安枕若不知其爲坎坎也又若明知爲坎而故示從容以見其材之大有用也不知以陰柔小材而居下卦之上志高意滿又不度德量力自入於坎窞之中究竟用在那裏象曰終無功是原始

要終言之不必歷試重險而已知其終无功也盈之爲害大矣哉。

六四樽酒簋貳用缶納約自牖終无咎象曰樽酒簋貳剛柔際也

交際之道無事繁文以誠實爲主故樽酒可以將敬貳簋可以用享盈缶可以見孚貳副也謂樽酒而副以簋也約信也卑也納進獻意牖室中通明之處言習坎者當處重險之時只要有實心即樽酒簋貳用缶亦無不可又要自處卑約而不失其信且不敢徑直行之必自牖以納其約必如此方是剛柔相際而終无咎矣四非終言終者見行之終與心合可以出險也即象詞維心亨行有尙之義六四以柔居柔本無剛可言然處險則

非剛不濟柔中有剛便是孚亨而行之又能委婉求合絕無盈滿之象所以三終无功四終无咎也剛字不必指五說亦不必拘定君臣一邊說

九五坎不盈祇既平无咎象曰坎不盈中未大也

不盈水德也有本之水細流如斯洪流亦如斯惟適於平而已九五陽剛中正雖居坎中而能濟險然其心並不自恃能濟亦並不見爲險也從古聖賢當家國之際其事愈難其心愈下自外觀之固是憂勤惕厲不敢稍涉大意然其心境恬適遇事鎭定卻爲見理明透時位本應如此故極難措手的事業而行之只如家常日用一般若先有一念震矜一毫做作便處之不得

其平象以中未大解不盈二字平字即在其中雖有中德仍不侈然自大此是化險爲平的眞手段人人可以習學的特要從心上打疊乾淨耳

俞石澗曰坎不盈以其流也何氏曰祇適也萬以忠曰平字深味之令人當下恬然有與天地萬物同止其所氣象除去風波只是水世間何事不能平旨哉易簡錄曰二求小五未大總是乾體自強不息一脈坎中未大要於乾震主未光要於艮此過八爲一脈絡

述義曰不盈者莫如水水平則無坎矣故上善若水虛懷善下而因物順應物所自具之分稱而施之以求平焉艱阻普濟而

無功可紀期於寡過故无咎也不驕泰而絜矩聖人之平天下亦若是而已矣

上六係用徽纆寘于叢棘三歲不得凶象曰上六失道凶三歲也

係心係也從維心亨一維字生出維是維持道心使由微而著故亨係是係戀人心使危者愈危故凶天下之事不出理數兩端有常即有變有易即有難此理數之自然雖聖賢不能強也吾人之心不出理欲兩途從理便無欲從欲便違理非常人所得知也若心有所係不問心之亨與不亨行之合與不合而惟於身家富貴上有係戀之私看似安逸而其實是用徽纆寘于叢棘也徽纆叢棘皆人情所甚惡而一有所係則必自用之而自寘之雖經三歲尚不得道凶何如哉大抵人生在世只能求順於心不能求順於境境有安危順以行之自然無事若心不順理而從欲爲安則人世所謂坦途皆徽纆叢棘類也初之失道失於始猶可回也上六失道至於三歲是失於終也終則愈不可救矣一是教他慎始一是警其圖終豈以凶而遽絕之哉

述義曰上六險終柔而不出險不負人人自負險苟能得之則未三歲而已出矣徽纆叢棘孰非造福之地哉按此係之爲害尤甚於盈矣人之不可有係也如此

易或曰三股爲徽四股爲纆皆索名舉手掛徽纆投足蹈叢棘才與勢俱困如俗云縛手縛脚一般

質卿曰坎諸爻大段都不得一吉字蓋在坎中亦是時勢所値亦是事端所壞古人只有作事謀始的一法以救其末然又有明哲保身的一法以離其禍難若身在坎中即聖人亦難措手矣亦只有維心亨一法聊以義命自安故雖如九二之剛中僅僅求小得

易簡錄曰水須上下通流故初入窞即不流即曰失道上有係與寘即不流亦曰失道又曰行險用險皆坎德皆陷功行險不失其信能陷者也君子也行險僥倖爲陷者也小人也虞庭危人心以爲陷微道心以能陷也孔子以相近言性先天首乾純乎理純無陷也以相遠言習後天首坎兼乎氣質兼有陷也形既生陷既成矣欲不爲陷定須能陷爲陷終身燕溺之小人能陷終身憂勞之君子一息尚存不容少懈一息不勞不得一息无功不得故曰行有尚故曰勞乎坎以其用得功勞多故爲勞卦以其爲刺血見血學問故坎又爲血卦

☲☲ 離下離上　互巽兌以內卦離中爲主

離利貞亨畜牝牛吉

離明也在人爲知有本然後起之分本然者無不正後起者容有不正故必利於貞而後萬事萬物明無不通之處然又須養者必順理以求其至使後起者日擴充其本有之明久而安焉則明明相續而不已矣故曰畜牝牛吉是卦一陰麗於二陽之中其體本虛其用則實本由坤中而來是明之發源處本正再加涵養之功則安於正矣書曰高明柔克亦是此義

胡雲峯曰坎之明在內以剛健而行於外離之明在外當柔順以養於中

述義曰離爲火火本無質有所麗而炎生心本無形有所麗而神發其所麗者不可不正也麗於理則正麗於欲則邪邪則昏而塞正則明而通故必貞乃亨此省察之功也能省察者必本於涵養顧涵養難也無主則空有執則滯曰言養而未知所養者果何物也君子觀象以爲如畜牝牛然坤爲牛順也離得坤中故爲牝牛純順也坎實性之誠離虛心之明明必麗正以心復性所謂明明德也又必養順以中致和也所謂止於至善也

鄭孩如曰火惟因物以爲用故明不窮中虛而無私焉物來則麗之麗盡而熄不求明於物之不順其固然畢照而我無爲此畜牝牛之道也

彖曰離麗也日月麗乎天百穀草木麗乎土重明以麗乎正乃化成天下柔麗乎中正故亨是以畜牝牛吉也

麗者附於事物而明始見也如日月之在天成象百穀草木之在地成形其生處不可見其麗處則可見也重明者因本有之明並所養之明見於事事物物而無不正則我無用明之迹而天下化成人人皆在涵照之中而不知其所以然成者人被其光化者人忘其神究其所以只爲離中一畫柔虛柔順麗乎中非外炫之明麗乎正非私智之明故明無不通而人之用明者必以畜牝牛爲吉也重明句指全卦言柔麗句專指中爻言

鄭孩如曰夫子不言明而言麗者教人以用明之道也因物而

照謂之正明無所麗而爲明者謂之穿鑿謂之逆臆又曰火空則明先有物橫於胸中則明窒矣畜者豢養之意養其順德而明自生自然之明也柔者虛也順也逆臆矯計非柔也智者過用其明非中正也惟柔故能麗乎中正剛善挺柔善附也

述義曰坎離爲乾坤之正交故坎言天險地險離言麗天麗土

百穀草木互巽象也

胡雲峯曰坎之剛中九五分數多離之中正六二分數多

象曰明兩作離大人以繼明照于四方

易或曰明出地上日之作也明入地中日之息也天無二日日無二明而謂之明兩作者以其晦而復明息而又作體無彼此

而用有顯藏離之象也獨此卦稱大人即明明德於天下之大人也繼明合日月之明以爲明照于四方合天下之明以爲明爲其無時不明所以無處不照象詞中亦是暗藏養字在內測言曰明何云兩作有夜晦爲之息也向非息之以夜則明窮久矣故彖曰畜牝牛吉正欲以坤之順養離之明蓋日之光照以陽而中晝陰虛則所以孕毓此陽光者耳

初九履錯然敬之无咎象曰履錯之敬以辟咎也

履步履也履在下初象也錯然雜進貌人生之始各有良知惟於事變當前紛擾眩惑所以茫無主見此知行不能合一之故所以動輒得咎聖人教之以敬即是初學求明第一層緊要工

夫蓋人之精神不凝聚則不能光照若平日無居敬之功則神光散亂即窮理亦是空談一遇有事心先搖奪非其人毫無知識以聰明總在浮面上炫耀未經腳踏實地耳如果將知行打成一片時時收歛時時提醒則敬之自然无咎象曰辟咎者以初時下手尙不敢自信爲无咎也即此一字已見敬之全神矣按坎卦以行爲主而初爻失道全從不明來離卦以明爲主而初爻履錯却兼從行來千古心傳於此可見

六二黃離元吉象曰黃離元吉得中道也

二居中得正所謂柔麗乎中正也黃中色亦正色故曰黃離離得坤之中坤之貞其吉宜也而爻獨言元者得其虛靈不昧之本體故也本體從坤元來即從乾元來元是渾然一個正理而其中無所不有人能洞見此理則不拘一偏不執一是如火之炎觸處便著如日之麗容光必照這是最簡易的道理得此中道便是堯舜精一的心法後學從格致上下手積漸既久到了貫通時節亦可得此境界然用功之始亦須先認此爲的如射有正鵠一般方是眞眞求明若專從事物上求只是一知半解斷不見廬山眞面也試看孔門傳授多教人從本體上著功夫亦是此意

或問五爻亦中也而中道獨屬之二者以二之中是先天由元而來所謂不學而知者也亦猶坎二不如坎五者以內坎歷險

未深不若五之能處重險且能化險爲平也又象詞得中道三字煞費體認言得似易而功夫實難不在元上求中則終身不知道爲何物以其離道以求中也能從道上求中則此後只在元上培養此重明所以能繼也若本無此明或專從外面求明謬以千里矣

九三日昃之離不鼓缶而歌則大耋之嗟凶象曰日昃之離何可久也

三處下卦之終末有明也而至於日昃則明將盡而昏繼之矣故曰日昃之離日無不昃之時而日昃之離則人事蹉跎空過一世忘了本有的良知又安望其明之能繼續乎然人果有志

一日不死亦可知非聞道以收桑榆之效無奈舉世聰明迷了本性不是外面求樂則委爲年老可憂其心既爲形役其形安能長保歌與嗟總免不得一凶字此等人生不知其所以生死不知其所以死糊糊塗塗混到日昃時候終久不能醒悟何可久者非斷其年之不永實惜其明之全亡也日昃尚可復明明亡不可復繼有志求明者豈可待日昃而後興哉

九四突如其來如焚如死如棄如象曰突如其來如无所容也

九四陽居陰位剛柔交濟正當前明未息後明將繼之時是能求續其明者但用功之始不知明在何處以此明本無形聲之可言也既無形聲可指故絶世聰明的人往往博採羣籍廣搜事理以求其所謂明者及至真積既久豁然頓悟不拘何時何地恍若意料所不及故曰突如其字指明說其之來本無形聲而恍若有形聲者然故曰突如其來如焚火象也本體未明如人在暗處一般陡然開朗恍如火之燜爍無原不燎焉故曰焚如死字根焚字來棄字根死字來從前未來的時節見一件喜一件得一回守一回未免有自負的意思及至真明一現羣陰皆滅始知向來所喜所守全無用處只得死心踏地一切放下佛家所謂從前種種譬如今日死亦是此意无所容指焚死棄說本明出則外來之明自无所容五如字通在心境上摹擬不言功夫者功夫在人自做不可以一端形容也且四正繼明之

時繼明繼其所本有只是要涵養得到到了此時自有突如其來如的光景舊說其字指九四說故解突焚死棄等字爲剛不可容然如字全無著落矣似宜再酌爲是

或問離爲日故下三爻明指日說而上三爻全不黏日字何也不知卦爲重離以兩卦之中爲主謂其爲明之本然也繼者繼此而已無他說也至上三爻是繼明之功繼其本明是一定的而功則無定全看人能繼不能繼故不得黏定日字後人無可捉摸故說多紛歧似不如照繼明上入想方是重離應有之義非敢妄翻前解也

六五出涕沱若戚嗟若吉象曰六五之吉離王公也

五居上卦之中與二同一中也然二爲未發之中五則已發之中也且二居下能自明其德便是得道五居上必能明明德於天下纔算繼明以在上之大人必照于四方化成天下方稱得這個位分也今六五以柔麗中欲合天下之明以爲明而恐懼修省時有不克緝熙之意故目之涕心之戚口之嗟若有情不自禁勢不得已的光景如此用中自然能致中和天地位而萬物育故吉也離王公者專指六五位分言之故曰六五之吉

上九王用出征有嘉折首獲匪其醜无咎象曰王用出征以正邦也

王謂五用用上九也上九以剛明居卦之極可用以正人之不

正故有出師之象折稽也稽首來庭則嘉之匪我醜類則獲之以有征無戰之義行不嗜殺人之仁非柔中之主其孰能用之如此則一邦之人同麗於正而天下化成矣象曰正邦正恐用明者流於苛察則明字中便有多少弊病規之以正邦纔是繼明之得中道處與六二有何異哉

一說首魁也獲執也卽殲厥渠魁脅從罔治之意亦可從

折中曰上九承四五之後有重明之象在人心則爲克己而盡其根株在國家則爲除亂而去其元惡

愚按上九出征與初九履錯俱兼知行言之以離雖虛而用實包行在內方是重明的眞諦

潘雪松曰兵猶火也離爲甲冑爲兵戈故有是象

陸庸成曰坎本坤也乾陽交其中而生水水內陽而外陰故其明內景離本乾也坤陰交其中而生火火內陰而外陽故其明外景

李隆山曰坎中實是爲誠離中虛是爲明作易者因坎離之中而寓誠明之用古聖人之心學也

象抄曰坎之象是聖人入水不濡的手段離之象是聖人入火不熱的手段全體乾道然後做得坎之學問全體坤道然後做得離之學問

周易用初卷三

下經上卷

福山杜

兌上艮下　互巽乾

咸亨利貞取女吉

無心相感之謂咸又有皆義言人人所同然也天地之間人道爲大故上經首乾坤下經首咸恒也恒主在行而咸則未行之先故咸尤先恒也咸無不遍者以一人言則有形神之異以人人言則有彼此之分此中機兆全看正與不正正則形神俱忘彼此不分而亨不正則神滯於形此限於彼而不亨此人道第一緊要關隘爭關奪隘只用貞字一着以人心之天合天理之

天一人如此人人皆如此則無不貞無不亨矣此卦之所以爲咸也取女吉猶噬嗑利用獄之意取象於此非專主取女也蓋是卦艮下兌上艮山兌澤皆靜境也而其氣動動生機也其境無時不動其機無時不生故有咸理非眞動也眞動則何以爲山澤乎又卦互巽乾乾在上正當人心部位爲人心之天此處亨則得其正此處不亨則所感皆非斷不能得正不知人心中個個都有一個天理在內果能去了裏面的物欲忘了外面的身家則天下只是一體何愁不亨又何用有心相感乎又全卦爲坤包乎乾坤有形乾無形有形之地包無形之天猶有形之軀包無形之理所謂人性皆善是也咸在此則與天合與人亦

無不合除了這個通是外感偏感非感之正矣聖人云吾非斯人之徒與而誰與從人人求之乎抑從人人皆有處求之乎有志天下者試先拍拍此心看

程傳曰相感之道利在於正不正則入於惡矣如夫婦之以淫姣君臣之以媚說上下之以邪僻皆相感之不以正也

易或曰咸不言元咸卽元也按元字卽藏在貞字內乾釋利貞以性情言情之無不從性來也此處須善體會

彖曰咸感也柔上而剛下二氣感應以相與止而說男下女是以亨利貞取女吉也天地感而萬物化生聖人感人心而天下和平觀其所感而天地萬物之情可見矣

有心爲感無心爲咸聖人却以感釋之者天理之在人心本是個生生不息的所以至靜而非寂滅故不妨言感也感是柔道用不着剛今柔居上剛居下一柔一剛一上一下似乎絕不相與然氣雖二而理則一從一處感從一處應不相與又極相與況卦德止而能說卦象男能下女止以正說以正下以正此其所以亨利貞而取女吉也天地不言所感者天地無心感物而無所不感故曰天地感其感處卽從萬物化生處見之化生是得天地之氣之理而不知其所以然故曰化卽所謂爲物不貳則其生物不測也神也惟聖人參贊天地知萬物之中人爲最靈人心之內天命具在聖人之於天下與人心之在天下其遠

近智愚至難通也而其中有大可通者則人人心中之天也聖人以巳之心感人心同有之性以巳性之至和且平感人心之不和不平而天下無不和平矣和平者情之亨而其所以能和平者性之本善爲之也性本善而聖人又有以感之則其情畢見故曰觀其所感而天地此情萬物亦此情天下無無情之地卽無無情之人其情本於性者爲忠臣孝子義士仁人其不本於性者反是此正不正分途去處故曰情可見教人善於用咸也

張子曰萬物本一故一能合異以其能合異故謂之感若非有異則無合天地乾坤陰陽也二端故有感本一故能合

易或曰剛上柔下者位之定柔上剛下者氣之交王氏曰男而下女初婚之所以爲禮

萬以忠曰咸感也身爲感本故取象焉然人之一身外則拇腓股脢與輔頰舌內則思而已宜感之在是矣今爻詞所係皆不足以感人則身所爲感果何物乎艮止也身爲止樞故亦象焉然人之一身止之可得言者析之趾腓限輔總之則身而已宜可止在是矣今爻辭所係皆所不可止則身所爲止果何在乎

蓋乾坤與離之取象於龍馬牝牛以可象者象不可象欲人求於象之中咸艮之取象於吾身也借可象者之皆非反形乎不可象者之爲是欲人求於象之表也

程敬承曰和平二字卽在止而說內看出蓋感主於說以止行說卽此是中節而和卽此是平和平者人心所同天地萬物之情也卦中曰虛曰貞曰居曰順曰光大皆情之類也

胡雲峰曰上經首乾氣化之始而曰品物流形下經首咸形化之始而曰二氣感應氣與形固未嘗離也上經首乾象傳言性下經首咸象傳言情復之象言天地之心咸言人心學者於此當有悟矣

象曰山上有澤咸君子以虛受人

述義曰山本高澤本下今澤在上而水下潤於山山在下而氣上蒸於澤此二氣之交感也故爲咸君子知山惟中虛乃能受

澤心惟中虛乃能受人廓然大公無所係累來者不拒而萬物皆通亦如山澤之通氣也彖言貞象言虛惟貞故虛程子所謂有主則虛是也卦體以坤包乾亦虛受之象

汪氏曰看來以虛受人可槩六爻大旨蘇子瞻曰咸者以神交夫神者將遺其心而況身乎身忘而後神存虛受者卽所謂神感而無意必固我者也

王龍溪曰君子之學致虛所以立本故曰竅於山川

陸庸成曰彖傳言感象傳言受感非將迎受非留滯何也常虛之體我不能不與物接聽其自往感亦因應也物不能不與我接順其自來受亦感通也

彥陵氏曰人知咸之爲感而不知其妙在受人知虛之能受而不知不受乃虛從此悟入工夫方有把據處

愚按虛者太虛之本體也其理極實故無所不有而一無所有惟人受中於天而得其至虛至實之理故心有天象所謂人心中一小天地也是卦兌艮取少男少女爲人道之始而人道以心爲主故暗取互卦之乾乾天也至互乾則人心之天與乾坤之乾不同以互乾中畫正當人心部位卽爻之九四是也但聖人取象不從實處示人却從虛處言之爲其卦之爲咸也咸主感故曰受人非君子所貴者專在虛也理不實則不虛理不能如天之實則尤不能虛虛從實處來非物欲意見所能參也有

所參則不虛無所參則至虛而至實者存乎其中矣況吾人既生人世縱無心感人不能禁人之不來於其來時能虛以受之不淆不驚適如其本虛之體這纔當得個咸字若一心先有人相有我相則不能虛卽不能受又或看似能虛而其實却不能受是必遁入無人之境而後可言虛也豈聖人象咸之本意哉故吾謂人必務實方能得虛必要忘我方能受人虛受二字活畫出一心天境界矣

初六咸其拇象曰咸其拇志在外也

拇足指也居身之最下故以象初六爻皆以身取象者聖人視天下如一身知所以感身卽知所以感天下矣六陰爻又居艮

初象人發念之始欲有所往身雖未行而拇已先動是咸其拇也其字各指各爻說不必就應上說志是心之所之心不可見見之於拇拇動而其志可知矣外者身外也志在外者不求諸內而求諸外也外是無關心身之處凡一切榮華富貴皆是志在外初念便差幸尚未動故不言吉凶然拇動而人不知已則無不知者此時不謹必蹈危機明其為外便宜將放心收轉回來毋得錯了路頭是學者第一入手緊要工夫初之不可不慎也如是

本義曰此卦雖主於感然六爻皆宜靜而不宜動語類問內卦艮止何以皆說動曰艮雖是止然咸有交感之義都是要動所

以都說動卦體雖說動然才動便不吉

述義曰動雖微幾之先見者也故君子必謹其幾

錢國端曰艮其趾未失止之正咸其拇已撓止之體

蘇紫溪曰心主乎理而不逐於事物即日感日應而亦在內也心係於事物而不主於理即未應未感而亦在外也

六二咸其腓凶居吉象曰雖凶居吉順不害也

腓脛後肉俗名小腿肚也其肉柔其位陰在足股之間故有中象六二以柔居陰為下卦之中雖無外感之擾而中有所動是咸其腓也腓動是見諸行矣當止而行其凶可知這等人是學問不足涵養未深亦知求中而却以氣質之性為人人所本有悞認為天命之中所以徑行不顧殊不知人心之內天命為正有清無濁有純無駁這纔是個正中若氣質則雜於形性之間尚須用學問涵養使一歸於天命之正方得其中若不能止於其所而以氣質用事看似性所本有而其實已背於正理是所咸非正而咸於脛後之腓矣故必以居為吉居者止而不遷之意居於正則順乎天命之本然而不害於理雖凶亦可得吉蓋妄動則逆不妄動則順凶之與吉只在氣質上一變化之耳此慎動之學也

彥陵氏曰居字可味靜虛原是本體聖人因其馳騖故以居字點醒他如云爾原有個家宅在耳

葉爾瞻曰止乎理而不遷曰居從乎理而不拂曰順夫子怕人錯認居字未免有惡動求靜之病故提出一順字

九三咸其股執其隨往吝象曰咸其股亦不處也志在隨人所執下也

股居下體之上拇腓所從然股又隨心者也心有主則股斷不能妄動乃九三既為艮主當止而動是咸其股矣股既自動則心無所主可知是拇動亦動腓動亦動心動亦動無時不動即無時不隨非專執偏執而何以此而往可羞吝也亦不處者不處指動說亦字從上下三爻看出正從拇腓與心說來已隱含隨字在內隨是陰柔所為九三以陽剛之才何至於隨既要隨

何必執執似尚有剛意而執其隨亢似全無剛意此可以見其志矣蓋其志在於感人而恐其不說故變其艮止而爲隨用其陽剛以爲執如此趨時度勢看似通變咸宜不知感人之道全要相感以天不從天理上求而一於隨人是捨了感人的根原其所執抑何下哉蓋九三居艮之上兌之下以互卦言之又居乾下艮之上得乾之少乾之下得乾之初滿心都是天理却不肯安居於是倒從人之說不說處設想用全副精神以爲迎合之計豈不可鄙可惜下字一字眞令他慚媿無地

余嘗讀西銘一篇眞有海濶天空的境界然細按之全無把握去處及讀東銘方知先儒不是空說大話若先無東銘這番功

力卽有西銘之志斷斷做不出來觀咸之九三云云何嘗無民物之志只是根原上欠了一層功夫所以東顛西倒不能感人而隨人生活何其下也

九四貞吉悔亡憧憧往來朋從爾思象曰貞吉悔亡未感害也憧憧往來未光大也

貞者天命之正理寂然不動者也九四正當互乾中畫爲人心之天得其正而且固者以爲主於內靜固靜動亦靜故吉也但人自受生以後物欲所蔽習染所移漸漸減一分貞卽漸漸增一分悔悔是心的虧欠處亦是心的奮發處不貞故悔悔仍能貞貞是純乎天理故所悔皆亡言心體之無動而非靜也若心無眞宰以爲感通之本則同一心也而專恃知覺以用爾思不思則失其官思又茫無所主如是則心境憧憧卽未與物接已不勝往來朋從之擾其何以物來而順應乎未感害緊跟貞悔來感有心也有心便是害故曰感害今以能貞悔亡感如無感便無有心之害故曰未感害未光大者天是光大的人心亦本是光大的祇爲人心不能如天之光大所以靜虛中添出許多紛雜往來不是外境朋從亦不是私欲卽在理上設想却有心要如此便不是何思何慮之天象故曰未光大也

程傳貞者虛中無我之謂又曰天地之常以其心普萬物而無心聖人之常以其情順萬事而無情故君子之學莫若廓然而

大公物來而順應故曰貞吉悔亡憧憧往來朋從爾思

朱子語類曰敬心之貞也又問憧憧往來莫是此感彼應憧憧是添一個心否曰往來固是感應憧憧是一心方欲感他一心又欲他來應如正其義便欲謀其利明其道便欲計其功又如赤子入井之時此心方怵惕要去救他又欲他父母道我好這便是憧憧之病又曰聖人未嘗不教人思只是不可憧憧這便是私了若是義理却不可不思又曰憧憧只是加一箇忙迫的心不能順自然之理方往時又便要來方來時又便要往

林次厓曰以憧憧往來反觀九四之貞只是往來付之無心爾蓋盡吾所感之道人之應與不應皆所不及也此便是正而固

憧憧往來是把箇往來放在心上切切然不能放下故曰何思何慮言其不消如此

述義曰四當心位不言咸其心者咸乃心也然有心爲感感卽累心有所私係則悔生焉故咸利於貞貞者無心之謂主一之謂敬無適之謂一主於一則貞矣有所適是往來也此內外賓主之辨也

楊誠齋曰四不言心而言思者責其廢心而任思也

彥陵氏曰兩未字大可味未感害之未正見害卽在感中有危之之意未光大之未正見心體本來原自光大有醒之之意

愚按舊說貞字是矣惟悔亡二字全無着落故貞吉下加一轉

折使人人可學而至若原本無悔非生知安行不可又不許人思豈貞字盡是天生惟由悔而貞由貞而悔悔亦亡則本體依然虛靜卽感應俱不設成心是人心已與天合矣若專用思思於未來之先又思於已往之後便不是自然順應的道理這是人人易犯的病故聖人特揭出之以爲不善用心者戒四不言咸其心者以此

九五咸其脢无悔象曰咸其脢志末也

脢背肉也前與心對一身皆動惟脢不動是不感物而物亦不感者也五居上卦之中似亦心位而所感在背故有咸其脢之象人之爲道離不得日用倫常從日用倫常內踏實做去自能感通萬物除了這條正路別無可以用心之處亦別無可以見天之處今九五亦得乾體而不求諸正反求諸背是有意絕物並絕感也无悔者究其志言之其志如此能虛可知然虛而無用於世是又矯憧憧往來之弊而背天命之本然矣志末者惜之之詞

按卦內三言志初在外三在人在外者不知有人在人者不知有已惟五爻不以外至爲榮亦不以斯人爲與孑然一身自修自煉看是明心見性而其實在末上苦了一生末字似與脢毫不相干然人本乎天萬物亦本乎天天生萬物而賦畀在人人不能代天理物便不是天地生人之意且聖人以天下爲一身

故有感有應感應者情所以感應者性性字中有天地民物方是一箇全人若背了天地民物便不是本性九五一爻將天地民物都丟掉了惟一血肉之軀務求其所謂清淨寂滅者而常留之豈不是在末處計較此等人皆上等姿禀因未入正路所以無情至此觀二五中爻腓脢皆反背可知

上六咸其輔頰舌象曰咸其輔頰舌滕口說也

本義曰咸人以言而無其實又兌爲口舌故其象如此

述義曰上當兌口輔在口旁頰在輔下舌在口中咸其輔頰舌以言感人也以心感人倘恐有悔心不相通而徒以言感則更淺矣謹之猶可不謹必凶故不言占教謹言也

按舌爲心苗舌之所發亦可見心之所存故聖人垂世立教儘有不得已而用舌之時但古聖賢之書無不本諸躬行或時勢所值不得見之行事遂至託之空言而其實非空言也上六以陰柔無實之學又爲兌主既欲取悅於人又欲人之悅已故用舌又用輔頰以爲之助輔佐也頰旁也凡人立言若全無才學豈能傾動一時故必援据經典博徵事理以見其有據又必體察物情旁通曲喻以見其可從故不曰咸其舌而曰咸其輔頰舌象以口說括之一滕字形容之滕與騰通言其一生功力全在口說上用了豈是養心之道感人之咸乎蓋深惜其才學之悞用也

又按咸恒二卦爲人道之始故咸說心要如天心一般恒說行要如天行一般而咸之上爻已暗起行字亦如乾卦內處處暗包坤字在內非有此心此行斷不能參天地而配乾坤也

述義曰咸主於動其道尙靜搦動謹幾舌動謹言腓欲其括股欲其處皆尙靜也然必如五之咸脢則又偏於靜而不能動矣靜非守寂惟止於貞貞者純乎理而無欲也理實則心虛心虛則能受能受則能感感而仍虛則無偏動偏靜之咎矣此九四之貞所以獨得吉也是故知貞之爲虛者可與言心之體矣知虛之爲咸者可與言心之用矣

王龍溪曰儒者諱言虛寂夫子於咸發感應之理詳言之何也

蓋天下之感皆生於寂而其應也皆本於虛虛以適變寂以神感何思何慮所以一天下之動堯之中舜之微文之穆孔之默顏之愚周之靜皆是物也

龔括蒼曰咸以人身取象與艮卦相類但咸感艮止咸者動而止者靜故咸諸爻不如艮吉多而凶少

䷟ 巽下震上 互乾兌

恒亨无咎利貞利有攸往

恒常久也天下可常可久之道惟有日用倫常是人人離不得的無賢愚無貴賤無古今無中外處處皆可通用所以爲亨无咎非占詞以此理本極平常無一些偏倚高深之病故曰无咎然利在於貞貞守也守而不失乃得其恒而又非徒守以爲恒也故必利有攸往隨時隨地實實見之於行如天行之不息方是人道之恒也按是卦巽下震上內互乾兌咸之乾在上適當人心之位恒之乾在下適當行地之交咸坤包乾有虛象故人心必如天心而後成咸恒亦坤包乾有往象故人行必如天行而後成恒以不行則無恒不善於行亦不可謂恒也利有攸往四字正是吃緊爲人教他法天之意

徐進齋曰恒有二義有不易之恒有不已之恒利貞不易之恒也利有攸往不已之恒也合而言之乃常道也倚於一偏則非道矣

彖曰恒久也剛上而柔下雷風相與巽而動剛柔皆應恒恒亨无咎利貞久于其道也天地之道恒久而不已也利有攸往終則有始也日月得天而能久照四時變化而能久成聖人久于其道而天下化成觀其所恒而天地萬物之情可見矣

恒久也惟常故可久也剛上指震柔下指巽與咸之柔上剛下正相反咸主感故用柔恒主行故用剛也雷風相薄而不相悖故相與感應相與虛象也雷風相與實象也行與心不同也止而說纔能感巽而動纔能行剛柔皆應者行之用一不應則行不恒故以皆應而後亨也久于其道指人說恒無不亨恒本无咎惟人不久于其道故利貞貞則能久也于其二字有守定不變之意天地之道就在互乾上看出故咸恒二卦皆從天地說來恒久不已是天行人要參乎天地亦須照樣行去其不能行者只是少終無始不能如乾之大明終始耳若真法乾之健凡事必圖其終有終自然有始終始循環無少間斷豈不是恒久之道承天而時行乎日月三句俱就行處言之其有終有始却像無終無始只是一箇恒字便能久照久成化成如此故觀其所恒而天地萬物之情非常斷不可行非行亦斷不能久其理不顯而易見哉甚矣恒之貴於能行也

易抄曰至靜者莫如山而以爲咸可見寂然不動正其感而遂通者也至變者莫如風雷而以爲恒可見變化無端者正其常久不已者也

萬尙烈曰相與二字實此二卦之命脈所以恒久而不已者全在於此不然亦有所不能恒矣

蘇紫溪曰剛上四句俱是恒以一德學問剛上柔下者天德之剛常伸而陰柔之私退聽有恒性也學問一息與造化不相似

便有作輟須是雷厲風行相與有成方是恒久工夫巽而動者動而不過於動無所忘亦無所助順其所自然而行其所當然德之所以固也陰陽相應者健順相濟不吐不茹皆恒久之學

趙氏曰所貴於攸往者謂事雖有終我行不已則終者復有始所以體天地之道也

蘇子瞻曰非其至情者久則變矣

象曰雷風恒君子以立不易方

雷風不常有也而謂之恒者當天地鬱結之時而雷主動風主散萬物昭蘇生生由此不息恒之象也君子以此而得立身之道焉立對行言必能立而後能行行即行其所立也行無方而

立有方方可易而立則不易以能立植其根基以不易方爲之主宰心有定向斯行無旁歧雖千變萬化總出不了這箇道路此制行之本工夫全在一立字中即象詞所謂貞也

述義曰方者所也即大學至善之所人物所當止之地

初六浚恒貞凶无攸利象曰浚恒之凶始求深也

述義曰浚深也初六巽主其性善入故以浚爲恒強求深也庸德庸言事近而理平強求其深雖正亦凶爲其用智而失之鑿求道而索之隱也以之修已則銳進者易退以之爲政則欲速者不達无攸利也

愚按此爻是行而不得其道故以浚爲恒恒日用之常本極淺近若以淺近爲不足行則所行必求諸深遠及早醒悟尚可不至於凶惟初六以陰柔之材恃其善入守此不移則凶可立至此等人聰明自用以爲天下事可以意造不肯爲人所能爲而不知家國之禍就從求深處來无攸利非不往也往而自失其常也始即終則有始之始始指初言始如是無終可知而其實並無始也此錯認恒字的病教人慎之於始也又按咸卦貞字訓正此卦貞字不可訓正以象詞恒亨无咎已有正字在內若有不正則恒何以亨何以能无咎乎故三五爻內貞字俱作固守解不可一律拘也且卦意責備人處總要留一轉機以爲遷善之地理是萬古不易只怕人不守不行所以不能如天之恒

道既曰恒豈有不正者哉

九二悔亡象曰九二悔亡能久中也

悔心境也天下的道理惟中纔無悔稍不中便有悔但悔在心非人所得見故無象可指然人雖不見而已獨知之即未嘗見之於行而心內有歉然不自安處恐其不中又怕不能久中故不必真有悔而後悔也九二陽剛居中得互乾初畫乾之初含元在內人得之而爲中中常在則悔可亡非素位而行斷不能怨尤胥泯非隨時以行斷不能俯仰無虧象曰能久中則滿腔內都是天理流行適如天之健行一般不曰无悔者不敢自謂无悔也一能字中有多少乾乾奉持之意久中便是恒故不言

恒心境如此行可知矣

彥陵氏曰久中中字即未發之中中乃恒性恒性之明不息這便是久中

九三不恒其德或承之羞貞吝象曰不恒其德无所容也

德是人所本有由乾中而來人得之則為其德本是人人可信的物事到處皆可通行九三以陽剛居動位又居巽終為進退為不果故不能自信有二三其德之意是不恒也人至不恒則其心必多疑貳其行必多欺偽本欲以不恒取巧於人世而不知承羞已至於目前或者不定之詞言不知何時何地無不承之以羞也因羞而改便可復恒若再固守其不恒則真可羞矣

无所容者言自失其德非天所能容甘受人辱即人亦不能容也往之不利也如是

九四田无禽象曰久非其位安得禽也

九亦乾體四得震初又為動主宜有得也然以陽居陰處空虛之地是空談道理一流人雖往來馳騁看似能行能久而其中本分所當行的全沒踏實做去故曰久非其位位是人立身所在隨時變遷如富貴貧賤夷狄患難之位之類素位而行便得其位若臨時無一番實在踐履空手來空手去這便是田於无禽之地安得禽也

述義曰三有德而不恒四能恒而無德楊墨之仁義黃老之道德申韓之治術記誦詞章之學問皆是也

六五恒其德貞婦人吉夫子凶象曰婦人貞吉從一而終也夫子制義從婦凶也

六五居上卦之中得坤德焉故曰其德又震為長男而互兌女故有婦人夫子之象坤以承乾為德恒久於斯而不變是其貞也然婦人吉夫子凶者明從一為婦人之義而夫子則制義者也義之一字是聖人點醒人處專就行時言之制字有功夫又不止就行時言之蓋是卦恒字最難認取卦內說貞說久說德說中都有好不好兩面意在如咸卦內說感說情說虛說思也都有好不好兩面意在看兩卦爻詞便見後世學者無可捉摸

幾於開卷茫然不知究竟當從何處下手雖卦理精微非聖人不能盡咸恒之道然人人俱離不得咸恒二字故於互乾中胎藏天心天行二義使人人可以領會是亦易中所僅見也惟是咸之天心與四爻恰合讀易者尙可取信至恒之天行惟彖詞有利有攸往一語其餘傳象並未嘗言行不知卦爻全是設行行便不恒不善於行亦不恒恐人不知所謂恒也故曰貞曰久曰德曰中以分晰之恐人不知所謂貞久德中也故特拈出義字以總括之義是事之宜專指行上說知義則知恒矣然義亦難認取故必曰夫子制義義亦是空理而有事以著之以事之情實加吾心之裁制隨時制宜其理固顯而易見也若執一

則不是義以其事有不同故理亦因之而變變者其事而理則不易即此便是恒字真諦若舍義言恒便是走了差路非行時安得知之爻內婦人夫子只是取象如此不是專爲婦人夫子說法也舊說似不可從

上六振恒凶象曰振恒在上大无功也

振起也作也恒道本祇平常而作起之是求高也故曰振恒六才弱而居上有振振欲動之意又居震終思變其常以震動天下之耳目不知古人行事祇是行所無事即行所當行亦性分中本應如此不能加上分毫也今上六於常理外有意振之是意在求上而不知愈上愈危爻曰凶象曰大无功言其變常之

無終也無終那得有始與初之無始同一警戒之詞

蘇紫溪曰吾人學問不可着意亦不可着力着意則淪於穿鑿着力則蹈於助長初曰浚恒戒其鑿於始也上曰振恒戒其助於終也

述義曰恒之爲道中而已矣四无禽而初浚不及中也泥常而不知變也三不恒而上振已過中也好變而失其常也二五中矣五柔不變未能制義惟二剛中隨時變易以從道斯亨貞兩得之矣

按咸恒二卦一主心一主行看是兩番道理而其實咸是恒之體恒是咸之用無咸便無恒無恒亦不見爲咸也故兩卦專言人事而坤包之乾寓焉人即宇內一小乾坤也乾坤在人事內見亦如乾統坤坤承乾而必借人事以釋之天地原爲人而設無人則亦無天地也古人云人世間無乾坤只是六子用事耳六子即乾坤也即此推之下經首咸恒以配乾坤而六爻却無全德除了天地聖人便不能滿咸恒之量然人生一靜一動時時都有箇咸恒的道理不但咸恒可學即乾坤亦可學而玩觀聖人學天地處只是一箇心一箇行祇要靜時常常存養動時常常體察自能與天地通若捨心與行之至切而泛言咸恒豈聖人作易之本意哉

艮下乾上　互巽乾以乾中爲卦主

遯亨小利貞

遯退也見序卦並雜卦傳退之爲道綽有餘地競進則不足處常多凡事皆然而心身言動由一家以推之天下尤時時當作退一步想以已進則不能復退退則尚可徐進也人能於將進之時退然自下不敢有一毫妄想一分妄爲則未進固可退即已進亦可退豈不是進退綽綽的道理故曰亨也且人之所以欲進者欲其大也然欲從大處進步必先從小處留心小處不正則大處必不能正即大處能正仍要從小處求正必如此方是善退方能得亨天下無不正而能亨亦無不謹小而能正者

彖故曰遯亨小利貞也是卦艮下乾上二陰在下四陽在上分而言之陰方盛而艮以一陽止之合而言之陰欲進而乾與艮四陽止之止之者退之也陰之不肯退不肯止其情也亦其勢也而陽必有以退之有以止之且使其不能不退不得不止而小者亦歸於貞焉這是乾統坤坤承乾的能事若此時無遯字學問陰一長便成否否則塞矣連小也不能保全其何以言亨此聖人思患預防未雨綢繆之先幾所以想出這個遯字教小人善自爲計並教君子善於安置小人纔是傾否的真本領不是教君子先遯以爲避禍計也舊說似未深穩

易或曰遯以二陰名也文從豚從走豚之逸也艮止之四陽閑之則畜而不逸故曰遯亨小利貞以將逸象陰之往以閑而不逸象陰之馴往則陰長而厲馴則陰順而亨

又曰遯之二陰象豚之逸无妄二陰象牛之係中孚二陰象豚魚大畜二陰象童牛之牿豶豕之牙大壯二陰象喪羊與遯之放豚一也按二解亦可參觀但閑字彖詞內無着落耳

彖曰遯亨遯而亨也剛當位而應與時行也小利貞浸而長也遯之時義大矣哉

遯之一法從二陰下長想出亦從四陽上臨想出故遯不專是時勢宜然道理本應如此也即以消長論之從古無常長不消之理世人只知長之爲長而不知退亦是長於正長時存一必

消之想則不當長者固有退志即長所當長亦不敢坦然自恃而有退志矣有此一退則道理愈寬愈容即時勢亦無奈我何此遯亨之所以必遯而亨也舊說遯字專指陰又專指陽不知遯之爲退陰陽俱當如此亦俱有可亨之理不遯不亨不亨亦不成遯故彖傳加一而字剛指五言故曰當位應者應乎時也不專指陰說能應乎時纔能與時偕行此中有大作用在內說來陰氣之生多生於治安之世其君臣都在陽明一邊開闢艱難所以小人不得溷跡至久治久安規模已定其大處皆有成法可守其小處未免不暇致詳不知時移勢變罅漏易開萌蘖必起若上下憚於更張不能隨時振作則一處不相應即一處

不能行應卽呼應之應如響之應聲心之應手非聖君賢相一德同心其孰能應之應在未行之先行卽行其所應總要察看時勢預先斡轉不使隙有可乘這纔是當位的職分若世故旣未親歷世變又未盡悉或臣不應君心不應口縱有所行亦不過虛應故事這便是呼應不靈推其病源總是剛字中少了這層退的功夫使事事虛心求理愈退愈實凡一切國脈民生務期脚踏實地雖未亂未危時有不敢自安之意則退處卽是應應處卽是行只爲不肯失時所以能與時行也浸而長者長是陰的自然之理而彖曰小利貞者不能使之不長亦不必使之不長只要小者能歸於貞則長者不至遽長卽長亦無害於長這便是浸字道理浸有漸意又有漬意能漸漬而變化之纔是退陰的本領陰纔自安於退而不敢上逼也此其中有時義焉時是天道之必然長者非人力所能退義是人事之當然退之仍不失其爲長惟因時制義而遯之爲遯大矣豈獨利於小已哉

按遯與臨對臨二陽在下遯二陰在下一是陽浸而長一是陰浸而長故臨卦彖詞至於八月有凶卽指遯言之防二陽之不長而消也長便爲泰而消則可憂然猶曰臨者不以陰臨陽故扶陽而後陽可終長也至遯二陰已長反欲其遯者陰當從陽陽又當養陰也以從爲退所以安陽以養爲退所以安陰陰與

陽相安則永無否矣此作易之本意也

易或曰遯之二陰必往何以能止之曰陽常統陰惟陽以當位而愈厚其終故陰以浸長而能正其始也又曰陰何以遯亨陰雖方長而陽剛猶用事惟剛當位而應與時俱行則陰之遇於下者無凌廹之漸有順成之功何亨如之故遯之亨以剛應其利貞則柔正位也陽之德盛矣

蘇紫溪曰君子依乎中庸然後能遯世易稱龍德然後能遯世豈爲隱者哉

陵君啟曰時從外遇義自中裁所利之貞爲小貞時也所藏之用爲大用所以運時也天地之不窮於剝世道之不窮於否君子之不窮於小人全賴與時行之義故贊其大非以處之之難爲大也

象曰天下有山遯君子以遠小人不惡而嚴

山勢幾凌於天而陽光下濟不惟止之且包而有之遯之象也君子知陰陽消長之理有君子不能無小人有小人卽不能盡去小人故其道在於能遠也然遠之非絕之也接之以禮待之以誠使其人有可轉之機則不惡也自守以正自律以嚴使其人無可乘之隙則不惡而嚴也不惡是如天之量嚴是如山之止以此遠之則小人不能爲害而有時或得其用此道理本當如此不是一味權術若絕人太甚持已太疎則君子與小人何

異待乎人且不可況小人乎

初六遯尾厲勿用有攸往象曰遯尾之厲不往何災也

二陰之長二爲首初爲尾尾露而全身未現其幾雖微尾搖則全身欲動其勢必前此尾之所以爲厲而不可以不遯也遯之之法莫如勿用爲主蓋小人初進之時必有搖尾乞憐之狀恐其不用又冀其或用此時進退未決正宜斷絶根株以杜其僥倖覬覦之心若喜其容悅馴順以爲材可有用則往必有災非所以保全之也故遯尾雖厲而總以勿用攸往爲上上之策若既用之俟有災而後去之已失先幾一着豈是遯尾之道

按厲字根尾字來俱指初言之初是未長纔長之時未免有觀望伺察的意故厲也乘其厲心而禁其不往最易爲力況聖明之世所用無非賢俊初以陰柔小材自然恐不能容爻之勿用是爲四陽說象之不往是爲初六說不往何災是止其往並悚其心也安置未用之小人的遯法如此

劉石閭曰舊以六爻爲處危邦之義而以後爲厲以外爲好爲嘉爲肥陰方長而勸之以先是縱之也而欲四陽舍內而外是盡之也而可乎且以陰爲危爲小人而以高蹈遠引爲陽德之君子皆以二言也而陰陽非二也羸於姤尾於遯人心之象也羸而躑躅尾而厲危之象也係之以金柅執之以黃牛之革戒懼之象也故君子扶陽而抑陰非惡陰而遠之戒其先迷之失而率其順承之正也故千聖之學當陰始遇其幾微其辨早穆然冲恬凝然專致如馴未轂如閑未逸曰羸豕曰包魚曰遯尾皆是物也如是而後爲神易之體洗心藏密之學其於致用則爲未萌未亂方盛之戒圖難於易爲大於細以開吉先而弭禍本若見二陰初往而遽舍之惟恐不速所謂學非學用非用矣

六二執之用黃牛之革莫之勝說象曰執用黃牛固志也

牛順物黃中色革是切膚之皮執是夾持之意之字指二說六二得坤之中坤之順故曰黃牛執之欲其順也而不得其道則順者不順矣故欲執黃牛即用黃牛之革革柔且堅以柔堅者執之則不傷其膚而並順其性莫之勝亦莫之說矣此固志之

法善用黃牛者也誰執之三與四五執之也初是未用之人故顯言遯尾以謹其始二是已用之人故不明言遯而固志以繫其心大抵小人之志祇爲顧惜身家切切不能忘懷所以漸漸失了中順的本性若用人者恤其勞苦厚其廩給既使小人無內顧之憂並使小人有知遇之感則法立而可以知恩恩行亦可以知法將畏威懷德之不暇豈敢有越厥志哉此安置已用之小人的遯法又如此

九三係遯有疾厲畜臣妾吉象曰係遯之厲有疾憊也畜臣妾吉不可大事也

三爲止主時時以退小人爲已任故曰係遯言其心若有所係

也但退之於初祇一勿用足矣退已用之人爻雖言執劫從志上固之不是拘繫把持專用權術以遯之也若疾惡大嚴或至疾之已甚則厲道也故必如畜臣妾者然待之以恩使之以義使人人各得其所而不至有怨與不孫之弊故吉也憊危也激之則危即病去而亦危也大事重任也小人之材亦堪奔走而大事則斷不可任誤國誰誤小人也戒陽也

九四好遯君子吉小人否象曰君子好遯小人否也

艮之三與乾三爻皆陽也而九三切近初二故從二陰設想至乾三爻皆自遯之法而二陰自無浸長之患則上下之體宜爾也且下三爻言勿用言執言畜看是權術作用而不知上德不

貞何以責小之利貞乎故九四言好遯所以示好惡之正端其本以清其源也從古小人無不善承風旨其揣摩以投時好處比常人更巧比常人更靈若以君子處之定是又拙又蠢故君子易退而小人所以易進也惟九四以陽居陰得乾初之潛體其所好在於恬退凡守正之君子則與之默契而吉凡干進之小人則與之相違而否明示以好惡之公而潛移以變化之術況小人最巧最靈久之自然習慣正不必預計其狡獪而先絶之於正道之外也此君子好遯之大也象曰君子好遯小人否者言爲小人者無不欲得君子之歡心今君子所好者遯小人斷斷無分則小人必然回心轉意走到正路上來此小人利貞之先導也

九五嘉遯貞吉象曰嘉遯貞吉以正志也

五與四同德同體而居尊位其量如天而外無喜怒之迹其德正中而內有冲虛之美故凡人之能退歸於正者雖一善一長無不深嘉而奬勵之則小人益樂於正安於正不惟一時得指臂之助且使二陰無否塞之憂吉何如之正志與固志不同固是防其不正而使之正正是引之以正而自無不正正其志全從好遯嘉遯上變化出來此之謂小利貞此之謂善用遯

上九肥遯无不利象曰肥遯无不利无所疑也

上九以陽剛而處卦外無當位之責而有自得之樂進固可以

善世退亦可以善身抱道自重故曰肥遯无不利无所疑者无所疑於道也道可行則如天之行道可止則如山之止惟行必有所以行止必有所以止如此方可言肥若不能自信無可行可止之道或有所利有所不利皆不可以言肥遯也前儒謂用之則行舍之則藏行是行箇什麽藏是藏箇什麽此地全要自已省察不得以無用之身高言遠引而藉口於肥遯也

按是卦既以遯爲退則自心身言動以及家國天下無不當用退者故彖詞極爲渾淪而爻詞仍從退小人取義以爻各有位不能不依爻位以釋遯亨小利貞之義可見陰宜遯陽亦宜遯在下宜遯在上亦宜遯其專以小人言者特旁通發揮之義而

其實遯義所包極廣、不專為待小人言也讀易者尤不可不知

☰☳乾下震上　互乾兌以震初為卦主

大壯利貞

壯盛也大陽也人之為道以行為主以動為用然不壯則不能行不能動不大則不能壯故壯有用而弱無用大則壯而小則弱也小指私欲說大指道義說私盛則似壯而非壯理盛則不期壯而自壯此百行之根柢人道之實用也貞義正也有固守意正不養則不大是以謂之利貞也是卦乾健震動乾內震外其健不健於動時見之其可動不可動必於其內處觀之內不健而外動則其壯易弱外不動而內愈健則其壯益大從內裏養健方是大壯利貞之義舊以四陽太盛為大壯故利於

貞是以大字為太字以壯字當過字殊失彖傳本旨且壯卽三十曰壯之壯如人之由少而壯是可行可動時候但不壯於大而壯於小便為私欲所制斷斷不能有為故必配義與道以直養而無害則至大至剛可以塞於天地之間這纔是大壯孟子云必有事焉而勿正心勿忘勿助長也便是此處利貞之意教人從大處求壯從養處求大不是恐陽太過使之兼用陰兼用小也

彖曰大壯大者壯也剛以動故壯大壯利貞大者正也正大而天地之情可見矣

聖人怕人錯會大壯之意故特註之曰大者壯也言壯之由大

來也又恐人不甚了曉故又就卦德實指之曰大是剛壯是動有無欲之剛而後有不餒之氣加一以字見動處全是剛爲之加一故字見壯處全是大爲之故曰剛以動故壯也其大壯所以利貞者不是大尙有不正是從大處求正大處卽是正處也正而大則可以動動是天地之情之外見者天地不正大則動有災沴人能如其正大則動亦正大而天地之情可見矣教人從正大處法天之動也

象曰雷在天上大壯君子以非禮弗履

雷在天上是已動之雷而陽光發越必先有深藏不露者以養成之而後可以徧滿於天上此大壯之象也君子知雷天之義

不專學其動而必求其所以動者如人之履乎禮是也禮天理之節文其節文固可履而其不節不文則非天理之自然卽非禮之本然當然也從禮上去尋天理所履無非是禮從節文上去尋禮所履或有非禮非禮便是私便不是天理之正故弗履卽是克己復禮如論語所謂四勿之意此君子踐履之實功壯之所以爲大也乾亨嘉之會故禮爲天象震爲足故履之非禮弗履便是正大不從私處小處求壯也

初九壯于趾征凶有孚象曰壯于趾其孚窮也

大壯之初卽全乾之初陽本潛藏以勿用爲用也今與震初合體震亦得乾之初者也不守其潛而從其動故有壯于趾之象趾小居下壯於此則有獨外之意是欲征也征是長行不顧與尋常攸往不同故凶也有孚者提醒之詞凡人有慕外意大抵內裏不足故世間榮華得以動之此孟子有小體大體之分也不知孚是人人所本有自有之而自忘之所以在小處下處逞強孚實也對一切功名富貴以及形骸之虛器言之拾了本有之實理而動於外至之空花則其孚盡矣有志者何不一思之乎

九二貞吉象曰九二貞吉以中也

貞固守意有省察涵養工夫在內卦內言大言正言禮言孚逼是由中而來中者天理之在人心者也本無不大無不正自其

散殊者言之爲禮自其充實者言之爲孚特看人能貞不能貞耳能貞則必有窮理之功愼獨之學把此心頂天立地監將起來時時以道義浸灌之培植之旣內外之交資亦動靜之互養常常守此則心以理實理與心融不知不覺自然發生長大而吉在是矣此不言壯而自無不壯以九二居乾之中能不失其本大之體故也

九三小人用壯君子用罔貞厲羝羊觸藩羸其角象曰小人用壯君子罔也

用壯本不壯而用壯也用罔本不罔而用罔也小人在私欲中過活而強要出頭故用壯君子在道義中黙修而外若不慧故

用罔夫用罔非詐也其求大也惟恐不貞其視大也無時不厲蓋其心有望道未見之惕故凡小人用壯的去處茫然若無知識也若小人則日在藩籬中掙扎內無所恃而用其角以觸之羸矣此羝羊之壯何足道哉藩指私欲說其象為陰為小故以為喻又此卦為疊兌有羊象羊之喜觸在角九三重剛而居動位剛君子也以妄動反稱小人可見人品無定只在壯之大小處分取危何如之至象詞是窮其所以用壯之故大凡妄動總是聰明誤了他一生既誤用而又自恃所以連累其角受了無數苦惱豈知君子之罔全不在聰明上討消息哉為小人者可以思矣

按是爻文勢似以小人為主而用君子以陪寫之用壯是有心用罔是無心觀象詞君子罔一句不言用可知其所以必陪寫者一是見陽不必定是君子一是見小人不可終於小人也

九四貞吉悔亡藩決不羸壯于大輿之輹象曰藩決不羸尚往也

九四卽乾初也而在乾外又為動主是有悔也悔是道心未堅人欲雜之故亦稱藩然陽德終是剛健又居柔位以能養而復其初則貞吉而悔亦亡矣蓋人心之害只是見小的病為之障蔽憑你多大氣力總打不出這箇關頭迫至錮閉日久連本體也困弱了今九四不觸而貞專從大處磨鍊道義一明藩籬全決不但無觸藩之羸而且壯于大輿之輹大輿坤象九四為二陰主爻故有輹象尚往者言其壯甚大無所往而不見其壯也

此大壯所以利貞也

六五喪羊于易无悔象曰喪羊于易位不當也

五居震中內本有剛以六乘之頓失其性是喪羊也羊互兌象亦質柔性剛之物喪羊是本性已失如無此羊一般究其所以喪羊之故全在易上失脚故曰于易易有輕易平易二義對下爻艱字看便明蓋吾人心中這一點剛本是可大可小以道義養之則塞乎天地以私欲撓之則眇如毫末祇為人不知貴重不加痛惜所以輕輕丟掉又或外境坦平甘自暴棄遇些小事故便去抵觸自然漸漸消亡豈不是喪羊于易但人人都知此

理而喪羊接踵於世者為其全無悔心故也一有悔則不敢易其易者必其无悔者也象曰位不當當是從大處留心從大處无悔方是善於用壯今以易故而喪其羊則其人尚居何等哉怪之也抑憫之也

上六羝羊觸藩不能退不能遂无攸利艱則吉象曰不能退不能遂不詳也艱則吉咎不長也

上六居卦之終動之極陰柔無以自主故有此象究其本意不過見利而動以為可以如願而償否則乘機而退耳不知所觸者藩最是糾纏的去處讓你能觸智力總有困時迫至欲退不能欲遂亦不能而後知其无攸利矣若趁此時翻然改悔以艱

居心不敢以易心處之尚可得吉不詳者不識此中利害所以撇了大的走到困路上來因而能艱則告不長由是觀之舍大何處求壯哉聖人之不輕絕人類如此

按艱字道理極大朝乾夕惕乾之艱也恐懼脩省震之艱也人果能艱則乾與震合而大壯成矣特陰爻困後知艱故止言告不長耳知艱則知大矣大是人之所以壯艱是人之所以貞此聖人傳心之實學讀易者其深思焉

陸庸成曰大者壯也故四陽有壯五上無壯大者正也故四陽有貞五上無貞然初不言貞壯之累也二不言壯貞之全也

☲☷ 坤下離上 互艮坎以離中爲卦主

晉康侯用錫馬蕃庶晝日三接

進升於朝之謂晉康順也安也能順其主能安其民故曰康侯馬順行坤象也本天子所錫而侯蕃庶之順其性以安之也今侯入覲王朝不用貢獻珍異祗用錫馬蕃庶馬之蕃庶不自爲功而曰天子所錫順之至也天子嘉其能安又嘉其能順故晝日三接三離數三接殊禮也晝日離明也晝日三接以坤合離也馬喻民也自天子言之臣民皆馬也蕃庶衆多之象

彖曰晉進也明出地上順而麗乎大明柔進而上行是以康侯用錫馬蕃庶晝日三接也

晉進也以進而出以進而上故曰明出地上離本明也然必有所麗而明始大無所麗則明是虛體順而麗之則明有實用故大也柔指功夫上說是細密周詳之意進而上行則行無不順而明無不上此其所以爲晉也是以二字有拈來即是之妙見康侯只是取象不是專說康侯也觀上二句說順說柔與彖詞絕不相干又不加一字註解可見晉之一卦祗要知坤順離明之理康侯是以順而明原不必康侯而後可順可明也舊說專言臣道泥卦意矣

按離之正卦以繼明爲主是就本體說故初上二爻雖兼行言之而意不在於行也是卦坤下離上明已出地而升於中天則

專指行說必行時能順能柔明纔能大蓋人心之靈本是最虛以理實之而虛者皆實然這箇實是心之主宰心主乎理固有可據之實而未見於行則理亦虛設之物未可云有理便是明也何以言之明是人人共有的理也是人人共有的若不從一身推之家國天下則其中境遇之變遷事故之繁雜必有不順乎理不順乎情不順乎時勢者以理無所麗則祇見有理而不知理之未可以一人拘也所以從古聖賢本體雖明却要從日用倫常上踏實做去行一步進一步不敢自以為明便是順不敢任已以行便是柔觀是卦用柔而不用剛剛則不順柔纔能順也即以日論之惟其順道而行所以愈上愈明晉明之升也

不贊其明而贊其晉不晉不能大明也卦之所以異於升與漸者亦在此

象曰明出地上晉君子以自昭明德

日在地中亦無不明之時然必出於地上方能以升而大晉之象也君子知明德為我所本有而不敢自恃為已明也故以之自昭昭如於昭昭回之昭又左氏傳曰三辰旂旗昭其明也明是本然而必藉三辰旂旗以昭之即象傳遯字之意不是恐人不知而昭之也不是窮理以昭之也蓋窮理是平日工夫在明字內此則即行即明行無不順則明無不昭全是自已到處體驗與平日窮理時一一印証出來這纔是大學的格致由心身

以至天下由明而誠的實在道理也大明之由於晉也以此

初六晉如摧如貞吉罔孚裕无咎象曰晉如摧如獨行正也裕无咎未受命也

日之初出如人之初行本欲進而恐其不進故曰晉如本無摧而恐其或摧故曰摧如此本明之體固宜有此慎重貞以守之有何不吉但世事已接未必人人盡明如有罔孚之處不能專咎他人惟能處以寬裕徐思所以罔孚之故不是人不信我總是我無可信蓋事不論大小人不論賢愚從外面觀之似乎易於了了而其中細微曲折亦未嘗盡達於我我未必洞悉其情若再以道理廹之則罔孚者必至扞格其咎反在我矣欲求无

咎非裕不可象曰獨行正者言獨行固是正道而獨行即是摧如之根以聖賢作事原不敢聰明自負以立異於人世故必以裕處之方得无咎其未受命者正是我未見孚於人雖以理曉之而人不能受之若無此番閱歷豈知獨行之不可深恃哉此初六之順以裕見者也

六二晉如愁如貞吉受茲介福于其王母象曰受茲介福以中正也

六二得坤順之中無罔孚之咎而其心亦晉如愁如者不愁人之不能受而愁我之不能受也蓋心不虛則不能受心益虛則愈覺其不能受貞固守此何吉如之然天下惟虛中之人方能

明無不照以其心毫無成見毫無偏主隨時處中無非隨時受明之處其受也如人之受茲介福于其王母介大也王母指六五離明之主也受介福于王母以身所親受而麗於大明也非中正安能若是此六二之順以受而見者也

六三衆允悔亡象曰衆允之志上行也

六三得坤順之極而居動位順極而動故有衆允悔亡之象衆是行時所歷之人允信也信其明之能孚於衆也前因未信故罔孚今以能受而罔不孚則在衆無梗塞之虞而摧如愁如之悔亦以允而亡矣明無時不行即無時不上惟能志與衆合明以磨鍊而愈明則步步行步步上矣此六三之順以衆允而見

者也

九四晉如鼫鼠貞厲象曰鼫鼠貞厲位不當也

鼫與碩通陽大故鼫也凡鼠穴處不晝見鼫鼠則在地上晝見易或曰四體離德而居坤上下據三柔之上則離艮而見上近大明之五又離坎而隱上下無常進退無恒晉如鼫鼠之象貞常也厲危也在鼫鼠則以爲常而惡之者衆矣故危也本義謂不中不正以竊高位貪而畏人蓋危道也述義亦以鄙夫之患得患失當之以象詞有位不當三字也愚按四之爻位雖在順與明之交而互艮之主爻在四互坎之主爻亦在四明以順行爲王而九四雜之不能與衆同志則其行必有曖昧不明貪戾不順之處如此則順不成順明不成明愈晉愈厲故象以位不當惕之正見其行不順而失其明也

六五悔亡失得勿恤往吉无不利象曰失得勿恤往有慶也

悔者悔其先見之不明也人當安居時候胸中亦未嘗絶無道理及至行時往往不合人情不合時勢則悔心生矣六五以中虛而爲離主又能以順柔行之正是麗乎大明故悔亡也悔亡則無不明矣然又必失得勿恤方可往无不利蓋行以驗明非柔不足盡衆人之情明以厲行非往不足堅必行之志若再於利害上計較得失則柔順或至失機故必有勿恤之心而後往可得吉而无不利矣往有慶者正是往纔有慶爲勿恤二字下

註脚耳可見大明之後仍不可以已上而不行也明之無時不晉也如此

述義曰大臣患得患失是即鼫鼠之根故必失得勿恤而後爲純臣抑此勿恤之吉不獨事君爲然也天下事是非易明而利害惑之若能不計利害止計是非則知明處當无所往而不利矣此正誼明道之學也

本義曰大明在上而下皆順從故悔亡又一切去其計功謀利之心則往吉无不利也

上九晉其角維用伐邑厲吉无咎貞吝象曰維用伐邑道未光也

述義曰剛在上角象也坤爲邑離爲甲兵故伐也上剛進之極

無所復之如晉其角而不能容物無所可用惟用伐邑邑者己所私也伐邑自治其私也人惟自治其私不嫌於過剛克己貴勇也迫而不能容則除惡務盡矣故雖厲而得吉無用剛之咎也然亦惟此乃可耳若以爲貞而固守不變則吝矣程子曰嚴厲非安和之道是也離不用剛其上用之以出征晉不用剛其上用之以伐邑蓋變而通之以盡利不可以爲典要也

折中曰晉其角者知進而不知退也危道也然亦時事使然而進退甚難者惟內治其私反身無過如居家則戒子弟戢僮僕居官則杜交私嚴假託皆伐邑之謂也

按是卦純用柔而不用剛者柔始可以孚衆以柔不自恃其明

故也至剛則用明而不能孚衆故聖人教以自治之法伐邑者去其所以蔽明之物也明有蔽而性又剛這總是本體上明未光大又用之不得其道道未光者不知順道以麗於明也四是知有已不知有人故有鼫鼠之厲上是不知有人並不知有已故有晉角之羞比而觀之而晉之由順以麗於明者斷可識矣知行之不可偏廢有如此

䷣ 離下坤上　互坎震以離中爲卦主

明夷利艱貞

見理透見幾早謂之明夷傷也明無傷時而有時傷者用明故也以明而夷則必有不用明之道既夷而明則必有因夷而愈明之道其道維何利艱貞也艱艱難其心也貞貞固其守也心惟艱故人不能知其夷也正其所以能明也守惟貞故人不能害其明也正其所以無嫌於夷也此中本領極大非誠與明合斷不能處明夷之時非一切權術作用所能希冀也然人生自入世以來即倫常內不必盡皆坦途如臣之於君子之於父婦之於夫僕之於主其遭遇萬有不齊而無不可以艱貞處之這

兩字是救苦的金丹能如此則夷而不夷不能如此則不夷而夷若專恃小小聰明則明處就是夷處其沈淪苦海有以也

彖曰明入地中明夷內文明而外柔順以蒙大難文王以之利艱貞晦其明也內難而能正其志箕子以之

彖傳釋名卦之義通卦皆然惟此卦不釋明夷二字直以卦象釋之曰明入地中明夷幾與大象畧同此易中之變體也蓋明夷本非世間常有之事却是世間常有之理常有則人人當知不常有則人人宜惕不得以空言釋之故必以文王當明夷之主象文王正所以釋明夷也即利艱貞三字亦無一定成法故必以箕子當艱貞之義象箕子正所以釋艱貞也且文王不言

艱貞者其艱貞非人所能知故明夷以文王爲極至而艱貞又不足以盡之也若箕子之艱貞人人知之然只是保了一身不能如文王之明夷爲極至此安勉之分有不可强者聖人兼取之以爲處明夷者之榜樣而已

明入地中非夷也而曰夷者從人所不見言之明若夷也內文明離象君德也外柔順坤象臣道也聖人本常常如此不是因有傷而始內之外之也然以此而蒙大難非自取之謂蒙雖蒙之而明如故以其明原不在外也蓋文王所以者在柔順卽蒙大難亦不過小心翼翼以事一人而已豈於柔順外又有所加益哉此文王爲明夷之極至而六爻之取象卽以文王爲是卦之主也若其次則祇有艱貞一法艱貞者晦其明也明到無用時自然要另想一感悟之法故晦之內難者死不得走不得進退無路感悟又無門則此時除了能正其志再無別箇道路正志維何不敢輕生以重君父之過亦不忍倖免以逃臣子之誅也至佯狂爲奴紂竟置之不問非箕子正志時意料所及若先有佯狂可免之心便是權術作用此明哲保身者所優爲恐不足當艱貞二字也或疑明哲亦保身之道豈可概以權術目之不知所遇匪人卽權術亦是明哲若臣子在君父之前只有積誠感通之法至不得已而用晦也是冀其一悟不是爲自已免禍起見也此一毫千里之別學者不可不知

象曰明入地中明夷君子以莅衆用晦而明

明有出必有入入地中猶之出地上也然出時衆皆見之入地中則衆不見矣明以不見爲夷故君子以用晦而明也不直曰用晦而必曰莅衆者象傳以文王爲明夷之象故六爻皆指文王時說而其實用晦而明不拘何人何事均須知明夷之義曰用晦則有養明之功有繼明之道自治本當如此而莅衆尤不得不如此恐太察則傷明且傷衆也不專指處艱一邊說

述義曰象曰晦其明因時艱也象言莅衆則不必處患難凡臨民君子皆不可無晦明之用也蓋日進之明用以自照沉幾之明用以莅衆非明於察人而闇於反已者矣莅衆以離照坤之象用晦而明以坤藏離之象

初九明夷于飛垂其翼君子于行三日不食有攸往主人有言象曰君子于行義不食也

爻中明夷俱指世事言之謂處明夷之時本有于飛之志以時勢不合故垂其翼也初九以陽明之體而居離下故稱君子君子藏器於身待時而動原不存趨避之見至不得已而垂翼則其見機必早于行必決雖三日不食一往而不可復回卽主人有言不顧也主人指六二所以有言者不專惜賢人之遠去並惜王朝之無人也義不食者初九在下之君子以抱道爲義義不食則不得不行然其如主人何哉此一爻疑指太公伯夷一

流人說其後二人一則為熊之飛一則為馬之扣俱就養於文王者舊說主人有言恐其不行而速之失文王扶世之心矣

六二明夷夷于左股用拯馬壯吉象曰六二之吉順以則也

股卽股肱之股左為陽賢臣也夷傷也夷于左股謂誅戮賢臣也馬衆象謂民也與晉馬蕃庶意同蕃庶是民安富庶之象馬壯是民不傷殘之象六二當明夷之時為下卦之主亦為全卦之主夷于左股而不救知其不能救也惟用以拯馬使阽隤者忘其阽隤雖王室如燬而不辭壯何如之故吉也象不贊其拯馬之功而一歸於六二之吉不敢強諫柔順以安其常然徒能柔順不與左股同傷安知非有意避禍惟審時度勢順以聽之獨於國脈民生所在委曲調護使率土莫非王臣這纔是人臣之極則象故曰順以則也此爻疑指文王說按商紀紂十有一祀醢九侯脯鄂侯囚西伯於羑里西伯之囚因崇侯之譏然西伯與九侯鄂侯同為三公一醢一脯而西伯不諫後之論者未必不以文王為善晦不知朝廷既有此等舉動僅以口舌爭之卽與之同死何濟於事惟此時不動聲色用全副精神內以安頳尾之勞民外以率疑貳之叛國卽身在羑里且時有臣罪當誅之懼後世祇嘆其聖德而不知其順則之苦心豈以演易而卽可自信不死哉順則二字真善道文王心事矣

九三明夷于南狩得其大首不可疾貞象曰南狩之志乃大得也

狩田獵名天子曰狩如春秋天王狩于河陽是也三四兩爻俱指文王說以事不同故爻位異也三當明夷之時奉天子命以討不臣故曰于南狩南離方也得獲也如田獵之有獲也大首元惡也人臣之道以柔順為則若不恭不順便如禽獸一般故言狩言得以為萬世炯戒不可疾者得其大首卽殲厥渠魁脅從罔治之意必如此方是天討之正故曰不可疾貞疾有已甚意又藉公以報私怨俱是疾俱不是貞貞正而無私之謂稍有私便不是順則便不足以上答天子下服人心象故曰南狩之志乃大得也得固是得所狩之人而天下皆服其正同心翼戴以順文王之則所得者大不是瀆武耀兵也此爻疑指伐崇說

在專征以後按商紀紂十有三祀賜西伯弓矢鈇鉞使專征伐十有九祀西伯伐崇左氏傳曰文王伐崇三旬不降退修政教因壘而降又詩大雅四方以無侮四方以無拂皆以伐崇而四方無侮無拂也卽此爻不可疾及象詞乃大得之證竊以文王之臣節天下人信之卽紂王宜早知之特以崇侯一時之譏囚於羑里想亦是察看的意思及文王演易於羑里毫無怨望則紂之疑心頓釋不特赦之而且有專征之命固是天王聖明而文王之臣節已足以感悟主心可知史謂散宜生閎夭之徒求美女文馬因費仲獻之乃赦西伯縱有其事亦是適逢其會藉此作收塲耳如謂不然則赦之足矣豈弓矢鈇鉞可以賄求而

得者哉至伐崇一事祇為其不守臣道原非報其私讎尤非貪其土地這一片光明心事卽崇侯亦俯首聽命而天子之聲靈愈振其所得抑何大哉舊說以此爻為武王誅紂事毋論誅紂非聖人所忍言世傳六爻皆周公所作周公親見其事卽伐紂亦出於不得已至筆之於爻而以為狩為得孔子繫象至此又若有喜詞者曰南狩之志乃大得也豈周孔二聖皆以武王誅紂為天下後世幸哉且史記之謬論如輕呂太白等語古人已痛駁之以為不可訓也今以煌煌四聖之書而前儒以武王當南狩何其戾也余作此書凡意見有不合處則直抒已見以求合於四聖作易之意不敢妄附前賢亦不敢直駁前賢卽其中

畧加指點原使後人可以對觀而明此不得已之苦心非敢以已意高出前人也至此爻係天經地義所在徒說武王無利天下之志便可言狩言得此後世亂臣賊子所藉口豈聖經宜有是哉故以六二九三六四三爻統歸於文王柔順之內以為萬古人臣極則是從彖傳文王以之箕子以之二句想出特不知於爻義有合否也識者諒之

六四入于左腹獲明夷之心于出門庭象曰入于左腹獲心意也

腹居下體之上上體之下四位象也左為陽心氣在左故腹亦稱左入者乘機而入也明夷言心猶之言飛言狩也是卦明之所以夷皆上六為之故六四全用柔順因其一隙之明從左腹乘機而入以獲其心非至明者不能知非至順者不能得也蓋人心之明雖闇主未必盡泯若偶然陽光一動而人不及察過此一往雖千言萬語亦不能强之復明惟為臣子者刻刻以君父為念察其動靜語默只有一可乘之隙便從此開導進去使微陽愈發其光斷不至失了這一瞬的機會這便是獲明夷之心此文王旣釋之後雖于出門庭而紂不之疑者皆是故也象曰獲心意者意者心之萌機有此意見於左腹而文王卽能入之能獲之不惟自受其福且足以動人主惻隱之心以不明晦之人奚然從諫如轉圜易至暴為至仁非甚聖德其感悟上心何至如是之捷哉此爻疑指除炮烙之刑說按商紀紂十有三

祀釋西伯西伯因獻洛西之地請除炮烙之刑從之遂賜西伯得專征伐愚嘗疑此事以為紂之昏暴不知拒了多少忠諫獨文王一言紂卽欣然從之說者謂全是獻地之功然使紂不心服文王卽獻地亦不過免罪足矣何能並炮烙之刑而除之除之不已且賜以專征殊典乎竊以炮烙之作本為諸侯之叛設以立威觀之而樂其明全昏矣至久而慘悽滿目聲臭達於內外亦未必不厭見厭聞此等朕兆紂旣未嘗明言旁人何由得悉獨文王默會此意乘這一點微明除了這一塲冤孽追想其時必是歸德天子斷不敢自已居功這正是內文明而外柔順的大作用不是僅僅保了一身而已象曰獲心意意字正從入

于左腹想出故不言獲明夷之心于出門庭也舊說以此爻爲小人承順意旨又以微子去商爲出門庭似與彖傳不合

六五箕子之明夷利貞象曰箕子之貞明不可息也

六五居坤中至闇之地也近上六至闇之君受夷更甚而隱存其明若箕子者可謂艱矣專言貞者艱有不正之艱如權術作用是也惟箕子以天潢之親王萬不得已藉佯狂以悟其主人徒知其艱而不知艱中有正故爻曰利貞象曰明不可息不可息者不肯稍變其正也這正是宗臣的心事與文王雖有安勉之分而其正則一也至以後洪範之傳不過因武王延訪以敘彝倫耳若先有此心欲留其身以傳道則箕子之志荒矣豈是

艱貞之道

按彖傳文王箕子兩平說想是從六爻看出六爻皆周公所作二三四三爻不明言文王祇就其事以象其柔順之心然三爻寫柔順處都有艱貞二字在內不言艱貞者艱貞即在柔順中非外人所得知也至六五一爻不說箕子之艱專說箕子之貞恐人以權術名節當艱貞二字也以六五一爻對前三爻教後世學者縱不能學文王之明夷必須學箕子之艱貞學其艱又要學其正纔是善用明夷至初爻位本在下義可以行只爲引起六二之主人而已惟上爻是明夷一卦的根由然全是六二爲主讀上爻者須知句句是說六二方得明夷一卦之意

上六不明晦初登于天後入于地象曰初登于天照四國也後入于地失則也

上六陰終闇極故有晦象又自暴自棄不肯用功以明之始以已晦而不明繼以不明而愈晦故曰不明晦然近有六五與同休戚遠有六二以爲夾輔故有初登于天後入于地之象其初登于天者是二十祀以前全是文王之推戴爲之論語云三分天下有其二以服事殷又虞芮質成以後諸侯歸周者四十餘國其心雖歸文王而尺地一民莫非商有即紂不明晦尚能照臨四國及文王旣沒以後紂之暴虐愈甚雖尚有箕子在朝一人不能匡救則初登于天者後入于地矣失則則字即順以則

之則但前是臣道此是君道君道旣失則去者去死者死連箕子也佯狂爲奴而太公來矣可見文王一人關係人心之向背諸侯之叛服紂身之存亡商室之安危衆賢之去留通是柔順內之艱貞雖持保護之力而人不知也明夷一卦專以文王取象者以此

䷤ 離下巽上 互坎離以離中巽中爲卦主

家人利女貞

述義曰五爻陽剛爲男二爻陰柔爲女內外各正曰家人二四兩陰皆得其正曰女貞男女居室生民之始萬福之原也有夫婦然後有父子有父子然後有兄弟女者家之所由成亦家之所由敗也家之成敗皆由於女故利女貞重婦順也著齊家之實也修身以齊其家而天德王道之本立矣

楊龜山曰家人者治家人之道也齊家自夫婦始舜觀刑於二女文王刑于寡妻至于兄弟利女貞者言家道之本也

林次厓曰所正雖在女所以正者則在夫蓋主家之人也

按易中九五六二之卦甚多獨此稱家人者以長女中女同居有序故也女以夫家爲家而男以家中之人爲家家人和而有序則家道成故名家人

彖曰家人女正位乎內男正位乎外男女正天地之大義也家人有嚴君焉父母之謂也父父子子兄兄弟弟夫夫婦婦而家道正正家而天下定矣

述義曰彖辭以巽離二體言故言女貞彖傳以二五兩爻言故兼言男女女之正由於男之正也二柔得正而居內卦是女秉順德貞靜自守不預外政而正位乎內也五剛得正而居外卦是男秉健德以義制事不牽內私而正位乎外也男天道女地道各得其正所謂造端乎夫婦察乎天地者也故曰天地之大義五天位二地位亦天地象也家人之尊嚴者惟父有君道焉母配父有小君之道焉其尊同故皆稱嚴君父母尊嚴以主乎上若子若婦若兄弟肅然如臣民之承事於下則一家之父子兄弟夫婦正而天下之爲父子兄弟夫婦者定故曰正家而天下定矣朱子曰上父初子五三夫四二婦五兄三弟以卦畫推之又有此象

折中曰六十四卦六爻剛柔皆得位者惟既濟而已此外則中四爻得位者三卦家人蹇漸也然家人名義獨取於風火之卦者一則風自火出爲風化有原之象二則蹇漸之中爻雖得位

而初上不皆陽爻凡易取類上爻有父之象故蠱卦下五爻皆曰父母至上爻則變其文也初爻有子之象故蠱曰有子觀曰童觀隨漸曰小子中孚曰其子皆指初爻也二爲女正位乎內母道也五爲男正位乎外父道也然初上皆陽然後父子之象備又必三陽四陰各得其位然後兄弟夫婦粲然於二卦之中矣彖傳先舉二五始明其爲男女之正繼明其爲父母之嚴以兩爻爲卦主也然後悉推家人以切卦位既以盡正家之義又以見家人之象推配於爻畫者獨此卦爲合也本義精且當矣

胡雲峯曰家人九五居外六二居內男女正位之象也長女居上中女居下尊卑有序之象也四陽二陰陽強而陰弱夫倡婦

隨之象也。二柔皆得陰位。執柔而不敢抗之象也。內明而外巽。處家得理之象也。自初至五皆正。尊卑各安其分之象也。而卦獨曰利女貞。先正乎內也。

龔汝修曰、家人、親也。不患不寬患不嚴。國人、疏也。不患不嚴患不寬。故治家如國。稱嚴君焉。治國如家。稱父母焉。

汪氏曰、正自尊者始。故又推於父母之嚴。嚴與正無二義。正即所以為嚴。舍正以為嚴。則嗃嗃矣。

姚水菴曰、正家而天下定句。不重天下定。見一正家而天下之定即在於此。則其所係極重大。極緊要。不可不嚴肅以正其家耳。

象曰風自火出家人君子以言有物而行有恒

述義曰、風者、火氣之所化。火盛則其氣上衝而風生。火與風一氣而相通者也。故為家人之象。君子知風化之本自家而出。家之本又自身而出。言行者、發乎邇見乎遠。言忠信則誠實而有物。行篤敬則常久而有恒。修之於居室之內。而風之於千里之外。所謂知風之自也。言之有物象火。行之有常象風。

楊誠齋曰、巽、木也。風也。今舍木取風。離、日也。火也。今舍日取火。蓋火本生於木。木者火之父。風還出於火。火者風之母。如家人夫婦父子相生無已也

初九閑有家悔亡象曰閑有家志未變也

述義曰、初、有家之始。限隔內外曰閑。離為垣墉。閑之象也。又為禮文。閑之義也。人之處家易失而多悔。以恩掩義故也。初九剛正能守禮以為閑。閨門之內皆有法度。則防患於預。起教於微。而傷恩害義之悔皆亡矣。此齊家之首務。故於初發之也。

顏三推曰、教子嬰孩。教婦初來。即志未變而預防之意。

劉石閭曰、閑家之道。至近而神。至微而著。大學之五辟是也。慎其所之而無至於辟。以此言閑。孰大於是。

六二无攸遂在中饋貞吉象曰六二之吉順以巽也

述義曰、二所謂正位乎內者也。柔中而承乘應皆陽。有從父從夫從子之象焉。故无攸遂。無所敢自遂也。坎為酒食。離為烹飪。

故曰饋。二中故曰中饋。無非無儀。酒食是議。修婦職也。勤於其職而不敢自專。所謂女貞也。貞固守此。則相夫子。供蘋蘩。養舅姑、育子孫。造福於家者無窮矣。故吉也。

順、卑順也。巽、入也。六二之卑順。所以承五。以九五之陽德入而化之。故曰六二之吉。順以巽也。

俞玉潤曰、蒙五順以巽事師之道。漸四順以巽事君之道。家人之順以巽。事夫之道。

九三家人嗃嗃悔厲吉婦子嘻嘻終吝象曰家人嗃嗃未失也婦子嘻嘻失家節也

述義曰、嗃嗃、猶熇熇也。嘻嘻。笑言之聲。三離體而互坎。兼有水

火之象焉重剛而明治家過嚴故家人嗃嗃火烈之象也如是則悔而危厲然家節不失婦无敢遂而子守其閑吉可知也若不爲火烈而爲水之濡溺於二陰之間使婦子羣聚而笑言一時雖若懽洽要其終而計之失禮而無別必有吝焉嗃嗃終吉嘻嘻終吝欲齊家者可以審所從矣

唐凝菴曰節以調劑其寬嚴之中也立於始則爲閑劑於中則爲節非有二也言節於三者以三在內外之介耳

朱子語類正家之道在於正倫理篤恩義今欲正倫理則傷恩義欲篤恩義又有乖於倫理如何曰須是於正倫理處篤恩義篤恩義而不失倫理方可

六四富家大吉象曰富家大吉順在位也

述義曰四入巽體巽爲工爲帛爲近利市三倍是善女工而能持家者家之所由富也記曰父子篤兄弟睦夫婦和家之肥也善富家者不寶金玉而寶仁義能均而不患寡家和而福自生故大吉也

四居下卦之上而近於五又爲巽主其位高矣即分職任功於下亦位所當然乃六四以柔順之德又能統率家人各事其事而富其家焉是公父文伯之母一流人大吉大字指九五說吉是九五之吉而六四以在位而愈順在位如斯其順愈明象故曰順在位也

九五王假有家勿恤吉象曰王假有家交相愛也

述義曰王者家之主也假與格通感格之也五以中德正位乎上剛柔不偏恩義兼盡故能感格一家之人使皆歸於正蓋以德化之不止以禮閑之也家者天下之則也能格有家則家齊矣能齊家則治國平天下舉而措之矣故勿憂恤而吉也

郭白雲曰父父子子兄兄弟弟夫夫婦婦同大順而無逆焉者交相愛之義也

龔泉峯曰交相愛則一家長幼莫不相愛非特夫婦而已也

按爻詞假有家指王說象詞交相愛指家說一家之人無彼此無勞逸無苦樂之偏無形骸之隔情誼交孚若不知其所以然

而然然非有感格之主隱隱潛通即言閑言節均不能有此氣象故交相愛三字是勿恤的根由即是假字的憑據雖上爻纔說反身而此爻已胎息在內

上九有孚威如終吉象曰威如之吉反身之謂也

上有家之終也家道之終必爲之計久遠以誠相孚斯心合而不睽又必整齊嚴肅望之常如有威斯其孚久而無弊故終吉也家國之道寬嚴互用治國主義故尚寬恐其義勝而離也治家主恩故尚嚴恐其恩勝而流也故三戒其嘻而上歸於威以爲閑不可踰而節不可失也

何氏曰治家觀於身下五爻未及正身之義故於此爻足其意

蓋探本之論與大象言有物行有恒相表裏

按彖詞反身之謂固是怕人錯認咸字而其實卦內言閑言順言厲言節言愛皆虛器也如孟子所謂徒法一般必反之於身處處有躬行實跡纔是治家之道大學之格致誠正以至修齊治平壹是皆以修身爲本亦是此義若後世治具何處不是王道規模祇因少了反身這一層實學實功王道都是空文於國家何益反之二字是教人從新做起的意思不是單從法度上講作用也之謂二字指點之神如繪

☲☱ 兌下離上　互離坎以兌初離中爲卦主

睽小事吉

睽離也乖也因離而乖故曰睽陰與陽睽陽與元睽也蓋陰之所以從陽者從其元也陽之所以統陰者亦其元也陽有元而陰從之則大事可成若陽失其元則陽與陽睽陰不得陽則陰與陽睽雖外面陰能從陽陽能合陰亦是睽象故小事尚可得吉不敢望以大事也是卦與家人正是反對家人亦四陽二陰而以九五一陽爲主能假則得其元故彖傳言正家而天下定此大事之明證也至此卦亦四陽二陰而以六五一陰爲主本與陽睽而外面求合故宜於小事此陽已失統而陰之從陽者

看似相合而其實皆睽象也豈以小事吉而遂不謂之睽哉讀是卦者可以恍然悟矣按雜卦傳睽外也家人內也人但知內外指內事外事言之以爲二卦反對之由不知立卦之意却不專在此蓋陰陽配合乃天道人事之常陽無陰則無助陰無陽則無主此人人所共知也然陰陽不能相離從古至今亦無有陽無陰有陰無陽之時之人之事若因此就謂之配合恐未必然陽能統陰而其所以能統者何物陰必從陽而其所以願從者何故即以男女言之夫與妻離妻與夫離睽也如是則百年偕老之夫妻不可謂之睽矣不知立室家育子孫小事人人可辦而夫不成其爲夫妻不成其爲妻縱混過一生也是睽違兩

地讀易至此眞令人毛骨悚然毋謂一家聚首便不在這箇睽
字中也

彖曰睽火動而上澤動而下二女同居其志不同行說而麗乎明柔進而上行得中而應乎剛是以小事吉天地睽而其事同也男女睽而其志通也萬物睽而其事類也睽之時用大矣哉

離爲火兌爲澤先天之本體也一動而上一動而下所以睽也離中女兌少女後天之配合也同居一卦而志不同行上者愈上下者愈下也兌說而麗乎離明柔指上下兩卦說家人卦離下巽上離中一柔進而上行則爲兌巽下一柔進而上行則爲離又自家人離中一柔進而上行爲此卦上卦之中下應兌中

一陽則得中而應乎剛言說言進言應通是說柔通是外面配合然亦須麗乎明得中應剛小事方吉故加是以二字可見不如是則小事亦不能吉矣天地睽三句是睽而不睽蓋天地雖異位而化育生成之功皆從一氣流出故曰其事同男女雖異姓而修身齊家之道皆本一性生來故曰其志通萬物雖異形而生長收藏之宜皆是一理變化故曰其事類若專從外面論則天地男女萬物自有睽時若不從外面論則事同志通事類睽正有用處睽之時思睽之用方能見睽的大道理故曰睽之時用大矣哉教人從大處着想不可以小事之吉而遂忘其爲睽也

象曰上火下澤睽君子以同而異

火炎上澤潤下睽之象也故君子以同而異同象兌之說異象離之明也蓋君子處世自日用以至倫常庸言庸行無不與人同者而其中有獨異焉則孟子所謂存心與幾希之論是也心之幾希本人人所共有卽君子亦不能增減毫末然人人共有此理而人自去之故通身皆是睽象亦不必與人睽而後爲睽也惟君子於大同之中率常理順人情平平正正踏實做去不敢立異於衆亦不敢苟同於人則同處非人所能及其異處更非人所能知如此便是以同而異若專於外面求同於人却忘自已先睽於已是愈同愈睽非君子用睽之道也一而字是異

處卽從同處來故曰以同而異方是睽字取象若說以異而同便是合不是睽矣此處切宜看得分明下面六爻都從形骸上起見所以疑鬼疑神總是丟了這箇異字以爲合便不睽不知不合是睽合亦是睽觀六爻言見言遇全是一派迷離乖異景象非以同而異安能跳出這箇苦海哉

述義曰同人於異之中見其同睽於同之中見其異離兌同出乎坤而炎上流下各異卽同而異之象

初九悔亡喪馬勿逐自復見惡人无咎象曰見惡人以辟咎也

初九陽剛之性而有兌體本當應四是已入世求合宜有悔也幸尙居初天眞未鑿習染未深又與四不相應故悔亡也如人

之喪馬勿須逐求祇要自反其初知馬為身外之物則所得於內者必多然其心不敢自恃也必常常如見惡人有恐懼修省之意如此自復方可无咎蓋惡人在前則動靜皆不得自由雖刻刻隄防猶恐難免未見如見總是怕有咎的緣故以辟咎者自復則心不外馳即是大學慎獨十目十手的工夫必如此則悔㝎亡而初可保矣象故曰見惡人以辟咎也

述義曰四互坎為美脊故為馬動而上故喪也初守正故不逐離睽坎險四兼有之故為惡人離為目故見也

按卦本睽象故六爻皆兼應與言之凡言見言遇俱是疑心惟初自復四遇元夫得睽道之正見陽之不可自睽也若不能自復專以逐馬為事即得馬亦喪馬也可見外面求合倘出不了這箇睽字也舊說以喪馬勿逐而自復是馬自復也陸君敬曰情之疑者解之則愈疑交之離者強之則愈離所以流言之變周公不辯故自明惠帝之立子房不爭以口舌故自定也又舊說以无咎為不咎惡人洪覺山曰世道之有睽皆起於邪正之太分明而好惡之太峻絕耳二解雖與現註不同然道理自不可易故錄之

九二遇主于巷无咎象曰遇主于巷未失道也

主指五說卦以六五為主也巷宮中之道亦人所行非大塗也又是卦上離下又互離二陽在外中有虛地亦是巷象惟九二以陽剛之才而處睽時不能如初之自復則大行斷無可望因與五應未免有求合的意故未遇而若有遇亦其積念使然不知陽能自復遇不遇皆不必預計若專以得遇為幸亦不過遇主于巷得无咎而已不能大有所為也象曰未失道者本義謂本其正應非有邪是也即此便是睽小事吉之明證

六三見輿曳其牛掣其人天且劓无初有終象曰見輿曳位不當也无初有終遇剛也

陰本無初以陽之初為初陽有初則陰始有初此坤元所以必本於乾元也六三以陰柔而居動位與上為正應惟處睽之時心中不能無疑故有見輿曳其牛掣其人天且劓之象輿坎象牛離象天髠刑也劓鼻刑也天且劓即上陽無初之象上無初故三亦無初以三位互坎故輿見其曳牛見其掣進退毫無定主又為兌主故不說而反疑之種種不合處皆從一見字幻出而其實猶未見也以正應故尚能有終不能全始全終也位不當者陰以從陽為正以見不明而又好動故曰不當剛指上九說言六三雖不能有初而終可遇剛一旦相遇說不得不是機緣耳然其如無初何哉

趙胥山曰六三兌柔居剛位有躁進求上意巽寡髮兌之綜體艮為鼻兌之錯體去巽之髮去艮之鼻皆去其上畫之陽而獨見兌柔以柔說求上自以為工而益彰其醜反為上所疑所見

以陰下陽陰先陽所處之位不當也直待上之疑亡卦終必下復來求婚媾則不期而會矣象特以遇剛釋之

又按无初之人斷不能成大事聖人猶望以有終開其自新之路故小事方能得吉然有終非他仍須從初上求之纔是圖終之道除了初别無終故下爻明提元字全卦之意畢見矣

九四睽孤遇元夫交孚厲无咎象曰交孚无咎志行也

九四處睽之時又孤而無應是終無可合之日矣然能遇元夫與之交孚則睽而不睽孤而不孤但以睽孤而想元夫豈能驟遇故必艱難其心刻刻危厲以實求其所謂元者方得无咎非有志之士志在必行斷不能獨立如此大象異字即此可見

按元夫元字即乾元之元本是人人共有之物況以陽剛而有明體何至有睽孤之時祇爲人明於外相失了真元所以到處不合即偶然警悟亦知心身不可無主而精神總提振不起或作或輟與元字全不融洽又怕苦怕難這總是不能立志的病故一生只在外面睽了終身聖人專責備陽爻原是望以大事故以遇元夫期之若陽爻與陰爻一般祇好因人成事則陰何以從而陽何以統乎志行二字是普醒世人之意聖人之情見乎詞矣舊說元夫指初九說以初能自復故以交孚望之而其實全在自己立志不全靠初九爲交孚也

六五悔亡厥宗噬膚往何咎象曰厥宗噬膚往有慶也

六五以陰居陽又居睽時最易有悔因得離中下應兌中之剛以虛而明故悔亡也宗即宗族之宗指九二說上離與互離同體故稱厥宗宗者親之之詞也膚皮內之肉近而易噬噬者親之之象也因六五以宗親之故厥宗如噬膚然以此而往小事何患不吉爻曰何咎象曰有慶猶云說不得往的不是耳又噬嗑六二曰噬膚滅鼻无咎此卦九二若變成陰爻便是噬嗑以久睽之人忽然噬膚則其合可知然所噬者膚是皮膚之親在六五固有從陽之慶在九二已無統陰之功睽之小事吉此爻足當之矣

按初之悔以能復而亡五之悔以能下而亡一是內求諸己一

是外求諸人內外之分即大小之判從古聖賢幹大事者全不在外面修飾祇是認定一心具衆理而應萬事此處合一分有一分的作用睽一分有一分的缺陷驗之經史歷歷不爽若撇了這箇靈台不去嚴加核勘則所仗者不過意見用事耳試思天下大事一時有一時的變局若一心全靠不住則禍福利害皆足以亂其聰明生死患難皆足以消其血氣惟後人不察把聖賢全體大用看得太難又看得太迂不如從捷徑走去目下便可收效故凡事都從皮面上用心則自家國倫理以至治術學術俱是敷衍承應毫無實濟此小事雖說是吉總免不得一箇睽字不得以往有慶三字遂以六五當成王劉禪而以九二

當周公武侯也

按同人于宗是化其畛域之見睽之厥宗噬膚是形其比昵之私蓋常人之恒情祇知合便不睽不知聖人所謂睽正在噬膚內見之以陰爻不堪責備故以往何咎往有慶釋之所責備者惟在睽之陽剛而已讀易者能從言外會心則得矣

上九睽孤見豕負塗載鬼一車先張之弧後說之弧匪寇婚媾往遇雨則吉象曰遇雨之吉羣疑亡也

述義曰坎為豕入於兌澤故負塗也坎為車又為隱伏故載鬼也離為弓坎為矢先張離虛圓也後說兌毀折也坎為寇盜三上正應故曰婚媾坎水成澤故雨也四睽而孤無應也上有應

而亦孤者不信其應也剛極而戾明過而察其疑愈甚所見愈奇豕塗疑污己也鬼車疑祟己也先張疑射己也後脫疑誤己也皆以三為寇故至此其實匪寇乃婚媾也若信其為媾而往焉猜疑釋而同心如陰陽合而遇雨則疑免而生明睽合而說應故吉也

按此卦內互坎離以睽不得交不能成既濟之功惟上爻終則必反睽極而通故有遇雨之象離為火為心坎為水為腎心腎交則人無病心神合則初可復然必曰往者往纔能復也此中有功夫在內故吉上加一則字言不往不能遇雨往而不遇雨亦不得吉聖人於陽爻其責備與陰爻不同不專是教上九遇六三也觀象詞遇雨之吉羣疑亡二句疑是六爻皆然故言羣疑惟遇雨則羣疑自亡亦不專指豕鬼為疑也蓋雨者普濟天下之物其功用甚大不是一人一家陰陽調和之謂故四爻元夫元字為全卦命脈所在初之復復此四之遇遇此君子之同而異異此天地男女萬物之事之志同此通此類此必知此方是處睽用睽睽而復合的真本領若不知此義即吉吉言无咎不過睽中之小事而已小事人人能之人人安之然豈聖人所望於天下後世之君子者哉

䷦艮下坎上　互坎離以艮上坎中爲卦主

蹇利西南不利東北利見大人貞吉

艱於行之謂蹇蹇內行也故利西南不利東北西南坤方順也由外而內順道而行故利也東北艮方止也止則不動無以濟蹇故不利也大人指二陽說有內外上下之不同內一陽在下之上爲艮之主大人也外一陽在上之中爲險之主亦大人也見則有濟蹇之功有合蹇之德故以見爲利若徒止則不能見也貞者履險出險內行堅固無不盡之功無不實之德故吉也是卦坎上艮下艮有止義然艮之所謂止者非止而不動也論語止吾止進吾往又吾見其進未見其止等止字俱照不好一邊說又書之安汝止大學之止至善及知止得止文王之止於敬等語俱照好一邊說聖人恐人誤認止字一遇患難便止而不動不但無以濟蹇而且艮不成其爲艮故教一止法要在西南去見大人方是止字正義若守東北以止爲止便不是貞亟教之意深矣

又按舊說以後天方位釋西南東北或專取坤爲平順之地取艮坎爲山水之險又或以離坤兌爲西南又東北爲坎艮取用柔不用剛之義理雖可通而全卦不符蓋卦既爲蹇而擇平夷以避之則蹇無出時且四陰二陽之卦非陽不足以濟險若再以剛爲戒倘復成何世界不知聖人之意大險在前冒進不可退避不可除了內修一法再無出險之策自天子以至庶人何人不在蹇中祇因錯認一箇艮字開了無數方便法門故聖人以利不利指示之所以絕僥倖退縮之風而鼓其奮興振作之氣也讀全卦其意自見

彖曰蹇難也險在前也見險而能止知矣哉蹇利西南往得中也不利東北其道窮也利見大人往有功也當位貞吉以正邦也蹇之時用大矣哉

蹇前水後山進退皆險故曰難也險在前有二意一是阻住去路別無可避一是陷阱已伏機兆未萌非有先機之明斷不能見亦斷不知其爲險止是艮德一能字有功夫在內見險而又能止是從篤實發出輝光神色不動而計慮周詳故以知字嘆之但人祇見其能止爲智而不知其止全是往往纔得中故蹇利西南西南非別有一境可繞道過去正是從蹇時往順處求中耳若祇向東北退守則其道便窮蹇不能窮人往非其道與止非其道俱是自已窮了自已故曰其道窮也中是蹇之德功是蹇之用不往不能有功不見大人亦算不得往兩往字在身心裏面說不冒險自然可以濟險則往即是能止然必須見大人者非當位則貞吉祇在一身尚不見止字中的大作用故當位正邦人人皆可出蹇此蹇之時用所以大也按是卦艮坎合體專以能止爲主然不以止爲止而以往爲止知往之爲止則

知爻中來字俱是止卽俱是往蹇不能往又不能不往非得中
有功則往不成往止不成止何以見蹇之時用如此其大哉
洪覺山曰蹇以能止稱智解以能動而出險此其爻若相悖不
知能止者方能動止而動乃爲愼動動而止乃稱能止
易或曰時用與時義別時義者這時應有的道理時用者這時
合用的方法

象曰山上有水蹇君子以反身修德

山上有水蹇也然蹇在此本卽在此水惟有本故能成坎君子
惟有本故能處蹇以艮之背而得反身之道以坎之實而盡修
德之功如此則不冒險亦不避險而蹇之險不患其在前矣盡

身者歷險之具惟事事返求諸心不敢與天下爭進退德者濟
險之源惟時時修其在我自可與人世共安危此君子處蹇時
眞本領全不在遇險時做工夫故說止也可說往也可卽說來
亦無不可六爻中來字都從這反字生來反身四字是教人一
入水不濡脚踏實地的方法若專從進退上計較則自已全無
把柄矣豈聖人取象山水之意哉
張中溪曰反身取艮之背修德取坎之心
易或曰蹇與困相似一致命遂志一反身修德何也朱子曰澤
无水是乾燥之極事無可爲者故祇得致命遂志若山上有水
則猶可進步但曲折艱阻故敎以反身修德祇觀澤无水與山
上有水便全然不同

初六往蹇來譽象曰往蹇來譽宜待也

往來二字六爻總是一意言蹇以能往爲主但當先來譽來反
來連來碩耳易凡例外卦爲往內卦爲來上爻爲往下爻爲來
然初祇宜往而無可來上祇宜來而無可往故舊說紛如聚訟
而迄無定解不知以蹇言之祇有前往之路別無後退之方退
後是止而不往來是止而不止因其來故能往待其所來者以
爲往則往非徒往而止非徒止矣鄭孩如曰退却一步便見寬
緊此以退爲進全是一派權術作用豈聖人往來之說哉譽者
德之驗卽詩所謂終譽之譽初位在下無大蹇之責然人生日

用之間無時無處不有蹇難由不得你不往蹇也但修名未立
其無實德可知故必來譽以備往蹇之用象曰宜待待是先自
磨鍊自一身以至一家人人信得及他而自已却不敢自信故
以來爲待俟事事合宜而後應時以動則譽非虛譽矣舊說見
險之始當止卽止非卦意也下五爻可以類推
余銘佺曰待字十分鄭重宜字十分斟酌

六二王臣蹇蹇匪躬之故象曰王臣蹇蹇終无尤也

二與五爲正應五爲大蹇之主有王象焉二應之故爲王臣又
居重坎之下故曰蹇蹇言以五之蹇爲蹇也此獨不言往來者
既爲王臣則義無可辭祇知蹇蹇以盡其瘁連一身都不知是

自已的故曰匪躬然自古匪躬之臣亦有不爲身家或爲名譽不爲榮祿所牽或爲禍患所逼者後世善善從長原不必究其底細但一有他故便有可尤惟六二以柔中上應剛中全不從已身起見卽事有不成亦終無可尤之處以言王臣眞王臣矣此六二之中德也

九三往蹇來反象曰往蹇來反內喜之也

九三居下卦之上已近於坎而爲艮主以時勢度之宜不往矣然三本動位又得乾之健行以成艮體之止故蹇無不往而其來則反反者反諸內也內有不仁不忠不智之處皆從一念愼獨時極求到底不敢一毫自寬以此爲來其往可知大象之反

身修德九三足當之矣然人果能自反不但自已可以往蹇卽內而初二亦皆有往蹇之志但才力恐有不濟故蹇蹇者急於圖終來譽者宜於善始今九三以陽剛之材爲內卦之主則同心協力可以宏濟艱難豈有不喜之理內喜之三字是來連的發脈也是朋來的根由蹇一反而成解其時用有如此者

六四往蹇來連象曰往蹇來連當位實也

六柔陰虛才本難恃然四介三五之間五爲大蹇之主三有反蹇之才四互離中虛而且明故其往蹇也以來連爲用連連三也自知不能而下於三是實心供職實意求賢一流人象故曰當位實也象之當位取其貞必貞而後可以正邦是三之止德

可用四之當位取其實必實而後可以朋來是五之實德所孚述義曰屯之六四不能濟屯而下求初蹇之六四不能濟蹇而下連三事相同也

趙胥山曰當位應指三五言坎陽在五艮陽在三主爻各當其位故四能來而連三往而輔五仗當位之二陽以成出蹇之功陽實陰虛故曰實按此卦除初爻外陰陽各當其位故能出險象傳已逼言之矣爻獨於四言當位者有當位之陽所以陰亦當位且四處上下之間爲濟蹇的樞紐陰本虛而言實是喜其不愧當四之位也荀氏以來連爲承五以四與三非應與也不知承五固是臣道但不能連三而徒能承五則蔽賢之小人皆

能之何以見其能當位而猶曰實哉

汪氏曰取象四在互離之中於上下二陽兩麗之有連象

彥陵氏曰連字要看天下之英雄豪傑不少皆是要建功立業亦要人來幫助但我之意氣不能與之相結納則不得其力連者傾心相依比而後可與共有爲也

九五大蹇朋來象曰大蹇朋來以中節也

九五一陽陷於二陰故曰大蹇然有中德又有實德故內無往來之迹而外有朋來之應朋兼上下五爻言之不但陽爲朋陰亦爲朋非剛健中正而居尊位合天下之人才以應天下之大事不能有此氣象也究其所以朋來之故總是以中以節中是

有實德用得其人節是有實用用當其才盡天下無無人才之時祇看上面怎様用法若果培養有素裁成有方如大畜之養賢以止健爲尙則大才出如泰初之拔茅以彙征爲吉則小才出能如此振作鼓舞又有中德以表正之則天下之羣策羣力大者可效股肱小者可供臂指若有一定之節度焉此千載一時也有何大蹇之足言哉象以九五當大人者以此

上六往蹇來碩吉利見大人象曰往蹇來碩志在內也利見大人以從貴也

上六處坎之終蹇之極亦不無往蹇之意但其來也其志則碩碩有二義一是不安小就專從大處講求是自已向內的工夫一是指九三爲碩知三之可當大任也自已倒不肯輕易出來故象以志在內釋之總之皆吉道也惟值大蹇時候天下皆想望丰采况九五求賢之主正可相與有成以碩德而見大人從貴原是正理豈可置身事外而高不見之節哉若不反之於貞則雖吉而非象之所謂貞矣拔蠱之上九亦艮止也而義各不同蠱以不事王侯爲志可則此以利見大人爲從貴不事貞也從貴亦貞也以彼易此則皆不可謂貞艮之時位不同如此

䷧ 坎下震上　互離坎以坎中震初爲卦主

解利西南无所往其來復吉有攸往夙吉

解散也由險而動故能散解所以次蹇也然方解之時不宜太動又不宜不動不動則解可復蹇太動則蹇終不解故善解者必利西南也西南坤方順位也順天理順人心又順時勢此解之用也解之時无所往莫如來復爲第一要務來復者從根源處來從根源處復耳自一人以至天下莫不有箇根源所在若專在外面瑣碎處張皇則根源不固即暫解亦終有蹇時惟自心身上修復凡一切國脈民生大綱大領之處皆趁此解時力加培補使一毫不能搖動故曰其來復吉也卽外面小小節目或尚有宜往之處亦宜早早解散不使滋蔓難圖則防微杜漸之善道也若一响全不留心以姑息爲休息有解之名無解之實豈聖人以解垂訓之意哉

程傳曰西南坤方坤之體廣大平易當天下之難方解人始離艱苦不可復以煩苛嚴急治之當濟以寬大簡易乃其宜也如是則人心懷而安之故利於西南也湯除桀之虐而以寬治武王誅紂之暴而反商政皆從寬易也无所往者无所爲也有攸往者謂尚有所當爲之事也夫天下國家必紀綱法度廢亂而後禍患生聖人既解其難而安平無事矣則當修復治道正紀綱明法度進復先代明王之治是來復也謂反正理也天下之

吉也其發語辭自古聖王救難定亂其始未暇遽爲也既安定則爲可久可繼之治自漢以下亂既除則不復有爲姑隨時維持而已故不能成善治蓋不知來復之義也有攸往夙吉謂當解而未盡者不早去則將復盛事之復生者不早爲則將漸大故夙則吉也

易或曰震有復象合震於坎故曰來復吉坎有往象合坎於震故曰有攸往夙吉蹇之五來處四蹇之三來處二亦曰復又曰有糾結故有解散庖丁披郤導窾亦謂之解蓋由結乃有解而其所以解者則有郤窾以此思解而天地萬物之解君子之解可默識矣

李龍山曰以畫觀之二陽四陰坎險在前爲蹇四陰二陽坎險已過爲解以卦觀之坎上震下爲屯坎下震上爲解故解者屯蹇之反也蹇止乎險下不若屯動乎險中又不若解動乎險外

彖曰解險以動動而免乎險解解利西南往得衆也其來復吉乃得中也有攸往夙吉往有功也天地解而雷雨作雷雨作而百果草木皆甲坼解之時大矣哉

因險以動險中宜動也因動而免險外亦宜動也然不曰出險而曰免乎險者出有喜意免猶有危意故免雖已解而凡事卽不能不解也以道理時勢言之蹇後定須用解以動是免的根由免又是解的根由聖賢言語原不偏在道理一邊說卽時勢

亦當如此這纔是有體有用眞學問也往者震之動也解時雖宜安靜而不動則諸事廢弛非解也故彖詞彖傳皆屢提往字以振作之恐其以解爲解不知解之所以爲解也坤爲衆兼臣民在內得者得其心也大難甫平先以人心爲主非寬大平易者不能得故利往西南也中者坎之中卽乾中也本是陽剛不偏之物惟人不知復故一失而不可復得又值解時與蹇時不同未免將從前惕厲光景漸漸鬆懈下來不知安不忘危是治平的大道理況當乍解之時而不知來復則蹈常襲故與矯枉過正俱不是可大可久之業故來復乃能得中正當乘解時以圖修復卽孟子及是時明其政刑之意往有功是夙字中的作用見幾早則防患於未起臨事決則塞亂於將萌動與明合所以往必有功以卦內互離故也天地解者鬱塞之氣其閉已開則震動磅礴而雷雨交作百果草木皆甲坼矣果實也甲萌芽也甲坼則枯者潤滯者達生生不息一雷雨爲之鼓盪而已此解之時所以爲大也

易或曰剥之碩果不食存天地生物之仁解之甲坼發天地生物之仁天地解心也雷雨作氣也皆甲坼形也解之雨卽屯之雲坎在上則爲雲澤未及物也坎在下則爲雨澤已及物也解也

象曰雷雨作解君子以赦過宥罪

張中溪曰雷者天之威雨者天之澤威中有澤刑獄中有赦宥也有過者赦而不問有罪者宥而從輕君子所以推廣天地之仁心也

述義曰承平不數赦宥使民生倖心蹇難之後行以寬仁所以體天地與物爲新之意而與民爲新也

初六无咎象曰剛柔之際義无咎也

初六本陰爻也而能懲於患難安靜無爲故无可告告者告其已往或並告其所以致蹇之由也然大難甫定則脅從者未必非威勢所逼若一律治之反側必有不安況方解之初近二而應四不乘剛而反下剛又能與剛相應絕不生事妄爲是剛柔

之際正遷善之門又何必分別太嚴而不相安於無事哉合乎時宜之謂義象故曰義无咎也

述義曰彖言解蹇難爻言解小人非異議也天下之患多起於小人處小人正所以杜蹇難之原也

程傳曰方解之初宜安靜以休息之爻之詞寡所以示意按此說與卦意脗合但六字不專指小人即小民亦在其內无咎不是說六是爲上者無苛察之政的意不苛察仁也而曰義指時勢言之意可參看

九二田獲三狐得黃矢貞吉象曰九二貞吉得中道也

狐性善疑三成數也黃中色矢直物中無不直故爻並言之而象專言中也九二以陽剛得乾之中處解之時無事不中不直中則不流於嚴急直則人服其坦誠此坎之中實性情本是如此而適於田時見之獲者獲其心也獲其心則我不疑人人亦不疑我而小人安矣這全從得黃矢來平日待人遍是這樣故善疑如狐亦深信而爲其所獲非中直安能得此中直卽貞也故象以九二貞吉括之而嘆其得中道也

按從古至今天地生人原無君子小人之分卽國家用人難必盡用君子而無小人之時惟君子所以處小人者大半不中不直不中則不得其平不直則不當其罪這總是意氣用事成見爲主自己一箇心或正而不公或明而不恕又或無眞實作用

以權術爲駕馭彼小人亦有聰明豈貞伏首貼耳而甘爲一網之獲哉黃矢二字是人生一世處處有用的物事不是田獵時纔得之也有志者可以思矣

述義曰坎車震馬離弓坎矢田象也坎爲狐離爲三震爲獲九剛爲矢二中黃也九二剛中而應五身任解小人之責者也剛則不謬爲調停中則不至於激變應則不憂其反噬也

王伯厚曰世之治也君子以直勝小人之邪易曰田獲三狐得黃矢世之亂也小人以狡勝君子之介詩曰有兔爰爰雉罹于羅

何氏曰天下之難率自小人始欲解天下之難者必有以處小

人然後可然非柔者所能辨又非剛而過者所能辨也九二以陽居陰秉剛中之德果而不激故有田獲三狐之象

潘雪松曰陰之黨類隱伏而善疑蹇難既解陽來得中其道在開羣陰而使之胥化所謂利西南者正在於此九二蓋用泰二之朋亡以消小人朋比之私用豫四之勿疑以釋羣邪疑惑之情也三爲成數舉三言之搜獲備盡之意

六三負且乘致寇至貞吝象曰負且乘亦可醜也自我致戎又誰咎也

負負四也乘乘二也寇字指三也六三以陰柔之材而居動位在上下坎之間憑人之寵而背之據人之位而凌之負而且乘

陰險難測是內寇也在小人固是常態而致其至者誰乎若不早思及此處置得宜反信爲有才而任之不疑則貽禍猶不待言實爲上者之羞吝也蓋小人殃民其始亦未必毫無忌憚惟巧爲夤緣以附於上使上之人不能不假以辭色不能不許以幹濟威權既得面目全非此小人之尤與寇盜無異豈復知天地間有廉恥事故聖人並不專責小人而曰亦可醜也亦字從用小人者說來見其既不慎始又不圖終是戎自我致又何顏復責小人乎此象之攸往所以必以夙爲吉者爲是故也

九四解而拇朋至斯孚象曰解而拇未當位也

震爲足居上卦之下有拇象焉拇易動之物而不可妄動故宜解而即指四說四位近五而居下卦之上一妄動則安危未可定而君子小人之消長係之矣朋指九二說與四本不相應而德爲同類若當解時而不能持重則小人必生窺伺君子亦凜先幾不足以當大臣之位矣故善用解者必自解其拇使小人不得攀附即跬步不敢亂行非拘也從古君子之患莫大於自信太過自任太偏或興一利而貽數世之憂或除一害而袪羣賢之議其幾甚微其禍至大這總是少一虛心不能絕去已私以集天下之公所以舉動太輕如此若九四既爲動主已出險外而其心時有解拇之惕恍若未能當位的一般此同類之朋所以羣至而心孚也朋至句是帶說只重解而拇一句二得中

道四未當位皆指心上形容之以見其爲全卦之主也舊說解拇指初以四與初應也不知君子斷無比應小人之理既比應之又絕去之古今亦無此解法似宜指九四之自動言之爲是

六五君子維有解吉有孚于小人象曰君子有解小人退也

君子指二四兩陽小人指羣陰維有維繫維持兩意六五以柔順之德而居尊位不明言去小人也而惟以用君子爲事凡中直老成之人無不推心任用一若維繫而不可解者君子得此際遇凡一切國計民生無不为加維持其本非爲小人而然也而此中自有解小人之法故曰有解蓋小人所以能害君子者大抵從君心一念之疑乘機而入今五與二陽同心同德使外

人無隙可乘而股肱心腹之任又足以動其遷善悔過之機是並有孚于小人矣此大君之體祗以君子爲解而小人自退之法解無更善於此者也吉何如之舊說君子指六五以維有解爲解小人而以小人之孚爲驗特空言耳去小人談何容易哉大抵此卦前五爻通是解法而其法不同然總無絕去小人之理初无告以小人安靜無事也二獲其心三戒其夙四是自解解之本也五是用君子以解解之體也論語舉皋陶伊尹而不仁者遠此之謂也至上六解悖穢是明絕去之以解極恐其終怠也聖人之用意微矣哉

上六公用射隼于高墉之上獲之无不利象曰公用射隼以解悖也

隼鷙鳥也有害於人又在高墉之上勢尤兇狠故不得不射之也公九二也有黃矢以獲三狐之心解其疑也今用以射隼取其夙也羣陰咸孚而上獨乘高以恣其悖逆是自外生成王法所必誅之人爻曰獲之无不利言隼有自取之道象曰以解悖有懲一警百之仁去悖又所以解悖故象言攸往以夙爲吉也

吳草廬曰初三之陰在地中故象狐上六之陰在天際故象隼

述義曰卦互離故爲公坎爲矢故射也陰偶象羽震性健動離爲墉四在離上故高也解之爲義陽解陰也離明震動智勇兼備而後獲之大奸既獲天下無蹇故无不利也

䷨ 兌下艮上 互震坤以兌上艮上爲卦主

損有孚元吉无咎可貞利有攸往曷之用二簋可用享

損分用也分其有餘以益其不足則損益皆有用也孚實也有實乃有損無實則無可損矣故有孚卽有餘之象然實不可必損之而其元仍在則損而不損故吉也元是人心所得於天地渾然之理本無不實一毫不可損減而其外則無不可損也損其外之有餘仍將有孚之元牢牢守住故損貴有孚元吉也惟有孚而元則損亦无咎且可常常行之於已無損於人有益無所往而不利故曰可貞利有攸往也之往也曷之用猶言何往而不可用也享大禮也二簋薄敬也二簋尚可用享則無事

不可用損可知祗爲後世不知損之取義或損人以利已或剝民以奉君而賢者又或以從井救人博施濟衆當之而不知聖人所謂損者乃有孚元吉二簋用享之損也損之不易解也如此

按損益二卦自泰否而來上經自乾坤十卦而成泰否是天下治亂之機下經自咸恆十卦而至損益是人身安危之界惟先泰後否是天運之自然而人事卽在其中先損後益是人事之當然而天理亦寓其內又咸恆爲坤包乾象天心之在人心損益爲乾包坤象人心之順天心順坤道也人能順天如坤之順天一般則人心之損益卽人心之否泰否泰在天地其交不交

全在人事上見否泰在人心其交不交又全在天地上見故咸恆之坤包乾人心各有一乾也損益之乾包坤人心各有一坤也若人心本無乾坤則損從何處損益又從何處益哉且損之名卦指下卦上一陽說以其居下卦之外故可損若初二兩陽則不可損也益之名卦指下卦下一陽說以其居下卦之初故須益若二三兩陰皆不如初之須益尤急也蓋兩卦皆以陽爲主陽之在外者有餘故宜於損陽之在內者不足故宜於益一外一內聖人設卦之意可見矣

程傳曰損者損過而就中損浮末而就本實也聖人以甯儉爲禮之本故爲損發明其義以享祀之禮其文最繁然以誠敬爲

本多儀備物所以將飾其誠敬之心飾過其誠則爲僞矣損飾所以存誠也故云曷之用二簋可用享二簋之約可用享祭言在乎誠而已誠爲本也天下之害無不由末之勝也峻宇雕牆本於宮室酒池肉林本於飲食淫酷殘忍本於刑罰窮兵黷武本於征討凡人欲之過者皆本於奉養其流之遠則爲害矣先王制其本者天理也後世流於末者人欲也損之義損人欲以復天理而已

述義曰損有減省歛抑之義減其僞妄存其眞誠故有孚減其後起復其本初故元吉省言省事可以寡過故无咎收歛敬慎宜於常行故可貞謙抑自持人皆說之故利往也

易或曰乾道主施有損義坤道主受有益義

彖曰損損下益上其道上行損而有孚元吉无咎可貞利有攸往曷之用二簋可用享二簋應有時損剛益柔有時損益盈虛與時偕行

下後起之人心也上人所受於天之中也道心也人心最易下流故須挽之使上下面人心損一分則上面道心益一分中不可益而失中者則須益之故其道貴於上行以人力制之而不可聽其下之無底也蓋是卦本自泰來泰天地交也損是人心交泰郤與天地之交不同地上天下其交以氣是天運自然之理若人心則以中爲交人人俱有而中行斷不易得故必須損

之益之而後得交於天之中道是全憑人力損下流有餘之人心以益上已失不足之天心由此上行則中可漸合而人心之泰在是矣故彖傳全敘彖詞加一而字折出有孚元吉四字正見不能損下斷不能有孚元吉以下云云也二簋應有時三時字中以時爲主損卽以時爲主不隨時損去便不能隨時處中故求中必須先損用損必須隨時也應宜也不是到處皆用二簋也剛有餘柔不足惟剛不可益故用損柔無可損故用益此損剛益柔有時也剛之所以宜損者防其盈也柔之所以宜益者恐其虛也因盈虛而有損益此所以與時偕行也與時偕行纔得有孚元吉可貞而利往此損益二卦使人人可爲中行而

平天地之憾也舊說以損下益上爲以下奉上之道此不過損之一端耳不足以概全卦也

象曰山下有澤損君子以懲忿窒欲

山高澤下其氣上達而山上之物得其滋潤又可深下以增其高損也君子以此而得懲忿窒欲之學焉人心之害百端而忿與欲爲尤甚忿是血氣未平欲是情私難制惟君子無自是心故忿必懲懲者戒其滿也無求足心故欲必窒窒者塞其源也此二者皆脩身之切務不懲必不能窒不窒亦必不能懲此忿思難見得思義而九思之終事也

述義曰忿心之起如山之高欲心之溺如澤之深又曰震動爲

忿艮山止之懲忿之象兌說爲欲坤土塞之窒欲之象

初九已事遄往无咎酌損之象曰已事遄往尚合志也

事本分所應爲之事往應其所正應之人損之之字兼指乾兌說初九一爻本是乾初以潛爲事不貴往也因三爻變而爲兌與四爲正應則兌初也往而應四故宜往也但初有潛衍之事如事尚未竣而遽言遄往則獲咎滋深故必竟其事以利遄行可无咎矣然初出應世不可過於自負亦不可過於求容惟於乾健兌說之際斟酌得宜使剛不至折柔不至靡以乾初之本體而爲兌初之隨時不往則已往必與上合志尚上也四在上故言尚能合志則事可終行而往非徒往矣舊說事字損之之字俱無著故未從

九二利貞征凶弗損益之象曰九二利貞中以爲志也

九二剛中即乾中也三可變二不可變中不可變也故利於貞者固守其中也然卦內互震二爲動主故有征象恐其終變故戒之以凶也惟二與五爲正應不征何以益五不損何以能益不知中是人心之主宰萬事萬理皆從此埋根貞諸內則已益而人亦益征於外則人未益而已先損故既戒其征凶又望其弗損弗損者不可損並無待於損也不損而不能益或疑貞未必利不損而即能益又何必征以取凶益之之字指五說這全是守中不變立志堅固所以有不損之益此九二利貞中以

爲志者也中之不可失也如是

按志者心之所之也吾人之志極其量不過益盡天下萬世而止然一身所歷斷不能盡天下之人而益之盡天下之地而益之盡天下之事而益之若以一人而欲盡天下之人之地之事此不問而知其必窮者也從古聖賢有大作用的祇是守定一中將一箇心存養的正正當當不論何事何人何地有感即應有應即靈所以手脚毫不忙亂而萬事萬理都得其正恰如中彀的一般這是天下第一等極便宜事以爲二字言這箇現現成成的中字是人生取用不盡的物事憑你何等志願總要從此做出故曰中以爲志若捨中言志便是癡想妄想此三代後

之經綸事業未免意氣上作用是其心無實在把握處也志云
乎哉

六三三人行則損一人一人行則得其友象曰一人行三則疑也
三人指泰之乾下三陽也陽以進爲主故有三人行之象損一
人者損乾上之一陽也陽太過則宜損不損不能得中也蓋以
天地氣運論之三陰在上三陽在下其位似懸其氣則交此不
可損不必益者也若以人事論之則人心常處有餘道心常處
不足且人自受中以來欲勝則理微人近則天遠無參半得中
之理與陰陽平分者迥然不同故非損斷不能合天也一人行
之一人卽所損之一人陽一上行則陰必下來友卽坤上之陰

陰得陽則有主陽得陰則不過是不但損此一陽可得調劑之
中而初二四五之二陽二陰亦無不可損不可益矣蓋人心惟
有一中中天心也過不得不及亦不得惟能損其太過以就於
中則與天心默契而天君常泰然矣這全是精一之功獨往獨
來於天地之間一面損一面行所以有一人行之象若瞻前顧
後又忽前忽後總是信不及這箇中字或以爲聖人所難或以
爲未必適用所以二二三三想損又不欲損想行又不肯行故
終身祇在疑字內混了一生看聖人連下兩箇一人是何等擔
負連下兩箇則字是何等斬截讀三則疑也一句始知人之不
欲損不肯行的根由全不知一人是箇頂天立地的人也三眞

善於用損者哉

按舊說一人指兌陰得初二兩陽爲友又以艮陽得四五兩陰
爲友又以陰陽配合爲一人得友不知卦全以陽爲主卽配合
亦專主陽以一人指陰固不是兼陰陽亦不是蓋天下事皆可
與人共濟惟損與行是自己心裏面事雖父母妻子都用不著
能如此則與天合不能如此則與天背聖人答顏子之問爲仁
由己而不由人亦是此義得其友是人心交泰之象損與行豈
友所得而助之者哉

六四損其疾使遄有喜无咎象曰損其疾亦可喜也
疾是人欲之害發於氣質之偏故各人有各人的病所以用益

但人能益我而我不能受益或並不知己之有疾或明知爲疾
而不免自護其短則益亦是枉然與我有何補哉六四以重陰
當受益之時過於柔便是其疾或不能立時醒悟痛加裁損則
柔之牽卽三之疑矣惟四位當互坤中爻虛而能受又因此自
損其疾以爲求益之地不惟不敢因循而且用初之遄往使用
也遄速也以柔從剛以速易緩則疾可去而有喜喜者口不能
言而心自知之以從前身爲過叢愆尤並集一旦豁然通身毫
無病痛故无咎也亦可喜亦字從尚合志來初以酌損益四四
以自損受初兩志相合故初喜而四亦喜也

按此卦下三爻言損上三爻言益此損則彼益此情事之自然

也惟四不言益而反言損不損不能受益也且四當人心之位內互坤中爲乾包坤之象是人心天心損益交關所在若專恃益於人而自已全無可益咎且不暇豈知心中有喜的風味乎惟聖人偏教以損法使先去其疾疾重在那裏就從那裏損起不切已者非其疾也不用遄者非損其疾也損其疾而又能使遄則天心可以立復而受益有其地矣此坤順承天之能事而適於人心見之已爲下爻元吉埋根矣

六五或益之十朋之龜弗克違元吉象曰六五元吉自上祐也

十朋之龜卽中也元也中本虛靈不昧具衆理而應萬事是人心之至寶大寶所謂乾之大元而坤得之以爲坤元人得之以爲元善者是也但人人各有此寶不知貴重而輕於違之違暫離也卽君子無終食之間違仁回也其心三月不違仁之違違與去仁去字有出入之分與至仁至字有客主之辨違不過是暫離非去仁者所敢望亦非至仁者所能幾然偶有一違卽與本有之元不合弗克違是坤順承天之象卽人心順天之象元吉者渾渾淪淪還他一箇元也故吉也是爻五居艮中下與二應則十朋之龜疑是九二所益然九二貞中以弗損爲益則益之非自二來可知且人各有中亦非二所能益二卽益之與五亦絕不相干惟五以坤順之極得艮之中能虛以受益不知益之從何來也故曰或或者驚喜之詞喜有此寶而順受之雖一

時一刻也不能違而元善已在吾心矣象曰六五元吉自上祐者正見此元是極貴重的原是從上天祐我而來若專靠人豈能有此益哉

彥陵氏曰漢食貨志元龜爲大貝十朋直二千一百六十爲大貝古者五貝爲一朋十朋則五十貝極言重價所爲大寶龜也

趙胥山曰艮剛外而柔中有龜象損自二至上益自初至五皆似頤而象離故頤取離之靈龜損益亦曰十朋之龜

按舊說以六五居尊能受天下之益故有十朋之助而以上爲上九理原可通但上九又何所指以全卦推之三往居上則坤變成艮艮之一陽卽乾三之陽惟陽有元而陰無元故坤元必本於乾元五坤中也而以爲元是乾陽居艮之上而全艮俱含乾元故六五可稱元吉而推本於上全是這一損之力而失中者得中無元者有元天人一交鬼神弗違其益之大一至於此若泥於六五居尊之說不但上九無著卽十朋之益宜見於上九一爻而九二正應又何以不能益五而必藉上九之益耶似宜從人心元善講元字前後方不矛盾也

上九弗損益之无咎貞吉利有攸往得臣无家象曰弗損益之大得志也

上九以艮主應兌之主其位愈高其益愈廣不是益一人可以言益亦不是損一人可以益天下的故必須不損己又不損人

不言益而天下自如受其益纔得无咎貞吉而利有攸往矣蓋九二之弗損是不損己自能益人的道理上九之弗損是不損己並不損人自能益偏天下的道理此無形之損益人己一無所虧故无咎惟无咎方可常行而無竭涛故貞吉惟常行不竭故不論何人何地何事俱可受益無方故曰利有攸往惟利有攸往故得臣无家三之得友是得坤之陰上之得臣是初二四五全有益無損指通卦言之女以男爲家陰以陽爲家六下來三是有家三往居上是无家言不以一人之家爲家而以天下之家爲家即以天下之益爲益也蓋此損則彼益者天下之常理故初與四應二與五應三與上應見益之本於能損也不知

三之一損不專爲益上而全卦皆受其益從外面言損益有益斷不能無損從裏面言損益則有益斷不至有損且損祇用一人而益可徧天下天下那有這樣便宜的事而推究其本祇用象中有孚元吉四字卦內言孚言中又祇是一箇元字足以盡之祇保其元便可與天地同其功用論語所謂己欲立而立人己欲達而達人又中庸所謂盡性則與天地參此人心上合天心有以乾包坤之意象曰大得志即中以爲志之志到了弗損益之之時而其志乃大得矣人也而可以不知損哉

☳☴ 震下巽上　互坤艮以震初巽中爲卦主

益利有攸往利涉大川

益自否來否之爲卦天上地下是上澤不能下究下情不能上達之象故上者愈上下者愈下而否道成矣欲傾其否須從根本上益之根本不固而能傾否者未之有也何爲根本民心是也民心當否塞之時其力已疲其財已竭日夜皇皇人人有不能自保之意一旦爲上者有以益之又不是私恩小惠可以要結人心故必利有攸往隨時震動使所益者皆周洽普遍無一人不獲其益如此則衆心有主利益無窮雖有大川亦利涉而無難矣此益之用也

彖曰益損上益下民說无疆自上下下其道大光利有攸往中正有慶利涉大川木道乃行益動而巽日進无疆天施地生其益无方凡益之道與時偕行

益之爲卦損否上卦初畫之陽益下卦初畫之陰互坤爲衆民說无疆之象自上卦而下於下卦之下天道下濟其道大光之象大陽也謂乾之一陽下於震初也中正有慶以九五爲主而全卦皆得其中正故有慶也木道乃行生生之道以益而行故取象於震木也以卦德言之益動而巽日進无疆也不言震者益的是震故震動即益動也以卦象言之乾在上如天之施坤在下如地之生以乾包坤無人不益故其益无方也凡益之道

與時偕行者損益有時與損同用也若不當益而益或益之不以其時則人有不受其益者矣豈善於用益者哉

按是傳極言益道之大然必自能損上始上以封殖為益則下之虧損必多上以蠲除為損則上之恩膏立匱非益也惟就上所本有之初以益下所已失之初則民德歸厚而其說无疆矣初者何曰仁也仁為上下共有之物即上與下默默聯貫之生機也生機一失則上下不通天地所以成否惟自上一人建中於民一切治具俱有實心實德深入民心則上能下下人人心中都有一段生機含蓄在內此陽道所以大光也利有攸往中正有慶者言不論何人到處皆錫之以中中無不正必由心以

見於事益是實在之益故有慶也利涉大川木道乃行者以好生之德行生生之道不息便是行言上下皆以心相見非大川所能阻隔也震動巽入是益之善法不動不能益不巽入亦不能驟益也必一面動一面巽日進无疆根本上方能堅固也天施二句是極益之量凡益之道二句又推廣言之見益不同而隨時同也益之用如此其大哉

劉石閭曰益剛反也即復也知復則知益矣又曰益之時義其於學也以遜志務時敏厥脩乃來尊聞行知光大而高明皆益象也

胡雲峰曰凡卦以內為本物以下為本國以民為本損下之謂損益下之謂益而上之損益不與重民也他卦言利往者不言利涉益兼之益以興利也

象曰風雷益君子以見善則遷有過則改

易或曰雷奮而陰壓解風鼓而陽鬱宣陽宣陰解益之象也君子以見善則遷有過則改天下原無善之可名無過則善矣天下孰為善之當遷能改則遷矣故曰益德之裕

彥陵氏曰遷善改過精神全在二則字祇是風行雷厲之意

陸庸成曰風之入也最微故片善不遺纖過必剔雷之發也最迅故遷無留念改無停機

何氏曰咸言速心之德通於虛也不損不虛懲忿窒欲損之又損致虛以復其為咸恒言久心之德凝於實也不益不實遷善改過益之又益充實而成其為恒

初九利用為大作元吉无咎象曰元吉无咎下不厚事也

初九之位即否初之位陰盛陽微風俗頹敗積重之勢然也惟從上卦乾初以益下卦是為震初震以一陽動於最下使人人皆得其元故曰利用為大作作者振起之意不是小小補苴故曰大以人心偷薄日久非大作不能益民也誰用之五用之也五以中德居上不動而用其本初不貳之元以為振興鼓舞之用元仁也即誠也自其能生處言之謂之仁自其至實處言之謂之誠自其得之最早處言之謂之初無二理無二道也惟人

主以自新之德膺作新之命以建極爲錫福的作用而上下皆以元相見惟此爲吉而无咎之道若不從元處益下而漫言更張則咎戾滋深非作也下不厚事者下謂民也民當否塞的時候一切風俗事事俱是偷薄這不是民生不厚只爲失了貞元所以上下欺蔽今能以元作之是從根本上補益他正益之大主腦處非九五其誰能用之

述義曰卦取益下初者下之下也受益最大則所以報上之益者亦宜大故利用爲大作大作者農事也春耕謂之東作統而言之謂之大作斲木爲耜揉木爲耒耒耜震動巽而入土初其事也施生之德首現於木所謂元仁初其時也能爲大作則得

元仁之道而民賴以養吉孰大焉萬世行之而無弊故无咎也此益之至大者也

張愼甫曰初九自上而下正五用之以益民者也故初利用爲大作爲宜體五益下之心大爲振作以濟民生耳元吉卽五之元吉也初爲五以作使有孚惠心之澤畢致於下而有孚惠心之感畢居於上是以元吉五元吉初得无咎象曰下不厚事正明益下之事初不過代五以作之耳初不得尸其功也

按二說以大事爲農事以元爲元仁固無不可惟張氏以初爲臣道以下不厚事爲初不居功與象傳下指民說不合姑存之以備一解

六二或益之十朋之龜弗克違永貞吉王用享于帝吉象曰或益之自外來也

六二居下卦之中是本有中的人又以柔居柔得坤之順故有益弗克違之象弗克違者中與中合也惟在貞而弗失方可永吉王五也帝震也用享于帝誠也王用享帝之誠以待其民民以食爲天王者以民爲天也這正是自上下下之實通於民瘼卽是上通帝謂何吉如之或益之亦驚喜之詞與損五同意但損自上而益自外來一是受益於上只見益而不見損一是受益於外只知益而不知其所以益卽順帝則忘帝力之意外指四說由四來初而初益而二之中者愈益而三之不中者亦無

不益初之用何其神哉

趙胥山曰用以也五以四下於初而爲十朋之龜二卽以初之益爲益而弗克違三卽以二之益爲益而孚中行則五之惠心惠德自上下下求民瘼而答天心者二三已實受其賜矣故曰享于帝猶言帝臣不蔽簡在帝心五用四以益初卽用初以享帝故曰自外來言四自外而來於初也

易簡錄曰龜者洛書卽後天一圖奇偶俱朋爲十而坤十全體具於損益中離一陰麗於二陽中爲龜損益三陰麗於三陽中豈非天下之元龜

余銘恉曰益之二卽損之五損五受下之益故龜屬下益二受

上之益故龜屬上損龜藏靜於山下得氣之貞貞以起元故二言貞而五言元益龜發靈於雷外得氣之元元以爲貞故五言元而二言貞

六三益之用凶事无咎有孚中行告公用圭象曰益用凶事固有之也

六三陰不中正又居動位是已失中的人故益之當用凶事益吉事也然以吉事益之則不能得福或反因以滋禍非益也惟用警戒以震動之使之知惕又使之知悔則不但可以无咎而且有孚中行可以告公用圭矣六三本無實不中之人然居震之極又卦互坤中所以一遇凶事便能困心衡慮而獲動心忍

性之益有孚指裏面說中行指外面說內有實而行得中卽告公用圭亦無不可公四也卽初也初自四下益陰三卽受益有孚可以對四故曰告圭信物也以相合爲信也三能以中見信於四與四恰相符合故曰用圭這全是用凶事以激發其天良感動其善心所以不中者亦無不益象故曰益用凶事固有之也二本中而曰自外來是順其來而不敢違喜詞也三已失中而曰固有之是反其道以取其孚悔詞也五貞善益者也

易或曰初受四之益曰元吉二受五之益曰永貞吉益本吉事上九莫益之或擊之則其所用以益三者與吉相反益之用凶事之象三知凶事之爲益則能震悔而補其不中之過无咎之

象

張陽和曰天心仁愛人君則時出災異以儆之大君仁愛人臣則或用凶事以益之亦此道也

六四中行告公從利用爲依遷國象曰告公從以益志也

六四爲巽主公也初爲震主亦公也惟否四一陽先下於坤初則坤初之受益最先益之以元卽益之以中以中而行謂坤初得震初之元之中上行居四告公告初也告公曰從是不中者得中以小人而從君子也爲下民依附之象民何依依五也王者以民爲依民卽以君爲依六由初以遷於四四近五爲國坤象也坤爲衆民象也五既用初以錫中於民則全坤皆得初之

中以爲中卽皆得五之中以爲中不但四近五爲依卽初二三之遠於五者亦無不利用爲依如邠人以古公爲仁人從之者如歸市卽此象也象曰以益志者言初遷於四有遷國之象而其實能得民志之依原不必拘定遷國也故告公從者以上從民民自從上以其益在志故也志從則依豈必遷國而後爲依哉按此爻明寫象中損上益下自上下下二語又暗寫初上於四爲民說无疆之象遷國卽无疆也舊說民依卽遷國無妨而引周依晉鄭爲証非卦意也

九五有孚惠心勿問元吉有孚惠我德象曰有孚惠心勿問之矣惠我德大得志也

述義曰五陽居尊得中得正陽實故有孚居尊故惠下建中而使民協於中表正而使民歸於正惠下之政皆惠下之心也以心惠下則元吉可知矣二之朋龜猶問之也今則不必問矣上旣有孚則下亦有孚至誠之相感也上惠以心則下惠以德感上之心而正其德所謂羣黎百姓徧爲爾德也

呂東萊曰人君但誠心惠民不須問民之感如此然後元吉民皆交孚而惠君之德也苟惠民而先問民之感不感是計功利非誠心惠民者也安能使民之樂應乎

趙胥山曰心之所得謂之德在人則實有所被者乃謂之德有其意而未有其事者止謂之心

龔汝脩曰損者不得已而爲之此貴孚也益而亦曰孚何也益非孚則假仁義也故有孚惠心無心之心也有孚惠德無德之德也

鄭孩如曰益九五但知民之當益而已勿問元吉矣故曰王道本乎誠意

按此卦初之元吉二之永貞皆五之用中爲之至三四二爻明言中行亦皆五用中之故而五顧言孚而不言中者中卽心也非眞有形聲之可指也上之於下不愁全無仁心惟事與心往往相左或推行此心者不能與心脗合便是無孚孚信也有此心便有此事因此事便信其心這纔是有孚故言孚不必言中也惠心者仁心也滿腔都是生機便是仁滿腔都是想益人的便是惠心惠是益之外見而悉根於心則外見者尚不足言惠而惠之在心者源源無窮矣有孚是惠心的實據惠心是有孚的根由以此益民勿問其本中與否皆隱隱與之以元使受此元者若不知其爲我之惠爲我之德這纔是建中用中的道理此五之所以元吉也然民心亦各有中或已失其中一旦身受其益事事皆有實得迥非虛惠可比則上之有孚自己可以信心而民之有孚於上實以上之惠我以德也心言惠不言我者心爲惠人之心以天下爲心也以天下爲心則一人不得而私之故象曰有孚惠心不問何人而皆益之以元也惠我德獨言

我者德者得也我之德全從惠心而得故下之志得上之志亦得合天下之志爲志卽合天下之得爲得象故曰大得志也此眞天施地生的大作用祇陰陽一轉移間較損卦尤有實濟可見豈但可以傾否已哉

上九莫益之或擊之立心勿恒凶象曰莫益之偏辭也或擊之自外來也

上九以陽剛居卦上正當益下之時然不知用益之道是以心益心之法故心欲益而不能見之於事事欲益而不能適如其心則莫益之而或擊之矣兩之字指民說民未實受其益故曰莫益民或適受其累故曰或擊或者未定之詞旣莫益之則擊

之卽難保其必無也人之一心本無定向惟中纔立得住站得穩這便是恒若不在中處立心則正也可不正也可不惟保不住眞元卽所謂仁與誠者亦皆可有可無非勿恒而何恒者心如一日之謂上勿恒則出治無本下勿恒則無所不爲所以凶也凶字對上數吉字看吉是上下皆益凶是上下無益下之凶由於上上之凶亦由於下可見上下一體祇以立心勿恒在上者失了自己的中便無中可以與人縱有益人之心而民實未被其澤連益人這箇心也埋沒了直說他莫益豈不是偏激之辭偏辭者明其心本欲益人倒說他莫益上竟無可置喙卽偏辭亦不能解脫也自外來者外對中言益人之道祇有這箇中

可以用之不竭看初二三四諸爻言用者二言利用者二無非九五之惠心而民之有孚亦皆徧爲爾德可見中是實德實事原是惠而不費的道理若除了這箇從外面去益人惠不實祇是口惠惠實了又斷不能繼而且益人之事推行不善則煩擾紛更不知有多少弊竇是名爲益人卽難保無傷民之事民傷則上亦傷求爲損且不得遑言益哉象故曰或擊之自外來也

按易中言中者最多而人以中爲虛理故說到中無一人不以爲難此固中庸不可能的道理但聖人說話從無虛談道理之時故損卦中不可動以爲益上之本是由內說到外面去益卦中見於事以爲益下之本是由外說到裏面來蓋人生日用之間無時不有事卽無事可離中若捨事言中則中全不見不隨事以求中而漫曰中不可能者是心尙未立姑藉難以自遁者也豈不可能而卽可不必能哉如上九者眞可爲吾輩之前車矣

龔汝脩曰天地自然之利乃可長久故恒與益皆取象風雷惟自然故恒惟恒故益故曰益長裕而不設上六立心勿恒則設之而求裕拂天地之自然其或擊也宜矣

䷪ 乾下兌上　互重乾以兌中爲卦主

夬揚于王庭孚號有厲告自邑不利即戎利有攸往

夬內決也理純則欲自去與一味用壯者不同王庭光明無私共見共聞之地而一陰盤踞其上陽剛爲其所蔽故曰揚于王庭然理之純也實難則欲之去也不易故必能孚能號而又有厲纔是善於用夬之道孚中實也不肯虛欠一分故須孚號迫切也不肯少留一分故須號惟理欲常相消長有一分未純之理則這一分欲就斷不能去故孚號都有厲也且欲之在外者易去欲之在內者難去外面無欲而心內有欲非夬也即內欲已去而心猶說之亦非夬也邑者私也爲己所獨知之處非共

見共聞之王庭也自邑來告是己所素習素說的地方有一念之微不是可以力制得的所以不利即戎即戎乃用剛用壯也因他素習素說者全是柔牽之物即用剛壯以去之仍不免有些根蒂故不利也然爲山而虧一簣掘井而不及泉豈不是前功盡棄故又勉以利有攸往也往者進而夬之之意只要能往則理終可純欲終可去也是卦乾下兌上又互重乾是將純未純之候看似五剛可恃何難決去一陰但一陰固不難去而乾不進則理究未純即強去之陰尚可以復生下卦之姤其明鑒也惟不用壯而用夬使五陽進爲純乾則一陰無位置之地矣若專照去小人一邊說則全卦多未允協豈爻詞果有錯簡乎

彖曰夬決也剛決柔也健而說決而和揚于王庭柔乘五剛也孚號有厲其危乃光也告自邑不利即戎所尙乃窮也利有攸往剛長乃終也

夬立決意以乾之剛決兌之柔言惟剛可以決柔也下經之有夬姤猶上經之有剝復也剝柔變剛是漸剝之法夬剛決柔是立決之法然所謂決者不是專恃健與決也須要健而說決而和惟說而和則健不是強進決不是力制乾行至此纔是自然不息的工夫柔乘五剛者是剛尙未純故一柔得揚于王庭剛雖多不能敵此一柔也蓋柔之爲物其性善說不但柔能說人人亦喜其柔而說之祇爲這一說不知壞了古今多少人物即

如程子見獵而喜張公遇妓而歡這兩人道德經濟人人都信得他的然當歡喜時未免有箇影子在心可見聖賢地位祇有一間未達終非全局了局此孚號有厲所以必其危乃光也理不純則無孚欲不去則必號兩層都極險難非危厲其心安能到光明地步以下三乃字總是責備五剛的意若專恃剛之可決則所尙乃窮所尙者剛而即窮於剛以其剛之不長也若不專恃剛而惟期其長則健而說決而和乾行不已勿須即戎而柔已去矣此五剛之長必到純乾方是了局全局故曰剛長乃終若祇欠一分未長總說不得一箇終字前言五剛看似剛多至剛長乃終然後知五仍是少夬之所以爲夬者如此

胡雲峯曰復利有攸往剛長也夬利有攸往剛長乃終也小人有一人之未去猶足爲君子之憂人欲有一分之未盡猶足爲天理之累必至於純陽爲乾方爲剛長乃終也

吳敬齋曰復利有攸往譬如平地之一簣故喜其進而曰剛長夬利有攸往譬如九仞之尙虧一簣故恐其止而曰剛長乃終

按二說吳氏渾言之胡氏則兼小人言之較舊說爲備矣但易中從無盡去小人之意以其不切於情事也卽盡去之亦何至如此剛章似不如專指人欲而其理自可旁通也

象曰澤上于天夬君子以施祿及下居德則忌

澤上于天不下也必下而後不至於決故有夬象君子體之爲施使天祿之在上者無壅塞不流之患則其澤乃下不待決而自無不決矣若自恃有德而居之居者不行之意德不行則已將忌人人必忌己不惟澤不下流而且有潰決之慮非善夬之道也蓋兌澤宜下乾行宜上乾不行則不能決兌之一陰此其所以居德則忌也

初九壯于前趾往不勝爲咎象曰不勝而往咎也

述義曰卦下爲趾重剛故壯志在夬上故前趾尙往也無應與而遇毀折故不勝當夬之時前往非咎然亦必度德量力期於有濟若冒昧以往角而不勝則不可夬矣是无咎而自爲咎也此所謂不利卽戎者也

程傳曰陰雖將盡而初躁動自宜有不勝之咎不計彼也

蔡虛齋曰不勝者自不勝也故曰爲咎明非時勢不利也

九二惕號莫夜有戎勿恤象曰有戎勿恤得中道也

九二剛中中則有孚然不曰孚號而曰惕號不自知有孚而但知惕故號卽彖所謂有厲也既惕而號則不以可說爲說而反以爲憂故莫夜常覺有戎是愼獨之學卽彖所謂告自邑也蓋莫夜是無助之時有戎是難防之患剛雖有五而惕在一柔不敢以五爲可恃也勿恤不是慰藉語正見他刻刻惕厲以保其中甚於徙憂也故象曰有戎勿恤以二得中道惕號卽孚號也特以惕時不敢言夬耳

述義曰兌西於日爲昃乾西北則夜也莫夜而猶惕號戒備之至也

折中曰有戎人所畏也而不之恤則所以持重者至矣夫惟無事而惕號故有事而能勿恤史稱終日欽欽如對大敵及臨陣則志氣安閑若不欲戰者是也

九三壯于頄有凶君子夬夬獨行遇雨若濡有慍无咎象曰君子夬夬終无咎也

頄顴也處下卦之上故位象顴人有喜怒則其氣象先見於顴

九三剛過乎中又居動位是恃剛而用壯故有壯于頄之象有凶者有時而凶也乾體宜無凶而動而過剛不知惕厲則凶卽

因其用壯而有也不知君子所貴於夬者以夬爲夬不以壯爲夬也蓋壯是外面威嚴隱微或有遺憾夬是裏面檢點私欲自無所伏雖與上六爲應而不染其陰柔惟於己之獨知獨覺處愼獨以健其行故曰獨行然獨行又必須遇雨方無用壯之弊陰陽和而後雨遇者夬兌之陰用兌之和纔可以盡夬之義得夬之法卽象傳所謂決而和也濡者爲陰所染轉爲柔用壯于頄者正坐此病惟獨行之君子善用兌和不爲陰用若稍沾濡卽知有慍慍其行之有未至慍其夬之猶未善也常保剛德所以終得无咎非君子夬所當夬何能行到終處象故曰君子夬夬終无咎也內互重乾故兩言夬夬見乾不重不能夬夬也下

五爻意同

按三居乾上而應兌上故有頄象壯于頄是外面無欲而內則不可知也故有凶聖人舉一獨行之君子做箇夬的樣子與萬世看若濡尚且有慍豈待已濡而後言夬哉

九四臀无膚其行次且牽羊悔亡聞言不信象曰其行次且位不當也聞言不信聰不明也

九四爲兌陰之初與乾卦九四迥有不同故以臀取象臀居下體膚者柔也兌初爲臀而九居之是有兌之陰而無兌之柔故臀无膚也乾剛健行今爲兌剛有乾之陽無乾之健故其行次且次且行不前貌其不前者爲陰所牽也兌爲羊性善觸外壯而內柔九四恃其羊性外面用壯以決之豈是善決之道若能牽其羊壯復其乾行則進可以決而次且之悔可亡矣惟旣爲兌體豈能復乾雖聞悔亡之言如何肯信祇爲內牽於陰失其陽剛不稱決陰之位故曰位不當聽不明者能聞悔亡之言是其聽處乃旣知陰之當去而心有所戀聞而不行若不知陰柔之果能惑我者非不明而何剛之不可不長也如是

述義曰剛壯則氣盛雖聞善言而不能信古今來君子得志皆有此病故深戒之欲其聞人言而詳思之也

按舊說牽羊是禁其不往與剛長乃終句全背不知用壯則戒其往用夬則恐其不行故全爻都勸其自長方得長到純乾地

位至承乘比應之說他卦固有此意若此卦五剛以通卦言之則共有五以一爻言之爻爻都是五剛一柔不是合五爻乃是五剛也譬如行路已行了九十九里少這一里也不算到家這這九十九里都說不得能行也舊說以比應取義者似不必從

九五莧陸夬夬中行无咎象曰中行无咎中未光也

莧陸物卽馬齒莧也陸平地也莧生於陸是人人常行的地方有此難去之物如飲食男女之類爲人道所不能絕然不夬而又夬則日用尋常都是咎矣惟九五陽剛中正切近上六當從莧陸處行知其難去而夬之知其夬之未盡而又夬之事事從中而行卽時時以夬爲行能如此則無滋蔓之咎可以利有攸

往矣然由一剛長至五剛難由五剛長至終處尤難蓋功夫到了九分這一分更難爲力觀顏子喟然一歎及孟子神聖之說非乾行不息終究莫箇收場結果象曰中未光者就從夬夬二字看出夬夬固是健行但有一毫勉強與中字終難湊泊也至聖人不礙不滯的境界纔是光光是神化中自然之光輝又何兌說之足言哉

按本草云莧陸一名商陸其根至蔓雖盡取之而旁根復生語類云莧陸是兩物莧者馬齒莧陸草陸一名商陸皆感陰氣多之物藥中用商陸治水腫其物難乾其子紅趙胥山曰說文莧山羊細角從兔足首頭字音桓又曰瓜生五月故於姤言瓜莧

生三月故於夬言莧夬三月之卦也以上諸說理俱可通以莧爲山羊者取兌象羊也以莧卽商陸者取蔓生也惟分莧陸爲二物則與卦之一陰未合故改陸爲平地從行字取義較爲切實

本義曰夫人心正意誠乃能極中正之道而充實光輝五心有所比以義之不可而決之雖行於外不失中正之義可以无咎然於中道未得爲光大也蓋人心一有所欲則離道矣夫子於此示人之意深矣

上六无號終有凶象曰无號之凶終不可長也

上六一陰居五陽之上極則必變此消長之機間不容髮者也

如果五剛能長則陰消自不待言若輕覷一陰或自恃五剛則孚號者未必有孚惕號者未必能惕不孚不惕而至於无以爲一陰之不敵五剛也不知剛不長則剛必消陰不消則陰必長等至其終豈有不凶之理然所謂終者不是到終時始知其凶也終之爲時也似久而其爲時也又甚暫於暫時預計其終則終可暫亦可長不於暫時預計其終則暫時卽是終終時卽是暫一轉瞬時而吾之所謂暫者不覺其終矣所謂終者不覺其暫矣可長乎不可長乎所以然者陽必有終陰亦必有終陽不長不能禁陰之不長也陰不消不敢必陽之不消也當消長立判之時而我无號焉是徒知五剛之可恃而不知陰之可以復

生也不然臨十二月之卦也而必曰至于八月有凶何哉陰衰極而不能去俟陰壯而後圖之則夬變爲姤特一反覆間耳五剛其謂之何耶

蔣仁淑曰易爲君子謀不爲小人謀詳味此爻若如傳義說似爲小人謀矣不知君子默然養禍終必致凶聖人之情何嘗慮小人有凶也按此說亦主去小人說但无號不指上六其意自可採也

余銘任曰一陽之剝曰終不可用慮其變爲純坤也一陰之夬曰終不可長恐其不得爲純乾也

巽下乾上 互重乾以乾中爲卦主

姤女壯勿用取女

述義曰不期而遇曰姤一陽來復漸長至四而後大壯一陰初姤已在內爲主而陽反爲客且其道上行而陽乃退消是女生遽壯其勢不同也然女之壯也皆由於男乾道不純則陰不可制故勸勿取愼防於始以杜其漸則其勢息矣小人道長皆由君子假之以權若始進而即不用彼何能爲哉

易或曰剝復者乾道一陰一陽之變化也夬姤者坤道一陰一陽之變化也乾之變化固以乾爲主坤之變化亦以乾爲主纔剝於上即復於下陽不離乎陽即陽不離乎陰也纔夬於上即姤於下陰不離乎陰即陰不離乎陽也陽無時不主乎陰陰無時不以陽爲主故柔往則有若決江河之勢而柔來則適遇得主之常是以謂之姤也女之壯女之長也自姤而遯而否而觀而剝皆女之長則皆女之壯然而女也者陽與之長則壯陽不與之長則不壯長則未嘗不可遇壯則斷乎不可取故曰女壯勿用取女也

彖曰姤遇也柔遇剛也勿用取女不可與長也天地相遇品物咸章也剛遇中正天下大行也姤之時義大矣哉

述義曰剛來謂之復復稱反若故居之還柔來謂之姤姤稱遇若不期之會取女者主家長久之道若女壯則侵陽之權可遇

而不可取故曰不可與長也一與宇有愼始圖終不輕授受之意不與則壯無可用矣且姤以坤之初六變乾之初九有天地相遇之象陰生五月於辰爲午南離之光所耀萬物相見乎離而蕃衍乎大夏品物無不章美是姤之時也二五皆剛五位中正二五合而君臣遇明良會而庶事康其道可大行於天下是姤之義也天地不遇不成變化君臣不遇不成治功男女不遇不成生育遇則盛盛則衰至所貴當其時謹以防之故曰姤之時義大矣哉

劉石閭曰剛下柔取女之象柔下剛從夬之象故柔下剛戒先迷戒失位姤以一陰居初不後而先以柔處剛故彖詞深戒焉

舊疏以一陰五陽爲不貞之象夫卦乾也而一陰始遇於下故曰陰遇陽五陽一陽也陰始遇爲巽中爲離終爲兌皆以一陰介於二陽二陽一陽也爻有五卦無五也若以五陽爲不貞二陽已不貞矣何必五陰下陽柔承剛巽承乾地道也妻道也臣道也民道也姤之爲文從女從后初以善始卑以善下巽以善承貞德也姤之貞坤之貞也然則姤何以戒曰坤戒姤烏得不戒知坤則知姤矣

蘇紫溪曰天地相遇四句聖人斡旋宇宙維持世道之盛心也姤於時爲夏至是氣動於地而上交乎天正萬物相見之會也造化不能一日無陰況世道乎惟顧其主張世道者何如耳九

五剛遇中正剛則天德用事而中正則有以善用其剛不激不阿無偏無黨君子之道沛然行於天下而天地之道且恃之不毀茲其遇也不亦大哉

陸庸成曰卦體所遇正當咸章大行之時而忽有此姤則盛夏而一陰生大治而一小人萌糱豈非履霜堅冰之至包羞起蔑貞之凶其義最微而難識最大而不可挽曰大矣哉隱言之也

按天地之間不過陰陽二氣故曰一陰一陽之謂道雖造化不能偏也特陰陽除乾坤外六子都各有好處病處聖人分配六十四卦却要專取其長且欲並化其短這是全靠人事爲之人事盡則短卽是長人事不盡則長亦是短惟以天地之氣化言之陰陽俱是一般以人事消長言之往往重陽而危陰卽以姤卦而論以一陰遇五陽本是得主從陽之意惟巽之一陰爲主於內故有女壯之象不是一女五男爲不貞也勿用取女是不取其壯亦不是女可終棄而不遇也蓋陰之爲象最多聖人特借女以明之故象傳又說到天地品物揭出中正二字見剛之遇陰自有一定的道理也至六爻有六樣姤法柔旣遇剛剛自不能不與柔遇特看他所遇中正不中正耳舊說不貞之女不可取且以二已遇初以下諸爻俱不得相遇是有姤有不姤矣不知陰陽之道祇可陽主陰不可陰主陽不貞固不可主卽貞亦豈可爲主姤是陰之正而壯則非正陽取其姤則正取其壯則非正壯與不壯全看陽的用法何如勿用取者戒陽也並戒陰也知此可與言姤矣

象曰天下有風姤后以施命誥四方

述義曰天下有風與風行地上一也然自地而行者各以其方故象觀天下有風則自天而下周徧四方無一物不與風姤爲姤之象天與萬物相遠而鼓舞之以風后與民相遠而鼓舞之以命施命誥四方丁甯反復俾微陰之潛伏者有以振動而發散之此君與萬民相遇之道也施乾象命巽象誥四方取風行天下之象

折中曰巽之申命所以除積弊姤之施命所以消隱慝

初六繫于金柅貞吉有攸往見凶羸豕孚蹢躅象曰繫于金柅柔道牽也

述義曰巽爲繩故曰繫柅杙也乾爲金故曰金柅巽下半坎故爲羸豕巽之究爲躁卦故蹢躅也初六一陰陽所遇也旣與之遇則當制之制之之道不激不弛繫之而已繫于金柅使其貞靜自安則吉矣若不繫而縱之使往則其凶立見往於二則遯往於三則否往於五則剝矣如羸豕雖目前力弱而實具蹢躅之才則奔逸跳梁事所必有戒陽使隨時加謹不可一繫而遂已也

按繫于金柅者爲其壯也而豕又曰羸以其柔也壯可畏柔尤

可畏故既已繫之又要防之不得因其羸而縱逸之也蓋陰之本性本是蹢躅之物及繫之以乾而柔態出矣看似羸豕而其心實無時不蹢躅也孚實也實在是則其羸非眞可知因繫而故變爲羸是匿其壯勢而以柔道相牽也繫之者愼勿爲其所牽哉

九二包有魚无咎不利賓象曰包有魚義不及賓也

九二以陽剛而近於初當遇之時最易爲柔所牽然德本得中能包之又能有之包之者以大包小以外包內也有者不以包忽其爲小不以包而忘其爲內也魚陰物也包而有之是涵容中有節制之義不惟小不能大內不干外而我之中且可以主

乎小主乎內此反客爲主反主爲客之道故曰无咎若讓與陰爲主而以賓自處則不利多矣義者事之制事有制則權在我我雖賓亦主也陰雖主亦不及賓也這全是由中而發措置得宜大義本當如此象故曰義不及賓也

易或曰月建午曰蕤賓一陰用事陽已爲賓二如無包初柔在內而爲主五剛在外而爲賓何利之有

何氏曰包字與繫豕包瓜同意古之小人所以亂天下者往往君子激之也二曰包有魚則不視小人爲異類而直以兼容之量包之既不遯之使近亦不激之使無所容其何咎焉

折中曰制陰之義不取諸九四之相應而取諸九二之相比者陰陽主卦皆以近比爲親切而處之又有中有不中焉故夬五近上則有莧陸之嫌姤二比初獨不以陰邪爲累乎曰夬之陰其勢極矣如病之既劇亂之已成非有以除去之不可姤則陰始生也如病將發如亂初萌豫防而早治之則不至於盛長矣觀乎不利賓之戒未嘗不以陰邪之漸馴爲諄諄也

錢起新曰姤取象曰魚曰瓜魚爛瓜潰皆自內始而外初不覺也

六三臀无膚其行次且厲无大咎象曰其行次且行未牽也

三居上卦之下下卦之上適當臀位以過剛不中又躁於動故无膚无膚者傷於剛也其行與陰遇也全爻無不遇陰而三獨

言行者爲其行之次且也次且不進之貌蓋其德本不中又不能包而有之故其心常危厲有欲行不能之意咎雖不免然大咎庶可无也行未牽者言陽雖不能統陰而行猶幸其終不爲陰用也

徐進齋曰夬一陰在上五陽皆趨而上姤一陰在下五陽皆反而下陰陽相求之情則然也然夬之次且係於戀姤之次且動於危其行同其心不同也

按易中一陽五陰一陰五陽如剝復夬姤之卦俱是剝則全剝復則全復夬則全夬姤則全姤六爻皆然並無偏岐惟爻位不同故剝法復法夬法姤法各有不同若泥於比應之說則此爭

彼奪此阻彼隔却像有剝復不成夬姤不成的光景不知從爻上觀之可以言阻言隔若從世事按之則書上之爻焉能來阻隔也既無阻隔又何爭奪之有即如此卦以三欲遇初而二隔之四本應初而二據之然則五上與初皆毫無比應而言包瓜言姤角二與三四又何不阻之爭之乎即此一端可見比應之說不必過拘餘卦可以類推

九四包无魚起凶象曰无魚之凶遠民也

四居下卦之上而近於五其位高矣位高則覆冒者衆故亦有包魚之象但九以陽剛不能下陰既無撫輯之方又無防閑之慮是其心直如无魚者然不知陰勢雖微其後必大刻刻隄備

尚恐措置難周今又從而起之是起凶也蓋天下之陰其始皆欲得主祇以在上者忘了民瘼不肯體察下情上下分隔毫無一點關切是民不遠上而上自遠民又何怪凶之由此而起乎

九五以杞包瓜含章有隕自天象曰九五含章中正也有隕自天志不舍命也

本義曰瓜陰物之在下者甘美而善潰杞高大堅實之木也五以陽剛中正主卦於上而下防始生必潰之陰其象如此然陰陽迭勝時運之常若能含晦章美靜以制之則可以回造化矣有隕自天本無而倏有之象也

按爻內三言包包者覆冒之意以初陰在下故也惟二與初近

四與初遠一能有一不能有故有有魚无魚之辨至五則尤高尤遠矣看似不能及初而庇蔭所至雖在地之瓜亦無處不包焉此二與四不言所以而五獨言以杞包瓜也蓋杞之高大所包不止一瓜而瓜亦在包內則其高而能下大不遺小舉可知矣能包之則能含之含之使不至於潰並益成其美章者瓜之內美即陰之內美也陰取其美而不使之潰則陰之伏貼於地者恍若有隕自天矣隕落也瓜成而落是陰安其位之象然全是陽氣含蓄爲之故曰自天蓋是卦九五以陽剛中正而居尊位地雖不近於二而兼有其中位雖尤遠於四而獨得其正看似高大如杞未必細微不遺而不知九五之含章全是以中正

徧其覆載不惟陰不能爲害而其從陽之志眞有命自天降不敢少違之意象故曰有隕自天志不舍命也坤卦之含章是自含其章以從王事此爻是陽能含陰之章以中正化而用之故陰順其命而志不舍不是強制使然也

林次厓曰含章不是全無所事是用意用密不動聲色而自有以消患於方萌也

上九姤其角吝无咎象曰姤其角上窮吝也

九以陽剛居乾之上毫無巽意故柔與剛遇適當其角角堅而善觸並有峻削之象不惟無三之厲並無二四之包以五之中正論之固吝道也然上處卦外無位無民雖難與之共事而自

守則无咎也无咎者不與柔遇亦不與柔長也但人之所貴於陽者不以不遇陰爲高而以善遇陰爲貴如九五之含章能使陰爲我用而陰不得爲主於內這纔是中正的道理如上之窮病在絶人豈陰當戒而陽卽可以過甚已乎此姤之時義所以爲大也

王弇州曰剝亂成姤亂萌故聖人不憂剝而憂姤按此說固是防微杜漸之意但夬以五陽決一陰聖人專責剛之長姤以一陰遇五陽聖人專責陽之含不從根本上講治法徒言防杜無益也合而觀之設卦之意可見矣

福山杜宗[illegible]

下經

䷬ 兌上坤下 互艮巽以兌中爲卦主

萃亨王假有廟利見大人亨利貞用大牲吉利有攸往

理會於一之謂萃萃者道之凝也道不凝則無以達於萬事萬物故萃而後可言亨也但所謂萃者非言語所能形容而可於亨處徵之徵之於廟而祖考之功德常留於民心萬國之歡心常合於祖考而又必王者之繼述其精神常貫通幽明一廟之中神人胥洽則所謂王假有廟者也至於大人者卽衆所歸往之王也不但其位足以臨御天下其德亦足覆冒天下不但大人樂與天下相見卽天下亦樂與大人相見凡此皆所謂亨也而其所以假所以見則萃也以不萃則不能亨也然萃固可亨而正與不正又有辨焉故又利於貞貞則常萃而非偶萃不必俟至廟至朝也貞則內萃而兼外萃不專藉備禮備儀也如此言萃看似極難極苦不知天下之理祇本一心心順乎理而理凝於心卽萬事萬物皆從此出不假勉強自能施措咸宜譬如廟中用大牲的一般大牲順物也以子孫之精神通祖考之精神似乎涉於渺茫而其實一心之誠敬順到極處自可藉大牲以通於冥漠且不獨廟中爲然凡有所爲皆可以萃之者亨之亨豈有不本於萃者哉

彖曰萃聚也順以說剛中而應故聚也王假有廟致孝享也利見大人亨聚以正也用大牲吉利有攸往順天命也觀其所聚而天地萬物之情可見矣

天下之理本一也而散於萬事萬物之間事事物物各有一理也人心之理偏則無用中則有用然不聚則不能中也惟心說乎理以立吾志又能順理以說吾心則剛得其中而萬理皆應於一心故理貴聚也理聚則無不聚以一身言之不過精氣神三者而已理聚則三者皆聚理不聚則三者皆不得聚如孟子言氣必曰配義與道中庸言誠必曰物之終始不誠無物是也以天下言之不過上下感應而已理聚則感通皆實理不聚則

感通皆虛即如王假有廟不致孝即不能致享也蓋孝是孺慕之誠享是靈爽之格若祇一時潔齊不能光大先業即庶人亦可追遠何必王假有廟始足盡萃道之極乎又如利見大人固有亨理但從勢位上起見或專從名分上起見則大人與見大人者俱不得言正以其理不足以聯上下之交故也聚以正正字是萃的命脉所在聚以此則亨不以此則斷不能亨且不惟不亨也直是逆了天命天命何在在人心也人心有天命在內而不正或偶正偶不正俱不可言順故用大牲吉者用順而吉也利有攸往者以順而往也能順天命以聚之則天地雖極高極厚其精誠皆可默通而天地之情可見矣萬物雖至繁至賾

其精誠皆可潛孚而萬物之情可見矣至天地萬物皆萃於一心則人之可與天地並永不與萬物俱盡者舉在是矣中庸言聖人之道洋洋發育二段一是無遠不包一是無微不入而總以至德爲至道之凝凝即萃也舍理言萃是道家聚精聚神聚氣之說豈真萃亨之實而有據者哉

胡雲峯曰咸之情通恒之情久萃之情一然其所以咸所以恒所以萃則皆有理存焉

折中曰順天命雖繫於用大牲利有攸往之下然連假廟見大人之意皆在其中矣蓋萬物本乎天人本乎祖方以類聚物以羣分聖人作而萬物睹是乃天地人物之所以聯屬而不散者

實天之命也

李衷一曰夫子彖傳獨遺一貞字何也文王揭一貞字於利見大人亨之下但承見大人說夫子遺一貞字正以見萃道無非一貞耳天命二字正從貞字看出

遇按萃之一卦是聖人立命之學命不立則神耗氣阻即身心且不得自主形骸雖具終無以浩然於天地之間此無他其理先散故也惟聖人發大慈悲想出萃之一法教人以心所本有之理融會天下之理即合天下之理融會於一心久而久之心與理打成一片其精華之團結無內外動靜上下幽明俱有一觸即應萬象森羅之意此萃之所以必亨也然這箇萃字人人

都以爲難能故一生祇有消亡的日子並無凝聚的時候即或
知命之當立又往往走入旁門空用了駐世的功夫故聖人藉
有廟大人從亨處見人人有可萃之理以卦爻言之主指九五
說大人即王惟剛中乃稱大人也而其實王字大人俱指心說
心爲一身之主故稱王理萃於心而人乃大人不大則不亨故
曰利見大人亨也舊說王指五大人指四能引羣陰以見於五
也不知是卦以九五爲主爲其剛而能中並九四之陽亦在萃
中而羣陰又不待言至四雖陽德未會於全倘說不得萃故萃
至九五方足以當大人之見然又必利於貞者欲其正又欲其
常常如此故以用大牲利攸往終之順人心之天以合於於穆

之天則天命在我造化生心可以無往不宜即可以無往不萃
若不從理上求萃不從正上求理不從順上求正則天命自天
命人心自人心人與天兩不相涉一生忙忙碌碌祇在形骸上
論亨不亨豈有常聚不散之理觀論語答鬼神之問曰未知生
焉知死又曰未能事人焉能事鬼可見人生在世其確有可據
者祇有以心萃理可以萬刼不磨耳至經史所載如文王陟降
在帝左右之類通是至理如是聖人豈欺我哉

象曰澤上于地萃君子以除戎器戒不虞

澤上于地一是其積愈厚一是其聚宜防萃之象也君子以此
有保聚之道有戒滿之心故無戎而除戎器無虞而戒不虞凡
以善其萃而已矣蓋萃之爲道祇以一心爲主而世事則萬不
可知若用時纔去求萃則勢有不及若萃時便恃其萃則理未
易周惟先於不急之時常若有不虞之至不但所除之器無時
不聚即吾戒之之心亦無時不聚以此推之而君子所謂萃者
雖一事一物舉可以見其全量矣豈兌金在西遂足以概坤之
知阻也哉

王秋山曰澤上有地臨聚澤者地岸也澤上于地萃聚澤者隄
防也以地岸聚澤則無隄防之勞以隄防聚澤則有潰決之憂
故君子觀此象爲治世之防若以治安而忘戰守之備是以舊
防爲無用而壞之也其可乎

按此卦大象似與彖爻俱無關涉但萃之言亨言利有攸往全
從用處見之其用處無不周不備之患即其萃處無不精不一
之憂故畧舉除戎器一節以見體用合一的本領不是聖人好
講心學毫無實濟也人亦何憚而不萃乎

初六有孚不終乃亂乃萃若號一握爲笑勿恤往无咎象曰乃亂
乃萃其志亂也

六居下卦之初天眞未漓故有孚孚者心信於理也但陰柔不
能自守故不終其不終者物欲亂之也然物欲不能亂人必其
人自亂其萃故曰乃亂乃萃乃猶汝也言汝本有之萃而汝自
亂之此有孚所以不終也若知理不可背而呼號以從又能專

一其握有拳拳弗失之意固守日久而樂意頻生則始之若號者今且爲笑矣勿恤者勿恤其亂也從前以物欲爲樂故亂其萃而不知今則以從理爲樂故捨其亂而弗恤如是以往自可无咎於理這全在立志之初一心要向理上求箇安身立命之處纔能見明守定如此若初之乃亂乃萃全是志尚未立故物欲得而亂之豈物欲之過哉此初之求萃所當以立志爲先者也

劉石閭曰萃升皆坤德也萃體本說而爻辭有號嗟涕洟之象升體本巽而爻辭有無疑不息之貞

趙胥山曰兌口向上爲號艮手向下爲握

按舊說以初與四應二與五應三與上應故號爲求四握爲遇四其解諸爻亦皆如此不知九五爲萃主全爻俱萃於五舍五言萃則萃不正矣似不拘分應之說爲是餘爻可以類推

六二引吉无咎孚乃利用禴象曰引吉无咎中未變也

引引伸也不是牽引之謂蓋人所得於天之正理本無不中但須引伸以求其盡合故生知安行之聖人終身不敢廢學以心理本虛必學而後能踐其實實而後可信於心也六二居坤之中而應於五然五實而二虛非推廣擴充則虛者未歸於實非求萃之道也故必虛中上應使事事皆履於吉則無懸空擬議之咎引之既久理與心孚孚而後用乃可與神明通矣故曰乃利用禴禴夏祭也所以報長養之意此句祇重一孚字用禴是帶說但孚字從引字來故象詞但言引吉无咎中未變者初以亂而後笑是已變二以引而即孚是未變初之无咎以號而得二之无咎以引而得同一无咎而有難易之分變與未變故也世人不知引吉之義遂至妄恃聰明不復求信於理則並其所固有者必有盡變而不知者矣遑言用哉

六三萃如嗟如无攸利往无咎小吝象曰往无咎上巽也

六三居順之極已近於陽故有萃如之象但萃而曰如仍是恍惚不定故萃如又嗟如也蓋吾心之理萃乃有用今以將萃未萃之際功力難施進退俱不自由此无攸利之所以嗟也然天

下事祇愁不往往則定可无咎雖求萃之心不肯終安於此亦不過時有未至其吝也特其小焉者耳如果能往則小吝亦可全無以其上愈求上由順而巽斷無不可入之境域也按是爻三居坤上又互艮中又互巽初以一爻兼三卦之義而象詞獨以上巽爲言者已在坤上而猶嗟不安於上也已在艮中而猶往不安於止也不安於止而上入於巽則其心固不萃不止也蓋萃之爲道以無所不利爲極功一間未達則其萃不全若此時因難而退則前之望其萃如者必至漸漸消磨欲求小吝得乎惟聖人深知此中甘苦不問其吝與不吝祇問其往與不往一往則其功必巽從從容容自可上與五萃又何患其无攸利

平无攸利小吝等句俱從心畧上描寫不指事上說
又按是爻與顏子高堅前後一嘆相似萃如者卓爾之象也嗟如者喟然之象也无攸利者欲從末由也往无咎者吾見其進未見其止也小吝者未能優入聖域也舊說以三不中正應往求上六似未允協

九四大吉无咎象曰大吉无咎位不當也

九四有陽剛之德已近於五而未得中未免有偏狹之意故望之以大大者合天地萬物之謂人之一心如王之有廟一般一廟之中而王者之精神聚焉祖考之精神聚焉天下之歡心聚焉故假廟可以象萃者惟其大也至於人心不過方寸之間而

天地萬物皆於是乎聚則其生平之成就必非氣質所能拘非時勢所能限故大也大則所行皆吉而無偏狹之咎位不當者不當於中也不中則詣可偏至而非極至德可獨成而非兼成與天地萬物之量猶有間也按是爻與孟子所謂隘與不恭相似故皆以古聖人稱之而曰乃所願則學孔子也或謂旣是聖人豈有不大之理不知聖賢之書言各有當孔子稱夷齊爲古之賢人自是正論到戰國時廉恥道喪安得尚有夷惠等人使夷惠而在戰國豈不是聖人一流至後人想出調停一法曰不夷不惠之間以爲如是則中也不知口頭間語全無一毫志氣眞是夷惠之罪人也譬如孔子時中後世大儒如周程張朱諸子皆賢人也然在正學不明之時則周程張朱皆聖人也聖人之有大不大論德業兼看時勢豈獨一夷惠爲然哉讀九四一爻可以知萃道矣

按舊說以九四近五恐有逼上之嫌故必大吉而後无咎是指九四爲臣位故房元齡謂大吉是匪躬盡瘁始終無玷可免專民之咎有謂立大功可免咎者非也按是說是唐時善保功名的意觀其言便可知其心然以之解經則謬矣讀易者不可不知

九五萃有位无咎匪孚元永貞悔亡象曰萃有位志未光也

九五陽剛中正以萃而得中位中位卽天位也有位則所履皆

實儼如天子當陽的一般不但四之大可以資輔弼二之虛可以資獻納卽初之固志三之能往亦皆可以資股肱心膂之用如此則九五一爻宗廟百官之美富無不畢萃於有位之間所謂履帝位而不疚者卽一心已見天命矣故无咎也但天命雖在人心而人心則不敢自信故匪孚者非萃有未孚正恐所孚者之未必盡順乎天也元乾也永貞坤也坤萃於五則坤中有乾五乾中也本有乾之大元又得坤之永貞與天地脗合無間纔算順到極處萃到極處而匪孚之悔可亡矣志卽初之志初之有孚亦從元永貞而來但物欲亂之或不能引伸以求其孚則所謂元永貞者必有散而不萃者矣惟能合天下之理萃於

有位其人力所能盡者無有不孚其非人力所能盡者總覺匪孚卽其悔已亡而其志之未光者終不敢以爲元永貞也萃至此萃道盡矣所謂聖不自聖者其九五之謂乎

蘇紫溪曰元永貞者反求諸本心也乾元坤元祇是一箇生生之心而人得之以生正有孚之眞心也求此眞心而常永貞固以守之則表裏如一而孚之悔可亡矣

上六齎咨涕洟无咎象曰齎咨涕洟未安上也

上六爲兌主其情易說然以陰柔不能自萃又居卦上時有窮極必散之憂故齎咨又涕洟也齎咨兌口之象涕洟兌澤之象人之爲道無百年不散之形氣其可萃者惟此心天中這點天

眞耳若平日並不留心專從形骸上圖安樂到了牿亡日久雖夜氣不足以存卽痛哭亦無及矣惟於安樂時知一瞬之可危知百年之難保則其心神收斂斷不敢恣意求說倘可无咎於人道也未安上者是明知命之當立而一生因循又不肯甘於渙散故心中刻刻不安此等人雖無眞正功力其无咎亦似與諸爻不同但這一番求萃的念頭實是眞心發露其情可憫其人倘可原也若再並無此念徒以兌爲自說說人之計是不能順天而反逆天矣豈聖人望世之心哉

按上孚卽指上爻說謂其現在所居之位不必尊位而後爲上也且天地生人本與萬物不同是人便是上失時不萃不過與

草木同腐已耳一念及此安乎不安有志者愼毋笑上六之涕洟也

䷭ 巽下坤上　互兌震以巽初巽中爲卦主

升元亨用見大人勿恤南征吉

日進而上之謂升升者聖人達天之學也學不達天則知其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得其本然而不能適如其自然雖人力可施終無以窮乾坤之蘊而握造化之樞故萃後必繼之以升也然使吾心本與天地不合則升無可升即偶升亦必有降非升也惟從吾所本有者培養起來則根柢深固而生理生氣生機俱從此發脈從此植基所謂本立而道生者此也本者何曰元也元是乾元坤元落在人心以內爲善之長而人得之爲仁時有生生不息之意故元必亨也中庸浩浩其天必曰達天德即

此意也是卦巽下坤上爲木在地中之象又內互兌震澤潤震動由本處升起自然參天拔地非元亨安能如是大人者陽也非胸羅天地不足以當大人之號用見與利見不同利見是已萃之後就現成處說利與大人相見見乃亨也用見是將升之時就未然處說用吾元去見大人人必大而後能升也蓋是卦雖以巽爲主以巽主爲主然非陽斷不能升故用見大人者用其陽也陽有陰固可升陰用陽亦可升故一見大人而陰與陽皆勿用憂恤可以南征吉矣南爲陽方征即升也升到陽明去處則天可達吾故曰此聖人達天之學也

按後天八卦方位巽東南坤西南皆陰位也即離南亦然不知乾坎四陽在陰方者陽無陰不生也巽離四陰在陽方者陰無陽不長也即此卦柔必用剛之意但剛也要柔故用巽之剛便無躁動之憂用巽之柔必藉陽剛之用合而觀之而升之爲升見矣

測言曰萃之利見見五也升之用見見二也

趙胥山曰巽離坤兌四陰之卦升有其三而獨無離然從巽而升必歷離南而後至於坤坤巽二體俱不越夫離以爲用故曰南征吉

彖曰柔以時升巽而順剛中而應是以大亨用見大人勿恤有慶也南征吉志行也

柔以時升合兩卦言之以巽坤皆柔卦也功夫到達天地位用力不得太猛故須柔又不可間斷故以時柔以時纔能升此自然之節候也觀聖人言學自十五以至七十未知天命以前全是人力爲之及至知天命以後耳順從心却像全不費力然一時有一時的境界時不到則自信猶不得親切生知如此學知可知安行如此利行可知此柔以時升非巽而又順斷不可以驟期而畢致之也巽入也順即時也以吾心本有之天理巽以入之又順時以用其巽則吾心之剛中上應乎天之自然是以謂之大亨也大亨即元亨以根本言之謂之元亨以升處言之謂之大亨用見大人勿恤有慶者柔與剛合也柔指初剛指二

柔以得剛爲慶剛自以得柔爲喜如九二之有喜是也剛與柔皆可南征故曰志行聖賢之學雖有節序然立志之初便以達天爲量今已升到南征的去處纔算得箇志行志不行則其升猶未艾也觀聖人假年學易及文王望道未見之心升豈有一定之盡境哉

折中曰柔以時升之義或主四或主五或主上體之坤而言其說似皆未確不知巽爲下體故其升也有根蓋巽乃陰生之始也陰自下生以極於上如木之自根而滋生以至於枝葉繁盛此謂升之義矣此卦與无妄反對无妄陽主於內而其究爲健升陰主於內而其究爲順无妄之彖曰剛自外而爲主於內明

剛德自內以達於外也升之彖曰柔以時升明陰道自下以達於上也然則柔以時升云者尤當以初六之義爲重故无妄六爻獨初九曰吉此卦六爻亦惟初六曰大吉則二卦之所重者可知矣其下云巽而順剛中而應亦與无妄動而健剛中而應之辭相似皆連釋名之義以釋元亨也

象曰地中生木升君子以順德積小以高大

述義曰升取升高之義木始生於地中甚小積而不已其高可以干霄其大可以蔽日有升之象夫木日升而人不見其升之迹者以順積致之耳君子察焉以順其德之自然謹小慎微日積月累以漸至於高明廣大皆因其固然之理而無所容私焉如以爲小而忽之一息少懈前此之功必隳猶木之在地一日不長生生之機必息也順取坤象高取巽象

初六允升大吉象曰允升大吉上合志也

允信也實也實能升而人與已始信其能升也蓋是卦巽爲成卦之主而初又成巽之主巽初即坤初得地中生生之氣已含乾元在內雖六爲陰爻而柔順之升上承於二二與中之陽也陰與陽合乃大故稱大吉故曰合志志升志也陽以升爲志陰亦以升爲志其志合故其升實而可信一以見升必有本一以見柔必從剛也舊說上謂四以初與四應也而非正應又謂初承二二允其升以薦於五則上又指五是拘五爲尊位之說

與大宗終永穩愜也

九二孚乃利用禴无咎象曰九二之孚有喜也

九二以剛德巽體居下卦之中又與有本之初一心相孚是眞剛柔互用雖神明皆可黙通故曰乃利用禴无咎者無偏剛躁進之咎也以九二能與初孚故有喜喜其以剛中而用初柔也用初柔即是應天與初孚即是與天孚不言升而升在其中矣至二與五應之說五是虛中固應與二相孚但坤之三爻俱從虛處摹擬太虛則無實際可據故必從根本上孚孚實也人苟能不失其初則以赤子之心以漸而升便是大人便是天位中人故孚初即是孚五象所謂剛中而應者是也舊說剛中而應

是應五則九二之孚就是孚五且二之上升似不應下與初孚不知舍初則升無本不用柔則剛不能升惟與初孚而升以柔則剛中乃與天應與舊說似無妨也世豈有無本而能升者哉

又按是卦陰多陽少本虛卦也而九二之孚不論[illegible]行都要脚踏實地不敢一味踏虛是以謂之孚也惟孚必實惟實乃虛實到極處乃可通於靈虛之域故利用禴禴是虛境而其孚有以實之故虛處無非是實所以无咎有喜已引起下爻虛邑之象矣若無孚字這樣實功則全卦通是迷離境界何以知其能升不能升乎剛中之所以爲升主者以此

九三升虛邑象曰升虛邑无所疑也

本義曰陽實陰虛坤有國邑之象九三以陽剛當升時而進臨於坤故其象如此

按九三以陽剛居巽極由巽入坤有化實爲虛的功夫故曰升虛邑虛邑非無人也人衆而無人滿之患則人之各安其所可知也大抵學問之道以實爲據然實而無本則所見無非滯境即所遇無非塞機今九三以充實之美蘊爲輝光雖衆理畢具無非流動貫通之妙如此則凡事無疑於理凡理無疑於心至動之中有至靜者存而本虛之體見矣象故曰无所疑也

又按二三兩爻不患不實特患無本有本則實處皆虛故二欲其孚即以利用禴朞之三未入坤即以升虛邑望之无所疑是

胸中無所不有又若一無所有到此地位其去達天不遠矣此聖學一定之次序也

六四王用亨于岐山吉无咎象曰王用亨于岐山順事也

岐山周望也詩曰天作高山是也周之南山莫大於終南而必以岐山爲望者不忘本也亨通也亨于岐山便是上通於天其精誠有以相感通也坤之爲卦以偶而成山有兩峯曰岐象其偶也震爲侯王象也兌在西岐象也然岐雖山名而天之監觀在焉六四居坤之初以巽而順不忘其本而上與天通故有王用亨於岐山之象岐山實境也而其中有至虛之天以坤與乾必合體而成也心不實不能亨心不虛亦不能亨今四以巽初

之柔合二三兩陽之實以升於坤初既以合而化自以一而神故吉由亨見人與天相會於一心告以亨无虛與實咸泯於無迹順事者順以事天也文王之陟降左右孟子之存心養性皆此道也升之不可不順也如是

按順有自然之義以前諸爻皆是功力爲之至四爻纔入順境一順則無不順故自此以往漸有不知其然而然之妙所謂化不可爲者此也

六五貞吉升階象曰貞吉升階大得志也

六五以虛中應剛中當升之時不必有意求升祇要貞其順德自能天人脗合故吉也階級也天無階可升而云升階者虛中

自有實地也蓋坤之爲道祇是順天行事惟剛中與虛中相應則虛非涉於渺茫而實已躋於元奥當立志之初已想到這箇去處特功夫不可躐等又不能一蹴而幾至用剛用柔盡其所得爲又順其所不得爲一以時之自然者貞之一步一步恍若有循序歷階之象如是則柔必藉剛以升剛必運柔以升天下無不可升之地即無不可達之天而升道成矣象曰南征象故曰大得志也

按坤地道也而言達天得毋附會其說乎不知余之所謂達天者以元亨之元知之也是卦以巽而成巽之初即坤之初巽初有元則全坤安得無元坤元即乾元明坤之本於乾元也且卦

象爲地中生木若地中先無乾元以鼓其出機雖互兌互震亦不能潤之動之安能柔以時升乎故升之爲卦雖用柔順爲主而彖曰元亨曰大人曰南征皆以陽爲主蓋柔順是升之法元是升之根升到極處仍是落在元上所謂貞下起元說坤處全是隱涵乾天在內故曰聖人達天之學也若說坤中無乾不但元字無真正結果即升升到何處不幾與夔雲御風全是一片虛幻景象乎此不可不劃清界限者也

上六冥升利于不息之貞象曰冥升在上消不富也

上六居坤之終順之極無可再升而無時不升故其升也外無形迹之見而內有默運之神故曰冥升冥者人所不見而已亦

並不自知故又曰利于不息之貞不息者天也而坤之貞亦不息焉則不知是人是天也以在上而猶冥升是聖人冲虛之心不敢自謂不息並不敢自謂已升於上也不富謂虛必不息而後能消之以升無盡境故其貞亦無盡境也從古聖神即到老總是這箇念頭象故曰消不富也至後世學者不知下學上達是達到何處故根元日就枯亡則甘心下達而已矣此天堂地獄之分若立志不早勢必苦海沉淪豈聖人以萃升望天下之意哉

象旨曰豫上六冥豫道之渝升上六冥升道之貞豫上體震動因其動心而欲變其豫升上體坤順順其進心而欲移於貞

按升卦爻位其節次與吾十有五章語意相似初六之志志學也九二之孚而立也九三之無所疑不惑也岐山之亨知天命也至五之貞吉上之冥升即是耳順從心的時候在一人身上言之到十年變換一箇境界是自述而見其不易在卦中分爻言之進一步即有一箇升途是誘人使頓忘其難若指學言升則此外都是外道豈世塗升沉而必待設卦以教之哉觀象詞並大象亦可以恍然悟矣

又按萃升二卦語意俱鑿空難解舊說萃是民心之聚升是進賢之方理本無不可通但所以萃所以升處全無了義且拘於比應君臣之說遂至爻象紛岐故妄以愚意揆度聖學使二卦

人人都離不得人人都可學得雖立命達天聖人之萃升未能測其萬一然以之醒悟覺迷則願與天下共登於極樂也而猥云萃升之道非聖人不能可乎

☵☱ 坎下兌上　互離巽以坎中爲卦主

困亨貞大人吉无咎有言不信

身與險遇無路可出之謂困困絕地也有心求免則身困而心亦困非守困之道也惟因困以亨其心因亨以貞其守非大人有剛德者斷不能吉吉者身雖困而道則吉也能如此便無苟免倖免之咎以其亨與貞皆從困中得來原不是從困中逃出有這一番磨練則其心必怡然自得非境遇所能搖奪即終困亦不足言矣若自已先無實德一遇困境不免嘖有煩言即令毫無怨尤亦是名心未斷信許也伸也恐人之不許而有言恐已之不伸而有言不是想人憫其困就是想人拯其困如此居心豈是亨貞之義故聖人直以不信斷之豈兌說在上遂以言語當困道哉

按坎之正卦有教人出險之意是恐人不愼於始不圖其終故聖人以有孚心亨行有尙示之欲遇險者之能出乎險也至此卦以坎合兌是教人守險之意蓋天下之險有可出有不可出可出者出之是眞情不是矯情不可出者守之是經常不是權術此中分寸非見明守定必有千里毫釐之差所關於綱常名教者不少矣聖人專立此卦以爲萬世處困之定衡又恐人錯認兌說之意以有言不信四字杜其妄想而困之亨不亨不在身上起見明矣若遇困就想出險則其心已不自堅即其人必

不可問困亨之不可不辨也如是天下豈有不貞之亨哉

彖曰困剛揜也險以說困而不失其所亨其唯君子乎貞大人吉以剛中也有言不信尙口乃窮也

困非自取而適與困遇雖有出困之德却無幸出之心此剛之所以揜也揜則剛蘊於內身險而心不動故說也說是信道極篤有形迹俱忘之樂故困而不失其所亨所者時所當止之地不失則生順沒甯一切外誘不足以眩惑之身雖困而道則亨也故曰其惟君子乎君子卽能貞之大人而必曰貞大人吉者非大人不能守貞非剛中亦不能稱大人也無欲之謂剛實有諸內之謂中有剛德又能中實則無入而不自得豈一困所能

改其常乎若平日無此剛中先把一箇困字看得千辛萬苦未免有尙口的時候這總是不能守困窮則將變故以口舌爲自己開御地也其窮必矣尙何貞之可言哉按是卦剛揜二字本義註之已詳以全卦皆是柔揜剛也然不曰柔揜剛而曰剛揜者柔雖能揜而剛則非揜所得沒也故明知是險而剛以之說明知是困而剛自不失其所無出困避困之心也不出不避而能亨心之貞也其所以貞全是剛中剛中則以內爲主而客感無權身之困不困非所計也身且不顧何有於名此等本領全由冲然內足道理上看得分明所以斬釘截鐵無半點商量纔算得個剛中的大人若稍有不說之意卽難保不失其所其不

流於小人之歸者幾希矣危乎困哉

象曰澤无水困君子以致命遂志

坎有本之水也今兌在坎上則坎水爲兌所揜非人所得用而澤水日就枯竭故无也困之象也君子觀此以之致命遂志致猶授也言不自有其命也志剛中也言致命以遂其剛中之志此困之所以亨也蓋人當无水之時天命民命俱無可藉手雖以君子處此亦祗有致命一法可遂其志若不能致命便是違天背民舍天與民而求亨於一身便是無忌憚之小人故困亨二字有心身兩層亨在心則致命之君子命雖致而志則遂也亨在身則不致命之小人志雖遂而命未致也致不致只在呼

吸之間古今多少人物於此時把持不定遂至身名俱敗可惜也若舍剛中言志則其志爲何志哉處困者可以思矣

初六臀困于株木入于幽谷三歲不覿象曰入于幽谷幽不明也

坎爲木枯爲株无水故株也陰爲幽陰虛爲谷三離數也初爲臀坐困之象人立則趾在下人坐則臀在下也初與三皆坎之柔坎中爲兌陰所揜故二困而初三亦困也但柔困與剛困不同故一遇株木便守不住一有求免之心便失其所而入于幽谷矣欲出困而入于幽谷是重困也必至終身不見天日故曰三歲不覿是卦自二至四互離初在離下是下流之地不復與離相見卽是不明幽暗也以不能守困而入于此則其守不定

皆明之不足爲之故幽不明者責其失之於初也

九二困于酒食朱紱方來利用亨祀征凶无咎象曰困于酒食中有慶也

酒食人生日用之常道不但君子離不得即天下人亦離不得然非優游厭飫則不能有中實之美惟九二以剛中之德祇在日用常行處醉酒飽德如人之困於酒食一般雖朱紱方來而其中實之心惟在利用亨祀全不以外至者爲榮也即孟子所謂飽乎仁義不願人之膏粱文繡是也紱蔽膝也朱純朱也方來是當下即來之意當困之時求生不得奚有朱紱在前正是看人識力所在此心一動則滿眼都是朱紱焉能不失其所今

九二位雖在下而其心通於神明若全不知其方來者則其覗功名富貴必若將浼焉可知也若此等處下一轉念便紮脚不住必爲赤紱誘之以去矣故征則凶也惟不征乃可无咎无咎者無失所之咎也非困于酒食中有眞樂斷不是勉强得來象故曰中有慶也

按征與入俱是失所但入是身入征是從行之意從朱紱以行身即不動而其心已長行矣況天下事無心動而身不動者故直以征凶危之舊說朱紱指五謂二與五應也又離爲朱巽股之下爲紱故二爻中有此象

六三困于石據于蒺藜入于其宮不見其妻凶象曰據于蒺藜乘剛也入于其宮不見其妻不祥也

兌爲剛鹵有石象坎爲蒺藜離爲宮爲中女坎中男也故有其妻之象六三以陰柔居坎之極尤近於兌爲其所揜有崩墜覆壓之懼是困于石也但在動位又不勝其困有攀援求出之心故曰據據者思藉此以逃于困外也宮者人所安居之地身家妻子俱在其內惟刻刻思入所以千方百計想出據字一法不知德薄才弱本無出困之道又以困急不能自擇雖傷人之物亦恃爲憑藉而不暇顧惜故曰據于蒺藜此等人只在軀殼上打算想圖個安身之處以爲失于彼猶可得于此也誰知狼狽失據即令入于其宮並其妻亦不可得見凶何如哉其宮其妻

兩其字是小人私爲已有之物到了不見時節纔知化爲烏有這正是不能守困的榜樣象曰乘剛不是乘九二之剛九二以剛中能守雖朱紱不能動其心六三以坎體不能守雖妻子亦羞見其面所以然者以六三已離了坎之實中又以困守者爲不能自全故乘其血氣之虛剛妄思遁出詎知本中已失已是犯了不祥爲神人所共棄困豈可以倖免者哉

程傳曰六三以陰柔不中正之質處險極而用剛居陰用剛也

九四來徐徐困于金車吝有終象曰來徐徐志在下也雖不當位有與也

九四以陽德處困時不欲上進又不得不來故有徐徐不前之

貌是困于金車者也金車徵賢之飾如可婉辭四必不來至已來而又徐是其中必有大不得已者故曰困也然因此遂變其志必是趨附權勢一流惟四志在下全不爲金車所轉移故其心常以不能先避不能遠避爲羞所以吝也其所以吝不當位也以君子而爲金車所致不是眞能信用君子不過假其名望以爲引重而已然雖不當位而其心常不自安便可乘機引去終不爲其籠絡故曰有終而象顧以有與言者四與二同爲剛德同爲離體其見明故以金車爲吝與二之朱紱同也其志下故以來爲不當位與二之戒征同也四位雖已在上終可與九二同中故象曰有與按四爻已近於五而與二同德故下指二

就互離言之四是離終故曰有終舊說四與初爲正應則下指初而初非可與之人且何以言終也徐徐者由三入四互巽也三居坎終離中巽初而自失其所身家之累深也四由巽入兌合離明巽入兌說而不失其所金車之累淺也淺深之間名節攸關觀人者亦惟於其志辨之於其有終無終辨之而已

折中曰來徐徐者喻君子當困時不欲上進也困于金車者招我以車不容不來也如是則可羞吝矣然上近九五之剛中正乃卦所謂大人者與之同德終有亨道

易或曰四與二不當相應之位而以同德而有與則往來不窮而困亨矣按此說亦是以有與謂二以志在下故不是與五與前說迥異兩存之以備參考可也

九五劓刖困于赤紱乃徐有說利用祭祀象曰劓刖志未得也乃徐有說以中直也利用祭祀受福也

程傳曰劓傷於上也刖傷於下也上下皆揜于陰爲其傷害劓刖之象也五君位也人君之困由上下无與也赤紱臣下之服取行來之義故以紱言五雖在困而有剛中之德下有九二剛中之賢道同德合徐必相應而來共濟天下之困是始困而徐有喜說也祭祀之事必致其誠敬而後受福人君在困時宜念天下之困求天下之賢若祭祀然則能致天下之賢濟天下之困矣五與二同德而云上下無與何也曰陰陽相應如夫婦骨

肉分定也五與二皆陽爻以德同相應求而後合者也如君臣朋友義合也方其始困安有上下之與有與則非困故徐合而後有說也二云享祀五云祭祀祭與祀享泛言之則可通分而言之祭天神祀地元享人鬼五君位言祭二在下言享各以其所當用也

折中曰九五不取君象但取位高而益困者耳五兌體故能從容以處之而有餘裕也

述義曰一陰在上有如鼻欲去之則劓也兩陰在下有如足欲去之則刖也五剛居尊亨困者也故有志于劓上而刖下二著赤紱困于兩陽不來助五是困于赤紱也卒之二五相遇有君

臣相得之說惟夙夜之間竭其誠敬畏天威而囘天意將天神地示亦陰祐之故利用祭祀此人君亨困之道也

按此爻前儒以爲柔揜剛述義以爲剛去柔皆指五爲君位言之也但旣是君位何得有劓刖之象然柔竟可去則剛必不揜不得謂之困矣徐思此卦全無責柔揜剛之意祇看剛之困失所不失所耳九五以剛德居巽終又爲兌中何難以剛自顯但適値劓刖困于赤紱之時不肯顯用其剛故曰乃徐有說赤紱人臣之服本人主所賜但服非其人必藉此竊弄威權驅除善類故有劓刖之象善類旣傷則人主必然孤立是昔之寵以赤紱者今反爲赤紱所困矣此等時勢非韜晦不足以圖終卽柔

弱亦不足以濟事故必用巽之入用兌之說外面雖極從容而內裏實秉乾德乃徐乃字正是處困如無困的光景有此剛中卽鬼神亦可默通何赤紱之足慮乎故曰利用祭祀志未得者人君以求賢爲志當劓刖時志尚未得故不免爲其所困也至乃徐有說全是中直爲之中則不示人以偏直則不示人以私不偏不私則小人無間可乘而天下皆受其福尙有何困之不亨乎象曰貞大人吉九五足當之矣按徐有說卽是險以說意故象以中直解之說在中不在言纔是不失其所若從外面張皇則用剛用說俱不是大人之貞困之所以爲亨者以此

上六困于葛藟于臲卼曰動悔有悔征吉象曰困于葛藟未當也動悔有悔吉行也

葛藟柔纏之物臲卼危動之形以柔纏危動者居高在上則其困愈急非人力所能救以其困皆陰柔所自致故也當其未急未必不以高上爲得意及其旣急則愈高愈危愈上愈危無時不切動悔之懼此正困極將變時矣然剛之困也斷不可動一動則失其所而陰之困也猶幸其動一動則可從剛如果上六自悔其柔牽之非艮心一動不覺心口相商曰早知柔困更甚何不勉爲君子卽此一念亦是悔機之萌是動悔卽有悔也然悔之一字不是空口說的惟從此力行從善不專以口說爲兌困之計是小人變爲君子則其征無不吉矣象曰未當者小人

之初心原以說人希世謂如此庶可免困也到了糾纏日久束縛日深雖一言一動皆不得自己作主此等苦惱非十分危急斷不能動其悔心然小人亦有聰明祇肯回頭便可上登彼岸故聖人以吉誘之又以行勵之能悔能行便是由困而貞與君子無異易之善于用兌也如此

按是卦處困之道以不失其所爲亨心固以不動爲亨也故征則必凶至上六獨許其動且以征爲吉却是勉他舍柔從剛無非以剛中望天下之意與前五爻義正相足聖人之善誘于此可見又按易中大象多于彖辭外旁通其義惟此卦澤无水君子以致命遂志便是全卦之旨困不可出而可亨如三陽爻是

也困不能守而終困如三陰爻是也惟君子祇知守困不顧身之存亡看是極其無能但一面是朱紱金車一面是株木蒺藜故小人有才幹者往往捨此就彼以逞其出困之才誰肯甘心守死不知脚步一移廉恥喪盡身家既不能保其死尤可慘可羞所不堪問者君子死在困中雖小人亦知敬重小人死在困外雖小人亦加唾棄夫人至爲小人所棄則生不如死尚何困不困之足言哉

䷯ 巽下坎上 互兌離以坎中爲卦主

井改邑不改井无喪无得往來井井汔至亦未繘井羸其瓶凶

述義曰以木上水曰井卦自困變離爲市邑改而居上是改邑也二五剛中不改是不改井也三往四四來三而成井是往來井井也巽繩爲繘離虛爲瓶兌毀故羸也井者天一之體其德有常其用不匱改邑不改井言居其所也人雖殊而性同世雖異而道一也挹此注彼而非有所損因民所利而非有所費是井之汲而无喪也還其固有而毫不能增成於無爲而民不知感是井之不汲而亦无得也各性其性而彼此不必和假各利其利而上下不必相求是往來之人各井其井也但人性貴於復初而王道要於可久若未成而遽輟其功此如水汔至而未上與繘未入井者同而忽羸其瓶人己皆失所養則凶矣

程傳曰井之爲物常而不可改也邑可改而之他井不可遷也故曰改邑不改井汲之而不竭存之而不盈无喪无得也至者皆得其用往來井井也无喪无得其德也常往來井井其用也周常也周也井之道也汔幾也繘綆也井以濟用爲功幾至而未及用亦與未下繘於井同也君子之道貴乎有成所以五穀不熟不如荑稗掘井九仞而不及泉猶爲棄井有濟物之用而未及物猶无有也羸敗其瓶而失之其用喪矣是以凶也羸毀敗也

邱行可曰改邑不改井井之體也无喪无得井之德也往來井井井之用也此三句言井之事汔至亦未繘井未及於用也羸其瓶失其用也此一句言汲井之事

象曰巽乎水而上水井井養而不窮也改邑不改井乃以剛中也

汔至亦未繘井未有功也羸其瓶是以凶也

井鼎皆有養道水火之大用也火非巽于木則火不能自傳故曰以木巽火非以木巽之則水不能上出故曰巽乎水而上水井之爲用無人不待以養亦無一日不爲人養是養而不窮也改邑不改井者井困相反而二五之剛中不變剛中者泉之源性之德其體不易其用不匱者也汔至亦未繘井未成井養之

功羸其瓶并失上水之用是以凶也孔穎達曰計覆一瓶之水何足言凶以喻人之脩德不成有初無終必致凶咎也

蘇紫溪曰井是個有淵源學問不窮四字最好玩味

郭白雲曰不言无喪无得往來井井者蓋皆係乎剛中之德聖人舉一以明之耳

象曰木上有水井君子以勞民勸相

木井底横木也有此横木以隔泥沙則泉之下伏者不至壅塞水之上出者不至汚濁井之象也君子觀此而知井田之法雖是民養君却是君養民故以木上有水而得勞民勸相之道勞卽先勞之勞謂君子盡心于民事也不專是用民力之意其所

以勞則不離勸與相二端勸是勸其自養如春耕秋歛溝洫草化之類相是相其不及如慶賞補助守望扶持之意此中有多少實心實政在內卽是井養不窮之義勞民坎勞卦象勸相巽申命象

初六井泥不食舊井无禽象曰井泥不食下也舊井无禽時舍也

初泉之源也以六居之是陽雜于陰水土交錯故有井泥之象井有泥則水不上行故不可食舊井久不脩治之井也井不治則爲廢井禽且不顧而況人乎下是泥多水少眞泉不得上達有愈浸愈下之勢時舍是自舍其有本之泉有用之井爲可惜也若以時脩治何至爲禽所棄譬之也

述義曰陽爲井泉陰爲井土初在井下泉入於土故泥也不能上出故不食井廢不脩故舊坎禽在外故无也此如物欲昏其性而不能明舊染汙其俗而不能新也

蔡虛齋曰井以陽剛爲泉而初六則陰柔也故爲井泥爲舊井井以上出爲功而初六則居下故爲不食爲无禽

九二井谷射鮒甕敝漏象曰井谷射鮒无與也

九二剛中有泉之象如井之有谷谷者井中出水之穴竅也井能出水則非泥塞可知而其水僅足以射鮒者無人力以脩治故也鮒鰍類泥中之物射僅在鮒水必不多故有甕敝漏之象甕與瓶不同瓶汲水之器甕貯水之器敝而且漏則甕無水矣

甕之所以無水者以井谷之水尚不可汲也射是上出漏是下注祇以上出者少不能貯之於甕故甕水常涸而疑其如漏而下注也舊說以谷爲旁出又以二比初爲下注如甕之敝漏不知井無下注之理卽旁出亦是上出故不如以水少之說爲近象曰无與者是水之多少聽其自然若全與己無干總是不脩井之故

按此爻是天理微萌人力未到如孟子所謂始達之泉必須擴充方可用汲用貯若不及早脩復必至甕常敝漏其去泥之不食者幾希矣

九三井渫不食爲我心惻可用汲王明並受其福象曰井渫不食

行惻也求王明受福也

渫潔治也去水中之汙以通其源之謂渫源通則本可淸汙去則流必潔此井之所以渫也九三以陽剛居正有宏濟天下之心故先從根底上脩治原以自養備養人之具但位居上卦之下其內治非人所能知故井雖渫而人不食爲我心惻我九三自我也以養天下爲我不但以自養爲我心惻者惻人之不能並受其福也故內度諸己可以用汲外度諸人安得王明使天下同被其澤乎蓋有用之水本非一人所得私三雖自重不肯枉道求合而行道之心則無時不惻然也故求王之明原不是爲一人受福起見孔子曰明王不興而天下其誰能宗予孟子曰王如用予則天下之民舉安皆此意也

六四井甃无咎象曰井甃无咎脩井也

甃砌累也謂脩治其外以便人之汲也三之渫在下是治其本四之甃在上是治其標內外俱治總是志在及物故无咎也象言脩井井道成矣是學者脩身之功也

項平菴曰甃所以禦泥而達泉有閑邪存誠之功

邱行可曰三在內卦渫井內以致其潔四在外卦甃井外以禦其汙蓋不渫則汙者不潔不甃則潔者易汙此君子內外交脩之道也

述義曰初舊而三渫之所以去其泥也二谷而四甃之所以防

其漏也士敬以脩己邪閑而誠存官廉以守法弊絕而利興故无咎也

九五井洌寒泉食象曰寒泉之食中正也

述義曰九五重剛潔淸之至故洌而寒三井已渫四井已甃五則井洌不澄自淸矣初泥不食三渫不食五則泉食王明用汲矣无喪无得天道常甯此性功之定往來井井惠而不費此王道之行也

程傳曰陽剛中正其才其德盡善盡美洌謂甘潔也井泉以寒爲美甘潔之寒泉可爲人食於井道爲至善也

按是爻井字一頓洌寒泉食當作四平看洌甘也甘是中正之

味寒是天一所生在坎方故寒也泉是其源不竭食是其用不窮所謂溥博淵泉而時出之者也不但初之泥汙二之涓滴不足喻其廣大卽三之井渫四之井甃亦莫名其敦流非九五中正安能有此景象乎

上六井收勿幕有孚元吉象曰元吉在上大成也

程傳曰井以上出爲用居井之上井道之成也收汲取也幕蔽覆也取而不蔽其利無窮井之施廣矣大矣有孚有常而不變也博施而有常大善之吉也它卦之終爲極爲變唯井與鼎終乃成功是以吉也

晁氏曰收轆轤收繘者也卽鄭氏桔槔之謂

述義曰坎陽中實源泉有本是有孚也養而不窮天下受福是元吉也有孚誠也養道之四達由於實德之中存故天德王道皆本於誠意

邱行可曰先儒以三陽爲泉三陰爲井陽實陰虛之象也九二言井谷射鮒九三言井渫不食九五言井洌寒泉曰射曰渫曰洌非泉之象乎初六言井泥不食六四言井甃无咎上六言井收勿幕曰泥曰甃曰收非井之象乎以卦序而言則二之射始達之泉也三之渫已潔之泉也五之洌則可食之泉矣初之泥方掘之井也四之甃已脩之井也上之收則已汲之井矣又以二爻爲一例則初二皆在井下不見於用故初爲泥而二爲谷三四皆在井中將見於用故三爲渫而四爲甃五上皆在井上而已見於用矣故五言食而上言收也

陸庸成曰困德之辯也故曰困而不失其所亨井德之地也故曰井養而不窮彖傳俱本之剛中以二卦爻之德言也剛中在困則爲精誠之本體二之所亨祀五之所謂祭祀此也剛中在井則爲靜深之本原五之所謂泉是也二卦獨上六與之以征吉贊之以元吉何也困不極則心不通井不上則功不成

按困之一卦凡陰爻皆有戒辭至井則不分陰陽故六四井甃无咎上六井收元吉以井之爲道以及人爲功不論何人俱當脩井不論何人俱在井收之列若拘定陰爻不如陽爻則井之用偏豈聖人一視同仁之意惟井以次第脩治爲主而收時則上六亦可元吉正是井養不窮的道理卽此可見王道之大而天德之全可想矣

䷰ 離下兌上 互巽乾以兌中爲卦主

革已日乃孚元亨利貞悔亡

本義曰兌澤在上離火在下火然則水乾水決則火滅故其卦爲革

程傳曰革者變其故也變其故則人未能遽信故必已日然後人心信從元亨利貞悔亡弊壞而後革之革之所以致其通也故革之而可以大亨革之而利於正道則可久而得去故之義无變動之悔乃悔亡也革而无甚益猶可悔也況反害乎古人所以重改作也

李蒙齋曰已日者已可革之時也先時而革則人疑而罔孚故已日乃孚元亨利貞者謂窮則變固有大通之道而利於不失正也正則其悔亡矣

蔡子木曰元亨利貞乾道也四德俱全方可以革

有所更改之謂革革者革其弊也然弊雖當革必是可革之時已猶終也一日既終復有一日是弊到盡頭人人皆知其當革又是自然而然雖革之而無紛擾之苦故曰已日乃孚元者事之本亨者誠之通利者事之機貞者理之正四善俱備則弊可盡去利可全興而其悔亡矣若一有不合去一弊復至一弊與一利反滋一弊一時之悔即百年之悔非革之善也是故聖人重之

趙胥山曰五行于五德惟土配信已日乃孚即革而信之也

彖曰革水火相息二女同居其志不相得曰革已日乃孚革而信之文明以說大亨以正革而當其悔乃亡天地革而四時成湯武革命順乎天而應乎人革之時大矣哉

本義曰是卦與睽相似然以相違而爲睽相息而爲革息滅息也又爲生息之義滅息而後生息也又曰中少二女合爲一卦而少上中下所以志不相得

易或曰坎水在離火上坎水陽離火陰一陰一陽不相射則相濟澤水在離火上澤水陰離火亦陰兩陰不相濟水能息火火亦能息水則相息蓋坎離有男女之象離兌合而成卦則二女同居而已二女同居其志不同行則睽所以不睽者兌欲下而遇離離欲上而遇兌雖欲相違而不能也既不相得又不相違則不得不相息矣不得不相息則不得不相革矣

語類曰革之象不曰澤在火上而曰澤中有火蓋水在火上則水滅了火不見得火炎則水涸之義澤中有火則二物並有相息之象

李隆山曰不同行不過有相離之意故止於睽不相得則不免有相克之事故至於革

程傳曰事之變革人心豈能便信必終日而後孚先王政令人心始以爲疑者有矣然其久也必信終不孚而成善治者未之

有也

述義曰已日乃孚者孚在革先則革而人信之矣內有離之文明故能察事理而悉合乎機宜外有兌之和悅故能順人心而不駭其觀聽有大亨之理而能以正固守之如此則所革者必得其當而悔乃亡也天地陰陽相代四時成序以孚革也湯武除暴安民順天應人亦以孚革也天地聖人因時而革時未至不能先時既至不敢後故曰革之時大矣哉

象曰澤中有火革君子以治歷明時

述義曰天時之推遷變革無不以火爲候火出於震藏於兌澤中有火澤上行火下伏則寒當革暑陰當革陽時序變遷爲革之象四時有自然之革君子治歷以明之紀日月星辰所歷之度以明作訛成易之時積久歲差時漸不明必當更革以求合此革道之至大也兌爲巫史故言治歷離爲明故言明時

易或曰以上下經各十八卦推之自乾坤順數至豫九卦自既濟未濟逆數至革九卦反之則各十八卦九者乾也十八者二九也亦三六也樂歷皆天道故用乾之九而坤之六即順承於其中矣以上經三十卦下經三十四卦推之自乾坤順數至豫十六卦自既未濟逆數至革十六卦十六者參伍與一之合數參伍者圖書之大中一者圖書之大始參兩參伍者萬數之所不能踰而一者又參兩參伍之所自始也一與參伍合同而化而易之生生不息矣一陽潛萌於黃鐘之宮七政會歸於復初之候是固歷之元而樂之本也

張彥陵曰水火互相勝其常也澤中有火宜火爲澤所滅矣而此卦反以離火革兌澤何也蓋夏秋之交正火伏之時也水雖足以尅火而兌爲正秋全是金體故還爲火所勝然不曰金而曰澤者何也蓋言金則直尅之而已不見相生之妙惟以澤爲言則金又爲水之母水又足以勝火相尅之中復寓相生之理故曰水火相息傳所謂兼滅息生息者以此

洪容齋曰自乾至革其卦凡四十有九大衍之用也分而象兩天地革矣揲之以四四時成矣是以至革則治歷後世以大衍名歷以此

初九鞏用黃牛之革象曰鞏用黃牛不可以有爲也

本義曰雖當革時居初无應未可有爲故爲此象聖人之於變革其謹如此

程傳曰變革事之大也必有其時有其位有其才審慮而愼動而後可以无悔九以時則初也以位則下也以才則離體而陽也離性上而剛體健皆速於動也其才如此有爲則凶咎至矣蓋剛不中而體躁所不足者中與順也當以中順自固而无妄動則可也

述義曰離爲牛二得中故爲黃初與三其皮也故曰革事必窮

而後變初在事始尙未窮也故固執其不變之志如用黃牛之革以束物堅固而不可動焉至不得已而後變則變必當矣其不變也乃所以善其變也

呂藍田曰初九當革之初居下無位比於六二上無正應雖有剛德不當自任惟結六二以自固故鞏用黃牛之革六二居中柔順故曰黃牛與遯六二同義

龔泉峯曰易言黃牛之革者二遯之六二居中有應欲遯而不可遯也革之初九在下無應當革而不可革也

折中曰更改之義有取於革者革鳥獸之皮也鳥獸更四時則皮毛改換堯典希革毛毨之類是也六爻取象於牛虎豹者以此牛之皮至堅韌難以更革者也以之縶物則固故遯二之執用者似之以之褢物則密故革初之鞏用者似之

六二巳日乃革之征吉无咎象曰巳日革之行有嘉也

本義曰六二柔順中正而爲文明之主有應於上於是可以革矣然必巳日然後革之則征吉而無咎言未可遽變也

程傳曰中正則無偏蔽文明則盡事理應上則得權勢體順則無違悖時可矣位得矣才足矣處革之至善者也然臣道不當爲革之先又必待上下之信故巳日乃革之也如二之才德所居之地所逢之時足以革天下之弊新天下之治當進而上輔於君以行其道則吉而无咎不進則失可爲之時爲有咎也

按本義以未可遽變爲无咎程傳以不進則失可爲之時爲有咎二義若相反而意實相成蓋俱從行有嘉三字體會出來有嘉纔可行故未可遽變行纔有嘉故可爲之時不可失其實仍是一意也

易或曰彖言巳日乃孚是孚在革先爻言巳日乃革之是革在孚後孚而後革革乃當矣凡陰陽際會謂之嘉故昏禮爲嘉禮二五正應而革行如陰陽正配而偶成象故曰行有嘉也內卦三爻乃所以爲革者故皆言革外三爻稱改稱變則已受離之所革矣故其辭與內卦異

薛文清曰立法之初貴於斟酌事情必輕重得宜可行而無弊則播告之既立之後謹守勿失信如四時堅如金石則民知所畏而不敢犯或立法之初不能參酌事情輕重不倫遽施於下既而見其有不可行者復遂廢格則後雖良法人將視爲不信之具矣令何自而行禁何自而止乎可謂深於孚革之旨矣

按立法之始其革而不孚者勿論已卽盡美盡善亦行之而始能知故曰征吉行卽征也有嘉卽吉也惟行之愜乎人情合乎時勢纔能見其有嘉且法無百年不弊之理行之既久亦須隨時察看隨時整頓方無日久弊生之咎故征吉又曰无咎若恃其美善不復留心則聖人之法時易世殊其可變通者多矣惟從行時看其有嘉無嘉纔是善於孚革不是祗論其始之美善

已也

九三征凶貞厲革言三就有孚象曰革言三就又何之矣

述義曰三在離上剛明及遠故征又在乾下潛而勿用故貞兌爲言故曰革言就往就之也上有三爻而後說意流通故曰三就三以過剛之才處當革之時躁動以往則凶貞固自守亦厲惟於改革之言詳審三就則詢謀僉同乃有孚而可革也

趙肖山曰征既凶矣貞則又厲何也驟革不可不革不可必合上以爲革內文明而外柔說方可收豹變革面之功故云革言三就也蓋二則柔中三則過剛故必合上之柔而後善其革

張彥陵曰革之弊莫大於輕躁故聖人往往以詳審致戒然已

詳審而復狐疑不決則人懷苟且之念事有叢脞之虞曰行有嘉曰又何之矣皆所以勸其斷也

九四悔亡有孚改命吉象曰改命之吉信志也

程傳曰九四革之盛也陽剛革之才也離下體而進上體革之時也居水火之際革之勢也得近君之位革之任也下无係應革之志也以九居四剛柔相際革之用也四既具此可謂當革之時也事之可悔而後革之革之而當其悔乃亡也革之既當唯在處之以至誠故有孚則改命吉改命改爲也謂革之也既事當而弊革行之以誠上信而下順其吉可知四非中正而至善何也曰唯其處柔也故剛而不過近而不逼順承中正之君乃中正之人也易之取義无常也隨時而已

語類曰問革下三爻有謹重難改之意上三爻則革而善蓋事有新故下三爻則故事也未變之時必當謹審於其先上三爻則變而爲新事矣曰然乾卦到九四爻謂乾道乃革也是到這處方變

胡雲峯曰自三至五皆言有孚三議革而後孚四有孚而後改深淺之序也五未占而有孚積孚之素也

易或曰主革爲革從革爲改主革者出之爲言從革者受之爲命三居二上出之爲有孚之言四居三上受之爲有孚之命惟其有孚所以能吉革而信之不但信其革之之言而乃信其革

之之志象故曰信志也

易簡錄曰四當水火改革之時有剛柔不偏之用故未革之先而其悔亡焉此與彖悔亡不同彖言於元亨利貞之下則革之當而悔亡此言於有孚之上則未革而疑已消亡

張彥陵曰志在幽獨之中毫不可欺此念果然自家信得過則天地祖宗亦且見諒而況一體者乎象曰信志欲四自求之心而已

九五大人虎變未占有孚象曰大人虎變其文炳也

程傳曰九五以陽剛之才中正之德居尊位大人也以大人之道革天下之事无不當也无不時也所過變化事理炳著如虎

之文采故云虎變龍虎大人之象也變者事物之變曰虎何也
曰大人變之乃大人之變也以大人中正之道變革炳然昭著
不待占決知其至當而天下必信也
述義曰乾龍飛以德言革虎變以業言改革之際人信爲難三
革言而後有孚四有孚而後改命五則德位兼隆存神過化故
不言而人信之也
上六君子豹變小人革面征凶居貞吉象曰君子豹變其文蔚也
小人革面順以從君也
述義曰上六之詞承九五而言之也大人旣虎變矣則一時之
臣民無不變也其君子與君合德而具體而微有如豹變也其

小人從君之令而舊染維新有如革面也革道已成不可更有
所紛更以自取多事故征行則凶居貞則吉也蓋變者時也不
變者道也卦以革名尚變也初鞏而上居貞始終不變也以其
變者趨時以其不變者守道非聖人其孰能之其文炳與其文
蔚差別蔚止於盛光華發外炳極其明昭明有融也小人革面
非謂其不革心也順以從君亦由中心以達之面目者曰文曰
面皆自其著見者言之耳
龔泉峯曰九三與上六皆曰征凶而有貞厲貞吉之殊者三之
征凶戒其不可妄動也上之征凶謂事之已革者不可復變也
三當革而未革故守貞則厲上已革而當守故居貞則吉三革

道未成上革道已成故也
蔡虛齋曰文炳之文昭於天下禮樂風化之類是也文蔚之文
止於一身言動威儀之類是也
王湘卿曰虎文疎而著故曰炳豹文密而理故曰蔚
洪覺山曰革有相息相生之義其未革也在上者不可忽於所
易故其有孚也由已其已革也在下者不可使之苦於所難故
其有孚也在人已日乃革革言三就有孚是不敢忽於所易故
先言革而後言有孚有孚改命未占有孚是不苦於所難故止
言有孚而不言革由革而改由改而變深淺難易以次相及而
革之道成矣

龔泉峯曰初言鞏用黃牛未可有革也二言已日乃革不可遽
革也三言革言三就謹審以爲革也皆革道之未成也四言有
孚改命則事革矣五言大人虎變則爲聖人之神化矣上言君
子豹變小人革面則天下爲之丕變而革道大成矣
按是卦前儒論之詳矣惟專以革命概全卦之旨則不可爲訓
蓋革之爲卦義取相生相息無事不有無人不然自國家以至
天下都有這箇道理故彖象言水火可以概物言男女可以概
人言天地舉大以見小也言治歷舉小以見大也至湯武革命
不過革之一端而以概全卦可乎如果全卦都是此意則外三
爻是革命內三爻不幾於有爲而然乎卽曰順天應人革亦無

妨但專爲革命立此一卦則湯武固足法矣惟後世人心不順不應而自謂順應且並不屑取法湯武而學堯舜之禪讓矣又謂之何且象言元亨利貞固從事上言之而事業無不本乎心德未有心不兼此四德而事能兼此四德者也第從心上言革四德實難求備從事上言革四德必須齊臻一有不到事定有悔事悔則心必悔故未革將革之際須以詳慎持之總以求孚爲當當者至當恰當之謂稍有遺憾聖人斷不輕革以此日之革所關於家國民生者匪細也故此卦斷在事爲上言革其所以革則心也革命特帶言之耳聖人豈以湯武爲天下之常法哉合明夷一卦觀之可見易之取象其法戒都是萬世之關防也凜之凜之

䷱ 巽下離上 互乾兌以巽中離中爲卦主

鼎元吉亨

鼎重器也可以自養亦可以養人故鼎之立如人立身一般不能不用又不得輕用故重也但鼎是虛器無人力以實之或實之不得其宜則有用反成無用非善於用鼎者也惟知鼎之爲器有實體有實用然必有實功以養成之則鼎有眞元而非虛器故吉鼎有實用而可通用故亨也按是卦大旨是聖賢養性之功故鼎必言元性養則無所不養故元無不亨其取鼎爲象者鼎足之立有三才之象以一人參於兩大所以與天地同壽若失其養非顚即覆即不顚不覆而不得其元仍是蠢然一物與天地毫無干涉以鼎本重器而人之所以用鼎者不知自重故也至養賢特用中一事不可以槪全卦也

彖曰鼎象也以木巽火亨飪也聖人亨以享上帝而大亨以養聖賢巽而耳目聰明柔進而上行得中而應乎剛是以元亨

鼎象也象字有三說以字形言之則在上爲目在旁爲耳在中爲腹在下爲足是象形也以卦畫言之則下偶爲足中陽爲腹五偶爲耳中虛爲目上奇爲鉉是象畫也以上下二體言之則中虛在上下有足以承之亦鼎之象但聖人取象之意却不在此試思易中六十四卦何一非象即以物取象惟有井鼎二卦井不言象而鼎獨言象豈象形象畫恐人不明而故以象字解

鼎字乎非也鼎之爲卦象彖爻傳俱從烹飪上設想而其實是說人身但恐人泥於字句不知反到身上故特加一象字言卦畫雖取鼎名其實不過取象云云耳人能象鼎這樣用功纔算有用之人若只以鼎爲鼎便辜負聖人畫卦的意此易中僅見之筆也何以驗之以木巽火二句是鼎之功亨上帝二句是鼎之用有功有用鼎義備矣然又曰巽而耳目聰明鼎有耳目可也其聰明果何指乎卽曰虛是聽明其元又何指乎細思此傳以木巽火言烹飪全在人力也此中有木火剛柔之用非善烹飪不能得其節候及烹飪已成自已已可以享上帝而意尤側重大亨養聖賢一句故加一而字又以大亨別之言大人人才

無不由大烹而成所烹者大故所養者大養成多少聖賢非大烹不能收功故木火剛柔之用須是用巽以入而耳目纔聰明也聰明是功夫的節候裡面熟不熟全從耳目上辨取是卽外以驗內也柔進而上行是氣上蒸得中而應乎剛是氣下降一進一應中邊俱澈則元在此亨卽在此是由內以達外也則鼎之成也舊說大亨以養聖賢是以祿養賢之義理自可通但朝廷養賢原爲養民起見故以大亨待之然亦須人才先養到聖賢地位方可以享大亨而養萬民若自已未經養成何以對大烹而無愧乎且烹至於亨上帝可謂大矣而不言大惟養賢始言大而賢不賢則未可知也故必如鼎之養不專養口腹而養

性情不專養自已的性情並使天下之人各養其性情如物之就烹飪一般如此調和使實者皆進于虛虛者皆應乎實剛柔各得其宜而上下中皆有元氣伏藏在內此烹之所以爲大也觀耳目聰明數句說鼎處句句是說人心若專說以祿養賢則得中應剛似矣至柔進上行非剛也非剛何以上行乎若一句照烹飪一句又照養賢則全傳打成兩橛故不如通指養性說方得一氣貫注而養賢之義亦包在內矣

易山齋曰易之諸卦皆言象取諸物以名卦者鼎與井而已井以木巽水鼎以木巽火二卦以養人爲義故皆以實象明之

折中曰上經頤卦言養道曰聖人養賢以及萬民然則王者之

所倚養此兩端而已下經井言養鼎不言養然井在邑里之間往來行汲萬民之象也鼎在朝廟之中燕饗則用之養賢之象也養民者存乎政行政者存乎人是其得失未可知也故井之彖猶多戒辭至於能養賢則與之食天祿治天職而所以養已者在是矣故其辭直曰元亨與大有同

萬以忠曰凡聰明人所自有只患不巽木本是助火者只一巽字便成妙用今耳目聰明之士加以意氣便是以薪助火

按柔進是涵養功夫愈涵養則功愈進行愈上方能到根原去處其根原卽太虛之本體所以象鼎之實中有虛也至得中中字卽虛中也功夫到恰好處方能得中而應乎剛剛實也實者

皆虛虛者又無不實故曰應此時功夫與本體合而爲一結成一個融爲一團即木火剛柔無非鼎中妙用非元亨而何所謂巽而耳目聰明正是以巽合離之義若捨鼎求元天下豈有鼎外之靈丹哉

象曰木上有火鼎君子以正位凝命

易或曰火出木上木在火下乃定位自然之昭布有正位之象木之必生乎火火之必生於木乃眞精妙合而凝有凝命之象中庸曰苟不至德至道不凝焉位乎天德而後謂之正位須臾不離道而後謂之凝命和順於道德而理於義窮理盡性以至於命其斯以爲巽而耳目聰明其斯以爲君子之正位凝命而

已矣

王秋山曰鼎形端而正體鎭而重君子取其端正之象以正其所居之位使之愈久而愈安取其鎭重之象以凝其所受之命使之愈久而愈固

初六鼎顚趾利出否得妾以其子无咎象曰鼎顚趾未悖也利出否以從貴也

鼎之有趾防其顚也而初顚之似乎悖也然鼎亦有應顚之時利於出否故耳否鼎之汙也必出之而後可實故用鼎者必先潔治其鼎而後可施木火之功也是爻以柔居初有趾之象趾雖賤而有時用顚則鼎即由此而實如妾雖賤而有子可從則妾亦由此而貴故无咎也无咎指顚說顚其所當顚故未悖出其所當出故從貴言從此人力可施則虛者以漸而實如母以子貴之義貴陽實也陰從陽則鼎實矣然全在出否之初除得干淨故顚亦無妨大學之誠意正心必以修身爲本孟子之存心養性必以寡欲爲先即此意也

按顚有傾覆意覆則傾是人有意爲之利于出否故曰顚趾非鼎之自顚也初六有妾象應四有子象以其子即柔進上行之意與四之折足不同故无咎也

九二鼎有實我仇有疾不我能即吉象曰鼎有實愼所之也我仇有疾終无尤也

以剛居中鼎有實象始有曰有以出否而後有也我九二自我也實之外皆我仇亦否之類也以仇爲疾故曰有疾必使其不我能即乃吉道也蓋已出之否固利于顚而物之足以雜我實汙我實者亦須刻刻隄防知其爲仇又知其爲疾則未來之否舉不能近我以我爲有實之我斷不可使爲有疾之我則始有纔可常有常有則吉矣愼所之者言有實之始必須用愼若一面實又雜以不實則所往不愼即不能保其有矣惟有我仇有疾之心時時愼於所往則內否出而外否亦不能來象故曰終无尤也

九三鼎耳革其行塞雉膏不食方雨虧悔終吉象曰鼎耳革失其

義也

九三以陽居鼎腹之中非耳也革變革也言實之由生而熟正是將變之時然實在腹內非人所得見其可見者鼎之耳耳今鼎耳忽變是木火太過而至於塞不能斟酌緩急雖雉膏亦不可食雉膏離明之腴不食則傷于火可知方雨兌初之象九三以陽居陽正有木多火烈之悔虧失也火烈則澤必竭故必以雨調之得雨之和則悔失而終方吉義宜也水火不能勻調則失其宜為可惜教人於耳革時辨之不可以過猛而遽求其終也是爻居巽之上內互乾中兌初不以巽入而以乾行未免其進太銳故必兼兌之和方可終吉象曰失義指行塞言之蓋鼎

是涵養功夫不可太驟太驟則反至于塞雖與不行者有間然其實緩急之宜尚須斟酌盡善也

九四鼎折足覆公餗其形渥凶象曰覆公餗信如何也

初以柔顛四以剛折故有鼎折足之象其折者以滿而折也蓋四居腹上耳下其實已至於耳則滿可知滿無不折折無不覆餗鼎實也人所共有之物故曰公餗以折而覆則體為沾濡可羞孰甚故凶也信如何者自信太過謂鼎實可以常恃也不知實雖可恃而足折難防至公餗已覆則口噤無言唯有形渥而已詰以如何正是使之自反可見天下事敗於垂成總是滿溢所致及至不可收拾方知生平所自信者究竟毫無把握也若早有兩個如之何何至其凶如是聖人之垂戒深矣

吳草廬曰初未實鼎之時故顛趾而以出否為利四已實鼎之後故折足而以覆餗為凶

蘇子瞻曰鼎量極於四其上則耳矣受實必有餘量以為溢地也溢則覆矣

折中曰四應初无輔故有折足之象詩曰渥赭渥丹皆以顏貌言之愧生於中則顏發赤也

六五鼎黃耳金鉉利貞象曰鼎黃耳中以為實也

本義曰五于象為耳而有中德故云黃耳金堅剛之物鉉貫耳以舉鼎者也五虛中以應九二之堅剛故其象如此然利在貞

固或曰金鉉以上九言更詳之

述義曰鼎耳虛中以受剛直之鉉猶人君虛中以受剛直之言也如此則民情得以上達而膏澤徧於天下家之所謂元亨五有之矣故繫以利貞金乾德也欲其固守元亨之道也

王秋山曰金剛德謂上之陽也主一鼎者在乎耳也

胡雙湖曰程傳及諸家多以六五下應九二為金鉉本義從之然猶舉或曰之說竊謂鉉所以舉鼎必在耳上方可貫耳九二在下勢不可用或說為優然上九又謂玉鉉者金象以九爻取玉象以爻位剛柔相濟取

按鼎耳之中為黃非鼎之中也特借耳黃以見鼎之得中耳蓋

鼎實在鼎之中木火既調則得其中得中則上通乎耳鼎中與耳中一氣流通也故單舉耳之黃以驗其得中得中則下應乎剛鼎中與鼎上一氣貫注也故又舉鉉之金以見其得中舊說以金鉉指九二又指上九其實無二義也蓋鉉是舉鼎之物至成熟時纔貫以舉之上是貫時故在上五是未貫時故仍在下觀中以為實一句分明是成熟之候與乾剛相應以見其實之得中至上爻纔可貫以舉鼎也仍當以本義為正

上九鼎玉鉉大吉无不利象曰玉鉉在上剛柔節也

程傳曰井與鼎以上出為用處終鼎功之成也在上鉉之象剛而溫者玉也九雖陽剛而居陰履柔不極剛而能溫者也居成

功之道唯善處而已剛柔適宜動靜不過則為大吉无所不利矣在上為鉉雖居无位之地實當用也與它卦異矣井亦然

按鼎有上之玉鉉則水火均濟陰陽適調不但鼎五耳目聰明之用於是不偏卽彖之所謂享上帝養聖賢者亦於是乎成彖言元吉亨必元而後亨也此言大吉无不利卽亨以見元也非剛柔有節安能如此此鼎之象也人苟能卽象以究其蘊庶不負聖人這番取象之意也夫

䷲震下震上　互艮坎以內卦震初為卦主

震亨震來虩虩笑言啞啞震驚百里不喪七鬯

本義曰震動也一陽始生於二陰之下震而動也其象為雷其屬為長子震有亨道震來當震之來時也虩虩恐懼驚顧之貌震驚百里以雷言七所以舉鼎實鬯以秬黍酒和鬱金所以灌地降神者也不喪七鬯以長子言也

述義曰震之象為雷人未有聞雷霆而不驚者故震有恐懼之義懼則不敢肆而敬德以進焉才以達焉故亨也當震之來能虩虩然恐懼修省則以誠敬而得安舒一笑一言啞啞自如雖大故猝臨如雷霆之震驚百里而其神鎮定應變有方亦能不

喪其所守矣以常懼者收心以不懼者集事此處震之道也

于令升曰祭禮薦陳甚多而經獨言不喪七鬯者七牲體薦鬯酒人君所自親也

蔡虛齋曰震來當震之來時也以心言非震來而後虩虩也虩虩所以狀其震來也或曰來者自外來也故爻云震來厲又云震不于其躬于其鄰此說非惟昧卦辭震來之義亦失卦名震字之義矣蓋震之來來猶至也固亦有其事然震之至則在我也凡有所事者皆當懼懼便是震來也君子之心常存敬畏執事便敬所以致福而不失其所主之重

按震之動兼心與事言之心不動則生機不暢心一動則凡事

無主故於震來時驗其心之常動於笑言時驗其心之不動惟內有虩虩之心外有啞啞之象是其心無時不震而處震如無震也震驚百里以事言不喪匕鬯仍以心言心有常主故凡事皆有常主卽事以見其心也能如是纔是震而能亨至其所以能亨之理全在不失其初初者人心之本然由乾而來故有亨理卦之象重震者以此

象曰震亨震來虩虩恐致福也笑言啞啞後有則也震驚百里驚遠而懼邇也出可以守宗廟社稷以爲祭主也

述義曰震來而恐此致福之道也後謂既震之後人心戒懼斯言笑皆中天則故曰後有則也驚者卒然遇之而動乎外懼者

惕然畏之而變其中遠謂卦之外體邇謂卦之內體內外皆震遠邇驚懼當此之時乃能處之從容不喪匕鬯由其中心有主是以遇變不遷豈不可以負荷天下之重器乎故曰出可以守宗廟社稷以爲祭主也帝出乎震有出象艮門闕坎幽隱宗廟象坤土震稼社稷象

楊文源曰乾者自強而已矣而曰惕震者動而已矣而曰懼惕之爲強也見惕之非惴慄也懼之爲動也見懼之非驚恐也

趙胥山曰帝出乎震而入乎兌惟雷亦然震來虩虩驚蟄之象卽驚蟄之候也二月雷始發聲則振幽疏滯萬物無不萌達而昭蘇其震驚萬物者正所以造福於萬物故曰恐致福以恐懼而致福也笑言取諸兌口口不能言曰啞蓋無聲也至兌秋八月雷收聲雷之出入以百八十日爲節其有準而不越者天之則也自春迄秋則春先而秋後故曰後有則卽乾元用九之天則也

張彥陵曰震亨二字聖人不添註脚亨字全從震字看出見得人不可不常存此心耳然其中卻含二意震則自亨是一意惟震故亨是一意

鄭孩如曰此節本後有則來一直說下蓋惟其有則是以雖有意外倉卒之變卽如雷震百里驚遠懼邇然出吾凝定之神以當之可以不喪匕鬯九廟之靈賴以安妥而爲祭主也可爲祭

主是解不喪匕鬯之意而藏其詞原無脫誤

按懼邇下程傳以爲脫不喪匕鬯四字故本義添出細思此傳懼邇二字實是出與主的根源蓋邇者方寸之地也驚遠是承百里說來加一而字又側到懼邇一邊可見方寸之間若無這段恐懼則平時虩虩臨時又陟張皇平時啞啞臨時又忘慎重其何以出而守以爲祭主乎故鄭氏以不喪匕鬯攝入祭主之內不如包入懼邇之內爲得其本也是否存參

象曰洊雷震君子以恐懼修省

述義曰洊之義與坎卦水洊至之洊同雷聲相續而至曰洊雷人心非動無震兩雷洊至益有所動爲震之象君子畏天之威

以恐懼而修省恐生於心懼見於貌修飭其身使事事合天理
省察其過使事事遏人欲雖震有不來之時而恐懼修省必無
間斷之日此人心洊雷之震也
項平菴曰恐懼修省所謂洊也人能恐懼則既震矣又修省焉
洊在其中矣
胡雲峯曰恐懼作於心修省見於事修克治之功省審察之力
易或曰震爲雷震非雷也動也乃雷之所以爲雷猶乾爲天乾
非天也健也乃天之所以爲天乾爲至健之德在天爲天行在
君子爲自强不息震爲至動之德在天爲洊雷在君子爲恐懼
修省故恐懼修省非由於震乃猶夫震然亦須是實實恐懼修

省之人方幾體貼得處
按恐是未來之震懼是已來之震修是身之震省是心之震皆
一層深一層卽洊象也至恐懼又要修省是洊之實際恐懼無
不修省修省纔算恐懼是一時事一個心非有先後次序之分
故象洊也
初九震來虩虩後笑言啞啞吉象曰震來虩虩恐致福也笑言啞
啞後有則也
本義曰成震之主處震之初故其象如此
易或曰人心無恐卽怠一怠百殃俱至一恐百祥俱至震來虩
虩不知其所以恐而無不恐則不與福期而福自致象故曰恐

致福也乾元用九乃見天則笑言啞啞則發皆中節之和皆未
發之中也震初之吉卽乾元用九之吉象故曰後有則也
摘抄曰六陽皆震動何獨於初曰震震得乾之初畫則全乾之
精神孕毓於初也陽至三而全故乾於三曰惕全乾之精神毓
於初故詞與象同而以吉贊焉此爻便可作一卦
按人所最貴者莫如初最難保者亦莫如初初是太和一元之
理雜於氣質之中時時動時時不動天人理欲皆從此分途一
有不謹則初之爲初者僅矣故從古聖賢許多功夫祇認定此
處爲的到了復初時候纔算返本還元震之初九離乾元未遠
所以爲震之主若已失其初非恐懼修省不能再到這個地位

卽幸而能到藏初時已沾了多少物欲費了多少精神此四之
初不如初之初也況不能修省又不知恐懼一生只違天則焉
能致天下之福聖人於象詞中加一後字一是先恐而後有則
一是卽後之有則見虩虩必在震來之初初之當重如是而不
然者厲矣
六二震來厲億喪貝躋于九陵勿逐七日得象曰震來厲乘剛也
六二柔居陰位當震之時亦有震來危厲之象是已爲物欲所
染而有動于中故有厲不自安之意但震是動機卻非一厲卽
是動也故必內自億度我所寶重之物喪乎否乎貝卽心也心
之所重者在初則初卽貝也若吾貝已喪卽躋于九陵以逐之

則愈險愈危而艮終不可得也陵互艮之象九重象也二在艮下而欲升于重山之上言逐于外而不知所止也然二位居中雖離于初而中尙能動故勸其用乾之初以潛修爲主而勿逐于外也用復之初以七日來復而貝喪可得也若不急急修省徒懷恐懼是不知貝之當重而妄欲逐外以免厲也豈處震之道哉剛初也二陰柔之爻先以物欲爲貝故滅棄其初而乘之故曰乘剛是卽喪貝的根由今就他厲時誘之絶其外誘而仍反于初則中不至失卽初亦不失而得矣震之有用也如是

程傳曰卦位有六七乃更始故曰七日得

述義曰剝上艮復下震由艮至震歷六爻而爲七日

顏如有曰九陵者乾爲天天數九而艮爲山有陵象指天山爲遯也七日者自臨以至於遯其數七也

按本義以億字與九陵七日等字俱以爲未詳愼之也今億字則從程傳而九陵七日則列前說于右以備採擇可也

六三震蘇蘇震行死眚象曰震蘇蘇位不當也

死而復生曰蘇蘇者奄奄一息之謂人之爲道不以無震爲幸而以得震爲幸如初之常震常動卻又不震不動固其上也卽二之震厲雖喪貝猶可徐得則修省之功卽在一震之中是亦不遠而復者也至六三去初稍遠尤當借震以去其眚乃爲陰柔所牽不能自振屢震屢動總無修省實功則其病在于不行可知故有震蘇蘇之象蘇蘇者如人之過而悔悔而又過悔雖再三過終不改不知萌蘗之生不可常得若至夜氣牿亡雖欲行亦不能行矣故敎一震行之法必于震蘇蘇時急加修省如雷之奮發一般則一切昏翳之災眚自然消歸无有若明卽有眚蘇後便都忘了天下豈有常蘇蘇的道理象曰位不當者三本上行之位以六居之而不能行則不當矣言不行之爲害甚大故勉其行也震反生故言蘇三互坎故言眚震互艮故不行

或齋曰人無恐懼修省之心就是死漢纔一念震動便是起死回生之藥故人心有一刻不震動便與天地不相似雖生猶死

張彥陵曰處震之法遇震懼則貴能守欲震動則貴能行

楊文源曰震而不行徒震耳行改圖也此恐懼所以修省也

九四震遂泥象曰震遂泥未光也

九四卽初九也然已陷于上下四陰之中則去初愈遠物欲已深故震猶是震而有遂泥之象其去初之致天福守天則者眞不啻雲泥之隔矣若從此去盡污濁方能光大如初若無重震之力震行不已焉得光也以此爻爲互艮主居互坎中故有此象然遂泥而象曰未光則以九有陽德畢竟與陰不同且四當重震之交震不一震終必光大未光者猶望其光也同一震初而爻象不同如此物欲之可畏何如哉

六五震往來厲億无喪有事象曰震往來厲危行也其事在中大

无喪也

項平菴曰二居下震之上。故稱來。五居重震之上。故稱往來。

述義曰初陽震也四陽亦震五居四後前震往而後震來其厲與六二同。

按往來厲者震之繼續不已厲亦繼續不已也如此危厲無有間斷雖不能如初之本然不動然時時億度其喪又億度其事修省之事也喪恐懼之心也以恐懼而億其喪則必无喪矣以恐懼而億其事則必有事矣象曰危行是從行處見其危以往來而閱歷愈深踐履愈實也其事在中大无喪者五位中也不但以位中爲中而以修省爲中則其事刻刻在心心在卽中

在而大者亦无喪矣大初也以中爲大卽以中爲初非其事在中而能如是乎此以恐懼修省而復其初者也六五有中德故其象如此所謂雖愚必明雖柔必强故陰爻亦到這個地位人特患不肯有事耳果有事而何患於喪乎舊說无喪有事謂不失其所主之事指宗廟社稷言之固是應上彖傳但小象大无喪句跟其事在中來則无喪全憑有事是勉人修省以復其初故億字貫下兩層卽是修省在中之意二爻億字也是敎他修省但此爻是自己修省從往來厲艱苦中來是全卦結穴處也讀易者按次序求之則得矣

或問不億不信之億如逆詐同今二五兩爻爲何反敎人億不知用以億人是私智用以自億是良心猶云預算及此也卽億則屢中之億亦與先覺不同惟此卦億字卽是大象修省省字細玩此爻卻以行爲最要故爻曰有事象曰其事不以修省爲事則恐懼仍是空的故往來厲卽是危行從恐懼中修省也其事二句從修省中恐懼也二者合而爲一纔是重震的結實功夫遂泥亦可出矣若二者有一間斷則本性難復其不終身遂泥者幾希矣吁可危哉

上六震索索視矍矍征凶震不于其躬于其鄰无咎婚媾有言象曰震索索中未得也雖凶无咎畏鄰戒也

索索消索貌其氣竭也矍矍不定貌其目眩也鄰五也婚媾初

也上六以陰柔處震之終始猶以震爲懼久則以震爲常不但不能修省並恐懼之心亦無矣此自暴自棄一路人以震之未必及于其躬也未及其躬而任意妄行豈有不凶之理蓋常人之情祇知有躬不知有中惟說到凶字則無不悚然懼者然如其凶至而圖終何如凶未至而圖始且震之來也無常卽此刻未及爾躬何不觀于其鄰鄰之去躬非遠也躬之去鄰亦非遠也苟能以眼見之鄰爲動心之助則不于其躬于其鄰亦可無索索矍矍之咎矣况性初人所自有陽與陰正婚媾也婚媾視鄰尤爲關切上雖未得乎中婚媾獨無言乎因其言而知畏便是畏鄰之戒詩曰洽比其鄰昏姻孔云是鄰亦婚媾也但此爻

專指心說人雖甘於暴棄亦必有良心發現心口相商之事五能恐懼修省便是鄰戒上能畏之便可以漸恐懼以漸修省聖人婉轉開導總是動其本心欲其知悔之意若心中並無一個畏字便是無忌憚之小人矣震之貴初也如是

䷳ 艮下艮上　互坎震以外卦艮上為卦主

艮其背不獲其身行其庭不見其人无咎

本義曰艮止也身動物也唯背為止艮其背則止於所當止也止於所當止則不隨身而動矣是不有其身也如是則雖行於庭除有人之地而亦不見其人矣蓋艮其背而不獲其身者止而止也行其庭而不見其人者行而止也動靜各止其所而皆主夫靜所以得无咎也

周子曰艮其背背非見也靜則止止非為也為不止矣其道也深乎

郭兼山曰人之耳目口鼻皆有欲也至於背則無欲矣內欲不動則外境不入是以行其庭不見其人也不獲其身止其止矣不見其人止於行矣內外兼止故人欲滅而天理固存孟子曰養心莫善於寡欲其艮其背之謂乎

郭白雲曰中庸曰喜怒哀樂之未發謂之中艮之為止其在茲時乎

陸象山曰不獲其身無我行其庭不見其人無物

許魯齋曰人平地行不困沙行便困為其立處不穩故也

蔡虛齋曰天有四時冬不用地有四方北不用人有四體背不用一理也蓋體立而後用有以行此理若充得盡即是定之以中正仁義而主靜

陳柴峯曰背者北也人之一心靜之所養有淺深則發之所中有多寡而於靜全無得者一步不可行也

述義曰陽止陰上曰艮艮反躬有背象艮爲門闕有庭象互震故行也艮者止也止之義以靜含動人身善動惟背不動含衆體之動故曰艮其背人自私其身則人我之見分而失其所當止艮其背則但知有止不知有身不自私其身也及其行於庭也亦但見其止不見其人無人我之見也如是則廓然大公物來順應動而無動靜而無靜而无厭動偏靜之咎矣此艮之全體卽體艮之實功也

張愼甫曰行其庭三字亦須看身日雜於紛紜接搆中而太虛中凝萬象俱化如寒潭止水浮雲飛鳥日迴旋往來於上非不隨物現影而中不涉是之謂行其庭不見其人

彖曰艮止也時止則止時行則行動靜不失其時其道光明艮其止止其所也上下敵應不相與也是以不獲其身行其庭不見其人无咎也

述義曰艮止也非止而不行之爲止也止乎時之所當止止固謂之止行乎時之所當行行亦謂之止動而不失時行之止靜而不失時止之止止道於是乎光明艮互震止中之動有時行象艮陽著見於外有光明象朱子云人煩擾則昏昧中有定止則自然光明是也止其所者知其當止之所而止之如仁敬孝

慈信之類程子曰事物各有其所得所則安失所則悖聖人所以能使天下順治惟止之各於其所而已卦有上下而無私應如兩山背峙兩人背立無接應之緣絶物交之累其動如靜其行如止是以內不牽於耳目口鼻四肢而不獲其身外不累於聲色臭味安佚而不見其人得以无咎也

張子曰艮一陽爲主於兩陰之上各得其位而其勢止也易言光明者多艮之象著則明之義也

陸庸成曰人之精神動於義而逐於物者皆緣所獲所見以馳有心不能無我有我不能無人人我交紛何時止息故聖人忌言心而曰艮其背背寂然不動之本體也背雖不動而五臟皆係於背九竅百骸之滋潤取象在背而得理在心不言心而背之卽心可知也聖人明以心作所而忌言心心活物也誤認心不得然誤認背亦不得故以所代背此以知背非背也艮背非離身但無獲心耳亦非絶人但無見心耳故艮兼背心名卦是猶咸去其心之謂也

孔冲遠曰八純之卦皆六爻不應何獨於此言上下敵應不相與也惟此卦既止而不交爻又峙而不應與止義相協故兼取以明之

張愼甫曰敵則不應應則不敵何云敵應敵者均敵也天空雲淨之中漠然耳無一物而無不物物彼如是來此卽如是往如

明鏡照形鬚眉畢肖而鏡自如絶無一毫參差絶無一毫芥蔕以爲有與不可以爲無與不可謂之不相與而已矣

象曰兼山艮君子以思不出其位

述義曰一山之外又有一山其勢相連有兼并之義謂之兼山山形高卑大小不齊而皆安止於其所故爲艮君子以人心之思有萬變而以位爲止之所位者人所立也未發之中至靜無感固爲思之位即其以天地萬物爲一體竭智盡慮於經綸參贊財成輔相之間皆謂之思不出其位非局淺陋以言思執方寸以爲位而謂之不出也思象互坎之心出象互震之出艮止故不出

折中曰雜擾之思動於欲通微之思濬於理大學云安而后能慮蓋思不出其位之說也

易或曰兩雷兩風兩水兩火兩澤皆有相往來之理惟兩山並立各止其所不相往來艮之象也夫位者時之所成而思者所以變通趣時也心之官則思思則得之不思則不得也不出其位則動靜不失時矣此之謂艮其止後之言心學者多援艮夫艮以思爲止非視心爲稿木而寂滅也寂然不動感而遂通天下之故無思而無不通者大易之深幾千聖之絶學也非天下之至神其孰能與於此

王龍溪曰位字與所字祇一樣從定理而論曰所從見在而論曰位

初六艮其趾无咎利永貞象曰艮其趾未失正也

程傳曰六在最下趾之象趾動之先也艮其趾止於動之初也事止於初未至失正故无咎也以柔處下當趾之時行則失正故止乃无咎陰柔患其不能常也不能固也故方止之初戒以利永貞則不失止之道也

胡雲峯曰事當止者當於其始而止之乃可无咎止於始猶懼不能止於終而况不能止於始者乎初六陰柔懼其始之不能終也故戒以利永貞欲常久而貞固也

易或曰趾乃足之所止從初立定腳跟何咎之有又利坤之永

貞故曰未失正也

六二艮其腓不拯其隨其心不快象曰不拯其隨未退聽也

二在趾上故爲腓腓之爲物能隨而不能自主能自主者心也

二質柔位陰易於從欲如腓之隨不能自止是明知隨之不可而力不能救故曰不拯其隨其心不快蓋心欲止而腓已從欲而不從心是腓未退聽於心轉聽於隨故其心終有未慊也是爻以六居二中尙未失但陰柔已牽於欲一時不能自拔故有力不從心之象

按咸艮皆以人身取象人之一身皆聽命於心然心如是而身不能即如是者物欲牽之也一有所牽則百體不能從令故周

子言靜必以無欲爲主無欲則靜無欲則止也六二當艮腓之
位而不拯是欲止而不能也隨之爲害大矣哉
九三艮其限列其夤厲薰心象曰艮其限危薰心也
限腰胯也當人身分限之處夤脈絡也一身之脈絡各有分限
然無不與心相通也三在上下體間出此入彼間不容髮故其
限不可不艮也艮其限防已嚴矣列布也又從限處布列其夤
嚴而加之以密也如此嚴密看是極其危厲然外雖危厲心可
默通不但夤不能止即限亦不能止也蓋人之爲心不過理欲
兩端理勝則欲絕欲勝則理危此中分界全憑一心作主今九
三以陽剛爲艮之主而陷於四陰不能心上斷其根株而惟於

限處止其萌蘖外則界限分明內則脈絡盤結愈嚴愈危愈密
愈厲豈有不上薰於心者乎危薰心者就從艮其限看出葢以
危而止艮其限未艮其心故危仍薰心此不中正之過雖主艮
而不可以爲艮主也
折中曰夤爲夾脊骨正與心相對列峙也峙其脊骨而不得爲
艮背之象者蓋艮背者能動而止也如人之坐尸立齊而揖讓
俯仰之用則未嘗廢此所以能行其庭而與物酬酢也此之列
夤由於艮限則因腰之不能屈伸而脊爲之峙是不能動而止
如人之有疢疾安得不危而薰心哉心猶火也可揚而不可遏
揚之則明遏之則薰矣危薰心者言其堙鬱昏塞無光明通泰

之象也震之九四不當動而動此爻則不當止而止咸之九四
感之妄此爻則止之偏皆因失中正之德故如此
趙胥山曰三以一陽居四陰之中塹之徒見夤之外列不知適
所以內動其心所謂惡動之心即動也終不若時止時行爲安
心捷法耳
按艮背之義背即心之不動者也心不動而時動則動乃可以
時止則止故彖傳以行止兼之然得止之法必先去其累心之
物二隨物而不隨心三知物之當限以列夤而反薰其心皆心
累於物而不得所止也是爻內互坎震正在坎陷之中又爲震
主故曰薰心曰厲言非震而出陷斷不能得其所止也夤即藕

斷絲連之意一絲不斷終至薰心雖艮限有何益哉
六四艮其身无咎象曰艮其身止諸躬也
述義曰咸四心位艮四亦然不曰艮其心而曰艮其身者心不
可見而身者心之區宇也觀其身之止則知其心之止也蓋止
不囿於身而亦不離於身故不獲身者所以廣心之量艮其身
者所以凝心之體也
吳敬齋曰視聽言動身之用也非禮勿視聽言動艮其身也時
止而止故无咎
折中曰象之不獲其身忘也若艮其身則能止而未能忘也然
止者忘之路故亦曰无咎

張彥陵曰艮其身只是不妄動工夫動靜皆有祇緣說了一箇艮字都像是離動求靜所以又把躬字點出正見人生有此身便脫不得應感他祇在自已身上尋箇止若墮聰黜體從身外別求箇止便自流於枯寂矣

六五艮其輔言有序悔亡象曰艮其輔以中正也

述義曰艮為黔喙故艮其輔震為善鳴故言有序艮其輔不妄言也所謂口容止也言不妄出故出必有序當其時中其節口雖動而心則止則失言之悔皆亡矣艮趾慎行也艮輔謹言也行无咎言无悔君子之道備矣

易或曰初居下艮之始以直要上止為正五居上艮之中以不

失其中為正故曰以中正也

葉爾瞻曰止在言前非出口方思止也然有序為止止非緘默之謂也

上九敦艮吉象曰敦艮之吉以厚終也

述義曰上居一卦之終在兼山之上剛健篤實厚之至也故為敦艮不言所艮者無所不艮也凡艮背艮趾艮身艮輔者皆止而不遷所謂能止衆止也夫止者性之體道之所歸也敦厚於止則天下之事皆止於至善其吉孰大焉故君子之功無他止其所而已矣

程傳曰人之止難於久終故節或移於晚守或失於終事或廢於久人之所同患也上九能敦厚於終止道之至善所以吉也六爻之德惟此為吉

易或曰上為兼艮主爻加於三上敦艮吉之象坤曰用六永貞以大終也又坤厚載物德合無疆艮山即坤土而隆其上者也初以貞始上以厚終其斯以為乾坤之合德乎萬物之所成終而成始者此也象故曰以厚終也彖言艮其背而爻言艮趾艮腓艮限艮身艮輔所以明趾腓限身輔之背背四當心位不言心而言身而二三乃言心所以明趾腓限輔之背心所以明趾腓限輔之背身而身之無所不備即心之無所不存至於上則止於其所止而無所不用其極並無身之可言亦無心之可言

惟渾然太和元氣與上下同流與萬物並存而已是之謂敦艮之吉孟子曰形色天性也惟聖人然後可以踐形又曰君子所性仁義禮智根於心其生色也睟然見於面盎於背施於四體四體不言而喻惟敦艮然後謂之踐形惟敦艮然後謂之生色惟敦艮然後謂之窮理盡性以至於命惟敦艮然後謂之艮其背不獲其人行其庭不見其人而已矣

或問震主在初而不在四艮主在上而不在三何也曰此天人自然之理非人以意為上下也蓋震者人心之動動在初則易為力動在繼則難為功此重震之所以以初為貴也至艮者人心之止止不當則屢變其所而後得至善之歸故下卦多為外

累至上卦之四物欲退盡纔現出本來人身五爻雖艮其輔卻
由得中而來說言仍是說心也惟上九暗與彖合而象曰厚終
惟厚終乃得艮止之正故以上爻為主此上經坎離雖皆係重
卦而坎以重險為主離以本明為主同是天造地設萬古不易
的道理即作易者亦豈能任意軒輊而以有心為之者哉
蘇紫溪曰易之咸言感也艮言止也咸非徇物止非坐定要之
於理而已感之以理則常感也而常定焉止之以理則常寂也
而常通焉故咸曰以虛受人艮曰時行則行此動靜合一之妙
也無得於理而徒以有心與之故以逐物之心為感斯有客感
之紛以絕物之心為止斯有坐忘之馳是之謂動亦動靜亦動

也去聖賢遠矣合六爻觀之咸拇動也咸腓動也咸股動也咸
輔動也何也為其徇欲也艮趾靜也艮腓靜也艮輔靜也艮身
靜也敦艮靜也何也為其徇理也至若咸其脢者以定寂為高
艮其限者以局曲為守知靜而不知動知常而不知變較其守
若巽逐逐徇物之流而心之有累其去妄動無幾矣噫知咸之
未始不為艮則日酬酢日泛應如天地之感而亦嘗勞知艮之
未始不為咸則日忘我日忘物如太虛之澄而未嘗廢非達於
動靜有無之間者其孰識之

䷴ 艮下巽上 互坎離以巽中為卦主

漸女歸吉利貞

循分而行之謂漸漸者守身之道也以山木言有漸長意以互
坎言有水漸意艮少男巽長女女歸于男有禮有序名分一定
歸之吉也然又利于貞貞正也常也不正不利不常亦不利若
舍貞言漸便是外道蓋吾人守身如女之守身一般女必六禮
備而後可歸歸之漸也人必五常歷而後可行行之漸也其必
利于貞者從日用倫常處求節次從飲食男女間下實功換一
步進一步久而久之自有愈上愈達愈高愈遠的境界若舍了
當下分位好言高遠雖有漸亦算不得貞漸之意全在艮巽上

見不艮不巽即不可謂之漸也

彖曰漸之進也女歸吉也進得位往有功也進以正可以正邦也
其位剛得中也止而巽動不窮也

易內多言進而漸之進則必如女歸而後吉也女歸是大禮亦
是常禮惟其大故不可無漸惟其常尤不可無漸漸進也進得
其位德與位稱也是卦自二至五陰陽各得其位可以進而有
功然得位卻是最難蓋位者人所現在之地即艮之所謂止其
所人各有當止之所即各有當得之位如君臣父子各有定位
之類得者盡其事實滿其分量使此位不至空懸則處處是止
處處俱是往往不是馳於位外正是得於位中而功之有即在

得位閒矣知止之爲往卽知進之爲止止於正卽位中本有之常理也如仁敬孝慈之類平平正正本無高遠可言而不知一正則無不正一進則無不進家國天下舉由此而推故曰可以正邦然正則俱正者漸之用而剛必先正者剛之中剛以道爲主而得中則非冒進由位而進則位爲其位以剛而中則正乃得中究其得力之處祇是用止而巽止則止於其位而動亦止也巽則順乎其中而動亦順也能止而動又能順而動故其動也有漸而其進也無窮天下無動而不窮之境惟得位得中爲不窮耳若後世聰明之士大半皆有剛德却捨了自已當下分位專以鶩高遠爲奇其中正不中正無論矣抑何不自喜而甘

人窮途爲哉

胡安定曰君子之人處貧賤不可以干時邀君急於求進處下位者不可諂佞諛媚以希高位皆由漸而致之乃獲其吉也

胡雲峰曰咸取女吉取者之占也漸女歸吉嫁者之占也然皆以貞艮爲主艮止也止而說則其感也以正止而巽則其進也以正

象曰山上有木漸君子以居賢德善俗

述義曰地中生木始生之木以時而升山上有木高大之木其進以漸漸之象也君子以賢德爲居而因以善其風俗居如寬以居之之居人之居賢德亹亹而不已循循而有序則其德日進而不自知善俗亦然漸涵浸漬而無欲速之心則風移俗易而不覺如木之在山不見其長有時而高也居賢德艮止象善俗巽入象

山上有木非驟高也故有漸象賢德謂人所共賢之常德也善俗謂人所共善之常俗也君子居之亦是如此言其德有漸其俗亦有漸不以君子而驟異於常人也然善俗又從居賢德來亦有積漸之義

初六鴻漸于干小子厲有言无咎象曰小子之厲義无咎也

鴻近水之鳥也六爻皆取象于鴻者鴻木落南翔氷泮北徂其往來有時其先後有序從陽不貳一偶不再得漸之意也干水

涯也初本艮山之足居坎水之下故爲干小子指初厲警危也鴻漸于干尚無慮也然當初進之始心不自安故厲而有言知厲則不敢驟進故无咎象曰義者嘉其慎始也慎始則防患於未然必能擇地以處隨時以進矣此初之宜漸者然也

述義曰初在坎側故爲干前有險故厲比應皆偶口開故有言鴻本水宿初始離水其進不速猶在水濱窮蹙之地人之年少涉世者似之

趙胥山曰鴻宿洲渚必以長者居中少者警夜於外有警則衆高翔行必銜蘆所以防矰繳也

六二鴻漸于磐飲食衎衎吉象曰飲食衎衎不素飽也

易或曰磐水涯之石二本艮石而互坎水故為磐水火雜撰之交為飲為食鴻食則呼衆衎衎和鳴各隨分而止無非分之求二漸如是吉可知矣

按磐者石之平而且安者也由干而漸於此得其地矣故有飲食衎衎之象衎衎和樂意非隨分自足中有真得者不能象故曰不素飽也人之為道最怕貪心妄想一有此念則現在時位都看成一片苦境不但寢食難安並時位所當為所得為者舉不能盡其道理此象傳得位得中所以為漸之實地工夫也觀此爻柔順中正已活畫出飲啄自如室家和樂氣象故以不素飽許之見其中之有用特以陰爻在下尚不如剛中之大有用耳此上下卦一定之分寸也

按初爻小子有言二爻飲食衎衎雖專言小子飲食而家人婦子之樂洋然言外所謂名教中自有樂地中庸高卑遠邇之喻由兄弟妻子說到父母其順正是此意但初爻言厲二爻言吉先儒以有應无應為解以初與四兩陰不相應故厲二與五一陰一陽相應故吉也惟陰陽所以必相應者柔是耐煩的人剛是不耐煩的人然柔之才弱不統之以剛雖耐煩亦無濟于事剛之才强不和之以柔則不耐煩必至害事從古高明一路人以之建功立業救世安民非尋常萬萬能及至於家庭日用細微曲折之處其才智反不如一庸人者不耐煩故也耐煩二字是君子素位的大本領即如家庭之間其瑣屑何可勝言然聖賢為人正欲在此等處看他布置其布置得宜事事都有個道理在內如不得宜時時都有個欠缺在內故不耐煩的人斷斷莫有實踐功夫即斷斷不能得位得中聖賢書中如此類者甚多即以本卦論之三與四成卦之主其象則男女也其畫則正位也而象傳却以九五剛中為主九三不與焉且三四兩爻俱不得其位畫得位而爻不得位不中則不正不正則位不能得也故聖人教人祇要在本位上留心做去位以內事一生且做不盡何暇作非分之想即如舜耕稼養親時祇知有父母在他心上除此以外都不相干這纔能盡子職若此時即有他想便

不成個舜了昔冀元亨妻出獄人問先生之學對曰夫子學問即在袵席間也即此便可悟有應无應之說矣

九三鴻漸于陸夫征不復婦孕不育凶利禦寇象曰夫征不復離羣醜也婦孕不育失其道也利用禦寇順相保也

陸遼濶之地茫無畔際非干磐可比鴻漸於此未免有遠飛之志但夫剛而婦則柔夫正而婦則孕夫既征而不復婦亦孕而不育兩相乖違則夫婦之位俱失故凶也本義曰鴻水鳥陸非所安九三過剛不中而无應故其象如此利禦寇專指夫征言之三為艮主統陰者也征遠行也不復不復其位也其位本正而好剛不復故婦亦有不育之凶凶雖兼婦而其實夫征有以

致之是致冠者夫也夫旣致之夫自能禦之言過剛如此何不
以之禦冠乎但冠之外來者可禦冠之內作者不可禦醜類也
羣謂吾位中所接之人皆吾羣皆吾類也三以過剛不中志在
于遠而離其同類則位中道理必是悍然不顧夫旣失位則婦
亦失其爲婦之道然則所謂冠者卽夫婦間自作之冠而利用
禦者教一相保之法惟有順位而行不厭凡近而夫婦自可相
保也若舍位求遠是自已且未安所止而欲人之我順得乎過
剛者可以思矣

六四鴻漸于木或得其桷无咎象曰或得其桷順以巽也

本義曰鴻不木棲桷平柯也或得其桷則可以安矣六四乘剛

而巽故其象如此

易或曰巽爲木四巽主爻桷榱之方而直者卽木之橫平柯鴻
不木棲四以乘風之便擇木而止或得橫平之處亦無木棲之
咎四漸五下以四視五爲大木如幹如棟以小附大若柯依幹
榱依棟故曰順以巽也

拨木在山上高也鴻漸于此則乘高而不自安咎難免矣惟教
一得桷之法使下就平柯之處去地較近可免无咎也天地間
極高之域總由脚踏實地而成若一味務高則本分所當盡者
皆疏忽過去豈眞有白日飛昇的道理且四以陰爻而乘三剛
位中毫無實得若說他不高未必卽心服故以或字宛轉商之
使他自擇善地以爲保身之道若果從平實處順位以入漸漸
得了滋味自然知求高是無益的象故曰順以巽也

九五鴻漸于陵婦三歲不孕終莫之勝吉象曰終莫之勝吉得所
願也

爾雅平曰陵五在艮上似之鴻漸于此得其所矣二與五相應
爲夫婦和其願也和則孕相勝則不孕勝者剛柔相克之謂六
二以柔居柔其始本無剛也故不孕言柔之勝于剛也九五以
剛居剛其始本無柔也故婦不孕言剛之勝于柔也三離數故
言三歲今五與二相應以剛中而應柔中則其和可知和則無
復相勝之理故曰終莫之勝吉何如之二五皆中而莫之勝獨

見於五者以五爲主也主得其位得其中而二亦與之俱得則
由一身一家以至百官萬民莫敢不一於正一於和而天地位
萬物育擧在是矣象故曰得所願也願者人人同有之心而不
敢必得者以剛柔相勝故也就夫婦言之似易就道理言之實
難學至剛柔相應便是高到極遠到極處而其實從位分上做
到這步地位非位外別有高遠也又象言女爻言婦者男下女
是歸時位當如此至已成夫婦則夫宜率婦婦宜從夫夫尚有
夫的道理婦尚有婦的道理故得位又要進以正天下無無位
之人譬如爲子弟時有父子之位爲臣子時又有臣子之位得
則兼得進則並進所以動而不窮而其功則在于漸漸之爲進

彖以女取象爻以鴻取象皆象也然不愧此女與鴻者誰哉甚矣人道之難言也舊說五與二應以三四隔之爲不應謂說邪也意似無着

上九鴻漸于陸其羽可用爲儀吉象曰其羽可用爲儀吉不可亂也

本義曰、胡氏程氏皆云陸當作逵謂雲路也儀、羽旄旌纛之飾也上九至高出乎人位之外而其羽毛可用以爲儀蓋位雖極高而不爲无用之象故吉也

程傳曰進至于是而不失其漸賢達之高致也故可用爲儀法而吉也

孔冲遠曰、上九與三皆處卦上故並稱陸上九居上極是進處高潔故曰鴻漸于陸

易或曰、三之陸猶在水中蓋地之高平者上言陸已進山上蓋山之高平者上進雖極其高以漸終不失平故曰其羽可用爲儀吉

述義曰、鴻飛冥冥是其素志但在五上高而無位無所可用惟觀其羽之飛也羣而有序翔而成文進退去就足爲一世儀表吉孰大焉此高人逸士超然人事之外而隱然有益于世者也按全卦之進以得位得中爲漸高遠則非漸矣惟上爻身在位外一意高遠則過中之病斷不能免然此等人絕世離俗脫然於功名富貴之外行雖不中而其羽可儀蓋以之矯厲末俗燕雀輩亦可學之若論人道之常則當以五之得中爲法法其漸不可法其高遠象故曰不可亂也若亂用之豈天下可有無位之人哉聖人之立言其憂深思遠類如此

☱☳ 兌下 震上 互離坎以震中爲卦主

歸妹征凶无攸利

述義曰少女于歸曰歸妹女內夫家而外父母家少女在內長男在外歸其妹也父母老而長男用事陰陽交而少女成家生人之大義也三四易位柔皆乘剛故繫以征凶以明從欲而動一往卽凶欲人修德而善其始也又言无攸利以明越禮無漸無之而可欲人守禮而善其終也

本義曰兌少女震長男故卦爲歸妹而諸爻自二至五皆不得正三五又皆以柔乘剛故征凶無所利也

按卦以歸妹取義自當由歸妹設想但舊說少女不貞究竟意

在何處且卦以六五爲主五卽妹也而爻極贊其盛德卽三上兩爻微有戒詞亦非棄而無歸者比至彖傳大義終始等句又似極有關係非尋常嫁女所能盡其義也大概易中取象變幻最不可測然按之人事則無不可通之理其局於此而不可通者必非聖人作卦之本旨也閒嘗推求此卦竊以爲妹者天地之正理理卽在氣中與天地並列故曰妹理至實而又至虛也虛陰也實陽也惟理與氣合故陰中有陽陽中有陰有女象焉是卦兌爲少女震帝歸之何歸乎歸之於人也人有心卽妹也人有身卽妹之所歸也身爲形質在地成形故屬陰以理必卽心而具附形而存人之所以能與天地參者亦以此妹也人得此妹而身有主若虧體辱身並喪其本心則妄動也妄動必凶故曰征凶究其所以妄動之故常人以身爲物欲之緣而不知爲歸藏之府故見利則動而生理漸亡警之曰无攸利庶幾知歸妹之不易而妄動之必凶也豈眞以歸妹爲戒淫奔之卦哉

彖曰歸妹天地之大義也天地不交而萬物不興歸妹人之終始也說以動所歸妹也征凶位不當也无攸利柔乘剛也

述義曰震東方兌西方天地生成之義其在人則震長男兌少女陰陽相從天地之大義也天地不交萬物無由發生男女不合人道無由終始歸妹者女道之終婦道之始也坎離南北之交震兌東西之交有天地交之象震陽始兌陰終有終始象

歸妹天地生人之始也天地無所不生而獨歸妹于人者人爲貴也人何貴爲其能代天生物天地始之而人終之故歸之以妹以爲生生之本故曰天地之大義也是卦震生于東兌成于西震與兌合故震帝主歸兌女爲妹是歸妹專主天地言之天地之大義行則天地無不交萬物無不興此歸妹爲人道之始而天地之能事畢矣但天地能始之不能終之終始人道非復天地之責卽不交不興亦非天地之咎故歸妹者人所以終天地之始也上歸妹是始歸之時下歸妹是已歸之後妹已歸則一生全看人事人事善則天地仍交萬物仍興人事不善則當交不交當興不興全是人事否塞住了並天地亦受其累以是

卦由泰而變三四易位故有不変不典之象然其實與天地毫不相干蓋說者天地所以変動者萬物所以典有說以動之德即是可変可典之實並此歸之所以謂之歸妹言妹之歸有實德在內不是空空一妹即不是空空一心也若人不能終保其德至于不変不典這全是妄動之故一生所行之位俱不得其當其不得當又全是人欲太盛反滅了本有的天理此以柔乘剛天地所以否塞而萬物亦無由發生誰之罪歟人若不知自責倒去埋怨天地是自已不能善終反說天地不能謹始豈知終始之義者哉

象曰澤上有雷歸妹君子以永終知敝

澤止水也雷生氣也澤上有雷是人已成形而生氣自上而下由外而內藏於澤中如妹之歸於夫家也歸妹之象也君子知人身無百年不敝之理而有百年不敝之神故以永其終欲常常保此天君使身可敝而心不可敝以震之修省防兌之毀折而于歸妹之始即慮其終之必敝則永即是知知即是永其永謂何求其當位而已矣其知謂何不從欲以乘剛而已矣此君子之歸妹也卦互離坎故有知敝之象

初九歸妹以娣跛能履征吉象曰歸妹以娣以恆也跛能履吉相承也

本義曰初九居下而无正應故為娣象然陽剛在女子為賢正

之德但為娣之賤僅能承助其君而已故又為跛能履之象而其占則征吉也

孔冲遠曰征吉者少長非偶為妻而行則凶為娣而行則吉

娣者氣質之偏也天之生人性無不善即妹也而氣質則有純駁之不同其純者妹之正也其駁者娣之偏也初九以陽居下氣質稍駁是當歸妹之時而有與之俱來者娣也故曰歸妹以娣然既歸于人則不可任其駁也惟初有陽德始雖偏而終能履如跛之能履一般其足雖遇兌毀而其所以能履者自在以此而征何吉如之恆指心說言氣質雖偏而心則有恆心有恆故跛亦能履足與心相承而行不為氣質所累故象言征凶而爻言征吉也

按履者踐履之謂行履於正全是一心主之征即行也步步踏實則愈征愈吉象曰恆指妹說言妹之能為娣主也曰相承指娣說言娣之承妹以行也歸妹如此則偏可附正而不嫌其偏矣此初之所以吉也

九二眇能視利幽人之貞象曰利幽人之貞未變常也

此爻不言歸妹蒙初爻以娣之文且中即妹也故二爻不言歸妹眇互離象亦氣質之偏為之但履指行說視指知說眇雖偏而能視則其心之本聰者然也心本聰則精神收斂不至馳騖於外可以返觀而內視矣故曰利幽人之貞履動象故宜于征

幽靜境故利于貞保心之道以從容安閒爲主然必認定本明所在明善擇善俱是在心上做工夫象曰未變常者言視貞于幽方是常明的本體若專從見聞上言能視便是變常不可以謂能視也

按九二中也何以亦有眇象蓋中是心境眇是偏處象之未變常就是不失其中質雖偏而不失中非幽人何以當之如聖人之思狂狷參柴之本愚魯皆可以偏得之可見氣質原拘人不住祇看有志者自立如何耳

六三歸妹以須反歸以娣象曰歸妹以須未當也

須有二義一賤女之稱一須待之意六三陰柔而不中正在女

爲無德在人爲自棄故曰歸妹以須反自反也有震悔意言無德自棄如斯何不反歸以娣爲法乎蓋人雖下流其始亦妹之所歸也故六三亦言歸妹且資質所稟未必即是跛眇祇因一味因循既不能知又不能行所以到了以須地位象曰未當言其承當不起歸妹二字也但聖人責人從不絕人回頭的路故既勸其反又望其歸祇能學初二履視如娣之終身有托亦可漸復於正不是一味棄絕之詞

舊說三爲說主以不正而人莫之取故勸其爲妾既不正矣豈爲妾即可取乎且爲妾又何待於勸也觀象詞未當只責他不該須須便辜負歸妹之意豈人也而可以須自處乎

按須是下賤一流故舊說亦以女子不正者當之不知困而不學民斯爲下就是這個樣子危哉須乎

九四歸妹愆期遲歸有時象曰愆期之志有待而行也

本義曰九四以陽居上體而无正應賢女不輕從人而愆期以待所歸之象

按四爲震主本動爻也又以陽德居上卦之初可以即歸而反遲者愆期故也人以百年爲期而終始則難以自必以兩卦言之已適下兌之終以一卦言之方爲上震之始若由始以圖終則無終必由於無始故四當歸妹之時愼之又愼寧爲愆期而遲不敢輕身以動其遲歸者正爲此身關係極重歸須有時所

以有待而行若不知終始之義輕率以歸必不能終其所始究至於無終無始象曰歸妹人之終始九四足當之矣

按六三以須而賤九四以遲而賢者六陰而九陽也且三爲悅主以陰柔不能自振故賤四爲震主以陽剛而不輕進故賢又四當離坎之交震則行離則明知行並進而內有坎陷之憂此其所以歸妹愆期遲歸有時也若坐守待時而不能行亦非愼始圖終之道象故曰有待而行也一行字切須着眼

六五帝乙歸妹其君之袂不如其娣之袂良月幾望吉象曰帝乙歸妹不如其娣之袂良也其位在中以貴行也

本義曰六五柔中居尊下應九二尚德而不貴飾故爲帝女下

嫁而服不盛之象然女德之盛无以加此故又爲月幾望之象
而吉也
帝乙上帝之象上帝歸妹于人以天君爲主以娣附之是人人
皆有君有娣也袂手所出入之處心有出入身亦有出入艮是
莫艮于眸子之艮艮眞也眞不可掩所以爲艮言心之出入不
可見而身之出入則可見觀其身之外見即可知其心之內存
一毫不能掩飾故曰其君之袂不如其帝之袂艮然袂雖不如
而月則幾望此歸妹之吉道也蓋月之爲德借陽爲光月雖太
陰而內有陽德猶人之一身五官百體五常百行人人都是一
般而吾心之君默運於內滿而不滿所以有幾望之象象曰帝

乙歸妹二句不另釋者見人當以內修爲本也其位其字指妹
說妹位在中中便是貴能以中行則身無不修而心無不正不
但是帝乙所歸爲貴也按諸爻只言歸妹獨此爻曰帝乙歸妹
究妹之歸本於天也天以中德之妹歸之於人看是何等付託
乃世人不察既不知君在何處又不知君之貴在何處而祇以
身之外見者爲艮是其君之袂反不如其娣之袂艮也而可乎
若知其位在中本以貴行則妹重而娣亦重豈有位不當之咎
哉六五中德故其象如此
又按位虛位也中實德也以艮貴行便隱然有責人終始之意
至上爻无實而虛正與此爻相反

上六女承筐无實士刲羊无血无攸利象曰上六无實承虛筐也
上六居卦之終正當終則復始之際然終之所以復始者非善
始不能有終非善終不能原始上以匪柔而乘剛上以女言之
非不承筐而无實也以士言之非不刲羊而无血也筐震象无
實則失中矣羊兌象無血則已死矣女陰也而言無實地不與
天交也士陽也而言無血天不與地交也士女如此則萬物不
興尚何所往而能利乎或疑上六陰爻何以又言士舊說以應
三爲解而三亦陰也蓋此爻即象傳柔乘剛象不但先女後男
爲乘剛正見人若從欲則士亦是陰既失其所以爲士即不必
仍謂之陽只好就從陰之列非士而言士愧之也愧其以士而

爲柔所乘也至象詞專責上六无實舊說以爲其罪在女不知
此爻獨不言歸妹者實即五之所謂中也已失其中是無妹也
歸時有妹此時無妹則並其娣亦無之矣無妹又無娣則上六
所存者只剩了一個骷髏耳象故曰承虛筐也此人之不能終
始者也
按生死之說古人論之詳矣惟禮有魂升于天魄降于地之文
實而可據蓋魂清氣也隨性而升魄濁氣也隨形而降其有升
降則所謂此身交還天地者是也古之賢聖都有這副本領如
曾子之啓手足張子之生順事即是全受全歸之意自後人忘
了本性硬將一個血肉之軀極力奉承遂至無所不至到了盡

落歸根時節斷喪無餘那有原物可以交還天地是天地歸妹於始人不能歸妹於終天地之大義已盡人之大義未盡无實筐虛四字眞是夢幻泡影轉眼成空讀歸妹者可不審思而早處之乎吁可畏哉

又按是卦六爻三陽皆吉二陰皆凶惟六五在中與二陰不同者心位於身之中如妹之有娣娣之附妹中則惟以貴行而不至乘剛剛天理也柔人欲也欲滅理者凶陰乘陽者凶特三居震下猶可望其以震而反上居震終不能望其再震而實故上尤凶於三而直以象之无攸利當之虛之誤人也如是哉

䷶ 離下震上

豐亨王假之勿憂宜日中　互巽兌以離中震中爲卦主

本義豐大也以明而動盛大之勢也故其占有亨道焉然王者至此盛極當衰則又有憂道焉聖人以爲徒憂无益但能守常不至于過盛則可矣故戒以勿憂宜日中也

程傳曰豐之時人民之繁庶事物之殷盛治之豈易周爲可憂慮宜如日中之盛明廣照无所不及然後无憂也

張子曰宜日中不宜過中也

項平菴曰豐卦皆以明爲主故下三爻皆明而无咎上三爻皆暗以能求明爲吉不能求爲凶此所以宜日中也

何元子曰致豐之本即保豐之道何以致豐離明主而震動將之也宜常如日之方中使其明無所不及則幽隱畢照斯可永保夫豐亨矣

假至也王指心說離象也之字指豐說言心常在豐不以已豐而不至也即爻中有孚之意憂是持滿本當憂也而曰勿憂持滿有道也日亦離象日中則豐到恰好去處稍過則不中矣故曰宜日中也

彖曰豐大也明以動故豐王假之尚大也勿憂宜日中宜照天下也日中則昃月盈則食天地盈虛與時消息而況於人乎況於鬼神乎

卦體明在內動在外離明以震動而出則明爲不息之明動爲不窮之動故曰大明與動雖並重加一以字則以明爲主明與動合而後豐是所以致豐之故王假之是已豐的心事大卽豐也尚是保重刻刻放在心頭不敢一毫大意欲豐之可以常保也宜照天下者明不大不能照明已大尤恐不能照惟常明常中不以已豐而稍減其明亦不以已豐而稍過其明則日中之照自可常照天下矣若恃其已豐或徒憂其豐一轉瞬間卽有日中必昃月盈必食之理試觀天地之道其盈虛消息固時之循環爲之而天地之心則以盈虛之一定而與爲消息焉盈者消之機虛者息之機于未盈未虛之先卽示以將消將息之漸則人事中之人心卽有鬼神在內天地如是而況於人況於鬼神乎且日昃尚可復中月食尚可復盈惟人心只有這個中可以常保常豐一不能保則此豐卽不可問以人事比天道有斷斷不可聽其自然者而可以徒憂已乎此豐之所以必貴于亨也

陸君敬曰照亦日中也蔀亦日中也昃亦日中也盈則必虛息則必消爲昃以盈處盈以息處息爲蔀知盈守虛知息持消爲照

蘇紫溪曰君子不能使造化無日昃月盈之時而常存其日中常照之心則盈虛消息之權不爲造化用而爲吾用矣

象曰雷電皆至豐君子以折獄致刑

程傳曰雷電皆至明震並行也二體相合故云皆至明動相資成豐之象離明也明察之象震動也威斷之象折獄者必照其情實唯明克允致刑者以威於姦惡唯斷乃成故君子觀雷電明動之象以折獄致刑也

語類曰問雷電噬嗑與雷電豐亦同曰噬嗑明在上是明得事理先立這法在此未有犯底人留待異時之用故云明法飭法豐威在上明在下是用這法時須是明見下情曲折方得不然威動於上必有過錯也故曰折獄致刑

致者有所以致也皆者一時並至也其所以至則彖之假爻之孚是也君子之折與致亦從假孚而來正是明動合一與動以求明者不同故噬嗑止言雷電而豐必以皆至爲大也

初九遇其配主雖旬无咎往有尚象曰雖旬无咎過旬災也

述義曰初應四震主也初九雖非離主以明之初應動之初同德相配故謂四爲配主旬者十日數之滿也居卦之初時猶未過而上有同德之應相遇以相成雖過盈滿之時可以无咎況未盈滿乎故往則有功此向進之時可以進於中者也

本義曰旬均也謂皆陽也

胡雲峯曰初不言豐初未至豐也五亦不言豐者陰虛歉然方賴在下之助不知有其豐也凡卦爻取剛柔相應豐則取明動

相資初之剛與四之剛同德而相遇雖兩陽之勢均敵往而從之非特无咎且有尚矣

來矣鮮曰宜日中句爻辭皆以日言文王象豐以一日言之故曰勿憂宜日中周公象豐以十日言之故曰雖旬无咎十日爲旬言初之豐以一月論已一旬也正豐之時也

按初是將豐未豐之時遇配主纔滿其量故曰雖旬无咎尚即配也往震也以初之明進之於四則恰合於中故曰有尚咎不中也有尚則无不中之咎旬盈數也未至於旬即未至於中然過旬則爲災矣旬未過而預防其過且豫到有災則求豐已有保豐之意初之所以不言豐不言日中者爲此

六二豐其蔀日中見斗往得疑疾有孚發若吉象曰有孚發若信以發志也

述義曰二離中爲日中蔀蔽也蔀草木兼震蕃鮮象以明而致豐者亦以豐而致蔽自以爲豐則好大而自是故愈豐而愈蔽是謂豐其蔀也其蔽之甚如日之食正午可以見斗如是而往則不明而動必見疑而以爲疾矣惟誠立明通發其至明之志以善天下之動厥孚交如而疑疾有瘳故吉也

徐子與曰卦言宜日中以下體言之則二爲中以一卦言之則三四爲中故二三皆言日中

按豐以大明爲主蔀則失其明矣誰蔀之豐其蔀也二居離中而有蔀非外所能蔀而自蔀之則豐即其所以蔀也日中豐象也見斗則明蔽可知言日之不能常明常中也以此而往必得疑疾疑自疑也得者不常得也不常得而得則疑即是疾究其所以無孚故也孚誠也明之本體也本體明纔是眞明不是外面湊合而成故曰有孚發也言有孚者不但自己無蔀無疑且可發動天下之明明之用也若者形容之詞以孚而發動自得吉二中而言無孚者以陰居陰又所應亦陰故以有孚發若望之信實也陽實而陰虛惟有孚則虛者皆實並可以通天下之志使人人皆得其明而豐愈大矣豈但可以去一人之蔀已哉

九三豐其沛日中見沬折其右肱无咎象曰豐其沛不可大事也折其右肱終不可用也

本義曰沛一作旆謂幡幔也其蔽甚於蔀矣沬小星也

程傳曰沬星之微小無名數者見沬暗之甚也右肱人之所用乃折矣其無能爲可知

述義曰三四一卦之中故俱言日中凡卦下爻爲足三在下卦之上故爲肱互兌屬右兌毀故折蔽日如旆甚於蔀也小星皆見甚於斗也

九三當豐之時亦有日中之象但在下卦而非離主之中在卦上又非震主之動如幡幔之無定故曰豐其沛言其心之搖搖

無主也無主則蔽愈甚此日中所以見沬也蓋人心之明不大則偏恃大亦無不偏偏則小事小物皆有一指蔽天之勢倘妄能有所作爲乎右肱人之所用折之則偏矣誰折之三自折之故曰折其右肱咎妄動也以至暗之人而妄動則禍且及人故不如不動之爲无咎也象曰豐其沛不可大事者未豐則期其豐已豐則志氣高揚如沛之飛轉一般是聰明雖若有餘而器量究有不足故當豐之時不堪負荷重任所以不可大事又曰不可用者謂其偏也偏而用之終必有咎三非終而言終居下卦之終也日方中而遽折處下卦之偏也偏卽昃矣故以兩不可警之

九四豐其蔀日中見斗遇其夷主吉象曰豐其蔀位不當也日中見斗幽不明也遇其夷主吉行也

四爲震主主動者也然能動而不能明是妄動也故動必應明又必應明之中方能動與明合若惟與初應初雖明而猶未中也以四應之故亦有豐其蔀日中見斗之象二之蔀恐其無孚非不中也中固以本體爲不息也四既不與二應而蔀則同者二欲其有孚以實中無孚則蔀四欲其卽動以求中不中則蔀也初無蔀而四有蔀者初當未豐之先明愈滿始能遇配以明往故無蔀也四當已豐之後體雖動猶未遇夷以胥動故有蔀也不知凡事之動祇以所中爲主苟能遇二之夷主則動無不吉夷等夷也四與初應不與二應則二似非四之主但二至四雜撰成巽二巽初四巽終本同體也同體則夷其主也以應初爲無益而求遇二則遇其夷主而明可進於中矣明動合一何事不成故吉也象曰位不當者謂四與二不當相應之位所以當豐而蔀蔀則幽而不明謂四僅應初之明而未能如二之中此所以日中見斗也旣遇夷主則明不待言而其行皆吉明原所以爲行也初本明而貴往故四爲初之配主四本行而遇明故二爲四之夷主合初二四三爻觀之而豐之明動相資可見矣至三之偏分明有日昃之象以其明不成明動不成動也舊說以初爲夷主以四能下求爲明故也不知明中在二不在初

初已應而猶豐蔀則所遇在二明矣明以中爲大明三何嘗不明只是一偏所以不可用耳

按主者一卦之主如二爲離主四爲震主是也至初則不可言主而四爲正應四震初也初與初應故曰配配者相應之謂四可稱配並稱主初只可稱配而不可稱主故四不得稱初爲配主也若離二本離之主非四正應但離二卽巽初也巽初卽巽主也互卦中與四同體故言夷主明非相應之配主也相應稱配同體稱夷此理之自然者也且兩遇字亦微有不同初之與四以應而遇四之與二以不應而遇應有一定而遇則無定猶言初處非中祇好去尋夷主以求中也余嘗言易中一字俱是

天造地設一毫不可移動若以人意穿鑿而附會之非本意矣

六五來章有慶譽吉象曰六五之吉有慶也

自內而外曰往自外而內曰來章明也陰之美也即坤爻含章之意又噬嗑傳曰動而明雷電合而章見不合不能成章也六五居震之中才似柔弱然虛心以求離明之中則中與中合內外皆有含章之美萬方有慶一人終譽吉何如之象不贊其所以來章之故而曰六五之吉即以中來之以中章之也兩中相得則明亦中動亦中常中則照天下而无日昃之憂故有慶此豐之所以宜日中也

陸庸成曰爻曰有慶譽而象止言慶不及譽防人主好名之累也

上六豐其屋蔀其家闚其戶闃其无人三歲不覿凶象曰豐其屋天際翔也闚其戶闃其无人自藏也

本義曰以陰柔居豐極處動終明極而反暗者也故為豐大其屋而反以自蔽之象无人不覿亦言障蔽之深其凶甚矣

述義曰離為宮震為木巽為高故豐屋震之蕃鮮巽之草木內外障蔽之故蔀家離數三又為目所以闚與覿也上六不明而動極不能蔽人自蔽而已故豐屋而適以蔀家自高則親戚離心也闚戶而闃其无人則天下莫與也其日已昃其盈已虛屆三歲而所謂屋與戶亦不覿矣凶之至也是故豐與不豐明與暗之間而已用人則明自用則暗五能用人來章而有慶故能保天下上惟自用豐屋而闃无人并不能保其家得失之故可以觀矣

易或曰上居動終為昃食之際不知與時消息而驕心盈氣猶騖于高廣方其豐屋必自謂翺翔天際若與天遊者而不知正所以自蔀其家也故曰豐其屋天際翔也初四言遇二五言孚言來上柔三剛稱應爻而曰无人曰不覿非三之不覿上乃上之自藏而不覿三耳能照天下則豐以天下雖極豐矣不為好大而喜功孰與豐屋自家者之為獨夫而卒自藏也與

按上六與五皆陰爻而上獨凶者以不能來也來是內而求明

故吉不來則動作皆妄故豐屋即以蔀家誰豐之自豐之誰蔀之自蔀也自蔀如此豈竟無所見但豐屋之人自已必看不出自人闚之則見其戶闃无人也震无咎者存乎悔三歲悔之期也至三歲而猶不覿則無可覿之日矣所以凶也此等人本欲妄行何嘗有退藏的意但自已不覿而人闚之自已以為有人而人則知其无人雖有靦面目且欲與天為徒而不知僅了人從何處是個天際以望人觀之尚是自藏的好不是說他不可見人仍是望他反求諸內還從裏面明處求豐也

按豐即豐年豐嗇之豐自一身以至家國天下莫不有日中則昃之懼象之王指心說爻之主指卦說二四可言主初不可言

主也。至六五不言日中。者五是震中不是日中。能來章則兩中相合故不專言日中也。四亦震也非離也而亦言日中者成卦之主且與三俱當上下之交有日昃之勢故日中與二爻同惟上六不明而動尚不如三之折其右肱爲无咎故以凶戒之又以自藏動其悔心焉聖人之用意深矣

楊止菴曰易言治者四泰者通豫者和萃者聚豐者大大者治之盛也然泰變而否豫變而謙萃變而升豐變而旅焉日中則昃之所致故豐可處也亦可憂也聖人以憂勤惕厲爲心而以晏安爲懼時當豐大正人情狃于晏安之際故卦爻辭皆重致謹守保持之意

䷷ 艮下離上 互巽兌以艮中離中爲卦主

旅小亨旅貞吉

本義曰旅羇旅也山止於下火炎於上爲去所止而不處之象故爲旅可以小亨而能守其旅之貞則吉旅非常居若可苟者然道無不在故自有其正不可須臾離也

述義曰客寄曰旅火過而不留旅人也山止而不遷旅舍也陽大而陰小卦皆陰中是用小也旅人親寡故不可以自大小其心而斂之小其身而卑之則自防密而待人周故亨也旅無定在道無不在所爲皆正事所處皆正處所依皆正人則可以安其身並可以行其道故吉也

按易中卦象本由畫卦而成卦象大則大小則小所謂卦有大小是也然卦名雖小而其義則無不大者就章句求之一卦有一卦之象不能舍本卦之象別求道理也就卦義求之則象小而理自大即以旅論二五皆柔中而獨以五爲得中以得中乎外也外旅象也而柔得之故曰旅小亨言所得者不大也人之爲道祇有大中的道理欲求大道須向裏面順以求之方得其貞若向外行去從名利上起見自必撇了本有的大本有的中一生祇在外面勞苦非旅而何是卦艮下離上艮止其所也離麗其明也能止於內明於內自然常得其所今明外馳逐於利慾而艮內止不能收其放心一意外行而不知止所以卦畫成

一旅象如人本有之明浮寄於外也然舉世皆旅行也聖人知內外大小之分非眞有志之士斷不能捨外就內捨小就大其餘庸庸碌碌祇圖目前快活不知不覺都走了行旅這條路上然聽其一味貪嗔勢必無所底止故以小亨動之又以貞吉望之上旅字是惜其不大下旅字是勸其能貞言旅雖小道亦必以貞爲吉也此聖人救世不得已之苦心務期一歸於正非專爲旅人描摹其情狀也

彖曰旅小亨柔得中乎外而順乎剛止而麗乎明是以旅小亨旅貞吉也旅之時義大矣哉

柔得中乎外而順乎剛專指離說得中乎外便是小亨順乎剛

便是貞吉剛指上下二陽說既已旅矣而猶曰得中以其能順乎剛也止而麗乎明兼全卦說旅是不止不明而猶曰止曰明者貞也言人能於不止之中而知止不明之中而麗明則貪嗔中尙有界限是以小亨旅貞吉也旅之時義一句有望人善於體會之意若祇就旅言旅便不是設卦的本意故以大哉歎之義者時之宜也旅人有旅之時即有旅之宜宜則行得去不宜則行不去此旅人所共知也就其明以通之纔知人離不得貞若專勸其貞則旅人或以爲迂不知旅亦有道豈可任其貪嗔而不一思其時義哉

述義曰旅之所以爲小亨者卦體則六五以柔中處兩剛之間而能順乎剛德之人以爲已助卦德則以艮止附麗乎離明旅而得其所止則自處者正所依者又正內不失已外不失人旅之最善者也蓋旅不宜過剛亦不宜過柔五以柔得中乎外而能順乎剛得旅之正內止而外之明麗之皆柔小之亨而貞吉不外乎此故曰小亨旅貞吉也處旅之時動得其宜其亨雖小其義則大故曰旅之時義大矣哉

易或曰程子曰人心做主不定正如一箇翻車流轉動揺無須臾停所感萬端若不做一箇主怎生奈何今按旅卦爻象之詞正以發明此義學者當求其指之所在而勿但以行旅之事視之可也

趙胥山曰達者以天地爲逆旅聖人以素位爲逆旅旅之時義原甚大勿以其小亨而遂小之也小亨者用柔之道主乎離中故小亨者即旅之貞此其所以吉也

張彥陵曰他卦止言貞旅獨加一旅字蓋羇旅之中志識卑靡者固失之苟且又有一等高曠識見自謂天地皆逆旅萬物皆寄寓日流於放蕩而不自知故聖人從旅點出貞字正是君子素位而行的學問

象曰山上有火旅君子以明愼用刑而不留獄

山上有火分明是貪嗔不止的光景旅之象也究其所以病在於留留者戀而不捨之意惟君子以明愼用刑而不留獄用刑

如此其他可知大凡人一入世多不知內外大小之分當留者不留不當留者偏留留是私欲糾纏沾滯於心而不能去祇此一字便自己性命也顧不得豈尚顧人之性命非至明至慎誰知獄之不可留哉此君子之旅學也

述義曰山非宿火之地火在山上逐草而行延緣而過有去其所止而不處之象故爲旅艮爲門火在門外有出門前往之象亦旅象也旅人留滯莫如獄君子離明以察其情艮止以慎其法明慎旣盡斷決隨之不使留滯淹久其在獄也亦若旅之暫寓而已舜戒皐陶曰唯明克允故易凡言刑獄之事未有不取諸離者動而明明罰勑法之象也明以動折獄致刑之象也明

以止无敢折獄之象也止而明明慎用刑之象也

項安世曰明象火慎象山不留象火之過山

張彥陵曰用刑與致刑不同此兼釋宥一邊大凡詳慎的人多因循不斷而獄有淹滯故必明慎用刑而不留獄乃爲治獄之善

洹詞曰觀六十四卦象獄起於訟終於中孚賁當聽訟之初雖守噬嗑之法猶无敢折獄懼乘快之濫也旅在中孚緩獄之前雖得豐之情猶用慎慎淹禁之庾也

初六旅瑣瑣斯其所取災象曰旅瑣瑣志窮災也

六爻皆失大失內之人故皆言旅惟初當入世之始不大而小不內而外便是旅瑣瑣者猥瑣細碎之意是初已錯了路頭也至瑣而又瑣尤旅人之下賤則斯矣斯廝也斯祇知有取取便是災象曰志窮咎其立志之不早也旣不能立志於初又不能與旅爲伍則窮也窮盡也六無旅人之材而有必取之志至身爲斯賤尙不知災其志已差其初不大可惜乎甚矣人之不可不立志也

述義曰艮爲小石故曰瑣瑣應離火故災也初陰小也在下又小過於小矣當旅之時所謀淺近所爲鄙猥則自輕而人輕之自侮而人侮之故災也夫彼之瑣瑣亦欲以免災而不知斯其所以取災也此過於小而不亨者也

王伯厚曰旅斯字王輔嗣注云爲斯賤之役唐郭京謂斯合作㒋愚按後漢左雄傳職斯祿薄注云斯賤也不必改斯字按此說折中從之然當以述義爲正蓋斯字緊跟瑣瑣二字來言其瑣瑣就是他所自取災象終窮字仍是這箇緣故窮進也初出門時不知行路的道理處處求盡在家且不可那有不災的理禮曰將適舍求毋固固卽窮也故以瑣瑣爲志窮爻賤其行象鄙其心也

六二旅卽次懷其資得童僕貞象曰得童僕貞終无尤也

六二居下卦之中雖身爲行旅而有卽次之安六爻以五得中爲旅舍衆旅所趨也二亦中也尙未到旅之舍故有次象次可

暫息而非久居即就也就其次可止則止也懷資得貞俱是柔中不敢過於貪嗔之意所以終可无尤終對初言之始雖不過旅人而終可貞吉與初之甘爲斯賤者不同幸之也抑惜之也

述義曰艮爲宮室是次也二在中即之也互巽近利是資也巽隱不露懷之也艮少男故爲童初承二其僕也柔而能止童僕之貞也有宿止之地有資用之財有幹事之童僕三者皆得旅道備矣而非倖致也二柔而得中是能小也止而得正是能貞也小與貞兼有之故亨與吉皆得之也

本義曰即次則安懷資則裕得其童僕之貞信則無欺而有賴

程傳曰次舍旅所安也財貨旅所資也童僕旅所賴也得就次

舍懷畜其資財又得童僕之貞良旅之善也柔弱在下者童也強壯處外者僕也二柔順中正故得內外之心在旅所親比者童僕也不云吉者旅寓之際得免於災厲則已善矣

按人之最小者莫如童僕難御者亦莫如童僕貞指童僕說而得童僕之貞者則二之以中爲貞也貞根於中則始終無不貞可知象故曰終无尤也

九三旅焚其次喪其童僕貞厲象曰旅焚其次亦以傷矣以旅與下其義喪也

九三以陽剛爲艮主本當止於其所乃不止於內而動於外是亦旅也旅亦以中爲貴而三則過剛不中居下之上又係動位故有焚其次之象可止而不止也焚離象也三在離下而言焚非上焚之乃自焚也焚是心中貪嗔之象貪嗔不止則所行全乖故喪貞而厲初言取二言得三言喪旅人之事即旅人之心也旅人所知者取而取即是災旅人所欲者得而得忽有喪此中機關祇看貞與不貞象曰旅焚其次亦以傷者以與已通亦字從九三二字來言以陽剛之才而至於旅焚其次亦已傷矣又以旅與下下指童僕說童僕惟供指使原不曉得道理以有陽德的人而儕於下人喪童僕之貞即是喪旅人之義故曰其義喪也童僕二字舊說皆指所使之人不知童僕爲人役二三則爲利役是二三亦童僕也僕紀綱之有幹才者而童僕則天

良未喪詐僞未開尚有一點眞貞在內惟初以旅而斯已入下賤一路故二三之旅皆有童僕之意特二以中而得貞是童僕中之正者故曰得童僕貞三以不中而喪貞是童僕中之不正者故曰喪童僕貞得不言吉喪則言厲甚言旅之不可以不貞也

述義曰三重剛不中與二相反近離故次焚遠初故童僕喪也

程子曰三在旅而過剛自高自高則不順於上故上不與而焚其次過剛則暴下故下離心而喪其童僕之貞信是也此失旅之貞因以不亨者也

潘天錫曰居剛而用剛平時猶不可況旅乎以此與下焚次喪

僕固其宜也九三以剛居下體之上則焚次上九以剛居上體之上則焚巢位愈高剛愈亢則禍愈深矣

按傷字指貞說不指童僕說蓋旅焚其次全是剛暴之氣卽童僕不喪亦已有傷於正況當旅之時而與人如此以時宜論之義亦當喪言自已不正不可以責之童僕也又本義喪其童僕爲一句故曰不止於失其心貞字連下句爲義言雖貞而亦厲人之爲道不必待下無理爲不貞卽所持者正而時宜不合卽貞也不是義故變貞言義教他隨時求貞也

又按是卦下三爻疑指求利說上三爻疑指求名說名利天下人所共趨也聖人知後世氣運一時不能挽回故藉旅象以指

點之卽名利場中亦必止而麗明不失爲人的正道正道無處不存則挽回便有根基若人人責以內功責以大道則堯舜之君臣成周之父子孔門之師弟千百年始一遇焉豈尋常流輩可以人人責備者哉由此推之一部全易俱是聖人接引萬世的苦心蓋易之爲書不過陰陽二氣人之爲道不過君子小人兩途君子有好處亦有偏處小人有不好處亦有好處故人雖兩樣總在聖人接引之內若鄙其小棄其小以爲此不堪接引者勿論古今來無許多君子卽君子極多亦不能使世人不從名利上行走蓋作聖作賢是君子立志自責的道理若說舉世都絕了名利的想頭聖人決不作此等空談惟名利中亦有一定的道理得貞則名利俱得喪貞則名利俱喪從古旅人斷不能出了這箇範圍則名利之場自有界限誰謂聖域賢關不卽在茫茫苦海中哉讀易者其黙會於卦外可乎

九四旅于處得其資斧我心不快象曰旅于處未得位也得其資斧心未快也

九四以陽居陰處下卦之上已是有位的人故曰旅于處資加以斧又有斷制的權柄然貪心無厭未免有愈上愈高之意雖得其資斧而我心終有不快以現處之位猶非其心中之位故曰未得此等人祇一我字未化得意之中總覺戚戚未滿這何嘗不是求大的心然可惜用在旅上便止成一箇貪得的人象

曰得其資斧心未快也一也字中有多少含蓄爻象內十其字俱是破他一箇我字教他看看自己是什麼我若祇是旅中之我而猶得資斧而不快乎其辜負陽德也甚矣

述義曰震行故旅艮止故處兌金爲刃巽木爲柄故爲斧旅人之所用也

折中曰四居位非正故不曰卽次而曰于處在旅而處多懼之地故雖得資與六二同而未免加斧以自防衞其未忘戒心可知安得快然而安樂乎

六五射雉一矢亡終以譽命象曰終以譽命上逮也

雉文明之物離象也射卽射策之射六五中虛故有射雉之象

弋取功名者似之但弋取亦須直道矢直也以直射之亦可命中若一矢先喪是直亡也在射雉之人祇求得雉不計其矢之亡不亡也且一矢雖亡而終以譽命譽互兌象命互巽象以譽命終是所亡者小而所得者大也不知人旣無始焉得有終其終以譽命者特上之恩德所逮耳逮至也上之恩德以射雉求賢是逮下也而射者亡其矢焉徒以虛中應上而且曰枉尺可以直尋與旅人求利者有何異哉然六五不言旅者不以旅人待之存厚也上逮二字已足以愧射雉之心矣

或曰六五一爻卽象傳所謂柔得中乎外而應乎剛也若如此講得毋與象傳背乎不知象傳所謂剛指上下二陽爻言之應乎剛便是貞柔能貞纔得中乎外若爻之矢亡則失剛而不貞雖在中爻如射者中雉一般是中已不貞雖譽命亦非應得故象以上逮歸之於上看是相背而意實相成且易中爻與象反小象與爻反者多矣當會其主意所在不可拘泥詞句蓋旣爲旅人則六爻俱無善詞卽二五之中亦不過此善於彼正所謂小亨旅貞吉也欲知此卦之義須於卦外求之則得矣

上九鳥焚其巢旅人先笑後號咷喪牛于易凶象曰以旅在上其義焚也喪牛于易終莫之聞也

上九處旅之上過剛不順故有鳥焚其巢之象巢已高矣似乎得其所止然自恃其高不知處高之可危是自營之而自焚之此旅人所以先笑後號咷也笑得意之貌此中便有焚機然其先不自知也至號咷是已焚也已焚而猶號看似畏禍的意到後必恍然了但時有先後而其所以笑與號咷之故仍舊全不知覺蓋人之爲道祇有一箇順字可以有吉無凶順之爲道祇有一箇貞字可以逢凶化吉今上九已喪其牛且以易心處之旣不知順可免凶又不知貞可保順以旅人之道而在上位又得意洋洋卽以旅義論之亦當焚矣況喪牛于易到終竟莫之聞是以旅始以旅終違旅貞之義也不知道則旅人並不如矣上以鳥取象而後曰旅人岌岌乎旅人之爲人乎可見貞不貞是人禽之關

述義曰離爲鳥爲火巽爲木爲風在木上故爲巢遇風火故焚也上剛而亢與九三同故三焚次而上焚巢先笑巢故也喜得位也後號咷焚故也悲失位也夫上之焚巢亦自致之不悔其剛亢而號咷怨憤是其心終不順也心失其順故喪牛于易凶也大壯喪羊失其很也旅喪牛失其順也很可失順不可失也合觀六爻柔多吉而剛多凶旅之小亨不益信哉

蘇紫溪曰易過之光陰如浮雲之飄忽吾不得而留之而日用之精神正是安身立命境界吾不得而諉之自素位之學或闕而剛柔之稟各殊其一於柔者方以旦夕之寓爲百年不逝之光景而徘徊瞻戀瑣瑣不休其一於剛者方且以英氣加人以

獨斷任事至焚次而不安得資斧而不快焚巢而終於號咷也非善處旅者也傳論旅貞而必本之柔得中涉世之道盡之矣

按是卦彖詞三曰以旅與下上曰以旅在上一是下卦之上一是上卦之上與者不當與也在者不當在也其病都在一以字三恃其剛而忘其爲旅故有與下之喪上亦恃其剛而忘其爲旅故有在上之凶聖人明指其爲旅却說其義當喪其義當焚是教他從時義上設想兩其字俱指旅說猶云旅既不貞那有不喪不焚的情理六爻內三終字俱對初言之初既無志惟有一貞是圖終之法若終又不貞便是逆非順即小亦不能亨了此聖人所深危也然聖人極其俯就而世人終莫之聞豈非不悔不改故哉

☴☴ 巽下巽上　互兌離以二中爲卦主

巽小亨利有攸往利見大人

巽入也又有伏意言一陰伏於二陽之下其性善入也在八卦爲風風之入物無方無形而巽亦然蓋陰之爲道至小而有必亨之理其伏也非人所得抑其入也非人所能御惟有陽德之人能化其小能用其亨而利有攸往焉往者以巽往也言往必有來而彖祇言往以二中皆在一陰之外也是卦上下皆巽有往來之義利有攸往則往不一往可知如此用巽則一陰不能常伏又無處可入祇好去從大人故曰利見大人也

程傳曰巽與兌皆剛中正巽說義亦相類而兌則亨巽乃小亨者兌陽之爲也巽陰之爲也兌柔在外用柔也巽柔在內性柔也巽之亨所以小也

趙汝楳曰一陰生於下二陽巽之於上卦以剛爻得名陰生而陽巽之

折中曰巽入也其在造化則吹浮雲散積陰其在人心則察幾微窮隱伏其在國家則除奸慝釐弊事三者皆非入不能卦之名巽者以此亨之所以小者如蠱則壞極而更新之故其亨大巽但修弊舉廢而已觀卦爻庚甲之義可見也天下之事既察知之則必見之於行故曰利有攸往非有剛德之人不能濟也故又曰利見大人

彖曰重巽以申命剛巽乎中正而志行柔皆順乎剛是以小亨利有攸往利見大人

巽爲命誥誡也巽何命命陰並命陽也其所以命陰欲其從陽也其所以命陽欲其統陰也陰從陽則陰純陽統陰則陽純此乾坤以下六子皆得稱純之義但卦德雖純而卦體則偏既非乾坤全體豈能必有乾坤全德德不全則偏者愈偏而其純不可長恃矣故聖人因而重之使上下皆巽以申其反復丁甯之意蓋巽之爲卦由乾而來一陰始生於下又一陰始生於上是小者有必亨之理不但與姤之一陰生不同且與蠱之巽下艮上相近若陰進至五則巽卽爲蠱此聖人所深危也危之如何

命陰使不可入並命陽使不可不入而已夫巽陰卦也申命一陰固是正理但巽陰何以重生不可專責一陰故同一申命而剛之關係尤重蓋剛者所以統陰而其所以能統全在中正二字不中正則剛爲無用雖有剛如無剛矣惟剛不以巽陰爲志而以巽乎中正爲志凡一切隱微細微之處無不潛心默入得全乾之大中至正毫無一點偏倚如是則陽無可乘陰無可入上下雖有陰伏而內外志皆可行至陰之爲柔本以從陽爲主今陽剛如此中正自然皆順乎剛此重巽之申兼以命陽而陰之命卽以不命命之是以小亨利有攸往利見大人也

折中曰巽入也王者欲知民之休戚事之利弊則必淸問於下而察之周告誡於上而行之切此其所以申命也蓋始則入民情之隱而散其不善者終乃入人心之深而動其善者又曰卦義是陰在內而陽入之非陽在外而陰入之也陰在內而陽入之者將以制之也制之者將以齊之也剛以中正之德爲巽則能入而制之矣至於柔皆順剛則豈有不受其制而至於不齊者乎

趙汝楳曰卦本乾體一陰下生剛有巽之之象剛巽柔居二五中正之位柔既已生皆在二五之下有順乎剛之象

易簡錄曰八重卦獨巽稱小亨小巽之一陰也兌離皆一陰而不言小巽一陰在下三畫之始也故曰小亨

程敬承曰命之入人也有在未申之先者矣上下之間兩情睽隔而徒以命令申之誰其信從故曰重巽以申命巽入也重巽深入也人心惟孚命乃行未有不巽而命行者也

按中正卽天所以命人人所受命於天者也第剛柔萬有不齊所以漸漸隔斷而中正不可復見矣惟有剛德之人能藉陰以調其陽並用陽以入乎陰則陰中本有元陽以陽入而引動之所以陰一遇陽便能順從若陽先不巽乎中正勢必惡陰敵陰但欲防此陰而彼陰忽生欲制彼陰而此陰又長兩不相得豈能強之使從故剛巽乎中正一語是待陰用陰的神機古今人事俱離不得這箇道理重巽以申命者以此處巽者其勿忘此

耳提可乎

象曰隨風巽君子以申命行事

易或曰風之行也無形非若天地山澤水火之有象風之相續而來不見其先後之迹而又未嘗無先後故曰隨風風之隨至於物無所不順於物無所不入巽之象也君子以申命行事命卽所行之事事卽所申之命申命申之於未行之先行事行之於既申之後卽命卽事卽申卽行相隨順入欲尋其先後之迹而不可得是爲君子之隨風是爲君子之巽

初六進退利武人之貞象曰進退志疑也利武人之貞志治也

進退卽巽也六爲巽主本欲從剛而不果故有進退之象其所

以不果者以剛當用巽之初未能深入則其志未行可知剛志未行則六志亦有所疑疑剛之未必巽乎中正也不知剛宜巽柔更宜巽武人剛也有進無退互兌之肅殺者似之只要你決意守正以順剛爲貞則六之志治剛之志自然得行若兩相待又兩相疑非巽之正也此初之宜巽者然也

王輔嗣曰處令之初未能服令者也故進退也成命齊邪莫善武人故利武人之貞以整之

九二巽在牀下用史巫紛若吉无咎象曰紛若之吉得中也

牀九二所居之處六在其下故曰牀下惟九二以陽剛居中已無不正又以中正巽牀下之陰使一陰亦含陽氣不至常偏於陰非強制之乃善用之也所用維何用史巫也史以實爲主巫以誠爲主不言實言誠而曰史巫爲陰所素悉者易信從也紛若交錯貌言以至實至誠之理入於其心而往來交錯雖陰亦知從陽爲吉也如此用巽則剛柔皆得其中無偏剛偏柔之咎非九二得中能有此紛若之吉乎

折中曰牀下者陰邪所伏也入于牀下則察之深矣紛若者喻申命之頻煩而行事之纖悉也二與五皆剛巽乎中正而志行故能盡其道如此

述義曰巽爲木奇木上橫偶木下峙牀象也互兌口舌故爲史巫

張彥陵曰周官史掌卜筮巫掌祓禳卜筮所以占吉凶祓禳所以除裁害又禮王前巫而後史皆剛巽中正之象

九三頻巽吝象曰頻巽之吝志窮也

頻反覆也忽巽忽止故有頻巽之象九三重剛居內卦之外不巽於中而巽於外是外面強巽內無真誠正與九二相反所以可羞其所以頻志已盡也志卽志行之志不巽乎中正而志不行所以作輟無定又以在下之上勉強牢籠而人不服從徒見其志窮而已此巽之不得其道者也

六四悔亡田獲三品象曰田獲三品有功也

六四當重巽之交居上卦之下與初無異理宜有悔者也然初

近於二剛之所巽尙淺四近於五剛之所巽已深此重巽之主所以無疑而悔亡也蓋從剛爲進不從剛爲悔悔必亡而後可順陽以行如田獲三品一般三品者一乾豆二賓客與充庖三徒御也田之爲道以多獲爲功獲三品則徒御亦可分頒以其能從上爲田除害也六四以陰居陰旣亡不從陽之悔自有能從陽之功然此皆剛巽中正之功而於四見之彖所謂利有攸往者也

述義曰互離爲網罟爲戈兵田象也巽利三倍故多獲三品上中下三殺也

折中曰以卦義論則初與四皆伏陰也陽所入而制之者也有

以制之則柔順乎剛而在內者無陰慝矣以爻義論則初與四能順乎剛是皆有行事之責者蓋質雖柔而能以剛克則所謂柔而立者也初居重巽之下猶有進退之疑至四則居高當位上承九五覩初又不同矣故在初利武人之貞四則載纘武功而田害悉去解獲三狐而此獲三品所獲者多不止於狐也

九五貞吉悔亡无不利无初有終先庚三日後庚三日吉象曰九五之吉位中也

程傳曰五居尊位爲巽之主命令之所出也處得中正盡巽之善貞正中也處巽出令皆以中正爲吉柔巽而不貞則有悔安能无所不利也命令之出有所變更也无初始未善也有終更之始善也若已善則何用命何用更也先庚三日後庚三日吉出命更改之道當如是也

郭兼山曰愼乃出令人君之道也先後三日而申命之愼之至也令出惟行弗惟反有必可行之善而無不可行復反之失是以吉也上曰貞吉九五之貞吉也下曰吉蓋命令以是爲吉也

胡雲峯曰蠱者事之壞先甲後甲者飭之使復興起巽者事之權先庚後庚者行之使適變通

張中溪曰蠱言先後甲而曰終則有始巽言先後庚而曰无初有終何也蓋甲者十干之首事之端也故謂之終則有始庚者十干之過事之當更者也故謂之无初有終況巽九五乃蠱六

五之變蠱者事之壞也以造事言之故取諸甲巽者事之權也以更事言之故取諸庚易於甲庚皆曰先後三日者聖人謹其初終之慮也獨取甲庚以甲木主仁示其寬令也庚金主義示其嚴令也

按是爻九五陽剛中正只須常守中正便是貞吉貞卽巽而又巽所謂重巽是也四之悔以不從陽爲悔五之悔以不能常中正爲悔旣貞而吉悔自可亡无不利利有攸往也言剛如此則剛可往而行事柔亦可順剛行事故曰无不利也初只一剛未能重巽故无初旣已重巽則剛柔皆利故有終無初有終者卽象所謂小亨也凡此皆位正中之故而其所以能正中者以有

先後庚三日之愼也中正二字看似平常然非愼則不能巽乎中正有陽德者可以知重巽下手處矣

上九巽在牀下喪其資斧貞凶象曰巽在牀下上窮也喪其資斧正乎凶也

二之牀下指初說此爻牀下指四說四爲重巽之主非遇巽不能從五以四本陰爻也上已過中而巽在牀下則祗知過巽而忘其陽剛資斧取斷制之義若喪其陽剛愈巽愈不中正故雖貞亦凶三之志窮是不能接續其巽而剛自在故窮見於志而志不能行上之上窮是一味求巽而剛已亡故窮見於上而無以爲巽夫巽之所以必重者全仗陽以爲之主所以能入重陰而重陰亦無不聽命今資斧已喪憑著何物去巽中正此志窮志疑皆不得言凶而上乃正乎凶也以此處巽不大失聖人重巽之意哉

☱☱ 兌下兌上 互離巽以外卦兌中爲卦主

兌亨利貞

述義曰陰陽相悅曰兌陰附陽陽下陰是相悅也其在人則爲不言而心悅又爲人與人相悅也內外皆悅有亨道焉然不可以不貞也人情惟悅爲易流必察其所以悅己者皆出於義理之正而非以從欲所以悅人者皆本於性情之公而非以狥私然後亨可大而兌可久也

本義曰兌說也一陰進乎二陽之上喜之見於外也其象爲澤取其說萬物又取坎水而塞其下流之象卦體剛中而柔外剛中故說而亨柔外故利於貞蓋說有亨道而其妄說不可以不

戒也

焦弱侯曰人有喜說必見而在外蓋陽假陰之和柔以爲用喜說非由於陰也故二陰一陽則陽爲之主二陽一陰則陰非爲主但爲陽之用耳

彖曰兌說也剛中而柔外說以利貞是以順乎天而應乎人說以先民民忘其勞說以犯難民忘其死說之大民勸矣哉

述義曰兌爲不言之說猶咸爲無心之感也卦體陽剛居中有中心誠實之象陰柔居外有接物和柔之象故其所悅者一出於正而無妄說之私是之謂說以利貞

王輔嗣曰說而違剛則諂剛而違說則暴剛中而柔外所以說

以利貞也剛中故利貞柔外故說亨

劉長民曰天之所助者順也人之所助者信也柔外爲順剛中爲信故得順乎天而應乎人

呂東萊曰當適意時而悅與處平安時而悅皆未足爲難惟當勞苦患難而悅始見真悅聖人以此先之故能使之任勞苦而不辭赴患難而不畏也

張彥陵曰通條是釋利貞之意不曰勸民而曰民勸正從兩忘字看出惟大故勸惟勸故益見其大此貞之所以爲利也

按利是界劃斬截之意與別處虛字不同蓋說固貴於能貞然毫無界限斷斷不能得正故彖詞亨利貞三字平列彖傳中外

天人等字俱從利字生來惟利故貞惟利貞故亨故曰說以利貞也

象曰麗澤兌君子以朋友講習

述義曰兌爲澤上下皆兌則兩澤相附麗有交相滋益之象君子以同方之朋合志之友相與講其所未明習其所未熟則彼此皆有滋益也夫兌爲口舌君子所愼惟講習爲至說而無傷羣居相說莫如朋友惟講習有直諒多聞之益而無便辟善柔之損樂而不流亦澤象也兩口相向有講象兩澤相從有習象

按講字指知說習字指行說知而不行便是空講如後世之門戶聲氣不論何時何人動以講學爲名其禍至不可言亦是主講者之過論語云德之不修學之不講聞義不能徙不善不能改是吾憂也講學至從義改不善方是真講習方是真朋友若招聚生徒以爲獵名位之地豈聖人無言之說哉

初九和兌吉象曰和兌之吉行未疑也

述義曰兌正秋其德爲利義之和也故曰和人生於元其性本和心牽於物失其和矣初陽剛處下不比陰柔存其性而葆和無牽係之累率其性而致和無乖戾之私是元善之長達道之行也故吉

鄭孩如曰以陽剛居兌初又不與陰比故信心信理而出行之於外者未與心疑使有繫應便不能自決矣

按和者人心本有之太和也九以陽居兌初笑啼皆真即發於外亦無一毫做作疑是二三不一之謂心無疑故行亦無疑此兌之純德所以有必亨之理過此以往全看人事用兌者何如矣一未字中有幸之危之兩意在內

九二孚兌吉悔亡象曰孚兌之吉信志也

述義曰二比三陰出與物接宜有悔也幸其剛中不牽於物而閑邪以存其誠其孚既積則義理有以悅心人亦信而悅之所行皆吉而比陰之悔亡矣初爲率性之道二有復性之學也

何元子曰初去三遠不特志可信而行亦未涉於可疑二去三近雖不免於可疑而志則可信

按兌是悅以接物人生所不能少的但要心中有孚便是剛中柔外而私悅妄悅之悔可亡信字是內信於理本當如此不是有為而然故曰信志

六三來兌凶象曰來兌之凶位不當也

述義曰三在內卦陰柔不正為悅之主又應上六之陰柔凡外物之可悅者皆感之而來我開其隙物遂乘而入之非物之來我有以來之也欲動而失其性則妄悅而失其道其凶必矣是故性定則貞而吉情牽則不貞而凶不可不審察也

折中曰三居內體故曰來然非來說於下二陽之謂也為說之主志在於說凡外物之可說者皆感之而來也

按六三以陰柔而居動位過中不正為內兌主是無初無孚惟知有悅凡外物之可悅者皆應念而來故曰來兌於何知之以三為內卦主位惟心先無主而動於外則其位為不正矣象故曰位不當也

九四商兌未寧介疾有喜象曰九四之喜有慶也

述義曰四在兩卦之間上承九五之中正而下比六三之陰邪所謂見道德而悅見紛華而亦悅者也二者交戰未知孰勝故商兌不決也人心惟危故未甯不安也覺其心之不安自求其理之可安而交戰之疾乃不藥而自愈矣

本義曰商度所悅未能有定然質本陽剛故能介然守正而疾惡柔邪也如此則有喜矣

程傳曰介分限也地之界則加田義乃同也故人有節守為之介者

折中曰易中疾字皆與喜對故曰无妄之疾勿藥有喜又曰損其疾使遄有喜以此爻例之則疾者謂疾病也喜者謂病去也

按四居重兌之間一兌未已一兌又來正是介疾之時以陰位故有商以陽剛故未甯而心有所不安也不安於兌則兌不能為疾即介於疾亦可有喜正是出入紛華毫無沾染象曰有慶慶其善於用兌也有喜是喜其無兌之病有慶是慶其藉病而得兌之用也

九五孚于剝有厲象曰孚于剝位正當也

述義曰兌秋之終九月為剝故言剝謂上陰五陽剛中正有兼容并包之量而以至誠待人故雖剝陽之一陰亦孚而信之然善柔便佞以近比而易入惟常存危厲之心則成其孚而不受其剝其孚剝者正其孚於兌也親正人聞正言不期益而日益猶長漸高而人不覺也親小人聞諛言不期損而日損猶火銷膏而人不見也有厲之戒所由設也

胡雲峯曰說之感人最為可懼感之者將以剝之也況為君者易狃於所說故雖聖人且畏巧言令色況凡為君子者乎

折中曰易中凡言厲者皆兼內外而言蓋事可危而吾危之也

履五爻及此爻皆以剛中正居尊位而有厲辭夫子又皆以位正當釋之是其危也以剛中正故能危也

按剝字舊說皆指上六是也但九五陽剛中正本有孚也以巳之孚孚人之剝故曰孚于剝蓋古今能剝人之人其材皆有可用如去一剝又來一剝則剝不勝去非善於處兌者也惟以剛中孚而化之使剝之由外來者不能孚于我而反爲我所孚雖重兌亦無妨矣然此非故爲包容而以剝爲嘗試也必其心有乾健不息之剛中懷危厲纔能孚剝象曰位正當正見其說不說在我所謂說以利貞者九五足當之矣

上六引兌象曰上六引兌未光也

述義曰三上二陰皆可悅而人悅之者也三在內卦是悅之心在內而招物使入故曰來上在外卦是悅之物在外而誘心使出故曰引也極美麗之觀使人見可欲而自動極諂媚之巧使人受欺而不覺此宜有凶焉然而不言占者引之而人不從則無罪焉引之而人從則是爲所引者自致之耳故不責引者所以專責受引者也可不戒哉

楊文源曰來兌引兌皆小人也在君子則當來而勿受引而勿去也君子以道德相引其道爲光明引而爲說則心術曖昧行事邪僻甚矣豈得爲光乎

☵☴ 坎下巽上 互震艮以巽中爲卦主

渙亨王假有廟利涉大川利貞

述義曰渙散也五爲王艮爲廟坎爲川巽爲木互震行故利涉也人心散而不合事權散而不振皆是也渙不亨而言亨者有可亨之道也人心之散當有以聚之如王假廟極其誠敬祖考來格其所以聚神者即其所以聚人者也事權之散當有以收之如人在途利用舟楫以濟不通凡用人才以圖治猶用舟楫以涉川也以誠萃人心以才濟國事此道可以常行貞固守之則渙者萃而萃者永不渙矣故利也

按渙即怡然渙然之渙雜卦傳曰渙離也離有變動離散二意

不動不離不離則不能散也是卦坎下巽上風水相遭而成渙故亨也舊說專以散取義散而後聚不但加一轉折即渙字亦是不好字義矣又本義以爲自漸而來謂三來居二二往居三也象傳上同二字則謂之上同於四故後儒以爲由否否塞也水至坎方而塞羣陰凝聚爲腹堅之後巽東南也巽風一起自然融釋此坎巽所以成渙也但取象如此而聖人設卦之意卻不專在此蓋易自乾坤定位人事即行乎其中自屯蒙以至渙節合乾坤爲六十卦當花甲一週之數故節爲止而渙則五十九卦爲人生聚久將散之期自六十以後便是餘年節未至而先警之曰渙教人早早求中不要待至日暮途窮也且屯蒙以

下諸卦千變萬化無時不教人以變通之法特恐人不善變通
或至失其故我故設一渙卦做個榜樣王心象即中象也其感
格至於有廟是萬世不可渙者也除心以外無不可渙但看人
如何渙法若能乘順風以涉大川或由外入險或由內出險無
不得中從中則貞道也是不渙斷不能亨不貞斷不成渙孟子
所謂善變者是也若不善變或藉變化以爲學易是誣易也蓋
人惟一心是至善不可變的若氣質偏駁必須由學問以變化
之變不善以至於善變不中以至於中是渙道也觀卦中六爻
皆吉與謙卦畧同則聖人望世之苦心豈不彰明較著也哉

彖曰渙亨剛來而不窮柔得位乎外而上同王假有廟王乃在中
也利涉大川乘木有功也

渙亨者由渙而亨也其渙所以能亨者由否之不亨來也否以
天地不交而成陰不能從陽陽不肯就陰此否之所以難傾也
今以九四之剛下來於二是坎中也入乎坎而不陷於坎且可
爲上下二陰之主上與五應是剛來而不窮也六二之柔進而
至四爲巽之主是得位於外也夫九四在否非乾中也而來二
則中六二在否本坤中也而居四則不中得位何爲乎不知坤
是羣陰羣陰而得位於外即可上同於五五陽也從上即從
陽是四乘陰以從陽也其從陽奈何王乃在中也一乃字從假
字來言王者之精誠所以格於有廟者祇以建中表正不但祖

考來格且可以變化天下之剛柔使同歸於大中至正之域此
大川所以利涉也乘木有功者巽木也在坎水上舟也誰乘之
五乘之也王者合天下從中之臣庶同舟共濟加以巽風何險
不濟何功不有哉不言利貞者利貞即在不窮上同四字內且
乘木生氣也卦互震艮有行乎其所不得不行止乎其所不得
不止氣象然總是一中字的作用渙即亨也人也而可以不知
渙乎

述義曰易於巽言利涉大川者三而皆以木益也中孚也渙也
皆乘東南生氣而以巽順行之旨也

象曰風行水上渙先王以享于帝立廟

述義曰渙者水之融液而泮渙也王以水源木本之思爲風教
之首務萬物本乎天人本乎祖故享帝於郊使知天無二主立
廟於宮使知人無二本仁孝誠敬之至幽無不格散無不聚所
以係天下之心合天下之渙者也巽爲高而互震有圜邱享帝
象坎幽隱而互艮有立廟象

初六用拯馬壯吉象曰初六之吉順也

初六以陰柔而居坎下不能自振而有待於拯故用拯所謂拯
之於始則易爲力是也但馬不壯則不能拯故尤貴於壯二居
坎中爲美脊脊美則壯以此拯之可以得吉不言渙者未至於
渙也當將渙未渙之時順其道又順其勢以剛中救初柔蔑不

濟矣。象故曰初六之吉順也。

九二渙奔其机悔亡象曰渙奔其机得願也

机與几同二身初足机象也謂人所憑依以安也。九二以陽剛而居否四自知所處非中渙陽之黨而奔於二二中也即其机也得中始安雖坎不避則其始不中之悔可亡而求中之願已得正是渙不中以就中也奔互震象即彖傳所謂剛來悔亡即不窮也。

六三渙其躬无悔象曰渙其躬志在外也

本義曰陰柔而不中正有私於己之象然居得陽位志在濟時。能散其私以得无悔大率此上四爻皆因渙以濟渙者

按六三陰柔祇知有躬宜有悔也今以初順二奔又居震動欲去不善以就於善有忘身殉國之志故曰渙其躬也外是善之所在即五之中志在於此則成敗利鈍非所逆覩得王臣蹇蹇之義矣。

六四渙其羣元吉渙有丘匪夷所思象曰渙其羣元吉光大也

坤爲朋故曰羣巽爲高故曰邱四由否二以上於四是渙其陰黨正坤所謂喪朋也故曰元吉元吉者非常吉也蓋陰本柔牽而能渙之則公忠無私可知然四所以渙者別有思也其思維何思有邱也邱高也言在下雖居坤中不若在上之可同於五也以此爲思非尋常意計所能料正是散小羣以成大羣心事如何光明志願如何廣大也象故以光大讚之

按渙字固有散意但知渙之爲散而不知散之爲聚則是有意立異始同之而終離之仍是小人一輩行徑惟心內有一中字時有向上的念頭則所渙者非渙其人爲其所處之不高也從古君子黨同伐異往往意氣用事不能超然自拔中正一途在君子猶或難之何况陰柔以六四而能上同眞是挺世英豪爻曰元吉又曰匪夷所思允哉

九五渙汗其大號渙王居无咎象曰王居无咎正位也

九五陽剛中正而居尊位不以一人之中正爲中正而欲渙一人之中正以爲天下之中正不但二之剛爲其正應即初三四

之柔亦欲以中正號招之故曰大號然其號也非張大於外乃汗之由中而出以中召中剛柔皆應無不亨無不利這纔是涉大川的實心實具故五之渙與諸爻不同諸爻之渙以渙求中五之渙以中爲渙蓋王者以中爲貴以居中得所爲安守至正而無爲故大川皆可利涉而無懷安之咎所謂端拱垂裳而天下治者此也象曰正位正位乎中也五爲艮主故有王居正位之象

上九渙其血去逖出无咎象曰渙其血遠害也

坎爲血故有血象上九居渙之終渙之外無濟渙之責雖逖出亦可无咎但既爲人身有傷亦不能無陰血陰類也周身所不

能免若不能渙而去之則血卽是害安能脫然於渙外乎惟上九以陽剛居巽極知血之當去而渙之使血氣不能用事血肉不至爲災如此則血可去而渙節一週之期不得而限之可以遯出而死咎矣象以渙其血爲遠害不是要永遠不渙祇要遠身外之害得全其本有之中而已人如不知此義雖毫釐亦是少殤以其終身只在血坑裡掙扎也可不惜哉可不懼哉

䷻ 兌下坎上 互震艮以坎中爲卦主

節亨苦節不可貞

述義曰水止於澤曰節有所制而不得過也制其過所以止于中節而得中則所守之節皆天理之自然亦人情之所便所謂中節之和也故亨若制之太過使事有不順而心有不安則其節苦矣自節而苦則拂其性而不可常守節人而苦則逆其情而不可通行故尚節而戒苦歸於中而已矣

胡雲峯曰天地之數六十故卦六十而爲節月有中氣有節氣節以抑其過而歸之中也節則適中固可通行於天下苦節則不中故不可貞何也損與節皆自泰來損而孚則可貞節而苦則不可貞

按苦節不可貞一句人只當口頭語說過不知天下無不苦之節境遇雖苦而心則甘不可謂苦節也故節是自然而然原非出於勉強所以謂之節亨如世人所謂苦乃象傳險字指時勢地位言之此苦字指心說心以爲苦而勉爲節便是不貞豈可常也從古好名之士以身世浮名勉爲忠孝也是他心中有這忠孝知忠孝是個好名目所以苦心堅守卽聖人亦不必求全責備定要說他不是但看他能貞與不能貞如果由勉强漸入自然於臣子職分自能無虧於心如不能貞這是他性未堅定學無根源所以不能永貞到底這等人倒覺可惜可憐聖人卻

不責他不貞而曰苦節不可貞不是爲失節人尋開脫正是爲若輩辨路途也傳曰得中中豈易得是在人之自審于先而已聖人之敎節有一定分寸如此

彖曰節亨剛柔分而剛得中苦節不可貞其道窮也說以行險當位以節中正以通天地節而四時成節以制度不傷財不害民

述義曰節所以亨者水澤一氣而剛柔以分二五皆以剛得中分則各得其宜而有節得中則不至過盛而流於無節矣苦節不可貞者節損太過則境苦而情不能堪其道將窮故不可貞也節之義近於嚴峻是行險也以說道行之則有安適之善而無拘迫之苦九五以位則當位以德則中正當位則有節天下之權中正則能通天下之志節而通天地自然之度也故天地節而四時成不有秋冬收斂必無春夏發生是天地之氣以節而通也聖人制度不有名分等級之節必不免傷財而害民是聖人之制以節而通也坎互震行險象坎爲通有通象出震說兌勞坎成艮有四時成之象

趙胥山曰節卦剛柔分三陰三陽有乾坤均平之理互體艮震本體坎兌而兌又從巽反而來八純之卦已有其七天地所以成四時先王所以制百度聖學所以和喜怒哀樂俱不能外故天道之初中謂之時節人君之命令謂之符節志士仁人之堅貞謂之氣節節於八純卦獨無離離爲炎上作苦炎上則過亢作苦則過執在天道爲伏陰驕陽在人道爲愚忠愚孝在君道爲愎諫遂非皆節之所不取故不用離之苦節離火之性原與兌坎相反也又與苦相反五爻取其甘節因互艮上之稼穡作甘也

吳敬齋曰革曰天地革而四時成此曰天地節而四時成限止之謂節改易之謂革節淺而革深節先而革後

按節字所包極廣凡一事一物一言一動自心身以至家國無不有節不節不亨不亨即不可謂節也然節之所以亨調理剛柔使適於中而已若一於剛一於柔則偏而不分非節也即分剛分柔兩相均平也算不得節故必以剛爲主以中爲限而剛柔各得其分故曰剛柔分而剛得中若苦節則非中矣是偏於剛一邊而非自然之節故曰其道窮窮則必變沒有節焉得亨也兌說也坎險也節無不險明知是險而行之非說何以行也蓋人生在世不論何時總有個中正的道理可以行無不通然須看所當何位位是節之起止所在起於位止於位便是當位之節若易一人易一時則又有一定之位如何當如何節均有中正的道理在內不可一律拘也故曰當位以節中正以通即推之天地制度莫不皆然若不論位爲何位節是節個什麼此處切須看得分明

象曰澤上有水節君子以制數度議德行

述義曰澤所以止水也水流無窮而澤有限以有限而蓄乎無窮不虛不溢適當其分故謂之節君子以應用立身皆不可以無節數有多寡度有隆殺則制爲品節使貴賤上下各安其分德存於心行見於事則商度擬議以求其中節而無過不及之差制數度如三千三百之類所以節其外也議德行如直溫寬栗之類所以節其內也坎法律象制兌講習象議

張紫巖曰數度之制因乎人德行之議自於已記曰君子議道自已而置法以民蓋已之所不能行與其所不可行而强於人誰其從之一言盡節之道中而已中必自身始也

郭兼山曰澤无水則爲不足澤上有水則爲有餘不足則爲困有餘則當節理之常也

孔冲遠曰數度謂尊卑禮命之多少德行謂人才堪任之優劣君子象節以制其禮數等差皆使有度議人之德行任用皆使得宜

楊氏曰民侈受之以節節苦受之以中中无形受之以制聖人之防人欲足矣而猶未也約民以制爲節也先民以身爲制也故曰制度數爲未足必反而議吾身之德行焉嗚呼周矣

初九不出戶庭无咎象曰不出戶庭知通塞也

本義曰戶庭戶外之庭也陽剛得正居節之初未可以行能節而止者也

述義曰互艮爲門庭門偶而戶奇二前偶故爲門初前奇故爲戶震行而艮止之故不出也

王秋山曰陽剛在下當節之初知其位未可行故謹言謹行至於不出戶外之庭是知節而能止者故无咎時有通塞通則行塞則止當止卽止其知通塞之君子乎繫辭專以愼密言語說之兌體故也

徐寒泉曰戶以節人之出入澤以節水之出入初不出戶庭以極其愼密爲不出

吳敬齋曰節兼通塞言猶艮之兼行止言也初九不出戶庭知塞也而兼言知通者見其非一於止也二失時極則但知塞而不知通矣

李資始曰知通塞者知通中之有塞也中正以通在九五門庭之通在九二則通中之塞在初九矣不變塞以固其通謹始之道如此

九二不出門庭凶象曰不出門庭凶失時極也

本義曰門庭門內之庭也九二當可行之時知節而不知通故其象如此

折中曰節卦六爻皆以澤水二體取義澤者止水者行節雖以止爲義然必可以通行而不窮乃爲節之亨也初二兩爻一在澤中澤底水之方瀦不出宜也澤中當有蓄洩之道不可閉塞而不出也兌本坎體中爻其主也有坎之德可以流行而變兌

則為下流之塞二適當之故爻之失時未有如二者也時應塞而塞則為愼密不出雖足不窺戶可也時不應塞而塞則為絕物自廢所謂出門同人者安在哉

像抄曰同人之初出門南面嚮明直達天德之門隨初出門震兌相函春秋出入日月運行之門節二不出門庭止為秋冬閉塞之門去隨時之門殊遠

按二為兌中與五正應五中正以通正是闢門之時且互卦二為震主又是上行之時今以艮止在前止而不出失時甚矣極者至善之所在也乾曰與時偕極是以得止為極二失時極是以艮止為極不知時不當止而止看似有節卻已失時之極初

當塞時而能知通二當通時而反自塞則上無賢佐下民不被其澤所以凶也

六三不節若則嗟若无咎象曰不節之嗟又誰咎也

本義曰陰柔不中正以當節時非能節者此无咎與諸爻異言无所歸咎也

述義曰三柔而多說則心易肆澤滿而將流則事易侈將有不節之勢焉故曰不節若互震而知懼故若有嗟焉預憂之也既憂之則可以无咎矣震无咎者存乎悔此之謂也

張子曰王弼於此无咎又別立一例只舊例亦可推行但能嗟其不節有補過之心則亦无咎也

按三為兌主其不節自當由說而來但加一若字想猶未至失節嗟固由於震動亦有近險而止之意蓋是爻兌主震中前臨于坎內互艮止故有中途悔歎之象一則字極緊言始以兌說逢世原是求免於險及至臨險的時候就知震懼不敢怙終向前所以无咎象曰不節之嗟又誰咎者是許其悔過自新不絕人以遷善之路也至王輔嗣改无咎舊例程朱從之則以嗟為怨尤故曰又誰咎也是警戒小人不愼始的意思惟張子以嗟為有補過之心尤覺忠厚今並存之可也

六四安節亨象曰安節之亨承上道也

本義曰柔順得正上承九五自然有節者也故其象如此

程傳曰四順承九五剛中正之道是以中正為節也以陰居陰安於正也當位有節之象下應於初四坎體水也水上溢為无節就下有節也如四之義非強節也安於節者也故能致亨節以安為善強守而不安則不能常豈能亨也

折中曰節曰亨為九五中正以通也而亨於四言之者五者水之源也四者水之流也水之通在流承上之源而布之者也

九五甘節吉往有尚象曰甘節之吉居位中也

述義曰九五剛尊所謂當位以節中正以通者發而中節謂之和故節之中正未有不甘者也甘節則已行之而宜故吉往以節人人亦不苦而信從者衆故有尚也論語曰禮之用和為貴

先王之道斯爲美小大由之此之謂也

折中曰水之止者苦積澤爲鹵是也其流者甘山下出泉是也五爲坎主水之源也在井爲洌取其不泥也在節爲甘取其不苦也

按居位中三字不專以天一所生解甘字正以其位在中所以往則有尙以甘而往則人皆甘之故可尙也

上六苦節貞凶悔亡象曰苦節貞凶其道窮也

述義曰居節之極已過乎中未有不苦者也苦不可貞而上必貞之自入於窮故凶然士固有棄利逃名固窮而獨行其志者雖無甘節之吉而亦無不節之嗟故悔亦亡論語曰與其不孫

也甯固此之謂也

按苦節一爻有二義一是過中而苦雖貞亦凶然與不節者有間故悔可亡是指處節之人身上說當如此責備也若就節人者一邊說又當節取其長蓋九以陽剛處上以苦爲節卽守正而凶亦无所悔故曰悔亡象曰其道窮是嘉其不變之意以甘節是處常故貴往苦節是處變故貴貞二意雖異而其實足相發明也不妨並存以爲處節者勸

邱建安曰象傳當位以節故節之六爻以當位爲善不當位爲不善若以兩爻相比則各相反初與二比初不出戶庭則无咎二不出門庭則凶二反初也三與四比四柔得正則爲安節三柔不正則爲不節三反四也五與上比五得中則爲節之甘上過中則爲節之苦上反五也

陸庸成曰觀下卦通塞二字上卦甘苦二字可以知節道之貴中矣通處味甘塞處味苦塞極必潰故三受焉甘失反苦故上受焉馮縉雲曰節中其節之義在學爲不陵節之節在禮爲節文之節在財爲撙節之節在物爲符節之節在臣爲名節之節在君師爲節制之節惟其時物耳

☴☱ 兌下巽上　互震艮以巽中爲卦主

中孚豚魚吉利涉大川利貞

述義曰誠能動物曰中孚魚善隱巽也豚喜澤兌也巽木乘風以行於澤利涉也卦象中虛分二體則中實中實者有主也誠也中虛者無欲也所以誠也中孚豚魚連卦名而爲詞也豚躁魚冥最難孚者也至誠相感使如豚魚者無不信則吉矣人皆信從何事不濟雖以之涉川可矣然誠之動物非一日之積也純而不已久而能徵斯明動變化之功成焉故利貞不息也至誠不息而天下之道備矣

語類問中孚孚字與信字恐亦有別曰伊川云存於中爲孚見於事爲信說得極好因舉字說孚字從爪從子如鳥抱子之象今之乳字一邊從孚蓋中所抱者實有物也中間實有物所以人自信之又問中虛信之本中實信之質如何曰只看虛實字便見本質之異中虛是無事時虛而無物故曰中虛自中虛中發出來皆是實理所以曰中實又云一念之間中無私主便謂之虛事皆不妄便謂之實不是兩件事

胡雲峯曰豚魚至愚無知惟信足以感之大川至險不測惟信足以濟之然信而或失其正則如盜賊相羣男女相私士夫死黨小人出肺肝相示而遂背之其爲孚也人爲之僞非天理之正故又戒以利貞

鄭湘卿曰仁及草木言草木難仁也誠動金石言金石難誠也信及豚魚言豚魚難信也天則眞人則情聖人與天地同德任眞不任情故信及豚魚然後爲吉

彖曰中孚柔在內而剛得中說而巽孚乃化邦也豚魚吉信及豚魚也利涉大川乘木舟虛也中孚以利貞乃應乎天也

述義曰中孚合二體觀三四皆柔而在內分二體觀二五皆剛而得中柔在內則虛剛得中則實虛則無物實則無僞此孚之存乎已者也卦德下以說則誠心說上上以巽則誠心順下二五孚上下諸爻由之以無不孚是惟孚乃能化邦此孚之及乎人者也物之無知極於豚魚而信及之則無不孚矣此孚之驗於物者也巽木動於兌澤之上有乘木之象四陽在外而內涵二陰有舟虛之象舟虛則無沉溺之患而利於涉險此孚之驗於事者也利貞天之性情中孚者性情之自然莫之爲而爲故曰乃應乎天也孚之爲道顯之而化邦國微之而及豚魚粗之而可以涉險精之而可以應天孟子曰至誠而不動者未之有也此之謂也

折中曰柔在內而剛得中其義甚精非柔在內則中不虛矣非剛得中則中又不實矣地至虛也然惟陰中有陽故受天氣而生物月至虛也然惟水陰根陽故受日光而發照物之雌牝受陽精而胎化者亦然此卦之名所以取於乳卵者此也老子亦

曰髣兮髴其中有物窈兮冥其中有精眞精之中其中有信蓋見及此也

又按无妄天德也天德實實則虛矣故曰无妄言其虛也中孚地德也地德虛虛則實矣故曰中孚言其實也惟无妄之主於虛也故六爻之義皆貴乎無謀望作僞之私反是則有妄矣惟中孚之主於實也故六爻之義皆貴乎有誠心實德之積反是則非孚矣二卦之義實相表裏

象曰澤上有風中孚君子以議獄緩死

易或曰坎流水風行其上流而不息合同而化渙之象也澤止水其上有風寂然不動感而遂通中孚之象也君子以議獄緩死獄之未決則議之獄之已決則又緩之獄曰議求入中之出而況其未入死曰緩求死中之生而況於非死心術隱微中絕無一毫殺根卽對獄死之人盎然生意之流形此所以爲澤上之風而爲君子之中孚

項平菴曰王聽之司寇聽之三公聽之議獄也旬而聽二旬而職聽三月而上之緩死也故獄成而孚輸而孚在我者盡而在人者無憾也

徐子與曰象言刑獄者五噬嗑賁豐旅中孚皆取象離明謂其照知情實則刑不濫耳噬嗑豐兼取震賁旅兼取艮者蓋噬嗑去間豐則多故非動以致其決無以威重也賁過於文旅不留獄非艮止或輕用刑矣明貴無時故五卦離明不易威則有時而當止至於中孚則全體似離互體有震艮而又兌以議之巽以緩之聖人卽象垂教見於謹刑如此

述義曰卦互震艮動止兩疑故有議與緩若夫元惡大奸則有豐之折獄致刑在不在是典獄與死兌秋殺象議兌口象緩巽不果象

折中曰風之入物也不獨平地草木爲之鼓拂巖谷竅穴爲之吹噓卽積水重陰之下亦因之而凍解氷釋此所以爲至誠無所不入之象也民之有獄猶地之有重陰也王者體察天下之情隱至於議獄緩死然後其至誠無所不入矣

初九虞吉有他不燕象曰虞吉志未變也

述義曰初說體故虞外應四有他也中孚貴於初心任天而動不雜以人理得心安故虞而吉若初心不純而計較於應感利害之際私意起而有他則心神擾而不甯故不燕也順理則虞從欲則危甯之於初謹幾所以立誠也

折中曰易例初九應六四義無所取如屯之磐桓賁之賁趾皆不取應四之義頤之朶頤則反以應四爲累惟損益之初適當益上報上之卦時義不同也此卦之義主於中有實德不願乎外故六爻無應者吉有應者凶初之虞吉者謂其有以自守自安也禮有虞祭亦安之義也燕亦安也虞則燕不虞則不燕矣

有他不燕正與大過九四有他吝同九四下應初六爲有他初九上應六四亦爲有他也

按是爻虞字有數解程傳訓度謂度其可信而信之也本義從之至荀氏項氏則訓安字與燕字意同惟易或以爲固澤之鳥卽山虞澤虞官取主守意燕卽元鳥取至歸有信之義義皆可通但初本兌體述義取自說爲義與諸解雖異而實相通蓋中孚由虛而實有他則物欲間之非虛也不虛則不能實全要在初時謹之以初本實本虛說其固有之天不參以人則虞而得吉若動於物欲則心有不安卽漸失其虞失其初矣象曰志未變者言人當立志之始必須謹守其初不以有他而變方能到中孚地位此天人交界處所切宜拿定主意毫無搖動若此處一變則本虛者不虛本實者不實不虛不實何以爲中孚乎初之不可不謹也如是

九二鳴鶴在陰其子和之我有好爵吾與爾靡之象曰其子和之中心願也

本義曰九二中孚之實九五亦以中孚之實應之故有鶴鳴子和我爵爾靡之象鶴在陰謂九居二好爵謂得中靡與縻同言懿德人之所好故好爵雖我所獨有而彼亦係戀之也

述義曰鶴澤鳥感秋而鳴兌爲澤爲正秋互震善鳴鳴鶴象也二爲陰位在艮山之下兌澤之中故曰在陰初爻在下爲子震鳴兌鳴是和之也二與初同德同體聲應氣求出於自然如鶴鳴於此子和於彼孚之至也

張德遠曰二處二陰下爲在陰其子和之謂初也

鄭東谷曰自耀者其實喪自晦者其德章無心於感物而物無不感者至誠之道也二以剛履柔其居得中且伏於二陰之下蓋靜晦而無求者而物自應感以天也

折中曰九二有剛中之實德無應於上而初與之同德故有鶴鳴子和好爵爾靡之象言爻子明不出戶庭也言爾我明不踰同類也詩云鶴鳴于九皐聲聞于天則居爽塏之地而聲及遠矣處於陰而子和則不求遠聞可知吾與爾靡則惟二人同心而已君子之實德實行不務於遠而修於邇故繫辭傳兩言況其邇者乎然後推廣而極言之

程敬承曰鶴之鳴由中而發子之和亦根心而應故曰中心願由於中乃孚之至也

按好爵二句或以爵爲酒器或謂小鳥卽其子也俱是從爵字生意然皆不如本義秉懿之說爲尤妥也靡字亦有二解或以爲風靡之靡或以爲靡散之靡然皆不如本義好是懿德之說爲尤妥也蓋二有中德而所處在陰只求完其故我和不和非所計也但有鳴無和其孚定有未至故化行自近始必先驗之其子至好爵爾靡是推其所以鳴的緣故全是大公無我一視

同仁之意非有意要感而人無不應應非虛應而本於中應非
强應而出於願則二之孚於中者更可想矣此九二在下之中
孚也

六三得敵或鼓或罷或泣或歌象曰或鼓或罷位不當也

程傳曰敵對敵也謂所交孚者正應上九是也三四皆以虛中
爲成孚之主然所處則異四得位居正故亡匹以從上三不中
失正故得敵以累志以柔說之質既有所係惟所信是從或鼓
張或罷廢或悲泣或歌樂動息憂樂皆繫乎所信也然非明達
君子之所爲也

劉長民曰人惟信不足故言行之間變動不常如此

李棠齋曰六三之得敵以其有私係之心也

折中曰諸爻獨三上有應有應者動於外也非中孚也人心動
於外則憂樂皆係於物鼓罷泣歌喻其不能坦然自安蓋初九
虞燕之反也

易或曰陰與陰敵陽與陽敵故艮象傳曰上下敵應不相與也
中孚之所以成卦者三四兩柔爻三四當上下兩卦相交之地
以柔說之主而遇柔巽之主得敵之象說主巽主不當相應之
位象故曰位不當也

張彥陵曰爻言得敵外無賴而冥行象言不當中無主而妄動
敵而爲應艮順物而無心應而得敵孚牿物而喪已

按敵者有害於己之謂人之一心本至虛至實故可以應萬事
萬物而不動若內無真主當虛者不虛當實者不實則一事一
物皆可與我爲難况萬事萬物乎今六三以陰柔之才不中不
正而居內卦之外又爲兌主凡其所說皆外敵也以內無孚信
之人日逐於外不以爲敵而反以爲說不以爲失而反以爲得
是其所得皆吾敵也故有得敵之象內互震艮而三則震中艮
初也故有鼓罷泣歌之象象曰位不當言其逐外無孚並無中
也無中者不祥故其變動無常一至於此

六四月既望馬匹亡无咎象曰馬匹亡絕類上也

月太陰也藉日之光以爲光幾望則陽光將滿人祇見月而不

見日不知外極虛明內則充實也四爲巽主而近於五五日也
四月也月內有日是由虛入實之象故曰月幾望震爲馬三其
匹也四與三俱陰爻爲震同體三不正而四獨正故絕三之類
而入於上得中孚之義故爻曰无咎象曰絕類上也其不言月
幾望者馬外行之物以類相從象人心之從欲欲與欲積而心
不虛則終身無光明之日故必絕而去之使還其本虛之體而
吾心固有之實理纔能漸虛漸滿到幾望時候故馬匹亡是月
幾望的根由周子曰無欲故靜又曰無欲故虛中孚之道可以
知下手處矣

九五有孚攣如无咎象曰有孚攣如位正當也

述義曰五中實故有孚互艮手故攣如陽剛中正以居尊位所謂孚乃化邦者也惟必積其孚誠與下固結至於攣如而不可解則君臣一德天下一心而人君之孚道乃克盡焉故无咎

胡雲峯曰六爻不言孚惟九五言之孚之主也

折中曰人君之孚與在下者不同居下位者中有實德不遷於外而已人君則以孚天下爲實德故必誠信固結於天下然後爲无咎也

按攣如者虛攣之詞也五以陽剛居尊位不明言所孚者爲何則五之孚於天下與天下之孚於五皆有攣如固結之象不是專與二應可想見矣

上九翰音登于天貞凶象曰翰音登于天何可長也

述義曰巽爲雞雞鳴必振動其羽故曰翰音上爲天位是登于天也雞本微物而其音遠聞人之無實德而有虛聲者似之夫處士以名而來上之聘小臣以言而得君之寵此亦偶有之事但不可恃以爲常若以此爲貞而好名不已則必凶矣故孚貴中積不貴外著聲聞過情君子恥之

王輔嗣曰翰高飛也飛音者音飛而實不從之謂也居卦之上處信之終信終則衰忠篤內喪華美外揚故曰翰音登于天也

章本清曰二居兌澤故曰在陰上爲巽風故曰于天孚於中也則鳴鶴自有子和孚於外也則翰音徒登于天然則中孚可以人偽爲之哉

按何可長句卽的然日亡之意

陸庸成曰乾終於夬姤坤終於萃升而後皆六子迭爲卦也今卦之將終也以兌巽爲中孚以震艮爲小過而坎離互終焉又通中孚因重之畫則中虛似離通小過因重之畫則中滿似坎此既濟未濟所以次也

艮下震上　互巽兌以艮上震初為卦主

小過亨利貞可小事不可大事飛鳥遺之音不宜上宜下大吉

本義曰小謂陰也為卦四陰在外二陽在內陰多於陽小者過也既過於陽可以亨矣然必利於守貞則又不可以不戒也

折中曰大過者大事過也小過者小事過也大事謂關係天下國家之事小事謂日用常行之事道雖貴中而有時過者過所以為中也當過而過然後可以通行故有亨道而利於正也可小事不可大事是申小過之義言此卦之義可以施於小事不可施於大事不宜上宜下又是申利貞之義飛鳥遺之音者卦有飛鳥之象卦示以兆如飛鳥之遺以音也上下二字是借鳥

飛之上下以切人事飛鳥相呼云不宜上宜下在飛鳥則上無戾止下有棲宿在人事則高亢者失正而遠於理卑約者得正而近乎情是以大吉也

述義曰卦有飛鳥之象故為鳥音以示意言鳥之飛不宜上而宜下蓋上則用力勞而有意外之患下則用力省而得飲啄之安人事亦然上人者不宜過下人者宜過是以難進而易退惡亢而喜謙準此以往所過者小而其吉則大焉此小過之貞乃所以亨也

胡雲峯曰易貴陽賤陰大過陽多於陰小過陰多於陽陽之過利往而亨陰之過其亨必利貞不貞不亨也利貞以下無非戒辭

按陰過於陽曰小過小過世運之變也天地間氣運無非陰陽消長為之乘除然必以陽為主雖變遷亦無妨礙如臨之二陽在下觀之二陽在上遍是陽剛作主所以有知臨大觀之盛即如坎卦亦是四陰然二五得中無險不濟至旅柔得中剛已失位幸猶順剛所以小亨而勸其居貞此人心日趨於下已有鳥焚其巢之虞惟是卦上下內外全是四陰盤結三四兩陽反為所制則乾元已失世運變於上矣聖人繫易知臨觀不可多得而以小過終焉視否剝更加危切矣蓋否剝有天運有人事向有可以收拾之法至小過全是人事為之雖二陽亦坐困其中

此聖人所無如何也曰亨陰之亨也陰亨則陽不亨可知但陰欲其亨亦必利於守正是由亨處誘之使歸於正此聖人不得已之苦心也小事大事舊說謂天下日用之類可不可指道理言之警陰也並戒陽也飛鳥亂世之象遺之音是轉眼即空之象上下是鳥飛之上下下則貞而安上則不貞不安鳥固如此人亦宜然宜不宜指時勢言之大陽也能貞則陰中尚帶陽氣貞下尚可復元故大吉勉陽也並誘陰也統觀此象是於無可柰何之中望之以貞貞之道莫善於下故以下為貞以下為吉通是不得已的苦心處小過之世者可以審所宜矣

彖曰小過小者過而亨也過以利貞與時行也柔得中是以小事

吉也剛失位而不中是以不可大事也有飛鳥之象飛飛鳥遺之
音不宜上宜下大吉上逆而下順也
小者過而亨謂陰之太盛而將亨也陰過則不正其中必有多
少妄想多少妄爲之處但陰之所以過者欲其亨也欲亨則必
有所以亨的道理則利貞也貞是一定之理郄有與時變遷之
宜能與時行纔算能貞蓋時是氣運氣運當陰盛之時看是道
理全無用處不知天道有元就有貞貞由元出也至人道則元
有喪時貞斷斷不能喪的蓋貞是天下至公至正之理麗於人
心見於事爲我卽不正而理自在不論何時總有這個正道理
在世不與時行卽盜賊也做不成可見貞之一字雖陰盛亦不

能外陰既欲亨豈可一於過而不思所以貞乎試看世間小事
凡行得去而吉者柔得中也柔本無才不堪任以大事而安於
小處以能貞而得中所以小事得吉此利貞之明驗也至陽剛
之材以大事爲貞以得位爲中今二陽已失其位不能統御羣
陰至使柔者得中則自已不中可知不中卽不是貞所以不可
大事夫大事天下之氣運所關係也柔雖得中而無用剛雖有
用而不中如此紛紛此卦中所以有飛鳥之象也飛鳥微矣而
遺之音尤微之微矣若此時尚不知時或不宜上而上或宜下
而不能下是飛鳥之不如矣故不宜上宜下大吉者雖時勢爲
之而其實道理本當如此也上者何逆也下者何順也順是貞

逆是不貞順與逆天然相反要在人善於認取若並此不知吾
烏知其所終極哉小過之不可不貞也如是
象曰山上有雷小過君子以行過乎恭喪過乎哀用過乎儉
山上有雷者山不足以止之也然雷僅在山上則其聲不能及
遠可知小過之象也蓋小人得志之時非正理所能禁止然究
竟過傲過易過侈斷不能成大事故聖人舉君子之過恭過哀
過儉者以正之這便是貞是下是順如是則利而亨不如是則
不利而不亨然不說小人過傲易侈偏說君子過恭哀儉雖是
誘歸於正之意其用意亦良苦矣
孔沖遠曰小人過差失在慢易奢侈故君子矯之以此

張子曰過恭哀儉皆宜下之義
項氏曰曰行曰喪曰用皆見於動以象震也曰恭曰哀曰儉皆
當止之節以象艮也
初六飛鳥以凶象曰飛鳥以凶不可如何也
易或曰小過有飛鳥之象宜下而順首在初止而無飛亦首在
初初四應爻四動初飛有不勝其奓上犯剛之狀凶可知已飛
鳥以凶之象凡師能左右之曰以初飛三四兩剛爲所以剛大
失位不中小以大大不可如何柔以剛剛不可如何小之吉卽
大之吉小之凶亦卽大之凶也象故曰飛鳥以凶不可如何也
趙胥山曰不可如何猶論語吾末如之何也蓋飛鳥之勢其銳

在翼而初正當翼之端。翼動而身不能自主。陰動而陽不能自主。直付之莫可如何而已

胡雲峯曰、大過有棟橈象。棟之用在中。故於三四言之。小過有飛鳥象。鳥之用在翼。故於初上言之。然初二五上皆翼也。獨初上言之何耶。鳥之飛不在翼而在翰。初上其翰也。

折中曰、大過象棟者兩爻。小過象飛鳥者亦兩爻。然大過宜隆不宜橈。則四居上吉。三居下凶宜矣。小過宜下不宜上。初居下應吉而反凶者。何也。蓋屋之中棟惟一而已。四之象獨當之。鳥之翼則有兩。初與上之象皆當之也。初於時則未過。於位則處下。如鳥之正當棲宿者。乃不能自禁而飛。其凶也豈非自取乎。

按易中諸卦。六爻中四爻爲正。初上二爻。則卦前卦後之意居多。惟此爻飛鳥以凶。便說不可如何。一是羣陰過盛。恃其黨羽之助。一是陽剛失位。知其無柰我何。故初出便迅疾如此。不知以陰處下。當止而飛。卽陽無能爲。亦是逆道。知不貞之必凶。而初宜知所止矣。

六二過其祖。遇其妣。不及其君。遇其臣。无咎。象曰、不及其君。臣不可過也。

本義曰、六二柔順中正。進則過三四而遇六五。是過陽而反遇陰也。如此則不及六五而自得其分。是不及君而適遇其臣也。皆過而不過。守正得中之意。无咎之道也。

張彥陵曰、以家之象言之。三爲父。四爲祖。五陰而尊。則爲妣矣。以國之象言之。五君也。二三四皆比肩而爲臣。二居中處順。雖功高位極。而執卑守恭。仍與三四一等。故云遇其臣。言無異於三四之爲臣也。相過之謂過。凌迫之謂及。適相當之謂遇。

按祖妣之意。舊說俱以三爲父。四爲祖。五爲妣。似妣尤尊於祖也。且遇其妣。卽是及其君矣。似與下句不貫。不知乾坤稱父母者。就六子卦言之。其餘五十六卦。則由六子成卦。故乾坤爲五十六卦之大父母。九爲陽。乾體也。六爲陰。坤體也。以艮一卦言之。艮爲乾之少男。以艮分爻言之。則艮陽在三爻也。二與初皆

其子也。以三爲父。則乾爲其祖。二當小過之時。欲過其祖。如乾之首出。而陰柔無才。適遇坤體之六。是過祖而遇其妣。此六之所以爲柔也。五君位。二臣位。二在下卦之中。不及於五而自安於下。是不及其君。遇其臣也。爲以六得二之象。及凌逼也。不及者。非不欲及也。特以位居下卦。故不及焉。此柔之所謂得中也。從古小過之時。陰黨雖合其心。實異聖人。旣以无咎引之。又曰臣不可過。卽春秋將則必誅之意。危之也。抑爲得中之柔示以利貞之義云爾。

又按過其祖。六二之欲心也。遇其妣。六二之才弱也。不及其君。遇其臣。六二之勢位也。然小過之時。能安其分。便可无咎。觀象

詞專提不及其君一句而曰臣不可過眞是雷霆之筆

九三弗過防之從或戕之凶象曰從或戕之凶如何也

九三以陽剛爲艮主宜止陰也卽不能止亦宜防陰此小過之時宜然也乃三旣失位尙不知警旣不能止陰於未過之先又不能防陰於巳過之後是陽不能主陰而反從陰矣旣從陰則陰爲主惟陰知陽之如此易與也則乘其閒以戕之並沒其主名焉故曰或上之字指陰說下之字指陽說看似陰忌其才而實皆陽所自取凶如何者問陽也問陽失位之初何不一念及此也

九四无咎弗過遇之往厲必戒勿用永貞象曰弗過遇之位不當也往厲必戒終不可長也

本義曰當過之時以剛處柔過乎恭矣无咎之道也弗過遇之言弗過於剛而適合其宜也往則過矣故有厲而當戒陽性堅剛故又戒以勿用永貞言當隨時之宜不可固守也

折中曰象傳三四皆剛失位而不中然九三純剛故凶九四居柔故有无咎之義然質本剛也故又戒以當過遇之爲善遇者合人情就事理過遇朱子所謂加意待之者是也若不能過遇之則往而有危所當以爲戒而不可固執而不變者正小過之時義也

按九四以陽剛爲震主欲動而往本无咎也但巳失其位而上有二陰卽過遇之往巳難矣况弗過遇之而仍欲往是永貞於動而不知變通者也故戒以往則有厲往者欲有所爲也當內外羣陰之際逞一時血氣之剛故以必戒懲之又以勿用勸之貞本是利而四則勿用以小過之時不可以動爲貞也象曰弗過遇之位不當者責其失位也往厲必戒終不可長者知其往之不能成事也蓋三四兩爻其病總在失位爻曰過防過遇俱是無聊之詞以陽旣失位卽防遇亦是下策聖人恐人不善體會反看成防遇便是宜下之貞故旣曰位不當又曰終不可長明白指示以爲陽剛當謹其始若到了失位後卽過防過遇亦終不是長策也陽之不可失位也如是

六五密雲不雨自我西郊公弋取彼在穴象曰密雲不雨巳上也

本義曰以陰居尊又當陰過之時不能有爲而弋取六二以爲助故有此象在穴陰物也兩陰相得其不能濟大事可知

程傳曰五當位故云公

張子曰小過有飛鳥之象故因曰取彼在穴

述義曰小畜之密雲互兌爲之也小過之密雲亦互兌爲之也小畜之不雨陽尙往而不與陰和也小過之不雨陰巳上而不與陽和也四互兌爲西在外卦爲郊自我西郊責四之不善遇五也肖坎爲矢互巽爲繩以繩約矢弋象也

按密雲是陰氣所聚重重昏蒙之象不雨澤不下究也問其所

以不雨之故則自我西郊故耳我指三四二陽說西郊乾象也蓋是卦震上艮下俱東方而違於乾故以乾為西郊即二陰所欲過也陰陽和而後雨自三四失位不中失了乾元上下四陰聚而成密震既不能上往而艮亦止於下位此互兌之澤所以不及於民非三四失位何以至此極耶大抵陰既得位儼然稱公所以有弋有取而彼之在穴者亦無不同類相聚矣弋上射也謂上卦之陰也取下取也謂下卦之陰也陽稱我則陰稱彼六五亦彼以彼與彼相得不過弋之取之而已非嚴穴求賢之道也即此便知不雨之故並見羣陰之不能濟大事也象曰已上是小人得志惟恐不過之意豈知小過之時上固由你然其

如不宜何哉

上六弗遇過之飛鳥離之凶是謂災眚象曰弗遇過之已亢也

本義曰六以陰居動體之上處陰過之極過之已高而遠者也故其象如此

孔沖遠曰以小人之身過而弗遇必遭羅網其猶鳥飛而無託必離矰繳故曰飛鳥離之凶也過亢離凶是謂自災而致眚

王輔嗣曰小人之過遂至上極過而不知限至於亢也過至於亢將何所遇飛而不已將何所託災自已致復何言哉

按四爻遇字陽宜遇陰也此爻遇字陰宜遇陽也乃上六不但不肯遇陽且直過之知陽之本無能為也不知過陽之陰失其柔中較初之飛愈飛愈上即較初之凶愈離愈凶這纔是自取之災自致之眚謂之災眚真災眚也復之上六曰迷復凶有災眚以迷而有也能復則免矣小過之上六曰飛鳥離之凶是謂災眚以亢而離也此不可免者也彼小人亦何樂而必亢也耶

又按是卦彖辭爻象皆有洶洶之勢然彖曰利貞又曰可小事不可大事又曰不宜上宜下大吉看是引誘小人不教他太過而其實救小人之法亦不外乎此是聖人一片婆心也至爻象語氣更凶初曰不可如何二曰臣不可過惟五上二爻曰已上曰已亢全不說出救法又似惡其太過的光景不知小人狡猾非情理所能動其心祇以飛鳥之象教他看樣固無俟傍人瑣

瑣為也若三四兩爻曰位不當曰終不可長明明說出病源所在教他慎始圖終倘不能慎始於失位之先即聖人亦無救法一有救則始可慎亦可不慎矣唐虞三代以後自春秋以至強秦都是小過中爻象也繫易終此聖人之憂患抑何不幸而中如此哉

項平菴曰坎離者乾坤之用也故上經終於坎離下經終於既未濟頤中孚肖離大小過肖坎故上經以頤大過附坎離下經以中孚小過附既未濟二陽函四陰則謂之頤四陽函二陰則謂之中孚二陰函四陽則謂之大過四陰函二陽則謂之小過離之為麗坎之為陷意亦類此

䷾ 離下坎上　互坎離以坎中為卦主

既濟亨小利貞初吉終亂

述義曰水上火下曰既濟是乾坤之互藏泰否之相接坎離之儲精也心腎交則氣順陰陽交則化行剛柔交則德進上下交則政通故既濟未有不亨者也然陽大陰小其性情固殊焉既亨之後必憂盛而危明小者或怙勢而肆志故必小者皆貞各正其位各安其分而後亨可保也蓋六爻之位柔皆乘剛既濟之初餘警猶在制防新立雖有小人亦循分秉禮而可以獲吉及其終也以晏安廢事以逸豫滅德則小必加大而禍亂作矣循環倚伏間不容髮不可不思患而預防之也

折中曰天地交為泰不交則為否水火交為既濟不交則為未濟以治亂之運推之泰否其兩端也既未濟其交際也既濟當在泰之後而否之先未濟當在泰之先而否之後泰猶夏也否猶冬也未濟猶春也既濟猶秋也故先天之圖乾坤居南北是其兩端也離坎居東西是其交際也既濟之義不如泰者為其泰而將否也未濟之義優於否者為其否而將泰也是以既濟彖辭曰初吉終亂即泰城復于隍之戒未濟彖辭曰汔濟濡其尾无攸利即否其亡其亡之心

易或曰濟取渡險險在明內明未出險如渡水未竟曰未濟險在明外明已出險如渡水已竟曰既濟

按既未濟是一卦分而二之則既濟未了語也方濟而圖其終故亨小利貞皆有警戒之詞為其初吉而終亂也時已過之謂既既濟無不亨也然大處亨小處未必全亨若恃大而忽小則小處即是亂根亂必非小而常於小處基之於小時伏之已亂而悔弗可及已故當既濟之初凡一切小處俱要通達無碍不稍留一點疎懈此既濟所以亨小也然偶然如此却算不得謹小慎微故又要利貞利是界限分明貞是持守堅固常常如此則既濟猶如未濟以未濟之心處既濟之後初終祗是一般安得有吉有亂若祗知初吉不知倘有終亂一層則其所謂濟者特時之已過者耳濟出險也而又入焉再入則不能復出矣豈

如未濟之望濟可以任吾出入也哉是卦離下坎上險已在外故曰既濟前儒發明亦無義不搜惟互卦坎離暗藏未濟一卦未濟互卦暗藏既濟一卦此全易所僅見而聖人作易之苦心亦結穴於二卦內讀易者其留心焉

彖曰既濟亨小者亨也利貞剛柔正而位當也初吉柔得中也終止則亂其道窮也

本義曰濟下疑脫小字

陸君啟曰國家當極盛時縱有好處都只是尋常事所以說小者亨

折中曰亨小之義陸氏說善既濟之時自然事事亨通然特其

小者爾聖人之制治保邦也制度之立綱紀之修以爲小而精神之運心術之動以爲大故屯難之時而大亨者以其動乎險中不敢安甯也既濟之時而亨小者以其已安已治四達不悖也彖所以言初吉終亂者以此象所以言思患豫防者亦以此

俞玉吾曰三剛三柔皆正而位當六十四卦獨此而已故特贊之

折中曰凡易義以剛中爲善而既未濟皆善柔中者既濟以內卦爲主至外卦則向乎未濟矣未濟亦以內卦爲主至外卦則向乎既濟矣亦猶泰之善在二而否之善在五

胡安定曰天下久治則人苟安萬務易墮禍患不警故持盈守成之道尚須至兢至愼然後可以久濟苟止於逸樂不自省懼以爲終安亂斯至矣此聖人深戒之辭

張中溪曰卦曰終亂而彖曰終止則亂非終之能亂也於其終而有止心此亂之所由生也

俞玉吾曰人之常情處無事則止心生止則怠怠則有患而不爲之防此其所以亂也

易或曰夫子發彖究其所以終亂之故獨以其止坎離之交水火之際離固日麗而無止坎亦日流而無止何獨既終爲止爲以陰柔居濟終履既運有既心安既終忘既初上坎不爲流水爲止水一爲止水於火不相濟而相息明不上行險且下陷濟道遂窮惡得無亂既濟未濟皆取象於濟水故初終皆稱濡既初爲上坎所濡未初自濡既終自濡未終仍爲下坎所濡蓋天地間只是一个既濟未濟人便要既濟則保其濟未濟則求其濟持此二者爲心便可維持宇宙是故既濟未濟合爲一卦而易道之終始於是大明矣既濟未濟合爲一心而人道之終始於是大明矣此六十四卦首乾坤終既未之義歟

趙麗山曰邵子云天下將治地氣自北而南將亂則自南而北未濟從坎入離則自北而南既濟從離入坎則自南而北故初吉終亂

汪化昭曰凡事有既往有未來有見在既濟之時亨小者其見在者也初吉者其既往者也終亂者其未來者也利貞者蓋其見在之理以維其既往之運而杜其未來之端

按既濟所以亨者必小者全亨而後可言亨也利貞爲全卦之剛柔言之剛在外在上是剛正也柔在內在下是柔正也剛在陽位柔在陰位又一剛一柔柔中有剛剛中有柔是位當也剛大也柔小也剛者正而柔亦正剛當其位而柔亦當位此小之所以利貞也柔得中專指下卦言之謂離中之柔當既濟之初一眼看到坎外離明所照不以初吉而忘坎是下卦之小能亨也終止則亂專指上卦言之謂坎終之柔當既濟之後一心祇有初吉坎陷以外全不留心止於此而不變則既濟之道窮矣

是道之窮窮於小亂於小雖既濟焉得亨乎不知既濟之道須有未濟之心未濟斷不能止也一止則未濟者不濟即既濟者亦不能濟此即孟子生於憂患死於安樂之說自一心一身以至家國天下無不如此若不知亨小利貞之道則吉便是亂初便是終乾之言曰大明終始六位時乘此六十四卦中一大橐籥也而明乎人事第一切要之務一不明則時位皆成虛設定是無始無終此既濟一卦以乾坤分配而成而天地之元機即於坎離互藏焉人也而可不知既濟之義哉

象曰水在火上既濟君子以思患而豫防之

水火雖交相為用然水在上則時時有滅火之勢滅火之機所

以要思患豫防思患者未患而豫思之即是豫防之道此君子一生大學問即是既濟中含未濟之意

述義曰君子於其相濟之時即思其相射之患既濟之患無形思而後知可患既濟之防未然豫而後為善防故思患則無患豫防則無防不然患至而不可防思亦無如何矣王弼曰存不忘亡既濟不忘未濟是也思患坎難象豫防離明象

初九曳其輪濡其尾无咎象曰曳其輪義无咎也

述義曰坎為輪初在後故曳之坎為狐初在下其尾也既濟則輪在水前從後曳之人近於水故有沾濡如狐之濡其尾也險難既出恐其輕進故既濟之初即曳其輪跬步不輕進也以急於曳輪之故至於濡尾而不惜蓋離明見幾人視以為坦途者彼視以為陷阱也思患深而防患豫矣故无咎

易或曰初當方濟之始而曳其濟險之輪控制在我則義無不濟此所以濡其尾而无咎象故歸重於曳其輪也

六二婦喪其茀勿逐七日得象曰七日得以中道也

述義曰二重柔離中女故為婦離為雉為翟茀坎盜之故喪也坎馬能逐離麗故勿每爻當一日一卦六爻循環數之至七日而復其本位故得也既濟之後人皆出險則爭競之心生焉二柔應剛有如婦也故不曳輪而前往小人忌害或竊其茀而使不行與之爭進也二柔得中故不逐而靜俟之至七日而復得

焉躁而競者勝負未可知靜而俟者不久而自定其勿逐也乃其所以得也

程傳曰二以文明中正之德上應九五剛陽中正之君宜得行其志也然五既得尊位時已既濟無復進而有為矣則於在下賢才豈有求用之意故二不得遂其行也自古既濟而能用人者鮮矣以唐太宗之用言尚怠於終況其下者乎茀婦人出門以自蔽者也喪其茀則不可行矣然逐者從物也從物則失其素守故戒勿逐自守不失則七日當復得也

胡雲峯曰喪特失其在外者逐則失其在我矣

折中曰初二居下位故皆取君子欲濟時而未得濟為義輪者

事之所以行路也茀者車之所以蔽門也初之時未可以行也故曰曳其輪二可以行矣而不茍於行茍喪其茀亦不行也夫義路也禮門也義不可則不行禮不備則亦不茍於行也二有應而曰喪其茀者既未濟卦義以上下體之交爲濟二猶居下體之中故也

按是卦以止便亂則既濟當行可知乃初曳其輪而无告二喪其茀而勿逐不幾近於止乎曰既濟之中內有未濟故也以既濟之心行既濟之事則必濡必逐看是行却是止也當既濟之後存未濟之心則爲曳爲勿逐看是止却是行也蓋陰爲婦婦之所以行者茀也茀小也小者喪而勿逐不是教人於瑣碎處

留心從瑣碎處留心則心逐於外而失其中非亨小之義也惟不逐於外而得吾未濟之本心事雖既濟而吾心總覺尙有未濟行中有止止中有行這纔是彖得中的道理爻曰七日得象以中道釋之者初是既濟之初到終爻祇是六位由終反到初上便是七位以當七日反過來固是未濟由中觀之亦是未濟心藏於中而道卽寓焉以未濟之心持既濟之後則永遠祇是初吉斷無終亂之日矣象故曰以中道也

九三高宗伐鬼方三年克之小人勿用象曰三年克之憊也

述義曰離在南極南之國多好鬼故曰鬼方離爲甲兵故伐之離數三故三年三之承乘皆陰而險小人也既濟之久內已治安則好大勤遠之事生焉故取高宗伐鬼方爲象殷武之詩是也以高宗之賢明伐鬼方之小國猶三年而後克之見用兵之難也凡兵端之開皆起於小人故戒以小人勿用杜用兵之源也此與師上同義聖人所以仁天下也

折中曰既未濟皆以高宗言高宗商中興之君振衰撥亂自未濟而既濟者也既濟於三言之者卦爲既濟至於內卦則已濟矣故曰克之者已然之辭也未濟於四言之者卦爲未濟則至外卦之初方圖濟也故曰震用者方然之辭也既濟之後則當思患而豫防之故小人勿用與師之戒同

按鬼方小象也卽陰象也小能順大亦能抗大陰能從陽亦能

蔽陽惟九三以陽剛處明之極以我之明臨彼之險小無不克卽明無不亨此既濟之時看似夷險爲平然克以三年兵力已困征伐雖終憂勞方始知其憊而謹持之則小人勿用以後克仍有險也不知其憊而忽視之則或用小人以終險卽在克也此未濟隱寓於既濟之中不得以已克而遽忘其憊也聖人之垂戒微矣哉

六四繻有衣袽終日戒象曰終日戒有所疑也

程傳曰繻當作濡衣袽所以塞舟之罅漏

胡雲峯曰乘舟者不可以無繻而忘衣袽亦不可謂衣袽已備遂恝然不知戒水浸至而不知則雖有衣袽不及施矣備患之

具不失於尋常而慮患之念又不忘於頃刻此處既濟之道

張中溪曰六四出離入坎此濟道將革之時也濟道將革則罅漏必生四坎體也又居多懼之地故取漏舟爲戒

程敬承曰九三善用其剛所防在外患六四善用其柔所防在內治其爲思患預防一也

按四處坎離之交一身雖在險外一心已入險中其所以備罅漏而終日戒者恐其明有不到濟險之具不能如坎之實象曰有所疑正是視既濟如未濟之意

九五東鄰殺牛不如西鄰之禴祭實受其福象曰東鄰殺牛不如西鄰之時也實受其福吉大來也

東鄰離也西鄰坎也此先天之卦位也離爲牛牛入坎故曰殺

九五以陽剛中實爲坎之主與二爲離主者合而成卦故有鄰象然既濟之初賁明爲其能知終也既濟之後貴實爲其能持終也離爲文明故殺牛以示豐備坎爲孚實故禴祭以示儉約禴薄也至極豐盛時猶不敢侈然求備而安於薄祭既濟之時宜然也故曰東鄰殺牛不如西鄰之禴祭夫禴不如豐也而以爲豐不如禴者當既濟之後時時有未濟之心則其心之憂盛危明與其行之持盈保泰實實有孚於中實與時合所以能受既濟之福而無將終之亂也吉大來者吉是既濟之初纔出險的時候以能出險爲吉也惟九五自初至終不忘初險仍如未濟以前光景則吉可大來不止如初之吉已也可見人能憂患即安樂亦可不死不知憂患即憂患亦是徒然世固有處安樂明知必死而一生因循終不肯捨安樂而入憂患者未必全是不明總是不實故耳此東鄰所以不如西鄰之故無實者其知所警乎舊說實字作虛字解恐未確

述義曰東鄰離也外明而中虛是誠不足也西鄰坎也外暗而中實是誠有餘也夫祭與其誠不足而禮有餘也不如禮不足而誠有餘也五爲濟主持盈保泰必有實心實政故敎以實乃受福此祈天永命之本也

姚承菴曰人君當既濟時享治平之盛驕奢易萌而誠敬必不

足故聖人借兩鄰以爲訓若曰東鄰殺牛何其盛也西鄰禴祭何其薄也然神無常享享于克誠彼殺牛者反不如禴祭者之實受其福信乎享神在誠不在物保治者以實不以文此蓋敎之以祈天保命之道

折中曰極熾而豐之時能行恭敬撙節退讓明禮之事此其所以受福也若以西鄰爲六二則受福爲六二受福易無此例

上六濡其首厲象曰濡其首厲何可久也

述義曰初爲尾上爲首在坎中故濡也上濟久矣而又濡者不能預防而患又至也才柔不濟故濡其首此與大過之滅頂象似而義殊彼過涉以罹災此則狎水而自溺也不言凶而言厲

者易教也上之濡首本其自取能知危懼而速改之則濟猶可保也需之三曰自我致寇敬愼不敗其斯之謂與

易或曰上居既濟之終一轉即爲未濟其勢不久象故曰何可久也示人思其可久慮其所終而通其變於不窮深矣

薛溫其曰濡其尾者有後顧之義濡其首者不慮前也恃以爲濟遂至陷沒沒而至首其危可知歷險而不知虞患故曰亂者有其治者也既濟終亂其義見矣

按既濟之反爲未濟而互卦内又藏一未濟何也處既濟之時必存一未濟之心也如既濟而無未濟之心則眞未濟矣此既濟所以反而未濟所以繼既濟歟

䷿ 坎下離上 互離坎以坎中離中爲卦主

未濟亨小狐汔濟濡其尾无攸利

本義曰未濟事未成之時水火不交不相爲用卦之六爻皆失其位故爲未濟汔幾也幾濟而濡尾猶未濟也占者如此何所利哉

程傳曰未濟之時惟在愼處狐能度水濡尾則不能濟其老者多疑畏故履冰而聽懼其陷也小者則未能畏愼故勇於濟汔當爲仡書曰仡仡勇夫是也

述義曰火上水下曰未濟坎爲狐在下卦故曰小互坎至於五爻是汔濟也初爻陷於坎窞是濡尾也坎離不交不相爲用剛

柔失位事猶未成故曰未濟夫未濟者非不濟也有待而濟也六五柔得中而剛柔應終有協力出險之功是未濟者終於克濟故亨也然天下事無不可爲而特無爲事之人必雄才碩畫愼始圖終而後可有濟若智淺才弱不克敬愼雖奮發於事始必墮敗於垂成如小狐之汔濟而濡尾其何利之有哉是故善求濟者自始事以至於終事不可一刻而不敬愼也

陳明卿曰易首乾繫以龍終未濟繫以狐狐之妖媚變態萬狀幾與神龍同然終不能遁其尾也夫人之初龍也而竟以狐終可乎

彖曰未濟亨柔得中也小狐汔濟未出中也濡其尾无攸利不續

終也雖不當位剛柔應也

述義曰未濟之所以能亨者六五以柔得中柔則不復以僨事柔而中則不懦以失幾此能濟之才也故亨小狐幾濟尚未出於險中乃濡其尾而无攸利則始雖能涉究不能繼續而成其終矣然豈終不可濟哉卦之六爻雖陰陽皆失其位而剛柔各相爲應猶能同心協力以成共濟之功但貴敬慎以保其終耳既濟未濟皆以柔得中爲宜以不克終爲戒聖人教人敬慎求濟之心固不分於既濟未濟也

程傳曰小狐汔濟據二而言也二以剛陽居險中將濟者也又上應險非可安之地五有當從之理故果於濟如小狐也既果

於濟故有濡尾之患未能出於險中也卦之諸爻皆不得位故爲未濟雜卦云未濟男之窮也謂三陽皆失位也斯義也聞之成都隱者

郭鵬海曰既濟之吉以柔得中未濟之亨亦以柔得中則敬慎勝也既濟之亂以終止未濟之无攸利以不續終則克終難也既濟之貞以剛柔正未濟之可濟以剛柔應則交濟之功也既曰柔得中而又有不續終之戒可見濟事無可輕忽之時既曰不當位而又著剛柔應之善可見世人無不可濟之事

按小狐指初也以初陰居坎下故有小狐之象若坎中一陽可稱大不可稱小象傳以柔得中釋未濟亨三字指五也至釋小狐汔濟則曰未出中也以中爲險中則可以小狐謂九二則不可蓋未濟之義以能濟爲主小狐雖無濟險之才而初志可嘉故以幾濟望之又以濡尾戒之若小狐既能用初又能續終則尾必不濡而濟者竟濟矣惟其不能續終所以濡尾而无攸利非初時卽可阻其前進之志也故未出險中自是分量使然但戒其不續以至濡尾一以見濟險必須陽剛一以見陰柔必須得中得中是畏慎之意則未出中者之未能畏慎可知也然天下事特患無志不患不濟卽位有不當而剛柔相應終必有既濟之日非一味求人助我乃是從畏慎中調和自己剛柔耳此處切須認明

象曰火在水上未濟君子以慎辨物居方

述義曰水火以交濟爲用火在水上則氣不相交而功不相濟未濟之象夫火炎上水潤下物不同也火居南水居北方不同也水火異處雖無濟於用而亦可以無相害君子觀象以慎辨其物而居之使各得其所薰蕕不使並器邪正不使並立君子在位小人在野如水火之不相雜而不相害此未濟終於必濟而亦無既濟之亂也慎坎象辨離象

易或曰此象緊要在一慎字夫物不可以無辨方不可以不居尚矣然物以羣分分必以羣而後得物之性是物不可以徒辨也方以類聚聚得其類而後合方之宜是方不可以徒居也倘

一不慎而徒辨之居之則辨物必至於絕物居方必至於拘方其為害將有不勝言者故不可不慎也君子戒懼慎獨而天地位萬物育亦如水火之無所不濟焉耳故曰萬物並育而不相害道並行而不相悖

按慎辨物居方者君子致用之學也當未濟之時先有這番功力然後可以入世其所以必慎者物是散而無紀方是一定不易然其中情形時勢都有箇道理在內辨之不慎則物非心中之物居之不慎則方非心中之方心逐於物與方而非得中之用心紛於居與辨而非剛柔之應何以處未濟而成既濟之功乎觀此可見古人格致即在心身意知家國天下之內不是明

新外另有一番格致也此有用無用之辨讀易者其亦知所慎乎

象旨曰始以異物各止其所既以同居各適其用其未濟者終濟矣此與同人之辨何以異曰同人別其所同未濟致之各異

初六濡其尾吝象曰濡其尾亦不知極也

述義曰未濟之初宜濟者也以其才柔不能勝任故方濟而即濡其尾則終未濟矣不能濟已焉能濟人吝孰甚焉既濟之濡尾急於曳輪也未濟之濡尾輕於涉水也象之濡尾不續終也爻之濡尾並不能慎始也初知始之欲濟不知終之不能續象故曰亦不知極極者終窮之謂

按既濟之初已出乎險故險在後以倒曳其輪而濡尾故无咎未濟之初未濟乎險則險在前以方濟即濡尾故吝極者險之盡處也初以始淺而冒進不知險之盡處與象辭同故曰亦不知極責其不慎也

九二曳其輪貞吉象曰九二貞吉中以行正也

程傳曰在他卦九居二為居柔得中无過剛之義也於未濟聖人深取卦象以為戒明事上恭順之道未濟者君道艱難之時也五以柔處君位而二乃剛陽之才而居相應之地當用者也剛有陵柔之義水有勝火之象方艱難之時所賴者才臣耳尤當盡恭順之道故戒曳其輪則得正而吉也倒曳其輪殺其勢

緩其進戒用剛之過也剛過則好犯上而順不足唐之郭子儀李晟當艱危未濟之時能極其恭順所以為得正而能保其終吉也於六五則言其貞吉光輝盡君道之善於九二則戒其恭順盡臣道之正盡上下之道也

折中曰此爻曳輪之戒與既濟同而差一位者時不同也

易或曰初濡尾三征凶皆才孤汔濟之見二曳其剛中之輪以與五之柔中相應與時偕行而不失其正未濟之所以亨也既之下三爻皆所以濟上三爻未之下三爻皆待濟於上三爻剛中在二柔中在五剛中與時偕行而柔中亦順承天而時行此所以曳其輪而貞吉象故曰中以行正也

按舊說曳其輪是自止不進之意故謂之倒曳但象詞行字無着詳觀此爻疑是前曳其輪與既濟初爻不同蓋既濟已出於險前有坦途而不肯輕進是以未濟視既濟也故義無可咎未濟尚在險中前有大險而不肯自止是以必濟處未濟也且是卦以五爲主五之得中以與坎剛相應柔既應剛剛豈可不應柔況當未濟之時剛正宜濟故前曳其輪以行務期與柔相應即是用愼又能愼以守貞無初進不續之憂所以濟險而吉象曰九二貞吉貞其剛中以行其正得剛柔相應之義與專恃剛者不同此二之所以爲中二之所以行正也

六三未濟征凶利涉大川象曰未濟征凶位不當也

程傳曰三以陰柔不中正之才而居險不足以濟未有可濟之道出險之用而征所以凶也然未濟有可濟之道險終有出險之理上有剛陽之應若能涉險而往從之則濟矣故利涉大川也然三之陰柔豈能出險而往非時不可才不能也

折中曰既未濟兩卦爻辭未有舉卦名者獨此爻曰未濟蓋他爻之既濟未濟者時也順時以處之而已此爻時可濟矣而未能濟是未濟在已而不在時故言未濟見其失時也無濟之才故於征則凶有畏愼之心故於涉大川則利蓋涉大川不可以輕進未濟無傷也聖人之戒失時而又欲人審於赴時也如此

述義曰征凶又曰利涉者已無才宜資人之才能求賢以共濟戒自用而勸用人也既濟九三承乘皆陰故戒用小人未濟六三承乘皆陽故勸用君子也

按三當坎離之交正宜濟之會但陰柔無剛以征則凶故三之未濟非時不可特其柔不能濟耳然三雖陰爻而居動位以柔征固凶以明動則利如能以柔應剛借上之陽光以求明則大川亦可利涉若專以柔往而不能相應則其才不足以濟象故曰位不當也三互離故有此象

九四貞吉悔亡震用伐鬼方三年有賞于大國象曰貞吉悔亡志行也

述義曰既未相綜未四即既三也故伐鬼方之象同四多懼故

震也封以大國而又賞之故曰有賞于大國伐鬼方一也既三憂其憊而此喜其賞者彼剛在離上主兵者也故曰高宗此剛在離下將兵之臣也君不可以好大臣不可以懷安位不同也既濟則宜用靜以保之未濟則宜用動以通之時不同也時位不同而義異易教也

按濟險以陽爲貴者爲其剛也剛則實而無退阻之心故宜貞惟以九居四未免多疑多懼此九四所以有悔也然疑懼之來常由於不明不明則剛亦無用此坎離交際貴實九貴明也今九四以陽剛而入明體實者愈實故曰貞吉而明又足以繼之則疑懼皆釋而悔亡此由實以入明時也然天下事不明則當

求明而旣明則當用震震者奮其剛明以伐其不剛不明之鬼方三年不懈是能續也有賞于大國是能終也能續能終而未濟之志以震而行矣震不用於旣濟而用於未濟旣濟貴用豫未濟貴用震也

折中曰、此伐鬼方、亦與旣濟同而差一位三年克之是已克也震用伐鬼方是方伐也又三四非君位而以高宗之事言者蓋易中有論時者則不論其位如泰論平陂之運而利於艱貞革論變革之道而宜於改命皆以上下卦之交時義論之也

易或曰、初濡坎底獨出重明之外人道不存象鬼方四貞而能震厲重險而以震爲用用震以伐震伐三年威伏在初受成在五合上下而胥耀之於光剛正明之功歸於五四匪以爲功重明之國開於四五皆有懋賞以明撤晴之志至四方行四之志行則二五相應之志行矣

六五貞吉无悔君子之光有孚吉象曰君子之光其暉吉也

述義曰、柔中故貞離明故光坎實故孚也五爲濟主未濟者已濟矣執柔守中安靜以俟治化之成德與時偕隆故事皆吉而无悔焉離明得中盛德之光煥然著見又能下應剛中之臣盡忠尚質以輔主德則君子之光皆孚誠之著也君臣同心剛柔互用則坎承離文離資坎質坎升離降而旣濟之功成矣

程傳曰、五文明之主故稱其光君子德輝之盛而功實稱之有孚也上云吉以貞也柔而能貞德之吉也下云吉以功也旣光而有孚時可濟也

折中曰、凡自悔而明自亂而治者其光輝必倍於常時觀之雨後之日光焚餘之山色可見矣

易或曰、日中爲光朝日爲暉暉光相爲體用體用一原顯微無閒五孚二實以爲光二歆五光以成暉吉不獨在五亦在二而未之望旣皆此所以爲君子之光象故曰其暉吉也

張彥陵曰、君子二字重言君子、便見光之本於有孚矣非光之外別有所謂暉也堯之欽明其光乎堯之被四表其暉乎光而言暉昭其盛也暉又言吉贊其妙也

項安世曰先儒以暉爲光之散非暉者光中之氣詩曰庭燎有暉周禮眡祲以十暈爲十暉皆謂光中之氣五離爲虛故爲光二坎中實故爲光中之氣也

按六五以虛中而爲離主以全卦言則應九二之光爲得中以一卦言則借上下二陽之光爲得中惟得中是五之貞故曰貞吉而無偏柔之悔惟應陽是五之光故又曰君子之光其所以必應陽而後爲得中者以陽有孚而五應之五得之是中虛亦中實矣故又曰有孚有孚如是則未濟變爲旣濟故吉也象曰君子之光其暉吉者易中陰爻稱君子者皆有故焉今六五能將旣濟未濟合而爲一其有孚不待言矣即從外觀之亦莫非

盛德之發見故曰其暉吉也

上九有孚于飲酒无咎濡其首有孚失是象曰飲酒濡首亦不知節也

述義曰坎爲酒上爲首下應坎故濡也有孚蒙五爻之詞也三陽同德五與之孚則上亦在所孚之中矣以有孚之故筐篚酒醴以相晏樂所謂濡于酒食也道當如是於義无咎然酒以成禮不繼以淫若好樂而荒至於濡首則於有孚之道失其是矣是因坎之孚而反離之明也誠無不明無私心而不當理則無之而可矣是故光而有孚者文質之得中孚不失是者誠明之兼至文質者王道之要誠明者聖學之本也易終於此其旨遠矣

石守道曰上九以剛明之德是內有孚也在未濟之終反於既濟故得飲酒自樂然樂而不知節復濡其首則雖有孚必失於此此戒之之詞也

李棠齋曰未濟之終甫及既濟而復以濡首戒之懼以終始其要无咎此之謂易之道也

王子安曰曰極曰是曰節即象之所謂方也失是由於不知不知由於不辨故君子愼之

按有孚于飲酒者是否已極泰貞將起元之會而既濟纔到又以濡首而失是機會祇爲不知節的緣故所以有孚不能續終

夫坎大險也初以濡尾而不知極柔也猶可言也至上九有孚已出險矣又以濡首而不知節陽也不可言也況尾之濡未濟之坎也首之濡既濟之酒也大險不能濡而飲酒濡之且所濡者非尾也其首也處明之極而亦有是失大學所謂必忠信以得之驕泰以失之者正是此意大抵聖賢處世祇是望道爲歸道有極處至善是也道有節序時中是也當其未濟有必濟之志而非以濟圖安也及至已濟有未濟之心而非以濟幸免也若未濟求濟之時先存一飲酒的念頭則既濟無不濡首從古英雄如漢高祖唐太宗這般人物且不免有始無終則以大道未聞而易教之不明久矣論語曰加我數年五十以學易可以無大過矣孟子曰文王視民如傷望道而未之見古聖人之用心不可即此而類推之歟

李袁一曰未濟一卦彖詞盡之矣六爻不過發明彖詞之意諸爻皆不當位獨言三何三陰柔居險極也諸爻皆剛柔相應獨二五言貞吉何以其居坎離之中也九四非中矣而亦言貞吉何以其出乎坎也九五言貞吉矣又言有孚吉其暉吉何以其居離中也卦所重者離也既濟離在下故既濟在下卦而未濟在上卦未濟離在上故未濟在下卦而既濟在上卦未濟有既濟之理既濟懷未濟之心既濟未濟合爲一卦而易道終矣

李氏曰聖人之處世也無一日而非既濟之時則無一日而非

未濟之心無一日而非未濟之時則無一日而非欲濟之念憂方來而喜或乘之喜甫至而憂復生焉喜憂相仍此聖人所以發憤而不知老之將至也乾之自強不息終日乾乾而夕猶惕若有以也

程敬承曰乾之初九以勿用始未濟之上九以失是終何也無用爲用而卷舒操縱總歸於是斯陽德完局

李西溪曰上篇首乾坤終坎離下篇首咸恒終既濟未濟亦坎離也天地之道不過於陰陽五行之用莫先於水火上篇首天地陰陽之正也故以水火之正終焉下篇首夫婦陰陽之交也故以水火之交終焉

周易用初跋後

周易爲古聖傳心之書孔子作十翼欲傳道統於萬世是孔子手澤所僅存較春秋大學論語尤爲親切也自周子太極圖說及通書出而易道明自程子易傳朱子本義出而易道愈明然皆理博而詞約意深而指遠學者開卷茫然終無以窺其要領則易因以不明於天下吾師

鏡泉夫子談易至潛龍勿用一爻慨然有志於全經遂取講家諸解以求其中細繹經傳本文以探其蘊然後知六十四卦三百八十四爻無一語不關於世教不切乎

人事此周易用初所不能已於作也雖其中多有異同然皆彖傳爻象內應有之義何嘗稍執已見以任意而悖經哉句〻踏實而理不蹈空筆〻凌虛而道皆可據庶幾乎古聖心傳孔子道統可於是本中覓之周子之說程朱之傳可於是本中識之其所以望天下後世者至矣切矣甸謬執校字之役爰誌數語以附於篇末亦願讀是編者勿泥於字句辭章而忘作書之本意云爾

受業蕭培甸謹

〔清〕徐通久撰

周易輯説五卷

清道光七年抱真書屋刻本

道光丁亥年鐫

板存西安問城隍廟
內蕭家刻字鋪便知

周易輯說讀本

抱真書屋藏板

易經輯說序

易具天地鬼神之奧統萬事萬物之理涉世非深明夫易不能適合乎中正之宜而講易非深造乎道不能洞悉夫精微之蘊是故明理達義者爲上窮象盡數者爲末朱子謂經書難讀而此經爲尤難然學者固不可因其難讀而遂已也予自弱冠以後讀易屢屢絕無蹊徑可入奔走四方迄今三十餘載求欲一明哲以爲師而卒不可得蓋由學鮮專門經無授受而易道之失傳也久矣夫乙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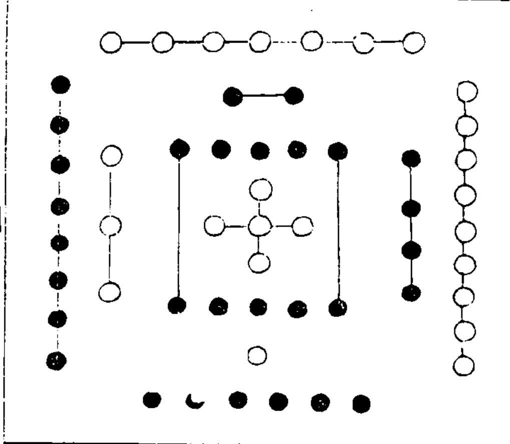
初秋攝篆中部事簡民淳公餘多暇復取易經本義與諸家註解尋繹而玩味之始知本義之精簡實本於周邵諸儒而撮其要領所註卦爻義旨摘取程子爲多程傳既詳故朱註從畧學者不讀程傳則於義旨間有不能豁然於心目之處況本義一書朱子未及修改故於晚年講解每有不同或問所載不可不附即歷代諸儒仁者見仁知者見知其有關於心身家國之理亦未可盡廢爰以本義爲主而集程傳諸儒與或問所說附錄於後以

備觀覽自審素無師承去易道遠甚不敢稍出已意有玷聖經而其間有諸家講解各異者兼存其說以俟夫極深研幾之君子折中焉歲經三易彙輯成編爰弁數言付諸剞劂時道光七年立夏後一日武林徐通久識於岐山挹翠書屋

周易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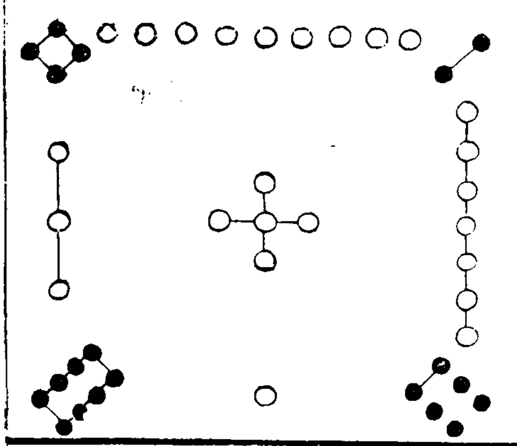
易之爲書卦爻彖象之義備而天地萬物之情見聖人之憂天下來世其至矣先天下而開其物後天下而成其務是故極其數以定天下之象著其象以定天下之吉凶六十四卦三百八十四爻皆所以順性命之理盡變化之道也散之在理則有萬殊統之在道則无二致所以易有大極是生兩儀太極者道也兩儀者陰陽也陰陽一道也太極无極也萬物之生負陰而抱陽莫不有太極莫不有兩儀絪緼交感變化不窮形一受其生神一發其智情僞出焉萬緒起焉易所以定吉凶而生大業故易者陰陽之道也卦者陰陽之物也爻

者陰陽之動也卦雖不同所同者奇偶爻雖不同所同者九六是以六十四卦爲其體三百八十四爻互爲其用遠在六合之外近在一身之中暫于瞬息微于動靜莫不有卦之象焉莫不有爻之義焉至哉易乎其道至大而无不包其用至神而无不存時固未始有一而卦未始有定象事固未始有窮而爻亦未始有定位以一時而索卦則拘于无變非易也以一事而明爻則窒而不通非易也知所謂卦爻彖象之義而不知有卦爻彖象之用亦非易也故得之于精神之運心術之動與天地合其德與日月合其明與四時合其序與鬼神合其吉凶然後可以謂知易也雖然易之有卦易之已形者也卦之有爻卦之已見者也已形已見者可以言知未形未見者不可以名求則所謂易者果何如哉此學者所當知也河南程頤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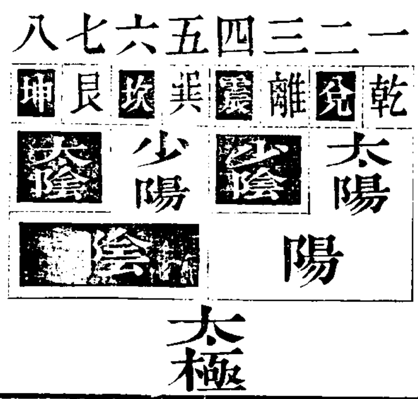
孔安國云河圖者伏羲氏王天下龍馬出文遂則其文以畫八卦

邵子曰河圖之位一與六共宗而居乎北二與七爲朋而居乎南三與八同道而居乎東四與九爲友而居乎西五與十相守而居乎中蓋其所以爲數者不過一陰一陽以兩其五行而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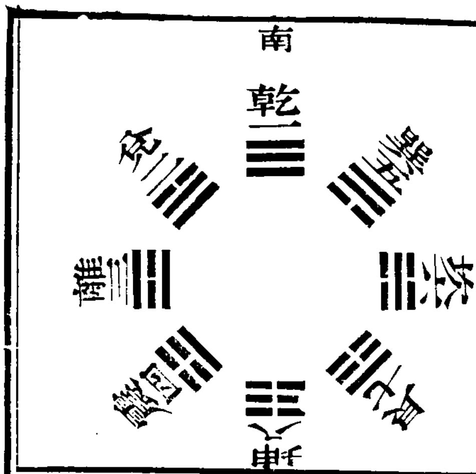
孔安國云洛書者禹治水時神龜負文而列於背有數至九禹遂因而第之以成九類蔡元定曰九宮之數戴九履一左三右七二四爲肩六八爲足正龜背之文也

伏羲八卦次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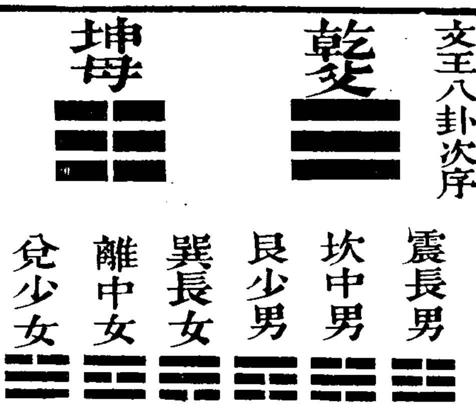
邵子曰太極旣分兩儀立矣陽上交於陰陰下交於陽而四象生矣陽交於陰陰交於陽而生天之四象剛交於柔柔交於剛而生地之四象八卦相錯而後萬物生焉是故一分爲二二分爲四四分爲八八分爲十六十六分爲三十二三十二分爲六十四猶根之有幹幹之有枝愈大則愈小愈細則愈繁

伏羲八卦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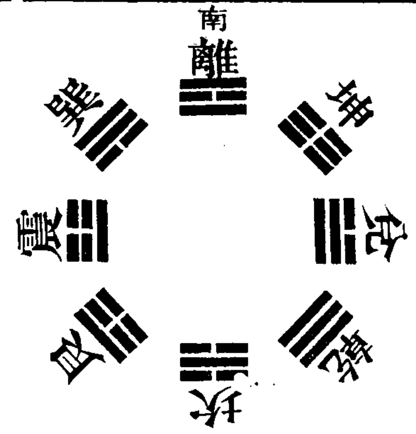
邵子曰乾坤定上下之位坎離列左右之門天地之所闔闢日月之出入春夏秋冬晦朔弦望晝夜長短行度盈縮莫不由乎此矣

文王八卦次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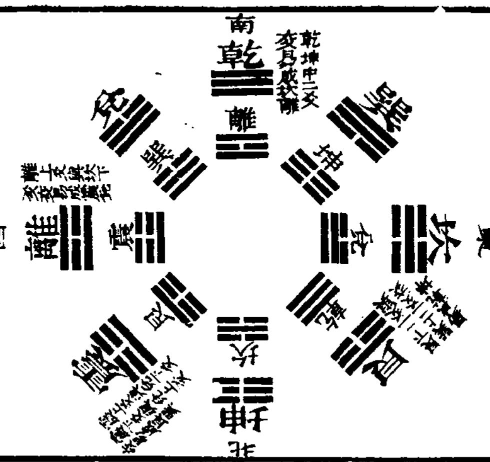


啓蒙云坤求於乾得其初九而為震乾求於坤得其初六而為巽坤再求而得乾之九二以為坎乾再求而得坤之六二以為離坤三求而得乾之九三以為艮乾三求而得坤之六三以為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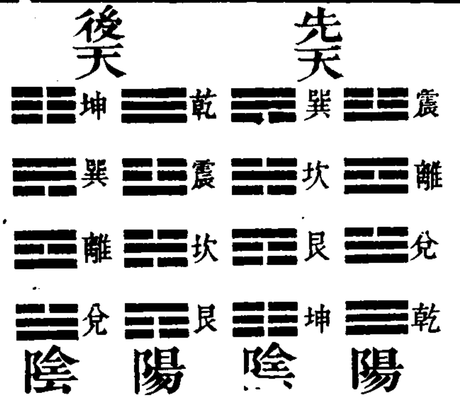
文王八卦圖



邵子曰至哉文王之作易也其得天地之用乎故乾坤交而為泰坎離交而為既濟也乾生於子坤生於午坎終於寅離終於申以應天之時也置乾於西北退坤於西南長子用事而長女代母坎離得位而兌艮為耦以應地之方也王者之法其盡於是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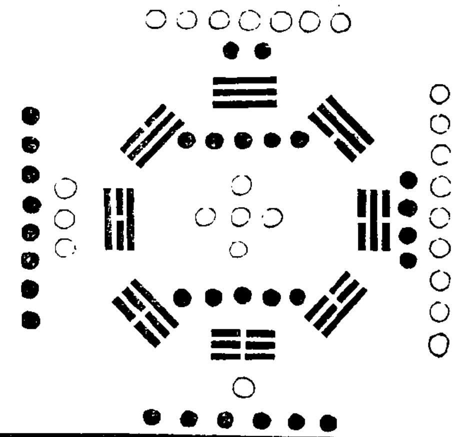


啓蒙附論云夫天地水火者一陰一陽而已其情則交易而相通其體則變易而無定故先天交變以成後天莫不各得其位而妙其化各從其類而歸其根也豈偶然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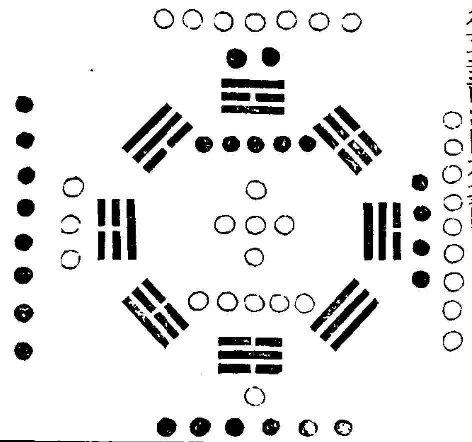
啓蒙附論云先天之陽卦曰震離兌乾其陰卦曰巽坎艮坤後天之陽卦曰乾震坎艮其陰卦曰坤巽離兌不同何也蓋先天分陰陽卦自兩儀而分之由陽儀以生者皆陽卦也由陰儀以生者皆陰卦也後天分陰陽卦自爻畫以定之其以陽為主者皆陽卦也其以陰為主者皆陰卦也先天則因乎畫卦之序而中分之後天則因卦之已成觀其爻畫之多寡而命之也

先天卦配河之象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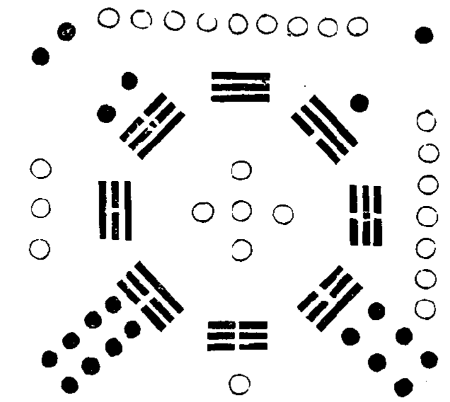
啓蒙附論云圖之左方卽先天之震離兌乾陽長而陰消也其右方陰內陽外卽先天之巽坎艮坤陰長而陽消也蓋所以象二氣之交運也

後天卦配河圖之象圖



圖之一六爲水居北卽後天之坎位也三八爲木居東卽後天震巽之位也二七爲火居南卽後天之離位也四九爲金居西卽後天兌乾之位也五十爲土居中卽後天之坤艮周流四季而偏旺於丑未之交也蓋所以象五行之順布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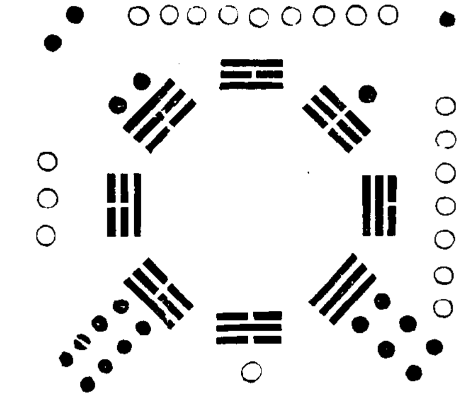
先天卦配洛書之數圖



九八七六　四三二一
乾震坎艮　兌離巽坤

圓列洛書九數而虛其中五以配八卦〇陽上陰下故九數爲乾一數爲坤因自九而逆數之震八坎七艮六乾生三陽也又自一而順數之巽二離三兌四坤生三陰也以八數與八卦相配而先天之位合矣

後天卦配洛書之數圖



九八七六　四三二一
離艮兌乾　震巽坤坎

火上水下故九數爲離一數爲坎火生燥土故八次九而爲艮燥土生金故七六次八而爲兌爲乾水生濕土故二次一而爲坤濕土生木故三四次二而爲震爲巽以八數與八卦相配而後天之位合矣

周易卦歌

卦者掛也言懸掛物象以示於人故謂之掛

乾爲天　天風姤　天山遯　天地否　風地觀
山地剝　火地晉　火天大有　坎爲水　水澤節
水雷屯　水火既濟　澤火革　雷火豐　地火明
夷　地水師　艮爲山　山火賁　山天大
畜　山澤損　火澤睽　天澤履　風澤中
孚　風山漸　震爲雷　雷地豫　雷水解
雷風恒　地風升　水風井　澤風大過　澤雷隨
巽爲風　風天小畜　風火家人　風雷益　天雷无
妄　火雷噬嗑　山雷頤　山風蠱　離爲火

火山旅　火風鼎　火水未濟　山水蒙　風水渙
天水訟　天火同人　坤爲地　地雷復　地澤臨
地天泰　雷天大壯　澤天夬　水天需　水地比
兌爲澤　澤水困　澤地萃　澤山咸　水山蹇
地山謙　雷山小過　雷澤歸妹

右卦象

訟自遯變泰歸妹　否從漸來隨三位
首困噬嗑未濟兼　蠱三變賁井既濟
噬嗑六五本益生　賁原于損既濟會
无妄訟來大畜需　咸旅恒豐皆疑似
震從觀更睽有三　離與中孚家人繫
蹇利西南小過來　解升二卦相爲贅
鼎由巽變漸渙旅　渙是漸來終于是

右卦變

乾坤屯蒙需訟師　比小畜兮履泰否
同人大有謙豫隨　蠱臨觀兮噬嗑賁
剝復无妄大畜頤　大過坎離三十備
咸恒遯兮及大壯　晉與明夷家人睽
蹇解損益夬姤萃　升困井革鼎震繼
艮漸歸妹豐旅巽　兌渙節兮中孚至

小過既濟兼未濟　是爲下經三十四

右卦歌

伏羲得河圖而作易仰觀俯察以相參正然後畫卦既畫八卦即自重爲六十四卦伏羲之時道尚質素畫卦足以垂法後代澆訛德不如古爻象不足以爲教故文王周公孔子各申言以明之

卦下之辭謂之彖文王所作使文王卦下之辭不謂之彖孔子何爲言知者觀其彖辭則思過半矣彖曰之辭乃孔子述彖之意也

爻下辭謂之象爻辭多文王後事故先儒皆以爲出於周公

大象卦畫是也天地水火雷風山澤觀卦畫則見其象也大象之辭如天行健君子以自彊不息之類周公所繫之辭也小象孔子釋周公之辭如潛龍勿用陽在下也之類皆象之傳也

文王周公所作謂之經孔子所作謂之傳傳卽十翼也

十翼上彖一下彖二上象三下象四上繫五下繫六文言七說卦八序卦九雜卦十先儒皆以爲孔子所作更無異說

周易輯說卷之一

徐通[illegible]編集

周易上經

周代名也。易。書名也。其卦本伏羲所畫有交易變易之義故謂之易。其辭則文王周公所繫。故繫之周以其簡袠重大。故分爲上下兩篇經則伏羲之畫文王周公之辭也并孔子所作之傳十篇凡十二篇。中間頗爲諸儒所亂近世晁氏始正其失而未能盡合古文呂氏又更定著爲經二卷傳十卷乃復孔氏之舊云。

☰☰ 乾下乾上

乾。元亨利貞。

周易輯說 乾　上經卷一　一

六畫者。伏羲所畫之卦也。一者。奇也陽之數也。乾者。健也。陽之性也。本註乾字。三畫卦之名也。下者。內卦也。上者。外卦也。經文乾字。六畫卦之名也。伏羲仰觀俯察見陰陽有奇耦之數。故畫一奇以象陽。畫一耦以象陰。見一陰一陽。有各生一陰一陽之象。故自下而上再倍而三。以成八卦見陽之性健。而其成形之大者爲天。故三奇之卦名之曰乾。而擬之於天也。三畫已具。八卦已成則又三倍其畫以成六畫而於八卦之上。各加八卦。以成六十四卦也。此卦六畫皆奇。上下皆乾。則陽之純而健之至也。故乾之名。天之象。皆不易焉。元亨利貞。文王所繫之辭。以斷一卦之吉凶。所謂彖辭者也。元。大也。

亨。通也。利。宜也。貞。正而固也。文王以爲乾道大通而至正。故於筮得此卦。而六爻皆不變者。言其占當得大通。而必利在正固。然後可以保其終也。此聖人所以作易教人卜筮。而可以開物成務之精意。餘卦放此。○周子曰。元亨。誠之通。利貞。誠之復。大哉易也。其性命之源乎。○邵子曰。不知乾。無以知性命之理。○朱子語類云。乾只是健。坤只是順。純陽所以健。純陰所以順。至健者惟天。至順者惟地。○林氏希元曰。乾德剛健。剛以體言。健兼用言。剛則有立。健則有爲。人而有立有爲。則志至氣至。本立道生。事無不立。功無不成。不見艱難。無能阻止。如乾旋坤轉。如雷厲風行。何天之衢。殆不足以擬之。

是不惟亨而且大亨也。中者。不偏不倚。正者。無過不及。體用之分也。正大而天地之情可見矣。可見乾之中正也。乾道大通而至正。在人容有不正者。故聖人因以爲戒。

初九。潛龍勿用。

初九者。卦下陽爻之名。凡畫卦者。自下而上。故以下爻爲初。陽數九爲老。七爲少。老變而少不變。故謂陽爻爲九。潛龍勿用。周公所繫之辭。以斷一爻之吉凶。所謂爻辭者也。潛。藏也。龍。陽物也。初陽在下。未可施用。故其象爲潛龍。其占曰勿用。凡遇乾而此爻變者。當觀此象而玩其占也。餘爻放此。○孔氏穎達曰。陽爻稱九。陰爻稱六。其說有二。一者。乾體有三畫。坤體有六畫。陽得兼陰。故其數九。陰不得兼陽。其數六。二者。老陽數九。老陰數六。老陰老陽皆變。用易以變者爲占。故稱九稱六。所以老陽數九。老陰數六者。以揲蓍之數。九過揲則得老陽。六過揲則得老陰。其少陽稱七。少陰稱八。義亦準此。

九二。見龍在田。利見大人。見龍之見賢遍反。卦內見龍並同

二。謂自下而上第二爻也。後放此。九二剛健中正。出潛離隱。澤及於物。物所利見。故其象爲見龍在田。其占爲利見大人。九二雖未得位。而大人之德已著。常人不足以當之。故值此爻之變者。但爲利見此人而已。蓋亦謂在下之大人也。此以爻與占者相爲主賓。自爲一例。若有見龍之德。則爲利見九

五在上之大人矣。○程傳以聖人言之。舜之田漁時也。

九三。君子終日乾乾。夕惕若厲。无咎。

九陽爻。三陽位。重剛不中。居下之上。乃危地也。然性體剛健。有能乾乾惕厲之象。故其占如此。君子。指占者而言。言能憂懼如是。則雖處危地而无咎也。○程傳。此舜之玄德升聞時也。

九四。或躍在淵。无咎。

或者。疑而未定之辭。躍者。無所緣而絕於地。特未飛爾。淵者。上空下洞。深昧不測之所。龍之在是。若下於田。或躍而起。則向乎天矣。九陽四陰。居上之下。改革之際。進退未定之時也。

故其象如此其占能隨時進退則无咎也○程傳此舜之歷試時也○時止時行不可恒也故云或○陳氏琛曰九四以陽居陰本非躁進之資又居上之下適當改革之時是其欲進以有為而商度之未決蓋將待時而出見可而動也有如龍之或躍在淵焉其象如此占者誠能隨時進退則其進也非貪位退也非沽名可以役事幾之會可以免失身之辱何咎之有

九五飛龍在天利見大人

剛健中正以居尊位如以聖人之德居聖人之位故其象如此而占法與九二同特所利見者在上之大人耳若有其位

則為利見九二在下之大人也○范氏仲淹曰九三君之德九五君之位成德於其內得位於其外餘爻則從其進退安危之會言也

上九亢龍有悔

上者最上一爻之名亢者過於上而不能下之意也陽極於上動必有悔故其象占如此○王氏肅曰窮高曰亢知進忘退故悔也

用九見羣龍无首吉

用九言凡筮得陽爻者皆用九而不用七蓋諸卦百九十二陽爻之通例也以此卦純陽而居首故於此發之而聖人因繫之辭使遇此卦而六爻皆變者即此占之蓋六陽皆變剛而能柔吉之道也故為羣龍无首之象而其占為如是則吉也春秋傳曰乾之坤曰見羣龍无首吉蓋即純坤卦辭牝馬之貞先迷後得東北喪朋之意○朱子語類云荊公言用九只在上九一爻非也六爻皆用九故曰見羣龍无首吉用九便是行健處

彖曰大哉乾元萬物資始乃統天

彖即文王所繫之辭傳者孔子所以釋經之辭也後凡言彖者放此○此專以天道明乾義又析元亨利貞為四德以發明之而此一節首釋元義也大哉歎辭元大也始也乾元天

德之大始故萬物之生皆資之以為始也又為四德之首而貫乎天德之始終故曰統天○朱子語類云乾元只是天之性不是兩箇物事又云元者天地生物之端倪也元者生意在亨則生意之長在利則生意之遂在貞則生意之成

雲行雨施品物流形施始豉反卦內皆同

此釋乾之亨也○楊氏萬里曰彖言元利貞而獨不言亨者蓋雲行雨施即氣之亨也品物流形即形之亨也

大明終始六位時成時乘六龍以御天

始即元也終謂貞也不終則无始不貞則无以為元也此言聖人大明乾道之終始則見卦之六位各以時成而乘此六

陽以行天道。是乃聖人之元亨也。

乾道變化。各正性命。保合大和。乃利貞。大音泰

變者化之漸。化者變之成。物所受爲性。天所受爲命。大和。陰陽會合沖和之氣也。各正者。得於有生之初。保合者。全於已生之後。此言乾道變化。无所不利。而萬物各得其性命以自全。以釋利貞之義也。○周子曰。誠者聖人之本。大哉乾元。萬物資始。誠之源也。乾道變化。各正性命。誠斯立焉。純粹至善者也。○朱子語類云。乾道變化。各正性命。只是一個理。此理處處相渾淪。如一粒粟生爲苗。苗便生花。花便結實。又成粟。還復本形。一穗有百粒。每粒個個完全。又將這百粒去種。又

各成百粒。生生只管不已。初間只是這一粒分去。物物各有理。總只是一個理。

首出庶物。萬國咸寧。

聖人在上。高出於物。猶乾道之變化也。萬國各得其所而咸寧。猶萬物之各正性命而保合大和也。此言聖人之利貞也。蓋嘗統而論之。元者物之始生。亨者物之暢茂。利則向於實也。貞則實之成也。實之既成。則其根蔕脫落。可復種而生矣。此四德之所以循環而无端也。然而四者之間。生氣流行。初无間斷。此元之所以包四德而統天也。其以聖人而言。則孔子之意。蓋以此卦爲聖人得天位。行天道而致太平之占也。

雖其文義有非文王之舊者。然讀者各以其意求之。則並行而不悖也。坤卦放此。○程傳。天爲萬物之祖。王爲萬邦之宗。乾道首出庶物而萬彙亨。君道尊臨天位而四海從。王者體天之道。則萬國咸寧也。

象曰。天行健。君子以自彊不息。

象者。卦之上下兩象。及兩象之六爻。周公所繫之辭也。○天。乾卦之象也。凡重卦皆取重義。此獨不然者。天一而已。但言天行。則見其一日一周。而明日又一周。若重複之象。非至健不能也。君子法之。不以人欲害其天德之剛。則自彊而不息矣。

潛龍勿用。陽在下也。

陽謂九。下謂潛。○程傳。陽氣在下。君子處微。未可用也。○胡氏炳文曰。夫子於乾坤初爻。卽揭出陰陽二字。以明易之大義。

見龍在田。德施普也。

陸氏希聲曰。陽氣見於田。則生植利於民。聖人見於世。則教化漸於物。故曰德施普也。

終日乾乾。反復道也。

反復重複踐行之意。○程傳。進退動息。必以道也。

或躍在淵。進无咎也。

可以進而不必進也○程傳量可而進適其時則无咎也

飛龍在天大人造也

造猶作也○徐氏幾曰大人造者聖人作也龍以飛而在天猶大人以作而居位大人釋龍字造釋飛字

亢龍有悔盈不可久也

程傳盈則變有悔也

用九天德不可爲首也

言陽剛不可爲物先故六陽皆變而吉○天行以下先儒謂之大象潛龍以下先儒謂之小象後放此○谷氏家杰曰一歲首春一月首朔似有首矣然春卽臘之底朔卽晦之極渾

渾全全要之莫知所終引之烏有其始更無可爲首也用九者全體天德循環不已聖人之御天者此也

文言曰元者善之長也亨者嘉之會也利者義之和也貞者事之幹也長上聲

此篇申彖傳象傳之意以盡乾坤二卦之蘊而餘卦之說因可以例推云○元者生物之始天地之德莫先於此故於時爲春於人則爲仁而衆善之長也亨者生物之通物至於此莫不嘉美故於時爲夏於人則爲禮而衆美之會也利者生物之遂物各得宜不相妨害故於時爲秋於人則爲義而得其分之和貞者生物之成實理具備隨在各足故於時爲冬於人則爲智而爲衆事之幹幹木之身而枝葉所依以立者○明道程子曰天地之大德曰生天地絪縕萬物化醇生之謂性萬物之生意最可觀此元者善之長也斯可謂仁也人與天地一物也而人特自小之何邪

君子體仁足以長人嘉會足以合禮利物足以和義貞固足以幹事

以仁爲體則无一物不在所愛之中故足以長人嘉其所會則无不合禮使物各得其所利則義无不和貞固者知正之所在而固守之所謂知而弗去者也故足以爲事之幹○李氏鼎祚曰天運四時以生成萬物君法五常以教化於人元

爲善長故能體仁仁主春生東方木也通爲嘉會足以合禮禮主夏養南方火也利爲物宜足以和義義主秋成西方金也貞爲事幹以配於智智主冬藏北方水也不言信者信主土土居中宮分旺四季水火金木非土不載

君子行此四德者故曰乾元亨利貞

非君子之至健无以行此故曰乾元亨利貞○此第一節申彖傳之意與春秋傳所載穆姜之言不異疑古者已有此語穆姜稱之而夫子亦有取焉故下文别以子曰表孔子之辭蓋傳者欲以明此章之爲古語也

初九曰潛龍勿用何謂也子曰龍德而隱者也不易乎世不成

乎名遯世无悶不見是而无悶樂則行之憂則違之確乎其不可拔潛龍也

龍德聖人之德也在下故隱易謂變其所守大抵乾卦六爻文言皆以聖人明之有隱顯而无淺深也○游氏酢曰龍德而隱故不易乎世不易乎世者用舍在我故遯世无悶不成乎名者非譽不在物故不見是而无悶○蔣氏悌生曰行道而濟時者聖人之本心故曰樂則行之不用而隱遯者非聖人所願欲也故曰憂則違之雖然其進其退莫不求至理之所在未嘗枉道以徇人也故曰確乎其不可拔

九二曰見龍在田利見大人何謂也子曰龍德而正中者也庸言之信庸行之謹閑邪存其誠善世而不伐德博而化易曰見龍在田利見大人君德也

正中不潛而未躍之時也常言亦信常行亦謹盛德之至也閑邪存其誠无斁亦保之意言君德也者釋大人之爲九二也○李氏舜臣曰乾畫⚊實則誠坤畫⚋虛則生敬故乾九二言誠坤六二言敬誠敬二字始於包犧心畫而實天地自然之理也○馮氏椅曰易者理學之宗而乾坤二爻又易學之宗也子思孟子言誠者天之道先儒謂誠敬者聖學之源皆出於此

九三曰君子終日乾乾夕惕若厲无咎何謂也子曰君子進德修業忠信所以進德也修辭立其誠所以居業也知至至之可與幾也知終終之可與存義也是故居上位而不驕在下位而不憂故乾乾因其時而惕雖危无咎矣

忠信主於心者无一念之不誠也修辭見於事者无一言之不實也雖有忠信之心然非修辭立誠則无以居之知至至之進德之事知終終之居業之事所以終日乾乾而夕猶惕若者以此故也可上可下不驕不憂所謂无咎也○朱子語類云忠信心也修業事也然蘊於心者所以見於事修於事者所以養其心此聖人之學所以爲內外兩進而非判然二事也知至則知其道之所止至之乃行矣而驗其所知也知終則見其道之極致終之乃力行而期至於所歸宿之地也知而行行而知二者交相警發而其道日益光明終日乾乾又安有一息之間哉又云知至至之者言此心所知者心眞箇到那所知田地雖行未到而心已到故其精微幾密一齊在此故曰可與幾知終終之者旣知到極處便力行到極處此眞實見於行事故天下義理都無走失故曰可與存義

九四曰或躍在淵无咎何謂也子曰上下无常非爲邪也進退無恒非離羣也君子進德修業欲及時也故无咎

內卦以德學言外卦以時位言進德修業九三備矣此則欲其及時而進也○呂氏祖謙曰凡人規行矩步自然無失若

進退無常豈能无咎惟九四或躍或潛或進或退乃无咎者。以其進德修業之及時也。蓋進德修業不可先時。不可後時。須識時中之義。

九五曰飛龍在天利見大人何謂也子曰同聲相應同氣相求。水流濕火就燥雲從龍風從虎聖人作而萬物覩本乎天者親上本乎地者親下則各從其類也。

作。起也。物。猶人也。覩。釋利見之意也。本乎天者謂動物。本乎地者謂植物。物各從其類。聖人。人類之首也。故興起於上。則人皆見之。○朱子語類云。本乎天者親上。凡動物首向上。是親乎上。人類是也。本乎地者親下。凡植物本向下。是親乎下。

草木是也。禽獸多橫生。所以無智。此本康節說。

上九曰亢龍有悔何謂也子曰貴而无位高而无民賢人在下位而无輔是以動而有悔也。

賢人在下位。謂九五以下。无輔。以上九過高志滿。不來輔助之也。○此第二節申象傳之意。

潛龍勿用下也。

程傳此以下言乾之時勿用。以在下未可用也。

見龍在田時舍也。舍音捨

言未為時用也。○程傳隨時而止也。

終日乾乾行事也。

林氏希元曰事。所當為之事。前章之進德修業是也。終日乾乾。日行其所當為之事而不止息也。

或躍在淵自試也。

未遽有為。姑試其可。○俞氏炎曰試。釋躍字。與中庸日省月試之試同。君子謹失時之戒。而自試其所學。蓋欲自知其淺深也。

飛龍在天上治也。治平聲

居上以治下。

亢龍有悔窮之災也。

程傳窮極而災至也。

乾元用九天下治也。治去聲

言乾元用九。見與他卦不同。君道剛而能柔。天下无不治矣。○此第三節再申前意。○程傳用九之道。天與聖人同。得其用則天下治也。

潛龍勿用陽氣潛藏。

程傳此以下言乾之意。○陸氏銓曰。微陽潛藏。愈養則愈厚。輕用則發洩無餘矣。

見龍在田天下文明。

雖不在上位。然天下已被其化。

終日乾乾與時偕行。

時當然也。

或躍在淵乾道乃革。

離下而上。變革之時。○兪氏琰曰。革者變也。下乾以終。上乾方始。猶天道更端之時也。

飛龍在天乃位乎天德。

天德。即天位也。蓋惟有是德。乃宜居是位。故以名之。

亢龍有悔與時偕極。

游氏酢曰乾道極矣。時不復矣。而不知止。故與偕極。

乾元用九乃見天則。

剛而能柔。天之法也。○此第四節又申前意。○蘇氏軾曰。天

以无首為則。○張氏振淵曰。不曰乾爻用九。而曰乾元用九。統六爻而歸之元也。亢而用變。正是貞之極而歸於元。此乾之所為終始相因而无首也。故曰乾元用九。可見乾道變化之則。

乾元者始而亨者也。

始則必亨。理勢然也。

利貞者性情也。

收斂歸藏。乃見性情之實。○朱子語類問。利貞者性情也。曰。此性情。如言本體。元者是發用處。利貞是收斂歸本體處。如春時發生。到夏長茂條達。至秋結子。有個收斂攝聚底意思。但未堅實。至冬方成。立秋是已實。漸欲脫去其本之時。然受氣未足。便種不生。故須到冬。方成。人只到秋冬。疑若不見生意。不知都已收斂在內。○兪氏琰曰。性言其靜也。情言其動也。物之動極而至于收斂而歸藏。則復其本體之象。又將為來春動而發用之地。故曰利貞者性情也。

乾始能以美利利天下不言所利大矣哉。

始者元而亨也。利天下者利也。不言所利者貞也。或曰坤利牝馬則言所利矣。○程子曰。亨毒化育。皆利也。不有其功。常久而不已者。貞也。詩曰。維天之命。於穆不已。者貞也。○朱子語類云。明道說得好。不有其功。言化育之無跡處為貞。

大哉乾乎剛健中正純粹精也。

剛以體言。健兼用言。中者其行无過不及。正者其立不偏。四者乾之德也。純者不雜於陰柔。粹者不雜於邪惡。蓋剛健中正之至極。而精者又純粹之至極也。或疑乾剛无柔。不得言中正者不然也。天地之間本一氣之流行。而有動靜爾。以其流行之統體而言。則但謂之乾。而无所不包矣。以其動靜分之。然後有陰陽剛柔之別也。

六爻發揮旁通情也。

旁通。猶言曲盡。

時乘六龍以御天也雲行雨施天下平也。

言聖人時乘六龍以御天。則如天之雲行雨施。而天下平也。

○此第五節復申首章之意。

君子以成德爲行。日可見之行也。潛之爲言也。隱而未見。行而未成。是以君子弗用也。行並去聲。未見之見音現

成德。已成之德也。初九固成德。但其行未可見爾。○朱子語類問。行而未成如何。曰。只是事業未就。

君子學以聚之。問以辨之。寬以居之。仁以行之。易曰。見龍在田。利見大人。君德也。

蓋由四者以成大人之德。再言君德。以深明九二之爲大人也。○吳氏澄曰。理具於心而散於事物。事物之理有一未明。

則心之所具。有一未盡。必博學周知。俾理皆聚而無所闕遺。故曰學以聚之。辨。剖决也。既聚矣。必問於先知先覺之人。以剖决其是否。故曰問以辨之。寬猶曾子所謂弘。張子所謂大心也。居謂居業之居。問既辨矣。必有其弘廣之量。以藏畜其所得。故曰寬以居之。仁者。心德之全。天理之公也。既有以居之矣。心德渾全。存存不失。應事接物。皆踐其所知。而所行無非天理之公。故曰仁以行之。

九三重剛而不中。上不在天。下不在田。故乾乾因其時而惕。雖危無咎矣。

重剛謂陽爻陽位。○虞氏翻曰。以乾接乾。故重剛。位非二五。故不中也。

九四重剛而不中。上不在天。下不在田。中不在人。故或之。或之者。疑之也。故无咎。

九四非重剛。重字疑衍。在人謂三。或者。隨時而未定也。○張氏振淵曰。或之者。據其迹。疑之者。指其心。疑非狐疑之疑。只是詳審耳。

夫大人者。與天地合其德。與日月合其明。與四時合其序。與鬼神合其吉凶。先天而天弗違。後天而奉天時。天且弗違。而況於人乎。況於鬼神乎。先去聲

大人。卽釋爻辭所利見之大人也。有是德而當其位。乃可以

當之。人與天地鬼神。本無二理。特蔽於有我之私。是以梏於形體而不能相通。大人無私。以道爲體。曾何彼此先後之可言哉。先天不違。謂意之所爲。默與道契。後天奉天。謂知理如是。奉而行之。回紇謂郭子儀曰。卜者言此行當見一大人而還。其占蓋與此合。若子儀者。雖未及乎夫子之所論。然其至公无我。亦可謂當時之大人矣。○程子曰。若不一本。則安能先天而天弗違。後天而奉天時。

亢之爲言也。知進而不知退。知存而不知亡。知得而不知喪。喪去聲

所以動而有悔也。○孔氏穎達曰。爻上九所以亢極有悔者。

正由有此三事。若能備知。雖居上位。不至於亢也。

其唯聖人乎。知進退存亡而不失其正者。其唯聖人乎。

知其理勢如是。而處之以道。則不至於有悔矣。固非計私以避害者也。再言其唯聖人乎。始若設問。而卒自應之也。○此第六節。復申第二第三第四節之意。○胡氏炳文曰。陽極則剥。乾上則亢。中不可過也。知其時將過乎中。而處之不失其正。其惟聖人乎。貞者。正也。乾元之用所歸宿也。乾之四德始於元。至此又論聖人之體乾而歸於正。其意深矣。

☷ 坤下坤上

坤。元亨。利牝馬之貞。君子有攸往。先迷後得主利。西南得朋。東

北。喪朋。安貞吉。

⚋者偶也。陰之數也。坤者。順也。陰之性也。註中者。三畫卦之名也。經中者。六畫卦之名也。陰之成形。莫大於地。此卦三畫皆耦。故名坤而象地。重之又得坤焉。則是陰之純。順之至。故其名與象皆不易也。牝馬順而健行者。陽先陰後。陽主義陰主利。西南陰方。東北陽方。安。順之為也。貞。健之守也。遇此卦者。其占為大亨。而利以順健為正。如有所往。則先迷後得而主於利。往西南則得朋。往東北則喪朋。大抵能安於正則吉也。○孔氏穎達曰。先迷後得主利者。以其至陰。當待唱而後和。凡有所為。若在物之先。即迷惑。若在物之後。即得主利。以陰不可先唱。猶臣不可先君。卑不可先尊故也。○朱子語錄陰體柔躁。剛便不躁。躁是欲動而不得動之意。剛則動矣。柔躁不能自守。所以說安貞吉。

彖曰。至哉坤元。萬物資生。乃順承天。

此以地道明坤之義。而首言元也。至。極也。比大義差緩。始者。氣之始。生者。形之始。順承天施。地之道也。○朱子語類云。資乾以始。便資坤以生。不爭得霎時間。萬物資乾以始而有氣。資坤以生而有形。氣至而生。即坤元也。

坤厚載物。德合無疆。含弘光大。品物咸亨。

言亨也。德合無疆。謂配乾也。○游氏酢曰。其靜也翕。故曰含

弘。含言無所不容。弘言無所不有。其動也闢。故曰光大。光言無所不著。大言無所不被。此所以德合無疆也。

牝馬地類。行地無疆。柔順利貞。君子攸行。

言利貞也。馬。乾之象。而以為地類者。牝。陰物。而馬又行地之物也。行地無疆。則順而健矣。柔順利貞。坤之德也。君子攸行。人之所行。如坤之德也。所行如是。則其占如下文所云也。○程傳。問乾健坤順。坤亦健乎。曰。非健何以配乾。未有乾行而坤止也。其動也剛。不害其為柔也。○朱子語類云。程傳云。未有乾行而坤止。此說是。且如乾旋物。坤不應則不能生物。既會生物。便是動。若不是他健。後如何配乾。只是健得來順。

先迷失道後順得常西南得朋乃與類行東北喪朋乃終有慶
陽大陰小陽得兼陰陰不得兼陽故坤之德常減於乾之半也東北雖喪朋然反之西南則終有慶矣○丘氏富國曰坤道主成成在後故先乾而動則迷而失其道從乾而動則順而得其常西南爲後於坤爲得也故往西南則與類行東北爲先於坤爲不得也故往東北則必喪朋

安貞之吉應地无疆

安而且貞地之德也○程傳陰體柔躁故從於陽則能安貞而吉應地道之无疆也陰而不安貞豈能應地之道

象曰地勢坤君子以厚德載物

地坤之象亦一而已故不言重而言其勢之順則見其高下相因之无窮至順極厚而无所不載也○朱子語類云高下相因只是順然惟其厚所以高下只管相因去只見得他順若是薄底物高下只管相因則傾陷了不能如此之無窮矣君子體之惟至厚爲能載物

初六履霜堅冰至

六陰爻之名陰數六老而八少故謂陰爻爲六也霜陰氣所結盛則水凍而爲冰此爻陰始生於下其端甚微而其勢必盛故其象如履霜則知堅冰之將至也夫陰陽者造化之本不能相无而消長有常亦非人所能損益也然陽主生陰主殺則其類有淑慝之分焉故聖人作易於其不能相无者既以健順仁義之屬明之而无所偏主至其消長之際淑慝之分則未嘗不致其扶陽抑陰之意焉蓋所以贊化育而參天地者其旨深矣不言其占者謹微之意已可見於象中矣

象曰履霜堅冰陰始凝也馴致其道至堅冰也

按魏志作初六履霜今當從之馴順習也○孔氏穎達曰馴猶狎順也若鳥獸馴狎然言順其陰柔之道習而不已乃至堅冰也於履霜而逆以堅冰爲戒所以防漸慮微愼終於始

六二直方大不習无不利

柔順正固坤之直也賦形有定坤之方也德合无疆坤之大也六二柔順而中正又得坤道之純者故其德內直外方而又盛大不待學習而無不利占者有其德則其占如是也○王氏逌曰圓者動方者靜其見天地之心乎○唐氏鶴徵曰直而大者乾之德也坤無德以乾之德爲德故乾性直坤亦未嘗不直乾體圓坤則效之以方德合无疆則與乾同其大矣惟以乾之德爲德故不習而无不利所謂坤以簡能者如此

象曰六二之動直以方也不習无不利地道光也

王氏宗傳曰坤之六二以順德而處正位六爻所謂盡地之道者莫二若也故曰地道光也○葉氏爾瞻曰直以方看一

以孚。六二之動方矣。然由其存乎內者直是以見於外者方也。

六三。含章可貞。或從王事。无成有終。

六陰三陽。內含章美可貞以守。然居下之上。不終含藏。故或時出而從上之事。則始雖无成。而後必有終。爻有此象。故戒占者有此德。則如此占也。○俞氏炎曰。坤道宜靜而有守。或有王事。則動而從之。勿違也。无成。謂持美以歸於君。不居其成功也。有終。謂職分居此。則當終其勞也。

象曰。含章可貞。以時發也。或從王事。知光大也。知音智

程傳。夫子懼人之守文而不達義也。又從而明之。言爲臣處

下之道。不當有其功善。必含晦其美。乃正而可常。然義所當爲者。則以時而發。不有其功耳。不失其宜。乃以時也。非含藏終不爲也。含而不爲。不盡忠者也。或從王事。象只舉上句。解義則並及下文。它卦皆然。或從王事而能无成有終者。是其知之光大也。唯其知之光大。故能含晦。淺暗之人。有善唯恐人之不知。豈能含章也

六四。括囊。无咎无譽。

括囊。言結囊口而不出也。譽者。過實之名。謹密如是。則無咎而亦无譽矣。六四重陰不中。故其象占如此。蓋或事當謹密或時當隱遯也。

象曰。括囊无咎。愼不害也。

程傳。能愼如此。則無害也。

六五。黃裳元吉。

黃。中色。裳。下飾。六五以陰居尊。中順之德。充諸內而見於外。故其象如此。而其占爲大善之吉也。占者德必如是。則其占亦如是矣。春秋傳。南蒯將叛。筮得此爻。以爲大吉。子服惠伯曰。忠信之事則可。不然。必敗。外强內溫。忠也。和以率貞。信也。故曰黃裳元吉。黃。中之色也。裳。下之飾也。元。善之長也。中不忠。不得其色。下不共。不得其飾。事不善。不得其吉。且夫易不可以占險。三者有闕。筮雖當。未也。後蒯果敗。此可以見占法

矣。○朱子語類云。黃裳元吉。不過是說在上之人。能盡柔順之道。黃。中色。裳。是下體之服。能似這個。則無不吉。這是那居中處下之道。乾之九五。自是剛健底道理。坤之六五。自是柔順底道理。各隨其陰陽。自有一個道理。

象曰。黃裳元吉。文在中也。

文在中而見於外也。○谷氏家杰曰。中具於內曰黃中。中見於外曰黃裳。文在中。乃闇然之章。不顯之文也。卽美在其中意。

上六。龍戰于野。其血玄黃。

陰盛之極。至與陽爭。兩敗俱傷。其象如此。占者如是。其凶可

知。

彖曰龍戰于野其道窮也。

趙氏汝楳曰乾至上而窮則災坤至上而窮則戰戰則不止於有悔也。

用六利永貞。

用六言凡筮得陰爻者皆用六而不用八亦通例也以此卦純陰而居首故發之遇此卦而六爻俱變者其占如此辭蓋陰柔而不能固守變而為陽則能永貞矣故戒占者以利永貞即乾之利貞也自坤而變故不足於元亨云。○程傳陰道柔而難常故用六之道利在常永貞固。

象曰用六永貞以大終也。

初陰後陽故曰大終。○程氏迥曰乾以元為本所以資始坤以貞為主所以大終。○俞氏琰曰坤體本小變為乾則其用大故曰以大終也。○程氏敬承曰陽之極不為首是无首也陰之極以大終是无終也終始循環變化无端造化之妙固如此。

文言曰坤至柔而動也剛至靜而德方。

剛方釋牝馬之貞也方謂生物有常。○楊氏萬里曰坤何以動而剛曰發生必達。○朱子語類云坤至柔而動也剛坤只是承天如一氣之施坤則盡能發生承載非剛安能如此。○又云靜無形方有體靜言其體則不可得見方言其德則是其著也。○吳氏澄曰乾運轉不已而坤體隤然不動故曰至靜然其生物之德普徧四周無處欠缺故曰方。

後得主而有常。

程傳曰主下當有利字。○趙氏汝楳曰坤無乾以為始孰開其端先迷也天先施而地後生後得主也先陽後陰乃天地生生之常理。

含萬物而化光。

復明亨義。

坤道其順乎承天而時行。

復明順承天之義。○此以上申彖傳之意。○程傳承天之施行不違時贊坤道之順也。

積善之家必有餘慶積不善之家必有餘殃臣弑其君子弑其父非一朝一夕之故其所由來者漸矣由辨之不早辨也易曰履霜堅冰至蓋言順也。

古字順慎通用按此當作慎言當辨之於微也。○呂氏祖謙曰蓋言順也此一句尤可警非心邪念不可順養將去若順將去何所不至懲治遏絕正要人著力。○張氏振淵曰天道有陽必有陰原相為用然陰之道利於從陽而不利於抗陽。坤道可謂至順矣而順之變反為逆故聖人深著其順之利。

明臣子之大分。究其逆之禍。立君父之大防也。

直其正也。方其義也。君子敬以直內。義以方外。敬義立而德不孤。直方大。不習无不利。則不疑其所行也。

此以學而言之也。正謂本體。義謂裁制。敬則本體之守也。直內方外。程傳備矣。不孤。言大也。疑故習而後利。不疑則何假於習。○明道程子曰。學者不必遠求。近取諸身。只明人理。敬而已矣。便是約處。易之乾卦言聖人之學。坤卦言賢人之學。惟言敬以直內。義以方外。敬義立而德不孤。至于聖人亦止如是。更無別途。○程傳。直言其正也。方言其義也。君子主敬以直其內。守義以方其外。敬立而內直。義形而外方。義形於

外。非在外也。敬義既立。其德盛矣。不期大而大矣。德不孤也。无所用而不周。无所施而不利。孰爲疑乎。○朱子語類云。程子云。敬義夾持。直上達天德自此。最是下得夾持兩字好。敬主乎中。義防乎外。二者相夾持。要放下霎時也不得。只是直上去。故便達天德自此。表裡夾持。更無東西走作去處。上面只更有個天德。○薛氏瑄曰。敬以直內。涵養未發之中。義以方外。省察中節之和。

陰雖有美。含之以從王事。弗敢成也。地道也。妻道也。臣道也。地道无成而代有終也。

程子曰。天地日月一般。月之光。乃日之光也。地中生物者。皆天氣也。惟无成而代有終者。地之道也。○俞氏炎曰。既曰地道无成。而又曰代有終。何也。乾能始物而不能終物。坤繼其終而終之。則坤之所以爲有終者。終乾之所未終也。

天地變化。草木蕃。天地閉。賢人隱。易曰。括囊无咎无譽。蓋言謹也。

程傳。四居上近君。而无相得之義。故爲隔絕之象。括囊晦藏。則雖無令譽。可得无咎。言當謹自守也。

君子黃中通理。

黃中。言中德在內。黃字之義也。○蔡氏清曰。通理。即是黃中交通而理也。蓋黃中非通。即無以應乎外。通而非理。則所以

應乎外者。不能皆得其當。此所以言黃中而必并以通理言之。通理亦在內也。○胡氏炳文曰。蓋直內方外之君子。即黃中通理之君子也。敬以直內。則胸中洞然。表裡如一。是即所以爲黃中。義以方外。則凡事之來。義以處之。無不合理。是即所以爲通理。二之直內方外。是內外夾持。兩致其力。五之黃中通理。則內外通貫。無所容其力矣。

正位居體。

雖在尊位而居下體。釋裳字之義也。

美在其中。而暢於四支。發于事業。美之至也。

美在其中。復釋黃中。暢于四支。復釋居體。○游氏酢曰。黃中

通理者養德性之源而通至理也正位居體者正爲臣之位而居坤體也通理云者非謂其見彼也自見而已非謂其聞彼也自聞而已故宅於心者至虛而明居體云者虛靜而无倡也禀其令而已處順而死作也續其終而已故守其身者至柔而恭內外交相養則美在其中粹然无疵矣故見於面盎于背施于四體四體不言而喻此暢于四支所以爲美之至也致天下之大利成天下之大順功高而朝不忌任重而上不疑此發于事業所以爲美之至也○蔡氏淵曰二五皆中二居內卦之中其發見於外者不疑於所行而已五居外卦之中其施於外有事業之可觀坤道之美至此極矣

陰疑于陽必戰爲其嫌于无陽也故稱龍焉猶未離其類也故稱血焉夫玄黃者天地之雜也天玄而地黃爲于僞反 離力智反

疑謂鈞敵而无小大之差也坤雖无陽然陽未嘗无也血陰屬蓋氣陽而血陰也玄黃天地之正色言陰陽皆傷也○此以上申象傳之意○程傳陽大陰小陰必從陽陰旣盛極與陽偕矣是疑於陽也○盛極而進不已則戰矣雖盛極不離陰類也而與陽爭其傷可知故稱血○蔡氏淵曰十月爲純坤之月六爻皆陰然生生之理無頃刻而息聖人爲其純陰而或嫌于无陽也故稱龍以明之古人謂十月爲陽月者蓋出於此○俞氏炎曰陰陽相戰雖至於天地之雜亂然而天地定位於上下其大分終不可易故其終又分而言之曰天玄而地黃

䷂ 震下坎上

程傳震始交於下坎始交於上陰陽始交雲雷相應而未成澤故爲屯

屯元亨利貞勿用有攸往利建侯

震坎皆三畫卦之名震一陽動於二陰之下故其德爲動其象爲雷坎一陽陷於二陰之間故其德爲陷爲險其象爲雲爲雨爲水屯六畫卦之名也難也物始生而未通之意故其爲字象屮穿地始出而未申也其卦以震遇坎乾坤始交而

遇險陷故其名爲屯震動在下坎險在上是能動乎險中能動雖可以亨而在險則宜守正而未可遽進故筮得之者其占爲大亨而利於正但未可遽有所往耳又初九陽居陰下而爲成卦之主是能以賢下人得民而可君之象故筮立君者遇之則吉也

彖曰屯剛柔始交而難生

以二體釋卦名義始交謂震難生謂坎○張氏淸子曰乾坤之後一索得震爲始交再索得坎爲難生而承上接下之辭所以合震坎之義而釋其爲屯也

動乎險中大亨貞

以二體之德釋卦辭。動震之爲也。險坎之爲也。自此以下。釋元亨利貞。乃用文王本意。○楊氏時曰。險非可止之地。止則終於陷而已矣。故動乃亨也。

雷雨之動滿盈。天造草昧。宜建侯而不寧。

以二體之象釋卦辭。雷震象。雨坎象。天造猶言天運。草雜亂昧冥晦也。陰陽交而雷雨作。雜亂冥晦。塞乎兩間。天下未定。名分未明。宜正君以統治。而未可遽謂安寧之時也。不取初九爻義者。取義多端。姑擧其一也。○程傳。陰陽始交則艱屯未能通暢。及其和洽則成雷雨。滿盈於天地之間。生物乃遂。屯有大亨之道也。所以能大亨。由夫貞也。非貞固安能出屯。

人之處屯。有致大亨之道。亦在夫貞固也。天造草昧。上文言天地生物之義。此言時事。天造謂時運也。草草亂無倫序。昧冥昧不明。當此時運。所宜建立輔助則可以濟屯。雖建侯自輔。又當憂勤兢畏。不遑寧處。聖人之深戒也。

象曰。雲雷屯。君子以經綸。

坎不言水而言雲者。未通之意。經綸治絲之事。經引之。綸理之也。屯難之世。君子有爲之時也。

初九。磐桓。利居貞。利建侯。

磐桓。難進之貌。屯難之初。以陽在下。又居動體而上應陰柔險陷之爻。故有磐桓之象。然居得其正。故其占利於居貞。又本成卦之主。以陽下陰。爲民所歸。侯之象也。故其象又如此。而占者如是。則利建以爲侯也。○項氏安世曰。凡卦皆有主爻。皆具本卦之德。如乾九五具乾之德。故爲天德之爻。坤六二具坤之德。故爲地德之爻。屯以初九爲主。故爻辭全類卦辭。其曰磐桓利居貞則勿用有攸往也。又曰利建侯。無可疑矣。

象曰。雖磐桓。志行正也。以貴下賤。大得民也。

楊氏萬里曰。磐桓不進。豈眞不爲哉。居正有待。而其志未嘗不欲行其正也。故周公言居貞。而孔子言行正。

六二。屯如邅如。乘馬班如。匪寇婚媾。女子貞不字。十年乃字。 邅張連反 乘平聲

班。分布不進之貌。字。許嫁也。禮曰。女子許嫁。笄而字。六二陰柔中正。有應於上。而乘初剛。故爲所難而邅回不進。然初非爲寇也。乃求與已爲婚媾耳。但已守正。故不之許。至於十年。數窮理極。則妄求者去。正應者合。而可許矣。爻有此象。故因以戒占者。○張氏浚曰。女子貞不字。十年乃字。蓋以二抱節守志於艱難之世。而不失其貞也。若太公在海濱。伊尹在莘野。孔明在南陽。義不苟合。其爲女貞。

象曰。六二之難。乘剛也。十年乃字。反常也。

程傳。六二居屯之時。而又乘剛。爲剛陽所逼。是以患難也。至

於十年。則難久必通矣。乃得反其常。與正應合也。十。數之終也。

六三。卽鹿无虞。惟入于林中。君子幾不如舍。往吝。舍音捨

陰柔居下。不中不正。上无正應。妄行取困。爲逐鹿无虞。陷入林中之象。君子見幾不如舍去。言往逐而不舍。必致羞吝。戒占者宜如是也。○程傳。入山林者必有虞人以導之。无導之者。則惟陷入於林莽中。君子見事之幾微。不若舍而勿逐。往則徒取窮吝而已。

象曰。卽鹿无虞。以從禽也。君子舍之。往吝窮也。

楊氏簡曰。夫无虞而卽鹿者。心在乎禽。爲禽所蔽。雖无虞猶

漫往。不省其不可也。動於利祿。不由道而漫往求者。如之君子則舍之。往則吝則窮也。

六四。乘馬班如。求婚媾。往吉。无不利。

陰柔居屯。不能上進。故爲乘馬班如之象。然初九守正居下以應於己。故其占爲下求婚媾則吉也。

象曰。求而往。明也。

程傳。知己不足。求賢自輔而後往。可謂明矣。居得致之地。己不能而遂已。至暗者也。○胡氏炳文曰。凡爻例。上爲往。下爲來。六四下而從初。亦謂之往者。據我適人。於文當言往。不可言來。如需上六。三人來。據人適我。可謂之來。不可謂往也。

九五。屯其膏。小貞吉。大貞凶。

九五雖以陽剛中正居尊位。然當屯之時。陷於險中。雖有六二正應。而陰柔才弱。不足以濟。初九得民於下。衆皆歸之。九五坎體。有膏潤而不得施。爲屯其膏之象。占者以處小事。則守正猶可獲吉。以處大事。則雖正而不免於凶。○程傳。威權去己。而驟欲正之。求凶之道。魯昭公高貴鄉公之事是也。故小貞則吉也。小貞。則漸正之也。若盤庚周宣。修德用賢。復先王之政。諸侯復朝。謂以道馴致。爲之不暴也。又非恬然不爲若唐之僖昭也。不爲則常屯以至於亡矣。○趙氏汝楳曰。我方在險。德澤未加於民。唯當寬其政敎。簡其號令。使就吾之

經理。乃可得吉。故新國用輕典。

象曰。屯其膏。施未光也。

程傳。膏澤不下及。是以德施未能光大也。人君之屯也。

上六。乘馬班如。泣血漣如。

陰柔无應。處屯之終。進无所之。憂懼而已。故其象如此。

象曰。泣血漣如。何可長也。

楊氏簡曰。何可長者。言何可長如此也。非惟深憫之。亦覬其變也。變則庶乎通矣。

䷃ 坎下艮上

程傳。蒙者。蒙也。物之穉也。屯者物之始生。物始生穉小。蒙昧

未發蒙所以次屯也。

蒙亨。匪我求童蒙。童蒙求我。初筮告。再三瀆。瀆則不告。利貞。告音谷

艮亦三畫卦之名。一陽止於二陰之上。故其德爲止。其象爲山。蒙昧也。物生之初。蒙昧未明也。其卦以坎遇艮。山下有險。蒙之地也。內險外止。蒙之意也。故其名爲蒙。亨以下。占辭也。九二內卦之主。以剛居中。能發人之蒙者。而與六五陰陽相應。故遇此卦者。有亨道也。我。二也。童蒙。幼穉而蒙昧。謂五也。筮者明。則人當求我。而其亨在人。筮者暗。則我當求人。而亨在我。人求我者。當視其可否而應之。我求人者。當致其精一

而扣之。而明者之養蒙。與蒙者之自養。又皆利於以正也。○胡氏炳文曰。有天地卽有君師。乾坤之後。繼以屯。主震之一陽。而曰利建侯。君道也。又繼以蒙。主坎之一陽。而曰童蒙求我。師道也。君師之道。皆利於貞。

彖曰。蒙。山下有險。險而止。蒙。

以卦象卦德釋卦名。有兩義。

蒙亨。以亨行。時中也。匪我求童蒙。童蒙求我。志應也。初筮告。以剛中也。再三瀆。瀆則不告。瀆蒙也。蒙以養正。聖功也。

以卦體釋卦辭也。九二以可亨之道。發人之蒙。而又得其時之中。謂如下文所指之事。皆以亨行而當其可也。志應者。二剛明。五柔暗。故二不求五。而五求二。其志自相應也。以剛中者。以剛而中。故能告而有節也。瀆。筮者二三。則問者固瀆。而告者亦瀆矣。蒙以養正。乃作聖之功。所以釋利貞之義也。○程傳。初筮。謂誠一而來求決其蒙。則當以剛中之道。告而開發之。再三。煩數也。來筮之意煩數。不能誠一。則瀆慢矣。不當告也。告之必不能信受。徒爲煩瀆。故曰瀆蒙也。求者告者皆煩瀆矣。○未發之謂蒙。以純一未發之蒙而養其正。乃作聖之功也。發而後禁。則扞格而難勝。養正於蒙。學之至善也。蒙之六爻。二陽爲治蒙者。四陰皆處蒙者也。

象曰。山下出泉。蒙。君子以果行育德。

泉。水之始出者。必行而有漸也。○程傳。山下有險。遇坎而止。莫知所之。蒙之象也。水必行之物。始出未有所之。故爲蒙。○周子曰。童蒙求我。我正果行。如筮焉。筮。叩神也。再三則瀆矣。瀆則不告也。山下出泉。靜而淸也。汨則亂。亂不決也。愼哉。其惟時中乎。○眞氏德秀曰。泉之始出也。涓涓之微。壅於沙石。豈能遽達哉。唯其果決必行。雖險不避。故終能流而成川。然使其源之不深。則其行雖果而易以竭。艮之象山也。其德止也。山惟其靜止。故泉源之出者無窮。有止而後有行也。君子觀蒙之象。果其行。如水之必行。育其德。如水之有本。

初六。發蒙。利用刑人。用說桎梏。以往吝。說音脫

以陰居下。蒙之甚也。占者遇此。當發其蒙。然發之之道。當痛懲而暫舍之。以觀其後。若遂往而不舍。則致羞吝矣。戒占者當如是也。○程傳。爲政之始。立法居先。治蒙之初。威之以刑者。所以說去其昏蒙之桎梏。桎梏謂拘束也。不去其昏蒙之桎梏。則善教無由而入。法以刑禁率之。雖使心未能喻。亦當畏威以從。不敢肆其昏蒙之欲。然後漸能知善道而革其非心。則可以移風易俗矣。苟專用刑以爲治。則蒙雖畏而終不敢發。苟免而無恥。治化不可得而成矣。故以往則可吝。

象曰。利用刑人。以正法也。

發蒙之初。法不可不正。懲戒所以正法也。○程傳。或疑發蒙之初。遽用刑人。无乃不教而誅乎。不知立法制刑。乃所以教也。蓋後之論刑者。不復知教化在其中矣。

九二。包蒙吉。納婦吉。子克家。

九二以陽剛爲内卦之主。統治羣陰。當發蒙之任者。然所治既廣。物性不齊。不可一槩取必。而爻之德剛而不過。爲能有所包容之象。又以陽受陰。爲納婦之象。又居下位而能任上事。爲子克家之象。故占者有其德而當其事。則如是而吉也。○梁氏寅曰。二。中而不過。爲能包蒙。言其量之有容也。以陽受陰。是爲納婦。言其志之相得也。居下任事。爲子能克家。言其才之有爲也。

象曰。子克家。剛柔接也。

指二五之應。○程傳。子而克治其家者。父之信任專也。二能主蒙之功。五之信任專也。二與五剛柔之情相接。故得行其剛中之道。成發蒙之功。苟非上下之情相接。則二雖剛中。安能尸其事乎。

六三。勿用取女。見金夫。不有功。无攸利。

六三陰柔。不中不正。女之見金夫而不能有其身之象也。占者遇之。則其取女必得如是之人。无所利矣。金夫。蓋以金賂己而挑之。若魯秋胡之爲者。○王氏弼曰。童蒙之時。陰求於陽。晦求於明。六三在下卦之上。上九在上卦之上。男女之義也。上不求三。而三求上。女先求男者也。女之爲體。正行以待命者也。見剛夫而求之。行在不順。故勿用取女。而无攸利。

象曰。勿用取女。行不順也。

順當作愼。蓋順愼古字通用。荀子順墨作愼墨。且行不愼於經意尤親切。今當從之。

六四。困蒙。吝。

既遠於陽。又無正應。爲困於蒙之象。占者如是。可羞吝也。能求剛明之德而親近之。則可免矣。○胡氏炳文曰。初與三比二之陽。五比上之陽。初三五皆陽。而三五又皆與陽應。惟六四所比所應所居皆陰。困於蒙者也。蒙豈有不可教者。不能

親師取友。其困而吝也。自取之也。

象曰。困蒙之吝。獨遠實也。

程傳。實謂陽剛也。○孔氏穎達曰。陽主生息。故稱實。陰主消損。故不得言實。

六五。童蒙吉。

柔中居尊。下應九二。純一未發。以聽於人。故其象爲童蒙。而其占爲如是則吉也。○程傳。五以柔順君位。下應於二。以柔中之德。任剛明之才。足以治天下之蒙。故吉也。童取未發而資於人也。爲人君者。苟能至誠任賢。以成其功。何異乎出於已也。○陸氏績曰。六五陰爻。又體艮少男。故曰童蒙。

象曰。童蒙之吉。順以巽也。

程傳。舍已從人。順從也。降志下求。卑巽也。能如是。優於天下矣。

上九。擊蒙。不利爲寇。利禦寇。

以剛居上。治蒙過剛。故爲擊蒙之象。然取必太過。攻治太深。則必反爲之害。惟捍其外誘。以全其貞純。則雖過於嚴密。乃爲得宜。故戒占者如此。凡事皆然。不止爲誨人也。○程傳。治人之蒙。乃禦寇也。肆爲剛暴。乃爲寇也。若舜之征有苗。周公之誅三監。禦寇也。秦皇漢武。窮兵誅伐。爲寇也。○吳氏曰愼曰。治蒙之道。當發之養之。又當包之。至其極乃擊之。刑與兵所以弼教。治蒙之道備矣。

象曰。利用禦寇。上下順也。

禦寇以剛。上下皆得其道。○程傳。上不爲過暴。下得擊去其蒙。禦寇之義也。

䷄ 乾下坎上

程傳。物之幼穉。必待養而成。養物之所需者。飲食也。故曰需者飲食之道也。雲上於天。有烝潤之象。飲食所以潤益於物。故需爲飲食之道。所以次蒙也。

需。有孚。光亨。貞吉。利涉大川。

需。待也。以乾遇坎。乾健坎險。以剛遇險。而不遽進。以陷於險。待之義也。孚。信之在中者也。其卦九五以坎體中實。陽剛中正而居尊位。爲有孚得正之象。坎水在前。乾健臨之。將涉水而不輕進之象。故占者爲有所待而能有信。則光亨矣。若又得正則吉。而利涉大川。正固无所不利。而涉川尤貴於能待。則不欲速而犯難也。○朱子語類云。涉川者多以不能寧耐致覆溺之禍。故需卦首言利涉大川。○林氏希元曰。凡人作事。皆責成於目前。其間多有阻碍。而目前不可成者。其勢不容於不待。然不容不待者。其心多非所樂。其待也。未必出於中誠。不免於急廹覬望之意。如此則懷抱不開。胸中許多暗昧抑塞。而不光明豁達。故聖人特發有孚之義。蓋遇事勢之

未可爲。卽安於義命。從容以待機會。而不切切焉以厚覬望。則其待也。出於眞實。而非虛假矣。如此則心逸日休。胸襟洒落而無滯礙。不亦光明豁達乎。然使心安於需。而事或未出於正。則將來亦未必可成。必也所需之事皆出於正。而無行險僥倖之爲。則功深而效得。時動而事起。向者之所需。而今者皆就緒矣。故吉。

彖曰。需須也。險在前也。剛健而不陷。其義不困窮矣。

此以卦德釋卦名義。○程傳。剛健之人。其動必躁。乃能需待而動。處之至善者也。

需有孚。光亨貞吉。位乎天位。以正中也。利涉大川。往有功也。

以卦體及兩象釋卦辭。

象曰。雲上于天。需。君子以飮食宴樂。

雲上于天。无所復爲。待其陰陽之和而自雨爾。事之當需者。亦不容更有所爲。但飮食宴樂。俟其自至而已。一有所爲。則非需也。○程傳。君子觀雲上於天。需而爲雨之象。懷其道德。安以待時。飮食以和其氣體。宴樂以和其心志。所謂居易以俟命也。

初九。需于郊。利用恒。无咎。

郊。曠遠之地。未近於險之象也。而初九陽剛。又有能恒於其所之象。故戒占者能如是則无咎也。

象曰。需于郊。不犯難行也。利用恒无咎。未失常也。

程傳。君子之需時也。安靜自守。志雖有需。而恬然若將終身焉。乃能用常也。

九二。需于沙。小有言。終吉。沙鄭本作沚

沙則近於險矣。言語之傷。亦災害之小者。漸進近坎。故有此象。剛中能需。故得終吉。戒占者當如是也。

象曰。需于沙。衍在中也。雖小有言。以吉終也。

衍。寬意。以寬居中。不急進也。

九三。需于泥。致寇至。

泥。將陷於險矣。寇則害之大者。九三去險愈近。而過剛不中。故其象如此。

象曰。需于泥。災在外也。自我致寇。敬愼不敗也。

外。謂外卦。敬愼不敗。發明占外之占。聖人示人之意切矣。○程傳。三剛而不中。又居健體之上。有進動之象。故致寇也。苟非敬愼。則致喪敗矣。

六四。需于血。出自穴。

血者。殺傷之地。穴者。險陷之所。四交坎體。入乎險矣。故爲需于血之象。然柔得其正。需而不進。故又爲出自穴之象。占者如是。則雖在傷地。而終得出也。

象曰。需于血。順以聽也。

胡氏炳文曰。易之爲道。無所不通。如四之入險而傷。其處之亦有道。六與四皆柔。故有順聽之象。又曰。三能敬。則雖迫坎之險而不敗。四能順。則雖陷坎之險而可出。敬與順。固處險之道也。

九五。需于酒食。貞吉。

酒食。宴樂之具。言安以待之。九五陽剛中正。需于尊位。故有此象。占者如是而貞固。則得吉也。○鄭氏維嶽曰。以治道言。使斯民樂其樂而利其利。期治于必世百年之後。而不爲近功者。須待之義也。○郭氏雍曰。鹿鳴之君。蓋得需于酒食之道。天保之福。所謂貞吉也。

象曰。酒食貞吉。以中正也。

梁氏寅曰。言以中正見其飲食者。非耽樂也。○張氏振淵曰。內多欲則有求治太急之患。德惟中正。所以需合於貞而得吉。中正卽孚貞意。是推原所以能需。

上六。入于穴。有不速之客三人來。敬之終吉。

陰居險極。无復有需。有陷而入穴之象。下應九三。九三與下二陽。需極並進。爲不速客三人之象。柔不能禦。而能順之。有敬之之象。占者當陷險中。然於非意之來。敬以待之。則得終吉也。○薛氏瑄曰。有不速之客三人來。敬之終吉。處橫逆之道也。

象曰。不速之客來。敬之終吉。雖不當位。未大失也。當去聲

以陰居上。是爲當位。言不當位。未詳。○程傳。陰宜在下而居上。爲不當位也。然能敬愼以自處。則陽不能陵。終得其吉。雖不當位。而未至於大失也。

䷅ 坎下乾上

程傳。人之所需者飲食。旣有所須。爭訟所由起也。訟所以次需也。○丘氏富國曰。九五居尊爲聽訟之主。故訟元吉。餘五爻則皆訟者也。

訟。有孚窒。惕中吉。終凶。利見大人。不利涉大川。

訟。爭辯也。上乾下坎。乾剛坎險。上剛以制其下。下險以伺其

上。又爲內險而外健。又爲已險而彼健。皆訟之道也。九二中實。上无應與。又爲加憂。且於卦變自遯而來。爲剛來居二。而當下卦之中。有有孚而見窒。能懼而得中之象。上九過剛。居訟之極。有終極其訟之象。九五剛健中正。以居尊位。有大人之象。以剛乘險。以實履陷。有不利涉大川之象。故戒占者必有爭辯之事。而隨其所處爲吉凶也。○程傳。卦之中實。爲有孚之象。訟者與人爭辯而待决於人。雖有孚。亦應窒塞未通。不窒則已明无訟矣。事旣未辯。吉凶未可必也。故有畏惕中吉。得中則吉也。終凶。終極其事則凶也。訟。求辯其曲直也。故利見於大人。大人則能以其剛明中正。决所以訟也。訟。非和

平之事。當擇地而處。不可陷於危險。故不利涉大川也。

彖曰。訟。上剛下險。險而健。訟。

以卦德釋卦名義。

訟有孚窒惕中吉。剛來而得中也。終凶。訟不可成也。利見大人。尙中正也。不利涉大川。入于淵也。

以卦變卦體卦象釋卦辭。○程傳。二以陽剛自外來而得中。爲以剛來訟而不過之義。是以吉也。○訟非善事。不得已也。安可終極其事。極意於其事則凶矣。故曰不可成也。成謂窮盡其事也。與人訟者。必處於安平之地。若蹈危險則陷其身矣。乃入于深淵也。○蔡氏淸曰。訟不可成。以理言之。揚人之

惡也。煩上之聽也。損已之德也。壞俗之偸也。又人己之間。俱廢其業。雖得。不償失也。此豈君子之所樂成者哉。謂之不可成。見其宜惕中也。

象曰。天與水違行。訟。君子以作事謀始。

天上水下。其行相違。作事謀始。訟端絶矣。○程傳。天陽上行。水性就下。其行相違。所以成訟也。君子觀象。知人情有爭訟之道。故凡作事。必謀其始。絶訟端於事之始。則訟無由生矣。謀始之義廣矣。若愼交結明契券之類是也。

初六。不永所事。小有言。終吉。

陰柔居下。不能終訟。故其象占如此。○楊氏簡曰。訟之初。不

深也。有不永所事之象。訟之初未深。小有言而已。旣不永所事。故終吉。

象曰。不永所事。訟不可長也。雖小有言。其辯明也。

程傳。旣訟矣。必有小災。故小有言也。旣不永其事。又上有剛陽之正應。辯理之明。故終得其吉也。

九二。不克訟。歸而逋。其邑人三百戶。无眚。

九二。陽剛爲險之主。本欲訟者也。然以剛居柔。得下之中。而上應九五。陽剛居尊。勢不可敵。故其象占如此。邑人三百戶。邑之小者。言自處卑約。以免災患。占者如是則无眚矣。○王氏弼曰。以剛處訟。不能下物。自下訟上。宜其不克。若能以懼

歸竄其邑。乃可以免災。邑過三百。竄而據强。災未免也。

象曰。不克訟。歸逋竄也。自下訟上。患至掇也。

掇。自取也。○程傳。自下訟上。義乖勢屈。禍患之至。猶拾掇而取之。言易得也。

六三。食舊德。貞厲。終吉。或從王事。无成。

食猶食邑之食。言所享也。六三陰柔。非能訟者。故守舊居正。則雖危而終吉。然或出而從上之事。則亦必无成功。占者守常而不出則善也。○程傳。三旣居剛而應上。然質本陰柔。處險而介二剛之間。危懼非爲訟者也。祿者稱德而受。食舊德。謂守其素分。貞謂堅固自守。厲終吉。謂雖處危地。能知危懼。

則終必獲吉也。○李氏簡曰或從王事无成者謂從王事而不以成功自居也。○楊氏啟新曰食舊德安其分之所當得是不與人競利也或從王事者分之所不得越是不與人競功也蓋不必告訐之風乃謂之訟一有爭競之心亦訟也。

象曰食舊德從上吉也。

從上吉謂隨人則吉明自主事則无成功也。○喬氏中和曰三食舊德其卒也斯謀斯猷皆我后之德從王事而无成何以訟爲故從上吉。

九四不克訟復即命渝安貞吉。

即就也命正理也渝變也九四剛而不中故有訟象以其居

柔故又爲不克而復就正理渝變其心安處於正之象占者如是則吉也。

象曰復即命渝安貞不失也。

程傳能如是則爲无失矣所以吉也。

九五訟元吉。

陽剛中正以居尊位聽訟而得其平者也占者遇之訟而有理必獲伸矣。○俞氏炎曰九五以剛明之德居尊而又中正象辭所謂大人是也訟之有理者見之必獲伸矣元吉乃吉之盡善者也。

象曰訟元吉以中正也。

中則聽不偏正則斷合理。

上九或錫之鞶帶終朝三褫之。褫丈爾切音豸

鞶帶命服之飾褫奪也以剛居訟極終訟而能勝之故有錫命受服之象然以訟得之豈能安久故又有終朝三褫之象其占爲終訟无理而或取勝然其所得終必失之聖人爲戒之意深矣。

象曰以訟受服亦不足敬也。

程傳窮極訟事設使受服命之寵亦且不足敬而可賤惡况又禍患隨至乎。

䷆ 坎下坤上

程傳師之興由有爭也所以次訟。

師貞丈人吉无咎。

師兵衆也下坎上坤坎險坤順坎水坤地古者寓兵於農伏至險於大順藏不測於至靜之中又卦唯九二一陽居下卦之中爲將之象上下五陰順而從之爲衆之象九二以剛居下而用事六五以柔居上而任之爲人君命將出師之象故其卦之名曰師丈人長老之稱用師之道利於得正而任老成之人乃得吉而无咎戒占者亦必如是也。○程傳所謂丈人不必素居崇貴但其才謀德業爲衆所畏服則是也。

象曰師衆也貞正也能以衆正可以王矣。王去聲

此以卦體釋師貞之義。以，謂能左右之也。一陽在下之中，而五陰皆爲所以也。能以衆正，則王者之師矣。

剛中而應，行險而順，以此毒天下而民從之，吉又何咎矣。

又以卦體卦德釋丈人吉无咎之義。剛中，謂九二。應，謂六五應之。行險，謂行危道。順，謂順人心。此非有老成之德者不能也。毒，害也。師旅之興，不無害於天下，然以其有是才德，是以民悅而從之也。○司馬氏光曰：夫治衆不以剛，則慢而不整。用剛而不獲中，則暴而无親。上无應于君，下无應于民，則身危而功不成。所施不在于順，則衆怨而民不從。四者非所以吉而无咎也。吉而无咎，則惟剛中而應，行險而順乎。○胡氏

炳文曰：毒之一字，見得王者之師，不得已而用之。如毒藥之攻病，非有沉痼堅癥，不輕用也。其旨深矣。

象曰：地中有水，師。君子以容民畜衆。

水不外於地，兵不外於民，故能養民，則可以得衆矣。○程傳。地中有水，爲衆聚之象。○陳氏琛曰：田以民分，兵以賦出，故當無事之時，必制田里，教樹畜，使比閭族黨州鄉之民，無不各得其養。民既有養，則所謂伍兩卒旅軍師之衆，以爲他日折衝禦侮之用者，皆畜於此矣。苟平時誨之無其方，則緩急誰復爲之用哉。

初六，師出以律，否臧凶。 否音俯

律，法也。否臧，謂不善也。○晁氏曰：否字先儒多作不，是也。在卦之初，爲師之始。出師之道，當謹其始，以律則吉，不臧則凶。戒占者當謹始而守法也。○王氏弼曰：爲師之始，齊師者也。齊衆以律，失律則散。

象曰：師出以律，失律凶也。

蔡氏清曰：不曰否臧凶，而曰失律凶者，明否臧之爲失律也。

九二，在師中，吉，无咎。王三錫命。

九二在下，爲衆陰所歸，而有剛中之德，上應於五，而爲所寵任，故其象占如此。

象曰：在師中吉，承天寵也。王三錫命，懷萬邦也。

谷氏家杰曰：不曰威而曰懷，見王者用師之本心。

六三，師或輿尸，凶。

輿尸，謂師徒撓敗，輿尸而歸也。以陰居陽，才弱志剛，不中不正，而犯非其犯，故其象占如此。○王氏申子曰：三不中不正，以柔居剛，是小人之才弱志剛者，而居二之上。是二爲主將，三躐而尸之也。凡任將不專，偏裨擅命，權不出一者，皆輿尸也。軍旅何所聽命乎。其取敗必矣。

象曰：師或輿尸，大无功也。

程傳。倚付二三，安能成功，豈惟无成，所以致凶也。

六四，師左次，无咎。

左次謂退舍也。陰柔不中。而居陰得正。故其象如此。全師以退。賢於六三遠矣。故其占如此。○程傳。師之進。以强勇也。四以柔居陰。非能進而克捷者也。知不能進而退。故左次。○吳氏澄曰。按兵家尚右。右爲前。左爲後。

象曰。左次无咎。未失常也。

知難而退。師之常也。

六五。田有禽。利執言。无咎。長子帥師。弟子輿尸。貞凶。

六五用師之主。柔順而中。不爲兵端者也。敵加於已。不得已而應之。故爲田有禽之象。而其占利以搏執而无咎也。言。語辭也。長子。九二也。弟子。三四也。又戒占者專於委任。若使君

子任事。而又使小人參之。則是使之輿尸而歸。故雖貞而亦不免於凶也。○程傳。師之興。必以蠻夷猾夏。寇賊姦宄。爲生民之害。不可懷來。然後奉辭以誅之。若禽獸入於田中。侵害稼穡。於義宜獵取。則獵取之。如此而動。乃得无咎。執言。奉辭也。明其罪而討之也。○自古任將不專而致覆敗者。如晉荀林父邲之戰。唐郭子儀相州之敗是也。

象曰。長子帥師。以中行也。弟子輿尸。使不當也。當去聲

程傳。長子謂二以中正之德。合於上而受任以行。若復使其餘者衆尸其事。是任使之不當也。其凶宜矣。

上六。大君有命。開國承家。小人勿用。

師之終。順之極。論功行賞之時也。坤爲土。故有開國承家之象。然小人則雖有功。亦不可使之得有爵土。但優以金帛可也。戒行賞之人。於小人則不可用此占。而小人遇之。亦不得用此爻也。○程傳。開國。封之爲諸侯也。承家。以爲卿大夫也。○朱子語類云。開國承家舊時說只作論功行賞之時不可及小人。今思他既一例有功。如何不及他得。看來開國承家一句。是公共得底。未分別君子小人。在小人勿用。則是勿更用他與之謀議經畫耳。漢光武能用此義。自定天下以後。一例論功行賞。其所以用之在左右者。則鄧禹耿弇賈復數人。他不與焉。此義方思量得如此。未曾改入本義。且記取。○林

氏希元曰。小人立功。不得不一例貴以爵也。又恐播惡於衆。不若於行師之初。不用之爲愈也。故象傳謂其必亂邦。彖辭於師貞之下。卽言宜用丈人。五爻之辭。又戒用弟子。卽此意也。師之始既言之。師之終而復言。正戒人當謹於其始也。

象曰。大君有命。以正功也。小人勿用。必亂邦也。

聖人之戒深矣。○胡氏炳文曰。王三錫命。命於行師之始。大君有命。命於行師之終。懷邦亂邦。丈人小人之所以分。此固聖人之所深慮遠戒也。

䷇ 坤下坎上

程傳。人之類必相親輔。然後能安。故既有衆。則必有所比。比

所以次師也。

比吉原筮元永貞无咎不寧方來後夫凶。比音畀

比親輔也九五以陽剛居上之中而得其正上下五陰比而從之以一人而撫萬邦以四海而仰一人之象故筮者得之則當爲人所親輔然必再筮以自審有元善長永正固之德然後可以當衆之歸而无咎其未比而有所不安者亦將皆來歸之若又遲而後至則此交已固彼來已晚而得凶矣若欲比人則亦以是而反觀之耳○程傳當其不寧之時固宜汲汲以求比若獨立自恃求比之志不速而後則雖夫亦凶矣夫猶凶况柔弱者乎夫剛立之稱凡生天地之間者未有

不相親比而能自存者也雖剛強之至未有能獨立者也比之道由兩志相求兩志不相求則睽矣君懷撫其下下親輔於上親戚朋友鄉黨皆然故當上下合志以相從苟无相求之意則離而凶矣大抵人情相求則合相持則睽相持相待莫先也人之相親固有道然而欲比之志不可緩也○胡氏炳文曰六十四卦惟蒙比以筮言蒙貴初而比貴原者蓋發蒙之道當視其初之專誠顯比之道當致其原筮而謹審所以不同也。

彖曰比吉也。

此三字疑衍文。

比輔也下順從也。

此以卦體釋卦名義○程傳五以陽居尊位羣下順從以親輔之所以爲比也○朱子語類云比吉也也字羨當云比吉比輔也下順從也比輔也解比字下順從也解吉字。

原筮元永貞无咎以剛中也不寧方來上下應也後夫凶其道窮也。

亦以卦體釋卦辭剛中謂五上下謂五陰○程傳所謂元永貞如五是也以陽剛居中正盡比道之善者也○人之生不能保其安寧方且來求附比民不能自保故戴君以求寧君不能獨立故保民以爲安不寧而來比者上下相應也天地

之間未有不相親比而能遂者也若相從之志不疾而後則不能成比雖夫亦凶矣无所親比困屈以致凶窮之道也。

象曰地上有水比先王以建萬國親諸侯。

地上有水水比於地不容有間建國親侯亦先王所以比於天下而无間者也彖意人來比我此取我往比人○程傳物之相切比無間莫如水之在地上故爲比也先王觀比之象以建萬國親諸侯建立萬國所以比民也親撫諸侯所以比天下也○胡氏炳文曰師之容民畜衆井田法也可以使民相合而無間比之建國親侯封建法也可使君與民相合而無間。

初六，有孚比之，无咎。有孚盈缶，終來有他吉。他音拖

比之初，貴乎有信，則可以无咎矣。若其充實，則又有他吉也。

○程傳：孚信之在中也。誠信充實於內，若物之盈滿於缶中也。缶，質素之器。言若缶之盈實於中，外不加文飾，則終能來有他吉也。

象曰：比之初六，有他吉也。

程傳：言比之初六者，比之道在始也。始能有孚，則終致有他之吉。其始不誠，終焉得吉？上六之凶，由无首也。

六二，比之自內，貞吉。

柔順中正，上應九五，自內比外，而得其貞，吉之道也。占者如

是，則正而吉矣。

象曰：比之自內，不自失也。

得正則不自失矣。

六三，比之匪人。

陰柔不中正，承乘應皆陰，所比皆非其人之象。其占大凶，不言可知。

象曰：比之匪人，不亦傷乎。

六四，外比之，貞吉。

以柔居柔，外比九五，爲得其正，吉之道也。占者如是，則正而吉矣。

象曰：外比于賢，以從上也。

程傳：外比，謂從五也。五剛明中正之賢，又居君位，四比之，是比賢且從上，所以吉也。

九五，顯比，王用三驅，失前禽，邑人不誡，吉。

一陽居尊，剛健中正，卦之羣陰皆來比己，顯其比而无私，如天子不合圍，開一面之網，來者不拒，去者不追，故爲用三驅失前禽而邑人不誡之象。蓋雖私屬，亦喻上意，不相警備，以求必得也。凡此皆吉之道，占者如是則吉也。○林氏希元曰：王者以父母天下爲職，生養教誨，但知吾分所當爲，盡其道而爲之，至於民之感恩與否，則聽其在彼，初不屑屑焉暴其

私恩小惠，違道干譽，以求百姓之我親。此其施爲舉措，何等光明正大，而豈有隱伏回曲闇昧褊窄之病？故謂之顯比。譬如王者解一面之網，用三驅之田，禽獸向我而入者則取之，背我而前去者則失之，初不求於必得焉。凡此皆吉道也。○朱子語錄云：邑人不誡，如有聞無聲，言其自不消相告誡，又如歸市者不止，耕者不變相似。

象曰：顯比之吉，位正中也。舍逆取順，失前禽也。邑人不誡，上使中也。舍音捨

申上之德，使不偏也。○程傳：不期誠於親近，上之使下，中平不偏，遠近如一也。

上六比之无首凶。

陰柔居上无以比下凶之道也故爲无首之象而其占則凶也○王氏弼曰无首後也處卦之終是後夫也爲時所棄宜其凶也○王氏申子曰五以一陽居尊四陰比之於下下順從也上六孤立於外而不從豈非後夫之象

象曰比之无首无所終也。

以上下之象言之則爲无首以終始之象言之則爲无終无首則无終矣○楊氏簡曰由初而比之其比也誠比不於其初及終而始求比不忠不信人所不與凶之道也首初也有初則有終無始何以能終故曰无所終也

䷈ 乾下巽上

程傳物相比附則爲聚聚畜也又相親比則志相畜小畜所以次比也

小畜亨密雲不雨自我西郊。

巽亦三畫卦之名一陰伏於二陽之下故其德爲巽爲入其象爲風爲木小陰也畜止之之義也上巽下乾以陰畜陽又卦惟六四一陰上下五陽皆爲所畜故爲小畜又以陰畜陽能係而不能固亦爲所畜者小之象內健外巽二五皆陽各居一卦之中而用事有剛而能中其志得行之象故其占當得亨通然畜未極而施未行故有密雲不雨自我西郊之象蓋密雲陰物西郊陰方我者文王自我也文王演易於羑里視岐周爲西方正小畜之時也筮者得之則占亦如其象云○丘氏富國曰凡雲自東而西則雨自西而東則不雨陰先倡也小畜以柔爲主不能固陽而止之故雲雖密而不雨

象曰小畜柔得位而上下應之曰小畜。

以卦體釋卦名義柔得位指六居四上下謂五陽

健而巽剛中而志行乃亨。

以卦德卦體而言陽猶可亨也○程傳以卦才言也內健而外巽健而能巽也二五居中剛中也陽性上進下復乾體志在於行也

密雲不雨尚往也自我西郊施未行也。

尚往言畜之未極其氣猶上進也

象曰風行天上小畜君子以懿文德。

風有氣而无質能畜而不能久故爲小畜之象懿文德言未能厚積而遠施也○程傳爲卦巽上乾下乾在上之物乃居巽下夫畜止剛健莫如巽順爲巽所畜故爲畜也然巽陰也其體柔順惟能以巽順柔其剛健非能力止之也畜道之小者也君子所蘊畜者大則道德經綸之業小則文章才藝君子觀小畜之象以懿美其文德文德方之道義爲小也

初九復自道何其咎吉。

下卦乾體本皆在上之物志欲上進而爲陰所畜然初九體
乾居下得正前遠於陰雖與四爲正應而能自守以正不爲
所畜故有進復自道之象占者如是則无咎而吉也○龔氏
煥曰復自道此復字與无往不復不遠復之義同謂復於在
下之位而不進也初九以陽剛之才位居最下爲陰所畜知
幾不進而自復其道焉何咎之有九二牽復亦謂與初九牽
連而內復也易及諸經無有以復爲上進者

象曰復自道其義吉也

張氏浚曰能反身以歸道其行已必不悖於理是能自畜者
也故曰其義吉

九二牽復吉

三陽志同而九二漸近於陰以其剛中故能與初九牽連而
復亦吉道也占者如是則吉矣○何氏楷曰與初相牽連而
復居於下故吉

象曰牽復在中亦不自失也

亦者承上爻義○楊氏萬里曰初安於復故爲自復二勉於
復故爲牽復能勉於復故亦許其不自失

九三輿說輻夫妻反目說音脫

九三亦欲上進然剛而不中迫近於陰而又非正應但以陰
陽相說而爲所係畜不能自進故有輿說輻之象然以志剛
故又不能平而與之爭故又爲夫妻反目之象戒占者如是
則不得進而有所爭也○程傳三以陽爻居不得中而密比
於四陰陽之情相求也又暱比而不中爲陰畜制者也故不
能前進猶車輿說去輻輪言不能行也反目謂怒目相視婦
人爲夫寵惑旣而遂反制其夫未有夫不失道而妻能制之
者也故說輻反目三所自爲也

象曰夫妻反目不能正室也

程子曰說輻反目三自爲也

六四有孚血去惕出无咎

以一陰畜衆陽本有傷害憂懼以其柔順得正虛中巽體二

陽助之是有孚而血去惕出之象也无咎宜矣故戒占者亦
有其德則无咎也○程傳四於畜時處近君之位畜君者也
若內有孚誠則五志信之從其畜也卦獨一陰畜衆陽者也
諸陽之志係於四四苟欲以力畜之則一柔敵衆剛必見傷
害惟盡其孚誠以應之則可以感之矣故其傷害遠其危懼
免也如此則可以无咎不然則不免害矣此以柔畜剛之道
也以人君之威嚴而微細之臣有能畜止其欲者蓋有孚信
以感之也

象曰有孚惕出上合志也

郭氏忠孝曰上合志者合九五有孚之志惟其上合志是以

能畜也。

九五有孚攣如富以其鄰。

巽體三爻同力畜乾鄰之象也。而九五居中處尊勢能有爲以兼乎上下。故爲有孚攣固用富厚之力。而以其鄰之象以猶春秋以某師之以言能左右之也。占者有孚則能如是也○程傳。君子爲小人所困正人爲羣邪所厄則在下者必攀挽於上。期於同進在上者必援引於下。與之戮力。非獨推已力以及人也。固資在下之助以成其力耳。

象曰有孚攣如不獨富也。

程傳有孚攣如蓋其鄰類皆牽攣而從之。與衆全欲。不獨有

其富也。君子之處艱厄推其至誠故得衆力之助而能濟其衆也。

上九既雨既處尚德載婦貞厲月幾望君子征凶。

畜極而成。陰陽和矣故爲既雨既處之象蓋尊尚陰德至於積滿而然也。陰加於陽故雖正亦厲。然陰既盛而抗陽則君子亦不可以有行矣。其占如此。爲戒深矣○程傳。既雨和也既處止也。陰之畜陽不和不能止。既和而止。畜之道成矣。陰柔之畜剛非一朝一夕能成。由積累而至。可不戒乎。載積滿也○楊氏時曰。夫陰陽和則雨。而婦以順爲正。雖畜而至於雨以是爲正則厲矣。月遡日以爲明者也。望則與日敵。故幾望則不可過。君子至此而猶征焉。則凶之道也。小畜以陰畜陽爲主其極必疑陽故戒之如此。

象曰既雨既處德積載也君子征凶有所疑也。

楊氏簡曰既畜而通矣。而又往致其畜則犯矣。非其道也。有所疑疑其不順也。坤上六曰陰疑於陽亦此也。凶道也。

䷉ 兌下乾上

程傳。夫物之聚則有大小之別高下之等美惡之分。是物畜然後有禮履所以繼畜也。

履虎尾不咥人亨。

兌亦三畫卦之名。一陰見於二陽之上。故其德爲說其象爲

澤。履有所躡而進之義也。以兌遇乾。和說以躡剛強之後有履虎尾而不見傷之象。故其卦爲履。而占如是也。人能如是則處危而不傷矣○胡氏炳文曰。大抵人之涉世多是危機不爲所傷乃見所履。大傳曰。易之興也其當文王與紂之事耶。是故其辭危危莫危於履虎尾之辭矣。故九卦處憂患以履爲首。

象曰履柔履剛也。

以二體釋卦名義。

說而應乎乾是以履虎尾不咥人亨。說音悅

以卦德釋彖辭○游氏酢曰。卦以進退履衆剛。故有履虎尾

之象。然而不咥人亨者。說而應乎乾故也。夫敬以和。何事不行。君子之所履。苟在於是。則雖暴人之前無虞矣。

剛中正履帝位而不疚光明也。

又以卦體明之。指九五也。○程傳。九五以陽剛中正。尊履帝位。苟無疚病。得履道之至善光明者也。疚。謂瑕病。夬履是也。光明。德盛而輝光也。

象曰上天下澤履君子以辯上下定民志。

程傳備矣。傳曰。天在上。澤居下。上一作天下之正理也。人之所履當如是。故取其象而爲履。君子觀履之象。以辨明上下之分。以定其民志。夫上下之分明。然後民志有定。民志定。然後

可以言治。民志不定。天下不可得而治也。古之時。公卿大夫而下。位各稱其德。終身居之。得其分也。位未稱德。則君舉而進之。士修其學。學至而君求之。皆非有預於己也。農工商賈勤其事。而所享有限。故皆有定志。而天下之心可一。後世自庶士至於公卿。日志於尊榮。農工商賈日志於富侈。億兆之心。交騖於利。天下紛然。如之何其可一也。欲其不亂。難矣。此由上下无定志也。君子觀履之象而分辨上下。使各當其分。以定民之心志也。

初九素履往无咎。

以陽在下。居履之初。未爲物遷。率其素履者也。占者如是。則往而无咎也。○胡氏炳文曰。初未交於物。有素象。素者。無文之謂。蓋履。禮也。履初言素。禮以質爲本也。

象曰素履之往獨行願也。

李氏心傳曰。素履往。即中庸所謂素位而行者也。獨行願。即中庸所謂不願乎其外者也。

九二履道坦坦幽人貞吉。

剛中在下。无應於上。故爲履道平坦。幽獨守貞之象。幽人履道而遇其占。則貞而吉矣。

象曰幽人貞吉中不自亂也。

程傳。履道在於安靜。其中恬正。則所履安裕。中若躁動。豈能

安其所履。故必幽人則能堅固而吉。蓋其中心安靜。不以利欲自亂也。

六三眇能視跛能履履虎尾咥人凶武人爲于大君。

六三不中不正。柔而志剛。以此履乾。必見傷害。故其象如此而占者凶。又爲剛武之人得志而肆暴之象。如秦政項籍。豈能久也。○王氏申子曰。三以陰居陽。以柔履剛。謂其明耶。則衆陽而獨陰。謂其不明耶。則又居於陽。眇能視之象也。謂其能行耶。則衆剛而獨柔。謂其不能行耶。則又履乎剛。跛能履之象也。是體暗而用明。才弱而志剛者也。而又不中不正。故不自度量而一於進。敢於蹈危而取禍。如履虎尾而受咥人

之凶也若不顧强弱勇猛直前惟武人用之以有爲于大君則可然象亦主三而言曰不咥人亨此曰咥人凶何也蓋彖總言一卦之體爻則據其時與位而言所以不同

象曰眇能視不足以有明也跛能履不足以與行也咥人之凶位不當也武人爲于大君志剛也

九四履虎尾愬愬終吉

九四亦以不中不正履九五之剛然以剛居柔故能戒懼而得終吉○王氏宗傳曰經曰四多懼處多懼之地而復以恐懼自處所謂愬愬也四處三陽之後故亦曰履虎尾無忘其愬愬之戒故曰終吉

象曰愬愬終吉志行也

李氏過曰畏懼所以行其志也

九五夬履貞厲 夬占快反

九五以剛中正履帝位而下以兌說應之凡事必行无所疑礙故其象爲夬決其履雖使得正亦危道也故其占爲雖正而危爲戒深矣○程傳古之聖人居天下之尊明足以照剛足以決勢足以專然而未嘗不盡天下之議雖芻蕘之微必取乃其所以爲聖也履帝位而光明者也若自任剛明決行不顧雖使得正亦危道也可固守乎有剛明之才苟專自任猶爲危道况剛明不足者乎○項氏安世曰初則懼其失初心之正而教之以保其素五則懼其恃勢位之正而教之以謹其決蓋剛者喜動而好決任剛而行者後多可悔之事也

象曰夬履貞厲位正當也

傷於所恃

上九視履考祥其旋元吉

視履之終以考其祥周旋无虧則得元吉占者禍福視其所履而未定也○程傳上處履之終於其終視其所履行以考其善惡禍福若其旋則善且吉也旋謂周旋完備无不至也人之所履考視其終若終始周完无疚善之至也是以元吉人之吉凶係其所履善惡之多寡吉凶之小大也

象曰元吉在上大有慶也

若得元吉則大有福慶也○林氏希元曰在上履之終也言於履之終而得元吉則大有福慶也

䷊ 乾下坤上

程傳履得其所則舒泰泰則安矣泰所以次履也

泰小往大來吉亨

泰通也爲卦天地交而二氣通故爲泰正月之卦也小謂陰大謂陽言坤往居外乾來居內又自歸妹來則六往居四九來居三也占者有陽剛之德則吉而亨矣

彖曰泰小往大來吉亨則是天地交而萬物通也上下交而其

志同也。內陽而外陰，內健而外順，內君子而外小人，君子道長，小人道消也。長，丁丈反。

丘氏富國曰：天地之形不可交，而以氣交，氣交而物通者，天地之泰也；上下之分不可交，而以心交，心交而志同者，人事之泰也。○玉泉喻氏曰：小人道消，非消小人也，化小人爲君子也。○喬氏中和曰：有陽必有陰，有君子必有小人，必欲絶而去之，有是哉？善養身者化痰邪爲氣血，善治國者化盜賊爲良民而已矣。

象曰：天地交，泰，后以財成天地之道，輔相天地之宜，以左右民。

財成以制其過，輔相以補其不及。○程傳：爲卦坤陰在上，乾陽在下，天地陰陽之氣相交而和，則萬物生成，故爲通泰。人君體之而爲法制，使民用天時，因地利，輔助化育之功，所以成豐美之利也。

初九，拔茅茹以其彙，征吉。

三陽在下，相連而進，拔茅連茹之象，征行之吉也。占者陽剛，則其征吉矣。郭璞洞林讀至彙字絶句，下卦放此。○程傳：初以陽爻居下，是有剛明之才而在下者也。時之否則君子退而窮處，時既泰，則志在上進也。君子之進，必與其朋類相牽援，如茅之根然，拔其一則牽連而起矣。若根之相牽連者，彙類也。賢者以其類進，同志以行其道，是以吉也。

象曰：拔茅征吉，志在外也。

程傳：時將泰，則羣賢皆欲上進，三陽之志欲進同也，故取茅茹彙征之象。志在外，上進也。

九二，包荒，用馮河，不遐遺，朋亡，得尚于中行。馮音憑。

九二以剛居柔，在下之中，上有六五之應，主乎泰而得中道者也。占者能包容荒穢，而果斷剛決，不遺遐遠，而不昵朋比，則合乎此爻中行之道矣。○胡氏炳文曰：若有包容而無斷制，非剛柔相濟之中也，必包容荒穢而又果斷剛決，則合乎中矣。雖不遺遐遠而或有私於吾之黨類，則易至偏重，非輕重不偏之中也，惟不遺遐遠而又不昵朋比，是不忘遠又不泄邇，合乎中矣。本義兩而字當細玩。

象曰：包荒，得尚于中行，以光大也。

程傳：象舉包荒一句而通解四者之義，言如此則能配合中行之德而其道光明顯大也。

九三，无平不陂，无往不復，艱貞无咎，勿恤其孚，于食有福。

將過於中，泰將極而否欲來之時也。恤，憂也；孚，所期之信也。戒占者艱難守貞，則无咎而有福。○程傳：處泰之道，既能艱貞，則可常保其泰，不勞憂恤，得其所求也。不失所期爲孚，如是則於祿食有福益也。祿食，謂福祉。善處泰者，其福可長也。蓋德善日積，則福祿日臻，德踰於祿，則雖盛而非滿。自古隆

盛未有不失道而喪敗者也。

象曰无往不復天地際也。

程傳无往不復言天地之交際也陽降於下必復於上陰升於上必復於下屈伸交際之常理也因天地交際之道明否泰不常之理以爲戒也。

六四翩翩不富以其鄰不戒以孚。

已過乎中泰已極矣故三陰翩然而下復不待富而其類從之不待戒令而信也其占爲有小人合交以害正道君子所當戒也陰虛陽實故凡言不富者皆陰爻也○程傳夫人富而其類從之爲利也不富而從者其志同也○何氏楷曰此

正陰陽交泰之爻也翩翩羣飛而下貌鄰指五上四能挾其並居之鄰相從而下者以三陰皆欲求陽故不待教戒而能以之下孚乎陽也。

象曰翩翩不富皆失實也不戒以孚中心願也。

陰本居下在上爲失實○何氏楷曰失實即不富之謂不富而其鄰從之者以三爻皆不富而欲資於陽故也不待期約而相孚各出於其中心之所願欲也。

六五帝乙歸妹以祉元吉。

以陰居尊爲泰之主柔中虛已下應九二吉之道也而帝乙歸妹之時亦嘗占得此爻占者如是則有祉而元吉矣凡經以古人爲言如高宗箕子之類者皆倣此○程傳自古帝女雖皆下嫁至殷之帝乙然後制爲禮法使降其尊貴以順從其夫也○項氏安世曰湯嫁妹之辭曰無以天子之富而驕諸侯陰之從陽女之順夫天下之義也往事爾夫必以禮義湯稱天乙或者亦稱帝乙乎。

象曰以祉元吉中以行願也。

王氏宗傳曰中以行願謂以柔中之德而行此志願以合乎下故能受其祉福且元吉也所謂上下交而其志同如此。

上六城復于隍勿用師自邑告命貞吝。

泰極而否城復于隍之象戒占者不可力爭但可自守雖得其貞亦不免於羞吝也○程傳掘隍土積累以成城如治道積累以成泰及泰之終將反於否如城土頹圮復反于隍也上泰之終六以小人處之行將否矣勿用師君子所以能用其衆者上下之心通而心從也今泰之將終失泰之道上下之情不通矣民心離散不從其上豈可用也用之則亂衆既不可用方自其親近而告命之雖使所告命者得其正亦可羞吝。

象曰城復于隍其命亂也。

命亂故復否告命所以治之也。

䷋ 坤下 乾上

程傳。夫物理往來。通泰之極。則必否。否所以次泰也。

否之匪人。不利君子貞。大往小來。否備鄙反

否。閉塞也。七月之卦也。正與泰反。故曰匪人。謂非人道也。其占不利於君子之正道。蓋乾往居外。坤來居內。又自漸卦而來。則九往居四。六來居三也。或疑之匪人三字衍文。由比六三而誤也。傳不特解其義。亦可見。○孔氏穎達曰。否之匪人者。言否閉之世。非是人道交通之時。故云匪人。不利君子貞者。由小人道長。君子道消。故不利君子為正也。陽氣往而陰氣來。故曰大往小來。陽主生息。故稱大。陰主消耗。故稱小。

彖曰。否之匪人。不利君子貞。大往小來。則是天地不交而萬物

不通也。上下不交而天下無邦也。內陰而外陽。內柔而外剛。內小人而外君子。小人道長。君子道消也。

象曰。天地不交。否。君子以儉德辟難。不可榮以祿。辟音避。難去聲。

收斂其德。不形於外。以避小人之難。人不得以祿位榮之。○程傳。為卦天上地下。天地隔絕。不相交通。故為否。否塞之時。君子道消。當觀否塞之象。而以儉損其德。避免禍難。不可榮居祿位也。

初六。拔茅茹以其彙。貞吉亨。

三陰在下。當否之時。小人連類而進之象。而初之惡則未形也。故戒其貞。則吉而亨。蓋能如是。則變而為君子矣。

象曰。拔茅貞吉。志在君也。

小人而變為君子。則能以愛君為念。而不計其私矣。

六二。包承。小人吉。大人否亨。

陰柔而中正。小人而能包容承順乎君子之象。小人之吉道也。故占者小人如是則吉。大人則當安守其否。而後道亨。蓋不可以彼承於我。而自失其守也。○楊氏簡曰。小人之事其上也。包而不敢露。承而不敢拂。故吉。若夫大人則否而亨。

象曰。大人否亨。不亂羣也。

言不亂於小人之羣。

六三。包羞。

以陰居陽而不中正。小人志於傷善而未能也。故為包羞之象。然以其未發。故无凶咎之戒。○游氏酢曰。在下體之上。位浸顯矣。當否之世。忍恥冒處。故謂之包羞。

象曰。包羞。位不當也。

王氏弼曰。用小道以承其上。而位不當。所以包羞也。

九四。有命。无咎。疇離祉。

否過中矣。將濟之時也。九四以陽居陰。不極其剛。故其占為有命无咎。而疇類三陽。皆獲其福也。命。謂天命。○程傳。離。麗也。疇離祉。其疇類皆附離其福祉。君子道行。則與其類同進。以濟天下之否。疇離祉也。○項氏安世曰。泰雖極治。上九以

命亂而成否。否雖極亂。以有命而成泰。命者。天之所令。君之所造也。道之廢興。豈非天耶。世之治亂。豈非君耶。

象曰。有命无咎。志行也。

程傳。有君命則得无咎。乃可以濟否。其志同行也。

九五。休否。大人吉。其亡其亡。繫于苞桑。苞古易作包

陽剛中正。以居尊位。能休時之否。大人之事也。故此爻之占。大人遇之則吉。然又當戒懼如繫辭傳所云也。○程傳。繫於苞桑。謂爲安固之道。如維繫於苞桑也。桑之爲物。其根深固。苞謂叢生者。其固尤甚。

象曰。大人之吉。位正當也。

上九。傾否。先否後喜。

以陽剛居否極。能傾時之否者也。其占爲先否後喜。○程傳。上九否已極矣。否傾則泰。後喜也。故否道傾覆而變也。先極否也。後傾喜也。○王氏宗傳曰。言傾否而不言否傾。人力居多焉。○胡氏炳文曰。以陰柔處泰之終。故不能保泰而泰復爲否。以陽剛處否之終。故卒能傾否。而否復爲泰。否泰反復。天乎。人也。

象曰。否終則傾。何可長也。

何氏楷曰。則字要歸到人事。謂否極則當思所以傾之。何可使長否也。正責成於人之意。

☰☲ 離下乾上

程傳。夫天地不交則爲否。上下相同則爲同人。與否義相反。故相次。又世之方否。必與人同力。乃能濟。同人所以次否也。

同人于野。亨。利涉大川。利君子貞。

離亦三畫卦之名。一陰麗於二陽之間。故其德爲麗。爲文明。其象爲火。爲日。爲電。同人。與人同也。以離遇乾。火上同於天。六二得位得中。而上應九五。又卦唯一陰。而五陽同與之。故爲同人。于野。謂曠遠而無私也。有亨道矣。以健而行。故能涉川。爲卦內文明而外剛健。六二中正而有應。則君子之道也。占者能如是則亨。而又可涉險。然必其所同。合於君子之道。

乃爲利也。○梁氏寅曰。聖人以四海爲一家。中國爲一人。而情無不孚。恩無不洽者。豈非同人于野之意哉。

彖曰。同人。柔得位得中而應乎乾。曰同人。

以卦體釋卦名義。柔謂六二。乾謂九五。○項氏安世曰。同人以一柔爲主。徒柔不能以同乎人也。必以天德行之。故雖得位得中。而必應乎乾。乃可謂之同人。

同人曰。

衍文。

同人于野。亨。利涉大川。乾行也。文明以健。中正而應。君子正也。唯君子爲能通天下之志。

以卦德卦體釋卦辭通天下之志乃爲大同不然則是私情之合而已何以致亨而利涉哉

象曰天與火同人君子以類族辨物

天在上而火炎上其性同也類族辨物所以審異而致同也○程傳不曰火在天下天下有火而云天與火者天在上火性炎上火與天同故爲同人之義○虞氏翻曰方以類聚物以羣分君子和而不同故於同人以類族辨物也

初九同人于門无咎

同人之初未有私主以剛在下上无係應可以无咎故其象占如此

象曰出門同人又誰咎也

程傳出門同人於外是其所同者廣无所偏私人之同也有厚薄親疏之異過咎所由生也既无所偏黨誰其咎之

六二同人于宗吝

宗黨也六二雖中且正然有應於上不能大同而係於私吝之道也故其占如此

象曰同人于宗吝道也

九三伏戎于莽升其高陵三歲不興

剛而不中上无正應欲同於二而非其正懼九五之見攻故有此象○程傳二以中正之道與五相應三以剛強居二五之間欲奪而同之然理不直義不勝故不敢顯發伏藏兵戎於林莽之中懷惡而內不直故又畏懼時升高陵以顧望如此至于三歲之久終不敢興此爻深見小人之情狀然不曰凶者既不敢發故未至凶也

象曰伏戎于莽敵剛也三歲不興安行也

言不能行

九四乘其墉弗克攻吉

剛不中正又无應與亦欲同於六二而爲三所隔故爲乘墉以攻之象然以剛居柔故有自反而不克攻之象占者如是則是能改過而得吉也○程傳四切近於五如隔墉耳乘其

墉欲攻之知義不直而不克也苟能自知義之不直而不攻則爲吉也

象曰乘其墉義弗克也其吉則困而反則也

乘其墉矣則非其力之不足也特以義之弗克而不攻耳能以義斷困而反於法則故吉也

九五同人先號咷而後笑大師克相遇

五剛中正二以柔中正相應於下同心者也而爲三四所隔不得其同然義理所同物不得而間之故有此象然六二柔弱而三四剛強故必用大師以勝之然後得相遇也○程傳九五同于二而爲三四二陽所隔五自以義直理勝故不勝

憤抑至於號咷然邪不勝正雖爲三四所隔終必得合故後笑也

彖曰同人之先以中直也大師相遇言相克也

直謂理直○程傳先所以號咷者以中誠理直故不勝其忿切而然也雖其敵剛强至用大師然義直理勝終能克之故言能相克也

上九同人于郊无悔

居外无應物莫與同然亦可以无悔故其象占如此郊在野之內未至於曠遠但荒僻无與同耳

象曰同人于郊志未得也

蔡氏淵曰未及乎野非盡乎大同之道者也故曰志未得

䷍ 乾下離上

程傳大有盛大豐有也夫與人同者物之所歸也大有所以次同人也

大有元亨

大有所有之大也離居乾上火在天上无所不照又六五一陰居尊得中而五陽應之故爲大有乾健離明居尊應天有亨之道占者有其德則大善而亨也

彖曰大有柔得尊位大中而上下應之曰大有

以卦體釋卦名義柔謂六五上下謂五陽○程傳夫居尊執柔固衆之所歸也而又有虛中文明大中之德故上下同志應之所以爲大有也

其德剛健而文明應乎天而時行是以元亨

以卦德卦體釋卦辭應天指六五也○程傳卦之德內剛健而外文明六五之君應於乾之九二五之性柔順而明能順應乎二二乾之主也是應乎乾順應乾行順乎天時也故曰應乎天而時行其德如此是以元亨也

象曰火在天上大有君子以遏惡揚善順天休命

火在天上所照者廣爲大有之象所有既大无以治之則釁蘖萌於其閒矣天命有善而无惡故遏惡揚善所以順天反

之於身亦若是而已矣○程傳火高在天上照見萬物之衆多故爲大有大有繁庶之義

初九无交害匪咎艱則无咎

雖當大有之時然以陽居下上无係應而在事初未涉乎害者也何咎之有然亦必艱以處之則无咎戒占者宜如是也

象曰大有初九无交害也

陸氏振奇曰保終之道愼於厥始必有克艱於初而後有天祐於終故初曰大有初九上曰大有上吉獨本末見大有顯

九二大車以載有攸往无咎

剛中在下得應乎上爲大車以載之象有所往而如是可以

无咎矣。占者必有此德。乃應其占也。○程傳。九以陽剛居二。爲六五之君所倚任。剛健則才勝。居柔則謙順。得中則無過。其才如此。所以能勝大有之任。如大車之材。强壯能勝載重物也。可以任重行遠。故有攸往而无咎也。

象曰。大車以載。積中不敗也。

郭氏雍曰。道積於中。無所往而不利。如大車之不可敗也。

九三。公用亨于天子。小人弗克。

亨。春秋傳作享。謂朝獻也。古者亨通之亨。享獻之享。烹飪之烹。皆作亨字。九三居下之上。公侯之象。剛而得正。上有六五之君。虛中下賢。故爲亨于天子之象。占者有其德。則其占如

是。小人无剛正之德。則雖得此爻。不能當也。

象曰。公用亨于天子。小人害也。

程傳。公當用亨于天子。若小人處之。則爲害也。自古諸侯能守臣節。忠順奉上者。則蕃養其衆。以爲王之屛翰。豐殖其財以待上之徵賦。若小人處之。則不知爲臣奉上之道。以其爲已之私。民衆財豐。則反擅其富强。益爲不順。是小人大有則爲害。又大有爲小人之害也。

九四。匪其彭。无咎。

彭字音義未詳。程傳曰。盛貌。理或當然。六五柔中之君。九四以剛近之。有僭偪之嫌。然以其處柔也。故有不極其盛之象而得无咎。戒占者宜如是也。

象曰。匪其彭无咎。明辨晳也。

晳。明貌。○程傳。賢智之人。明辨物理。當其方盛。則知咎之將至。故能損抑。不敢至於滿極也。

六五。厥孚交如。威如。吉。

大有之世。柔順而中。以處尊位。虛已以應九二之賢。而上下歸之。是其孚信之交也。然君道貴剛。太柔則廢。當以威濟之則吉。故其象占如此。亦戒辭也。○俞氏炎曰。旣有誠信以接下。而人信之。又有威嚴以自重。而人畏之。爲大有之君。而剛柔得宜如此。故吉。

象曰。厥孚交如。信以發志也。

一人之信。足以發上下之志也。

威如之吉。易而無備也。易以豉反

太柔則人將易之。而无畏備之心。

上九。自天祐之。吉无不利。

大有之世。以剛居上。而能下從六五。是能履信思順而尚賢也。滿而不溢。故其占如此。○王氏宗傳曰。六五以一柔有五剛。上九獨在五上。五能尚之。繫辭所謂又以尚賢。則上九是也。祐之自天。吉无不利。謂大有至此愈有隆而無替也。然則當大有之極。莫大於得天。而所以得天。又莫大於尚賢也。

象曰大有上吉自天祐也。

項氏安世曰大有上吉明事關全卦非止上爻也此猶師之上六論師之事至此而終其言大君蓋指六五非謂上六爲大君也。

男珹校字

周易輯說卷之二

周易上經

程傳其有既大不可至於盈滿必在謙損故大之後受之以謙也。

謙亨君子有終。

謙者有而不居之義止乎內而順乎外謙之意也山至高而地至卑乃屈而止於其下謙之象也占者如是則亨通而有終矣有終謂先屈而後伸也。

象曰謙亨天道下濟而光明地道卑而上行。

言謙之必亨○項氏安世曰此以卦體釋卦辭也九三乾也降在下卦是下濟而光明也坤地道處勢至卑而升在上卦是卑而上行也下濟與卑皆釋謙字光明與上行皆釋亨字

天道虧盈而益謙地道變盈而流謙鬼神害盈而福謙人道惡盈而好謙謙尊而光卑而不可踰君子之終也。

變謂傾壞流謂聚而歸之人能謙則其居尊者其德愈光其居卑者人亦莫能過此君子所以有終也○程傳以天行而言盈者則虧謙者則益日月陰陽是也以地勢而言盈滿者傾變而反陷卑下者流注而益增也鬼神謂造化之迹盈滿者禍害之謙損者福祐之凡過而損不足而益者皆是也人

情疾惡於盈滿而好與於謙巽也謙者人之至德故聖人詳言所以戒盈而勸謙也

象曰地中有山謙君子以裒多益寡稱物平施

以卑蘊高謙之象也裒多益寡所以稱物之宜而平其施損高增卑以趣於平亦謙之意也○程傳不云山在地中而曰地中有山言卑下之中蘊其崇高也

初六謙謙君子用涉大川吉

以柔處下謙之至也君子之行也以此涉難何往不濟故占者如是則利以涉川也

象曰謙謙君子卑以自牧也

張氏栻曰謙謙君子卑以自牧如牧牛羊然使之馴服方可以言謙

六二鳴謙貞吉

柔順中正以謙有聞正而且吉者也故其占如此○程傳二以柔順居中是爲謙德積於中謙德充積於中故發於外見於聲音顏色故曰鳴謙居中得正有中正之德也故云貞吉

象曰鳴謙貞吉中心得也

程傳二之謙德由至誠積於中所以發於聲音中心所自得也非勉爲之也

九三勞謙君子有終吉

卦唯一陽居下之上剛而得正上下所歸有功勞而能謙尤人所難故有終而吉占者如是則如其應矣○程傳夫樂高喜勝人之常情平時能謙固已鮮矣況有功勞可尊乎雖使知謙之善勉而爲之若矜負之心不忘則不能常久欲其有終不可得也惟君子安履謙順乃其常行故久而不變乃所謂有終有終則吉也

象曰勞謙君子萬民服也

李氏簡曰萬民服者釋所以有終也人心不服功業雖高而不能令終者多矣

六四无不利撝謙

柔而得正上而能下其占无不利矣然居九三之上故戒以更當發揮其謙以示不敢自安之意也○程傳動息進退必施其謙蓋居多懼之地又在賢臣之上故也

象曰无不利撝謙不違則也

言不爲過○程傳凡人之謙有所宜施不可過其宜也如六五或用侵伐是也惟四以處近君之地據勞臣之上故凡所動作靡不利於施謙如是然後中於法則故曰不違則也謂得其宜也

六五不富以其鄰利用侵伐无不利

以柔居尊在上而能謙者也故爲不富而能以其鄰之象蓋

從之者衆矣。猶有未服者，則利以征之，而於他事亦无不利。人有是德，則如其占也。○程傳：爲人君而持謙順，天下所歸心也。然君道不可專尚謙柔，必須威武相濟，然後能懷服天下。故利用行侵法也。威德並著，然後盡君道之宜，而无所不利也。蓋五之謙柔，當防於過，故發此義。

象曰：利用侵伐，征不服也。

上六：鳴謙，利用行師，征邑國。

謙極有聞，人之所與，故可以行師。然以其質柔而无位，故可以征己之邑國而已。

象曰：鳴謙，志未得也。可用行師，征邑國也。

陰柔无位，才力不足，故其志未得，而至於行師。然亦適足以治其私邑而已。○胡氏一桂曰：謙一卦，下三爻皆吉而无凶，上三爻皆利而无害。易中吉利，罕有若是純全者，謙之效固如此。

䷏ 坤下震上

程傳：有既大而能謙，則有豫樂也。承二卦之義而爲次也。

豫：利建侯行師。

豫，和樂也。人心和樂以應其上也。九四一陽，上下應之，其志得行。又以坤遇震，爲順以動，故其卦爲豫，而其占利以立君用師也。○孔氏穎達曰：夫建侯樹屏，所以共安天下。諸侯和順，則萬民悅服；兵師之興，衆心和悅，則順從而有功。故悅豫之道，利於建侯興師也。

彖曰：豫，剛應而志行，順以動，豫。

以卦體卦德釋卦名義。○程傳：剛應，謂四爲羣陰所應，剛得衆應也。志行，謂陽志上行，動而上下順從，其志得大行也。順以動豫，震動而坤順，爲動而順理，順理而動，又爲動而衆順，所以豫也。○司馬氏光曰：逆理而動者，心勞而事難，故順以動則豫矣。

豫順以動，故天地如之，而況建侯行師乎。

以卦德釋卦辭。○吳氏曰愼曰：順以動，所謂行所無事也。天

地如之，猶云天且弗違。

天地以順動，故日月不過，而四時不忒；聖人以順動，則刑罰清而民服。豫之時義大矣哉。

極言之而贊其大也。

象曰：雷出地奮，豫。先王以作樂崇德，殷薦之上帝，以配祖考。

雷出地奮，和之至也。先王作樂，旣象其聲，又取其義。殷，盛也。○程傳：雷者，陽氣奮發，陰陽相薄而成聲也。陽始潛閉地中，及其動，則出地奮震也。始閉鬱，及奮發，則通暢和豫，故爲豫也。坤順震發，和順積中而發於聲，樂之象也。先王觀雷出地而奮，和暢發於聲之象，作聲樂以褒崇功德，其殷盛至於薦

之上帝。推配之以祖考。殷。盛也。禮有殷奠謂盛也。薦上帝。配祖考。盛之至也。

初六。鳴豫。凶。

陰柔小人。上有強援。得時主事。故不勝其豫。而以自鳴。凶之道也。故其占如此。卦之得名。本爲和樂。然卦辭爲衆樂之義。爻辭除九四與卦同。外皆爲自樂。所以有吉凶之異。○程傳。以陰柔居下。四豫之主也。而應之。是不中正之小人。處豫而爲上所寵。其志意滿極。不勝其豫。至發於聲音。輕淺如是。必至於凶也。

象曰。初六鳴豫。志窮凶也。

窮。謂滿極。

六二。介于石。不終日。貞吉。

豫雖主樂。然易以溺人。溺則反而憂矣。卦獨此爻中而得正。是上下皆溺於豫。而獨能以中正自守。其介如石也。其德安靜而堅確。故其思慮明審。不俟終日。而見凡事之幾微也。大學曰。安而后能慮。慮而后能得。意正如此。占者如是。則正而吉矣。○王氏宗傳曰。凡人之情。於逸豫之事。心焉悅之。必至於耽戀而不舍。何者。有所溺故也。惟知幾之君子。其視樂豫之事。如將浼已。斷而識之。速而去之。又豈俟終日也。此所以當豫之時而獲吉也。

象曰。不終日貞吉。以中正也。

六三。盱豫悔。遲有悔。

盱。上視也。陰不中正而近於四。四爲卦主。故六三上視於四。而下溺於豫。宜有悔者也。故其象如此。而其占爲事當速悔。若悔之遲。則必有悔也。

象曰。盱豫有悔。位不當也。

王氏申子曰。此爻與六二相反。盱則不能介於石。遲則不能不終日。中正與不中正故也。

九四。由豫。大有得。勿疑。朋盍簪。

九四卦之所由以爲豫者也。故其象如此。而其占爲大有得。

然又當至誠不疑。則朋類合而從之矣。故又因而戒之。簪。聚也。又速也。○程傳。四居大臣之位。承柔弱之君。而當天下之任。危疑之地也。獨當上之倚任。而下无同德之助。所以疑也。唯當盡其至誠。勿有疑慮。則朋類自當盍聚矣。欲上下之信。唯至誠而已。苟盡其至誠。則何患乎無助也。簪之名簪。取聚髮也。

象曰。由豫大有得。志大行也。

程傳。由已而致天下於樂豫。故爲大有得。謂其志得大行也。

六五。貞疾。恒不死。

當豫之時。以柔居尊。沈溺於豫。又乘九四之剛。衆不附而處

勢危。故爲貞疾之象。然以其得中。故又爲恒不死之象。即象而觀。占在其中矣。○王氏宗傳曰。當逸豫之時。恣驕侈之欲。宜其死於安樂有餘也。然乘九四之剛。恃以拂弼於己。故得恒不死也。○何氏楷曰。六五以柔居尊。當豫之時。易於沈溺。必戰兢畏惕。常如疾病在身。乃得恒而不死。所謂生於憂患者也。

象曰。六五貞疾。乘剛也。恒不死。中未亡也。

楊氏時曰。居豫之時。無剛健之才。逸於豫者也。孟子曰。入則無法家拂士。出則無敵國外患者。國恒亡。六五之乘剛。有法家拂士敵國外患之謂也。左右救正之。故以正爲疾。雖未能

執其中。而中未亡。則不死於安樂矣。故常不死。○胡氏炳文曰。豫最易以溺人。六二柔中且正。能不終日而去之。六五陰柔不正。未免溺於豫矣。僅得不死者。中未亡也。人莫不生於憂患。而死於安樂。以六五之中。僅得不死。然則初之鳴。三之盱。上之冥。其不中者。皆非生道矣。

上六。冥豫成。有渝。无咎。

以陰柔居豫極。爲昏冥於豫之象。以其動體。故又爲其事雖成。而能有渝之象。戒占者如是。則能補過而无咎。所以廣遷善之門也。○程傳。在豫之終。故爲昏冥已成也。若能有渝變。則可以无咎矣。

象曰。冥豫在上。何可長也。

䷐ 震下兌上

程傳。夫悅豫之道。物所隨也。隨所以次豫也。

隨。元亨。利貞。无咎。

隨。從也。以卦變言之。本自困卦。九來居初。又自噬嗑九來居五。而自未濟來者。兼此二變。皆剛來隨柔之義。以二體言之。爲此動而彼說。亦隨之義。故爲隨。己能隨物。物來隨己。彼此相從。其通易矣。故其占爲元亨。然必利於貞。乃得无咎。若所隨不貞。則雖大亨而不免於有咎矣。春秋傳。穆姜曰。有是四德。隨而无咎。我皆无之。豈隨也哉。今按四德雖非本義。然其

下云云。深得占法之意。○程傳。凡人君之從善。臣下之奉命。學者之從義。臨事而從長。皆隨也。隨之道。利在於利貞。隨得其正。然後能大亨而无咎。失其正則有咎矣。豈能亨乎。

彖曰。隨。剛來而下柔。動而說。隨。說音悅

以卦變卦德釋卦名義。

大亨貞。无咎。而天下隨時。

王肅本。時作之。今當從之。釋卦辭。言能如是。則天下之所從也。○程傳。天下所隨者時也。故云天下隨時。

隨時之義大矣哉。

王肅本。時字在之字下。今當從之。○程傳。君子之道。隨時而

動從宜適變。不可爲典要。非造道之深。知幾能權者。不能與於此也。故贊之曰隨時之義大矣哉。凡贊之者。則人知其義之大。旣而識之也。此贊隨時之義大。與豫等諸卦不同。諸卦時與義是兩事。○呂氏祖謙曰。易三百八十四爻。一言以蔽之。只是一時字。

象曰。澤中有雷。隨。君子以嚮晦入宴息。

雷藏澤中。隨時休息。○程傳君子晝則自强不息。及嚮昏晦。則入居于內。宴息以安其身。起居隨時。適其宜也。○朱子語類云。此卦震下兌上。爲雷入地中之象。雷隨時伏藏。故君子亦嚮晦入宴息。

初九。官有渝。貞吉。出門交有功。

卦以物隨爲義。爻以隨物爲義。初九以陽居下。爲震之主。卦之所以爲隨者也。旣有所隨。則有所偏主而變其常矣。惟得其正則吉。又當出門以交。不私其隨。則有功也。故其象占如此。亦因以戒之。○程傳官。主守也。旣有所隨。是其所主守有變易也。故曰官有渝。貞吉。所隨得正而吉也。有渝而不得正。乃過動也。出門交有功。人心所從。多所親愛者也。常人之情。愛之則見其是。惡之則見其非。故妻孥之言。雖失而多從。所憎之言。雖善爲惡也。苟以親愛而隨之。則是私情所與。豈合正理。故出門而交則有功也。出門。謂非私暱。交不以私。故其隨當而有功。

象曰。官有渝。從正吉也。出門交有功。不失也。

六二。係小子。失丈夫。

初陽在下而近。五陽正應而遠。二陰柔不能自守以須正應。故其象如此。凶吝可知。不假言也。

象曰。係小子。弗兼與也。

程傳人之所隨。得正則遠邪。從非則失是。无兩從之理。二苟係初。則失五矣。弗能兼與也。所以戒人從正。當專一也。

六三。係丈夫。失小子。隨有求得。利居貞。

丈夫。謂九四。小子。亦謂初也。三近係四而失於初。其象與六

二正相反。四陽當任而已隨之。有求必得。然非正應。故有不正而爲邪媚之嫌。故其占如此。而又戒以居貞也。

象曰。係丈夫。志舍下也。舍音捨

程傳旣隨於上。則是其志舍下而不從也。舍下而從上。舍卑而從高也。於隨爲善矣。

九四。隨有獲。貞凶。有孚在道以明。何咎。

九四以剛居上之下。與五同德。故其占隨而有獲。然勢陵於五。故雖正而凶。惟有孚在道而明。則上安而下從之。可以无咎也。占者當時之任。宜審此戒。○龔氏煥曰。隨卦諸爻。皆以陰陽相隨爲義。三四皆無正應。相比而相隨者也。然六三上

而從陽理之正也。九四下爲陰從。固守則凶。若心所孚信在於道焉。以明自處。何咎之有。

象曰。隨有獲。其義凶也。有孚在道。明功也。

程傳。居近君之位而有獲。其義固凶。能有孚而在道。則无咎。蓋明哲之功也。

九五。孚于嘉。吉。

陽剛中正。下應中正。是信于善也。占者如是。其吉宜矣。○楊氏萬里曰。九五以陽剛居兌之中正。爲一卦說隨之主。此聖君至誠樂從天下之善者也。吉孰大焉。

象曰。孚于嘉吉。位正中也。

上六。拘係之。乃從維之。王用亨于西山。

居隨之極。隨之固結而不可解者也。誠意之極。可通神明。故其占爲王用亨于西山。亨亦當作祭享之享。自周而言。岐山在西。凡筮祭山川者得之。其誠意如是則吉也。

象曰。拘係之。上窮也。

窮。極也。○程傳。隨之固。如拘係維持。隨道之窮極也。

䷑ 巽下艮上

程傳。此承上二卦。以爲次也。夫喜說以隨于人者。必有事也。无事則何喜何隨。蠱所以次隨也。左氏傳云。風落山。女惑男。以長女下於小男。亂其情也。

蠱。元亨。利涉大川。先甲三日。後甲三日。

蠱壞極而有事也。其卦艮剛居上。巽柔居下。上下不交。下卑巽而上苟止。故其卦爲蠱。或曰。剛上柔下。謂卦變自賁來者。初上二下。自井來者。五上上下。自既濟來者。兼之。亦剛上而柔下。皆所以爲蠱也。蠱壞之極。亂當復治。故其占爲元亨。而利涉大川。甲。日之始。事之端也。先甲三日。辛也。後甲三日。丁也。前事過中而將壞。則可自新以爲後事之端。而不使至於大壞。後事方始而尚新。然便當致其丁寧之意。以監其前事之失。而不使至於速壞。聖人之戒深矣。○程傳。先甲。謂先於此。究其所以然也。後甲。謂後於此。慮其將然也。究其所以然。

則知救之之道。慮其將然。則知備之之方。善救則前弊可革。善備則後利可久。此古之聖王。所以新天下而垂後世也。

象曰。蠱。剛上而柔下。巽而止。蠱。

以卦體卦變卦德。釋卦名義。蓋如此。則積弊而至於蠱矣。○俞氏炎曰。巽固進退不決。苟非艮之止。亦未至於蠱。惟其巽而止。所以蠱也。巽則無奮迅之志。止則無健行之才。於是事事因循苟且。積弊而至於蠱。故曰巽而止。蠱。

蠱。元亨。而天下治也。利涉大川。往有事也。先甲三日。後甲三日。終則有始。天行也。

釋卦辭。治蠱至於元亨。則亂而復治之象也。亂之終。治之始。

天運然也。○朱子語類云。蠱元亨而天下治。言蠱之時。必須是大善亨通。而後天下治。○俞氏炎曰。徃有事者。當蠱壞之時。宜涉艱險而徃有攸濟。不可處之於無事之域也。文子云。流水之不腐。以其逝故也。戸樞之不蠹。以其運故也。大抵器欲常用。久不用則蠹生。體欲常動。久不動則病生。蠱之時止而不動。則天下之事終于蠱而已矣。故勉之使徃。不宜坐視其弊而弗救也。

象曰。山下有風蠱。君子以振民育德。

山下有風。物壞而有事矣。而事莫大於二者。乃治已治人之道也。○程傳風遇山而回。則物皆散亂。故爲有事之象。○李

氏舜臣曰。山下有風。則風落山之謂。山木摧落。蠱敗之象。飭蠱者必須有以振起之。振民者。猶巽風之鼓爲號令也。育德者。猶艮山之養成材力也。易中育德多取於山。故蒙亦曰果行育德。

初六。幹父之蠱。有子。考无咎。厲終吉。

幹。如木之幹。枝葉之所附而立者也。蠱者。前人已壞之緒。故諸爻皆有父母之象。子能幹之。則飭治而振起矣。初六蠱未深而事易濟。故其占爲有子。則能治蠱而考得无咎。然亦危矣。戒占者宜如是。又知危而能戒。則終吉也。○程傳。初六雖居最下。成卦由之。有主之義。居內在下而爲主。子幹父蠱也。子幹父蠱之道。能堪其事。則爲有子。而其考得无咎。不然。則爲父之累。故必惕厲則得終吉也。○蘇氏軾曰。器久不用而虫生之謂之蠱。人久宴溺而疾生之謂之蠱。天下久安無爲而弊生之謂之蠱。蠱之災。非一日之故也。必世而後見。故爻皆以父子言之。

象曰。幹父之蠱。意承考也。

楊氏簡曰。不得已而幹父之蠱。其意未嘗不順承者也。其意則承。其事則不可得而承矣。承其事則蠱不除。乃所以彰父之惡。非孝也。

九二。幹母之蠱。不可貞。

九二剛中。上應六五。子幹母蠱而得中之象。以剛承柔而治其壞。故又戒以不可堅貞。言當巽以入之也。○楊氏啟新曰。子幹母蠱。易於專斷而失於承順。故戒以不可貞。

象曰。幹母之蠱。得中道也。

程傳二得中道而不過剛。幹母蠱之善者也。

九三。幹父之蠱。小有悔。无大咎。

過剛不中。故小有悔。巽體得正。故无大咎。

象曰。幹父之蠱。終无咎也。

六四。裕父之蠱。徃見吝。

以陰居陰。不能有爲。寬裕以治蠱之象也。如是則蠱將日深。

故往則見吝。戒占者不可如是也。○劉氏彌邵曰。強以主事為乾。怠而委事為裕。事弊而裕之。弊益甚矣。蓋六四體艮之止。而爻位俱柔。夫貞固足以幹事。今止者怠。柔者懦。怠且懦。皆增益其蠱者也。持是以往。安能治蠱耶。○朱子語類云。此爻說得悔吝二字最分明。九三有悔而无咎。由凶而趨吉也。六四雖目下無事。然却從吝由吉而趨凶也。

象曰。裕父之蠱。往未得也。

趙氏汝楳曰。謂重柔之往。未得遂其有事之志。斯其為幹蠱者之吝。

六五。幹父之蠱。用譽。

柔中居尊。而九二承之以德。以此幹蠱。可致聞譽。故其象占如此。○熊氏良輔曰。諸爻稱幹蠱者。皆幹前人已壞之事。六五至於用譽。則不特幹其事之已壞。所謂立身揚名。使國人稱願曰。幸哉有子矣。○鄭氏維嶽曰。子有幹父之名。則過歸於親。幹蠱而親不失於令名。是用譽以幹之。幹蠱之最善者。

象曰。幹父用譽。承以德也。

項氏安世曰。六五得尊位。行大中。能以全名掩前人之蠱者也。故曰幹父用譽。承以德也。言不以才幹而以德幹也。

上九。不事王侯。高尚其事。

剛陽居上。在事之外。故為此象。而占與戒皆在其中矣。○程傳。上九居蠱之終。无係應於下。處事之外。无所事之地。以剛明之才。无應援而處无事之地。是賢人君子。不偶於時。而高潔自守。不累於世務者也。

象曰。不事王侯。志可則也。

程傳。如上九之處事外。不累於世務。不臣事於王侯。蓋進退以道。用舍隨時。非賢者能之乎。其所存之志。可為法則也。

䷒ 兌下坤上

程傳。臨者。大也。蠱者。事也。有事則可大矣。故受之以臨也。韓康伯云。可大之業。由事而生。二陽方長而盛大。故為臨也。

臨。元亨利貞。至于八月有凶。

臨。進而凌逼于物也。二陽浸長以逼於陰。故為臨。十二月之卦也。又其為卦。下兌說。上坤順。九二以剛居中。上應六五。故占者大亨而利于正。然至於八月當有凶也。八月謂自復卦一陽之月。至于遯卦二陰之月。陰長陽遯之時也。或曰。八月謂夏正八月。于卦為觀。亦臨之反對也。又因占而戒之。○程傳。二陽方長於下。陽道嚮盛之時。聖人豫為之戒曰。陽雖方長。至于八月。則其道消矣。是有凶也。大率聖人為戒。必於方盛之時。方盛而慮衰。則可以防其滿極。而圖其永久。若既衰而後戒。則无及矣。

象曰。臨。剛浸而長。長上聲

以卦體釋卦名。

說而順剛中而應說音悅

又以卦德卦體言卦之善。

大亨以正天之道也。

當剛長之時又有此善故其占如此也。○程傳剛正而和順天之道也化育之功所以不息者剛正和順而已以此臨人臨事臨天下莫不大亨而得正也。

至于八月有凶消不久也。

言雖天運之當然然君子宜知所戒。○程傳八月謂陽生之八月陽始生於復自復至遯凡八月自建子至建未也二陰

長而陽消矣故云消不久也。○陸氏振奇曰日陽象月陰象八小陰之數七小陽之數故言陰來之期曰八月言陽來之期曰七日。

象曰澤上有地臨君子以教思无窮容保民无疆思去聲

地臨于澤上臨下也二者皆臨下之事教之无窮者兌也容之无疆者坤也。○程傳物之相臨與含容无若水之在地故澤上有地為臨也。○胡氏炳文曰不徒曰教而曰教思其意思如兌澤之深不徒曰保民而曰容保民其度量如坤土之大。

初九咸臨貞吉。

卦唯二陽徧臨四陰故二爻皆有咸臨之象初九剛而得正故其占為貞吉。

象曰咸臨貞吉志行正也。

程傳所謂貞吉九之志在於行正也以九居陽又應四之正其志正也。

九二咸臨吉无不利。

剛得中而勢上進故其占吉而无不利也。

象曰咸臨吉无不利未順命也。

未詳。

六三甘臨无攸利既憂之无咎。

陰柔不中正而居下之上為以甘說臨人之象其占固无所利然能憂而改之則无咎也勉人遷善為教深矣○程傳在上而以甘說臨下失德之甚无所利也邪說由已能憂而改之復何咎乎。

象曰甘臨位不當也既憂之咎不長也。

六四至臨无咎。

處得其位下應初九相臨之至宜无咎者也。○王氏宗傳曰四以上臨下其與下體至相親故曰至臨以言上下二體莫親於此也。

象曰至臨无咎位當也。

鄭氏汝諧曰其位在上下之際臨之切至也九上之臨下惟患其違而不相通四既近於下其所處之位至當是以无咎。

六五知臨大君之宜吉。 知音智

以柔居中下應九二不自用而任人乃知之事而大君之宜吉之道也○王氏申子曰中庸云惟天下聰明睿知足以有臨也故知臨爲大君之宜六五以柔中之德任九二剛中之賢不自用其知而兼衆知爲知之大是宜爲君而獲吉也。

象曰大君之宜行中之謂也。

程傳五有中德故能倚任剛中之賢得大君之宜成知臨之功蓋由行其中德也。

上六敦臨吉无咎。

居卦之上處臨之終敦厚於臨吉而无咎之道也故其象占如此○程傳上六坤之極順之至也而居臨之終敦厚於臨也與初二雖非正應然大率陰求于陽又其至順故志在從乎二陽尊而應卑高而從下尊賢取善敦厚之至也故曰敦臨○朱子語類云上六敦臨自是積累至極處有敦篤之義○楊氏啓新曰處臨之終有厚道焉教思无窮容保民無疆者也如是則德厚而物無不載道久而化無不成。

象曰敦臨之吉志在內也。

張氏振淵曰志在內即萬物一體之意所以能敦若將天下國家置在度外雖有些小德澤終是淺薄。

䷓ 坤下巽上

程傳物大然後可觀故受之以觀觀所以次臨也。

觀盥而不薦有孚顒若。

觀者有以示人而爲人所仰也九五居上四陰仰之又內順外巽而九五以中正示天下所以爲觀盥將祭而潔手也薦奉酒食以祭也顒然尊敬之貌言致其潔淸而不輕自用則其孚信在中而顒然可仰戒占者當如是也或曰有孚顒若謂在下之人信而仰之也此卦四陰長而二陽消正爲八月之卦而名卦繫辭更取他義亦扶陽抑陰之意○朱子語類云自上示下曰觀自下觀上曰觀故卦名之觀去聲而六爻之觀皆平聲。

彖曰大觀在上順而巽中正以觀天下。

以卦體卦德釋卦名義○趙氏彥肅曰大觀在上統言二陽中正以觀天下獨舉九五○楊氏啓新曰順以宅心堯舜之溫恭克讓文王之徽柔懿恭是也巽以制事通人情酌物理隨物付物因時制宜者也巽德之制也非巽何以使萬事各得其宜。

觀盥而不薦有孚顒若下觀而化也。

釋卦辭○王氏申子曰觀示天下之道其誠意精一常如始

盥之時則觀感之下莫不從化蓋有不動而敬不言而信之妙。

觀天之神道而四時不忒聖人以神道設教而天下服矣。

極言觀之道也四時不忒天之所以爲觀也神道設教聖人之所以爲觀也○程傳夫天道至神故運行四時化育萬物无有差忒至神之道莫可名言唯聖人默契體其妙用設爲政教故天下之人涵泳其德而不知其功鼓舞其化而莫測其用自然仰觀而戴服故曰以神道設教而天下服矣。

象曰風行地上觀先王以省方觀民設教。

省方以觀民設教以爲觀○程傳風行地上徧觸萬類周觀

之象也○九家易曰風行地上草木必偃故以省察四方觀視民俗而設其教也。

初六童觀小人无咎君子吝。

卦以觀示爲義據九五爲主也爻以觀瞻爲義皆觀乎九五也初六陰柔在下不能遠見童觀之象小人之道君子之羞也故其占在小人則无咎君子得之則可羞矣。

象曰初六童觀小人道也。

六二闚觀利女貞。

陰柔居內而觀乎外闚觀之象女子之正也故其占如此丈夫得之則非所利矣○程傳二應於五觀於五也五剛陽中正之道非二陰暗柔弱所能觀見也故但如闚覘之觀耳闚覘之觀雖小見而不能明也二既不能明見九五之道能如女子之順從則不失中正乃爲利也。

象曰闚觀女貞亦可醜也。

在丈夫則爲醜也。

六三觀我生進退。

我生我之所行也六三居下之上可進可退故不觀九五而獨觀己所行之通塞以爲進退占者宜自審也○王氏申子曰三處下之上上之下故有進退之象君子進退常觀乎時今不觀乎時而觀我生者蓋九五方以陽剛中正觀示天下

則時不待觀也但觀吾之所有以爲進退可也。

象曰觀我生進退未失道也。

程傳觀己之生而進退以順乎宜故未至於失道也。

六四觀國之光利用賓於王。

六四最近於五故有此象其占爲利於朝覲仕進也○程傳四雖陰柔而巽體居正切近於五觀見而能順從者也夫聖明在上則懷抱才德之人皆願進於朝廷輔戴之以匡濟天下四既觀見人君之德國家之治光華盛美所宜賓於王朝効其智力上輔於君以施澤天下故云利用賓於王也古者有賢德之人則人君賓禮之故士之仕進於王朝則謂之賓

象曰觀國之光尚賓也。

楊氏簡曰言其國貴尚賓賢可以進也。

九五觀我生君子无咎。

九五陽剛中正以居尊位其下四陰仰而觀之君子之象也故戒居此位得此占者當觀已所行必其陽剛中正亦如是焉則得无咎也○朱子語類云九五之觀我生如觀風俗之媺惡臣民之從違可見自家施爲之善惡。

象曰觀我生觀民也。

此夫子以義言之明人君觀已所行不但一身之得失又當觀民德之善否以自省察也。

上九觀其生君子无咎。

上九陽剛居尊位之上雖不當事任而亦爲下所觀故其戒辭畧與五同但以我爲其小有主賓之異耳○程傳上九以陽剛之德處於上爲下之所觀而不當位是賢人君子不在於位而道德爲天下所觀仰者也觀其生觀其所生也謂出於已者德業行義也既爲天下所觀仰故自觀其所生若皆君子矣則无過咎也苟未君子則何以使人觀仰矜式是其咎也。

象曰觀其生志未平也。

志未平言雖不得位未可忘戒懼也。

䷔ 震下離上

程傳既有可觀然後有來合之者也噬嗑所以次觀也。

噬嗑亨利用獄。噬音逝 嗑音盍

噬齧也嗑合也物有間者齧而合之也爲卦上下兩陽而中虛頤口之象九四一陽間於其中必齧之而後合故爲噬嗑其占當得亨通者有間故不通齧之而合則亨通矣又三陰三陽剛柔中半下動上明下雷上電本自益卦六四之柔上行以至於五而得其中是以陰居陽雖不當位而利用獄蓋治獄之道唯威與明而得其中之爲貴故筮得之者有其德則應其占也○程傳天下之事所以不得亨通者以有間也

噬而嗑之則亨通矣○不云利用刑而云利用獄者卦有明照之象利於察獄也獄者所以究察情僞得其情則知爲間之道然後可以預防與致刑也○李氏舜臣曰噬嗑震下離上天地生物有爲造物之梗者必用雷電擊搏之聖人治天下有爲民之梗者必用刑獄斷制之故噬嗑以去頤中之梗雷電以去天地之梗刑獄以去天下之梗也。

象曰頤中有物曰噬嗑。

以卦體釋卦名義。

噬嗑而亨剛柔分動而明雷電合而章柔得中而上行雖不當位利用獄也。

又以卦名。卦體。卦德。二象。卦變。釋卦辭。○程傳。剛柔分。以卦才言也。剛爻與柔相間。剛柔分而不相雜。爲明辨之象。明辨。察獄之本。動而明。下震上離。其動而明也。雷電合而章。雷震而電耀。相須並見。合而章也。照與威並行。用獄之道也。能照則無所隱情。有威則莫敢不畏。上既以二象。言其動而明。故復言威照並用之意。○治獄之道。全剛則傷於嚴暴。過柔則失於寬縱。五爲用獄之主。以柔處剛而得中。得用獄之宜也。○石氏介曰。大凡柔則言上行。剛則言來。柔下。剛上。定體也。剛來。如訟无妄渙等。剛體本在上而來下。上行。如晉睽鼎噬嗑等。柔體本在下。今居五位爲上行。○趙氏汝楳曰。體卦之

畫。則寬嚴得濟。體卦之德。則明清善聽。體卦之象。則獄不淹宿。

象曰。雷電噬嗑。先王以明罰勑法。

雷電當作電雷。○項氏安世曰。陰陽相噬而有聲則爲雷。有光則爲電。二物因噬而嗑。故曰雷電噬嗑。○徐氏幾曰。明罰者。所以示民而使之知所避。勑法者。所以防民而使之知所畏。此先王忠厚之意也。未至折獄致刑處。所以與豐象異。○張氏清子曰。蔡邕石經。本作電雷。

初九。屨校滅趾。无咎。

初上无位。爲受刑之象。中四爻爲用刑之象。初在卦始。罪薄過小。又在卦下。故爲屨校滅趾之象。止惡於初。故得无咎。占者小傷而无咎也。○程傳。人有小過。校而滅其趾。則當懲懼不敢進於惡矣。故得无咎。

象曰。屨校滅趾。不行也。

滅趾。又有不進於惡之象。

六二。噬膚滅鼻。无咎。

祭有膚鼎。蓋肉之柔脆。噬而易嗑者。六二中正。故其所治如噬膚之易。然以柔乘剛。故雖甚易。亦不免於傷滅其鼻。占者雖傷而終无咎也。○程傳。二居中得正。是用刑得其中正也。用刑得其中正。則罪惡者易服。故取噬膚爲象。噬齧人之肌

膚爲易入也。滅鼻。深入至没其鼻也。二以中正之道。其刑易服。然乘初剛。是用刑於剛强之人。刑剛强之人。必須深痛。故至滅鼻而无咎也。

象曰。噬膚滅鼻。乘剛也。

六三。噬腊肉。遇毒。小吝。无咎。腊音昔

腊肉。謂獸腊。全體骨而爲之者。堅韌之物也。陰柔不中正。治人而人不服。爲噬腊遇毒之象。占雖小吝。然時當噬嗑。於義爲无咎也。○程傳。六居三。處不當位。自處不得其當而刑於人。則人不服。而怨懟悖犯之。如噬齧乾腊堅韌之物。而遇毒惡之味。反傷於口也。用刑而人不服。反致怨傷。是可鄙吝也。

然當噬間而嗑之。雖其身處位不當。而強梗難服。至於遇毒。然用刑非爲不當也。故雖有吝而亦小。

象曰。遇毒。位不當也。

九四。噬乾胏。得金矢。利艱貞。吉。 乾音干 胏音滓

胏肉之帶骨者。與胾通。周禮獄訟入鈞金束矢而後聽之。九四以剛居柔。得用刑之道。故有此象。言所噬愈堅。而得聽訟之宜也。然必利於艱難正固則吉。戒占者宜如是也。○程傳。噬至堅而得金矢。金取剛。矢取直。九四陽剛。德剛直。爲得剛直之道。○九四剛而明。體陽而居柔。剛明則傷於果。故戒以知難。居柔則守不固。故戒以堅貞。○丘氏富國曰。彖以五之柔爲主。仁爲治獄之本也。爻以四之剛爲主。威爲治獄之用也。仁以寓其哀矜。威以懲其奸慝。剛柔迭用。畏愛兼施。治獄之道得矣。

象曰。利艱貞吉。未光也。

程傳。凡言未光。其道未光大也。戒於利艱貞。蓋其所不足也。不得中正故也。

六五。噬乾肉。得黃金。貞厲。无咎。

噬乾肉。難於膚而易於腊胏者也。黃。中色。金。亦謂鈞金。六五柔順而中。以居尊位。用刑於人。人无不服。故有此象。然必貞厲。乃得无咎。亦戒占者之辭也。○李氏過曰。九四以剛噬。六五以柔噬。以剛噬者。有司執法之公。以柔噬者。人君不忍之仁也。○胡氏炳文曰。噬膚噬腊肉噬乾胏。一節難於一節。六五噬乾肉。則易矣。五君位也。以柔居剛。柔而得中。用獄之道也。何難之有。訟則出矢。獄則出金。訟爲小。獄爲大。四於訟獄兼得。大小兼理之也。五君也。非大獄不敢以聞。書所謂罔攸兼於庶獄是也。

象曰。貞厲无咎。得當也。

趙氏汝楳曰。釋彖言不當位。此言得當者。釋彖以位言。此以事言。六五以柔用獄。行以正。厲其无咎者。得用刑之當者也。

上九。何校滅耳。凶。 何去聲

何。負也。過極之陽。在卦之上。惡極罪大。凶之道也。故其象占如此。○程傳。上過乎尊位。无位者也。故爲受刑者。居卦之終。是其間大噬之極也。繫辭所謂惡積而不可揜。罪大而不可解者也。故何校而滅其耳。凶可知矣。何謂在頸也。○郭氏雍曰。何校。械其首。械大而沒耳也。○李氏過曰。以六爻之位言之。五。君位也。爲治獄之主。四。大臣位也。爲治獄之卿。三二。又其下也。爲治獄之吏。

象曰。何校滅耳。聰不明也。

滅耳。蓋罪其聽之不聰也。若能審聽而早圖之。則无此凶矣。○程傳。人之聾暗不悟。積其罪惡以至於極。古人制法。罪之

大者何之以校為其无所聞知積成其惡故以校而滅傷其耳誠聽之不明也。

䷕ 離下艮上

程傳賁者飾也物之合者則必有文文乃飾也如人之合聚則有威儀上下物之合聚則有次序行列合則必有文也賁所以次噬嗑也。

賁亨小利有攸往 賁音臂

賁飾也卦自損來者柔自三來而文二剛自二上而文三自既濟而來者柔自上來而文五剛自五上而文上又內離而外艮有文明而各得其分之象故為賁占者以其柔來文剛

陽得陰助而離明於內故為亨以其剛上文柔而艮止於外故小利有攸往。○程傳物有飾而後能亨故曰无本不立无文不行有實而加飾則可以亨矣文飾之道可增其光彩故能以利於進也。

彖曰賁亨

亨字疑衍

柔來而文剛故亨分剛上而文柔故小利有攸往天文也。

以卦變釋卦辭剛柔之交自然之象故曰天文先儒說天文上當有剛柔交錯四字理或然也。○程傳卦為賁飾之象以上下二體剛柔交相為文飾也下體本乾柔來文其中而為離上體本坤剛往文其上而為艮乃為山下有火止於文明而成賁也天下之事无飾不行故賁則能亨也柔來而文剛故亨柔來文於剛而成文明之象文明所以為賁也賁之道能致亨實由飾而能亨也分剛上而文柔故小利有攸往分乾之中爻往文於艮之上也事由飾而加盛由飾而能行故小利有攸往夫往而能利者以有本也賁飾之道非能增其實也。

文明以止人文也。

又以卦德言之止謂各得其分。○程傳天文也文明以止人文也此承上文言陰陽剛柔相文者天之文也止於文明者

人之文也止謂處於文明也質必有文自然之理理必有對待生生之本也有上則有下有此則有彼有質則有文一不獨立二則為文非知道者孰能識之。○何氏楷曰止者限而不過之謂一文之一止之而文成禮以節文為訓即此意。

觀乎天文以察時變觀乎人文以化成天下。

極言賁道之大也。○程傳天文謂日月星辰之錯列寒暑陰陽之代變觀其運行以察四時之遷改也人文人理之倫序觀人文以教化天下天下成其禮俗乃聖人用賁之道也。

象曰山下有火賁君子以明庶政无敢折獄。

山下有火明不及遠明庶政事之小者折獄事之大者內離

明而外艮止，故取象如此。○程傳：山者，草木百物之所聚生也。火在其下而上照，庶類皆被其光明，爲賁飾之象也。君子觀山下有火，明照之象，以修其庶政，成文明之治，而无敢于折獄也。折獄者專用情實，有文飾則沒其情矣，故无敢用文以折獄也。

初九，賁其趾，舍車而徒。舍音捨

剛德明體，自賁於下，爲舍非道之車，而安於徒步之象。占者自處當如是也。○程傳：君子在无位之地，无所施於天下，唯自賁飾其所行而已。趾取在下，所以行也。君子修飾之道，正其所行，守節處義，其行不苟，義或不當，則舍車輿而寧徒步，

衆人之所羞，而君子之所賁也。

象曰：舍車而徒，義弗乘也。

君子之取舍，決於義而已。○程傳：舍車而徒行者，於義不可以乘也。初應四，正也；從二，非正也。近舍二之易，而從四之難，舍車而徒行也。君子之賁，守其義而已。

六二，賁其須。

二以陰柔居中正，三以陽剛而得正，皆无應與，故二附三而動，有賁須之象。占者宜從上之陽剛而動也。○朱氏震曰：毛在頤曰須，在口曰髭，在頰曰髯。三至上有頤體，二在頤下，須之象。二三剛柔相賁，賁其須也。夫文不虛生，須生於頤，須所以賁其頤也。

象曰：賁其須，與上興也。

沈氏一貫曰：上无正應，而從乎三，故曰與上興，賁從陽也。

九三，賁如濡如，永貞吉。

一陽居二陰之間，得其賁而潤澤者也。然不可溺於所安，故有永貞之戒。○程傳：賁飾之盛，光彩潤澤，故云濡如。○何氏楷曰：以一剛介二柔之間，賁之盛者也。然受物之飾，恐爲所溺，故戒之曰永貞吉。長守其陽剛之正，不爲陰柔所溺，則不至以文滅質矣。

象曰：永貞之吉，終莫之陵也。

蔡氏淵曰：陵，侮也。三能永貞，則二柔雖比已而濡如，然終莫之陵侮，而不至陷溺也。

六四，賁如皤如，白馬翰如，匪寇婚媾。皤音婆

皤，白也。馬，人所乘，人白則馬亦白矣。四與初相賁者，乃爲九三所隔而不得遂，故皤如，而其往求之心，如飛翰之疾也。然九三剛正，非爲寇者也，乃求婚媾耳，故其象如此。○朱子語類云：六四白馬翰如，言此爻无所賁飾，其馬亦白也。言无飾之象如此。○梁氏寅曰：六四在離明之外，爲艮止之始，乃賁之盛極而當反質素之時也，故云賁如皤如。夫初之舍車，爲在下而无所乘故也；四在九三之上，則有所乘矣，故云白馬

翰如。人旣質素。則馬亦白也。

象曰。六四。當位疑也。匪寇婚媾。終无尤也。

當位疑。謂所當之位可疑也。終无尤。謂若守正而不與。亦无他患也。○朱氏震曰。純白无僞。誰能問之。始疑而終合。故曰終无尤也。

六五。賁于丘園。束帛戔戔。吝終吉。

六五柔中。爲賁之主。敦本尙實。得賁之道。故有丘園之象。然陰性吝嗇。故有束帛戔戔之象。束帛。薄物。戔戔。淺小之意。人而如此。雖可羞吝。然禮奢寧儉。故得終吉。○朱子語錄云。六五居尊位。却如此敦本尙儉。便似吝嗇。如衛文公漢文帝雖

是吝。却終吉。此在賁卦有反本之意。○胡氏炳文曰。不賁於市朝。而賁於丘園。敦本也。束帛戔戔。尙實也。

象曰。六五之吉。有喜也。

方氏應祥曰。於文勝之時。而爲丘園之賁。豈不甚可喜乎。非自喜也。爲世道喜也。

上九。白賁。无咎。

賁極反本。復於无色。善補過矣。故其象占如此。○程傳。上九。賁之極也。賁飾之極。則失於華僞。唯能質白其賁。則无過失之咎。○熊氏良輔曰。賁之取義。始則因天下之質。而飾之以文。終則反天下之文。而歸之於質。

象曰。白賁无咎。上得志也。

朱子語類問所謂得志。曰。居卦之上。在事之外。不假文飾。而有自然之文。便是優游自得也。

☷坤下
☶艮上

剝。不利有攸往。

程傳。夫物至於文飾。亨之極也。極則必反。故賁終而剝也。

剝。落也。五陰在下。而方生一陽在上而將盡。陰盛長而陽消落。九月之卦也。陰盛陽衰。小人壯而君子病。又內坤而外艮。有順時而止之象。故占得之者。不可有所往也。

象曰。剝。剝也。柔變剛也。

以卦體釋卦名義。言柔進於陽。變剛爲柔也。

不利有攸往。小人長也。順而止之。觀象也。君子尙消息盈虛。天行也。長上聲

以卦體卦德釋卦辭。○程傳。夏至一陰生而漸長。一陰長則一陽消。至於建戌。則極而成剝。是陰柔變剛陽也。陰。小人之道。方長盛而剝消於陽。故君子不利有所往也。君子當剝之時。知不可有所往。順時而止。乃能觀剝之象也。卦有順止之象。乃處剝之道。君子當觀而體之。君子尙消息盈虛。天行也。君子存心消息盈虛之理。而能順之。乃合乎天行也。理有消衰。有息長。有盈滿。有虛損。順之則吉。逆之則凶。君子隨時敦

尙所以事天也。

象曰。山附于地。剥。上以厚下安宅。

程傳。艮重於坤。山附于地也。山高起於地。而反附著於地。圮剥之象也。○朱子語類云。惟其地厚。所以山安其居而不摇。人君厚下以得民。則其位亦安而不摇。猶所謂本固邦寧也。

初六。剥牀以足。蔑貞凶。

剥自下起。滅正則凶。故其占如此。蔑。滅也。○程傳。陰之剥陽。自下而上。以牀爲象者。取身之所處也。自下而剥。漸至於身也。剥牀以足。剥牀之足也。剥始自下。故爲剥足。

象曰。剥牀以足。以滅下也。

六二。剥牀以辨。蔑貞凶。

辨。牀幹也。進而上矣。○程傳。辨。分隔上下者。牀之幹也。陰漸進而上。剥至於辨。愈滅於正也。凶益甚矣。蔑。无也。謂消亡于正道也。

象曰。剥牀以辨。未有與也。

言未大盛。○龔氏煥曰。六二陰柔中正。使上有陽剛之與。則必應之。助之。而不爲剥矣。惟其无與。所以雜於羣陰之中而爲剥。若三則有與。故雖不如二之中正。而得无咎。

六三。剥之无咎。

衆陰方剥陽。而已獨應之。去其黨而從正。无咎之道也。占者如是。則得无咎。○程傳。衆陰剥陽之時。而三獨居剛應剛。與上下之陰異矣。志從於正。在剥之時。爲无咎者也。三之爲。可謂善矣。

象曰。剥之无咎。失上下也。

上下謂四陰。○丘氏富國曰。上謂四五。下謂初二。遷去四陰而獨從剛。故曰失上下也。

六四。剥牀以膚。凶。

陰禍切身。故不復言蔑貞。而直言凶也。

象曰。剥牀以膚。切近災也。

六五。貫魚以宮人寵。无不利。

魚。陰物。宮人。陰之美而受制於陽者也。五爲衆陰之長。當率其類受制於陽。故有此象。而占者如是。則无不利也。○程傳。五能使羣陰順序。如貫魚然。反獲寵愛於在上之陽。如宮人則无不利矣。

象曰。以宮人寵。終无尤也。

程傳。羣陰消剥於陽以至於極。六五若能長率羣陰。騈首順序。反獲寵愛於陽。則終无過尤也。於剥之將終。復發此義。聖人勸遷善之意。深切之至也。

上九。碩果不食。君子得輿。小人剥廬。

一陽在上。剥未盡而能復生。君子在上。則爲衆陰所載。小人

居之則剝極於上自失所覆而死復碩果得輿之象矣取象既明而君子小人其占不同聖人之情益可見矣○程傳陰道盛極之時其亂可知亂極自當思治故衆必願載於君子君子得輿也若小人則當剝之極剝其廬矣无所容其身出○喬氏中和曰碩果不食核也仁也生生之根也自古无不朽之株有相傳之果此剝之所以復也。

象曰君子得輿民所載也小人剝廬終不可用也。

朱子語類云惟君子乃能覆被小人小人必賴君子以保其身今小人欲剝君子則君子亡而小人亦无所容其身如自剝其廬也且看自古小人欲害君子到害得盡後國破家亡其小人曾有存活者否故聖人於象曰君子得輿民所載也小人剝廬終不可用也。

䷗ 震下坤上

程傳物无剝盡之理故剝極則復來陰極則陽生陽剝極於上而復生於下窮上而反下也復所以次剝也。

復亨出入无疾朋來无咎反復其道七日來復利有攸往。反復之復方勿反

復陽復生於下也剝盡則爲純坤十月之卦而陽氣已生於下矣積之踰月然後一陽之體始成而來復故十有一月其卦爲復以其陽既往而復反故有亨道又內震外坤有陽動於下而以順上行之象故其占又爲己之出入既得无疾朋類之來亦得无咎又自五月姤卦一陰始生至此七日而一陽來復乃天運之自然故其占又爲反復其道至於七日當得來復又以剛德方長故其占又爲利有攸往也反復其道往而復來來而復往之意七日者所占來復之期也○程傳三陽子丑寅之氣生成萬物衆陽之功也若君子之道既消而復豈能便勝於小人必待其朋類既盛則能協力以勝之也反復其道謂消長之道反復迭至陽之消至七日而來復姤陽之始消也七變而成復故云七日謂七更也○林氏希元曰天下事非一人所能獨辦君子有爲於天下必與其類同心共濟故復重朋來泰重彙征。

彖曰復亨剛反。

剛反則亨。

動而以順行是以出入无疾朋來无咎。

以卦德而言○楊氏時曰震動而坤順動而以順行也一陽復于下而五陰在上則陽微而陰猶盛矣小人衆而君子獨非一人一日之力所能勝也動而不以順行則疾之者至身之不能保尚何朋來之有故動而以順行而後出入無疾出入無疾而後朋來无咎。

反復其道七日來復天行也。

陰陽消息。天運然也。

利有攸往。剛長也。

以卦體而言。旣生則漸長矣。○楊氏時曰。當是時。陽微矣。止而不行。則剛終不可長也。故利有攸往。○丘氏富國曰。剛反言方復之初。剛長言已復之後。

復其見天地之心乎。

積陰之下。一陽復生。天地生物之心。幾於滅息。而至此乃復可見。在人則爲靜極而動。惡極而善。本心幾息而復見之端也。程子論之詳矣。而邵子之詩亦曰。冬至子之半。天心无改移。一陽初動處。萬物未生時。玄酒味方淡。太音聲正希。此言

如不信。更請問包羲。至哉言也。學者宜盡心焉。○程傳。一陽復于下。乃天地生物之心也。先儒皆以靜爲見天地之心。蓋不知動之端。乃天地之心也。非知道者孰能識之。○又曰。復其見天地之心。皆謂至靜能見天地之心。非也。復之卦。下面一畫便是動也。安得謂之靜。自古儒者皆言靜見天地之心。惟某言動而見天地之心。○復其見天地之心。一言以蔽之。天地生物爲心。○胡氏炳文曰。天地生物之心。卽人之本心也。皆於幾息而復萌之時見之。

象曰。雷在地中。復。先王以至日閉關。商旅不行。后不省方。

安靜以養微陽也。月令。是月齋戒掩身。以待陰陽之所定。○程傳。雷在地中。陽始復之時也。陽始生于下而甚微。安靜而後能長。先王順天道。當至日陽之始生。安靜以養之。故閉關使商旅不得行。人君不省視四方。觀復之象而順天道也。在一人之身亦然。當安靜以養其陽也。

初九。不遠復。无祗悔。元吉。祗讀作抵

一陽復生於下。復之主也。祗。抵也。又居事初。失之未遠。能復於善。不抵於悔。大善而吉之道也。故其象占如此。○程傳。顏子无形顯之過。夫子謂其庶幾。乃无祗悔也。過旣未形而改。何悔之有。○朱子語錄云。上五陰下一陽。是當沉迷蔽錮之時。忽然一夕省覺。便是陽動處。陰陽動靜。是造化之機。不能

相无者。若善惡則有眞妄之分。人當克彼以復此。然後可耳。

象曰。不遠之復。以修身也。

王氏弼曰。所以不遠速復者。以能修正其身。有過則改故也。

六二。休復。吉。

柔順中正。近於初九而能下之。復之休美。吉之道也。○朱子語類云。學莫便於近乎仁。旣得仁者而親之。資其善以自益。則力不勞而學美矣。故曰休復吉。

象曰。休復之吉。以下仁也。

孔氏穎達曰。陽爲仁行。已在其上。附而順之。是降下於仁。所以吉也。○張氏栻曰。易三百八十四爻。未嘗言仁。此獨言之。

蓋有深旨克己復禮爲仁克其私心復其天理所以爲仁二去初未遠上无係應能從初而復所以爲下仁也至四但言從道而不謂之仁蓋道者與其大凡不若仁爲切至也

六三頻復厲无咎

以陰居陽不中不正又處動極復而不固屢失屢復之象屢失故危復則无咎故其占又如此○程傳復貴安固頻復頻失不安於復也復善而屢失危之道也聖人開遷善之道與其復而危其失故云厲无咎

象曰頻復之厲義无咎也

程傳頻復頻失雖爲危厲然復善之義則无咎也

六四中行獨復

四處羣陰之中而獨與初應爲與衆俱行而獨能從善之象當此之時陽氣甚微未足以有爲故不言吉然理所當然吉凶非所論也董子曰仁人者正其誼不謀其利明其道不計其功於剝之六三及此爻見之

象曰中行獨復以從道也

程傳稱其獨復者以其從陽剛君子之善道也

六五敦復无悔

以中順居尊而當復之時敦復之象无悔之道也○程傳六五以中順之德處君位能敦篤於復善者也故无悔○胡氏炳文曰不遠復者善心之萌敦復者善行之固

象曰敦復无悔中以自考也

考成也○程傳以中道自成也五以陰居尊處中而體順能敦篤其志以中道自成則可以无悔也自成謂成其中順之德

上六迷復凶有災眚用行師終有大敗以其國君凶至于十年不克征

以陰柔居復終終迷不復之象凶之道也故其占如此以猶及也○程傳災天災自外來眚己過由自作既迷不復善在己則動皆過失災亦自外而至蓋所招也迷道不復无施而

可用以行師則終有大敗以之爲國則君之凶也十年者數之終至于十年不克征謂終不能行既迷于道何時而可行也○楊氏啓新曰心爲天君以其國君言喪失其本心也

象曰迷復之凶反君道也

程傳人君居上而治衆當從天下之善乃迷於復反君之道也非止人君凡人迷於復者皆反道而凶也

䷘ 震下 乾上

程傳復者反於道也既復於道則合正理而无妄故復之後受之以无妄也爲卦乾上震下震動也動以天則无妄動以人欲則妄矣无妄之義大矣哉

无妄。元亨利貞。其匪正有眚。不利有攸往。

无妄實理自然之謂。史記作无望。謂无所期望而有得焉者。其義亦通。爲卦自訟而變。九自二來而居于初。又爲震主。動而不妄者也。故爲无妄。又二體震動而乾健。九五剛中而應六二。故其占大亨而利於正。若其不正。則有眚而不利有所往也。○朱子語類云。无妄一卦。雖云禍福之來也无常。然自家所守。不可不利於正。不可以彼之无常而吾之所守亦爲之无常也。故曰无妄元亨利貞其匪正有眚。

彖曰。无妄。剛自外來而爲主於內。動而健。剛中而應。大亨以正。天之命也。其匪正有眚。不利有攸往。无妄之往。何之矣。天命不

祐。行矣哉。

以卦變卦德卦體。言卦之善如此。故其占當獲大亨而利於正。乃天命之當然也。其有不正。則不利有所往。欲何往哉。蓋其逆天之命。而天不祐之。故不可以有行也。○程傳。无妄理之正也。更有往。將何之矣。乃入於妄也。往則悖於天理。天道所不祐。可行乎哉。○王氏宗傳曰。初九之剛。乾一索而得之。是以爲震。而无妄之外體又乾也。則初九之乾。實自乾來。故曰剛自外來。震以初爻爲主。其在无妄。則內體也。故曰爲主於內。

象曰。天下雷行。物與无妄。先王以茂對時。育萬物。

天下雷行。震動發生。萬物各正其性命。是物物而與之以无妄也。先王法此以對時育物。因其所性而不爲私。○程傳。雷行于天下。陰陽交和。相薄而成聲。於是驚蟄藏。振萌芽。發生萬物。其所賦與。洪纖高下。各正其性命。无有差妄。物與无妄也。天道生萬物。各正其性命而不妄。王者體天之道。養育人民。以至昆虫草木。使各得其宜。乃對時育物之道也。

初九。无妄往吉。

以剛在內。誠之主也。如是而往。其吉可知。故其象占如此。○何氏楷曰。此爻足蔽无妄全卦。震陽初動。誠一未分。是之謂无妄。以此而往。動與天合。何不吉之有。

象曰。无妄之往。得志也。

程傳。以无妄而往。无不得其志也。蓋誠之於物。无不能動。以之修身則身正。以之治事則事得其理。以之臨人則人感而化。无所往而不得其志也。

六二。不耕穫。不菑畬。則利有攸往。

柔順中正。因時順理。而无私意期望之心。故有不耕穫不菑畬之象。言其无所爲于前。无所冀于後也。占者如是。則利有所往矣。○程傳。耕農之始。穫其成終也。田一歲曰菑。三歲曰畬。○何氏楷曰。人之有妄。在於期望。不耕穫者。不方耕而卽望其有穫也。不菑畬者。不方菑而卽望成其畬也。學者之除

妄。心而必有事焉。當如此矣。故曰則利有攸往。言必如此而
後利也。

象曰。不耕穫。未富也。

富。如非富天下之富。言非計其利而爲之也。

六三。无妄之災。或繫之牛。行人之得。邑人之災。

卦之六爻。皆无妄者也。六三處不得正。故遇其占者。无故而
有災。如行人牽牛以去。而居者反遭詰捕之擾也。○胡氏炳
文曰。匪正有眚。人自爲之也。无妄之災。天實爲之也。六爻皆
无妄。三之時。則无妄而有災者也。雜卦曰。无妄災也。其此之
謂歟。

象曰。行人得牛。邑人災也。

九四。可貞。无咎。

陽剛乾體。下无應與。可固守而无咎。不可以有爲之占也。○
何氏楷曰。初九之无妄往吉。行乎其所當行者也。九四之可
貞无咎。止乎其所當止者也。

象曰。可貞无咎。固有之也。

有。猶守也。○王氏宗傳曰。正者。人之性也。非外鑠我者。我固
有之也。因其固有而不失之。故曰可貞无咎。

九五。无妄之疾。勿藥有喜。

乾剛中正。以居尊位。而下應亦中正。无妄之至也。如是而有
疾。勿藥而自愈矣。故其象占如此。

象曰。无妄之藥。不可試也。

既已无妄而復藥之。則反爲妄而生疾矣。試。謂少嘗之也。

上九。无妄行有眚。无攸利。

上九非有妄也。但以其窮極而不可行耳。故其象占如此。○
胡氏炳文曰。六爻皆无妄也。特初九得位。而爲震動之主。時
之方來。故无妄往吉。上九失位而居乾體之極。時已去矣。故
其行雖无妄。有眚无攸利。是故善學易者在識時。初曰吉。二
曰利。時也。三曰災。五曰疾。上曰眚。非有妄以致之也。亦時也。
初與二皆可往。時當動而動也。四可貞。五勿藥。上行有眚。時

當靜而靜也。

象曰。无妄之行。窮之災也。

張子曰。進而過中。是无妄而行也。○趙氏玉泉曰。无妄之行
宜无災矣。但處時之窮。則有其德而无其時。故有災也。

䷙ 乾下艮上

程傳。无妄則爲有實。故可畜。大畜所以次无妄。止而後有積。
故止爲畜義。

大畜。利貞。不家食吉。利涉大川。

大。陽也。以艮畜乾。又畜之大者也。又以內乾剛健。外艮篤實
輝光。是以能日新其德而爲畜之大也。以卦變言。此卦自需

而來尤自五而上以卦體言六五尊而尚之以卦德言又能止健皆非大正不能故其占爲利貞而不家食吉也又六五下應於乾爲應乎天故其占又爲利涉大川也不家食謂食祿於朝不食於家也○朱子語類云某作本義欲將文王卦辭只大綱依文王本義略說至其所以然之故却於孔子彖傳中發之且如大畜利貞不家食吉利涉大川只是占得大畜者爲利貞不家食而吉利於涉大川至於剛上尚賢等處乃孔子發明各有所主爻象亦然如此則不失文王本義又可見孔子之意但今未暇整頓耳

象曰大畜剛健篤實輝光日新其德

以卦德釋卦名義○程傳以卦之才德言也乾體剛健艮體篤實人之才剛健篤實則其所畜能大充實而輝光畜之不已則其德日新也

剛上而尚賢能止健大正也

以卦變卦體釋卦辭○程傳剛上陽居上也陽剛居尊位之上爲尚賢之義止居健上爲能止健之義止乎健者非大正則安能以剛陽在上與尊尚賢德能止至健皆大正之道也

不家食吉養賢也

亦取尚賢之象

利涉大川應乎天也

亦以卦體而言○程傳六五君也下應乾之中爻乃大畜之君應乾而行也所行能應乎天无艱險之不可濟況其他乎

象曰天在山中大畜君子以多識前言往行以畜其德

天在山中不必實有是事但以其象言之耳○楊氏時曰君子多識前言往行非徒資聞見而已所以畜德也畜德則所畜大矣世之學者誇多鬪靡以資見聞而已亦烏用學爲哉

初九有厲利已 已音以

乾之三陽爲艮所止故內外之卦各取其義初九爲六四所止故其占往則有危而利於止也○程傳初以陽剛又健體而居下必上進者也六四在上畜止於已而能敵在上得位

之勢若犯之而進則有危厲故利在已而不進也

象曰有厲利已不犯災也

九二輿說輹

九二亦爲六五所畜以其處中故能自止而不進有此象也○程傳二爲六五所畜止度其勢之不可則止而不行如車輿說去輪輹謂不行也

象曰輿說輹中无尤也

程傳初九處不得中故戒以有危宜已二得中進止自无過差故但言輿說輹謂其能不行也不行則无尤矣

九三良馬逐利艱貞曰閑輿衛利有攸往

三以陽居健極上以陽居畜極極而通之時也又皆陽爻故不相畜而俱進有良馬逐之象焉然過剛銳進故其占必戒以艱貞閑習乃利於有往也曰當爲日月之日○程傳三以剛健之才而在上者與合志而進其進如良馬之馳逐言其速也雖其進之勢速不可恃其才之健與上之應而忘備與愼也故宜艱難其事而由貞正之道輿者用行之物衛者所以自防當自日常閑習其車輿與其防衛則利有攸往矣

象曰利有攸往上合志也

六四童牛之牿元吉

童者未角之稱牿施橫木於牛角以防其觸詩所謂楅衡者

也止之於未角之時爲力則易大善之吉也故其象占如此學記曰禁于未發之謂豫正此意也○程傳牛之性觝觸以角故牿以制之若童犢始角而加之以牿使觝觸之性不發則易而无傷以況六四能畜止上下之惡於未發之前則大善之吉也

象曰六四元吉有喜也

六五豶豕之牙吉

陽已進而止之不若初之易矣然以柔居中而當尊位是以得其機會而可制故其象如此占雖吉而不言元也○明道程子曰豶豕之牙吉不去其牙而豶其勢則自善矣治民者不止其爭而教之讓之類是也○程傳君子法豶豕之義知天下之惡不可以力制也則察其機持其要塞絶其本原故不假刑法嚴峻而惡自止也

象曰六五之吉有慶也

項氏安世曰喜者據已言之慶則其喜及人五居君位故及人也若論止物之道則制之於初乃爲大善故四爲元吉五獨得吉而已

上九何天之衢亨

何天之衢言其通達之甚也畜極而通豁達无礙故其象占如此○程傳天衢天路也謂空虛之中雲氣飛鳥往來故謂

之天衢天衢之亨謂其亨通曠濶无有蔽阻也○張氏浚曰剛在上爲何何謂勝其任○吳氏澄曰何作荷其辭如詩言何天之休何天之寵大畜者一陽止于外而三陽藏畜于內畜極而散止極則行故上九雖艮體至畜之終則不止而行矣

象曰何天之衢道大行也

吳氏祖謙曰畜極則散如伊尹樂堯舜之道居畎畝之中其畜可謂大矣必佐湯以發其蘊是得時如天之衢也故曰道行得時行道之謂也

䷚ 震下艮上

程傳夫既畜聚則必有以養之无養則不能存息頤所以次大畜也。

頤貞吉觀頤自求口實。

頤口旁也口食物以自養故為養義為卦上下二陽內含四陰外實內虛上止下動為頤之象養之義也貞吉者占者得正則吉觀頤謂觀其所養之道自求口實謂觀其所以養身之術皆得正則吉也○雷氏思曰此卦體震之三爻皆凶艮之三爻皆吉蓋養之道靜止則吉躁動則凶故也。

彖曰頤貞吉養正則吉也觀頤觀其所養也自求口實觀其自養也。

釋卦辭○李氏舜臣曰古之觀人每每觀其所養而所養之大小則必以其所自養者觀之夫重道義之養而略口體此養之大者也急口體之養而輕道義此養之小者也養其大體則為大人養其小體則為小人夫之賦予初無大小之別而人之所養各殊則其所成就者亦異。

天地養萬物聖人養賢以及萬民頤之時大矣哉。

極言養道而贊之○程傳萬物之生與養時為大故云時○趙氏汝楳曰聖人之於萬民豈能家與之粟而人與之衣其急先務者亦曰養賢而已賢得所養則仁恩自及於百姓矣。

象曰山下有雷頤君子以愼言語節飮食。

二者養德養身之切務○程傳雷震于山下山之生物皆動其根荄發其萌芽為養之象○馮氏椅曰法雷之動以慎其所出法山之止以節其所入。

初九舍爾靈龜觀我朶頤凶。 舍音捨

靈龜不食之物朶垂也朶頤欲食之貌初九陽剛在下足以不食乃上應六四之陰而動於欲凶之道也故其象占如此。○程傳龜能咽息不食靈龜喻其明智而可不求養於外也。○蘇氏軾曰養人者陽也養於人者陰也君子在上足以養人在下足以自養初九以一陽伏於四陰之下其德足以自養而無待於物者如龜也不能守之而觀於四見其可欲朶

頤而慕之為陰之所致也故凶。

象曰觀我朶頤亦不足貴也。

程傳九動體朶頤謂其說陰而志動既為欲所動則雖有剛健明智之才終必自失故其才亦不足貴也。

六二顚頤拂經于丘頤征凶。

求養于初則顚倒而違于常理求養于上則往而得凶丘土之高者上之象也○程傳二陰柔不能自養必求養于剛陽若反下求于初則為顚倒故云顚頤顚則違拂常經不可行也若求養於丘則往必有凶丘在外而高之物謂上九也上非其應而往求養非道妄動是以凶也○今有人不足以自

養。見在上者。勢力足以養人。非其族類。妄往求之。取辱得凶必矣。

象曰。六二征凶。行失類也。

初上。皆非其類也。

六三。拂頤貞凶。十年勿用。无攸利。

陰柔不中正。以處動極。拂于頤矣。既拂于頤。雖正亦凶。故其象占如此。○程傳。三以陰柔之質。而處不中正。又在動之極。是柔邪不正而動者也。其養如此。違拂於頤之正道。是以凶也。

象曰。十年勿用。道大悖也。

程傳。所以戒終不可用。以其所由之道。大悖義理也。

六四。顛頤吉。虎視眈眈。其欲逐逐。无咎。

柔居上而得正。所應又正。而賴其養以施於下。故雖顛而吉。虎視眈眈。下而專也。其欲逐逐。求而繼也。又能如是。則无咎矣。○朱子語類。問音辨載馬氏曰。眈眈。虎下視貌。則當爲下而專矣。曰。然。又問其欲逐逐如何。曰。求於下以養人。必當繼繼求之。不厭乎數。然後可以養人而不窮。○蘇氏軾曰。自初而言之。則初之見養於四。爲凶。自四言之。則四之得養初九爲吉。○林氏希元曰。苟下賢之心不專。則賢者不樂告以善道。求益之心不繼。則纔有所得而遽自足。

象曰。顛頤之吉。上施光也。

谷氏家杰曰。養逮於下。則上施光。是養賢及民也。

六五。拂經。居貞吉。不可涉大川。

六五陰柔不正。居尊位而不能養人。反賴上九之養。故其象占如此。○程傳。六五頤之時。居君位養人者也。反賴人之養。是違拂於經常。既以己之不足。而順從於賢師傅。上。師傅之位也。必居守貞固。篤於委信。則能輔翼其身。澤及天下。故吉也。陰柔之質。无貞剛之性。故戒以能居貞則吉。以陰柔之才。雖倚賴剛賢。能持循於平時。不可處於艱難變故之際。故云不可涉大川也。

象曰。居貞之吉。順以從上也。

程傳。居貞之吉者。謂能堅固順從於上九之賢。以養天下也。

上九。由頤厲吉。利涉大川。

六五賴上九之養以養人。是物由上九以養也。位高任重。故厲而吉。陽剛在上。故利涉川。○程傳。上九以陽剛之德。居師傅之任。六五之君。柔順而從於己。賴己之養。是當天下之任。天下由之以養也。以人臣而當是任。必當常懷危厲則吉也。○丘氏富國曰。陽實陰虛。實者養人。虛者求人之養。故四陰皆求養於陽者。然養之權在上。是二陽爻又以上爲主。而初陽亦在所養者也。故宜於上九一爻。曰由頤焉。

象曰。由頤厲吉。大有慶也。

程傳。若上九之當大任。如果能兢畏如是。天下被其德澤。是大有福慶也。

䷛ 巽下兌上

程傳。凡物養而後能成。成則能動。動則有過。大過所以次頤也。

大過棟橈。利有攸往。亨。

大。陽也。四陽居中過盛。故爲大過。上下二陰。不勝其重。故有棟橈之象。又以四陽雖過。而二五得中。內巽外說。有可行之道。故利有攸往而得亨也。○程傳。中强而本末弱。是以橈也。

陰弱而陽强。君子盛而小人衰。故利有攸往而亨也。○王氏宗傳曰。天下之事。固有正理。豈可過耶。然古今固有所謂非常之事者。以理而論。亦无非君子之時中。特其事大勢重。不常見耳。○朱子語類云。大過。自有大過時節。小過。自有小過時節。處大過之時。則當爲大過之事。處小過之時。則當爲小過之事。在事雖是過。然適當其時合當如此作。便是合義。○胡氏炳文曰。棟橈。以卦象言也。利往而後亨。是不可无大有爲之才。而天下亦无不可爲之事。以占言也。

象曰。大過。大者過也。

以卦體釋卦名義。○程傳。大過者。陽過也。故爲大者過。過之大與大事過也。聖賢道德功業。大過於人。凡事之過于常者。皆是也。

棟橈。本末弱也。

復以卦體釋卦辭。本。謂初。末。謂上。弱。謂陰柔。○邵子曰。大過。本末弱也。必有大德大位。然後可救。常分有可過者。有不可過者。有大德大位。可過者也。伊周其人也。不可懼也。有大德无大位。不可過也。孔孟其人也。不可悶也。其位不勝德耶。大哉位乎。待才用之宅也。

剛過而中。巽而說行。利有攸往。乃亨。說音悅

又以卦體卦德釋卦辭。○程傳。言卦才之善也。剛雖過。而二

五皆得中。是處不失中道也。下巽上說。是以巽順和說之道而行也。在大過之時。以中道巽說而行。故利有攸往。乃所以能亨也。

大過之時大矣哉。

大過之時。非有大過人之材。不能濟也。故歎其大。

象曰。澤滅木。大過。君子以獨立不懼。遯世无悶。

澤滅於木。大過之象也。不懼无悶。大過之行也。○程傳。澤。潤養于木者也。乃至滅沒于木。則過甚矣。故爲大過。○趙氏汝楳曰。獨立如巽木。无悶如兌說。

初六。藉用白茅。无咎。

當大過之時。以陰柔居巽下。過於畏慎而无咎者也。故其象占如此。白茅。物之潔者。○趙氏玉泉曰。當過時而陰居巽下。是以過慎之心任事。謹始慮終。无所不至。如物措諸地。又藉之以白茅焉。如是則視天下无可忽之事者。舉天下无不可爲之事。身无過動。行无敗謀。何咎之有。

象曰。藉用白茅。柔在下也。

九二。枯楊生稊。老夫得其女妻。无不利。

陽過之始。而比初陰。故其象占如此。稊。根也。榮於下者也。榮於下則生於上矣。夫雖老而得女妻。猶能成生育之功也。○司馬氏光曰。大過。剛已過矣。止可濟之以柔。不可濟之以剛

也。故大過之時。皆以居陰爲吉。不以得位爲美。○胡氏炳文曰。巽爲木。兌爲澤。楊。近澤之木。故以取象。枯楊。大過象。稊。初在下象。老夫。九象。女妻。初柔在下象。九二陽雖過。而下比於陰。如枯楊雖過於老。稊榮於下。則復生於上矣。老夫而得女妻。雖過以相與。終能成生育之功。无他。以陽從陰。過而不過。生道也。

象曰。老夫女妻。過以相與也。

九三。棟橈。凶。

三四二爻。居卦之中。棟之象也。九三以剛居剛。不勝其重。故象橈而占凶。○俞氏炎曰。卦有四剛爻。而九三過剛特甚。故以卦之棟橈屬之。○吳氏曰慎曰。九三棟橈。自橈也。所謂太剛則折。故象有取於剛過而中。巽而說行也。

象曰。棟橈之凶。不可以有輔也。

程傳。剛強之過。則不能取於人。人亦不能親輔之。如棟橈折。不可支輔也。棟當室之中。不可加助。是不可以有輔也。

九四。棟隆。吉。有它吝。它音拖

以陽居陰。過而不過。故其象隆而占吉。然下應初六。以柔濟之。則過於柔矣。故又戒以有它則吝也。○程傳。四近君之位。當大過之任者也。居柔。爲能用柔相濟。旣不過剛。則能勝其任。如棟之隆起。是以吉也。大過之時。非陽剛不能濟。以剛處

柔。得其宜矣。若又與初六之陰相應。則過也。旣剛柔得宜。而志復應陰。是有它也。有它則有累於剛。雖未至於大害。亦可吝也。○李氏過曰。下卦上實而下弱。下弱則上傾。故三居下卦之上。而曰棟橈凶。言下弱而无助也。上卦上弱而下實。下實則可載。故四居上卦之下。而曰棟隆吉。言下實而不橈也。此二爻當分上下體看。

象曰。棟隆之吉。不橈乎下也。

程傳。棟隆起則吉。不橈曲以就下也。謂不下繫於初也。

九五。枯楊生華。老婦得其士夫。无咎无譽。

九五陽過之極。又比過極之陰。故其象占皆與二反。○何氏

楷曰生稊則生機方浸生華則洩且竭矣。

象曰枯楊生華何可久也老婦士夫亦可醜也。

項氏安世曰二五皆死正應而過以與陰者也二所與者初初本也故爲稊稊者木根新生之芽也過而復芽故有往亨之理五所與者上也上末也故爲華末已過而生華故无久生之理也。

上六過涉滅頂凶无咎。

處過極之地才弱不足以濟然於義爲无咎矣蓋殺身成仁之事故其象占如此○錢氏立志曰澤之滅木上之所以滅頂也雖至滅頂然有不容不滅者即不得不過者孔子所以

觀卦象而有獨立不懼之思也。

象曰過涉之凶不可咎也。

楊氏時曰居大過之終則過極矣故有過涉滅頂之象焉若比干諫而死之類是也在比干則凶矣於義則不可咎也。

䷜ 坎下坎上

程傳理无過而不已過極則必陷坎所以次大過也。

習坎有孚維心亨行有尚。

習重習也坎險陷也其象爲水陽陷陰中外虛而中實也此卦上下皆坎是爲重險中實爲有孚心亨之象以是而行必有功矣故其占如此○程傳陽實在中爲中有孚信維心亨維其心誠一故能亨通至誠可以通金石蹈水火何險難之不可亨也行有尚謂以誠一而行則能出險有可嘉尚謂有功也不行則常在險中矣○章氏潢曰六十四卦獨於坎卦指出心以示人可見心在身中眞如一陽陷於二陰之內所謂道心惟微者此也。

象曰習坎重險也。重平聲

釋卦名義○孔氏穎達曰險難也若險難不重不須便習今險難既重是險之甚者若不重習不可濟也。

水流而不盈行險而不失其信。

以卦象釋有孚之義言內實而行有常也○程傳水流而不

盈陽動於險中而未出於險乃水性之流行而未盈於坎既盈則出乎坎矣行險而不失其信陽剛中實居險之中行險而不失其信者也坎中實水就下皆爲信義有孚也。

維心亨乃以剛中也行有尚往有功也。

以剛在中心亨之象如是而往必有功也。

天險不可升也地險山川丘陵也王公設險以守其國險之時用大矣哉。

極言之而贊其大也○程傳高不可升者天之險也山川丘陵地之險也王公君人者觀坎之象知險之不可陵也故設爲城郭溝池之險以守其國保其民人是有用險之時其

用甚大故贊其大矣哉。○俞氏炎曰。時用謂有時乎用。而非用之常也。

象曰。水洊至習坎。君子以常德行。習教事。

洊已洊人。皆必重習。然後熟而安之。○程傳。坎爲水。水流仍洊而至。兩坎相習。水流仍洊之象也。水自涓滴至于尋丈。至于江海。洊習而不驟者也。○俞氏炎曰。常德行。謂德行有常而不改。習教事。謂教事練習而不輟。

初六。習坎。入於坎窞。窞徒感切

以險柔居重險之下。其陷益深。故其象占如此。○張氏浚曰。陰居重坎下。迷不知復。以習於惡。故凶。失正道也。傳曰。小人行險以僥倖。初六之謂。

象曰。習坎入坎。失道凶也。

錢氏立志曰。行險而不失其信。此是出險之道。若小人行險以僥倖。則爲初六上六失道之凶也。

九二。坎有險。求小得。

處重險之中。未能自出。故爲有險之象。然剛而得中。故其占可以求小得也。○程傳。君子處險難而能自保者。剛中而已。剛則才足自衛。中則動不失宜。○楊氏時曰。求者自求也。外雖有險而心常亨。故小得。

象曰。求小得。未出中也。

許氏闇王曰。君子不爲險困者。非能遽出於險之外也。但能心安於險之中而已。人在險中。思旦夕出於險者。求其大得。君子第從其小者求之。所謂有孚心亨者以此。

六三。來之坎坎。險且枕。入於坎窞。勿用。

以陰柔不中正。而履重險之間。來往皆險。前險而後枕。其陷益深。不可用也。故其象占如此。枕。倚著未安之意。○朱子語類云。來之。自是兩字。謂下來亦坎。上往亦坎。之。往也。進退皆險也。○王氏申子曰。下卦之險已終。上卦之險又至。進退皆險。則寧於可止之地而暫息焉。且者。聊爾之辭。枕者。息而未安之義。能如此。雖未離乎險。亦不至深入於坎窞之中也。其

進而入。則陷益深。爲不可用。

象曰。來之坎坎。終无功也。

程傳。進退皆險。處又不安。若用此道。當益入於險。終豈能有功乎。以陰柔處不中正。雖平易之地。尙致悔吝。況處險乎。險者。人之所欲出也。必得其道。乃能去之。求去而失其道。益困窮耳。故聖人戒如三所處。不可用也。

六四。樽酒簋貳用缶。納約自牖。終无咎。

晁氏云。先儒讀樽酒簋爲一句。貳用缶爲一句。今從之。貳。益之也。周禮。大祭三貳。弟子職。左執虛豆。右執挾匕。周旋而貳是也。九五尊位。六四近之。在險之時。剛柔相際。故有但用薄

禮器以誠心進結自牖之象牖非所由之正而室之所以受明也始雖艱阻終得无咎故其占如此○程傳納約謂進結於君之道牖開通之義室之暗也故設牖所以通明自牖言自通明之處以況君心所明處人心有所蔽有所通所蔽者暗處也所通者明處也當就其明處而告之求信則易也故云納約自牖能如是則雖艱險之時終得无咎也○何氏楷曰貳副也謂樽酒而副以簋也禮天子大臣出會諸侯主國樽桮簋副是也

象曰樽酒簋貳剛柔際也

晁氏曰陸氏釋文本无貳字今從之○程傳剛柔指四與五

謂君臣之交際也○王氏弼曰剛柔相比而相親焉際之謂也

九五坎不盈祇既平无咎祇程傳云宜音底

九五雖在坎中然以陽剛中正居尊位而時亦將出矣故其象占如此○俞氏琰曰坎不盈以其流也彖傳云水流而不盈是也不盈則適至於既平故无咎

象曰坎不盈中未大也

有中德而未大○程傳九五剛中之才而得尊位當濟天下之險難而坎尚不盈乃未能平乎險難是其剛中之道未光大也

上六係用徽纆寘於叢棘三歲不得凶

以陰柔居險極故其象占如此○程傳上六以陰柔而居險之極其陷之深者也以其陷之深取牢獄爲喩如係縛之以徽纆囚寘於叢棘之中陰柔而陷之深其不能出矣故云至於三歲之久不得免也其凶可知○吳氏澄曰周官司圜收教罷民能改者上罪二年而舍其不能改而出圜土者殺三歲不得其罪大而不能改者與

象曰上六失道凶三歲也

朱氏震曰上六无出險之才處險極之時如人陷於狴犴之中坐而省過雖上罪也不過三歲得出矣妄動求出則陷之

愈深雖三歲豈得出哉

䷝ 離下離上

程傳陷於險難之中則必有所附麗理自然也離所以次坎也

離利貞亨畜牝牛吉

離麗也陰麗於陽其象爲火體陰而用陽也物之所麗貴乎得正牝牛柔順之物也故占者能正則亨而畜牝牛則吉也○程傳外强而內順牛之性也而又牝焉順之至也人之順德由養以成既麗於正當養習以成其順德也○張子曰以柔麗乎中正故利貞○胡氏炳文曰坎之明在內以剛健而

行之於外。離之明在外。當柔順以養之於中。○吳氏曰愼曰。坎性就下。下不已則入坎窞。離性炎上。炎之盛則死如焚如。坎窞。欲之類也。離炎。忿之類也。坎維心亨。以剛中則不陷。離畜牝牛。以中順則不死。

彖曰離。麗也。日月麗乎天。百穀草木麗乎土。重明以麗乎正。乃化成天下。

釋卦名義。○程傳。上下皆離。重明也。五二皆處中正。麗乎正也。君臣上下。皆有明德而處中正。可以化天下成文明之俗也。○齊氏夢龍曰。龜山楊氏云。火死常形。麗物而有形。最得本旨。人之生也。得水爲精。得火爲神。其合也。氣聚而形成於

有。其分也。氣散而神泯於死。蓋精所以爲形。而神麗於形者也。天地。形之大者也。日月麗天。百穀草木麗土。其神之發見而可見者也。

柔麗乎中正。故亨。是以畜牝牛吉也。

以卦體釋卦辭。○程傳。二五以柔順麗於中正。所以能亨。人能養其至順以麗中正。則吉。故曰畜牝牛吉也。

象曰明兩作離。大人以繼明照於四方。

作。起也。○程傳。若云兩明。則是二明。不見繼明之義。故云明兩。明而重兩。謂相繼也。作離。明兩而爲離。繼明之義也。

初九。履錯然。敬之。无咎。

以剛居下而處明體。志欲上進。故有履錯然之象。敬之則无咎矣。戒占者宜如是也。○王氏昭素曰。處萬物相見之初。履錯雜之時。○馮氏當可曰。日方出。人夙興之晨也。履錯然。動之始也。於其始而加敬。則終必吉。禍福幾微。每萌於初動之時。故戒其初。

象曰履錯之敬。以辟咎也。辟同避

程傳。履錯然。欲動而知敬愼。不敢進。所以求避免過咎也。居明而剛。故知而能辟。不剛明則妄動矣。

六二。黃離。元吉。

黃。中色。柔麗乎中而得其正。故其象占如此。○程傳。文明中

正。美之盛也。故曰黃離。○俞氏琰曰。六二居下卦之中。而得其中道。故比他爻爲最吉。六二蓋離之主爻。

象曰黃離元吉。得中道也。

九三。日昃之離。不鼓缶而歌。則大耋之嗟。凶。

重離之間。前明將盡。故有日昃之象。不安常以自樂。則不能自處而凶矣。戒占者宜如是也。○程傳。達者順理爲樂。缶。常用之器也。鼓缶而歌。樂其常也。不能如是。則以大耋爲嗟憂。乃爲凶也。大耋。傾沒也。人之終盡。達者則知其常理。樂天而已。遇常而樂。如鼓缶而歌。不達者。則恐怛有將盡之悲。乃大耋之嗟。爲其凶也。此處死生之道也。

象曰日昃之離何可久也。

九四突如其來如焚如死如棄如（突陀骨切）

後明將繼之時而九四以剛廹之故其象如此○章氏潢曰明之於人猶火之於木火宿於木而能焚木明本於人而能害人顧用之何如耳九四不中不正剛氣燥暴其害如此

象曰突如其來如无所容也。

无所容言焚死棄也

六五出涕沱若戚嗟若吉。

以陰居尊柔麗乎中然不得其正而廹於上下之陽故憂懼如此然後得吉戒占者宜如是也○程傳六五居尊位而文

明知憂畏如此故得吉

象曰六五之吉離王公也（離音麗）

程傳六五之吉者所麗得王公之正位也據在上之勢而明察事理畏懼憂虞以持之所以能吉也不然豈能安乎

上九王用出征有嘉折首獲匪其醜无咎

剛明及遠威震而刑不濫无咎之道也故其象占如此○程傳九以陽居上在離之終剛明之極者也明則能照剛則能斷能照足以察邪惡能斷足以行威刑故王者宜如是剛明以辨天下之邪惡而行其征伐則有嘉美之功也征伐用刑之大者夫明極則无微不照斷極則无所寬宥不約之以中則傷於嚴察矣去天下之惡若盡究其漸染詿誤則何可勝誅所傷殘亦甚矣故但當折取其魁首所執獲者非其醜類則无殘暴之咎也書曰殲厥渠魁脅從罔治

象曰王用出征以正邦也

程傳王者用此上九之德明照而剛斷以察除天下之惡所以正治其邦國剛明居上之道也

男瑊校字

周易輯說卷之三

周易下經

䷞

程傳天地萬物之本夫婦人倫之始所以上經首乾坤下經首咸繼以恒也天地二物故二卦分爲天地之道男女交合而成夫婦故咸與恒皆二體合爲夫婦之義

咸亨利貞取女吉 取讀作娶

咸交感也兌柔在上艮剛在下而交相感應又艮止則感之專兌說則應之至又艮以少男下於兌之少女男先於女得男女之正婚姻之時故其卦爲咸其占亨而利貞取女則吉

蓋感有必通之理然不以貞則失其亨而所爲皆凶矣

彖曰咸感也

釋卦名義○張子曰萬物本一故一能合異以其能合異故謂之感若非有異則无合天地乾坤陰陽也二端故有感本一故能合○王氏應麟曰咸之感无心感以虛也兌之說无言說以誠也

柔上而剛下二氣感應以相與止而說男下女是以亨利貞取女吉也 說音悅

以卦體卦德卦象釋卦辭或以卦變言柔上剛下之義曰咸自旅來柔上居六剛下居五也亦通○程傳在卦則柔爻上而剛爻下柔上變剛而成兌剛下變柔而成艮陰陽相交爲男女交感之義止而說止於說爲堅慤之意艮止於下篤誠相下也兌說於上和說相應也

天地感而萬物化生聖人感人心而天下和平觀其所感而天地萬物之情可見矣

極言感通之理○程傳感通之理知道者黙而觀之可也

象曰山上有澤咸君子以虛受人

山上有澤以虛而通也○程傳虛中者无我也中无私主則无感不通以量而容之擇合而受之非聖人有感必通之道也○呂氏大臨曰澤居下而山居高然山能出雲而致雨者

山內虛而澤氣通也故君子居物之上物情交感者亦以虛受也○郭氏雍曰唯虛故受受故能感

初六咸其拇

拇足大指也咸以人身取象感於最下咸拇之象也感之尙淺欲進未能故不言吉凶此卦雖主於感然六爻皆宜靜而不宜動也○蔡氏清曰本義云此卦雖主於感然六爻皆宜靜而不宜動此卽以虛受人之理大傳曰寂然不動感而遂通之故乃先儒所謂无心之感者皆謂此也

象曰咸其拇志在外也

程傳初志之動感於四也故曰在外志雖動而感未深如拇

之動未足以進也。

六二。咸其腓。凶居吉。

腓。足肚也。欲行則先自動。躁妄而不能固守者也。二當其處。又以陰柔不能固守。故取其象。然有中正之德。能居其所。故其占動凶而靜吉也。

象曰。雖凶居吉。順不害也。

程傳。二居中得正。所應又中正。其才本善。以其在咸之時。質柔而上應。故戒以先動求君則凶。居以自守則吉。象復明之曰。非戒之不得相感。唯順理則不害。謂守道不先動也。

九三。咸其股。執其隨。往吝。

股。隨足而動。不能自專者也。執者。主當持守之意。下二爻皆欲動者。三亦不能自守而隨之。往則吝矣。故其象占如此。○程傳。九三不能自主。隨物而動。如股然。其所執守者隨於物也。剛陽之才。感於所說而隨之。如此而往。可羞吝也。

象曰。咸其股。亦不處也。志在隨人。所執下也。處上聲

言亦者。因前二爻皆欲動而云也。二爻陰躁。其動也宜。九三陽剛。居止之極。宜靜而動。可吝之甚也。○程傳。不處。謂動也。有剛陽之質。而不能自主。志反在於隨人。是所操持者卑下之甚也。

九四。貞吉悔亡。憧憧往來。朋從爾思。

九四居股之上。脢之下。又當三陽之中。心之象。咸之主也。心之感物。當正而固。乃得其理。今九四乃以陽居陰。爲失其正而不能固。故因占設戒。以爲能正而固則吉而悔亡。若憧憧往來。不能正固而累於私感。則但其朋類從之。不復能及遠矣。○程傳。貞者。虛中无我之謂。夫貞一則所感无不通。若往來憧憧然。用其私心以感物。則思之所及。有能感而動。所不及者不能感也。是其朋類則從其思也。以有係之私心。既主於一隅一事。豈能廓然无所不通乎。○朱子語類。憧憧只是加一箇忙迫底心。不能順自然之理。

象曰。貞吉悔亡。未感害也。憧憧往來。未光大也。

感害。言不正而感。則有害也。○程傳。貞則吉而悔亡。未爲私感所害也。係私應則害於感矣。憧憧往來。以私心相感。感之道狹矣。故云未光大也。

九五。咸其脢。无悔。脢音枚王肅讀作灰

脢。背肉。在心上而相背。不能感物而无私係。九五適當其處。故取其象。而戒占者以能如是。則雖不能感物。而亦可以无悔也。

象曰。咸其脢。志末也。

志末。謂不能感物。○楊氏時曰。[illegible]川无思无慮。故无悔。然而非不爲也。不能而已。與所謂寂然不動者異矣。居得尊位。比

上而不能通天下之故，則其志末矣，非爲上之道也。

上六，咸其輔頰舌。

輔頰舌，皆所以言者，而在身之上。上六以陰居說之終，處咸之極，感人以言而无其實，又兌爲口舌，故其象如此，凶咎可知。○鄭氏汝諧曰：卦言感應之理，六爻皆不純乎吉，何也？卦合而言之，爻析而言之。天地感而萬物化生，聖人感人心而天下和平，咸之全也。六爻之所感不同，咸之偏也。自初至上，皆以人身爲象，囿於有我，安能无所不感乎。

象曰：咸其輔頰舌，滕口說也。

滕騰通用。○程傳：唯至誠爲能感人，乃以柔說騰揚於口舌言說，豈能感於人乎。○王氏弼曰：咸道轉末，故在口舌言說而已。

☴☳ 巽下震上

程傳：咸，夫婦之道。夫婦終身不變者也，故咸之後，受之以恒也。咸少男在少女之下，以男下女，是男女交感之義。長男在長女之上，男尊女卑，夫婦居室之常道也。

恒，亨，无咎，利貞，利有攸往。

恒，常久也。爲卦震剛在上，巽柔在下，震雷巽風，二物相與，巽順震動，爲巽而動，二體六爻，陰陽相應，四者皆理之常，故爲恒。其占爲能久於其道，則亨而无咎，然又必利於守貞，則乃爲得所常久之道，而利有所往也。

象曰：恒，久也。剛上而柔下，雷風相與，巽而動，剛柔皆應，恒。

以卦體卦象卦德釋卦名義，或以卦變言剛上柔下之義，曰恒自豐來，剛上居二，柔下居初也，亦通。○程傳：剛上而柔下，謂乾之初上居於四，坤之初下居於初，剛爻上而柔爻下也。二爻易處，則成震巽，震上巽下，亦剛上而柔下也。剛處上而柔居下，乃恒道也。雷風相與，雷震則風發，二者相須，交助其勢，故云相與，乃其常也。巽而動，天地造化，恒久不已者，順動而已。巽而動，常久之道也，動而不順，豈能常也。剛柔相應，一卦之爻皆相應，剛柔相應，理之常也。此四者，恒之道也，卦所以爲恒也。

恒，亨，无咎，利貞，久於其道也。天地之道，恒久而不已也。

恒固能亨，且无咎矣，然必利於正，乃爲久於其道，不正則久非其道矣。天地之道，所以長久，亦以正而已矣。

利有攸往，終則有始也。

久於其道，終也。利有攸往，始也。動靜相生，循環之理，然必靜爲主也。○朱氏震曰：易窮則變，變則通，通則久，恒非一定而不變也，隨時變易，其恒不動，故利有攸往。

日月得天而能久照，四時變化而能久成，聖人久於其道而天下化成，觀其所恒，而天地萬物之情可見矣。

極言恒久之道。○程傳。日月。陰陽之精氣耳。唯其順天之道。
往來盈縮。故能久照而不已。得天。順天理也。四時。陰陽之氣
耳。往來變化。生成萬物。亦以得天。故常久而不已。○蘇氏軾
曰。非其至情者。久則變矣。

象曰。雷風恒。君子以立不易方。

呂氏大臨曰。雷雨雖若非常。其所以相與則恒。○胡氏炳文
曰。雷風雖變。而有不變者存。體雷風之變者。爲我之不變者。
善體雷風者也。

初六。浚恒。貞凶。无攸利。

初與四爲正應。理之常也。然初居下而在初。未可以深有所

求。四震體而陽性。上而不下。又爲二三所隔。應初之意。異乎
常矣。初之柔暗。不能度勢。又以陰居巽下。爲巽之主。其性務
入。故深以常理求之。浚恒之象也。占者如此。則雖貞亦凶。而
无所利矣。○程傳。浚。深之也。浚恒。謂求恒之深也。○陸氏希
聲曰。常之爲義。貴久于其道。日以浸深。初爲常始。宜以漸爲
常。而體巽性躁。遽求深入。是失久于其道之義。不可以爲常。
故貞凶。

象曰。浚恒之凶。始求深也。

王氏申子曰。可恒之道。以久而成。始而求深。是施諸已則欲
速不達。施諸人則責之太遽者也。故凶。

九二。悔亡。

以陽居陰。本當有悔。以其久中。故得亡也。○程傳。九二以剛
中之德。而應於中。德之勝也。足以亡其悔矣。

象曰。九二悔亡。能久中也。

程傳。所以能悔亡者。由其能恒久於中也。人能恒久於中。豈
止亡其悔。德之善也。

九三。不恒其德。或承之羞。貞吝。

位雖得正。然過剛不中。志從于上。不能久于其所。故爲不恒
其德。或承之羞之象。或者。不知其何人之辭。承。奉也。言人皆
得奉而進之。不知其所自來也。貞吝者。正而不恒。爲可羞吝。

申戒占者之辭。○程傳。其德不恒。則羞辱或承之矣。或承之
謂有時而至也。○王氏申子曰。人之爲德。過乎中則不能恒。
三過乎中矣。且以剛居剛。而處巽之極。過剛則躁。巽則不果。
是無恒者也。

象曰。不恒其德。无所容也。

程傳。人既无恒。何所容處。當處之地。既不能恒。處非其據。豈
能恒哉。是不恒之人。无所容處其身也。

九四。田无禽。

以陽居陰。久非其位。故爲此象。占者田无所獲。而凡事亦不
得其所求也。○胡氏瑗曰。常久之道。必本於中正。九四以陽

居陰。是不正也。位不及中。是不中也。不中不正。不常之人也。以不常之人爲治。則教化不能行。撫民。則膏澤不能下。是猶田獵而无禽可獲也。○郭氏雍曰。居可久之地。故能成可久之功。居非其位而望其功。是以沒世窮年而終不可得也。其九四田无禽之謂歟。

象曰。久非其位。安得禽也。

程傳。處非其位。雖久何所得乎。以田爲喻。故云安得禽也。

六五。恒其德。貞婦人吉。夫子凶。

以柔中而應剛中。常久不易。正而固矣。然乃婦人之道。非夫子之宜也。故其象占如此。○程傳。五應於二。以陰柔而應陽

剛。居中而所應又中。陰柔之正也。故恒久其德。則爲貞也。○若丈夫而以順從於人爲恒。則失其剛陽之德。乃凶也。

象曰。婦人貞吉。從一而終也。夫子制義。從婦凶也。

程傳。如五之從二。在婦人則爲正而吉。婦人以從爲正。以順爲德。當終守於從一。夫子則以義制者也。從婦人之道。則爲凶也。

上六。振恒。凶。

振者。動之速也。上六居恒之極。處震之終。恒極則不常。震終則過動。又陰柔不能固守。居上非其所安。故有振恒之象。而其占則凶也。○程傳。在上而其動无節。以此爲恒。宜其凶矣

象曰。振恒在上。大无功也。

王氏申子曰。此所謂天下本无事。庸人自擾之。其好功生事之過乎。故聖人折之曰。大无功。言振擾於守恒之時。决无所成也。

䷠ 艮下 乾上

程傳。遯者。退也。夫久則有去。相須之理也。遯所以繼恒也。

遯。亨。小利貞。

遯。退避也。爲卦二陰浸長。陽當退避。故爲遯。六月之卦也。陽雖當遯。然九五當位。而下有六二之應。若猶可以有爲。但二陰浸長於下。則其勢不可以不遯。故其占爲君子能遯。則身

雖退而道亨。小人則利於守正。不可以浸長之故。而遂侵廹於陽也。小。謂陰柔小人也。此卦之占。與否之初二兩爻相類。○程傳。陰柔方長而未至於甚盛。君子尚有遲遲致力之道。不可大貞。而尚利小貞也。○郭氏雍曰。小利貞者。可小事也。是以孔子乘田委吏中都司寇。皆所爲之。

象曰。遯亨。遯而亨也。剛當位而應。與時行也。

以九五一爻釋亨義。○孔氏穎達曰。釋所以能遯而致亨之由。良由九五以剛而當其位。有應於二。非爲否亢。遯不否亢。即是相時而動。所以遯而得亨。○朱子語類。問遯亨。遯而亨也。分明是說能遯便亨。更說剛當位而應與時行也。是如何。

曰。此其所以遯而亨也。陰方微。爲他剛當位而應。所以能知時而遯。是能與時行。不然。便是與時背矣。

小利貞。浸而長也。 長上聲

以下二陰釋小利貞。○朱氏震曰。二陰浸長。方之於否。不利君子貞。固有間矣。然不可大貞。利小貞而已。先儒謂居小官。幹小事。其害未甚。我志猶行。蓋遯非疾世避俗。長往不反之謂也。去留遲速。惟時而已。非不忘乎君。不離乎群。消息盈虛。循天而行者。豈能盡遯之義。

遯之時義大矣哉。

陰方浸長。處之爲難。故其時義爲尤大也。

象曰。天下有山。遯。君子以遠小人。不惡而嚴。 遠袁萬反

天體无窮。山高有限。遯之象也。嚴者。君子自守之常。而小人自不能近。○楊氏時曰。天下有山。其藏疾也。无所拒。然亦終莫之陵也。此君子遠小人不惡而嚴之象也。

初六。遯尾厲。勿用有攸往。

遯而在後。尾之象。危之道也。占者不可以有所往。但晦處靜俟。可免災耳。○陸氏績曰。陰氣已至於二。而初在其後。故曰遯尾也。避難當在前而在後。故厲。往則與災難會。故勿用有攸往。

象曰。遯尾之厲。不往何災也。

程傳。見幾先遯。固爲善也。遯而爲尾。危之道也。往既有危。不若不往而晦藏。可免於災。處微故也。古人處微下。隱亂世而不去者多矣。

六二。執之用黃牛之革。莫之勝說。 勝音升

以中順自守。人莫能解。必遯之志也。占者固守。亦當如是。○程傳。二與五爲正應。雖在相違遯之時。二以中正順應於五。五以中正親合於二。其交自固。黃中色。牛順物。革堅固之物。二五以中正順道相與。其固如執係之以牛革也。莫之勝說。謂其交之固。不可勝言也。○吳氏綺曰。六二居人臣之位。任國家之責。不當遯者也。故六二不言遯。

象曰。執用黃牛。固志也。

侯氏行果曰。上應貴主。志在輔時。不隨物遯。獨守中直。堅如革束。執此之志。莫之勝說。殷之父師。當此爻矣。

九三。係遯。有疾厲。畜臣妾吉。

下比二陰。當遯而有所係之象。有疾而危之道也。然以畜臣妾則吉。蓋君子之於小人。唯臣妾則不必其賢而可畜耳。故其占如此。○胡氏瑗曰。爲遯之道。在乎遠去。九三居內卦之上。切比六二之陰。不能超然遠遯。是有疾病而危厲者也。畜臣妾者。言九三既不能遠遯。然畜羣小以臣妾之道。即得其吉。

象曰係遯之厲有疾憊也畜臣妾吉不可大事也。

張氏清子曰當遯而係故有疾而厲至於憊之也惟當以剛自守止下二陰而畜之以臣妾之道然後獲吉又豈可以當大事乎。

九四好遯君子吉小人否。 好去聲否音缶

下應初六而乾體剛健有所好而能絕之以遯之象也唯自克之君子能之而小人不能故占者君子則吉而小人否也。○程傳四與初爲正應是所好愛者也君子雖有所好愛義苟當遯則去而不疑所謂克己復禮義以制欲是以吉也小人則不能以義處暱於所好牽於所私至於陷辱其身而不能已故在小人則否也否不善也。

象曰君子好遯小人否也。

程傳君子雖有好而能遯不失於義小人則不能勝其私意而至於不善也。

九五嘉遯貞吉。

剛陽中正下應六二亦柔順而中正遯之嘉美者也占者如是而正則吉矣○程傳九五中正遯之嘉美者也處得中正之道時止時行乃所謂嘉美也故爲貞正而吉。

象曰嘉遯貞吉以正志也

程傳志正則動必由正所以爲遯之嘉也居中得正而應中正是其志正也所以爲吉人之遯也止也唯在正其志而已。

上九肥遯无不利。

以剛陽居卦外下无係應遯之遠而處之裕者也故其象占如此肥者寬裕自得之意○程傳遯者惟飄然遠逝无所係滯之爲善上九乾體剛斷在卦之外矣又下无所係是遯之遠而无累可謂寬綽有餘裕矣。

象曰肥遯无不利无所疑也。

程傳其遯之遠无所疑滯也蓋在外則已遠无應則无累故爲剛決无疑也。

䷡ 乾下震上

程傳遯者陰長而陽遯也大壯陽之壯盛也衰則必盛消息相須故既遯則必壯大壯所以次遯也。

大壯利貞。

大謂陽也四陽盛長故爲大壯二月之卦也陽壯則占者吉亨不假言但利在正固而已。

象曰大壯大者壯也剛以動故壯。

釋卦名義以卦體言則陽長過中大者壯也以卦德言則乾剛震動所以壯也○程傳陰爲小陽爲大陽長以盛是大者壯也。

大壯利貞大者正也正大而天地之情可見矣。

釋利貞之義而極言之。○程傳。天地之道。常久而不已者。至正至大也。正大之理。學者默識心通可也。○朱子語類。問如何見天地之情。曰。正大便見得天地之情。天地只是正大。未嘗有些子邪處。○胡氏炳文曰。心未易見。故疑其辭曰。復其見天地之心乎。情則可見矣。故直書之。孟子養氣之論。自此而出。大者壯也。即是其爲氣也至大至剛。大者正也。即是以直養而无害。

象曰。雷在天上。大壯。君子以非禮弗履。

自勝者强。○程傳。雷震於天上。大而壯也。君子觀大壯之象以行其壯。君子之大壯者。莫若克己復禮。○朱子語類云。雷

在天上。是甚生威嚴。人之克己。須是如雷在天上。方能克去非禮。

初九。壯于趾。征凶有孚。

趾在下而進動之物也。剛陽處下。而當壯時。壯于進者也。故有此象。居下而壯于進。其凶必矣。故其占又如此。○程傳。孚信也。謂以壯往。則得凶可必也。

象曰。壯于趾。其孚窮也。

言必窮困。○王氏申子曰。居下而用壯。任剛而決行。信乎其窮而凶也。

九二。貞吉。

以陽居陰。已不得其正矣。然所處得中。則猶可因以不失其正。故戒占者使因中以求正。然後可以得吉也。○王氏弼曰。居得中位。以陽居陰。履謙不亢。是以貞吉。○易氏祓曰。爻貴得位。大壯則以陽居陰爲吉。蓋以抑其陽剛之過於壯也。故二與四皆言貞吉。

象曰。九二貞吉。以中也。

九三。小人用壯。君子用罔。貞厲。羝羊觸藩。羸其角。羝音低

過剛不中。當壯之時。是小人用壯。而君子則用罔也。罔。无也。視有如无。君子之過於勇者也。如此則雖正亦危矣。羝羊。剛壯喜觸之物。藩。籬也。羸。困也。貞厲之占。其象如此。○程傳。罔。

猶云蔑也。以其至剛。蔑視於事。而无所忌憚也。君子小人以地言。如君子有勇而无義則亂。

象曰。小人用壯。君子罔也。

小人以壯敗。君子以罔困。

九四。貞吉悔亡。藩決不羸。壯于大輿之輹。

貞吉悔亡。與咸九四同占。藩決不羸。承上文而言也。決。開也。三前有四。猶有藩焉。四前二陰。則藩決矣。壯于大輿之輹。亦可進之象也。以陽居陰。不極其剛。故其象如此。○程傳。高大之車。輪輹强壯。其行之利可知。○王氏弼曰。未有違謙越禮而能全其壯者也。故陽爻皆以居陰位爲美。○鄭氏汝諧曰、

居四陽之終。其壯易過。故必正吉則悔亡。羣陽並進。非二陰之所能止。藩決不羸。其道通也。壯于大輿之輹。其行健也。

象曰。藩決不羸。尙往也。尙上通

程傳。剛陽之長。必至於極。四雖已盛。然其往未止也。以至盛之陽。用壯而進。故莫有當之。藩決開而不羸困其力也。尙往。其進不已也。

六五。喪羊于易。无悔。喪去聲易音異

卦體似兌。有羊象焉。外柔而內剛者也。獨六五以柔居中。不能抵觸。雖失其壯。然亦无所悔矣。故其象如此。而占亦與咸九五同。易。容易之易。言忽然不覺其亡也。或作疆埸之埸亦

通。漢食貨志。埸作易。○胡氏炳文曰。羊性剛。六五以柔居中。不覺失其所謂剛。自失其壯。故爻獨不言壯。

象曰。喪羊于易。位不當也。

上六。羝羊觸藩。不能退。不能遂。无攸利。艱則吉。

壯終動極。故觸藩而不能退。然其質本柔。故又不能遂其進也。其象如此。其占可知。然猶幸其不剛。故能艱以處。則尙可以得吉也。○易氏祓曰。上六處一卦之窮。故亦言觸藩。不能退者。在衆爻之上。不能遂者。亢而不可前進也。然能艱則吉。此易之所以備勸戒也。

象曰。不能退。不能遂。不詳也。艱則吉。咎不長也。

俞氏炎曰。人之處事。以爲易則不詳審。以爲艱則詳審。向也既不詳審而致咎。今詳審而不輕率。則其咎不長也。

䷢ 坤下離上

程傳。物无壯而終止之理。既盛壯則必進。晉所以繼大壯也。卦有有德者。有无德者。隨其宜也。乾坤之外。云元亨者固有也。云利貞者。所不足而可以有功也。有不同者。革漸是也。隨卦可見。晉之盛而无德者。无用有也。晉之明盛。故更不言亨。順乎大明。无用戒正也。

晉。康侯用錫馬蕃庶。晝日三接。

晉。進也。康侯。安國之侯也。錫馬蕃庶。晝日三接。言多受大賜

而顯被親禮也。蓋其爲卦上離下坤。有日出地上之象。順而麗乎大明之德。又其變自觀而來。爲六四之柔進而上行。以至於五。占者有是三者。則亦當有是寵也。○程傳。大明在上。而下體順附。諸侯承王之象也。

象曰。晉。進也。

釋卦名義。

明出地上。順而麗乎大明。柔進而上行。是以康侯用錫馬蕃庶。晝日三接也。

以卦象卦德卦變釋卦辭。○程傳。明出地上。離在坤上。坤麗於離。以順麗於大明。順德之臣。上附於大而且明之君。是康

民安國之侯也。故謂之康侯。是以享寵錫而見親禮。晝日之間。三接見於天子也。

象曰。明出地上。晉。君子以自昭明德。

昭。明之也。○程傳。日出于地。升而益明。故爲晉。○俞氏琰曰。明德。君子固有之德。自昭者。自有此德而自明之也。人德本明。人欲蔽之。不能不少昏昧。其本然之明。固未嘗息。知所以自明。則本然之明。如日之出地。而其昭著初无增損也。大學所謂明明德。所謂自明。與此同旨。

初六。晉如摧如。貞吉。罔孚。裕无咎。

以陰居下。應不中正。有欲進見摧之象。占者如是。而能守正

則吉。設不爲人所信。亦當處以寬裕。則无咎也。○程傳。晉如。升進也。摧如。抑退也。於始進而言遂其進。不遂其進。惟得正則吉也。罔孚者。在下而始進。豈遽能深見信於上。苟上未見信。則當安中自守。雍容寬裕。无急於求上之信也。苟欲信之心切。非汲汲以失其守。則悻悻以傷於義矣。皆有咎也。故裕則无咎。君子處進退之道也。

象曰。晉如摧如。獨行正也。裕无咎。未受命也。

初居下位。未有官守之命。○郭氏雍曰。未受命者。无官守言責之時。孟子所謂吾進退豈不綽綽然有餘裕也。○劉氏曰。君子之於正。不可以人之不見知而改其度。

六二。晉如愁如。貞吉。受茲介福。于其王母。

六二中正。上无應援。故欲進而愁。占者如是。而能守正則吉。而受福於王母也。王母指六五。蓋享先妣之吉占。而凡以陰居尊者。皆其類也。○程傳。王母。祖母也。介。大也。

象曰。受茲介福。以中正也。

程傳。受茲介福。以中正之道也。人能守中正之道。久而必亨。況大明在上。而同德必受大福也。

六三。衆允。悔亡。

三不中正。宜有悔者。以其與下二陰皆欲上進。是以爲衆所信而悔亡也。○程傳。衆所允者。必至當也。況順上之大明。豈

有不善也。是以悔亡。古人曰。謀從衆則合天心。

象曰。衆允之志。上行也。

程傳。上行。上順麗於大明也。上從大明。衆志之所同也。

九四。晉如鼫鼠。貞厲。

不中不正。以竊高位。貪而畏人。蓋危道也。故爲鼫鼠之象。占者如是。雖正亦危。○程傳。貞厲者。貞固守此。其危可知。

象曰。鼫鼠貞厲。位不當也。

程傳。賢者以正德宜在高位。不正而處高位。則爲非據。貪而懼失。則畏人。固處其地。危可知也。

六五。悔亡。失得勿恤。往吉。无不利。

以陰居陽。宜有悔矣。以大明在上。而下皆順從。故占者得之則其悔亡。又一切去其計功謀利之心。則往吉而无不利也。然亦必有其德。乃應其占耳。○石氏介曰。以道自任。失得皆安舒。曾不以介意。小人患得患失。恤也。○胡氏炳文曰。當晉之時。易有患得患失之心。才柔又易有失得之累。大明在上。用其明於所當爲。不當用其明於計功謀利之私也。

象曰。失得勿恤。往有慶也。

程傳。以大明之德。得下之附。推誠委任。則可以成天下之大功。是往而有福慶也。

上九。晉其角。維用伐邑。厲吉。无咎。貞吝。

角。剛而居上。上九剛進之極。有其象矣。占者得之。而以伐其私邑。則雖危而吉且无咎。然以極剛治小邑。雖得其正。亦可吝矣。○程傳。以剛而極於進。失中之甚也。无所用而可。維用於伐邑。則雖厲而吉且无咎矣。○極於剛進。雖自治有功。然非中和之德。故於貞正之道。爲可吝也。○陸氏振奇曰。當晉之時。聖人最喜用柔而不用剛。故四陰吉悔亡。二陽厲且吝也。

象曰。維用伐邑。道未光也。

程傳。維用伐邑。旣得吉而无咎。復云貞吝者。其道未光大也。以正理言之。猶可吝也。夫道旣光大。則无不中正。安有過也。

今以過剛自治。雖有功矣。然其道未光大。故亦可吝。聖人言盡善之道。

䷣ 離下坤上

程傳。進之不已。必有所傷。理自然也。明夷所以次晉也。晉者。明盛之卦。明君在上。羣賢並進之時也。明夷昏暗之卦。暗君在上。明者見傷之時也。

明夷。利艱貞。

夷。傷也。爲卦下離上坤。日入地中。明而見傷之象。故爲明夷。又其上六爲暗之主。六五近之。故占者利於艱難以守正。而自晦其明也。

彖曰。明入地中。明夷。

以卦象釋卦名。

內文明而外柔順。以蒙大難。文王以之。難去聲。下同

以卦德釋卦義。蒙大難。謂遭紂之亂而見囚也。

利艱貞。晦其明也。內難而能正其志。箕子以之。

以六五一爻之義釋卦辭。內難。謂爲紂近親。在其國內。如六五之近於上六也。

象曰。明入地中。明夷。君子以涖衆。用晦而明。

程傳。明所以照。君子无所不照。然用明之過。則傷於察。太察則盡事。而无含弘之度。故君子觀明入地中之象。於涖衆也

不極其明察而用晦然後能容物和衆衆親而安是用晦乃所以爲明也若自任其明无所不察則已不勝其忿疾而无寛厚含容之德人情睽疑而不安失涖衆之道適所以爲不明也古之聖人設前旅屏樹者不欲明之盡乎隱也

初九明夷于飛垂其翼君子于行三日不食有攸往主人有言

飛而垂翼見傷之象占者行而不食所如不合時義當然不得而避也○程傳夫知幾者君子獨見非衆人所能識也若俟衆人皆識則傷已及而不能去矣此薛方所以爲明而揚雄所以不獲其去也○項氏安世曰垂其翼不言夷未傷也斂翼而下飛者避禍之象也○俞氏炎曰處明夷之初不敢

高飛遂垂斂其翼以向下此見幾之明不待難作而蚤避者也夫知幾而早去此君子之獨見主人固不識也豈得无言

象曰君子于行義不食也

唯義所在不食可也○王氏申子曰義所不食則于飛攸往義所當行亦明矣去之可不速乎此伯夷太公之事

六二明夷夷于左股用拯馬壯吉

傷而未切救之速則免矣故其象占如此○程傳夷於左股謂傷害其行而不甚切也雖然亦必自免有道拯用壯健之馬則獲免之速而吉也用拯之道不壯則被傷深矣故云馬壯則吉也

象曰六二之吉順以則也

王氏申子曰以柔順處之而不失其中正之則昔文王用明夷之道其如是乎

九三明夷于南狩得其大首不可疾貞

以剛居剛又在明體之上而屈於至暗之下正與上六闇主爲應故有向明除害得其首惡之象然不可以亟也故有不可疾貞之戒成湯起於夏臺文王興於羑里正合此爻之義而小事亦有然者○程傳九三離之上明之極也又處剛而進上六坤之上暗之極也至明居下而爲下之上至暗在上而處窮極之地正相敵應將以明而去暗者也斯義也其湯

武之事乎南狩謂向明前進而除害也大首謂暗之魁首上六也三與六正相應爲至明克至暗之象不可疾貞謂誅其元惡舊染污俗未能遽革必有其漸革之遽則駭懼而不安故正之不可急也

象曰南狩之志乃大得也

程傳夫以下之明除上之暗其志在於去害而已如商周之湯武豈有有意利於天下乎得其大首是能去害而大得其志矣志苟不然乃悖亂之事也

六四入于左腹獲明夷之心于出門庭

此爻之義未詳竊疑左腹者幽隱之處獲明夷之心於出門

庭者得意於違去之義言箕而得此者其自處當如是也蓋離體爲至明之德坤體爲至闇之地下三爻明在闇外故隨其遠近高下而處之不同六四以柔正居闇地而尚淺故猶可以得意於遠去五以柔中居闇地而已迫故爲內難正志以晦其明之象上則極乎闇矣故爲自傷其明以至於闇而又足以傷人之明蓋下五爻皆爲君子獨上一爻爲闇君也○楊氏時曰腹坤象也坤體之下故曰左腹尊右故也獲明夷之心所謂求仁而得仁也此微子之明夷也○胡氏炳文曰獲明夷之心者微子之自靖於出門庭者微子之行遯也

象曰入於左腹獲心意也

六五箕子之明夷利貞

居至闇之地近至闇之君而能正其志箕子之象也貞之至也利貞以戒占者○程傳以五陰柔故爲之戒云利貞謂宜如箕子之貞固也

象曰箕子之貞明不可息也

程傳箕子晦藏不失其貞固雖遭患難其明自存不可滅息也若逼禍患遂失其所守則是亡其明乃滅息也古之人如楊雄者是也

上六不明晦初登于天後入于地

以陰居坤之極不明其德以至於晦始則處高位以傷人之明終必至於自傷而墜厥命故其象如此而占亦在其中矣○蘇氏軾曰力能救則救之六二之用拯是也力能正則正之九三之南狩是也既不能救又不能正則君子不敢辭其辱以私便其身六五之箕子是也君子居明夷之世有責必有以塞之無責必有以全其身而不失其正初九六四無責於斯世故近者入腹獲心于出門庭而遠者則行不及食也

象曰初登于天照四國也後入于地失則也

照四國以位言○胡氏炳文曰則者不可踰之理失則所以爲紂順則所以爲文王

䷤ 離下巽上

家人利女貞

程傳夫傷困於外則必反於內家人所以次明夷也

家人者一家之人卦之九五六二外內各得其正故爲家人利女貞者欲先正乎內也內正則外无不正矣○吳氏曰愼曰家人之道男以剛嚴爲正女以柔順爲正初曰閑三曰厲上曰威男子之道也二四象傳皆曰順婦人之道也五剛而中非不嚴也嚴而泰也

象曰家人女正位乎內男正位乎外男女正天地之大義也

以卦體九五六二釋利女貞之義○程傳以卦才而言陽居五在外也陰居二處內也男女各得其正位也尊卑內外之

道正。合天地陰陽之大義也。

家人有嚴君焉。父母之謂也。

亦謂二五。○程傳。家人之道。必有所尊嚴而君長者。謂父母也。雖一家之小。无尊嚴則孝敬衰。无君長則法度廢。有嚴君而後家道正。家者國之則也。

父父子子兄兄弟弟夫夫婦婦。而家道正。正家而天下定矣。

上父。初子。五三夫。四二婦。五兄三弟。以卦畫推之。又有此象。

彖曰。風自火出。家人。君子以言有物而行有恒。行下孟反

身修則家治矣。○程傳。卦外巽內離。爲風自火出。火熾則風生。風生自火。自內而出也。自內而出。由家而及於外之象。○

楊氏時曰。言忠信則有物。行篤敬則有常。

初九。閑有家。悔亡。

初九以剛陽處有家之始。能防閑之。其悔亡矣。戒占者當如是也。○程傳。治家者。治乎衆人也。苟不閑之以法度。則人情流放。必至於有悔。失長幼之序。亂男女之別。傷恩義。害倫理。无所不至。能以法度閑之於始。則无是也。故悔亡也。九剛明之才。能閑其家者也。

象曰。閑有家。志未變也。

志未變而豫防之。○程傳。閑之於始。家人志意未變動之前也。及志未流散變動而閑之。則不傷恩。不失義。處家之善也。是以悔亡。志變而後治。則所傷多矣。乃有悔也。

六二。无攸遂。在中饋。貞吉。

六二柔順中正。女之正位乎內者也。故其象占如此。○王氏宗傳曰。无攸遂。示不敢有所專也。婦人之職。不過奉祭祀饋飲食而已。此外無他事也。

象曰。六二之吉。順以巽也。

程傳。二以陰柔居中正。能順從而卑巽者也。故爲婦人之貞吉也。

九三。家人嗃嗃。悔厲吉。婦子嘻嘻。終吝。嗃音臛 嘻音熙

以剛居剛而不中。過乎剛者也。故有嗃嗃嚴厲之象。如是則

雖有悔厲而吉也。嘻嘻者。嗃嗃之反。吝之道也。占者各以其德爲應。故兩言之。○程傳。治家過嚴。雖於人情不能无傷。然苟法度立。倫理正。乃恩義之所存也。若嘻嘻无度。乃法度之所由廢。倫理之所由亂。安能保其家乎。○朱子語類。正家之道。須是於正倫處篤恩義。篤恩義而不失倫理。方可。○胡氏炳文曰。嗃嗃以義勝情。雖悔厲而吉。嘻嘻以情勝義。終吝。

象曰。家人嗃嗃。未失也。婦子嘻嘻。失家節也。

程傳。雖嗃嗃於治家之道。未爲甚失。若婦子嘻嘻。是无禮法。失家之節。家必亂矣。

六四。富家。大吉。

陽主義陰主利以陰居陰而在上位能富其家者也○郭氏雍曰易之所謂富猶禮之所謂家之肥也

象曰富家大吉順在位也

程傳以巽順而居正位正而巽順能保有其富者也富家之大吉也

九五王假有家勿恤吉

假至也如假於太廟之假有家猶言有國也九五剛健中正下應六二之柔順中正王者以是假於其家則勿用憂恤而吉可必矣蓋聘納后妃之吉占而凡有是德者遇之皆吉也○程傳五君位故以王言五恭已於外二正家於內內外同

德可謂至矣○何氏楷曰舜格於文祖公假於太廟格假互用可證身範既端故能感格其家使父父子子兄兄弟弟夫夫婦婦各得其所以相敦睦正家而天下定故不待憂恤而吉也

象曰王假有家交相愛也

程子曰夫愛其內助婦愛其刑家○程傳王假有家之道者非止能使之順從而已必致其心化誠合夫愛其內助婦愛其刑家交相愛也能如是者文王之妃乎若身修法立而家未化未得假有家之道也

上九有孚威如終吉

上九以剛居上在卦之終故言正家久遠之道占者必有誠信威嚴則終吉也○程傳治家之道非至誠不能也故必中有孚信則能常久而衆人自化故治家以有孚爲本治家者在妻孥情愛之間慈過則无嚴恩勝則掩義故家之患常在禮法不足而瀆慢生也長失尊嚴少忘恭順而家不亂者未之有也故必有威嚴則能終吉保家之終在有孚威如二者而已故於卦終言之

象曰威如之吉反身之謂也

謂非作威也反身自治則人畏服之矣

䷥ 兌下離上

程傳家道窮則睽乖離散理必然也故家人之後受之以睽也

睽小事吉

睽乖異也爲卦上火下澤性相違異中女少女志不同歸故爲睽然以卦德言之內說而外明以卦變言之則自離來者柔進居三自中孚來者柔進居五自家人來者兼之以卦體言之則六五得中而下應九二之剛是以其占不可大事而小事尚有吉之道也○趙氏汝楳曰睽蓋人情事勢之適然聖人自有御時之方小事吉者就其睽異之中有以善處之則亦吉也其屯之小貞洪範之作內之時乎

彖曰。睽。火動而上。澤動而下。二女同居。其志不同行。

以卦象釋卦名義。

說而麗乎明。柔進而上行。得中而應乎剛。是以小事吉。

以卦德卦變卦體釋卦辭。○程傳。方睽乖之時。六五以柔居尊位。有說順麗明之善。又得中道而應剛。雖不能合天下之睽。成天下之大事。亦可以小濟。是於小事吉也。

天地睽而其事同也。男女睽而其志通也。萬物睽而其事類也。睽之時用大矣哉。

極言其理而贊之。○程傳。天高地下。其體睽也。然陽降陰升。相合而成化育之事則同也。男女異質。睽也。而相求之志則

通也。生物萬殊。睽也。然而得天地之和。稟陰陽之氣。則相類也。物雖異而理本同。故天下之大。羣生之衆。睽散萬殊。而聖人爲能同之。處睽之時。合睽之用。其事至大。故云大矣哉。○趙氏汝楳曰。天地不睽。則清濁淆瀆。男女不睽。則外內無別。萬物不睽。則生化雜糅。睽者其體。合者其用。

象曰。上火下澤。睽。君子以同而異。

二卦合體而性不同。○程傳。離火炎上。兌澤潤下。二體相違。睽之義也。○夫聖賢之處世。在人理之常。莫不大同。於世俗所同者。則有時而獨異。蓋於秉彝則同矣。於世俗之失則異也。不能大同者。亂常拂理之人也。不能獨異者。隨俗習非之人也。要在同而能異耳。中庸曰和而不流是也。

初九。悔亡。喪馬勿逐自復。見惡人。无咎。喪去聲

上无正應。有悔也。而居睽之時。同德相應。其悔亡矣。故有喪馬勿逐而自復之象。然亦必見惡人。然後可以辟咎。如孔子之於陽貨也。○程傳。九四在上。亦以剛陽睽離无與。自然同類相合。同是陽爻。同居下。又當相應之位。二陽本非相應者。以在睽故合也。上下相與。故能亡其悔也。○鄭氏汝諧曰。居睽之初。在卦之下。必安靜以俟之。寬裕以容之。睽斯合矣。喪馬勿逐。久則自復。安靜以俟之也。睽而无應。無非戾於己者。拒絕之則愈戾。故寬裕以容之也。合睽之道。莫善於斯。

象曰。見惡人。以辟咎也。辟音避

程傳。睽離之時。人情乖違。求和合之。且病其不能得也。若以惡人而拒絕之。則將衆仇於君子。而禍咎至矣。故必見之。所以免避怨咎矣。无怨咎則有可合之道。

九二。遇主于巷。无咎。

二五陰陽正應。居睽之時。乖戾不合。必委曲相求而得會遇。乃爲无咎。故其象占如此。○程傳。二以剛中之德居下。上應六五之君。道合則志行。成濟睽之功矣。而居睽離之時。其交非固。二當委曲求於相遇。覬其得合也。故曰遇主於巷。必能合而後无咎。君臣乖離。其咎大矣。

象曰。遇主於巷。未失道也。
本其正應。非有邪也。
六三。見輿曳。其牛掣。其人天且劓。无初有終。
六三上九正應。而三居二陽之間。後爲二所曳。前爲四所掣。
而當睽之時。上九猜狠方深。故又有髡劓之傷。然邪不勝正。
終必得合。故其象占如此。○程傳。三從正應而四隔止之。三
雖陰柔。處剛而志行。故力進以犯之。是以傷也。天髡首也。劓
截鼻也。天而又劓。言重傷也。○三居剛守正。其於正應則睽
極有終合之理。始爲二陽所戹。是无初也。後必得合。是有終
也。

象曰。見輿曳。位不當也。无初有終。遇剛也。
程傳。以六居三。非正也。非正則不安。又在二陽之間。所以有
如是艱戹。由位不當也。无初有終者。終必與上九相遇而合。
乃遇剛也。不正而合。未有久而不離者也。合以正道。自無終
睽之理。故賢者順理而安行。知者知幾而固守。
九四。睽孤。遇元夫。交孚。厲无咎。
睽孤。謂无應。遇元夫。謂得初九。交孚。謂同德相信。然當睽時。
故必危厲。乃得无咎。占者亦如是也。○程傳。元夫。猶云善士
也。○王氏申子曰。四居近臣之位。獨立无與。幸有初九同德
君子。與之相遇。四能交之以誠。則睽不孤矣。然當睽之時。必

危厲以處之。乃得无咎。
象曰。交孚无咎。志行也。
程傳。初四皆陽剛君子。當睽乖之時。上下以至誠相交。協力
同志。則其志可以行。不止无咎而已。
六五。悔亡。厥宗噬膚。往何咎。
以陰居陽。悔也。居中得應。故能亡之。厥宗指九二。噬膚言易
合。六五有柔中之德。故其象占如此。○程傳。厥宗。其黨也。謂
九二正應也。噬膚。噬齧其肌膚而深入之也。五雖陰柔之才。
二輔以陽剛之道。而深入之。則可往而有慶。復何過咎之有。
象曰。厥宗噬膚。往有慶也。

項氏安世曰。五以二爲宗。而親之。二五以中道相應。當睽之
時。其間也微。而易合。噬膚之柔。噬之則入。豈獨无咎。又將有
慶。二五陰陽正應。故其辭如此。
上九。睽孤。見豕負塗。載鬼一車。先張之弧。後說之弧。匪寇婚媾。
往遇雨則吉。說音脫
睽孤。謂六三爲二陽所制。而已以剛處明極睽極之地。又自
猜狠而乖離也。見豕負塗。見其汚也。載鬼一車。以无爲有也。
張弧。欲射之也。說弧。疑稍釋也。匪寇婚媾。知其非寇而實親
也。往遇雨則吉。疑盡釋而睽合也。上九之與六三。先睽後合。
故其象占如此。○程傳。上之與三。雖爲正應。然居睽極。无所

不疑。其見三如豕之汚穢。而又背負泥塗。見其可惡之甚也。
既惡之甚。則猜成其罪惡。如見載鬼滿一車也。大凡失道既
極。則必反正理。故上於三。始疑而終必合也。先張之弧。始疑
惡而欲射之也。三實无惡。故後說弧而弗射。睽極而反。故與
三非復爲寇讐。乃婚媾也。陰陽交而和暢則爲雨。故云往遇
雨則吉。往者。自此以往也。謂既合而益和。則吉也。

象曰。遇雨之吉。羣疑亡也。

程傳。其始睽也。无所不疑。故云羣疑。睽極而合。則皆亡也。○
王氏申子曰。孤生於睽。睽生於疑。今羣疑盡亡。則睽而合。合
而和。所以吉也。

䷦ 艮下坎上

程傳。睽乖之時。必有蹇難。蹇所以次睽也。

蹇利西南。不利東北。利見大人。貞吉。

蹇。難也。足不能進。行之難也。爲卦艮下坎上。見險而止。故爲
蹇。西南平易。東北險阻。又艮方也。方在蹇中。不宜走險。又卦
自小過而來。陽進則往居五而得中。退則入於艮而不進。故
其占曰。利西南不利東北。當蹇之時。必見大人。然後可以濟
難。又必守正。然後得吉。而卦之九五。剛健中正。有大人之象。
自二以上五爻皆得正位。則又貞之義也。故其占又曰。利見
大人貞吉。蓋見險者貴於能止。而又不可終於止。處險者利
於進。而不可失其正也。○程傳。西南坤方。坤。地也。體順而易。
東北艮方。艮。山也。體止而險。

象曰。蹇。難也。險在前也。見險而能止。知矣哉。難去聲知音智

以卦德釋卦名義而贊其美。○王氏申子曰。冒險而進。豈知
者之事。故諸爻皆喜來而惡往。唯二與五不言來往。蓋君臣
濟蹇者也。其可見險而遽止乎。其止者處蹇之時也。其不止
者。濟蹇之事也。

蹇利西南。往得中也。不利東北。其道窮也。利見大人。往有功也。
當位貞吉。以正邦也。蹇之時用大矣哉。

以卦變卦體釋卦辭。而贊其時用之大也。○程傳。蹇難之時。

非聖賢不能濟天下之蹇。故利見大人也。大人當位。則成濟
蹇之功矣。往而有功也。能濟天下之蹇者。唯大正之道。夫子
又取卦才而言。蹇之諸爻。除初外。餘皆當正位。故爲貞正而
吉也。初六雖以陰居陽而處下。亦陰之正也。以如此正道正
其邦。可以濟於蹇矣。處蹇之時。濟蹇之道。其用至大。故云大
矣哉。天下之難。豈易平也。非聖賢不能。其用可謂大矣。順時
而處。量險而行。從平易之道。由至正之理。乃蹇之時用也。

象曰。山上有水。蹇。君子以反身修德。

程傳。山之峻阻。上復有水。坎水爲險陷之象。上下險阻。故爲
蹇也。○君子之遇艱阻。必反求諸己而益自修。孟子曰。行有

不得者。皆反求諸已。故遇艱蹇。必自省於身。有失而致之乎。是反身也。有所未善則改之。无歉於心則加勉。乃自修其德也。君子修德以俟時而已。

初六。往蹇來譽。

往遇險。來得譽。○程傳。六居蹇之初。往進則益入於蹇。來者對往之辭。上進則爲往。不進則爲來。止而不進。是有見幾知時之美。來則有譽也。

象曰。往蹇來譽。宜待也。

程傳。方蹇之初。進而益蹇。時之未可進也。故宜見幾而止。以待時可行而後行也。

六二。王臣蹇蹇。匪躬之故。

柔順中正。正應在上。而在險中。故蹇而又蹇。以求濟之。非以其身之故也。不言吉凶者。占者但當鞠躬盡力而已。至於成敗利鈍。則非所論也。○王氏弼曰。處難之時。當位居中。以應乎五。執心不違。志匡王室者也。故曰王臣蹇蹇匪躬之故。

象曰。王臣蹇蹇。終无尤也。

事雖不濟。亦无可尤。○程傳。雖蹇戹於蹇時。然其志在濟君難。雖未能成功。然終无過尤也。聖人取其志義。而謂其无尤所以勸忠藎也。

九三。往蹇來反。

反就二陰。得其所安。○程傳。九三以剛居正。處下體之上。當蹇之時。在下者皆柔。必依於三。是爲下所附者也。三爲下二陰所喜。故來爲反其所也。稍安之地也。

象曰。往蹇來反。內喜之也。

程傳。在下之陰也。方蹇之時。陰柔不能自立。故皆附於九三之陽。而喜愛之。九之處三。在蹇爲得其所也。處蹇而得下之心。可以求安。故以來爲反。猶春秋之言歸也。

六四。往蹇來連。

連於九三。合力以濟。○程傳。四居上位。而與在下者同有得位之正。又與三相比相親者也。二與初同類相與者也。是與下同志。衆所從附也。故曰來連。來則與在下之衆相連合也。

能與衆合。得處蹇之道也。○荀氏爽曰。蹇難之世。不安其所。故曰往蹇也。來還承五。則與至尊相連。故曰來連也。

象曰。往蹇來連。當位實也。

荀氏爽曰。處正承陽。故曰當位實也。○沈氏該曰。四當位可進。而陰柔不能獨濟。來而承五。連於陽實。則得所輔也。

九五。大蹇朋來。

大蹇者。非常之蹇。九五居尊。而有剛健中正之德。必有朋來而助之者。占者有是德則有是助矣。○程傳。五居尊位。而在蹇難之中。是天下之大蹇也。以剛陽中正之君。而方在大蹇

之中。非得剛陽中正之臣相輔之。不能濟天下之蹇也。二之中正。固有助矣。欲以陰柔之助。濟天下之難。非所能也。自古聖王濟天下之蹇。未有不由賢聖之臣爲之助者。湯武得伊呂是也。中常之君。得剛明之臣。而能濟大難者。則有矣。劉禪之孔明。唐肅宗之郭子儀。德宗之李晟是也。雖賢明之君。苟无其臣。則不能濟於難也。蓋臣賢於君。則輔君以君所不及。臣不及君。則贊助之而已。故不能成大功也。

象曰。大蹇朋來。以中節也。

孔氏穎達曰。得位履中。不改其節。則同志者自遠而來。故曰朋來。

上六。往蹇來碩。吉。利見大人。

已在卦極。往无所之。益以蹇耳。來就九五。與之濟蹇。則有碩大之功。大人。指九五。曉占者宜如是也。○朱子語類云。諸爻皆不言吉。蓋未離乎蹇中也。至上六往蹇來碩吉。却是蹇極有可濟之理。

象曰。往蹇來碩。志在內也。利見大人。以從貴也。

程傳。上六應三而從五。志在內也。蹇既極而有助。是以碩而吉也。六以陰柔當蹇之極。密近剛陽中正之君。自然其志從附以求自濟。故利見大人。謂從九五之貴也。

䷧ 坎下震上

程傳。物无終難之理。難極則必散。解者散也。所以次蹇也。

解。利西南。无所往。其來復吉。有攸往夙吉。

解。難之散也。居險能動。則出於險之外矣。解之象也。難之旣解。利於平易安靜。不欲久爲煩擾。且其卦自升來。三往居四入於坤體。二居其所而又得中。故利於西南平易之地。若无所往。則宜來復其所而安靜。若尙有所往。則宜早往早復。不可久煩擾也。

彖曰。解。險以動。動而免乎險。解。

以卦德釋卦名義。○程傳。震動也。坎險也。動於險外。出乎險也。故爲患難解散之象。

解利西南。往得衆也。其來復吉。乃得中也。有攸往夙吉。往有功也。

以卦變釋卦辭。坤爲衆。得衆。謂九四入坤體。得中有功。皆指九二。○程傳。解難之道。利在廣大平易。以寬易而往濟解。則得衆心之歸也。不云无所往。省文爾。救亂除難。一時之事。未能成治道也。必待難解无所往。然後來復先王之治。乃得中道。謂合宜也。有所爲。則夙吉也。早則往而有功。緩則惡滋而害深矣。○丘氏富國曰。大抵處時方平者易緩。除惡不盡者易滋。聖人於患難方平之際。旣不欲人以多事自疲。又不欲人以无事自怠也。

天地解而雷雨作雷雨作而百果草木皆甲坼解之時大矣哉

極言而贊其大也○程傳天地之氣開散交感而和暢則成雷雨雷雨作而萬物皆生發甲坼天地之功由解而成故贊解之時大矣哉王者法天道行寬宥施恩惠養育兆民至於昆虫草木乃順解之時與天地合德也

象曰雷雨作解君子以赦過宥罪

單氏渢曰解者物離乎難而更新之時也故赦過宥罪取滌其舊而與之更新也

初六无咎

難旣解矣以柔在下上有正應何咎之有故其占如此○程

傳方解之初宜安靜以休息之爻之辭寡所以示意

象曰剛柔之際義无咎也

呂氏大臨曰初應於九四比於九二剛柔相際足以解難義无咎也

九二田獲三狐得黃矢貞吉

此爻取象之意未詳或曰卦凡四陰除六五君位餘三陰卽三狐之象也大抵此爻爲卜田之吉占亦爲去邪媚而得中直之象能守其正則无不吉矣○程傳三狐指卦之三陰時之小人也獲謂能變化除去之如田之獲狐也獲之則得中直之道乃中正而吉也黃矢謂中直也

象曰九二貞吉得中道也

六三負且乘致寇至貞吝

繫辭備矣貞吝言雖以正得之亦可羞也唯避而去之爲可免耳○程傳六三陰柔居下之上處非其位猶小人宜在下以負荷而且乘車非其據也必致寇奪之至

象曰負且乘亦可醜也自我致寇又誰咎也

雷氏思曰負且乘小人自以爲榮而君子所恥故可醜寇小則爲盜大則爲戎任使非人則變解而蹇天下起戎矣

九四解而拇朋至斯孚

拇指初初與四皆不得其位而相應應之不以正者也然四

陽初陰其類不同若能解而去之則君子之朋至而相信也○程傳九四以陽剛之才居上位承六五之君大臣也而下與初六之陰爲應拇在下之微者謂初也居上位而親小人則賢人正士遠退矣斥去小人則君子之黨進而誠相得也

象曰解而拇未當位也

程傳四雖陽剛然居陰於正疑不足若復親比小人則其失正必矣故戒必解其拇然後能來君子以其處未當位也解者未合而離之也必解拇而後朋合孚蓋君子之交而小人容於其間是與君子之誠未至也

六五君子維有解吉有孚于小人

卦九四陰而六五當君位與三陰同類者必解而去之則吉也孚驗也君子有解以小人之退爲驗也○程傳六五居尊位爲解之主君子所親比者必君子也所解去者必小人也故君子維有解則吉也有孚世云見驗也可驗之於小人小人之黨去則是君子能有解也

象曰君子有解小人退也

吳氏曰愼曰君子能有解則小人退矣小人若未退則是君子未能解也以小人之道驗君子之解雖不言有孚而有孚之義明矣

上六公用射隼於高墉之上獲之无不利

繫辭備矣○程傳上解之極也解極之時而獨有未解者乃害之堅强者也上居解極解道已至器已成也故能射而獲之既獲之則天下之患解已盡矣何所不利○徐氏幾曰上三爻不言解下三爻言解者所謂動而出乎險也

象曰公用射隼以解悖也

吳氏曰愼曰天下之難由小人作羣比如拇邪媚如狐鷙害如隼解拇獲狐射隼而難解矣故解卦以去小人爲要義

䷨ 兌下艮上

程傳解者緩也緩必有所失失則損也損所以繼解也○又曰譬諸壘土損於上以培厚其基本則上下安固矣豈非益乎取於下以增上之高則危墜至矣豈非損乎

損有孚元吉无咎可貞利有攸往

損減省也爲卦損下卦上畫之陽益上卦上畫之陰損兌澤之深益艮山之高損下益上損內益外剝民奉君之象所以爲損也損所當損而有孚信則其占當有此下四者之應矣○程傳凡損抑其過以就義理皆損之道也損之道必有孚誠謂至誠順於理也損而順理則大善而吉所損无過差可貞固常行而利有所往也

曷之用二簋可用享

言當損時則至薄无害○孔氏穎達曰曷之用二簋可用享

者明行損之禮貴夫誠信不在於豐二簋至約可用享祭

彖曰損損下益上其道上行

以卦體釋卦名義○林氏希元曰損下益上下損則上亦損故曰其道上行道者損之道也

損而有孚元吉无咎可貞利有攸往曷之用二簋可用享二簋應有時損剛益柔有時損益盈虛與時偕行

此釋卦辭時謂當損之時○張氏淸子曰當其可之謂時當損而損時也不當損而損則非時

象曰山下有澤損君子以懲忿窒欲

君子修身所當損者莫切於此○程傳山體高澤體深下深

則上益高。爲損下益上之義。○虞氏翻曰。兌說故懲忿。艮止故窒慾。○王氏申子曰。和說則无忿。知止則无慾。故曰修德之要也。

初九。已事遄往。无咎。酌損之。已音以

初九當損下益上之時。上應六四之陰。輟所爲之事。而速往以益之。无咎之道也。故其象占如此。然居下而益上。亦當斟酌其淺深也。

象曰。已事遄往。尙合志也。

尙。上通。○程傳。初之所尙者。與上合志也。四賴於初。初益於四。與上合志也。

九二。利貞。征凶。弗損益之。

九二剛中。志在自守。不肯妄進。故占者利貞。而征則凶也。弗損益之。言不變其所守。乃所以益上也。○林氏希元曰。夫自守而不妄進。宜无益於上矣。然由是而啓時君尊德樂道之心。止士大夫奔競之習。其益於上也不少。是弗損乃所以益之也。桐江一絲。繫漢九鼎。淸風高節。披拂士習。可當此爻之義。

象曰。九二利貞。中以爲志也。

程傳。九居二。非正也。處說。非剛也。而得中爲善。若守其中德。何有不善。豈有中而不正者。豈有中而有過者。所爲利貞。謂以中爲志也。志存乎中。則自正矣。

六三。三人行則損一人。一人行則得其友。

下卦本乾。而損上爻以益坤。三人行而損一人也。一陽上而一陰下。一人行而得其友也。兩相與則專。三則雜而亂。卦有此象。故戒占者當致一也。○程傳。蓋天下无不二者。一與二相對待。生生之本也。三則餘而當損矣。此損益之大義也。

象曰。一人行。三則疑也。

程傳。一人行而得一人。乃得友也。若三人行。則疑所與也。理當損去其一人。損其餘也。

六四。損其疾。使遄有喜。无咎。

以初九之陽剛益已。而損其陰柔之疾。唯速則善。戒占者如是則无咎矣。○胡氏炳文曰。六四與初九爲應。初方已其事而速於益四。四損其陰柔之疾。惟速則有喜。不然。彼方汲汲。此乃悠悠。非受益之道。

象曰。損其疾。亦可喜也。

項氏安世曰。能不吝其疾。自損以受之。使合志者得效其忠。豈非可喜之事哉。

六五。或益之十朋之龜。弗克違。元吉。

柔順虛中以居尊位。當損之時。受天下之益者也。兩龜爲朋。十朋之龜。大寶也。或以此益之而不能辭。其吉可知。占者有

是德。則獲其應也。○張子曰。龜弗能違。言受益之可必。信然不疑也。○郭氏雍曰。益之至。豈獨人事而已。雖元龜之靈弗能違。此所以元吉也。洪範曰。汝則從。龜從。筮從。卿士從。庶民從。是之謂大同。六五之元吉。猶洪範之大同也。

象曰。六五元吉。自上祐也。

上九。弗損益之。无咎。貞吉。利有攸往。得臣无家。

上九當損下益上之時。居卦之上。受益之極。而欲自損以益人也。然居上而益下。有所謂惠而不費者。不待損己。然後可以益人也。能如是則无咎。然亦必以正則吉。而利有所往。惠而不費。其惠廣矣。故又曰得臣无家。○程傳。得臣。謂得人心歸服。无家。謂无有遠近內外之限也。

象曰。弗損益之。大得志也。

程傳。居上不損下而反益之。是君子大得行其志也。君子之志。唯在益於人而已。

䷩ 震下 巽上

程傳。盛衰損益如循環。損極必益。理之自然。益所以繼損也。

益。利有攸往。利涉大川。

益。增益也。爲卦。損上卦初畫之陽。益下卦初畫之陰。自上卦而下於下卦之下。故爲益。卦之九五六二皆得中正。下震上巽。皆木之象。故其占利有所往。而利涉大川也。

象曰。益。損上益下。民說无疆。自上下下。其道大光。

以卦體釋卦名義。

利有攸往。中正有慶。利涉大川。木道乃行。

以卦體卦德釋卦名。

益動而巽。日進无疆。天施地生。其益无方。凡益之道。與時偕行。

動巽二卦之德。乾下施。坤上生。亦上文卦體之義。又以此極言贊益之大。○顧氏象德曰。既奮發又沉潛。學所以日新。故日進无疆。天下施地上行。化所以不已。故其益无方。此皆時之自然者。故曰凡益之道。與時偕行。

象曰。風雷益。君子以見善則遷。有過則改。

風雷之勢。交相助益。遷善改過。益之大者。而其相益。亦猶是也。○蔣氏悌生曰。風雷相益。迅速不遲。君子法之。見善則即遷。知過必速改。不可猶豫。

初九。利用爲大作。元吉。无咎。

初雖居下。然當益下之時。受上之益者也。不可徒然无所報效。故利用爲大作。必元吉。然後得无咎。○程傳。初九震動之主。剛陽之盛也。居益之時。其才足以益物。雖居至下。而上有六四之大臣應於己。四巽順之主。上能巽於君。下能順於賢才也。在下者不能有爲也。得在上者應從之。則宜以其道輔於上。作大益天下之事。利用爲大作也。○朱子語類。初九在

下。爲四所任而大作者。必盡善而後无咎。若所作不盡善。未免有咎也。

象曰。元吉无咎。下不厚事也。

下本不當任厚事。故不如是。不足以塞咎也。○朱子語類云。利用大作。象曰下不厚事也。自此推之。則凡居下者。不當厚事。如子之於父。臣之於君。僚屬之於官長。皆不可以踰分越職。縱可爲。亦須是盡善方能无過。所以有元吉无咎之戒也。

六二。或益之十朋之龜。弗克違。永貞吉。王用享于帝。吉。

六二當益下之時。虛中處下。故其象占與損六五同。然爻位皆陰。故以永貞爲戒。以其居下而受上之益。故又爲卜郊之

吉占。○郭氏雍曰。或益之。人益之也。十朋之龜弗克違。鬼神益之也。王用享於帝吉。天益之也。天且弗違。況於人與鬼神乎。

象曰。或益之。自外來也。

或者。衆无定主之辭。○孔氏穎達曰。自外來者。明益之者從外而來。不召而至也。

六三。益之用凶事。无咎。有孚中行。告公用圭。

六三陰柔。不中不正。不當得益者也。然當益下之時。居下之上。故有益之以凶事者。蓋警戒震動。乃所以益之也。占者如此。然後可以无咎。又戒以有孚中行。而告公用圭也。用圭。所以通信。○程傳。凡祭祀朝聘。用圭玉。所以通達誠信也。有誠孚而得中道。則能使上信之。是猶告公上用圭玉也。○朱子語類云。益之用凶事。猶書言用降我凶德。嘉績於朕邦。

象曰。益用凶事。固有之也。

益用凶事。欲其困心衡慮而固有之也。○龔氏煥曰。益之用凶事。雖曰災自外來。而已乃受益。乃其已分之所固有者。非自外來也。

六四。中行。告公從。利用爲依遷國。

三四皆不得中。故皆以中行爲戒。此言以益下爲心。而合於中行。則告公而見從矣。傳曰。周之東遷。晉鄭焉依。蓋古者遷

國以益下。必有所依。然後能立。此爻又爲遷國之吉占也。○程傳。上依剛中之君而致其益。下順剛陽之才以行其事。利用如是也。自古國邑。民不安其居則遷。遷國者。順下而動也。○吳氏曰愼曰。四正主於益下者。然非君位。不敢自專。必告於公也。中行則見從矣。

象曰。告公從。以益志也。

龔氏煥曰。六四之告公。以益民爲志。故得見從也。

九五。有孚惠心。勿問元吉。有孚惠我德。

上有信以惠於下。則下亦有信以惠於上矣。不問而元吉可知。

彖曰，有孚惠心，勿問之矣。惠我德，大得志也。

程傳，人君有至誠惠益天下之心，其元吉不假言也，故云勿問之矣。天下至誠懷吾德以爲惠，是其道大行，人君之志得矣。

上九，莫益之，或擊之，立心勿恒，凶。

以陽居益之極，求益不已，故莫益而或擊之。立心勿恒，戒之也。○程傳，九以剛而求益之極，衆人所共惡，故无益之者，而或攻擊之矣。立心勿恒，凶，聖人戒人存心不可專利，云勿恒如是，凶之道也，所當速改也。

彖曰，莫益之，偏辭也。或擊之，自外來也。

莫益之者，猶從其求益之偏辭而言也。若究而言之，則又有擊之者矣。

䷪ 乾下兌上

程傳，益之極，必决而後止，理无常益，益而不已，已乃决也，夬所以次益也。

夬，揚於王庭，孚號有厲，告自邑，不利卽戎，利有攸往。夬古壞切音嘷號音豪

夬，決也，陽決陰也，三月之卦也。以五陽去一陰，决之而已。然其决之也，必正名其罪，而盡誠以呼號其衆，相與合力。然亦尙有危厲，不可安肆。又當先治其私，而不可專尙威武，則利有所往也。皆戒之之辭。○游氏酢曰，揚於王庭，誦言於上也。孚號，誕告於下也。告自邑，自近而及遠也。○胡氏炳文曰，夬利往，往而爲乾也。蓋陰之勢雖微，蔓或可滋，窮或爲敵，君子固无時不戒懼，尤不可於小人道衰之時忘戒懼也。

彖曰，夬，決也，剛決柔也。健而說，決而和。說音悅

揚於王庭，柔乘五剛也。孚號有厲，其危乃光也。告自邑，不利卽戎，所尙乃窮也。利有攸往，剛長乃終也。

釋卦名義而贊其德。

此釋卦辭。柔乘五剛，以卦體言，謂以一小人加於衆君子之上，是其罪也。剛長乃終，謂一變則爲純乾。○張子曰，不可以必勝而忽慢，故能矜愼則愈光也。除惡務本，故利有所進，而後爲德乃終。

象曰，澤上於天，夬，君子以施祿及下，居德則忌。

澤上於天，潰决之勢也。施祿及下，潰决之意也。居德則忌，未詳。○程傳，澤，水之聚也，而上於天至高之處，故爲夬象。君子觀澤决於上，而注溉於下之象，則以施祿及下，謂施其祿澤以及於下也。○蒙齋李氏曰，澤上於天，乃[illegible]興而施潤澤萬物之象。君子法之，所以施祿及下。居德者，謂以德自居，猶言其有善也。忌，如道家所忌之忌。功被天下，而守之以讓，其是道歟。

初九壯於前趾往不勝爲咎。

前，猶進也。當決之時，居下任壯，不勝宜矣，故其象占如此。

象曰不勝而往，咎也。

程傳人之行，必度其事可爲然後決之，則无過矣。理不能勝而且往，其咎可知。

九二惕號莫夜有戎勿恤。 莫音暮

九二當決之時，剛而居柔，又得中道，故能憂惕號呼，以自戒備，而莫夜有戎亦可无患也。○程傳內懷兢惕而外嚴誠號，雖莫夜有兵戎，亦可勿恤矣。

象曰有戎勿恤，得中道也。

張子曰，能得中道，故剛而不暴。

九三壯於頄有凶君子夬夬獨行遇雨若濡有慍无咎。 頄音求

頄，顴也。九三當決之時，以剛而過乎中，是欲決小人，而剛壯見於面目也。如是則有凶道矣。然在衆陽之中，獨與上六爲應，若能果決其決，不係私愛，則雖合於上六，如獨行遇雨，至於若濡，而爲君子所[illegible]夬去小人，而无所咎也。溫嶠之於王敦，其[illegible]此。○朱子語類云，君子之去小人，不必悻悻然見於面目，至於遇雨而爲所濡濕，雖爲衆陽所慍，然志在決陰，故得无咎也。蓋九三雖與上六爲應，而以剛居剛，有能夬之象，故壯於頄則有凶，而和柔以去之，乃无咎。

象曰君子夬夬，終无咎也。

程傳牽梏於私好，由无決也。君子義之與比，決於當決，故終不至於有咎也。

九四臀无膚其行次且牽羊悔亡聞言不信。 且七余反

以陽居陰，不中不正，居則不安，行則不進，若不與衆陽競進，而安處其後，則可以亡其悔，然當決之時，志在上進，必不能也。占者聞言而信，則轉凶而吉矣。牽羊者當其前則不進，縱之使前而隨其後，則可以行矣。○方氏應祥曰，牽羊之說，本義謂讓羊使前而隨其後，則羊乃衆君子之象，若就兌羊之象言之，則羊還是九四，羊性善觸，不至羸角不止，聖人教以

自牽其羊，抑其狠性，則可以亡悔矣，是亦壯頄有凶之意。

象曰其行次且，位不當也。聞言不信，聰不明也。

程傳剛然後能明，處柔則遷，失其正性，豈復有明也。

九五莧陸夬夬中行无咎。

莧陸，今馬齒莧，感陰氣之多者。九五當決之時，爲決之主，而切近上六之陰，如莧陸然，若決而決之，而又不爲過暴，合於中行，則无咎矣。戒占者當如是也。○朱子語類云，莧陸是兩物，莧者馬齒莧，陸者章陸，一名商陸。○項氏安世曰，夬夬者，重夬也。當夬者上六也，三應之，五比之，嫌其不能夬也，三謂之遇雨，五謂之莧陸，皆與陰俱行者也。比於陰而能自決以

保其中。故可免咎。

象曰。中行无咎。中未光也。

程傳。備矣。傳曰。卦辭言夬夬。則於中行爲无咎矣。象復盡其義云。中未光也。夫人心正意誠。乃能極中正之道。而充實光輝。五心有所比。以義之不可而决之。雖行於外。不失中正之義。可以无咎。然於中道未得爲光大也。蓋人心一有所欲。則離道矣。夫子於此。示人之意深矣。○張子曰。陽近於陰。不能无累。故必正其行。然後免咎。

上六。无號。終有凶。

陰柔小人。居窮極之時。黨類已盡。无所號呼。終必有凶也。占

者有君子之德。則其敵當之。不然反是。○蘇氏軾曰。无號者不警也。陽不警。則有以乘之矣。○蔣氏悌生曰。五陽上進。一陰尚存。爲君子計。苟或默然養禍。則其終必致凶。

象曰。无號之凶。終不可長也。

☰☴ 巽下乾上

程傳。物之決判則有遇合。本合則何遇。姤所以次夬也。

姤。女壯。勿用取女。取讀作娶

姤。遇也。决盡則爲純乾。四月之卦。至姤然後一陰可見。而爲五月之卦。以其本非所望。而卒然值之。如不期而遇者。故爲遇。遇已非正。又一陰而遇五陽。則女德不貞。而壯之甚也。取以自配。必害乎陽。故其象占如此。○程傳。取女者。欲其柔和順從。以成家道。姤乃方進之陰。漸壯而敵陽者。是以不可。取也。女漸壯則失男女之正。家道敗矣。姤雖一陰甚微。然有漸壯之道。所以戒也。○邵子曰。夫易根于乾坤而生于姤復。蓋剛交柔而爲復。柔交剛而爲姤。自兹无窮矣。

象曰。姤。遇也。柔遇剛也。

釋卦名。○邵子曰。姤與夬正反。夬始遏壯。姤始遇陽。故稱姤焉。觀其姤。天地之心。亦可見矣。聖人之德化。罔有不昌。故象言施命誥四方。履霜之愼。其在此乎。

勿用取女。不可與長也。

釋卦辭。○程傳。凡女子小人夷狄。勢苟漸盛。何可與久也。故戒勿用取如是之女。

天地相遇。品物咸章也。

以卦體言。

剛遇中正。天下大行也。

指九五。○程傳。以卦才言也。五與二。皆以陽剛居中與正。以中正相遇。君得剛中之臣。臣遇中正之君。其道可以大行於天下矣。

姤之時義大矣哉。

幾微之際。聖人所謹。○程傳。天地不相遇。則萬物不生。君臣

不相遇則政治不興聖賢不相遇則道德不亨事物不相遇則功用不成姤之時與義皆甚大也○朱子語類云上面說天地相遇至天下大行也而不好之漸已生於微矣故當謹於此○吳氏曰愼曰姤爲陰遇陽之卦陰陽有當遇者如天地相遇及君臣夫婦之類是不能相无者有遇而當制者如勿用取女及小人妄念之類是不容並立者時義大矣哉程傳重遇字專以遇之善者言之朱子本義重制字專以遇之不善者言竊意此語總承上文兩端而言可也

象曰天下有風姤后以施命誥四方

程傳風行天下天之下者萬物也風之行无不經觸乃遇之

象○龔氏煥曰施誥自上而下天下有風之象也

初六繫於金柅貞吉有攸往見凶羸豕孚蹢躅 柅女履切尼之上聲

柅所以止車以金爲之其剛可知一陰始生靜正則吉往進則凶故以二義戒小人使不害於君子則有吉而无凶然其勢不可止也故以羸豕蹢躅曉君子使深爲之備云○程傳豕陰躁之物故以爲況羸弱之豕雖未能强猛然其中心在乎蹢躅蹢躅跳躑也陰微而在下可謂羸矣然其中心常在乎消陽也君子小人異道小人雖微弱之時未嘗无害君子之心防於微則无能爲矣

象曰繫於金柅柔道牽也

牽進也以其進故止之○趙氏汝楳曰姤之初言繫言牽惡陰之長而止之也

九二包有魚无咎不利賓

魚陰物二與初遇爲包有魚之象然制之在己故猶可以无咎若不制而使遇於衆則其爲害廣矣故其象占如此○陸氏希聲曰不正之陰與剛中之二相比能包而有之使其邪不及於外○何氏楷曰古之小人所以亂天下者往往君子激之也二曰包有魚則不視小人爲異類而直以兼容之量包之既不遽之使近亦不激之使无所容其何咎焉

象曰包有魚義不及賓也

吳氏曰愼曰既包有魚則當盡其防制之責以義言之不可使遇于賓也若不制而使遇于賓則失其義矣

九三臀无膚其行次且厲无咎

九三過剛不中下不遇於初上无應於上居則不安行則不進故其象占如此然既无所遇則无陰邪之傷故雖危厲而无大咎也

象曰其行次且行未牽也

郭氏雍曰无膚次且之厲蓋未嘗牽勉而妄行焉是以至此

九四包无魚起凶

初六正應已遇於二而不及於己故其象占如此○程傳四

與初爲正應當相遇者也而初已遇於二矣失其所遇猶包之无魚亡其所有也四當姤遇之時居上位而失其下下之離由己之失德也四之失者不中正也以不中正而失其民所以凶也。

象曰。无魚之凶。遠民也。遠上聲

民之去己。猶己遠之。

九五。以杞包瓜。含章。有隕自天。

瓜陰物之在下者甘美而善潰杞高大堅實之木也五以陽剛中正主卦於上而下防始生必潰之陰其象如此然陰陽迭勝時運之常若能含晦章美靜以制之則可以回造化矣。

有隕自天本无而倏有之象也。

象曰。九五含章。中正也。有隕自天。志不舍命也。舍音捨

蘇氏軾曰陰長而消陽天之命也有以勝之人之志也君子不以命廢志故九五之志堅則必有自天而隕者言人之至者天不能違也。

上九。姤其角。吝。无咎。

角剛乎上者也上九以剛居上而无位不得其遇故其象占與九三類。○徐氏幾曰上九處姤之窮與初无遇雖吝然亦无咎陰不必遇也。

象曰。姤其角。上窮吝也。

䷬ 坤下兌上

萃。亨。王假有廟。利見大人。亨。利貞。用大牲吉。利有攸往。假與格同

程傳物相會遇則成羣萃所以次姤也。

萃聚也坤順兌說九五剛中而二應之又爲澤上於地萬物萃聚之象故爲萃亨字衍文王假有廟言王者可以至於宗廟之中王者卜祭之吉占也祭義曰公假於太廟是也廟所以聚祖考之精神又人必能聚己之精神則可以至於廟而承祖考也物既聚則必見大人而後可以得亨然又必利於正所聚不正則亦不能亨也大牲必聚而後有聚則可以有所往皆占吉而有戒之辭○程傳天下之聚必得大人以治

之人聚則亂物聚則爭事聚則紊非大人治之則萃乃所以致爭亂也萃以不正則人聚爲苟合財聚爲悖入安得亨乎故利貞。

象曰。萃。聚也。順以說。剛中而應。故聚也。說音悅

以卦德卦體釋卦名義○程傳順以說以卦才言也上說而下順爲上以說道使民而順於人心下說上之政令而順從於上既上下順說又陽剛處中正之位而下有應助如此故能聚也欲天下之萃才非如是不能也。

王假有廟。致孝享也。利見大人亨。聚以正也。用大牲吉。利有攸往。順天命也。

釋卦辭。○程傳。用大牲。承上有廟之文。以亨祀而言。凡事莫不如是。豐聚之時。交於物者。當厚稱其宜也。物聚而力贍。乃可以有爲。故利有攸往。○大凡興功立事。貴得可爲之時。萃而後用。是以動而有裕。天理然也。

觀其所聚而天地萬物之情可見矣。

極言其理而贊之。○程傳。天地之化育。萬物之生成。凡有者皆聚也。有无動靜終始之理。聚散而已。故觀其所以聚。則天地萬物之情可見矣。

象曰。澤上於地。萃。君子以除戎器。戒不虞。

除者。修而聚之之謂。○程傳。不言澤在地上。而云澤上於地。

則爲方聚之義也。○凡物之萃。則有不虞度之事。故衆聚則有爭。物聚則有奪。大率既聚則多故矣。故觀萃象而戒也。

初六。有孚不終。乃亂乃萃。若號。一握爲笑。勿恤。往无咎。

初六上應九四。而隔於二陰。當萃之時。不能自守。是有孚而不終。志亂而妄聚也。若呼號正應。則衆以爲笑。但勿恤而往從正應。則无咎矣。戒占者當如是也。○王氏宗傳曰。初之於四。相信之志。疑亂而不一也。然居萃之時。上下相求。若號焉四必說而應之。則一握之頃。變號咷而爲笑樂矣。謂得其所萃也。故戒之曰勿恤。又勉之曰往无咎。

象曰。乃亂乃萃。其志亂也。

程傳。其心志爲同類所惑亂。故乃萃於羣陰也。不能固其守。則爲小人所惑亂而失其正矣。

六二。引吉。无咎。孚乃利用禴。

二應五而雜於二陰之間。必牽引以萃。乃吉而无咎。又二中正柔順。處中以上應。九五剛健中正。誠實而下交。故卜祭者有其孚誠。則雖薄物亦可以祭矣。○胡氏瑗曰。君子之進。不可自媒。以苟媚其君。而幸其時之寵榮也。是故君子進用必須有道。六二以陰居陰。履得其中。又上應九五中正之君。必待其君援引於己。然後往之。此所以得吉而无咎也。孚信也。禴薄祭也。君子之進。必在乎誠信相交。心志相接。當萃聚之

時。誠信既著。心志既通。則可以不煩外飾。其道得行矣。孚信中立。則雖禴之薄祭。亦可通於神明矣。

象曰。引吉无咎。中未變也。

楊氏萬里曰。中未變者。蓋六二所守之中道。不以爲上所引而有所變也。

六三。萃如嗟如。无攸利。往无咎。小吝。

六三陰柔不中不正。上无應與。欲求萃於近而不得。故嗟如而无所利。唯往從於上。可以无咎。然不得其萃。困然後往。復得陰極无位之爻。亦可小羞矣。戒占者當近捨不正之强援而遠結正應之窮交。則无咎也。○俞氏炎曰。萃之時利見大

入。三與五非應非比。而不得其萃。未免有嗟嘆之聲。則无攸利矣。既曰无攸利。又曰往无咎。三與四比。則其往也。捨四可乎。三之從四。四亦巽而受之。故无咎。第无正應而近比於四。所聚非正。有此小疵耳。

象曰。往无咎。上巽也。

虞氏翻曰。動之四。故上巽。○鄭氏汝諧曰。上非上六。謂在上之陽也。

九四。大吉无咎。

上比九五。下比衆陰。得其萃矣。然以陽居陰不正。故戒占者必大吉然後得无咎也。○項氏安世曰。无尊位而得衆心。故

必大吉而後可以无咎。

象曰。大吉无咎。位不當也。

郭氏雍曰。四得上下之聚而非君位。故言不當也。

九五。萃有位。无咎。匪孚。元永貞。悔亡。

九五剛陽中正。當萃之時而居尊。固无咎矣。若有未信。則亦修其元永貞之德而悔亡矣。戒占者當如是也。○朱子語類。此言有位而无德。則雖萃而不能使人信。故人有不信。當修其元永貞之德。而成悔亡也。

象曰。萃有位。志未光也。

未光。謂匪孚。○龔氏煥曰。五有其位者也。徒有其位。故人或匪孚。此志之所以未光也。

上六。齎咨涕洟。无咎。齎王肅云將啼反

處萃之終。陰柔无位。求萃不得。故戒占者必如是而後可以无咎也。○黃氏淳耀曰。上乃孤孽之臣子也。萃極將散。而不得所萃。乃不得於君親者。齎咨涕洟四字。乃極言怨艾求萃之情。故終得萃而无咎。

象曰。齎咨涕洟。未安上也。

趙氏光大曰。言危懼而不敢自安於上。操心危。慮患深。安得晏然而已乎。

䷭ 巽下坤上

程傳。物之積聚而益高大。聚而上也。故爲升。所以次於萃也。

升。元亨。用見大人。勿恤。南征吉。

升。進而上也。卦自解來。柔上居四。內巽外順。九二剛中。而五應之。是以其占如此。南征。前進也。○程傳。升進則有亨義。而以卦才之善。故元亨也。用此道以見大人。不假憂恤。前進則吉也。

象曰。柔以時升。

以卦變釋卦名。○龔氏煥曰。柔以時升。似指九五而言。非謂卦變。故下文言剛中而應。亦謂二應五也。

巽而順。剛中而應。是以大亨。

以卦德卦體釋卦辭。○程傳。二以剛中之道應於五。五以中
順之德應於二。能巽而順。其升以時。是以元亨也。

用見大人勿恤。有慶也。南征吉。志行也。

程傳。凡升之道必由大人。升於位則由王公。升於道則由聖
賢。用巽順剛中之道以見大人。必遂其升。則巳之福慶。而福
慶及物也。南征而進。則遂其升而得行其志。是以吉也。

象曰。地中生木。升。君子以順德。積小以高大。

王肅本。順作愼。今按他書引此亦多作愼。蓋尤明白。蓋古字
通用也。說見上篇蒙卦。○程傳。木生地中。長而益高。爲升之
象。○胡氏炳文曰。木之生也。一日不長則枯。德之進也。一息

不愼則退。必念念謹審。事事謹審。其德積小高大。當如木之
升矣。

初六。允升大吉。

初以柔順居下。巽之主也。當升之時。巽於二陽。占者如之。則
信能升而大吉矣。○何氏楷曰。初六巽主居下。猶木之根也。
而得地氣以滋之。其升也允矣。所以爲升者巽也。所以爲巽
者初也。大吉孰如之。

象曰。允升大吉。上合志也。

呂氏大臨曰。初六以柔居下。當升之時。柔進而上。雖處至下。
志與三陰同升。衆之所允。无所不利。故曰允升大吉。

九二。孚乃利用禴。无咎。

義見萃卦。○程傳。五雖陰柔。然居尊位。二雖剛陽。事上者也。
以剛强之臣。而事柔弱之君。又當升之時。非誠意交孚。其能
免於咎乎。

象曰。九二之孚。有喜也。

程傳。二能以孚誠事上。則不唯爲臣之道无咎而已。可以行
剛中之道。澤及天下。是有喜也。

九三。升虛邑。

陽實陰虛。而坤有國邑之象。九三以陽剛當升時。而進臨於
坤。故其象占如此。

象曰。升虛邑。无所疑也。

程傳。入无人之邑。其進无疑阻也。

六四。王用亨於岐山。吉。无咎。亨讀作享

義見隨卦。○程傳。四柔順之才。上順君之升。下順下之進。已
則止其所焉。以陰居柔。陰而在下。止其所也。昔者文王之居
岐山之下。上順天子。而欲致之有道。下順天下之賢。而使之
升進。已則柔順謙恭。不出其位。至德如此。周之王德。用是而
亨也。四能如是。則亨而吉。且无咎矣

象曰。王用亨於岐山。順事也。

以順而升。登祭於山之象。

一

六五，貞吉，升階。
以陰居陽，當升而居尊位，必能正固，則可以得吉而升階矣。階升之易者。○熊氏良輔曰，以順而升，如歷階然。

象曰，貞吉升階，大得志也。
何氏楷曰，即象所謂有慶志行也。

上六，冥升，利於不息之貞。
以陰居升極，昏冥不已者也。占者遇此，无適而利，但可反其不已於外之心，施之於不息之正而已。○程傳，君子於貞正之德，終日乾乾，自强不息，如上六不已之心，用之於此則利也。以小人貪求无已之心，移於進德，則何善如之。

象曰，冥升在上，消不富也。
胡氏瑗曰，上六既不達存亡之幾，以至於上位，固當消虛，自損不爲尊大，以自至於富盛也。

☱☵ 坎下兌上
程傳，自下升上，以力進也。不已必困矣，故升之後，受之以困也。

困，亨，貞，大人吉，无咎，有言不信。
困者，窮而不能自振之義。坎剛爲兌柔所揜，九二爲二陰所揜，四五爲上六爲揜，所以爲困。坎險兌說，處險而說，是身雖困而道則亨也。二五剛中，又有大人之象，占者處困能亨，則得其正矣，非大人其孰能之，故曰貞，又曰大人者，明不正之小人不能當也。有言不信，又戒以當務晦默，不可尙口，益取困窮。

彖曰，困，剛揜也。
以卦體釋卦名。○程傳，兌以陰在上，坎以陽居下，與上六在二陽之上，而九二陷於二陰之中，皆陰柔陷於陽剛，所以爲困也。

險以說，困而不失其所亨，其唯君子乎。貞大人吉，以剛中也。有言不信，尙口乃窮也。說音悅
以卦德卦體釋卦辭。○程傳，以卦才言處困之道也。下險而上說，爲處險而能說，雖在困窮艱險之中，樂天安義，自得其說樂也。時雖困也，處不失義，則其道自亨，困而不失其所亨也。能如是者，其唯君子乎。君子，大人之稱。困而能貞，大人所以吉也，蓋其以剛中之道也。五與二是也。非剛中則遇困而失其正矣。當困而言，人所不信，欲以口免，乃所以致窮也。以說處困，故有尙口之戒。

象曰，澤无水，困，君子以致命遂志。
水下漏則澤上枯，故曰澤无水。致命，猶言授命，言持以與人而不之有也。能如是則雖困而亨矣。○程傳，水居澤上，則澤中有水，乃在澤下，枯涸无水之象，爲困乏之義。

初六臀困於株木入於幽谷三歲不覿

臀物之底也困於株木傷而不能安也初六以陰柔處困之底居暗之甚故其象占如此○程傳株木无枝葉之木也幽谷深暗之所也不覿不遇其所亨也○張氏清子曰人之體行則趾爲下坐則臀爲下初六困而不行此坐困之象也

象曰入於幽谷幽不明也

程傳幽不明也謂益入昏暗自陷於深困也明則不至於陷矣

九二困於酒食朱紱方來利用亨祀征凶无咎

困於酒食厭飫苦惱之意酒食人之所欲然醉飽過宜則是

反爲所困矣朱紱方來上應之也九二有剛中之德以處困時雖无凶害而反困於得其所欲之多故其象如此而其占利以亨祀若征行則非其時故凶而於義爲无咎也○程傳二以剛中之德困於下上有九五剛中之君道同德合必來相求故云朱紱方來亨祀以至誠通神明也在困之時利用至誠如亨祀然○石氏介曰征凶既在險中何可以行无咎以其居陽明之德可以无咎

象曰困於酒食中有慶也

程傳雖困於所欲未能施惠於人然守其剛中之德必能致亨而有福慶也

六三困於石據於蒺蔾入於其宮不見其妻凶

陰柔而不中正故有此象而其占則凶石指四蒺蔾指二宮謂三而妻則六也其義則繫辭備矣○程傳三以剛險而上進則二陽在上力不能勝堅不可犯益自困耳困於石也以不善之德居九二剛中之上其不安猶藉刺然據蒺蔾也

象曰據於蒺蔾乘剛也入於其宮不見其妻不祥也

九四來徐徐困於金車吝有終

初六九四之正應九四處位不當不能濟物而初六方困於下又爲九二所隔故其象如此然邪不勝正故其占雖爲可吝而必有終也金車爲九二象未詳疑坎有輪象也

象曰來徐徐志在下也雖不當位有與也

蕭氏漢中曰四與五同爲上六所揜進而見揜豈君子亶遂之時耶惟沉潛以養其晦從容以俟其幾故五曰乃徐四曰徐徐志在下者四雖上而心則下也然四五合德天下之事終以舒徐濟之故曰有與又曰有終○何氏楷曰五爲近比則四之所與者

九五劓刖困於赤紱乃徐有說利用祭祀說音悅

劓刖者傷於上下上下旣傷則赤紱无所用而反爲困矣九五當困之時上爲陰揜下則乘剛故有此象然剛中而說體故能遲久而有說也占具象中又利用祭祀久當獲福○程

傳。蔽身曰剝。傷於上也。去足曰刖。傷於下也。上下皆揜於陰。
爲其傷害。劓刖之象也。
象曰。劓刖。志未得也。乃徐有說。以中直也。利用祭祀。受福也。
陸氏希聲曰。困竟而通。德辨而明。中正道行。志則大遂。故乃
徐有說也。
上六。困于葛藟。于臲卼。曰動悔。有悔。征吉。臲音孽 卼音兀
以陰柔處困極。故有困於葛藟於臲卼曰動悔之象。然物窮
則變。故其占曰。若能有悔。則可以征而吉矣。○程傳。葛藟纏
束之物。臲卼。危動之狀。○吳氏曰慎曰。困非自己致。而時勢
適逢者。則當守其剛中之德。是謂困而不失其所亨也。其道

主於貞。若困由己之柔暗而致者。則當變其所爲以免於困
也。其道主於悔。學者深察乎此。則處困之道。異宜而各得矣。
象曰。困于葛藟。未當也。動悔有悔。吉行也。
程傳。爲困所纏而不能變。未得其道也。是處之未當也。知動
則得悔。遂有悔而去之。可出於困。是其行而吉也。○田氏疇
曰。諸家皆以吉行也三字爲一句。非也。蓋動悔有悔吉是句。
行也是句。動悔有悔之所以吉者。以能行而得之也。行也二
字。乃是解征吉之義。
䷯ 巽下坎上
程傳。上升不已而困。則必反於下也。物之在下者莫如井。井
所以次困也
井。改邑不改井。无喪无得。往來井井。汔至。亦未繘井。羸其瓶。凶。喪息浪反 繘音橘
井者。穴地出水之處。以巽木入乎坎水之下。而上出其水。故
爲井。改邑不改井。故无喪无得。而往者來者皆井其井也。汔。
幾也。繘。綆也。羸。敗也。汲井幾至。未盡綆而敗其瓶。則凶也。其
占爲事仍舊无得喪。而又當敬勉。不可幾成而敗也。○程傳。
邑可改而之他。井不可遷也。故曰改邑不改井。汲之而不竭。
存之而不盈。无喪无得也。至者皆得其用。往來井井也。○鄭
氏康成曰。井以汲人。水无空竭。猶人君以政教養天下。惠澤

无窮也。
象曰。巽乎水而上水。井。井養而不窮也。
以卦象釋卦名義。
改邑不改井。乃以剛中也。汔至亦未繘井。未有功也。羸其瓶。是以凶也。
以卦體釋卦辭。无喪无得。往來井井兩句。意與不改井同。故
不復出。剛中以二五而言。未有功而敗其瓶。所以凶也。○程
傳。井以濟用爲功。水出乃爲用。未出則何功也。瓶所以上水
而致用也。羸敗其瓶。則不爲用矣。是以凶也。
象曰。木上有水。井。君子以勞民勸相。勞郎到切 相息亮切

木上有水。津潤上行。井之象也。勞民者以君養民。勸相者使民相養。皆取井養之義。○程傳。木承水而上之。乃器汲井水而出井之象。○勞徠其民。法井之用也。勸民使相助。法井之施也。

初六。井泥不食。舊井无禽。

井以陽剛爲泉。上出爲功。初六以陰居下。故爲此象。蓋井不泉而泥。則人所不食。而禽鳥亦莫之顧也。○程傳。井之不食。以泥也。猶人當濟物之時。而才弱无援。不能及物。爲時所舍也。

象曰。井泥不食。下也。舊井无禽。時舍也。舍音捨

言爲時所棄。

九二。井谷射鮒。甕敝漏。

九二剛中。有泉之象。然上无正應。下比初六。功不上行。故其象如此。○程傳。鮒或以爲蝦。或以爲蟇。井泥中微物耳。射。注也。○張氏振淵曰。以井言。則爲井谷之泉。僅下注於鮒。以汲井言。則爲敝壞之甕。水反漏於下也。

象曰。井谷射鮒。无與也。

程傳。井以上出爲功。二陽剛之才。本可濟用。以在下而上无應援。是以下比而射鮒。若上有與之者。則當汲引而上。成井之功也。

九三。井渫不食。爲我心惻。可用汲。王明。竝受其福。

渫。不停汚也。井渫不食。而使人心惻。可用汲矣。王明則汲井以及物。而施者受者竝受其福也。九三以陽居陽。在下之上。而未爲時用。故其象占如此。○程傳。三之才足以濟用。如井之清潔。可用汲而食也。若上有明王。則當用之而得其效。賢才見用。則已得行其道。君得享其功。下得被其澤。上下竝受其福也。

象曰。井渫不食。行惻也。求王明。受福也。

行惻者。行道之人皆以爲惻。○王氏申子曰。井渫而不爲人所食。縱不自惻。行道之人亦爲之惻然矣。縱不求人之我用。

人亦爲之求之。以並受其福矣。

六四。井甃。无咎。

以六居四。雖得其正。然陰柔不泉。則但能修治而无及物之功。故其象爲井甃。而占則无咎。占者能自修治。則雖无及物之功。而亦可以无咎矣。○程傳。甃。砌累也。謂修治也。四雖才弱。不能廣濟物之功。修治其事。不至於廢可也。

象曰。井甃无咎。修井也。

九五。井洌寒泉食。

洌。潔也。陽剛中正。功及於物。故爲此象。占者有其德。則契其象也。○程傳。井泉以寒爲美。甘潔之寒泉。可爲人食也。於井

道爲至善也然而不言吉者井以上出爲成功未至於上未
及用也故至上而後言元吉
象曰寒泉之食中正也
上六井收勿幕有孚元吉
收汲取也晁氏云收鹿盧收繘者也亦通幕蔽覆也有孚謂
其出有源而不窮也井以上出爲功而坎口不揜故上六雖
非陽剛而其象如此然占者應之必有孚乃元吉也○程傳
取而不蔽其利无窮井之施廣矣大矣有孚有常而不變也
博施而有常大善之吉也
象曰元吉在上大成也

程傳以大善之吉在卦之上井道之大成也井以上爲成功
䷰ 離下兌上
程傳井之爲物存之則穢敗易之則清潔不可不革者也故
井之後受之以革也
革已日乃孚元亨利貞悔亡
革變革也兌澤在上離火在下火然則水乾水決則火滅中
少二女合爲一卦而少上中下志不相得故其卦爲革也變
革之初人未之信故必已日而後信又以其內有文明之德
而外有和說之氣故其占爲有所更革皆大亨而得其正所
革皆當而所革之悔亡也一有不正則所革不信不通而反

有悔矣○何氏楷曰所以已日者變革天下之事不當輕遽
乃能孚信於人乃難辭也下三爻方欲革故而爲新故有謹
重不輕革之意上三爻則故者已革而爲新矣九四當上下
卦之交正改命之時故悔亡獨於九四見之即彖傳所云革
而當其悔乃亡也
彖曰革水火相息二女同居其志不相得曰革
以卦象釋卦名義大略與睽相似然以相違而爲睽相息而
爲革也息滅息也又爲生息之義滅息而後生息也○朱子
語類云革之象不曰澤在火上而曰澤中有火蓋水在火上
則水滅了火不見得火炎則水涸之義澤中有火則二物並

在有相息之象○胡氏炳文曰既濟水在火上不曰相息者
何也坎之水動水也火不能息之澤之水止水也止水在上
而火炎上故息
已日乃孚革而信之文明以說大亨以正革而當其悔乃亡
以卦德釋卦辭○程傳離爲文明兌爲說文明則理无不盡
事无不察說則人心和順革而能照察事理和順人心可致
大亨而得貞正如是變革得其至當故悔亡也
天地革而四時成湯武革命順乎天而應乎人革之時大矣哉
極言而贊其大也
象曰澤中有火革君子以治曆明時

四時之變革之大者。○程傳、水火相息爲革、君子觀變革之象、推日月星辰之遷易、以治曆數明四時之序也。夫變易之道、事之至大、理之至明、跡之至著、莫如四時、觀四時而順變革、則與天地合其序矣。

初九、鞏用黃牛之革。

雖當革時、居初无應、未可有爲、故爲此象。鞏、固也。黃、中色。牛、順物。革所以固物、亦取卦名而義不同也。其占爲當堅確固守而不可以有爲。聖人之於變革、其謹如此。○程傳、變革事之大也、必有其時、有其位、有其才、審慮而愼動、而後可以无悔。九以時則初也、動於事初則无審愼之意而有躁動之象、

以位則下也、无時无援而動於下、則有僭妄之咎而无體勢之重、以才則離體而陽也、離性上而剛體健、皆速於動也、其才如此、有爲則凶咎至矣。蓋剛不中而體躁、所不足者、中與順也。當以中順自固而无妄動則可也。

六二、巳日乃革之、征吉、无咎。

六二柔順中正、而爲文明之主、有應於上、於是可以革矣。然必巳日然後革之、則征吉而无咎。戒占者猶未可遽變也。○熊氏良輔曰、卦曰巳日乃孚。爻曰巳日乃革者、孚而後革也

象曰、巳日革之、行有嘉也。

俞氏琰曰、未當革而遽往。適以滋弊耳。何嘉之有。必往於巳日當革之時、則其行有嘉美之功、行釋征、孚嘉釋吉无咎。

九三、征凶、貞厲、革言三就、有孚。

過剛不中、居離之極、躁動於革者也、故其占有征凶貞厲之戒。然其時則當革。故至於革言三就、則亦有孚而可革也。○龔氏煥曰、九三以過剛之才、躁動以往則凶、處當革之時、貞固自守則厲、惟於改革之言、詳審三就、則既无躁動之凶、又无固守之厲、得其時宜、所以可革也。

象曰、革言三就、又何之矣。

言已審。○程傳、就、成也。合也。審察當革之言、至於三就、事至當也。又何之矣、乃俗語更何往也。

九四、悔亡、有孚、改命吉。

以陽居陰、故有悔、然卦已過中、水火之際、乃革之時、而剛柔不偏、又革之用也、是以悔亡。然又必有孚然後革、乃可獲吉、明占者有其德而當其時、又必有信。乃悔亡而得吉也。○虞氏翻曰、將改而謀、謂之言。革而行之、謂之命。

象曰、改命之吉、信志也。

程傳、改命而吉、以上下信其志也。誠既至、則上下信矣、革之道、以上下之信爲本、不當不孚則不信、當而不信、猶不可行也。況不當乎。

九五、大人虎變、未占有孚。

虎犬人之象變謂希革而毛毨也。在大人則自新新民之極。順天應人之時也。九五以陽剛中正。爲革之主。故有此象。占而得此。則有此應。然亦必自其未占之時。人已信其如此。乃足以當之耳。

象曰。大人虎變。其文炳也。

程傳。事理明著。若虎文之炳煥明盛也。天下有不孚乎。

上六。君子豹變。小人革面。征凶。居貞吉。

革道已成。君子如豹之變。小人亦革面以聽從矣。不可以往而居正則吉。變革之事。非得已者。不可以過。而上六之才。亦不可以有行也。故占者如之。○程傳。龍虎。大人之象。故大人

云虎。君子云豹也。人性本善。皆可以變化。然有下愚。雖聖人不能移者。以堯舜爲君。以聖繼聖。百有餘年。天下被化。可謂深且久矣。而有苗有象。其來格烝乂。蓋亦革面而已。小人既革其外。革道可以爲成也。苟更從而深治之。則爲已甚。已甚非道也。故至革之終而又征則凶也。當貞固以自守。革至於極而不守以貞。則所革隨復變矣。天下之事。始則患乎難革。已革則患乎不能守也。故革之終。戒以居貞則吉也。

象曰。君子豹變。其文蔚也。小人革面。順以從君也。

張子曰。以柔爲德。不及九五剛中炳明。故但文章蔚縟。能使小人改觀而從也。

☲☴ 巽下離上

程傳。鼎之爲用。所以革物也。變腥而爲熟。易堅而爲柔。水火不可同處也。能使相合而不相害。是能革物也。鼎所以次革也。

鼎。元吉亨。

鼎。烹飪之器。爲卦下陰爲足。二三四陽爲腹。五陰爲耳。上陽爲鉉。有鼎之象。又以巽木入離火而致烹飪。鼎之用也。故其卦爲鼎。下巽。巽也。上離爲目。而五爲耳。有內巽順而外聰明之象。卦自巽來。陰進居五。而下應九五之陽。故其占曰元亨。吉。衍文也。

彖曰。鼎。象也。以木巽火。亨飪也。聖人亨以享上帝。而大亨以養聖賢。

以卦體二象釋卦名義。因極其大而言之。享帝貴誠。用犢而已。養賢則饔飧牢禮。當極其盛。故曰大亨。

巽而耳目聰明。柔進而上行。得中而應乎剛。是以元亨。

以卦象卦變卦體釋卦辭。○程傳。下體巽。爲巽順於理。離明而中虛於上。爲耳目聰明之象。

象曰。木上有火。鼎。君子以正位凝命。

鼎。重器也。故有正位凝命之意。凝。猶至道不凝之凝。傳所謂協於上下以承天休者也。○程傳。以木巽火。烹飪之象。故爲

鼎。○項氏安世曰。存神息氣。人所以凝壽命。中心无爲以守至正。君所以凝天命。○胡氏炳文曰。鼎之器正。然後可凝其所受之實。君之位正。然後可凝其所受之命。

初六。鼎顚趾。利出否。得妾以其子。无咎。否音鄙

居鼎之下。鼎趾之象也。上應九四則顚矣。然當卦初。鼎未有實而舊有否惡之積焉。因其顚而出之。則爲利矣。得妾而因得其子。亦猶是也。此爻之象如此。而其占无咎。蓋因敗以爲功。因賤以致貴也。○程傳。上應於四。趾而向上。顚之象也。鼎覆則趾顚。趾顚則覆其否矣。

象曰。鼎顚趾。未悖也。利出否。以從貴也。

鼎而顚趾。悖道也。而因可出否以從貴。則未爲悖也。從貴謂應四。亦爲取新之意。○睦氏希聲曰。趾當承鼎。顚而覆之。悖也。於是出其惡。故雖覆未悖。猶妾至賤不當貴。以其子故得貴焉。春秋之義。母以子貴是也。

九二。鼎有實。我仇有疾。不我能卽。吉。

以剛居中。鼎有實之象也。我仇謂初。陰陽相求而非正。則相陷於惡而爲仇矣。二能以剛中自守。則初雖近。不能以就之。是以其象如此。而其占爲如是則吉也。

象曰。鼎有實。愼所之也。我仇有疾。終无尤也。

有實而不愼其所往。則爲仇所卽而陷於惡矣。

九三。鼎耳革。其行塞。雉膏不食。方雨虧悔。終吉。行下孟切

以陽居鼎腹之中。本有美實者也。然以過剛失中。越五應上。又居下之極。爲變革之時。故爲鼎耳方革。而不可舉移。雖承上卦文明之腴。有雉膏之美。而不得以爲人之食。然以陽居陽。爲得其正。苟能自守。則陰陽將和而失其悔矣。占者如是。則初雖不利而終得吉也。○程傳。膏。甘美之物。象祿位。雉謂五也。有文明之德。故謂之雉。三有才用。與五不相遇。未得祿位。是不得雉膏食之也。君子蘊其德。久而必彰。守其道。其終必亨。

象曰。鼎耳革。失其義也。

程傳。鼎耳。六五也。爲鼎之主。三始與鼎耳革異者。失其相求之義也。與五非應。失求合之道也。不中。非同志之象也。是以其行塞而不通。然上明而下才。終必和合。故方雨而合也。

九四。鼎折足。覆公餗。其形渥。凶。

晁氏曰。形渥。諸本作形剭。謂重刑也。今從之。九四居上任重者也。而下應初六之陰。則不勝其任矣。故其象如此。而其占凶也。○程傳。四下應於初。初陰柔小人。不可用者也。而四用之。其不勝任而敗事。猶鼎之折足也。鼎折足。則傾覆公上之餗。餗。鼎實也。居大臣之位。當天下之任。而所用非人。至於覆敗。乃不勝其任。可羞愧之甚也。其形渥。謂赧汗也。

象曰覆公餗信如何也。
言失信也。○程傳大臣當天下之任必能成天下之治安則不悞君上之所倚下民之所望與己致身任道之志不失所期乃所謂信也不然則失其職誤上之委任得爲信乎故曰信如何也。

六五鼎黃耳金鉉利貞。鉉戶畎切音泫
五於象爲耳而有中德故云黃耳金堅剛之物鉉貫耳以舉鼎者也五虛中以應九二之堅剛故其象如此而其占則利在貞固而已或曰金鉉以上九而言更詳之○程傳二應於五來從於耳者鉉也二有剛中之德陽體剛中色黃故爲金

鉉五文明得中而應剛二剛中巽體而上應才无不足也相應至善矣所利在貞固而已六五居中應中不至於失正而質本陰柔故戒以貞固於中也○胡氏一桂曰鉉所以舉鼎也必在耳上方可貫耳九二在下勢不可用或說爲優然上九爻自謂玉鉉者金象以九爻取玉象以爻位剛柔相濟取

象曰鼎黃耳中以爲實也。
郭氏雍曰中以爲實者六五陰虛以黃中之德爲實也猶坤之六五美在其中之道也

上九鼎玉鉉大吉无不利。
上於象爲鉉而以陽居陰剛而能溫故有玉鉉之象而其占爲大吉无不利蓋有是德則如其占也○程傳九雖剛陽而居陰履柔不極剛而能溫者也居成功之道惟善處而已剛柔適宜動靜不過則爲大吉无所不利矣○熊氏良輔曰井鼎皆以上爻爲吉蓋水以汲而出井爲用食以烹而出鼎爲用也

象曰玉鉉在上剛柔節也。
熊氏良輔曰上以剛居柔故曰剛柔節而比德於玉也

䷲ 震下震上
程傳鼎者器也震爲長男故取主器之義而繼鼎之後

震亨震來虩虩笑言啞啞震驚百里不喪匕鬯 虩迄逆反音謋 啞乙革反音餩又音約

震動也一陽始生於二陰之下震而動也其象爲雷其屬爲長子震有亨道震來當震之來時也虩虩恐懼驚顧之貌震驚百里以雷言匕所以舉鼎實鬯以秬黍酒和鬱金所以灌地降神者也不喪匕鬯以長子言也此卦之占爲能恐懼則致福而不失其所主之重○程傳震而奮發動而進懼而修有主而保大皆可以致亨故震則有亨蝇虎謂之虩者以其周環顧慮不自安也處震如是則能保其安裕故笑言啞啞啞啞言笑和適之貌人之致其誠敬莫如祭祀方其酌祼以求神薦牲而祈享盡其誠敬之心則雖雷震之威不能使之

懼而失守。○胡氏瑗曰。匕者。宗廟之器。以棘木爲之。似畢而無兩岐。所以舉鼎之實而升於俎也。

象曰。震亨。

震有亨道。不待言也。

震來虩虩。恐致福也。笑言啞啞。後有則也。

恐致福。恐懼以致福也。則。法也。○程傳。震來而能恐懼。自修自愼。則可反致福吉也。笑言啞啞。言自若也。由能恐懼而後自處有法則也。有則。則安而不懼矣。處震之道也。

震驚百里。驚遠而懼邇也。出可以守宗廟社稷。以爲祭主也。

程子以爲邇也下脫不喪匕鬯四字。今從之。出。謂繼世而主

祭也。或云。出卽鬯字之誤。○張氏清子曰。出者。卽說卦帝出乎震之謂。主者。卽序卦主器者。莫若長子之謂。若舜之烈風雷雨弗迷。可以出而嗣位矣。

象曰。洊雷震。君子以恐懼修省。

程傳。洊。重襲也。上下皆震。故爲洊雷。○項氏安世曰。恐懼修省。所謂洊也。人能恐懼則旣震矣。又修省焉。洊在其中矣。

初九。震來虩虩。後笑言啞啞。吉。

成震之主。處震之初。故其占如此。○程傳。知震之來。當震之始。若能以爲恐懼而周旋顧慮。虩虩然不敢寧止。則終必保其安吉。故後笑言啞啞也。

象曰。震來虩虩。恐致福也。笑言啞啞。後有則也。

程傳。因恐懼而自修省。不敢違於法度。是由震而後有法則。故能保其安吉。而笑言啞啞也。

六二。震來厲。億喪貝。躋於九陵。勿逐。七日得。

六二乘初九之剛。故當震之來而危厲也。億字未詳。又當喪其貨貝。而升於九陵之上。然柔順中正。足以自守。故不求而自獲也。此爻占具象中。但九陵七日之象。則未詳耳。○程傳。億。度也。貝。所有之資也。以震來之厲。度不能當。而必喪其所有。則升至高以避之也。○楊氏簡曰。若太王旣不能禦狄。不可安處。去而邑於岐山之下。而他日興周焉。此其象也。

象曰。震來厲。乘剛也。

程傳。當震而乘剛。是以彼厲而已危。震剛之來。其可禦乎。

六三。震蘇蘇。震行无眚。

蘇蘇。緩散自失之狀。以陰居陽。當震時而居不正。是以如此。占者若因懼而能行。以去其不正。則可以无眚矣。○楊氏啟新曰。震而不行。徒震耳。行者。改圖也。此恐懼所以修省也。

象曰。震蘇蘇。位不當也。

程傳。其恐懼自失蘇蘇然。由其所處不當故也。不中不正。其能安乎。

九四。震遂泥。泥乃計反

以剛處柔不中不正陷於二陰之間不能自震也遂者无反
之意泥滯溺也

象曰震遂泥未光也

程傳陽者剛物震者動義以剛處動本有光亨之道乃失其
剛正而陷於重陰以致遂泥豈能光也云未光見陽剛本能
震也以失德故泥耳

六五震往來厲億无喪有事 喪去聲

以六居五而處震時无時而不危也以其得中故无所喪而
能有事也占者不失其中則雖危无喪矣○程傳天下之理
莫善於中億度謂圖慮求不失中也五之動往來皆危時則

甚難但期於不失中則可以自守以柔主動固不能致亨濟
也

象曰震往來厲危行也其事在中大无喪也

郭氏雍曰六五位雖不正而用中焉其事既不失中道雖涉
危行可以大无喪矣

上六震索索視矍矍征凶震不於其躬於其鄰无咎婚媾有言

以陰柔處震極故爲索索矍矍之象以是而行其凶必矣然
能及其震未及其身之時恐懼修省則可以无咎而亦不能
免於婚媾之有言戒占者當如是也○鄭氏汝諧曰上以陰
柔之資而居一卦之上其中无所得不能自安故震索索而
氣不充視矍矍而神不固人之過於恐懼者固无足取若能
舉動之際覩事之未然而知戒亦聖人之所許也

象曰震索索中未得也雖凶无咎畏鄰戒也

中謂中心○吳氏澄曰畏鄰戒謂因鄰之戒而知畏也

䷳ 艮下艮上

程傳艮者止也動靜相因動則有靜靜則有動物无常動之
理艮所以次震也

艮其背不獲其身行其庭不見其人无咎

艮止也一陽止於二陰之上陽自下升極上而止也其象爲
山取坤地而隆其上之狀亦止於極而不進之意也其占則

必能止於背而不有其身行其庭而不見其人乃无咎也蓋
身動物也唯背爲止艮其背則止於所當止也止於所當止
則不隨身而動矣是不有其身也如是則雖行於庭除有人
之地而亦不見其人矣蓋艮其背而不獲其身者止而止也
行其庭而不見其人者行而止也動靜各止其所而皆主夫
靜焉所以得无咎也○周子曰艮其背背非見也靜則止止
非爲也爲不止矣其道也深乎○程傳外物不接內欲不萌
如是而止乃得止之道於止爲无咎也○朱子語類云明道
云與其非外而是內不若內外之兩忘也說得最好便是不
獲其身行其庭不見其人不見有物不見有我只見所當止

也○陸氏九淵曰艮其背不獲其身无我行其庭不見其人无物○陳氏琛曰背者北也人之一心靜之所養有淺深則發之所中有多寡而於靜全无所得者一步不可行也○蔡氏清曰艮其背本義云背者止之所也夫天有四時冬不用地有四方北不用人有四體背不用一理也蓋體立而後用有以行此理若充得盡即是定之以中正仁義而主靜○吳氏曰愼曰程子廓然而大公物來而順應即其義蓋廓然而大公則忘我而不獲其身物來順應則忘物而不見其人動靜各止其所斯能內外兩忘

彖曰艮止也時止則止時行則行動靜不失其時其道光明

此釋卦名艮之義則止也然行止各有其時故時止而止止也時行而行亦止也艮體篤實故又有光明之義大畜於艮亦以輝光言之○朱子語類云時止則止時行則行固非止然行而不失其理乃所以爲止也○問艮之象何以爲光明曰定則明凡人胸次煩擾則愈見昏昧中有定止則自然光明莊子所謂泰宇定而天光發是也

艮其止止其所也上下敵應不相與也是以不獲其身行其庭不見其人无咎也

此釋卦辭易背爲止以明背即止也背者止之所也以卦體言內外之卦陰陽敵應而不相與也不相與則內不見己外不見人而无咎矣晁氏云艮其止當依卦辭作背○孔氏穎達曰凡應者一陰一陽二體不敵今上下之位爻皆峙敵不相交與故曰上下敵應不相與也

象曰兼山艮君子以思不出其位

程傳上下皆山故爲兼山○丘氏富國曰凡人所爲所以易至出位者以其不能思也思則心有所悟知其所當止而得所止矣

初六艮其趾无咎利永貞

以陰柔居艮初爲艮趾之象占者如之則无咎而又以其陰柔故又戒其利永貞也○程傳趾動之先也艮其趾止於動

之初也事止於初未至失正故无咎也陰柔患其不能常也不能固也故方止之初戒以利在常永貞固則不失止之道也

象曰艮其趾未失正也

六二艮其腓不拯其隨其心不快

六二居中得正既止其腓矣三爲限則腓所隨也而過剛不中以止乎上二雖中正而體柔弱不能往而拯之是以其心不快也此爻占在象中下爻放此○程傳股動則腓隨動止在股而不在腓也二既不得以中正之道拯救三之不中則必勉而隨之不能拯而惟隨也雖咎不在己然豈其所欲哉

言不聽。道不行也。故其心不快。不得行其志也。

象曰。不拯其隨。未退聽也。

三止乎上。亦不肯退而聽乎二也。

九三。艮其限。列其夤。厲熏心。

限。身上下之際。卽腰胯也。夤膂也。止於腓。則不進而已。九三以過剛不中。當限之處而艮其限。則不得屈伸。而上下判隔。如列其夤矣。危厲熏心。不安之甚也。○程傳。止道貴乎得宜。行止不能以時而定於一。其堅强如此。則處世乖戾。與物睽絕其危甚矣。○楊氏啟新曰。此爻是惡動以爲靜。而反致於動心者。蓋心之與物。本相聯屬。時止而止。時行而行。則事應

於心。而心常泰然。有意絕物。則物終不可絕。而心終不可靜矣。

象曰。艮其限。危熏心也。

程傳。謂其固止不能進退。危懼之慮。常熏爍其中心也。

六四。艮其身。无咎。

以陰居陰。時止而止。故爲艮其身之象。而占得无咎也。

象曰。艮其身。止諸躬也。

孔氏穎達曰。止諸躬也者。躬猶身也。明能靜止其身。不爲躁動也。

六五。艮其輔。言有序。悔亡。

六五當輔之處。故其象如此。而其占悔亡也。悔。謂以陰居陽。○龔氏煥曰。艮其輔。非不言也。言而有序。所以爲艮也。

象曰。艮其輔。以中正也。

正字羡文。叶韻可見。○余氏本曰。言不妄發。發必當理。唯有中德者能之。

上九。敦艮。吉。

以陽剛居止之極。敦厚於止者也。○程傳。九以剛實居上。在艮之終。止之至堅篤者也。人之止。難於久終。故節或移於晚。守或失於終。事或廢於久。人之所全患也。上九能敦厚於終。止道之至善。所以吉也。

象曰。敦艮之吉。以厚終也。

王氏申子曰。德愈厚而止愈安。是止之善終者也。其吉可知。

䷴ 艮下巽上

程傳。止必有進。屈伸消息之理也。止之所生。亦進也。所反亦進也。漸所以次艮也。

漸。女歸吉。利貞。

漸。漸進也。爲卦止於下而巽於上。爲不遽進之義。有女歸之象焉。又自二至五。位皆得正。故其占爲女歸吉。而又戒以利貞也。○胡氏瑗曰。天下萬事。莫不有漸。然於女子尤須有漸。何則。女子處於閨門之內。必須男子之家。問名納采請期。以

至於親迎。其禮畢備。然後乃成其禮。而正夫婦之道。君子之人。處貧窮不可以干時邀君。急於求進。處於下位者。不可諂諛佞媚以希高位。皆由漸而致之。乃獲其吉也。○郭氏雍曰。漸則為歸。速則為奔。故女歸以漸為吉。

彖曰。漸之進也。女歸吉也。

之字疑衍。或是漸字。

進得位。往有功也。進以正。可以正邦也。

以卦變釋利貞之意。蓋此卦之變。自渙而來。九進居三。自旅而來。九進居五。皆為得位之正。○梁氏寅曰。卦自二至五。陰陽各得正位。此所以進而有功也。進得位。以位言。進以正。以道言。

其位剛得中也。

以卦體言。謂九五也。

止而巽。動不窮也。

以卦德言漸進之義。○程傳。人之進也。若以欲心之動。則躁而不得其漸。故有困窮。在漸之義。內止靜而外巽順。故其進動不有困窮也。

象曰。山上有木。漸。君子以居賢德善俗。

二者皆當以漸而進。疑賢字衍。或善下有脫字。○程傳。山上有木。木之高而因山。其高有因也。其高有因。乃其進有序也。所以為漸也。○馮氏當可曰。居積也。德以漸而積。俗以漸而善。內卦艮止。居德者止諸內也。外卦巽入。善俗者入於外也。體艮以居德。體巽以善俗。

初六。鴻漸于干。小子厲。有言。无咎。

鴻之行有序而進有漸。干。水涯也。始進於下。未得所安。而上復无應。故其象如此。而其占則為小子厲。雖有言。而於義則无咎也。○程傳。六居初。至下也。陰之才。至弱也。而上无應援。以此而進。常情之所憂也。君子則深識遠照。知義理之所安。時事之所宜。處之不疑。小人幼子。唯能見已然之事。從眾人之知。非能燭理也。故危懼而有言。蓋不知在下。所以有進也。用柔所以不躁也。无應所以能漸也。於義自无咎也。

象曰。小子之厲。義无咎也。

六二。鴻漸于磐。飲食衎衎。吉。衎，墟旰切

磐。大石也。漸遠於水。進於磐而益安矣。衎衎。和樂意。六二柔順中正。進以其漸。而上有九五之應。故其象如此。而占則吉也。

象曰。飲食衎衎。不素飽也。

素飽。如詩言素餐。得之以道。則不為徒飽而處之安矣。

九三。鴻漸于陸。夫征不復。婦孕不育。凶。利禦寇。

鴻。水鳥。陸非所安也。九三過剛不中而无應。故其象如此。而

其占夫征則不復婦孕則不育凶莫甚焉然以其過剛也故利禦寇○程氏敬承曰三以過剛之資當漸進之時懼其進而犯難也故有戒辭焉

象曰夫征不復離羣醜也婦孕不育失其道也利用禦寇順相保也

楊氏簡曰夫征不復上九不應離羣醜也婦孕不育九三失其所以爲婦也三不中有失道之象故凶非正者足以害我故曰寇慮三之失道或親於寇而不能禦也故教之禦寇則我不失於正順而夫婦可以相保矣

六四鴻漸于木或得其桷无咎

鴻不木棲桷平柯也或得平柯則可以安矣六四乘剛而順巽故其象如此占者如之則无咎也○程傳鴻趾連不能握枝故不木棲

象曰或得其桷順以巽也

程傳求安之道唯順與巽若其義順正其處卑巽何處而不安如四之順正而巽乃得桷也

九五鴻漸于陵婦三歲不孕終莫之勝吉

陵高阜也九五居尊六二正應在下而爲三四所隔然終不能奪其正也故其象如此而占者如是則吉也○程傳三比二四比五皆隔其交者也未能卽合故三歲不孕然中正之道有必亨之理不正豈能隔害之故終莫之能勝但其合有漸耳終得其吉也

象曰終莫之勝吉得所願也

上九鴻漸于陸其羽可用爲儀吉

胡氏程氏皆云陸當作逵謂雲路也今以韻讀之良是儀羽旄旌纛之飾也上九至高出乎人位之外而其羽毛可用以爲儀飾位雖極高而不爲无用之象故其占爲如是則吉也

象曰其羽可用爲儀吉不可亂也

漸進愈高而不爲无用其志卓然豈可得而亂哉○程傳君子之進自下而上由微而著跬步造次莫不有序不失其序

則无所不得其吉故九雖窮高而不失其吉可用爲儀法者以其有序而不可亂也○胡氏炳文曰二居有用之位有益于人臣國家而非素餐者上在无用之地亦足爲人之儀表而非无用者二志不在溫飽上志卓然不可亂士大夫之出處於此當可取焉

䷵ 兌下震上

程傳進則必有所至故漸有歸義歸妹所以繼漸也

歸妹征凶无攸利

婦人謂嫁曰歸妹少女也兌以少女而從震之長男而其情又爲以說而動皆非正也故卦爲歸妹而卦之諸爻自二至

五。皆不得正。三五又皆以柔乘剛。故其占征凶而无所利也。

○蔡氏清曰。不曰妹歸而曰歸妹。歸者在妹也。如漸則曰女歸矣。

彖曰。歸妹。天地之大義也。天地不交而萬物不興。歸妹。人之終始也。

釋卦名義也。歸者。女之終。生育者。人之始。○程傳。女之歸男。乃生生相續之道。男女交而後有生息。有生息而後其終不窮。前者有終。而後者有始。相續不窮。是人之終始也。

說以動。所歸妹也。說音悅

又以卦德言之。○鄭氏汝諧曰。長男在上。少女居下。以女下

男也。少女說以動而又先下於男。其所歸者妹。故以征則凶。且无攸利。

征凶。位不當也。无攸利。柔乘剛也。

又以卦體釋卦辭。男女之交。本皆正理。唯若此卦。則不得其正也。○吳氏曰愼曰。卦以少女從長男。則非其配偶。說以動。則恣情縱慾。中爻不正。而陰陽皆失其常。三五柔乘剛。則不順。宜其凶也。然四者又以說以動爲重。

象曰。澤上有雷。歸妹。君子以永終知敝。

雷動澤隨。歸妹之象。君子觀其合之不正。知其終之有敝也。推之事物。莫不皆然。

初九。歸妹以娣。跛能履。征吉。

初九居下而无正應。故爲娣象。然陽剛在女子爲賢正之德。但爲娣之賤。僅能承助其君而已。故又爲跛能履之象。而其占則征吉也。○程傳。跛能履。言不能及遠也。然在其分爲善。故以是而行則吉也。

象曰。歸妹以娣。以恒也。跛能履吉。相承也。

恒。謂有常久之德。○鄭氏汝諧曰。初。少女。且微而在下。以娣媵而歸。乃其常也。娣媵不能成內助之功。雖有其德。如跛者之履耳。跛者之履。雖不足以有行。然亦可以行者。以其佐小君能相承助也。如是而征。則爲安分。故吉。

九二。眇能視。利幽人之貞。

眇能視。承上爻而言。九二陽剛得中。女之賢也。上有正應而反陰柔不正。乃女賢而配不良。不能大成內助之功。故爲眇能視之象。而其占則利幽人之貞也。幽人。亦抱道守正而不偶者也。

象曰。利幽人之貞。未變常也。

來氏知德曰。一與之齊。終身不改。此婦道之常也。守幽人之貞。則未變其常也。

六三。歸妹以須。反歸以娣。

六三陰柔而不中正。又爲說之主。女之不正。人莫之取者也。

故爲未得所適而反歸爲娣之象或曰須女之賤者○程傳須待也未有所適也反歸而求爲娣媵以不正而失其所也○陸氏希聲曰在天文織女爲貴須女爲賤

象曰歸妹以須未當也

程傳未當者其處其德其求歸之道皆不當故无取之者所以須也

九四歸妹愆期遲歸有時

九四以陽居上體而无正應賢女不輕從人而愆期以待所歸之象正與六三相反

象曰愆期之志有待而行也

程傳所以愆期者由已而不由彼賢女人所願取所以愆期乃其志欲有所待待得佳配而後行也

六五帝乙歸妹其君之袂不如其娣之袂良月幾望吉

六五柔中居尊下應九二尙德而不貴飾故爲帝女下嫁而服不盛之象然女德之盛无以加此故又爲月幾望之象而占者如之則吉也○程傳月望陰之盛也盈則敵陽矣幾望未至於盈也五之高貴常不至於盈極則不亢其夫乃爲吉也女之處尊貴之道也

象曰帝乙歸妹不如其娣之袂良也其位在中以貴行也

以其有中德之貴而行故不尙飾○王氏申子曰言五居尊位而用中故能以至貴而行其勤儉謙遜之道也

上六女承筐无實士刲羊无血无攸利刲音奎

上六以陰柔居歸妹之終而无應約婚而不終者也故其象如此而於占爲无所利也○胡氏炳文曰震有虛筐之象兌羊象上與三皆陰虛而无應故有承筐无實刲羊无血之象曰士曰女未成夫婦也先女而後士罪在女也故无攸利之占與卦辭同

象曰上六无實承虛筐也

程傳筐无實是空筐也空筐可以祭乎言不可以奉祭祀也女不可以奉祭祀則離絕而已是女歸之无終者也

男珹校字

周易輯說卷之四

周易下經

程傳物所歸聚必成其大故歸妹之後受之以豐也

豐亨王假之勿憂宜日中假同格

豐大也以明而動盛大之勢也故其占有亨道焉然王者至此盛極當衰則又有憂道焉聖人以爲徒憂无益但能守常不至於過盛則可矣故戒以勿憂宜日中也○程傳豐爲盛大其義自亨極天下之光大者惟王者能至之假至也○張子曰宜日中不宜過中也○項氏安世曰豐卦皆以明爲主故下三爻皆明而无咎上三爻皆暗以能求明爲吉不能求爲凶此所以宜日中也

彖曰豐大也明以動故豐

以卦德釋卦名義○程傳離明而震動明動相資而成豐大也

王假之尚大也勿憂宜日中宜照天下也

釋卦辭○程傳王者有四海之廣兆民之衆極天下之大也故豐大之道唯王者能致之所有既大其保之治之之道亦當大也故王者之所尚至大也所有既廣所治既衆當憂慮其不能周及宜如日中之盛明普照天下无所不至則可勿憂矣如是然後能保其豐大保有豐大豈小才小知之所能也

日中則昃月盈則食天地盈虛與時消息而况於人乎况於鬼神乎

此又發明卦辭外意言不可過中也○林氏希元曰卦辭勿憂宜日中所以然處未之及此方言之以補卦辭之所未及故曰發明卦辭外意言辭外之意也

象曰雷電皆至豐君子以折獄致刑

取其威照並行之象○程傳雷電皆至明震並行也二體相合故云皆至

初九遇其配主雖旬无咎往有尚

配主謂四旬均也謂皆陽也當豐之時明動相資故初九之遇九四雖皆陽剛而其占如此也○程傳天下之相應者常非均敵如陰之應陽柔之從剛下之附上敵則安肯相從唯豐之初四其用則相資其應則相成故雖均是陽剛相從而无過咎也蓋非明則動无所之非動則明无所用相資而成用同舟則胡越一心共難則仇怨協力事勢使然也往而相從則能成其豐故云有尚有可嘉尚也○胡氏瑗曰旬者十日也謂數之盈滿也言初與四其德相符雖居盈滿盛大之時可以无咎以此而往則行有所尚也

象曰雖旬无咎過旬災也。

戒占者不可求勝其配亦爻辭外意。○程傳與人同而力均者在乎降己以相求協力以從事若懷先己之私有加上之意則患當至矣故曰過旬災也。○胡氏瑗曰言雖居豐盈之時可以无咎若過於盈滿則必有傾覆之災也。

六二豐其蔀日中見斗往得疑疾有孚發若吉。蔀蒲口切音瓿

六二居豐之時爲離之主至明者也而上應六五之柔暗往而從之則昏暗之主必反見疑唯在積其誠意以感發之則吉戒占者宜如是也虛中有孚之象。○程傳二至明之才以所應不足與而不能成其豐喪其明功无明功則爲昏暗故

云見斗斗以昏見言見斗則是明喪而暗矣若往求之則反得疑猜忌疾然則如之何而可夫君子之事上也不得其心則盡其至誠以感發其志意而已苟誠意能動則雖昏蒙可開也雖柔弱可輔也雖不正可正也管仲之於桓公孔明之輔後主是也。

象曰有孚發若信以發志也。

王氏申子曰二虛中故有孚五亦虛中故可發言以誠相感也。

九三豐其沛日中見沬折其右肱无咎。沬音昧

沛一作旆謂旛幔也其蔽甚於蔀矣沬小星也三處明極而應上六雖不可用而非咎也故其象占如此。○程傳三應於上上陰柔又无位而處震之終既終則止矣不能動者也豐之時而遇上六日中而見沬者也上无可賴之主則不能有爲如人之折其右肱也。

象曰豐其沛不可大事也折其右肱終不可用也。

程傳三應於上上應而无位陰柔无勢力而處既終其可濟大事乎既无所賴如右肱之折終不可用也。

九四豐其蔀日中見斗遇其夷主吉。

象與六二同夷等夷也謂初九也其占爲當豐而遇暗主下就同德則吉也。○程傳四雖陽剛爲動之主又得大臣之位

然以不中正遇陰暗柔弱之主豈能致豐大也故爲豐其蔀蔀周圍掩蔽之物日中見斗當盛明之時反昏暗也初四皆陽而居初是其德同又居相應之地故爲夷主居大臣之位而得在下之賢同德相輔其助豈小也哉故吉也。○郭氏雍曰初謂四爲配主四謂初爲夷主迭稱主者明動相須莫適爲主惟明者知求動以爲主動者知求明以爲主故也。○鄭氏汝諧曰初視四爲配以下偶上也四視初爲夷降下就上也。

象曰豐其蔀位不當也日中見斗幽不明也遇其夷主吉行也。

程傳陽剛相遇吉之行也下就於初故云行下求則爲吉也。

六五。來章有慶譽吉。

質雖柔暗。若能來致天下之明。則有慶譽而吉矣。蓋因其柔暗而設此以開之。占者能如是。則如其占矣。

象曰。六五之吉。有慶也。

程傳。其所謂吉者。可以有慶福及於天下也。人君雖柔暗若能用賢才。則可以爲天下之福。唯患不能耳。

上六。豐其屋。蔀其家。闚其戶。闃其无人。三歲不覿。凶。

以陰柔居豐極。處動終。明極而反暗者也。故爲豐大其屋。而反以自蔽之象。无人不覿。亦言障蔽之深。其凶甚矣。○程傳。豐其屋。處太高也。蔀其家。居不明也。以陰柔居豐大。而在无

位之地。乃高亢昏暗。自絕於人。人誰與之。故闚其戶。闃其无人也。至於三歲之久而不知變。其凶宜矣。不覿。謂尙不見人。蓋不變也。六居卦終。有變之義。而不能遷。是其才不能也。

象曰。豐其屋。天際翔也。闚其戶。闃其无人。自藏也。

藏。謂障蔽。○張子曰。豐屋蔀家。自蔽之甚。窮大而失居者也。處上之極。不交於下。而居動之末。故曰天際翔也。

䷷ 艮下離上

程傳。豐盛至於窮極。則必失其所安。旅所以次豐也。

旅。小亨。旅貞吉。

旅。羇旅也。山止於下。火炎於上。爲去其所止而不處之象。故爲旅。以六五得中於外。而順乎上下之二陽。艮止而離麗於明。故其占可以小亨。而能守其旅之貞則吉。旅非常居。若可苟者。然道无不在。故自有其正。不可須臾離也。

彖曰。旅小亨。柔得中乎外。而順乎剛。止而麗乎明。是以小亨旅貞吉也。

以卦體卦德釋卦辭。

旅之時義大矣哉。

旅之時爲難處。○錢氏一本曰。難處者旅之時。難盡者旅之義。或以旅興。或以旅亡。所關甚大。

象曰。山上有火。旅。君子以明愼用刑。而不留獄。

愼刑如山。不留如火。○孔氏穎達曰。火在山上。逐草而行。勢不久留。故爲旅象。○張氏淸子曰。明則无遁情。愼則无濫罰。明愼旣盡。斷決隨之。聖人取象於旅。正恐其留獄也。

初六。旅瑣瑣。斯其所取災。

當旅之時。以陰柔居下位。故其象占如此。○程傳。志卑之人。旣處旅困。鄙猥瑣細。无所不至。乃其所以取侮辱。取災咎也。

象曰。旅瑣瑣。志窮災也。

程傳。志意窮迫。益自取災也。○谷氏家杰曰。爻賤其行。象鄙其志。

六二。旅卽次。懷其資。得童僕貞。

即次則安。懷資則裕。得其童僕之貞信。則无欺而有賴。旅之最吉者也。二有柔順中正之德。故其象占如此。

象曰。得童僕貞。終无尤也。

九三。旅焚其次。喪其童僕。貞厲。喪四切

過剛不中。居下之上。故其象占如此。喪其童僕。則不止於失其心矣。故貞字連下句爲義。○程傳。處旅之道。以柔順謙下爲先。三剛而不中。又居下體之上。與艮之上。有自高之象。在旅而過剛自高。致困災之道也。

象曰。旅焚其次。亦以傷矣。以旅與下。其義喪也。

以旅之時。而與下之道如此。義當喪也。○黃氏淳耀曰。下即

童僕。以旅與下者。謂視童僕如旅人也。焚次而失其身所依庇。亦已傷而不安矣。況又喪其童僕乎。然非童僕之无良也。當旅時而與下之道。刻薄寡恩。直若旅人。然宜不得其心力。義當喪也。將誰咎哉。

九四。旅于處。得其資斧。我心不快。

以陽居陰。處上之下。用柔能下。故其象占如此。然非其正位。又上无剛陽之與。下唯陰柔之應。故其心有所不快也。○程傳。四以剛明之才。爲五所與。爲初所應。乃旅而得貨財之資器用之利也。雖在旅爲善。然上无剛陽之與。下唯陰柔之應。故不能伸其才。行其志。其心不快也。

象曰。旅于處。未得位也。得其資斧。心未快也。

程傳。四以近君爲當位。在旅。五不取君義。故四爲未得位也。○九以剛明之才。欲得時而行其志。故雖得資斧。於旅爲善。其心志未快也。

六五。射雉。一矢亡。終以譽命。

雉。文明之物。離之象也。六五柔順文明。又得中道。爲離之主。故得此爻者。爲射雉之象。雖不无亡失之費。而所喪不多。終有譽命也。○程傳。五居文明之位。有文明之德。故動必中文明之道也。○王氏申子曰。一矢亡。言中之易也。

象曰。終以譽命。上逮也。

上逮。言其譽命聞於上也。

上九。鳥焚其巢。旅人先笑後號咷。喪牛于易。凶。喪易並去聲

上九過剛。處旅之上。離之極。驕而不順。凶之道也。故其象占如此。○王氏宗傳曰。凡物棲高處亢。而寄諸危地者。鳥之巢是也。故旅之上取以爲象。夫高極必危。離火有焚象也。故曰鳥焚其巢。先笑。謂喜居物上也。後號咷。謂焚巢之故。夫牛。順物也。旅道以柔順謙下爲本。上九喪其至順之德。此所以凶也。

象曰。以旅在上。其義焚也。喪牛于易。終莫之聞也。

張子曰。以陽極上。旅而驕肆者也。失柔順之正。故曰喪牛于

易怒而忤物。雖有凶危。其誰告之。故曰終莫之聞也。

䷸ 巽下巽上

程傳。羇旅親寡。非巽順何所取容。苟能巽順。雖旅困之中。何往而不能入。巽所以次旅也。

巽。小亨。利有攸往。利見大人。

巽。入也。一陰伏於二陽之下。其性能巽以入也。其象爲風。亦取入義。陰爲主。故其占爲小亨。以陰從陽。故又利有所往。然必知所從。乃得其正。故又曰利見大人也。

彖曰。重巽以申命。重直容切

釋卦義也。巽順而入。必究乎下。命令之象。重巽。故爲申命也。

○程傳。重巽者。上下皆巽也。申。重復也。丁寧之謂也。○朱子語類云。巽。風也。風之吹物。无處不入。无物不鼓動。詔令之入人。淪膚浹髓。亦如風之動也。

剛巽乎中正而志行。柔皆順乎剛。是以小亨。利有攸往。利見大人。

以卦體釋卦辭。剛巽乎中正而志行。指九五。柔。謂初四。○李氏舜臣曰。柔順乎剛。剛巽乎中正者。所以爲巽之體也。若徒以一陰潛伏謂之爲巽。而不究乎陰畫在二陽之下。有順乎陽剛之象。陽畫在二五之位。有巽乎中正之德。則巽之所以致亨者。不可得而見矣。利見大人者。蓋指二五以陽剛之畫處中正之位。而初四出而順從之。乃所以爲利也。

象曰。隨風巽。君子以申命行事。

隨。相繼之義。○程傳。兩風相重。隨風也。君子觀重巽相繼以順之象。而以申命令。行政事。隨與重。上下皆順也。上順下而出之。下順上而從之。上下皆順。重巽之義也。命令政事。順理則合民心。而民順從矣。○丘氏富國曰。申命者。所以致其戒於行事之先。行事者。所以踐其言於申命之後。

初六。進退。利武人之貞。

初以陰居下。爲巽之主。卑巽之過。故爲進退不果之象。若以武人之貞處之。則有以濟其所不及。而得所宜矣。○俞氏炎

曰。巽。申命行事之卦也。令出則務在必行。豈宜或進或退。初六卑巽而不中。柔懦而不武。故或進或退。不能自決也。若以武人處之。則貞固足以幹事矣。故曰利武人之貞。

象曰。進退。志疑也。利武人之貞。志治也。

趙氏汝楳曰。治與疑對。志疑而不決。故進退靡定。志治而不亂。故決於行。

九二。巽在牀下。用史巫紛若。吉。无咎。

二以陽處陰而居下。有不安之意。然當巽之時。不厭其卑。而二又居中。不至已甚。故其占爲能過於巽。而丁寧煩悉其辭以自道達。則可以吉而无咎。亦竭誠意以祭祀之吉占也。○

程傳。二實剛中。雖巽體而居柔。爲過於巽。非有邪心也。恭巽之過。雖非正理。可以遠耻辱。絕怨咎。亦吉道也。史巫者。通誠意於神明者也。紛若。多也。苟至誠安於謙巽。能使通其誠意者多。則吉而无咎。謂其誠足以動人也。

象曰。紛若之吉。得中也。

郭氏雍曰。二有剛中之德。能行巽之道。是其所以无咎也。

九三。頻巽。吝。

過剛不中。居下之上。非能巽者。勉爲屢失。吝之道也。故其象占如此。

象曰。頻巽之吝。志窮也。

蘇氏濬曰。九三之頻巽。非勉爲之而失。皆爲之而過也。巽而頻焉。則振作之氣不足。其志窮而无所復之矣。

六四。悔亡。田獲三品。

陰柔无應。承乘皆剛。宜有悔也。而以陰居陰。處上之下。故得悔亡。而又爲卜田之吉占也。三品者。一爲乾豆。一爲賓客。一爲充庖。○程傳。四以陰居陰。得巽之正。在上體之下。居上而能下也。居上之下。巽於上也。以巽臨下。巽於下也。善處如此。故得悔亡。天下之事。苟善處。則悔或可以爲功也。

象曰。田獲三品。有功也。

程傳。巽于上下。如田之獲三品。而徧及上下。成巽之功也。

九五。貞吉悔亡。无不利。无初有終。先庚三日。後庚三日。吉。

九五剛健中正。而居巽體。故有悔。以有貞而吉也。故得亡其悔而无不利。有悔。是无初也。亡之。是有終也。庚。更也。事之變也。先庚三日。丁也。後庚三日。癸也。丁。所以丁寧于其變之前。癸。所以揆度于其變之後。有所變更而得此占者。如是則吉也。○程傳。十干戊己爲中。過中則變。故謂之庚。事之改更。當原始要終。如先甲後甲之義。如是則吉也。○胡氏炳文曰。蠱者。事之壞。先甲後甲者。飭之使復興起。巽者。事之權。先庚後庚者。行之使適變通。○鄭氏維嶽曰。九五一爻。正所謂剛巽乎中正而志行者。五居巽體。有蠱壞之病。故有悔。而以剛中

正之道。渙號更命。得其貞正。故吉悔亡而无不利。先三後三。即是申命行事。即是貞處。

象曰。九五之吉。位正中也。

丘氏富國曰。以九居五。位乎中正。此所以貞吉而爲申命之主也。

上九。巽在牀下。喪其資斧。貞凶。喪去聲

巽在牀下。過於巽者也。喪其資斧。失所以斷也。如是則雖貞亦凶矣。居巽之極。失其陽剛之德。故其象占如此。○程傳。資所有也。斧。以斷也。陽剛本有斷。以過巽而失其剛斷。失其所有。喪資斧也。居上而過巽。至於自失。在正道爲凶矣。

象曰。巽在牀下。上窮也。喪其資斧。正乎凶也。

正乎凶。言必凶。〇程傳。處卦之上。巽至于窮極也。居上而過極于巽。至於自失。得爲正乎。乃凶道也。〇楊氏啓新曰。天下事。惟斷乃成。今焉喪其資斧。是失所以斷矣。无斷則敗。可必其凶也。

䷹ 兌下兌上

程傳。物相入則相說。相說則相入。兌所以次巽也。

兌。亨。利貞。

兌。說也。一陰進乎二陽之上。喜之見乎外也。其象爲澤。取其說萬物。又取坎水而塞其下流之象。卦體剛中而柔外。剛中。

故說而亨。柔外。故利于貞。蓋說有亨道。而其妄說不可以不戒。故其占如此。又柔外故爲說亨。剛中故利于貞。亦一義也。〇焦氏竑曰。人有喜說。必見而在外。蓋陽假陰之和柔以爲用。喜說非由於陰也。故二陰一陽。則陽爲之主。二陽一陰。則陰非爲主。但爲陽之用耳。

象曰。兌。說也。

釋卦名義。

剛中而柔外。說以利貞。是以順乎天而應乎人。說以先民。民忘其勞。說以犯難。民忘其死。說之大。民勸矣哉。難去聲

以卦體釋卦辭。而極言之。〇程傳。陽剛居中。中心誠實之象。柔爻在外。接物和柔之象。故爲說而能貞也。利貞。說之道宜正也。卦有剛中之德。說而能貞者也。說而能貞。是以上順天理。下應人心。說道之至正至善者也。人君之道。以人心說服爲本。故聖人贊其大。

象曰。麗澤。兌。君子以朋友講習。

兩澤相麗。互相滋益。朋友講習。其象如此。〇俞氏琰曰。講者講其所未明。講多則義理明矣。習者習其所未熟。習久則踐履熟矣。此朋友講習。所以爲有滋益。而如兩澤之相麗也。若獨學无友。則孤陋寡聞。故論語以學之不講爲憂。以學而時習爲說。以有朋自遠方來爲樂。

初九。和兌。吉。

以陽爻居說體而處最下。又无係應。故其象占如此。〇趙氏玉泉曰。陽剛則无邪媚之嫌。居下則无上求之念。无應又无私係之累。其說也。不諂不瀆。中節而无乖戾。和兌之象。如是則說得其正矣。

象曰。和兌之吉。行未疑也。

居卦之初。其說也正。未有所疑也。〇徐氏幾曰。疑謂係於陰也。卦四陽。惟初與陰无係。故未疑。

九二。孚兌。吉。悔亡。

剛中爲孚。居陰爲悔。占者以孚而說。則吉而悔亡矣。〇程傳。

二承比陰柔。陰柔。小人也。說之則當有悔。二剛中之德。孚信內充。雖比小人。自守不失。君子和而不同。說而不失剛中。故吉而悔亡。

象曰。孚兌之吉。信志也。

程傳。心之所存爲志。二剛實居中。孚信存於中也。志存誠信。豈至說小人而自失乎。是以吉也。

六三。來兌。凶。

陰柔不中正。爲兌之主。上无所應。而反來就二陽以求說。凶之道也。○王氏宗傳曰。六三居兩兌之間。一兌既盡。一兌復來。故曰來兌。夫以不正之才。居兩兌之間。左右逢迎。惟以容

說爲事。此小人之失正者。故於兌爲凶。

象曰。來兌之凶。位不當也。

程傳。自處不中正。无與而妄求說。所以凶也。

九四。商兌未寧。介疾有喜。

四上承九五之中正。而下比六三之柔邪。故不能决。而商度所說。未能有定。然質本陽剛。故能介然守正。而疾惡柔邪也。如此則有喜矣。象占如此。爲戒深矣。○楊氏簡曰。九剛四柔。近比六三諛佞之小人。心知其非。而實樂其柔媚。故商度所說。去取交戰於胸中而未寧。聖人於是勉之曰。介然疾惡小人則有喜。

象曰。九四之喜。有慶也。

郭氏雍曰。當兌之時。處上下之際。不妄從說。知所擇者也。介然自守。故能全兌說之喜。喜非獨一身而已。終亦有及物之慶也。

九五。孚于剝。有厲。

剝謂陰能剝陽者也。九五陽剛中正。然當說之時。而居尊位。密近上六。上六陰柔。爲說之主。處說之極。能妄說以剝陽者也。故其占但戒以信于上六。則有危也。

象曰。孚于剝。位正當也。

與履九五同。○王氏申子曰。謂正當尊位。若孚上之柔說。則

消剝于陽必矣。

上六。引兌。

上六成說之主。以陰居說之極。引下二陽相與爲說。而不能必其從也。故九五當戒。而此爻不言其吉凶。○劉氏牧曰。執德不固。見誘則從。故稱引兌。○王氏璞曰。所以爲兌者。三與上也。三爲內卦。故曰來。上爲外卦。故曰引。

象曰。上六引兌。未光也。

楊氏啓新曰。來兌引兌。皆小人也。在君子則當來而勿受。引而勿去也。君子以道德相引。其道爲光明。引而爲說。則心術曖昧。行事邪僻甚矣。豈得爲光乎。○蔣氏悌生曰。當說之時。

剛則有節。柔則死度。故此卦初二及四五四爻皆以剛陽而得吉。三上二爻皆以陰柔而致凶。

䷺ 坎下巽上

程傳。人之氣憂則結聚。說則舒散。故說有散義。渙所以繼兌也。

渙。亨。王假有廟。利涉大川。利貞。假同格

渙。散也。爲卦下坎上巽。風行水上。離披解散之象。故爲渙。其變則本自漸卦九來居二而得中。六往居三。得九之位而上同于四。故其象可亨。又以祖考之精神既散。故王者當至於廟以聚之。又以巽木坎水。舟楫之象。故利涉大川。其曰利貞。則占者之深戒也。

彖曰。渙亨。剛來而不窮。柔得位乎外而上同。

以卦變釋卦辭。○林氏希元曰。柔得位乎外而上同。是六四之柔得位乎外卦。而上同九五。四五同德。斯足以濟故亨。本義已定語錄雖謂未穩而未及更改。

王假有廟。王乃在中也。

中謂廟中。○程傳。在中。謂求得其中。攝其心之謂也。○何氏楷曰。王乃在中。非在廟中之謂。王者之心。渾然在中。則不薦之孚。亶有出於儀文之外者。宜其精神之與祖考相爲感格也。

利涉大川。乘木有功也。

程傳。治渙之道。當濟於險難。而卦又乘木濟川之象。上巽木也。下坎水。大川也。利涉險以濟渙也。

象曰。風行水上。渙。先王以享于帝立廟。

皆所以合其散。○呂氏大臨曰。風行水上。波瀾必作。振蕩離散不寧之時。王者求以合其散。莫若反其本。享帝立廟。所以明天人之本也。

初六。用拯馬壯。吉。

居卦之初。渙之始也。始渙而拯之。爲力既易。又有壯馬。其吉可知。初六非有濟渙之才。但能順乎九二。故其象占如此。○

程傳。六爻獨初不云渙者。離散之勢。辨之宜早。方始而拯之。則不至於渙也。爲教深矣。馬。人之所託也。託于壯馬。故能拯渙。馬謂二也。

象曰。初六之吉。順也。

程傳。初之所以吉者。以其能順從剛中之才也。始渙而用拯。能順乎時也。

九二。渙奔其机。悔亡。机與几通

九而居二。宜有悔也。然當渙之時。來而不窮。能亡其悔者也。故其象占如此。蓋九奔而二机也。○程傳。机者。俯凭以爲安者也。奔。急往也。二與初雖非正應。而當渙離之時。兩皆无與。

以陰陽親比相求。則相賴者也。故二目初爲机。初謂二爲馬。二急就於初以爲安。則能亡其悔矣。初雖坎體。不在險中也。

象曰。渙奔其机。得願也。

程傳。渙散之時。以合爲安。二居陰中。急就於初。求安也。賴之如机而亡其悔。乃得所願也

六三。渙其躬。无悔。

陰柔而不中正。有私于己之象也。然居得陽位。志在濟時。能散其私。以得无悔。故其占如此。大率此上四爻。皆因渙以濟渙者也。

象曰。渙其躬。志在外也。

黃氏淳耀曰。外指天下言。惟躬之渙。所以能濟天下之渙。惟志在天下之渙。所以有躬之渙也。

六四。渙其羣。元吉。渙有丘。匪夷所思。

居陰得正。上承九五。當濟渙之任者也。下无應與。爲能散其朋黨之象。占者如是。則大善而吉。又言能散其小羣以成大羣。使所散者。聚而若丘。則非常人思慮之所及也。○程傳。四以巽順之正道。輔剛中正之君。君臣同功。所以能濟渙也。天下渙散而能使之羣聚。可謂大善之吉也。○朱子語類云。老蘇云。渙之六四。曰渙其羣。元吉。夫羣者。聖人之所欲渙。以混一天下者也。此說雖程傳有所不及。如程傳之說。則是羣其渙。非渙其羣也。蓋當人心渙散之時。各相朋黨。不能混一。惟六四能渙小人之私羣。成天下之公道。此所以元吉也。

象曰。渙其羣元吉。光大也。

來氏知德曰。凡樹私黨者。皆心之暗昧狹小者也。惟无一毫之私。則光明正大。自能渙其羣矣。故曰光大也。

九五。渙汗其大號。渙王居。无咎。

陽剛中正以居尊位。當渙之時。能散其號令。與其居積。則可以濟渙而无咎矣。故其象占如此。九五巽體。有號令之象。汗。謂如汗之出而不反也。渙王居。如陸贄所謂散小儲而成大儲之意。○朱子語類云。聖人就人身說一汗字爲象。不爲无

意。蓋人君之號令。當出乎人君之中心。由中而外。由近而遠。雖至幽至遠之處。无不被而及之。亦猶人身之汗。出乎中而浹于四體也。

象曰。王居无咎。正位也。

熊氏良輔曰。天下渙散之時。須人君發號施令。正位乎上。使人心知所歸向。而天下一矣。故曰王居无咎。而象曰正位也。此與萃有位之義同

上九。渙其血。去逖出。无咎。

上九以陽居渙極。能出乎渙。故其象占如此。血。謂傷害。逖當作惕。與小畜六四同。言渙其血則去。渙其惕則出也。○王氏

弼曰。逖。遠也。最遠于害。不近侵克。散其憂傷。遠出者也。散患於遠害之地。誰將咎之哉。○朱氏震曰。去逖出。本作去惕出。然象曰遠害。當從逖矣。○王氏申子曰。以諸爻文法律之。渙其血。句也。渙其所傷而免於難。

象曰。渙其血。遠害也。遠去聲

陳氏友文曰。坎為血卦。逖。遠也。小象遠害。正是以遠釋逖字。上雖與三應。然超處渙上。故渙散其血。捨之遠去。去坎險之害。而得无咎也。

䷻ 兌下坎上

程傳。物既離散。則當節止之。節所以次渙也。

節。亨。苦節不可貞。

節。有限而止也。為卦下兌上坎。澤上有水。其容有限。故為節。節固自有亨道矣。又其體陰陽各半。而二五皆陽。故其占得亨。然至于太甚則苦矣。故又戒以不可守以為貞也。○薛氏溫其曰。節以禮其道乃亨。過苦傷陋。不可以為正也。

彖曰。節亨。剛柔分而剛得中。

以卦體釋卦辭。○趙氏玉泉曰。統觀全體而剛柔適均。則剛以濟柔。柔以濟剛。一張一弛。惟其稱也。折觀二體。而二五得中。則不失之過。不失之不及。一損一益。惟其宜也。由是以制數度而隆殺皆中。以議德行而進反皆中。此節之所以亨也。

苦節不可貞。其道窮也。

又以理言。○俞氏炎曰。節而苦。則非通行之道。故曰其道窮也。

說以行險。當位以節。中正以通。說音悅

又以卦德卦體言之。當位中正指五。又坎為通。○程傳。以卦才言也。內兌外坎。說以行險也。人於所說則不知已。遇艱險則思止。方說而止。為節之義。當位以節。五居尊。當位也。在澤上。有節也。當位而以節。主節者也。處得中正。節而能通也。中正則通。過則苦矣。

天地節而四時成。節以制度。不傷財。不害民。

極言節道。○孔氏穎達曰。天地以氣序為節。使寒暑往來。各以其序。則四時功成也。王者以制度為節。使用之有道。役之有時。則不傷財。不害民也。

象曰。澤上有水。節。君子以制數度。議德行。行下孟反

程傳。澤之容水有限。過則盈溢。是有節。故為節也。君子觀節之象。以制立數度。凡物之大小。輕重。高下。文質。皆有數度。所以為節也。數。多寡。度。法制。議德行者。存諸中為德。發於外為行。人之德行。當議則中節。議。謂商度求中節也。

初九。不出戶庭。无咎。

戶庭。戶外之庭也。陽剛得正。居節之初。未可以行。能節而止

者也。故其象占如此。○程傳。初能固守。終或渝之。不謹於初。安能有卒。故於節之初。爲戒甚嚴也。

象曰。不出戸庭。知通塞也。

王氏申子曰。時有通塞。通則行。塞則止。當止則止。其知通塞之君子乎。

九二。不出門庭。凶。

門庭。門内之庭也。九二當可行之時。而失剛不正。上无應與。知節而不知通。故其象占如此。

象曰。不出門庭凶。失時極也。

蘇氏軾曰。水之始至。澤當塞而不當通。既至。當通而不當塞。

故初九以不出戸庭爲无咎。言當塞也。九二以不出門庭爲凶。言當通也。至是而不通。則失時而至于極。

六三。不節若。則嗟若。无咎。

陰柔而不中正。以當節時非能節者。故其象占如此。○豊氏寅初曰。處兌之極。水溢澤上。說於驕侈。不知謹節以致窮困。然其心痛悔。形於悲嘆。能悔則有改過之幾。是猶可以无咎也。

象曰。不節之嗟。又誰咎也。

此无咎與諸爻異。言无所歸咎也。

六四。安節。亨。

柔順得正。上承九五。自然有節者也。故其象占如此。

象曰。安節之亨。承上道也。

錢氏一本曰。中正之通在五。四以近承。不以徒正爲功。更以通行爲道。故曰承上道也。

九五。甘節。吉。往有尙。

所謂當位以節。中正以通者也。故其象占如此。○程傳。九五剛中正居尊位。爲節之主。所謂當位以節。中正以通者也。在已則安行。天下則說從。節之甘美者也。其吉可知。以此而行。其功大矣。故往則有可嘉尙也。

象曰。甘節之吉。居位中也。

上六。苦節。貞凶。悔亡。

居節之極。故爲苦節。既處過極。故雖得正而不免于凶。然禮奢寧儉。故雖有悔而終得亡之也。○呂氏大臨曰。上六居節之極。其節已甚。苦節者也。用過乎節。物所不堪。守是不變。物窮必乖。故曰貞凶。禮奢寧儉。未害乎義。故曰悔亡。

象曰。苦節貞凶。其道窮也。

程傳。節既苦而貞固守之。則凶。蓋節之道。至于窮極矣。○陸氏振奇曰。觀下卦通塞二字。上卦甘美二字。可以知節道矣。通處味甘。塞處味苦。塞極必潰。故三受焉。甘失反苦。故上受焉。

䷼ 兌下巽上

程傳節者爲之制節。使不得過越也。信而後能行。上能信守之。下則信從之。節而信之也。中孚所以次節也。爲卦內外皆實。而中虛爲中孚之象。又二五皆陽中實亦爲孚義。在二體則中實。在全體則中虛。中虛信之本。中實信之質。○朱子語類。問中虛信之本。中實信之質。如何。曰。只看虛實字。便見本質之異。中虛是无事時虛而无物。故曰中虛。自中虛發出來。皆是實理。所以曰中實。又云。一念之間。中无私主。便謂之虛。事皆不妄。便謂之實。不是兩件事。

中孚。豚魚吉。利涉大川。利貞。

孚信也。爲卦二陰在內。四陽在外。而二五之陽皆得其中。以一卦言之爲中虛。以二體言之爲中實。皆孚信之象也。又下說以應上。上巽以順下。亦爲孚義。豚魚无知之物。又木在澤上。外實內虛。皆舟楫之象。至信可感豚魚。涉險難。而不可以失其貞。故占者能致豚魚之應則吉。而利涉大川。又必利于貞也。○蘊氏軾曰。中孚信也。而謂之中孚者。如羽虫之孚。有諸中而後能化也。內无陽不生。故必剛得中。然後爲中孚也。○朱子語類問中孚孚字。與信字恐亦有別。曰。伊川云。存於中爲孚。見於事爲信。說得極好。因舉字說。孚字從爪從子。如鳥抱子之象。今之乳字。一邊從孚。蓋中所抱者實有物也。中間實有物。所以人自信之。

彖曰。中孚。柔在內而剛得中。說而巽。孚乃化邦也。

以卦體卦德釋卦名義。○程傳說而巽。以二體言卦之用也。上巽下說。爲上至誠以順巽於下。下有孚以說從其上。如是其孚。乃能化於邦國也。若人不說從。或違拂事理。豈能化天下乎。

豚魚吉。信及豚魚也。利涉大川。乘木舟虛也。

以卦象言。○王氏弼曰。用中孚以涉難。若乘木舟虛也。

中孚以利貞。乃應乎天也。

信而正。則應乎天矣。○蘊氏軾曰。天道不容僞。

象曰。澤上有風。中孚。君子以議獄緩死。

風感水受。中孚之象。議獄緩死。中孚之意。○程傳澤上有風。感於澤中。水體虛。故風能入之。人心虛。故物能感之。風之動乎澤。猶物之感于中。故爲中孚之象。君子觀其象以議獄與緩死。君子之于議獄。盡其忠而已。于決死。極于惻而已。故誠意常求于緩。緩寬也。于天下之事。无所不盡其忠。而議獄緩死。最其大者也。○項氏安世曰。獄之將決則議之。其既決則又緩之。然後盡於人心。王聽之。司寇聽之。三公聽之。議獄也。旬而職聽。二旬而職聽。三月而上之。緩死也。故獄成而孚。輸而孚。在我者盡。故在上者无憾也。

初九虞吉有他不燕 他音拖

當中孚之初上應六四能度其可信而信之則吉復有他焉則失其所以度之之正而不得其所安矣戒占者之辭也○荀氏爽曰虞安也初應於四宜自安虞无意於四則吉故曰虞吉有意於四則不安故曰有他不燕也○項氏安世曰中孚六爻皆不取外應孚在其中无待於外也初九安處於下不假他求何吉如之苟變其志動而求孚於四則失其安也○楊氏萬里曰一貞之外無非妄一誠之外無非僞妄與僞皆所爲有他也不燕不安也謂非安于中孚之道也

象曰初九虞吉志未變也

九二鳴鶴在陰其子和之我有好爵吾與爾靡之 和胡卧反 靡與縻通

九二中孚之實而九五亦以中孚之實應之故有鳴鶴子和我爵爾靡之象鶴在陰謂九居二好爵謂得中靡與縻同言懿德人之所好故好爵雖我之所獨有而彼亦係戀之也○張氏浚曰二處二陰下爲在陰其子和之之謂初○鄭氏汝諧曰二以剛履柔其居得中且伏於二陰之下蓋靜晦而无求者无求而物自應故鶴鳴在陰而其子和之者感以天也

象曰其子和之中心願也

程氏敬承曰鶴之鳴由中而發子之和亦根心而應故曰中心願願出於中乃孚之至也

六三得敵或鼓或罷或泣或歌

敵謂上九信之窮者六三陰柔不中正以居說極而與之爲應故不能自主而其象如此○程傳敵對敵也謂所交孚者正應上九是也○李氏簡曰六三之得敵以其有私係之心也

象曰或鼓或罷位不當也

俞氏琰曰六三居不當位心无所主故或鼓或罷而不定若初九則不如是也

六四月幾望馬匹亡无咎

六四居陰得正位近於君爲月幾望之象馬匹謂初與已爲

匹四乃絶之而上以信於五故爲馬匹亡之象占者如是則无咎也○程傳孚道在一四既從五若復下係於初則不一而害於孚爲有咎矣故馬匹亡則无咎也

象曰馬匹亡絶類上也

程傳絶其類而上從五也類謂應也

九五有孚攣如无咎

九五剛健中正中孚之實而居尊位爲孚之主者也下應九二與之同德故其象占如此○程傳九居君位人君之道當以至誠感通天下使天下之心信之固結如拘攣然則爲无咎也

象曰有孚攣如位正當也。

孔氏穎達曰以其正當尊位故戒以繫信乃得无咎。

上九翰音登於天貞凶。

居信之極而不知變雖得其貞亦凶道也故其象占如此雞曰翰音乃巽之象居巽之極爲登於天雞非登天之物而欲登天信非所信而不知變亦猶是也。○胡氏瑗曰上九在一卦之上居窮極之地是无純誠之心篤實之道徒務其虛聲外飾以矯僞爲尚如鳥之飛登於天徒聞其虛聲而已。○朱氏震曰巽爲雞剛其翰也柔其毛也翰羽翮也雞振其羽翮而後出於聲翰音也。○鄭氏汝諧曰翰音登天者聲聞過情

君子耻之。

象曰翰音登于天何可長也。

胡氏瑗曰上九徒以虛聲外飾无純誠篤實之行以此而往愈久愈凶故聖人戒之曰何可長如此蓋欲人改過反誠以信實爲本也。

䷽ 艮下震上

程傳人之所信則必行行則過也小過所以繼中孚也。

小過亨利貞可小事不可大事飛鳥遺之音不宜上宜下大吉。

小謂陰也爲卦四陰在外二陽在內陰多於陽小者過也既過於陽可以亨矣然必利於守貞則又不可以不戒也卦之二五皆以柔而得中故可小事三四皆以剛失位而不中故不可大事卦體內實外虛如鳥之飛其聲下而不上故能致飛鳥遺音之應則宜下而大吉亦不可大事之類也。○程傳過者過其常也若矯枉而過正過所以就正也事有時而當然有待過而後能亨者故小過自有亨義利貞者過之道利於貞也不失時宜之謂正過所以求就中也。○孔氏穎達曰飛鳥遺之音不宜上宜下大吉者飛鳥聲哀以求處過上則愈无所適過下則不失其安譬君子處過差之時爲過矯之行順則執卑守下逆則犯君凌上故以順逆類鳥上下也。○呂氏大臨曰小過過於小者也君子之道皆以濟其不及然

後可以會於中大過以濟其大不及小過以濟其小不及者濟所以亨也飛鳥不宜上宜下上窮而下有止也過奢過慢則凶不宜上也過恭過儉則吉宜下也。

象曰小過小者過而亨也。

以卦體釋卦名義與其辭。

過以利貞與時行也柔得中是以小事吉也。

以二五言。○龔氏煥曰道貴得中過非所尚然隨時之宜施當其可則過也乃所以爲中也故曰過利貞與時行也與時行而不失其貞則過非過矣。

剛失位而不中是以不可大事也。

以三四言。○朱氏震曰。於小事有過而不失其正則吉。柔得中也。作大事。非剛得位得中不能濟。失位則无所用其剛。不中則才過乎剛。是以小過之時。不可作大事也。

有飛鳥之象焉。飛鳥遺之音。不宜上宜下。大吉。上逆而下順也。

以卦體言。○王氏弼曰。施過於不順凶莫大焉。施過於順過更變而爲吉也。○俞氏炎曰。遡風而上爲逆。隨風而下爲順。○吳氏曰愼曰。以卦體言。陰乘陽爲逆。承陽爲順。四陰分居上下。有逆順之象。

象曰。山上有雷小過。君子以行過乎恭。喪過乎哀。用過乎儉。

山上有雷其聲小過。三者之過。皆小者之過。可過於小而不

可過於大。可以小過而不可甚過。彖所謂可小事而宜下者也。○程傳。雷聲於山上。其聲過常。故爲小過。天下之事。有時當過而不可過甚。故爲小過。○張子曰。過恭哀儉。皆宜下之義。

初六。飛鳥以凶。

初六陰柔。上應九四。又居過時。上而不下者也。飛鳥遺音。不宜上宜下。故其象占如此。郭璞洞林。占得此者。或致羽蟲之孼。○程傳。初六陰柔在下。小人之象。又上應於四。四復動體小人躁易。而上有應助。於所當過。必至過甚。況不當過而過乎。其過如飛鳥之迅疾。所以凶也。

象曰。飛鳥以凶。不可如何也。

何氏楷曰。以凶者。自納於凶也。孼由自作。可如何哉。

六二。過其祖。遇其妣。不及其君。遇其臣。无咎。

六二柔順中正。進則過三四而遇六五。是過陽而反遇陰也。如此則不及六五而自得其分。是不及君而適遇其臣也。皆過而不過。守正得中之意。无咎之道也。故其象占如此。○程傳。陽之在上者。父之象。尊於父者。祖之象。四在三上。故爲祖。二與五居相應之地。同有柔中之德。志不從於三四。故過四而遇五。是過其祖也。五陰而尊。祖妣之象。與二同德相應。在他卦則陰陽相求。過之時必過其常。故異也。无所不過。故二

從五。亦戒其過。不及其君。遇其臣。謂上進而不陵及於君。適當臣道。則无咎也。遇。當也。過臣之分。則其咎可知。○王氏宗傳曰。六二或過或不及。皆適當其時與分。而不悖於中焉。此在過之道。爲无過也。故曰无咎。○張氏振淵曰。祖妣只作陰陽象。陽亢而陰順也。過祖遇妣。是去陽而就陰。去亢而從順。

象曰。不及其君。臣不可過也。

如此則不陵及於君。適當臣道之常矣。

所以不及君而還遇臣者。以臣不可過故也。○胡氏炳文曰。小者有時而可過。臣之於君。不可過也。

九三。弗過防之。從或戕之。凶。

小過之時事每當過然後得中九三以剛居正衆陰所欲害者也而自恃其剛不肎過爲之備故其象占如此若占者能過防之則可以免矣

象曰從或戕之凶如何也

九四无咎弗過遇之往厲必戒勿用永貞

當過之時以剛處柔過乎恭矣无咎之道也弗過遇之言弗過於剛而適合其宜也往則過矣故有厲而當戒陽性堅剛故又戒以勿用永貞言當隨時之宜不可固守也或曰弗過遇之若以六二爻例則當如此說若依九三爻例則過遇當如過防之義未詳孰是當闕以俟知者○朱子語類云過遇

猶言加意待之也與九三弗過防之文體正同

象曰弗過遇之位不當也往厲必戒終不可長也

爻義未明此亦當闕

六五密雲不雨自我西郊公弋取彼在穴

以陰居尊又當陰過之時不能有爲而弋取六二以爲助故有此象在穴陰物也兩陰相得其不能濟大事可知○姚氏舜牧曰時值小過宜下不宜上陰至於五過甚矣其所居者尊位也挾勢自亢澤不下究雲雖密而不雨自我西郊故耳當此之時故又戒之以求助抑之以下賢

象曰密雲不雨已上也

已上太高也○程傳陽降陰升合則和而成雨陰已在上雲雖密豈能成雨乎陰過不能成大之義也

上六弗遇過之飛鳥離之凶是謂災眚

六以陰居動體之上處陰過之極過之已高而甚遠者也故其象占如此或曰遇過恐亦只當作過遇義同九四未知是否○胡氏瑗曰上六過而不已若鳥之高翔不知所止以至窮極而離於凶禍不能反於下以圖其所安猶人之不近人情亢已而行故外來之災自招之損皆有之也

象曰弗遇過之已亢也

程傳居過之終弗遇於理而過之過已亢極其凶宜也

☵☲ 離下坎上

程傳能過於物必可以濟故小過之後受之以既濟也

既濟亨小利貞初吉終亂

既濟事之既成也爲卦水火相交各得其用六爻之位各得其正故爲既濟亨小當爲小亨大抵此卦及六爻占辭皆有警戒之意時當然也○程傳利貞處既濟之時利在貞固以守之也初吉方濟之時也終亂濟極則反也○孔氏穎達曰人皆不能居安思危慎終如始故戒以今日既濟之初雖皆獲吉若不進德修業至於終極則危亂及之○吳氏曰愼曰剛柔正則體立水火交則用行體立用行所以爲既濟也

彖曰。既濟亨。小者亨也。

濟下疑脫小字。○ 陸氏銓曰。國家當極盛時。縱有好處。都只是尋常事。所以說小者亨。

利貞。剛柔正而位當也。

以卦體言。

初吉。柔得中也。

指六二。○ 程傳。二以柔順文明而得中。故能成既濟之功。二居下體。方濟之初。而又善處。是以吉也。

終止則亂。其道窮也。

俞氏炎曰。人之常情。處死事則止心生。止則怠。怠則有患而

不爲之防。此所以亂也。當知終止則亂。不止則不亂也。

象曰。水在火上。既濟。君子以思患而豫防之。

程傳。水火相交。則爲用矣。各當其用。故爲既濟。天下萬事已濟之時也。○ 龔氏煥曰。水上火下。雖相爲用。然水決則火滅。火炎則水涸。相交之中。相害之機伏焉。故君子思患而豫防之。能防在乎豫。能豫在乎思。

初九。曳其輪。濡其尾。无咎。濡音儒

輪在下。尾在後。初之象也。曳輪則車不前。濡尾則狐不濟。既濟之初。謹戒如是。无咎之道。占者如是則无咎矣。○ 程傳。獸之涉水。必揭其尾。濡其尾則不能濟。○ 李氏簡曰。既濟之初。以濡尾而曳輪。見其用力之難也。雖濡其尾。於義何咎。

象曰。曳其輪。義无咎也。

徐氏在漢曰。初當方濟之始。而曳其濟險之輪。控制在我。則義无不濟。此所以濡其尾而无咎。象故歸重於曳其輪也。

六二。婦喪其茀。勿逐。七日得。喪去聲

二以文明中正之德。上應九五剛陽中正之君。宜得行其志。而九五居既濟之時。不能下賢以行其道。故二有婦喪其茀之象。茀。婦車之蔽。言失其所以行也。然中正之道。不可終廢。時過則行矣。故又有勿逐而自得之戒。○ 程傳。自古既濟而能用人者鮮矣。以唐太宗之用言。尚怠於終。况其下者乎。二

不爲五之求用。則不得行。如婦之喪茀也。逐者。從物也。從物則失其素守。故戒勿逐。自守不失。則七日當復得也。卦有六位。七則變矣。七日得。謂時變也。雖不爲上所用。中正之道。无終廢之理。不得行於今。必行於異時也。聖人之勸戒深矣。

象曰。七日得。以中道也。

何氏楷曰。二居下卦之中。以中感中。得其正應。故終必相孚也。

九三。高宗伐鬼方。三年克之。小人勿用。

既濟之時。以剛居剛。高宗伐鬼方之象也。三年克之。言其久而後克。戒占者不可輕動之意。小人勿用。占法與師上六同。

○沈氏該曰既濟初吉銳於始也終止則亂怠於終也中興之業既就遠方之伐既成而使小人預於其間貪功逞欲僨民不息則必以亂終不可不戒是以小人勿用也

象曰三年克之憊也

程傳言憊以見其事之至難在高宗爲之則可无高宗之心則貪忿以殃民也

六四繻有衣袽終日戒

既濟之時以柔居柔能預備而戒懼者也故其象如此程子曰繻當作濡衣袽所以塞舟之罅漏○張氏清曰六四出離入坎此濟道將革之時也濟道將革則罅漏必生四坎體也

故取漏舟爲戒終日戒者自朝至夕不忘戒備常若坐敝舟而水驟至焉斯可免覆溺之患

象曰終日戒有所疑也

程傳終日戒懼常疑患之將至也處既濟之時常畏愼如是也

九五東鄰殺牛不如西鄰之禴祭實受其福

東陽西陰言九五居尊而時已過不如六二之在下而始得時也又當文王與紂之事故其象占如此象辭初吉終亂亦此意也○姚氏舜牧曰人君當既濟時享治平之福驕者易萌而誠敬必不足故聖人借兩鄰以爲訓若曰東鄰殺牛何其盛也西鄰禴祭何其薄也然神无常享享於克誠彼殺牛者反不如禴祭者之實受其福信乎享神者在誠不在物保治者以實不以文此蓋教之以祈天保命之道

象曰東鄰殺牛不如西鄰之時也實受其福吉大來也

程傳五之才德非不善不如二之時也二在下有進之時故中正而孚則其吉大來所謂受福也

上六濡其首厲

既濟之極險體之上而以陰柔處之爲狐涉水而濡其首之象占者不戒危之道也○胡氏瑗曰物盛則衰治極必亂理之常也上六處既濟之終其道窮極至於衰亂如涉險而濡

溺其首是危厲之極也皆由治不思亂安不慮危以至於窮極而反於未濟也

象曰濡其首厲何可久也

胡氏瑗曰既濟之終反於未濟至於濡沒其首故當翻然而警惕然而改何可久如此也

䷿ 坎下離上

程傳既濟矣物之窮也物窮而不變則无不已之理易者變易而不窮也故既濟之後受之以未濟而終焉未濟則未窮也未窮則有生之義

未濟亨小狐汔濟濡其尾无攸利

未濟、事未成之時也、水火不交、不相爲用、卦之六爻皆失其位、故爲未濟、汔、幾也、幾濟而濡尾、猶未濟也、占者如此、何所利哉。○胡氏炳文曰、天地不交爲否、否不曰亨、否不通也、水火不交爲未濟、非不濟也、未焉爾、故曰未濟亨。

彖曰。未濟亨。柔得中也。

指六五言。○程傳、五以柔居尊位。居剛而應剛。得柔之中也。剛柔得中。處未濟之時、可以亨也。○蔡氏淵曰。既濟之後必亂、故主在下卦而亨取二。未濟之後必濟、故主在上卦而亨取五。

小狐汔濟。未出中也。濡其尾。旡攸利。不續終也。雖不當位。剛柔

應也。

程傳。小狐汔濟。據二而言也。二以陽剛居險中。將濟者也。又上應於五。險非可安之地。五有當從之理。故果於濟、如小狐也。既果於濟。故有濡尾之患。未能出於險中也。其進銳者其退速。始雖勇於濟。不能繼續而終之。旡所往而利也。雖陰陽不當位。然剛柔皆相應。當未濟而有與。若能重慎、則有可濟之理。○卦之諸爻皆不得位。故爲未濟。雜卦云。未濟男之窮也。謂三陽皆失位也。斯義也。聞之成都隱者。○朱子語類云。汔字訓幾。與井卦同。既曰幾。便是未出坎中。○吳氏曰慎曰。既濟曰終止則亂。此曰旡攸利。不續終也。蓋事之既濟而生亂與未濟而旡終者。皆一念之怠爲之。君子是以貴自强不息。

象曰。火在水上。未濟。君子以慎辨物居方。

水火異物。各居其所。故君子觀象而審辨之。○程傳。火在水上。不相爲用。故爲未濟。○何氏楷曰。慎辨物者。物以羣分也。慎居方者。方以類聚也。

初六。濡其尾。吝。

以陰居下。當未濟之初。未能自進。故其象占如此。○程傳。濡其尾。言不能濟也。不度其才力而進。終不能濟。可羞吝也。

象曰。濡其尾。亦不知極也。

極字未詳。考上下韻亦不叶。或恐是敬字。今且闕之。

九二。曳其輪。貞吉。

以九二應六五。而居柔得中。爲能自止而不進。得爲下之正也。故其象占如此。○晉氏夢旂曰。九二剛中。力足以濟者也。然身在坎中。未可以大用。故曳其車輪。不敢輕進。待時而動。乃爲吉也。不量時度力。而勇於赴難。適以敗事矣。

象曰。九二貞吉。中以行正也。

九居二。本非正。以中故得正也。

六三。未濟。征凶。利涉大川。

陰柔不中正。居未濟之時。以征則凶。然以柔乘剛。將出乎坎。有利涉之象。故其占如此。蓋行者可以水浮。而不可以陸走

也。或疑利孚上。當有不孚。○程傳。三以陰柔不中正之才而居險。不足以濟。未有可濟之道。出險之用。而征所以凶也。然未濟有可濟之道。險終有出險之理。上有剛陽之應。若能出險而從之。則濟矣。故曰利涉大川也。

象曰。未濟征凶。位不當也。

俞氏炎曰。六爻皆位不當。而獨於六三曰位不當。以六三才弱。而處下體之上也。

九四。貞吉悔亡。震用伐鬼方。三年有賞于大國。

以九居四。不正而有悔也。能勉而貞。則悔亡矣。然以不貞之資。欲勉而貞。非極其陽剛用力之久。不能也。故爲伐鬼方三

年而受賞之象。

象曰。貞吉悔亡。志行也。

程傳。如四之才與時合。而加以貞固。則能行其志。吉而悔亡。鬼方之伐。貞之至也。○俞氏炎曰。爻以六三爲未濟。則九四其濟矣。是以其志行也。

六五。貞吉无悔。君子之光有孚。吉。

以六居五。亦非正也。然文明之主。居中應剛。虛心以求下之助。故得貞而吉。且无悔。又有光輝之盛。信實而不妄。吉而又吉也。○楊氏萬里曰。六五逢未濟之世而光輝。何也。日之在夏。暄之益熱。火之在夜。宿之彌熾。六五變未濟爲既濟。文明之盛。又何疑焉。

象曰。君子之光。其暉吉也。

暉者。光之散也。○張氏振淵曰。光而言暉。昭其盛也。貞吉之吉。吉在五。暉吉之吉。吉在天下。

上九。有孚于飮酒。无咎。濡其首。有孚失是。

以剛明居未濟之極。時將可以有爲。而自信自養以俟命。无咎之道也。若縱而不反。如狐之涉水而濡其首。則過于自信而失其義矣。○李氏簡曰。未濟之終。甫及既濟。而復以濡首戒之。懼以終始。其要无咎。此之謂易之道也。

象曰。飮酒濡首。亦不知節也。

孔氏穎達曰。釋飮酒所以致濡首之難。以其不知止節故也。

○鄭氏汝諧曰。既濟始吉終亂。未濟則初亂終吉。以卦之體言之。既濟則出明而之險。未濟則出險而之明。以卦之義言之。濟於始者必亂於終。亂於始者必濟於終。天之道。物之理。固然也。○吳氏曰愼曰。易之爲義。不易也。交易也。變易也。乾坤之純。不易者也。既濟未濟。交易變易者也。以是始終。易之大義。

男珹校字

周易輯說卷之五

徐逼久編輯

繫辭上傳

繫辭。本謂文王周公所作之辭。繫於卦爻之下者。即今經文。此篇乃孔子所述繫辭之傳也。以其通論一經之大體凡例。故无經可附。而自分上下云。

天尊地卑。乾坤定矣。卑高以陳。貴賤位矣。動靜有常。剛柔斷矣。方以類聚。物以羣分。吉凶生矣。在天成象。在地成形。變化見矣。 見音現

天地者。陰陽形氣之實體。乾坤者。易中純陰純陽之卦名也。卑高者。天地萬物上下之位。貴賤者。易中卦爻上下之位也。

動者。陽之常。靜者。陰之常。剛柔者。易中卦爻陰陽之稱也。方。謂事情所向。言事物善惡。各以類分。而吉凶者。易中卦爻占決之辭也。象者。日月星辰之屬。形者。山川動植之屬。變化者。易中蓍策卦爻。陰變爲陽。陽化爲陰者也。此言聖人作易。因陰陽之實體。爲卦爻之法象。莊周所謂易以道陰陽。此之謂也。○蘇氏軾曰。天地一物也。陰陽一氣也。或爲象。或爲形。所在之不同。故在云者。明其一也。象者。形之精華發於上者也。形者。象之體質留於下者也。人見其上下。直以爲兩矣。豈知其未嘗不一耶。由是觀之。世之所謂變化者。未嘗不出於一。而兩於所在也。自兩以往。有不可勝計者矣。故在天成象。在地成形。變化之始也。

是故剛柔相摩。八卦相盪。

此言易卦之變化也。六十四卦之初。剛柔兩畫而已。兩相摩而爲四。四相摩而爲八。八相盪而爲六十四。○韓氏伯曰。相切摩。言陰陽之交感。相推盪。言運化之推移。

鼓之以雷霆。潤之以風雨。日月運行。一寒一暑。

此變化之成象者。○張氏浚曰。鼓以雷霆。而有氣者作。潤以風雨。而有形者生。

乾道成男。坤道成女。

此變化之成形者。此兩節又明易之見於實體者。與上文相

發明也。○朱氏震曰。震坎艮之爲三男。得乾之道者也。巽離兌之爲三女。得坤之道考也。○吳氏澄曰。乾成男者。父道也。坤成女者。母道也。左起震歷離歷兌而終於乾。右起巽歷坎歷艮以終於坤。故以乾道成男坤道成女二句。總之於後也。

乾知大始。坤作成物。

知。猶主也。乾主始物。而坤作成之。承上文男女而言乾坤之理。蓋凡物之屬乎陰陽者。莫不如此。大抵陽先陰後。陽施陰受。陽之輕清未形。而陰之重濁有迹也。○胡氏瑗曰。乾言知坤言作者。蓋乾之生物。起於无形。未有營作。坤能承於天氣已成之物。事可營爲。故乾言知而坤言作也。

乾以易知坤以簡能易音異

乾健而動即其所知便能始物而无所難故爲以易而知大始坤順而靜凡其所能皆從乎陽而不自作故爲以簡而能成物○韓氏伯曰天地之道不爲而善始不勞而善成故曰易簡○朱子語類問如何是易簡曰他行健所以易易是知阻難之謂人有私意便難簡只是順從而已若外更生出一分如何得簡今人都是私意所以不能簡易○問乾以易知坤以簡能若以學者分上言之則廓然大公者易也物來順應者簡也不知是否曰然乾之易知之事也坤之簡行之事也

易則易知簡則易從易知則有親易從則有功有親則可久有功則可大可久則賢人之德可大則賢人之業

人之所爲如乾之易則其心明白而人易知如坤之簡則其事要約而人易從易知則與之同心者多故有親易從則與之協力者衆故有功有親則一於內故可久有功則兼於外故可大德謂得於己者業謂成於事者上言乾坤之德不同此言人法乾坤之道至此則可以爲賢矣○蘓氏軾曰簡易者一之謂也一故有信信故物知之也易而從之也不難

易簡而天下之理得矣天下之理得而成位乎其中矣

成位謂成人之位其中謂天地之中至此則體道之極功聖人之能事可以與天地參矣○朱子語類云易簡理得是淨淨潔潔無許多勞擾委曲

右第一章

此章以造化之實明作經之理又言乾坤之理分見於天地而人兼體之也

聖人設卦觀象繫辭焉而明吉凶

象者物之似也此言聖人作易觀卦爻之象而繫以辭也

剛柔相推而生變化

言卦爻陰陽迭相推盪而陰或變陽陽或化陰聖人所以觀象而繫辭衆人所以因蓍而求卦者也○張氏振淵曰剛柔

相推之中或當位或失位而吉凶悔吝之源正起於此聖人之所觀觀此也聖人之所明明此也蓋吉凶悔吝雖繫於辭而其原實起於變

是故吉凶者失得之象也悔吝者憂虞之象也

吉凶悔吝者易之辭也失得憂虞者事之變也得則吉失則凶憂虞雖未至凶然已足以致悔而取羞矣蓋吉凶相對而悔吝居其中間悔自凶而趨吉吝自吉而向凶也故聖人觀卦爻之中或有此象則繫之以此辭也○趙氏玉泉曰吉即順理而得之象也凶即逆理而失之象也悔即旣失之後困於心衡於慮而爲憂之象也吝即未失之先狃於安溺於樂

而爲虞之象也。

變化者進退之象也剛柔者晝夜之象也六爻之動三極之道也。

柔變而趨於剛者退極而進也剛化而趨於柔者進極而退也既變而剛則晝而陽矣旣化而柔則夜而陰矣六爻初二爲地三四爲人五上爲天動卽變化也極至也三極天地人之至理三才各一太極也此明剛柔相推以生變化而變化之極復爲剛柔流行於一卦六爻之間而占者得因所值以斷吉凶也。

是故君子所居而安者易之序也所樂而玩者爻之辭也。

易之序謂卦爻所著事理當然之次第玩者觀之詳○張子曰序猶分也易之中有貴有賤有吉有凶皆其自然之分也所居之君子安分也所樂而玩者爻之辭言君子未嘗須臾學不在易每讀則每有益所以可樂○俞氏炎曰居以位言樂以心言玩謂繹之而不厭也君子觀易之序而循是理故安觀爻之辭而達是理故樂。

是故君子居則觀其象而玩其辭動則觀其變而玩其占是以自天祐之吉无不利。

象辭變已見上凡單言變者化在其中占謂其所值吉凶之決也○朱子語類問居則觀其象玩其辭動則觀其變玩其占如何曰若是理會不得如何占得必是閑常理會得此道理到用時便占○王氏申子曰平居無事觀卦爻之象而玩其辭則可以察吉凶悔吝之故及動而應事觀卦之變而玩其占則可以決吉凶悔吝之幾故有不動動無不吉也。

右第二章。

此章言聖人作易君子學易之事。

彖者言乎象者也爻者言乎變者也。

彖謂卦辭文王所作者爻謂爻辭周公所作者象指全體而言變指一節而言○張氏振淵曰易有實理而無實事故謂之象卦立而象形易有定理而無定用故謂之變爻立而變著。

吉凶者言乎其失得也悔吝者言乎其小疵也无咎者善補過也。

此卦爻辭之通例○楊氏萬里曰言動之間盡善之謂得不盡善之謂失小不善之謂疵不明乎善而誤入乎不善之謂過覺其小不善非不欲改而已無及於是乎有悔不覺其小不善猶及於改而不能改或不肯改於是乎有吝吾身之過猶吾衣之破也衣有破補之斯全身有過補之斯還還者何復之於善也補不善而復之於善何咎之有。

是故列貴賤者存乎位齊大小者存乎卦辨吉凶者存乎辭。

位謂六爻之位。齊猶定也。小謂陰。大謂陽。○王氏申子曰。列分也。陽貴陰賤。上貴下賤。亦有貴而無位。有位而在下者。故曰列貴賤者存乎位。位者。六爻之位也。齊。均也。陽大陰小。陽卦多陰。則陽爲之主。陰卦多陽。則陰爲之主。雖小大不齊。而得時爲主則均也。故曰齊小大者存乎卦。卦者。全卦之體也。辨。明也。辨一卦一爻之吉凶者。辭也。故曰辨吉凶者存乎辭。

憂悔吝者存乎介。震无咎者存乎悔。

介謂辨別之端。蓋善惡已動而未形之時也。於此憂之。則不至於悔吝矣。震。動也。知悔。則有以動其補過之心。而可以无咎矣。○朱子語類。悔吝未至于吉凶。是乃初萌動。可以向吉

凶之微處。介又是悔吝之微處。介字如界至界限之界。是善惡分界處。於此憂之。則不至於悔吝矣。

是故卦有小大。辭有險易。辭也者。各指其所之。易音異

小險大易。各隨所向。○朱子語類云。卦有小大。看來只是好底卦便是大。不好底卦便是小。如復如泰如大有如夬之類。盡是好底卦。如睽如困如小過之類。盡是不好底。所以謂卦有小大。辭有險易。大卦辭易。小卦辭險。卽此可見。○潘氏夢旂曰。卦有小有大。隨其消長而分。辭有險有易。因其安危而別。辭者。各指其所向。凶則指其可避之方。吉則指其可趨之所。以示乎人也。

右第三章

此章釋卦爻辭之通例。

易與天地準。故能彌綸天地之道。

易書卦爻。具有天地之道。與之齊準。彌如彌縫之彌。有終竟聯合之意。綸有選擇條理之意。○胡氏炳文曰。易書中具有天地之道。本自與天地相等。故於天地之道。彌之則是合萬爲一。渾然無欠。綸之則一實萬分。粲然有倫。

仰以觀於天文。俯以察於地理。是故知幽明之故。原始反終。故知死生之說。精氣爲物。游魂爲變。是故知鬼神之情狀。

此窮理之事。以者。聖人以易之書也。易者。陰陽而已。幽明死

生鬼神。皆陰陽之變。天地之道也。天文則有晝夜上下。地理則有南北高深。原者。推之於前。反者。要之於後。陰精陽氣。聚而成物。神之伸也。魂游魄降。散而爲變。鬼之歸也。○程子曰。原始則足以知其終。反終則足以知其始。死生之說。如是而已矣。○陳氏淳曰。凡屬陽者。皆爲魂爲神。凡屬陰者。皆爲魄爲鬼。

與天地相似。故不違。知周乎萬物而道濟天下。故不過。旁行而不流。樂天知命。故不憂。安土敦乎仁。故能愛。樂音洛

此聖人盡性之事也。天地之道。知仁而已。知周萬物者。天也。道濟天下者。地也。知且仁。則知而不過矣。旁行者。行權之知

也。不流者。守正之仁也。既樂天理而又知天命。故能無憂。而其知益深。隨處皆安。而無一息之不仁。故能不忘其濟物之心。而仁益篤。蓋仁者愛之理。愛者。仁之用。故其相爲表裏如此。○朱子語類云。安土者。隨寓而安也。敦乎仁者。不失其天地生物之心也。安土而敦乎仁。則無適而非仁矣。所以能愛也。

範圍天地之化而不過。曲成萬物而不遺。通乎晝夜之道而知。故神无方而易无體。

此聖人至命之事也。範。如鑄金之有模。範圍。匡郭也。天地之化无窮。而聖人爲之範圍。不使過於中道。所謂裁成者也。通

猶兼也。晝夜即幽明死生鬼神之謂。如此然後可見至神之妙。无有方所。易之變化。无有形體也。○邵子曰。神者。易之主也。所以无方。易者。神之用也。所以无體。○楊氏時曰。致中則範圍而不過。致和則曲成而不遺。○朱子語類云。神无方而易无體。神便是在陰底。又忽然在陽。在陽底。又忽然在陰。易便是或爲陽。或爲陰。交錯代換。而不可以形體拘也。

右第四章。

此章言易道之大。聖人用之如此。

一陰一陽之謂道。

陰陽迭運者。氣也。其理則所謂道。○程子曰。離了陰陽便無道。所以陰陽者是道也。陰陽。氣也。氣是形而下者。道是形而上者。

繼之者善也。成之者性也。

道具於陰而行乎陽。繼。言其發也。善。謂化育之功。陽之事也。成。言其具也。性。謂物之所受。言物生則有性。而各具是道也。陰之事也。周子程子之書。言之備矣。○周子曰。大哉乾元。萬物資始。誠之源也。乾道變化。各正性命。誠斯立焉。純粹至善者也。故曰一陰一陽之謂道。繼之者善也。成之者性也。大哉易也。性命之源乎。○楊氏時曰。繼之者善。無間也。成之者性。無虧也。○朱子語類云。造化所以發育萬物者。爲繼之善。各

正其性命者。爲成之性。○又云。繼是接續不息之意。成是凝成有主之意。○問成之者性。曰。性如寶珠。氣質如水。水有清有汙。故珠或全見。或半見。或不見。

仁者見之謂之仁。知者見之謂之知。百姓日用而不知。故君子之道鮮矣。 知音智。不知之知如字。鮮。息淺反。

仁陽知陰。各得是道之一隅。故隨其所見而目爲全體也。日用不知。則莫不飮食。鮮能知味者。又其每下者也。然亦莫不有是道焉。或曰。上章以知屬乎天。仁屬乎地。與此不同。何也。曰。彼以清濁言。此以動靜言。

顯諸仁。藏諸用。鼓萬物而不與聖人同憂。盛德大業至矣哉。

顯。自內而外也。仁。謂造化之功。德之發也。藏。自外而內也。用。謂機緘之妙。業之本也。程子曰。天地無心而成化。聖人有心而无爲。○邵子曰。若日月之照臨。四時之成歲。是顯諸仁也。不知其所以然。是藏諸用也。○程子曰。運行之迹。生育之功。顯諸仁也。神妙無方。變化無迹。藏諸用也。天地不與聖人同憂。天地不宰。聖人有心也。天地无心而成化。聖人有心而无爲。○朱子語類云。顯諸仁。德之所以盛。藏諸用。業之所以成。譬如一樹一根。生許多枝葉花實。此是顯諸仁處。及至結實。一核成一箇種子。此是藏諸用處。生生不已。所謂日新也。萬物無不具此理。所謂富有也。

富有之謂大業。日新之謂盛德。

張子曰。富有者。大而无外。日新者。日久而无窮。○胡氏炳文曰。富有者。無物不有。而無一毫之虧欠。日新者。無時不然。而無一息之間斷。藏而愈有。則顯而愈新。

生生之謂易。

陰生陽。陽生陰。其變无窮。理與書皆然也。

成象之謂乾。效法之謂坤。

效。呈也。法。謂造化之詳密而可見者。○蔡氏淵曰。乾主氣。故曰成象。坤主形。故曰效法。

極數知來之謂占。通變之謂事。

占。筮也。事之未定者。屬乎陽也。事。行事也。占之已決者。屬乎陰也。極數知來。所以通事之變。張忠定公言。公事有陰陽。意蓋如此。○徐氏在漢曰。一陰一陽。無時而不生生。是之謂易。成此一陰一陽生生之象。是之謂乾。效此一陰一陽生生之法。是之謂坤。極一陰一陽生生之數而知來。是之謂占。通一陰一陽生生之變。是之謂事。

陰陽不測之謂神。

張子曰。兩在故不測。○伊川程子曰。天下之有。不離乎陰陽。惟神也。莫知其鄉。不測其爲剛柔動靜也。○朱子語類。問陰陽不測之謂神。便是妙用處。曰。便是包括許多道理。橫渠說

得極好。一故神。橫渠親註云。兩在故不測。只是這一物。却周行事物之間。如所謂陰陽屈信。往來上下。以至行乎什伯千萬之中。無非這一箇物事。所謂兩在故不測。○蔡氏淸曰。合一不測爲神。不合不謂之一。不一不爲兩在。不兩在不爲不測。合者。兩者之合也。神化非二物也。故曰一物兩體也。

右第五章。

此章言道之體用。不外乎陰陽。而其所以然者。則未嘗倚于陰陽也。

夫易廣矣大矣。以言乎遠則不禦。以言乎邇則靜而正。以言乎天地之間則備矣。

不禦言无盡。靜而正言卽物而理存。備言无所不有。

夫乾其靜也專其動也直是以大生焉夫坤其靜也翕其動也闢是以廣生焉。

乾坤各有動靜於其四德見之靜體而動用靜別而動交也乾一而實故以質言而曰大坤二而虛故以量言而曰廣蓋天之形雖包於地之外而其氣常行乎地之中也易之所以廣大者以此。○程子曰乾陽也不動則不剛其靜也專其動也直不專一則不能直遂坤陰也不靜則不柔其靜也翕其動也闢不翕聚則不能發散。○朱子語類云乾靜專動直而大生坤靜翕動闢而廣生這說陰陽體性如此卦畫也髣髴

似恁地乾畫奇便見得其靜也專其動也直坤畫耦便見得其靜也翕其動也闢。

廣大配天地變通配四時陰陽之義配日月易簡之善配至德。 易音異

易之廣大變通與其所言陰陽之說易簡之德配之天道人事則如此。

右第六章。

子曰易其至矣乎夫易聖人所以崇德而廣業也知崇禮卑崇效天卑法地 知音智

十翼皆夫子所作不應自著子曰字疑皆後人所加也窮理則知崇如天而德崇循理則禮卑如地而業廣此其取類又以清濁言也。○朱子語類云知識貴乎高明踐履貴乎著實知既高明須放低著實作去。○張氏振淵曰知卽德之虛明洞於中者禮卽業之矩矱成於外者天運於萬物之上而聖心之知亦獨超於萬象之表故曰崇效天地包細微不遺一物而聖人之禮亦不忽於纖悉細微之際故曰卑法地。

天地設位而易行乎其中矣成性存存道義之門。

天地設位而變化行猶知禮存性而道義出也成性本成之性也存存謂存而又存不已之意也。○俞氏炎曰人之性渾然天成蓋無有不善者更加以涵養功夫存之又存則無所

往而非道無所往而非義矣。

右第七章。

聖人有以見天下之賾而擬諸其形容象其物宜是故謂之象。

賾雜亂也象卦之象如說卦所列者。○吳氏澄曰不以彖對爻言而以象對爻言者文王未繫彖辭之先重卦之名謂之象象先於彖言象則彖在其中。○張氏振淵曰擬諸形容者擬之陰陽也在未畫卦之先象其物宜正畫卦之事擬是擬其所象象是象其所擬物而曰宜不獨肖其形兼欲盡其理。

聖人有以見天下之動而觀其會通以行其典禮繫辭焉以斷其吉凶是故謂之爻。

會謂理之所聚而不可遺處。通謂理之可行而无所礙處。如庖丁解牛。會則其族而通則其虛也。○朱子語類云。會而不通便窒塞而不可行。通而不會便不知許多曲直錯雜處。○吳氏澄曰。會通謂大中至正之理。非一偏一曲有所拘礙者也。聖人見天下不一之動而觀其極善之理。以行其事。見理精審則行事先當也。以處事之法爲辭繫於各爻之下。使筮而遇此爻者。如此處事則吉。不如此處事則凶也。

言天下之至賾而不可惡也。言天下之至動而不可亂也。

惡猶厭也。○朱子語類云。雜亂處。人易得厭惡。然都是道理中合有底事。自合理會。故不可惡。動亦是合有底。上面各自

有道理。故自不可亂。○潘氏士藻曰。有至一者存。所以不可惡。有至常者存。所以不可亂。

擬之而後言。議之而後動。擬議以成其變化。

觀象玩辭。觀變玩占。而法行之。此下七爻。則其例也。○朱子語類云。擬議只是裁度自家言動。使合此理。變易以從道之意。

鳴鶴在陰。其子和之。我有好爵。吾與爾靡之。子曰。君子居其室。出其言善。則千里之外應之。況其邇者乎。居其室。出其言不善。則千里之外違之。況其邇者乎。言出乎身。加乎民。行發乎邇。見乎遠。言行。君子之樞機。樞機之發。榮辱之主也。言行。君子之所以動天地也。可不愼乎。

釋中孚九二爻義。○保氏八曰。言出乎身。加乎民。行發乎邇。見乎遠。樞動而戶開。機動而矢發。小則招榮辱。大則動天地。皆此唱而彼和。感應之最捷也。

同人先號咷而後笑。子曰。君子之道。或出或處。或默或語。二人同心。其利斷金。同心之言。其臭如蘭。

釋同人九五爻義。言君子之道。初若不同。而後實无間。斷金如蘭。言物莫能間。而其言有味也。○朱子語類云。同心之利。雖金石之堅。亦被他斷出。將去。斷是斷作兩段。

初六。藉用白茅。无咎。子曰。苟錯諸地而可矣。藉之用茅。何咎之

有。愼之至也。夫茅之爲物薄而用可重也。愼斯術也以往。其无所失矣。

釋大過初六爻義。○程傳。茅雖至薄之物。然用之可甚重。以之藉薦。則爲重愼之道。是用之重也。○程氏敬承曰。天下事成於愼而敗於忽。況當大過時。時事艱難。愼心不到。便有所失。故有取於愼之至。言寧過於畏愼也。

勞謙。君子有終。吉。子曰。勞而不伐。有功而不德。厚之至也。語以其功下人者也。德言盛。禮言恭。謙也者。致恭以存其位者也。

釋謙九三爻義。德言盛。禮言恭。言德欲其盛。禮欲其恭也。○程傳。存。守也。致其恭巽以守其位。故高而不危。滿而不溢。是

以能終吉也。○楊氏萬里曰。人之謙與傲。係其德之厚與薄。德厚者無盈色。德薄者無卑辭。如鐘磬焉。愈厚者聲愈緩。薄者反是。故有勞有功。而不伐不德。唯至厚者能之。其德愈盛。則其禮愈恭矣。

亢龍有悔。子曰。貴而无位。高而无民。賢人在下位而无輔。是以動而有悔也。

釋乾上九爻義。當屬文言。此蓋重出。

不出戶庭。无咎。子曰。亂之所生也。則言語以爲階。君不密則失臣。臣不密則失身。幾事不密則害成。是以君子愼密而不出也。

釋節初九爻義。○蔡氏淵曰。不言則是非不形。人之招禍。惟

言爲甚。故言所當節也。密於言語。卽不出戶庭之義。

子曰。作易者其知盜乎。易曰。負且乘。致寇至。負也者。小人之事也。乘也者。君子之器也。小人而乘君子之器。盜思奪之矣。上慢下暴。盜思伐之矣。慢藏誨盜。冶容誨淫。易曰。負且乘。致寇至。盜之招也。

釋解六三爻義。○胡氏瑗曰。小人居君子之位。不惟盜之所奪。抑亦爲盜之侵伐矣。蓋在上之人。不能選賢任能。遂使小人乘時得勢。而至於高位。非小人之然也。

右第八章。

此章言卦爻用。

天一。地二。天三。地四。天五。地六。天七。地八。天九。地十。

此簡本在第十章之首。程子曰。宜在此。今從之。此言天地之數。陽奇陰耦。卽所謂河圖者也。其位。一六居下。二七居上。三八居左。四九居右。五十居中。就此章而言之。則中五爲衍母。次十爲衍子。次一二三四爲四象之位。次六七八九爲四象之數。二老位於西北。二少位於東南。其數則各以其類交錯於外也。

天數五。地數五。五位相得。而各有合。天數二十有五。地數三十。凡天地之數五十有五。此所以成變化而行鬼神也。

此簡本在大衍之後。今按宜在此。天數五者。一三五七九。皆

奇也。地數五者。二四六八十。皆耦也。相得謂一與二。三與四。五與六。七與八。九與十。各以奇耦爲類而自相得。有合。謂一與六。二與七。三與八。四與九。五與十。皆兩相合。二十有五者。五奇之積也。三十者。五耦之積也。變化。謂一變生水。而六化成之。二化生火。而七變成之。三變生木。而八化成之。四化生金。而九變成之。五變生土。而十化成之。鬼神。謂凡奇耦生成之屈伸往來者。○程子曰。數只是氣。變化鬼神。亦只是氣。天地之數五十有五。變化鬼神。皆不越於其間。

大衍之數五十。其用四十有九。分而爲二以象兩。掛一以象三。揲之以四以象四時。歸奇於扐以象閏。五歲再閏。故再扐而後

掛 奇音羈

太衍之數五十。蓋以河圖中宮天五乘地十而得之。至用以筮。則又止用四十有九。蓋皆出於理勢之自然。而非人之知力所能損益也。兩謂天地也。掛。懸其一於左手小指之間也。三。三才也。揲。間而數之也。奇。所揲四數之餘也。扐。勒於左手中三指之兩間也。閏。積月之餘日而成月者也。五歲之閒。再積日而再成月。故五歲之中。凡有再閏。然後別起積分。如一卦之後。左右各一揲而一扐。故五者之中。凡有再扐。然後別起一卦也。

乾之策。二百一十有六。坤之策。百四十有四。凡三百有六十。當期之日。期音基

凡此策數。生於四象。蓋河圖四面。太陽居一而連九。少陰居二而連八。少陽居三而連七。太陰居四而連六。揲蓍之法。則通計三變之餘。去其初卦之一。凡四爲奇。凡八爲耦。奇圓圍三。耦方圍四。三用其全。四用其半。積而數之。則爲六七八九。而第三變揲數策數。亦皆符會。蓋餘三奇則九。而其揲亦九。策亦四九三十六。是爲居一之太陽。餘二奇一耦則八。而其揲亦八。策亦四八三十二。是爲居二之少陰。二耦一奇則七。而其揲亦七。策亦四七二十八。是爲居三之少陽。三耦則六。而其揲亦六。策亦四六二十四。是爲居四之老陰。是其變化往來進退離合之妙。皆出自然。非人之所能爲也。少陰退而未極乎虛。少陽進而未極乎盈。故此獨以老陽老陰。計乾坤六爻之策數。餘可推而知也。期。周一歲也。凡三百六十五日四分日之一。此特舉成數而概言之耳。○朱子語類云。大凡易數皆六十。三十六對二十四。三十二對二十八。皆六十也。十甲十二辰。亦湊到六十也。鍾律五聲十二律。亦積爲六十也。以此知天地之數。皆至六十爲節。

二篇之策。萬有一千五百二十。當萬物之數也。

二篇。謂上下經。凡陽爻百九十二。得六千九百一十二策。陰爻百九十二。得四千六百八策。合之得此數。

是故四營而成易。十有八變而成卦。

四營。謂分二掛一揲四歸奇也。易。變易也。謂一變也。三變成爻。十八變則成六爻也。

八卦而小成。

謂九變而成三畫。得內卦也。

引而伸之。觸類而長之。天下之能事畢矣。長丁丈反

謂已成六爻。而視其爻之變與不變。以爲動靜。則一卦可變而爲六十四卦。以定吉凶。凡四千九十六卦也。

顯道神德行。是故可與酬酢。可與祐神矣。行下孟反

道因辭顯。行以數神。酬酢。謂應對。祐神。謂助神化之功。○張

子曰示人吉凶其道顯陰陽不測其德神顯故可與酬酢神故可與祐神。○又曰顯道者危使平易使傾懼以終始其要无咎之道也神德行者寂然不動冥會於萬化之感而莫知爲之者也受命如響故可與酬酢曲盡鬼謀故可與祐神顯道神德行此言蓍龜之德也。

子曰知變化之道者其知神之所爲乎。

變化之道卽上文數法是也皆非人之所能爲故夫子歎之而門人加子曰以別上文也。○董氏銖曰陽化爲陰陰變爲陽者變化也所以變化者道也道者本然之妙變化者所乘之機故陰變陽化而道無不在兩在故不測故曰知變化之道者其知神之所爲乎。

右第九章。

此章言天地大衍之數揲蓍求卦之法然亦略矣意其詳具于大卜筮人之官而今不可考耳其可推者啓蒙備言之。

易有聖人之道四焉以言者尚其辭以動者尚其變以制器者尚其象以卜筮者尚其占。

四者皆變化之道神之所爲者也。○程子曰言所以述理以言者尚其辭謂以言求理者則存意於辭也以動者尚其變動則變也順變而動乃合道也制器作事當體乎象卜筮吉凶當考乎占。

是以君子將有爲也將有行也問焉而以言其受命也如嚮无有遠近幽深遂知來物非天下之至精其孰能與於此。嚮古文響字與音預

此尚辭尚占言人以蓍問易求其卦爻之辭而以之發言處事則易受人之命而有以告之如嚮之應聲以決其未來之吉凶也以言與以言者尚其辭之以言義同命則將筮而告蓍之語冠禮筮日宰自右贊命是也。○蔡氏淸曰行之於身是有爲措之事業是有行。

參伍以變錯綜其數通其變遂成天地之文極其數遂定天下之象非天下之至變其孰能與於此。參音驂綜子宋切琮之去聲

此尚象之事變則象之未定者也參者三數之也伍者五數之也既參以變又伍以變一先一後更相考覈以審其多寡之實也錯者交而互之一左一右之謂也綜者總而挈之一低一昂之謂也此亦皆謂揲蓍求卦之事蓋通三揲兩手之策以成陰陽老少之畫究七八九六之數以定卦爻動靜之象也參伍錯綜皆古語而參伍尤難曉按荀子云窺敵制變欲伍以參韓非曰省同異之言以知朋黨之分偶參伍之驗以責陳言之實又曰參之以比物伍之以合參史記曰必參而伍之又曰參伍不失漢書曰參伍其賈以類相準此足以

相發明矣○朱子語類云紀數之法以三數之則遇五而齊以五數之則遇三而會所謂參伍以變者前後多寡更相反覆以不齊而要其齊○又云參伍所以通之其治之也簡而疎錯綜所以極之其治之也繁而密

易无思也无爲也寂然不動感而遂通天下之故非天下之至神其孰能與於此

此四者易之體所以立而用所以行者也易指蓍卦无思无爲言其无心也寂然者感之體感通者寂之用人心之妙其動靜亦如此○邵子曰无思无爲者神妙致一之地也所謂一以貫之聖人以此洗心退藏於密

夫易聖人之所以極深而研幾也

研猶審也幾微也所以極深者至精也所以研幾者至變也○韓氏伯曰極未形之理則曰深適動微之會則曰幾

唯深也故能通天下之志唯幾也故能成天下之務唯神也故不疾而速不行而至

所以通志而成務者神之所爲也○張子曰一故神譬之人身四體皆一物故能觸之而無不覺不待心使至此而後覺也此所謂感而遂通不行而至不疾而速也○張氏浚曰精之所燭求物遂知天下之志於此而可遍變之所該萬象以定天下之務於此而可成

子曰易有聖人之道四焉此之謂也

右第十章

此承上章之意言易之用有此四者

子曰夫易何爲者也夫易開物成務冒天下之道如斯而已者也是故聖人以通天下之志以定天下之業以斷天下之疑

開物成務謂使人卜筮以知吉凶而成事業冒天下之道謂卦爻既設而天下之道皆在其中○朱子語類云讀繫辭者須要就卦中一一見得許多道理然後可讀繫辭也蓋易之爲書大抵皆是因卜筮以教逐爻開示吉凶將天下許多道理包藏在其中故冒天下之道

是故蓍之德圓而神卦之德方以知六爻之義易以貢聖人以此洗心退藏於密吉凶與民同患神以知來知以藏往其孰能與於此哉古之聰明睿知神武而不殺者夫方以知之知音智下知以藏知並同

圓神謂變化无方方知謂事有定理易以貢謂變易以告人聖人體具三者之德而无一塵之累无事則其心寂然人莫能窺有事則神知之用隨感而應所謂无卜筮而知吉凶也神武不殺得其理而不假其物之謂○張子曰圓神故能通天下之志方知故能定天下之業易貢故能斷天下之疑○程子曰安有識得易後不知退藏於密密是用之源聖人之妙處

是以明於天之道而察於民之故是興神物以前民用聖人以此齊戒以神明其德夫。

神物謂蓍龜。湛然純一之謂齊，肅然警惕之謂戒。明天道故知神物之可興，察民故故知其用之不可不有以開其先。是以作爲卜筮以教人而於此焉齊戒以考其占，使其心神明不測，如鬼神之能知來也。○朱子語類云，此言作易之事也。聖人以此齊戒以神明其德夫，言用易之事也。齊戒，敬也。聖人無一時一事而不敬，此特因卜筮而尤見其精誠之至，如孔子所愼齊戰疾之意也。

是故闔戶謂之坤。闢戶謂之乾。一闔一闢謂之變。往來不窮謂之通。見乃謂之象。形乃謂之器。制而用之謂之法。利用出入。民咸用之謂之神。（見音現）

闔闢動靜之機也。先言坤者，由靜而動也。乾坤變通者，化育之功也。見象形器者，生物之序也。法者，聖人修道之所爲，而神者，百姓自然之日用也。○張子曰，闔戶，靜密也。闢戶，動達也。一動一靜，是道之常。專於動靜則偏也。○用之不窮，莫知其鄉，故名之曰神。○朱子語類云，利用出入者，便是人生日用，都離他不得。

是故易有大極。是生兩儀。兩儀生四象。四象生八卦。（大音泰）

一每生二，自然之理也。易者，陰陽之變。大極者，其理也。兩儀者，始爲一畫以分陰陽。四象者，次爲二畫以分大少。八卦者，次爲三畫而三才之象始備。此數言者，實聖人作易自然之次第，有不假絲毫智力而成者。畫卦揲蓍，其序皆然。詳見序例、啓蒙。○邵子曰，太極何物也。曰，無爲之本也。太極生兩儀，兩儀，天地之謂乎。曰，兩儀，天地之祖也。太極分而爲二，先得一爲一，復得一爲二。一二謂兩儀。曰，兩儀生四象，四象何物也。曰，四象謂陰陽剛柔。有陰陽然後可以生天，有剛柔然後可以生地。立功之本，於斯爲極。曰，四象生八卦，八卦何謂也。曰，謂乾坤離坎兌艮震巽也。迭相盛衰，終始於其間矣。因而重之則六十四卦由是而生也，而易之道備矣。

八卦定吉凶。吉凶生大業。

有吉有凶，是生大業。○俞氏琰曰，八卦具而定吉凶，則足以斷天下之疑矣。吉凶定而生大業，則有以成天下之務矣。

是故法象莫大乎天地。變通莫大乎四時。縣象著明莫大乎日月。崇高莫大乎富貴。備物致用。立成器以爲天下利。莫大乎聖人。探賾索隱。鉤深致遠。以定天下之吉凶。成天下之亹亹者。莫大乎蓍龜。（縣音懸）

富貴謂有天下，履帝位。立下疑有闕文。亹亹猶勉勉也。疑則怠，決故勉。○朱子語類問，以定天下之吉凶，成天下之亹亹。曰，人到疑而不能決處，便放倒了，不肯向前。動有疑阻。既知

其吉凶。自然勉勉住不得。則其所以亹亹者。卜筮成之也。

是故天生神物。聖人則之。天地變化。聖人效之。天垂象。見吉凶。聖人象之。河出圖。洛出書。聖人則之。見音現

此四者。聖人作易之所由也。河圖洛書。詳見啟蒙。○ 劉子翬曰。河圖昧乎太極。則八卦分而無統。洛書昧乎皇極。則九疇滯而不通。○ 郭氏雍曰。河出圖而後畫八卦。洛出書而定九疇。故河圖非卦也。包犧畫而爲卦。洛書非字也。大禹書而爲字。亦猶箕子因九疇而陳洪範。文王因八卦而演周易。其始則肇於河圖洛書。畫於八卦九疇。成於周易洪範。其序如此。

易有四象。所以示也。繫辭焉。所以告也。定之以吉凶。所以斷也。

四象。謂陰陽老少。示。謂示人以所値之卦爻。

右第十一章。

此章專言卜筮。

易曰。自天祐之。吉无不利。子曰。祐者。助也。天之所助者。順也。人之所助者。信也。履信思乎順。又以尚賢也。是以自天祐之。吉无不利也。

釋大有上九爻義。然在此无所屬。或恐錯簡。宜在第八章之末。

子曰。書不盡言。言不盡意。然則聖人之意。其不可見乎。子曰。聖人立象以盡意。設卦以盡情僞。繫辭焉以盡其言。變而通之以盡利。鼓之舞之以盡神。

言之所傳者淺。象之所示者深。觀奇耦二畫。包含變化。无有窮盡。則可見矣。變通鼓舞。以事而言。兩子曰字。宜衍其一。蓋子曰字。皆後人所加。故有此誤。如近世通書。乃周子所自作。亦爲後人每章加以周子曰字。其設問答處。正如此也。○ 邵子曰。象起於形。數起於質。名起於言。意起於用。天下之數出於理。違於理則入於術。世人以數而入術。故失於理也。○ 崔氏憬曰。言伏羲仰觀俯察。而立八卦之象。以盡其意。設卦謂因而重之爲六十四卦。情僞盡在其中矣。作卦爻之辭。以繫伏羲立卦之象。象既盡意。故辭亦盡言也。○ 朱子語類云。變

而通之以盡利。此言占得此卦。陰陽老少交變。因其變便有通之之理。鼓之舞之以盡神。旣占則无所疑。自然行得順便。如言顯道神德行。成天下之亹亹。皆是鼓之舞之之意。

乾坤其易之緼邪。乾坤成列。而易立乎其中矣。乾坤毁則无以見易。易不可見。則乾坤或幾乎息矣。緼音蘊

緼。所包蓄者。猶衣之著也。易之所有。陰陽而已。凡陽皆乾。凡陰皆坤。畫卦定位。則二者成列。而易之體立矣。乾坤毁。謂卦畫不立。乾坤息。謂變化不行。○ 張子曰。乾坤。天地也。易。造化也。

是故形而上者謂之道。形而下者謂之器。化而裁之謂之變。推

而行之謂之通。舉而錯之天下之民謂之事業。

卦爻陰陽。皆形而下者。其理則道也。因其自然之化而裁制之。變之義也。變通二字。上章以天言。此章以人言。○王氏宗傳曰。道也者。旡方旡體。所以妙是器也。器也者。有方有體。所以顯是道也。道外無器。器外無道。其本一也。故形而上者。與形而下者。皆謂之形。化而裁之。則是器有所指別。而各體名異。故謂之變。推而行之。則是變無所凝滯。而運用不窮。故謂之通。舉是變通之用。而措之天下之民。使之各盡其所以相生相養之道。故謂之事業。

是故夫象。聖人有以見天下之賾。而擬諸其形容。象其物宜。是故謂之象。聖人有以見天下之動。而觀其會通。以行其典禮。繫辭焉以斷其吉凶。是故謂之爻。

重出以起下文。

極天下之賾者存乎卦。鼓天下之動者存乎辭。

卦。卽象也。辭。卽爻也。○俞氏炎曰。賾以象著。卦有象則窮。天下之至雜至亂無有遺者。故曰極。動以辭決。使天下樂於趨事赴功者。手舞足蹈。而不能自已。故曰鼓。

化而裁之存乎變。推而行之存乎通。神而明之。存乎其人。默而成之。不言而信。存乎德行。

卦爻所以變通者在人。人之所以能神而明之者在德。○程子曰。易因爻象論變化。因變化論神。因神論人。因人論德行。大體通論易道。而終於默而成之。不言而信。存乎德行。

右第十二章。

繫辭上傳終

男瑊校字

繫辭下傳

八卦成列。象在其中矣。因而重之。爻在其中矣。

成列。謂乾一兌二離三震四巽五坎六艮七坤八之類。象謂卦之形體也。因而重之。謂各因一卦。而以八卦次第加之。爲六十四也。爻。六爻也。旣重而後卦有六爻也。

剛柔相推。變在其中矣。繫辭焉而命之。動在其中矣。

剛柔相推。而卦爻之變。徃來交錯。无不可見。聖人因其如此。而皆繫之辭。以命其吉凶。則占者所値當動之爻象。亦不出乎此矣。○蔡氏淸曰。天文地理。人事物類。一剛一柔盡之矣。二者之外。再無餘物也。故凡剛者。皆柔之所推也。凡柔者。皆剛之所推也。而易卦中。亦只是剛柔二者而已。非剛則柔。非柔則剛。在剛皆柔之所推。在柔皆剛之所推。

吉凶悔吝者。生乎動者也。

吉凶悔吝。皆辭之所命也。然必因卦爻之動而後見。

剛柔者。立本者也。變通者。趣時者也。趣七句切音娶

一剛一柔。各有定位。自此而彼。變以從時。○朱氏震曰。爻有剛柔。不有兩。則一不立。所以立本也。剛柔相變。通其變以盡利者。趣時也。趣時者。時中也。

吉凶者。貞勝者也。

貞。正也。常也。物以其所正爲常者也。天下之事。非吉則凶。非凶則吉。常相勝而不已也。

天地之道。貞觀者也。日月之道。貞明者也。天下之動。貞夫一者也。觀去聲

觀。示也。天下之動。其變无窮。然順理則吉。逆理則凶。則其所正而常者。亦一理而已矣。○高氏萃曰。天常示人以易。地常示人以簡。雖陰不能以不從。陽不能以不伏。而貞觀之理。常自若也。日明乎晝。月明乎夜。雖中不能以不昃。盈不能以不食。而貞明之理。常自若也。天下之動。進退存亡。不可以一例測。然而順理則裕。從欲惟危。同一揆也。惠廸之吉。從逆之凶。無二致也。是則造化人事之正常。卽吉凶之貞勝。豈可以二而求之哉。

夫乾。確然示人易矣。夫坤。隤然示人簡矣。易音異

確然。健貌。隤然。順貌。所謂貞觀者也。

爻也者。效此者也。象也者。像此者也。

此謂上文乾坤所示之理。爻之奇耦。卦之消息。所以效而像之。

爻象動乎內。吉凶見乎外。功業見乎變。聖人之情見乎辭。

內。謂蓍卦之中。外。謂蓍卦之外。變。卽動乎內之變。辭。卽見乎外之辭。○朱氏震曰。聖人必以彖言乎象。爻言乎變。繫辭以言吉凶者。聖人之情。愛人无已也。恐其蹈於凶咎。是以指其

所之故考乎其辭則聖人之情見矣。

天地之大德曰生。聖人之大寶曰位。何以守位曰仁。何以聚人曰財。理財正辭禁民爲非曰義。

曰人之人。今本作仁。呂氏從古。蓋所謂非衆罔與守邦。○郭氏雍曰。聖人得崇高之位。然後成位乎中而贊化育。故以位爲大寶也。○聖人法天地。亦一於生。曰仁曰財曰義。皆所以生斯民者也。○王氏宗傳曰。聖人所以配天地而王天下者亦有仁義而已矣。仁。德之用也。義。所以輔仁也。理財。如所謂作網罟以佃漁。作耒耜以耕耨。致民聚貨以交易之類。是也。正辭。如所謂易結繩以書契。百官以治。萬民以察。是也。禁民爲非。如所謂重門擊柝以待暴客。剡矢弦弧以威天下。是也。

右第一章。

此章言卦爻吉凶造化功業。

古者包犧氏之王天下也。仰則觀象於天。俯則觀法於地。觀鳥獸之文與地之宜。近取諸身。遠取諸物。於是始作八卦。以通神明之德。以類萬物之情。包通作庖　王音旺

土昭素曰。與地之間諸本多有天字。俯仰遠近所取不一。然不過以驗陰陽消息兩端而已。神明之德。如健順動止之性。萬物之情。如雷風山澤之象。

作結繩而爲網罟。以佃以漁。蓋取諸離。

兩目相承而物麗焉。

包犧氏沒。神農氏作。斲木爲耜。揉木爲耒。耒耨之利。以教天下。蓋取諸益。

二體皆木。上入下動。天下之益莫大於此。

日中爲市。致天下之民。聚天下之貨。交易而退。各得其所。蓋取諸噬嗑。

日中爲市。上明而下動。又借噬爲市。嗑爲合也。

神農氏沒。黃帝堯舜氏作。通其變。使民不倦。神而化之。使民宜之。易窮則變。變則通。通則久。是以自天祐之。吉无不利。黃帝堯舜垂衣裳而天下治。蓋取諸乾坤。

乾坤變化而无爲。○郭氏雍曰。垂衣裳而天下治。無爲而治也。無爲而治者。無他焉。乾坤易簡而已。

刳木爲舟。剡木爲楫。舟楫之利。以濟不通。致遠以利天下。蓋取諸渙。

木在水上也。致遠以利天下疑衍。

服牛乘馬。引重致遠。以利天下。蓋取諸隨。

下動上說。

重門擊柝。以待暴客。蓋取諸豫。

豫備之意。○兪氏炎曰。坤爲闔戶。重門之象也。震。動而有聲之木。擊柝之象也。

斷木爲杵。掘地爲臼。臼杵之利。萬民以濟。蓋取諸小過。

下止上動。

弦木爲弧。剡木爲矢。弧矢之利。以威天下。蓋取諸睽。

睽乖然後威以服之。

上古穴居而野處。後世聖人易之以宮室。上棟下宇。以待風雨。蓋取諸大壯。壯上聲

壯固之意。○司馬氏光曰。風雨動物也。風雨動於上。棟宇健於下。大壯之象也。

古之葬者。厚衣之以薪。葬之中野。不封不樹。喪期无數。後世聖人易之以棺槨。蓋取諸大過。衣去聲

送死大事而過於厚。

上古結繩而治。後世聖人易之以書契。百官以治。萬民以察。蓋取諸夬。

明決之意。○郭氏雍曰。結繩書契。皆所以防小人之僞。非待君子也。夬之爲道。以剛決柔。君子道長。小人道憂。書契所以取諸夬。亦以夬去小人之僞也。

右第二章。

此章言聖人制器尚象之事。

是故易者。象也。象也者。像也。

易卦之形理之似也。○崔氏憬曰。上明取象以制器之義。故以此重釋於象。言易者象於萬物。象者。形像之象也。

彖者。材也。

彖言一卦之材。

爻也者。效天下之動者也。

效放也。○胡氏瑗曰。爻有變動。位有得失。變而合於道者爲得。動而乖於理者爲失。人事之情僞。物理之是非。皆在六爻之中。所以象天下之動也。

是故吉凶生而悔吝著也。

悔吝本微。因此而著。

右第三章。

陽卦多陰。陰卦多陽。

震坎艮爲陽卦。皆一陽二陰。巽離兌爲陰卦。皆一陰二陽。

其故何也。陽卦奇。陰卦耦。奇音羈

凡陽卦皆五畫。凡陰卦皆四畫。○陳氏埴曰。二耦一奇。卽奇爲主。是爲陽卦。二奇一耦。卽耦爲主。是爲陰卦。故曰陽卦多陰。陰卦多陽。

其德行何也。陽一君而二民。君子之道也。陰二君而一民。小人之道也。

君。謂陽。民。謂陰。○朱氏震曰。陰陽二卦。其德行不同。何也。陽卦一君而徧體二民。二民共事一君。一也。故爲君子之道。陰

卦一民共事二君。二君共爭一民。二也。故爲小人之道。

右第四章。

易曰。憧憧往來。朋從爾思。子曰。天下何思何慮。天下同歸而殊塗。一致而百慮。天下何思何慮。

引咸九四爻辭而釋之。言理本无二。而殊塗百慮。莫非自然。何以思慮爲哉。必思而從。則所從者亦狹矣。○韓氏伯曰。天下之動。必歸於一。思以求朋。未能一也。一以感物。不思而至。

日往則月來。月往則日來。日月相推而明生焉。寒往則暑來。暑往則寒來。寒暑相推而歲成焉。往者屈也。來者信也。屈信相感而利生焉。信音申

言往來屈信。皆感應自然之常理。加憧憧焉。則入於私矣。所以必思而後有從也。○張子曰。屈信相感而利生。感以誠也。情僞相感而利害生。雜之僞也。

尺蠖之屈。以求信也。龍蛇之蟄。以存身也。精義入神。以致用也。利用安身。以崇德也。

因言屈信往來之理。而又推以言學。亦有自然之機也。精研其義。至於入神。屈之至也。然乃所以爲出而致用之本。利其施用。无適不安。信之極也。然乃所以爲入而崇德之資。內外交相養。互相發也。

過此以往。未之或知也。窮神知化。德之盛也。

下學之事。盡力於精義利用。而交養互發之機。自不能已。自是以上。則亦无所用其力矣。至於窮神知化。乃德盛仁熟而自致耳。然不知者往而屈也。自致者來而信也。是亦感應自然之理而已。張子曰。氣有陰陽。推行有漸爲化。合一不測爲神。此上四節。皆以釋咸九四爻義。○張子曰。精義入神。事豫吾內。求利吾外也。利用安身。素豫吾外。致養吾內也。窮神知化。乃養盛自致。非思勉之能强。故崇德而外。君子未或致知也。

易曰。困於石。據於蒺藜。入於其宮。不見其妻。凶。子曰。非所困而困焉。名必辱。非所據而據焉。身必危。旣辱且危。死期將至。妻其可得見邪。

釋困六三爻義。○朱子語類云。有著力不得處。若只管著力去作。少間去作不成。他人便道自家无能。便是辱了名。

易曰。公用射隼於高墉之上。獲之无不利。子曰。隼者禽也。弓矢者器也。射之者人也。君子藏器於身。待時而動。何不利之有。動而不括。是以出而有獲。語成器而動者也。

括。結礙也。此釋解上六爻義。○韓氏伯曰。括。結也。君子待時而動。則無結閡之患也。

子曰。小人不恥不仁。不畏不義。不見利不勸。不威不懲。小懲而大誡。此小人之福也。易曰。履校滅趾。无咎。此之謂也。

此釋噬嗑初九爻義。

善不積，不足以成名；惡不積，不足以滅身。小人以小善爲无益而弗爲也，以小惡爲无傷而弗去也。故惡積而不可掩，罪大而不可解。易曰：何校滅耳，凶。

此釋噬嗑上九爻義。○董氏仲舒曰：積善在身，猶長日加益而人不知也；積惡在身，猶火之銷膏而人不見也。

子曰：危者，安其位者也；亡者，保其存者也；亂者，有其治者也。是故君子安而不忘危，存而不忘亡，治而不忘亂，是以身安而國家可保也。易曰：其亡其亡，繫于包桑。

此釋否九五爻義。

子曰：德薄而位尊，知小而謀大，力小而任重，鮮不及矣。易曰：鼎折足，覆公餗，其形渥，凶。言不勝其任也。知音智

此釋鼎九四爻義。○錢氏時曰：古之人君，必量力度德而後授之官；古之人臣，亦必度力度德而後居其任。雖百工胥吏且猶不苟，况三公乎！爲君不明於所擇，爲臣不審於自擇，以至亡身危主，誤國亂天下，皆由不勝任之故，可不戒哉。

子曰：知幾其神乎！君子上交不諂，下交不瀆，其知幾乎。幾者，動之微，吉之先見者也。君子見幾而作，不俟終日。易曰：介于石，不終日，貞吉。介如石焉，寧用終日，斷可識矣。君子知微知彰，知柔知剛，萬夫之望。先見之見音現

此釋豫六二爻義。漢書吉之之閒有凶字。○朱子語類云：幾者動之微，是欲動未動之間，便有善惡，便須就這處理會。若到發出處，便怎生奈何得？所以聖賢說謹獨，便都是要就幾微處理會。

子曰：顏氏之子，其殆庶幾乎！有不善未嘗不知，知之未嘗復行也。易曰：不遠復，无祇悔，元吉。

殆，危也。庶幾，近意，言近道也。此釋復初九爻義。

天地絪縕，萬物化醇；男女構精，萬物化生。易曰：三人行則損一人，一人行則得其友。言致一也。

絪縕，交密之狀。醇，謂厚而凝也。言氣化者也。化生，形化者也。

此釋損六三爻義。○張子曰：心所以萬殊者，感外物而不一也。天大无外，其爲感者絪縕二端而已焉。

子曰：君子安其身而後動，易其心而後語，定其交而後求。君子修此三者，故全也。危以動，則民不與也；懼以語，則民不應也；无交而求，則民不與也。莫之與，則傷之者至矣。易曰：莫益之，或擊之，立心勿恒，凶。易其之易去聲

此釋益上九爻義。○郭氏鵬海曰：事不順理，從欲惟危，爲危以動。心知非理，自覺惶恐，爲懼以語。恩非素結，信非素孚，爲无交而求。

右第五章。

子曰。乾坤其易之門邪。乾陽物也。坤陰物也。陰陽合德而剛柔有體。以體天地之撰。以通神明之德。

諸卦剛柔之體。皆以乾坤合德而成。故曰乾坤易之門。撰猶事也。○荀氏爽曰。陰陽相易。出於乾坤。故曰門。

其稱名也雜而不越。於稽其類。其衰世之意邪。

萬物雖多。无不出於陰陽之變。故卦爻之義。雖雜出而不差謬。然非上古淳質之時思慮所及也。故以爲衰世之意。蓋指文王與紂之時也。○朱子語類。其衰世之意邪。伏羲畫卦時。這般事都已有了。只是未曾經歷。到文王時世變不好。古來未曾有底事都有了。他一一經歷這崎嶇萬變過來。所以說

出那卦辭。

夫易。彰往而察來。而微顯闡幽。開而當名辨物。正言斷辭則備矣。當去聲

而微顯。恐當作微顯而。開而之而。亦疑有誤。○郭氏雍曰。當名卦也。辨物象也。正言彖辭也。斷辭。繫之以吉凶者也。

其稱名也小。其取類也大。其旨遠。其辭文。其言曲而中。其事肆而隱。因貳以濟民行。以明失得之報。中去聲 行並去聲

肆。陳也。貳。疑也。○程氏敬承曰。理貞夫一一而民貳之。有失得。故貳也。明失得之報。則天下曉然歸於理之一一而民行濟矣。濟者。出之陷溺之危。而措之安吉之地。此其所以爲衰世之

意邪。

右第六章。

此章多闕文疑字。不可盡通。後皆放此。

易之興也。其於中古乎。作易者。其有憂患乎。

夏商之末。易道中微。文王拘於羑里而繫彖辭。易道復興。

是故履德之基也。謙德之柄也。復德之本也。恒德之固也。損德之修也。益德之裕也。困德之辨也。井德之地也。巽德之制也。

履禮也。上天下澤。定分不易。必謹乎此。然後其德有以爲基而立也。謙者自卑而尊人。又爲禮者之所當執持而不可失者也。九卦皆反身修德以處憂患之事也。而有序焉。基所以

立。柄所以持。復者心不外而善端存。恒者守不變而常且久。懲忿窒慾以修身。遷善改過以長善。困以自驗其力。井以不變其所。然後能巽順於理以制事變也。

履和而至。謙尊而光。復小而辨於物。恒雜而不厭。損先難而後易。益長裕而不設。困窮而通。井居其所而遷。巽稱而隱。易音異 長上聲 稱去聲

此如書之九德。禮非強世。然事皆至極。謙以自卑而尊且光。復陽微而不亂於羣陰。恒處雜而常德不厭。損欲先難。習熟則易。益但充長而不造作。困身困而道亨。井不動而及物。巽稱物之宜而潛隱不露。

履以和行。謙以制禮。復以自知。恒以一德。損以遠害。益以興利。困以寡怨。井以辨義。巽以行權。（和行之行去聲　遠去聲）

寡怨。謂少所怨尤。辨義。謂安而能慮。○虞氏翻曰。禮和爲貴。故以和行也。有不善未嘗不知。故自知也。恒立不易方。故一德也。○朱子語類。問巽以行權。權是逶迤曲折以順理否。曰。然。巽有入之義。巽爲風。如風之入物。只爲巽便能入。義理之中無細不入。又問巽稱而隱。隱亦是入物否。曰。隱便是不見處。

右第七章。

此章三陳九卦。以明處憂患之道。

易之爲書也不可遠。爲道也屢遷。變動不居。周流六虛。上下无常。剛柔相易。不可爲典要。唯變所適。（遠去聲）

遠。猶忘也。周流六虛。謂陰陽流行於卦之六位。○侯氏行果曰。居則觀象。動則玩占。故不可遠也。○邵子曰。六虛者。六位也。虛以待變動之事也。○吳氏曰愼曰。不可爲典要。變無方也。旣有典常。理有定也。故曰。易者。變易也。不易也。

其出入以度。外內使知懼。

此句未詳。疑有脫誤。○潘氏夢旂曰。易雖不可爲典要。而其出入往來。皆有法度。而非妄動也。故卦之外內。皆足以使人知懼。

又明於憂患與故。无有師保。如臨父母。

雖无師保。而常若父母臨之。戒懼之至。○虞氏翻曰。神以知來。故明憂患。知以藏往。故知事故。

初率其辭而揆其方。旣有典常。苟非其人。道不虛行。

方。道也。始由辭以度其理。則見其有典常矣。然神而明之。則存乎其人也。○龔氏煥曰。旣曰不可爲典要。又曰旣有典常。不可爲典要者。以剛柔之變易無常者言也。旣有典常者。以卦爻之一定而不可易者言也。剛柔變易之無常。所以卦爻之一定而不可易。而一定不易之理。未嘗不行於剛柔變易之中也。

右第八章。

易之爲書也。原始要終。以爲質也。六爻相雜。唯其時物也。（要平聲）

質。謂卦體。卦必舉其始終而後成體。爻則唯其時物而已。○孔氏穎達曰。物。事也。一卦之中。六爻交相雜錯。唯各會其時。各主其事。

其初難知。其上易知。本末也。初辭擬之。卒成之終。（易音異）

此言初上二爻。○干氏寶曰。初擬議之。故難知。卒終成之。故易知。本末勢然也。

若夫雜物撰德。辨是與非。則非其中爻不備。

此謂卦中四爻。○漢上朱氏曰。中四爻。京房所謂互體是也。

噫亦要存亡吉凶則居可知矣知者觀其彖辭則思過半矣知者之知音智

彖統論一卦六爻之體○蘇氏軾曰彖者常論其用事之爻故觀其彖則其餘皆彖爻之所用者也。

二與四同功而異位其善不同二多譽四多懼近也柔之爲道不利遠者其要无咎其用柔中也要平聲

此以下論中爻同功謂皆陰位異位謂遠近不同四近君故多懼柔不利遠而二多譽者以其柔中也○崔氏憬曰二四皆陰位陰之爲道近比承陽故不利遠○吳氏澄曰二與五應爲遠四與五比爲近遠者意氣舒展而多譽近者勢分逼

而多懼多者謂不盡然而若此者衆爾。

三與五同功而異位三多凶五多功貴賤之等也其柔危其剛勝邪勝音升

三五同陽位而貴賤不同然以柔居之則危唯剛則能勝之○侯氏行果曰言邪者不定之辭也或有柔居而吉者得其時也○崔氏憬曰三處下卦之極居上卦之下而上承天子若無含章之美則必致凶五既居中不偏貴乘天位以道濟物廣被寰中故多功也。

右第九章。

易之爲書也廣大悉備有天道焉有人道焉有地道焉兼三才而兩之故六六者非它也三才之道也。

三畫已具三才重之故六而以上二爻爲天中二爻爲人下二爻爲地。

道有變動故曰爻爻有等故曰物物相雜故曰文文不當故吉凶生焉當去聲

道有變動謂卦之一體等謂遠近貴賤之差相雜謂剛柔之位相間不當謂爻不當位○項氏安世曰爻有等者初二三四五上也物相雜者初三五與二四上陰陽相間也文不當者九居陰位六居陽位也○何氏楷曰不當者非專指陽居陰位陰居陽位也卦情若淑或以不當爲吉卦情若慝反以

當位爲凶要在隨時變易得其當而已。

右第十章。

易之興也其當殷之末世周之盛德邪當文王與紂之事邪是故其辭危危者使平易者使傾其道甚大百物不廢懼以終始其要无咎此之謂易之道也易者之易去聲要平聲

危懼故得平安慢易則必傾覆易之道也○張氏栻曰既懼其始使人防微杜漸又懼其終使人持盈守成要之以無咎而補過乃易之道也。

右第十一章。

夫乾天下之至健也德行恒易以知險夫坤天下之至順也德

行恒簡以知阻。行易並去聲

主健則所行无難。故易。主順則所行不繁。故簡。然其於事。皆有以知其難而不敢易以處之也。是以其有憂患則健者如自高臨下。而知其險。順者如自下趨上。而知其阻。蓋雖易而能知險則不陷於險矣。既險而又知阻則不困於阻矣。所以能危能懼而無易者之傾也。○張子曰。簡易然後知險阻。簡易理得。然後一以貫天下之道。○項氏安世曰。易與險相反。惟中心易直者。能照天下險巇之情。簡與阻相反。惟行事簡靜者。能察天下繁壅之機。

能說諸心。能研諸侯之慮。定天下之吉凶。成天下之亹亹者。說音悅

侯之二字衍。說諸心者。心與理會。乾之事也。研諸慮者。理因慮審。坤之事也。說諸心。故有以定吉凶。研諸慮。故有以成亹亹。○朱子語類云。凡事見得通透了。自然歡悅。既說諸心。是理會得了。於事上更審一審。便是研諸慮。研。是更去研磨。定天下之吉凶。是剖判得這事。成天下之亹亹。是作得這事業。

是故變化云爲。吉事有祥。象事知器。占事知來。

變化云爲。故象事可以知器。吉事有祥。故占事可以知來。

天地設位。聖人成能。人謀鬼謀。百姓與能。與音預

天地設位。而聖人作易以成其功。於是人謀鬼謀。雖百姓之愚。皆得以與其能。

八卦以象告。爻彖以情言。剛柔雜居。而吉凶可見矣。

象。謂卦畫。爻彖。謂卦爻辭。

變動以利言。吉凶以情遷。是故愛惡相攻而吉凶生。遠近相取而悔吝生。情僞相感而利害生。凡易之情。近而不相得則凶。或害之。悔且吝。惡烏故切

不相得。謂相惡也。凶害悔吝。皆由此生。○郭氏雍曰。吉凶以情遷者。卦之吉凶。因人之善惡而遷也。○項氏安世曰。凡爻有比爻。有應爻。有一卦之主爻。皆情之當相得者也。今稱近者。止據比爻言之。反以三隅。則遠而爲應爲主者。亦必備此

三條矣。但居之近者。其吉凶尤多。故聖人概以近者明之。

將叛者其辭慙。中心疑者其辭枝。吉人之辭寡。躁人之辭多。誣善之人其辭游。失其守者其辭屈。

卦爻之辭。亦猶是也。○王氏申子曰。歉於中者必愧於外。故將叛者其辭慙。疑於中者必泛其說。故中心疑者其辭枝。吉德之人見理直。故其辭寡。躁競之人急於售。故其辭多。誣善類者。必深匿其跡。而陰寓其忮。故其辭游。失其守者。必見義不明而內無所主。故其辭屈。○張氏振淵曰。此節即人之辭以情遷者。驗易之辭以情遷也。

右第十二章。繫辭下傳終

男城校字

說卦傳

孔氏穎達曰。孔子以伏羲畫八卦後。重爲六十四卦。繫辭中畧明八卦小成。引而伸之。又曰。八卦成列。象在其中矣。因而重之。爻在其中矣。又曰。觀象於天。觀法於地。觀鳥獸之文。與地之宜。近取諸身。遠取諸物。始作八卦。以通神明之德。以類萬物之情。然引而伸之。重三成六之意。猶自未明。仰觀俯察。近身遠物之象。亦爲未見。故於此更備說重卦之由。及八卦所爲之象。謂之說卦焉。

昔者聖人之作易也。幽贊於神明而生蓍。

幽贊神明。猶言贊化育。龜筴傳曰。天下和平。王道得而蓍莖

長丈。其叢生滿百莖。

參天兩地而倚數。參音驂

天圓地方。圓者一而圍三。三各一奇。故參天而爲三。方者一而圍四。四合二耦。故兩地而爲二。數皆倚此而起。故揲蓍三變之末。其餘三奇則三三而九。三耦則三二而六。兩二一三則爲七。兩三一二則爲八。

觀變於陰陽而立卦。發揮於剛柔而生爻。和順於道德而理於義。窮理盡性以至於命。

和順從容。无所乖逆。統言之也。理。謂隨事得其條理。析言之也。窮天下之理。盡人物之性。而合於天道。此聖人作易之極功也。○邵子曰。天使我有是之謂命。命之在我之謂性。性之在物之謂理。○張子曰。德不勝氣。性命於氣。德勝其氣。性命於德。窮理盡性。則性天德。命天理。○朱子語類云。觀變於陰陽。近於造化而言。發揮剛柔。近於人事而言。且如泰卦。以卦言之。只見得小往大來陰陽消長之意。爻裏面便有包荒之類。○徐氏幾曰。如乾爲天道。而彖之元亨利貞。則其德。爻之潛見躍飛。則其義。以一卦而統言之。所謂和順也。統六爻而言之。所謂理也。善觀易者。推爻義以窮天下之理。明卦德以盡一己之性。窮理盡性。則進退存亡得喪之天道可以知。而天命在我矣。○何氏楷曰。數既形矣。卦斯立焉。卦既立矣。爻

斯生焉。和順於道德而理於義。從合而分。窮理盡性以至於命。從分而合。理義非二也。程子謂在物爲理。處物爲義是也。性命與道德非二也。子思謂天命之謂性。率性之謂道是也。窮盡至。皆造極之意。性者。理之原。理窮則逢其原。故窮理所以盡性。命者性之原。性盡則逢其原。故盡性所以至命。只是一事。

右第一章。

昔者聖人之作易也。將以順性命之理。是以立天之道。曰陰與陽。立地之道。曰柔與剛。立人之道。曰仁與義。兼三才而兩之。故易六畫而成卦。分陰分陽。迭用柔剛。故易六位而成章。

兼三才而兩之。總言六畫。又細分之。則陰陽之位。間雜而成文章也。○朱氏震曰。易有太極。太虛也。陰陽者。太虛聚而有氣也。柔剛者。氣聚而有體也。仁義根於太虛。見於氣體。而動於知覺者也。自萬物一源觀之。謂之性。自稟賦觀之。謂之命。自通天地人觀之。謂之理。三者一也。○丘氏富國曰。上言窮理盡性至命。此言順性命。則易中所言之理。皆性命也。然所謂性命之理。卽陰陽剛柔仁義是也。兼三才而兩之。言重卦也。方卦之小成。三畫已具三才之道。至重而六。則天地人之道各兩。所謂六畫成卦也。分陰分陽。以位言。凡卦初三五位爲陽。二四上位爲陰。自初至上。陰陽各半。故曰分。迭用柔剛

以爻言。柔謂六。剛謂九也。位之陽者。剛居之。柔亦居之。位之陰者。柔居之。剛亦居之。或柔或剛。更相爲用。故曰迭。分之以示其經。迭用以爲之緯。經緯錯綜。粲然有文。所謂六位成章也。○蔡氏淸曰。立天之道。非有以立之。卽謂天道之立以陰陽也。其曰分陰分陽者。陰陽之自分也。其曰迭用柔剛者。剛柔之自迭用也。非有分之用之者也。

右第二章。

天地定位。山澤通氣。雷風相薄。水火不相射。八卦相錯。

邵子曰。此伏羲八卦之位。乾南坤北。離東坎西。兌居東南。震居東北。巽居西南。艮居西北。於是八卦相交而成六十四卦。

所謂先天之學也。○項氏安世曰。八卦雖八。實則陰陽二字而已。是故位雖定而氣則通。勢雖相薄而情不厭。明本一物也。

數往者順。知來者逆。是故易逆數也。

起震而歷離兌以至於乾。數已生之卦也。自巽而歷坎艮以至於坤。推未生之卦也。易之生卦。則以乾兌離震巽坎艮坤爲次。故皆逆數也。○胡氏炳文曰。諸儒訓釋。皆謂已往而易見者爲順。未來而前知者爲逆。易主於前民用。故曰易逆數也。惟本義依邵子。以數往者順一段爲指全圖而言卦氣之所以行。易逆數一段爲指橫圖而言卦之所以生。非本義發

邵子之蘊。則學者孰知此所謂先天之學哉。

右第三章。

雷以動之。風以散之。雨以潤之。日以晅之。艮以止之。兌以說之。乾以君之。坤以藏之。說音悅

此卦位相對。與上章同。○朱氏震曰。前說乾坤以至六子。此說六子而歸乾坤。終始循環。不見首尾。易之道也。○朱子語類云。雷以動之以下四句。取象義多。故以卦言。○項氏安世曰。自天地定位。至八卦相錯。言先天之順象也。自雷以動之至坤以藏之。言先天之逆象也。

右第四章。

帝出乎震。齊乎巽。相見乎離。致役乎坤。說言乎兌。戰乎乾。勞乎坎。成言乎艮。說音悅

帝者天之主宰。邵子曰。此卦位乃文王所定。所謂後天之學也。

萬物出乎震。震東方也。齊乎巽。巽東南也。齊也者。言萬物之絜齊也。離也者。明也。萬物皆相見。南方之卦也。聖人南面而聽天下。嚮明而治。蓋取諸此也。坤也者。地也。萬物皆致養焉。故曰致役乎坤。兌正秋也。萬物之所說也。故曰說言乎兌。戰乎乾。乾西北之卦也。言陰陽相薄也。坎者水也。正北方之卦也。勞卦也。萬物之所歸也。故曰勞乎坎。艮東北之卦也。萬物之所成終而所成始也。故曰成言乎艮。嚮讀作向 說音悅

上言帝。此言萬物之隨帝以出入也。○徐氏幾曰。坎離天地之大用也。得乾坤之中氣。故離火居南。坎水居北也。震動也。物生之初也。故居東。兌說也。物成之後。故居西北。四者各居正位也。震屬木。巽亦屬木。震陽木也。巽陰木也。故巽居東南巳之位也。兌屬金。乾亦屬金。兌陰金也。乾陽金也。故乾居西北亥之方也。坤艮皆土也。坤陰土。艮陽土。坤居西南。艮居東北者。所以均王乎四時也。此四者分居四隅也。後天八卦。以震巽離坤兌乾坎艮爲次者。震巽屬木。木生火。故離次之。離火生土。故坤次之。坤土生金。故兌乾次之。金生水。故坎次之。水非土亦不能以生木。故艮次之。水土又生木。木又生火。八卦之用。五行之生。循環无窮。此所以爲造化流行之序也。○陳氏琛曰。火氣極熱。物無由而成。水氣極寒。物無由而生。惟土氣最爲中和。故火金之交。有坤土。水木之交。有艮土。而爲萬物之所由出入者也。養身養民治天下。皆要中和。

右第五章。

此章所推卦位之說。多未詳者。

神也者。妙萬物而爲言者也。動萬物者莫疾乎雷。橈萬物者莫疾乎風。燥萬物者莫熯乎火。說萬物者莫說乎澤。潤萬物者莫潤乎水。終萬物始萬物者莫盛乎艮。故水火相逮。雷雨不相悖。山澤通氣。然後能變化。既成萬物也。

此去乾坤而專言六子。以見神之所爲。然其位序亦用上章之說。未詳其義。○明道程子曰。冬至一陽生。而遇至後則倍寒。何也。陰陽消長之際。无截然斷絕之理。故相攙掩過。如天將曉。復至陰黑。亦是理也。大抵終始萬物莫盛乎艮。此理儘神妙。○朱氏震曰。張子云。一則神。兩則化。妙萬物者。一則神也。且動橈燥說潤終始萬物者。孰若六子。然不能以獨化。故必相逮也。不相悖也。通氣也。然後能變化既成萬物。合則化。化則神。○梁氏寅曰。神卽帝也。帝者神之體。神者帝之用。故主宰萬物者。帝也。所以妙萬物者。帝之神也。

右第六章

乾健也坤順也震動也巽入也坎陷也離麗也艮止也兌說也說音悅

此言八卦之性情○邵子曰乾奇也陽也健也故天下之健莫如天坤耦也陰也順也故天下之順莫如地所以順天也震起也一陽起也起動也故天下之動莫如雷坎陷也一陽陷於二陰陷下也故天下之下莫如水艮止也一陽於是而止也故天下之止莫如山巽入也一陰入於二陽之下故天下之入莫如風離麗也一陰麗於二陽其卦錯然成文而華麗也天下之麗莫如火故又爲附麗之麗兌說也一陰出於

外而說於物故天下之說莫如澤○朱子語類云以通神明之德以類萬物之情盡於八卦而震巽坎離艮兌又總於乾坤曰動曰陷曰止皆健底意思曰入曰麗曰說皆順底意思聖人下此八字極狀得八卦性情盡

右第七章

乾爲馬坤爲牛震爲龍巽爲雞坎爲豕離爲雉艮爲狗兌爲羊

遠取諸物如此○邵子曰一陽動於二陰之下震也重淵之下有動物者豈非龍乎○項氏安世曰健者爲馬順者爲牛善動者爲龍善伏者爲雞質躁而外汚者爲豕質野而外明者爲雉前剛而止物者爲狗內很而外說者爲羊

右第八章

乾爲首坤爲腹震爲足巽爲股坎爲耳離爲目艮爲手兌爲口

近取諸身如此○龔氏原曰其外圓諸陽之所聚者首也其中寬衆陰之所藏者腹也足則在下而善動股則從上而善隨耳則內陽而聰目則外陽而明在上而止者手也在外而說者口也

右第九章

乾天也故稱乎父坤地也故稱乎母震一索而得男故謂之長男巽一索而得女故謂之長女坎再索而得男故謂之中男離再索而得女故謂之中女艮三索而得男故謂之少男兌三索

而得女故謂之少女長上聲少去聲

索求也謂揲蓍以求爻也男女指卦中一陰一陽之爻而言○項氏安世曰乾坤六子初爲氣末爲形中爲精雷風氣也山澤形也水火精也○吳氏澄曰萬物資始於天猶子之氣始於父也資生於地猶子之形生於母也故乾稱父坤稱母索求而取之也坤交於乾求取乾之初畫中畫上畫而得長中少三男乾交於坤求取坤之初畫中畫上畫而得長中少三女一索謂交初再索謂交中三索謂交上以索之先後爲長中少之次也

右第十章

乾為天。為圜。為君。為父。為玉。為金。為寒。為冰。為大赤。為良馬。為老馬。為瘠馬。為駁馬。為木果。圜音圓

荀九家此下有為龍。為直。為衣。為言。○孔氏穎達曰。駁馬有牙如鋸。能食虎豹。取其至健也。○邵子曰。木結實而種之。又成是木而結是實。木非舊木也。此木之神不二也。此實生生之理也。○張子曰。乾為大赤。其正色也。為冰。健極而寒凝也。

坤為地。為母。為布。為釜。為吝嗇。為均。為子母牛。為大輿。為文。為衆。為柄。其於地也為黑。

荀九家有為牝。為迷。為方。為囊。為裳。為黃。為帛。為漿。○孔氏穎達曰。為釜。取其化生成熟也。為柄。取其生物之本也。

震為雷。為龍。為玄黃。為旉。為大塗。為長子。為決躁。為蒼筤竹。為萑葦。其於馬也為善鳴。為馵足。為作足。為的顙。其於稼也為反生。其究為健。為蕃鮮。

荀九家有為玉。為鵠。為鼓。○孔氏穎達曰。馵。馬後足白為馵。取其動而見也。為作足。取其動而行健也。○蔡氏清曰。凡稼之始生皆為反生。蓋以其初閒生意實從種子中出而下著地以為根。然後種中萌芽乃自舉。

巽為木。為風。為長女。為繩直。為工。為白。為長。為高。為進退。為不果。為臭。其於人也為寡髮。為廣顙。為多白眼。為近利市三倍。其究為躁卦。為長之長如字

荀九家有為楊。為鸛。○孔氏穎達曰。為近利。取躁人之情多近利也。市三倍。取其木生蕃盛於市則三倍之利也。○項氏安世曰。繩取其齊。白取其潔也。

坎為水。為溝瀆。為隱伏。為矯輮。為弓輪。其於人也為加憂。為心病。為耳痛。為血卦。為赤。其於馬也為美脊。為亟心。為下首。為薄蹄。為曳。其於輿也為多眚。為通。為月。為盜。其於木也為堅多心。

荀九家有為宮。為律。為可。為棟。為叢棘。為狐。為蒺藜。為桎梏。○孔氏穎達曰。為心病。憂險難故心病。為耳痛。坎為勞卦。聽勞則耳痛也。為血卦。人之有血。猶地有水也。

離為火。為日。為電。為中女。為甲冑。為戈兵。其於人也為大腹。為乾卦。為鱉。為蟹。為蠃。為蚌。為龜。其於木也為科上槁。乾音干

荀九家有為牝牛。○孔氏穎達曰。為鱉為蟹為蚌為龜。皆取其剛在外也。○俞氏琰曰。離中虛而外乾燥。故為木之科上槁。蓋與坎之堅多心相反。

艮為山。為徑路。為小石。為門闕。為果蓏。為閽寺。為指。為狗。為鼠。為黔喙之屬。其於木也為堅多節。

荀九家有為鼻。為虎。為狐。○朱氏震曰。閽人主門。寺人主巷。艮為止。此職皆掌禁止者也。○郭氏雍曰。震之剛動於下。故言足。坎之剛動於中。故言心。艮之剛動於上。故言喙。○項氏安世曰。震為旉。為蕃鮮。草木之始也。艮為果蓏。草木之終也。

果蓏能終而又能始。故於艮之象爲切。

兌爲澤。爲少女。爲巫。爲口舌。爲毁折。爲附決。其於地也爲剛鹵。爲妾。爲羊。

荀九家有爲常。爲輔頰。○郭氏雍曰。附猶替命。使天下之比附。決猶號令之決。附決之意。與詩之疏附同。陽在下爲剛。陰在下爲鹵。蓋亦藪澤之象。

右第十一章。

此章廣八卦之象。其間多不可曉者。求之于經。亦不盡合也。

說卦終 **男瑊校字**

序卦傳

朱子語類問易上經三十卦。下經三十四卦。多寡不均。何也。曰卦有正對。有反對。乾坤坎離頤大過中孚小過八卦。正對也。正對不變。故反覆觀之。止成八卦。其餘五十六卦。反對也。反對者皆變。故反覆觀之。共二十八卦。以正對卦合反對卦觀之。總而爲三十六卦。其在上經不變卦凡六。乾坤坎離頤大過是也。自屯蒙而下二十四卦。反之爲十二。以十二而加六。則十八也。其在下經。不變卦凡二。中孚小過是也。自咸恒而下三十二卦。反之則爲十六。以十六加二。亦十八也。其多寡之數。則未嘗不均也。○項氏安世曰。易之稱上下經者。

未有考也。以序卦觀之。二篇之分斷可知矣。

有天地。然後萬物生焉。盈天地之間者。唯萬物。故受之以屯。屯者盈也。屯者物之始生也。物生必蒙。故受之以蒙。蒙者蒙也。物之穉也。物穉不可不養也。故受之以需。需者飲食之道也。飲食必有訟。故受之以訟。訟必有衆起。故受之以師。師者衆也。衆必有所比。故受之以比。比者比也。比必有所畜。故受之以小畜。物畜然後有禮。故受之以履。履而泰。然後安。故受之以泰。

晁氏云。鄭无而泰二字。○胡氏一桂曰。乾坤至履十變。陰陽之氣一周矣。

泰者通也。物不可以終通。故受之以否。物不可以終否。故受之

以同人與人同者物必歸焉故受之以大有大有者不可以盈故受之以謙有大而能謙必豫故受之以豫豫必有隨故受之以隨以喜隨人者必有事故受之以蠱蠱者事也有事而後可大故受之以臨臨者大也物大然後可觀故受之以觀可觀而後有所合故受之以噬嗑嗑者合也物不可以苟合而已故受之以賁賁者飾也致飾然後亨則盡矣故受之以剝剝者剝也物不可以終盡剝窮上反下故受之以復復則不妄矣故受之以无妄有无妄然後可畜故受之以大畜物畜然後可養故受之以頤頤者養也不養則不可動故受之以大過物不可以終過故受之以坎坎者陷也陷必有所麗故受之以離離者麗也

右上篇

有天地然後有萬物有萬物然後有男女有男女然後有夫婦有夫婦然後有父子有父子然後有君臣有君臣然後有上下有上下然後禮義有所錯夫婦之道不可以不久也故受之以恒恒者久也

于氏寶曰此詳言人道三綱六紀有自來也人有男女陰陽之性則自然有夫婦配合之道陰陽化生血體相傳則白然有父子之親以父立君以子資臣則必有君臣之位有君臣之位故有上下之序有上下之位則必禮以定其體義以制其宜明先王制作蓋取之於情者也上經始於乾坤有生之本也下經始於咸恒人道之首也易之興也當殷之末世有妲巳之禍當周之盛德有三母之功以言天不地不生夫不婦不成相須之至王教之端故詩以關雎爲國風之始而易於咸恒備論禮義所由生也

物不可以久居其所故受之以遯遯者退也物不可以終遯故受之以大壯物不可以終壯故受之以晉晉者進也進必有所傷故受之以明夷夷者傷也傷於外者必反其家故受之以家人家道窮必乖故受之以睽睽者乖也乖必有難故受之以蹇蹇者難也物不可以終難故受之以解解者緩也緩必有所失故受之以損損而不已必益故受之以益益而不已必決故受

之以夬夬者決也決必有所遇故受之以姤姤者遇也物相遇而後聚故受之以萃萃者聚也聚而上者謂之升故受之以升升而不已必困故受之以困困乎上者必反下故受之以井井道不可不革故受之以革革物者莫若鼎故受之以鼎主器者莫若長子故受之以震震者動也物不可以終動止之故受之以艮艮者止也物不可以終止故受之以漸漸者進也進必有所歸故受之以歸妹得其所歸者必大故受之以豐豐者大也窮大者必失其居故受之以旅旅而无所容故受之以巽巽者入也入而後說之故受之以兌兌者說也說而後散之故受之以渙渙者離也物不可以終離故受之以節節而信之故受之

以中孚。有其信者必行之。故受之以小過。有過物者必濟。故受之以既濟。物不可窮也。故受之以未濟終焉。

邵子曰。乾坤。天地之本。坎離。天地之用。是以易始於乾坤中於坎離。終於既未濟。而泰否爲上經之中。咸恒爲下經之首。皆言乎其用也。○又曰。乾坤坎離。爲上篇之用。兌艮巽震。爲下篇之用也。頤中孚大過小過。爲二篇之正也。○又曰。自乾坤至坎離。以天道也。自咸恒至既濟未濟。以人事也。○項氏安世曰。上經言天地生萬物。以氣而流形。故始於乾坤。終於坎離。言氣化之本也。下經言萬物之相生。以形而傳氣。故始於咸恒。終於既濟未濟。言夫婦之道也。○蔡氏淸曰。序卦之

義。有相反者。有相因者。相反者。極而變者也。相因者。其未至於極者也。總不出此二例。

右下篇

雜卦傳

朱子語類云。卦有反有對。乾坤坎離。倒轉也只是四卦。艮兌震巽。倒轉則爲中孚頤小過大過。其餘皆是對卦。○又云。八卦便只是六卦。乾坤坎離是四正卦。兌便是翻轉的巽。震便是翻轉的艮。六十四卦。只八卦是正卦。餘便只二十四卦。翻轉爲五十六卦。中孚是箇雙夾的離。小過是箇雙夾的坎。大過是個厚畫底坎。頤是箇厚畫底離

乾剛坤柔。比樂師憂。樂音洛

蘇氏軾曰。有親則樂。動衆則憂。

臨觀之義。或與或求。

以我臨物曰與。物來觀我曰求。或曰。二卦互有與求之義。

屯見而不失其居。蒙雜而著。見音現

屯震遇坎。震動故見。坎險不行也。蒙坎遇艮。坎幽昧。艮光明也。或曰。屯以初言。蒙以二言。○蘇氏軾曰。君子以經綸。故曰見。盤桓利居貞。故曰不失其居。蒙以養正。蒙正未分。故曰雜。童蒙。故曰著

震起也。艮止也。損益。盛衰之始也。

虞氏翻曰。震陽動行故起。艮陽終止故止。○郭氏雍曰。損已必盛。故爲盛之始。益已必衰。故爲衰之始。消長相循。在道當如是也。

大畜時也。无妄災也。

止健者時有適然。无妄而災自外至。○何氏楷曰。大畜若上九天衢之亨。可謂得時矣。然无畜而時不謂時也。大畜故謂之時耳。无妄若六三或繫之牛。可謂逢災矣。然有妄而災不謂災也。无妄故謂之災耳。

萃聚而升不來也。謙輕而豫怠也。

朱子語類云。輕是不自尊重卑小之義。豫是悅之極。便放倒

了。如上六冥豫是也。○張氏振淵曰。萃有聚而尚往之義。升有往而不反之義。

噬嗑食也。賁无色也。

白受采。○郭氏雍曰。賁以白賁无咎。故无色則質全。有天下之至賁存焉。○項氏安世曰。物消曰食。噬者合則强物消矣。

兌見而巽伏也。

兌陰外見。巽陰内伏。

隨无故也。蠱則飭也。

隨前无故。蠱後當飭。○俞氏炎曰。故謂故舊。與革去故之故同。隨人則忘舊。蠱則飭而新也。

剝爛也。復反也。

徐氏幾曰。剝爛則陽窮於上。復反則陽生於下。猶果之爛墜於下。則可種而生矣。

晉晝也。明夷誅也。

誅。傷也。○郭氏雍曰。晉與明夷。朝暮之象也。故言明出地上。明入地中。誅亦傷也。

井通而困相遇也。

剛柔相遇而剛見揜也。○郭氏雍曰。往來井井。則其道通。困遇剛揜。所以爲困。○項氏安世曰。自乾坤至此三十卦。正與上經之數相當。而下經亦以咸恒爲始。以此見卦雖以雜名。而乾坤咸恒上下經之首。則未嘗雜也。

咸速也。恒久也。

咸速恒久。○蔡氏淵曰。有感則應。故速。常故能久。

渙離也。節止也。解緩也。蹇難也。睽外也。家人内也。否泰反其類也。難去聲

張子曰。天下之難。旣解。故安於佚樂。每失於緩。蹇者。見險而止。故爲難。○俞氏炎曰。渙節皆有坎水。水以散之則離。澤以瀦之則止。○徐氏在漢曰。外猶言外之也。非内外之外。以情之親疏爲内外也。

大壯則止。遯則退也。

止謂不進。○郭氏雍曰。壯不知止。小人之壯也。君子之壯則有止。遯之退。大壯之止。則克巳之道。

大有衆也。同人親也。革去故也。鼎取新也。小過過也。中孚信也。豐多故。親寡旅也。

旣明且動。其故多矣。○潘氏夢旂曰。物盛則多故。旅寓則少親。

離上而坎下也。

火炎上。水潤下。

小畜寡也。履不處也。處上聲

不處。行進之義。○龔氏原曰。柔爲君。故大有則衆。柔爲臣。故

小畜則寡。

需不進也。訟不親也。

李氏舜臣曰、乾上離下爲同人。火性炎上而趨乾。故曰同人親也。乾上坎下爲訟。水性就下。與乾違行。故不親也。

大過顚也。姤遇也。柔遇剛也。漸女歸待男行也。頤養正也。旣濟定也。歸妹女之終也。未濟男之窮也。夬決也。剛決柔也。君子道長。小人道憂也。長上聲

自大過以下。卦不反對。或疑其錯簡。今以韻協之。似非誤。未詳何義。○朱子語類云、雜卦以乾爲首。不終之以他卦。而必終之以夬者。蓋夬以五陽決一陰。則復爲純乾矣。○項氏安世曰、大過之象。本末俱弱。而在雜卦之終。聖人作易示天下以死終窮之理。教人以撥亂反正之法。是故原其亂之始生於姤而極其勢之上窮於夬。以示微之當防盛之不足畏。自夬而乾。有終而復始之義也。○又曰、自大過以下。特皆以男女爲言。至夬而明言之曰君子小人。然則聖人之意。斷可識矣。

雜卦傳終

男瑊校字

〔清〕張瓚昭撰

經笥質疑易義原則六卷首一卷易義附篇四卷首一卷

清道光七年蘭朋堂刻本

大司徒王省厓老夫子鑒定

經笥質疑易義原則

道光丁亥冬鐫

本署藏板

[illegible]作所以決疑易因卜筮[illegible]孔子之經尚
[illegible]自易始豈猶是漫憑胸臆有所[illegible]由歷代說易諸
家信彖象文言傳者比比信繫辭說卦傳者寥寥蓋自費氏名家
以後此傳彼受爰有輔嗣王氏弼者合經傳而詳爲之註其於彖
象文言較之釋經更加意獨於繫辭說卦闕如迨至流傳及宋伊
川程子猶遵輔嗣之舊毫無更張尙安望復有其人從而研究之
哉予嘗於左傳考占驗得互卦之卦兩端求之彖傳象爻傳殊隱
躍求之文言絕無之求之繫辭傳乃實有之予因於文言猜焉及

詳左傳純雜爲半經實有之說卦無有予不能不於說卦詫矣然
皆未置議也既而自傷荏苒倏屆無聞於是全拋俗慮愁置陳言
襲跡於至過漸浮加意於屈伸俯仰擧從前所覽天文地理陰陽
醫卜子史百家紬繹焉綠核焉推類焉竊有窺於高下散殊之迹
圖書象數之真以深探乎造化之根源行生之蘊奧怡然渙然心
境洞然夫然後返而求證於經義乃實見夫僞妄諸作淺陋粗疏
誠不足道即在真經確傳亦有短長大畧言之書雖殘缺關係猶
勝於詩詩得與書並者依永和聲之所在教化資也禮記雖繁而
雜其中實多遺言春秋事情資左傳而左傳兼有資於羣經要其
會歸統在周易易之爲羣經首誠廣大悉備哉然非繫辭說卦傳
爲之發明人尙不知分掛揲歸之筮儀何論卦人尙不知作卦出
自包犧之觀取通類重卦本於三才兩之誰與知彖言象爻言變
誰與知易與殷周間事當文與紂耶而於此乃益歎易之廣大悉
備非可漫焉爲解也蓋必準形容物宜以求彖象始不謬於言彖
必準會通典禮以求爻爻始不謬於言變必準向書詩禮左國論
孟以徵事事始不謬於殷紂與周文而彖象文言等傳何知有此
惟不知有此乃覺彖象言文等傳全與繫辭說卦相左相左而或
可相資猶可言也相左而竟不相入詎容已乎雖鄙意惟在質疑

非敢於前人致刻然私心總期核實又豈甘爲古人所愚是以業
經推本繫辭說卦以釋經。尤必辯論彖象文言以見意。自知僭踰
無所逃罪然爲斯文起見既敢以質疑之故出其原則諸編斯不
敢不并出其凡例祈於共質誠以藐躬幸生
文教昌明之會目染耳濡緣千慮而有一得所自信者仰承
光天化日超出乎長夜漫漫萬不致夢中說夢耳知我者誠見夫疑義
之當晰與我共晰焉非特鄙人之幸實亦斯文之幸也云爾

道光九年仲冬月上澣　平江張瓚昭斗峯氏自識

經笥質疑易義原則卷首　張瓚昭撰

羲皇本紀

讀其書期知其人古人所尙故說論語必述孔子世家說孟子必述孟荀列傳豈說卦象而不述羲皇本紀乎第史遷本紀闕羲皇而皇甫氏世紀及小司馬補本紀羅氏路史諸書捜羅羲皇事蹟愈出愈詳可謂賅覈矣然能言龍紀官不能言其開鑿有濟能言其葬南郡不能實之以禹貢東陵豈非詳之中有不能詳者耶亏是以撰此補之顧惟詳於卦象者以卦象廣大悉備卦象詳斯無弗詳則諸事在其中耳

粤若稽古羲皇曰包犧氏一曰伏羲生而神異以蛇身傳蛇身者肌縐膚皺如縠如鱗凡若此類睛必深宣脣必大赤身必狙厲徵疙瘩蓋乾體純緬古而非怪也是以其性聰明睿智神武不殺以木德王能以人參天地仰觀天而得日月星辰之象創十幹十二支定歲月日時以春爲歲首尊木德也木德即天德仁也俯察地而得高下燥濕險夷虛實之理定東岱南衡西華北恒爲岳建都宛邱於南北取中爲宅中以敦仁皇之所以建極也當是時封建行而巡狩述職之典興彝倫敘而尊卑上下親疎貴賤之分定草木鳥獸之供人用不徒在飲食蓋駸駸乎炮燔烹炙瓦缶具而火之利修矣然而水之利猶鬱堙也皇於是以龍紀官爲龍師而龍名令除水害大興水利知水之利害重在河慮其潰冒衝决可畏也引之東北流多開海口以洩之海口開有九謂之九河河流以定河流愈以分時則於河之南鑿爲大渠以殺其勢南通泗以入淮東會汶以入海使南北相通以水道謂之沇水後人美此水之開是於無濟處得有濟又謂之濟水濟與河之間更開濰沮以暢其支濬雷夏以寬其蓄因河濟而興利也未已也又於凡無濟處概開之使有濟南則通淮於江又於江之委由京口鑿至餘杭其上游則引灘入湘西則於弱水析爲支號曰析支肇與湨救之水

利皆所以爲溝洫也得羣龍爲輔焉爾也是惟皇之神智克順性命之理其於神明之德萬物之情皆澈焉本欲於民生所需悉爲具備緣力有宜分需臣鄰尤望得繼承於後又時有未至善規畫難盡創制於前於是乎推三才之有兩二氣之各一作爲八卦以示後世因天道屬金有陽而復有陰也作乾以象天之陽作兌以象天之陰於天包地外之象著矣而象之爲君爲父爲巫爲妾者該焉因地道屬土有柔而復有剛也作坤以象地之柔作艮以象地之剛於地承天行之象著矣而象之爲布爲釜爲輿爲文爲徑路爲門闕者該焉因人道屬木有仁而復有義也作震以象人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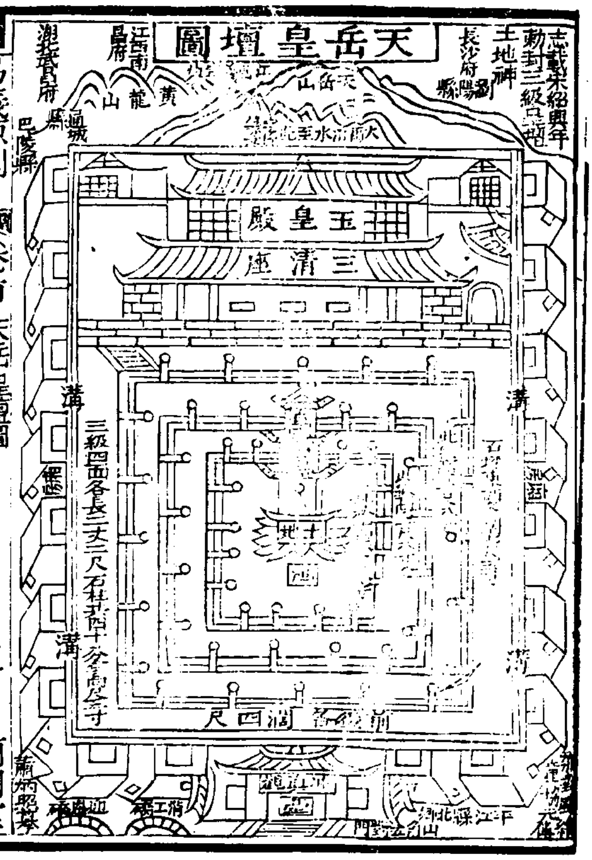
仁作巽以象人之義於人所以因天乘地之象著矣而象之爲專
爲稼爲繩直爲工者該焉至於有天金地土人木之爲才而復有
水濡火化之爲氣也作坎以象水而卽以見其爲氣之寒作離以
象火而卽以見其爲氣之燠於才非氣不行氣非才不行之象又
著矣而象之爲溝瀆爲弓輪爲甲胄爲戈兵者該焉此其爲綱也
由是相摩相盪而重之爲六十四卦以盡事宜斯綱舉而目張焉
卽如網罟取離耒耜取益交易取噬嗑垂衣裳取乾坤其開食貨
之源致治平之盛已燦如矣至於舟取渙車取隨擊柝取豫臼杵
取小過弧矢取睽宫室取大壯棺槨取大過書契取夬凡爲制器

尙象前民利用功莫大焉制莫顯焉蓋六十四卦廣大悉備其自
身作之以爲天下利如巽繩離罔蹇稼坎溝及旣未濟之類不一
而足其自身未作而後聖取之以爲天下利於益噬嗑乾坤以下
如渙舟隨車諸器而外以至井汲鼎烹諸事不可勝詳於戲至矣
蔑以加矣農黃堯舜莫非開天明道之聖人今考其功用乃取義
盡六画已各務郅隆卦象之全後人可勝用乎蓋至集大成如孔
子學之韋編三絕且欲假年斯皇之開治統卽開道統是自有天
地以來莫與之比後之人無能名名之以太昊名之以天皇所謂
浩浩其天者畢後世則天之聖胥於是乎則奉天之聖胥於是乎

奉頁由推以配天尊爲上帝書所稱類于上帝予畏上帝非他詩
所稱昊天上帝皇皇后帝古帝命武湯皆非他要其出自東方合
天地之大德曰生以木德王者亦無他曰仁而已矣仁之爲天德
利民溥哉皇在位百十有五年一日百六十有四年巡狩南方崩
於洞庭之陽葬東陵其裔顧相降處於巴巴滅流黔楚有巴氏最
顯故人稱東陵又曰巴陵陵卽今天岳山前之皇壇是壇在今湖
南岳州府平江縣北鄉八十里巴陵縣東界至壇二十里湖北通
城縣界至壇十五里江西義寧州西界至壇四十里壇壘石三級
共列石柱四十有八故志載天岳山一名天柱山云皇功德罔極

其後人得姓受封者衆自黑穴四姓外氏不一氏惟任宿須句顓
臾至周末猶存見於春秋傳所云風姓也實司太昊與有濟之祀
以服事諸夏

贊曰尙書載自堯如軒嚳諸帝人已難言況羲皇乎然而有卦象
存則羲皇存也況益之以左傳所載其都陳其官龍其子孫風姓
祀濟是羲皇之盛德大業不待廣求他典而本末具存胡史記紀
軒嚳不以羲皇冠也豈好學深思如司馬氏猶有未之思者耶以
此見載籍足徵惟尼山之博文者遠後之人欲繼作述信好於古
有稽其爲拾遺補闕雖欲遜讓而無庸矣



天岳皇壇圖說

大矣哉羲皇之爲天下君也神靈首出克配上天至使後人奉之爲上帝尊之爲太昊號之爲天皇氏萬古無與同其爲感戴不忘莫可思議矧其葬東陵也形跡顯然載之禹貢孰不欲以輿圖繪之志乘詳之者胡爲乎一二千年失考竟比於幽谷之蘭深山之璞海底之珊瑚令欽而慕之者萬索千搜無所得其耳而目之者習聞常見不能知以予承鄧少府之指示三十年矣此三十年中讀易之功居多朝斯夕斯目覽手披惟卦爻是觀玩其仰止高山之意豈但如晉之皇甫氏唐之小司馬氏宋之羅氏已哉邇來嘗以禹貢濟水之疑得左傳風姓祀濟之由喜其詳人所畧初不意紬繹及東陵四世紀本紀路史諸書之傳疑忽憬然有悟於羲皇葬處也自有此悟正不必他求指實即天岳山前有皇壇天皇二字已昭然揭出他如殿宇之有玉皇後山之有黃龍皆足爲證據益三皇即天皇之別稱黃龍即龍官之實紀是不待推論東帝始知東陵推及蛇身始解蛇塚也即路史所稱羲皇葬處於巴是生巴人可知東陵所由轉稱巴陵也即世紀所稱羲皇葬南郡今則見其不遠於南郡且見古南郡至南岳取道於此因以知羲皇之葬此有由後世之失其葬處亦有由也何者官道之沿湖湘穿岳

州府城而南秦漢以下實然非古也　國初岳州府城陷逆藩道不通武昌一帶取道於此由江夏咸寧蒲圻崇陽通城而來經平江瀏陽至長沙正經皇壇前五里此則古道也通城界至皇壇纔十五里通城武昌之屬縣武昌即古南郡地古今之疆界更改不常安知此十五里地古不曾屬通城乎南郡之名始自秦皇甫生於晉去秦已遠得之傳聞不過依稀彷彿蓋此道廢亦久矣予嘗歷遊於此觀其鑿山開道累深至數丈者綿延不一處心竊疑之以爲山阪修坦因何治道費人工至此詢是　國初爲之其時鄭卒忠虎爲官道不入何遊有此而今則有以知之蓋唐虞以前自

北方至南岳凡天子巡狩諸侯述職皆由此道故羲皇得以葬此而大禹治水亦得至焉此道較今之官道稍捷而崎嶇過之惟津梁不多其廢於何時不可考所可考者昭王南征未登膠舟時陸行當必經此秦始皇至君山有赭樹遺蹟明是由水道必未嘗經此道者秦時已廢乎若果已廢必廢自春秋時時此地爲吳頭楚尾吳楚數交兵未聞一經此則此道以防吳塞可知至於漢時梅子真隱處正當此道後人鐫梅源二字於道旁石壁是明徵也自子真而後惟太史慈屯兵於此外此無聞焉洎夫唐時有徐安貞諸賢隱處今尚有四隱堂存留去此不遠蓋官道久廢致石隱者

流接踵而來已視此爲深山窮谷人迹罕到之鄉而赫赫皇陵亦從此隱而不彰與石隱之流同一韜晦矣宋世因循人不稽古崇尚黃冠遂至忘皇壇爲羲皇葬處湯以勅封加之土地至使黃冠據之以爲冲真觀罔識塑黃農爲配猥列三清像竊爲思府縣志乘所載實有甕然難安者試問皇壇之土地可勅封而皇壇赫赫天柱巍巍雖不敢封豈不致祭乎卒未聞如禮以祭也宋人眞憒憒哉而幸也賴神明之呵護皇壇之名不改志乘載焉而且岳州以名府巴陵以名縣使人推求有據唯其有據凡他說之相關涉者皆可援引以資之惟消亡橋不可曉姑闕以俟考

上帝考

帝之爲義德象天地人主之尊稱也而經語多屬之天不獨易爲然即以易論其見於經者三惟益二王用享于帝是言天見於傳者五惟帝乙及帝出乎震不言天其餘言先王以享于帝言享以享上帝言殷薦之上帝皆言天且皆言祭與經言用享同并與詩言我將我享維羊維牛維天其右之同今觀詩傳將奉也享獻也右尊也神坐東向在饌之右所以尊之是其釋經之言天以神可知即神即天也傳又言奉其牛羊以享上帝而天庶其降而在此牛羊之右乎是又言天即帝帝即天也然則言天言帝言神語無

二致似皆非以蒼蒼一派渾灝流轉者言天使其以蒼蒼一派渾灝流轉言天則形如卵白狀若覆盎安用烹牛羊以享之又安望其來降而右之乎竊觀今之奉祀天帝者爲廟宇爲殿閣塑冕旒黼黻之像偉然十尺九尺之尊軀未嘗不疑爲道家之褻越而今則無疑也爲溯古制於三代以前其以事人帝者事天帝非一世矣蓋祀有配享古之制也古之時郊社並祀社有配享郊獨無配享乎古之時山川與星辰並祀各有配享祀天獨無配享乎爲考后土爲社更於水正元冥火正祝融木正勾芒金正蓐收而外得臺駘爲汾神實沈爲參神因而知山川星辰之祀今人悉覆以廟

塐塑以人像有由也今雖不能一一指實天上地下山川星辰之配享果屬何人要可知山川與人而配享則人也惟其配享皆人故凡山川星辰之祭無非飲食致祭無非以人道事之又何疑於天乎然則所謂上帝者非蒼天之名。乃配享之名猶言人也。惟其屬人所由祭以牲牷粢盛惟其屬人所由稱帝謂者有之稱帝謂已者有之稱帝乃震怒者有之稱帝與我九齡、帝許我罰有罪者有之此類不可枚舉孔子曰天何言哉凡有言語皆屬之帝濯濯厥靈洋洋如在帝固居然人矣第不知其人爲誰。曰包犧。何以知之包犧畫卦開天明道故號天皇亦稱太昊詩曰浩浩昊天又曰

昊天罔極天而曰昊雖猶是言天要惟言浩浩罔極非言昭昭之多也則是包犧擅此尊稱後雖有少昊稱金天氏今尚覺少不如太金天不如天皇之尊其他不繫以天不繫以昊者胥云昊天其子之又何煩問哉蓋自有天地以來其功德克配上天足當上帝之稱惟包犧一人而已矣予故不揣冒昧敬爲此說爲易說不獨爲易說曰然則尚書稱唐堯爲古帝據以推其類包犧似宜稱古帝今謂包犧是上帝豈上帝亦可稱古帝乎曰可商頌云古帝命武湯正域彼四方非明徵乎有此明徵然後斷上帝爲包犧信不誣也不但已也按傳言殷薦之上帝以配祖考似虞夏以前包犧

配天稱天皇稱上帝至中古則又分天與上帝爲二祀於是郊祀后稷以配天宗祀文王以配上帝周頌詩章煌如也是配享之中再有配享亦由周家尊崇祖考愈以尊崇配天之上帝自是包犧之名分愈尊人相忘爲古帝直渾焉共稱爲上帝矣雖然上帝正不必古帝即如爲社之后土乃共工氏之子未嘗爲天下主而中庸釋郊社之禮概以事上帝言之此不可得其概耶然則近日神祇亦有膺帝號稱帝君者彼其封典出自近今而濯濯厥靈洋洋如在與古經傳所稱之上帝無以異可想見明明上天照臨下土必有所假手以顯著其威權其在於古民之視聽屬配享故威權

悉歸配享之帝其在於今民之視聽不僅屬配享之帝帝亦若樂得爲恭默悉委其威權於後聖封帝者以神其用蓋威令之行令亦猶古特民之視聽有推移威令亦稍推移耳不知者遂疑古經傳所稱之上帝。威靈赫奕爲神道設教之虛辭斯殆論失其方於古今之際未能有以觀其通也他若五天帝之說以青赤黃白黑爲號起於秦漢間如月令所紀猶可言也至春秋緯所云靈威仰赤熛怒等號直是無稽可見斯時已不知昊天上帝爲太昊矣況其後焉者乎抑後人於郊祀多異議獨不及玉皇爲屬道家也不知玉皇即天皇蓋道家不似佛家滅古猶堪徵實如此

黃龍考

經之言龍易爲最著詩禮次之春秋傳加詳焉所載龍鬬龍見不一事惟蔡墨荅魏獻子語豢龍御龍甚悉大抵謂龍可豢而畜不云用而臧雖徵諸他說龍之靈怪能化人人亦間有化龍者要其歸終屬兩不相爲用而太昊氏獨以龍紀官爲龍師而龍名正不知當日龍於人何如人於龍何如惟準諸少昊氏鳥名官由於鳳鳥至可知太昊龍紀官必由於眞龍至耳曰有可考乎曰可考諸葛武侯黃陵廟記所稱黃龍助禹治水九載而功成者卽太昊之眞龍也曰黃陵廟記云覩江山之勝亂石排空驚濤拍岸斂巨石

於江中崔巍嶙峗列作三峯平治洚水順遵其道非神扶助於禹人力奚能致此以此稱黃龍爲神謂其非禹時物固當然安知其屬太昊也且星經載軒轅十七星一曰權一曰東陵形如騰龍天官書權軒轅黃龍體張衡云軒轅黃帝之神黃龍之體是星家言黃龍屬黃帝神安在必屬諸太昊曰卽所云黃帝神明是黃帝時之神不是黃帝時之物不愈見其屬太昊乎若夫東陵爲太昊葬處見禹貢荆州卽今天岳山天岳後山名黃龍又天岳之陽古稱東陵地舊有黃陵廟一與蜀同俱見志乘正與星經言權爲黃龍體一曰東陵明相印證又封禪書黃帝得土德黃龍見漢時黃龍

見成紀固爲土德之應而相傳成紀爲太昊生處亦非無與於太昊今固不能知太昊去黃帝幾何年去舜禹又幾何年然在眞龍鍾天地之氣厚體強壽永能歷一二千載猶存始出助太昊爲勞坎之功再出助黃帝致垂裳之治至中天又出助禹成平水土之功此亦事理之可信者惟是黃龍之於黃帝雖見星經與封禪書事猶隱躍若黃龍助禹治水不特黃陵廟記可證卽蔡墨言豢龍氏之事亦可憑也蓋豢龍事舜之時正舜使禹治水之時設龍無濟於時用不能助禹治水將與衛懿公之鶴等董父雖能求其嗜欲而飲食之何益之有而舜必重其物而畜之重其人而賜之封

之豈方使禹驅而放之之未已又使董父豢而畜之事相左至此哉此殆田龍種非一驅而放者比共驩豢而畜者比元凱茲固無煩深論第論傳稱董父好龍龍多歸之則助禹治水者必不止一黃龍殆黃龍先出因董父能飲食之然後羣龍皆歸合而成洪川距海濬畎澮距川之績其時龍多合作不必分疆至夏孔甲帝賜乘龍則分以河漢各二識以諸水之爲患惟河與漢居多各分二龍以治之永慶安瀾更無虞於昏墊龍之爲力宏也自是以後不聞畜龍亦不聞水患惟盤庚時蕩析利用遷都患亦不大洎周有天下惟易繇潛見躍飛之羣龍但取濟物非治水也純是言人非

言龍也不特此也即黃陵廟記所云熟視大江重複石壁間有神像影現焉鬚髮鬚眉冠裳宛然如彩畫者前竪旌旆右駐一黃犢猶有董工開導之勢此豈非純是言人非言龍乎吾就董工開導一語知賜姓曰董即董工開導之謂益信豢龍事舜是助禹治水之確證也大抵神龍變化莫測倏而為龍天淵飛躍倏而為人鬚髮冠裳至以鬚髮冠裳董工開導豈有不于時言言于時語語者乎嘗求天乃錫禹洪範九疇之故而不得竊謂天即上帝錫當以言言非憑夢即當憑物物有愈於龍者乎當時箕子不言何憑竊謂物之可憑莫如龍即以為天錫憑黃龍亦庶乎其有似歟姑存

之以俟知者至於易與殷周間大川占利涉無治水事卦雖義蓋時非其時蓋當亢龍有悔惟龍戰為時事云

謹按作聖述明尙矣自妄作亂眞而妄述亦衆莫著於為神農之言者許行孟子辭而闢之闢其妄也就是先聖既往其言尙可為乎曰胡不可卦象無辭周公繫以辭是為包犧之言者周公也繫辭無傳孔門釋以傳是為周公之言即為包犧之言者孔子之徒也使古無周孔則卦象之書存未可知今更去古遠矣而謂本紀與圖考可無述乎惟是濟水東陵本屬禹貢此外俱宜屬易蠱卦由觀取通類而作羲皇手澤非他經可比爾

易義原則凡例

平江張贊昭撰 斗峯

一諺有之作者難識者亦不易為今之時文言也愚竊以為雖古之經文亦莫不然何者一時之奇文必待一時之奇士識之於是乎世有奇文一時無有識之者矣然則千古之至文必待千古之至人識之又豈無有古傳至文千古無有識之者乎若是者吾以說周易夫千古之至文則莫如周易矣易本於卦作卦者包犧自包犧而神農而黃帝而堯舜由是傳之夏禹傳之殷湯湯傳之子孫歷高宗至帝乙與箕子乃傳之文王文王傳之周公周公得之而因卦以繫辭追述商之列聖以志師承之所

自其作之難何如也宜夫識者不易矣於是周公慮焉屬之史官以專其業廣其傳故至春秋之世周史既不失職而列國之史及卿大夫之賢者莫不通習之至於孔子以天縱之資好古敏求周流延訪又幸年之可假學之韋編三絕其專精至夢見周公乃以其義傳諸門弟子於是曾子子貢之徒作為傳以申明之追述包犧以來經所未詳之事類見淵源獨遠其識之之不易又何如也夫然後作者識者誠相契合而凡易中之精蘊自孔門發明之後宜無餘留矣顧何以左氏所記又有出於孔門所發明外者竊取之以與經文考證覺其為聖經所不可少

者皆易學之真傳可以補易傳所未備蓋當是時人人知易故易傳於人所共知者畧之今得左傳以詳易傳所畧庶幾真無餘蘊歟而猶未也閒嘗反復思之而觀其通焉竊謂辭之精蘊孔門固已盡之若卦之精蘊雖周公猶未盡之何者包犧之畫卦也其時爲何時而豈有衰世之意殷紂與周文乃周公適值其世卽以其事繫之辭此殆猶孔子之作春秋然夫春秋之爲時萬世之時也豈因周衰而始有乃孔子値周衰之時遂以其筆削褒貶之辭寄之於某公幾年春幾年秋之下而大義以昭然則讀易者其卽以讀春秋之意讀之乎解易者其卽以解春

秋之意解之乎夫韓宣子之觀書於太史氏也固合易象與魯春秋並觀之後之人又何不可並讀之而並解之也哉左傳曰春秋之稱微而顯志而晦婉而成章盡而不汙懲惡而勸善非聖人其孰能修之乎於周易亦云蓋周易春秋之權輿也孔子志在周公而夢寐不忘其不以是也夫

一孟子言尚友之道誦其詩讀其書必知其人論其世豈說易而獨不然乎然則作易之聖人爲誰曰周公周公身歷殷周之間親見文王與紂之用易默識其事於心向者有感於河之出圖嘗諦觀乎卦象茲復因被謗居東感洛之出書欲以著作寄其憂思繫辭於卦象與爻以明吉凶爰念吉人莫如文凶人莫如紂且以其人知易而用易於是著其事爲辭繫之於易左傳晉韓宣子觀易象曰吾乃知周公之德與周之所以王也此可與易傳相發明也蓋言周公之德與以作易屬周公言知周所以王惟以其辭當文王與紂之事也乃後之讀易者竟不知其當文王與紂之事則何也史遷誤之也史遷以爲文王囚羑里而作易偶與傳文憂患之說合後之人遂信之不敢疑至於與傳文當文王與紂之事不合後之人並不復深究所以貽誤無已并無一人肯以文王與紂之事說易也今無暇深論第論夫言

爻有文王後事斷以爲屬周公被謗時作可謂得之而胡爲猶以彖辭屬文王也豈以爻辭有後事彖辭無後事耶獨不思後事不特文王身後如震艮所繫之彖辭爲後事凡羑里以後之事皆後事也試問諸卦彖辭如坤之後得謙之有終比之不寧方來觀之有孚顒若以及蹇解之利西南損益之利攸往升之南征豐之王假果能鑿鑿信其皆羑里前事耶不能信其皆前事則與其遷就以從史公何若決截以從左傳爲愈也此區區之意所以不能不急爲之辨者

一周易之書雖自周公作不自周公始也傳之自文王也亦不自

文王傳也由帝乙箕子以上至堯舜極於犧農也竊由是思之尚書止斷自堯舜易象則斷自犧農尚書百篇十不存三易經全冊傳且附經然則人謂道統之原具於書吾謂道統之原具於易昔子貢以夫子言性與天道不可得而聞今吾輩於讀易傳屢聞之何其幸歟

一周易之名因周公而得猶詩之有周南非稱代名以別於夏殷也夏曰洪範錫禹厥有稽疑然易興於殷而不興於夏則夏時有筮而無易可知也至於易辭敘高宗帝乙箕子而不敘公劉太王王季則可知周之先無人知易周文之知易得自殷人者

也是周之易即殷之易周未嘗外高宗帝乙而別創一體殷豈嘗先文王周公而早定一經此必無之事也設有是事必見於論孟左國諸書然後可信今諸書都無所見而可以僞經之名目爲據哉邪說害正莫此爲甚若不力排之吾恐數千年後又有女子得夏商之易於壁間當事者爲之表章則周易且不尊矣嗟嗟其奈之何

一先儒闢佛老凡說經不容一語攔入其衛道可謂嚴矣然以易學論之則有不勝嚴者蓋易以廣大悉備之書肇自太初而興於中古源遠流長託之者衆不特正經技術多所扳援即旁門小數左道妖言罔不附會豈獨佛老宜嚴哉竊謂分門別戶之邪說其害易道者猶小絕其扳附而已莫容入室操戈之邪說其害易道者獨深發其奸邪而不能息是所望於有力者

一易中名目僔有明文分晰之使不可混者宜即與之以不可混庶遇異說得援以辨其非所關非淺鮮也象與爻之謂也傳曰象者言乎象者也此屬全卦言爻者言乎變者也此屬一畫言已足見象與爻之判然不可混矣未已也有較此更詳者曰聖人有以見天下之賾而擬諸其形容象其物宜是故謂之象聖人有以見天下之動而觀其會通以行其典禮繫辭焉以斷其

吉凶是故謂之爻其爲文凡五十六字夫以象爻二字之義至以五十六字釋而別之可謂昭晰後之人得此可以曉然無復疑慮而傳者之心猶不能釋然也至篇末再舉此五十六字者備述之不易一字惟於其發端加是故夫象四字以標識之一若惟恐人之以象而混夫爻也者一若逆料人之必以爻而混夫象也者辭繁不殺反復丁寧此豈稍示以猶夷哉抑豈或有難領悟者哉乃後之說易者猶必指各爻之辭爲象各加象曰於爻傳之上遂使象爻之辨不明而四象竟作四爻解此無他惟不知易例三畫成卦始謂之象不成卦不謂之象此畫變動

始謂之爻不變動不謂之爻而妄逞臆竟致自誤而誤人吁若而人者雖欲不謂之誣聖叛道不可得矣

一易中有象與爻卽有德與體所謂陰陽合德而剛柔有體是也德以卦言體以爻言故陰陽之德屬諸卦剛柔之體屬諸爻既未聞言剛卦柔卦何可言陰爻陽爻乃後人若不知德體攸分偏於爻言陰陽至有二陰二陽三陰三陽等說驗之易例何嘗有此此雖小小差謬然毫釐千里正易學之所必謹者

一卦象之有陽不能無陰爻畫之有剛不能無柔由兩間之有天不能無地人世之有男不能無女而起惟其所值之時與位何如耳是故不獨陽剛常得吉卽陰柔亦有得吉者豈得因柔有時克剛遂執扶剛抑柔之說概不許柔與剛並哉然則迭用剛柔之理吾願後學者三復之

一圖與書無奇卽今之畫與字是也畫是圖字是書古今一致故典謨訓誥無畫而僅有字謂之書經是明徵也考之載籍畫而兼圖者自易始故必推原其所自則耳若夫自易而後記載多矣近世天地民物之籍其先圖後書者不可勝數此果有何神奇而必紛紛聚訟哉然則河洛之出雖難知要其圖之是畫非字書之是字非圖可知也圖書之則雖難知要其中有畫焉是

卽其則圖有字焉是卽其則書可知也今觀之易卦畫重重何莫非畫卽何莫非圖繫辭一一何莫非字卽何莫非書而待遠求乎況河洛之出皆周瑞斯固無容遠求者乎中庸註以河圖與赤刀大訓並爲周之宗器良然周書顧命以河圖居東序之末可見非周之遠物墨子言文王時泰顛來賓河出綠圖其確證也又隨巢子云姬氏之興也河出綠圖與國語周之興也鸑鷟鳴於岐山相類論語言河圖次於鳳鳥可知圖出在鳳至後易傳言洛書又次於河圖可知書出又在河圖後矣謹按洛屬小川禹貢但一導之無他事則表章洛水以爲都會且居之最

久者孰與周公而謂洛水效靈有不屬之周公者哉居東作易周公之大業也而謂洛爲周公效靈有不在於作易時哉然則洛書之出古雖無徵斷以時屬周公居東庶不悖於易傳也愚所見於易中之圖書如此意欲以是釋歐陽子之疑而堅後學之信由是遵傳以求經可不以臆說速無稽之戾夫

一筮卦之數本屬六七八九並用而爻言用九用六者因其能變用以占也其不用七與八者因其不能變則無可占也無所謂老與少之說也夫老與少就人壽言也設有兩男子於此一七十一九十謂九十爲老謂七十爲少可矣有兩陰人於此一六

十一八十謂六十爲老謂八十爲少可乎吾觀乎其言老少或又言太少因知其說所自焉蓋與先後天之說同出於醫經也醫經以未離母懷者爲先天既離母懷者爲後天故以醫爲先天脾爲後天本與文言先後天之旨不合至於陰陽分太少太少分手足爻以厥陰陽明分手足合爲十二經絡蓋準血氣之多少以定名何嘗與於卦爻之變不變哉故此說在醫家則爲綱領攔入易學則爲妖魔是不可不辨

一太爲加倍之號而極則無可加之名太極誠不得作一數解惟不作一數解乃克與上支六爻之動三極之道也相貫通可見三極卽太極謂六爻猶天文三台卽太階實六星也不但已也卽如天文少微三星太微六星是加倍之義可見而南極入地三十六度北極出地三十六度各以六六爲數則太極之屬六爻言而六爻之爲無可加也不已較然哉或者乃欲將六畫之卦再加爲七畫以累至二十四畫其爲謬說蓋不足辯矣

一傳中言生者不一竊謂其解有二一爲陰陽相推而生變化此生字是順言之天生神物之類同此一爲吉凶悔吝生乎動此生字是逆推之易有太極以下四生字同此蓋此四生字六明易中之大疑無由解昔黃中林氏與晦菴朱子爭論兩不相下

說載文獻通考愚則欲從中斷之何以斷之以吉凶生大業斷之大業之義下文六言莫大卽其注腳且其明言定天下之吉凶莫大乎蓍龜是蓍龜爲大業豈不是明言吉凶生於大業乎此生字得解而後上三生字皆得解斯林朱二子之爭卽可以此解斷之蓋朱子以一數解太極不足以服林氏林氏以反復顚倒取八卦不足以服朱子今解生字作逆推看於是解八卦從朱子解太極從林氏而此節之義渙然氷釋矣猶憶乎向者以象與爻區分謂四象不得以四爻解因思兩儀爲兼兩太極爲六爻知生字必以逆推也然未敢以示人及見林說喜其先得我心猶病其未全其說爲人所闢也吁經義之明豈亦有時爲之而不可强耶

一傳中迭有觀象之文說者曾無理會試思三畫六畫明列於册何必君子始能觀之乎其必君子云者殆必有故也問嘗反復求之而有得焉則以爲其法不外往來上下進行之說而更兼之以參伍錯綜以是爲觀愈觀而理愈出旁通曲暢無所不宜而仍不溢於六爻之外始知至精至變至神胥於是乎在也舊註卦變之說畧涉其端未竟其緒蓋妙理本兩間之秘蘊其必待其時發之歟

一舊註卦變之說人或議之不知可議而不可概議也夫卦有從變易來者有從反易互易來者有從參伍錯綜來者大抵不緊從前卦來則必遠從乾坤來皆有精義存乎其中固不得但執一二爻爲言無情無緒混揶混扯以爲是從某卦來也蓋此係易中一大義例經傳所言不過發其凡耳其未言者正當推類以盡其餘豈得漫肆譏評謂無是說哉

一易有互卦見於左傳陳侯使周史筮敬仲遇觀之否所謂風爲天於土上山也一語後之說者或主之或不主之而不知不主互卦則觀象顯有未全何以見廣大悉備不主互卦則如篇首重乾重坤是謂三才兩之止有兩儀德何以四且不但巳也乾坤既繫宜及六子子分男女宜先三男夫三男之爲乾坤任事也豈可鈌一哉胡爲屯止坎震蒙止艮坎也惟知夫坎震合而艮坤互焉艮坎合而震坤互焉然後知六爻中自有以兩爲三以兩爲四之道而重卦之蘊亦可於此窺之蓋卦之所以重原取其能有互卦也乎更證之乾坤以下經文如屯言勿用有攸往師言長子帥師之類不可勝述是經文既主互卦矣進觀象傳之文如小畜言文德大壯言履禮之類亦不可勝述是傳文又主互卦矣經傳之所主而說者不主豈不悖經傳之旨哉學者苟不欲悖經傳則雖欲不主互卦以爲說其必有所不敢矣

一傳言八卦相盪又言八卦相錯其義有異蓋相盪者就外言之謂此加彼上彼加此上卽重八爲六十四之謂也相錯者乃犬牙相錯之象有彼來入此中此往入彼中之義如經傳言往來言上下言進行或主一爻或主二三爻皆謂此也

一諸卦之相承有序此序卦之所由有傳也然相承之義何嘗不自象而得今觀坤之承乾以對易其後如大過承頤離承坎小過承中孚皆是也如是者四又觀蒙之承屯以反易其後如訟承需比承師履承小畜之類皆是也如是者二十五又有兼對易反易者如否承泰蠱承隨未濟承旣濟皆是也如是者三皆止就其耦論前人巳有指數之者至於屯承坤需承蒙以下凡三十其相承亦必有義而前人畧焉乎嘗察之惟蹇之承睽以對易其餘或反易之中有變爻或順承之中有變爻其變或一二爻或三四五爻不等大抵近承上一卦者少或兼承上兩卦或遠近兼承者其相承之象殊不一致乎於是反復比類而觀之曁一二爻變者其不變爻爲一成象有餘若四五爻變者其變爻亦爲一成象有餘在前人以相聯屬爲成象而不以有間[illegible]者爲成象誠難勝論第論三爻變者或承之以初二三或承

之以四五六中無閒隔明有成象可觀義亦易曉所難曉者惟變爻與不變爻相參錯如臨之承蠱承之以二四五變其初三上噬嗑之承觀承之以二三上變其初四五嘗觀象而思其義聖人既已後卦之二四五爻二三上爻相承前卦則二四五與二三上不已作成象觀乎二四五與二三上既作成象觀則其所變之初三上與初四五不又作成象觀乎夫然後知聖人列卦後卦承前卦承之以參錯者明示人以觀象之法所謂參伍錯綜者在於此也至若遯承恒承之以初三四損承解承之以二三五萃承姤承之以初四五困承升承之以初二上革承井

承之以三五上如此類者既不一而足是觀象之必如是亦易中一大例也此之所以爲例者觀家人一卦可以知之夫以離巽互坎離夫婦則有之若不參錯觀之安所得父父子子兄兄弟弟也哉故敢明著之以爲觀象者備一法焉

一凡經文爲本根傳註爲枝葉若易則卦象爲本根經文又爲枝葉矣蓋經文有彖是言乎象者人必於卦之四象觀察有得然後可於彖辭有發明經文之有爻是言乎變者人必於卦之變義觀察有得然後可於爻辭有發明斷未有徒逐枝葉而能有當於本根者也自易學失傳人恒重枝葉而忘本根於是說易之家止知有傳註不知有經文止知有經文不知有卦象遂至互卦之說人或慭置不言而四象不可復識矣即或有言互卦者以震坎艮爲陽互卦之主巽離兌爲陰互卦之主而陰陽交互之象人皆茫然矣又其甚者云乾坤既未濟互之仍得乾坤既未濟不在互卦之內於乾卦所繫之元亨利貞四德人以爲未見取象之意至坤卦所繫之西南東北四方人概不求其取象有由矣易義尚堪問哉夫如是是無怪互卦與飛伏納甲並叱爲旁門而參伍錯綜之說宜其與爻言乎變之說並不得爲易之本義矣吁易義尚堪問哉竊願善學易者其必於此審諸

一民物情形古今一致其資證據處有古典所無斯不得不取之近籍或近籍未顯斯不得不參之見聞如鬼方雷霆蠃豕瓜鮒之類要必彰彰在人耳目前不敢影響依稀妄爲附會也總之象辭屬物宜爻辭屬典禮或關國故或係民彝非眞經確傳不敢相援則私心所獨慎耳

一惡而知美無偏之道故不如是甚子貢嘗爲紂表之今從易中求紂之事儘多好處設無好處安能君臨天下有三十二年之久然則紂之爲君殆吳夫差唐明皇之類始焉知人善任身亦無他後乃謠色昏迷暴虐奸宄吁祖已淫戲自絕之語犯顏極

矣紂且坦然受之此豈後世所多覯哉顧他人不為紂表而獨
子貢表之是必從易得來者今觀傳言性與天道明晰粹精竊
疑繫辭傳說卦傳或皆子貢為之
一說易之家無慮千萬從無自誇語惟明季瞿唐來氏矣鮮註易
獨謂易自孔子後二千餘年在長夜中其意謂易至渠得解而
長夜始旦今行世二百餘年學者多宗之竟無人議其非一若
來氏語為允乎豈得獨不謂允哉錫予取其全書讀之詳加較
量見為得經旨者十無一二惟中孚豚魚鳴鶴翰音三事最得
經旨乃遂恃此滅視諸家以為在長夜而居已以獨旦予則未

敢為信自予言之諸家果在長夜則來氏者不過於長夜中得
一清夢耳究之清夢少惡夢多吾不勝述述其原說咸卦有誨
淫之罪則惡極不可解諸家雖夢夢不至於此此以見來氏太
自誇由其太自喜亦其時為之也何也其時為明季之時則否
極將泰之時非夜極將旦之時乎將旦而謬以為既旦來氏誠
過向使遲生二百年得與吾輩同遊於
光天化日之下共相講貫面酌其是非使知全書僅豚魚三者為確
吾知是言也雖欲出諸口而有所不敢矣孟子曰人之易其言
也無責耳矣信然

一易傳非一先儒分之為十名之曰十翼謂其能羽翼經文也漢
儒以為皆孔子作於其自相矛盾處概不理會未免信之太過
宋歐陽子不信陳邵圖書因不信繫辭說卦未免疑之太過自
予論之易傳誠有可信然非漢儒之所信易傳誠有可疑然非
歐陽子之所疑蓋歐陽子未知傳中之奧義先儒多失其解由
學者遂乘其隙而誣之不啻城狐社鼠然豈得以有狐鼠而歸咎
城社哉故人以為無難解不必解者惟此傳吾以為最難解必
詳解者惟此傳設能得其解而詳為之說使其文上下遠近透
闡宣明完密周匝則不特經義藉以彌彰亦且傳體得以彌峻

是城壁深固社壇堅實不復稍留罅隙雖有神狐黠鼠無從入
之又何煩薰之而攻之也哉若此者惟繫辭上下說卦三傳本
經文之嚮導學者之津梁應非孔門高弟不能作純粹精者也
至於序卦洽情理之至當雜卦表體用之相資在經義所不可
少外此如象傳專釋象言兩不言四使後世不識四象為何物
亦何貴有是傳哉雖其於乾言天行健見四時行焉之意然據
以推類乎坤何覺隱躍其於屯蒙以下似有似無乍離乍即偶
焉微露其端倪終不免欲吐而仍茹非以其昭昭使人昭昭者
也為文不及彖辭其序合在彖傳之先與爻傳未見相類當自

爲一類焉他若彖傳爻傳皆其類雖分其派實一語既淺滑意亦含糊純是外立條例以扭於經使從非能中窺蘊奧以依經訓義自今察之得旨表微者少虛籠空喝者多其爲用又出彖傳下矣蓋彖傳之可取乾坤蒙訟小畜大壯彖傳之可取謙咸明夷爻傳之可取乾四坤五噬嗑初大過三井二鼎二中孚四至於文言謬戾滋多除掇拾左傳四德而外僅中不在人一語可取通計各傳所可取非必易中體要不過不謬於經義與繫辭說卦相發明已耳而二千年來說易之家俱謹守之弗敢外妄望易義之宣著哉竊聞汲郡人掘塚得易與今同獨無彖象文言可見彖象文言非古易所有。殆必費直輩爲之。託名孔子。以激重一時耳。學者詳之勿爲所惑易道幸甚

一凡君子以忠信爲本忠信之道即三代直道也論語曰人之生也直孟子曰不直則道不見我苟於舊說確見其未安即直說其未安所以匡其不逮古人有知當爲感佩而何周旋迴護之有哉至於贗作僞造之文自隱其名而託之於古聖逞其詭術與陰謀將以舞文而亂政辭而闢之所以誅奸宄而正人心又何周旋迴護之有哉彼知有周旋迴護而不知其中有直道者皆天下不忠不信人也竊聞人之詈所爭不忠者曰有二心所

言不信者曰有兩舌夫舌乃心苗非其腹有二心何至口有兩舌二心兩舌鄉黨自好者不爲而謂孔子以忠信自許以主忠信教人其肯爲之乎若之何誣之以易傳十翼也假使十翼果孔子作也其爲一口兩舌可勝道哉請試觀諸繫辭傳於其初其上之次言中爻申之以二與四三與五是謂爻自初上外二五固中爻三四亦中爻也顧何以文言與彖傳皆謂三四不中哉繫辭傳言八卦成列象在其中矣是謂三畫成謂之象又言易有四象所以示也是謂六畫卦中有三畫之象四焉兼互卦言也顧何以象彖二傳所釋各卦止有兩儀並無四象哉繫傳云彖者言乎象者也爻者言乎變者也是謂不變則爻無占爻固因變設者也顧何以文言釋乾坤兩卦爻及後鳴鶴等類十九爻皆不言變義哉繫辭傳言易興於殷周之際當文王與紂之事是謂易辭無泛說之事矣顧何以各傳屬事皆泛說並不及於文王與紂哉若彖傳於革卦言湯武豈不與繫辭傳大相逕庭哉設必以十翼爲皆孔子作則一口兩舌之譏孔子所難免何以爲孔子乎若是者歷代先儒囫圇過去未敢與其異同而衡量之所以貽誤至今今若再不衡量其誤伊於胡底然則衡量奚自曰有經在經本而傳末經有疑既必以傳釋之傳有

疑何邪以經證之證之經而見復之四益之三四皆言中中爻之卦名以三四而得知繫辭傳之言三四亦中爻者是矣其他傳言三四不中者非也證之經而見乾坤屯隨諸卦各繫以元亨利貞四德莫非從其卦之有四象生來知繫辭傳之言四象者是矣其他傳不言四象者非也證之經而見三百八十四爻經皆及其變義不特有六畫卦之變并有三畫卦之變知繫辭傳謂爻言變者是矣其他傳不及變義者非也證之經而見其言大人君子言公言大君皆指文王言王言天子皆指紂凡紂之囚文用文文之事紂從紂歷歷如繪知繫辭傳之言文王與紂之事是矣其他傳不言文王與紂者非也夫以繫辭傳如此之多是他傳如此之多非則據繫辭傳以釋經可無他慮即據繫辭傳以駁他傳誰曰不宜惟是繫辭傳所無他傳有之可取以釋經自宜取之是不以非掩也乃說者不能於他傳而斥其多非轉不敢於繫辭傳而信其多是中無所主勢難兼涉於兩岐於是兩有所不任而自逞胸臆者有之於是執中無權因其性之所近而從焉者有之大抵舍是以從非者多即飾非以亂是者亦不少後之人無所適從遂以爲易義無定規隨人演說無所不可而易義滋晦矣而易中之魔障滋生矣然此不僅先

儒失指也即傳者亦有咎焉然不遑概咎諸傳也惟文言乃眞作僞耳蓋他傳不顯悖象與變爲言惟文言則泛說他傳皆迥釋全經惟文言則未及十之一他傳皆自成一卷惟文言則竄入十九爻於繫辭傳中豈不以竄僞入眞或得借眞以自固不謂適敗露於乾上一爻重出也斯其竄入顯有其迹豈能欺及萬世莫發其覆哉要其竄入分三處前七爻與後十一爻雖亂眞而無大害於本文之理猶可說也惟大有上九一節隔截洛出書與書不盡言兩書字使不見緊相黏聯而陳邵之僞書竟滋蔓於古今而不可解作僞之害尙堪究詰耶竊以爲易傳之害經重在自相矛盾迭有敗露之痕總由說者不知其舌之判然兩強欲認爲口之渾然一其所以誣聖人之爲言者其咎已不小而所以致後人之效尤者其弊正難言即如一河圖也列宗器則周物次鳳鳥則伏羲一柏舟也註孟子則仁人箋國風則棄婦一千乘也釋魯頌則方三百十六里註孟子則地方百里一禮書也言爵祿而抑之則以爲出於附會證善法而揚之則以爲本自睢麟其他妄下雌黃之說不可殫述惜當日無有舉以面質者設面質之吾知其必將援易傳爲例以自解免且自負其能學孔子也吁能學孔子者顧如是乎鄙人不敏學孔

子而未能傳學其以忠信自許以主忠信教人茲援忠信斷文言之僞謹以質之有道君子君子而知我乎是我以忠信獲知固所願也君子於此而罪我乎是我以忠信獲罪亦所不辭我特自行其直自質所疑而已矣若夫眞是眞非世自有公論我何敢執哉

一道以中爲至教以正爲歸中正之關係甚大誰曰不然然是不易之理非易理也不易之理萬古不變易之理一動即變今舉不變之理以說必變之易如持方枘欲內圜鑿其能入乎無已請爲之說曰凡事取必中正易則無所謂中正也易肇於八卦

八卦之位無中處各屬方隅蓋方隅有定而中斯定焉若必以中求諸卦則已與八卦位相左烏能發明卦義哉故易之理無所取中無嫌不中也爻之有中指二與四三與五由初本上末而定經文具在並無初上非中不吉必中爻而後吉也是故以中不中言爻義者謬說也至於迭用柔剛六位成章是謂初三五屬剛位二四上屬柔位然其於舊之剛柔則有不可執者蓋爻之用九原取其能以剛變柔既變柔矣烏得以剛論耶爻之用六原取其能以柔變剛既變剛矣烏得以柔論耶觀於左傳乾之姤坤之剝云云是直以乾初作巽初坤上作艮三矣人雖

欲固執乾初爲剛位坤上爲柔位然其如不能以巽初作剛艮艮三作柔舊何哉夫如是而猶謂初六六三六五與六二六四上六爲當位者謬說也夫如是而猶謂初九九三九五與九二九四上九爲不當位者尤謬說也使非謬說則剛柔不當位者宜皆不吉驗之於經何以多得吉剛柔正而位當者宜皆得吉驗之於經何以又不皆得吉傳者於此無以爲解謬於六二連初九者以乘剛解之殊爲強解試思迭用柔剛以成章其勢其體自應有柔乘剛之事此亦何至得不吉此而必至得不吉則初剛二柔之卦共十有六何以他卦皆無不吉獨屯噬嗑震不

吉哉凡一剛一柔相連之卦自二三至三四至四五至五上各各十有六何以他卦皆未嘗因此得不吉獨豫五與困三得不吉哉若此者良由知卦之有位不知位所由立在以高卑分貴賤不以當否定吉凶故有此說此說施之象言象猶未可而況施之爻言變其能有一可哉我觀彖傳言柔乘剛者二夬與噬嗑是也夬以五剛決一柔爲象故以揚于王庭爲辭傳乃以柔乘五剛解之反無以見剛決柔之正意其說未必可信果其可信其類自復而臨而泰而大壯皆屬柔乘剛何以他彖皆不言乘剛獨夬言之哉吾不能舍諸卦之皆不言而徑從夬卦之獨

一言也夫是以不信也歸妹以兌震互艮巽爲象其中少長難
相安故无攸利非由六三六五之乘剛而然也若果由六三六
五之乘剛而然其類有睽解未濟三卦爻相若今三卦不言乘
剛獨歸妹一卦言之亦未足以爲確然之定例也且諸卦之乘
剛或言或不言已覺可怪乃復於睽之六三不謂乘剛得咎反
謂遇剛有終於理尤不可解夫是以概不信也其不信者何也
以其皆謬說也然則外此亦有謬焉者乎曰有剛柔正與剛柔
應象傳並重剛柔正之說既謬剛柔應之說又豈不謬哉嘗
驗之卷首乾坤兩卦之二五俱以無應得吉利屯之二五以當

位而應俱不吉利不可以覘其概耶若是者總由不知爻言乎
變其事有序遞相承且憒然於事之屬文王與紂無可措詞耶
以此等活套籠之視其辭之臧否而左右之大抵以剛柔二字
爲挂帆檣以中正而應爲帆索軸以功終從窮則得賁節行長
光慶等字爲八面風其用在運法賸拏其妙在陸機轉換無論
若何爲辭不患無以爲解是適成爲江湖口訣曾何當於河洛
精微哉乃知說中說正說應云云實與說飛說伏說納甲一類
飛伏納甲爲人所闢中正等語無人闢者中正二字爲道學家
之要旨凡作僞經僞傳不假借道學語難以聳動書生經則如

古文尙書傳則如彖象文言其明著者也愚則以爲假道學語
無根據多瑕疵欲於易傳中求眞道學語總莫要於繫辭傳之
揭九卦以言九德反覆申明有本有末學者奉是以立德豈非
入聖之階梯順時之極則也哉

一說易之家今人多有漢學宋學之辨豈非以漢儒言象宋儒言
數不相統一乎以予觀之漢學不一種不必皆言象宋學不一
種不必皆言數而其信彖象文言不信繫辭說卦則如出一轍
非不謂言象本說卦傳言數本繫辭傳似不僅信彖象文言然
以彖象文言傳夾入經文中自漢儒始其作注字梳句櫛皆惟

彖象文言是從何嘗以言象故一一遵說卦宋儒說易於確遵
彖象文言外添設希夷二式康節諸圖攙入醫家先後天之說
其指天地定位節爲伏羲卦位帝出乎震節爲文王卦位皆屬
聰明自用創造新奇何嘗以言數故一一遵繫辭惟其然竊不
自揣敢謂漢宋諸儒言象言數皆不若言世言事之確言象數
將天空而地濶言世事則殷紂與周文蓋象數虛而殷周實不
待智者而後知矣千氏令升說易徵事誠爲卓識而特其於爻
不言變仍不出彖象文言範圍未免隨意挪扯事無序而語不
倫後人不甚愛惜致全璧不存徒令人於釋文集解中搜尋什

之一遺憾多矣愚所以不敢於漢晉諸家繁稱博引者懼一斑
未足以定全豹則毋寧使人有闕如之歎也
一傳註之於經文義有未詳往往有直云未詳或云疑衍者此類
雖未必有當尚見其能闕疑亦直道也若作彖傳爻傳者不然
彼共有所未解則含糊敘過且有憖置之並不敘及者如屯彖
之勿用有攸往句傳竟脫畧知其不識互卦意欲抹煞互艮一
層此類正多無煩深論所可怪者解元亨利貞四德於屯隨曰
大亨貞於臨无妄革曰大亨以正迭釋五卦竟不肯一及利字
其不得謂是偶然脫畧亦明矣然則利之爲德也於四時屬秋

於四端屬義易經迭據之以爲占辭豈猶是不關體要之字任
人隨意刪去可漫求更代也者我求其說而不得得非泥於論
語子罕言之故乎果爾彼其作僞原冀魚目混珠反以此顯著
其爲魚目其爲見識殊太迂愚矣顧何以傳之千古祇有元訓
大貞訓正人嘗議其未盡至於刪去利字用以字代之千古竟
無人致議此其故豈可解者耶
一古易經自經傳自傳各成卷帙至漢晉諸儒始將逐辭爲解之
傳夾入經中統釋全經之傳附諸卷末於是逐辭爲解之傳得
與經近人則親而信之雖失經旨猶復遵之統釋全經之傳因

與經遠人則疏而忽之雖得經旨猶復疑之千古易義之不明
皆由於此至於宋世諸儒以易爲宗適有舍數言理之儒自負
高人一等而憑依舊註竟爲俗本所迷漫於失經旨者詳加釋
文得經旨者不詮一字易中之涇渭幾無從問津矣所幸後此
有其人考明古易各還其初雖於白黑仍未分不免因循矣解
然能改從古本使經與傳不相混濛其於經義不無裨益緊以
是傳之藝林亦反古復初之一端也吾能弗爲宋儒頌哉不謂
行世未久謬爲後人所更張僅其解具存至於以傳夾經仍從
漢晉舊本遂使宋儒反古復初之盛業無能昭著於藝林而童

蒙購讀本於坊間莫得經分傳別之善本葢仍訛踵謬自元及
明以至今而猶未已此其狂瀾豈竟不可挽者耶可怪可歎
一傳以釋經使一經止一傳則讀者有所專主無慮歧趨惟經一
而傳不一後人無執兩用中之權衡其不能無所偏護以定從
違無足多怪所怪者第因傳不一遽於經有疑其疑經并以疑
聖庸詎知聖與聖同揆哉胡爲乎說易之家漫謂易有包犧之
易有文王周公之易有孔子之易止宜分而觀之不可合而一
之此徒憑傳註之無稽訛斷聖神之不類而詭異邪詖之辭說
遂得乘間竊發亦自成一家若不急起排之將使道統治統攸

闢之周易輒以紛頭亂緒適副異端曲學之扳援其爲政教之累可勝歎哉然則犧文周孔有同乎抑若是班乎曰同則然矣班則否蓋犧皇繼天而王直稱天皇直稱太昊由其開天明道直是即帝即天雖以文王周孔之聖止可則而象不可階而升故夫卦畫之爲象也雖周公繫辭孔門爲傳惟虞不盡而誰能鍊石以補加毫末於其間哉後之人不識卦象精微妄爲太元與經世諸書自以爲文筆擎天而不自知其祀天夢夢也噫

一周易於羣經稱首以卦畫肇自羲皇爲最古夫卦畫與字畫相類卦畫自羲皇字畫有不自羲皇哉竊謂卦畫爲字畫之始即

文字之始也文體有排偶有散行無非權輿於卦唐宋人斥六朝爲文運之衰謂其用書雜沓用意糢糊斯可耳若徒以駢體論其何以處卦畫哉故夫世之講古作者率以近體詩賦偁排偶爲體之卑乎概不謂然誠以卦體曾有然則文體之本然也然惟時文爲尤得卦體何者時文號八股與八韻試帖並取諸八卦所不待言而其中兩兩相比一如卦之各有其偶有正對有反對有開合對有虛實對有淺深對有層次對有流水對蟬聯對有前屈後伸對此豎彼橫對有立柱分蹠兩意到底對有一意翻作兩意對大抵往來變化參伍錯綜亦對待亦流行無法不備較試帖有加焉八以爲文心奇巧所致不知卦象早已有之見於六十四卦彼此交易上下相承之間昭昭在目詎不信然然而猶是節目非大體也夫易體本羲畫以繫辭猶文體本經語以構藝皆有命題限制所宜審題命意切實發揮而不可隨意妄爲者也請試爲之說曰卦之六畫全不變者法當占象但就此卦象發揮並無變占是爲平正題若有一畫變動法當占爻則有遇卦謂之貞又有之卦謂之悔必兩層並發乃爲得之是爲截搭題即以乾論六畫中寓四象初至三一象二至四一象三至五一象四至上一象辭曰元亨利貞是就四象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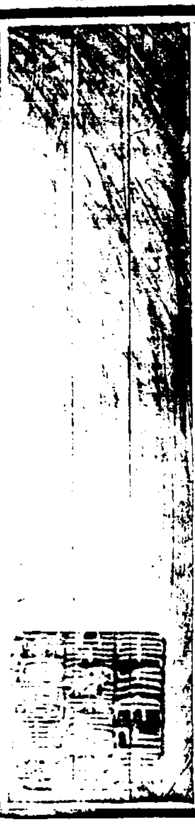
也在天屬四時在人屬四德蓋元爲春天主仁亨爲夏天主禮利爲秋天主義貞爲冬天主智其切乾四象爲何如而豈非昭然共見者耶乃說者徒逞胸臆不信互卦一說漫於六畫下注曰乾下乾上是謂乾卦只有兩象聖人從何繫以元亨利貞四德乎而說者不思也解之曰大亨而至正仍是兩義一若恃此遂可以彌縫其隙莫吾議也而不知有左傳穆姜之語在爲文言者業已掇拾之附於後說者至此勢不得不依文訓義再欲逞胸臆而不能於是始以四德配四時爲言此時隙已自開使其好學深思返而究其所自來亦何難從乾卦六畫中分劃其

孰象春天孰象夏天孰象秋天孰象冬天之界限而自信過堅
不復虛心體察一任前與後分岐象與辭睽隔是飲水忘其源
正如時文低手但因一時興會行文絕不計題面題情何在以
此誇爲經文義疏誰其信之乎然而非其人之咎也在先儒之
言互卦止及屯蒙以下未及乾坤何怪後人之不明也然亦非
先儒之咎也在彖傳釋屯隨臨之四德皆删去利字並不知四
德從四象來又何怪註疏家之失指也然則彖之言象就卦繫
辭解尙如此況爻兼貞悔更覺費辭可勝論乎曰不勝論姑論
乾坤之初與二乾初乾變巽巽入也伏也故於龍曰潛爲乾之

姤姤遇也但可以禮遇不可得而用故曰潛龍勿用乾二乾變
離離主相見主網罟故於龍言見言在田爲乾之同人故曰利
見大人坤初坤變震震爲長子主仁孝又爲馬爲足故言履言
至爲坤之復坤爲亥月霜重復爲子月氷堅故言履霜堅氷至
坤二坤變坎坎水由地行地直則直地方則方地大則大爲坤
之師師之爲壯在直師所宜知在方師之克相遇在大卽此可
見爻言乎變並無但切本卦不切變卦之文經文本貞悔兩切
而說者顧知有貞而不知有悔豈能明晰爻義乎予得此意以
說易自謂得之矣謹誌於此以見凡有題之文無不緊切題義

古人作經猶然況凡人爲文敢鹵莽自用而失題理乎旣知易
經是切題文字解易者尙敢自逞胸臆而不就象釋象辭就變
釋爻辭乎今觀世之鬪時文者類皆按題考藝不容其一字苟
一字浮何其嚴密乃爾不謂世之講易經者竟多棄卦求辭若
不妨以臆說參𧗠語入何其扞格不馴耶此其弊起自文言成
於後代緣後儒喜爲道學適遇文言閑邪存誠等語合其宗旨
遂以爲易道在茲不知文言實僞妄欺人也總由吾儒之學難
免自佛老而來彼其自言學佛有年無所得始轉而求之六經
是六經之文非其童而習之宜其遭遇邪說認爲正言反於正

言不加尋繹莫辨鄭亂雅竟指莠爲苗蓋至以方士無稽之言
加諸聖經之首其爲易經添魔障豈不適蹈楊子雲質皮嬉戰
之誚哉鄙人幸生
右文之世經學修明之府豈謂博覽旁搜咸歸研究亦云千慮一
得畧見端倪攻舉業以覃思習時文而得解由是引伸觸類鉅
細推詳用著觀象玩占之要以申謹題索文之戒如此云



序

昔宋賢好談性道時有援魯論子貢語以相難者於是言性與天道如聚訟究竟子貢明謂夫子言性與天道是夫子曾有言門人自當記雖魯論僅有相近不移一二章時行物生一二語然言簡意該正可據以爲定論也乃自後人泥於中庸言性屬天命未着人身

遂以氣質之性爲惡而相近不移之旨不明且泥於中庸言天屬覆物其於生物則不測遂以山天大畜爲虛象而時行物生之旨亦不明夫如是無怪說易之家惘然於三才之兩二氣之相與而欲識山澤通氣水火不相射之妙理索解人而不得也斗峯從何得悟而取天文家半覆地上半在地下之說以釋天道之兩且表其微於變化生萬物也又何從得悟而取醫家血非氣不行氣非血不化之說以明人性所自成賴血氣以有靈且通其義於水火不相射也此其好學深思探賾索隱發從來未發之覆聞不可得聞之言其於經義豈一知半解者哉其於道學豈擇不精語不詳者哉諸君子或以斗峯說易原

所則於圖書合體徵其事於文王與紂窮其義於變動不居使卦與卦相承爻與爻相次倍極觀象玩占之精蘊爲匠心獨運卓識不磨而予之所取於斗峯者則在此不在彼也若此者良由

國家明經取士以經示教之法至詳且備所以啓發士子之心胸而濬其靈者超漢晉唐宋

以爲程宜夫士子之所以何副
聖朝之作育而鳴其盛者經羲文周孔以爲學右
人云奇文共欣賞疑義相與晰在斗峯之有
是作期於質所疑在予之欲其梓行則期於
共相賞蓋予少時旁搜博覽曾以著作爲心
自叨登科第以來身有攸司且姑置之至於
近日則直是無暇及此此中之衣缽將惟斗

峯是付焉雖然斗峯具此精心操此慧業固
當奏承平之雅頌用鼓吹乎休明上以黼黻
皇猷下以勤恤民隱誠不宜以閉戶著書自狃蓋
予之期付斗峯以衣缽者又在彼不在此矣
斗峯勉之予拭目俟之
道光七年十有二月蒲城王鼎省厓氏序

易義原則卷之一

張□昭撰

周易上經

易者爲筮之書本興於殷世緣周公作之故謂周易中有六十四卦卦各有辭卦有互易變易反易對易之象而辭之爲義因之惟當文王與紂之事故其辭有臧有否不齊而其爲體則以一卦一辭相閒孔門作傳見古无此體自周公創之推原所自謂是河出圖洛出書聖人則之即又申明其則河圖者曰易有四象所以示也申明其則洛書者曰繫辭焉所以告也定之以吉凶所以斷也此其言之昭晰豈不預爲後人剖其疑哉茲以遵傳釋經得此意妥不敢復滋疑慮謹標一圖字於各卦之上標一書字於各辭之上以著明孔門推原所自之意云

圖　☰

始作八卦止有三畫準三才也因而重之乃有六畫準三才兩之所謂六爻之動三極之道也三極一謂太極即六爻猶天文三台一謂太階實六星也合觀之六爻共爲一卦太極也分觀之有三畫者二初至三曰內卦四至上曰外卦爲兩儀從兩儀之爻觀之又有三畫者二二至四曰內互卦三至五曰外互卦合之爲四象此諸卦之大凡也凡卦畫⚊曰奇得自筮策之奇

數體屬剛八卦中三畫皆奇者名乾德屬陽此卦六畫皆奇爲每歲巳月之卦其內外與互四者皆乾象故仍名爲乾

乾元亨利貞

易首三才卦自乾始乾之爲象天也乾之爲言乾稭也蓋天道有兩半在地下者爲澤澤屬陰陰得其濕半覆地上者爲天天屬陽陽得其乾故易以卦之三畫皆剛者象地上之天名爲乾而義訓健傳曰戰乎乾自其健言也凡物之乾者體必剛健凡體之健者力必能戰天象何獨不然此卦六畫皆剛仍是象地上之天而其辭曰元亨利貞則本四象繫也初至三之乾象日

東出及日行西陸之天故言元二至四之乾象日將中及日行南陸之天故言亨三至五之乾象日將昃及日行東陸之天故言利四至上之乾象日西入及日行北陸之天故言貞當之者其惟文王乎蓋文王之爲君能體戰乎乾以行此四德者也

初九潛龍勿用

凡卦第一爻爲初以三才兩之之道始于此也論三畫屬三才之地道位兼坤艮論六畫屬地道之剛艮位也當殷周之際能體乾者惟文王文王內文明而外柔順始終巽以行權其稱而隱者容或以巽包乾未嘗舍乾用巽茲以乾變巽則惟此爲入爲伏之高風是適故于龍言潛是爲乾之姤謂文王之體乾其首初重所姤遇者如此左傳所謂乾之姤曰潛龍勿用是也勿用者非不足用道不同不相爲謀亦各從其志也謹按乾屬與王而爻辭首此可想見與王字下不乏逸民典禮所存莫先于此蓋潛德幽光有功名教頑廉懦立克樹風聲其品望較迪彝劉敵之人爲尤重在昔三讓無稱聿全至德今茲文王姤遇復有斯人小畜不能畜大有不能有求諸天淵无之豈容以無能往來後之然則潛龍爲誰其首陽高節乎之人也德足以有天下薄百里而不君所謂中心安仁者不可數數覯也

九二見龍在田利見大人

凡卦第二爻論三畫屬三才之人道位兼震巽論六畫屬地道之柔坤位也茲以乾變離爲乾之同人謂文王之體乾當多譽時與賢臣爲離麗其相得有不啻同人者焉左傳所謂其同人曰見龍在田是也蓋離也者明也萬物皆相見故言見龍且離爲目罔罟所自作即井田所自畫故於見龍言在田大人文言統釋于五爵揚甚盛非文王莫當也然則見龍爲誰曰太公史記太公釣于渭水文王出獵遇之獵以捍農功習戰事所謂田也後言田者放此文王田而太公適在其處是見龍在田也至

原來歸本意聞西伯善養老是太公利見文王也抑考太公爲
四岳允非無爵土者何爲而至此傳曰時舍殆必爲紂所放棄
爰舍爵土以避之也
九三君子終日乾乾夕惕若厲无咎
凡卦第三爻論三畫屬三才之天道位兼乾兌論六畫屬人道
之仁震位也玆以乾變兌爲乾之履謂文王之體乾當爲西伯
時位値多凶其所爲素履有如此辭故不繫龍而繫君子君子
文王也後放此然則他爻之言龍其不指文王盍信爲想其時
潛龍旣矢心雖伏見龍又無力蠖信文處潛見之上與飛躍相

接天命方新責無旁貸使稍自暇逸何以懾服羣龍使歸命乎
乾乾猶戰戰惕若卽乾戰之意所不已於當夕時者此其不顯
亦臨有夙夜不寧之隱惟必危厲至此所履乃得无咎是之謂
艱貞也凡人所稱者戰勝于疆場戰勝于朝廷此直戰勝于幽
獨有非人所得窺者宜其盛德大業聿居其至也至若內互此
爲中變離日也外互此爲初變巽爲長終日及夕時之長也夕
自變兌言也
九四或躍在淵无咎
凡卦第四爻論三畫與初同地道論六畫屬人道之義巽位也

然初止變巽此則房巽變巽更互離兌兌爲澤淵也離火燥巽
風高躍也一言躍而其能振拔有爲足當疏附先後奔走禦侮
可知也是爲乾之小畜謂文王之體乾當近也多懼時有以得
其所爲小畜者焉蓋文旣近王其巽德自足以感格王所之人
及其反國爰有自王所來歸者王所爲萃淵藪故云或躍在淵
謂其曾在淵藪中玆特躍出焉以歸文也其不稱龍而槪言或
乃統辭一若衆人不盡如是或有如是焉者史記西伯禮賢下
士鬻子辛甲之徒皆往歸焉抑考泰顚列四友亦云來賓召公
雖姬姓乃黃帝裔其來歸更出泰顚後當必皆在此內蓋至虞

芮質成其自殷商來爲臣僕係乎文王之小畜者不可枚舉總
之其人能出污就潔去暗投明雖不必率以見龍尊之亦不必
率以潛龍舍之可用則必用務使其人无所咎斯已耳
九五飛龍在天利見大人
凡卦第五爻論三畫與二同人道論六畫屬天道之陽乾位也
乾居乾位則乾爲天之體著豈猶田與淵之云乎其以變離爲
乾之大有謂文王之體乾至多功時所與爲離麗者不特尚父
并得周親於是所以爲之卦者不特小畜并成大有左傳所謂
其大有曰飛龍在天是也然則飛龍爲誰曰自三仁以及不億

皆是蓋其派衍天潢飛超鳳翩宜其辭以是繫今雖未聞三仁于文其交情何若然原其在三公之位實共事有年傳釋以應求流就申之以本天親上想見三人與文王有相得益彰之雅僅曰利見寧有不利見者至若不億之商孫其侯于周服詩繫承文王敬止爲言更想見文王止敬以服事殷俾紂亦感孚以人相輔殷士仕周不待抱器陳疇後也且紂昏棄厥遺王父母弟不廸在周親亦樂就文王之怙冒以存身以此言利見又寧有不利見者惟龍以飛稱謂去留莫羈亦見虎斂意是取外乾變離火氣炎上爲辭非必繫夫王者後世奉爲王者尊稱非古

也試思潛見躍飛同羣潛見躍非王飛龍獨王乎且王者首出經明言羣龍無之焉可誣也識者詳之

上九亢龍有悔

凡卦第六爻爲上以三才兩之之道止于此也論三畫與三同天道論六畫屬天道之陰兌位也兌位乾變兌爲乾之夬謂文王之體乾卒成之終爲物所說有難免於夬決者焉左傳所謂其夬曰亢龍有悔是也然則亢龍爲誰曰紂紂不知喪亡昏棄一切竟以征伐大權悉歸西伯似于說婦人之外舉非所顧恤矣洎夫淫戲自絕弗克亂正四方凡讐斂召讐罪合于一眘聽

夬決于夫人坐視所豢羣龍潛見躍飛之不寧蓋爲夫人有而已一无有焉已所有者徒悔而已悔何及矣

用九見羣龍无首吉

用用以占也倚數參天參者三也三三如九九爲天之極數極數知來之謂占故用九蓋天之體至西而極天之數至九而極天之有九數與其有西方同月令秋屬西而數九有由然也龍水物其力大能戢其性靈能變化其鱗八十一能合九九之數其首常以雲護能不令人見其功德廣遠能行雲施雨上下于天天體圜轉蒼蒼一片循環于地上地下莫知所自始但以自

東而西至乎其極則將轉下而以陽變陰所謂窮則變也故聖人取九數之極乎天而能變者用以占遂并取龍之爲物身擾九九變化不測莫見其首者明其用其曰用九見羣龍无首吉爲九通釋也左傳所謂其坤曰見羣龍无首吉是也周文用西而舊邦新命周易用九而旋乾轉坤其事一也羣龍卽指潛見躍飛无首謂无首出者何以吉蓋旣不首出則皆倚首西向以事周无非吉人吉士也人士之吉文王之吉也至左傳言其坤謂此乃六畫變盡其悔爲坤之辭釋此辭并引起後卦而卦之序亦著矣

論曰乾爲天爲馬胡言龍而不言馬龍屬震東方也天道有陰陽出自東方者爲陽乾象故于乾言馬不如言龍也且馬能行地可象地上之天不如龍爲澤中物能及地下之天也然則龍與馬水陸異産安能合爲一即云馬有龍種善行陸未聞龍有馬種常居淵也誰歟爲龍馬之說者而以爲自河出哉可信不可信是在辨之者

圖 ☷

卦畫☷曰耦得自筮策之耦數體屬柔八卦中三畫皆耦者名坤德屬陰此卦六畫皆耦爲每歲亥月之卦仍名爲坤其內外

及互四者皆坤象初至三之坤象嵎夷以西凡青兗徐等處東作地也二至四之坤象交趾以北凡荆揚豫等處南訛地也三至五之坤象昧谷以東凡雍梁等處西成地也四至上之坤象幽都以南凡幽冀等處朔易地也按爻辭而驗諸地其義固有可見者

書 坤元亨利牝馬之貞君子有攸往先迷後得主利西南得朋東北喪朋安貞吉

乾爻盡變則爲坤乾之後有坤象天之下有地萬物皆致養焉故曰致役乎坤坤之爲言申也展布之謂也蓋地處天中素間所謂大氣舉之者是也大氣水火也水在地下火在水下鼓而舉之使地浮而不沉得自展布隨氣出入而上下也此卦六畫皆兼象地在太虛中其名爲坤而其義爲順則與三畫者無異也元亨利牝馬之貞謂當亢龍有悔之時不利馬壯所爲元亨者利牝馬之貞而已蓋自四象推言其順也坤位在西南未申之間故其字亦左申右半未君子謂文王有攸往往從王事也先迷謂先爲三公被小人害後得謂後爲方伯得天下心主利主于利濟天下也西南得朋文王之化自西而南東北喪朋紂黨多在東北文之德所不能及也安貞吉者安于貞守臣節則

吉也按此敘文王事最顯不似自敘口吻故知彖非文王作後類此者多可合詳之

初六履霜堅氷至

凡彖辭爲綱爻言變爲目故爻或與彖相反要無不緊相承此屬坤變震爲坤之復震爲長子體仁坤屬亥月故履霜復屬子月故堅氷至曰履曰至承彖辭君子有攸往爲言謂文王本坤道以事紂竭震長力既不以霜寒而不履復不以堅氷可畏而不至蓋止敬之勤勞其初已如此開賜履四至之先矣

六二直方大不習无不利

二屬人道坤位值坤爻是以地道之平康載人道之仁義者也
變坎爲坤之師謂文王爲王室任勞本坤道以帥師所尙惟直
方大三者蓋師直則壯壯有功知方則和和無寡見大則泰泰
不驕以是征伐雖四時講武而外不專習步伐止齊亦无往不
利此所以爲長子帥師也按後更有師卦在此特紀其得行師
之要如此治孫吳之術者尙其於此審諸

六三含章可貞或從王事无成有終

坤至三得天道爲文之體見焉兼居震位文愈起矣故言章居
震變艮寓有頤義故言含爲坤之謙謂文王順則本坤道以爲

謙雖克追琢其章仍復小心懷福故言含章可貞蓋章而不含
則疾害者衆將有爲貞不可得者此貞所由艱也王事謂紂有
征伐之事无成謂不成其惡有終謂慮其將由惡終爲之圖厥
終也所謂勞謙君子有終者此也

六四括囊无咎无譽

坤至四復得地道載物之本體見焉又兼巽位物于是入所載
中矣故言囊變震互艮手故于囊言括爲坤之豫謂文王幸羑
本坤道以爲豫厚德載物不大聲色是爲括囊所謂囊括四海
者是也居多懼之地由豫有得能无震主乎故必括囊而後无
咎惟必括囊而使无譽也然後不以譽滋咎蓋與多譽時異耳

六五黃裳元吉

五位屬乾君道也坤以臣道值其位變坎爲坤之比謂文王得
志本坤道以臨諸侯有潤物之勞所以有下順從之事由其以
臣道代君道故不尙采色章服而但取中色下服曰黃裳誠以
黃裳周舊服也周家穡事開基自后稷以來世以黃衣黃冠爲
務今當括囊後猶循循于舊服不忘上之使王室无嫌下之使
小人不忌雖有他服不如此之安且吉也占曰元吉以體元得
吉也蓋至是紂終不欲以赭衣囚之夫乃樂得以黃鉞寵之

上六龍戰于野其血玄黃

此居坤極道兼乾兌有夬決意又屬兌位有金革意變艮爲坤
之剝謂文王受命本坤道以綱紀四方有不禁其時之亨蓋而
剝者焉左傳所謂坤之剝曰龍戰于野是也凡地之附山與澤
者皆謂之野原生物以養人非醞禍以殺人者惟彼羣龍不首
出徒任綱紀于一人一人雖大安能遽盡坤輿之大而任肩之
于是有首難之龍不无蠭起之龍相與並爭不可勝數一自甘
于取敗不甘于受制遂至傷而猶戰有戰不一戰之事所以其
血玄黃也夫坎爲赤爲血卦血未有不赤者惟酣戰不休以致

痪致縻爛遂致血之赤者敗而變色成立化而成膿爲黄也殷
末之禍至此七年五伐文得巳乎哉
用六利永貞
六爲地之中數偏地多戾氣難成變化惟中土附山剛柔相推
而生變化蓋淑氣通達揹五行于四時以風雨寒暑育萬物故
易于坤占用六取地之中數能變也其曰利永貞謂文王體坤
永貞此中數而之焉自无不利矣
論曰傳言坤爲牛經則取乎馬今觀初之履似言足二之習似
言身三之含似言齒詎不信爲馬乎至于裳言所召黄言其色

戰言其用亦若于馬有合焉而要之負載莫力于大車文繡莫
美于入廟東刃于角以赴戰縮采于身以象龍獨非牛也耶然
則聖人假象以明義義可通焉則惟觀其通而已矣何必不牛
何必不馬
傳言致役乎坤戰乎乾經不于乾言戰而言于坤不于坤初與
中言戰而言于上蓋坤之致役惟致之于戰者爲極苦耳坤道
至此極致役之苦亦極非體乾有人出而行其夬決將柔能競
戰何日得有寧宇然此就殷末言戰非乾之戰也乾之戰不在
兵刃之接卽舍巳從人存理遏欲无在非戰蓋能自强不息常

勝之道得矣直可不戰屈人之兵其貽斯世福者遐哉
卦位有三才兩之之義三才叠見卦位矣二氣何不一見乎誠
以二氣无質忽聚忽散忽見忽隱不可以定位拘所謂變動不
居周流六虛者是也惟如是不于分陰分陽見其位而于用九
用六成其章何者乾坤變惟坎離在其中故自初上二爻外其
餘乾一變皆離坤一變皆坎也然則用九用六之妙以形化實
以氣化歟以是爲用用不窮矣且夫上經首乾坤而終坎離下
經首咸恒而終旣未濟明水火之用大矣至坎離之先列頤與
大過旣未濟之先列中孚小過皆所以大坎離之象而廣坎離

之用也由斯以論二氣之叠見卦象有較著于三才之叠見卦
位者讀易貴觀其通正此類也

圖

八卦中之一奇二耦者三一曰震再曰坎三曰艮俱屬陽卦稱
乾父坤母之三男此卦之兩儀爲內震外坎四象爲震坎互坤
艮蓋承坤卦之二三四上而變其初五兩畫亦承乾卦之初五
而變其二三四上之四畫是其承坤畫者倍于乾宜其互象兼
坤艮地道之兩全得焉然則二三四巳成坤象加以上畫則有
餘僅初五之兩乾畫巳不成乾象加以中隔坤象殊不聯屬而

傳何以言天造哉豈以震遇互艮成頤有大離象象日星歟抑坎水互艮艮隱坎中有雲出岫上于天之意歟不但已也竊見就互體而以參伍錯綜者觀之乃知此卦于二三四爻互坤象外合初五上觀之實得兌卦兌爲坤所隔截是兌包坤坤在兌中也夫兌澤非他即在地下之天而坤地在其中正地之所由以受生氣者彼其挾日星之火氣釀化于水中以通行于地道而萬物以生是造化之根原固言性與天道所莫外自諸學家止知覆地上之天生物不知在地下之天生物而經義併天道不可復聞矣茲敢敬陳之爲有志于道者告焉至若三四五爲

互艮其初二上亦宜合爲震是此卦有重震在也宜其以震爲主其爲震坎互艮則艮在震中至反易成蒙爲坎艮互震則震在艮中二象互相爲用固自有至理但不似坤在兌中之廣大精微也不特此也乾與坤爲大父母艮遇兌爲小父母茲以坤在兌中坤與艮合體是一是二其通氣之理此爲最著兌既包坤即并艮而包之豈非大父母後即具小父母有不待下經始得咸者凡此皆君子觀象所有事姑舉其要者言之其餘則在學者推類以盡之也夫如是是一卦之象甚繁而聖人定以四象何也曰自乾坤定之也乾坤本圓圖所可區者止此此其正焉者也至參伍錯綜中有隔截非圓圖體其變焉者也唯變所適者不可爲典要象本自天垂典要也且易道重中除初本上末屬兩端爲中爻者四內卦以二爲中內互以三爲中外卦以五爲中外互以四爲中中止有四更不能增加于四爻之外所以易止四象也

屯元亨利貞勿用有攸往利建侯

乾坤後有屯象天地間有人備三才也故曰有天地然後萬物生焉萬物人最靈物各具人道也人道有兩震居首宜用專震胡重以坎坎水生震木也天地爲才無終極人物爲才有由生

故必以坎合震乃得其象名爲屯屯之爲言肫也懇至之謂故曰盈也盈故難生勢如草昧是屯之固也德與乾坤同八與天地並抑以屯四象自具此德也外以坎窞兼艮止故勿用有攸往內以震仁兼坤土故利建侯誠以戰血玄黃之會生民塗炭非建侯撫之倘成乾坤哉乃知建侯云者非創建侯封之謂緣諸侯委靡不振賴方伯率作興事使克自建立如成湯之佑賢輔德推亡固存之類是也蓋文王斯時已克行成湯之事矣

初九磐桓利居貞利建侯

此以震變坤爲屯之比左傳所謂屯固比入是也以參錯論爻

為兌初已見西意其變坤適自震來明是殷紂東鄰之事轉而
屬西矣宜其以文王為西伯德化自西而南也璧桓猶磐旋初
本艮剛位自變盡乾畫為坤初位不得剛爻茲由坤而震初卦
為震一轉旋開剛復居初猶磐之轉旋也第旋為震主恐其多
動惟變坤順故利居貞前為坤之剝至此剝將復故利建侯卦
主在此不嫌辭與彖複也
六二屯如邅如乘馬班如匪寇婚媾女子貞不字十年乃字
屯如鬱而未舒意邅如滯而欲轉意馬承坤彖為言指文王乘
馬謂與文王接班如齊等莫前意辭與四上同謂與四上齊班

等此觀望不前也二屬坤位宜靜居震中又欲動變兌為屯之
節是當屯時之諸侯能守節不輕事人者故其動靜未安進退
莫適跡其狀之周章似欲為寇然及徐察之乃知彼非為寇彼
固會與我周為婚媾焉其所以如此者殆以列侯立國有共主
在而服事方伯猶之女子處室有父母在而許嫁君子非可驟
然慨允與接為構也是故不獨其君抗節也卽其國之女子亦
守貞而不肯遽字必十年乃字豈謂人心易歸順哉然則何國
當此曰莘女子為誰曰太姒蓋淑女既君子好逑非貞不字何
以求之不得非十年乃字何以寤寐思服造次悠哉此以知微
莘國不能育太姒之淑女非文王莫克致莘國之歸心周公謹
志之見文王始事之難如此
六三卽鹿无虞惟入于林中君子幾不如舍往吝
鹿身似馬而角歧蹄耦是陽類挾陰之獸故屬震性淫而善驚
淫戲黨類似之適淫戲黨類所居邑以鹿為名如鹿臺五鹿者
不一而足是此爻所由繫鹿也在諸侯本商臣其卽商邑圖其
所第商邑淫戲成羣奸宄林立故為萃淵藪斯時也人方躍出
淵藪彼獨入于林中豈能于事有濟哉其以震變離為屯之既
濟殆指當屯諸侯既啣籍文王之力濟其屯後復離麗鹿羣去

而卽鹿是反復无常之人似宜赫怒整旅早從事焉祇以彼雖
卽鹿並无他虞惟入于奸宄林中耳君子于此幾察及之悲不
知其不恭然與其威以弧矢不如舍之置度外任其往不知返
亦徒得吝而已蓋逆料其无能為也殆五十國之類
六四乘馬班如求婚媾往吉无不利
此以坎變兌為屯之隨謂當屯時文王能隨紂于是諸侯亦多
隨文蓋位屬巽柔與二上齊班而正應震剛非二上所能望故
猶是乘馬班如有不滯于班如者緣舊非婚媾今則欲求為婚
媾其專志親附終不他卽雖率之以從王事可知其攸往咸宜

吉无不利也此殆伐崇所詢之仇方仇卽公侯好仇之仇正謂

婚媾非謂讐敵殆魏駒芮畢之類

九五屯其膏小貞吉大貞凶

膏指方伯膏澤卽詩陰雨膏黍苗左傳百穀仰膏雨之謂五與二應以坎變坤爲屯之復謂二屯而五復屯也辭繫小大其爲二小而五大明矣抑左傳述周書數文王之德曰大國畏其力小國懷其德此何以云然此蓋文王初載諸侯未遽效順時或違拒政令使睢麟之膏澤不下于民故不見爲畏力懷德而但見屯其膏也顧二云乘馬其屯小未自絕于牝馬之貞旋則如

舊婚媾遂以貞而獲吉若五獨屯膏其屯大豈有虞于雉膏不食幷敢不求婚媾徒以貞而罹凶然則二爲莘五爲誰曰密詩云密人不恭敢拒大邦是屯膏之明徵也宜其有滅國之凶夫

上六乘馬班如泣血漣如

此以坎變巽爲屯之益殆謂諸侯當屯時因弱召侮如水遭風有不免屯之益增者惟時欲卽鹿而未安欲屯膏而未敢所慮甚危于朋儕无或相左故仍乘馬班如若此者夏曰與我周舊非婚媾之國雖爲婚媾之求適遭王室如燬有父母而不得親徒自泣血漣如云耳然則何國當此曰阮阮被密侵非望族有

圖 ䷃

過命詐與延固應如此

論曰乾坤辭繫次及六子其如屯之四象有震坎艮无巽離兌何其如屯之參錯有兌无巽離何蓋惟用九用六而後三女具且男室女家皆具何者二變得兌互震三變得離互坎離四變得兌互巽艮上變得巽惟初五變皆坤見母之致役煩耳統而計之三男三女各得兩婚媾成屯以濟震巽交勞于內外坎離輔焉艮兌較逸六子之爲乾坤用其不同如此在文王旋乾轉坤統六子以爲用此特其始事舉見其槩未見其逸也

此反易前卦爲畫與乾坤之以對易爲次者不同又易中一大例也今觀坎艮震坤之四象與前卦同而位置反易卦主在二不在初是惟二以坎主互震初其用事震仁寓諸坎勞蓋由剝而復終以頤養得時升乎要之艮在坎上卽山在水上由水能載地所以并山而載之則水之乘日星之火氣以流動充滿于地中而上于山者此雲所由興雨所由降蒙之所被者廣也然人所及見者惟山下出泉泉始發爲細流終聚爲大川自蒙者深所蒙亦深自蒙者遠所蒙亦遠其爲震在艮中是艮山包震雷將破而未破其爲坤在巽中是巽風化坤地流行且大行然

則此與前卦均以互頤得大離象謂火氣之屬日星固當謂德
化之行二南又豈誣哉然而文王之初風化之始也其時坎勢
屈在艮闕下有不得驟發者即有不得遏抑者就參錯言之以
震長參艮少實以坤順布巽柔殆有成勞而不居云

蒙亨匪我求童蒙童蒙求我初筮告再三瀆瀆則不告利貞

物生必蒙故受之以蒙蒙者蒙也物之穉也畫與屯反易而義
則相承所謂作之君作之師也方伯臨諸侯諸侯之師也我臣
子稱君父之辭謂文王童蒙指紂與諸侯文王无求于紂與諸
侯紂與諸侯有求于文王惟文王盛德求則能應也筮者極數

易義原則 卷一 廿 蘭朋堂

知來求神定占其應有度如其度則應故初筮告越其度則不
應故再三瀆瀆則不告文之爲筮辭此所以應諸侯之求者亦
準此故特以此繫之辭蓋師嚴則道尊法立則令行所謂貞也
利貞利于此矣

初六發蒙利用刑人用說桎梏以往吝 說讀爲脫

坎爲桎梏刑具也艮位坎變兌爲蒙之損謂諸侯之蒙有爲徵
求受損而致[illegible]其民疲于應令玩難振興文王于是教之以發
蒙發蒙者[illegible]之天艮使自生愧厲也是非大[illegible]則
天艮不可得而發故利用刑人然使如俗吏用刑民免無恥則
天艮仍不可得而發故刑人之利用非漫用也用于受刑之後
說去桎梏使其人自此以往常懷羞吝不自安是謂有恥且格
道齊之善術也

九二包蒙吉納婦吉子克家

坎主即卦主居坤而變坤爲蒙之剝謂諸侯之蒙有爲掊克剝
剝而致者其民流離失所罹凶極矣文王于是教之以用包蒙
之道爲最吉包蒙者包含徧覆夫蒙者使各得保聚也是以其
民有年少无妻者即爲之納婦使不以征役失昏期庶男有分
女有歸各得其吉也至若舊有妻室生子成立者其身台以衰

易義原則 卷一 廿一 蘭朋堂

老待養則不得復征役其子故必寬免其子使克成家其庶仰
足以事俯足以畜並怡然聚順于夫婦父子之天醒于從善也
所謂教思无窮容保民无疆者此也

六三勿用取女見金夫不有躬无攸利

震位坎變巽爲蒙之蠱謂諸侯之蒙有爲淫戲蠱惑而致者此
其蒙蔽已深牢不可發又與萃淵藪近抗不能包于是文王計
无復之不得已申命于所屬曰彼既驕淫矜侉將由惡終我无
如之何惟有勿用取彼懷蒜如玉之女使得見我謹度式金之
夫爾已耳蓋其淫戲自絕倘不有其躬安能有攸利于我如之

何與接爲搆也按不有躬卽後人言好忘桀紂乃忘其身之謂從蠱取義也

六四困蒙吝

蒙至三已不能發不能包至四屬外更不待言矣茲以艮變離爲蒙之未濟謂諸侯之蒙有未得所濟之處在其人頹尾自嗟不堪其困對夫困之已濟者不免有羞吝之心在文王黍苗是膏普濟困窮念彼困于蒙而未濟者亦難保无羞吝之色蓋如傷之隱以一夫不獲爲恥經統志之曰困蒙吝言簡而意該矣

六五童蒙吉

乾位艮變巽殆以文王所艮成轉及其所自巽處則不在諸侯而在王所矣爲蒙之渙至此有渙其羣不求而特求我者蓋羑里以後時而用享時而爽章時而三錫命時而革言三就是紂尊文王以師保自處于童蒙所以无七鬯之驚三十餘年始有牧野之事亦闇主之吉占也

上九擊蒙不利爲寇利禦寇

兌位艮變坤爲蒙之師謂諸侯之蒙有時事出不虞而至用師者文王于是教之以擊蒙擊蒙者因其冒昧阻兵不得已而用師擊之以致懲創者也然恐諸侯于此黷武貪功狡焉思啟故又戒之曰不利爲寇利禦寇蓋不欲人忘守備亦不欲人肆侵凌方伯之率屬其无在不遵典禮有如此

論曰蒙之本象及變體皆與屯同故納婦見夫之爲辭无非申言婚媾也所異者屯方求婚而蒙已計及克家計及攸利是爲之計長久教者之苦心也蓋君生而師成計長久者成始而成終也始何以成利用刑終何以成利禦寇然則相與有成必兵刑兼用乃有吉利可言於戲師道亦豈易易者哉

圖

此反易前卦而變其二三兩畫以內成乾象賁則順承屯畫之

初四五上也其承乾畫者四承坤畫者二猶之屯蒙承坤畫多承乾畫少此殆于反中見對歟以兩儀觀之內乾外坎爲乾交坎以四象觀之則不獨乾交坎已也八卦中之二奇一耦者亦有三一曰巽二曰離三曰兌但屬陰卦稱乾父坤母之三女與震坎艮相配偶此卦乾坎互兌離兩陽卦合兩陰卦爲四象蓋屯卦剛柔始交此卦陰陽始交也至以參錯觀之離在兌中賁兌在兌中離在兌中見日星附天出入于海兌在兌中是亦重兌所以上承屯之坤在兌中乾之乾在乾中也頤乾在乾中重乾所自有內外成列而參錯在其中惟坤同之六子則不同也

今觀重兌互巽離不復互兌可見惟必乾與坎交乃得此參錯之重兌亦以水天之象卽重澤之象也自篇首至此爲需五卦卽得參錯之重兌以上承本然之重乾而天道之兩畢具矣請更以文王與紂之事爲言乾坎艮震方皆殷土而兌方則周豐也兌遇離爲睽以弧矢威天下方伯也兌在兌中見文王以西服爲西伯而德化自西而南則亦離在兌中之應也不但已也紂居東文居西中隔大河文事紂周代殷動必逾河經文凡言涉大川皆放此此卦爻辭皆從涉川取義是言代殷之事亦由其爲重兌象則借爲師逾孟津之隱語耳

需有孚光亨貞吉利涉大川

物穉不可不養也故受之以需需者飲食之道也飲食以水火烹飪可豫備不可猝求坎流不失信故有孚坎屬外卦又互離明故光亨謂文王惟有孚于紂其謨之顯爲光者乃亨誠以文王之乾健臨殷末之坎險必能貞乃獲吉需之道然也本需之道以涉大川遵養時晦不息爾勞自无不利耳

初九需于郊利用恒无咎

乾在艮位健而止故能需變巽爲需之井謂文王之爲需初時仍在其鄉井也井以汲水由與川遠故云郊郊卽後小畜之西郊茲云需于郊殆以文王謹守西郊發政施仁率其常道原无逾河進取意故又云利用恒无咎

九二需于沙小有言終吉

由郊前進則及于沙固涉川之常乎不但已也二以乾主在坤位剛濟以柔故亦能需變離爲需之既濟謂文王之爲需至此于事有濟也西土多沙周郊之外類皆沙地文王稍闢以自廣尙无逾河進取意故曰需于沙爾時小人嫉之譖言于紂如崇侯虎之類然終不能害故曰終吉

九三需于泥致寇至

由沙前進則及于泥又涉川之常乎亦不但已也三以乾末居震位健動則不欲需互兌中復變兌爲需之節謂文王之爲需至此猶守臣節也禹貢荆揚之土皆塗泥是謂澤國化行二南卽其地文王于時確守臣節未嘗有逾河進取意故云需于泥寇當屬昆夷意文王南行國內空虛昆夷乘虛爲寇非莫之致而至者故云致寇至

六四需于血出自穴

坎爲血卦穴雖從坎取義實言安身之所蓋指文王舊都岐下也四居坎初互離中兌末變兌爲需之夬夬決也殺伐也殺伐

必見血言需于血者謂既伐于崇尚无逾河進取意出自穴者
謂出自岐下之舊穴而作邑于豐也

九五需于酒食貞吉

此爲需之泰坎變坤由險得平本剛健中正而濟以柔順爲需之主物藉以養即遵養時晦亦在其中故其辭如此酒以養陽食以養陰公用享于天子以此王用享于岐山亦以此以此而需泰何如也占曰貞吉亦何嘗有逾河進取意哉

上六入于穴有不速之客三人來敬之終吉

此所謂穴并岐下與豐皆是也想見天府之雄地靈人傑益坎

末變巽值需終而之小畜謂文王所畜甚廣惟當需時所爲小畜者如此曰入于穴以巽之爲義入也入之爲言不出也又豈有逾河進取意哉三人來殆太顛來賓二老來歸之類不曰臣而曰客是不敢明言畜爲臣即所以敬之也客而曰不速喜之也喜之故宜敬之終吉代終以吉也

論曰傳有之需事之賊也胡重需以屯蒙之時不得不需也特樂涉川以言需需之義蘊畢宣矣躁進者尚三復之

四象惟兌以反易爲巽其三皆與前卦同特位置異且于是前卦坎在上互離既濟也此卦坎在下互離未濟也所以不爲需而爲行行而不免于違行也然以參錯觀之離在巽中見南方悉被吾風化又爲巽在巽中見文王以巽道事紂南方諸侯既被風化則率以事紂必皆以文王之道爲其道而巽不獨文王有矣風聲不獨文王樹矣夫離遇巽爲家人茲合重巽爲離豈特家人已哉嗟夫健不畏險險不避健風火隨之將若之何是有賴于君子之明慎耳謹按乾坤後三男既見宜及三女乃不見于正象而見于乾與坎交互間且前卦止得離兌須合此卦之互巽乃備此以見婦人從人者也離遇坎得配故離直結坎

心巽兌未遇震艮涉于離而强半託乾所謂在家從父是也要之二卦无坤而各有乾又以見女子生得父體多耳

䷅

訟有孚窒惕句中吉終凶利見大人不利涉大川

飲食必有訟故受之以訟謂需人所不欲需則訟與惟坎乾仍前故亦有孚惟離介重巽則不能光而亨反致窒而惕故中止則吉終事則凶爲險健者戒也見大人謂從文王得其聽斷則訟息故利涉大川謂從紂過爲險健則訟長故不利

初六不永所事小有言終吉

此爲訟之履坎窞變爲兌說故不永所事兌爲口舌故小有言

然履者禮也分爭辨訟非禮不夬決則訟息故終吉是蓋虞芮質成所謂我等小人不可以履君子之境者也

九二不克訟歸而逋其邑人三百戸无眚

此爲訟之否位本坤坎窞復變坤順故不克訟不克云者否之謂也蓋諸侯化文王之政下及國邑中人亦无情不敢盡辭故歸而逋歸者歸其邑而逋則又逃匿他處也惟時紂于多罪逋逃是祟是長誰敢執之故本犯常不可得或必株連其邑人茲則邑人三百戸无眚者以文王寬仁不尙羅織所由與奸宄于商邑者異也謹按否之策合乾坤三百有六十戸言三百舉成

數也凡邑以十室爲小以三百戸爲大觀量地之制四井爲邑可想見焉此蓋以互離變艮有明而知止之義而邑取諸離戸取諸艮也

六三食舊德貞厲終吉或從王事无成

此爲訟之姤謂諸侯將有訟幸遇文王而自已者蓋文王之同德也坎水變巽風訟意渙釋隨遇而安故雖坎流饒鮮食皆愁罝之惟食舊德焉舊德人易忘屢生訟隙乃人欲訟而場諸庭彼則食而藏諸腹宜險反巽有訟不訟必爲人所病是由貞而得厲然巽以行權紛必獲吉互體兩變乾又與乾相接故云或

從王事謂文王有王事而彼從之言王事于訟時明是王庭訟事使或出從王意助而成之終是險意未化非吉人也占曰无成總歸于巽巳耳此蓋互巽初離中以離明爲體故能以巽順爲用所云小心昭事者如此

九四不克訟復即命渝安貞吉

此爲訟之渙謂諸侯已成訟而不欲終之者三以坎變巽寓有渙意故訟隙消于无形此以乾變巽之得渙體故訟端起而不克由險健皆化于巽有離明在其中故也要之三爲人道之震位震曰仁故言德四爲人道之巽位巽曰義故言命是惟巽位

本在四茲以乾變巽爲復即其義命之本位渝變也安安于命也渝變其訟心安于義命守之以貞何吉如之此殆知紂處不能聽故中止云爾

九五訟元吉

乾變離爲訟之未濟蓋謂諸侯有訟未濟河而求決于紂但就近而求決于文是所從乃元善之人其訟宜與之爲元吉

上九或錫之鞶帶終朝三褫之

乾變兌爲訟之困蓋謂諸侯有訟求決于紂爲紂所困也鞶帶以金爲鉤玉爲飾言錫殆錫自紂者時言終朝數言三皆于乾

取義兌爲毀折故言褫始若可說終歸于困而已此見紂之聽訟妄反復諸侯所以叛也
論曰甚哉人世之好訟也吾不知其何樂于有訟樂其[illegible]耶玩占者苟玩其食舊德與復即命渝安貞之辭而有得于心焉者知訟時雖有終朝三錫之榮將不樂爲違問褫也

此卦坎承前而乾易爲坤內象乃得坎互震是坎潤濟以震仁所謂若時雨降矣而外象以坤互坤則是本坤道以綏靖坤方此四方之綱紀所由起無侮無拂所由來歟宜夫參錯觀之震在坤中坤還在坎中以成其爲大坎也坎之大勞之大也蓋震長男雷也坎次男窞也震以長挾雷威行于西南坤中斯時即震即坤无分彼我則坎窞豈終窞乎始也本以內坎窞外坤順成此象祇惟此中互有震震出用事則坎初轉爲坤初合五與上以包震而坎窞悉化矣移一步焉則中行純坤坎初與二且合上以包坤不見坎之窞但見坎之勞而坎之潤不僅潤千里矣斯時也坎即震震即坤是其一出而致役極矣勞亦甚矣而仁不有與之俱溥者乎非甚盛德孰能與于斯

師貞丈人吉无咎
訟必有衆起故受之以師師者衆也謂元黃方雜訟說不已必加以師焉貞正也丈度也沈氏該謂丈者度數之所自出師行以法令節制爲主是以丈人吉愚謂師出患不正既正患不度人用難免于凶咎惟文王能以坎潤普震仁以坤道馭坤方得其貞固又能丈度夫人之從而後行所以動得其吉雖虐主在上小人在旁終无所咎也

初六師出以律否臧凶
此以坎變兌爲師之臨謂師成而未行帥親臨申令卒咸臨聽令凡部伍次序行止進退莫不有法紀焉所謂律也文王平日

遇事悉本仁慈未嘗拘拘于法紀獨至師師而出賞罰嚴明有必惟律是以者設臨師之際遇有否臧之將卒亦莫能格外矜全不以軍法從事所爲直斷之以凶也

九二在師中吉无咎王三錫命
坎在坤位互震而變坤爲師之坤謂文王之行師得坤道其建師以勤王實不跋扈以震主故其在師中也持心如水以直方大爲用有獨得其吉者紂于是三錫文以命焉錫命者命德之事寓討罪于其中王者所以控制方伯使歸命朝廷所謂用命則賞不用命則罰非同來章有慶譽之无他虞也然則所命恤

何其殆即此役三爻辭乎

六三師或輿尸凶

此蓋初命是言其失者輿尸謂以輿載尸歸國凡師有戰者必不免不保乎失律取敗也然則何失而言凶以其不能无戰致殺人也蓋古王者懷柔萬邦有征無戰不尚血刃不嗜殺人也經故于此之坎變巽爲師之升者繫之蓋謂師賤无能升輿至死于疆埸克勤其事不得不以輿載所以優待之即所以哀矜之也師而有是其凶爲何如帥師者可不念之乎

六四師左次无咎

此蓋再命是言其得者震東方屬左左聖嚮仁生旺之方不敗之地也師得此爲次進可以戰退可以守敵不得而擾之敵安得不屈而服之經故于此之坤變震爲師之解者繫之蓋謂不用急迫以攻惟據形勝以臨使之懷畏而自服于是我亦得所藉口以班師而解甲可无煩逞凶相殺聿致輿尸之慘也夫而後乃得无咎耳

六五田有禽利執言无咎長子帥師弟子輿尸貞凶

此蓋三命慮列侯有頑弗即工者爰兼得失言之經故于此之坤變坎爲師之坎者繫之蓋謂師莫慘于戰莫善于田田以習戰即以威敵但使田克有禽其先聲奪人足使畏服至夫即服必以兵臨則猶必以仗義執言爲利庶不慘毒以干天和可得无咎蓋天子于天下凡屬列侯自邦伯師長以至仲叔季弟尼論臧否何莫非子在方伯勤勞王家誠不失爲長子即悍侯侵敗王略亦不得謂非弟子顧乃泯棼不靖寧不亦淫縱其欲以褻天寵抑豈不可諫誨致吾長子帥師徵問必逞戈兵使吾弟子无能對壘輿尸狼籍當耶否耶豈非正乎凶者耶惟願在師中者不蹈厥凶悉歸无咎斯爲不辱王命爾謹按錫命三條不外有征无戰之意而悱惻動人居然綸綍誰代紂爲此使末世

有嘉命乎殆必殷先王之憲令有存焉者乎不然則是小人欲爲文王害特搆此好言俾紂錫之使文難免凶咎耳文卒免焉斯真大君哉

上六大君有命開國承家小人勿用

大君謂文王對所屬言別乎王也有命命所屬也開國承家命辭也小人勿用勿用命也王以命錫文王文豈无命以儆所屬前三爻既繫紂之錫命故于此之坤變艮爲師之蒙者特繫文王之命蓋坤致役也爲地國也闔戶闔也艮土也成始成終也爲門闕家也通澤氣承也師之蒙役竣功成歸而蒙賞也夫如

是言開國可矣何言承家且何以先言開國後言承家曰國之本在家待國人當如家人也今王之爲命稱長子稱弟子居然稱侯伯以家人之稱凡我友邦奈何謂國自國而家自家也須如開爾國即是承爾家方今天下一家故也豈容同室操戈不相能而相征討乎文王之命如此列國自宜用命乃小人如崇侯輩也者蒙昧黷武勿用文命此所以致大師之克而无比輔之情也

論曰語有之以言教者訟自有乾坤以來未有徒恃修言而能平暴亂者蓋雖有言可執猶必需其人利執之而傳胡以毒爲

言也夫以衆正者且不免毒況不正乎吾見不正者之未足以毒天下而適以自毒也噫

四象獨震反易爲艮其三皆與前卦同特同象不同位向之爲師者茲則爲君向之開國者茲則衆建所處彌高所馭彌遠不可以概論矣雖然如遇剥象何雖然剥象无慮也蓋參互觀之見爲坤包艮謂化行西南足以涵蓋東北不徒謙也又見爲坎包坤謂力效坎勞足以愈明坤順勿用師矣然則此與前卦並爲大坎象豈猶有險窖意存也哉

比吉原筮元永貞无咎不寧方來後夫凶

衆必有所比故受之以比比者比也上能勞止下自順從有互相親輔意故吉原筮者周公言文王原筮此卦以下之辭述文王原筮之辭也元言相親有自永貞言相輔无他蓋本元善以爲孚而率之事紂共永守此臣子之貞而弗失焉其盛德爲何如而豈或至于干咎也不寧方來猶云方來者不寧言嚮未親輔之諸侯聞文王作于是時方來不得安寧其踴躍輸忱絡繹不絕之情于是時方未艾也後夫指諸侯之後至者夫之者賤之也猶目紂爲獨夫也衆皆无咎彼獨凶由彼挾惡意自投于

凶非文王故予以凶也

初六有孚比之无咎有孚盈缶終來有他吉

缶瓦器可以注酒擊之亦可節樂經凡三見曰盈曰用曰鼓盈以注酒言鼓以節樂言至言用于樽酒後亦當是節樂也若是者皆王侯燕會不聞琴瑟笙簧祗聞擊缶豈殷人尚質取其可以兩用遂有所專重歟此以坤變震爲比之屯謂文王以坤順普震仁其與諸侯爲比初亦有見爲屯者焉蓋其與交止信自爲臣止敬而來故其爲諸侯所比非有術致之乃有孚比之在紂固不得以比周爲黨咎之至若燕賓有禮明信可嘉方其燕

也有酒盈樽斯其比也即有孚盈缶此以見比入而屯固者之異乎强致也終來謂燕亨已終而方來此其人雖未能與有孚盈缶之班共獲燕飲笑歌之吉然與後夫有間必將別有以相奉不遺餘蘖故曰有他吉

六二比之自內貞吉

以坤居坤變坎爲比之坎謂文王以坤道率屬所與比有屬坎勞之人則所自足稱也蓋坎體中實信自內結習坎中虛心惟內亨爻又內卦主故云比之自內所自在內使人終不得以外服視之貞而獲吉无𠫭此矣庸蜀羌髳諸國當之

六三比之匪人

此以坤變艮爲比之蹇謂西南諸侯轉嚮東北與紂爲比搆成蹇難也匪人謂上三與上應以同惡相比故蹇難愈深不言凶而凶極矣

六四外比之貞吉

四雖近五然與初應業已同德相孚有外矣以坎變兌爲比之萃謂北方諸侯轉而西嚮與有二之衆爲萃故云外比之之謂五外比之謂自外而比之并外合比之貞而獲吉不異于二皆不寧方來者

九五顯比王用三驅失前禽邑人不誡吉

坎主當乾變坤爲比之坤是謂文王勞役多文本顯德爲顯誤以此爲衆柔所比故云顯比王謂紂紂以密網羅織人罪幾无得脫者于是商邑惶懼如沸如螳茲云然者蓋文王此時會進革言紂用之而改前密網開一面法準三驅前禽舍失而不追遂使邑人安居而不誡周公述以定占能化險爲平无不吉也

上六比之无首凶 首舒救反

此爲比之觀謂諸侯與文王比有不免覬望者焉坎變巽是本有險可憑而時懷巽順之意非徒强悍不馴者但巽自坎出不免中懷叵測遂爾覬望不前无首即漢書驕嫚不首之意後夫是也其人爲誰殆密人之不恭乎

論曰卦之獨剛自師始剛之獨顯惟比尊比之五非師之二可頫觀也顧何以師二重王比五亦知有王耶乃知文王有二服事之忱不待井三有王明並受福之辭而後見也

圖

自乾坤之後六卦皆有坎水師比又大坎象是坎極宜承以離也茲但變前卦之坎爲巽坤爲乾以上承需卦而彌其缺蓋取其以獨柔處中得大離象足當前卦之獨剛而互兌更互離皆

乾包之則自西自南之說也乃知坤變乾互兌者臣道克盡則
君道以隆此西顧所以膺帝眷也坎變巽互離者坎勞无施則
巽順倍洽此南詩所以憫君子也謹按詩國風以南居首謂文
王之化自西而南正合此卦象宜此所繫辭皆二南中事也
小畜亨密雲不雨自我西郊
此必有所畜故受之以小畜謂文王爲殷末諸侯所比有所以
自畜而畜人者特時當初服尚未大也內象乾互兌見文之爲
君于西土外象巽互離見文之以巽順事紂而化行于南文王
體乾本當雲行雨施畜天下使平第以局于西伯猶在下風有

自巽意所以化雖南行不離所自經不直言雲行雨施但曰密
雲不雨自我西郊非虛象也王室如燬天下之人莫不望雲而
幸雨茲幸文王油然作雲包含徧覆已至于密宜其歌孔邇矣
无如悍侯屯膏使不即雨百姓西顧所自懽忻鼓舞曷勝傒我
其蘇之想則見以爲密雲不雨不自他處自我西郊此其畜之
所以爲小者有在也謹按密即指密國如後卦言虎之類文王
先從事于密後及于崇侯虎其事序本如此
初九復自道何其咎吉
何荷同即詩長發何天休何天寵之何剛自屯初在下用事遞

上至比五謨已顯矣轉而復初以乾變巽爲小畜之巽謂文王
小心翼翼未畜所比先巽以畜德雖比之者衆仍舉體仁長人
以貴下賤之道復之自已凡夫人不恭之咎皆以身荷之而不
辭安有不吉者詩所謂無然畔援無然歆羨誕先登于岸是也
九二牽復吉
牽牽引使同歸也此以乾變離爲小畜之家人謂文王之小畜
其見于家人者如此蓋窈窕淑女女之聖者自爲君子好逑親
豸刑于之化大德聿著于睢罝是爲復自道之文王所牽率以
成婦道故曰牽復吉詩傳所謂已貴能勤已富能儉已長而敬

不弛于師傅已嫁而孝不衰于父母正此謂也其爲吉孰大焉
九三輿說輻夫妻反目
乾末變兌爲小畜之中孚中孚爲大離宜其言輿言輻顧何以
繼此言夫妻反目豈不謂昏禮以輿親迎輪輻三十象日月回
夫妻之極軌乎自紂失政而昏禮亡尙不需輿安問輻蓋夫妻
之道苦矣茲當文王牽率后妃共復自道立萬世夫妻之準其
小畜之化孚于邦國者有以革其前日淫亂之俗于是邦國知
循禮制秣駒歌于漢廣百兩咏于鵲巢親迎皆以輿皆必以輪
輻三十之輿設有不循禮制說去輪輻三十而別用非制之輿

者其夫妻覿面當御輪時必相顧驚疑不免于反目蓋謂不用象日月之輻則于夫妻之道失其日月之明將有輿一如无輿未足自別于强暴滛奔而表其正矣然則于此而猶有强暴滛奔者何以自立于人世哉甚矣聖化之感人深移人速也

六四有孚血去惕出无咎

巽位得巽變方位相對之乾故有孚乾主戰故言血乾夕惕故言惕是爲小畜之乾謂文王之爲小畜其有因于乾者如此此殆密人侵阮徂共文已赫怒整旅而遏之至于無矢我陵無飲我泉斯時先登于岸之意已有孚于人心而諸侯服焉由是遄

過之戰血方去諸侯亦以復自道爲心其乾乾惕若之衷亦若畜而能通與之俱出則是血去惕出非諸侯自能然文王之有孚使然也從此率以事殷何嚮不濟故可決其无咎矣

九五有孚攣如富以其鄰

鄰卽既濟東西鄰之鄰此爲小畜之大畜謂文王之小畜其漸進而至大畜者如此乾位巽變艮故不但有孚且有孚攣如攣如因巽繩艮手繫之言固結也蓋密地岡陵阿池俱全實爲沃土文以巽道撫之利市三倍富已至極得艮手揮霍之積而能散施且大行由是復自道之意其牽牽家人者至畜之已久卽以孚及天下之家人與諸侯有攣如之固由是彼我无猜共會出已之富以畜鄰者亦可資此鄰之富以畜彼鄰而不富者鮮矣論語富加以敎洪範既富方穀此則教化先行以富繼之率以從王何患其如燬難事哉

上九既雨既處尚德載婦貞厲月幾望君子征凶

此以巽變坎爲小畜之需坎爲水故言雨非終不雨也需不進故言處非滯于郊也然雨曰既雨是自文王侵阮疆之後言謂慰密民雲霓之望也處曰既處是自文王度鮮原之後言謂定岐陽之居也由是爲萬邦方爲下民王所尚以德爲與推廣說

輻反目之由而致爲民所載故不特麟趾見親屬之與仁亦且蘋蘩見夫人御妻之得理蓋雖由文王以復自道爲化至德化大行自樛木桃夭以至兔罝諸詩在牽復之家人亦與有助焉乃知后妃本婦道以理陰敎不僅內事爲文王助其貞德足以風厲天下直不啻月魄之附日光由弦幾于望矣若其靜亨此琴瑟鐘鼓豈不適洽需之宴樂无如君子有于征時則永懷永傷凶不免矣慮爲小人害故也

論曰畜兼養與止二義義固不囿于小矣然斷未有內不善所養而能外養人內不安汝止而能外止人者孟子曰國之本在

家家之本在身恒言中具至理古今所莫外者也乃知以弱畜
强以寡畜衆畜不一類而事无他歧焉以道成始以德成終君
子之作用于是乎在

圖 ䷉

此反易前卦以上承訟卦而塞其流其以獨柔當獨剛及乾合
兌包巽離皆與前卦不甚相遠特其外來內往德因體殊虩虩
焉轉畜爲履則雖猶是大離象而君子征凶端在此矣然而君
子不懼也所恃者乾兌爲天道之兩乾陽在上兌陰在下中有
離火之文明自澤中起播爲巽風高下散殊婉乎有度而煥乎

有章所以爲天秩天敘也其爲人之靳須不可去豈淺鮮哉

書

履虎尾不咥人亨

物畜然後有禮故受之以履履者禮也嘉會合禮配夏德治離
火占宜其亨胡取象于履虎尾不咥人也豈以乾兌才皆屬金
虎金獸文炳離而風從巽嘯抑亦進小畜而繫履因履而言虎
則虎固小畜中物所以履尾不咥人紂棄田以爲囿囿其豢以
自衛无足怪獨其視眈欲逐搏噬凶殘顧令文王常履其尾如
之何常保其不咥人以不失所亨也難矣哉文王之畜未終以
及其履也然則準乾之龍以推類虎虎爲誰曰崇侯史記稱崇
侯名虎當不誣也

初九素履往无咎

此爲履之訟訟庭本非君子所樂履以兌變坎適遇夫以口舌
爲險窞者斯不得不往聽之惟居艮有思不出位之素本素履
以往所謂必以其情者何必虩虩于明察故无咎蓋文之起化
如此不待得召公而後有甘棠之政也

九二履道坦坦幽人貞吉

此爲履之无妄謂文王之爲履有見爲无妄者如此益以兌變
震震爲大塗道之所爲坦坦也但震在坤位爲蟄雷故雖以剛

履柔惟效幽人之貞乃吉當互離初時晦尚須養耳

六三眇能視跛能履履虎尾咥人凶武人爲于大君

震位兌變乾爲履之乾是不爲和說而純尚剛健故其辭如此
大君與師上同謂文王也武人不知所指殆文王之親臣文王
履道既以幽人貞爲吉則不眇而佯爲眇不跛而佯爲跛何至
以履而罹凶乃武人不知也于大君所佯爲眇者彼則偏爲其
能視大君所佯爲跛者彼則偏爲其能履遂至履虎尾而致咥
人之凶原其所爲皆非大君也于過也武人爲過大君故也夫
爲過大君武人常態卽發揚蹈厲之已甚可見故不吉[illegible]然則

崇侯之釁固自武人開之歟

九四履虎尾愬愬終吉

武人旣開釁于崇侯而文王猶履其尾者崇侯爲紂素所貴幸文在紂所不得不從其後官階使然也兹以乾値巽位互巽變巽爲履之中孚故特于此表文王巽順爲心積誠相感之實愬愬心惕貌四本道兼坤艮坤代終而艮成終故曰愬愬終吉言終能脫囚而獲用享之吉也

九五夬履貞厲

以乾居乾所謂履帝位者也互巽白而變離明爲履之睽故云

夬履貞厲謂紂以弧矢之威厲之文王惟時文王夬决其履祗宜以貞固自守然于心能无危厲哉蓋乾乾惕若固文王之素履然也

上九視履考祥其旋元吉

天光曰祥卽日影之謂元者震東方之德也乾天兌澤本一道而旋相爲用乾天履西沒在地下爲兌澤兌澤旋東出覆地上爲乾天兹以乾兌位適値乾變兌爲履之兌故吉視天所履而考其祥其入西方未艾也轉瞬間旋出見于東方其爲元吉尤吉蓋發祥于西而見休于東周之盛德固如此也然則胡爲繫諸上九曰此所云視正謂紂視紂一切委之于天坐視周與而不爲之所所以命訖不可挽焉

論曰爲人不可以失足故履謹焉觀卦象合天道之所以成體其爲道何如其爲履當何如耶虎之可畏不在尾使狎而履之虎豈有不嗔怒者所謂伏險于夷卽此類也竊謂凡坦途皆當作虎尾觀然後不受其惡善夫樂正子春之言孝矣曰一舉足而不敢忘父母

圖

䷊

此卦初二承前其餘皆變賁則反易前卦而變其五與上乾坤

乃成列焉其象爲海底之天挾日星之氣衝海水以上于地而萬物由是育焉所謂天地交而萬物通也竊惟篇首乾與坤分畫至屯而剛柔交至師而陰陽交自是以下歷諸卦至此而乾坤交蓋乾坤互兌震兌震又互參見宇內被澤人物康阜斯泰運之隆也要惟震長屬諸兌方乃得坤轉而乾旋君仁而民說不特西南得朋之地見爲泰卽東北喪朋之地又豈有不泰者哉

書

泰小往大來吉亨

履而泰然後安故受之以泰泰者通也謂天地交也入內爲發

出外爲往天包地外天大地小也在地下之天當用事時乃見
泰屬每歲寅月之卦正其時也小往大來謂坤挾陰柔之小往
而出外乾挾陽剛之大來而入內其占吉亨謂吉由于亨也蓋
惟天在地下澤氣始得穿地而出使土膏發而草木萌此時之
所由泰也紂之初承帝乙之舊三仁與諸賢爲輔崇侯㢘來輩
未嘗預政正小往大來之時也何事不吉安往不亨哉文王于
時爲紂三公其與爲吉亨自不待言矣
初九拔茅茹以其彙征吉
茅草類茹食也茅茹即孟子茹草之謂指賢人之在野者彙類

也此以乾變巽爲泰之升謂時當泰交內健外順凡賢人之在
野以茅草爲茹者文王皆拔擢之使以其彙同升于朝所以有
事于四方其征无不吉也殆詩棫樸之意云
九二包荒用馮河不遐遺朋亡得尚于中行
乾居坤位變離爲泰之明夷謂文王當泰運不察察爲明但用
晦而明也用晦云何包荒是也包荒即包蒙之意蓋蒙已發之
自先紂無道而荒之使復蒙賴文王以包蒙者進而包荒也徒
涉曰馮言文王不尚兵威用此包荒之意逾河而東于以丕顯
其謨爲萬邦之方是謂不遐遺蓋文自化行江漢西南得朋迨
至遐及東北則朋已喪亡所幸者以包荒之量得尚于中行耳
何謂中行殆指諸侯之中道而行者爲文王德化所感而歸附
非可以要結而致也
九三无平不陂无往不復艱貞无咎勿恤其孚于食有福
乾末變兌體自轉旋爲泰之臨謂泰有自而臨也前此尚于中
行可謂得其平矣不期而有明夷之難是无平不陂也至于束
身羑里但知有攸往耳不期而有釋歸之時是无往不復也是
惟文王能受其艱能守其貞所以无咎至于以服事殷勿恤其
孚則不但无咎而已且于食有福焉蓋爲萬邦之方者即宜玉

食萬方理固然也
六四翩翩不富以其鄰不戒以孚
翩翩往來輕舉貌四本巽位近利市三倍富也以坤變震爲泰
之大壯謂紂黨不知保泰當泰時而不免驕其自爲大壯如此
所由與小畜之五異矣夫富以其鄰戒以孚者保泰之道也彼
翩翩者獨不然由其本質吝嗇外復强爲勇爲蕃鮮所以徒爲
鹿臺鉅橋之附益而斂怨以爲德歟
六五帝乙歸妹以祉元吉
乾位互震末合下互兌有歸妹體故言帝乙歸妹以坤變坎爲

泰之需需者飲食之道祉訓祿正以供飲食故言以祉元吉左傳宋伐鄭晉救之筮遇泰之需曰宋方吉不可與也微子啟帝乙之元子也宋鄭甥舅也祉祿也若帝乙之元子歸妹而有吉祿我安得吉焉乃止謹按帝乙爲微子父亦即紂之父也逝紂之事而及其父明紂之知易有自來文王親事帝乙亦即文王之知易所自來也竊考周人知易自文王始當是帝乙所授惟是帝乙之事尚書不傳得此爻辭可見其爲殷之賢主蓋以妹之故廩爲之筮其愛妹可知乃不歸以權而歸以祉所以絕牝雞之晨而垂保泰之範也其得元吉之占宜哉

上六城復于隍勿用師自邑告命貞吝

城下坑無水曰隍取土築城因以成隍今曰城復于隍是墮其城也城可墮則兵亦可去故又云勿用師夫城與師皆保民具此胡然原所自實由商邑中紂有是告命繇因繫帝乙事爻于此之坤變艮爲泰之大畜者并繫之蓋謂紂以其時方泰可俊大其畜民无用保直須墮城而去兵設有不虞豈不殆哉是其奸先于商邑者也故直斷以貞吝見世之所由否焉

論曰易屬衰世之意所期若泰運夫殷之天下紂以前何嘗不泰惟紂不能保之故至此易于保泰之事三致意焉蓋謂不必神武如高宗即近如帝乙之賢亦保泰之主也故特記所占歸妹一事以表之殆以覘其槪云乃歸妹以祉之君方終而城復于隍之命即出泰之難保其不否也乃天地之氣運爲之豈人力所能挽回哉

圖 ䷋

坤乾反易雖猶是乾坤然互震易爲艮互兌易爲巽下虛內乏賢人遯而蠱惑剝喪殆不堪言矣此豈遭遇之適然哉所幸者坤上有乾是坤方有乾君相臨否終當自傾也

書 否之匪人不利君子貞大往小來

物不可以終通故受之以否否之爲象是爲天地不交而萬物不通泰之反也泰轉爲否自匪人致之其時非无君子貞者无如否之匪人不利君子使君子貞之大人往而出外匪人小輩來而居內是以遲際其否而不可挽焉若是者良由天地位塞无兌澤以與艮山通氣其剛柔之爲往爲來大小倒置故也爲每歲申月之卦殷之末世當之在文王則被囚時也文王始否而終泰紂則始泰而終否其事蓋相反云

初六拔茅茹以其彙貞吉亨

此以坤變震爲否之无妄與泰初之以乾變巽爲泰之升者適

別而辭顧有同何也以文王小心昭事德无二三業知泰需人而保豈不念否需人而傾乎用是求賢之意无彼此焉特其時不同斯其用亦異耳泰之升唯征斯吉亨不特言否之无妄惟貞斯吉亨由自致蓋君威雖不可測而文王則何敢忘君哉

六二包承小人吉大人否亨

坤道以包承爲量變坎爲否之訟謂文王當否時其于訟也處之如此蓋時值小人道長君子偶與搆訟或以嚴刻相處恐其激而生變必至兩傷俱敗文王于是本其內文明而外柔順之體用廓其度量包承乎小人斯得其吉于是大人之否可以從

此得亨有不至玉石俱焚終遭陷害者後世如陳太邱弔張讓父喪李西涯與劉瑾周旋亦得此意

六三包羞

坤末處多凶之震位變艮爲否之遯謂文王當否時亦有不得已出于遯者非隱情遯于法外乃奉法遯于禍外因不禁人之承以羞焉此由當否運无可如何故不得不于所羞者包之蓋與包承小人同一苦心也

九四有命无咎疇離祉

四當否而近君懼孰甚焉以乾互艮巽變巽爲否之觀所謂觀國之光利用賓于王者何修而堪此喜也周公以爲文王當日有命唯无咎乃得疇離祉可爲此爻之辭也言有命不言大君者統于師也疇類也即初六其彙之義離麗也祉祿也此與初爲正應初言吉亨其故于此見之所謂其德靡悔既受帝祉施于孫子是也

九五休否大人吉其亡其亡繫于苞桑

乾位乾變離爲否之晉是文王于濟否之人準康侯之禮待之也五與二應六二大人否亨賴有濟否之勞者惟文王有以康之務休息此濟否之有勞者宜其爲大人也顯承無斁獲其吉

蓋時濟否運孰不謂其亡其亡賴夫人之力得繫于苞桑可不念之乎叢生曰苞桑根爲綢繆用其力甚固況叢生乎極言固之甚愈以見功之大宜保全也厥後武王勝殷將帥之士使爲諸侯得文王休否之道矣

上九傾否先否後喜

乾健變兌說喜可知也兌爲毀折傾之謂也爲否之萃謂否之匪人萃聚于淵藪淵藪如器滿則必覆而後否運之勢傾矣故未遽得喜也蓋先否後喜耳所謂王室如燬先否也父母孔邇後喜也

論曰天地交而澤雷隨平成有人以致泰也天地不交而山風蠱旋轉无人以致否也故繫泰不言人繫否屢言人使不有人在天地之否何以不終否故人能與天地參並稱才也

圖☰☲

此卦乾承前而以離易坤是以明易暗出否而嚮明君謨其顯哉所謂明明在下赫赫在上正此卦當之遂爲師之對所謂予懷明德不長夏以革者亦此卦當之蓋以體乾之化洽乎離爾爰有仇方可詢兄弟可同于此有戰非其血玄黃之戰矣以乾入離中見君道以巽入乾中又見臣道

同人于野亨利涉大川利君子貞

物不可以終否故受之以同人蓋前卦重人此卦重同人耳氏人以同聚于朝爲盛野對朝言野之有戰惟不同之故則同人宜无他慮紂无道昵比小人君子无以安位行志故于朝則否于野則亨此文王所以樂爲方伯與諸侯同勞不終爲三公與衆職同逸也利涉大川者謂文王得諸侯與同則率之逾河以事紂履險如夷雖時與小人接亦不至爲所害所以利君子貞與否象懸殊也

初九同人于門无咎

艮爲門闕自離變來義取嚮明而治是君門也爲同人之邇而云同人于門者艮由當否後門以內已爲莽淵藪无可與同故人皆以于野爲亨宜退不宜進所以相率而出君門則无咎耳書所謂吾家耄遜于荒是也

六二同人于宗吝

以離變乾麗乎君也爲同人之乾謂文王與諸人同在王所故云同人于宗蓋殷雖末世天下猶宗紂文爲紂三公與崇侯輩共事以一吉人與衆凶人處臭味讒池不啻衣冠塗炭能无羞辱乎占曰吝正與于門之无咎相左

九三伏戎于莽升其高陵三歲不興

此爲同人之无妄謂文王之待同人待之以无妄者如此以離之甲胄戈兵變震之萑葦是不遽伐崇也莽草木叢深處即謂密人不恭文既整旅而遏之又度其鮮原而居之似可即興師伐崇乃文居密伏戎不出雖陟我岡矢我陵凡崇國形勝悉在瞻顧中而三歲之久不興師是无妄之道然也

九四乘其墉弗克攻吉

以乾變巽戰乎高矣爲同人之家人蓋虎在紂所爲文王之同人其家人仍在其國都茲以鉤援臨衝伐崇乘其國都之墉則

及于其家人矣虎雖惡極其家人何罪故弗克攻此中蓋有巽
柔意左傳所謂誰非王之姻親其俘之也明德順則終能使四
方無拂者以此故吉
九五同人先號咷而後笑大師克相遇
此以乾變離爲同人之離實重離也謂前以甲兵乘其墉茲則
甲兵重興所謂退修教而復伐者是也師再臨城下其人知其
國必亡能勿號咷者乎既而因壘而降脫虎口而歸慈父母有
不笑焉者乎申之以大師克相遇明號與笑所由來也師故號
而遇故笑也

上九同人于郊无悔
郊自其在崇墉之外言言相遇非地也以乾變兌爲同人之革
謂文王與崇侯爲同人以兵革相遇故云同人于郊以郊固戰
場也曰无悔者蓋文王此舉僅免于悔而已尚非得志行乎中
國時也
論曰道不同不相爲謀同人顧可少哉顧同與和異欲同不失
爲和何必盡同蓋離火合巽風以煅頭金其相成類如此
非不猶是乾合離也一經反易乾由外轉內仍互乾離由內轉
外則互兌是明挾一乾道以有離其中未嘗不仍挾一乾道以
有兌乃知向以外乾主覆冒下濟乎離南不過發爲風化茲以
內乾主持載上行乎離南則更沛其德澤蓋即以所撫有西土
之德澤撫有南土而君道大亨不獨一方之主矣謹按小畜履
同人及此卦畫皆五剛一柔可見六爻之乾自初上外一變皆
離有如此是雖一畫之虛不得謂非中虛即不得謂非大離象
大有元亨
與人同者物必歸焉故受之以大有謂文王繼明四照一視同
仁遂以致天下之歸心駸駸乎无物不有也曰元亨者由其體

仁長人得其元所以嘉會合禮得其亨蓋君子至此其爲利貞
不待言矣
初九无交害匪咎艱則无咎
我有則人忮所由受人害此以乾變巽爲大有之鼎謂文王之
大有當其初爲三公居鼎鉉之位徒以永貞自守无所交于小
人遂爲小人所害非必有以致之也故曰匪咎匪咎而已得咎
然則何以免咎乎亦惟正位凝命而極其艱焉斯无咎耳所謂
艱即明夷艱貞之艱也
九二大車以載有攸往无咎

位坤屬大輿以乾變離爲大有之離謂文王遭小人害大有憂患離于法網紂以檻車載之使往囚于羑里文則寓文明于柔順公然就道絕不牴牾紂亦終爲其小心所感釋而歸之是以有攸往无咎

九三公用亨于天子小人弗克

小人指祟侯虎後放此此以乾變兌爲大有之睽謂大有弧矢以威天下方伯之占也左傳晉筮納王遇之曰吉遇公用享于天子之卦戰克而王享吉孰大焉是亨作享之據也且云天爲澤以當日天子降心以逆公而小人弗克之義在其中矣今按

此爻之事明是紂囚文王七年文筮得此爻用享于紂命爲西伯得專征伐由是遏密滅祟而小人弗克矣其始被小人害所以囚文乃由此獲享所有愈大小人豈不以害之者福之哉

九四匪其彭无咎

匪卽匪人之匪其指前小人彭謂大彭先文王爲商伯者大彭之爲伯與小人爲黨无容畜天下之量往往挾威權以虐其屬雖紂亦不與交孚茲以離變艮爲大有之大畜是謂文王旣有方伯之大權離麗發爲敬止卽以仁心大畜天下雖與大彭同爲伯而所行全不相類直不啻以匪類視之故得无咎

六五厥孚交如威如吉

乾位離變乾是其相孚處爲大有之乾謂文王所大有至此已全乎乾道焉蓋紂爲天子作威之權在焉惟文王本敬止爲離麗有孚于紂紂遂爲所感孚任之爲方伯當其君臣交孚非泰交一如泰交故云厥孚交如于是弧矢之利所以威天下者昔在于文一如其在紂國威總无所損故又云威如吉吉自公爲之天子以一亨得與焉交愈固矣斯時小人誰得而害之

上九自天祐之吉无不利

上本天道以離變震爲大有之大壯蓋嚮離出震雖天亦爲君

子有矣祐助也得天之祐吉无不利何壯如之非文王之甚盛德孰能當此而无忝者乎而傳且引以爲黃帝堯舜贊也固宜

論曰大有不易有有亦難于處故屢言咎然有天焉豈偶然哉褎天不可貪天尤不可詩云畏天之威于時保之

經笥質疑易義原則卷之二

周易上經下

張璜昭撰

䷎

此卦惟三五兩畫承前其餘皆變實則反易前卦惟二三不變耳遷為履之對實與履相資蓋世未有不能謙而能善所履者況自否匪中來超同人而臻大有其得以傲惰從事哉所異者艮屬東北喪朋茲乃在內坤屬西南得朋茲乃在外其中似有未易處者爰觀互象坎與震均入坤中昭然震仁坎勞皆自坤設艮不過在包含內凡朋之得喪无與焉蓋艮少為內主本不

更事坤臣在外體尊既施震仁仍服坎勞是安汝止于內尤克順之于外斯象也區而兩之臣主異事合而觀之艮坤原同體是一是二故從震坎二互觀所參入則艮之初與二即坤之初與二可見文于艮止仁即其于君止敬其勞于民事即其勞于王事此象雖主艮事則屬文所以象與爻並歸美君子也

謙亨君子有終吉

有大者不可以盈故受之以謙謙輕不自尊之謂義取屈高為卑所以為持盈保泰之道也惟文王能之故言亨即言君子君子文王也夫人固知地上有山矣抑知地上之山自地中始使

地中无山何以通澤氣為雲雨而生萬物乎蓋高與空相因惟空于內乃高于外高于外為地上之山空于內非地中之山乎地山之間有動有流得亨道焉立地之道曰柔與剛君子體震仁而習坎勞知柔知剛能代終而成終故曰君子有終吉惟其有終所以為吉人也

初六謙謙君子用涉大川

初非其極何云謙謙緣初本地道兼得坤艮有全謙體以艮變離為謙之明夷謂文王之為謙有見于明夷者如此蓋人恃其明未有能謙者豈堪逾河與紂黨處乎惟文王小心翼翼寓文

明于柔順中是謙而又謙之君子用此涉大川與淫酗之流相接雖覺險極終无患焉此以知涉險不可妄動故明者必晦其明蓋晦其明謙之本也

六二鳴謙貞吉

此為人道兼震巽以艮中在坤位亦有全謙體變巽為謙之升故云鳴謙謂文王以小心昭事致上升為伯用克輯其雷風之威大鳴其謙于天下不徒能涉川已也占曰貞吉為不貞者戒也蓋紂豈无鳴謙時唯不貞故罔敢知吉

九三勞謙君子有終吉

以艮變坤一爻具地山二體爲謙之坤謂文王之爲謙有合于坤道者如此此爲艮主卽謙卦主也其互震動坎勞重在此卽其所以爲大坎象亦重在此故其言君子有終辭與彖同而特先之以勞謙所謂有功而不德者是也其爲吉孰大焉是可于詩汝墳之頌君子者見之

六四无不利撝謙

四有全謙體與初同位本多懼以坤變震爲謙之小過謂文王之爲謙因羣小所懾有不免小過者凡過皆不利唯過謙是能撝其謙者故其辭如此若曰小過乎謙自无不利以撝謙故也

此小心翼翼之所以聿懷多福也

六五不富以其鄰利用侵伐无不利

坤主利居尊而謙光宜夫富以其鄰不言侵伐茲變坎爲謙之蹇謂文王之爲謙當國家蹇難不能徒尚謙光有如此蓋其時之友邦竟有效驩禦捂克之所爲不富以其鄰者貪婪獨富鄙吝不仁文王占此以爲利用侵代庶遠近聞風競尙周䘏而无不利耳

上六鳴謙利用行師征邑國

謙至上而極爲謙之艮謂文王之爲謙有見于兼山者焉以坤變艮雖與三反易而一爻仍具地山二體則亦可言謙且位屬兌口故又言鳴謙坤爲衆師也艮爲徑路行也故利用行師抑兼山有不出其位之思故止征邑國誠以邑國之外非所及則亦有謙意存也且西土多山何邑非山何國非山爻兼邑國言是卽言兼山也

論曰謙受益其爲吉利誠然矣然兩曰鳴謙謙豈默默爾哉竊謂默足以容非足以興也學者未能必其興則毋寧默耳

䷏

此與前卦反易坤入內爲主其西南之朋相得益彰矣轉艮爲震則長人之分愈尊體仁之施愈廣其得朋豈但西南已哉正卦旣艮轉震互卦遂震轉艮惟坎則如故蓋此時規模已漸濶遠其服坎勞者不改于是服勞旣久用克成始厎終非特諸侯蒙其怙冒感戴无窮卽其主藉其福威安閒自樂夫如是又何疑忌之有哉又何恐懼之有哉君子于此與諸侯爲豫祇惟率之東渉以與其主大爲豫而已矣豫與小畜爲對豫固由畜而致也謹按師謙豫皆一剛五柔可見六耋之坤自初上二畫外凡變皆坎有如此是一畫之滿不得謂非中滿卽不得謂非大坎象此以見謙豫之承同人大有亦以坎承離耳

豫利建侯行師

有大而能謙必豫故受之以豫豫有大定意王者所以无弗豫也卦以坤震互坎艮是爲雷出地奮挾艮石坎水而與俱其以威天下爲何如豈驩虞小補可並論哉建侯謂佑賢輔德顯忠遂艮所謂栽者培之也行師謂兼弱攻昧取亂侮亡所謂傾者覆之也二者皆天道成湯所藉以造殷者惟文王順則能遠紹焉宜乎紂與諸侯樂與爲豫而无往不利也

初六鳴豫凶

地道得坤初變震爲洊雷遂驟出而發其聲故爲鳴豫而其占凶者蓋凡初多以未深未久免于累豫獨不然往往有不識後艱遽鳴得意于初服者左傳所謂商紂爲黎之蒐東夷叛之以示諸侯汏諸侯所由弃命者是也

六二介于石不終日貞吉

此爲豫之解言文王身處豫而心超乎豫也坤得坤位厚重與鳴豫異而且互艮此爲初故言介于石變坎互得離故言不終日詩所謂無然畔援先登于岸者是也亘由所其無逸祇習于勞不冀于豫而自得豫是自貞得吉理固然耳

六三盱豫悔遲有悔

此爲豫之小過豫由四三近得目豔之變艮互巽爲多白眼故不免盱豫豫在而盱焉卽是歆羨有出位之思與艮不合故不免以小過而致悔云遲有悔者蓋速悔則如无悔二之不終日猶以速而得貞吉豈可以悔而遲遲乎惟文王无然詩所謂無然歆羨是也

九四由豫大有得勿疑朋盍簪

此特言文王之豫是爲豫之坤卦之主也故云由豫道兼坤艮緣以震變坤互艮互坎皆變坤是謂表裏山河阪章孔厚不大有得乎有得人所忌大有得人所大忌以此涉川事紂大可憂疑然而可勿疑也大坎此爲中坎行不失信且巽位屬震初兼得人道之仁義統歸于坤之得朋所謂安土敦乎仁故能愛以能愛之德合信義以交人朋有不盍簪者乎有朋盍簪則相助爲理小人不得而害事可自由豫之由在此此爲王者之豫

六五貞疾恒不死

震長變兌說爲豫之萃謂紂萃合一爲豫成其爲萃淵藪逋逃歸妹之凶以兌柔乘互坎之剛而困焉所以有貞痼之疾也然道兼震巽又震互變巽皆得恒體又乾位得兌爲履禮爲夬決皆足制歸妹之凶故恒不死蓋由舊澤猶存賢人與輔此所以

久而後失不遠殞身也

上六冥豫成有渝无咎

以震變離爲豫之晉謂紂之爲豫有見爲晉者焉葢紂一意爲豫心忌文王之有得故借康侯之禮以晉之使休息焉不復爲大壯謂自是可得肆其心志冥然罔覺于豫樂中矣無如沈酗于酒弗克亂正四方遂致成謀不可執事權當有屬于是若天啓其明當多瘠罔詔之時惡雖成而有渝變之善能復用享文王而賜以弧矢然後時事乃有可爲故无咎

論曰豫以作樂樂者樂也樂不一端總不可縱縱則凶矣行師何樂樂啓疆耶非也夫惟翦滅夫不堪與爲豫者而後盡天下之諸侯庶幾无不可與爲豫是行師之時原寓建侯之意在其中非有他也

圖

此卦二三四上畫皆承前惟初與五變遂得剛畫柔畫各三是乾與坤參錯而成體也內以震互艮見其爲諸侯長克有成勞外以兌互巽見其爲西土君聿彰風化至其艮在兌中是西伯之夾輔少主也巽在震中是風化之託本震仁也豈謂逆亂不可批徒惟是迎意旨順指揮奉令无違矢心不懌已哉謹按自

篇首乾坤對耦至屯蒙而剛柔交未及卦象也至需訟而陰陽交僅及坎離未及其餘也迨泰交見于乾坤歷同人大有謙豫至此而震巽交艮兌交男女之配耦皆成父母其克慰乎

書

隨元亨利貞无咎

豫必有隨故受之以隨誠以我豫則人隨也然而人豫則我隨亦理之相因者此殆言文王與紂交相豫則交相隨也爲觀卦爻初上剛柔相配中爻亦兩兩相配似夫震得巽隨艮得兌隨見夫唱婦隨之道而要之皆剛來而下柔也其性情內動而外說動必有止而說必有入故其辭如此謹按乾四德天道也地道人道在其中屯四德君道也臣道妻道在其中隨四德似屬友道貞則臣道妻道而已

初九官有渝貞吉出門交有功

官主也隨者隨所主震爲長子主器初又震主似求所隨者在此變坤爲隨之萃是謂文王隨紂將隨之爲萃淵藪君子之道長而變消故云官有渝當世道有變大可憂懼故必貞而後吉也艮爲門闕互艮自二至四初不與焉故云出門門隨有獲是有功者初與之應是爲交有功所謂因不失其親亦可宗也謹按出門交有功即同人于門之意

六二係小子失丈夫

此爲隨之兌謂隨紂爲容悅艮爲少男小子也指紂黨羣小震爲長男丈夫也指文王此蓋外諸侯之遠文而近紂者居互艮初以震變兌兌爲少女與艮爲咸是謂係小子如是則雖居震之中實失震之體是謂失丈夫

六三係丈夫失小子隨有求得利居貞

此爲隨之革謂諸侯隨紂有改革從文之意殆亦外諸侯之遠紂而近文者蓋三居互巽初實屬內震末即初即末巽係震矣故云係丈夫變離爲火既與兌澤不相得雖居互艮中却與艮

相失故云失小子况離火原合巽風爲家人同氣相求何求不得惟是此爻本互艮中須有止而不過之意故利居貞庶幾隨不失正也竊謂剛之下柔剛之卑不可踰也豈以下爲卑賤而不從乎傳曰志舍下謂懲置其位之下而不嫌也

九四隨有獲貞凶有孚在道以明何咎

四本巽位又互巽中所謂市利三倍在是矣變坎爲隨之屯屯者盈也故爲隨有獲謂文王隨紂人心向慕大有所獲是以多懼之位得震主之資雖貞亦凶矣然坎不失信爲通爲月故能有孚在道以明可免于咎所謂見而不失其居者是也

九五孚于嘉吉

此爲隨之震謂文王隨紂紂已爲所震如此蓋紂以九五位尊當隨之時文以有獲居四與之近紂其奈之何哉爻以兌變震是紂始焉悅文繼則不免爲所震幸文不恃獲能有孚明道臣節嘉矣茲以變震互坎坎稱有孚是不獨文有孚于紂爲嘉紂亦以有孚于文爲孚于嘉豈但所謂厥孚交如已哉

上六拘係之乃從維之王用亨于西山

此爲隨之无妄謂文王因隨得災也爻以兌變乾爲龍之亢正當紂之有悔處兩之字指文王紂至末年既不知進退存亡无

如文何陰挾毀折之心強爲羈縻之計拘而係之又從而維之用此有亨于西山之事曰王用重辭也文居西土西山是所屬不言岐山者非岐山也蓋紂承父師之教夙嫺易理知天命在周並得此爻用借亨山之名羈縻文王周公述之爲拘維證也噫紂用此計災害文適自災耳其如文王何哉

論曰隨之爲義有以卑事尊之意亦道之所當然也然至言交與係則畧分言情宜其壹貞與孚舉不以勢拘矣蓋此中有如不得已者焉可不慎歟

此與前卦反易卽爲之對其轉互巽爲兌互艮爲震是此卦內寓有前卦因知前卦內亦寓有此卦也兩卦義類其相因乎今觀兌西合震長正謂西伯時有西伯在則雖艮少在上巽女在內時事豈終不可爲乎蓋內以巽互兌是風化自我西郊而兌入艮中則朋无患喪也外以艮互震是少主輔得長者而震入巽中則權有以行也所謂父母孔邇如燬之災從玆澹矣

蠱元亨利涉大川先甲三日後甲三日

以喜隨人者必有事故受之以蠱蠱者事也蠱之訓事是謂女惑男風落山事已敗壞有需補幹者時惟紂當之自西山用亨

紂旣來而隨文文豈得不往而隨紂于是文亦與于蠱焉文之治蠱由體元善而得亨嘉宜其東涉大川有獨利者然而拘係從維中懷叵測又豈得以坦然往乎大川謂河所涉處卽孟津孟津東至妹邦朝歌城三百七十里計程需三日甲謂甲士以甲士相從防小人害備不虞也先甲三日言往言後甲三日自反言中留朝歌一日以蕆王事合之得七日復彖所謂七日來復是也傳以天行爲解殆謂終始同環如是如天行之健人不得而阻撓也然則孟津至岐周其程一千二百里塞不足計乎胡及孟津遂云來復也曰孟津以東喪朋之地何殊坎習孟津以西得朋之地奚啻家人但得出坎窞而就家人朋斯慶矣甲胥解焉蓋甲不必出自岐周所以慶來復不待至岐周也此可想見孟津爲西伯會諸侯之定所卽其帥諸侯爲紂治蠱之公所殆較春秋時齊之葵邱晉之虎牢尤要焉厥後武王會師仍在此詎不信然歟謹按象兼山風風動蟲生于山尤甚凡風過山而同蟲必窟焉往往不可斗斛計是之謂蠛後世卜葬所必防也于文皿蟲爲蠱南夷自古有養蠱之家亦皿蟲也大抵蠱之爲物其類不一率能穿土齧木无堅不入无處不无不冊揖而濟水老則生翅如被甲然遇風卽揚風止則止翅亦自脫如解甲然此其爲態殆不可勝狀附紀于此以備觀覽焉

初六幹父之蠱有子考无咎厲終吉

初屬地道當蠱時而以巽之爲入爲伏者居之是入地而伏之蠱似已言及卜地防蟻宜其言父并言考要知父沒于地其平生未了事已无如何中心缺然不啻羣蟻之齧其身无恒安處故凡前有未逮事皆可作蟻觀蟻卽蠱也蠱卽事也茲以巽變乾爲蠱之大甭乾爲父正合文王之繼父事故曰幹父之蠱幹有捍衛補救意大抵事當无如何之會從[illegible]之謂之幹也然則文王之父作之之父也詩稱王此大邦克順克比其[illegible]

了事果奚若而謂非文王大其商以怙冒天下其能幹之哉而
果也其德靡悔受帝祉而施孫子是謂若考作室厥子肯堂肯
搆故曰有子考无咎又云厲終吉者以文王多歷危厲終得丕
顯无往不吉所以成父終也謹按卜地防蟻之說此爻顯已見
端自不得指爲後世不經之談吾願爲人子者玩斯占尚其求
周家相陰陽觀流泉之法預爲其无咎固孝道之一端也
九二幹母之蠱不可貞
二坤位屬母以巽變艮爲蠱之艮艮爲少男婦人愛憐少子故
于此言母蠱蓋母沒于地所極不忘而難爲之所者祇惟予季

是嗟在君子明發之懷念及之其可无以處之乎云不可貞者
言當以至情相諒不可以正理相繩庶幾中道而行乃得所止
不至操之爲已蹙也文王在母不憂豈以幹蠱而貽其憂哉
九三幹父之蠱小有悔无大咎
三屬天道故亦言父變坎爲蠱之蒙謂父蠱莫求于子孫凡其
宜君宜王者雖至千億无非自童蒙而來是不可不立成法以
幹之文王于是有世子法傳焉今禮有文王世子一篇是也其
言周公抗世子法于伯禽成王有過則撻伯禽即此所謂小有
悔又言欲令成王知父子君臣長幼之道即此所謂无大咎也

六四裕父之蠱往見吝
裕寬緩意四屬艮初變離見也互兌亦見也變乾父也互震往
也是爲蠱之鼎鼎係神器王者易姓所必爭故武王克商遷九
鼎于洛邑然自武王以前太王翦商承以王季之順比大有得
鼎之勢此蠱之所由在鼎也乃文王三分有二以服事殷若視
父蠱所在爲寬緩之圖遂至往從王事蒙難包羞動輒見吝未
有所得也
六五幹父之蠱用譽
五當乾位蠱合稱父以艮變巽爲蠱之巽謂父蠱在有夏文王

以上克修和者幹之所用以虢叔爲首故曰用譽蓋二本多譽
此卦之二屬母蠱五與爲正應是于同母弟用其有譽者文王
以巽德事殷而叔承以巽此爲重巽或曰重巽恰當二虢
上九不事王侯高尚其事
此以艮變坤爲蠱之升是言幹蠱之超越尋常者五王位四侯
位上出四五外无位而貴故云不事王侯无民而高故云高尚
其事若太王之子泰伯虞仲有是在王季之子二虢外不傳其
人意者追蹤泰伯遜于遐方今不可考歟謹按事字中從虫所
以蠱字訓事古人以毛羽鱗介倮爲五蟲統人物盡在其內是

无蠱安有事事豈有出五蠱外者哉王侯待保蠱之長耳不事王侯豈別无事以高尚爲辭想見其爲乾父坤母幹蠱事有王侯所不能爲者此志氣所以塞天地而爲百世師也民无得而稱焉夫子之爲至德慨者深哉

論曰人之自致不遺餘力者惟事父母王侯民之父母也自初至五迭言父母當隱寓王侯于其中特上明言不事王侯斯得超然遠引耳若事王侯而不事之如父母卑汙甚矣豈高尚之道哉然則謂爲臣止敬之心即爲子止孝之心可也

此卦二四五承前震也初三上皆變亦震也其震與震錯綜乎而其象則以兌遇坤互震坤坤土重叠在上剛氣並起于下人固知其大象如三畫之震矣不知其二互義更有在也其外互得坤爲坤入兌中仍是兌遇坤之本象无足異所異者內互得震爲震入震中是于震與震錯之內又得震與震參其爲大震象一卦復得重震者不一是其進于復而不遠于泰時事豈不大可爲哉要之兌爲內主重重震長啓重坤昭然見西伯之體仁長人迭臨坤土蓋將盡坤土臨之不但坤方已矣謹按此卦以二四五承前是二四五之得合爲震亦成象之可觀者前卦可觀震則前卦之初三上可觀巽即此卦之初三上亦可觀震準此以推凡卦爻中有間隔皆可合作成象以觀有如此所謂參伍錯綜者是也此蓋易中觀象一大例故特表之後放此

臨元亨利貞至于八月有凶

有事而後可大故受之以臨臨者大也謂文王臨幸所屬四德覃敷動无不吉至于八月紂西巡狩滛于遊觀則民不堪命未免有凶耳爲觀卦象澤氣上通于地地不一重而終必通焉所以元亨利貞蓋每歲丑月之卦也兩互寓孫復象以內兌合互震有歸妹象合互坤有萃象如能以萃戒不虞可以獲吉否則

安于豫怠溺于歸妹將一反復間而爲觀矣觀夏正八月之卦將剝之時正紂西巡之時也故有凶夫有凶由于觀不言于觀而言于此者預爲之言使人先事爲防也

初九咸臨貞吉

以退位値兌初寓咸象變坎爲臨之師是師在師中臨營撫諭之謂曰咸臨者謂文王視師一視同仁臨則无不臨也詩云周王于邁六師及之是其效已其曰貞吉謂能以衆正自得吉也

九二咸臨吉无不利

位爲坤衆以兌變震由說而動爲臨之復故亦曰咸臨謂初有

然二復然是文王伐崇再駕之事也言吉胡不言貞殆以文王受命有此武功但順天命而未順紂命故耳然而无不利者天順則人應紂亦不得以逆命罪之也

六三甘臨无攸利既憂之无咎

爲兌說主以震位互震中變乾仍互震震動而乾戰爲臨之泰故云甘臨謂文王受崇侯害必于崇侯得所甘心因以兵臨其城必克之而後安无攸利謂三旬不降既憂之无咎謂退修教而復伐之因壘而降

六四至臨无咎

王卽左傳歸而飲至之至古者師歸至則獻俘君必臨之有受俘之禮焉茲以巽位値坤初變震爲臨之歸妹故以飲至臨俘爲辭曰无咎者謂文王克崇受俘不概加戮仍有釋而宥之使得所歸如歸妹然者蓋向者紂曾歸妹于崇侯是崇俘中有紂妹在惟待之以禮如此乃對待紂之妹如己之妹雖紂亦不得而咎之也

六五知臨大君之宜吉

知以坎水言大君謂文王五位屬乾以坤居之變坎爲臨之節謂飲至之後崇國之人有守節不屈者文王以知臨之不以威偪之是其能以父母濟如燬之災至其棄故都而遷居此地與崇人相親相暱使不敢外視我周何莫非爲天下之大君者所宜爾是其所以爲吉人也

上六敦臨吉无咎

上居坤極厚之至矣變艮山之厚重爲臨之損是謂文王築城伊減損下澤之土以益上地之高所爲敦厚其城以臨中外者也詩曰王公伊濯維豐之垣其吉而无咎可于詩辭想見之

論曰記有之惟天下至聖爲能聰明睿知足以有臨也蓋臨以勢不若臨以德坤厚載物德合无疆臨下之體也說以先民民

忘其勞說以犯難民忘其死臨下之用也一仁而已矣

觀 ䷓

此與前卦反易兌易爲巽坤則轉而內屬矣坤主西南宜其內屬加以互坤愈見厚德至于巽以高而居高互得艮少則不免于挾少主之威以暴虐坤與離乎其爲守坤貞者蓋此卦大象如三畫之艮是謂大艮反復觀之則見乎以艮入艮卽以艮包艮蓋艮與艮參伍仍艮與艮錯綜是謂艮不一艮然則以一艮撫坤與尙見爲難事況爲艮少者紛紛成萃端披其誰適從雖日體木巽風不驟而謂坤臣其能堪此騷擾乎惟是古稱國之

有臺所以望氛祲察災祥時觀遊節勞佚者實取象于此此則不特淫于觀遊者樂有之即聖主亦所不廢詩歌靈臺是可觀文王之民也

觀盥而不薦有孚顒若

物大而後可觀故受之以觀謂文王之所以觀天下者如此卦象重叠坤土加以巽高艮山非徒外美也大象似艮辭取艮義者居多夫艮止也爲手爲指盥就手指言不薦即止意艮通澤氣于地中故云有孚顒顒奕貌巽爲白坤爲文皆有顒若之象觀義重孚先言盥而不薦後言顒若極爲有孚傳神耳

初六童觀小人无咎君子吝

坤初卑闇屬少男艮位變震爲觀之益少而巽動觀事益明者莫如童子故云童觀小民爲細民與童近故无咎君子豈容有童心故吝此蓋文王當殷之末世以一吉人與衆凶人處其初位卑權小防患惟周不得已而爲此吝非其所惜耳

六二闚觀利女貞

坤居坤位坤道成女三至五互艮艮爲門闕二不在艮門中變坎窞也爲觀之渙離也因門所窞而離欲有所觀畏首畏尾必從門隙闚之故云闚觀闚觀屬女子鄙態文王以志篤忠貞緣懼禍已甚至不得已有利于此何其艱也要何莫非明夷之作用哉所謂素患難行乎患難耳

六三觀我生進退

三居坤土上與五同功異位生民之望已屬之涉互艮初君門不遠未若四之直可觀光變艮爲觀之漸蓋至是文位漸尊權漸重故于時多在可進可退之間緣所處屬震動位未得所安故必觀我生者何如苟我生悅附見可而進我生未附知難而退所謂漸進者如此此殆就涉河從王事言也

六四觀國之光利用賓于王

此以巽變乾居互艮中變仍互巽艮即左傳所謂觀之否者其載周史之言曰坤土也巽風也風爲天于土上山也有山之材而照之以天光于是乎居土上故曰觀國之光利用賓于王庭實旅百奉之以玉帛天地之美具焉故曰利用賓于王事本言文王之賓于商家此卦第一吉占占法宜推類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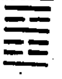
九五觀我生君子无咎

以巽德居乾位生民之望概屬之矣變艮爲觀之剝謂觀我生之民受極刻剝无非如燬之王室爲之我君子爲孔邇之父母顧畏民碞視民如傷固无咎也

上九觀其生君子无咎

觀至于極人已盡觀惟反觀諸已而已以巽變坎爲觀之比是謂自觀其平生所行可以爲下所順從者安在庶幾有省察克治之心乎乃罪多參在上乃能責命于天其平生誠无足言惟我乾乾惕若之君子不顯亦臨無射亦保其平生斯无咎焉蓋文與紂之平生未可以平觀有如此

論曰易言君子小人多矣而此獨于君子鄭重焉誠以君子與小人同列彼此有互相觀之道然後臭味之差可別卽上下之志可通然則相觀而善之謂摩豈特爲學訓也哉

圖


此卦二三上畫承前艮也初四五皆變其不參以兌乎艮合兌豈非咸與損之間乎今觀四象內則震互艮寓頤外則離互坎寓未濟頤而未濟與此卦本義適符无足論所論者象本以乾道包容一切其挾震仁以長育離南宜无不合矣无如其中有易者備者不无險者阻者蓋自參錯觀之艮在離中得非有阻者存乎坎在離中得非有險者存乎如之何南望山河不圖所以震長之也若此者艮由乾體爲坤所截未觀其成宜其求安耳

噬嗑亨利用獄

可觀而後有所合故受之以噬嗑嗑者合也卦象頤中有物必噬而後合故其占爲亨且坎爲桎梏艮止也桎梏所以禁止罪人不令逃逸卽以禁止夫人不得爲惡也蓋刑以弼教治其梗化者使合法而後无不率之人此道之亨由于明允也要之雷者天之刑官出火而動帶水而行挾石而擊蓏正攻邪妖妄所畏然雷鳴時容有不見石不見水斷无不見火光者故震與離合而雷之用彰焉所以震離并必言刑也雷出火謂雷電帶水謂雷雨挾石謂雷霆離電也坎雨也艮石也此卦皆備故詳之

謹按紂時辜罪罔獲不獨卿士非度卽諸侯之非度者正多自文王爲伯任臨觀之權不得不以法繩之玆言用獄用之于諸侯也諸侯助紂者初不合于文必文赫怒整旅有以噬之而後合此其爲獄所謂不得已而用之者也然則噬嗑之爲言其卽後世并吞之謂乎

初九屨校滅趾无咎

諸侯賜弓矢然後征賜鈇鉞然後殺晉之錫馬曰康侯是教之嵩業而安不欲其爲天子勅法也周自季歷勤王家入司臨觀之權已能爲噬嗑矣文王之初紂不賜以弓矢鈇鉞而錫以馬

陽似增其寵陰實奪其權玆以震變坤爲噬嗑之晉正屬此義
故借用獄爲辭而云屨校滅趾若曰錫之馬以康侯使毋勤不
啻先王勅法屨之校以滅趾使不行也文于此果如屨校滅趾
之所爲小人亦无從致害故无咎
六二噬膚滅鼻无咎
此以震變兌爲噬嗑之睽故就噬嗑言文王之爲方伯蓋睽以
弧矢威天下是噬嗑于疆外故言噬膚膚者布在表郎外之謂
凡疆外之國有與我爲脣齒者至出脣齒外是之謂鼻以其助
紂爲虐從而滅之所以著明臭味差池不啻加以劓刑故无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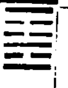
六三噬腊肉遇毒小吝无咎
腊久也肉經久必朽腐味乖故周語云厚味實腊毒毒固由噬
腊肉而遇也然此所謂腊肉乃指諸侯之非度自底滅亡者則
所謂毒不過因腊肉爲言非眞肉之毒也大凡弱之肉而强之
食可恨者以其攫噬生物致血肉淋漓肝腦狼籍爲太不仁至
其物自死死且已久而至于爲腊是彼物自爲可噬噬之者何
與焉玆以震變離爲噬嗑之離故就噬嗑言文王之離于憂患
若曰紂黨非度之諸侯自底滅亡有類于腊肉之陳腐者宜文
王噬而幷吞之不期小人害其功譖之于紂至使文王遭遇[illegible]

于身受禍因豈不小有吝乎然而文固无咎也
九四噬乾胏得金矢利艱貞吉
此屬外離初正當頤中物變艮爲噬嗑之頤故就噬嗑言文王
之脫囚用亨于天子蓋亨必盛饌不畫乾胏云噬乾胏殆[illegible]
腊肉同意仍指諸侯之非度自底滅亡者特此以離乾變艮剛
似胏故變文以著爻義耳然必其國在周之南而多山者文王
于此吞噬之方伯之威已顯紂亦震懼而錫以金矢故所得有
此利艱貞者蓋聖人安不忘危當小人弗克之時虞之猶不啻
蒙難之時所以爲吉也

六五噬乾肉得黃金貞厲无咎
離居乾而變乾爲噬嗑之无妄故就噬嗑言文王爲君之无妄
噬乾肉與噬腊肉乾胏同意皆指非度自滅之諸侯宜皐[illegible]
者但言肉不言腊與胏見文王之德愈盛而化愈神幷无毒與
骨之難噬所噬愈廣矣黃金殆謂黃鉞鉞何莫非金乎紂以賜
文王曰後武王于牧野仗之以誓師當即此物蓋校諸金矢之
得權更重矣故于此不言艱貞而言貞厲誠以貞而加厲始終
不失翼翼之小心所以始終无咎耳
上九荷校滅耳凶

此以離變震爲噬嗑之震故就噬嗑言文王亦有震主之事乃
紂震于文王之威徒責命于天當忠言入告罔若罔聞不啻先
王之勅法荷之以校使滅其耳者焉蓋會是莫聽大命以傾凶
何如也
論曰并吞之事盛于春秋迄于戰國所謂蠶食諸侯不仁之事
也是故成湯兼弱攻昧文王伐崇作豊雖經傳有明文後人不
敢指爲并吞所自始誠謂聖人无利天下之心也然豈能謂聖
人无戮有罪之事哉春秋戰國以并吞爲利湯文以并吞爲獄
心不同則事亦異王霸之辨類皆然也何獨噬嗑不可作并吞

觀耶若是者吾得其說于騶虞焉騶虞本虎類何嘗不吞噬然
不失爲仁獸者以其不食生物故比德于麟文王之仁一騶虞
之仁也二南詳文王之德化終之以騶虞其以是也夫

圖


此與前卦惟四與三因反易而異位耳其餘乾與坤交錯及乾
包含一切則皆同也內以離互坎見南方之賴其雨潤既濟也
外以艮互震見成功之守以震仁庶善所頤乎準諸前卦二三
上畫承前之例則此卦其有震與巽之可觀焉故以巽爲風化
震爲聲教皆噬嗑後所必需故坎在離中重教震在離中重敎

而敎養兼行並一一致之于離南宜詩三百篇冠之以二南之
化歟

書

賁亨小利有攸往

物不可苟合而已故受之以賁賁者飾也殆以禮文增飾之意
謂文王以文治飾武功使所并兼之大無思不服也卦象光厚
兼流動有亨道焉宜其利有攸往惟擇可勞而知所起止故言
小有不可過之意也

初九賁其趾舍車而徒

艮位離變艮爲賁之艮艮止也趾亦止也故言趾此與噬嗑之

初言趾同六爻初最下猶六根足最下也凡人嚴以自守舉趾
不失其正是爲落落孤蹤巍巍芳躅世之高士也文王啓疆首
加禮于其人是謂賁其趾使其人化之皆知不以乘車爲榮故
又申言其效曰舍車而徒見安步當車之高風丕應也

六二賁其須

此爲賁之大畜以離變乾乾爲首求之人首可以畜言者惟須
故因大畜言須亦以三至上有頤象頤下須也謹按男子腎氣
外行始生須故少不更事者无須必老成持重不愧丈夫之目
者乃克以須著文王啓疆首加禮于其人是謂賁其須所以重

腹心干城之選者其卽此歟

九三賁如濡如永貞吉

震位離變震爲賁之頤謂賁可于頤觀也蓋凡受文王加禮之人居常无不豐其養膳故屢飫乎膏粱之味其頤常見有濡如者永貞吉謂今昔无四簋不飽之異所以得吉人吉士爲之用也

六四賁如皤如白馬翰如匪寇婚媾

艮路値巽白互坎馬震龍而變離見爲賁之離離爲甲胄戈兵故其餠如此髮白曰皤老人狀也馬白曰翰禮所謂殷人尙白

戎事乘翰是也故髮于寇申之曰匪寇婚媾蓋其人爲太公望年老而習于戎事自文王出獵載歸屢加尊禮目爲見龍以文貌增飾之娶其女以爲東宮妃由是往來國邑令都人士見其儀容炫燿服御餠華知其匪伊異人美其非常際遇是其能自得師也宜其有會朝淸明之業夫

六五賁于丘園束帛戔戔吝終吉

乾位臨艮山變巽爲賁之家人是不恃位尊巽于山邱之家園以求賢人故曰賁于邱園邱園所以家爾人求人所以飾吾治特其互震變離義在震起賢才以光乾道而以禮爲羅至克備繩亘長白之束帛猶自以爲戔戔乎其小歉然懷吝焉蓋待賢才之禮甚隆遂視待聘之儀皆薄于是德盛禮恭之素示學士類而樂爲之成厥終故終吉

上九白賁无咎

白乃殷人所尙文王時之王制也此以艮止變坤文爲賁之明夷是謂文有事于賁終存明夷自晦之心謹遵殷人所尙之白以爲賁而不敢遽爲文釆以自夸所以不招嫌忌免爲小人所中傷故曰无咎

論曰爻主攸往說而小利之意亦存乎其中所以見致飾亨盡

特爲一時粉飾太平之具斯无不可若論可久可大之謨自有本計自有遠猷不在外觀之有耀也玩占者審諸

圖

前卦三剛三柔茲將初與三兩剛畫皆變是不特變內卦之離爲坤以見所承前者艮實則變錯綜之乾爲艮以成艮之孤亢耳爲觀卦象內以坤互坤外復以艮互坤是四象得三坤其西南之得朋且不僅西南一隅殆駸駸乎將有漸及坤輿之勢艮少雖在上其奈之何哉然而艮少昏不知也彼但以悅婦人爲事樂得有其人修和有夏後僾得以遂其淫戲之私蓋萬𢍰方

張其鋒正不可攖也

剝不利有攸往

致飾然後亨則盡矣故受之以剝剝者剝也蓋紂甬念責飾之全外觀而惟內焉婦人是惑遂至身受剝剝而不自知旋且剝喪周親而不復顧此時惡極滔天人不可近雖以文王本弗恤往之素慨然欲往為之調劑未必其能有利于紂也故曰不利有攸往甞考剝字之義總屬中空勿論其他即今佛徒剝木成魚叩之聲剝剝其為中空之故可知故竊以為五言宮上言廬以卦形似宮似廬而然則初二四言牀是亦由宮與廬取義皆中空之故也云不利有攸往即謂因卦象宮廬宜于居止亦可至于傳言柔變剛則後世言脫換或言剝換殆其義也

初六剝牀以足蔑貞凶

卦形似牀牀乃淫戲之所憑諺所謂溫柔鄉是也正柔剝剛之所左傳牀笫之言不踰閾誠謂其媟褻耳要之卦名剝則以柔變剛者為柔剝剛爻言剝則又以剛變柔者為剛剝柔故六爻言剝牀者三皆言欲剝去紂淫戲所憑之溫柔鄉也此以坤變震為剝之頤謂因坤位妨震長雖欲剝去紂之淫戲徒惟是口滅而與存有不得不去者焉原其心萬不忍緘口无言而厄于勢絕不敢啓口一言于是欲剝牀而无以適值出迪有詔則剝牀以足焉誠以孔懷兄弟手足相依君方折其右肱我豈壯于前趾第以宗廟邱墟神鬼乏祀人方有言不信我敢遽足不前此微子所為以去得稱仁也蓋成仁而未殺身者也故曰蔑貞凶蔑无也貞凶正乎凶也謂微子既去无正乎凶之事幸之也按史記微子為帝乙元子緣母位下故不得立證之爻體良然今商書微子篇所載與箕比商度語是其情事讀者參觀之可以得三仁之概矣

六二剝牀以辨蔑貞凶

此以坤變坎為剝之蒙謂由坤役加坎憂其欲剝去紂之淫戲不得已仍視紂如童蒙而宜其父師之教焉不特偶焉啓口而有言直是言之不足且長言是為剝牀以辨雖極之為奴而不惜此箕子之所以為仁也謹按箕子帝乙母弟紂之父師坤遇坎師也蒙二亦正指師其欲剝去紂之淫戲箕與微同心特微子不諫而箕子諫與紂相辨說者多矣記曰師也者教之以事而喻諸德者也是則辨是非辨邪正辨曲直辨同異皆父師之責也至于為奴无辨之中正若于為辨此其與微子異也乃其无正乎凶之事仍與微子同是何不可以為微幸者轉為箕幸

乎

六三剝之无咎

此以坤變艮爲剝之艮謂以坤美集艮成其欲剝去紂之淫戲有如艮體之成始而成終者焉其曰剝之无咎蓋雖致其剝而獻爾直言尙无所咎而加以顯戮是蓋言祖伊之奔告也謹按祖伊爲祖巳之後祖巳諫止高宗之豐昵祖伊諫止紂之淫戲豈非剝之兼山者乎今觀告王之辭上之言非天不相我後人下之言今我民罔不欲喪是直陳其失巳深切著明紂竟不怒但以天命解之非特蔑凶且得无咎幸之幸矣且夫不有康食

見頤意不虞天性見家意不迪率典見胥意三語隱括三仁心事宜與三仁並列也

六四剝牀以膚凶

以艮變離爲剝之晉謂以艮貞致離麗其切諫紂之淫戲殆欲剝去其勞于夕者一如晉之康于晝焉此事萬不能得之于紂此意萬不能巳之于心誠以巳爲少師職在保輔君德與君誰踝戚屬一體譬如吾膚之麗吾骨肉康與俱康敗與俱敗今君溺于牀第吾骨肉巳將內潰吾膚容獨康乎則豈足之云爾辨之云乎于是欲剝牀而无以遂以吾之此膚自受于先王者自獻于先王不惜毁傷以康吾骨肉此比干之所以諫而死也此死諫之所以成仁也凶何如乎乃知初與二迭言蔑貞凶正所以甚此之獨罹凶也然則其迭爲微箕幸者非其深爲比干啇者耶

六五貫魚以宮人寵无不利

此與上接勢逼上矣以艮變巽由其懷敬止意轉克效巽順功爲剝之觀謂其本欲剝之而不顯著其剝之迹隱寓其事于覲光用賓之中故其率商之叛國以事紂儼如貫魚以宮人寵者然此以見文王之至德也占曰无不利即利用賓于王之義蓋

巽爲魚爲繩直故言貫魚魚指東南諸侯貫則文王率之也以宮人寵借巽爲長女之義爲言以明臣道與妻道有同然也

上九碩果不食君子得輿小人剝廬

八月剝棗周之常規此借爲辭言九月一剛僅存正如八月剝棗剝有未盡至此時猶有碩大之果孑然在樹人不之食者位屬兌口食也爻屬艮止則不食變坤爲剝之坤坤爲大輿在文王之爲君子者遇此合得大輿若紂羨之爲小人者遇此徒剝其廬无安身處矣蓋卦象廬今變坤非復廬象是剝喪其廬也

論曰剝之時小人得志之時也彖言不利有攸往不保之君子

明不利之不獨君子爻不言不利且言无不利爻兼變義不可
以彖概易例之大凡也卽得輿剝廬之辭以思詎不信然歟

圖 ䷗

前卦以一剛居上反易之則剛來居初是爲外播坤元之德內
操震長之權居位行仁乘時布化其綱紀四方較師比謙豫剛
在中爻者有進蓋象雖與剝反而體實爲剝援也

䷗ 復亨出入无疾朋來无咎反復其道七日來復利有攸往

物不可以終剝故受之以復謂文王往復事紂不失所亨其出
入王廷无所疾害全賴其朋盡簪而來相輔免咎至于反復其

道不過夫七日之期而卽來復所以能利有攸往耳若此者亘
由此卦爲彖內震外坤中互二坤以一剛浸長爲每歲子月之
卦其出入往復之體正與文之事紂所與爲亨爲无咎爲利者
合故傳之釋七日與其釋蠱彖之言甲日者同此以知昭事之
小心无非可見之天心也中庸言純亦不已豈不信哉

初九不遠復无祇悔无吉

剝之所以爲復在此一剛剛剝于上卽復于下一反易之而已
夫豈遠哉茲以震變坤爲復之坤純得地道之柔用事故其爲
不遠復也可以无祇悔成其爲无吉祇卽商頌上帝是祇之祇
无祇悔詩所謂其德靡悔者是也元吉謂體坤元而吉詩所謂
既受帝祉施于子孫者是也蓋文王爲民所戴已符得輿之占
宜其有是耳

六二休復吉

柔弱居震東中染于腥聞當不免驚恐變兌爲復之臨不以上
游自負轉而西向叶乎咸臨則紹而見休其占自吉

六三頻復厲无咎

以震未值震位柔而好動不能自主變離爲復之明夷明已喪
矣兩互坤爻有屢喪屢得之義故曰頻復此東諸侯之交涉乎

殷周閒者惟宜以艱貞自處庶幾恐能致福故雖有厲亦无咎
以其明不息也

六四中行獨復

位巽而居五柔中與初獨應以坤變震爲復之震震屬洊雷
兩侯封也其二國質成乎居諸夏之中而能不疑所行獨與文
王爲復則必能爲文王所率以事紂矣以文王之望道如未見
得如是之友邦相從宜周道之愈昌乎

六五敦復无悔

初爲文五宜爲紂坤居乾位變坎爲復之屯謂紂承文之率屬

以事其所以復之者概從豐盈故云敦復誠能敦厚其聘復之
禮以待諸侯則判之者雖多事之者終不絶自考庶可无悔也
上六迷復凶有災眚用行師終有大敗以其國君凶至于十年不
克征
以兌位得坤末變艮爲復之頤頤訓養故主飲食頤以剛養柔
見二氣之感應故有與于男女之事男女雖與飲食同屬人之
大欲然飲食日所必須男女則當以月計設于當以月計者視
爲日所必需尚懼罹凶不小況敢比于一飽復餐流連不已乎
即不至流連苟有復可言總謂之迷復迷復者昏迷以爲復不

知節之謂也縱欲不節孽由自作其凶甚矣然而飲食男女之
凶止屬一家有災一身有眚猶其小也惟以坤衆當艮止兩遇
相剝是將行師則屬之于國且內有震長在爻屬之于君最不
可以迷復之用行之行則終有大敗敗自兌爲毀折言以其國
君凶至于十年不克征十自坤之終數言所謂好兵者必亡左
傳舉以譏楚子垂戒深矣若此者其東諸侯之助紂爲虐黷武
以取敗者歟殆必大彭豕韋之流也
論曰以殷末周盛言則初爲文五爲紂他爻概爲諸侯勢觭與
亡小畜同象顧周公繫辭多渾涵至上始見末世意誠以治法

原于心法心法在治法即在也夫子告顏回問仁言克復歸仁
實與此卦之義相表裏故已與天下並言何嘗舉體忘用偏而
不全哉善讀者會其通焉庶不至因僞傳贊顏淵嘗謂不遠之
復爲儒生治心者發也

圖 ䷘

此卦震承前而坤易以乾乾天也震仁也所謂天心仁愛私欲
淨盡者也內互得艮爲艮在乾中是以老大而存少小態外互
得巽爲巽在離中是以文明而有柔順心盡四象與隨同其三
特末象一爻變耳要之入世則隨勝于此學道則此勝于隨君

子審所從事焉雖與俗違于緝熙敬止无違也

書 无妄元亨利貞其匪正有眚不利有攸往

復則不妄矣故受之以无妄謂文王事紂反復其道惟以无妄
自處也无妄之義傳曰災也殆入則竟入止則竟止任天而動
不知不識者耳說者指之爲誠非其義矣卦象震艮巽乾爲序
故四德皆全其匪正云云者謂當貞不貞則无能體元必至亨
者不亨利者不利與其健動不如巽止之爲得也
初九无妄往吉
艮位得震主正矣變坤爲无妄之否謂文王之无妄亦有爲其

否焉者殆以其初截本其无妄之懷往而隨紂而不蒙其災是其所以吉也

六二不耕穫不菑畬則利有攸往

坤位得震有起土意宜其及于耕穫菑畬變兌爲无妄之履謂文王之无妄見于所履者如此蓋履道不履畝也履畝必謀耕穫督菑畬此守土者之事方伯廵行所屬道在宣揚德化豈宜爲此惟文王不爲然後天下曉然于文王之所履止重撫恤不重徵求于是尸戴仁風人歌孔邇則利有攸往矣

六三无妄之災或繫之牛行人之得邑人之災

經凡言牛羊皆指諸侯蓋業以馬擬文宜其以牛羊擬諸侯亘由諸侯仰賴牧伯猶牛羊仰賴牧夫也此以震變離爲无妄之同人謂文王仁心懇至憫人之離于災害有不啻同體者焉災之可憫莫如无妄故特言无妄之災惟是純離爲牛牛乃南方諸侯非西伯所繫屬故于繫言或一自升有南征之命文始廵行南國亦未嘗改命爲南伯故但因其廵行南國謂之行人然則行人得牛謂是德化大行諸侯歸服已耳宜其室家相慶何云邑人之災惟此言災乃倍覺其可憫也爲憫乎爾憫其君既爲文所得凡係教號令振作一新不復使作奸犯科之人幸逃法網則是邑人无知陷罪非屬天降之災所謂无妄之災是不得藉口于除暴安良坦然相視也是可知文王于此固必有以善所處而後安者也

九四可貞无咎

巽位乾變巽爲无妄之益謂文王之无妄有由巽而益之者蓋互艮石之貞于巽位又以互巽變巽益之安往而不可故云可貞无咎言可以其貞近暴主无慮其獲咎也

九五无妄之疾勿藥有喜

乾位乾變離爲无妄之噬嗑謂文王之无妄有見于噬嗑者如

此蓋文王以仁君而離于囚繫皆崇侯所致故其受崇侯之疾害如无妄之疾然非己所致不期而致之此其深固在心腹非藥物所能攻伐惟準噬嗑之用獄并而吞之而後文王之喜可知也故云勿藥有喜

上九无妄行有眚无攸利

兌位乾變兌爲无妄之隨謂文王本其无妄者隨紂紂遂亦以隨文也惟是紂之隨文非出本心特因无妄既正致行有眚不能自守急以隨人其无攸利宜矣

論曰凡事以妄爲失无妄宜得矣乃玩其辭惟之否則吉其餘

皆不言吉何哉原夫雜卦傳无妄災也之義遍觀之卦之屬无
妄者可以知之知其與誠殊耳

此與前卦反易象之同前者止一乾是本以乾畜毓艮少其爲
震入乾中見體仁之德順乎則又兌入離中見西郊之化行乎
南四象與泰卦同其三爻卽可以泰卦類視之乎今觀泰主體
此主量泰以實而施此以虛而受雖猶是君子之道蓋泰可盈
此不可盈爾

大畜利貞不家食吉利涉大川

有无妄然後可畜故受之以大畜蓋至紂之无道行有眚无攸
利非文王大其畜以修和有夏不能有濟也文王以乾爲體以
艮爲用加以震仁致兌說是其所以利爲大畜而能貞之處要
其大畜天下原以巡行所屬涉河從王爲事安能坐享家食不
涉大川故其所以爲吉爲利者又如此也

初九有厲利已

厲病也已罷去也此以乾變巽爲大畜之蠱謂大畜重在用人
凡監司有屬于蠱者文王以爲其人于民事有厲利在罷去之
庶幾讒慝黜而賢俊登凡國計民生悉有攸賴諐謀吏有方誠
大畜之第一急務也紂未以文爲冢宰似此亦不過自嚴其吏
治然得以此爲令戒友邦利亦溥哉

九二輿說輹

輹與中伏兎環濟以爲飾環與還同音古人因借環濟之環以
爲去而復還之還此以乾變離爲大畜之賁謂文王爲方伯秉
乾元以普離照彰明大畜之德巡行于所屬在在民沾膏澤戶
戴仁風喜其賁然來猶恐其去不復來于是見其輿之輹飾以
環而說之者說其輹之飾以環正冀其輿之往復還也夫
豈後世履遺舄挂之所得而髣髴哉輹義詳後大壯之泰

九三良馬逐利艱貞曰閑輿衛利有攸往

閑習熟也以乾變兌爲大畜之損謂文以牝馬之貞爲三公是
紂之良馬至降黜被囚則良馬逐矣豈非大畜之損乎自是而
後自知養晦所利在艱貞雖脫囚爲伯仍復輿衛自捍亦惟曰
我本艱貞之意閑習夫駕君輿爲君衛之道以從王庶幾利有
攸往耳蘺按爲臣而閑輿衛固所謂損以遠害抑禮在則然非
遂迎也經文表之以明文王[illegible][illegible]以禮如此

六四童牛之牿元吉

牿卽蒙初之牲牿謂刑也四屬艮初童也變離則牛矣位値巽

木故言牿童牛未角預爲牿以防其觸所謂禁于未發之謂豫
也文王發政雖不尙刑豈无所以止暴者此爲大畜之大有謂
文王之大畜兼艮牿而大有之非必捐棄科條不用特其預爲
之防禁于未發凡所用牿有如童牛之牿者焉惟其元善長人
所以動无不吉如此

六五豶豕之牙吉

艮爲閽寺爲黔喙之屬豶豕被閹亦寺人之類其牙出脣外亦
黔喙之屬故有烏喙將軍之名因以思牙取爪牙之義卽詩祈
父所咏之爪牙謂兵也文王耀德雖不觀兵要必有所以禦侮

者此爲大畜之小畜是言文王之爲大畜時于爪牙之寄亦小
有所畜以壯威特不畜虎牙之攫噬不畜鼠牙之貪饞所畜者
豶豕之牙耳誠以豶豕去勢較艾豭爲柔善其牙之挺然長者
徒以飾表非以爲暴有合于艮變巽之體也何吉如之謹按人
畜豕豕自畜牙是爲大畜之小畜加一豶字而吉人之用見焉
于此羡經文字法

上九何天之衢亨

艮剛變坤順則爲徑路之體彰故言衢上屬天道故言天衢坤
順承天故言何天之衢何荷通當也爲大畜之泰謂文王之爲
大畜有獨得其泰者焉其占曰亨卽泰者通也之義要之衢卽
路路卽道以天之道爲擔皆乃天工人代之任豈尋常平易道
路之司空所得而企哉所畜大所行自大也

論曰諸家不信此卦爲實象不知兌澤爲天道故耳要之天轉
爲澤天形原未有改山之通澤氣何莫非通天氣觀天在山中
之象本以含蓄爲言而諦審辭意則統畜止畜養皆在其內宜
夫牛馬與豕皆繫之于爻也顧馬三牛四而豶豕反屬五何哉
三復思之而後知弧矢之威盡屬諸爪牙之寄所關于方伯之
大畜者爲尤要也吁腹心干城之選豈徒赳赳是尙也哉

此卦艮承前而以震易乾昭然見艮少在上當大畜後不得不
以震長代乾君行事互以二坤者內已養育坤方推而擴之將
遍養坤輿宜夫人以其象如三畫之離遂以爲大離象也至于
參互觀之迭見坤八離中則是謂體坤元之人自奉命南征後
頻仍南國是巡動則膏雨滂沱止則風雲際會蓋至此隨處皆
合併无一物之有阻必待噬而後合也此于大畜有進豈猶得
以畜名也哉

頤貞吉觀頤自求口實

物畜然後可養故受之以頤頤者養也謂文王大畜天下既克何天之衢則所頤養者宏也其曰貞吉本艮石之貞而震動勁必獲吉也卦形似頤又似目故言觀頤口也坤厚載物口實所自求故云自求口實頤兼人已似言因已及人顧且先觀人後求已者口實以讓爲儀抑用頤之時其合度與否已不自知觀人即觀我之地耳

初九舍爾靈龜觀我朶頤凶

龜外骨卦形似之以震變坤爲頤之剝是剝去龜形而頤之爲頤開展而見其朶矣蓋言紂黨舍元龜罔吉之憂而坐觀我民

之攘竊將食其爲剝喪之凶亟亟矣

六二顛頤拂經于丘頤征凶

丘謂邱民坤位震變兌爲頤之損是爲紂之侯甸服居西南隅者有心西歸遵文王服事之命勉索民賦以供紂令故爲顛頤拂經謂顛倒以爲頤有拂于損上益下之經由所處之時地然也若不拘時地遠欲去紂卽文于邱民聚頤處求口實則舍近求遠勢既不便徒啓小人賊害之心其而至于有征其凶爲何如也謹按于宜訓往則征不宜作往解

六三拂頤貞凶十年勿用无攸利

震位震變離爲頤之賁是頤非所頤徒工外飾者蓋東方之國專意助紂故云拂頤謂拂邱民以爲頤也不知助紂爲虐外飾之名雖正內政之實則凶至于十年勿用成其爲遠惡後弃不肯征而已知其无攸利矣

六四顛頤吉虎視眈眈其欲逐逐无咎

巽位艮變離爲頤之噬嗑是頤焉而无不合者蓋東南諸侯身雖近紂國則遠焉由昔與文同德與崇侯異趣至文王率以事紂彼亦從之故亦爲顛頤維時紂并嘉之與爲好合故吉于是王所之人雖有虎其名且虎其威者其視眈眈如電斷及錙銖

其欲逐逐如焚肆其攫噬亦終无如彼何故早斷其于彼无咎

六五拂經居貞吉不可涉大川

乾位艮變巽爲頤之益謂文王之與國服文王之教辟養厥民有爲其益者焉其益下在于損上自難待命于上而不自專所以于經有拂然以益下故出此所居者貞所占者自吉于事豈復有不可哉惟是紂熏聚斂損上之樂與紂相違若涉大川以從王事則此意終不可行耳

上九由頤厲吉利涉大川

上爲卦主位適值兌正當文王以艮變坤爲頤之復謂文王頤

養天下有反復不已者焉其在爻是卦之所由以爲頤其言文是天下所由以得頤雖扼于紂黨不免危厲然得吉何疑蓋所利在涉大川自是逾河從王无往不濟矣

論曰頤養與蒙養異猶鼎養與井養異也就坤爲頤離爲大腹推之頤象殆兼坤與離矣然則靜翕動闢之情坤固有之離亦宜然而豈謂頤獨不然也哉我觀內屬震動變而之剝之損之賁皆凶外屬艮止變而之噬嗑之益之復皆吉可知其宜靜不宜動也至其取物僅舉龜虎誠以龜服氣不噬虎嗜食不淫各有取爾玩占者有得于此能弗于口腹之際愼之而節之也乎

此與前卦對易大象如三畫之坎殆謂君子之于人養之以逸樂自可用之使勞歟抑亦養之以平易終不禁其多險歟其中似謙豫非謙豫似咸恒非咸恒以參互觀之迭見乾入坎中則是頻煩書于坎勞者此乾君即煩煩入于坎險者此乾君爲君何其難也詳觀卦象乃知內以巽互乾是巽順其本懷爰不以乾君自息外以兌互乾是兌說其本務爰不以乾君自矜此其得過有因即以播之傳聞垂之史册有可俯對乎輿情无慚于來世者又何不可表而出之曰大過大過也哉謹按圖自乾坤對易至隨蠱以反易兼對易至此則專主對易蓋緣頤大過反易仍屬本卦又頤之剛包柔大過之柔包剛與坎離无異足開坎離之先也

大過棟橈利有攸往亨

不養則不可動故受之以大過大過之名因剛多而得澤在上而木在下有棟宇象因其以一柔載四剛又以一柔乘四剛僉見本末之弱故云棟橈棟者輔臣之稱橈如史記橈楚權之橈擾攘之意言紂惟婦人是悅小人是昵致一時輔臣之權擾攘无統弗或匡正四方國事岌岌乎殆哉所幸文王以方伯往從

王事有攸攝以濟其艱難于是紂心慰而有孚于文文安往而不利安往而不亨哉

初六藉用白茅无咎

茅即泰否初爻之茅茹殆指兔宜之屬茅而曰白見其渾樸无華實遵殷質此以巽變乾爲大過之夬謂我周本巽順以行乾剛其爲大過有見于夬決者如此蓋紂之廷小人成藪文欲夬決去之非得所藉難以行權惟用草茅初進殷遺不動聲色任小人意氣洋洋極情恣肆彼亦概不張皇迨至出其不意一經排擊舉束身歸命于吾手而莫逃夫如是庶幾无咎也

九二枯楊生梯老夫得其女妻无不利

此至五皆屬棟枯楊楊之老極堪為棟者梯木稚以巽變艮為大過之咸謂我周因巽柔以獲艮成其為大過有見于相與為咸者焉蓋周之棟莫老于皤如之太公是枯楊也偏能生邑姜之淑德是生梯也于是武王以艱嗣之故至垂老之年過以相與得邑姜之淑女以為妻厥後誕育哲嗣纘承丕緒卜年卜世無疆惟休其相得益彰亦復何所不利哉

九三棟橈凶

震位巽變坎為大過之困謂我周彖巽順以入坎窞其為大過有在于困者焉蓋文王之困多矣屬諸大過則莫如羑里斯時為之棟如閎散者雖克定文馬獻紂之計然其初未知其事之究竟何如誠不免于橈擾焉虞其凶也以勢本凶而莫克當也

九四棟隆吉有他吝

巽位兌變坎為大過之井謂殷末致兌說于坎窞其為大過莫如放逐大臣歸鄉井焉蓋爾時文王為紂三公其屬朝廷之棟抑何隆也四方無虞吉孰甚焉乃紂聽信小人之譖放還鄉井且囚而縶之使他人司其事是謂有他其不貽朝廷羞者幾希故曰吝

九五枯楊生華老婦得其士夫无咎无譽

楊必發嫩枝新葉而後有華茲不言枝葉但言華非花蕊當必耳葉之類朽腐之餘也茲以兌變震為大過之恒謂殷末强兌毀為震專其為大過有迥出乎恒情者焉艮由殷之棟為廉來彼其朽腐不材正不必老而已不啻枯楊蓋其從君淫戲帷薄不修身自朽穢必不能保其家无有朽腐之質而逞妖姸如枯楊生華者此其人如春秋時之夏姬明時之客氏雖年已老猶能使巫臣竊之魏忠賢通之是老婦得其士夫恒情所未嘗有之怪事也乃殷人于此竟无咎无譽並視為固然恬不為怪則爾日之人心尚堪問哉

上六過涉滅頂凶无咎

上為兌主兌為大川變乾為大過之姤姤義訓遇于物為舟涉具也求涉于大過末故云過涉謂三仁之屬遇人不淑過受毀折者乾為首頂也互乾有兩而所涉在上皆已掩出乾首故云滅頂其凶甚矣然當涉而涉當過而過隨遇自盡何咎之有

論曰昔夫子自言假年學易可無大過其于觀斯象何如也抑以年之既老學期必成為此謙言以自策耳吾不知其夙昔所為好古敏求者何若乃至此而猶然也耶嗟夫學殖也不殖將

落聖人懼焉矧其爲士夫也而顧漫不說學也耶

此承前卦爲畫而變其三四以爲重坎觀其四象而知震坎艮之爲三男也互相爲體蓋重坎則震艮互焉震艮互則頤象存焉頤離火之大象也習坎中胡有此此以知水中无火則冰何以行行罔必藉乎火矣然而火有天人之異天火與水濟止藉兌金人火與水濟藉兌金尤藉巽木而總不外坤土卦象亦有屬乎曰有此卦剛畫二柔畫四明明坤與巽離兌參錯成體體主坤故坎潤雖屬君道而書辭則表章文王之盡臣道也

習坎有孚維心亨行有尙

物不可以終過故受之以坎坎者陷也謂文王勞于王事以頤養得過不啻自投坎陷而與之相習與坎習與紂習也然惟文與紂有相孚之雅所以四方是維心得所亨而行有尙耳顧心火臟也茲于習坎中得其亨且致行有尙是不待艮思震恐見心之全爲行運矣謹按水以氣行分之可至細无倫合之自能渾爲一无上下內外彼此之殊故其爲卦反易之亦无二然非觀震艮兩互則坎之爲水象者不全此觀象之所以需四也震雷挾火而破陰艮山通澤而行氣皆以神水之用學者欲知水之用則惟求夫瀑布何以出山巔山出雲何以能爲雨思過半矣

初六習坎入于坎窞凶

坎窞卽萃淵藪之謂初屬艮山坎水所自出在人爲少䕫以坎變兌爲坎之節是謂文王少時初與紂習其見臣節如此蓋爲臣之節盡心竭力不避艱險旣與坎習卽入于坎窞亦所不辭如文之事紂用亨用罔動无不隨豈以避凶改節哉

九二坎有險求小得

二爲內坎主變坤爲坎之比是謂文王習坎下有比輔文者于

是望尊勢重力足匡王當紂无道爲陷阱于國中豈无頑民悍侯作不靖于邦外致紂有絕險難踰之處惟文王出其力率其屬以平王朝之險王方倚之以自安豈不勉從其所請曰求小得者事若得之于格外義實不溢于位中殆過曠土閒田求之以自廣或如春秋時魯請厲鄫之類耳若弧矢之利屬錫命不待求而得也

六三來之坎坎險且枕入于坎窞勿用

震位坎變巽爲坎之井是謂文王脫坎窞而歸鄉井仍不忘君有井養不窮之意其來王所也嘗坎坎焉經歷險且枕之途逕

始入于紂黨坎窞之地冀有裨于王室而无如其勿用何也此義與井渫不食同觀所謂尙有典型曾是莫聽者是也

六四樽酒簋貳用缶納約自牖終无咎

貳殺也燕飲以酒爲主以殺爲貳缶瓦器可以節樂侑食亦用之約信也牖明也此以坎變兌爲坎之困謂文王習坎有所以處夫困者惟時紂肆驕淫非厚味奸聲不御雖箕比莫能爲謀誰得有所獻納乎惟文王率屬從王蹈險歷坎勿用仍來紂亦因此感孚改容相禮減去矜夸勉遵節制酒以樽計貳以簋行所用以節樂者惟缶此其屈奢從儉降尊就卑君臣似有相得

之情非同覲合文王于是舉已所爲信約者納之于紂使有以自明所謂有孚在道以明者是也蓋既見知不用不得已止宜自明心跡使无疑忌以免讒譖庶幾卒成之終而无所咎也

九五坎不盈祇既平无咎

此爲坎之師謂文王習坎其受命出師如此坎變坤則中不滿故云不盈坤道蕩平故云祇既平无咎蓋師原以平暴亂非特不可掘溝坎以陷敵卽俘馘亦豈容濫也此整旅篤祜所以僅遏徂莒已也

上六繫用徽纆寘于叢棘三歲不得

兌位坎變巽爲坎之渙謂文王之習坎有不禁時事之渙散焉者蓋以紂爲无道不能綱紀四方徒恃其束縛之私計漫用夫若徽若纆者繫累諸侯使之歸命一有歸命則不寘之于蕩平之域而寘之于叢棘之中受諸苦累諸侯其肯親輔乎于是人心渙散莫肯朝宗至于三歲之久求諸侯之偕來不可得凶孰甚焉雖文王能來其奈之何哉

論曰坎之爲窞也于人爲盜安能有養而中頤互頤得非設窞必設餌乎經乃獨言酒也吁酒以合歡酒以償勞固如此乎豈一端而已乎吾願遇之者禮則成之禍則避之也可

此承頤卦爲畫而變其二四以爲重離與前卦習坎爲對易觀其四象而知巽離兌之爲三女也互相爲體適與前卦見三男之互相爲體同是故前卦以習坎互震艮得頤有離火之大象此卦以重離互巽兌得大過亦坎水之大象也然則水中有火卽火中有水說謂火能烊水之凍結使爲膏澤水不能解火之炎熱使爲溫和覲于卦象乃知水藉火而後不常爲冰猶火藉水而後不常爲燼以是爲不相射云至若此卦則離因乘習二明明乾與震坎艮參錯成體體主乾故火性炎上麗于天不與

坎體主坤水性潤下窞于地也今觀水之爲物惟以方諸取者不由地外此雖雨露稱天澤皆由地氣上騰所致則信乎本地親下卽水之謂也何獨至于火之炎上燚之乎雖兩木相摩則火生兩石相擊則火發求之震艮中亦有火然不過方諸取水之類爲數无幾孰與大麗于天者能臨水上能歷水下爲溫爲霽爲爛爲暑克成六合內生物成物革物之大功也則信乎本天親上離本乎乾也惟本乎乾故離麗雖臣道而書辭則重敘文王之君德崇所本也與坎辭重敘臣道同焉者也

離利貞亨畜牝牛吉

陷必有所麗故受之以離離者麗也謂文王麗于紂猶日月麗于天不相違也卦畫與坎對易爲耦五行之火二氣之剛也火性燥烈其用甚利必濟以貞乃得亨猶文王擁弧矢其威甚利必守以貞乃得亨也左傳純離爲牛與說卦傳坤爲牛不合諮之于經于離言牛者不一見左傳之確鑿可據竊求其義殆以坤爲腹離爲大腹有同焉者牝牛懷犢腹尤大故離象獨言牝牛且坤方與離方接壤坤西南屬子母牛離正南屬牝牛亦其宜也要之純離爲牛未必不兼牝牡牝牡互相麗畜其牝則從之以羣孳生自爾蕃庶茲言畜牝牛吉原以指南方諸侯先被

文王之化者蓋牝較牡更馴取其易柔服也今觀二南歌孔邇歌樂只何莫非畜之之驗乎謹按貞水德也卦互巽兌得大過爲坎水之大象是貞德所在抑亦以陰火自澤起陽火藉風揚乃有生物成物革物之功斯爲離卦之全體大用爾

初九履錯然敬之无咎

離初位艮而變艮于人屬趾以離爲日言之屬黎明未出山谷明而未融時也爲離之旅謂文王與紂相麗代君行政當其在旅時一如尋常旅人黎明卽出顚倒衣裳行不能正履有不免履錯然者然必山立時行惺惺自矢庶幾无咎蓋緝熙敬止不但雝宮肅廟已也

六二黃離元吉

坤位值下離主變乾爲離之大有以日當天中映地而色黃所照臨者大正以見文王黃中通理正位居體與紂相離致三分有二所撫臨者大故占取乾坤之大德曰元吉謂其元善長人无往不吉也

九三日昃之離不鼓缶而歌則大耋之嗟凶

三爲日昃由二爲日中初爲日出而推言之抑以其互兌初也變震爲離之噬嗑謂文王麗紂在暮年嘗見諸噬嗑者如此日

艮借無逸之日昃不遑言其老鼓缶云云承坎四之樽簋用缶
納約自牖言其敬誠以文王至耋老時猶麗于紂正如日之巳
昃猶麗于天是爲日昃之離此時廹不及待惟望紂惡自悛同
心向道使君臣一德時時樽簋用缶宴樂鼓歌庶幾商家老臣
戴高履厚无事形爲嗟歎而不然者當日月之易邁覺後效之
難期嗟何及矣凶孰如之此周公極寫止敬之心爲至德之形
容也

九四突如其來如焚如死如棄如

巽位互巽末兌中變艮爲離之賁謂文麗于紂其見于賁者如

此蕭紂帥天下以暴諸侯封靡无所不至及文王麗紂紂信任
之命爲方伯于是巡行所屬賁然來思使各屬畏懼不知所爲
凡滛戲物事所不可令文王見者悉付諸焚死棄三條迭言如
者非必鑿鑿有是不過從紂黨畏懼之情想像得之見文王化
之神而威之捷不待徵雲霓之望元黃之篚而其情形已如繪
也然則焚死棄奚屬曰邊制造作火以焚之狡蟲殊畜匿則死
之大小草竊卿士非度屏而棄之諺所謂太陽所至陰翳全消
于此可見

六五出涕沱若戚嗟若吉

離主居乾而變乾爲離之同人謂文麗于紂其待同人者如此
盡以一來之故頓使焚死棄迭見豈不近于作威使于此而談
笑自若或有矜色人未必生感惟當威令既行凡于革弊除苛
兼弱攻昧之時皆兢兢以出涕沱若戚嗟若者慮之斯憂患與
共勤恤時形而同人之誼无復加矣宜其畏而愛之者徧天下
而无往不得其吉也夫

上九王用出征有嘉折首獲匪其醜无咎

上居尊首也離爲日王也在兌位有毀折意變震爲離之豐謂
文麗于紂雖未滅崇亦嘗有之豐之事蓋紂曾筮此卦用文王

出征于是文王出國過豐至于所征之地敵王所愾賞罰甚明
其能毀折首惡有以嘉之至非其醜類而偶獲焉者訊知其實
不但非其醜无咎即獲者亦予以无咎所謂能哲而惠雖履危
地何憂何畏

論曰日麗天而行天旣有地上地下旋轉不窮之健則日之旋
轉當必如之豈得晝見日出則以爲有日夕見日入遂以爲无
日哉晝之日爲大有夕之日爲明夷此卦兼之要未嘗以大有
之時爲可自矜以明夷之時爲可自廢也蓋嚮明而治義取諸
離離之所係何如而謂紂居尊位竟忘湯誓之儆哉吁禹寸陰

分之說人人知之惟文王能先後同揆此其所以爲千古吉人也

易義原則卷之三

張瓚昭撰

易下經

此卦二三四畫承重離初五上畫承習坎殆全準大過以爲大坎而僅變其中之一剛以廣柔尊艮兌爲下經之首所以擬上經之乾坤也夫兌與乾並金兌囿乾道之陰艮與坤並土艮囿坤道之剛而此卦三奇三耦本具乾坤體宜夫咸爲夫婦有以代乾父坤母矣其外互得乾爲乾動而直入于坤中坤動而闢納受乾體此生生之由也蓋互體之爲卦義傳神其彰明較著如此若然則外互得巽爲巽入坎中又何以解曰坎巽爲井養夫婦所以生猶之坤乾爲泰交夫婦所以成實咸中自具之理總之乾巽互而姤遇存焉不遇則不感理有固然雖謂坎坤合而比輔存焉不比則不感亦无不可在觀象者之得其通耳

咸亨利貞取女吉

上經終坎離水火之爲行見矣然水挾火行火貼澤行惟山之根墮入澤內然後澤之氣得至山巔所謂二氣感應以相與乃定位之天地所藉以大生而廣生也亨訓通就氣言氣之銳者利才之堅者亦利氣之列者貞才之厚者亦貞惟咸以亨利貞

斡旋天地之大德而成功不居故不言元兌爲艮婦惟取之乃得姤遇故取女吉蓋必若洽陽嘉止天妹定祥其爲吉斯莫大焉惜婦言是用者失之

初六咸其拇

拇足大指也左傳作將指經凡兩見此爲咸之萃曰咸其拇後此解之師曰解而拇似皆作甲言豈非足大指甲重敗抑以衆指中有拇猶師旅中有將將固擐甲者也準諸離爲甲胄此以艮變離本宜言甲第咸爲夫婦之道矣自與甲曰紂伐有蘇乃得妲己爲淫戲所自起宜于此志之傳云志在外信然

六二咸其腓凶居吉

腓爲足肚宜與剝初之言足參觀指兄弟也此以艮變巽爲咸之大過謂紂少不更事惑于巽雞司晨爲索家用不寧其傷害太過至及同胞凶何如也雖然凶則凶矣使于此而猶與居則吉蓋鬩牆猶堪外禦也若不與居而已能居亦吉蓋苟无外侮无戎亦自平康特難爲躁動者期耳

九三咸其股執其隨往吝

輔弼之臣爲股肱置肱言股爲往言也隨即上經隨卦之隨茲以艮變坤爲咸之萃是紂日與婦寺淫戲成其爲萃淵藪吮其耆長舊有位人其感傷及于股矣股傷則身痿弱不自支非于外得一扶持之人將一步不可動故執其隨謂始焉文隨紂茲則紂隨文一若以隨人爲執業如是以往徒擁虛位俯仰因人豈不吝乎

九四貞吉悔亡憧憧往來朋從爾思

以兌變坎爲咸之蹇是緣紂酲咸感釀爲蹇難幸得文王以近也多懼之身宏濟艱難因貞獲吉有悔皆亡憧憧然效命于往蹇來反往蹇來連之下至于大蹇朋來無思不服而猶未已宜乎紂之隨之也

六五咸其脢无悔

脢爲背肉臟係在焉一有感傷立見于此于人身最關痛癢其位在股肱之上乃天子所恃以負斧依者殆以指文王也文王隨紂始爲三公繼爲方伯紂倚賴至二十餘年之久可謂于紂關痛癢矣茲以兌變震爲咸之小過曰咸其脢殆謂紂以九侯女之故致囚一欵之小而囚文王不啻感傷其最關痛癢之背肉然旋囚而旋釋當時未爲太過故无所悔于其後也

上六咸其輔頰舌

兌爲口舌以兌居兌似兩口相角且道兼乾兌以兌變乾爲咸

之遯是殆謂紂悅婦人至无可爲正言止可爲遯辭故曰咸其輔頰舌輔頰舌辭之所自出感傷及之故有遯辭然則遯辭奚屬曰書載紂闇祖伊淫戲自絕之告而曰我生不有命在天是

論曰咸以一卦當乾坤可知夫婦之禮所係大也曰亨曰利曰貞而總占之曰吉孰不須爲嘉止者而爻何言害也何言害之繁而重也豈非以貞則吉而悔則凶耶夫人莫不趨吉而避凶胡獨情欲之感不爲遯而爲萃甚則犯蹇難而不恤圖萃故而取新過屢悔而不改也雖有慈親莫爲之所而他又何說乎逆至身已罹害而始合藥製方以求存軀殼難矣疾不可爲而始

呼天籲地以求延旦夕晚矣然則咸之爲速人謂其感之速吾則謂其悔之速也遯之速也玩占者審之

䷟

此卦因反易而與前卦異者僅二五兩爻耳然已轉易天道地道而統歸人道矣蓋震巽人道之仁義也乾兌互而人中之天見焉夬決與履禮是也

恒亨无咎利貞利有攸往

夫婦之道不可以不久也故受之以恒恒者久也卦體與咸反易故始爲男之少者茲爲男之長始爲女之少者茲爲女之長爲時之久可知故其道自亨尤期无咎蓋中互夬履二義人能以禮相處而又決去柔道之牽斯可歷久无咎也利貞利有攸往皆自夬履之義推言之見文王遵恒道能有守有爲耳

初六浚恒貞凶无攸利

初爲巽主屬地道而變乾是將伏將入而以至剛至健者成之其爲恒之大壯殆謂紂于恒道有銳入之意往往于恒事之本无深幾者必欲浚而深之當其始初已然其後將伊于胡底故言正乎凶未已又以无攸利申之垂戒深矣

九二悔亡

道兼震巽本有恒象位屬坤母當指正宮以巽變艮爲恒之小過是謂紂于恒道誠有不免于過者幸其巽以處中旋亦知止尚不至有大過之處以滋後悔故曰悔亡

九三不恒其德或承之羞貞吝

此以天道涉互乾互兌之間非不知有夬履之德者以巽居震雷風皆具宜恒其德緣變坎爲恒之解是解去恒德爲不恒其德者艮由躁險用事難免彊禦多懟而在內卦之上所謂寇攘式內也既云或承之羞又曰貞吝所謂侯作侯祝靡屆靡究不嫌其辭之複焉坎爲心病爲血卦爲赤皆羞意紂之大內有此

紂固與之同羞矣

九四田无禽

四爲外震主所居屬巽是爲紂漁獵外色者在互乾上高矣道兼坤艮變坤爲恒之升故不言漁而言田誠以高屬地山緣恒事而升惟田爲然何謂无禽謂獵取外色雖多徒自下升上以供常御實无一人足爲紂之內助如无禽然于此見紂所任之人非其人而人所居之位非其位至久而愈壞則愈不堪言矣

六五恒其德貞婦人吉夫子凶

道兼震巽與九二同茲以震居乾位變兌又互得乾兌兩遇夬履德宜其貞爲恒之大過故云恒其德貞德貞非過恒其德貞則大過矣蓋德莫先于仁義震仁而巽義也婦人主于巽惟守義以從仁則以恒其德貞爲吉夫子主于震惟行仁以制義則以恒其德貞爲凶是夫婦間不可執一以論如此乃紂惟婦言是用反以婦事夫者悅其婦所以終爲凶人而不可與言也

上六振恒凶

振有奮起迅發意殆泥于取新而然茲以震變離爲恒之鼎是謂紂于常道中强欲取新不慮物經久而體質已敝倘欲震起其火威而振之將不毀折其鼎不止有不罹于凶者乎蓋常道

貴乎在上不可求高猶在下不可求深也高深皆反常也

論曰夫子思見有恒深斥无恒恒之爲作聖基也豈不信哉夫何彖占亨利貞无咎而爻占悔吝凶也豈恒无吉道哉恒力行之道也聖人猶有警焉警其不致知耳夫惟審端而後用力斯攸往咸宜是夫子所欲見者

圖

䷠

此卦初三四畫承前巽也其餘皆變亦巽也是巽入巽中不啻重巽宜其爲大巽矣巽古通遜商書所謂吾家耄遜于荒卽此意也爲觀四象內以艮互巽見艮少內惑牝雞外以乾互乾見乾位外遭天棄是以其中寓姤卦人或謂時以遇之不淑致此雖吾則謂正以遇之艱難見品概豈以象少坤元止見狗之成羣而不見馬之行地也哉

書

遯亨小利貞

物不可以久居其所故受之以遯遯者退也以遭遇紂之振恒卿士恐罹凶故退遯也爲卦內艮外乾爲艮通澤氣與天相接故亨中互巽乾得小畜體故云小利貞每歲巳月之卦也利而繫以貞柔小得志而能固守則與剛无害大小相安之道也

初六遯尾厲勿用有攸往

凡上爲首初爲尾此卦乾馬艮狗皆有尾而善遯爻以艮初居艮位變離爲遯之同人是謂紂不可與明惟時相率爲逃遯計者其屬諸在朝之同人有如此此其爲尾狗尾也狗喜則尾揚懼則尾蔽固于遯尾知其心之危厲人何以如此誠以紂之卿士師師非度苟圖富貴罔識存身正如狗性苟安舊窠是戀一離于患僅遯尾以示危厲不能去此他往尚安足用而攸往有濟乎玩占者苟即勿用之辭而審諸庶幾有以處此也

六二執之用黃牛之革莫之勝說

初爲狗尾則二爲狗身人道屬坤位以艮狗變巽入爲遯之姤

謂紂之卿士非度其巧于爲遯往往彼此姤遇互相執持其固結難解直不啻執之用黃牛之革固而又固也蓋狗與狗交其固也有莫之勝說者彼其攀援以遯于事外有如此安望有任事之人乎謹按黃牛之革經凡兩見此曰執之革曰鞏用是非用其全革爲包裹殆必切作長條結爲繩索如後世所謂葦索者惟黃牛皮軟而毛密革較他牛爲堅故固結之用特用此革用則不去其毛有令人一望而知者市中惟此物難爲僞以此革非他革所可混也

九三係遯有疾厲畜臣妾吉

二爲狗身則三爲狗頸此互巽繩中故言係以艮變坤爲遯之否是謂紂之卿士當遯而不能遯有如此蓋艮狗變坤牛見狗之戀臺難遯一同牛之拘係莫逃其中危厲有較諸遯尾而更疾焉者艮由互相牽執食人淸俸不作好官正如人有恆言吃人乾矢不是好狗疾厲之有宜亦莫之勝說矣申之曰畜臣妾吉謂其不爲國計輒以畜財畜恐罹凶徒巧爲私營祈以畜臣畜妾獲吉其不可大事雖不遯復何足取哉

九四好遯君子吉小人否

外乾屬馬因就馬言遯與狗異矣巽位乾變巽爲遯之漸蓋謂

紂臣之行遯不爲其驟而爲其漸有共見爲好者焉是其爲君子吉者所謂良馬比君子若小人悻悻顧行遯而不顧其君但見爲惡不見爲好何吉之足云故直斷以爲否也

九五嘉遯貞吉

乾居乾位是馬之健行不息者變離爲遯之旅是謂紂臣之行遯有明于去國之道借行役爲名作旅客以逍遙者彼其上承君命從容就道國門祖餞焜燿長亭何嘉如之惟守之以貞身在外而心不忘君庶有嘉无違攸往得吉矣

上九肥遯无不利

此言紂臣之行遯有本出位外從未服引重致遠之勞故得其肥狗肥則走遲馬肥則行速茲以乾變兌爲遯之咸咸速也故云肥遯以肥而遯殆有感而然非迫之使然也无不利猶云咸寍申言以肥得速之效耳蓋至是紂之廷眞无人任事矣

論曰古人狗馬之戲以走之遲速較輸贏在春秋戰國有之豈以紂之淫戲无之乎然而周公繫辭不在是也夫艮狗比小人乾馬比君子此卦內艮狗而外乾馬所謂內小人而外君子君子道消其于時事不可爲見幾而作誠不得已若小人苟且偷安顧利不顧義正樂得君子憂遠无與相抗得遂其私夫何遯

不知小人正巧于遯也居常遇勞則遯有變遇難則遯无在不遯无事不苟是殆適成其狗而已矣噫

圖 ䷡

此卦兌入兌中卽以不啻重兌者爲大兌皆由反易前卦得之至其彖內以乾互乾見心體乾元自當竭力供天職外以震互兌見仁歸震長豈但密雲自西郊特其中寓有夬決體則不爲牝馬之貞易致小人之忌尙不容其威一方豈復容其威天下用是危厲所不免耳

大壯利貞

書

物不可以終遯故受之以大壯爲卦內乾外震爲雷在天上始卽文王有聲遹駿有聲之詡爾時紂正剛斷自用非不見爲壯无如怙惡不悛使賢人退遯无復壯行之志惟文王勤止聿求厥寍克當大壯之象左傳所謂雷乘乾曰大壯天之道是也經特繫以利貞亦謂互乾兌則履禮在焉貞守夫禮壯可无害也

初九壯于趾征凶有孚

前卦外屬乾馬反易之則乾馬居內初以乾變巽爲大壯之恒謂文王之爲大壯惟率方伯之恒道凡巡行所爲以及勤王布化輒自親舉玉趾而不憚勞蓋與牝馬之貞異矣于是小人嫉

其能而欲加害設復以壯于趾者有事于征正恐難免于凶所幸爲臣敬止素有孚信結主知故雖凶无害此與隨四畧同但彼言在道以明較詳于此耳

九二貞吉

乾居坤位變離爲大壯之豐豐本崇國地在岐周東南名因水得初不自文王伐崇作邑始此蓋言未伐崇以前事時文王未開豐于崇侯凡勤王與布化往反必經崇國故其爲大壯也早有之豐之事曰貞吉者以正自守別无所干自是小心懷福之素雖與崇侯殊臭味將若我何故能无入不得吉也

九三小人用壯君子用罔貞厲羝羊觸藩羸其角
此爲大壯之歸妹謂文王方大壯繇乾變兌則轉而并諸歸妹矣妹奚屬屬紂安歸歸小人使不歸小人辭何以繫小人且壯卽大壯謂爲伯罔卽法罔謂被囚小人非能壯者非恃歸妹寵何以遽用壯君子非宜罔者非受小人害何以得用罔乃知此二語卽大有內三爻事特繫有詳畧耳蓋文王方壯趾有孚紂寵崇侯虎而信其讒以妹歸之遂奪西伯大壯之權予之用是崇虎壯而文王罔文王雖貞能不厲哉羝羊謂從囚諸侯諸侯仰賴牧伯猶牛羊仰賴牧夫而牛離羊兌則南與西有分屬也

爾時正顯西土從囚皆西服故言羝羊藩卽介人維藩羊畏虎賴文王爲藩以庇今奪藩而縱虎使牧羊羊得已乎觸戀從不舍之狀羸角從囚困憊之情夫如是紂安得不懼安得不歸之乎按文得歸紂處事猶在人情中也

九四貞吉悔亡藩決不羸壯于大輿之輹
巽位震變坤爲大壯之泰謂文王元善長人克盡臣道紂于是釋其囚而歸之爲得其泰也貞吉悔亡見文王以貞獲吉斯從前之悔可得而亡決開也藩開決則諸侯之角可不羸而文與諸侯卽可以壯往者還其家矣大輿輹猶古樂府之大刀頭盬言還也謹按大輿之輹一曰轐又名伏兎考工記良輈環灂自伏兎不至軓七寸鄭註環灂謂漆沂鄂如環賈疏灂謂漆沂鄂如環謂漆之文理據此則輹之有環與大刀頭同宜其辭之均可借也然傳以尚往爲解可知環形圓轉兼往還言蓋必有往然後有還作互文解爲確

六五喪羊于易无悔
乾位遇震憧擾難安變兌爲大壯之夬是謂紂釋大壯之文王西歸使得決去柔小遂致諸侯之仰賴牧伯如羊羣者皆臣服于文王不復爲已有故曰喪羊于易何謂易易知易從者文王

也紂發出狂事事作難文食有偏事事居易惟其得之以易紂雖喪之无悔

上六羝羊觸藩不能退不能遂艱則吉
兌位震變離爲大壯之大有謂文王以西伯而東囚離于法罔聲靈大壯業復大有也蓋其因无交得害遂致諸侯相從如羝羊之觸藩者旣不能拒絕之而使退又不能安定之而使遂是文王處兩難之地上无如紂何下无如諸侯何惟能順受其艱不怨不尤而无所負斯得其吉耳

論曰左傳紂囚文王七年諸侯皆從之囚紂于是懼而歸之藉

徵諸易誠不謬也嗟夫使非周公曲繪其從因情狀借辭于羊後世亦烏從而知盛德之感人至斯極甚矣繫辭之盡言也

此卦雖止四五兩畫承前要其體則以艮承兌前卦大兌亦重兌此非大艮乃為重艮視觀小異焉要之觀中寓艮止不止其地无瑕得觀也若此中寓艮止陽似辈以進陰實使之止也為觀卦象上以離互坎是明察伏險意而坎在艮中則有勞于少主而不見德也下以坤互艮是柔順兼敬止而艮在艮中則告成于少主而不見功也非其主不知有功德也衆人遯而一人壯從而嫉之者徧朝廷雖共主莫適為主安得无毒害于其間哉然在此時猶以禮遇之也

晉康侯用錫馬蕃庶晝日三接

物不可以終壯故受之以晉晉進也謂紂因文王勤止得致大壯特進之以康樂使毋勤也四象與豫同其三故豫建侯而此康侯建者始未研諸侯慮而今特建之康者先已命為諸侯長而今因其有功賞以安之禮曰康周公故以賜魯亦即此義特成王褒周公所以優之致其隆禮紂康文王實以忌之奪其事權仁暴用不同也坤為牝馬為衆故言錫馬蕃庶離為日為天數故云晝日三接六爻皆就接為辭殆三接亦兩之云

初六晉如摧如貞吉罔孚裕无咎

以坤變震為晉之噬嗑故云晉如摧如摧與莝同即詩鴛鴦摧之秣之之摧謂錫馬將動方芻芻也迨言如彷彿難悉之辭是傳聞未親見蓋自初接時言之紂有忌于文王豈樂錫以馬特迫于典禮而然其必錫與否未可知也故必貞以待之乃吉若罔有孚信且寬裕處之始得无咎人臣待恩闕下固宜如此

六二晉如愁如貞吉受茲介福于其王母

此為晉之未濟坤居坤位變坎為水為加憂為心病惟時馬摧已飽啓行將必臨河濟乎否乎故云晉如愁如愁乎河之未濟馬未必可接也故仍必貞以待之乃吉耳受茲介福于其王母者介助也王母紂之母也母于紂有一言之助而馬乃濟河是文王得錫受王母之福矣

六三衆允悔亡

此為晉之旅坤變艮艮為徑路是馬已濟河登路止于旅舍衆始信所錫之非虛向之悔出接為過舉者茲皆亡之然猶未見馬也

九四晉如鼫鼠貞厲

此爲晉之剝厲互坎主又屬互艮主而以離變艮艮爲鼠重艮當爲大鼠故云晉如鼫鼠蓋所錫盡勞憊之馬形體剝削腹大貪食如鼫鼠然非堪服乘者也貞厲猶貞疾言馬之病甚耳得馬如此有接殆不如无也

六五悔亡失得勿恤往吉无不利

此爲晉之否雖接不可得馬猶之可也正恐適逢其否動或多悔耳茲以離變乾當否而求悔亡則惟有艮其智慧任天而動舉凡馬之失與得皆所勿恤如是以往則不招主忌可許吉无不利矣

上九晉其角惟用伐邑厲吉无咎貞吝

此爲晉之豫以離變震則就此言錫直以離牛作震馬錫之故云晉其角晉而及角非不徵所錫之蕃庶然文本以征伐有功禮宜錫馬茲以錫馬而接得牛一若遺以牲牷使祭其封內之神而不容越境故曰惟用伐邑蓋電影雷聲不及百里以外矣然必遇事加厲恐懼修省可以吉而无咎若貞守豫樂冥情不變則懷安敗名將不免于吝矣

論曰晉晝也蓋後人晝錫之說所由起係于大壯之後見門闕高大而錫予已多列在明夷之前見盈滿難持而傷害易集故始言裕而終言厲然後可以吉无咎若欲受福必如二之貞吉受福而後可欲无不利必如五之失得勿恤而後可不然馬豈可常錫哉吾見君既不可接徒接悔吝而已矣

圖 ䷣

此與前卦反易前卦爲重艮此卦爲重震蓋東鄰權重任兩離麗有理而不鑒其忱東鄰忌深任兩坤順爲行而不嘉其德則正晦盲否塞時也爲觀卦象內以離互坎見離明入于坎窞外以坤互震見坤德飽受震驚而坎在震中震仍在震中想見東鄰之令人加憂懷懼有莫可名言者稱曰大難豈不信矣哉

書

明夷利艱貞

進必有所傷故受之以明夷夷者傷也謂文王爲小人所中傷也卦以離坤互坎震寓屯解二象故能艱貞則利也

初九明夷于飛垂其翼君子于行三日不食有攸往主人有言

左傳卜楚邱曰明夷日也日之數十故有十時亦當十位自王已下其二爲公其三爲卿日上其中食日爲二旦日爲三明夷之謙明而未融其當旦乎日之謙當鳥故曰明夷于飛明而未融故曰垂其翼象日之動故曰君子于行當行在旦故曰三日不食離火也艮山也離爲火火焚山山敗于人爲言敗言爲讒

故曰有攸往主人有言按爲當是雉雉體文明遇山則下至離
羅有厄能弗垂翼乎君子謂文王紂忌文之大壯既錫馬以康
之使歸休就國復聽崇侯之譏徵而囚之其云于行三日不食
者途中防毒且謙輕以示戒也主者占屬之辭人有言謂崇侯
虎之譖言也蓋當有攸往然後知譖者

六二明夷夷于左股用拯馬壯吉

此爲明夷之泰離變乾故言馬壯位以坤兼震巽震爲左巽爲股以坤爲臣言之股肱皆臣之目茲舍肱言股者股所以行自君子于行言也然則股而言左當指文王從行之大臣如散宜

生閎夭之屬拯諸主憂臣辱之義文王夷而散閎有不與之俱夷者乎唯散閎俱夷乃不得已而用文馬獻紂之計以拯文王之馬壯至囚脫而文得安泰吉孰大于是事見史記周本紀

九三明夷于南狩得其大首不可疾貞

此爲明夷之復離明變震怒是起師伐崇報復明夷之仇怨崇國在岐周南不言南伐而言南狩以崇侯名虎外有獸名內有獸心文王誅之如蒐狩之獵獸然故大首之云雖首惡之謂實虎狀然也然則大首既得明云不可疾貞曰疾過甚之意謂不可過于貞固失與喈偕行之道所以既伐于崇作邑于豐也

六四入于左腹獲明夷之心于出門庭

四位屬巽入也以坤變震爲明夷之豐謂以明夷之故伐崇作豐遂遷而之豐也坤爲腹謂六地如腹崇涵紂都東土故因坤變震而指崇爲左腹文王伐崇而入據其地是入于左腹矣于是定遷都之計出岐周之門庭而卜居于此所謂匪棘其欲事追來孝此心不已大有獲乎故曰獲明夷之心于出門庭見非明夷將并无此心所以深罪崇侯自開其釁也

六五箕子之明夷利貞

箕子紂之父師五位屬乾父也以坤變坎師也此爲明夷之既

濟唯內難而能正其志者以之故特舉箕子而言其所利在貞非謂于難有濟謂于志有濟也

上六不明晦初登于天後入于地

上屬天道以坤變艮爲明夷之賁賁无色也无色晦也故曰不明晦謂日落山漸由不明以至晦也其明也登于天其晦也入于地日象有然紂事亦然蓋紂之初以聰明才辨之資得微箕比干諸賢爲輔又以文王爲三公明何如也豈非登于天乎迨其後聽小人之言而文王害矣由是而微箕諸賢害而殷地失其二矣雖且需後而首已懸矣晦何如也豈非入于地乎非失

則何至于此悲夫

論曰吾觀日之西没東出而知明之必有夷時也天以陰陽迭運日即以明晦迭行明豈以夷而息哉唯其不息斯其夷也非特无損于明亦且善全其明蓋天下惟知此意者然後可以无入不自得云

此卦離承前而以巽易坤故巽與離合亦巽與兌錯其以離而互離賁以離而入離也其斯爲烟火萬家歟顧兩離間有坎夫婦見矣坎爲互而入乾父子又見矣顧安所得兄兄弟弟也竊

嘗反復觀之乃知此卦本乾震錯巽早得震爲夫坎即得震爲兄矣又艮亦與乾錯兌得與爲耦合坎離而三耦皆成震坎又得艮爲弟矣蓋自咸恒明少長得耦歷遯壯而少男長男合乎乾歷晉夷而二中得耦合乎坤至此而三男三女耦皆成六子之克家宜已久也是豈得局巽離以言象謂二女遂足括家人之全也哉

家人利女貞

傷于外者必反其家故受之以家人謂文王脫四而歸有以立政于家也女指后妃即詩纘女維莘長子維行之義女貞言后妃之德即詩窈窕淑女君子好逑之義蓋巽女也風也離文明也南也離互離二南也離入離文以文明之德化行二南也二南之詩言文王爲君止仁爲臣止敬得后妃爲之助其風自北而南以漸及于天下是女貞之所由利也匡氏曰妃匹之際生民之始萬化之原后夫人之德不侔乎天地則無以奉神靈之統而理萬物之宜自上世以來三代興廢未有不由此者也正與此義相發明

初九閑有家悔亡

此爲家人之漸艮位離變艮艮爲門闕有不出位之思故言閑

能閑之于先自不至悔之于後此悔之所以亡也顧不曰閑其家而曰閑有家是謂文自閑其家而出身加民發邇見遠以漸而閑及天下之家讀二南及大雅思齊篇可得其概矣

六二无攸遂在中饋貞吉

坤位離變乾爲家人之小畜謂文王之家人其所爲小畜者如此此其在家人中分屬柔小職當畜養光大故他无所遂只在中調水火以烹飪飲食出饋于外而已蓋無非無儀唯酒食是議乃婦道之正周之家法自文已然斷以貞吉所以異于牝雞司晨也

九三家人嗃嗃悔厲吉婦子嘻嘻終吝

震位離變震爲家人之益謂文王之于家人以此相爲益也以文王平日告戒家人之語繫爲辭蓋震以恐致福故家人嗃嗃則雖悔且厲猶吉以其有益也若婦子嘻嘻終必有吝以其非爲益也嗃嗃嚴酷貌悔厲心病也自互坎言嘻嘻卽左傳譆譆之義與嗃嗃相反蓋和樂聲自離火言也

六四富家大吉

巽主居巽位迭見利三倍富也變乾爲家人之同人故云富家大吉蓋謂文王巽順事紂得以振其乾綱始能以美利利天下

本一家之富與天下之人同之是謂大同吉孰大焉

九五王假有家勿恤吉

此爲家人之賁以巽變艮艮爲門闕是有家而自乾位得來是王假有家王謂紂假至也文爲紂之三公有家于王城紂來假焉固其宜也玆巳反家亦復如此殆因西巡之便爲此以示賁于邱園之意蓋其時文方隨紂紂以文賢而親之非有他意故以勿恤爲辭而得其吉也

上九有孚威如終吉

此爲家人之既濟以巽變坎坎水不失信故有孚水安得威風壯之也有威可畏教自成于家而有濟于國與天下所以終吉左傳載衛北宮佗論威儀而及文王之德正此謂也

論曰人道以仁義而立婦人知有仁不知有義不明也巽遜也義也離明也智也始以閑終以威閑以威行皆禮之施也義在其中矣一言以蔽之曰嚴嚴以爲閑後可无悔嚴以示威先必有孚孚者信也信義立而仁在其中矣非智者烏足以語此

䷥

此與前卦反易其重離之間離更入離以及坎入乾中亦猶是也惟巽易爲兑則長女之權歸諸少家道之乖多由此豈細故

哉竊又叅錯觀之知此卦以艮乾交錯而成象是蓋乾父惑于嬖妾舍主器而寵愛少子致中子亦從中擾之但見甲冑與戈兵與接爲搆也其仍互既未濟則正如荀息承晉獻託孤之命對以其濟不濟者也然則睽將无長子乎何不不見震曰此又從无妄參來安得无震特震爲乾所隔絕有而若无所謂災也夫有長子而災之使无則帥師之權不得不外屬此弓矢之錫所由方伯特尊歟

睽小事吉

家道窮必乖故受之以睽睽者乖也卦爲弧矢之利所由取卽

謂文王方伯之柄所由操其威如不但在家人巳也業巳由家國而及天下豈徒遠畧之是勤蓋弧矢之利不宜輕舉操其柄者若遽曰能行大事安知天下之必順應乎故文王于此但爲小事則吉耳

初九悔亡喪馬勿逐自復見惡人无咎

此以兌澤變坎容謂文有澤及民反爲讒人所陷至與紂睽所謂睽之未濟也在文王被囚本屬無辜故悔亡喪馬者因乾錯爲言卽謂散閎獻馬之事其後紂釋文王而賜弓矢是勿逐自復也惡人謂費仲散閎所因以獻馬與地者史載仲喜諛好利

是助紂爲虐之人故曰惡見之而爲我用何咎之有所謂巽以行權者此也

九二遇主于巷无咎

此以兌見變震起爲睽之噬嗑噬嗑合也用獄而亨利者也文未因獄之時與紂仁暴殊施未見其有合及因脫而弓矢賜紂變陷文之意而悅文使文得起而威天下是文至此方得遇其主也里巷地相因曰于巷殆卽羑里之别稱歟蓋自是紂始无所咎于文矣

六三見輿曳其牛掣其人天且劓无初有終

震位兼天道之乾兌有動于夬決意適値以兌變乾爲睽之大有是謂文以弧矢出征大有所獲而歸也然則可援詩皇矣及左傳所載伐崇事釋之蓋輿曳牛掣是俘馘因係撓敗歸降之狀其人天且劓是執訊獲醜之狀至于无初云者殆所謂文王伐崇三旬不降者是也有終云者殆所謂修教復伐因壘而降是也

九四睽孤遇元夫交孚无咎

睽至此由內及外勢漸孤矣幸離初互坎中是得其偶變艮爲睽之損則能損去睽孤而爲不孤蓋指文王遇太公也太公以

窮困之釣叟來自東方故稱元夫抑以其爲國元勳也史載太公有聞西伯賢之語文王亦有望子久矣之言是其交孚處以文之盛德得太公之謀爲輔從此威行天下何向不濟故无咎

六五悔亡厥宗噬膚往何咎

睽至此所處愈尊所司愈遠恩難遍施矣茲以離變乾爲睽之履則有履之惟周者故從後溯前悔舉可亡所恃者厥宗有噬膚之慶也蓋以乾位變乾爻宗也以乾金合兌金亦不得謂非宗是殆言文王得召公也召公爲黃帝之後系屬姬宗請召南一篇見文自專征伐以來得召公巡行所屬敷布政教聽斷獄

訟其恩澤浹洽于民若噬膚然有不啻文王親履其境而安撫
之者攸往在在見功何咎之有

上九睽孤見豕負塗載鬼一車先張之弧後說之弧匪寇婚媾往
遇雨則吉

睽至此而極勢愈見孤矣以離變震爲睽之歸妹睽有寇之疑
而歸妹則婚媾也夫豕與鬼安能爲寇又誰與爲婚乃知豕謂
豕韋塗謂三塗鬼卽鬼方之人高宗克鬼方至紂時內奰覃及
以至復叛未濟之象言震伐有賞是其事也茲與豕負塗並言
者蓋豕韋氏之國在殷索三塗之下其君唐堯後爲殷霸殆與

周世爲婚媾時或有與于鬼方之役如所稱伐鬼方之震或卽
其人未可知也緣其近與紂比有睽于周至周有二彼自覺難
抗始求親附如舊婚媾故此爻言見有豕韋之國向負三塗之
險不服于周者茲來求婚乃車載鬼方之俘馘欲并求賞形迹
有疑于寇如春秋時楚圍娶鄭將以衆逆是先張之弧于婚媾
寓寇意既而卸鄭有備請垂櫜入是後說之弧始見匪寇而婚
媾也往遇雨云者謂其人至周攸往咸亨遭遇膏雨不特郊勞
王嚌晌禮極優渥已也則得意以去自此不復生心何吉如之
論曰睽爲弧矢所自取以弧矢威天下先王所不得已也故雖
惡人尙不欲遽以是加之況无辜乎蓋馬牛車輿人主惜之何
論其人其人天且劓人主矜之何忍加以弧矢烏虖此以言乎
元德之用大矣安得天下之元夫而與之語此

䷦

此變蓋前卦之畫而與之爲對蓋前二卦皆以離互離且離入
離中此與後卦皆以坎互坎且坎入坎中也就四象審之艮爲
主家道之睽所由起也坎體窞而用勞與艮爲難而離介居兩
坎間力弱无能濟所以釀成其難耳要之此以坤兌交錯而成
象坤以三上錯得艮剝也兌以初下錯得坎困也

蹇利西南不利東北利見大人貞吉

乖必有難故受之以蹇蹇者難也謂天下所以需睽之弧矢者
以天下有蹇難也就殷末言蹇西南輕東北重故諸侯之利者
在西南不利者在東北茲則无論西南與東北總以見大人爲
利而尤必以貞者爲吉蓋文王以坎勞輔艮主來之坎坎紂既
以弧矢付之則天下事惟文王是問文本坤道長兌方西南得
朋東北喪朋安貞吉諸侯亦從同所謂順天者存逆天者亡也

初六往蹇來譽

當殷之末東北諸侯助紂爲虐蹇難以作大彭豕韋諸國隨風

而廓文亦何敢輒往惟此際得爲方伯責不容辭爰始往焉以治其蹇是往非徒往也玆以艮位得艮初變離爲蹇之既濟謂于蹇有濟故言往赴于蹇雖犯難行而其來則有與與揚厲離火蓋孔邇之歌所自來耳

六二王臣蹇蹇匪躬之故

王臣表文之能爲商臣也此以坤臣之位適値艮不獲身互坎勞而變巽入爲蹇之井是惟文王之治蹇居蹇之所而于蹇有遷實屢入于中而不自已故以王臣蹇蹇爲言其申之以匪躬之故則以文之心惻在王明也

九三往蹇來反

反復也謂報復此以艮主互坎勞離明成言以濟變坤爲蹇之比有比之自內之義故言文王赴蹇自樂明作有功而人懷厚德則有來報復者蓋來舉尙虛來反則實矣

六四往蹇來連

坎初互坎離勞而得濟變兌爲蹇之咸有朋從之義故云往蹇來連連卽連諸侯之連謂咸來也蓋來反尙寡來連則衆矣

九五大蹇朋來

五以坎中居尊爲卦主乃蹇[illegible]所[illegible]以濟者也變坤爲蹇之謙是謂文雖濟蹇其小心昭事常謙退不自居功于是大國畏力小國懷德時且三分有二以服事殷是以適當大蹇而有朋來之慶不慮蹇无已時也

上六往蹇來碩吉利見大人

坎末屬蹇極蹇將解矣變巽爲蹇之漸漸進也謂世之蹇雖漸有進文之治蹇犯難而行亦漸加進卽諸侯感慕文王治蹇之功德奔走偕來亦漸與俱進于是乎向以來連見爲多玆以來碩見爲大既云吉矣尤必終之以利見大人也謹按文王之勤至不遑暇食諸侯求見豈得无需惟時來者望葵之忱以見而

爲得艾必有急切不肯稍待者經繫利見之辭于來碩下足令人想見此情已

論曰經言往來多矣然未有多于此一卦者豈非以急難之故乎我往急人人來報我常情也我且不憚夫往之煩而不往人豈得辭夫來之遠而不來乎然則往屈來信傳爲咸四贊似于此亦宜云特此不言相感則不言利生然而利固在也

圖

蠱與前卦反易象皆仍前惟艮易爲震是以元善爲外主與坎勞之爲內主者相資未濟之事終于既濟蓋卽所以濟蹇也要

之坤與巽交錯巽以三上錯得坎井也坤以初下錯得震復也

解利西南无所往其來復吉有攸往夙吉

物不可以終難故受之以解解者緩也卦原與蹇相濟故多本前卦爲辭利西南者因坤錯也不言東北者象无艮也往來與前卦爻辭之往來同義復坤得震之謂夙義與豫同又震坤之謂也前卦言來本于往此則往來分言若曰惟无所往則止有來可言占其來亦復吉若有攸往其占之吉有成之于夙者焉意豨歸重于往正言文王得志行乎中國也

初六无咎

坎以剛畫爲主君子之道也爲勞卦柔畫爲民小人之道也爲狐爲鳥此卦本以內坎兼重坎二剛爲君子四柔爲小人其上爻柔而亢悖故爲隼隼者鳥之饑伏飽揚者也其下三柔爻爲狐狐者獸之懷疑奸險者也此爻爲三狐之一以坎險變兌說爲解之歸妹是謂文王欲解國難有與爲婚媾而歸妹者焉蓋與國締交惟聯婚爲可恃春秋時齊景女吳君子稱之至漢唐和議尤多是舉豈以文王盛德而无之乎文王處殷末亂觀女附一切包羞之事皆爲之若其以婚媾戢干戈原不妨仁害義又何憚而不爲乎第經未申明其事今无從考然既曰无咎可想見其息事寧民保全者大是不失爲典禮云

九二田獲三狐得黃矢貞吉

自此至四互離離罔施坤土上田也而此與四俱剛爲內坎與重坎之主以一互離涉三坎之主主得民自從故云田獲三狐坎變坤黃也坎弓互離兵矢也爲解之豫豫利行師師出有功乃賜弓矢今觀黃矢之得知所獲三狐乃懷疑之叛國時所極難孚者文王因出事出師不煩血刃羅致三邦歸之于紂紂賜以黃矢何豫如之占曰貞吉蓋未折一矢而反得賜矢是以貞德而獲吉智以行仁故也

六三負且乘致寇至貞吝

此爲解之恒亦三狐之一兩涉內坎互坎之間上負陽而下乘剛欺天竊位如狐登榻坐令人怪憤難容故因坎盜變巽人而表其寇所由致乃文王于此不特不罪其懷疑以一矢相加遺且憫其祓冠仍遵方伯恒道爲之解紛使得貞守其邦對我當自羞吝其樂爲我獲寧顧問哉

九四解而拇朋至斯孚

而汝拇甲也說見咸初此爲解之師師必披甲絲震足變坤文故以拇言甲曰解而拇卽其言解甲也解甲不用純乎耀德

故友邦至止斯必相孚爲其同德故孚之速如此

六五君子維有解吉有孚于小人

維者罔之四維援二之田爲吉也至此已出互離外則維合解矣蓋此亦三狐之一以震變兌爲解之困艮由紂冀動多毀折以致財盡民勞自受其困幸西伯布化四方是維始猶狐疑不進茲則已入維中正恐糾纏太急困未盡紓豈知大德有容不恃不恃弧矢爲威且不爲入笠又招之事故于此繫之辭曰緣于君子之法維有所寬解其爲吉也雖在小人亦有所感懷而孚焉者蓋自是所孚愈廣不獨朋至矣

上六公用射隼于高墉之上獲之无不利

此爲解之未濟謂物之悖逆非解之所能濟是方伯之弧矢不得不用之時也離當鳥而自震當變坎故言隼隼鷙鳥鶚類是爲叢敺爵之屬上位高不待言此特言高墉之上本有爰逼之形所謂崇墉屹屹是也隼集而據焉大有窺伺貪噬之意文王怪之因筮得此爻用所得之黃矢射以獲之占曰无不利見隼本悖逆之物射之則悖解是別爲一解非不用弧矢之解也

論曰方伯以弧矢威天下而所解夫蹇難者不用弧矢此文王之所以爲文也豈庖丁解牛所可類觀然庖丁解牛之說其義亦精若彼依乎天理因其固然云云固吾道之要言文王之所不能外者也又豈容以他說少之故著于此

圖䷨

此卦二三五畫承前震也其餘則變不有見爲離者乎蓋似承前卦之外震實則暗承前兩卦重坎間之互離而以介乎頤與中孚者爲大離也茲以初二合上觀之本乾象而以三四五之坤象入其中是乾爲坤所破故畫與咸反對其中无夬履音姤諸休但有歸隨頤剝諸咎此所以不得與咸並觀也惟是錯綜觀之有復臨益蒙各得其又類有可觀矣要之咸爲山澤此亦非不猶是山與澤設天地間無山澤則二氣不通无以育物故

有澤以爲天道之陰卽有山以爲地道之剛其體則乾天損一畫以益加坤地之上遂爲艮山坤地損一畫以益加乾天之上遂爲兌澤是山澤兩象之合由天地各損下益上以成之也蓋艮山本坤地之體以與天接故二畫坤體一畫乾體兌澤本乾天之體以與地接故二畫乾體一畫坤體二象合而互震坤見生氣由澤入地以通于山是地上有山高聳自其託體于澤觀之皆空空洞洞受氣以出雲雨與泉流也下空洞而上始得高聳空洞非損乎高聳非益乎學者諦觀斯象而有得焉庶識盈

虛之理耳

損

損有孚元吉无咎可貞利有攸往曷之用二簋可用享

緩必有所失故受之以損謂文王因解緩之故不得已爲損下益上也爲卦內兌外艮是文帥在內之西人外事東北之尊上其精誠之氣上克有孚于紂而得其元吉于是紂无所咎于文文自可貞所事于紂其利有攸往也文旣不辭其煩紂亦不侈爲具其爲享曷之用乎二簋可用享矣蓋至此其君臣相孚无閒并樽酒亦可不設紂不謂棄禮文不謂簡賢直形迹兩忘矣

初九巳事遄往无咎酌損之

此以兌變坎爲損之蒙謂文王以西伯而賢勞當損下時能以我求童蒙而益上其有事于四方也若已成其事則必遄往至于王所以復聽令示无辭勞之意紂是以无所咎于文也至由此而益上雖不能无所損要以蒙泉雜著豈容挹注繁多欲以損之亦曰酌之而已耳

九二利貞征凶弗損益之

此以兌變震爲損之頤謂以西伯之仁愛變易東土之凶殘能于損下時講頤養在有道養晧晦之妙用故利貞不宜用大介而東征故云征凶蓋于此欲爲其主當惟以貞祥懷保誠和萬民使如爔之王室不至速燼直不啻如齒之合牙于已弗損于上則益矣此蓋惠而不費之義也

六三三人行則損一人一人行則得其友

此以兌變乾爲損之大畜謂文王以西伯爲三分有二之君當損下時能大畜天下也三本仁位又互震中故于人言行內乾三爻三人也以其一益坤上則損一人矣然自一人旣損而上行爻則與四五合成坤象是得其友矣蓋謂文王當爲三公時在三人行列獨損已以益上畜止紂之淫邪至于用享天子以一人爲天下伯復大其畜以獨行于方國中則凡諸國皆屬友邦而所得愈大矣

六四損其疾使遄有喜无咎

疾惡也如論語疾之巳甚之疾蓋崇侯不仁讒害文王文所疾惡者也玆以艮變離爲損之睽謂當損下時文以弧矢之威損去素所疾之崇侯也使遄有喜者受命有功聿追來孝也其曰无咎誠以告在崇侯文實无咎故紂亦終无所咎于文也

六五或益之十朋之龜弗克違元吉

此以艮變巽爲損之中孚謂文王當損疾時喜其有中心相孚信之處于是人謀旣洽爰契我龜焉故云或益之十朋之龜蓋

雖以中虛爲龜而中孚倍之豈非十朋之龜乎弗克違者殆卽龜從之謂人旣喜而又益之以龜從此其所以元吉也卒之類禡致附而無侮伐肆絕忽而無拂是其驗矣

上九弗損益之无咎貞吉利有攸往得臣无家

卦本損下乾以益上坤惟上與三相錯易是上與三應其取益于三者有加焉以艮變坤爲損之臨謂文王損疾時有臨城之事雖其城爲我得我正无事經理之當其因壘旣云無侮無拂何至有損迄今登陴猶是言言屹屹又何容益之惟以弗損之者因其固然則所以益之者卽在此蓋仍舊不改事不煩而民

不擾在人旣不以我之此臨爲有咎在我則臨此以有守可卜其貞吉臨此以有爲可卜利有攸往得其城而臨之并得其人而臣之其人樂爲我得如脫虎口歸慈母惟我是歸更无家足歸則我欲奠家何不就此以爲家庶幾合新舊疆共成大家也

論曰吾觀艮兌之託體乾坤而知咸似否而損似泰也何乃辭之繫則咸似泰而損似否乎豈非內陽外陰咸與泰類內柔外剛損與否類乎嗟夫年光荏苒不轉瞬而已至于衰人无如何也奈何必多爲所損而速之玩占者吾願其當所咸卽思所損也庶幾愼不害卽遄有喜夫

此卦與恒爲對亦是坤入乾中然爻畫與前卦反易則震旣入內爲主巽已出外爲奴而中互坤艮雖見爲剝仍見爲復是謂頤以養正耳

益利有攸往利涉大川

損而不已必益故受之以益謂文王損下益上之旣久然後能爲衆請命得以益下愈以宏其怙冒也怙冒愈宏斯朋來愈衆由是有攸往以從諸侯之事固利由是涉大川以從王事亦无不利益之爲用蓋可忽乎哉

初九利用爲大作元吉无咎

震居艮而變坤爲益之觀是謂文王之益下至此始能植一基下基址副民觀瞻也蓋爻屬震主可以爲所欲爲故利用爲大作作起也卽震起也之義由震言作有不大焉者乎殆指作邑于豐言也元吉无咎者言必體坤元以厚下使事事叶吉庶幾能綱紀四方不罹于咎耳

六二或益之十朋之龜弗克違永貞吉王用享于帝吉

此以震變兌爲益之中孚與損之中孚同故其言或益之十朋之龜弗克違无異辭所異者此不言元吉而言永貞殆以損五

君位緣承損疾而卜伐祟宜言元吉益二臣位緣承大作而卜宅豐宜言永貞歟然則何以云王用享于帝蓋紂嘗卜得此爻用享于帝是占之吉者臨以上帝則王亦臣位二當王則五當帝矣

六三益之用凶事无咎有孚中行告公用圭

三本天道茲以震值震位是木上加木變離復互離是火上加火爲益之家人是家人將以積木生積火天災之兆告徵也益之用凶事承前益之十朋之龜爲言謂所益之龜時用占火災之凶事也无咎謂无其咎而有其徵猶可禳也中行龜板正中

處史于此定墨君于此定體者也有孚中行謂龜有以示兆信于中行告公用圭謂龜兆告公宜用圭以禳之按禳火用圭古有其事如鄭裨竈告子產用瓘斝玉瓚之類是也

六四中行告公從利用爲依遷國

巽變乾爲益之无妄无妄災也故承用圭之言而變之謂龜兆之見于中行所告公從者非但用圭乃利用爲依遷國殆郎鄭昰析國遷其可之意以國遷則災可免蓋指文王之遷豐也

九五有孚惠心勿問元吉有孚惠我德

乾位巽變艮爲益之頤謂文王益下在豐其所爲頤養者如此蓋巽居乾本以方位相對爲有孚而巽變艮更以利洽艮思爲惠心矣惠順也惠而洽心惠已深極維時雖有十朋之龜在可占問吉凶而民心浹洽民利用遷可勿問而知其元吉所以然者以有孚惠心非順我私心乃順我德心也詩曰匪棘其欲聿追來孝正此義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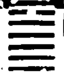
上九莫益之或擊之立心勿恒凶

兌位巽變坎爲益之屯謂巽入轉坎窞致令益下成終有不免于屯者焉蓋向者膏雨施而十朋益是文自利涉大川以來王有德心矣不謂王有孚惠心而後王且有忌心焉莫克推廣錫

命之恩以龜益之使告吉或且陰使虐民之羣以寇擊之使受災夫非猶是王也哉始之立心何其明既焉立心何其恐而頤勿恒若是也斷以爲凶何凶如之紂能自受之文不能坐視之吁難乎其爲文矣

論曰雷風相薄有兩相持意胡云恒又云益惟恒久所以益盛耳凡事皆然況天下國家乎

圖



此卦惟初五兩畫承前其餘皆變所以變坤使爲乾也前兩卦以一坤破乾此卦則以三乾決坤故在爻以五剛逐一柔有決

然必去之勢乃每歲辰月之卦也蓋天氣自澤中出發生所由盛然以其似大壯亦謂之大兌

夬揚于王庭孚號有厲告自邑不利卽戎利有攸往

益而不已必決故受之以夬夬者決也一柔在五剛上不決去其柔五剛皆无以行其志蓋殷之末世紂事之不可爲有如此文王爲紂三公嘗欲與三仁四友共去紂之柔牽故云揚于王庭孚號有厲至受讒被囚之後始知王庭不可爲祇宜反自國邑而以所孚號者告之邑人當時必有起征誅之議者文王筮得此卦占其不利在卽戎所利在攸往故雖歸岐周猶必往而

從王事焉

初九壯于前趾往不勝爲咎

此爲夬之大過殆于王庭有厲猶未釋然者初爲趾以乾居之故取馬爲辭變爲巽高是馬之壯而不馴者其高起前趾輒欲撻人人早預防之有以禦我矣如是以往則以不勝任爲咎蓋非牝馬之貞卽有所不利也

九二惕號莫夜有戎勿恤

乾當夕而惕兹在坤位而變離是日方在地暮夜也爲夬之革則是挾戰意以合甲胄戈兵而與戎殆小人因被夬決而把異謀欲乘夜之不備以逞凶怒斯時人不及知而馬已爲之惕號誠以莫夜有戎馬以不見其羣而號人安得不以无備而恤然而占言勿恤者蓋乘夜者必怯晝至平明將自定不須君子之張皇也于此見王庭之厲已岌岌殆哉矣

九三壯于頄有凶君子夬夬獨行遇雨若濡有慍无咎

初屬乾下于馬言趾二屬乾中于馬言惕三屬乾上于馬言頄頄在首者也馬之壯在此則羈靮不能拘必罹覆轍之凶君子如文王豈若是哉決所當決以剛應柔卽以剛變柔爲夬之兌是以子獨行不染腥聞之人遇之以膏雨若爲腥

聞所濡染者雖宜有慍然亦予之以无咎蓋當夬決時而以麗澤之情從事所謂健而說決而和者斯爲獨得耳

九四臀无膚其行次且牽羊悔亡聞言不信

以兌變坎爲夬之需謂因兌見而驗坎勞于是夬中亦從其需焉蓋諸侯苦紂虐政征役不息其困憊業已體毀形傷儼若羊臀无膚倍深痛楚此而令其行遠貫不免次且在牽之者以身先之相引使前未嘗從後鞭策其臀何至以臀傷致悔故悔亡惟是目擊心酸豈不以此情入告无如言雖上聞拒不聽信是謂无可控告之苦文王其奈之何則惟曰姑徐徐當有以處也

其需之便
九五莧陸夬夬中行无咎
以兌變震爲夬之大壯謂當兌見而普震仁其聲稱有因夬而
得大壯者焉蓋文王率屬致夬比諸牽羊知師旅貫從爲三百
羣者不一隊保无騷擾沿途惟賴號令森嚴不特採樵示禁亦
且瓜李絕嫌極之陸路之旁偶然生莧猶恐若或嗜之從旁叱
之夬夬焉丁寧告誡不得相近相干惟以中道而行爲无咎此
其秋毫无犯遍佈陽春宜其通駿有聲丞哉迭亟也
上六无號終有凶

以兌變乾爲夬之乾謂當兌見而褻乾天有因夬決而喪乾元
者焉此由其暴虐奸宄卽鹿林中當夫王庭孚號莫夜惕號夜
則絕无所號一若相安于无事詎知愼厥終惟其始始既不虞
有厲終則何能无凶蓋至亢龍有悔彼助虐不祥者豈但有悔
而已哉是不待觀其所終早知其凶在夬決固當有異于尋常
之凶矣
論曰乾馬兌羊口之號不同體豈有同乎馬取其趾之健羊取
其臀之肥兹則馬以趾爲告羊以臀次且陸路之難行如此遑
計中不中哉吁中行何利中行然後見君子

此反易前卦畫近于遯亦一大巽也故象雖有三乾仍以巽爲
主而巽又以初爲主蓋五剛聽命于一柔惟舟象則然巽爲木
下半坎上半乾本舟象兹合于乾爲大巽則內卦爲舟外卦爲
舟上物是爲大舟艮由前卦言陸行宜此卦言舟行以繼之其
陸行舟行皆主諸侯言由文王率之以事紂也
姤女壯勿用取女
決必有所遇故受之以姤姤者遇也卦以一柔生五剛下連應
每歲午月蓋有剛不能无柔故決于上卽遇于下惟君子隨遇

自安亦隨遇自省有以預防于早耳曰女壯巽女而乾壯三乾
以一巽爲主乾之壯皆巽之用也惟舟中得有此體豈可以概
之天下乎故申之曰勿用取女殷末牝雞司晨女禍最烈故凡
遇巽女多戒辭如此
初六繫于金柅有攸往見凶羸豕孚蹢躅
六爻皆就舟行言諸侯見文王率以事紂之難也此則以巽變
乾爲姤之乾謂諸侯屬巽齊轉求乾利其所姤遇適得夫體乾
之大人焉是殆如舟行東洋將恐將懼西望安瀾有慶知盛德
在金業有巍然之金柅在焉固若屬所求繫得繫者也苟繫此

无他斯以貞獲吉若别求利用則攸往有凶夫獨不見巨浪狂瀾中預知風信而蹢躅者適有鸁豕二物耶然則金柅鸁豕何物曰金柅者繫舟樁也以堅木爲之金束其首而銳其末釘于彼岸以止舟者殆以喻文王也鸁今人呼白鬐物本不白而鬐則背近之形似水牛肩外骨極瘦豕即詩咏涉波之豕一曰豚在海爲海豚在江爲江豚多脂極肥當風欲起時二物輒從水中蹢躅而出若欣喜而雀躍者然今人謂之拜風以此占風信曾見江湖中鸁少豕多鸁不常出若二物並出則風必惡不可行殆以喻紂黨小人也

九二包有魚无咎不利貞

此以巽變艮爲姤之遯謂諸侯屬巽齊轉求艮止時所姤遇有止可相與爲遯者焉是殆如舟遭風暴逐隊求安未能合衆魚而成貫祇以包護偕來尚有其魚不同處附在金柅不拒繫援未嘗不相容而予之以无咎要終不能加少爲多以有魚作貫魚使得上希宮人寵所由直斷之以不利賓也

九三臀无膚其行次且厲无大咎

此以巽變坎爲姤之訟謂諸侯屬巽齊轉入坎窞時所姤遇有不能淑而相爲訟者焉是殆如舟行搶風橫遭折辱求包莫包求繫莫繫臀雖高聳不禁喪失其膚无以保護其尾梢其行遂次且而難進實爲危厲莫支惟幸金柅不遠回望可得所天于違行中有終不違之處故无大咎謹按臀當下體與足趾類宜繫諸初與四之屬地道者三屬天道何以繫臀誠以臀高于首惟舟形爲然鄙意于六爻俱主舟說以此至玩九五爻辭尤爲較著此以見藻思綺合在經文則已有然矣然則膚于舟何物曰舟重在梢梢重在舵臀是梢无疑則膚豈非舵乎舵爲舟身主宰无之不敢挂帆此次且所由致故宜與夬四義殊

九四包无魚起凶

乾居巽而變巽爲姤之巽謂諸侯欲附乾剛轉宜巽伏時所姤遇有局于頻巽而不能行權者焉是殆如舟避暴風擠臨洄轍繫既遠失金柅包又近无貫魚是惟不起斯已耳若欲起而圖利用將進退維谷虧體喪資其凶不可勝言矣維時諸侯事紂必待文王牽之者以此此其爲辭豈文王會申之爲戒令者耶

九五以杞包瓜含章有隕自天

此以乾變離爲姤之鼎謂諸侯並贊乾元轉資離麗時所姤遇有不憚夫羣凶之鼎沸者焉是殆如舟行有備官曲整齊所樹乃南山之杞材用包綿綿之瓜奚啻纍纍如貫隨時轉運右有

左宜于是所含之章盡屬來章有慶任爾波濤汹湧如沸如羹在我之章施有條不紊抑揚周折應手從心有祇見夫雲漢爲章一一自天而隕者羸豕雖蹢躅其將奈之何哉不言吉而吉莫加矣然則杞與瓜何物曰杞山木之高者舟以爲檣所以挂帆喻腹心干城維周之楨者也瓜指文王文固太王之瓜瓞也在舟爲檣索轆轤俗呼瓜葫蘆帆索亦有之大小不一包謂瓜在檣之上下四旁不啻其包之也帆積葉成章繩索貫入衆瓜葫蘆內以包轉而挂之是瓜所含者帆之章葉也若當風騰水沸宜減帆葉自上而下葉葉而減之凡有所隕无非自于天者

然此真景也文王之事適同之故繫之

上九姤其角吝无咎

此以乾變兌爲姤之大過謂諸侯合圖乾利已得兌說時所姤遇不期猶有大過不可赦者焉是殆如舟行大澤所遇既多不盡魚之可包可繫爰有是魚類而戴角者彼其野性輕戰不懼血之元黄非伐而取之不能艾安海宇故雖反之耀德初衷未能免吝然而不得已也蓋過不在文故得无咎

論曰姤者遇也人事多宜自强惟舟行則隨所遇以舟藉風行風自天發力不得而强也然行止之間人得而乘其幾人因得而安所遇可行則行可止則止豈得以有心與其間哉聖人借物指點物亦何足尤人固自宜慎蓋能慎然後能隨遇而安耳

卦畫初四五承前承巽也二三上俱變變乾爲坤也繹此乃知此卦雖內坤外兌實以初四五之巽與二三上之坤錯卽以知前卦雖內巽外乾實以初四五之巽與二三上之乾錯至觀互體前卦乾參巽不離本象此卦艮參坎見少主重賢勞巽參坤見西南歸風化其義更繁要其序則惟巽承巽坤承乾已耳蓋前卦以舟行承夬之陸行則水陸並進必有所止既于其進而

見所遇豈不于其止而見所聚也哉

萃亨王假有廟利見大人亨利貞用大牲吉利有攸往

物相遇而後聚故受之以萃萃者聚也謂文王率所姤遇之諸侯與紂相聚也爲卦內順外說有亨道焉王謂紂假至也艮爲門闕廟也巽爲進退爲入假也蓋紂无道于近臣之有家者猶或假之于先王之有廟者反不假之則在遷毀列者可知矣所謂昏棄厥肆祀弗答者此也兹于萃言假廟明是文王率諸侯與紂爲萃因啓紂假廟使已得率諸侯以助祭于是紂爲禮所廹不得不因假廟而見此入廟助祭之人利見大人者謂紂利

見文王凡諸侯之來與爲萃者其統見可知故亨文本以敬止事紂茲助祭于廟敢或弛乎故利貞坤牛兌羊皆犧牲也牛之用大于羊則牛之用更得其吉艮由紂之牲牲多被攘竊此獨有大牲可用宜其吉也巽風行地兌澤通山故利有攸往謂文與諸侯往而從王无不利也總之能聚其精神可以通幽合漠无往不宜况其顯焉者乎

初六有孚不終乃亂乃萃若號一握爲笑勿恤往无咎

此以坤變震爲萃之隨是言文王于紂始萃而終隨始萃未全其萃終隨實善其隨也云有孚不終乃亂乃萃者謂文王與紂

向本相孚其不終之故則以與崇侯萃處爲譖言所亂耳若號一握爲笑者謂其在道以明于王庭偶致呼號有若震雷發聲陰霾盡散一自紂握旄鉞以授之遂設享以爲燕笑而其孚无不終矣故自是而後爲文王者勿咨嗟惻惟有事適往自可无咎耳

六二引吉无咎孚乃利用禴

坤居坤位迭主得朋變坎爲萃之困是有所牽引而爲萃者往來絡繹應接煩難殊覺其困惟致役服勞所引皆吉人可以免咎殆卽左傳所云文王帥商之叛國以事紂者是也坎不失信孚也禴春祭名薄也衆志我孚自爲我用既可引之入王朝實用大牲何不可引之至吾邦駿奔禴祭所謂西鄰之禴祭實受其福已預見于此

六三萃如嗟如无攸利往无咎小吝

以坤變艮爲萃之咸是文率諸侯與紂爲萃而諸侯咸從焉適當紂以牝雞司晨淫酗肆虐概不以禮相賓諸侯知其將亡惟相與嗟如焉固无所利而樂爲此萃也然紂雖不君諸侯不可以不臣故必往以循侯度然後无咎特朝王而未荷寵未免有小吝耳

九四大吉无咎

萃至此而近尊適以兌變坎而之比實能外比之矣无如紂以酒色自困由漸而剝威福皆不可知文與諸侯之懼不愈多乎茲云然者若曰縱獲大吉亦不過无咎而已甚言咎之難免所以見服事之爲至德也

九五萃有位无咎匪孚元永貞悔亡

萃至此而諸侯已離心矣以兌變震而之豫則不特與爲萃且卽與爲豫此无他紂雖无道天命未改其有位之尊固文與諸侯所當與爲萃者惟與爲萃始自反无咎而豫在其中矣若是

者非謂紂有孚信使人感戴而然亶由文王元德長人欲永貞
方伯率屬之臣節至于臣節克盡斯後日之悔可自此亡終不
失爲豫耳

上六齎咨涕洟无咎

齎咨乾加諸涕洟濕緣兌變乾爲萃之否是紂惡不悛諸侯莫
與爲萃雖文王亦不復能率之則已成其爲獨夫而夬決之者
將至矣觀紂之復祖伊者曰嗚呼我生不有命在天其亦自知
罔吉而大不安矣兹以齎咨涕洟爲辭正見紂之不安處其曰
无咎卽言无所歸咎所謂乃罪多參在上乃能責命于天是也

論曰松栢之下其草不殖恐親之前其子不存夫惟澤地乃有
萃耳雖然人所羣萃奸必乘之此淵藪所由成也故利少而告
多惟君子知所戒始不罹于咎吁非智者其能虞所不虞而克
善所儲乎

晝雖與前卦反易然以内坤爲外坤外兌爲内巽則與巽坤互
錯之象相伴且互體震參坎兌參坤亦與前卦互體不遠所以
其義正相承也要之前卦似否而非否此卦似泰不齊泰以其
有澤氣上于地得復得臨幾幾乎有泰之意特乾象失其初德

不全耳

升元亨用見大人勿恤南征吉

聚而上者謂之升故受之以升爲卦以巽爲主亶由萃承姤以
巽此承萃仍以巽也萃王上而不安于上則自知獨夫難立爰
求助于下以代其勞于是有自下而升得行上事者蓋向也元
永貞此時元則亨矣夫齎咨涕洟紂已憂恤之至兹升文王而
付以重任因筮得此卦用以見之當其未見必有弗克見之虞
亦既見止適愜心懷又何恤焉于時南方不靖命之徂征固知
戰必勝攻必取而動獲其吉也謹按巽東南坤西南合之得正

南又此卦似小過有大坎象以水濟火必不相射故南征吉以
西伯而南征本符升義卽此可見化行南國皆奉命而然非文
王有私于南土也

初六允升大吉

允信也誠也巽變乾爲升之泰是謂紂不安上因誠信文王而
升用之乃得其安泰故云允升大吉文吉而紂亦吉也

九二孚乃利用禴无咎

國之大事在祀與戎文當允升後紂命南征宜可以卽行者兹
以巽變艮爲升之謙于止知止聊爲退遜以明謙故云孚乃利

用禴是謙于卽戎姑託于歸祀本人情之所有紂嘗信之不疑如此庶可无專擅之咎于後日免讒謗也

九三升虛邑

三居巽上南征之命已三申矣變坎爲升之師是勞不可辭師自此出曰升虛邑者謂文王自伐崇而後四方無侮無拂故此次南征敵人望風歸順師升其邑若虛无人焉者然蓋不待言吉而吉已莫大矣

六四王用亨于岐山吉无咎

以坤變震爲升之恒謂文王以坤元之德建升邑之功紂爲所

震動而舉恒禮以膺之故于西巡之日特至岐山亨諸侯以旌獎文王文得寵榮可謂吉矣然非有所要結使然何咎焉蓋按禹貢荆岐既旅可知岐爲天下名山實天子巡狩所當祭者故祭畢用亨諸侯于此亦恒事也惟紂此舉借恒事以賞有功是殆其未安之心所迫而出之者歟

六五貞吉升階

地中水層遞而下井中水層遞而上玆以坤變坎爲升之井其爲層遞而上明矣故云貞吉升階謂文王之元德永貞無往不吉其自舊邦層遞而上升爲方伯也如升階然孰能量其所至哉謹按諸侯至王朝其尊卑之位以階分公侯不與子男同階則公侯升矣方伯不與公侯同階則方伯又升矣孰升之紂升之也于是文王乃大得志矣

上六冥升利于不息之貞

冥者不識不知之謂此以坤變艮爲升之蠱是謂紂既誠信文王凡諸侯之事一以委之得遂其蠱惑之心志甑以不知不識者聽命于天文王既受紂之委任凡諸侯之事義不容辭遂至務于靡盬而不遑惟以不識不知者順帝之則故云冥升利于不息之貞誠以有息則消原難中立永貞之吉固宜其不息耳

論曰巽爲進退可進而又可退惟合坤焉乃曰升升蓋可進而不可退者也在亢龍知進不知退在君子則見可而進以退爲進蓋王以退爲進而見可而進之妙用无窮矣非天下之至精其孰能與于此

此卦初二上畫仍前坎也三四五皆變是以巽易震而破坎也雖坎仍得其爲坎然自巽入而離隨兌全得其類于是陰有三體陽僅一坎宜其剛爲柔所包又爲柔所截三有兩失位莫克遂其志也蓋乾截爲一固失其爲乾坤截爲三更不成爲坤然

則非知命之君子烏足以處此
困亨貞大人吉无咎有言不信
升而不已必困故受之以困蓋自勞而升者宜息不息則必困困仍不息則必亨理之常也貞大人吉指文王謂元永貞之大人吉也有言不信者紂責命于天不信臣下奔告之言遂致天下相率叛紂不信文王服事之言文王事紂之心于是乎困矣
初六臀困于株木入于幽谷三歲不覿
艮位坎變兌爲困之兌是西方諸侯以貨力事紂極其困憊不得已而脫逃有如此蓋臀後置橫木惟平地任載之車駕以牛

者爲然西土號陸海出產固多然至誅求无藝奔馳不息牛尙不堪其困而况于人乎是以處平地之人畏徭役不敢居故遷逃入山谷且擇幽暗之處官吏所不及拘者而匿焉至于三歲已屆考績之期其人不可得而覿則諸侯之以輸重至者寡矣
九二困于酒食朱紱方來利用亨祀征凶无咎
坎主互離而變坤爲困之萃是文當民困時獨與紂爲萃故紂樂有此萃厚其燕饗至使文爲酒食所困而西南諸侯之素服于文者因文王亦從而至于是見朱紱之方來文遂準常時之萃必假廟引紂當道諷以用享祀爲利征伐爲凶庶幾无咎耳

六三困于石據于蒺藜入于其宮不見其妻凶
坎末互巽而變巽體爲巽木乘坎水又加巽風相助舟行之利也此殆東南諸侯會與于紂黨當困時而猶修貢職乃適値震位爲困之大過是舟行澤中過于乘風忘夫滅木忽至其處而有若震雷之聲起焉方知觸石而破其舟豈非困于石乎夫有石可觸必其水淺岸臨姑且舍舟一據以舒其困不謂坎體爲蒺藜適據蒺藜之上而受其刺于是舟破而身受刺外傷而難反家雖幸互離向明暫有其宮之可倚然宮自離得旋亦變乾安有其妻之相慰于是更有入于其宮不見其妻之占凶何如

乎此必其助虐罪盈天降之罰不令達于王所而東南之以舟至者少矣
九四來徐徐困于金車吝有終
巽位得兌金變坎爲困之坎坎爲輪輿爲心病殆北方諸侯當困時而朝紂北人乘車與南人乘舟有異況紂之政教不修竊攘充斥陸行尤極艱辛故其來徐徐緩用巽柔車以金稱必其多載金帛沿途受困賴賄以免其爲吝當不堪言矣幸其措備有方終達王所故云有終蓋王是北方之車亦少至焉
九五劓刖困于赤紱乃徐有說利用祭祀

兌居乾而變震爲困之解殆指東方諸侯之坐獄王庭者劓刖鼻刖斷足細民之刑也赤紱卽朱紱諸侯之服也乃紂之无道竟以劓刖之刑困及于赤紱之服宜諸侯之離心幸文方隨紂可以進言解釋乃使諸侯得徐有說旋且復其爵秩與九二方來之講一同祠祀故云利用祭祀

上六困于葛藟于臲卼曰動悔有悔征吉

以兌變乾爲困之訟殆西北諸侯之坐訟王庭者紂淫酗是沈不速聽斷以致受困于此葛藟滋蔓難除健訟之辭似之所謂辭有枝葉是也人困于此心愈不平故于臲卼難安之時亦自

訟曰動失其時徒貽後悔茲以有悔能反而征必得其吉何至坐困于此爲紂黨所虐甚至是而諸侯之獄訟不復之紂矣

論曰此卦一男爲三女所制宜其困矣然君子之于世知幾其神順天休命自能易危爲安轉禍爲福豈有失其所亨而遂終于困也者然則朱紱與木石同困究竟何如也於戲以此言亨欲其不失難哉

圖

書

經笥質疑易義原則卷之四

周易下經下

張瓚昭撰

猶是一男三女之卦一經反易則坎居外體尊以爲卦主能包巽離兌固巽離兌所共戴焉以託其庇者蓋坎水能養萬物得巽離兌爲之用故其養不窮抑由體屬乾坤參錯內卦得乾體多可以泰卦類觀也

井改邑不改井无喪无得往來井井汔至亦未繘井羸其瓶凶

困于上者必反下故受之以井爲卦內巽外坎與困反易坎水

自下而上爲井之出水故名井誠以井爲養生之世業德之地也故言鄉里者亦曰鄉井在文王當困時无可憑藉惟自反而求諸德之地不失爲世德作求斯其業隆矣古者井與市俱以取汲之人常聚井上可以貿易故井之傍有市市之聚成邑改邑不改井云云者蓋謂殷周易姓之際殷邑爲墟周邑丕建而井養如故殷喪其師井不見喪是爲无喪周得其衆井不見得是爲无得但見往者自過來者自續各全其養莫不各井其井至于汔至亦未繘井而羸其瓶猶夫掘井九仞而不及泉則功敗于垂成豈不凶乎此乃周公因憂患而設此危辭亦鳴鵠貽

王之意爾

初六井泥不食舊井无禽

泥者刑揚之土寀邇文王鄉井故化行先焉初爲巽主爲井之底變乾則井乾矣爲井之需謂需有水時然後可汲若此時則井乾及底在厥土塗泥者底徒有泥不堪食不食則舊舊則无禽有養之名无養之實幾不成其爲井也是殆言南國未並受福其方國內亦虛无人焉无爲井利亦无爲井害專待文王之修之而汲之也

九二井谷射鮒甕敝漏

谷者山之中雍州多山故地多以谷著爻下不至底上不至面是井之中猶山之谷也以巽變艮故言谷谷以概山也爲井之蹇故言射射以搆難也人搆難于山谷每盡殲焉无得逃鮒搆難于井谷每盡噬焉无與處皆蹇難之甚莫能並受福者是殆叱崇侯之不仁也故曰鮒曰甕鮒與虎音同甕與雍音同由射鮒而言甕敝漏是謂雍州之敝且漏皆崇侯用壯時害之也然則鮒何物乎曰蛙其聲聒耳常處井中白食其類行則弓其股而後鼓其掌身一往直前有如射然身一射則吞噬肆焉前則鳴聲出焉夫如是卽謂甕敝漏爲狀其聲亦似也蓋井中之聲與甕中之聲相近蛙聲不一可以甕敝漏概之嘗見蛙出水而大聲呼則坎坎似甕敝聲入水而含糊語則汩汩似甕漏聲此確鑿不誣者也謹按易辭多比喻與詩辭同隨卦闢合備會意諧聲轉注假借諸體卽此可概見讀者詳之

九三井渫不食惟我心惻可用汲王明並受其福

三居巽末是井面見風處巽爲白故言渫渫潔清意水之足供人食者變坎爲井之坎是諸侯之爲井養有勞于王室而王不錄用其人與文同功而異位文王所極不忘故曰井渫不食惟我心惻且此爻變則互兌爲震互離爲艮有頤與小過二體故

曰可用汲王明並受其福頤養必用汲小過則宜改改則內明可以恐致禍于此以王爲言當是文王脫囚爲伯巡行所屬有惻于友邦之勞並得此爻爲此繇辭周公繫易特書之讀之僉以想周之盛德云

六四井甃无咎

四歷外卦初已出井外矣以坎變兌爲井之大過謂文王之于鄉井其撫字有大過者焉如制田祿以養士庶尤課樹畜于閭閻築靈臺以望氛祲尤樂辟廱爲教化此其經畫周詳恩施浹洽直不啻修井而布以甎甃使內美淨无塵外汚隔不入凡汲

者食者皆受其福而良工之苦心庶不爲虛費矣夫誰咎乎

九五井冽寒泉食

坎主居乾寒而變坤地爲井之升是井水升至地上其甘寒尤宜人食故云井冽寒泉食蓋當如沸如羹之時小大近喪得文王之膏澤一旦臨即不啻寒泉一勺沁入心脾民始再生有望竊謂此爻之義宜與詩下泉參看下泉言浸不言食傷天下无伯此爻言食先言寒喜天下有伯且喜伯之澤洋溢于乾坤中也

上六井收勿幕有孚元吉

井至得食養人之用彰矣以坎變巽爲井之巽是勞而不居止

自畢已事而不禁後起之相因故云井收勿幕收繘具也幕井蓋也自收繘具而勿蓋以拒來者則井養不窮愈有孚于天亦其始元亨貞者至此則惟元吉而已此指文謨丕顯啓佑後人言也蓋文但不自代商豈能截後人代商之路哉

論曰吾觀卦象爲求辨義之說而知不獨變巽爲有義也若需若升若坎皆義雖大過无傷于義唯蹇乃眞不義耳而經言其物以鮮實之則鮮之爲物豈非天下不義之尤者哉吾觀鮮之自食其類以壯鑿稗以大啖小必至子然无與而後止是殘暴雖較梟獍有間抑亦梟獍之亞也今人相勸以勿食謂其不義如貪泉之不可飲斯已耳若憐其无罪而生之則豈其然哉故因井以辨義而辨之如此以待論義者擇焉

圖

此卦三五上畫承前兌也初二四皆變變離以與兌錯不徒內離外兌已也合之互巽三女猶是而坎易爲乾乾屬互體爲三女所包與咸卦之乾體同是三女皆作嬪御護衛一君正如衣革之護衛士卒必包其身也故從參錯觀之爲乾入震中又是困井後一大壯有西伯東行得志中國之象又爲巽入兌中有闓風而說自我西郊之象蓋與无妄中孚相因蒙信不蒙災以

此爲蒙之對云

書

革巳日乃孚元亨利貞悔亡

井道不可不革故受之以革謂文既當有孚元吉之後則不在拘循其故也爲卦內離外兌相息不相得有去故之義凡故之去能使人无異議者在巳然不在未然故云巳日乃孚中互乾巽故必德兼乾巽使其道元亨利貞其悔乃亡所以見改革易于滋悔爲不守舊者誡也謹按傳言湯武革命此卦似不屬文然此後十五卦多說文王事若泥于傳屬武說則後文多不可解故仍以屬文爲正

初九鞏用黃牛之革

初爲地道離則牛也故言黃牛居艮變艮艮寓剝體故言革艮山堅固故言鞏爲革之咸謂紂之虐政非无可革惟咸屬林第之私沉溺已深必不可革蓋其惑于妲已固結莫解有如鞏用黃牛之革者焉文雖有孚其奈之何哉

六二巳日乃革之征吉无咎

政未敗壞遽爲議革令或不行兹以離主互巽而變乾爲革之夬是謂紂之爲虐已久人極難堪文王至此日乃始決然革去其甚者雖有所征无不獲吉在紂亦无所咎也

九三征凶貞厲革言三就有孚

離末互乾初居震變震爲革之隨是言文王雖曾革去商之虐政猶盡臣道隨紂故于此有所征不免于凶雖守貞猶覺其厲惟舉所欲革者言之于紂紂多允之所得就者有三焉良由文之隨紂素有孚信非无因而致也謹按三就必確有三事今不可考殆必除炮烙之類

九四悔亡有孚改命吉

兌初居巽互乾與巽是爲重巽申命變坎爲革之既濟謂文王革紂虐政有濟于民也說以先民故悔亡坎不失信故有孚改紂之告命而去其奸宄商邑之事吉孰大焉

九五大人虎變未占有孚

乾位値兌變震爲革之豐謂文王革滅崇命而作邑于豐也大人即文王虎變者凡崇侯虎之舊政悉變易之于是鐘鼓辟雍追琢金玉文謨之煥何如也故云未占有孚言不待占而知其有孚于人也抑亦見凡辭皆自占得此則未占耳

上六君子豹變小人革面征凶居貞吉

以兌主變乾爲革之同人殆謂四友之類文王所賴以修和而革商之虐政者有如此此其分皆長人故稱君子豹似虎而小

虎君則豹臣也豹變云者言君子輔文伐崇作豐變易崇臣之暴虐而贊襄文治如豹變然文章可仰使小人觀而自化革其淫比之面而是訓是行羣知相征爲凶居貞爲吉遂以致道一風同不愧革命之元勳也

論曰卦之有睽而即有革也其有事于天下豈相遠哉然睽方伯之威革興王之事也觀睽繼以蹇革繼以鼎可以知其勢力之不同矣

圖

準前卦三五上畫承前之例則是巽未錯在四離初錯在三亦

非截然巽內而離外也爲觀卦彖仍是三女謨一君然一經反易則乾已轉而近內與恒卦之乾體同是三女之于君非偶焉私幸乃久覩君寢與于五日之御者所謂妾是也蓋三女者三足君身者鼎身也妾婦能養人故鼎爲屯之對有養之義焉以參錯觀之乾入艮中象周公之經營于東北者成始成終也然則鼎之既定當與山天同其大畜而且永如山之不遷乎然又爲兌入巽中則固不可不防大過之橈也

鼎元吉亨

革物者莫若鼎故受之以鼎謂周德之盛已使小人革面斯文

治之盛行將煥然新矣爲卦內巽外離有取新之義中互乾兌寓夬履二象故元吉亨蓋乾元遇兌說固吉而亨之道也

初六鼎顛趾利出否得妾以其子无咎

巽變乾爲鼎之大有謂文王以巽臣轉爲乾父其所爲鼎新有見爲大有者焉蓋鼎之趾有三與王朝之有三公相似文以西伯入爲三公如鼎之得其趾有所藉以自立矣不謂紂用舍乖方黜文而用匪人雖少陵長小加大淫破義弗顧焉是鼎顛趾矣鼎之顛趾乃反常逆事舉无所利利在傾出其中之否而已顚鼎以陳腐之潛藏爲否尚宜出之而世運以紀綱倒置爲否可不出之乎文王于此知殷末之紀綱倒置否運已成而不易傾于是有創于此業得此時去位歸國治理其家政整飭其家人惟恐有少陵長小加大淫破義之否事是以教方有訓惟子以母貴母以子貴使各從所貴而不顛躋庶幾其身家之內否一時皆出也至于世子正其儲位才子畀以攸司其餘庶孽雖未必皆用亦加惠于其母使得以有子爲妾故曰得妾以其子夫而後螽斯之咏以傳而百男之名丕著斯大有之昌運已得見于庭除矣尚何咎之有哉

九二鼎有實我仇有疾不我能卽吉

巽變艮爲鼎之旅是言文王當鼎新時其爲行旅有如此蓋文王出行必經崇國仇人地鼎有實謂主器得人又新有實患及諸侯諸侯從而衛之崇侯雖屬我仇有所疾忌不能卽近文王之身而加害故吉

九三鼎耳革其行塞雉膏不食方雨虧悔終吉

巽居震恐變坎耳爲鼎之未濟言文王當鼎新而被譖其爲未濟者如此蓋紂以檻車徵文革去文王親信之臣如鼎之革去其耳所以其行塞而未通惟時雖有已烹成之雉膏文竟絕口不食明示已有恩膏在方國不食其報也于是紂因不食雉膏

之故垂念方國育雨有勞始以虧負盛德爲悔既而因諸侯從囚久而不去懼不自安不得已釋囚用亨復使爲伯故終吉

九四鼎折足覆公餗其形渥凶

王有三公不可缺正如鼎有三足不可折此以離變艮爲鼎之蠱謂文王既出爲方伯由是三公之任非其人无非蠱惑君心者正如鼎折其足使三公之餗全覆而其形亦將沾渥而不潔不堪與天下相見豈不凶乎

六五鼎黃耳金鉉利貞

位尊爲離明主變乾爲鼎之姤是言文王以西伯爲三分有二

之君其鼎新之業得所姤遇能施命告四方矣故言黃耳金鉉黃中色耳因革而新之其色有如此殆隱言黃鉞之仗也稱此爲鉉而以金傳其爲黃金可知黃金固金之極品享帝之器敢以常品參乎占曰利貞謂鼎新至此猶利在貞斯爲至德耳

上九鼎玉鉉大吉无不利

離變震爲鼎之恒洛誥所謂卜休恒吉者是也蓋文王三分有二西南諸侯莫不執玉而來是鼎以玉爲鉉矣占曰大吉无不利殆統卜世卜年而繫辭非乎桓爰夷以後誰敢過而問之

論曰鼎主烹飪所以具氣臭而享帝享親者故九鼎爲三代傳

書 圖

國之器非革命无由遷非其人莫克主非其佐又豈克扶哉溯自夏后鑄鼎以來其得人惟周爲盛故能協于上下以承天休其世與年亦惟周孔長焉傳曰在德不在鼎可于周之所以王者信之

䷲

此卦止四五兩畫承前其餘皆變蓋重震互坎艮足爲前三女之應合其象觀之萬物出乎震終必勞乎坎成言乎艮是有成勞可紀者始于震此震之所以爲元善而主器也然吾以爲其畫實承革而來蓋革以乾入震中此則合乾重得震所以又得

坎入震中艮入震中也

震亨震來虩虩笑言啞啞震驚百里不喪匕鬯

主器者莫若長子故受之以震震者動也于五行屬木于四時屬春于人道屬仁凡動物屬血氣之倫皆是也龍屬血氣雷亦屬血氣血氣以亨通爲尙雷何獨不然故震之占亨也來卽萬物出乎震之出唯出故來也虩虩聲大令人驚恐之貌屬人聞雷說世傳占驗法以春時雷初鳴聲大則時和年豐可喜也君是者言雷實以言武王武王賦性亨通其初來出卽虩虩然實大聲宏周人樂之共致笑言啞啞謂其時爲儲君尙克震驚百

里後曰承祀其能不喪匕鬯可知餘見噬嗑
初九震來虩虩後笑言啞啞吉
此爲震之豫以震變坤見雷出地奮有如此是言武王爲文王長子來馭此世虩虩然驚遠而懼近至于末後其民紹而見休室家相慶所以有笑言啞啞之占何吉如之載象加一後字言其功效在後明震之爲體尚屬東宮時也
六二震來厲億喪貝躋于九陵勿逐七日得
文王百男豈其少女載籍不傳所歸竊疑小心事紂未必无納女之事茲以震變兌爲震之歸妹當是納女之意出自武王所

謂東宮之妹也蓋武王方出震而履坤自知多譽非臣道之宜屢來危厲之心因勸父歸其妹于紂且竭力供億不惜其大貝所以爲兌說也九陵西方九國也岐以西山多地勢高故言陵言躋周至文王之末闢地寖廣西方九國終已躋而撫諸所得多矣于所喪之貝猶然勿逐迨至戊午逾河甲子勝紂七日之閒方始得此耳
六三震蘇蘇震行无眚
蘇生也即后來其蘇之謂震居震位變離爲震之豐是言東宮于民能生而生之故其巡行于豐邑覃敷膏澤廣布春風正如甫行動物宜通鬱滯可使癘疾不作也
九四震遂泥
四爲外震主互坎與艮適逢蹇難變坤爲震之復殆謂武奉文命有事王朝以東宮久樹德望小人忌之欲加害焉故云遂泥一若幾至不復而幸其復此以見四之多懼云耳
六五震往來厲億无喪有事
震得乾位變兌爲震之隨蓋至此武王始以東宮嗣位爲方伯仍復隨紂以繼父職征伐會期往來于王所殊懷危厲惟是供億仍前幸无大貝之喪止如常盡方伯之職有事已耳

上六震索索視矍矍征凶震不于其躬于其鄰无咎婚媾有言
上居震極出互艮互坎外是雷當雲收雨散時在武王正養晦時也變離爲震之噬嗑謂武王嗣爲西伯時晦之養有如此故其爲震也索索然无所營競其爲視也矍矍然无所覬望誠以此時遽爾出征則不免于凶耳然豈謂此時震不復震哉彼其養晦于躬躬不見震要其大統將集大畏小懷四鄰友邦孰不推戴爲壯聲靈于業益固何咎之有是以其黼如之婚媾太公望屢有丹書等類之嘉言以相啓沃使烈克承誠用噬彼不合者而皆有合是其所以預爲會朝清明地者有在也固不徒惟

是索索而矍矍已矣
論曰傳言震爲雷爲龍古不傳雷爲何物以吾本諸見聞證之
經傳殆血氣之倫其神異在電亦猶是火也雷有火龍亦有火
故醫家以龍雷之火並言雷眞龍類也欲知雷者以龍類之可
了然卦辭多取雷象豈非以雷司天刑有似天吏歟

圖

䷳

震反易爲艮重艮互震坎亦謂雷雨之動必由于山山通澤氣
也卦本兌之配而序在鼎震後合之二互又似應夫革之三女
誠以新者无妨多取應以震起庶有功改者不可輕去應以艮

止庶有親此古人重海誓尤重山盟也然吾以爲其盡實承鼎
而來蓋鼎以乾入艮中此則互乾變坎亶得艮所以又得震入
艮中坎入艮中也

書

艮其背不獲其身行其庭不見其人无咎
物不可以終動止之故受之以艮艮者止也卦與震反易義亦
因之有長卽有少也武王母弟八人武王爲震八人卽艮也艮
本爲手而云艮其背者背卽咸五之脢乃爲君所藉以負荅扆
卽爲臣所藉以當大任者周公以宰輔大任自當而上下敵應
不相與故特繫之辭曰艮以止所當止爲事夫惟艮止專在此

當大任之背雖其一身已自忘之而不發有他何知焉是以時
方在庭任事一遇流言之驟起不難避而居東使人行其庭不
見其人則心跡不難明疑謗終自息而天之雷電以風不旋踵
至矣何咎之有
初六艮其趾无咎利永貞
初賤无位屬无官者變離爲艮之賁所謂賁其趾舍車而徒者
故无咎殆言郕叔與毛叔也既不求官又不爲監置身事外免
于閒牆得非貞乎故又以利永貞者頌之也
六二艮其腓不拯其隨其心不快

此爲艮之蠱以艮變巽巽爲股不言股而言腓猶象之不言手
而言背也腓爲足肚不能任事然何嘗不關痛癢是言武王弟
之有霍叔受命監殷本不欲叛而不能不爲管蔡所蠱惑非特
无能救正且靡然從之特原其心則不快耳
九三艮其限列其夤厲薰心
限腰胯兼持兩股與夤之爲腰絡者並列正與管叔之自周監
殷兼持二姓之離合有同焉此爲内艮主變坤爲艮之剝是言
管叔係武王母弟之最長爲八人之領袖乃啓商叛周剝喪王
室羅列蔡叔爲縧係而致厲于天親之中是何心也叱之曰厲

蘖心是之謂誅心已不啻辟與蔡交加矣
六四艮其身无咎
巽位艮變離爲艮之旅是言康叔蓋康叔以一人封殷墟三監既叛雖非旅人而親寡之甚矣啻旅乎幸其明而能斷以用刑之夙智轉而用兵直將一身止遏多士多方之猖獗勝任愉快所全多矣何咎之有
六五艮其輔言有序悔亡
輔有夾輔之義口輔與宰輔一義也茲以艮値乾不啻以臣輔君變巽爲艮之漸是周公自言已事故云艮其輔輔重宜言言苟有序悔乃可亡蓋舉大誥以令天下非可驟也

上九敦艮吉
以艮變坤爲艮之謙謂化險爲平厚之至也是言聃季季爲司空掌邦土安土敦乎仁故云敦艮何吉如之
論曰艮屬地道之剛故其象爲山今卦辭不取地道而取人道以地道前已發明茲不贅歟不但已也人道莫重于身莫尊于心心之氣屬離心之位則艮然則何以爲心箴曰思不出其位
此承前卦爲晝而五特變象遂以艮合巽坎參巽離參艮雖六爻明係否體然柔上錯爲四不見爲坤剛下錯爲三不見爲乾但見巽木在艮山上得坎水濡之離火燠之以暢其天機其進不已其進自不驟也
漸女歸吉利貞
物不可以終止故受之以漸漸者進也象以巽合艮謂周公以巽道事艮少猶長女事少男豈容以避嫌外出而不歸故云女歸吉然使不待巽人得金縢啓或遽爾驟歸則與漸義乖豈與鴻儀洽乎故又申之以利貞也謹按卦有鴻象艮足也坎翼也離腹也巽長而高頸及首也蓋鴻水鳥而隨陽春夏北而秋冬

南傍水石而居得風則翔倦則首轉挼翼尾間飛則縮頸皆與卦象合是以六爻皆言鴻漸今觀鴻漸卽詩九罭鴻飛之義皆謂周公但彼爲東人頌公此則公自敘也
初六鴻漸于干小子厲有言无咎
艮變離爲漸之家人謂周公之爲鴻漸其係于家人者如此干卽詩小雅之斯干周人築室處兄弟欲其式好無猶者也鴻漸于此安所宅矣小子就艮言指成王書所謂小子同未在位者也管蔡萁閒王室成王能无危厲乎成王之危厲由于管蔡之有流言故云小子厲有言也周本世德作求茲乃變起家人致

危厲及君國豈非咎之大者乎然在公固无咎也
六二鴻漸于磐飲食衎衎
艮中互坎初變巽爲漸之巽謂周公之爲鴻漸其見爲巽伏者如此磐山石之噬水而高者漸磐與遵渚相近蓋措身得所飲啄自如詩狼跋序所云美周公不失其聖者是也
九三鴻漸于陸夫征不復婦孕不育凶利禦寇
此爲漸之觀謂周公之爲鴻漸其見爲觀者如此以艮末互坎中離初變坤仍互坤故言鴻漸于陸陸山原廣平處卽詩所謂鴻飛遵陸者是也鴻漸于此與水澤遠失所宅矣鴻失所宅鴞

鴞乘虛而入得取其子毀其室鴻實觀望而不能救故又有夫征不復婦孕不育之辭蓋坎勞爲離之夫鴻之子也坤土迭出相尅故征不復鴟鴞取之也離麗爲坎之婦鴻所室也變艮合坤爲剝故孕不育鴟鴞毀之也如是凶孰甚焉因其凶而圖利之則鴟鴞爲寇利在禦之庶免予室翹翹耳
六四鴻漸于木或得其桷无咎
此爲漸之遯遯卽避意書所謂我之弗避我無以告我先王周公居東二年是也東方屬木以巽位得巽初木道之高而又高者互坎末離初而變坤皆有爲木之說是高木之上加以雜木殆當鳥之架衆木以成室其爲遯之得所不待言矣故云鴻漸于木或得其桷桷謂室椽必有室而後有椽言椽而室可知也鴻而得此蓋因遯而得以相宅從此營立都邑綢繆牖戶庶免下民之侮焉何咎之有
九五鴻漸于陵婦三歲不孕終莫之勝吉
巽居乾位得有爲矣變艮爲漸之艮兼山也故曰鴻漸于陵殆卽周公勞士之詩所歌我徂東山者歟破斧缺斨使軍士損棄室家三年不得孕育可謂憊矣然終能遏止鴟羣使莫我勝何吉如之宜乎卒章歌孔嘉新舊兼舉也

上九鴻漸于陸其羽可用爲儀吉
鴻羽潔白可飾旂常所謂儀也然至用羽爲儀則其身殁焉故言陸與三異三屬艮末山原廣平處乃陸地之陸此屬巽末風高寥廓處乃天文南陸北陸之陸卽九重天之謂蓋此爲漸之蹇以巽風變坎雲風蟲雲屯而難生爲鴻者身近九重責无旁貸吐哺握髮勞瘁損軀至留其羽亦可爲人世之儀是身雖殁澤常存亦君子之吉占也厥後周公留洛制作經營斃而後已可謂不食斯言能嗣音者其惟諸葛之鞠躬盡瘁乎後此宋趙襄公自書銘旌身騎箕尾歸天上氣作山河壯本朝亦合此意

論曰左傳韓宣子觀易以周公之德爲言竊以爲周公善述殷周之事以示勸戒于紂不加貶于文不加褒以持其平也豈知其中固有自敘語如此卦之眞摯者乎蓋子觀易之序合鴟鴞諸詩讀之乃得其意殊令我仰其才哀其遇慨慕其忠悃想見其爲人

圖 ䷵

此承震卦爲書而二獨變與前卦反易卽爲之對其互坎離同而實不同也前未濟而此既濟此當就既濟時觀也要之卦雖從震得來其內震既變兌爲內主則外震不得不順從之艮由此卦本泰體適值乾上錯在坤初是以得兌坤下錯入乾上是以得震震與兌皆乾父坤母之遺體震不得以非類視兌兌遂得以弗工嘗震蓋兌在內互離火有以焚化震木使不相違震在外互坎水偏能歸往兌澤使得所助于是震爲乾坤長子代父母任勞卽代父母受累難以激烈從事凡兌所爲雖或驕縱豈遽以法繩之卽至委頓不材匪彝不軌亦必曲致撫綏是不特文王之事紂有然卽如武王之于武庚雖設三監相制不得不封周公之于多士多方任其鄙我周邦不容不誥蓋爲王器者既不能使天地不交少此生育又不能使天地皆泰交少生

否匪則必善體天地之心委曲相待使有所歸是謂大義云爾

書 歸妹征凶无攸利

進必有所歸故受之以歸妹妹者昧昧无知之謂在人爲女弟在地爲紂都紂自有女弟其爲昧昧无知若而人一于歸焉无餘事紂自能了之惟紂以妹爲都凡周親貴戚以及世家大族自膚敏黼冔而外其爲昧昧无知累千萬直不啻紂有此千萬无知之女弟待字未歸紂不能了以累我文王文又不能了以遺我武周于是武王設三監以投殷後作三誥以封孟侯其致意于妹者至矣然未能戢其頑心則歸猶未歸也迨至周公輔成王其艮漸所時艱釋艮由文王撫方夏其井革所極不忘在有二之所歸惟豐在服事之所歸惟妹不以彼易此也不謂流言突起垂翼堪嗟旋以九罭歌鴟鴞作罪人斯得妹之爲妹轉懸无歸薄所以致周公之憂患者愈深蓋公之作易由憂患始焉憂患在疑謗茲則疑謗將自明所憂患又在斧戕何者我周之代殷重文德不重武功茲妹邦不靖藉口殷遺甚閒王室適播猖狂度非文告所能蕆事爰他无所繫特繫之曰征凶无攸利其意蓋謂妹之爲妹誰非殷室姻親周家故舊其俘之也然則所以措置安詳如多士多方之所云公于時已熟計審處確

有成算矣特未可預爲言耳左傳韓宣子觀書見易象曰吾乃
知周公之德其不在此類乎
初九歸妹以娣跛能履征吉
妹屬萃淵藪是入坎窞足未嘗歷二南境不跛而跛矣跛不能
履易云歸兹值兌變坎爲歸妹之解則有以解此不跛而跛之
厄蓋周之盛德其于歸妹不拘係夫妹也平日朋至斯孚預備
有娣所謂祁祁如雲爛其盈門者人衆力强足資臂指歸妹以
此則左提右挈運轉隨宜雖極難行如跛者尚足解其蹣跚使
能步履又何慮履道之不坦坦也夫是以有征焉猶吉而他舉

可无慮矣回視履三以跛能履致履虎尾咥人凶事又不侔矣
九二眇能視利幽人之貞
妹以習于珉芬爲奇技淫巧所眩惑並未觀化于二南目不眇
而眇矣眇不能視易云歸兹值兌變震爲歸妹之震則有以震
起不眇而眇之情蓋周之盛德其于歸妹以娣不但使跛能履
已也彼其祁祁如雲爛其盈門勢居極盛既足懾已眇之目驚
顧非常而又提撕警覺啓其微芒不令終于蔽錮是牖久眇之
目並爲能視之人誠爲轉移有道惟是羣小嫡火之微光嘗怯
中天之皎日與爲漸摩漸盪庶可徐引徐開期勿激烈威嚴臨

以大人之照所宜含容隱忍利用幽人之貞蓋較諸履道坦坦
幽人貞吉不同而同其不至履虎尾咥人凶更不待言矣
六三歸妹以須反歸以娣
妹以爲鴟爲鴞遂至傾城傾國宜其失所歸矣兹于震位兌變
乾爲歸妹之大壯輒于兌口見乾綱匪直曰恨我不爲男子時
且曰不如是非丈夫于是洋洋乎儼有隨口動搖之物于是偲
偲然實有大者壯也之容誕敢以小腆而不寧一若以其須而
自貴豈非夫人之少所見多所怪者乎然而拔去之不可也薙
除之不可也彼既渺莫適歸所宜詔之使反彼且迷不思反安

忍聽其无歸當兹莫可如何仍復以娣爲計藉使洗心而革面
免致作慝而逞頑夫然後城雖傾尚宅爾宅國雖傾尚佃爾田
斯則大義常昭耳
九四歸妹愆期遲歸有時
妹以腥聞致天虐其失所歸而欲得之也如大旱之望雨本以
如期爲吉兹以巽位震變坤爲歸妹之臨則既難先事預籌自
不可臨時造次蓋諸娣之從必將有待非得所待則不可行惟
我周盛德先天弗違後天奉若其于歸妹之期非有心于愆也
其所以遲之遲而又久者亦謂妹之歸也有期期之臨也有時

時之至不至因乎天時之應不應在乎人未可作而致也所謂
上帝臨爾毋貳爾心正无容以徵斯爲嫌矣
六五帝乙歸妹其君之袂不如其娣之袂良月幾望吉
初與三明言娣二與四承之爲辭是下爻皆言娣也此以乾位
得震見人君歸妹是爲先君服長子之勞變兌爲歸妹之兌謂
歸妹以娣有見爲麗澤者如此此惟帝乙事足以當之故繫之
辭曰歸妹之事娣不特我周即商王帝乙歸妹嘗曰其君之袂
不如其娣之袂良亦可見娣之足重也蓋娣與君爲麗澤不啻
月與日爲代明茲娣之能足補君缺宜其袂比君尤良譬諸月

之晚足繼日光宜其輪于日幾望在我后妃爲文內助化行二
南有以使士女沐漢廣之休嫡媵全江汜之樂其自爲月幾望
亦猶是也其爲吉倘何擬議云乎哉
上六女承筐无實士刲羊无血无攸利
此以震變離爲歸妹之睽蓋因帝乙而及紂事紂以妹歸崇侯
即以睽之弧矢歸崇侯惟崇侯无道得罪于紂故其諧終不行
而文王之囚得釋至于用亨紂還以弧矢錫文王而崇亦隨屬
文爲豐邑遂使士女至斯耳女承筐謂執先人懿筐以親蠶事
无實言不能獻繭奉祭服士刲羊謂崇侯會用壯爲西方諸侯
之長无血言崇滅无後永不血食吁小人害君子以自利也孰
知其无攸利至此哉向爲文王慼茲爲文王慶矣
論曰吾觀歸妹之象而玩其辭贊其爲天地之大義也旨深哉
自有傳說以來惟橫渠張子心知其意見于西銘篇於戲皋比
之擁渺矣安得其人而相與爲言乎

䷶

此又承震爲畫而三獨變與前卦交易其二三僅一外震徑承
其內離互巽兌皆未承也詳觀卦象似小過得大坎象以初爻
變內卦得離則寓既濟體也要之卦仍屬泰體乾以中畫錯入

坤初坤以初畫下錯乾內遂使即巽即離巽風愈行于離南而
巽與兌並參震則即離即兌并使睽之弧矢威行西南革之去
故勞施東北德愈豐矣功亦豈不豐矣哉
豐亨王假之勿憂宜日中
得其所歸者必大故受之以豐豐者大也大邑周之謂也繫于
歸妹後謂將盡歸此妹邦之人于豐邑教養中使與知于明以
動毋以昧昧終也故特言豐有亨道然亨不自今始也當日豐
邑有成在商王紂西巡亦會假至之邑人震于八月有凶之素
咸懷憂慮文王筮得此卦其占爲勿憂宜日中蓋日中當王王

道无偏如日正中安往不宜乎紂之淫昏日高不起事期日中
文之勤止日就緝熙心如日中均于豐見焉
初九遇其配主雖旬无咎往有尚
此爲豐之小過謂紂之至豐未免小過于留也初本艮位茲以
離變艮是艮與艮遇故曰遇其配主蓋紂初時至豐遇素所昵
比之崇侯爲扈從主愈覺親暱止之而止不能遽去也夫以紂
之淫侈久居于此豈此地之福哉然若不過旬則亦无咎蓋準
此以往斯有足尙于民无甚擾耳
六二豐其蔀日中見斗往得疑疾有孚發若吉

坤位離變乾爲豐之大壯是紂之至豐大壯其居也豐其蔀云
云者謂紂豐大其蔀障使諸侯不得見其荒淫于是无問夜之
勤約諸侯以日中載見乃諸侯求見自日中待之至于昏徒見
斗焉王不可得見也雖以方伯親往仍不得見遂不免因淵絕
而得憂疑疑其中有爲疾害者幸其素能有孚在道茲惟以有
孚而發其奉若之志焉所以仍得其吉也
九三豐其沛日中見沫折其右肱无咎
沬妹通邦名作妹水名作沬此爲豐之震是紂之處豐舉趾觀
遊求見之君長亦與俱也爻以離變兌是離宮外有藪澤故言
沛沛澤生草者也紂都沛澤之多大抵憑沬水爲之无弗封靡
今豐之沛遵沬水爲之備觀遊耳非事之大者乃諸侯求見隨
扈至此自日中觀望至于時久目眩王不得見徒見豐之沛一
如見沬焉蓋崇侯當日規仿沬之制以爲此所以求悅于紂者
无弗至今沛則猶是也而人安在哉因思崇侯助紂爲虐如紂
之右肱悉爲所用今國滅身亡概歸周有則紂之右肱折矣其
又何所歸咎哉
九四豐其蔀日中見斗遇其夷主吉
此以震變坤爲豐之明夷是紂自遊沛反仍止其地也仍豐其

蔀障不使諸侯得見也然則諸侯久待于此求見不得求去不
得保无懷恨而有他志乎幸遇明夷之方伯內文明而外柔順
作諸侯地主爲之撫綏而調護之使各謹爾度而不生亂紂此
行所以吉也
六五來章有慶譽吉
此以震居乾位互兌而變兌爲豐之革是紂能革去其威虐以
禮康文有如此蓋文爲方伯猶在求章之列周爲樂國更屬有
慶之疆茲厥章之來既有慶而又加以譽殆必遵慶以地之典
謂文之滅崇作豐非恃兵革之彊實禮所當然也占之曰吉文

吉而紂亦吉矣

上六豐其屋蔀其家闚其戶闃其无人三歲不覿凶

此以震變離爲豐之離故託離宮懸辭蓋天子巡狩所過當具行宮卽離宮也紂當日大興土木得崇侯助之其侈大不必述矣茲云然者紂旣不見諸侯又以豐屋蔀家防絕耳目乃至闚其戶闃其无人則必有故也意者微服出遊與諸臣媚子共游戲於他所如明武宗之所爲乎顧且曰三歲不覿者何也殆爲宮人之寵衰者言也蓋非舊寵則內戶深閟何由得闚非寵衰則進御卽疏何至三載如是言凶屬宮人仍屬紂蓋行宮猶有怨而宮怨尚堪問乎宜其生亂无解也

論曰上之人于下情多蔽隔是以澤不降而風聲莫樹慶讓之所以難行也于是出震嚮離之聖人起焉制爲巡狩之禮以廣明目達聰之用庶幾臨照天下而无遁情使諸侯懷德而畏威供職而謹度所謂無教逸欲有邦兢兢業業是也乃紂不務兢業而藉此以縱其逸欲非文王調護之紂能晏然乎此服事之所以爲至德也乎

圖 ䷷

此又承前艮卦爲畫而四獨變與前卦反易其以艮離互巽兌

艮由以巽兌入艮中所以開後重巽重兌之先也今觀四象艮合巽爲漸離遇兌爲睽蓋雖進以漸猶慮其人之睽也睽則无所容之謂也以少男而致三女碻處宜其有是耳

旅小亨旅貞吉

窮大者必失其居故受之以旅謂紂窮奢極欲自假豐後猶且遊獵四出爲旅之時多由是諸侯隨而爲旅者亦多于時旅況无常難安汝止惟紂昵比僉壬在小者易以遂其私故云小亨謂小者亨耳然則以大人而從王于旅非貞何以得吉蓋必明所當明而止所當止然後可以履險如夷也

初六旅瑣瑣斯其所取災

以艮變離爲旅之離謂卿士從紂在旅有自恃明達多所諫止以爲離麗者豈不知紂性殘虐不欲人顯言其失況瑣瑣然遇事輒言不厭煩瀆乎申之曰斯其所取災蓋傷其有忠諫之苦心而少諷勸之善術徒自取災无補于時事也

六二旅卽次懷其資得童僕貞

艮居坤位互巽變巽爲旅之鼎謂諸侯從紂在旅有紂所優禮賜之鼎食者鼎三足故其辭如之一足曰卽次艮止得所也二足曰懷其資坤巽俱利也三足曰得童僕貞艮男兼山石也三

者旨旅人所急需茲已皆喪其爲吉不得言矣

九三旅焚其次喪其童僕貞厲

以艮變坤爲旅之晉指諸侯從紂在旅有爲紂所晉而康之者欲其安休不僅預事旹之所有遽遭褫奪正如身即火地所在遭焚既无餘地自處復无餘地處人故其辭如此謹按旅方親寅非可安休而紂多忌刻漫借康侯之典制人所以有此宜其自焚其身淪喪不但童僕已也

九四旅于處得其資斧我心不快

以離變艮爲旅之艮謂諸侯從紂在旅有爲紂所止者故曰旅

于處且其居互巽末市利三倍是得資也居互兌中正秋金旺是得斧也金旺安見爲斧離爲戈兵故也資斧既得我心何以不快四當心離火心也茲以互巽變坎憂互兌變震恐正見諸侯于此近尊多懼禍福難知不以扈從爲樂也

六五射雉一矢亡終以譽命

射弋取之意此爲旅之遯謂文王從紂在旅其待隱遯之士如此以離變乾本有利見意故雉與矢並舉言相見之贄也古者天子憲老乞言在巡狩不廢而又責方伯以明揚堯舜求賢必咨四岳是其徵也四岳方伯也見左傳杜註 紂雖不能法堯舜文王能弗效四岳乎故其旅而在野以矢招士欲弋取之而殷末賢俊雅懷高尚務爲嘉遯不肯執雉來見遂使文王因欲弋取執雉之士不免有亡矢之費迨至行之已久好士之譽命聞于天下克致二老來歸其終之所得何如也不言吉而吉莫大矣

上九鳥焚其巢旅人先笑後號咷喪牛于易凶

旅至于上旅極其久兌位離變震爲旅之小過謂因離麗致震恐紂于久旅忘歸不期閭有小過乎物之蟲焉殆必西伯戡黎也蓋黎先爲火正食于朱鳥宜以鳥目之今爲西伯所戡則國破矣豈非焚其巢乎旅人謂紂紂惟在旅所以需祖伊之奔告

先笑謂其淫戲後號咷謂其嗚呼致歎牛指南方諸侯喪牛于易所謂殷即喪不無數于爾邦者是也凶孰甚焉而紂顧責命于天雖祖伊有心與爲離麗亦奈之何哉

論曰天地四方者男子之所有事安得不出于旅雖然亦顧其所有事何如耳夫天子巡狩諸侯述職方伯巡行所屬无非旅即无非事者况士夫以下豈可无事漫遊乎顧事有先事有當事有繼事三者豫而攸往咸宜則又何主以无所咎爲慮乃知行路難失路誰悲皆遷客騷人之語非旅之正者

圖

此卦初三上承前所以見旅卦原已有巽臣以見此卦不獨初二三爲內巽四五上爲外巽卽初三上還合成象亦可觀巽也其二四五皆變變坎爲離以與初三上之巽相參錯而成重巽是此卦所自成類有離也人但知火以風生不知風自火出人但知其有外互離不知其有自坎變之離也蓋惟得此離而兌乃隨之抑惟得此離而乾乃在其中矣乾在卽艮在艮在卽坎亦在然則此之所以爲重巽者若論託體于乾父固必由乾與坎艮參錯乃成斯象奈之何不合離之明兌之決而統觀之也奈之何不并坎之勞艮之成以觀其共趣乎乾之君也傳曰巽

以行權竊以爲徒一巽而已尚未足以行權善觀象者兼觀文王之事可以知之矣

巽小亨利有攸往利見大人

旅而无所容故受之以巽巽者入也二互合而爲睽故小亨風行甚利故利有攸往往謂往于紂所文利往紂所紂自利見文王故又云利見大人謹按文王爲紂三公本在內之人內不能容乃出爲方伯已長屬旅矣使非巽以行權安得有內入之期耶竊謂文王事紂盡道不一端要惟一巽可以盡之

初六進退利武人之貞

以內巽主居艮變乾爲巽之小畜謂文王之爲君巽順居心其見諸小畜者如此蓋文王施仁大畜天下至所畜武人以備征伐之用待其小者耳然爲進爲退在文王自處其得巽之體所不待言惟此爲于大君之武人徒以剛用事或知進不知退非武人之正茲之乾剛自巽順變來合克進知所進退知所退以爲武人之貞利莫利于此耳

九二巽在牀下用史巫紛若吉

以巽居坤變艮爲巽之漸謂文王慮不爲紂黨所容巽之至極佯爲疾之大漸有如此生女履地巽乎生男以自卑也疾而履

地卑之卑矣巽在牀下履地之謂也坤爲文史也互兌巫也巽爲繩故云用史巫紛若是以巽語祝神祈福使不至以大漸隕命夫必如此然後可以得吉巽道亦艱哉

九三頻巽吝

巽居震位變坎爲巽之渙謂文王以渙散可虞惟恃巽以入之故二已巽而此復巽是爲頻巽其占爲吝殆否三包羞意

六四悔亡田獲三品

巽位得巽主較初爲尊當是卦主蓋文以巽柔臨多懼之位或恐有悔緣變乾爲巽之姤所遇得君悔可亡也隨遇有功田則

獲也曰三品者巽利三倍抑亦解三狐之類但此于獲外无他
觧則頂自有之耳
九五貞吉悔亡无不利无初有終先庚三日後庚三日吉
庚償也卽賠之犯不請庚之謂承用獲三品言也凡動衆易于
犯禾而田事之犯禾什佰于他事他事猶請庚則田事之宜庚
可知矣在凶人于此止知從禽之利于已罔恤犯禾之不利于
民或至初終一轍而不悔厥心者有之文王豈其然哉原夫農
隙講武典禮所存誠不能廢至于師旅往還馳驅靡定又難爲
防事出无奈計惟庚償一條可補救耳兹以巽變艮爲巽之蠱

爻義正與斯事合爰從而擊之曰事出于貞占自得吉雖偶有
傷犯悔亦可亡總之无爲不利耳在巳既以田獲利于人豈容
以田失利雖其初之巽命无此其終要不可不有此也惟我文
王軫念元元嘗期田事初終秋毫无犯一有所犯必急以庚之
卽少有所犯且多以庚之于是計田所必經之處可于未犯時
預籌所償者是爲先庚其或出于所預籌之外必于既犯後始
得償之者是爲後庚各以三日爲期務求恩施徧渥使受犯者
一一得其庚而後快庶不至以動衆妨民業損民財于民事之
蠱斯克有以善所幹矣何吉如之謹按先後甲庚之說如聚訟

竊從經文前後爭序推求覺其理有无容過求者蓋甲以衛巳
莫非物宜庚以惠民尤爲典禮說者舍物宜典禮謬爲深遠无
稽之言語似精鑿義實膚廓兹不敢因非自用也識者詳之
上九巽在牀下喪其資斧貞凶
上屬重巽末本在上風最高處變坎爲巽之井是降在坎窞極
下之地殆謂紂之初登于天後入于地也喪其資斧巽利變爲
坎勞故也蓋殷土紂之資也而文有二是喪其資矣黃鉞紂之
斧也而文專征是喪其斧矣資與斧俱喪无以作福并无以作
威是之謂不有康食不迪率典皇皇爾辟貢似旅人无所容所

以貞凶也按牀卽剝牀之牀于此得淫戲自絕之徵矣
論曰予讀巽之彖辭曰利有攸往利見大人歎其爲至言古今
无以易也而先之以小亨何哉豈亨之大者尚不在兹耶及觀
爻義有利有吉有吝有喪乃爽然矣

圖 ䷹

前卦承旅卦之初三上遥成一巽相與爲重巽此卦反易之則
是此卦亦承豐卦之初四上遥成一兌相與爲重兌也兌屬西
方文王之方位而豐爲文王新邑承之而來殆謂文惟得崇以
作豐始能兼有西方之全故八重卦雖兌居最後誠以易爲文

王與紂之事而作經以文爲主卦卽以兌爲主也雖巽亦文王所以行權終不如兌更親切要惟巽得與兌相後先者巽用而兌體本相依而立相附而行者也原其託體于乾乾與震坎錯乃得互有巽離正以符文王之體乾東北喪朋時克本巽風爲化行于南國乃足以彰西伯之膏澤也至若兌爲天道之陰下半乾上半坎是兌之爲澤明明以乾天爲體質鍾載坎水而塞其流使因離火而上行由是巽无不入卽以潤萬物者說萬物由是震而出焉卽以爲蒙泉者成川流然則兌之德廣矣大矣非文王其誰與歸

兌亨利貞

入而後說之故受之以兌兌者說也兌澤有氣通艮山故亨禮不妄說人故利貞抑兌之爲澤卽乾之爲天所轉旋在地下者故兌之與乾分陰陽不分形質其道甚亨其用甚利其體甚貞金性然也是則兌道本具亨利貞三德而文王以西人爲西伯更能體乾元以長人故其爲物之所說獨至爾

初九和兌吉

兌居艮位有山澤通氣之緣變坎爲兌之困謂文王之爲兌說致之于東北受困之民人是致和以育物使困者得舒何吉如之殆卽修和有夏之謂夫

九二孚兌吉悔亡

坤位兌變震爲兌之隨謂文王挾長人之德以其所爲兌說者隨乎紂而不遂而西南諸侯亦遂不備善之使受其所爲兌說者隨乎文而不貳故爲孚兌良由彼此互相孚信而爲兌說其爲吉也有鼓諸和兌而更進者故悔亦隨亡耳

六三來兌凶

此爲內兌主而居震位是諸侯之國近西都身在東都者互離中巽初而變乾爲兌之夬蓋不得已使文以兌說之故出弧矢

之威而夬決焉于是始畏懼而來降是後夫也故凶

九四商兌未寧介疾有喜

巽位兌變坎爲兌之節是東南諸侯當衆共兌說文王而獨見其節蓋自以爲商之臣子惟商是兌說未肯遽就文王而求寧是介節自持者也人持介節過中則謂之介疾有介節之疾者所遇多艱難以得喜惟不妄說人者品高勝人君子所敬抑以互巽變艮右故能轉坎之加憂而全夫兌之有喜也

九五孚于剝有厲

凡德爲臣民所共媚說雖在忌之者无奈何亦必媚說之此以

圖

兌變震爲兌之歸妹殆謂紂所爲兌說及于文王由所歸妹而見也蓋紂歸妹于崇侯崇爲文所滅是剝去助虐者莫文王若宜爲紂所遠絶茲反以兌說相孚者文王爲伯天下歸心紂爲所震有危厲存于其中故也

上六引兌

上无位无民人不之說以兌變乾爲兌之履謂紂黨黨惡其所兌說隨所履而致焉是以媚說爲蹈履未免以陰柔之體外飾剛健沽名釣譽以引誘同類致說于已原非有祥可考何光焉

論曰子于易求衰世之意而未得也及觀旅巽兌之序乃信其

誠然嗟夫使徑行直遂者于此不能爲巽入兌說將遂无所容耶雖然不容何病不容然後見君子見君子則固終有容之者

此承前巽卦爲畫惟三獨變坤體雖具緣與乾錯不見爲乾坤但見四象視巽易其三惟巽以長女在上合坎震艮之三男司處蓋天下容有遭家不造父母亡而女差長于男才可代父母行事而使諸男受其庇養者此正如業舟之子牧役也君子以性命之重財貨之珍就之寢食于茲卒賴以濟所謂以陰養陽理有固然今見舟中有婦人者必以婦人掌舵而飲食胥仰賴

書

焉非其事歟然而互象以震入巽安其恒可也以艮入巽爲所蠱不可也

渙亨王假有廟利涉大川利貞

說而散之故受之以渙渙者離也謂紂離其宮闕盤遊无度爲諸侯憂也爲卦坎流遇巽順有亨道焉互得[illegible]艮時動則動將止則止合之得頤養是爲寢食于茲此以見渙之爲舟楫紂之盤遊所必需也然則禮所謂天子適諸侯餼以犢宜繫于此而此反畧若夫舍必以祖廟本可无庸而此且言假廟何哉竊謂渙爲舟楫所自取象與姤畧同所異者姤列于損益夬之後言

諸侯乘舟適天子渙列于旅巽兌之後言天子乘舟適諸侯蓋巡狩與述職皆可以舟行也禹貢貢道述職舟行之徵昭王不復問諸水濱巡狩舟行之徵記曰天子巡狩以遷廟主行載于齋車言陸行也若舟行則未聞所以奉廟主者矣若茲于渙言假廟當是營天子之舟或可營以宮室之制緣天子以廟主行即于舟中營一廟以奉主是不啻廟而王乃在中是不啻假廟也廟于此假即川于此涉假與涉可一時並行假與涉遂可一類並志紂以是西巡宜无過求于文矣而尤必言利貞者文以貞奉紂无不以利貞爲本也而[illegible]則行以驗禹積焉向非禹之

決瀆以通水道諸侯述職且不可舟行天子巡狩又安能以舟
行哉蓋紂之觀遊開隋煬帝之先矣
初六用拯馬壯吉
六爻俱就舟楫言此則艮位坎變兌為渙之中孚是言文王當
渙時成勞已顯西土有能于紂致中孚者焉原文與紂仁暴異
施勢處其渙是以壯于趾則征凶惟所用在有孚旋得貞吉是
已之馬壯既以有孚免于凶凡在諸侯亦有為國家出力如已
向日之馬壯者當其遇險不知津勢將及溺文用是目擊心憐
本其有孚在道之素于紂處致轉旋保其无累正猶身在行舟

布帆无恙遇人之馬壯涉險求濟不能者引手援之與之共濟
使同登彼岸庶有引重致遠之力者不枉受凶折留以待國家
臂指之使緩急之需于時事未必无益此所以吉也
九二渙奔其机悔亡
以坎互震居坤變坤為渙之觀是言文王當渙時勞動有終安
貞獲吉為能自得所觀也机安身之所舟載无多机非易得惟
識具遠觀時見有其机之可憑以安遂特奔而據之居然捷足
先登炳乎大觀在上初无失事後何悔焉蓋奔其机即入于穴
之義也

六三渙其躬无悔
坎居震位又互震中變巽為渙之巽殆文王當渙時能以重巽
自居超出萃淵藪之外故因其互艮初也曰渙其躬蓋紂為萃
淵藪將覆之舟也此舟原非文有不能禁人之不聚惟相接以
重巽見衆人所聚我則聽之衆人別求勝任不覆之舟而登焉
是為渙散其躬不與衆人聚庶不以他虞致悔耳
六四渙其羣元吉渙有丘匪夷所思
羣謂羣辟丘謂邱民夷常也此為渙之訟以巽主居巽位而變
乾本自有其舟渙之主也而文王于此上焉渙其類之羣辟下

焉渙所得之邱民使皆事紂以濟時艱此其措置非常舉世莫
測未免嘖有煩言若為之聚訟焉試即世所訟言者質之覺所
為渙其羣者不忘共主使羣辟供職以匡王其元善長人誠方
伯之吉行若所為渙有邱者民既飲和食德之有年宜其為我
之水載我之舟以慶安瀾乃竟渙散之使事殷若涉大水其無
津涯實令人惶惑則非夷常之思慮所及也蓋非常之訟未可
以常情聽斷者有如此此不可以想見周之盛德乎
九五渙汗其大號渙王居无咎
乾位得巽以申命號即命也汗為心液從心竅中流出大號言

渙汗明其出自至誠非泛常可比變艮爲渙之彖是文以大號
曉顓蒙宜其以渙汗行之繼之曰渙王居殆謂其散紂所居積
者乎紂所居積之財粟甚富非水運不足以散之文散紂之居
積必爲大號以曉顓蒙殆如今日舟中旂號大書所有事以示
人似非陰行爲善然代王施惠王自不欲罪之故无咎

上九渙其血去逖出无咎

逖遠也以巽變坎爲渙之坎謂文王當渙時其待入坎者如此
蓋紂賊虐諫輔血刃加于王親其有鑒此去位不憚逖遠而出
亡者此皆入于坎窞不得已而爲此以與文有臭味之同或多

西歸以就養然使文王歸斯受之不避招納亡命之嫌小人必
援爲口實以興讒謗文王于是準渙其羣渙有邱之例一切渙
散之使不萃于涇舟夫然後猜嫌悉絕而紂可无咎于文矣

論曰渙者離也散也物情多宜聚合惟舟楫則宜離散故舟楫
取諸渙也兩舟相合可行多則滯舟有大小其具稱之行之疾
徐各異舟與舟慮相觸帆與帆慮相掩纜與纜慮相紐故業舟
之人必散佈于頭中尾三處萃于一則失隄防乘舟之人必分
膂使前後左右適均萃于一則致欹蕩至若渡口舟人惟利是
嗜招人期衆咨者樂從常以載重胥溺皆未知渙義者也學者

得吾說以玩占庶可知聖人拯溺之心矣

圖 ䷻

此承前兌卦爲變惟四獨變四象已动其三蓋坤與乾錯成斯
體爲兌以少女在內合坎與震艮之三男同處實亦反易前卦
惟巽易爲兌其餘皆同故其中之頤象猶是此如父毋亡遺有
弱女賴諸兄之養以成人而女固必有以自養也要其互象以
艮入兌爲損以震入兌爲歸妹雖曰帝乙歸妹其君之袂不如
其娣之袂艮然豈有一无所損能歸其妹者夫亦曰節焉而已

節亨苦節不可貞

物不可以終離故受之以節節者止也蓋文與紂既渙凡臣民
之相從者于彼此之間見節焉其象爲澤得水而免于困以震
仁起以艮剛止有亨道焉節義非一端惟苦者爲難得故特表
之不可貞謂節愈貞則愈苦隨分自盡不可爲典要者也

初九不出戶庭无咎

初在下而賤以兌居艮明是山澤之人變坎爲節之坎節過重
險而愈塞當止而止殆商容之類故口不出戶庭无咎蓋艮爲
門闕處士以不出戶庭爲節兌爲口舌君子又以不出言語爲
節口舌心腹之戶庭也拔戶字得門字之半其義可想矣

九二不出門庭凶

居內卦中屬坤道大臣之位爲互震主是宜于商周間有所建白者以兌變震爲節之屯不免屯邅班如之態故云不出門庭凶蓋身居大位與无位同其不出既无懷舊之忠又无從龍之智大義謂何其受譴必矣

六三不節若則嗟若无咎

三屬兌主將爲說之意多則爲節之意少變乾爲節之需節有何需需倘能節乎殆以指諸侯之懷二心于商周間者蘇正當兌口故云不節若則嗟若占曰无咎自作孽无所歸咎

六四安節亨

巽位坎變兌爲節之兌是其人近君而不懼禍自靖自獻不顧行遯故云安節蓋入坎窞而能說則所處无不安者此其爲節有亨道焉箕子是也

九五甘節吉往有尚

坎主互艮居乾而變坤爲節之臨是節之見于臨時者微子是也微子以存祀爲節甘心事周吉孰大焉故當武王來臨微子以面縛輿櫬往武王釋其縛焚其櫬而加禮焉豈非往有尚乎

上六苦節貞凶悔亡

兌位坎變巽爲節之中孚是其期于盡節中自孚信比干是也其爲節獨苦正所謂苦節不可貞蓋不可貞非謂貞爲不可謂貞亦凶耳然而守節不二大義凜然何悔之有

論曰人世言節特以歸諸爲人婦爲人臣者今而知其不但已也凡人有節凡事有節烏在其可失之乎是故人知爲苦節者矜不知安節甘節雖不盡可矜皆可稱也夫人以守節爲難實以中節爲難爾

圖書

䷼

前此自大過後巽兌仍分見至此卦復合由前兩卦乃巽兌之

變各有一坎引起之也蓋坎離之耦也此卦離之大象也坎以引起離離以引起坎二氣之不相射固如此抑又觀之此與前卦僅一上爻之變以巽易坎耳其餘皆同故中爻之頤象不改然其以震艮入乾中則所養亦不同也

中孚豚魚吉利涉大川利貞

節而信之故受之以中孚謂紂臣之見節者雖多惟文王能止于信而可任也爲卦中空似三畫之離而義則重在信澤上有風而有信可考莫如豚魚故言豚魚吉豚魚並見姤卦其品分淑慝此統言之所以見中孚不擇物而皆及卽其不擇物而皆

吉者也利涉大川以朋至斯孚又互震艮有相時而動得安所止之義其曰利貞則所謂貞而不諒者也

初九虞吉有他不燕

虞度也燕玄鳥春至秋歸知時不爽覓食與泥于水澤旁非吉祥之宅不棲故名燕燕之爲言安也是天命來降以生商者今商紂自絶燕豈无孚信預告于人此以兌居艮位變坎爲中孚之渙而爲之辭如此蓋謂人欲虞度吉祥吉匪别无可虞也若有他不虞之處則燕輒渙散而不來降是吉祥之信燕傳之特紂昏迷不覺耳

九二鳴鶴在陰其子和之我有好爵吾與爾靡之

鶴澤鳥棲林警秋露爵林鳥爲蛤化秋水其震動以爲氣候孚者同屬兌故因其鳴有善不善之異爰于此之兌變震爲中孚之益者並繫之謂其時之爲中孚者既有鶴鳴不期又益以爵也鶴鳴聞天在陰而子和是以善益善其善无窮惟我則不然于爵之無角者業爲叢毆之必于其妖好者乃謂我有之鶴其奈之何哉計惟有誠其子曰是靡靡者吾與爾非但不宜和之直須因其靡而靡之斯已耳蓋鶴與鶴孚自不得不外視爵㕓不以无益害有益耳鶴靈囿中物謂文王子誦武周然庶民子來是亦子和也我即書我其發出狂之我指紂好爵指助虐者

六三得敵或鼓或罷或泣或歌

文所大畜在天下凡賢才將卒皆屬小畜若當徃兌金而廉乾戰欲其動不失備務在中心孚于敵情顧敵人與我隔絶其情叵測非小畜何人我何從一一得之惟文王有以得之經故于此爻之兌變乾爲中孚之小畜者表之曰凡我師將戰時往往欲得敵人之情者倍悉其或意輕隙鶴致疑鼓吹或又以和之予來偶然一鼓而已罷其或宅驚不燕傷懷涕泣或又以吉虞孔邇不禁轉泣而爲歌其勇怯殊情悲歡異態先時罔不周知

艮由信孚民從將卒用命故能伺偵詳明若此此所以戰必勝攻必取敵人聞風生畏也

六四月幾望馬匹亡无咎

月以將風而暈則幾望馬以因風而逸則匹亡此正風信之有次第可驗者茲以巽變乾爲中孚之履則是謂文王位屬巽高年登乾老其中孚之見于所履者已絶類離羣巍然天日之表誰敢望之惟后妃化被二南合德于日庶可與幾也蓋月以大暈在風先于縣象幾望妃以關雎爲風始于文德幾望外此則无能與幾由其无能與匹也在昔利牝馬之貞所與並驅中原

者非无其匹迄于今皆蹉乎其後不啻因風而逸杳不知其亡于何有之鄉于是匹敵並无其人惟吾獨尊矣此由順則所致不欲上人而人自莫能並故无咎

九五有孚攣如无咎

乾位巽變艮爲中孚之損是文與紂孚有山澤通氣之意實能損巳所有以益紂使紂亦推誠焉故云有孚攣如攣如解見前无咎謂如此事紂自免于咎也

上九翰音登于天貞凶

兌位巽變坎爲中孚之節謂文之巽以服勞其中孚于紂者亦

有節止時也上九亢龍之位指紂言翰音雞之別名其報曉通乎天氣是巽物之有勞于人世者亦燕鶴之類殆指文言也然則何必泥于雞也竊以爲翰者大邦維翰音者遜駿有聲登于天指文王上受天命正如雞鳴天將旦時不終晦晦不終養不久將有會朝清明之候紂命何可長也若是則周公以鴻自喻而以雞喻文王可乎曰可雞者巽物文王斗平可以巽概之何不可以雞目之

論曰卦惟習坎有孚此爲離之大象何名中孚蓋離爲火氣也燕爵鶴翰得氣之先知時起信而況離火爲氣之宗爲時之主而謂无與于信耶要之信起于中坎之爲中也實實則確豚魚月馬皆坎物也信无不確也離之爲中也虛虛則靈燕爵鶴翰皆離物也信无不靈也是何也水火不相射不可獨行水之所有豈必火之所无乎執氷炭之見不足與論坎離之精矣

䷽

此與前卦對易前此震艮重卦後震艮仍分見猶之巽兌重卦後巽兌仍分見也乃自前卦巽兌合此卦遂合震艮以爲之對亦猶之上經篇末震艮合而爲頤遂有合巽兌之大過以爲之對也要之巽兌以背合則爲大過以象坎以面合則爲中孚以

象離震艮以面合則爲頤以象離以背合則爲此卦以象坎合觀諸象知水火之變動不居莫可窮極云

小過亨利貞可小事不可大事飛鳥遺之音不宜上宜下大吉

有其信者必行之故受之以小過小過者小過乎物謂行事必果不能拘牽成轍而不過此聖人所以與時偕行也何獨至于文王而疑之卦與中孚反對中滿如三晝之坎中滿則維心亨故云亨中滿則堅多心故利貞小事謂伐崇作豐大事謂師逾孟津飛鳥鳳凰也音雝喈也不宜上宜下微實可小事不可大事之義即詩卷阿所謂鶡鶡于多吉士維君子使媚于天子維

君子命媍于庶人之意蓋此爻之辭卷阿所咏之事也卷阿爻
王詩也所稱君子文王也文自化行二南由小畜而大有已有
小大兼宜之勢維時適有鳳凰鳴于岐山文因其爲瑞爰從而
筮之得此小過之卦會定有繇辭如此周公作易至此遂繫之
曰筮過小過行自亨通所利惟在貞固自守也以事言之小如
伐崇作豐可爲大如師逾孟津不可爲良由鳳凰鳴岐其所遺
雝雝喈喈之音實有不宜上宜下之意惟得此意以幹事庶幾
大吉也謹按律呂有下生上生之說鳳凰之音中律呂其音之
爲上爲下宜與不宜自可以考律呂者考之且先儒釋雝雝喈

喈之義以爲臣下盡力民人協從與此不宜上宜下之義暗合
是即一徵矣
初六飛鳥以凶
艮位艮變離爲小過之豐謂文王行事小過乎物者在伐崇作
豐也飛鳥以凶因象辭類及之卽解上射隼高墉之謂蓋文王
仁信爲心豈棘其欲絲隼示之兆文乃伐崇是崇侯之凶飛鳥
以之亦以見係天命非人之所能爲也
六二過其祖遇其妣不及其君遇其臣无咎
坤位艮變巽爲小過之恒謂文王之爲小過在滅恒久之崇國

也惟崇爲恒久之國故有其祖其妣之可稽祖爲誰曰伯鯀妣
爲誰曰女狄伯鯀別號檮杌其不仁甚矣文王過之而自施其
仁女狄別號修已其能修教可知文王遇之而復修其教于是
使崇因壘而降故曰過其祖遇其妣然則何謂不及其君遇其
臣蓋明夷于南狩得其大首是崇侯已授首文王之仁所不能
及而卽其國以作豐是撫其臣以爲臣豈无所以遇之哉所以
紂雖在上不得而咎之也
九三弗過防之從或戕之凶
此又推原過滅崇國之由震位艮變坤爲小過之豫謂文王謙

順爲心過于與同人爲豫不昇爲防而使戕之者得從而肆其
毒所以來崇侯之譖而罹于因羑也凶孰甚焉
九四无咎弗過遇之往厲必戒勿用永貞
巽位震變坤爲小過之謙謂文王東禴守坤道小過于謙也小
過在謙宜得无咎然過在謙弗克過相遇爰于崇有再駕之往
往經再駕自不得仍以无功還故心懷危厲必重爲之戒以率
我士卒使之見可而進因時制宜勿用于前志永貞守也
六五密雲不雨自我西郊公弋取彼在穴
乾位震變兌爲小過之咸謂乾君之元德全屬西伯所以爲小

過處能取咸時之害我者以雪恨焉蓋自天作高山文王康之其爲雲也宜其膚寸而合不崇朝而雨遍天下不謂悍侯屯膏其致密雲不雨者不自遠人而自我西郊公于彼何哉爾時彼方離王朝而就國儼然據穴以自雄公于是奮然曰不入虎穴焉得虎郎用此再駕之師弋而取之而彼穴反爲我穴夫然後一雪咸時感害之恨而小事濟矣

上六弗遇過之飛鳥離之凶是謂災眚

兌位震變離爲小過之旅是文巳取崇未定爲都出經其地以爲旅舍祖妣君臣弗有所過徒過之而已又云飛鳥離之者就

小過似鳥取義見崇國邱墟庭可張羅時惟飛鳥離之凶何如也是謂此地之災青使然雖文王亦莫適自主也

論曰離有當鳥之說此卦爲坎之大象亦屢云鳥蓋坎爲水爲血鳥以口將雛液當乳亦一血之相爲蚁積豈以得氣有與于離爲血无與于坎耶要之氣无血不行血无氣不化血氣不相悖即水火不相射也宜夫坎之物離亦有之離之物坎亦有之可于中孚小過觀水火之通云

圖

坎離重卦反對作上經之終前如噬嗑賁後如晉明夷諸卦以互體交者多矣內外雨正卦尚未交也蓋水火之充塞于天地必取其貫注于雷風山澤中者一一假象以明絕无餘蘊然後以水火交者終之蓋至此而廣大之道悉備今觀其象離仍互離坎仍互坎于是內離之上即互坎之中外坎之中即互離之上此其一而二二而一固極參錯之致要其實祇以乾坤參錯而成則夫擬諸形容愈覺形容之莫罄非天下之至神孰能與于此

既濟亨小利貞初吉終亂

有過物者必濟故受之以既濟謂文王既有以過乎物則于事

必有濟既有所濟其爲亨何疑特其承小過來所亨乃其小者耳若于其大則在利貞蓋承前象可小事不可大事爲辭也守之以貞豈不欲初終如一无如正體爲既濟互體即爲未濟初以既濟用事則作邑遷都卜云其吉終以未濟用事則大統未集勘亂需時所以藹藹吉人卒爲亂臣不能坐致太平也

初九曳其輪濡其尾无咎

艮位離變艮爲既濟之蹇謂文以離麗軸艮少當既濟初猶有不堪其蹇難者輪就所乘言曳其輪以文王所乘之輪時敝壞不能正行故至于曳尾殆從行者濡其尾以文王從行之人拔

風帶雨不能自恤故至于濡總由王事多難所致非甘心效順
不自大其事不自尙其功安能如此此其所以爲艱貞者主矣
夫誰咎焉
六二婦喪其茀勿逐七日得
茀首飾也義見詩箋此以坤位離變乾爲既濟之需渭文以離
麗扶乾綱當既濟時有使坤位之人爲其需者焉則以淑女匹
君子而風化大行雖業已如月幾望要其所戴在君子實如其
首之有茀所藉爲飾以朝而不可離者也兹値君子于行奔馳
遠出方曳輪濡尾之不遑爰使爲淑女者失其所戴不復以朝

不啻婦之喪其茀焉斯時也限于閫閾不能如諸侯之逐隊景
從宜其永懷永傷矣然其終豈隔絶哉反復其道七日來復
則喪不終喪是在需之而已故曰勿逐七日得
九三高宗伐鬼方三年克之小人勿用
鬼方南土遠夷今黔粵間鬼子其遺種也此以震位離變震爲
既濟之屯謂征伐之事在既濟中亦有不免于屯者焉昔高宗
伐鬼方曾筮此卦用師三年乃能克之是濟而見其屯矣若文
王曾受小人之害因而伐小人之國勿用三年而已克之是又
有所以濟其屯者似不容以一類槪也

六四繻有衣袽終日戒
巽位坎變兌爲既濟之革謂既濟之兵革所獲有如此繻細密
繻袽絲袽細所以縛俘囚網而細密非縛尋常之俘囚乃有繻
袽之衣者其人爲誰殆崇侯也戒承小過九四往厲必戒爲言
終日戒言易也伐崇之役始雖三旬弗降至修教而復伐之因
壘而降則不特勿用三年亦且勿用三旬而僅此終日之戒已
克有所欲有矣箴云乎哉
九五東鄰殺牛不如西鄰禴祭實受其福
由前兩爻而推則此爻言殺牛言禴祭皆是言征伐旋歸燕饗

祭告之禮蓋乾位坎變坤爲既濟之明夷謂時既勞傷于外而
不明晦者之入于地不如利艱貞者之能有濟也鄰與國之稱
東鄰東方諸侯紂之黨牛承旅上爲言旅前已喪之此猶得而
殺之殆必由伐其國而克之爰于飲至獻俘時殺之也然則記
稱紂脯鬼侯以饗諸侯當卽此事其所饗蓋東諸侯也設非東
諸侯黨紂誰能饗此則是脯鬼侯者紂所以致紂脯鬼侯者東
諸侯也故曰東鄰殺牛西鄰西方諸侯文王之黨禴祭文王出
師既歸奉主反廟之祭言禴者明著其薄抑以承升萃爲言言
有孚也實受其福者所謂勿恤其孚于食有福也東鄰殺牛徒

逞凶暴不見其孚安見爲福此所以不如西鄰也謹按禮文禴爲宗廟之春祭天子諸侯皆用牛豈有西鄰而不殺牛者是則禴祭殺牛邦國常禮玆以殺牛可怪不殺牛可嘉同知牛非眞牛禴非時祭也

上六濡其首厲

兌位坎變巽爲既濟之家人謂文王與西鄰受福既多專務外勞无暇內濟致令爲家人者內治繁劇莫適爲容甘心首疾不特喪其茀首如飛蓬亦且濡其首難施膏沐其爲厲何如也然則至此而言月幾望其幾望于日昃離乎

易義原則 卷四 美 蘭朋堂

論曰物有首有尾事有得有喪勢有如有不如此豈可强而致耶然而天之中有人焉故曰任天者无功是不可不勉也

䷿

此與前卦反易卽爲之對故位雖全易而義亦全殊所不殊者四象仍是坎離各二而前以既濟互未濟此以未濟互既濟不殊中有迴殊者存耳要之二卦係乾坤之間體前卦剛爲本各當其文泰之類也此卦柔爲本各不當文否之類也此則二卦之定論也

未濟亨小狐汔濟濡其尾无攸利

物不可窮也故受之以未濟終焉在文王大統未集屬未濟然而顯謨啓後克不失其亨者若夫崇侯之事紂雖以虎爲名而奪攘矯虔負義奸宄直一小狐耳當其用壯眈眈而逐逐非不幾幾乎有以濟其欲迨至邪克之後且爲大師所克則是濡其尾而淪于喪其无攸利也豈不貽笑千古哉

初六濡其尾吝

艮位坎變兌爲未濟之睽謂特方未濟初固有難于爲睽者焉追維文王之爲睽也用享天子大齊天下向非遇既濟而遭蹇難尚不至于曳輪何至于濡尾所以諸侯從令大畏小懷而孤

易義原則 卷四 垩 蘭朋堂

矢之威大壯也玆豈謂善作者不必善成善始者不必善終乎彼小狐既以汔濟濡尾矣在積君子之終者設不克振君子之緒或至荏苒依違不免于濡其尾是未足以繼君子之濟蹇徒自比于小狐之剛終其爲吝尚堪言哉

九二曳其輪貞吉

坤位坎變坤爲未濟之晉謂時方未濟有難受以晉者焉此時蓋不可謂有成勞可康也若以爲有成勞可康則怠心或生蹇難將復起矣何從而得吉哉追維當日者文值既濟而遭蹇難會由曳輪而至濡尾以免于咎玆雖以濡尾爲吝然終无如所

接之焉何爰不獲已且不如效文王之小心昭事時以曳其輪者與爲貞固而幹事庶進退裕如動无不吉云爾

六三未濟征凶利涉大川

震位坎變巽爲未濟之鼎謂時方未濟正須計及鼎之當定焉蓋此時鼎遷于周義士非之至使反側子生心有是未濟之慮設不待天動威遽爾出師征之其凶將莫測夫何利所利者大川以北人心新服无貳得其人涉大川而鎮撫之庶于鼎有裨也所以武王未及下車封黃帝之後于薊周公諭君奭若涉大川暨汝奭其濟何莫非爲鼎計乎然則追維文王當未濟時往

往以征職爲凶利于涉大川以從事東北誠非漫然也

九四貞吉悔亡震用伐鬼方三年有賞于大國

巽位離變艮爲未濟之蒙謂時方未濟不期而有受之蒙者焉蓋此時既未得包亦未易擊計惟守之以貞始可得吉而悔亦隨亡也追維震當殷未帥師伐鬼方昏筮此爻後至三年之久用有賞于大國是其前事也茲得遇此後必如之正无容憂慮爲矣厥後周公東征亦三年是其驗矣謹按詩載文王謂紂小大近喪覃及鬼方可想見當日鬼侯歸命紂賊虐太過致鬼方痛心共作不靖文以西伯化行于南知鬼方難制上告天子于

是紂命震南伐雖未能克亦高宗以後不可少之功也大國謂周不言賞于天子而言賞于大國者緣此役由西伯贊成之所以求賞于西伯之國亦以紂之无道有功不賞使賞罰大權盡歸西伯也然則震何人也曰古者征伐之權惟在方伯諸侯皆其所屬不能爲主况鬼方在殷地廣人頑世爲強寇高宗猶爲所憊豈庶方小侯所能伐乎由是以思雖書缺有閒可因此以斷震亦方伯也國語言豕韋爲殷伯不傳屬何方可因此以斷震爲豕韋之君也然則震亦大國何復奉周爲大國曰周以盛德爲天下所歸天下莫大之國也左傳引書云大國畏其力小

國懷其德是宜于此會之

六五貞吉无悔君子之光有孚吉

乾位離變乾爲未濟之訟謂時當未濟有難免夫人之訟言者蓋卽渙四之意也追維文王之大統未集非必故爲其未濟而夫人感戴望速緣此詫異而爲之聚訟焉殊不知貞守臣節擇吉而行期无悔于後君子之事也其積之厚自發之光于是君子之事无非君子之光而有孚于上有孚于下并有孚于友邦斯在得其吉占彼訟言者諦觀于此夫亦可以渙然冰釋又何待有所質而後明也

上九有孚于飲酒无咎濡其首有孚失是

兌位雖變震爲未濟之解謂時當未濟有難盡得其解者焉追念紂之盤樂飲酒一切[illegible]倒辟常自文王樽簋用缶納約自牖與之相孚由是藉此有孚爲衆人解紛往往得其无咎其保全善類不少所恨者獨未能保全紂身解其沉湎使有康食耳蓋至淫酗肆虐自絶于天徒濡其首文其奈之何哉計文之有孚徧及天下從未有失所有失者惟是而已此文王之心所以終不能釋然于是也吁豈非天哉

論曰乾爲易之始首也未濟爲易之終尾也乾言首屬龍未濟言尾屬狐豈以物之靈怪者龍之外惟狐歟抑龍行雨以澤物陽剛之品君子也狐行媚以惑人陰柔之品小人也天地之屯蒙由訟師而履泰莫不由君子日月之升恒由既濟而未濟莫不由小人小人之意習尙炎凉小人之羣釀成淫酗殷之郎喪豈非酒哉君子觀濡首之占續濡尾後而知易之爲酒戒者深矣然龍之不見首猶狐之不見尾今不見尾者既因濡而見尾或恐不見首者有時因濡而見首乎无是理也龍[illegible]可濡則亦終不可見人安可以狐而例龍乎蓋苟有[illegible]當未濟時自不難轉諸乾是不易之理也

[illegible]易義原則卷之五

張瓚昭撰

繫辭上傳

繫辭本周公所作彖辭爻辭繫于[illegible]後者[illegible]書是也後世謂之上經下經此篇與下篇謂之[illegible]傳下傳者猶是凡釋經之語謂之傳且猶是統釋全經非上傳釋上經下傳釋下經也舊說以爲孔子作自今觀之覺與中庸相類先儒註中庸以天命之謂性等章爲子思之言以有子曰者爲子思引孔子之言愚不自揣竊謂宜從其例惜其人不可考耳觀其述易義以詔來者精明切實有過中庸无不及焉至其往復于易簡鄭重于安敦疑或重厚簡默之仲弓爲之及繹其言性與天道甚詳竊謂此與下篇說卦傳當必子貢爲之也

天尊地卑乾坤定矣卑高以陳貴賤位矣動靜有常剛柔斷矣方以類聚物以羣分吉凶生矣在天成象在地成形變化見矣

此原易所自來言兩間自有之體段自然之流露有如此聖人因之設卦以筮若有不容已者

是故剛柔相摩八卦相盪

摩因加也盪推運也剛柔相摩謂積爻成三畫之卦八卦相盪謂重卦爲六十四各得六畫也

鼓之以雷霆潤之以風雨日月運行一寒一暑

此承上文著明八卦之各成其象舊說惟虞氏震雷艮霆巽風兌雨離日坎月乾寒坤暑者得之蓋霆巨雷也聲大于常雷數倍擊物以斧斧實片石艮爲小石故艮爲霆也嘗考字義廷左加木爲梃杖也加金爲鋌箭鏃也皆殺人具又廷左加玉爲珽笏也周武帝以之擊殺宇文護豈廷上加雨而非天雷擊物具乎乃公羊傳指霆爲電說者引以釋此則大謬獨不思離爲日又爲霆是得兩象其何以處艮艮豈无一象者耶至若乾爲寒說卦傳有明文則坤從可推矣乾居西北戌亥方爲寒坤居西

南申未方宜其爲暑他若兩稱膏澤兌既爲澤則雨宜屬兌餘俱見後說卦傳

乾道成男坤道成女

乾道父道也成男謂成震坎艮之三男坤道母道也成女謂成巽離兌之三女

乾知大始坤作成物

知猶主也大始生生之原也作猶能也此殆言天生地成也

乾以易知坤以簡能

從上文推言知能以明其在易簡

易則易知簡則易從易知則有親易從則有功有親則可久有功則可大可久則賢人之德可大則賢人之業易簡而天下之理得矣天下之理得而成位乎其中矣

成位乎中謂人位乎中與天位乎上地位乎下相參德業完備斯謂成此蓋由上乾坤之知能推言人之知能聖人與上下同流之理已見端于此

聖人設卦觀象繫辭焉而明吉凶

此言聖人從圖得書也卦即圖辭即書自是以下輒卦與辭並言者所以發明周易之書一卦一辭相間成體聖人有所則而

爲之也聖人進上賢人言之謂周公設卦觀象謂設三畫以觀其本象設六畫以觀其內外二體及二互體之四象併參伍錯綜之衆象象得而理通爰繫以象辭爻辭而明其吉凶蓋合則圖則書而併言之其所以示告斷者皆在其中矣

剛柔相推而生變化

此于吉凶既明之後更遞詳占法蓋就爻之剛柔推致之有位剛而畫柔位柔而畫剛者亦有剛遇剛柔遇柔者其相推无常吉凶亦與爲无常而趨吉避凶之道存焉是之謂生變化大抵不離吉變凶凶化吉之意爾然六十四卦之遞相承以變化承

之費以剛柔相推承之也

是故吉凶者失得之象也悔吝者憂虞之象也

此就象占之與于人事者言之繫辭有吉凶在人事爲得失繫辭有悔吝在人事爲憂虞

變化者進退之象也剛柔者晝夜之象也六爻之動三極之道也

遇吉宜進遇凶宜退常理也若吉變凶進不終進凶化吉退不終退有進退之妙用焉玆云然者總謂吉變凶退之象也凶化吉進之象也剛者屬陽明象近于晝晝以作事動之時也柔者屬陰晦象近于夜夜以安身靜之時也至若陽明人所忌不可

更從晝以行陰晦人所嫌不可乘夜以理則有人從晝而我乘夜者人乘夜而我從晝者此相推之義實其象使然也然特一爻之動耳若六爻之動則其用更大蓋三才而兩之三才已致其極故曰三極之道也三極之道云何卽說卦傳陰陽剛柔仁義是

是故君子所居而安者易之序也所樂而玩者爻之辭也是故君子居則觀其象而玩其辭動則觀其變而玩其占是以自天祐之吉无不利

君子指學易之人承上文言君子无所不用其極也易之序不一自初至上六爻有序自乾坤至旣未濟全經有序其由上遞下由彼及此皆有條不紊宜君子之居而安也爻之辭亦多殊有就本卦兼之卦言者有併互卦及參伍錯綜言者莫不有情可見宜君子之樂而玩也然而居則就其靜言有時動焉則非居可概是故君子居則觀其象而玩其辭是其未動也動則觀其變而玩其占是其愼密也是以自天祐之吉无不利所謂五十以學易可以无大過矣

彖者言乎象者也爻者言乎變者也

此明彖與象是一而不可分象與爻是二而不可混蓋遇无九

六之卦通體不變則占彖辭彖卽象也統六畫爲辭可見非彖則无與于象故曰彖者言乎象者也爻就一畫言若其不變則无可爲占不繫以辭惟必遇九遇六剛變之柔柔變之剛然後舍彖不占特占變爻聖人于是繫以辭故曰爻者言乎變者也謂非變則爻无所爲言也乃後之說易者指爻爲象加象曰于爻傳上與夫解爻辭不及變義者皆顯失此節之旨矣

吉凶者言乎其失得也悔吝者言乎其小疵也无咎者善補過也

前已言吉凶者失得之象于此復云者蓋以失得爲準推類悔吝无咎也小疵者雖无望于得猶未必失也善補過者雖不免

于失尚无害于得也

是故列貴賤者存乎位齊小大者存乎卦辨吉凶者存乎辭憂悔吝者存乎介震无咎者存乎悔

介卽貞洪範所謂曰貞曰悔占用二者是也左傳貞風悔山是內卦爲貞外卦爲悔國語貞屯悔豫是遇卦爲貞之卦爲悔以此釋介悔二義庶與位卦辭一律至若小大云者陰陽剛柔之謂自德與體言之本屬不齊而惟卦之所主有在則小大弗論焉所以得其齊也悔吝言憂內辭亦先辭无咎言震外辭亦後辭震懼也

是故卦有小大辭有險易辭也者各指其所之

此承上文言小大雖以卦主而齊實有終不齊者是故卦有小大辭卽有險易有主小而辭險主大而辭易者亦有主大而辭險主小而辭易者要就所爲辭也者而細繹之其各爻所繫皆指其之卦爲言庶使人不迷于所往乎

易與天地準故能彌綸天地之道

準的也彌謂弓綸謂弦合之謂射言易象能與天地準所以射著得天地之道也

仰以觀於天文俯以察於地理是故知幽明之故原始反終故知死生之說精氣爲物游魂爲變是故知鬼神之情狀

仰以觀乎天之明有文而幽包乎地也俯以察乎地之幽有理而明承乎天也其幽與明之故可知也原三才二氣之所自始以反之于所自終其死與生之說可知也精氣爲物生之故神也游魂爲變死之故鬼也其情與狀可知也

與天地相似故不違知周乎萬物而道濟天下故不過旁行而不流樂天知命故不憂安土敦乎仁故能愛

與天地相似言效天法地得其化故不違知周道濟言濟離勞坎善其行故不過不流知命言說兌齊巽得其所故不憂安土

敦仁言敎艮出震養其正故能愛

範圍天地之化而不過曲成萬物而不遺通乎晝夜之道而知故神无方而易无體

天地萬物三才也晝夜之道二氣也易能範圍曲成之故能如才之无方如氣之无體神就易之極數知來言易就變動不居言其實一物也

一陰一陽之謂道繼之者善也成之者性也

此承上文申言三才中之易道道之大原出于天言道自天始立天之道曰陰與陽故云一陰一陽之謂道繼承也地順承天

道分柔剛統歸于善故曰繼之者善也成贊也人贊天地道分

仁義統歸于性故曰成之者性也

仁者見之謂之仁知者見之謂之知百姓日用而不知故君子之道鮮矣

之指性見之謂見性

顯諸仁藏諸用鼓萬物而不與聖人同憂盛德大業至矣哉

仁本隱也而能顯卽神以知來之義知本顯也而能藏卽知以藏往之義鼓吹嘘意此就陰陽之功效言如中庸之言鬼神

富有之謂大業日新之謂盛德

仁統四端兼萬善故顯諸仁爲富有前所云大業卽謂此知周萬物參兩間故藏諸用爲日新前所云盛德卽謂此

生生之謂易成象之謂乾效法之謂坤極數知來之謂占通變之謂事陰陽不測之謂神

生生之謂易蓋申言剛柔相推而生變化所謂變化无窮也成象之謂乾蓋申言卦象之設成其列象此爲易知之乾效法之謂坤蓋推言卦辭之繫效其成法此爲簡能之坤

夫易廣矣大矣以言乎遠則不禦以言乎邇則靜而正以言乎天地之間則備矣

遠不禦廣之用也邇靜而正大之用也備謂廣大悉備

夫乾其靜也專其動也直是以大生焉夫坤其靜也翕其動也闢是以廣生焉

此承上廣大之用而實指之大生廣生又承上生生爲言生固易道之樞紐也生人與物備三才也

廣大配天地變通配四時陰陽之義配日月易簡之善配至德

此承上推之極言易之功效惟廣大配天地故地有四時易之變通配之天有日月易之陰陽之義配之人有至德易之易簡之善配之謹按自篇首至此皆傳者自爲言

子曰易其至矣乎夫易聖人所以崇德而廣業也知崇禮卑崇效天卑法地

此以下始引孔子之言故特書子曰以表之言易之在人者如此蓋聖人體易以崇德廣業爰知夫以已之崇加禮于人之卑庶幾崇能效天卑自法地而卑高以陳貴賤位矣

天地設位而易立乎其中矣成性存存道義之門

天位乎上地位乎下而易行乎其中孰行之人行之也人何以行之成性存存道義之門

聖人有以見天下之賾而擬諸其形容象其物宜是故謂之象聖

人有以見天下之動而觀其會通以行其典禮繫辭焉以斷其吉
凶是故謂之爻
此申明上文象言象爻言變之義見易行于天地中其名目之
確不可混者有如此 此以知舍物宜典禮說易者其謬甚矣
言天下之至賾而不可惡也言天下之至動而不可亂也擬之而
後言議之而後動擬議以成其變化
此又申言象與爻辭之所言以見其關于人之言動者如此擬
議以成其變化就其言人之言動以為說所以起下文也擬議
下舊本有鳴鶴在陰以下七段係七爻辭之釋文用以釋其辭矣

與此處上下文不類却有類于文言且取後此之有類于文言
者兩處共十二段附于此七段之次概移置文言乾坤釋文之
後使不亂其類反復讀之方覺此處及後二處之文理血脈緊
相貫通
大衍之數五十其用四十有九分而為二以象兩掛一以象三揲
之以四以象四時歸奇於扐以象閏五歲再閏故再扐而後掛
此以下緊承上變化為言衍者推而衍之意謂推衍其策因其數
以為筮也易之道參天兩地而倚數故大衍之數五十蓋以參
與兩合而成五行以大稱謂累參與兩而十之得大數五十也

其用四十有九用七七之數也象兩象地數也象三象天數也
天數五地數五五位相得而各有合天數二十有五地數三十凡
天地之數五十有五此所以成變化而行鬼神也
此承上文衍數而釋象兩象三也天數本三地數本二至以五
十之大數衍而象兩象三則是天數五地數五若此者良由五
之位置以分二得掛一合併為三旋以象兩得象三合併成五
由是即參天之數倚之參五得數十有五合諸兩地之兩五是
為二十有五故曰天數二十有五由是即兩地之數倚之兩五
得數十合諸參天而參其兩五即兩其參五是為三十故曰地

數三十由是即衍數之終極言之凡得合天地之數五十有五
較之初用之數有進所以能成變化而行鬼神也
乾之策二百一十有六坤之策百四十有四凡三百有六十當期
之日
此又承上衍數推而言之以釋象四時併象閏亦在其中矣
二篇之策萬有一千五百二十當萬物之數也
此又承上推言其數以釋成變化行鬼神之義蓋惟萬物能變
化然莫非鬼神為之也
是故四營而成易十有八變而成卦

四營謂分掛揲扐易變也四營成一變三變成一畫十有八變而成卦謂成六畫之卦也

八卦而小成引而伸之觸類而長之天下之能事畢矣

八卦而小成謂成三畫之卦在九變時三畫已成傳顧言于十有八變而成卦之後蓋必六畫既成其中內外及互參伍錯綜之見爲小成者乃備惟于此審觀之往復流連之不已然後盡其能事所謂引而伸之觸類而長之正審觀之謂也

顯道神德行是故可與酬酢可與祐神矣

此亦承上文而推言之能莫如道引而伸之使能畢則道顯何

處乎幽深事莫如德行觸類而長之使事畢則德行神何憂乎險阻能堪顯道故可與酬酢事莊神德行故可與祐神是易數之極功也

子曰知變化之道者其知神之所爲乎

變化之道天地萬物之道也自上文言擬議以成其變化後文推而極之申言變化者數節至此特引孔子贊揚之語以結之揭出神之所爲則又以起下文也

易有聖人之道四焉以言者尚其辭以動者尚其變以制器者尚其象以卜筮者尚其占

知神之所爲則知易无所不有于是自聖人作之有聖人之道四焉此其綱領也下文各申言之

是以君子將有爲也將有行也問焉而以言其受命也如嚮无有遠近幽深遂知來物非天子之至精其孰能與於此

此節申明以言者尚辭

參伍以變錯綜其數通其變遂成天地之文極其數遂定天下之象非天下之至變其孰能與於此

此節申明以動者尚其變

易无思也无爲也寂然不動感而遂通天下之故非天下之至神

其孰能與於此

此節申明以制器者尚其象

夫易聖人所以極深而研幾也唯深也故能通天下之志唯幾也故能成天下之務唯神也故不疾而速不行而至

此節申明以卜筮者尚其占

子曰易有聖人之道四焉者此之謂也天一地二天三地四天五地六天七地八天九地十

聖人之道即變化之道四焉者皆神之所爲即得之變化所用之數是數實在節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之分屬于天地者

非聖人孰能知而成之蓍數之爲用本神有定而若无定无定
而實有定无非變化爲之所以其道難知自大衍以下皆言數
故終之以此而數之神以蓍乃說者割天一以下二十字作下
文之并語宜其文義難通以爲錯簡也茲釋其義而還其舊以
舊文之義至精非可率爾易置也讀者詳之
子曰夫易何爲者也夫易開物成務冒天下之道如斯而已者也
是故聖人以通天下之志以定天下之業以斷天下之疑
此所謂易承上文而言表易數也變化之道卽在其中
是故蓍之德圓而神卦之德方以知六爻之義易以貢聖人以此

洗心退藏於密吉凶與民同患神以知來知以藏往其孰能與於
此哉古之聰明叡知神武而不殺者夫
德與義卽變化之道圓而神方以知易以貢正見其變化處
是以明於天之道而察於民之故是興神物以前民用聖人以此
齋戒以神明其德夫
聖人早以易道神明其德不待則著繫辭然後加之意也
是故闔戶謂之坤闢戶謂之乾一闔一闢謂之變往來不窮謂之
通見乃謂之象形乃謂之器制而用之謂之法利用出入民咸用
之謂之神

此仍是申言變化之道與神之所爲有耦乃可闔坤畫皆耦其
德陰闔故闔戶謂之坤乾畫无耦无所爲闔其德陽明故闢戶
謂之乾
是故易有太極是生兩儀兩儀生四象四象生八卦八卦定吉凶
吉凶生大業
太極卽三極謂六畫蓋惟卦有六畫斯上下四旁極其至故謂
六畫爲太極兩儀卽三才兩之之義謂因而重之之有內外卦
也兼三才止得三畫惟重卦乃有六畫是六畫之太極生于兩
儀也四象謂內外兩卦合兩互卦其象有四惟象有四然後所

示以明不因示須四象可不重卦是兩儀生于四象也八卦謂
三畫之乾坎艮震巽離坤兌四象之爲象雖四其畫皆三總不
出八卦之外所謂八卦成列象在其中是四象生于八卦也八
卦以象告便可定吉凶不須六十四卦吉凶之生由于方以類
聚物以羣分業莫大于方物卽下文所云是也是八卦能定吉
凶非吉凶所由生吉凶生于大業也
是故法象莫大乎天地變通莫大乎四時縣象著明莫大乎日月崇
高莫大乎富貴備物致用立成器以爲天下利莫大乎聖人探賾
索隱鉤深致遠以定天下之吉凶成天下之亹亹者莫大乎蓍龜

此承上文大業而極言之以見吉凶所自生者有如此六言莫大皆謂業之莫大其言法象莫大乎天地是謂法象之業莫大乎天地餘放此

是故天生神物聖人則之天地變化聖人效之天垂象見吉凶聖人象之河出圖洛出書聖人則之易有四象所以示也繫辭焉所以告也定之以吉凶所以斷也

神物指蓍龜聖人則之謂聖人用以卜筮也天地變化聖人效之謂爲筮必須十有八變也天垂象見吉凶聖人象之謂十有八變既畢六畫之卦象已成克有吉凶可見遂得因以爲占也

由是而言河出圖洛出書聖人則之昭然是言則圖書以作易其列卦畫于前是則圖繫彖辭爻辭于後是則書故繼之以易有四象所以示也原以申明其列卦畫于前之意即以申明其則圖之意也繼之以繫辭焉所以告也定之以吉凶所以斷也更以申明其繫彖辭爻辭于後之意即以申明其則書之意也傳文明晰至矣豈可誣哉讀者詳之庶知下文叠叠言書皆緊接此書字爲言非有他也

子曰書不盡言言不盡意

此謹承上文洛出書聖人則之爲言引孔子之言書者以起下文所謂書即上繫辭以告之辭周公則洛書而繫之者傳言書自此始後凡言書者放此蓋孔子言易道之大雖周公所繫之辭猶未之盡而況可以淺嘗盡其意耶謹按此上舊本有自天祐之釋文一節先儒以爲錯簡今移置鳴鶴七段之後附于文言乃見此節與上文緊相承之義

然則聖人之意其不可見乎

此乃傳者因上孔子之言設此疑難以引起下文

子曰聖人立象以盡意設卦以盡情僞繫辭焉以盡其言變而通之以盡利鼓之舞之以盡神

此仍述孔子之言以解之見學易重意不重言蓋既立象盡意設卦盡情僞則繫辭雖畧亦祗自盡其所欲言是在人自領之耳變通盡利鼓舞盡神即人自領之道也

乾坤其易之緼耶乾坤成列而易立乎其中矣乾坤毀則无以見易易不可見則乾坤或幾乎息矣

緼即絪緼之緼猶氣脈之脈蓋謂其主宰是綱維是也乾坤成列就其對待言然其錯綜以成六子相盪以成六十四卦是已寓流行之用而易之道全立乎其中矣後反言以足其說所以明易道之尊无非廣大悉備之意

是故形而上者謂之道形而下者謂之器化而裁之存乎變推而行之存乎通舉而措之天下之民謂之事業

道即天道地道人道器即立成器之器先言變通後言事業明夫不知變通者不可與言事業也

是故夫象聖人有以見天下之賾而擬諸其形容象其物宜是故謂之象聖人有以見天下之動而觀其會通以行其典禮繫辭焉以斷其吉凶是故謂之爻

此節明係重出試思傳者何故有重出文字觀是故夫象四字可見其鄭重分明蓋謂必如是云云始謂之象非可與爻混也

且爻亦何可混也必如是云云始謂之爻尤不與象混也反復丁寧之意至深切矣後之人何弗詳之顧解四象爲四爻且加象曰于爻傳上乎謬戾大甚不可不辨

極天下之賾者存乎卦鼓天下之動者存乎辭化而裁之存乎變推而行之存乎通神而明之存乎其人默而成之不言而信存乎德行

卦即謂圖辭即謂書申明則圖書之意以結之也言變通後舍事業而言其人與德行見非其人之德行不能與言事業也

周易繫辭下傳

八卦成列象在其中矣因而重之爻在其中矣剛柔相推變在其中矣繫辭焉而命之動在其中矣

剛柔相推謂後卦次前卦其後卦之畫與前卦有異由剛柔推移而然非謂策數屬動而變也然策數之動而變即視此故曰變在其中矣

吉凶悔吝者生乎動者也剛柔者立本者也變通者趣時者也

吉凶悔吝辭也然非動則不繫之辭故四者皆生乎動剛柔乃爻之本體故曰立本變通則其後焉者故曰趣時

吉凶者貞勝者也

貞正而固也蓋確然不易之謂大凡人事平常不見爲吉亦不見爲凶惟超乎平常至有所勝其爲際遇不吉則凶无中立之地故曰吉凶者貞勝者也此以見人无常勝之術取勝易守勝難時方據勝慎毋自狃也然則卦象之勝安在曰在剛柔體剛而遇剛位則剛勝體柔而遇柔位則柔勝要必視卦德之宜否以定吉凶要不外乎順逆也書云一極備凶一極無凶極勝也

天地之道貞觀者也日月之道貞明者也天下之動貞夫一者也

天道可觀象地道可觀法故曰貞觀日道明乎晝月道明乎夜故曰貞明天下之動不吉則凶惟斯二者而已不能立乎二之

中故曰貞夫一
夫乾確然示人易矣夫坤隤然示人簡矣爻也效此者也象也者
像此者也
確然就純剛言隤然就純柔言
爻象動乎內吉凶見乎外功業見乎變聖人之情見乎辭
凡人守常雖有功業亦不見故功業見乎變聖人謂周公情就
德之見于外感于人者言後人以周公與孔子並稱曰周情孔
思情固未有優于周公者
天地之大德曰生聖人之大寶曰位何以守位曰仁何以聚人曰

財理財正辭禁民爲非曰義
此承上文功業爲言而情見乎辭亦在其中
古者包犧氏之王天下也仰則觀象於天俯則觀法於地觀鳥獸
之文與地之宜近取諸身遠取諸物於是始作八卦以通神明之
德以類萬物之情
觀象謂觀日星觀法謂觀水土鳥獸之文謂毛羽及蹄跡鱗之
曰與地之宜殆就草木言耳惟草木乃各有地之宜也近取諸
身身之五官有竒耦遠取諸物物之氣體有剛柔八卦之作如
此此所以廣大悉備也通神明之德言變之大也類萬物之情
言用之廣也謹按卦畫與字畫相近卦象之與宜即文字之與
觀鳥獸之文一語正與世傳蒼書鳥跡之說合是其徵也
作結繩而爲罔罟以佃以漁蓋取諸離
結織造也繩絲縷交合之總名罔罟佃漁所需之罔罟也離爲
目重離互巽爲繩罔罟以繩爲綱目佃焉漁焉以供人食即書
所謂鮮食是也然觀佃字之義則粒食之利已與但不會以耒
耜起土耳至若布帛之爲衣裳亦織造絲縷爲之惟是布帛繩
小而目密罔罟繩大而目疏微有不同然既能觀卦而成罔罟
豈不能推類而爲布帛下文言衣裳而不言所取可見衣裳所

取亦在結繩也且離爲文明之卦當屬文字所由盛下文結繩
而治與此結繩同文其意正可徵會
包犧氏没神農氏作斲木爲耜揉木爲耒耒耨之利以教天下蓋
取諸益
包犧時人雖知佃田爲食然耒耜未興農之利未普得神農之
教而粒食有賴此萬邦所由作乂也取諸益者震動巽入在坤
土艮土間是耕種之事所見端至于坤爲牛而加以艮其背居
然牛耕之象益象近于中孚與頤是亦離之大象純離牛也
日中爲市致天下之民聚天下之貨交易而退各得其所蓋取諸

噬嗑

艱鮮既奏火及懋遷聚貨交易工商賈所由與農並重也取諸噬嗑者逐末之人祇求口實交易之道始本不合必噬焉而後合神農于耒耜外又教民以此利誠溥哉

神農氏沒黃帝堯舜氏作通其變使民不倦神而化之使民宜之易窮則變變則通通則久是以自天祐之吉无不利黃帝堯舜垂衣裳而天下治蓋取諸乾坤

黃帝堯舜之時文明大啓法制大備固宜有此取諸乾坤者易簡之理得也

刳木爲舟剡木爲楫舟楫之利以濟不通致遠以利天下蓋取諸渙

不通謂陸路隔水人行不通必需舟楫濟之凡遠莫致者舟楫能致之天下之大无處不用此水利所以大也竊謂致民聚貨舟楫功多中庸言水之不測曰貨財殖焉是其義也不言引重者借力于風水雖重不覺其重也自禹濬畎澮以行舟而有無化居殆无遠不遷矣

服牛乘馬引重致遠以利天下蓋取諸隨

舟車皆能致遠傳顧先舟而後車者車載重則覺其重不如舟之舉重若輕也然遇廣原无水舟不得行則車利大耳

重門擊柝以待暴客蓋取諸豫

水陸既通四方輻輳宜夫爲客者之或有暴也玩一待字猶是凡事豫則立之意云

斷木爲杵掘地爲臼臼杵之利萬民以濟蓋取諸小過

粒食弗精養且猶疏故始有耒耜終不可无杵臼也取小過者殆卽食不厭精之義

弦木爲弧剡木爲矢弧矢之利以威天下蓋取諸睽

此但溯弧矢所自未明言所司所司蓋不待明言也雖曰征伐

自天子出然古者有征无戰所謂威天下不以兵革之利王者之事則此所謂弧矢之利以威天下豈非霸者之事乎霸者爲何方伯是也

上古穴居而野處後世聖人易之以宮室上棟下宇以待風雨蓋取諸大壯

震木爲棟乾天爲宇後世誇棟宇之壯麗者曰木天卽此義

古之葬者厚衣之以薪葬之中野不封不樹喪期无數後世聖人易之以棺槨蓋取諸大過

葬取大過取其宜過于厚之義象爲澤風卽風水之說所由起

上古結繩而治後世聖人易之以書契百官以治萬民以察蓋取
諸夬
結繩卽取離所作契刻也與呂覽契舟求劒之契同自八卦作
而字畫興其時將絲縷織成文字非不可歷久而行遠故曰結
繩而治但工費煩難猝不易得勢必闕如者多不若取木版竹
簡而書爲之契刻之工易而資不費可得周詳所以官治而民
察人不得而作奸也謹按夬兼乾兌二金義取以剛決柔正刀
筆刻劃版簡之象乃剞劂之始非文字之始也
是故易者象也象也者像也彖者材也爻也者效天下之動者也

是故吉凶生而悔吝著也
材猶云材料彖惟屬材所以能言乎象
陽卦多陰陰卦多陽其故何也陽卦奇陰卦耦
震坎艮爲陽卦其畫皆一剛二柔柔德屬陰故曰陽卦多陰巽
離兌爲陰卦其畫皆一柔二剛剛德屬陽故曰陰卦多陽其所
以然者蓋就其畫數之陽卦之畫數皆奇陰卦之畫數皆耦惟
此之故耳
其德行何也陽一君而二民君子之道也陰二君而一民小人之
道也

德行卦德之見于行事者剛畫屬君柔畫屬民此下舊本有易
曰憧憧往來以下十一節茲裁歸文言末
子曰乾坤其易之門邪乾陽物也坤陰物也陰陽合德而剛柔有
體以體天地之撰以通神明之德
乾坤其易之門承闔戶謂坤闢戶謂乾爲言明乾坤爲易之首
務也陰陽无體以剛柔爲體故陰陽但以德言必剛柔乃以體
言曰合德者陰德與陽德相應合也曰有體者見有无體者在
也天地之撰有體宜其體之神明之德无體宜其通之
其稱名也雜而不越于稽其類其衰世之意邪

此言乾坤以下諸卦其稱名雜見衰世雜而不越見聖人處衰
世之意
夫易彰往而察句來而微句顯闡幽開而當名辨物正言斷辭句
則備矣首二句從容川汪氏所定
彰表彰也通往來言易之爲書表彰既往而致其察表彰將
來而極其微于是顯者爾形爲顯是在闡幽者不任其幽是在
開而又非漫然闡開也名必當物必辨言必正辭必斷則于道
庶幾備矣
其稱名也小其取類也大其旨遠其辭文其言曲而中其事肆而

隱因貳以濟民行以明失得之報

貳謂吉人與凶人之事各殊于是凶人失道有失之報吉人得道有得之報而總於濟民行見焉聖人作易本其事以繫辭于小中見大于遠中見文于曲而中見肆而隱无非因凶人吉人之事判然貳道不相侔用合紀之昭垂勸戒以濟後世之民敎行誼使明失凶得吉之報爲不爽云左氏謂春秋之稱微而顯志而晦婉而成章盡而不汙懲惡而勸善殆卽此意

易之興也其于中古乎作易者其有憂患乎

春秋戰國時謂周初爲中古故先儒註孟子云中古周公制禮時也憂患謂周公遭流言也

是故履德之基也謙德之柄也復德之本也恆德之固也損德之修也困德之辨也益德之裕也井德之地也巽德之制也履和而至謙尊而光復小而辨於物恆雜而不厭損先難而後易益長裕而不設困窮而通井居其所而遷巽稱而隱履以和行謙以制禮復以自知恆以一德損以遠害益以興利困以寡怨井以辨義巽以行權

諸卦皆耐人觀玩獨舉此九卦反復推詳著明其體用功效傳者固爲憂患起見然豈謂无憂患者遂可不加之意耶蓋亦思安不忘危樂不忘憂存不忘亡治不忘亂從古聖人之作用也

易之爲書也不可遠爲道也屢遷變動不居周流六虛上下无常剛柔相易不可爲典要唯變所適

此言易道取其通不可拘執雖爻彖分列總須隨時觀玩以意求之斯爲得焉

其出入以度外內使知懼又明於憂患與故无有師保如臨父母初率其辭而揆其方旣有典常苟非其人道不虛行

出入猶往來謂卦爻變易有由內往而出外者有由外來而入內者其內外相反雖安其舊能保其无可懼乎能保其无憂患

與故乎聖人慮人不知不明特揭其度于入內出外之間使人知所懼又使人明於憂患與故庶幾无有師保如臨父母雖在學易之初有必嚴者設爲其初者第率其辭而卽能揆其方旣有典常則眞其人矣道斯可行矣苟非然者人非其人將道亦非其道天下豈有虛行之道哉人其善自忖可也

易之爲書也原始要終以爲質也六爻相雜爲其時物也

必有質乃爲物其爲物乃克奉時特易之爲書則非凡質可比蓋以初原其始以上要其終是澈上而澈下也其爲物亦非凡物可比爻自始初至終上六爻之間无所扞格以違時蓋爻與

爻相錯自爻與爻相雜以赴乎時之所自然適成其渾融也
其初難知其上易知本末也初辭擬之卒成之終
言原始之初難知要終之上易知是由初爲本在所重上爲末
非所重也且初无憑藉創爲辭以擬之則難上乃卒成之終辭
有所因則易似不專係乎重不重也
若夫雜物撰德辨是與非則非其中爻不備
物與德患其歧覩是與非患其混觀惟易之道雜採衆物以撰
具吾德仍復辨晰德中之似是與夫物內之貞非則惟中爻備
之傳特反其辭以示鄭重見中爻視初上爲尤要也按此于初

上外概以二三四五爲中爻最合經旨可援以訂彖爻二傳及
文言之謬矣
噫亦要存亡吉凶則居可知矣知者觀其彖辭則思過半矣
此亦猶是君子居則觀其象而玩其辭之意存亡吉凶辭所具
也居對動言思過半以有爻辭在
二與四同功而異位其善不同二多譽四多懼近也柔之爲道不
利遠者其要无咎其用柔中也三與五同功而異位三多凶五多
功貴賤之等也其柔危其剛勝邪
此承上文言爻辭但舉二三四五不及初上者初上前語已悉

故也
易之爲書也廣大悉備有天道焉有人道焉有地道焉兼三才而
兩之故六六者非它也三才之道也道有變動故曰爻爻有等故
曰物物相雜故曰文文不當故吉凶生焉
三畫爲卦道取三才因而重之乃成六畫所謂兼三才而兩之
也三才之兩爲陰陽剛柔仁義詳說卦傳茲不詳其目致丁寧
曰六者非他也三才之道也所以指示夫人者切矣道有變動
故曰爻言不變動不得謂爻也爻有等故曰物言爻有剛柔上
下之等級非物而何物相雜故曰文言彼此相參錯文自可覩

文不當故吉凶生焉言唯其時物當否任其自然所以有吉不
能无凶也
易之興也其當殷之末世周之盛德邪當文王與紂之事邪是故
其辭危危者使平易者使傾其道甚大百物不廢懼以終始其要
无咎此之謂易之道也
往復玩味此節深歎史遷謂文王作易者妄也傳言當文王之
事遂以爲文王作易傳亦言當紂之事豈紂亦與于作易耶竊
據左傳韓宣子觀易言周公之德斷以爲周公作易爲是其辭
危通釋易辭危者以下概言易道易之興在此正以見末世有

盛德

夫乾天下之至健也德行恆易以知險夫坤天下之至順也德行恆簡以知阻能說諸心能研諸侯之慮定天下之吉凶成天下之亹亹者

乾坤之易簡前已言之茲復云者以易而不知險簡而不知阻則大失乾坤所以爲易簡之理而德行无以措之天下矣夫天下之至易簡莫如乾坤之德至險阻莫如諸侯之慮紂不能由說諸心而研之雖有天下不能守文能由說諸心而研之故能使諸侯畏而愛之以有天下之二于是興八百年之基業富有

日新莫之與比是眞所謂旋乾轉坤者

是故變化云爲吉事有祥象事知器占事知來天地設位聖人成能人謀鬼謀百姓與能

易道之變化云爲周于天下然非遠于人事也迭舉事言見其无事不包亦非絕于思議也極三才而引近之自人而之鬼終使百姓亦與能其切于日用蓋如此

八卦以象告爻彖以情言剛柔雜居而吉凶可見矣變動以利言吉凶以情遷是故愛惡相攻而吉凶生遠近相取而悔吝生情僞相感而利害生凡易之道近而不相得則凶或害之悔且吝

此于卦爻之剛柔離居見與諸侯之雜居相類居雜慮亦雜也故就利與情指實凡一切相攻相取相感不相得處一一䌖陳言爻體卽以言諸侯也

將叛者其辭慚中心疑者其辭枝吉人之辭寡躁人之辭多誣善之人其辭游失其守者其辭屈

辭往來聘問之辭命也諸侯之慮不能遽虛而研故研之于辭蓋言爲心聲不可僞爲也

周易說卦傳

說卦者解說卦象者也篇中辭簡意該周詳切實使後人得知

設卦立象列位分方之所自賴有此篇其言三才兩之與前傳同而指實名目闡明天地山澤雷風水火諸精蘊著才氣之橐籥見造化之根原則有以補前傳所未逮朋嘗舉此意以歷觀諸經惟禮運竅於山川播五行於四時數語能與之相發明他如中庸之言天地山水尚見不及此其餘又何論乎通體不見子曰字疑孔子所自作第考古本俱列在繫辭上下傳之後且其中有申明上下傳之文則又不敢斷歸孔子或仍是孔子高弟如子貢者流爲之非夫曲學小數所得而窺測所得而淆亂也則以傳文非不明而眞解非難索故也

昔者聖人之作易也幽贊於神明而生蓍

贊助也蓍非藉人而生當有神明司之惟聖人德盛幽贊於神明而蓍乃生焉蓋神物之生異乎凡物者如此

參天兩地而倚數

參卽三兩卽二倚偏也因也倚數者易之數因乎其偏而起也倚數與用異用數用其全倚數倚其偏乾用九用其全也三分九數各得三是三者天之偏數故爲筮之數于天數倚三坤用六亦用其全也三分六數各得二是二者地之偏數故爲筮之數于地數倚二

觀變於陰陽而立卦發揮於剛柔而生爻和順於道德而理於義窮理盡性以至於命

前言昔聖作易以人合天地此則申言合天地人而作易仍由地與人而達天蓋謂聖人觀變于天道之陰陽而立卦發揮于地道之剛柔而生爻和順于人道之道德而理于卦爻之義于是乎能窮地理人性以至上達于天之大命

昔者聖人之作易也將以順性命之理是以立天之道曰陰與陽立地之道曰柔與剛立人之道曰仁與義兼三才而兩之故易六畫而成卦分陰分陽迭用柔剛故易六位而成章

此統卦義爻義　言之其歸宿在爻義後人遂忘其有卦義也不知三才在八卦中三才之兩豈出八卦外竊嘗就八卦求五行屬水火者各一其餘則屬金者二屬土者二屬木者二二非兩乎金土木皆有體質非才乎是可于八卦言五行卽可于五行言三才才之對爲氣才在氣卽與俱未有才而離乎氣者蓋水火二者卽氣也夫然請得表而出之曰二氣三才爲五行又得表而出之曰八卦統二氣三才爲體卽以五行爲體天道陰與陽乾陽而兌陰也皆金體也地道柔與剛坤柔而艮剛也皆土體也人道仁與義震仁而巽義也皆木體也大抵爻以三畫

論則初四屬地道兼坤艮二五屬人道兼震巽三上屬天道兼乾兌以六畫論則初艮二坤三震四巽五乾上兌也至若分陰分陽云者意主流行言是明明于才中見氣蓋不必顯然言氣已爲下節伏根矣

天地定位山澤通氣雷風相薄水火不相射八卦相錯

天位乎上地位乎下何以交賴乎氣氣何以交山澤通之澤爲天道之陰卽在地下之天天挾日星之火在地下而鍾水所以澤有氣通山山爲地道之剛卽地之隆然高起者外高起而中空洞所以能納受澤氣上行通于天然則孰爲氣雷風其大焉

者雷有形體有知覺風无形體无知覺其兩相薄不兩相戾來有自也來矣自自水火水非火不融火非水不化是以兩相依不兩相射八卦之爲象其功用如此所以彼此能相溢貫彼此互相錯錯則順少逆多有不可以跡象拘者

數往者順知來者逆是故易逆數也雷以動之風以散之雨以潤之日以烜之艮以止之兌以說之乾以君之坤以藏之

前爲後之鑒人欲知來必須數往周公作易述文王與紂既往之事以喻天下後世之來者使克有知意良切也第易乃爲筮之書人但重知來不重數往豈知舍數往无以爲知來之準正

不得以往者易數因其情勢便順而畀之以來者難知因其情勢違逆而畀之聖人祗緣逆而難知之故特爲作易定占以決疑是故易之爲數逆數也數之關國計而最宜逆知者莫如時時和則歲豐可以預籌興事不和則歲歉必須預備不虞其占應天下人之性命要不外震雷巽風坎雨離日之象以爲占誠以歲功之成必賴有以動之有以散之有以潤之有以烜之也更不外艮山兌澤乾天坤地之象以爲占誠以收歲功之成必賴有以止之有以說之有以君之有以藏之也卑歲功以見端其餘可類推

帝出乎震齊乎巽相見乎離致役乎坤說言乎兌戰乎乾勞乎坎成言乎艮

帝卽前傳所紀包犧神農黃帝堯舜之五帝皆神靈首出前民利用者其作而王天下出乎震也觀取作卦以通德類情齊乎巽也罔罟佃漁相見乎離也耒耨以教致役乎坤也交易得所說言乎兌也阪泉光吉戰乎乾也洪水方割勞乎坎也平地成天則壤成賦成言乎艮也

萬物出乎震震東方也齊乎巽巽東南也齊也者言萬物之潔齊也離也者明也萬物皆相見南方之卦也聖人南面而聽天下嚮

明而治蓋取諸此也坤也者地也萬物皆致養焉故曰致役乎坤兌正秋也萬物之所說也故曰說言乎兌戰乎乾乾西北之卦也言陰陽相薄也坎者水也正北方之卦也勞卦也萬物之所歸也故曰勞乎坎艮東北之卦也萬物之所成終而所成始也故曰成言乎艮

上文以出震言帝此言萬物亦從同以帝之出震爲萬物而出斯萬物亦與之俱出帝之齊巽爲萬物而齊斯萬物亦與之俱齊餘放此至若八卦各有其方殆由觀象觀法而定傳已承上文明疏其義則分方之義卽在其中矣

神也者妙萬物而爲言者也動萬物者莫疾乎雷撓萬物者莫疾乎風燥萬物者莫熯乎火說萬物者莫說乎澤潤萬物者莫潤乎水終萬物始萬物者莫盛乎艮故水火相逮雷風不相悖山澤通氣然後能變化既成萬物也

此因前傳言神之所爲未明言神之所爲奚屬爰一一申明之先敘水火次敘雷風而後及山澤序與天地定位節反易其言造化之根原更爲昭晰蓋八卦之功用賴以詳明是能發從古經傳所未發而有得于羲皇之觀察者信屬夫子言性與天道之宗旨非子貢莫得而聞者也則此傳之爲子貢作无疑也

乾健也坤順也震動也巽入也坎陷也離麗也艮止也兌說也

八卦之義廣大自有難以一字盡者故他傳與此有異同讀者當會通而合解之卦義斯備

乾爲馬坤爲牛震爲龍巽爲雞坎爲豕離爲雉艮爲狗兌爲羊

此言遠取諸物之大概如此其物不必于其卦見惟艮爲狗之義見于遯卦內三爻

乾爲首坤爲腹震爲足巽爲股坎爲耳離爲目艮爲手兌爲口

此言近取諸身之大概如此其于經不拘泥與取諸物同

乾天也故稱乎父坤地也故稱乎母震一索而得男故謂之長男巽一索而得女故謂之長女坎再索而得男故謂之中男離再索而得女故謂之中女艮三索而得男故謂之少男兌三索而得女故謂之少女

此申明乾道成男坤道成女之義

乾爲天爲圜爲君爲父爲玉爲金爲寒爲冰爲大赤爲良馬爲老馬爲瘠馬爲駁馬爲木果

海國見聞載西北方之海四時常冰舟不可越此乾爲冰之說也今按西洋貢船不取道于西北必此之故其爲寒可知也竊觀天文凡星之屬乾象如三垣內帝星及大火大角之類色皆

大赤是又乾爲大赤之說也

坤爲地爲母爲布爲釜爲吝嗇爲均爲子母牛爲大輿爲文爲衆爲柄其於地也爲黑

始言坤爲地終言其於地也爲黑始爲統辭言天下終爲偏辭言西南方殆與前言坤爲牛此言爲子母牛相類謹按禹貢梁州土青黎黑水出焉是於地爲黑之徵也

震爲雷爲龍爲玄黃爲旉爲大塗爲長子爲決躁爲蒼筤竹爲萑葦其於馬也爲善鳴爲馵足爲作足爲的顙其於稼也爲反生其究爲健爲蕃鮮

震象多與乾近是爲乾道所成之長男

巽爲木爲風爲長女爲繩直爲工爲白爲長爲高爲進退爲不果爲臭其于人也爲寡髮爲廣顙爲多白眼爲近利市三倍其究爲躁卦

巽爲坤道所成之長女惟近利市三倍與坤之主利相近其究爲躁卦則又有乾剛意在矣

坎爲水爲溝瀆爲隱伏爲矯輮爲弓輪其於人也爲加憂爲心病爲耳痛爲血卦爲赤其於馬也爲美脊爲亟心爲下首爲薄蹄爲曳其於輿也爲多眚爲通爲月爲盜其於木也爲堅多心

血屬坎卦與氣屬離卦並爲醫經宗旨惟是坎爲陽卦何以爲月月晚中明陽也稱太陰者柔包剛也且坎爲君子之道何以爲盜陷也昔管仲遇盜舉二人焉上以爲公臣曰其所與遊辟也可人也正得坎陷爲盜之意

離爲火爲日爲電爲中女爲甲胄爲戈兵其於人也爲大腹爲乾卦爲鼈爲蟹爲蠃爲蚌爲龜其於木也爲科上稿

離爲陰卦何以爲日日輪中闇陰也稱太陽者剛包柔也左傳純離爲牛離之于經不爽此以見左傳說易最精確往往補易傳所未備讀易者兼讀左傳可也

艮爲山爲徑路爲小石爲門闕爲果蓏爲閽寺爲指爲狗爲鼠爲黔喙之屬其於木也爲堅多節

凡山本有无石者既云艮爲山又云爲小石殆與既云坤爲地又云於地爲黑相類至於山之有木本難指數而專主之曰其於木也爲堅多節原與坎離之於木同屬木之一偏蓋其于巽爲木之外有是一木猶之乾爲馬之外有震於馬坎於馬之類皆偏辭非統辭也

兌爲澤爲少女爲巫爲口舌爲毀折爲附決其於地也爲剛鹵爲妾爲羊

此所謂澤非但尋常藪澤直謂海也卽於地爲剛鹵一語足其確徵蓋惟海岸乃有剛鹵之地尋常藪澤无所爲剛鹵也

周易序卦傳

前傳云君子所居而安者易之序也是易之爲書有序爲君子所必推詳也豈得不于卦而明著其爲序乎此孔門贊易所爲序卦有傳也今觀其立說與諸傳不和襲非與諸傳同出一手而敘述有條理每于援世情中寓勸戒使上下經一串相聯屬之義了然于言表豁然于人心所關于易道非淺鮮也愚于彖辭下已備述之茲但直錄原文亦以原文本自明顯不煩再加

釋文也
有天地然後萬物生焉盈天地之間者唯萬物故受之以屯屯者盈也屯者物之始生也物生必蒙故受之以蒙蒙者蒙也物之穉也物穉不可不養也故受之以需需者飲食之道也飲食必有訟故受之以訟訟必有衆起故受之以師師者衆也衆必有所比故受之以比比者比也比必有所畜故受之以小畜物畜然後有禮故受之以履履而泰然後安故受之以泰泰者通也物不可以終通故受之以否物不可以終否故受之以同人與人同者物必歸焉故受之以大有有大者不可以盈故受之以謙有大而能謙必

豫故受之以豫豫必有隨故受之以隨以喜隨人者必有事故受之以蠱蠱者事也有事而後可大故受之以臨臨者大也物大然後可觀故受之以觀可觀而後有所合故受之以噬嗑嗑者合也物不可以苟合而已故受之以賁賁者飾也致飾然後亨則盡矣故受之以剝剝者剝也物不可以終盡剝窮上反下故受之以復復則不妄矣故受之以无妄有无妄然後可畜故受之以大畜物畜然後可養故受之以頤頤者養也不養則不可動故受之以大過物不可以終過故受之以坎坎者陷也陷必有所麗故受之以離離者麗也

有天地然後有萬物有萬物然後有男女有男女然後有夫婦有夫婦然後有父子有父子然後有君臣有君臣然後有上下有上下然後禮義有所錯夫婦之道不可以不久也故受之以恆恆者久也物不可以久居其所故受之以遯遯者退也物不可以終遯故受之以大壯物不可以終壯故受之以晉晉者進也進必有所傷故受之以明夷夷者傷也傷於外者必反其家故受之以家人家道窮必乖故受之以睽睽者乖也乖必有難故受之以蹇蹇者難也物不可以終難故受之以解解者緩也緩必有所失故受之以損損而不已必益故受之以益益而不已必決故受之以夬夬者

決也決必有所遇故受之以姤姤者遇也物相遇而後聚故受之以萃萃者聚也聚而上者謂之升故受之以升升而不已必困故受之以困困乎上者必反下故受之以井井道不可不革故受之以革革物者莫若鼎故受之以鼎主器者莫若長子故受之以震震者動也物不可以終動止之故受之以艮艮者止也物不可以終止故受之以漸漸者進也進必有所歸故受之以歸妹得其所歸者必大故受之以豐豐者大也窮大者必失其居故受之以旅旅而无所容故受之以巽巽者入也入而後說之故受之以兌兌者說也說而後散之故受之以渙渙者離也物不可以終離故受

之以節節而信之故受之以中孚有其信者必行之故受之以小過有過物者必濟故受之以旣濟物不可窮也故受之以未濟終焉

周易雜卦傳

雜卦者謂繹卦象之義不用經之卦序隨意箋釋也然其文別自有序或順或逆或對舉或不對舉雖與諸傳釋文間有不侔而實有精義可見似亦另出一手非作說卦序卦者所爲要其羽翼經義固有以補說卦序卦所未逮云

乾剛坤柔比樂師憂臨觀之義或與或求

剛柔本天地之體民物得之亦自成其性體當其相比則可樂其樂至于用師則必憂其憂无事出而臨之與發補助義主與有時省而觀之採風問俗義主求

屯見而不失其居蒙雜而著震起也艮止也損益盛衰之始也

屯以養形旣見則不使失其居蒙以教類雖雜亦務使行而著憫其昏懦不能及震動以起之慮其蕩軼不受範艮限以止之大凡時雖盛若損下益上衰自此始矣時雖衰苟損上益下盛亦自此始矣

大畜時也无妄災也萃聚而升不來也謙輕而豫怠也

惟大畜順乎時斯无妄因乎災試諸萃可以聚歷乎升可以不來正不妨習于謙而近輕立乎豫而近怠也

噬嗑食也賁无色也兌見而巽伏也隨无故也蠱則飭也

食色情也噬嗑屬食賁中无色兌因所見而巽因所伏隨无故意自用蠱則飭力以圖

剝爛也復反也晉晝也明夷誅也井通而困相遇也

有剝之爛即有復之反有晉之晝即有明夷之誅有井之通即有困之相遇人事固无常也

咸速也恆久也渙離也節止也解緩也蹇難也睽外也家人內也

否泰反其類也大壯則止遯則退也

咸者感之速恆者處之久渙以離所當離節以止所當止解從其緩不至終受蹇之難也睽正乎外不妨借助家人于內也際乎否而轉乎泰所以反其類者有由矣方其大壯則止自不屑于遯則退也

大有衆也同人親也革去故也鼎取新也小過過也中孚信也豐多故也親寡旅也離上而坎下也

大有有甚衆同人人甚親革以去乎故鼎以取乎新小過過乎物中孚信乎人處其豐而故者能无失其故故足以多處其旅

而親者常自失其親親是以寡總之離斷明而勢居上羣相與上之坎流濕而勢就下羣相與下之也

小畜寡也履不處也需不進也訟不親也大過顛也姤遇也柔遇剛也漸女歸待男行也

寡者所畜寡不處者莫或遑處之謂宜進不進是爲需求親不親則與訟大過防其顛姤則喜相遇柔喜遇剛所以漸之義女歸待男行

頤養正也既濟定也歸妹女之終也未濟男之窮也夬決也剛決柔也君子道長小人道憂也

頤之所養期于正既濟之業期于定歸妹者女得所歸則有終未濟者男不德終則已窮夬決也剛夬柔也從君子之道者遇夬而長從小人之道者遇夬而憂然則人何不樂爲君子而樂爲小人哉

經笥質疑易義原則卷之六

張瓚昭撰

周易象傳

易以三畫爲卦三畫成始謂象象三才也至重卦取三才兩之之義斯有六畫其中成象有四所謂易有四象是也此傳但就重卦爲義不及四象是于象之義未盡使後人莫識四象實此傳誤之茲據繫辭傳象言乎象就乾之象辭推出乾之四象以推類其餘爰不禁爲此傳詫斯不得以不及四象爲此傳寬也舊說以爲孔子作今未見其足憑即憑論語有曾子曰君子思不出其位之語難斷此爲曾子作第以其語多省身克己之意

有似曾子平日口吻耳其釋卦象不及卦辭先儒故嘗列之卦辭之前可知後人習誦爻傳之班者非也

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

天于五行屬金故其行特健健者晝夜无停古今无歇之謂君子崇效之亦如其健自强不息即君子之健也

地勢坤君子以厚德載物

地于五行屬土不言行而言勢者地靜鎮不遷雖有隨時上下之說人不覺其動則不見其行也昔禹敷土于高山大川皆有所導導其勢也宜其于坤言勢歟君子卑法之亦如其勢其厚

以為德斯載物之功合乎地道矣
雲雷屯君子以經綸
坎水何以言雲雨固雲之所化也容有雲而不雨者斷无雨而不雲者今坎水居震雷上非雲无可為辭故言雲雷當雲內有雷正庶草發生之候第草與昧俱苦无頼緒君子因時起事所為以經綸也經者理其緒而分之綸者比其類而合之
山下出泉蒙君子以果行育德
猶是坎水也于雷上言雲于山下言泉似有天淵之別不知雲所以上與泉所以出同一山澤通氣无二理也蒙之象與昧近

于時宜言育德而難必其果行君子與時偕行務期匡所未逮則以果行育其德焉所謂敏則有功是也
雲上于天需君子以飲食宴樂
大川本有水天之形而此仍以雲言坎見欲雨不雨意若預為小畜伏根其言更為甚微非知天道者不能言也君子觀象于此朗以飲食宴樂誠以需者理當得而勢不能遂得令人易生憂憤心惟飲食忘憂宴樂忘憤庶處需之中不露需之迹是為居易俟命耳
天與水違行訟君子以作事謀始

天出震水歸東天垂日水尅火猶是行也而不能无違則訟之由也人事亦有然焉要之日麗天千古如初火畏水共成既濟貝由不始行不可已者君子觀象于此作事不苟亦惟謀慎厥始乃可免牙角之爭不至行險徼倖也
地中有水師君子以容民畜衆
地中有水以濟旱王者有師以蘇民其象同也君子觀法于此其于民容之如地之載水于衆畜之如水之滋地兩相得焉爾
地上有水比先王以建萬國親諸侯
地勢平衍其上有水則浹洽周徧而无遺是為比萬國之建諸

侯之親即先王之所以為周浹无遺者也
風行天上小畜君子以懿文德
巽風臣道乾天君道以臣道行于君道之上固不能暢然而大張故為小畜文德對武功言君子挾弧矢之威而所為懿美者在文德則風行之與雷行異也
上天下澤履君子以辨上下定民志
天澤一體東出而覆地上為天西沒而在地下為澤然當其覆地上尊之至當其在地下卑之至若是者何也其履然也履然而志亦然所謂定也辨之者惟君子此樂統同之外所為宜濟

之以禮别異也
天地交泰后以財成天地之道輔相天地之宜以左右民
左右轉移之意泰運天施地生内安外治外治由内安而馴致
故不言王而言后誠以天子之與后猶日之與月陰之與陽相
須而後成者也是故后雖正位宮中亦合兼理天職但不得侵
竊君權耳凡屬女職所當然后固得而聽之也天地之道下濟
上行不容有餘以爲民患王固深其調劑要必得后之善理陰
教者財成之使損過就中則足以左右乎民俗天地之宜仁育
義正不容不足以薄民生王固力爲主持要必得后之能爲內
助者輔相之使去逆效順則足以左右乎民風而泰運愈隆矣

天地不交否君子以儉德辟難不可榮以祿
天地不交而萬物不通君子所不能有爲之時也就此時爲計
總宜澹泊寧靜約束堅明以成其儉德凡難之所在務引避之
使不爲巳災是卽榮也至于祿乃泰時之榮非否時之榮也否
時而榮以祿是災之媒甚不可懷也切宜戒之
天與火同人君子以類族辨物
火郎曰星麗乎天者氣之所自有也天以氣行實賴乎火人以
氣生亦賴乎火故于人所倚賴以生之人亦謂之火爲同氣故
也古樂府所謂出門看火伴者是也同氣之人多以人合茲曰
天與見人合中有天緣不可强也類族猶族類人各有類人各
有族從而辨焉其人物乃可知庶相與无悞也
火在天上大有君子以遏惡揚善順天休命
火在天上明无不照所照不啻所有故曰大有明既无不照則
善惡无遯情惟于惡則遏之于善則揚之乃克休休有容可以
代天理物是能順天休命也或曰天卽飛龍在天之天謂王室
火伴至結及天家眞是大有君子于此遏惡則遏之遇善則揚
之極致曲成之意是與天道福善禍淫之休命順應而成福非

妄作矣
地中有山謙君子裒多益寡稱物平施
山高起于地上實託始于地中使地中无山之根安得地上有
山之體然則山之根奚若曰山外高峻而內空洞高峻山之體
也空洞山之根也倘裒其高峻之多以益其空洞之寡可適得
其平惟君子知其然不必槪用其裒益而裒益之理得則于物
知所稱而所施自平所以能致其謙也
雷出地奮豫先王以作樂崇德殷薦之上帝以配祖考
雷蟄物而聲壯冬伏于地春則出鳴伏地非其所樂出鳴乃其

所豫先王緣此而樂作焉非以娛耳目悅心志也其體惟德是
崇其用殷薦之上帝以配祖考何其隆重乃爾可知記云夔始
制樂以饗諸侯猶是中天之事非其最先者
澤中有雷隨君子以嚮晦入宴息
澤在地下雷而在澤則伏地最深其出地尙需時日故他无所
事惟隨時而已君子以嚮晦入宴息隨時之事也
山下有風蠱君子以振民育德
風以和暢爲順一出山下則回曲不暢而蠱生焉世道値蠱民
不振由于德不育敗壞斯極已故君子匡時惟急所當務如此

澤上有地臨君子以教思无窮容保民无疆
澤之所在若无地容人則雖有教思而无能有所保所及安能
廣哉君子是以于臨有取也澤无窮地无疆君子之教思容保
亦與之俱所以無遠弗屆耳
風行地上觀先王以省方觀民設教
必有風化行于其地然後得有所觀省方所以責重方伯王者
之大柄也觀民設教因人而施不悖不拂庶乎時措咸宜焉
雷電噬嗑先王以明罰勑法
燭照之以電而後雷轟庶幾所噬无不合先王之用獄準此所
以无冤獄也然曰罰曰法而不直言刑刑殆不可輕言哉
山下有火賁君子以明庶政无敢折獄
山下之火爲山所掩其明必有所不周君子于賁有會雖有所
明終有所不敢者在也
山附于地剝上以厚下安宅
山與地一體山突起則地下空虛如笠形然故能積受大氣鼓
而舉之何氏承天謂水載地正此故今銅鐵諸器凡中空者置
之水中必浮是其驗也又河漢中有浮石其中空如蜜房入水
不沉往往順流而下此衆人所共見者夫石爲地骨以石驗地

非其彰明較著者哉然則地道之形勢如此非厚之故何堪剝
爲人上者苟觀此而有得知自處之至高不敢忘在下之共戴
宜其厚下而安其所宅不可使一夫之不得其所也
雷在地中復先王以至日閉關商旅不行后不省方
雷之蟄以地中爲常方其在澤中則以在地中爲復維時天地
閉藏寒嚴氷壯事欲靜而身欲寧先王準時以立政故至日之
爲令有如此后見前秦傳謂后妃之后按虞書十有一月朔巡
狩至于北嶽如西巡狩之禮王未有不省方者惟后與王異事
可不必北巡與王並行省方之政耳若夫肇牽車牛遠服賈用

孝養厥父母民情之常茲乃閉關使商旅不行是將歲暮使不得歸其何以為父母慶此于理有可疑先王之令恐未必然或曰至日閉關云云就冬至一日言

天下雷行物與无妄先王以茂對時育萬物

時行而後物生雷行因乎時爰物物與之以發生之氣而无所妄所以為天道也茂盛也對當也先王準天道以育物知物生有時惟盛當其時施其育之之功則物各遂其生而皆无妄矣

天在山中大畜君子以多識前言往行以畜其德

山通澤氣澤氣卽天氣豈非天在山中乎多識前言往行以畜

其德君子之大畜也其有得于山天之義者爾也

山下有雷頤君子以慎言語節飲食

人頭象山其下發聲如雷之鳴有頤在也頤之為用言語從此出飲食從此入非慎之節之尚足言養哉君子是以惕然省也

澤滅木大過君子以獨立不懼遯世无悶

澤性多濡木性多直茲以澤在木上則澤滅木矣非濡之大過者乎常人處此不懼則悶君子无是也且非徒偶焉不懼而已卽極之獨立亦然非徒偶然无悶而已卽極之遯世亦然其品卓矣哉

水洊至習坎君子以常德行習教事

水洊至盈科而進也所以為習坎解者確矣君子準此而常德行習教事亦適符乎洊至焉已耳

明兩作離大人以繼明照于四方

離明之下更有離明是其作也不特得一而已斯謂有繼大人以繼明照于四方就一人論謂繼續不絕无有初鮮終之事所謂緝熙者是也不待及嗣君然後謂之繼

山上有澤咸君子以虛受人

山通澤氣故澤氣得至山上然惟山外高而中虛所以能受澤

氣君子準此以與人接所宜虛中以為受益之地

雷風恒君子以立不易方

雷與風俱人間常事君子準此以定所立其不易方也所以能有恒歟

天下有山遯君子以遠小人不惡而嚴

天包地卽并包山是天常在山下茲出震而覆地上并以覆山由其健行所以捷行如此君子觀此而得待小人之法不言容而言遠遠之內明以見容之之量隱以致拒之之方

雷在天上大壯君子以非禮勿履

雷不常在天至在天則无不鳴者无不大聲鳴者所以爲大壯
也君子居尊而多譽設有雷在天上之勢則抗不可卑不逼訐
惟以禮自處然後肅觀聽而非動度也
明出地上晉君子以自昭明德
離火明坤地闇以明投闇闇之所以晉明者陽愛之陰畏之則
晉之爲義疾其相耀已伏夷之根君子處此惟自昭明德不敢
望闇者有親炙之情也
明入地中明夷君子以莅衆用晦而明
明與闇不相能方明出地上尚如彼况入地中乎其爲明夷也

在獨不在衆然而君子于此早有心焉當莅衆時不得不自晦
非徒晦也用晦而明以明爲體以晦爲用
風自火出家人君子以言有物而行有恆
火卽天與火之火謂火伴風教自火伴中出家人之常君子處
家人致謹于言行以言揚屬火行斂屬風家人之感應係焉安
可苟也
上火下澤睽君子以同而異
澤下原有火見爲同焉者茲火出澤外則炎上與潤下分途睽
之象以成見爲異焉矣君子準此以馭世不矯異亦不苟同殆

惟日同而異已耳
山上有水蹇君子以反身修德
水以山爲源然不必在山上在山上者爲瀑布懸崖萬仞曲澗
千回其爲險何如而水乃從此來得不謂難乎君子觀此而有
會焉雖不必有難其反身修德自不容已此所以履險如夷也
雷雨作解君子以赦過宥罪
雷散鬱雨濟旱其爲解也原不容有與物爲難之事實深憫乎
與物爲難之情故于人有過則赦之有罪則宥之亦以解所當
解云

山下有澤損君子以懲忿窒慾
山下有澤乃川澤非天道之陰實无氣以通山徒有波以撼山
其坍蹋難防足令忿生其借滋甚便又令慾生皆于已有損者
也君子觀此而兩忘焉忿則懲之慾則窒之凡以爲損所當損
則如无損耳
風雷益君子以見善則遷有過則改
天地間風以散之時多雷以動之時少至風而又雷斯爲益矣
然見適當其可者僉曰善哉善哉有暴而近戾者僉曰過矣過
矣君子觀此得治心之法見不虛見有不終有是能精心以處

善與過者

澤上于天夬君子以施祿及下居德則忌

澤氣至上于天則雨之下降必沛然若決此夬之義所以謂之決也此時此境止可施行不可居積君子準此馭世于祿之為人所願有者則慨然施之使及下于德之為己所獨據者若顯然居之必將為人所忌其有勸有戒如此所以見夬決之當慎

天下有風姤后以施命誥四方

后以理陰教風化攸關至于天下有風則陰教之得理可知矣其施命誥四方正月幾望之義非司晨比也

澤上于地萃君子以除戎器戒不虞

澤為人所幸上于地而施以廣則人必萃焉人之所萃良楛並臻將必有事故出其間所謂不虞也除戎器以預為備且申之以戒所以杜邪謀而奪其魄君子豈有臨渴掘井之事哉

地中生木升君子以順德積小以高大

木託根于地根本固而巔末必強自有不能已于升者惟順乎德故也君子觀此而德无違逆常見積小以高大亦惟善乘夫順焉耳

澤无水困君子以致命遂志

澤以鍾水宜水在澤上茲水反在澤下是澤无水則失其所以為澤豈不因乎致命遂志由心有餘而力不足自適己事如是焉已耳

木上有水井君子以勞民勸相

井以供人之汲其中之水惟木乃能上而出之不得以瓶從瓦不從木遂謂瓶无用木之事況轆轤桔槹皆木即綆亦屬巽木是井之有藉于木者多也君子觀此而知民各有所藉從而勞之以君子之興事有藉于民也又從而勸相以民之耕耨有藉于同人之輔相勸之使親睦庶幾養不窮也

澤中有火革君子以治歷明時

四時變化无非澤氣為之澤氣者澤中有火為氣也君子觀革之象而知歷之宜治由于時之宜明時以作事故也

木上有火鼎君子以正位凝命

鼎隨地皆可位置但必燀之以薪乃足烹飪此木上有火之所以為鼎也顧鼎屬禮器亦屬重器正位凝命以天下重器不可以力爭也

洊雷震君子以恐懼修省

雷族本多茲不曰重雷而曰洊雷以此雷之震未已彼雷又踵

而復震見天怒之甚必非無因而至故恐懼而加以修省是君

子之善事天也

兼山艮君子以思不出其位

重艮謂之兼山者以山上復有山也山上有山則出之義存焉

君子順帝則以出震豈曰不出亦惟治心有要素位不外是爲

思不出其位耳

山上有木漸君子以居賢德善俗

木以生山爲常然不如地中之敏故于卦爲漸居賢德善俗是

謂君子欲俗之善在居賢德以化之不敢驟以求敏王拂民自

便也

澤上有雷歸妹君子以永終知敝

澤濡之上戴有雷威妹之所自歸也君子于此知其敝之所由

終而處之有道所以爲之計長久防其敝而永厥終也

雷電皆至豐君子以折獄致刑

雷威與電照皆至其爲豐也非徒一豐而已折獄致刑豐而不

敢自豐也此君子所爲盡心焉爾者也

山上有火旅君子以明慎用刑而不留獄

山設燎火則必于旅旅人親寡惟君子矜之明慎用刑恐累旅

人也而不留獄雖罪在旅人亦不留之使受累是爲寬政爾

隨風巽君子以申命行事

風一樹而被感者又自樹風是爲隨風此行權之所以重巽也

申命行事君子豈容有暴戾之情哉

麗澤兌君子以朋友講習

澤與澤麗自相兌說所謂相說以解朋友講習所深勸也此君

子所爲以文會友者也

風行水上渙先王以享于帝立廟

乘風行于水上流連之樂也若是者將必渙散其心懸无歸薄

先王懼其无以凝命也于是享于天帝更爲先人立廟不以舟

楫廢祀禮所以收放心也

澤上有水節君子以制數度議德行

水歸澤中方見浩瀚若澤上有水則節焉而已數度之制德行

之議君子之取節焉爾非徒以杜侈汰也

澤上有風中孚君子以議獄緩死

布澤即以樹風所孚及于中矣議獄見中孚之嚴緩死則中孚

之寬也此亦君子澤中有風之政也

山上有雷小過君子以行過乎恭喪過乎哀用過乎儉

雷木以在天上爲壯兹乃出山上所以爲小過然過豈終過哉行喪用之過在恭在哀在儉所謂君子之過過亦君子也

水在火上既濟君子以思患而豫防之

水在火上則水有以化火之炎熱使不燼火亦有以化水之寒涑使不冰皆有豫之于早者也君子惟思患豫防早爲之所所以能事事有濟左傳所謂有備無患者此也

火在水上未濟君子以慎辨物居方

火在水上兩不相資其爲未濟不能强之使濟也然而物任吾辨方任吾居君子于此惟慎所當慎救未濟之兩不相資已矣

周易彖爻傳

彖傳爻傳舊分爲二中隔象傳竊以爲彖與爻聖人因占而繫辭既于卦之六畫皆不變者繫彖辭以告豈得不于卦之六畫有變者繫爻辭以告乎故作易者業已起手作易斷无但作彖辭不併作爻辭之理舊說以彖爲文王作爻爲周公作鄙意不謂然竊據彖辭有羑里後事直斷以彖爻皆周公作誠謂彖與爻不見有出兩手之痕也然則作傳者業已起手作傳又豈得有但作彖傳不作爻傳之理今合兩傳讀之其中用意措辭口吻本屬一類並不見有出自兩手之痕爰審量再三敢將彖傳提出置前次將彖爻二傳合爲一類以便誦讀非欲故與舊本分異同也謹按二傳辭旨閒有出入句亦不无淺滑其非聖作明甚然禮記深衣引六二之動直以方也居然謂易可知其文著于大小戴以前其必出自賈氏之作無疑至其發明經義之處目之爲翼固當特今无以解其與繫辭相左姑闕以俟考

大哉乾元萬物資始乃統天雲行雨施品物流形大明終始六位時成時乘六龍以御天乾道變化各正性命保合太和乃利貞首出庶物萬國咸寧

大哉三語釋元雲行五語釋亨乾道四語合釋利貞末二語總

明四德之效見體乾之君子異乎羣龍之无首也

潛龍勿用陽在下也見龍在田德施普也終日乾乾反復道也或躍在淵進无咎也飛龍在天大人造也亢龍有悔盈不可久也用九天德不可爲首也

爻傳多見發義卽此已可概見其義會于經詳之玆不贅

至哉坤元萬物資生乃順承天坤厚載物德合无疆含弘光大品物咸亨牝馬地類行地无疆柔順利貞君子攸行先迷失道後順得常西南得朋乃與類行東北喪朋乃終有慶安貞之吉應地无疆

雖未疏明君子指文王卦語語爲文王寫照較前傳更爲醒亮
學者合而詳之可以得其概矣
履霜堅氷陰始凝也馴致其道至堅氷也六二之動直以方也不
習无不利地道光也含章可貞以時發也或從王事知光大也括
囊无咎愼不害也黄裳元吉文在中也龍戰于野其道窮也用六
永貞以大終也
六屬中數非其終極惟永貞乃大終
屯剛柔始交而難生動乎險中大亨貞雷雨之動滿盈天造草昧
宜建侯而不寧

元亨利貞四德是自卦之四象生出協乎四時應乎四方文言
述左傳穆姜占隨卦之辭以爲乾之四德解誠精確不易者也
凡言四德者皆宜從同不謂此獨以大亨貞三字釋之似竟將
利字删去合觀隨臨二卦之彖傳皆无利字可見非偶有脱落
使然然則傳者豈泥于子罕言歟殆不得謂非謬矣
雖磐桓志行正也以貴下賤大得民也六二之難乘剛也十年乃
字反常也卽鹿无虞以從禽也君子舍之往吝窮也求而往明也
屯其膏施未光也泣血漣如何可長也
此雖未見變義然不與之卦相悖

蒙山下有險險而止蒙蒙亨以亨行時中也匪我求童蒙童蒙求
我志應也初筮告以剛中也再三瀆瀆則不告瀆蒙也蒙以養正
聖功也
象傳言山下出泉此言山下有險見解大相懸殊可知傳非出
自一人一手也
利用刑人以正法也子克家剛柔接也勿用取女行不順也困蒙
之吝獨遠實也童蒙之吉順以巽也利用禦寇上下順也
此于變義較醒
需須也險在前也剛健而不陷其義不困窮矣需有孚光亨貞吉

位乎天位以正中也利涉大川往有功也
象傳以天道言此以人事言其義互相足
需于郊不犯難行也利用恒无咎未失常也需于沙衍在中也雖
小有言以吉終也需于泥災在外也自我致寇敬愼不敗也需于
血順以聽也酒食貞吉以中正也不速之客來敬之終吉雖不當
位未大失也
初云不犯難其餘之犯難可知至入于穴則无難可犯矣
訟上剛下險險而健訟訟有孚窒惕中吉剛來而得中也終凶訟
不可成也利見大人尙中正也不利涉大川入于淵也

淵即乾四或躍在淵之淵謂萃淵藪也
不永所事訟不可長也雖小有言其辨明也不克訟歸逋竄也自
下訟上患至掇也食舊德從上吉也復即命渝安貞不失也訟元
吉以中正也以訟受服亦不足敬也
掇即詩芣苢薄言掇之之掇拾也
師衆也貞正也能以衆正可以王矣剛中而應行險而順以此毒
天下而民從之吉又何咎矣
可以王矣爲文王言也
師出以律失律凶也在師中吉承天寵也王三錫命懷萬邦也師

或輿尸大无功也左次无咎未失常也長子帥師以中行也弟子
輿尸使不當也大君有命以正功也小人勿用必亂邦也
言功言常雖公共語于師義尤爲吃緊
比吉也比輔也下順從也原筮元永貞无咎以剛中也不寧方來
上下應也後夫凶其道窮也
此與象傳義同
比之初六有他吉也比之自內不自失也比之匪人不亦傷乎外
比於賢以從上也顯比之吉位正中也舍逆取順失前禽也邑人
不誡上使中也比之无首无所終也

于比言賢義舉其要
小畜柔得位而上下應之曰小畜健而巽剛中而志行乃亨密雲
不雨尙往也自我西郊施未行也
尙往而施未行所以爲小畜
復自道其義吉也牽復在中亦不自失也夫妻反目不能正室也
有孚惕出上合志也有孚攣如不獨富也既雨既處德積載也君
子征凶有所疑也
初言道上言德是經文關照聯屬處經于初言自傳于二言自
是傳文關照經文見爻義相聯屬處

履柔履剛也說而應乎乾是以履虎尾不咥人亨剛中正履帝位
而不疚光明也
不疚見互巽意光明見互離意要知此爲大離象所以于光明
二字鄭重言之也
素履之往獨行願也幽人貞吉中不自亂也眇能視不足以有明
也跛能履不足以與行也咥人之凶位不當也武人爲于大君志
剛也愬愬終吉志行也夬履貞厲位正當也元吉在上大有慶也
中不自亂是履事最要語願與志皆中也
泰小往大來吉亨則是天地交而萬物通也上下交而其志同也

內陽而外陰內健而外順內君子而外小人君子道長小人道消也

凡卦各有內外此獨于內外辭繫不殺殆以外本乎內內治修而後外事得其理關雎所以爲風始也然則象傳言后有以夫

拔茅征吉志在外也包荒得尚于中行以光大也无往不復天地際也翩翩不富皆失實也不戒以孚中心願也以祉元吉中以行願也城復于隍其命亂也

爻傳于四言中僅見于此

否之匪人不利君子貞大往小來則是天地不交而萬物不通也

上下不交而天下无邦也內陰而外陽外柔而外剛內小人而外君子小人道長君子道消也

匪人卽小人之尤者傳言小人者二卽以爲匪人解也

拔茅貞吉志在君也大人否亨不亂羣也包羞位不當也有命无咎志行也大人之吉位正當也否終則傾何可長也

大人與君子羣匪人與小人羣不亂羣則治矣否塞有不亨者

同人柔得位得中而應乎乾曰同人同人曰同人于野亨利涉大川乾行也文明以健中正而應君子正也唯君子爲能通天下之志

凡卦于四德止言亨不言元如蒙與小畜之類卦名下卽繫以亨此獨于卦名下加于野二字然後言亨與凡卦不同故云同人曰同人于野亨云云

出門同人又誰咎也同人于宗吝道也伏戎于莽敵剛也三歲不興安行也乘其墉義弗克也其吉則困而反則也同人之先以中直也大師相遇言相克也同人于郊志未得也

朋友以義合故處同人之變雖言攻言克猶必言義聖人之志于是乎可觀矣

大有柔得尊位大中而上下應之曰大有其德剛健而文明應乎

天而時行是以元亨

此于文王之事最顯而肖

大有初九无交害也大車以載積中不敗也公用亨于天子小人害也匪其彭无咎明辨晢也厥孚交如信以發志也威如之吉易而无備也大有上吉自天祐也

以小人害釋小人弗克原所自也

謙亨天道下濟而光明地道卑而上行天道虧盈而益謙地道變盈而流謙鬼神害盈而福謙人道惡盈而好謙謙尊而光卑而不可踰君子之終也

極言謙德之足尙教人習謙之意切矣

謙謙君子卑以自牧也鳴謙貞吉中心得也勞謙君子萬民服也无不利撝謙不違則也利用侵伐征不服也鳴謙志未得也可用行師征邑國也

不違則雖爲六四而發實是謙光定律不然則足恭矣

豫剛應而志行順以動豫豫順以動故天地如之而況建侯行師乎天地以順動故日月不過而四時不忒聖人以順動則刑罰清而民服豫之時義大矣哉

順動爲豫是不順而動其不豫可知人可不于豫加之意哉

初六鳴豫志窮凶也不終日貞吉以中正也盱豫有悔位不當也由豫大有得志大行也六五貞疾乘剛也恆不死中未亡也冥豫在上何可長也

大有得傳實之以志見所得在志不在物然舍物无從見志也

隨剛來而下柔動而說隨大亨貞无咎而天下隨時隨時之義大矣哉

隨時二字最有精義觀象傳嚮晦入宴息可見王肅本作隨之時義當是字譌不可從也

官有渝從正吉也出門交有功不失也係小子弗兼與也係丈夫志舍下也隨有獲其義凶也有孚在　功也孚于嘉吉位正中也拘係之上窮也

上窮之上謂紂

蠱剛上而柔下巽而止蠱蠱元亨而天下治也利涉大川往有事也先甲三日後甲三日終則有始天行也

終則有始卽慎終于始之謂天行謂帶甲而行其健莫當人不得而維係又安得而讒害也

幹父之蠱意承考也幹母之蠱得中道也幹父之蠱終无咎也裕父之蠱往未得也幹父用譽承以德也不事王侯志可則也

日道日德日則見君子雖値蠱運斷不參以苟且權宜

臨剛浸而長說而順剛中而應大亨以正天之道也至于八月有凶消不久也

消不久謂止有八月屬消時餘則不然也

咸臨貞吉志行正也咸臨吉无不利未順命也甘臨位不當也既憂之咎不長也至臨无咎位當也大君之宜行中之謂也敦臨之吉志在內也

既出之以正又處之以當雖有未順命之事无傷也自爲其宜自致其敦可矣

大觀在上順而巽中正以觀天下觀盥而不薦有孚顒若下觀而化也觀天之神道而四時不忒聖人以神道設教而天下服矣

言天之神道實之以四時不忒可知非如今土木偶之謂神也

後人習諂媚而崇淫祀藉口神道設教以上託于聖人謬矣

初六童觀小人道也闚觀女貞亦可醜也觀我生進退未失道也觀國之光尚賓也觀我生觀民也觀其生志未平也

于三言未失道其初二之幾乎失道與四五上之不但未失者皆可知也

頤中有物曰噬嗑噬嗑而亨剛柔分動而明雷電合而章柔得中

而上行雖不當位利用獄也

分觀合觀最得觀象法

屨校滅趾不行也噬膚滅鼻乘剛也遇毒位不當也利艱貞吉未光也貞厲无咎得當也何校滅耳聰不明也

明行理原相因茲則始于不行遂至終于不明弊亦相因也

賁亨柔來而文剛故亨分剛上而文柔故小利有攸往天文也文明以止人文也觀乎天文以察時變觀乎人文以化成天下

惟變化乃得文于文正可驗變化是不但虎炳豹蔚為然凡天人之間无不皆然

舍車而徒義弗乘也賁其須與上興也永貞之吉終莫之陵也六四當位疑也匪寇婚媾終无尤也六五之吉有喜也白賁无咎上得志也

凡問卜筮義志各殊然有義豈遂廢志此所以初言義上言志

剝剝也柔變剛也不利有攸往小人長也順而止之觀象也君子尚消息盈虛天行也

消息盈虛易中真諦傳于剝發之剝其可輕視哉

剝牀以足以滅下也剝牀以辨未有與也剝之无咎失上下也剝牀以膚切近災也以宮人寵終无尤也君子得輿民所載也小人

剝廬終不可用也

自初至五皆君子皆可用者也惟小人見用遂使君子受屈豈知小人終不可用哉傳特明揭之所以垂戒者深矣

復亨剛反動而以順行是以出入无疾朋來无咎反復其道七日來復天行也利有攸往剛長也復其見天地之乎

復其見天地之心言天地亦言人事

不遠之復以修身也休復之吉以下仁也頻復之厲義无咎也中行獨復以從道也敦復无悔中以自考也迷復之凶反君道也

天地之心于何見之見之于道而已傳于四五言之更于上反

言之勸戒彰矣

无妄剛自外來而爲主于內動而健剛中而應大亨以正天之命也其匪正有眚不利有攸往无妄之往何之矣天命不祐行矣哉

兩言天命見无妄純任自然全仗天命

无妄之往得志也不耕穫未富也行人得牛邑人災也可貞无咎固有之也无妄之藥不可試也无妄之行窮之災也

固有二字无妄中要語

大畜剛健篤實輝光日新其德剛上而尚賢能止健大正也不家食吉養賢也利涉大川應乎天也

內新德外尚賢大畜之體用兼詳然後可以應乎天也

有厲利已不犯災也輿說輹中无尤也利有攸往上合志也六四元吉有喜也六五之吉有慶也何天之衢道大行也

六爻皆无眚徵由所畜在德也宜其成終言道大行

頤貞吉養正則吉也觀頤觀其所養也自求口實觀其自養也天地養萬物聖人養賢以及萬民頤之時大矣哉

正字最要賢固人之正者也自養正所養人之正于是民物皆有以養之庶幾與天地合德

觀我朶頤亦不足貴也六二征凶行失類也十年勿用道大悖也顛頤之吉上施光也居貞之吉順以從上也由頤厲吉大有慶也

類以上爲言見成功不居意

大過大者過也棟橈本末弱也剛過而中巽而說行利有攸往乃亨大過之時大矣哉

疏明本末皆弱見輔臣處其中甚難爲力

藉用白茅柔在下也老夫女妻過以相與也棟橈之凶不可以有輔也棟隆之吉不橈乎下也枯楊生華何可久也老婦士夫亦可醜也過涉之凶不可咎也

說出一輔字爲棟字註腳見經之說棟說輔臣也

習坎重險也水流而不盈行險而不失其信維心亨乃以剛中也行有尚往有功也天險不可升也地險山川丘陵也王公設險以守其國險之時用大矣哉

于坎言信見水之德貞也

習坎入坎失道凶也求小得未出中也來之坎坎終无功也樽酒簋貳剛柔際也坎不盈中未大也上六失道凶三歲也

初上俱失道時事可知矣故中爻皆未見吉

離麗也日月麗乎天百穀草木麗乎土重明以麗乎正乃化成天下柔麗乎中正故亨是以畜牝牛吉也

離象爲日兼及月者就麗天而言不泥于象也
履錯之敬以辟咎也黃離元吉得中道也日昃之離何可久也突
如其來如无所容也六五之吉離王公也王用出征以正邦也
无所容謂淫戲黨類自无容載尤物之處非君子嚴厲峻刻强
之使然也
咸感也柔上而剛下二氣感應以相與止而說男下女是以亨利
貞娶女吉也天地感而萬物化生聖人感人心而天下和平觀其
感而天地萬物之情可見矣
二氣者剛柔之氣樂記所謂剛氣不怒柔氣不懾者是也因山

澤能通氣故及之其實天地問別无氣能爲氣者水火山澤所
通祇此水火之氣而已此蓋承坎水離火爲言也然水亦何嘗
有氣水之能爲氣藉乎火也蓋火性大熱足以化水氣之寒凝
使爲流動亦惟水性大寒足以化火氣之熱燥使爲溫和以生
長萬物于是乎寒熱有分氣焉時而火氣多水氣少則爲暑熱
時而水氣多火氣少則爲寒凉暑熱之氣剛而屬陽故謂之剛
氣亦謂之陽氣寒凉之氣柔而屬陰故謂之柔氣亦謂之陰氣
是陰陽之爲氣即五行中之水火不得謂五行外別有二氣也
然則氣居五行之二其三又何名曰三才曰傳言三才爲天地

人不聞列諸五行曰五行非他即二氣合三才天屬金地屬
土體人屬木體是天地人即金土木天地人謂之三才何可不
于金土木謂之三才乎易之言二氣者始見于此故并詳三才
以見易象不外五行云
咸其拇志在外也雖凶居吉順不害也咸其股亦不處也志在隨
人所執下也貞吉悔亡未感害也憧憧往來未光大也咸其脢志
末也咸其輔頰舌滕口說也
末後也從後追志前事也
恆久也剛上而柔下雷風相與巽而動剛柔皆應恆恆亨无咎利

貞久于其道也天地之道恆久而不已也利有攸往終則有始也
日月得天而能久照四時變化而能久成聖人久於其道而天下
化成觀其所恆而天地萬物之情可見矣
終則有始前以釋彖象之先後甲即此以發彼其義愈豁然矣
浚恆之凶始求深也九二悔亡能久中也不恆其德无所容也久
非其位安能禽也婦人貞吉從一而終也夫子制義從婦凶也振
恆在上大无功也
前以无所容釋離四與此小異前謂感乎昆速迫无所容此謂
品行不立雖无所容

遯亨遯而亨也剛當位而應與時行也小利貞浸而長也遯之時
義大矣哉
遯非佳兆偏說成佳爲君子謀也
遯尾之厲不在何災也執用黃牛固志也係遯之厲有疾憊也畜
臣妾吉不可大事也君子好遯小人否也嘉遯貞吉以正志也肥
遯无不利无所疑也
不往何災似于經旨未合
大壯大者壯也剛以動故壯大壯利貞大者正也正大而天地之
情可見矣

此亦未及利字
壯于趾其孚窮也九二利貞以中也小人用壯君子罔也藩決不
羸尚往也喪羊于易位不當也不能退不能遂不詳也艱則吉咎
不長也
不詳謂不能周詳
晉進也明出地上順而麗乎大明柔進而上行是以康侯用錫馬
蕃庶晝日三接也
于經義未得了然
晉如摧如獨行正也裕无咎未受命也受茲介福以中正也衆允

之志上行也鼫鼠貞厲位不當也失得勿恤往有慶也維用伐邑
道未光也
上行二字得變義
明入地中明夷內文明而外柔順以蒙大難文王以之利艱貞晦
其明也內難而能正其志箕子以之
看來似以明夷二字屬文王利艱貞三字屬箕子要以互文爲
得蓋經言文王之艱貞不一而足也
君子于行義不食也六二之吉順以則也南狩之志乃大得也入
于左腹獲心意也箕子之貞明不可息也初登于天照四國也後

入于地失則也
明夷雖屬大難猶須守義與則其中乃有大得獲心意處惜彼
失則者不足以語此
家人女正位乎內男正位乎外男女正天地之大義也家人有嚴
君焉父母之謂也父父子子兄兄弟弟夫夫婦婦而家道正正家
而天下定矣
說見經文圖義
閑有家志未變也六二之吉順以巽也家人嗃嗃未失也婦子嘻
嘻失家節也富家大吉順在位也王假有家交相愛也威如之吉

反身之謂也

家之本在身反身二字最吃緊志與節從之而見順與變從之而全終吉之道端在是矣

睽火動而上澤動而下二女同居其志不同行說而麗乎明柔進而上行得中而應乎剛是以小事吉天地睽而其事同也男女睽而其志通也萬物睽而其事類也睽之時用大矣哉

睽中有同有通有類所以為時用之大

見惡人以辟咎也遇主于巷未失道也見輿曳位不當也无初有終遇剛也交孚无咎志行也厥宗噬膚往有慶也遇雨之吉羣疑

亡也

辟咎後猶未失道宜其遇剛志行往有慶而羣疑亡也

蹇難也險在前也見險而能止知矣哉蹇利西南往得中也不利東北其道窮也利見大人往有功也當位貞吉以正功也蹇之時用大矣哉

言時用大與前卦同以與前卦對易也諸卦中與前卦對易又與後卦反易者惟此

往蹇來譽宜待也王臣蹇蹇終无尤也往蹇來反內喜之也往蹇來連當位實也大蹇朋來以中節也往蹇來碩志在內也利見大人以從貴也

當蹇以无尤為主一无尤而諸祥雲集矣

解險以動動而免乎險解解利西南往得眾也其來復吉乃得中也有攸往夙吉往有功也天地解而雷雨作雷雨作而百果草木皆甲坼解之時大矣哉

不兼言義用專言時雷雨同以時行者也

剛柔之際義无咎也九二貞吉得中道也負且乘亦可醜也自我致戎又誰咎也解而拇未當位也君子有解小人退也公用射隼以解悖也

悖謂小人之不退者

損損下益上其道上行損而有孚元吉无咎可貞利有攸往曷之用二簋可用享二簋應有時損剛益柔有時損益盈虛與時偕行

頻言時以損之用在因時制宜也

已事遄往尚合志也九二利貞中以為志也一人行三則疑也損其疾亦可喜也六五元吉自上祐也弗損益之大得志也

六爻言志者三以損之用係乎志不係乎義

益損上益下民說无疆自上下下其道大光利有攸往中正有慶利涉大川木道乃行益動而巽日進无疆天施地生其益无方凡

益之道與時偕行

益與損雖相反而其與時偕行則一

元吉无咎不不厚事也或益之自外來也益用凶事固有之也告公從以益志也有孚惠心勿問之矣惠我德大得志也莫益之偏辭也或繫之自外來也

兩自外來臧否各別然莫非內所自致則所自何可忽也

夬決也剛決柔也健而說決而和揚于王庭柔乘五剛也孚號有厲其危乃光也告自邑不利即戎所尚乃窮也利有攸往剛長乃終也

從健而說推出說而和恰得修和情事

不勝而往咎也有戎勿恤得中道也君子夬夬終无咎也其行次且位不當也聞言不信聰不明也中行无咎中未光也无號之凶終不可長也

夬莧陸而中行祇期免咎所以未光非有深義也

姤遇也柔遇剛也勿用取女不可與長也天地相遇品物咸章也剛遇中正天下大行也姤之時義大矣哉

柔遇剛循環之道天地自然之妙用故爲時義之大說者以爲本非所望而卒然値之未必有當于經義

繫于金柅柔道牽也包有魚義不及賓也其行次且行未牽也无魚之凶遠民也九五含章中正也有隕自天志不舍命也姤其角上窮吝也

柔道與夬道異既曰柔道決非柔邪

萃聚也順以說剛中而應故聚也王假有廟致孝享也利見大人亨聚以正也用大牲吉利有攸往順天命也觀其所聚而天地萬物之情可見矣

天地萬物之情可見語與釋恆彖同以恆與萃皆有厚道存也

乃亂乃萃其志亂也引吉无咎中未變也往无咎上巽也大吉无

咎位不當也萃有位志未光也齎咨涕洟未安上也

中未變謂其志不亂

柔以時升巽而順剛中而應是以大亨用見大人勿恤有慶也南征吉志行也

此卦柔以時升並无不吉[illegible]了知柔以配剛與剛並重說者挾抉陰抑陽之見一概貶斥陰柔則非易義矣

允升大吉上合志也九二之孚有喜也升虛邑无所疑也王用亨于岐山順事也貞吉升階大得志也冥升在上消不富也

世稱謙卦六爻皆吉傳實有志未得之語則六爻皆吉之說當

獨推此卦

困剛揜也險以說困而不失其所亨其惟君子乎貞大人吉以剛中也有言不信尚口乃窮也

推重君子示人以處困之則

入于幽谷幽不明也困于酒食中有慶也據于蒺藜乘剛也入于其宮不見其妻不祥也來徐徐志在下也雖不當位有與也劓刖志未得也乃徐有說以中直也利用祭祀受福也困于葛藟未當也動悔有悔吉行也

言中兼吉亙承上劓刖而言以獄訟得直乃有說也

巽乎水而上水井井養而不窮也改邑不改井乃以剛中也汔至亦未繘井未有功也羸其瓶是以凶也

養而不窮卦義已晰餘則順經爲解而已

井泥不食下也舊井无禽時舍也井谷射鮒无與也井渫不食行惻也求王明受福也井甃无咎修井也寒泉之食中正也元吉在上大成也

大成謂大業之成必如是始无羸瓶之凶也

革水火相息二女同居其志不相得曰革已日乃孚革而信之文明以說大亨以正革而當其悔乃亡天地革而四時成湯武革命順乎天而應乎人革之時大矣哉

易當文王與紂之事則武王革命乃文王後事非易中所有倘合湯並舉之特大概說耳卽此可見以大概說易不屬文王與紂在彖傳已然无怪後人之失指也

鞏用黃牛不可以有爲也已日革之行有嘉也革言三就又何之矣改命之吉信志也大人虎變其文炳也君子豹變其文蔚也小人革命順以從君也

革本去故至言文炳文蔚則取新矣

鼎象也以木巽火亨飪也聖人亨以享上帝而大亨以養聖賢巽

而耳目聰明柔進而上行得中而應乎剛是以元亨

大亨以養聖賢語大而非夸其非聖賢而享大亨之養宜其獲戾多矣

鼎顛趾未悖也利出否以從貴也鼎有實愼所之也我仇有疾終无尤也鼎耳革失其義也覆公餗信如何也鼎黃耳中以爲實也玉鉉在上剛柔節也

失其義卽是悖

震亨震來虩虩恐致福也笑言啞啞後有則也震驚百里驚遠而懼邇也出可以守宗廟社稷以爲祭主也

以爲祭主卽長子主器之謂

震來虩虩恐致福也笑言啞啞後有則也震來厲乘剛也震蘇蘇位不當也震遂泥未光也震往來厲危行也其事在中大无喪也震索索中未得也雖凶无咎畏鄰戒也

有鄰戒遂足使人畏猶是大國畏其力

艮止也時止則止時行則行動靜不失其時其道光明艮其止止其所也上下敵應不相與也是以不獲其身行其庭不見其人无咎也

上下敵應不相與就卦象爲言若就人事爲言是謂前後左右

同事之人皆不相與周公遭疑謗之時事情固如此

艮其趾未失正也不拯其隨未退聽也艮其限危熏心也艮其身止諸躬也艮其輔以中正也敦艮之吉以厚終也

舊解以柔居剛位爲非正此初與五皆柔居剛位傳皆謂正何嘗如舊解所云也

漸之進也女歸吉也進得位往有功也進以正可以正邦也其位剛得中也止而巽動不窮也

漸之爲義循序不驟之意僅以進也解之未盡其義傳故以漸之進也爲言較序卦漸者進也爲更妥讀者詳之

小子之厲義无咎也飲食衎衎不素飽也夫征不復離羣醜也婦孕不育失其道也利用禦寇順相保也或得其桷順以巽也終莫之勝吉得所願也其羽可用爲儀吉不可亂也

繩以道義雖不无得失要必內則順相保外則不可亂斯爲不素飽耳

歸妹天地之大義也天地不交而萬物不興歸妹人之終始也說以動所歸妹也征凶位不當也无攸利柔乘剛也

本是天地之大義偏有許多艱難處所以試聖人之才卽以驗聖人之德

歸妹以娣以恒也跛能履吉相承也利幽人之貞未變常也歸妹以須未當也愆期之志有待而行也帝乙歸妹不如其娣之袂良也其位在中以貴行也上六无實承虛筐也

前釋履二幽人貞吉以中不自亂爲言此釋利幽人之貞以未變常爲言意正相類惟釋跛能履與履卦異宜分別觀之

豐大也明以動故豐王假之尙大也勿憂宜日中宜照天下也日中則昃月盈則食天地盈虛與時消息而況於人乎況於鬼神乎

因經言日中推出昃食之由盈虛消息之理於焉並著則豐卦所係之重可想矣

雖旬无咎過旬災也有孚發若信以發志也豐其沛不可大事也
折其右肱終不可用也豐其蔀位不當也日中見斗幽不明也遇
其夷主吉行也六五之吉有慶也豐其屋天際翔也闚其戶闃其
无人自藏也
天際翔雖就離當鳥言實見其侈畢无所止而欲自藏鳥可得
而藏哉
旅小亨柔得中乎外而順乎剛止而麗乎明是以小亨旅貞吉也
旅之時義大矣哉
人出于旅由時爲之所在有義存焉因時致宜无入不自得傳

者所以歎時義之大也
旅瑣瑣志窮災也得童僕貞終无尤也旅焚其次亦以傷矣以旅
與下其義喪也旅于處未得位也得其資斧心未快也終以譽命
上逮也以旅在上其義焚也喪牛于易終莫之聞也
終莫之聞見奔告者少
重巽以申命剛巽乎中正而志行柔皆順乎剛是以小亨利有攸
往利見大人
申命雖屬以尊臨卑凡有天下國家之責者皆然然其係乎重
巽則一也

進退志疑也利武人之貞志治也紛若之吉得中也頻巽之吝志
窮也田獲三品有功也九五之吉位正中也巽在牀下上窮也喪
其資斧正乎凶也
治則得中中則不窮巽之事有權衡有經斷然後无忝乎稱而
隱也若徒卑弱折節于物无忤則猶淺之乎言巽矣
兌說也剛中而柔外說以利貞是以順乎天而應乎人說以先民
民忘其勞說以犯難民忘其死說之大民勸矣哉
說屬民勸方是君子之說若違道干譽卽能驩虞小補不過粉
飾一時亦何能遠安長治於變時雍也哉

和兌之吉行未疑也孚兌之吉信志也來兌之凶位不當也九四
之喜有慶也孚于剝位正當也上六引兌未光也
民之說否視乎疑信未有內自疑而能信乎民者卽未有不信
乎民而民說之者至于位之當否與夫或有慶或未光皆不難
于占測也有定衡在故也
渙亨剛來而不窮柔得乎外而上同王假有廟王乃位在中也利
涉大川乘木有功也
說乘木有功緣舟楫之利取諸渙亦以見涉川與假廟並紀功
固有異于尋嘗也

初六之吉順也渙奔其机得願也渙其躬志在外也渙其羣元吉光大也王居无咎正位也渙其血遠害也

凡人所願在聚而不知渙之所得多不但得願已也傳于六爻无不佳之語誠謂其皆休徵也蓋謙升之類也

節亨剛柔分而剛得中苦節不可貞其道窮也說以行險當位以節中正以通天地節而四時成節以制度不傷財不害民

傷財與害民原一串事皆居上不節所致未有傷財而不害民者民者財所自出故財阜而民愜解節之所全者大也

不出戸庭知通塞也不出門庭凶失時極也不節之嗟又誰咎也安節之亨承上道也甘節之吉居位中也苦節貞凶其道窮也

人知通塞則知時矣人能知時則知道矣時與道以中為節失中則難免凶咎欲其不以窮自嗟必不可得甚矣不變塞焉者之為強也宜夫子以矯哉贊之夫

中孚柔在內而剛得中說而巽孚乃化邦也豚魚吉信及豚魚也利涉大川乘木舟虛也中孚以利貞乃應乎天也

人知風為天籟之發不知澤為天道之陰此所云應乎天或未易解也且互象為震艮入乾中亦知山雷之天即風澤之廓乎山與雷皆應乎天者也竊謂一言應乎天四象畢舉矣

初九虞吉志未變也其子和之中心願也或鼓或罷位不當也馬匹亡絕類上也有孚攣如位正當也翰音登于天何可長也

傳于二五輒言中此卦以中孚為名乃止于二言中以二為卦主故也

小過小者過而亨也過以利貞與時行也柔得中是以小事吉也剛失位而不中是以不可大事也有飛鳥之象焉飛鳥遺之音不宜上宜下大吉上逆而下順也

以柔居二五為得中解小事吉以剛居三四為失位不中解不可大事言之一似確鑿而証之經文殊不然盡經文于二五言中如否之得尚于中行家人之在中饋以及夬之中行无咎固可見矣然何嘗不于三四言中如復言中行屬四益之三四俱言中行且前卦以中孚為名由三四而得是安得謂三四為不中謂三四為不中者此外更有文言文言係後人所作不足據此則可信者尚多惟此條與經文不合不可從他人或不免舍經從傳愚則有所不敢故辨之于此以質高明焉

飛鳥以凶不可如何也不及其君臣不可過也從或戕之凶何如也弗過遇之位不當也往厲必戒終不可長也密雲不雨已上也弗遇過之已亢也

密雲不雨一語前于小畜彖辭以尙往爲解此則以已上爲解彖所指屬之人不同其義遂微有別也

既濟亨小者亨也利貞剛柔正而位當也初吉柔得中也終止則亂其道窮也

經言終亂傳補其義以爲終止則亂最爲得解若曰終而不止自不致亂所謂無疆惟恤自無疆惟休可不至道窮而有事于血戰也

曳其輪義无咎也七日得以中道也三年克之憊也終日戒有所疑也東鄰殺牛不如西鄰之時也實受其福吉大來也濡其首厲

何可久也

雖義與道有可言猶或不免于憊不免于疑則時行之未易得也非期于久安在其可乎

未濟亨柔得中也小狐汔濟未出中也濡其尾无攸利不續終也雖不當位剛柔應也

續終最爲緊要君子有終尤賴有續之者蓋未濟而得續終之人則无不濟也然非盛德若文王緝熙敬止顯謨啓後則有終且不可期安必其有續終之人哉甚矣乎翼翼昭事緜緜瓜瓞從未有若周之盛者也

濡其尾亦不知極也九二貞吉中以行正也未濟征凶位不當也貞吉悔亡志行也君子之光其暉吉也飲酒濡首亦不知節也

知極與知節如環相因天下未有不知極而能知節者卽未有旣知極而猶不知節者蓋極以尾臻輪之所至與光之所臨分遠近節以首定征而無戰與伐而不討別禍威其本量在知人所不知其施爲在行人所難行知行兼詣[illegible]不終於濡而有以濟乎以此數其人之狐能媚一世不能媚百世所以異於龍也

周易文言

文言者解釋經文之言也舊本以此二字冠首亦有无此二字

者不知此二字係何人所加并不知此篇係何人所作今觀史記孔子世家有其名目似出史記以前乃自并史記讀之見其與文言雷同之語不一節正不知誰爲原本誰爲勦襲各取其全文加以審察覺史記之文有首有尾層次井然其引用最有條理而文言支支節節作色作聲一若本其肺腸流出而叩其實際多自他書掇拾而來不特掇拾史記已也然則文言一傳當作僞於漢季之人其世家有名曰必由竄入而然舊本止釋乾坤二卦其釋坤義較畧於乾可想見其才力所限不能徧及屯蒙以下惟繫辭上下傳中纔有釋爻義語分別三處共計

十九爻玩其辭意與此相類按之本傳脈絡不甚聯屬明係後人竄入竊不自揣謹遵先儒錯簡之說裁之附于釋乾坤二卦後併作文言使相類之文歸于一類以便學者尋求且使繫辭傳脈絡分明義理昭著以示曲學小數不得妄扳特其為文多剿竊道學語于事不屬紂與文于諸爻概不知有變義且不知闕會本卦義多是徒拘字句隨意箋釋殊與經旨相違以此廁諸韓詩外傳之班目為周易外傳可也實不足列于諸傳之次第以其流傳既久中亦有可採之語姑取置書末以為諸傳之殿至其顯悖經義必須指摘者亦竊陳拙見僭妄之罪愚為斯

文起見所不敢辭惟　有道君子審定焉

元者善之長也亨者嘉之會也利者義之和也貞者事之幹也君子體仁足以長人嘉會足以合禮利物足以和義貞固足以幹事君子行此四德者故曰乾元亨利貞

此係左傳穆姜占隨卦之辭傳者抬之以為乾四德解最為得旨文言之可存首賴有此按四德分貼仁義禮智既于仁義禮有明文則貞固幹事其為智可知也

初九曰潛龍勿用何謂也子曰龍德而隱者也不易乎世不成乎名遯世无悶不見是而无悶樂則行之憂則違之確乎其不可拔潛龍也

詳潛龍得旨但于乾之始兩層意俱未闡會文言之徒執字句為解即此可見所稱子曰未必皆孔子之言

九二曰見龍在田利見大人何謂也子曰龍德而正中者也庸言之信庸行之謹閑邪存其誠善世而不伐德博而化易曰見龍在田利見大人君德也

此則純是泛說于字句并无關會庸言二句雖襲孔子之言然與經義无涉

九三曰君子終日乾乾夕惕若厲无咎何謂也子曰君子進德修

業忠信所以進德也修辭立其誠所以居業也知至至之可與幾也知終終之可與存義也是故居上位而不驕在下位而不憂故乾乾因其時而惕雖危无咎矣

此與前節極合後世道學家宗旨然是言平居自修之君子无當于乘乾御宇之君子

九四曰或躍在淵无咎何謂也子曰上下无常非為邪也進退无恒非離羣也君子進德修業欲及時也故无咎

此為乾之小畜經義專主進言觀爻傳所謂進无咎也可以訂此傳之失矣

九五曰飛龍在天利見大人何謂也子曰同聲相應同氣相求水流濕火就燥雲從龍風從虎聖人作而萬物覩本乎天者親上本乎地者親下則各從其類也

此于利見之旨說得曉暢但與史記伯夷列傳同數語當亦是掇拾得來

上九曰亢龍有悔何謂也子曰貴而无位高而无民賢人在下位而无輔是以動而有悔也

雖未見大義語尚不泛

潛龍勿用下也見龍在田時舍也終日乾乾行事也或躍在淵自

試也飛龍在天上治也亢龍有悔窮之災也乾元用九天下治也

下也時舍也與井初爻傳同

潛龍勿用陽氣潛藏見龍在天天下文明終日乾乾與時偕行或躍在淵乾道乃革飛龍在天乃位乎天德亢龍有悔與時偕極乾元用九乃見天則

此段較有若落天下文明就變離言與時偕行就之履言

乾元者始而亨者也利貞者性情也乾始能以美利利天下不言所利大矣哉大哉乾乎剛健中正純粹精也六爻發揮旁通情也時乘六龍以御天也雲行雨施天下平也

始而亨就體質言性以利爲本情以貞爲正不言所利謂不言所利何屬剛健二語言四象之不變者六爻二語兼變義言故曰旁通情

君子以成德爲行日可見之行也潛之爲言也隱而未見行而未成是以君子弗用也

行而未成與前樂則行之相矛盾將潛龍身分看作等夷便失經旨

君子學以聚之問以辨之寬以居之仁以行之易曰見龍在田利見大人君德也

此爲乾之同人四之字指同人言蓋確有此四件見乾君之德

九三重剛而不中上不在天下不在田故乾乾因其時而惕雖危无咎矣

不中之說辯見小過彖傳

九四重剛而不中上不在天下不在田中不在人故或之或之者疑之也故无咎

在人謂三三與四雖同屬人道然四屬人道之義異也指物言惟三屬人道之仁震也乃指人言此說于易義最爲緊要是他傳所未明言諸技此與前節迭言不中茲又忽云中不在人未

免自相矛盾至其不識用九是剛變柔迭言重剛直是夢夢
天大人者與天地合其德與日月合其明與四時合其序與鬼神
合其吉凶先天而天弗違後天而奉天時天且弗違而況於人乎
況於鬼神乎
二五並言大人傳於二不釋大人字至此始加意釋之殆以五
位較尊釋之于此可以統乎二耳
亢之爲言也知進而不知退知存而不知亡知得而不知喪其唯
聖人乎知進退存亡而不失其正者其唯聖人乎
暢發亢義其有悔不待言矣

坤至柔而動也剛至靜而德方後得主而有常含萬物而化光坤
道其順乎承天而時行
止現經文後得主三字餘則自撰數語以爲坤贊與經義何涉
積善之家必有餘慶積不善之家必有餘殃臣弒其君子弒其父
非一朝一夕之故其所由來者漸矣由辯之不早辯也易曰履霜
堅冰至蓋言順也
首四句竊浮屠因果說中四句掇史遷自序文于爻无當爻以
坤順變震仁爲坤之復蓋厚德與天心並見精忠與純孝同占
爰就氷霜苦境寫臣子效順苦情安有惡逆如傳所云者是殆

其人率爾操觚並不思言履是何人言至屬何地敢于天淸地
寧中混發此昏天黑地之語直是亂經豈但侮聖言已哉說
者乃以爲孔子作誣聖甚矣不可不辯讀者詳之
直其正也方其義也君子敬以直內義以方外敬義立而德不孤
直方大不習无不利則不疑其所行也
此爲坤之師不屬行師說便失經旨直其正二語本禮記深衣
篇爲負繩抱方訓者其下文引此爻傳六二之動直以方也爲
證傳者掇來爲有因但禮記今本正作政而外義亦嫌類告子
陰雖有美含之以從王事弗敢成也地道也妻道也臣道也地道
无成而代有終也

此節得經旨
天地變化草木蕃天地閉賢人隱易曰括囊无咎无譽蓋言謹也
此爲坤之豫說閉說隱未合豫義
君子黃中通理正位居體美在其中而暢於四支發於事業美之
至也
此爲坤之比未見比義
陰疑於陽必戰爲其嫌於无陽也故稱龍焉猶未離其類也故稱
血焉夫玄黃者天地之雜也天玄而地黃

此亦得經旨

鳴鶴在陰其子和之我有好爵吾與爾靡之子曰君子居其室出其言善則千里之外應之況其邇者乎居其室出其言不善則千里之外違之況其邇者乎言出乎身加乎民行發乎邇見乎遠言行君子之樞機樞機之發榮辱之主也言行君子之所以動天地也可不慎乎

鶴鳴善故有和和之者應之也爵鳴不善故靡之靡之者違之也此重論言兼說行與經合

同人先號咷而後笑子曰君子之道或出或處或默或語二人同

心其利斷金同心之言其臭如蘭

上節于言重應言出而同也此節于言重同心言未出而已應也然非經旨

初九藉用白茅无咎子曰苟錯諸地而可矣藉之用茅何咎之有慎之至也夫茅之為物薄而用可重也慎斯術也以往其无所失矣

此論慎始之道不及于言慎不僅在言也亦非經旨

勞謙君子有終吉子曰勞而不伐有功而不德厚之至也語以其功下人者也德言盛禮言恭謙也者致恭以存其位者也

此論慎終之道謙不僅在言言尤宜謙者也正合經旨

亢龍有悔子曰貴而无位高而无民賢人在下位而无輔是以動而有悔也

此為不慎終者儆也儆夫動而言在其中矣其重出无嫌者以文相類與上下節聯屬故仍其舊而循次釋之

不出戶庭无咎子曰亂之所生也則言語以為階君不密則失臣臣不密則失身幾事不密則害成是以君子慎密而不出也

此為不慎始者儆也儆夫言而動亦在其中矣又為節之爻專主言語尚非正旨

子曰作易者其知盜乎易曰負且乘致寇至負也者小人之事也乘也者君子之器也小人而乘君子之器盜思奪之矣上慢下暴盜思伐之矣慢藏誨盜冶容誨淫易曰負且乘致寇至盜之招也

此于情事得矣爻義則未盡

易曰自天祐之吉无不利子曰祐者助也天之所助者順也人之所助者信也履信思乎順又以尚賢也是以自天祐之吉无不利也

與經旨合

易曰憧憧往來朋從爾思子曰天下何思何慮天下同歸而殊塗

一致而百慮天下何思何慮日往則月來月往則日來日月相推而明生焉寒往則暑來暑往則寒來寒暑相推而歲成焉往者屈也來者信也屈信相感而利生焉尺蠖之屈以求信也龍蛇之蟄以存身也精義入神以致用也利用安身以崇德也過此以往未之或知也窮神知化德之盛也

爻爲咸之蹇全不說蹇并不說咸漸紙膚浮徒勞辭費

易曰困于石據于蒺藜入于其宮不見其妻凶子曰非所困而困焉名必辱非所據而據焉身必危既辱且危死期將至妻其可得見耶

依文訓義尚无違旨

易曰公用射隼于高墉之上獲之无不利子曰隼者禽也弓矢者器也射之者人也君子藏器于身待時而動何不利之有動而不括是以出而有獲語成器而動者也

射隼二字何煩解說至云射之者人也殊太贅矣

子曰小人不恥不仁不畏不義不見利不勸不威不懲小懲而大誡此小人之福也易曰屨校滅趾无咎此之謂也

說小人甚當但爻爲噬嗑之晉安有小人在

善不積不足以成名惡不積不足以滅身小人以小善爲无益而弗爲也以小惡爲无傷而弗去也故惡積而不可掩罪大而不可解易曰何校滅耳凶

未合經旨

子曰危者安其位者也亡者保其存者也亂者有其治者也是故君子安而不忘危存而不忘亡治而不忘亂是以身安而國家可保也易曰其亡其亡繫于苞桑

爻爲否之晉見否于未然明足尚也

子曰德薄而位尊知小而謀大力小而任重鮮不及矣易曰鼎折足覆公餗其形渥凶言不勝其任也

爻爲鼎之蠱深爲有權位者戒也

子曰知幾其神乎君子上交不諂下交不瀆其知幾乎幾者動之微吉之先見者也君子見幾而作不俟終日易曰介于石不終日貞吉介如石焉寧用終日斷可識矣君子知微知彰知柔知剛萬夫之望

爻爲豫之解言之深切有功經義

子曰顏氏之子其殆庶幾乎有不善未嘗不知知之未嘗復行也易曰不遠復无祇悔元吉

此敘拾論語固也其庶乎及不貳過二語爲之尚不失經旨

天地絪縕萬物化醇男女構精萬物化生易曰三人行則損一人一人行則得其友言致一也

爻爲損之大畜傳語未見得旨

子曰君子安其身而後動易其心而後語定其交而後求君子修此三者故全也危以動則民不與也懼以語則民不應也无交而求則民不與也莫之與則傷之者至矣易曰莫益之或擊之立心勿恒凶

說君子處倍極深切惜與益之屯未允愜

易義原則序

經義浩若煙海望之無際取之不窮記誦人所同也見解人所獨也至見有確見解得眞解以自成其爲獨則所得於父兄師友之淵源者深焉蓋獨本於同其來有自也張君斗峯三兄余同年友也始同受業於岳麓掌教羅慎齋夫子又同受知於督學張忍齋夫子既乃同受知於督學吳稷堂夫子慎齋夫子註經數千萬言皆自出心裁其教人說經但求心得每多掀獲忍齋夫子留心考據喜人讀全經且喜人讀羣經孜孜以十三註疏示教務在以一心會通稷堂夫子教人讀經書須兼讀羣書凡子史各種皆足引證經義蓋爾時　功令以通習五經試士而楚南之士適迭得名經師爲之啓發開導於是吾黨之得其意者莫不津津於經義不置恒不欲拘守一二家言以爲弋獲科名具也旣而就試京師得聞紀曉嵐先生論說且遍觀四庫中所收各種經義愈以聞所未聞見所未見用克撤明說經之要誠不在一二家言惟是朋友之聚散無常廿年來或南歸侍養或京邸久居或一官匏繫於內或一行作吏於外求其聚於一處以談經爲務常不可得今乃羨斗峯之經學有成也斗峯爲人忠信强毅天眞爛漫惟治經好深沉之思所作天文地輿圖說發前人所未發無非以確見成眞解至

所極意經營者則在易義原則一書蓋祇承先人專經習易之家學益之以師訓所以能獨自有得也要之易雖燼餘之全經其中爲後人所悞解且或附會傳文以臆說竄入此獨區分其白黑取可信之傳以釋經其傳義有疑者一一剖其疑遂於經義難解者語語得其解自有此解諸家之主理主數紛紛聚訟可以息喙矣卦卽圖辭卽書羲畫與周情相聞彖言象爻言變物宜偕典禮並宣至於易之興時值周代殷事當文與紂皆傳有明文經相印證者而前人缺畧絶少發揮一若留之以待斗峯也斗峯此作較之他說似爲其獨進諸易傳不失爲同卽準諸其他經傳亦未嘗不同則安得以翻新爲斗峯頌也哉玆値書成付梓余適以瞻 覲來京見而悅之爰相助爲理原所自以爲之序如此橋洲道人胡啓榮序

經笥質疑序

經之爲文載先聖之道以昭萬世之信斯道之本原係焉世教之綱紀存焉此而有疑道於何寄教於何修夫固謂儒生讀書考古宜剖晰夫經義之疑不以僞亂眞庶無悞也乃歷觀兩漢及六朝明經代有人從未究心於此惟昌黎韓子自謂識古書之正僞與雖正而不至焉者昭昭然白黑分今雖無以見其所謂古書之僞實指何篇然既以僞爲言則疑古書之有僞斷自韓子始厥後繼韓子者有歐陽子曾實指春秋三傳有不可信且不信河圖洛書因疑易傳非孔子作是明明於經傳致疑惟有此耳究於六經之所疑則仍未知六經多僞也爾時能與歐公上下其議者南豐曾氏而外厥有眉山蘇老其以論著擅長傳其子自謂見微知著而援引典故多述僞經反不如小蘇有駁僞經之條尚見識力標紙怪大蘇徒知三代之衰亂聖人之道背其黨已多猶且以意說經自爲謬註而不覺尚安識僞經乎是蓋由李唐及宋初申韓未已佛老盛行故吾儒所攻在申韓佛老其時於僞經尚無定而人不盡尊於傳註之謬尚未集成人不視爲成案宜皆不以僞經謬註爲意耳烏虖庸詎知僞經得定論謬註得集成其爲害於聖人之道曾非佛老申韓之比哉何者佛老申韓以邪說誣民僞經謬註

以邪說誣聖佛老申韓與吾儒分門別戶非其徒與不尊信故不足以惑經生僞經謬註入吾儒之室操吾儒之戈以爲吾儒蟊賊惟經生最所尊信故其徒與遍經生一有指摘則羣起遏之理難豎喙卽以勢凌正恐孟子復生不能與辯其誰敢狃於不得已便便言無已哉雖然有得已者有不得已者如古文有孝經雖亦壁間物然以孝示訓有補於天地之大經儀禮亦可疑然失義陳數居然祝史之爲無假借意亦無違悖語是謂得已者至若竄入與扳附贋作與臆說以霸圖謟帝制以曲學冒儒宗以新法混舊章以荒唐供典寶以繼起沒前功以衰晚概隆古輒有類於鄭亂雅

紫奪朱誠不容以寬政及之是所謂不得已者然尙非萬不得已也惟彼夙稱經傳歷奉爲先聖遺書而繹其文意至有無禮於所天如周禮職方敘九州黜雍首揚顚遷禹貢首冀之例文言經抑初謬於氷霜說因果措辭很惡大拂會通典禮之經斯不得不直發其覆識以吾儒生聖賢後以臣子身服　君父教得有知識通論古今使於此而或猶豫處之度外置之是將泥於城狐不灌社鼠不熏毋亦坐聽城壞社災而不顧豈得謂有道仁人哉正恐力足備干城才足衛民社者未忍出於此而於此乃竊歎孟子之爲功大也孟子之時屢有邪說誣民豈無邪說誣聖卽如爲神農

言言禹德衰言伊尹割烹以及舜朝堯瞍周公不仁智孔子主癰環諸事誣聖誠非一端幸得孟子辯之其誣妄始白於天下自天下無孟子而舜禹伊周孔子之受誣有歷千古而莫白者匪惟莫白而已僞經得謬註致推崇直已播揚乎中外謬註資僞經爲刻畫遂敢唐突乎古今後之讀者難爲白黑之分心有疑焉祇訶雌黃之雜同事而彼此殊致一書而前後異文拘墟者偏護而固執藉起爭端乖巧者中處而調和強爲附會本之爲志乘爲史書疑傳背成信據發之爲討讞爲憲令信示豈有疑思不慮蓄疑而敗謀莫禁因疑而及難蓋如治亂絲愈治而愈棼亦若壅決川彌壅

而彌潰其貽斯道之羞不少其爲吾儒之累良深矣瓚昭有創於此未知所從虞疑案之終懸悵解人之難索自爲時鳥候蟲之發響罔計春華秋實之奚當馬齒稍加原非嬉戲夫俎豆鉛刀無用敢扳筆削於春秋雖曾秉之父兄徵之師友祇以羹牆隱躍南北浮沉始焉負米庭闈奔馳百里旣焉垂橐旅次歷試諸艱其於笥中所有未得細論尙不知於經義有當乎無當乎茲旣未能刪其少作則可否難自知也故特裒輯出之謹以質之　有道君子惟卽斷之是望焉若夫韓子云如賜觀覽亦足以知其志之所存尙非鄙懷之所望也嘉慶癸酉夏日平江張瓚昭斗峯氏自識

張瓚昭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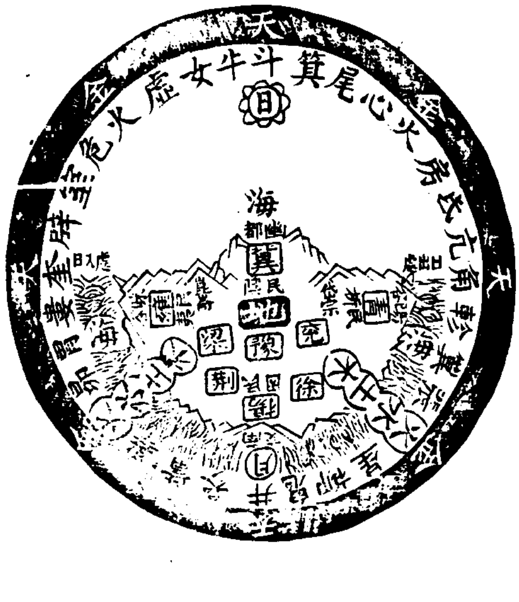
五行圖說原序

共睹共聞之物不待君子言者言之則贅莫睹莫聞之物不期君子言者言之則誕獨至於天蒼蒼一片自東轉西人所共睹徐徐入水既西復東人所莫聞而述古有懷終不得以贅與誕爲嫌而不言者天爲道之大原所自出古人既罕言之今若復不顯言使眞跡昭著於人人之心則因君子無前言而言者愈衆其將伊於胡底耶慨自秦漢方士詭說神仙以爲天上攸居較人間更樂人能學仙扳龍可入天宮乘雲可之帝所且實之

以黃帝鑄鼎升天由是言泛天河者有人由是言遊月殿者有人稗官小說附會其中一若明明上天實有措置斯人之處遂使以升天惑衆者衆悉爲所惑而歷傳爲教滋蔓難圖豈非道昧其原乃起邪說乎所賴吾儒之剖晰分明者甚急乃近世儒宗空談性命究於天地人之道日月山海之體影響依稀由其於春秋隕石之五易傳三才之兩概不推究虛談似可聽實驗則無憑談再有新垣平李少君之徒出宣言人可升天彼時未必信從豈能出一言以曉衆使衆著於天之不可升哉然則天之不可升其說安在曰天半覆地上半在地下上下迭相與換

又與日星之火相附麗澤水之涵湧相沉淪微論本無可處之境就使有境可處亦火熱水深之境而已彼人生世上身無罪孽樂不甘休乃祈難老誰能輾轉於水深火熱之中日日入地下日日遭苦刼以自活耶而被其惑者曰嗟乎吾得上天如黃帝吾視去妻子如脫躧正不知其何樂有此而爲此歎也則爲無是圖故也使得是圖而閱之猶狃於黃帝上天天上有極樂之境豈情也哉夫然是圖雖本天文家言未始非羲黃周孔之遺意其以五行爲名緣五行兼三才二氣乃性命之原卦象之本以此見洪範之義不殊於易經與經道實一貫云

五行圖



陰陽無體以五行爲體陰陽理也五行物也物外無理五行外無物彼舍五行以言陰陽是舍物以言理也皮之不存毛將焉附理不準物圖奚以爲易之有卦圖也皆以象物唯圖其有也若無其物而爲圖何如有其物之爲得乎胡不聞渾天儀乎言天形似鳥卵天包地外猶卵之裹黃乎夫卵形有五㲉一也膜二也白三也白中有凝結現目形者四也黃五也天形亦如之天一也日月星辰二也水三也地四也人物五也五者之數適符五行欲不以五行求之不得也以五行求之而見水之爲水也日星之爲火也地之爲土也欲不以天爲金人物爲木亦不

得也是蓋因地知天因天地水火知人物也曷以因地知天也夫地天之匹也陰陽對待者也地秉陰以土爲質豈天秉陽而無以爲質乎以天之包地并包水火人物也非金體堅凝安能勝任不潰抑金匹土而土生金所以爲地天交泰陽根於陰也乃知易傳言乾爲天爲圜爲金有由也圜爲天形而金爲天體也曷以因天地水火知人物也夫舍人物以言木非無木也然絜其功用終不足以配德水火與天地同流則謂人物非木何以見木之尊也夫以人物之總總林林熙熙穰穰自爲榮枯代謝於兩間也莫不受生於水畏剋於金而無能爲不朽是之謂

木云爾然則木之屬豈以一類拘者耶乃知易傳言震爲雷爲龍巽爲木爲風有由也風與雷龍皆木也風與雲類氣也雷與龍類物也雷在地中與物同蟄雷出地奮與物同出也然則雷在天上自地升耳時不行雨則伏於地與凡物等蒼蒼者固未嘗有窟處雷也匪直雷也蒼蒼者固未嘗有窟處龍且未嘗有窟藏雨也而雨何多也驟則終朝終日淫則浹月浹旬至於積水滔天溪壑不能容江河不能載是誰轉運而有此則亦誰能推究而知此若其知此是乃眞知乎造化之原凡天道之陽而兼陰地道之柔而兼剛已無不洞悉而况天體之轉旋有不可

得而言者耶蓋金之爲體非火鑠之則莫使流非水運之則不得滑所謂火動而上澤動而下皆以轉運乎天也顧水以轉運乎天卽以關隔乎地日月麗乎天而不得與地近也水關之也草木麗乎土而不得與天近也亦水關之也以水關之以日氣下降雲氣上騰者通之天地所以和同也乃知五行之理相生則相矜宜遠相剋則相成宜近其位以相剋爲次固玉成之道也夫善夫何氏承天之言天也曰天體至圜水居其半地中高外卑水周其下四方皆水謂之四海是九州之義爲水中可居甚明特不知地之去天其程奚若也請以日論其方中處不可

近其出入處則可近也然卽近日已不下一二萬里況從此至日從日至天不知更若何也而或曰地去天萬五千里然乎然或以爲五億萬里則又不然何者所云一二萬里已近日矣從此至日從日至天當惟是倍焉蓰焉足矣何至累億萬里者五哉由斯以觀凡言天者之誕妄失實類如此其詳蓋不可勝論云

嘗論宇宙間形形而色色者氣與質而已質之能事亦謂才才非氣不行氣亦非才不行也洪範言行矣曰水火木金土五乃八卦則僅取水火二象而渾言天地人三才不明言何者爲二

氣八遂謂易不言五行不知二氣三才卽五行也易言三才自繫辭下傳言二一氣自成象然成象未合八卦三才通言之於二氣之源委未全難以明其實際不若說卦傳合才與氣言者詳也夫天地之生生不息祇此氣之上騰下降爲之耳惟是天位乎上地位乎下其勢睽而不相接實賴澤中有氣通於山山引其氣以上於天其壯者惟雷風爲最故曰天地定位山澤通氣雷風相薄謂天地所以得氣山澤通之耳非謂山澤能自爲氣也謂山澤通氣而後此氣爲雷爲風相薄於天地間耳非謂雷風能自爲氣也然則此氣從何來哉得不在水火哉乃知傳於天地山澤雷風之後而終之以水火不相射有由也水火卽二氣也其言才已眞括夫氣言氣已統舉夫才也蓋言三才而兼及分陰分陽迭用柔剛是卽言二氣言二氣而先叙天地山澤雷風是卽言三才兩之也夫如是謂八卦兼三才二氣可矣胡云二氣三才卽五行也豈不以卦取五行顯有水火矣顯有水火而謂無金土木哉然則三才雖曰天地人固知其爲金土木也蓋惟金土木有質斯可稱爲才且正與水火之無質而但有氣者相濟以爲用此固昭然共見矣惟是金土木必兩而水火僅一則有未易見者閒嘗於卦象求之因於水火之象之爲坎

離者得之竊觀離之爲卦得乾體多得坤體少凡以火麗天爲日星甚赫火麗地附木石甚微也然向日取火與木石之火較無二也坎之爲卦得乾體少得坤體多凡以水在地爲川谷歸壬水在天爲雨露不殰也然取雨露與川谷之水較無二也此天易所爲但以坎離象水火而無所爲兩也以觀火之爲物徒以氣行而無質遂得因凡有質者以效其靈實則蒸被於金木水土之中而無堅不入虛則超騰於金木水土之外而無慮不充蓋其爲温爲煖爲燥爲熱所以能生物長物成物且革物也以觀水之爲物有質不凝而質且隨氣以流行遂得因凡質之

凝者以神其用微則滋潤土木隱攝金火而無閉亦入且泯於
無形顯則浮蕩土木沉沒金火而無物不涵且沛乎無外蓋其
爲凉爲寒爲潤爲濕所以能與火相濟而共成生長成熟之功
也夫惟與火相濟而共有成功此之謂水火不相射亦以見火
必藉水而行水亦必藉火而行斯二者故皆以氣著耳其實惟
火純氣水則非氣水之以氣著全藉乎火也蓋火受制於水而
水之勢大力強足以化火之溫煖爲凉轉火之燥熱爲寒遂使
宇宙間有是陽氣剛氣即有是陰氣柔氣以相濟且使人不得
謂之一氣而必別之曰二氣也蓋至是而水火之象明水火之

德明而水火之爲二氣愈明矣二氣之爲氣既明則三才之爲
才可不使明乎夫不謂二氣之行必資三才以行乎然則三才
之爲才奚以知其爲金土木也或曰土爲地而坤艮屬焉確鑿
無混人人知之誠可據以推其類也似也而不但已也蓋必欲
於三才明其辨則雖以地與山之屬土人人知之而亦不可不
申辨也況其餘也何也坤爲地艮爲山固不可以概視者也以
觀坤之爲卦與乾爲對推爲六子之母非不尊崇然其體純柔
則嫌於無剛也其美必含則事弗敢成也所謂含宏光大品物
咸亨其德合無疆信然矣顧安所覩其才乎爲求三才兩之之

故而諦觀乎立地之道始知土之所以爲才得之地者半得之
山者半也傳言立地之道曰柔與剛兼坤艮言也坤柔而艮剛
也顧山猶是地耳不過隆起於地而遂若與地分體有必分其
象於坤與艮者焉如之何其以坤概艮也爰觀艮之爲卦本乎
坤者二而在麓山形之附地不遷本乎乾者一而臍巔山氣之
升天不竭與坎同體而三易二山之出泉水所以滙川流與震
同體而末易初山之蓄雷龍所以興風雨於兌爲匹而氣以通
山之出雲膚也尤饒金品得離之二而初獨變山之具火物也
不僅木材凡若此者誠足以見山之所以興寶藏而土之所以

爲萬物母者莫非才也然不得以山有木有金遂謂五行之金
與木皆出於此而他無有也彼謂金與木實出地與山而他無
有者乃後儒之說非易理也夫易之爲卦彖也乾而加以兌震
而加以巽誠以金不一金木不一木也然乾而加以兌也則又
非以見金多也乾金爲天兌金爲澤以云才也皆天道也傳言
立天之道曰陰與陽兼乾兌言也乾陽而兌陰也夫言天而兼
乾兌豈以其皆金將澤亦與於天乎曰然曰易傳於乾言天言
金於兌言澤言正秋以爲皆金誠然然矣以知澤亦與於天乎
曰以天形如鳥卵知之蓋半覆地上者此天半在地下者亦此

天也以觀乾之爲卦三畫皆陽一氣無間所以象天之蒼蒼一片堅健囫圇無隙可乘亦無時或息而保合太和包羅萬有也固恰肖焉而無遺也而胡爲加以兌爲澤也曰澤與坎有別雖江河之大亦屬坎水非澤也澤之大者非他卽在地下之天也其不言天而言澤以其載水而言蓋言海也海周於地下而溢出四邊人不見地下之海而見四邊故謂海有四而不知其無二也要其納日涵星聚精蓄氣鼓輿大地以鑄羣倫莫可名狀故何氏承天以爲水能載地非虛言也水之載地天之載水也夫天既轉覆以爲載而日星遞晦而不明故曰海者晦也然而

火氣炎上雖可使晦終不可使睽彼海水生潮葭灰應律以及雲興爲雨山下出泉非其故耶然則天地交泰水火既濟皆其景也而兌之義訓說得不於交泰與既濟會之耶以觀兌之爲卦上得坤體之一下得乾體之二所以象海之上有地而下有天也此交泰之象眞也全體具離而柔在外是謂蘊火之用於其中强半同坎而變其初是謂寒水之流使不下所以象海之納日星而滙衆水也此既濟之象眞也乃知金之爲體堅剛圓潤渾灝流轉而迭爲明晦於高高下下間也豈得以一卦象之而盡其能事哉是故聖人之設卦也既準其純陽無陰而象以乾又準其剛中柔外而象以兌而統屬之於金凡以見天與澤有分象無分體也云爾凡以見天與澤之爲才莫非金之才猶地與山之才莫非土之才也云爾然則木不一木亦皆才也其有震而復有巽亦與金之有乾兌土之有坤艮同乎曰同烏乎同曰卽傳所云立人之道曰仁與義亦兼震巽言也震仁而巽義也夫於人道言震巽豈非長男長女之故乎曰非也其以男女爲言乃就人倫道言八卦非專以人道屬震巽也其專以人道屬震巽則惟震爲人耳巽乃其屬不言人也正如天道兼乾兌惟乾爲天兌不言天地道兼坤艮惟坤爲地艮不言地也是

故大易首舉三才以乾言天以坤言地以屯言人屯爲坎震不及巽也顧屯爲坎震實爲水之生木則謂有天地然後木生可也而傳者不謂木生也曰有天地然後萬物生焉以萬物易木是萬物卽木也又曰物生必蒙蒙者蒙也物之稺也物稺不可不養也故受之以需需者飲食之道也飲食必有訟故受之以訟是木之爲萬物非塊然兀然之物乃能飲能食能言之物也乃知木字從人有由也震木卽人也以觀震之爲卦得乾之一而在內象人之內宜剛健得坤之二而在外象人之外宜柔順視離象而表則不剛象人之不以火烈倘猶視兌象而中則不

兼象人之不以澤悅干私與艮同胞而初其上象人之樂山者不必止於山與坎同氣而初其中象人之樂水者不必陷於水如是則謂震爲人宜矣何必曰震爲雷乎意者雷乃神物登天入地涉水蹈火無所不能而人固不能也故不以人稱首而以雷代之亦以人爲萬物靈固不待表暴而自尊乎究之震義訓動凡動物皆陽凡動物皆震不獨雷亦不獨龍也然則風亦動物何以不屬震之陽而屬巽之陰也曰此但以雷較風可以知之矣蓋雷有形體其氣燥熱宜其屬陽風無形體其氣凄凉宜其屬陰正如龍與木植亦畧相似故竹號龍孫松作龍鱗自古

誌之祇以龍靈而木蠢龍動而木靜遂以龍屬震而木屬巽判然不可混也而何疑於風乎以覯巽之爲卦得坤一而得乾二本乎地而際乎天上變坎而小往離行乎水而生乎火兌上下而艮中變揚乎澤而止乎山風之爲用昭昭也而木植亦如之木植豈小物哉然要不得謂巽爲木僅屬松竹之類而凡微而庶草美而百穀非皆木也大凡水生金剋之謂木抑支葉根節之謂木苟有支葉根節古人雖不以木名斷以爲木不誣也若然則人身亦有與草木同者蓋人身自有支葉自有根節何必草木也若然則草木亦有與人身同者蓋草木亦自有骨肉自有皮毛何必人身也至於松栢有心杞柳有性草木有膏可焚禽魚有脂亦可焚以及人物所生謂之子草木結實亦謂子人物心中之德謂之仁木果核中之肉亦謂仁如此類者不可勝數然則人也鳥也獸也魚鼈也昆蟲也百穀百果也庶草羣木也皆木也固與金土並稱才者也而惟是震木屬陽陽剛在內內臟不可傷惟動惟起乃生乃養則所以象人與鳥獸魚鼈昆蟲之類者也蓋畏金者多巽木屬陰陰剛在外外膚不可截惟入惟伏乃生乃養則所以象百穀百果庶草羣木之類者也蓋能生火者多大抵陽木自然得生而賴陰木以時相養則震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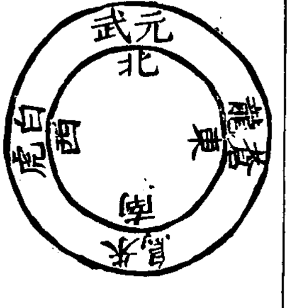
巽也陰木自然得養而賴陽木以廣厥生則巽資震也竊謂三才之必兩於此已可概見然非二氣舉之亦何以成其行故才有位氣無位才之位皆氣之位也乃知包犧以八卦配五行其精微有如此者傳者揭之於易以示來茲乃今而後知五行所由來實合二氣三才也噫才氣之於行旨深哉

[illegible]易義附篇卷一

天文類 [illegible]璜昭撰 斗峯

[illegible]對乎質天非無質者何不[illegible]儀以天位乎上人所仰而望之者秖此蒼茫遼廓之區莫見其體秖此渾灝轉旋之勢莫辨其方是文尚難求質於何有惟古之聖人神靈首出仰觀天象嘿契於心制爲歴象以推之蓋從莫辨其方之中而得其方莫見其體之中而得其體於是乎體之所在而象成焉象之所成而方定焉所謂方者何東北西南四方是也所謂體者何龍武虎鳥四獸是也四獸亦謂四宿

四宿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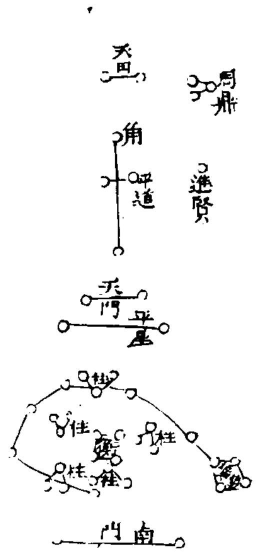
天體圓四獸何以爲體象也孰成乎天象星也然則象乎龍者何星也曰角亢氐房心尾箕象乎武者何星也曰斗牛女虛危室壁象乎虎者何星也曰奎婁胃昴畢觜參象乎鳥者何星也曰井鬼柳星張翼軫鳥之軫與龍之角相連自角至軫勢接如貫圓如環其分布於元穹高上也莫不見於南方共於北方出於東方入於西方又安得區分焉曰若者爲東方宿若者爲西方宿若者爲南方宿若者爲北方宿也曰以斗柄所指而定也蓋北斗附於中宮紫微垣稱爲帝車若爲之指向故以其所指定爲東方得星七卽角亢氐房心尾箕合之有龍象故係以東方之色而名之曰蒼龍自是而右爲北方亦得星七卽斗牛女虛危室壁合之有蛇象故係以北方之色而名之曰元武自是而右爲西方亦得星七卽奎婁胃昴畢觜參合之有虎象故係以西方之色而名之曰白虎自是而右爲南方亦得星七卽井

鬼柳星張翼軫合之有鳥象故係以南方之色而名之曰朱鳥朱鳥之鳥卽堯典星鳥之鳥是南方七宿在堯以前已取鳥象則東方七宿取龍象北方七宿取蛇象西方七宿取虎象當同時而並取焉可知也乃稽之五經都無所見雖左傳有蛇乘龍之語而白虎亦無明文惟曲禮紀軍旅之行云前朱鳥而後元武左青龍而右白虎正不知曲禮何時而作也觀其篇末載春秋義例似春秋以後之書而其中微言大義有可與論語相發明者固當屬孔聖之遺書非後世僞經可比類若然則所識鳥武龍虎雖言軍旅之所亦必非戰國以後所得而附會况世傳

龍虎蛇鳥之陣自黄帝本天象而成陣法以誅蚩尤始是必上古於天象有龍蛇虎鳥之星名而後黄帝於軍旅始有龍虎蛇鳥之陣法則夫以二十八宿爲天體固自古天文家所爲即其以二十八宿分四獸之體當亦自古天文家所爲也吾聞順理成章之謂文天文何莫非文而爲之説者顧猶有不然者耶然則二十八宿之象既統之以四獸其各宿所屬之星必非無與於本宿可知乃自星經失指各隨其名而爲之説遂至衆星之體用與本宿大不相涉一若各自爲主各自爲雄者此其於道爲不通於情爲不洽於物爲不類在天成象而顧有此雜亂不

齊之天象又何以爲順理又何以爲成章也哉用是不揣固陋謹貼四獸以爲之説則請自角以下一一詳之

角宿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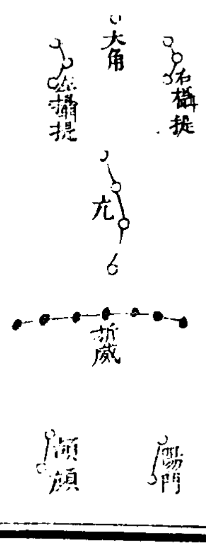


東宮七宿取龍象而角居首是角固龍首之角也二星對峙本有角並兩角之間其骨常平故角間之星謂之平道角介平道

兩奇而一耦於易象似離卦坤乘離爲晉晉上言角豈亦有因乎凡物之角所以禦侮實爭鬭之具爭鬭者恐其無道而不平故必濟之以平道平道之外更有平星此其義也古傳龍首無尺木不能升天竊欲以進賢一星當之蓋嘗推尺木之義如玉尺是材用人如用木之類皆於進賢有關也角前宜有目目曉之交時自啓閉有門象焉是角下有天門當即象目然則南門二星其即以爲頷下之明珠乎珠與日相類日既謂之天門明珠得不謂之南門乎夫南方屬離明日之義亦珠之義也兩眉間爲上丹田角上有天田其爲上丹田無疑角旁宜有耳龍以

角聽故不言耳而言鼎以鼎有耳不能聽也然則周鼎何以三星鼎固三足抑亦臧三耳之義也至於庫樓内包五柱十五星似顧包齒衡星在中似舌雖龍之齒牙古不傳其數然予角者必去齒則十五不爲少矣且顧前後臨胸似樓頤中能受物似庫以庫樓爲頤猶道家以玉樓爲肩之意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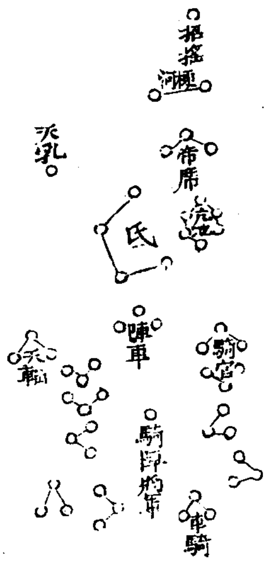
亢宿圖



亢俗作吭即咽文言所謂知進不知退知存不知亡知得不知喪者亢之謂即咽之謂也下二星似兩奇上二星似一耦有兌象焉兌爲口舌咽固口之深處然則上安得大角曰是爲懸雍懸雍者俗所謂小舌是也曰大角爲帝廷於懸雍何與曰懸雍居口深處如居深宮然兩傍有筋膜爲護如左右攝提然且飲食言語齒舌勞動而懸雍靜鎮於內一似垂拱無爲者然或懸雍有病而飲食言語若失所從而不快是誠爲主於口中者豈謂心有君象懸雍無之乎況懸雍之象昭然下垂之角其末銳其色赤大角星體實似之乎至於頏訓直項頏訓人頸頏頏之

與亢相比附既不待言而嗌處謂陰門咽處得不謂陽門陽門之與亢相比附更不待言也惟折威之義則不在象龍之形而在會龍之意蓋凡獸之搏生物必大振其威至於得肉下咽則得意自喜其威未有不折者誰謂龍也而獨不然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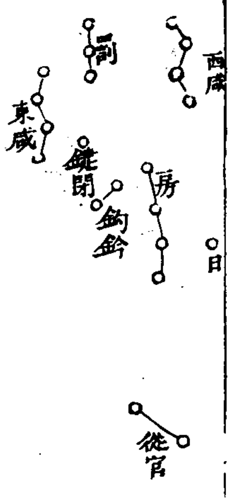
氐宿圖



氐與亢相承當爲龍之胸腹準以易象其星四可爲兩奇一耦之卦有合於離爲大腹加以傍有天乳是胸腹之明徵也醫書云乳爲血所化血道謂之血河梗河得非血河乎凡身有窩處多謂之池故手節窩處謂之曲池咽下故有窩得不謂之亢池乎惟然竊於氐前諸星有疑焉嘗考梗河爲天鋒招搖爲天矛皆屬兵象而天輻爲士大夫之車陣車爲草車車騎爲將騎陣將軍爲大將益之以騎官二十七三三而居與室宿之羽林軍無二昭然象將帥統馭士卒且赫赫乎環甲而稱戈正不知龍之咽下安得此凶器曰此以象喉下之逆鱗韓非所謂嬰之則

殺人者是也而吾以爲古所稱胸中之甲兵殆亦即此象蓋凡人徒雖有形之甲兵而胸中實無一物未有能禦寇而保邦者惟胸懷至德腹抱良謀有席上之珍可爲帝者師然後使帝者設席以待毅然可居一席此帝席一座所以爲眞龍而設非爲似龍而設也

房宿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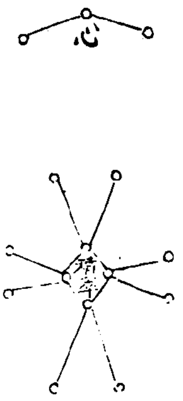


房之爲義說文云室在旁也觀其居心前而有遮護心宿之意殆醫書所謂手厥陰心包絡經者即此象歟下三星可作三奇觀是乾象也上一星橫合鈎鈐鍵閉可作二奇一耦觀是離象也以乾兼離爲大有房以包心所有不既大乎豈第一二經而已乎吾聞心包絡之上爲華蓋者手太陰肺經也肺屬金金爲刑官罰居心房上三星有乾象適合乾爲金至其主受金而贖罪又適與金爲刑官合是罰星象肺若然則兩咸正不必別求解即以東咸爲足厥陰肝經西咸爲足太陰脾經可也蓋咸者感也五臟自心外惟肝主仁慈脾主思慮所感爲多然不與心

合亦不成感故不謂之感而謂之咸也至若鍵閉鈎鈐乃門戶之闗防列於心房之傍是宜作肺肝脾之竅觀斯其所由與心竅相接者又安可無以象之耶詳觀內經臟腑皆號爲官今於房心下二星不指爲何臟而但曰從官果孰主而孰從也竊嘗就二星觀之儼然有腎象腎雖水臟命門之火寓焉所以成其爲坎也夫命門之火上應心火心火謂之君火命門謂之相火相者所以從君致治者也以腎從心謂之從官固宜則推是而謂房前之有日爲君火亦宜也日爲太陽君也日有離象火也心房有日心火謂之君火也余因之有說焉心火燥烈則一身

無主百體若狂心火和平則天然泰然百體從令善治心者殆必使從官得所從而後可也是以君子觀於心房下有從官而知心火之不可以不戢矣傳曰夫兵猶火也不戢將自焚也吾於心火亦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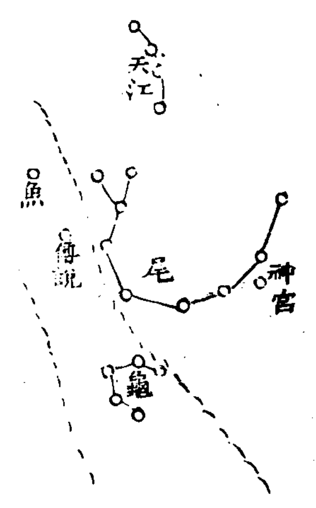
心宿圖



心爲身之主神明所宅在人爲火臟在天爲大火星其字一鈎

三點三點中高與星形相似又草書只作三點則直與星形無二矣此以見古人制字未必徒取蟲鳥而不取諸天文也準諸易象三星可作乾卦觀其中星大赤又合乎乾乾爲君所以心有天子之象而房四星列於其前則又有君出乘車駟馬在前之象故謂房爲駟然吾以爲心象乾乾爲馬則謂心爲馬而房爲厩於義最明第不知舊說以房爲天厩曾主此義否也至於積卒十二竊以爲十二經之脉會於任督者是也夫積者會也卒者下賤之稱也任督在下部故十二經之脉至此以積卒象之豈不信然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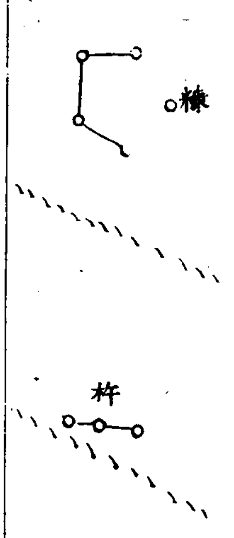
尾宿圖



尾之爲義對首言也凡物有首則有尾龍亦宜然以前三星合心宿爲六龍之乾其心宿中星大而赤正是九五至尊位若但合九星以觀前三星有乾象後六星有坤象是爲地天交泰所

謂內陽而外陰者是也陰陽交而後生育遂鳥獸孳尾龍亦宜然可知尾後有傳說非謂龍之悅乎澤也雄雌相接得遂生育之懷則尾既傳會未有不交相悅者星經言所禱孕子正謂此也稱此言神宮其爲子宮無疑子宮爲造化之所得不謂之爲神乎頤以龍而生子必長保此龍種當不至流爲龜魚尾後有龜魚似不得作龍子觀然龜魚亦水族龍爲水族之長宜其視龜魚猶子且龍能變化其稱者或因游戲化爲龜魚亦情之所有昔晉人得魚味美及獻張茂先乃知爲龍肉此龍化魚之徵也化魚而爲人所得其必稱者可知也夫龍爲人得乃其偶而龍爲人見乃其常余於江見天欲雨時有龍自江出舟人言是龍挽水上天其聲洶湧若有倒傾河漢之勢片雲護其首周身似皆水旋繞惟露其尾從可知龍非其地不得見得見其尾於江中爲多尾北有天江有以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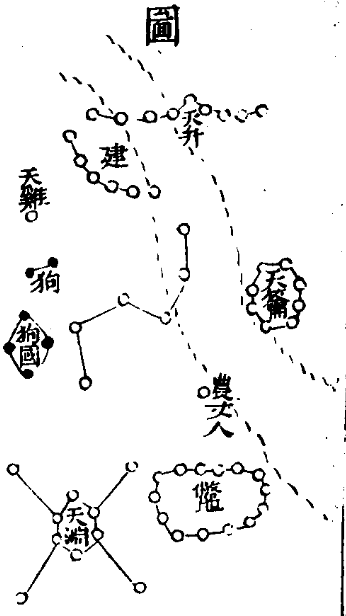
箕宿圖



箕者簸揚之器星形似之故以爲名其星四可作二奇一耦之

卦準諸好風之義卽以爲有巽象可也要之以箕而居尾下則其爲龍尾之梢亦明矣龍尾之梢隨所傾播自爾揄揚不啻人間之簸箕箕前有糠其下有杵似皆於簸箕取義無與於龍尾然卽以龍尾之梢推之亦有可言者蓋凡有杵則必有臼今無臼而但有杵將安所用杵是不得以眞杵觀也杵非眞杵糠又豈眞糠哉自我思之杵者自上舂下之物龍自江出飛而上騰尾梢所帶之水爲形有二其散而輕者隨尾掉而洒落細而且寄有似於糠其聚而重者隨尾梢而下墜有墜不一墜之勢有似於杵之自上舂下不一而足者然此其情狀固可想見之也

斗宿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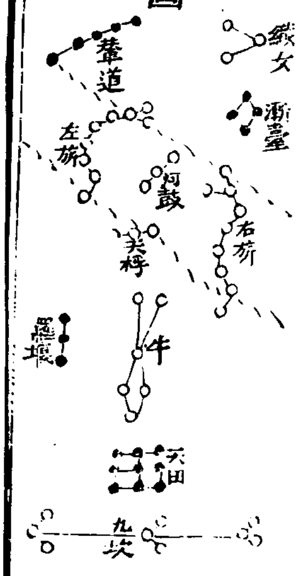


北宮七宿稱元武而斗居首則是斗者元武之首也欲知斗爲元武首宜先知元武爲何物舊說以元武爲龜蛇今以左傳蛇乘龍之說推之且證諸風后八陣取龍虎蛇鳥而不及龜誠以

龜性鈍拙馴頁不堪爲鬭捷用則北宮取蛇象而不取龜象明矣竊以爲從蛇爲是蓋蛇之首實與斗相似斗六星而不直有三耦象殆坤卦也坤陰卦蛇陰物其類同也斗前有天籥其惟目乎籥司啓閉不聞有圓形有圓形而時啓閉者求之蛇首非目而何蛇之大者首常帶冠故斗上有天弁弁者冠也蛇舌長而薄軟而紅其時吐時納捷如電影有似於旂之飄忽飛揚建星爲旂當於此取象鼈蛇之族也每歲春夏之交鼈生卵於沙岸漁人乘夜捕之輙見蛇與俱世傳鼈與蛇交故鼈首與蛇首相似理或然也然鼈居於淵蛇則不居淵而亦間有居淵者謂之水蛇其生卵亦必在岸與鼈同焉鼈東有天淵四耦二奇得習坎象淵固坎也此非爲鼈設殆必爲水蛇設者然則此間何以有天雞與狗世傳蛇化雉斗主犬或氣類然也不知諸書皆言雞犬罕言雞狗惟孟子雞鳴狗吠相聞語是言其聲可知斗傍有雞狗乃取其聲有類於蛇聲也我聞蛇之爲聲有喔喔然如雞鳴者有咭咭然如狗吠者固宜假象以著之至於狗星之外更有狗國當是聲如狗吠者較多抑亦蛇之別種有四足曳尾如狗形者又宜其以狗國著之歟此固實迹所有而可知者也惟不知農丈人爲何物竊嘗就其名而反復思之意者其以

象老農之善蛇醫者乎蛇醫何以必農誠以嘗百草而立醫方者神農也彼業農者居於草澤與蛇爲緣使非老農傳有醫方則中蛇毒而立斃者多矣惟蛇口之傍有農丈人在而毒始不至殺人此亦理之所宜有而象之不可無者

牛宿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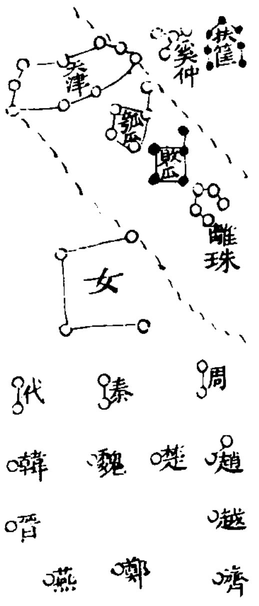


牛次之斗斗爲蛇首則牛爲蛇頸明矣蛇頸有細小處如蜂腰然從所謂七寸爲蛇要害故諺云打蛇打七寸牛宿似之其星六可爲三耦之卦適合坤爲牛然不平正竊欲合上二星祇觀下四星則兩奇一耦有離象離亦牛也不但已也今人舉重物用兩木相架使四人各挈一端謂之架牛若物極重須十數人或數十人者所架之木不一則更有大牛翻小牛之說予初訝爲俗語及觀星象乃知其說有自因思乾爲馬坤爲牛馬陽而牛陰陽奇而陰耦禮記投壺謂一算之立爲一馬又何怪而木相架之謂牛乎顧牛而旣爲蛇頸矣卽謂天田象蛇之丹田雖

堰象蛇喉之堰九坎象蛇喉之坎輦道象蛇喉爲飲食所必經之道似也特不知安所得旂鼓之屬且以旂鼓置河中水之所湮聲色俱廢安在其爲旂鼓也哉今欲於河中求旂鼓之屬殆以象蛇之渡河不期浮而自如桴之浮是天桴也其一往或過往往舉首高數寸或尺許自頸以下貼水而行遂鼓河成浪是河鼓也蛇自鼓浪中行而浪之分張兩傍者層層遞折儼若大將中行而兩傍旂幟自爾葳蕤旖旎此豈非所謂左旂右旂者耶至於蛇爲女牀女司蠶織宜其因蛇而及織女然其象憑漸臺於河干似有臨厓浣紗之意不見其有事於織如欲言織是

必以天河爲綀河鼓爲梭而後可也夫八河鼓爲梭是謂蛇行爲梭今人謂蛇之疾行爲梭其說亦有自也或曰史傳漢武作建章宮治大池漸臺命曰太液輦道相屬竊恐漸臺輦道本漢時事後人附會之爲星名如野雞四瀆之類姑誌以俟考

女宿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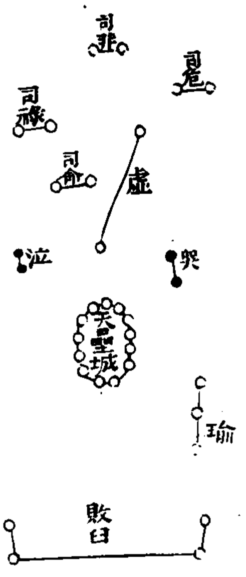


女列斗牛之後斗爲蛇首牛爲蛇頸則女宜爲蛇身易傳巽爲長女離爲中女兌爲少女皆二奇一耦之卦女四星本可作二奇一耦之卦觀宜謂之女也特不知於蛇身乎何與或曰古者女媧蛇身故謂女爲蛇身或曰非也人頸以下爲肩爲脅骨橫交如乂合爲項觀之如女字故謂頸以下爲女若然則是蛇胸爲女非蛇身是皆想當然語自我言之城上小墻曰女墻蛇身長而善圍繞有似於城今卽女墻之爲女以解女宿之爲女而蛇身之爲女可想見矣聞之蛇身亦有珠離珠同所自具而筐爲蠶有蛇身亦有扶筐殆以鱗介一類而然抑亦因女功類

及也易曰女承筐扶筐固女職也凡女孕子謂之有身蛇身固必孕子但卵生與胎生異象宜其假象以明之則瓠瓜敗瓜皆是也何以言之瓜各有子其蔓綿延不絶故古人屢以瓜言子前如大雅緜篇後如黃臺瓜辭其明徵也而蛇子實從卵出則初生之卵子猶在內而殼完好是謂瓠瓜其久生之卵子巳破殼而出其中空空無有正如瓜腐瓤化僅存其皮是謂敗瓜然則稱此言天津又將何以爲解曰津也者濟人者也天津九星可作三奇三耦觀是卽可作既濟未濟觀其星象與卦象符不待言矣然而既濟未濟止是中女配中男已見陰陽相接生氣

冲和正不必參觀長女配長男之恒益少女配少男之損咸然後見女之爲女發生無窮也則因女宿之爲蛇身而欲於蛇身求天津之象其殆卽腹中盛卵之具俗所謂子袋者是也夫子袋以度種猶津梁以度人其理豈非一致者耶虛危爲顓頊之虛女其維首也左傳所謂姜氏任氏實守其祀奚仲任氏之祖以奚仲爲星名殆如實沈主參後世遂以實沈爲觜參之辰此固確鑿有據者至若漢時有十二州十二諸侯之說星經於星無所屬後人强屬之女宿始見於隋書非古人之所有可勿深論如欲深論之則諸侯名目既無與於女宿之爲蛇身正未可以泥解竊惟十二之數與心宿之積卒同數或卽與積卒同象宜作十二經絡觀未可知也蓋蛇既有身其亦必有經絡歟

虛宿圖



虛居女後女爲蛇身則虛爲蛇腹可知吾聞巴蛇能吞象其腹之空洞有容何如也謂蛇腹爲虛不誠當乎然竊嘗思之腹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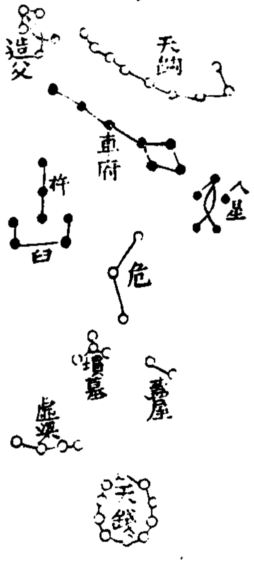
常虛而腹中之宜虛者莫如心蓋心不虛則不靈凡物之有靈皆由於心凡心之有靈皆由於虛蛇何獨不然然則居心之上爲華蓋者肺也謂卽以司非爲肺夫司非爲肺卽房宿罰星爲肺之說稱此而求當卽以司危爲肝膽司祿司命爲脾胃與腎蓋肝膽於危知所懼非司危而何脾胃受水穀而腐化之非司祿而何腎爲精神之舍而號命門非司命而何夫如是其下何容有哭泣曰血氣之注於五臟也因時而至則血隨氣注有滴焉者殆如哭泣然夫泣亦謂泣血此其微也然則天壘城之圜圜續又何容別求其解卽以爲大小腸可也離瑜之三星驗

大輿土木其營造之謀一定往往人衆而食用甚繁一日之間取給於杵臼與散給以錢財者不可勝數惟必出車府之車乘以時運載而後可給此其勞民傷財爲何如乎古稱危爲元枵耗神也其爲架屋者戒至明顯矣然凡營造之始必有小人鈎引以淫巧蕩上心彼名星者於人星之上五星指爲造父造父之上九星指爲天鈎而皆屬之於危宿殆必有深意存也蓋有力而不爲小人所鈎引乃能安不忘危而可以常得其安耳凡此以人事說之而其義有可見者然卽以蛇爲之說亦未嘗不可見也試自虛爲蛇腹推之危當爲蛇之腰背蛇腰背有力一

丈之蛇能以尾莳地將腰弓起高數尺危之星形似之又大蛇與人遇往往將尾蟠地昂首豎立若與人比勢者然俗傳蛇高於人則蛇勝而人敗於人爲不祥人高於蛇則人勝而蛇致其蛇必自死然凡與人比勢之蛇必其長有倍於人者故常恐人之不勝制之之法在先奪其勢見其將豎卽以手高起作抑之之勢若仍不止則便手有竹木之類可以高豎者豎以勝之無則拾土石擲高以勝之無則脫冠與履皆可擲高以勝之但不可近近則恐其抱人難爲解也今危宿左畔有人星右畔有杵臼臼似蛇尾之蟠杵似蛇身之豎恰與人星對立豈非以象此

蟀爻何容別求其解卽以爲三焦可也至臼以敗名殆臼之久而已穿者此其爲象非缸門莫屬矣準諸卦象其星有數少耦數多多者不止一卦少者不成一卦故其星十座惟璃瑜爲得乾象夫璃瑜何以得乾象也乾爲玉故也

危宿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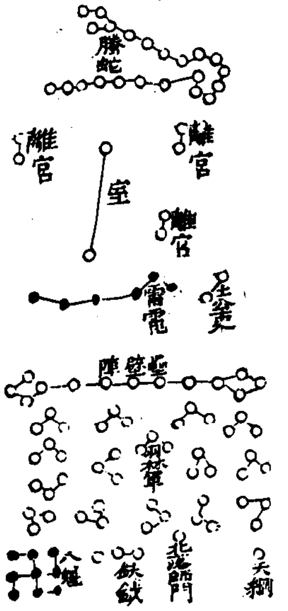


危之爲言高也三星合乾數而形不足故不得以乾象解之甘氏云危爲天市廟堂主架屋以受藏風雨索隱云危上一星高旁二星墮下似乎架屋也夫如是則厂字广字所由起當必得之危宿蓋嘗考厂字之義說文云山石之厓巖人可居象形又考广字之義說文云因广爲屋象對刺高屋之形徐鍇曰因广爲屋故但一邊下皆於危之象有合然則危下有蓋屋虛梁上有車府臼皆推架屋之義名之也顧何以其旁有墳墓也日古之陵寢有隧道其中空洞不啻宮室是亦推架屋之義而名之要之凡架屋之事在士民小有興作猶費人工錢米至若國家

歟大抵蛇之爲物能高能下下穴於地爰居墳墓之中高能援木可行蓋屋之上故古屋無人能處其梁而繞之危下之有墳墓蓋屋虛梁其象皆可得而會也又大蛇腰背弓起輒能超踰墻垣跨越城郭蓋有疾於鉤援捷於衝車者危上之有天鈎車府其象亦可得而會也南史梁武帝幸元洲苑見大蛇盤屈於道羣小蛇繞之信宮人錢龍之說以錢十萬貫鎮壓其處後人或以爲誕而不知非誕也危宿之傍早有天錢在也危宿之傍有天錢固蛇爲錢龍之確証抑亦見腰纏十萬奴輩必將利之其勢不免於危惟必有以散之而不使久積庶可相安於無事

也曲禮曰積而能散安而能遷其此之謂歟

室宿圖



室謂之宮宮謂之室爾雅釋宮文然郭注謂同實異名至大山宮小山郭氏以宮爲圍繞之義則室之義亦爲圍繞可知是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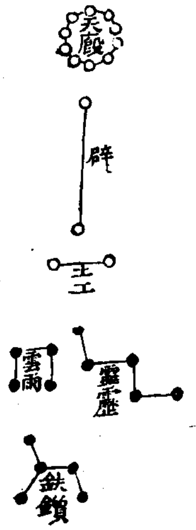
之得名以離宮六星分列左右雷電六星環列下方有圍繞之象而然也因思自斗至危皆有蛇象室於蛇何肖竊謂於其蟠焉肖之蓋蟠自尾始蛇性然也稽古陣法風后作八陣其六曰蛇蟠武侯作八陣其二曰蛇陣象蛇爲陣由來久矣而蛇蟠之陣爲最先今謂室宿有蛇蟠象誠有見於陣法所由起也然使徒執陣法以釋諸星雖易於立說而究無以見蛇象之眞非篤論也蓋蛇爲蟄物行則直伸處則蟠曲當雷乃發聲始電之時蟄蟲咸動蛇乃啓戶而出既出之後必脫其殼方脫其殼病不能行則蟠曲時多今觀室上有螣蛇腰蜿折而頭尾直排不似

活蛇飛騰之象是必蛇殼也然則離宮之兩兩分布殆以象蛇之脫殼節節而脫之離卽脫而宮卽殼也至若其下有雷電是言其時更下而有北落師門是言其戶大約蛇之能啓戶脫殼皆由陽氣發泄雷轟電灼使然故其象不可少也稱此以言壘壁陣羽林軍其爲蛇鱗無疑蛇鱗而簇於一處其爲蟒蛇無疑蓋蛇鱗與龍鱗不甚相遠其環繞周身者皆相參而成參者三也故羽林軍雖多其三三而聚與氐宿之騎官無二也惟腹下之鱗大於周身之鱗數倍其形方而扁直一分而橫四分比次如雲梯如雁齒蓋單行而順相襲者蛇身反側則腹鱗見焉所

以知其異也今觀壘壁陣兩端仍是三三而聚與羽林軍之爲身鱗者一類而中間忽有一節單行恰如蛇蟠偃仰偶一節之現其腹鱗者然此景之最眞而象之最肖者也不但已也蛇之毒者口吐濃涎牽爲絲繫於草木身蟠伏以俟物至觸其絲則急起噬之室下有天綱殆以象此又蛇尾之顛堅硬而銳若身蟠曲則尾力愈強有似於兵器之鋒利宜其以鈇鉞象之至其恃有鋒利之具因以穴土而蟠踞焉此則土公吏之所以有其星也八魁之星形如卍字嘗考金門歲節云洛陽人家乞巧使蜘蛛結卍字造明星酒裹同心膾後人因以卍字爲同心之結

則卍字固蟠結而成者彼室傍有此星形是蛇合蟠其必能結成此字形不待言矣

辟宿圖



辟之爲星古曰東辟其字右启右辛下無土亦無玉也今考從玉者爲圭璧之璧經典中皆作璧無去玉字者從土者爲牆壁之壁經典中皆作辟無有土字者惟月令蟋蟀居辟之辟從土

然言昏東辟中則仍不從土可知經典中辟字多可作壁解而此辟宿之辟則可直斷爲璧兵家營盤謂之壁固卽此辟而詩大雅於樂辟廱之辟亦卽此辟蓋嘗讀詩傳以辟圓解辟字以雝和解廱字而疑之竊夫圭方璧圓之璧必從玉而肅敬雝和之雝不從广從广者與廟廊府庫等字同頭明指房舍言何得但以和字解之哉況夫辟爲圖書之府正學校之謂古者聖王立制上取象於天正此類先儒釋詩竟無一人及之不可解矣不但已也卽古傳辟爲圖書府當有深意先儒亦無解之者今請得而爲之說焉辟居室右則辟固室之辟也或曰大蛇之蟠

數周其圍似室其高似辟似也以予細察之覺辟之成也以甎甎之成辟也謂之鱗砌誠以蛇鱗相參而成辟甎相參而砌其象同也又嘗察之魚鱗短而密蛇鱗長而疎順看之則魚鱗似屋上之瓦橫看之則蛇鱗似辟上之甎確不可易者也究竟甎之謂辟不待成牆後也陳風中唐有甓晉書陶侃運甓皆謂甎也从瓦與从土無異甎有土與瓦之別其形同其爲辟同也朝廷繪蟒以爲大臣朝服取蛇鱗之有文章也司馬相如長門賦緻錯石之瓴甓兮象瑇瑁之文章言甎砕之有文章也此辟宿所以主文章也要之辟之立也憑土而起蛇之蟠也臨土而安

所以辟下有土公顧蛇以穴土而藏身豈敢輕蟠於土上惟天意將雨蛇乃出蟠所謂穴處知雨往往有驗人遂以蛇出為雨徵是辟宿所在而雲雨霹靂之星隨之亦真景也且從蛇蟠而見為辟實本體質之天成非必同於鐵辟也而鈇鑕之星附於其傍殆以見造化之成質如洪爐之鑄金其象有出於自然者至若術家以巳為蛇午為馬是蛇與馬同方宜夫蛇辟之所在與馬廄而相隣正不得疑馬不可與蛇同處蛇之氣旺則馬之氣衰也且不得徒信馬能負圖而蛇無所為圖書也蓋蛇之蟠也有旋繞而圓者有揹疊而方者得非圓圖方圖之式乎有屈

曲如之字者有輾轉如回字者得非行書正書之式乎姑不具論第論易象辟宿二星直豎土公二星橫列於下可作一耦二奇觀有巽象焉霹靂五星可作一奇二耦觀有震象焉雲雨四星可作一奇二耦觀有兌象焉鈇鑕五星可作二耦一奇觀有艮象焉天廄十星可作二奇四耦觀有頤象焉通體皆可作卦觀不似他宿有奇零者此辟宿所獨不可不著明之也或曰魯恭王壞孔子辟得古文尚書及論語孝經是辟固藏書之所辟宿為圖書之府得毋取此義歟非也夫孔氏之辟與辟宿何涉孔辟之藏書其真偽尚未可知安得概諸辟宿且圖書之說不

獨辟宿為府[illegible]辟即世傳伏羲時出以及十數九數之式皆謬說也余時有[illegible]凡一則附錄於左　嘗考圖書之說先秦以上並無龍馬神龜之事至孔安國乃言之李唐以上並無十數九數之式至陳摶乃得之此豈可信者哉今惟信十數之為五位相得耳九數之為太乙九宮法耳至若謂八卦本河圖而作以予論之孔門易傳之言不合則以知有明文可見者彼且敢為欺妄其無明文可見者安可信其誠然故嘗由易傳推之竊謂卦之象既本仰觀俯察近取遠取而作卦之數自必本仰觀俯察近取遠取而生其非有取於河圖也明矣且河圖而曰圖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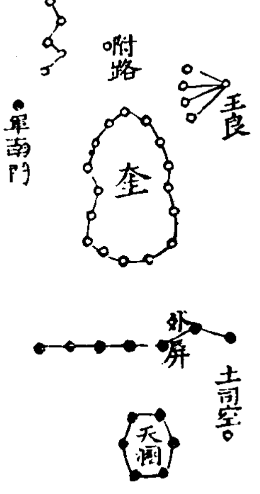
當與洛書之為書有別今觀圖與書皆止有此數嘗比較而互勘之圖與書實相混圖不確見其為圖書亦不確見為書宋劉牧有見於此而糊塗前人舊說以九為河圖十為洛書正以其無所依據可隨意易置之耳噫夫世之作時文者若股法無桂意兩比中可以隨意易置識者猶笑其理法不清而謂天造地設之文猶如此哉若果如此尚何足以當聖人之則之也哉雖其然乃孜明斷之曰古之河圖洛書世所不傳世所傳者皆僞後人本易傳之數質作以矜其奇有不可不急為之辨者故於此雖明見天廄之數為十者一台衆星之數為九者二可以附

會圖書而有所不敢也且夫十耦數陰也止得其一爲奇是又陽矣九奇數陽也乃得其二爲耦是又陰矣造化之理固有是陰陽互用者今亦不敢以附會圖書也蓋曲學圖書之說莫謬於九數十數之分尤莫謬於生數成數之分間嘗論之地屬土體天屬金體其水木火三者與金土交濟而充塞焉天地乃得其清寧是天地原不外五行而成體尙安得謂天地生成五行也蓋必如周子所云陽變陰合而生金木水火土斯可耳何者天地萬物父母非五行父母也今謂天地生成五行且因五行有陰陽之異遂互換其生成焉則尤不可何者天秉陽地秉陰

故天主生地主成猶之父秉陽母秉陰故父主生母主鞠也今曰五行之屬陽者則天生而地成五行之屬陰者則地生而天成是猶謂誕育男子則父生而母鞠誕育女子則母生而父鞠也其果然乎哉且其說不直曰天生地成地生天成云云而謬曰天一生水地六成之地二生火天七成之云云正不知一二三四五於天地屬何物而能主生六七八九十於天地屬何物而能主成也卽曰一三五七九爲陽數卽以作陽氣觀二四六八十爲陰數卽以作陰氣觀故云能生能成然而同此陽數同此陰數何以或則主生而不主成或則主成而不主生乎且一三五俱屬陽俱主生何以一則宜專屬水而於木土無與三五則宜專屬木土而於水無與也推之以下皆然何皆不可解也說者曰此由以易傳天一地二天三地四天五配合洪範一曰水二曰火三曰木四曰金五曰土而得之緣於地六天七地八天九地十無可措置不得不仍附於洪範五行之次其時雖於爲言因從古有天地生成之語遂以分生數成數如此以見河圖與洛書相表裏云爾曰若是則純是以人意致撰何與於自然之生成今撰以自然生成之名掩其勉强撈派之迹衍士以之欺愚民猶且不可儒者述之以欺萬世可乎哉昔所云

圖書相表裏尤屬欺世之說使果相表裏彼河圖旣分生數成數則洛書之數不應至九而止今止於九而無十是使土有生而無成將土何以成其爲土而稱萬物之母耶凡此皆僞作之自相矛盾可無容深辨而自明者特不知習數學之君子其以予言爲然焉否也

奎宿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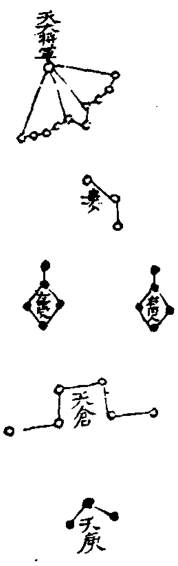


西宮白虎天官書作咸池至言參宿乃曰參爲白虎是史遷之意僅以一參屬諸虎不知奎婁昴畢可混胃不可混盡未有全身在後前無頭頸而中忽得一胃者是就西宮而爲之說宜通以虎論也則奎其虎頭乎奎不似頭而似口且似口之張牙舉口以見虎頭猶舉角以見龍首後世有虎頭將軍之職又有虎牙將軍牙門將軍之職大抵以奎而取象歟奎上有軍南門殆以象虎目目屬離南也目時啓閉門也奎下有外屏殆以象虎撗鬚在口外爲口之籓籬猶屏在門外爲門之障蔽也禮少儀註謂溷犬豕之屬則天溷者所以適虎口也不明言犬豕而隱

其名曰天溷誠以七星圍繞如犬豕之圈抑亦不欲顯著夫弱肉强食之象歟猛虎出而百獸辟易當塗爲之一空亦猶貴人出而司空視塗辟人而行也此土司空所以有于奎前爲非也風鑑家以天庭之下印堂之上爲司空其說必於古有所受殆可從也夫然則稱此爲言附路當卽風鑑家劫路巷路靑路之類閣道當卽風鑑家閣門内閣地閣之類是皆就頭面間取義庶於奎爲虎頭有合也又安得以策爲鞭王良爲人不指爲頭上物哉我思策之爲物常懸鼻之爲體亦懸物後人懸虎鼻爲鎮無異懸策示威以此謂策爲鼻固當因卽此以思王良之義

益信其非指善御之人矣竊聞虎額常有王字文於王字下加艮字殆以額有王字者爲艮耳準諸卦象奎數十六爲耦八奇二八不合一卦之數其閣道六星以爲六龍則不有以爲三耦則不卒亦不成一卦之象至於天溷六星舍在東一星觀之豎則坎而橫則艮然不正其爲坎艮也故曰犬豕之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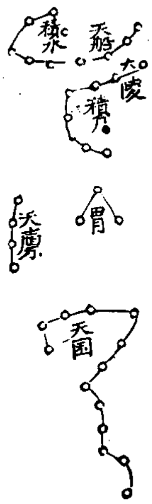
婁宿圖



婁前有奎爲虎口婁後有胃爲虎肚而婁介乎口與肚之間謂非咽喉而何是虎有婁猶龍有亢也然則婁之義安在口樓也樓有層級咽喉似之觀其字畫中下又一中而承之以女可想見其形蓋婁下從女卽牛下爲女之象益信頸以下爲女矣其於卦象似乾而不直不必援亢龍之亢以爲言然較之亢宿其形質相似但少一星耳是婁之爲喉與亢之爲喉大畧同也要之喉管不一竅有食管有氣管左右更迭用事所云左更右更殆以象此喉下腔子裏謂之倉庾亦倉也蓋心肝處謂之前倉下有膜間之謂之後倉惟喉下之倉不一所以有天倉復有天

庾也至於其上有天大將軍十一星當猶亢宿之有大角指懸雍而言然一星居上十星排列於下其勢甚大似不僅肖乎懸雍竊欲以上一星為懸雍下十星為舌蓋虎之門牙甚長能啞不能細嚼恃舌有刺能餂肉入喉宜其有以象之夫刺多似軍舌統刺似將軍加以懸雍之尊是謂天大將軍

胃宿圖



胃之為胃俗稱為肚醫家所謂足陽明經是也凡獸之胃在後倉前倉則心肝肺茲何獨於虎姑置前倉之心肝肺而先言後倉之胃豈虎之口大喉大而胃亦極其大有不得以凡獸類者歟然而大小雖或不類而體用則無不類也故胃主藏水穀而腐化之雖虎亦有同然者其藏水也如船載貨物雖不容有漏濕之侵而飲啜滲濯之所需則不妨貯於中也故胃傍有天船船中有積水其載穀氣也原不可為之限量正如廩之藏粟囷之貯禾故胃傍有天廩廩下有天囷至其腐化水穀於其臭之中也則絕無聲臭之可聞儼如陵寢之掩藏尸氣故其上有大

陵陵中有積尸也準諸易象胃三星合乾數天廩四星合巽數巽兼乾為小畜豈不有合於胃之義歟

昴宿圖

昴之為言留也留從水則溜今欲由胃而推言昴昴之為腸昭昭然矣於留溜之義有取焉蓋水穀至腸本不居積亦不傾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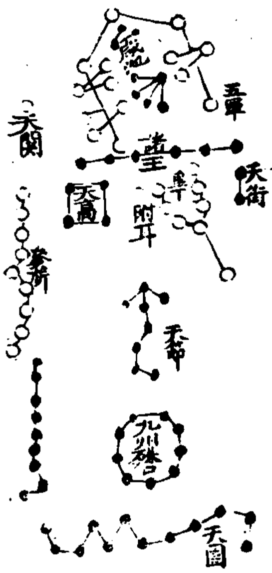
是終去而暫留之象暫留則不瀉終去則不滯不滯則溜也其數七可作五奇一耦觀下三而上四是下乾而上離大有也陽在內其所以合於手太陽手陽明之義乎顧腸以承胃其居後倉出胃下由胃而及腸固次第也然至此何以猶不及前倉也竊嘗反復求之意者虎性直無所不直因宜其以一直言之乎曷言乎虎之直也虎身有力惟腰長無力難於委折而利於直伸是體之直也其怒而搏物誠為奮迅難支然當其一往直前物橫走而旁折焉則免是用之直也他如牙直排鬚直張毛直森尾直豎即其外無不直可想見其內無不直也吾知肉入口

則直吞於喉肉入喉則直下於肚肉入肚則直趨於腸其勢不容以中止故定星象者亦必曲傳其神致其序不容以或歧一言及婁之爲喉而胃之爲肚昴之爲腸遂一直傳出而不容以已也已而繼此言虎則安可以不及心肝肺腎唯其然昴上有卷舌吾欲以爲虎心蓋心開竅於舌舌爲心苗則心卽爲舌根何不可謂心爲卷舌乎夫卷者卷而懷之之義也然則其中何以有天讒虎性貪讒心實主之惟心不受食而主出令令者言也故讒字不從食而從言也且刺卽讒也苗多刺而謂根不讒乎至於左有天阿天陰宜卽以爲肝膽右有礪石與月宜卽以

爲肺腎何以言之肝爲厥陰星名天陰信爲厥陰象而天阿一星居於天陰上正與膽附於肝同象益信天阿爲膽也書云若金用爾作礪肺爲金臟猶礪爲金錯故謂礪石爲肺象也月之爲象屬坎坎爲水於臟屬腎主日中曈人虎目夜明如月腎之强可知也以腸石而有月非內腎而何亦猶房宿有日之意而已若夫天苑空曠其元牡之象乎蒭藁居下而色黑其虎矢之象乎虎食百畜皮肉皆化惟毛不化故虎矢有毛如蛸是宜謂之蒭藁然此言腸中所有未及厠中也故不言矢而但言蒭藁云

畢宿圖

三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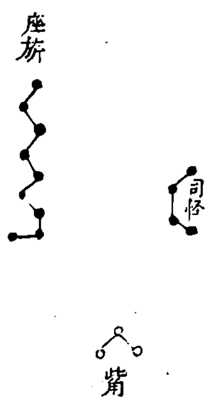


畢爲網羅之屬所謂網小而柄長者星形似之故以爲名準以卦象可作四奇二耦是下乾而上震大壯之卦也象曰雷在天上大壯非雨徵乎或云畢曰雨師或云畢好雨或云水星有由

也竊謂於虎身取象其爲虎之水道無疑觀其星象雙股畢歸有似於水道之有精廢溺竅二道而合出於一門因思水道有精竅託原於腎內經云腎者主水受五臟六腑之精而藏之是畢上有五車之星當卽五藏有諸王六星當卽六腑有三柱之星當卽三焦而五車內有咸池當卽腎之藏精處而咸池下有天潢當卽小腸下口水分穴第其中有天高初不知所屬稽之說文云高從冂口與倉舍同意乃知天高卽天倉之類指腹中空處言也至於天街之星當卽氣街而天關天節之星當卽經絡之關節蓋氣行則關節利水道自通也[illegible]有口遂於溺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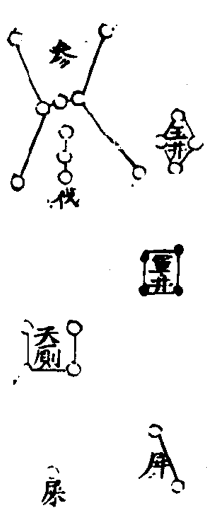
附耳一星附於畢之右股若爲之耳非膀胱之口而何由是以推則所謂九州殊口當卽濁門天園十一星曲折遮於殊口前當卽臍輪之凸凹他若參旂之繞於其側非以象其毛之輕揚卽以象其皮之摺疊九斿之承於其下非以象夫溺之灑落卽以象夫兩之滂沱也詩云有捄天畢異哉畢之爲捄也宜其所屬有如此

觜宿圖



觜之爲象天文家以爲虎首今旣以虎頭屬奎竊謂觜當作脊蓋觜與脊音相近而字形亦相近何妨謂其義亦相近今觀其三星隅置不正其爲乾象安得爲首惟凡獸後脊有三鋒觜實似之且座旂九星之纍纍如貫正似肩及腰間之脊骨蟬聯益信觜之爲脊也至於司怪一座兩兩爲耦以爲內腎之附於脊骨固肖卽以爲虎威之暗藏脊內亦肖吾聞虎有威骨如一字長一寸在脊骨內直達尾端虎怒則威反復扺騰如棱然故虎怒謂之起威是威之在脊內亦盡怪矣哉稱爲司怪盍於義尤確云

參宿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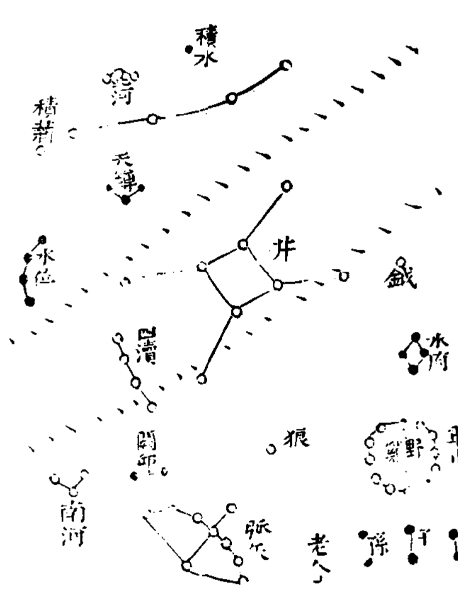


參之爲義古人多以爲叅今合觜與參觀之覺叅字之形儼然一觜參之形也將制字者有取於參星歟抑名星者有取於參字歟今雖不可知必居一於此矣準諸卦象參之中三星似乾而橫伐之三星似乾而豎皆不得指爲乾象者誠以中星色非大赤不足與心宿等量也然四角有四將軍在則仍可與河鼓

類觀矣竊謂觜爲虎脊則參當屬虎臀而不僅臀也中三星爲臀臀巔有兩峰合之尾骨正與三星符其四大星前爲兩肩肩則有肩井穴玉井似之後爲兩足足則有湧泉爲井穴軍井似之至於伐星則爲虎尾尾下出糞故承之以天廁而且見其有屎有屎則宜設屏以掩其穢也此屎廁之右所以有屏星也今按屎古作矢取其躍出莫禦象形也屎音儀見詩大雅今以屎代矢其字從米止可言人糞不可言虎也又按天官書言參罰作刑罰之罰而星經言參伐作征伐之伐罰與伐音同而字異正不知當何從也先儒未嘗致辨豈謂征伐之中原寓刑罰之

意義固可通用歟姑闕之以俟考

井宿圖



朱鳥七宿以井居首故井鬼爲鶉首夫鶉爲小鳥何足以象天星意者鳥類雖多色赤而無尾恰肖南宮星象者少故以鶉當之特不知鶉之首何由謂之井也竊嘗稽之載籍所謂井者殆有三在原野者爲井疆之井在村落者爲井臼之井在人身者爲井穴之井內經云所出爲井是也蓋人身十二經絡每經各得五穴井居其一今井宿屬鶉首其爲井穴之井何疑求井穴於鶉首其爲舌下出津液之處又何疑乎因思鳥之舌外有啄尖穎鋒利如鉞然其有所戕伐而用其啄也亦如用鉞然是鉞居井前卽以象鳥之啄也鳥舌下有骨微高而中坳有似於闕

闕邱之星當卽象此也而津液爲玉液金漿自有而自咽之不假外間之罇故其傍有天罇津液之由來源於腎經水臟故其傍有水位水府而且有積水凡水取其流注故其傍有四瀆而且有南河北河其流注於五臟五臟得其滋潤而平康是井穴爲王府而五臟爲諸侯正不必因上有四瀆遂援四瀆視諸侯之說以爲五諸侯解也雖然漢制祀典四瀆與五嶽並重彼名星者取四瀆而遺五嶽於理未安竊料五諸侯之星當日未必不以爲五嶽象也且風鑑家於頭面分嶽瀆之象可知嶽瀆之爲頭面物久矣何獨於鶉首疑之也至若鶉不棲木巢於草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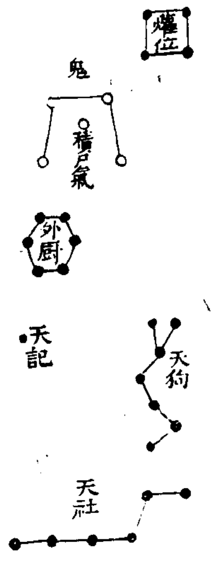
之中受驚則以首插入草茅深處井上有積薪所以象草木之深也本草云鶉大如雞雛是鶉以野物而有雞象故井前有野雞其性雖淳實則喜鬬與鬬雞無異市中以鶉鬬爲戲者往往以尤物爲圈豎之如門使鶉出其中而鬬軍市十二星圍繞如圈野雞一星正居其中殆以象此誠以軍市固鬬場也老人頭有斑鶉首亦有斑故宜以老人一星象之且老人必持杖故又稱老人曰丈人丈人所持杖其頭必刻鳥首舊傳是鳩象取其不噎今觀鳩首與鶉首無甚異則謂杖頭是鶉象取其有斑可也至於老人丈人之前所在必有子孫侍從以此意釋子星孫

星之由來似也而不必然也我觀鳥類無乳以口含食將雛食入口則津液膏之是鳥井之津液所以養子與孫而不竭也夫然弧矢射狼之象不可解吾即欲以津液之說解之夫津液之爲津液惟津津然出之不驟也獨至欲炙之心一生則沛然莫禦不覺其涎之垂矣竊思欲炙之心貪心也貪莫甚於狼故即以狼爲貪象而弧矢之星值之正如津液之踴躍而出與貪心相迎是人事則貪心爲標而津液爲射天象則天狼爲標而弧矢爲射恰相符者也余初得此意自以爲近於影響置之偶思人物之出糞謂之矢人病無故出血不止謂之血箭乃知如此

類者正古今之常語又何疑於津液之爲弧矢也故敢明著其說於此準諸易象亦有井卦此星名與卦名同者也然井卦三奇三耦與井八星之數不符惟八星爲井適符夫八家同井而字之有井亦肖形於宿之有井是可與取益取夬相發明耳不但已也我觀師爲井田其象伏至險於至順未嘗不可通其義於陷阱蓋阱即井也行軍設阱以陷寇伏出獵設阱以陷禽獸此有形之阱人人所共知者惟無形之井如市中所設鬪雞鬪鶉諸局主之者貪如狼其毒害甚於弧矢游手細民挾其所有不顧老丈子孫之養而沉溺其中無足責也乃今智者亦復如

是且以細民之設於市者移而設於堂與室也聖人云人皆曰予智驅而納諸罟擭陷阱之中而莫之知辟也諒哉

鬼宿圖



鬼曰輿鬼似有睽卦載鬼一車之義然不知其義云何也爲證諸既濟未濟之言伐鬼方其義乃畧可推蓋睽言張弧即有伐字意且皆不外乎離卦則鬼之屬離方明矣抑考之堪輿家云

前官而後鬼是在地成形有前官後鬼之形安知在天成象無前官後鬼之象今求人物之官既屬耳目則欲求人物之鬼宜即在腦以耳目在前而腦在後也而說者乃以鬼爲天目且曰朱鳥之目其意似不可知竊嘗準諸卦象乃知鬼固另可作二奇一耦之卦是殆於離爲目有合焉然則鬼中有積尸氣誠非大陵中積尸可類觀也尸以象神其實人也人象神謂之尸神象人可不謂之尸乎神之象人而居目中者是爲瞳人今敢以鬼中積尸氣爲瞳人且離於五行屬火鬼旁有爟星之爲烽火又有外厨之爨烟火正因離爲火而有之者而火於五行生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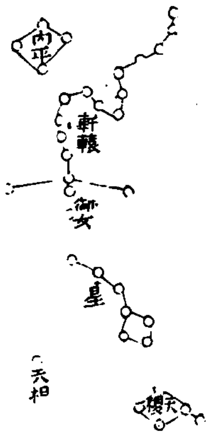
鬼傍有天狗之爲土畜又有天社之爲土神更因火生土而有之者也然則奚爲而有天記曰記字從言言揚屬火凡方策所記係夫文明固目之所一覽而知者耳

柳宿圖

柳之爲柳殆因其曲而下垂有柳枝象故以爲名而古者以爲朱鳥之咮意者朱鳥之咮上者長下者短歟今證之鶉咮亦微分長短但不似星形之甚耳考之舊說或以爲主草木自其名

推之也或以爲天之廚宰主飲食倉庫酒醋之佐自其爲鳥咮推之也而要之星經所列止有酒旂一座屬之則廚宰飲食酒醋之說尤爲可信矣其數八可爲四奇二耦之卦竊以爲大畜似之易所謂不家食吉實於咮之義有關亦以其象有同然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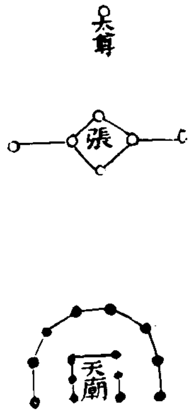
星宿圖



七星無名遂以七星爲名準諸卦象頗似同人而舊說以爲鳥頸乃思鳥與同類喜相見必以頸交蓋頸固鳥之所藉以接其同人者也竊謂七星既爲鳥頸則七星之於朱鳥猶龍之有亢虵之有牛虎之有婁皆指咽喉言也婁字下從女牛宿下爲女宜七星傍亦有御女嘗謂女指胸言胸骨橫交如女字而內則平宜其有內平之星也胸前內平之處爲穀氣所充而在禽以穀養生而穀以稷爲長故古者農官以稷爲名詩曰誕后稷之穡有相之道有天稷即有天相此其義也至若軒轅之首於七星旁非以人言仍以象言蓋鳥首昂起則頸如軒鳥首平俯則

頸如轅其字從車即後軫宿爲尾之類不得以軒轅二字與黃帝之名同遂以此爲黃帝之神也夫黃帝未嘗以鳥名官何與鳥事其爲曲說不可從明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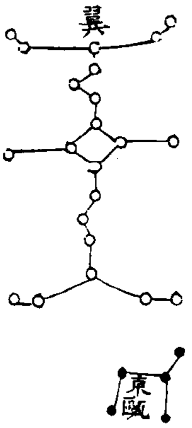
張宿圖



張之爲言受也以鳥言之爲受食處所謂嗉者是也然則鳥之有張猶虎之有胃歟非也鳥胃曰胵俗謂之菌胵與嗉連非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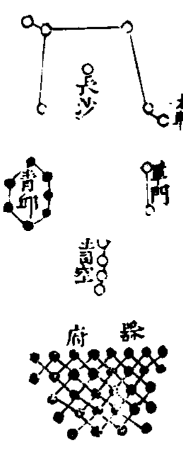
喙爲胃也但至於喙之深處則已與內廻而爲臟腑所在矣今就是思之臟莫尊於心張上有太尊其心象歟臟腑皆寄諸腹張下有天廟其腹象歟當亦理之或然者也張數雖六既不可以爲六龍又不可以爲三耦惟去其兩端而觀其中四星則有離象焉離爲大腹亦有取爾矣

翼宿圖



翼者鳥之所恃以飛者也中六星仍似張宿上下各八星其位置適相對待其數二十二不合一卦之象而大畧觀之則有似於王字者然正不知其旁何以僅有東甌也以甌爲器則盂盎之類於翼無與甌而加以東則閩中地名更於翼無與古人命此星爲東甌不可解矣今試即其字思之甌字左區右瓦殆以此似夫翼之毛羽夫羽毛之層疊相襲以成翼有如瓦之覆屋而片片接續仍片片分明則區以別也此謂之東甌乎抑東者主位翼主遠客於分屬西則甌爲主物於分屬東或亦理之可通者

軫宿圖



軫之爲車天官書已言之證之說文則以爲車後橫木皆於鳥無與何以見其爲鶉尾竊觀玉篇以皮外小起爲疹今俗以皮外小起而堅硬者爲疹即玉篇之意也以是而求諸鳥所共見其有者惟足鳥足之有疹由踐履經久而致非由於疾故軫之爲星不從疹而從軫也足上有軫則謂軫爲鳥足可矣且其星

四可作二奇一耦之卦準諸漢志軫亦好風之說以爲有巽象似也巽爲長爲高爲進退皆於足有合誠可指爲足而胡爲謂之尾乎蓋鶉之爲鳥色赤而無尾凡無尾之鳥集則以兩翼之稍附其臀若爲其尾護短飛則伸兩足於後爲之尾若爲其臀添毫以是知翼軫非尾而古者統謂之鶉尾有由也至於軫旁有兩轄仍是就車取象左傳巾車脂轄蓋轄爲軸之兩端脂之以利轉也以此求之鳥足當是膝間轉骨膝分左右所以有左右兩轄鳥足嘗履沙故鳥籠中必置沙軫中有長沙星象此也兩足屹立其間似門謂軍門者因軫之爲車取夫軍字之從車

也有門則必有府府而曰器以車固一器而工聚焉者歟非也器府三十二星重重疊疊聚於一處求之鳥足冡以象其跡也古者制器尚象多取鳥獸之文惟制字取諸鳥跡較制諸器爲大焉蓋字備指事象形諧聲已舉諸器皆在其中雖非器而已不啻器之府也且字之爲字從宀與宮室等字同頭自宜有與於官府之義也若夫鳥之跡足必有其所得其所者惟止于邱隅故軫旁有青邱雖然鳥有止之時必有飛之時豈一邱之土足戀惟是鳥來止則此土以之而實鳥飛去則此土遂從而空土司空之有於軫旁當即此意未可以奎宿之土司空概視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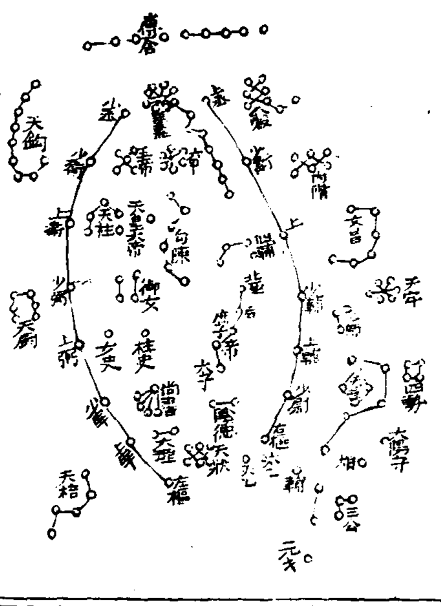
也而不然者但言其止不言其飛則有得其翼爲尾之象無以得其足爲尾之象又何從而見夫軫爲鶉尾也哉

經訓質疑易義附篇卷二

平江張坿昭撰　斗峯

天文類

紫微垣圖



紫微之垣史記天官書稱爲中宮北辰在焉論語所謂居其所而衆星共之是北辰象人主而衆星象臣民北辰之所象帝都而衆星象郡國昭昭然也而吾以爲四方之宿既象獸則三垣之星合象人所謂紫微垣者言人之軀體無鱗介羽毛遠而望之見夫血之華色有若紫不甚紫微得其紫者然猶人之望遠山者曰翠微是也如是則天也而人之不將忘天尊人卑之分乎且天星皆聖神人體分上下若之何其以人體瀆天神也曰天與人一體故帝本人號而加之於天是天帝居然與人帝同豈人帝之所有而天帝可以無之乎世無有上體無下體之人

帝而獨可有有上體無下體之天帝乎且人帝之敷心腹腎腸也人臣願爲之心腹豈不願爲之腎腸而謂天神之事天帝有不然者耶然則天帝之體若何曰體亦尊於首大德之不可爲首易傳爲乾元用九釋也自今觀之乾元卽天帝紫微垣上之傳舍卽用九也蓋傳舍九星卽龍旂九旒之類古者以是旒蔽目以旌旂爲觀所以韜藏其明察不欲人輕易得見人主顏色故示人以是旒使人知是旒所在卽天顏所在庶幾天威不可褻耳然則其顯然使人見者安在曰古人主之言曰茲予其敷心腹腎腸其所敷者其可見者也是則垣星之左八右七殆心

腹間之肋骨其形如垣墻之衛宮室古人名之以宰輔弼尉丞衛凡以見垣星護衛帝星如人臣護衛人主吾則謂肋骨之護衛心腹亦猶是也稱此以求肋起於脊天柱卽脊骨也後脊正對前心天皇大帝卽心也勾陳在其旁心包絡也華蓋在其上肺也五帝內座之帝同蒂五臟之係也六甲之甲屬木肝也膽乘胃如男御女御女殆脾也腎相依如車相輔四輔殆內腎也柱史女史腎有二具中兼水火也尙書有六六腑也樞腑也其相聯四星象黃庭也人之元氣在焉實生人之根蒂故其中星亦曰帝前星太子後星庶子蓋一氣中分二氣也又有後宮一

星則元化是此宮蓋保養元氣者所共珍護陰德下丹田也大理矢也天牀肛也俗稱大臟天牀之訛也此垣內星也至若垣外之星左八穀左手也右天鈎右手也內階謂其內有階級形蓋喉以下骨也文昌心竅也一曰戴筐故對面有扶筐以應之扶筐背心也天牢左乳也天廚右乳也以牢廚具食類於乳也三師乳間毫毛也斗爲帝車舊稱玉衡人所共戴以知時而定方者其用之尊可知故有太尊星焉今覩其杓內璣外勢以培其本覩其柄則天乙太乙以會其精公守輔相以翼其體元戈槍棓以壯其神所以諧造化而宏生育也此垣外之星體然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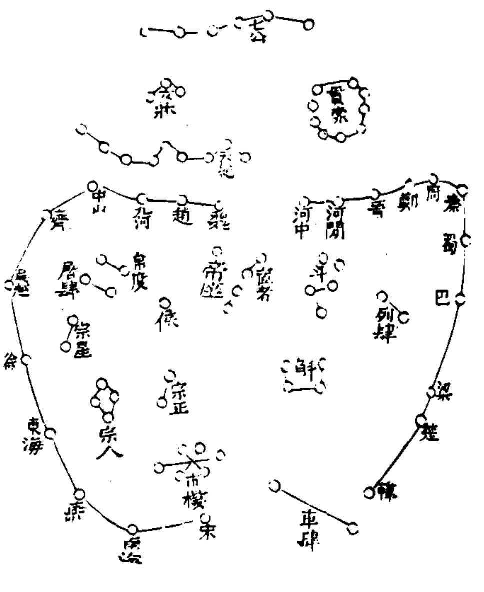
卽天地之外貌然也然不但已有太微垣在

太微垣圖

太微垣在紫微之南實與紫微相去不遠可合爲一以象天帝之體猶四獸之合七而成體其間皆遠相聯屬也謹按垣星左右各四有兩奥象居然象左右兩股至左股有右執法一星似乎象右足之屈蟠而搭諸左右股有左執法一星似乎象左足之屈蟠而搭諸右蓋坐式也坐則論道有垂拱之儀焉今觀三台六星有似於垂衣之六章常陳六星有似於垂裳之六章殆卽易傳所謂黄帝堯舜垂衣裳而天下治取諸乾坤者蓋以六爲三居然三畫之坤以六言六仍是六龍之乾確乎可見者也若然卽請以垣內十二星分屬十二章可乎曰可郎位細碎可

爲粉米郎將秉鉞可爲黼宗彜能孝太子當之華蟲耀彩從官當之倖臣親熱有如火然謁者奔波有如藻然金烏三足故三公爲日月有九行故九卿爲月星以五緯爲大故五諸侯爲星辰屏以辨內外黻取其辨是亦內屏也虎號山君虎賁侍朝如山立是亦山也帝座常繪五龍星名五帝座非龍而何然則垣外四星何義曰明堂以理政事爲視朝設也靈臺以觀雲物兼臨雍也長垣以固邊疆期撫夷也少微爲處士之星取士更爲盛典故高列三台之次禮賢所以致太平重簡在也若是者皆宜以章服行事斯爲得天帝之體云

天市垣圖



太微既見爲垂衣裳其爲朝明矣朝與市相因則是垣宜其爲天市也今觀垣星二十有二其勢甚大天官書言之甚畧而星經亦不載其星名後之修史者以後世郡國之名名之於義未爲當也然必欲卽其名以論之當指四方朝會之人而言非指其郡國也蓋天子所居四方之所會同也故不期成市而自然成市不期郡國之畢來而已無不來所謂天子有道守在四夷固不必盛設兵衛卽以四方所來者爲衛也惟是市道交人欺僞不免惟彼斗斛之大小帛度之長短早定其規則衡石之宜均權概之宜正不待言也夫然後屠肆固無不平之價列肆亦

無過取之虞凡夫車之所載入於肆中而納於市儈者既不虞其朽蠹自不虞其缺乏而四方之來王來享自如歸市矣此其政績所致以平物價卽以柔遠人惟在帝座之獨行其仁非特宦者之素狎不宜司市卽侯星之攬權亦不宜司市蓋侍恩恃勢之輩皆難免以威福加市人總不如宗親之獨得緣帝王之於宗親屬夫至性或不欲使之遠離而宗親宜各有能又不可使之坐廢惟以市事委之必以帝心爲心而不以市心與其間所以市中有宗星以臨之更有宗人宗正以臨之也顧市人重會計必有天紀而後會計當焉凡會計所重惟錢財貫索九星

形圓如錢正與危宿之天錢相似竊謂貫之以索者惟錢則貫索者固錢之别名而錢則市中所急需者也說者以爲賤人之牢固世俗牢錢之詈所由起抑特痛爲愛錢者下鍼砭耳夫如是七公之義不可解吾併欲以錢數解之請卽以市中之錢數合星象之數言之天錢星十故錢以十爲數盈千累萬皆十之積此大數也至論市中用錢數則有入貫不入貫之别其入貫者百錢必虛一止用九十九謂之九九錢貫索九星正應此數其不入貫者少則數其實多則數其虛少如錢五十亦必虛一其用四十有九恰得七七此數其實也多如至五百則於每百虛一之外更虛其二通計所虛亦恰得七此數其虛也觀於此乃知以公爲爵者非也市以錢交公物也錢有七數公例也此所以爲七公數然則女牀之星又何容泥卽以爲貯錢之器可矣吾觀市中貯錢器有二其將貫以索也則貯以板刻槽如筆牀斯謂之牀也宜其旣貫以索也則納於櫃夜則設席寢其上斯謂之牀也亦宜

天文之說人多以爲幻遂以不可知者置之旣以不可知者置之遂併其所可知者而亦置之矣於是遇天文之書不必其沉心讀也讀天文之書不必其息心思也嗚呼此其所以終於不

可知也究之天非幻物無不可知何至天文乃以爲幻而不可知乎謂人而知天人不敢受謂人而不知天人未必樂受也夫亦曰天之爲天不可得而知也天之爲星則可得而知矣以天固無疆而星則有象也天何自而有星不可得而知也星何自而有名則可得而知矣以星之象成於天而星之名則創於人也其在於古伏羲觀象於天帝嚳序星辰以著衆彼其神靈首出創爲星名當各有至理而不可易歷世旣久有司失傳至於秦漢以下攻天文者或以其意爲之自今考之在二十八宿之名或多出於古而衆星之名則固多秦漢以下所爲也何以知

之以其名多爲秦漢以下時事故知之蓋衆星之名有以天名之者有以地名之者有以人名之者有以官名之者有以器物名之者如日月雲雨霹靂之類以天名之也江河道路九州四瀆之類以地名之也軒轅傅說奚仲造父之類以人名之也司空諸侯左更右更大將軍前後將軍車騎將軍之類以官名之也至於周鼎天桴鈎鈐鍵閉以及雞狗魚鼈之類以器物名之也就其名而論其世有古今所同而不可以時世限者有典章所係而可推其時世者如左更右更秦官也四瀆諸王漢事也大將軍前後將軍漢官也雞曰野雞漢諱也國有東甌漢地也

至於三垣之內外諸星多以人事爲名其名半出於秦漢時事所有確然見其爲古制而不移於三代以下者未可多得所以敢斷爲秦漢以下之人所爲也雖然世傳甘石二子各著星經今考甘德石申爲戰國時人何以得入漢事曰星經之出自甘石今亦未有以見其必然况世所傳星經多殘缺就使出自甘石安知漢人無所竄入乎漢人於五經猶竄入字句而况星經乎然則奚以知其出自古人曰古書所有者知其出自古人古書所無者知其出自後人此其中有古人之名不傳而後人定其名者亦有古人之名既傳而後人易其名者故一星可以得

數名而數星或僅得一名大抵分而言之則有分屬之名統而言之則有總屬之名其中源委殆不可究詰要之星有定而名無定名無定而象固有定也愚竊以爲星象與卦象同觀凡卦之所象非一凡星之所象亦非一也卦象有奇耦星象亦有奇耦卦象有方位星象亦有方位卦象有序次星象亦有序次卦象有貴賤星象亦有貴賤卦象兼夫三才星象亦兼夫三才以此推之卦象誠有類於星象而星象或不囿於卦象也其在易傳業有明文矣曰天生神物聖人則之天地變化聖人效之天垂象見吉凶聖人象之河出圖河出書聖人則之又曰包犧氏

之王天下也仰則觀象於天俯則觀法於地觀鳥獸之文與地之宜近取諸身遠取諸物於是始作八卦二者皆原始之說皆有卦象本於天象之說者也然吾觀於此而知八卦之作不藉河圖也誠以易傳於觀天象外詳言所取而不及圖書也吾觀於此而又知圖書之則決不屬始作八卦也誠以易傳承上節而言神物就蓍龜爲卜筮言也繼此言變化就卜筮時因策畫爻陰變陽陽化陰言也繼此言象言吉凶就卜筮已畢六爻已備觀象玩占言也言至此宜將何詞以繼之請試思之應自知繼此言圖書決不屬始作八卦然則其屬卦之所由作與卦之

所由重者豈有著於天象者耶乃後世經生家知卦象者或不知天象知天象者或不知卦象遂將天象與卦象歧而二之而漢儒詭異之說得乘其間而起謬以爲河中龍馬負圖伏羲因畫八卦此說一倡而仍訛踵謬莫知所止遂使狡猾之徒竊取易象之數贋作河圖因而取贋作河圖之意畧爲改易以贋作洛書於是圖與書皆以數成而數學大興矣殊不知宋儒所傳河圖之數卽易傳所云天數五地數五五位相得之說乃莊法之所在豈必八卦所由作哉我觀天星之象在在可作八卦此固昭回於天易以推尋者矣必藉天河圖也卽如宋儒所繪河

圖之數在在可得之於天星此固懸象著明振古如斯者矣必待夫龍馬也且夫龍水物也馬陸物也水陸不同產安得合爲一如合爲一是一時之妖妄耳豈足與於兩間之理數哉則甚矣漢儒之妄其莫如此龍馬負圖之說矣要之龍馬之說夫子未嘗言之而漢儒言之後人信漢儒乎信夫子乎如其信夫子而不信漢儒也則夫子之言河圖者具在胡弗一一思之禮運與甘露醴泉器車並言是河圖固與甘露醴泉器車同類也甘露醴泉器車未聞有理數而獨河圖有之乎然猶或曰禮運以帝世爲大同王朝爲小康乃老莊之旨難信爲夫子言也至於

論語與鳳鳥並言人所共信矣鳳鳥未聞有理數而獨河圖有之乎嘗考經言鳳鳥多有時世而河圖無之猶幸諸子有言及之者隨巢子云姬氏之興也河出綠圖墨子云天命周文王代殷有國泰顛來賓河出綠圖呂氏春秋云綠圖幡薄從此生矣詳其語意俱與國語周之興也鸑鷟鳴於岐山相類是言周興之瑞也使周瑞止有鳳鳥而無河圖則顧命所陳皆周之宗器也何以有河圖哉使河圖果爲伏羲則下文衣戈弓矢各言所自何以河圖不言哉先儒釋中庸陳其宗器據顧命以河圖爲周物似已窺此旨不謂釋論語河不出圖仍狗伏羲龍馬之說

也又何其事同而說異前與後不相謀也獨不思夫子生平爲下不倍志在從周微特修史重春王論政詳文武爲念念在周也卽至抑鬱無聊之時如畏匡憶文王歎衰溯周公可知用我爲東周此志未嘗一日懈茲以未遂興周變魯之懷又值鳳杳圖沉之日知興周之事莫可期遂不禁浩然興歎已矣自傷此爲不能爲東周而悲豈謂不能爲伏羲而悲者耶由此推之俗傳河圖出伏羲時其說既謬將所傳河圖之形僅有其數其謬又不待言矣第不知周時綠圖所爲幡薄者果奚若也竊嘗思之河水色黃無由得綠惟澗溪沼沚多生蘋蘩薀荇之類往往

綠漾爲波後人言綠波屬諸春水且與春草碧色並言是其由也竊於是乎準以詩言幡幡瓠葉水經注言綠薄叢于泉側王氏蓮心賦言池心寬而藻薄等語則河圖之爲綠爲幡薄當是水草結聚而然蓋河水洋洋貫千萬澗溪沼沚所聚水聚於河而水草有不從之聚者哉特非天爲之位置則不能成圖所以爲瑞耳若是者雖想當然語非臆說也亦非欲與先儒俞氏之說異也今觀俞氏不信舊說因顧命天球河圖並言以玉與白石之有文者爲河圖解誠爲特識遙揣其意殆謂周人以河出圖爲瑞不欲沒其形象或鏤其文於玉與白石中以示後人故

宗器得有此耳若然則易傳所云河出圖洛出書聖人則之者今皆有以解之蓋所云河出圖西周瑞也洛出書東周瑞也聖人則之謂周之聖人感瑞物而作易是其所以爲周易者也何以言之今考顧命序所陳之物所可見者斷自公劉以後誠以大雅公劉篇隊維玉及瑤刀戈弓矢顧命所陳皆有之是惟其物現存傳爲宗器故召公舉以告成王見先公手澤所存最爲親切康王即位召公猶存顧命所稱太保奭者是也仍復陳此以示康王即屬隊此以告成王之意於此而謂所陳赤刀即詩容刀所陳大玉夷玉即詩維玉及瑤所陳兌戈和弓垂矢即

詩所詠之弓矢與戈非誣也以此見所陳宗器無所爲太古之物遠代之貽遠則公劉近則文武也然則稱此以言大訓得非上文所云文武之大訓乎稱此以言大貝得非書傳散宜生之江淮所取之大貝乎其餘數者雖未及深考然其序不先於公劉之物所以直斷爲公劉以後之物也而又何疑於河圖耶今觀顧命敘河圖列於東序之末論語敘河圖列於鳳鳥之次可以識其時世矣周唯文王時有鳳鳴之瑞而河圖且次之非文王時西周之瑞而何以文王時事而述之於易傳且明著之曰聖人則之與上文則之效之象之之義相次而列於易有四象

之前其爲作易之所自可知也惟作易之聖人初不知爲誰也詳觀易傳未嘗確指文王但曰易之興也其於中古乎作易者其有憂患乎此語雖與世傳文王囚羑里作易相合然尚屬揣擬之詞非定論也既而曰易之興也其當殷之末世周之盛德耶當文王與紂之事耶則明言作易者非文王其事則文王與紂之事也然則易傳頻言昔者聖人作易果何人也吾嘗歷思其世其可稱爲聖人者雖不一然未有過於周公者其後避謗居東固爲有憂患其先文王被囚周公又安得無憂患也且河自西而洛則東也傳於河出圖後繼之曰洛出書明以見洛書

之出在河圖後後則不當文王與紂之時非周公居洛之時而何公居於洛而書適出於洛是誰使公與書相值乎非天意乎然則日後定爲東都以朝會諸侯固兆於此再後而平王東遷以綿延數百年之國祚亦兆於此以此而思西都近河東都濱洛河洛固東西都也其在文王被囚旋於西土作伯即西都之兆以成時則有河出圖以應其兆周公被謗因於東土是居即東都之兆以成時則有洛出書以應其兆所謂國家將興必有禎祥者固有在而所爲以殷憂而啓聖之意又何嘗不隱寓於其中耶是故當憂患之時而遇禎祥聖人不以爲禎祥而以資

觀省彼其則之以繫易詳於悔吝凶咎而重於言吉非無由也天以殷憂啓聖聖即以殷憂自啓也而卒也聖人以圖書啓周易旋且周易傳而圖書不傳是必圖書之所見意或盡括於周易中有周易可不必有圖書抑周易之所自成或但取圖書以爲式讀周易正不在觀圖書遂使後人不以爲意而亡之耳然則學者於此但當剖其僞不以亂眞烏從得其眞而以證僞耶是故今雖謬本子書以推河圖終不敢再本他籍以推洛書也雖明知蟲鳥之印泥畫沙皆可以爲書亦不敢以附會洛書也至於古傳聖人感魚龍而作書其魚鱗三十六龍鱗八十一合

六六九九之數似可以爲乾象推物龍之由謂洛書必出自龍而亦有所不敢也第以洛書爲周公而出則猶幸有可見所宜表而章之耳不謂說者不察謬以洪範本洛書而作洛書爲禹而出也殊不知禹之故里既遠於洛及至導洛已在水功將成之時又何事於書若以禎祥論則或以爲太康弗反之妖斯可耳夏后氏於洛固無所見爲祥也所以不可信也若周公之於洛則不然始避謗而居洛既卜吉而營洛終受冊而留洛蓋自大禹導洛以來至於周千百年來之聖人果孰得與周公爭此洛也而猶得謂洛出書非周公時事而以洛書爲則者非周公

也耶由此言之雖經傳無明文已可信作易爲周公矣而況左傳韓宣子觀易象明明以周公之德爲言也耶然則周公之所以則圖書者安在曰圖書不傳僅周易傳今欲求所以則亦惟求之於易而已耳亦惟求之於易而更求所以爲圖者何若爲書者何若斯已耳曰然則圖何若曰凡圖必有畫而可觀今易中而有可觀之畫歟不得謂非圖也然則書何若曰凡書必有辭而可讀今易中而有可讀之辭歟不得謂非書也夫如是而安得別求所以謂圖書哉所列卦畫是即圖所繫卦辭是即書昭昭然也夫如是又安得別求所以則圖書哉畫卦即所以則

圖𥴦辭卽所以則書昭昭然也不謂後儒不察謬信贋作之河圖眞以爲包犧八卦所由作遂爲之附會穿鑿發揮千萬言而未已反於孔門易傳之言覩備具文而不深究祗因取河圖而遺洛書漫謂河圖與洛書相表裏誰復念卦象固與星象相表裏哉於是乎卦象之名義雖著而星象之名義已永湮矣卦象之名義著而使人得知吉凶消長之理進退存亡之道其有功於世道人心者不少然要非推究河圖之功也今以河圖之故而使人忘夫卦象所由起致星象之名義就湮惟聽曲學異端各以其私意著書則其有害於世道人心者正多也何以言之

卦象既與星象相表裏則卦象所有之義宜星象先有之何至卦象之義則廣大悉備而星象之義則偏倚駁雜也意者尼山不言星經而理學醇儒莫爲之說以至於此乎是何怪夫爲星象之說者大抵功利富强之意多而仁義道德之意少讖緯術數之學盛而詩書禮樂之典微也其以人名星則不言造選俊秀下□精卒羽林以爵名星則不言仁義忠信而言王侯公卿以職名星則不言司徒樂正而言士公將軍以居名星則不言庠序學校而言壘壁軍門以器名星則不言簠簋俎豆而言弧矢戈鉞以獸名星則不言羔羊肥羜而言天狗天狼此以見星

經之作原爲戰陣起義而龍虎蛇鳥是爲陣法所由成皆戰國時處士之所爲而漢人附會之者也烏在其爲伏羲所爲哉不尊非伏羲而已抑亦非帝嚳所爲也伏羲本天象而作卦既爲卦立名必先爲星象立名第上古之世文明未啓記載缺如卦象雖因星象而得星名或不與卦名俱傳迄今固不能深論也惟是帝嚳之世去堯未遠堯典鳥火虛昴之名當由帝嚳序星辰而定而帝嚳序星辰之法或本伏羲觀天象而來皆未可知今姑無論其果屬伏羲果屬帝嚳總之星名見於中天之書則其爲名必定自中天以上吾據中天以上所定之星名以論星

卽不敢謂有當於上古之星學亦猶能據乎中古之星學則必不至流入於三代以下矣若然則又何必堯典卽左傳引夏書言房亦古星名周書洪範之言好風雨亦古星學也若然則又何必尙書卽毛詩國風之言參昴流火定中小雅之言牛女箕斗畢以及周易言見斗春秋經傳言星及辰皆古星名皆古星學也其次則月令之言昏旦中星於古爲近猶有可采者今由月令以上推之雖於古星名古星學未盡可見未嘗不可見一斑也蓋於月令言弧建左氏言策之類可見衆星之名起於古於春秋言星孛星出可見休咎之占非不經於洪範言好風好

雨可見天時之占有其驗於小雅言箕翕揚斗挹漿可見制器尙象之有自來於堯典言星鳥左傳言蛇乘龍與龍尾鶉火鶉尾可見在天成象之有取於獸顧嘗思之天之象至尊矣而古人以獸名之不已褻乎曰星有是獸象人始加以是獸名所云在天成象者是也使非成獸象而又成何象乎奈何以爲褻如以爲褻則古人之褻天者猶少今人之褻地者獨多今人見一地則寻以一名或曰蛇形或曰虎形或曰鳳形至於牛形斗形魚形龜形之類不可勝數一若地之爲地無不可以一形當之者固未嘗以獸名爲褻而何獨天則以獸名爲褻也曰於地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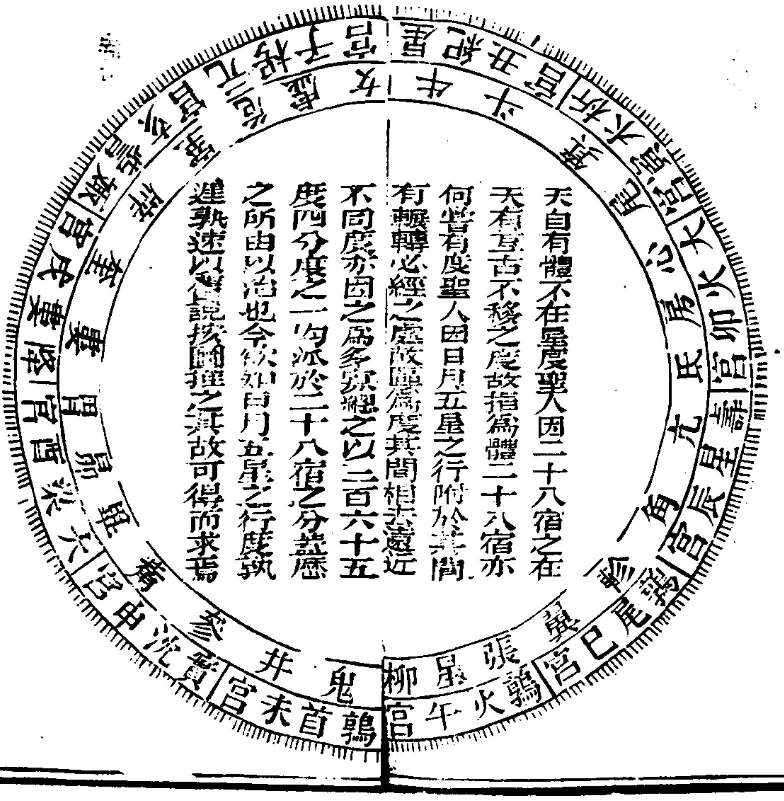
獸形乃堪輿之小數何可以釋經義而例乎天文曰堪輿家固小數然其爲地作形則實易傳所云在地成形之意正可與在天成象相發明者安得以爲非經義也且堪輿家之尋山脉卽禹貢導山之義而其論穴論砂水卽大雅相其陰陽觀其流泉之義又安得以爲非經義也至於禹貢山名如壺口雷首砥柱析城王屋之類以形取義固爲甚著而熊耳之名尤爲與龍尾鳥帑之名相類此以知在天成象在地成形其以物爲名皆起自古人載在經典非後人之爲之也唯其然余乃竊爲之說焉遐想天開地闢人物以生當是時不特禽獸諸物如龍蛇虎鳥

之類未嘗有名卽天地人亦未嘗有天地人之名也自聖人出自以爲人乃仰觀焉而名此輕清上浮者爲天俯察焉而名此重濁下凝者爲地至於物來於前而見毛羽鱗介各寻以毛羽鱗介之名於是龍名爲龍蛇名爲蛇虎名爲虎鳥名爲鳥凡物皆各寻以名至於物之名已熟習於人人之口物之狀已熟識於人人之心於是察地之形有肖於某物之形則遂以某物命之如壺口之類是也察地之形有肖於某獸之形遂以某獸命之如熊耳之類是也且不特地而已雖於天亦然觀於天之象有肖於某物之象則遂以某物命之如箕斗室辟之類是也觀

於天象有肖於某獸之象則遂以某獸命之如龍蛇虎鳥之類是也曰天地人物各有其類胡爲不以天地名天地而以獸名天地也曰此所以誌也人於其所習見者始能記憶獸其習見者也故以所習見之獸爲天星地曜之名而人始不至濛混難爲記也然則以天言天以地言地不若以物言天地之爲愈也且不若以獸言天地之爲愈也物固天地間之物獸亦天地間之獸也以天地間之獸名地於地未見爲褻以天地間之獸名天於天又安見其爲褻乎況夫在天有變象因以爲占妖祥之象而在地有變形亦無不以爲占妖祥之形天象與地形無殊

致焉又何必别乎地以言天也第以地言天而在地成形所爲以物爲名以獸爲名者旣嘶斯在天成象所爲以物爲名以獸爲名者從可推已使由是而進求焉欲通帝謂而知天載竊以爲舍周易一書無從也周易雖不言星象而實言卦象卦象與星象同此象則固宜同此理也其餘若星經與天官書尚多支離荒渺之處而他又何論乎至若推測二十八宿之分得日月五星之度數則古今有師承今更精於古非儒生之所能致詞者也請於天文舊圖之外加以周天之度數而著其所當然用以見成法之可推有如此

天文星度數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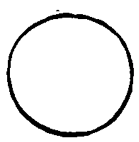
曆家指二十八宿爲天體云天體左旋日月五星右旋設爲磨

疾蟻遲之說以明之由來舊矣至橫渠張子始有天左旋處其中者順之之說朱子極稱其精爲之說以推廣之於歷家所謂逆則改爲順歷家所謂退則改爲進故歷家言日行一度則改爲不及天一度月行十三度有奇則改爲不及天十三度有奇雖作詩傳自言恐人不曉仍載舊說然自蔡氏本之以注二典而後儒固已奉爲定論也乃明太祖與羣臣論日月五星之行獨以蔡氏左旋之說爲非謂嘗與善推步者於天氣清爽之夜指一宿爲主太陰居是宿之西相去丈許盡一夜則太陰漸過而東由此觀之是右旋其爲舊說解蓋深切著明矣然要亦不過就一處而觀一時而論耳若合二十八宿與日月五星統觀而通論之也則更有說焉蓋二十八宿之與日月五星同此懸象著明同此東出西入以其距地有遠近轉旋有遲速分經緯焉可矣而遂以分左右旋則不可何者天陽而地陰陽左而陰右是天左旋地右周者因定位而判者也天左旋本乎天者從而左地右周本乎地者從而右亦各從其類之常是日月星宿之行于天猶江淮河漢之行於地也行於地者既無不自西而東以順右周之勢安見行於天者或不自東而西以安左旋之勢哉且明祖之所以定右旋者徒以月在宿西漸過宿東定之

耳如徒執此以定之則今且見夫日月之相會也晦以前月在日西朔以後月在日東豈不可謂日左旋而月右旋乎今且見夫金木二星之相遇也前數夕金在木西後數夕金在木東豈不可謂木左旋而金右旋乎是其所以爲宿與月之分左右旋者解正其無以爲日與月金與木之不分左右旋者解也然則右旋之說誠謬乎何以歷家以之治歷而不謬也曰是有由然朱子云進數爲順天而左退數爲逆天而右歷家以進數難算只以退數算之故謂之右行是歷家用捷法以推天非謂日月五星之本體然也後人沿其法而忘所自遂以右行爲實耳究

之右行左行之說論行之順逆雖異推度之多寡則同所以不謬也雖然以捷法推天技也非道也君子欲知道之大原則必以張朱蔡氏之說爲正而已矣

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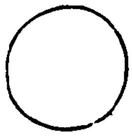


漢書天文志日有中道中道者黃道一曰光道北至東井去北極近南至牽牛去北極遠東至角西至婁去極中

日爲太陽離爲日何以屬陰蓋離象爲一柔介二剛之間柔居中而剛居外陰爲體而陽爲用也陽根於陰之義於此可見豈有獨陽無陰而能成其爲太陽哉且離爲日亦爲火故張子以

日與火合言之曰日火外明能直而施博物志云圓氷向日以艾承其影則火生此以見日與火同體日中固自有火也抑日之力下射而火之力上炎火遇水則熄而日出入水中千古不熄此由日本乎天火本乎地本乎天者氣下降本乎地者氣上騰其託體殊也至於周天三百六十五度四分度之一其表誌在星其區分在日蓋日東出爲朝西入爲暮自朝至暮者一日之日也日行西陸謂之春行南陸謂之夏行東陸謂之秋行北陸謂之冬自春至冬者周年之日也周年之日與周天之度數相符故知度以日分也蔡氏書傳云日麗天而少遲故日行一日亦繞地一周而在天爲不及一度所云天即指二十八宿言所云不及一度即一度所由分凡月與五星之行其爲遲爲速皆從日以爲數故日爲七政主人君象也

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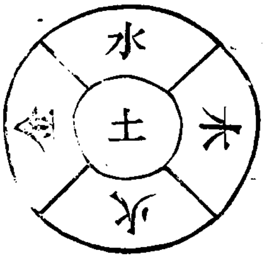
漢書天文志月有九行九行者黑道二出黃道北赤道二出黃道南白道二出黃道西靑道二出黃道東幷黃道爲九行也立春春分月東從靑道立秋秋分西從白道立冬冬至北從黑道立夏夏至南從赤道

月爲太陰坎爲月何以屬陽蓋坎象爲一剛陷二柔之間剛居中而柔居外陽爲體而陰爲用也陰根於陽之義於此可見豈有孤陰無陽而能成其爲太陰哉且坎爲月亦爲水故張子以

金與水合言之曰金水內光能闢而受月無光而映日之光以爲光亦闢而受也古傳方諸向月取水之說與圓氷取火之說同又以見月與水同體月中固自有水也蔡氏云月麗天而尤遲一日常不及天十三度九分度之七積二十九日九百四十分日之四百九十九而與日會蓋月與日會之後越二十七日有奇復至前與日會之處其時日去其處已二十七度有奇再越二日有奇月乃復歷二十七度有奇而東過之適與日值而

又爲曾故每一會歷一次至十有二會歷十有二次是爲一周
卽一歲之所由成也至於氣朔所由定閏月所由置古傳三歲
一閏五歲再閏十有九歲七閏以及朔氣在晦則後月閏中氣
在朔則前月閏諸說皆有成數可稽成法可守茲不贅

五星圖



五星本五行而有故卽以五行爲名曰金星木星水星火星土
星合日月爲言謂之七政虞書所謂在璿璣玉衡以齊七政者
是也至於金星有別名曰太白曰長庚曰啓明木星曰歲星水星
曰辰星火星曰熒惑土星曰填星皆莫知起自何時惟長庚啓
明見於詩歲星見於左傳左傳紀天文占驗惟歲星屢見而其
他無聞焉若欲稽古於星經史記以前似未可一一追求也雖
然亦何必一一追求哉自天地秉陰陽而開闢於是五行得貫
注於其中何在無五行何物非五行至於推極於天之高遠亦
恰得其星　可見造化之周詳尤可見人事之精粹通於人事

於最初雖天地亦待人而名何論五行又何論五行之星爲五
星與五星之別異於衆星蓋在古之人既於五星之異於衆星
者有以別之自可卽以名五行者名之後之人又何不可卽以
不泥於名五行者而別名之則其名得之於古與不得之於古
皆無滯於義理而不必深求者也惟是有卽其名可以見其用
者請得而爲之說焉金星光大而色白能白晝經天故名太白
白之爲色主西方金故望其色知其爲金星主西方也而其爲
變也常以爲兵象皆從乎金金旺於秋五常屬義專取斷制者
也光大次於太白者惟歲星其色較太白則加濃有如青燈之

青古傳歲星色青亘不誣也青之爲色屬東方木故知其爲木
星而主東方至其主福主道德從乎木也木旺於春五常屬仁
專取慈祥者也其光更次於歲星者惟熒惑與填星熒惑色赤
填星色黃較歲星之色青爲易辨於其色赤斷其主南方火於
其色黃斷其主中央土此昭昭無可疑者卽填字之義從真土
而音則讀鎭取其鎭定無變形亦昭昭無可疑者所疑者以熒
名火甚當顧亥所爲惑也豈童謠美女之怪果火星爲之歟抑
言揚惑聽光眩惑目皆從乎火者此其所以爲惑耳其光之最
小者莫如辰星今推其步數所在而求之常不易見古傳辰星

色黑其理當不誣也黑之爲色屬北方亦知其爲水星而主北方哉者乃以爲主刑殺但就北方取義於四時爲冬五常爲智之說未爲當也自古歷家以右行之說定五星周天之數謂太白與辰星一歲一周天熒惑二歲一周天歲星十二歲一周天塡星二十八歲一周天天官書載歲星率日行十二分度之一塡星日行二十八分度之一其餘三星順逆無常遲速靡定不可以日計其行度然其遲留伏逆可以預推仍復與土木二星無異則是無常而有常靡定而有定也此五星之大致也抑聞古歷五星並順行秦歷始有金火之逆又甘石並時自有差異

漢初測候乃知五星皆有逆行其後相承罕能察至後魏末清河張子信學藝博通隱於海島積年以渾儀測候日月五星差變之數以算步之始悟日月交道有表裏遲速五星見伏有感召向背惟是二曜二氣之精五緯五行之精二曜俱順行五緯何獨有退逆說者謂三代盛時五緯順軌無逆行者周之末造人紀不修師旅數起五緯始失常度而有逆行然則降姬而嬴世道不古星軌亦與俱歟易傳觀乎天文以察時變省星行之順逆亦可以懼然懼不得謂儒生想當然語無足憑也至於五星分野爲各主其方不待言矣請得進而言列宿之分野

舊傳分野圖

考實分野圖

上古地天逼旨命重黎絕之其事莫傳分野殆其一端乎要知星之有分野與其有度數同自人分之而非天之分之也蓋古者建國於天地神祇之祀各有所主地主山川天主星辰星辰與山川並祀所從來遠矣今可見者惟五帝以下其始以某人居某國則祀某星自夏商以後或即以其人配食而謂之某星之神國雖易姓祀不易星星與國之兩相繫屬往往歷數千年而未改然則其星之顯示妖祥於其國亦何怪其如響斯應哉遥想其制天子有天子之星諸侯有諸侯之星其封國也一國各主一星不獨十二國有星也其分星也一星專屬一國不獨

二十八宿可分也古之時封域多而分星衆各相務於明德以薦馨香其星辰必衆著洎夫周衰禮廢典物蕩如諸侯皆惟併吞是務而鬼神之不獲禋祀者多矣塗山萬國僅數十之存其亡者沓不知其國名安問分星所屬即其國現存或且以蕞大著然非有事關乎天文推步亦無從表其分星故夫春秋諸國其分星確鑿可指名者止有晉宋二國其餘不過就日與歲星所在之次以為言雖言國與星次之相屬甚明而要未直指其星名尚不知其為二十八宿之正星歟抑其所屬之衆星歟稽古者誠不能無遺憾然憾在記載不明者猶小憾在誕妄不經者獨深即如天文明明在上無奇情也至於分野亦歷歷可稽非怪事也乃自馬班以星宿分屬州郡止言其所當然不言其所以然遂使晉志推而衍之創為某星入某郡幾度之說以驚世駭俗而天人相關之理渺乎不可追尋矣嗟夫使非三代遺文尚有左傳在其何以使古帝王分星而祀之精意表暴於天下哉要之分野之謬說非一史為之亦非一人造之也有推而衍之者即有非而議之者是故以方位不合為疑者有人以廣狹不均為疑者有人以天有歲差而分野即當移易者有人紛紛聚訟莫可終窮亦莫能為解則以其莫知所由起也夫事有

由起而衆人失之表而章之者固儒生責也用敢忘其固陋而為之說竊以為欲求分野所由起在左傳一書尤在士弱子産之語襄公九年春宋災傳晉侯問於士弱曰吾聞之宋災於是乎知有天道何故對曰古之火正或食於心或食於咮以出內火是故咮為鶉火心為大火陶唐氏之火正閼伯居商丘祀大火而火紀時焉相土因之故商主大火今即主大火與祀大火之說合觀之乃知主之云者主其祀也此國與星相屬之由也是即分野之說所由起者也未已也更有與之相發明者昭公元年傳晉侯有疾鄭伯使公孫僑如晉聘且問疾叔向問焉曰

寡君之疾病卜人曰實沉臺駘爲祟史莫之知敢問此何神也子産曰昔高辛氏有二子伯曰閼伯季曰實沉居於曠林不相能也日尋干戈以相征討后帝不臧遷閼伯於商邱主辰商人是因故辰爲商星遷實沉於大夏主參唐人是因以服事夏商其季世曰唐叔虞當武王邑姜方震太叔夢帝謂已余命而子曰虞將與之唐屬諸參而蕃育其子孫及武王滅唐而封太叔故參爲晉星由是觀之則實沉參神也昔金天氏有裔子曰昧爲元冥師生允格臺駘臺駘能業其官宣汾洮障大澤以處太原帝用嘉之封諸汾川沉姒蓐黃實守其祀今晉主汾而滅之

矣由是觀之則臺駘汾神也抑此二者不及君身若君身則亦出入飲食哀樂之事也山川星辰之神又何爲焉此星辰與山川並祀之確証也而分星之所由取義亦畧可推蓋心與參其出沒不相見當堯之封二子以其不相能而相征討故以此不相見之星使各主之庶幾不相征討也此其取義之意何嘗不在人情中哉惜乎其詳不可得聞也要之不可聞者姑懲置之而有可聞者宜明辨之則嘗試以子産與士弱之說參觀之觀火正之食心食咮知祀星有配享觀實沉爲參神知配享即始主是星之人觀商邱主辰大夏主參知一國各主一星觀辰爲

商星參爲晉星知一星專屬一國至於言古於陶唐以前知祀之舉也誠歷年已久言因於夏殷以後知祀之承也不與姓俱更其本末源流固宜昭著於衆人之耳目矣夫何晉承參祀竟莫知參神之號也豈數典忘祖晉人之通獘乎然而臺駘之祀因滅而廢實沉之祀何由廢之故黃熊入夢子産以未祀爲言實沉爲祟不言未祀則晉平之世猶祀參神可知猶祀參神而不知參神之爲實沉此殆如後世奉祀梓潼帝君武當祖師但知其爲神恒不察其爲星耳要惟不察而乃引人察之則千古分野所由起而特使士弱子産發之者固甚賴有晉侯叔向之

問也是不特晉宋二國藉以顯其分星即諸國分星亦可因以求其實際請試一一詳之襄公二十八年春無氷傳鄭裨竈曰歲棄其次而旅於明年之次以害鳥帑周楚惡之是謂東周及楚之分同屬鳥帑帑尾也鳥帑即鶉尾於辰屬巳翼軫是也然則楚屬軫東周當屬翼矣不謂言分野者乃以翼軫概屬之楚而以東周屬之鶉火豈不思鶉火柳也張也張屬西周國語伶州鳩述武王伐殷歲在鶉火則我有周之分野所謂自鶉及駟七列者是也柳謂之咮則晉士弱所謂古之火正或食於心或食於咮者是也食心爲閼伯食咮得非祝融乎祝融爲高辛氏

之火正封於檜鄭桓公滅檜而徙其封故梓愼星孛大辰之占曰鄭祝融之虛也皆火房也以此推之鶉火之柳當屬鄭分言分野者乃以鄭屬之壽星正不知鄭於壽星何與豈其又以梓愼言龍宋鄭之星也定之乎夫梓愼之言曰歲在星紀而淫於元枵以有時菑陰不堪陽蛇乘龍龍宋鄭之星也宋鄭必饑彼所謂龍者若以爲龍見畢務之龍則屬壽星固當然壽星與元枵無相乘之理龍何以爲蛇所乘乎是不若從杜氏謂龍爲歲星木也於傳文較合且卽此亦可以見五星主分野之占左傳已有之而不始自天官書也不但已也試更卽梓愼之占星孛

者言之昭公十七年冬有星孛於大辰西及漢傳申須曰諸侯其有火災乎梓愼曰若火作其四國當之其宋衛陳鄭乎宋大辰之虛也陳太皡之虛也鄭祝融之虛也皆火房也星孛及漢漢水祥也衛顓頊之虛也故爲帝丘其星大水自今考之宋鄭之分既可得而見矣而陳爲太皡之虛則未有可見者載籍所傳祇言太皡以木德王準之顓頊以水德王其星爲水則太皡以木德王其星爲木可知國語云本見而草木節解說者謂本卽氐星惟木有本氐以本名是氐卽木星也太皡主木星而陳爲太皡虛是氐卽陳星也莊公二十九年冬城諸及防傳書時

也凡土功龍見而畢務戒事也火見而致用水昏正而栽日至而畢衛星爲大水之說於此得之盖註以水爲營室是營室爲衛星也乃更通考之又似辟爲衛星昭公七年夏四月朔日有食之傳晉侯問於士文伯曰誰將當日食對曰魯衛惡之公曰何故對曰去衛地如魯地是明明辟爲衛星奎爲魯星也盖是月日在降婁其食在朔則方至降婁之初降婁之初屬奎是奎爲魯星明矣其與奎相連中無間隔者辟也故知辟爲衛星也若夫由室達奎中隔一辟先王既以衛主室必更以他國主辟今觀去衛地如魯地之言是謂由衛直達魯中無間隔也何與

於室乎且日之食也爲時無幾尙不及四分度之一豈有由室達奎延緣十餘度之理然則謂是室爲水而辟更爲大水歟今亦未有以見其確然也竊於此通考之周分鳥帑楚則同之齊分元枵薛則同之而衛分訾娵絕不見有同之者殆其國滅已久不見於春秋故其事不傳抑或卽衛之與國如邶鄘之類衛既併得其地遂併得其星亦未可知況衛始都河北殷墟其顓項之虛乃成公所徙未徙以前豈必無星今二說既不可偏廢則姑且謂主辟而兼室統屬訾娵一次可也至於以齊而統屬元枵一次則不可盖齊之與國有在而不同乎衛之無稽也正

不得以齊衛同屬顓頊之虛概視之也昭公十年春王正月有星出於婺女傳鄭裨竈言於子産曰七月戊子晉君將死今茲歲在顓頊之虛姜氏任氏實守其地居其維首而有妖星焉告邑姜也邑姜晉之妣也此其占驗之委曲與襄公二十八年之占相似而其明言齊薛之分野與其明言周楚之分野亦同蓋此處所謂顓頊之虛乃元枵之次星出婺女而曰居其維首告邑姜也是虛爲齊星明甚虛既爲齊星則危爲薛星又明甚明明齊與薛之分星同次而言分野者竟不言任氏此豈可以爲論定哉竊以爲任氏式微已久而猶有分星可紀愈以見先王

分國一國各主一星無此有彼無之別也何獨至於吳而無之竟使强同乎越也則吳越之分星誠不可不急辨矣昭公三十二年夏吳伐越傳史墨曰不及四十年越其有吳乎越得歲而吳伐之必受其凶此以見吳越不同星也若其同星則吉凶共之矣何以越得歲而吳受凶也且舊說謂是年歲在星紀亦悞昭公八年冬十月楚師滅陳傳晉侯問於史趙曰陳其遂亡乎對曰未也公曰何故對曰陳顓頊之族也歲在鶉火是以卒滅陳將如之今在析木之津猶將復由是歲星所在明明可考也自今推之八年至三十二年是二十四年歲星恰得二周又減

陳在冬伐越在夏冬夏相隔須四五月準以一日十二分度之一所未及者實有十餘度焉卽有歲差此足以常之矣若云乘次而旅在襄公二十八年偶焉有之乃非常之變經傳無明文不可藉口然則越分在析木固確有明徵者也惟吳則無明徵但知其屬西方金耳昭公三十一年十二月辛亥朔日有食之傳史墨曰六年及此月也吳其入郢乎終亦弗克入郢必以庚辰日月在辰尾庚午之日日始有謫火勝金故弗克厥後柏舉之戰以庚午入郢以庚辰墨之言驗矣彼其所謂火既屬楚所謂金得非吳乎今按楚以祝融之後南方之國屬鶉尾其爲火

明甚而吳以太王之昭東南之國舉無與於金設非分星在西何以有金之目且其以日推物總在庚辛二者正與北魏崔浩本內史過以物享神之說就日屬庚辛斷熒惑入秦相類是明明以西宮屬吳矣則於此因實沈屬晉降婁屬魯遂直斷以吳之分野屬大梁不可謂無確証也然而大梁之次要不獨吳已也蓋蔡亦與焉昭公十一年楚子虔誘蔡侯般殺之于申傳萇宏曰歲在大梁蔡復楚凶天之道也夫蔡之復也陳亦猶同誠以陳乃顓頊之族爲水屬歲在大梁助金生水故得復封若蔡爲文王之昭無所爲水屬使非分野在大梁何以歲在大梁而

復哉由此言之蔡與吳同分大梁昭昭然也但大梁爲昴畢未知果誰昴而誰畢爾論星象與國勢則惟蔡昴而吳畢焉庶幾其相符也凡此皆左傳有明文而可推論者也其不可推論者雖多在燕秦二國則十二分野中所最著者考之左氏未言所屬則不可以意爲斷也然猶幸史記天官書有之曰秦之強也候在太白占於狼弧吳楚之彊候在熒惑占於鳥衡燕齊之彊候在辰星占於虛危宋鄭之彊候在歲星占於房心是說也有左氏所言及者有左氏所未言者有與左氏不合者其可信與可疑皆不具論第論秦占狼弧一語則可信而不可疑何者諸家言分星皆不出二十八宿之外出宿外者獨此語耳太史公去秦未遠豈無所授而云然哉今觀離騷東君篇云舉長矢兮射天狼說者謂狼指秦言是狼爲秦星甚確第又云操余弧兮反淪降却不以弧屬諸秦則史記謂秦占狼而兼弧者非也世傳張氏出自軒轅子青陽氏第五子揮造弓矢有功賜姓命氏主祀弧星今見於宋文憲世家序及族姓通譜姓氏族譜諸書其說殆可信者蓋自漢以下人止言分星不知言祀星此獨有主祀之言決非後人所能僞造則以思詩歌張仲與歌吉甫山甫文意畧同是張仲之爲吉甫友與仲山甫之爲吉甫友當無

異也仲氏有爵土張氏獨無爵土哉然則秦仲以牧夫封附庸得祀狼星豈張仲竟出牧夫下絕無爵土不得祀弧星哉竊意張自揮胙土世爲諸侯西周時仲以甸服爲王卿士故與吉甫友今觀狼弧並耀而分野則秦狼而張弧可知張必曾爲秦之與國至東遷失其封守其子孫乃流寓於晉耳而說者乃以祀弧之說爲支離豈篤論哉由此言之秦之得封尚未兼祀狼弧何能兼分井鬼彼後人以鶉首爲秦分者非秦主井鬼也天狼爲井宿所屬之星因其主狼遂併以井宿屬之吾故疑諸國分星未必皆其宿之正星也究之凡宿之正星未必皆貫不過因七政所經爲推步者所稱述遂較著耳其實精光之大無有過於天狼者秦以後封之國遽焉撫有八百里之成周而得主此宜其崛起西陲抗衡上國不特地擁崤函無能與敵亦且天極井鬼絕少同分於是鶉首一次竟爲秦獨擅矣夫鶉首既屬於秦則十二次之無所屬者惟一次而諸大國之無所主者惟一燕舊以星紀屬越則無所屬者惟析木因以析木屬燕今既本左傳正之以析木屬越則燕果何所主乎豈其天官書足據燕實與齊同占虛危乎而亦未必然也朋嘗考星之以方名見於經傳者四箕斗井辟是也皆分野也今惟井之屬東無考若辟

以北宿屬東則衛星也箕以東宿屬南則越星也然則詩大東所賦列星非皆列國之分星乎夫不指目其國而指目其星非小雅之所爲怨而不怒者乎今惟女牛明庚無考若維南有箕固越屬析木之確証而維北有斗則又斗爲燕星之明文也葢維卽居其維首之維而言維北卽國語之言北維實分野之常語乃舊註失考强以見南方爲南箕解以斗在箕北爲北斗解豈知其見南方也箕在斗西斗在箕東舉無與於南北乎抑於此猶幸竹書紀年之註有徵焉曰堯母慶都生於斗維之野今其地屬保定縣名望都卽其由也其西有山曰堯母門去伊耆

山不遠相傳以爲堯母之生在此此古之冀州周之燕地而以斗維之野爲稱非又斗爲燕星之一徵而何若然則是謂成周之時越實主箕燕實主斗正不嫌與舊說殊也且亦未嘗不與後事合也夫越與燕雖南北異壤而析木與星紀實箕斗聯躔後世不識分野所由起謬以一次爲分野則斗之入析木者已十一度矣此其界限不淸正恐泥星紀爲越分者混及箕內之祥指析木爲燕分者混及斗間之氣如晉太和庚午秋八月秦克壺關申允以爲福德在燕（指歲在析木）至大元壬午冬十月僅十二年耳而秦議南伐石越又以爲福德在吳（謂歲在星紀）此豈確鑒無混者耶故凡其言在言守竊以爲皆不足憑所可憑者獨取乎言入者而已昔南北朝熒惑入南斗梁高祖跣足下殿以應之誠謂斗屬吳越宜應在南卒之出走者在魏而不在梁人皆莫解其故自今論之此固無難解也維北有斗斗爲燕星故也若非斗爲燕星則其時正朔在南何以其應在北哉是更不必推尋晉寧康癸酉張孟占彗之言而可卽此一事以爲詩義進一解矣葢斗爲燕星之論定而箕爲越星之論定更不待言矣然則古來占驗指斗牛屬吳越者多矣不其皆誣乎其亦有以徵其誣乎曰姑不徵諸僻事卽以王氏滕王閣序所云龍光射

牛斗之墟者言之此事傳自東晉張茂先其屬雷煥所謂寶劍之氣上徹於天者是也並不關係斗牛乃史家泥於分野之說附會其詞以爲吳之未滅斗牛之間常有紫氣吳之旣滅斗牛之氣愈明及雷煥掘獄得劒其夕斗牛間之氣不復見如所云是謂斗牛二星夜夜挂諸豐城之上一步不移矣分野之星與地相繫屬果如此乎荒唐如此而後人傳爲美談竟無人致議此豈不可以得其概耶竊以爲祀星之說不明而異議蜂起微特不關占驗之事卒變亢害卽有從事可[illegible]亦多附會其術士以他術得占而託於天文分野者有之抑卽有憑虛而託言之

者若叔與對宋襄石隕鷁飛之問而言齊亂魯喪莊生欲脫朱公中男之囚而言某星害楚非其顯然者耶近占天文之學咸稱李淳風之徒今觀淳風佐太宗修晉志謬以衛屬并州魏屬益州而且引春秋元命包某星散爲某州某星流爲某州之說以爲分野解其於分野之義全未有知幾與不習天文者等矣而其生平後事之占驗無不響應非有得於他術安能前知若此此以知讀書稽古於此類欲不爲古人所愚在有以深思焉而知其意也然則欲知分野之意若何而思之曰上取星象而思之下取國勢而思之中取古人之所以言星與國之相屬者

而併思之如是而一一相符斯得之矣夫以相符爲得之誰不謂然然究於何而見其相符也曰於商與辰符晉與參符因見夫凡國與星無或不符請試言之東宮之宿莫尊於心故稱大辰所謂天王之位也商人主之厥後爲盛天子者六百祀承天子之事守者八百年是商與辰符也西宮之宿莫大於參所謂形如白虎者也晉人主之厥後併吞小國開地數圻雄長諸侯主盟十世是晉與參符也以是推之因以知燕之於斗矣斗天廟也天子之星也燕天府也王者之都也是燕與斗符也以是而廣推之益以信列國與星無弗符矣星經云東壁明則國多

君子衛主辟故國多君子孝經援神契云奎主文昌說者謂炎宋人文之盛蔚爲濂洛關閩實於五星聚奎呈其瑞魯主奎故不必五星上聚而已五老降庭誕生至聖矣至於柳主飲食則檜君有逍遙遊宴之失主草木則鄭風多名花異卉之歌危主營造則奚仲爲車正肇封於夏后主冢宰則仲虺爲左相效績於商初若夫氐之於陳於爲土星驗陶正之凝土爲罷於爲胡星驗子滿之以胡爲稱其主后妃則所以聯婚於王室主徭役則所以見役於强鄰者也昴之於蔡其曰胡聚旣與蔡仲之名不謀而合其曰天器尤覺大蔡之產有自而靈若其主獄訟則

啟商閼王之所以獲罪主口舌則繩息語楚之所以興戎者也此其相符之一一可言者也然而自衛以下國皆小矣請更言其大者張爲天府主天廟明堂金玉珠寶宗廟所用之物天子內宮之服遠方貢物之庫又主天廚飲食賞賚之事又主長養萬物周主之而以穡事開基其爲長養萬物大驗久矣迨其後祖廟修明堂建而神人和宗器陳裳衣設而僾愾著賞賚發鹿臺鉅橋遠近恩洽燕饗歌鹿鳴天保上下情通益至召公聽政而使甘棠勿伐凡物之蕃昌可想見也益至周公制禮而致越裳來朝他方之貢獻不待言也此西京之盛無非託庇張宿者

至若東周則又託庇翼宿矣翼主遠客一曰天都市周主之以爲東都而朝會諸侯維時諸侯服享誠相符也及夫東遷以後歷二十有二王恰與二十二星之數相符詎不信然歟下此虛爲天之冢宰主平理天下覆萬物以齊主之齊之所以能表東海而國富兵强霸諸侯而一匡九合也軫名天車爲冢宰輔臣主車騎載任以楚主之楚熊繹之所以能與呂伋王孫牟燮父禽父並事康王而其後所以能篳路啟山林廣駕成霸業也若夫畢爲天耳天口虎口天都尉主制侯四方又其大星爲四夷之尉以吳主之吳於是薦食上國爭長黃池焉箕如簸箕主八風又主承糞穢又爲播揚五穀之器以越主之越於是身臣妻妾忍辱事吳卒能報仇雪恥揚威諸夏焉凡此皆各有以見其相符者也然終不若秦與天狼之相符爲尤甚蓋其後用遠交近伐之謀蠶食諸侯而得天下其作用極其狠毒其無厭直是貪狼宜當時以虎狼目之也夫大國多矣有虎狼之目者獨秦與晉大抵謂其俱貪噬俱雄大耳非因分星而云然也然今即以爲有因亦有可言者蓋自其分星言之晉主虎則無與於狼秦主狼則無與於虎自其國勢言之白虎不失爲仁故以尊攘爲名而貪殘之事少天狼何知有義故以併吞爲事而強悍之

氣雄當兩國之相善也以狼助虎而虎愈以奮其威及其相仇也以虎制狼而狼難以肆其毒有狼豈可以無虎哉乃至三家分晉虎力遂不足以制狼坐令貪狼得志不吞盡諸侯不止君子觀於秦晉之爲分星未嘗不歎成周之君前門既未拒虎後門何復進狼也豈其以犬戎可畏惟狼可以逐之遂以狼分秦歟抑天狼或周之舊星與以地遂併與以星歟今觀文王創周自錫弓矢後即滅崇密以啟其封詩以其欲爲言而但以匪棘爲解是其子孫直認併吞不諱後人又何必爲之包荒此殆由天狼之潛推默運使然雖文王之仁不能自禁也然要不可遂謂嬴秦所爲亦天命之也文武挾天狼之靈以除暴所以開基忠厚歷年八百而有餘嬴秦託天狼之氣以爲暴所以立國貪殘承祀二世而不足在秦誠不足惜獨惜周平王徒偷安一時遏以天狼之祀授非其人致使逐犬未已反而噬人噬人未已旋且剝食先王之禮樂法度而蕩焉無存也是誰之咎歟言至此可以見分星之爲庇甚神所關甚大而非徒以占妖祥也猶古者豈可徒因史家之陋而不推究其所自起哉然吾於此乃竊歎後世之分野爲不足憑也蓋自秦興郡縣既不裂土而封遂不分星而祀是與主辰主參之制不同而官其地者率三歲

一更又與屬諸參而蕃育其子孫之說與人事既與天事邈不相屬而謂天猶能降鑒於其人注意於其地而必示之妖祥乎縱天心仁愛仍舊示以妖祥第恐妖祥之示仍舊而占驗之方失其舊如國滅而星不傳或國傳而星不著或國與星俱傳而史官失考至有錯愯若此者安在其足憑也況夫星之爲象在野象物在朝象官在人象神後世惟王者舉行祀星之禮故其象往往爲王者之應而不必與刺史守令相涉亦不得以分野相拘史乘所傳不可勝數說者於此未覩其通遂疑分野爲謬悠而全不可信則又不然盖國存則星享其祀宜有以效其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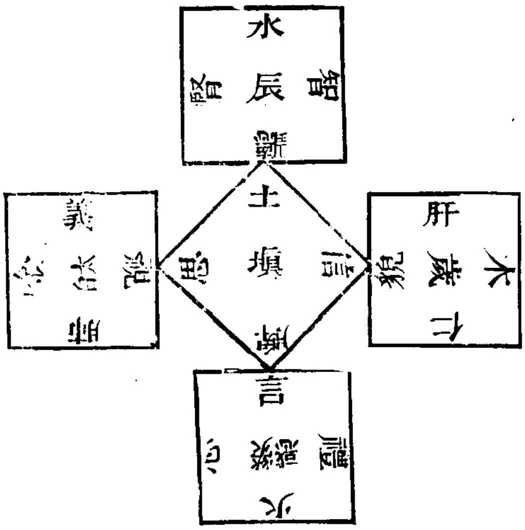
國亡則星失所憑而何以表其瑞無以表其瑞則是退處無權必陰以聽夫有權者之效其靈而示妖祥於天下自然之理也故夫國爲強大所併或僅存而臣附於大國者土皆爲大國所有即宜以大國之星爲占而其星可無問矣觀於春秋之末至於戰國諸國亦翦滅殆盡焉雖止用十二次而其占驗已可盡該正無容執一國一星求之也自是以後郡縣開而封建寖寡雖勳戚之封不絕割據之雄代興要之大者跨州小者連郡爪分則有之衆建則未也故史乘所傳多者不過十餘國皆可該以十二次而其爲占往往有驗未必皆史筆緣飾也且夫視聽

自民天之常理彼史官上承天子之命爲成書以詔後世後世信之自天子以下皆通習之默則識諸心語則宣諸口雖所書與古不符傳之既久亦且自成爲古維天豈不降鑒之則天既以仁愛下民而示妖祥或偶焉遷就以從其說亦未可知也凡若此者皆分野之極致而不可不論者也抑嘗考之古所傳地以星名者長沙是也自今思之此類正多唐虞有三危商有微箕氐羌鬼方鬼侯周則國有翼軫房畢邾婁邑有斗城鬼閻柳棼之類今不知其命名之由安知其不以星名也吾又見有星以地名者矣後人言出没不相見之星不曰參辰而曰參商是

也然則洪荒之世地與星俱無名其得名也烏知其孰先而孰後今謂地以星名者多正恐星以地名者不少也姑誌於此以俟考至若三家分晉不知有天者也豈知有星乎三晉之有分星史家之誣也弗論總之分野詳左傳述左推班書余嘗服膺五行志卷首載漢高帝三年十月晦日食斗二十度昭帝二年十一月朔日食斗九度皆占燕地誠足訂史遷天官書之失不謂中後忽自變其說仍與遷語大同小異若不自知其前後不符是無怪後人論分野信者少疑者多至有爲疑信參半之說者曰星土不足據乎烏帑而周楚元枵而姜任其應若燭照數

許矣星士果足據乎李於張而占在洛流於柳而占在蜀其應又即志說而變之矣今即其言考之張屬西周分野洛爲東周主翼張翼本相連而東西都又皆周畿其時之李安知無自張至翼之事乎此未可以議志說也惟柳爲鄭星斷無更爲蜀星之理而蜀星不傳竊爲準諸秦占狼星之側蜀其主酒旂乎柳宿屬星止有酒旂一座第酒旂小物必賣酒者用之無關國計馬長卿臨卭著犢鼻一事登諸正史播爲千古美談或亦有天緣在其中耶未必然也從來酗於酒者不永年後世蜀都無百年之國必是故耳

天人一體圖



嘗論以五行配五事而統以庶徵見天人之相應洪範之精義也而史家天文志更於五星言五常是又見天人之一體與洪範相發明後世性道之言無精於此者矣然[illegible]而見之覺其說猶未備蓋五常者五行之理以用言者也自天之四時生長收藏實亦由此此何獨切於吾人身氣之[illegible]而見其與生俱來乎見其與生俱來則以有五臟存也五臟各有其靈以裁其性惟心爲主宰之官神明出焉故稱天君然君令而臣行亦有君獨靈而臣無所事者抑未有臣不靈而能行君之令者故夫臟之有五惟分生尅不分靈蠢也五行莫先於水臟爲腎水德

旺於冬主智故腎藏智水則生木臟爲肝木德旺於春主仁故肝藏仁木則生火臟爲心火德旺於夏主禮故心藏禮火則生土臟爲脾土德旺於四季主信故脾藏信土則生金臟爲肺金德旺於秋主義故肺藏義是人生有是心肝脾肺腎之五臟即有是仁義禮智信之五常也此人之性所以無不善也其與性相表裏者有情由其與臟相表裏者有腑腑又情所自出也即以飲食言之其消化之力雖由脾而嗜食之情則在胃是明徵也然則古人以六情配六腑不誠然哉要之腑與臟分體故情與性異用腑與臟質相屬故情與性理相因特隨所感而發耳

所感在性以性應之性之發也雖庸衆不愧聖賢所感在情以情應之情之發也惟君子乃能中節蓋情與欲爲緣不必皆善而與性相因則可以爲善也乃知人有不善非性情之咎殆其受氣之初偶感不正至融結爲臟腑遂不無偏勝止受他臟之生不受其尅則無以制之而失其和平故惡生焉陽偏勝爲剛惡陰偏勝爲柔惡所謂氣質之偏也此唯聖人無之自大賢以下皆所不免唯以人事補天工閑邪存誠學以致道濟其不及以洩其過使血氣和平乃可復其故常也而不然者幼不習幼儀長不親師傅未嘗束身於規矩法度究心於禮樂詩書以培

養其正氣將性功日弛情欲日滋蓋至日與奸聲亂色厚味爲緣遂使邪氣得中於血氣而流注於臟腑臟腑爲邪氣所薰蒸致情欲愈熾一時不得所欲則惔焚起於內臟自計莫可如何故雖其正氣不容盡泯明知無常之不可爲而不能自克且明知無常之將及於難而不圖厥終凡若此者何可勝道於此欲轉移之使復全其五常非可以口舌爭也蓋必天啓其衷生其悔心或猶有人焉能制其生命絕其邪緣導以正學庶幾正氣有藉而興邪氣無因而入可漸以和平其血氣而復見其天焉此所謂回天之力不可必得之數非天之福之者烏能有此哉

然惟有此乃以見天性之本善而有五臟者必有五常在轉移之有道也至於轉移有道猶不能復全其五常則雖其質全其體具有是五臟直不啻無是五臟也非仁而爲之非禮而行之是謂全無心肝而或失不義或失不智或失不信不得謂猶有肺腸猶有脾腎也凡五常有虧者大抵五臟偏廢者也至若詰書不敦行之人誚仁義道德爲老生常談不足聽全軀保妻子之人視師弟朋友如萍游適値不爲親其五臟似不僅偏廢而好回狡猾之流不信古有忠臣孝子以爲皆史筆緣飾則直是五臟全無矣烏虖五臟偏廢者或猶是血氣之倫彼五臟全無

者是何物也哉凡爲五行之秀者苟有鑒於此能返觀內省無負於天之所賦焉正不必問休咎於術家五星吾知自天佑之吉無不利矣

近世諸儒言性如聚訟歧氣質於理義悞之也其不明理義何屬由其不明氣質何物也人秉父精母血而成質內而臟腑外而肢體皆質也質成而氣行乃全乎人是故有氣無質鬼也有質無氣尸也皆不得謂人必氣與質俱全始得謂人則夫氣質云者人之云也所以運載理義而措諸用者也分言之曰氣曰質合言之人而已舍質氣無所寄舍氣人安得靈性之爲理義

氣之靈也詩曰天生蒸民有物有則物氣質也則理義也合之
性也孔子言性相近孟子言性善無非以氣質爲言今人乍見
孺子將入於井皆有怵惕惻隱之心使非心之質內有是氣述
惕惻隱何自來哉今曰氣質之性惡豈非謂人性惡哉是大不
然謂氣質有偏則誠然古者民有三疾是也偏而謂疾正猶人
之感冒不正發而爲疾往往血氣心知頓失其常甚至肝受邪
重則慈者不慈腎受邪重則智者不智是爲後起之感冒猶可
以醫愈豈其先天之感冒而不可以學化特恐加以物欲之蔽
則難免於惡耳然非孔子所謂下愚也下愚者自暴自棄[illegible]

原皆是也乃今而得正心誠意之說焉蓋意者氣也心所爲發
也心者質也意所自託也誠正者理也義也從心意見乃性也
舍心意不可言誠正舍心不可言意心氣之動卽意動而中節
卽誠動而皆中節卽正彼言性者以氣質爲劣空言理義是未
屬人言何爲人性失大學之旨矣然則人心道心之語何如曰
歧人與道而二之不異歧氣質與理義而二之告子惟歧而二
之故有以人性爲仁義猶以杞柳爲桮棬之說危微精一之語
正復如此皆荀子性惡之宗旨顯與孔子異者也子曰道不遠
人是言道不可離中之曰人之爲道而遠人不可以爲道是謂

人外無道又申之曰以人治人改而止是謂卽人卽道烏行歧
人與道而二之之說哉大以中庸識子言明晰如此而說者猶
引危微精一爲中庸序其謂之何
古性兼言心以五常概屬心說自孟子始而宋儒宗之孔子未
嘗言也以予驗諸物類其五臟往往偏廢或無肝或獨肝或無
肺腎不可枚舉雞無肺與外腎心外有小心魚心則如雞小心
之半或竟有無心者如易傳離爲鼈爲蟹爲嬴爲蚌爲龜此數
物固未嘗有心蓋舌乃心之苗口裏無舌腔子裏必無心無心
之物亦自有知覺不失其爲靈豈得謂人之靈專在心哉乃知

先儒惟知有心不知有肝肺脾腎者是未深悉夫詩大雅天生
蒸民有物有則之訓非真知性體者也性體不遺於蟹蛤之屬
并不遺於蚓蛭之微蚓蛭五臟全無而又何以各有知覺不失
爲天地間之生靈也是可知物之有臟腑者其知覺在臟腑無
臟腑者其知覺在軀殼天之生物固各予以自生自成之具其
缺其全物咸相安於固然而不自知也而吾特怪夫學者矜言
格物格不及此徒使心性之說不明於天下而紛紛聚訟莫可
終窮也然則羣言淆亂折衷於聖孔子雖未嘗心性並言顧獨
不言從心所欲不踰矩乎不言回也其心三月不違仁乎今觀

心不違仁之說與孟子仁人心也微與孟子言仁與心無彼此孔子言仁與心有彼此使無彼此則得言得失言失可耳何違不違之足云既有違不違之足云是仁與心顯有彼此矣夫顯有彼此豈非以仁本諸肝而心則主禮也哉而於是知克已復禮爲仁是又禮與仁相爲用猶心與肝相爲用所謂彼此相資之道也要之彼此之相資何獨禮與仁凡五常莫不互相資也抑何獨心與肝凡五臟莫不互相資也後儒不審其爲相資而直以爲相并一若靈惟在心而他臟絕不與焉者宜其攺大學身有忿懥爲心有忿懥而以忿懥恐懼好樂憂患之爲情舉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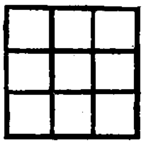
與於肝腎肺腸脾胃也則是人身之有肝腎肺腸脾胃舉非軀命所關也而豈其然也哉吁竊嘗謂自談心性者著性理一書而性理愈晦盲否塞而不明殆非無所見而云然也人之有運動必由知覺啓之人之爲仁義禮智必由知覺啓之運動施之世豈有外知覺運動而能爲仁義禮智者哉人之知覺由心靈人之運動由手敏物且無手安問敏謂之爲蠢固然然何可以概夫人也請得爲之說曰物亦有仁義禮智[illegible]如人之粹然人亦猶是知覺運動但不似物之蠢然[illegible]之定分而大牛與人之性所以判然不可混也夫

[illegible]易義附篇卷三

張瓚昭撰 斗峯

[illegible]則觀象於天俯則觀[illegible]所[illegible]然而地道成形於下與人近而得親歷焉非若天之不可階也故自古地輿書凡土疆山澤都邑里道民風物產無所不備以之說經何弗確焉又誰信經義在輿圖倘有疑而待質乎雖寻以考据之故曾襲古人至過漸滓之迹然斎中所有得之親臨亦少安敢自狃必欲出而質之惟兹以倦遊偶暇追思見聞所及覺向所疑於經義者爲說未必無因爰仍天文例先繪以圖而後以其說附之用求質正於有道緣易經言地始諸田乃謹自井田推之以漸而廣云

井田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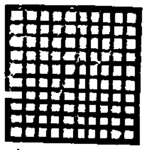
孟子方里而井井九百畝其中爲公田八家皆私百畝同養公田

井田之制孟子詳焉故漢代本之以作王制外此惟司馬法可互參如所云二十畝爲廬舍正合詩信南山中田有廬之語與孟子五畝之宅祈發明先儒本此爲二畝半在田二畝半在邑之說以註孟子信不誣也蓋豳風七月既有爲改歲而處之室

又有爲播穀而匠之屋明然在田在邑兩宅說者未按司馬法
井四爲邑[illegible]按考工記匠人營國方九里謂國都地隘一夫不
得有二畝半之宅此由誤認邑爲國而然折而辨之無難也所
難辨者獨步數耳步數爲畝數所準於分田最要今觀司馬法
古者六尺爲步與王制古者以周尺八尺爲步相牴牾求諸孟
子無明文敢臆斷乎於是參考載籍歷溯權輿得知六尺爲步
自秦始八尺爲步屬古法然後步數定畝數可得而明則孔氏
所述步百爲畝長百步闊一步畝百爲夫長闊一百步之語學
者所宜知也要之制畝與分州同起黃帝州區以九田豈有不

爲九區者惟是夏后氏賦底要荒不遺陋僻行貢者多遂以貢
著正如周人亦助亦貢惟行徹者多遂以徹著耳不然禹貢以
貢名郎於厥田之下言厥貢可矣何以於田言賦別言貢哉然
則註云殷人始爲井尚宜作疑義觀矣

地方十里圖



王制方十里者爲方一里者百爲田九萬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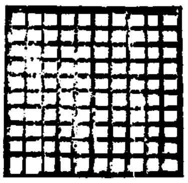
每一目當一井百井謂之一成

左傳伍子胥諫吳王言夏少康邑綸時有田一成有衆一旅可

知司馬法井十爲通通十爲成之文誠古制矣自今思之成具
百井其[illegible]八百家而何以云一旅蓋著老弱孤寡不在其數斯
固有三分去一者寓於此乃以見先王恤衆撫民在在有[illegible]舉
其中之義而馬氏[illegible]引司馬法於通十爲成之下云成出革車
一乘又以見先王勤恤民隱的的有斂從其薄之仁藹然如此
乃使民力得以寬然有餘不至疲於征役也於是亦信爲古制
矣無何得司馬法而讀之止見其中有云井四爲邑邑四爲丘
丘十六井有戎馬一匹牛三頭四丘爲甸甸六十四井也有戎
馬四匹兵車一乘牛十二頭甲士三人卒七十二人是謂乘車

之制並無成出革車一乘之文彼馬氏何以云然也豈其亦有
考据失實者乎及深求之而知其有由然其下文云一同百里
提封萬井除山川坑岸城池邑居園圃街路三千六百井定出
賦六千四百井戎馬四百匹兵車百乘夫萬井之地除三千六
百井百井之地亦必除三十六井也百井除三十六則定出賦
六十四井是謂一甸然則甸出兵車一乘合所除言也成出革
車一乘合所除言也詞雖異而事實同蓋先儒之說其不可輕
爲非議如此抑考工記匠人爲溝洫章亦有方十里爲成之文
其上文言通下文言同皆與司馬法不異是亦可互相發明者

地方百里圖



王制方百里者為方十里者百為田九十億畝

每一日當一成百成謂之一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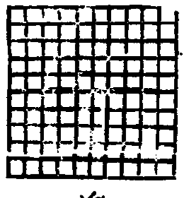
包氏咸以為十井為乘百里之地適千乘也說與馬氏異或問折衷之謂此義惟馬氏為可據如馬氏之說則八百家出車一乘如包氏之說則八十家出車一乘凡車一乘甲士步卒合七十五人而馬牛兵甲糗糧芻茭具焉恐非八十家之力所能給也或問之意既駁包而從馬則是方百里之地出車百乘雖非

經語可為定論也若坊記云制國不過千乘雖屬經語不可為定論也何者以乘計國非古語國大至千乘非古制也蓋乘者兵車也周衰禮廢列國兵爭仗軍威而并吞是務故有此我觀小國之事大國也曰悉索敝賦大國之求多小國也曰我師出必以革車若干乘從而其懾服小國也則或曰寡君有革車數千乘在可知斯時惟乘是營惟乘是計而家曰百乘國曰千乘遂習熟於人人之口忘乎其過制也雖侍坐言志子路談兵則言乘冉有重農則言方似乎不談兵者不及乘然而道千乘之國夫子亦嘗言之所謂撫時勢以立言亦吾從衆之意也噫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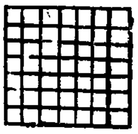
干戈遑而兼并之事日興其時之狡焉思啓封疆者何厭之有蓋至大國多數圻皆僭[illegible]所致誰復守爵封遵舊制乎二猶不足此加賦之所徵也作六軍作丘甲周制所無舉可自我為之而謂賦於民者必遵夫出一乘之舊制誰其信之由此言之成出革車一乘者先王之制也自先王之制言之本無千乘之國安有百乘之家自春秋之世言之每多千乘之家何論千乘之國先儒有見於此而於魯頌以為千乘之地方三百十六里有奇據司馬法而言非無見也乃朱氏倬從而為之說曰魯之封域錫之山川土田附庸豈儉於百里哉蓋幾欲據詩註以譏孟

子矣不知封方百里元子啓宇之時正分土惟三之時也公車千乘僖公懲荊之時正大國數圻之時也安可同年而語哉且魯至戰國正當削也滋甚之後猶曰方百里者五安知僖公之時不有方三百十六里有奇者乎彼執周先王舊制以求合兼并後之侯封是刻舟而求劍也亦無怪說之難通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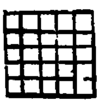
大國圖 地方百里



次國圖 方七十里



小國圖 方五十里



在易屯利建侯也之[illegible]曰雲雷雷之大者震驚百里故侯國以方百里爲大其次[illegible]七十五十之等而其上必不容有踰於百里之封也自今言之方百里之國爲成者百方七十里之國爲成者四十有九加一倍則爲成者九十有八以視百成少其二耳是一大國當二次國也方五十里之國爲成者二十有五加一倍則爲成者五十以視四十有九成止多其一耳是一次國當二小國也封建之制所謂分土惟三者此也以此推之雖分田亦然一夫百畝圭田五十畝餘夫二十五畝正希金氏云由百畝而中分之則有五十畝由五十畝而中分之則有二十

五畝此亦惟三之制也蓋分田與分土同一律有如此

王制封國公侯方百里伯七十里子男五十里等與孟子合誠周制也若周禮諸公五百里侯四百伯三百子二百男百里之說明屬子虛烏有豈可與孟子並論哉乃說者不察偏欲強論之以爲孟子言百里正封之實地周禮五百里兼山川附庸言彼其人殆不知開方法耳使其知方五百里者爲方百里者二十有五無論太屬不可爲封就使可爲封亦豈有正封止得其一而山川附庸反得二十有四之理此一說之謬已不堪究詰矣不期更有一說也曰諸公封疆雖五百里受采食祿則百里推之侯伯以下皆然爲此說者非特不知開方法或亦未讀全周禮也如全讀焉則所云諸公封疆方五百里之下即有其食者半一語人雖至愚當亦知方五百里之地百里非其半也乃自負通經之士竟毅然以是爲言則何故也曰欲以附會周禮也人於周禮胡爲欲附會之也曰周禮爲周公作則不可使與孟子異也使與孟子異而不附會以合孟子則人將援孟子以駁周禮勢必至據周禮以駁孟子也而果也駁孟子者有之矣或謂孟子未盡見班爵分土之籍特以傳聞言之故不能無小誤或謂考之史傳周公封魯太公封齊皆不止百里孟子王制

之言與周禮不合諸侯惡害已而去籍則雖孟子不能詳也如此類者不一而足絕不思孟子生於戰國猶是周時人也系出魯族猶是周公裔也而又私淑尼山德爲亞聖其書至秦未五世澤尚未斬有其人護之以傳皆其確鑿可信者至其對慎子述齊魯始封原欲舉周制以折魯人其言若不確則反啓相稽者不在他人而在慎子矣乃慎子信而服之而後人反無以爲信則自周禮而外天下豈復有可信之書哉宜乎耳食者流引周禮爲論語典實遇所不合則屈論語以就之駸駸乎據周禮以駁論語也然則自有周禮而論孟有可駁之條安知其不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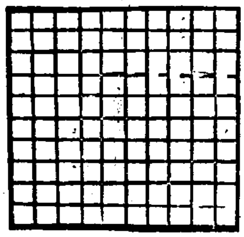
主周禮而論孟或將有不行之日耶孟子曰楊墨之道不熄孔子之道不著不謂楊墨熄而周禮興也楊墨之無君父其情隱必以充塞仁義之周禮之無君父其迹顯可以偶讀知之何者司徒分土爲天子而厚諸侯職方紀州屈帝都而首吳會非其齒然欲[illegible]尊乎媒氏仲春之月大會男女不待父母之命而奔者不禁非其顯然無父者乎然則韓子謂佛老之害甚於楊墨今卽曰周禮之害甚於楊墨亦不得謂言之過也且夫楊墨之害孟子得而闢之周禮之害孟子反爲所闢雖尊信孟子者常不爲周禮所惑然一二人之辯說未足以勝數十輩之推崇故數

十輩之推崇人皆以爲篤論而一二人之辯說人皆以爲妄言溯自河閒購得以來本邪說而號爲遺經與六經並行於世者二千餘年矣雖以莽歆安石之流毒生民而後人且多方解說以爲其人罪不爲其書罪蓋從古邪說之誣民惑世未有如周禮之久且尊者今且駸駸乎使人挾之以唐突論語又烏知其流極之伊於胡底耶而於是乃知向之疑王制不行由周禮過抑者今則信其誠然也孔子之書與天地無終極而人且不惜屈之以就周禮又何疑於孟子爲所排而王制爲所遏也要之王制所由遏卽孟子所由排何則孟子者王制所本以作者也

王制行卽孟子行王制遏卽孟子遏遏王制得不謂之排孟子耶於此乃竊歎孟子之聖何排之者之多也其身見用於滕文公井田興而仁政可行時則有爲神農之言者排之其書見取於漢文帝王制作而三代可復時則有爲周公之言者排之排之於生前孟子得以口誅舌擊而拔其根故並耕同價之言竟鼓一時而卽滅排之於身後則孟子無從發覆摘奸以伸其辯故贖貨橫征之痛流毒後世而無窮昔者公都子有疑於孟子之好辯一似好辯不爲功而豈知世無好辯者其禍已至於此也故夫韓子以孟子息邪說之功爲不在禹下君子韙之然予

猶以爲韓子但知孟子所息爲有功而尙未知孟子所未及息者爲害大也然則於此有據周禮以排論孟者使猶逡巡畏縮不力爲之辯亦烏取乎其能讀孔孟之書也乎

地方千里圖



王制方千里者爲方百里者百封方百里者三十七十里者六十五十里者百二十 每一目當一同百同謂之一圻

謹按國語千里爲甸王制千里爲御皆謂王畿惟孟子萬乘之

國非謂王畿不期註指爲畿且謂千乘出采地也今觀所云地方千里出車萬乘是謂千里之方爲同者百爲成者萬成出一乘是以萬乘盡據司馬法而言無可議者惟釋千乘之家以地方百里者當之則可議何者百里之方是爲一同爲井者萬爲成者百成出一乘止得百乘烏有千乘哉據司馬法以言千乘必如詩傳所云地方三百十六里有奇者而後可也不然必以千乘出自百里則惟有依包氏十井爲乘之說其數始符又無奈於萬乘之數不符何者千乘既出自地方百里則地方千里者出車十萬乘豈特萬乘而已哉據包氏說以言萬乘又必如

詩傳所云地方三百十六里有奇者而後可也乃爲註者於詩傳云爾於此不云爾豈自相剌謬哉殆以孟子經文原有卿地視侯公侯百里之語無所謂方三百十六里有奇正恐司馬法之文或不可與孟子並論也予謂不然司馬法所言未必皆古制孟子所言亦未必無時事試卽其告北宮錡與對梁惠王者並觀之可以得其概矣蓋其告北宮錡者明周制也而其對梁惠王者言時事也周室無弒奪其爲時事可知豈容牽合哉若然則諸家註疏之誤不獨誤於開方法而誤於舉天子爲言使言周之盛天子卿則卿之采地雖百里出車無千乘之繁將言

東周之天子卿則屬在戰國亦思周天子畿內與公卿於盛時何如也豈其猶有千乘萬乘哉則又豈必天子而後有萬乘公卿而後有千乘哉晉地數圻萬乘之國也魏與韓趙千乘之家也三家瓜分晉國所謂不奪不饜者也孟子之意蓋隱射三晉舊事而言所以警醒惠王之貪婪者親且切卽以補行春秋之斧鉞者嚴而明明以示此書託始此章繼獲麟而作較諸齊桓南征不復之問有加焉而從來註疏家豈未窺此意乎乃知或問於學而千乘章疑孟子未盡見班爵分土之籍特以傳聞言之不能無小誤者有由也以千乘之國爲周室所班之祿所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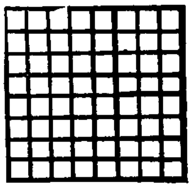
之土也使知其非周室所班所分之舊則夫子自言時事孟子自明周制兩不相爲謀者也何從而見其誤哉且夫千乘之國在春秋時爲小弱屈服於萬乘之國尤必趨承於千乘之家如魯衛宋鄭若土地較大於滕薛邾杞而大國所誅求者亦較多焉所以難於爲理也夫子以敬信節愛立訓子路以師旅饑饉爲慮有以也夫而或者乃以爲大國焉皆不按時勢以爲言者也何也大國者萬乘之國如晉秦吳楚齊燕越是也夫子時但稱大國不稱萬乘故不覺耳實則吳與齊萬乘燕與越亦幾萬乘而晉秦與楚則不止萬乘至於戰國稱萬乘者七豈天子一

所之謂乃後代仁主雖不耀武亦羣舉以萬乘名殆即飛龍爲尊號之類非古也

王者所居曰邦畿曰京師亦曰京都堯都平陽舜都蒲坂禹都安邑皆在冀州雖不明言其幅員然旣曰五百里甸服則其地方千里可知也至於商有五邦孔氏所云湯遷亳仲丁遷囂河亶甲居相祖乙居耿盤庚遷殷者是今考其地大都不離乎冀豫之間是王畿之建不必定以一州爲之而其爲方千里則固有其定制耳觀於商頌有邦畿千里之文其爲畿也旣與虞夏同其爲甸服也自當與虞夏不異而其爲侯綏要荒也亦從可知矣則請試論夫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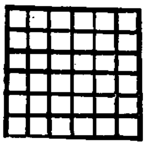
周西都圖

地方八百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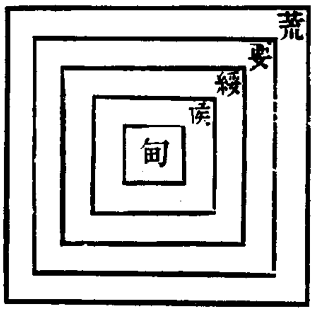
周東都圖

地方六百里



周有東西二都似與前代殊然準以開方法則西都方八百里爲方百里者六十四東都方六百里爲方百里者三十六合之適成方百里者百又何殊焉無已則請言其服請言其服之止於五

五服圖



五服之制詳見禹貢其次則惟國語祭公謀父所言邦內甸服邦外侯服侯衞賓服蠻夷要服戎狄荒服確鑿屬周制可與禹貢互參他若古文尚書周官六服之說尚不足據至周禮言服之九則直可比爲無稽矣蓋予嘗即周禮九服之名考證其由來知其五本洛誥侯甸男邦采衞之文其四蠻夷鎭藩不過强湊之以足語數試思藩鎭之名必有取於以藩王室鎭撫王室之義自宜在附近之邦何至遠出蠻夷之外此其情詞乖戾已可概見又何足取以與禹貢並論乎然則國語又奚足取也曰國語祭公謀父以周之卿士述周之先王其爲周制何疑觀其邦內甸服之言明明周制五服亦通畿內與禹服無異所異者變綏言賓一字之異耳外此無他異也是以禹服有甸有侯侯服之等有采有男邦周皆有之書屢言焉不獨洛誥爲然也酒

誥云越在外服侯甸男衛召誥云命庶殷侯甸男邦伯康王之誥云庶邦侯甸男衛嘗合而思之先言甸次言侯禹貢之序也其餘皆先言侯後言甸與禹貢之序反又禹貢言甸侯後卽言綏要荒三服周書不言三服惟於將言侯甸之先有言四方庶殷庶邦以引起者一似綏要荒三服已槩括於四方庶邦之內焉是其先言四方庶邦而後言侯甸猶之先言荒服要服綏服而後言侯服甸服耳然則禹貢之序由內及外之詞也洛誥之序由外及內之詞也惟由外而及內遂略外而詳內故業已言侯言甸尤必舉侯服內近甸之采與男邦而申言之凡以見有

男邦與采者皆密邇王室時常在廷之人也則其繼此言衛雖不能確知所指然察其文義要當是護衛王室護衛王躬之意故無論爲侯爲男爲采皆可言衛正不得謂爲侯爲男爲采之外別有所爲衛也卽或別有所爲衛其言侯衛必較侯更親暱男衛必較男更親暱采衛必較采更親暱何至隔絕在五服之遠哉由此言之則周禮之不識男邦采衛之義而謬與侯甸並列爲服與不識洛誥由外及內之文而謬視爲由內及外攷分畿外侯服侯外甸服甸外男服男外采服采外衛服之等皆其荒唐可笑之甚誠不必深論矣不謂後人追求九服之地以爲

其方萬里倍加於禹服也則謬甚矣是不可無說以辯之也閒嘗合禹貢周禮讀之而得其說焉竊以爲禹貢言服以家計服雖五而所拓之地已宏周禮言服以方計服雖九而所區之地甚隘今觀夏官職方氏曰乃辨九服之邦國方千里曰王畿其外方五百里曰侯服又其外方五百里曰甸服是言王畿內無服王畿外始有侯服侯服外更有甸服順是以下無二詞是言每服之地各方五百里侯甸之服較之藩鎮無減藩鎮之服較之侯甸無加也然竊不欲以一說爲據參考諸夏官卷首大司馬九畿之說亦復如是然猶不欲以一官爲據再證諸秋官大

行人曰邦畿方千里其外方五百里謂之侯服又其外方五百里謂之甸服順是以下亦無二詞蓋至是乃敢信每服之地止各方五百里者誠然也卽所云侯甸較藩鎮無減藩鎮較侯甸無加者亦誠然也然則其分服也名雖一服之地實止得其所云一公之地耳何者地官所云諸公之地方五百里是一方五百里也此云其外方五百里是一方五百里也則準以方國千里封公以方五百里則四公是方千里之地居然可爲四服矣方千里者一可爲四服方千里者二可爲八服卽云畿內無服其一服更取方千里四方之一亦不患無餘地也海內之地方

千里者九如周禮之說是天子之畿得方千里者一九服之地得方千里者二又得方千里四分之一郤畿外地不言而內地之所餘已有方千里者五六矣則所云九服所區之地甚濫豈虛談哉若夫禹貢言服以衺計者則不然非謂以衺計者必不可以方計也爲服主衺計而又以方計參之則其說長焉經言五百里甸服是本都城爲言四面皆廣五百里也四面皆廣五百里以方計之爲方千里所謂畿方千里者是也至於甸服之次爲五百里侯服是於甸服外四面再各加廣五百里以方計之爲方二千里方二千里者爲方千里者四以侯服較甸服所

加已三倍焉至於侯服之次爲五百里綏服是於侯服外四面再各加廣五百里以方計之爲方三千里王制所謂四海之內方三千里者是也方三千里者爲方千里者九較之侯甸二服之爲方千里者四所加又有其五焉由是而言五百里要服是於綏服外四面再各加廣五百里以方計之爲方四千里方四千里者爲方千里者十有六較之方千里者九所加又有其七焉由是而言五百里荒服是於要服外四面再各加廣五百里以方計之爲方五千里方五千里者爲方千里者二十有五較之方千里者十有六所加又有其九焉總之每於衺計廣五百里則於方計加千里故自甸服方千里加侯服則方二千加綏服則方三千加要服則方四千加荒服則方五千虞書所載禹言弼成五服至於五千者正此謂也此所以服雖五而所拓已宏也夫然請試變禹貢五百里侯服之文爲方二千里侯服五百里綏服之文爲方三千里綏服可乎曰不可侯服中有甸服在綏服中有甸侯二服在統舉則勢乖分晰則詞費所以不可也作周禮者不知衺計之不可以方計參混加一方字意以廣言反失之濫嗟夫差若毫釐謬以千里豈不信哉差謬如此而猶必目爲遺經也豈足信哉

九州圖

雍	冀	兖
梁	豫	青
荆	揚	徐

九州之地其大小長短廣狹不知當日若何而定今按圖籍較量之則不齊實甚大莫大於冀州雍次之揚梁又次之小莫小於兖州豫徐次之青與荆又次之形勢惟冀州潤而大雍荆稍長而梁則長而尾大揚則長而微曲惟豫有方意青兖徐雖不

正方尙不見爲長故禹貢紀州不言方以其地不可以方計也
惟不可以方計但以山川表其起訖大勢而服則以褭計分之
今欲進褭計而參以方計惟以圻計之可乎蓋絶長補短不過
一圻者殆豫兖徐三州荊且有二圻若青合嵎夷萊夷數之將
不止二圻至揚與梁較揚當勝焉大抵各有數圻倘置島不言
若并島爲言則禹貢言島惟冀與揚而揚之大者往往一島得
一圻且有不止一圻者故州莫大於冀而雍揚次之雍雖不言
島合織皮崑崙等處數之揚州殆亦不及也王制作於漢文帝
其時南粵未滅黔滇朝鮮未通不特西北限於長城卽東南亦

多阻聲教於是禹貢州界雖博士不能詳祇據孟子海內之地
方千里者九一語遂以爲州方千里四海之內方三千里孔氏
註云一州方千里九州方三千里三三如九爲方千里者九概
未指定州界不過約畧言之以明開方蓋其言封建井田皆以
方計其他卽有未洽於開方之法則最分明也不謂近有究心
地輿者著書行世其首卷有地方一條引戰國策之詞齊地方
二千里趙地方三千里楚地方五千里魏地方千里韓地方千
里燕地方二千里中山之地方五百里孟嘗之地方百里宋地
方五百里且云共一萬八千里其於開方之法未之究心蓋不

免謬於王制矣使不謬於王制而知方二千里者爲方千里者
四方三千里者爲方千里者九方五千里者爲方千里者二十
有五是必曰如蘇秦之說合六國計其地已得方千里者四十
有四倘有强秦之大二周魯衛鄒滕諸小國未數中國之地不
應如許大斯爲當耳胡不出此乃析及中山孟嘗之地若不知
其已統於趙與齊也者斯其情事扞格何以昭示藝林乎用是
竊卽戰國之地統計之韓魏居天下之中四隣皆大國但祈免
於割地而不能開疆秦楚齊趙燕各居邊陲則其開疆甚易卽
以楚言之自篳路藍縷以啓山林所拓已廣在西周時卽僭王

號其勢可知至春秋襄昭時已稱數圻及於戰國又得吳越之
地則當懷王未敗之時其地之大何如也所謂方五千里者雖
無之如曰方千里者五則必有之矣稱此以求燕與齊其方千
里者二乎趙其方千里者三乎不然蘇秦果盡虛誇則并虛誇
之矣何獨於韓魏止言方千里也然則孟子方千里者九齊集
有其一之說非乎曰孟子非言普天下也言海內也海非百谷
王之謂爾雅九夷八狄七戎六蠻之四海是四海猶言四塞
也其言齊有海內九分之一亦未嘗言齊地不及於海濱也夫
海濱廣斥禹貢誌之金氏履祥言今登州千里長沙是其地地

與齊接爲他國所不能爭以齊之強能於內地開千里豈不能於海濱開千里乎觀齊而燕可知也朔方之廣尤勝於海濱也觀燕而趙可知也武靈王且爲胡服則所得於沙漠之地者必遠過於齊之有海濱也由此言之合四海內外之地以計諸國燕齊爲方千里者二非方二千趙爲方千里者三楚爲方千里者五非方三千五千蘇秦精於太公陰符之謀而昧於先聖開方之法遂誤言之亦猶夫今人言方千里者九謂是九千里耳斯亦無足多怪者也顧以其書傳世二千餘年無人指其謬至以專家之考核猶舉之以備條件且亦行世百年經諸先正之

推重而不復釐正其失其故何哉蓋自宋儒不識開方其謬誤已不可勝數矣於後學乎何尤

九州之名始見於禹貢冀兗青徐揚荊豫梁雍是也今玩其文義似乎古有其名而禹述之則可知自黃帝畫野分州以來九州之制歷代相仍獨舜典有肇十二州之文而羣經無之未可信爲舜典舊文也然卽所肇三州其名亦不著今註疏所云幽并營乃取之周禮職方與爾雅釋地者蓋職方言九州無禹貢之徐梁而有幽并釋地之言九州無禹貢之青梁而有幽營也說者遂以爲周制有青并幽而無徐梁營殷制有徐幽營而無

青梁并則殊爲未洽蓋爾雅之不可爲商制猶周禮之不可爲周制也二書多言漢事皆漢時書也自漢儒誤以周禮爲周制於凡不合周禮者一切皆以爲商制故雖以文帝所作之王制史記封禪書業有明文猶且指爲商制遂使唐人修晉志直以伊摯仲虺之徒大明憲典所爲者嗟夫王制既可謂伊摯所爲則周禮何不可謂周公所作哉夫如是其諸商制周制之云是可無容深論矣然而有不容不論者誠以商制雖不可考如詩譜言文王化被梁雍荊豫徐揚之民是商之有徐梁可見至於周制之有徐梁則又無不可見者也春秋經傳載梁事甚悉其

姓嬴其爵伯其君好土功歷歷可指雖註疏失考不知其地混及於韓城之梁山然左傳始言梁近秦而幸焉終言秦遂取梁則明明與韓城之梁山爲晉所有者迥別可知梁伯之國不在華之陰在華之陽矣華陽旣有此國則是禹貢梁州之地周之封國有梁與禹貢冀州之地周之封國有冀雍州之地封國有雍荊州之地封國有荊相類確有明徵者也夫後人論周制不敢謂無冀雍與荊者經傳可徵亦不過有是冀雍荊之國而已他無可考也今梁州旣有梁國何得謂周制無梁哉稱此以言徐州則海岱及淮之地周之封國亦有徐子姑無論其他經史

言偃王駒王其強盛焉何如也卽在春秋一書自莊公末書伐徐起至昭公末書滅徐止其中言徐事較梁爲尤詳是可見周制有徐較梁爲尤著也至於書費誓一則曰徂茲淮夷徐戎再則曰我惟征徐戎詩常武一則曰省此徐土再則曰震驚徐方徐方來庭徐方不回是可見詩書言徐州較春秋爲尤著也夫以詩書之確鑿言周有徐如此而說者猶以爲周制無徐豈其人止讀周禮未讀詩書歟抑豈得謂詩書不可信而周禮可信歟顧以可信不可信論則周禮之不可信非一事矣卽如夏官之有職方氏與曲禮五官之長不類曲禮五官之長方伯也故

曰是職方而周禮以爲夏官之屬大夫其爲子虛烏有姑不具論第論所列九州山川已多可議其不用禹貢州名者宜其難以禹貢繩之若州名既仍禹舊其土必仍舊疆可知卽如周之齊國所以封太公望者也本在禹貢青州之域故謂之青齊其都在臨淄所謂臨淄七萬戶者是也終周之世齊地未及泗沂確鑿可見者乃職方言青州山川皆禹貢徐州山川而青州所本有之山川如濰淄岱畎之類毫不言及是直以徐州之地爲青州之地矣試問禹貢青州本境歸於何所此不可解者也且其言河東曰兗州其川河泲正與禹貢濟河爲兗州合其說是

也但其於幽州亦曰其川河泲則似難通蓋既以遼東之醫無閭爲山鎭則醫無閭之前後左右豈無川流之可紀今觀京東之灤水遼水以及大淩河鴨綠江之類豈不足以比於滎雒涇汭者皆不之及顧遠及於河且越河而及於濟地此更不可解者也未已也豫州之洛水洛一作雒禹貢以洛周書洛誥字皆從洛左傳遷九鼎於雒邑楚子伐陸渾之戎遂至於雒字則從雒二字蓋通用也乃職方於豫既云其川滎雒於雍又云其浸渭洛試思洛爲豫之川何以能逆流而上轉爲雍之浸也此其謬戾不已甚乎由是推之不特弦蒲谿養之類詩書所不載者

不免謬戾卽岱山爲東岳在青徐間而以爲兗州鎭華山爲西岳在雍梁間而以爲豫州鎭以及滎以澤而云川渭以川而云浸潁湛乃小川不在荆地而曰荆之浸其謬戾皆不可拘求矣若拘求之則凡所分澤藪川浸皆非澤自澤而川自川浸自浸也不過强湊之以足語數一若未至其地未按其籍而遙憶其然者之所爲註疏家不明此意求其說而不得遂改易字畫以就之如弦當爲汧蒲當爲浦之類已覺其附會甚則割裂土疆以就之如因望諸斷青入豫因谿養斷幽入徐之類則殊太荒唐蓋青與豫地隔兗徐何從越兗徐而入豫幽與徐地隔青兗

何從越青兖而入徐於不可越而以爲可越又何怪其於不可解而以爲可解於不可信而以爲可信哉嗟夫自有此輩之謬說後人雖欲不奉周禮爲遺經不得也要之周禮爾雅所由出雖皆託之於周公在後人或重周禮而輕爾雅然就其言九州而論則爾雅較周禮爲近古其言齊曰營州與檀弓太公封於營邱合燕曰幽州與堯典宅朔方曰幽都合可知非私立之名字也今按堯典幽都屬朔方而舜典幽洲仍屬北裔是幽都與幽洲雖不必爲一地而幽與幽同號當亦不至於殊方以觀蔡氏因舜典幽洲之洲從水遂以爲水中可居爲解似有洲屬水而都屬陸之意而要其别洲於都亦未嘗以都屬北而洲屬東也則旣云幽洲與幽都不殊方斯幽洲之屬正北其義亦可見蓋和叔之有是宅也原爲平在朔易豈有不居正北而居東北之理舜而不肇州則已舜而肇是州也亦自不以紛更爲制又豈有改現在之幽州爲并而顧别求一幽州哉由此言之則職方所云東北曰幽州正北曰并州者皆謬說也非謬說也漢制然也吾於是知并州之名亦必非古所有使其爲古所有則必見經傳矣何以必待漢武帝置十三州始有并州哉待漢武帝始有并州則是尊信周禮奉而行之者始自武帝時不始自王

莽也嗟夫以文帝特命博士所作之王制猶不得行以獻王偏從文子所得之周禮偏得行之漢人之貴耳賤目如此其何以仰副文帝作王制之意哉不已可見王制之爲周禮所遏抑哉乃後人修史於并州曰舜制十二州則其一也又曰漢武帝制十三州并州依舊名不改此殆以耳食者云

嘗讀舜典有十二字之疑焉欲爲之說而不敢也及考書經源流各條件乃知尚書本無舜典及古文尚書出以爲有舜典而亡之晉枚頤遂取王肅注堯典從愼徽五典以下分爲舜典篇以續之至齊姚方興采馬王之注造孔傳舜典篇上之加二十八字於篇首先儒謂元德二字六經無之爲老莊之言蓋疑後人竄入也以吾通考之竊見泰誓篇張霸有僞作則舜典之有竄入字句亦事之所或有者夫然後乃敢明著所疑以質高明焉所疑維何則肇十有二州封十有二山濬川者是夫濬川云者卽禹貢篇九川滌源益稷篇濬畎澮距川之謂以治水言也治水本在堯時堯試鯀而績弗成及舜登庸乃使禹治茲時君臣一德上下和衷至於元圭告成則禹之功卽舜之功舜之功卽堯之功其事已詳禹貢此處可無容載況治水功多地平天成府事修和皆在其內單舉濬川一節翻覺無謂古人必不爲

此贅語若謂敘濬川於肇州封山之下自是禹治水後舜在位
時則禹時舜爲君禹爲輔且以此爲略加疏導則直一有司事
耳何不及於柏何煩於君至水大宜有煩於君則可決其無此
事何者禹功爲萬世永賴何至當其世使舜失所賴竟自濬川
也此濬川二字所以不能無疑也不特此也古者於山曰望曰
旅皆言祭也未聞有所封經傳言封如武王封黃帝後於薊封
帝堯後於祝封帝舜後於陳之類不可枚舉外此又有封比干
墓一事皆所謂封也未聞及於山於山言封當卽史記封禪書
封泰山之說白虎通所謂石泥金繩封以印璽者是也此秦漢

以下之說虞舜時何以有之虞舜而有之也此予之所以不得
不疑者也又不特此也夫封山由肇州而起謂每川封一山以
爲鎮竊謂封山可疑肇州尤可疑以經傳考之自堯以上止有
九州無十二州自禹以下亦止此九州無十二州舜在位五十
載耳胡爲必肇十有二州哉今觀竹書紀年載堯八十七年初
建十有二州舜三十二年春正月夏后受命于神宗遂復九州
此殆本舜典語附會之尤屬後人之贗作豈足爲信哉閒嘗論
之聖人之舉事也爲萬世計不爲一 也計聖人之立制也利不
什不變害不什不變九州之制而有害也舜既欲除之上焉堯
必得聞之下焉禹必得見之十二州之制而有利也舜既欲興
之始焉必爲堯言之繼焉必共禹商之必不以私意遽行於其
間也然則當堯之時禹治洪水業有事於則壤成賦錫土分服
諸務正宜改制之時也此時不改又將何待此時不改不亦可
以已乎可以已而不已是舜之過舉也禹當止之於未肇之先
不當改之於既肇之後如無過舉焉禹當與萬世共遵之奈何
甫受命遂背之乎當日舜命禹曰予違汝弼汝無面從退有後
言其君臣交儆何如也設禹不諫止舜之過舉至受命背之其
爲面從後言孰大焉審若是則禹爲不忠於舜矣舜有過舉與

禹有不忠皆不可信之事也此予所以不得不疑也且就傳註
求之卽其言肇州之故亦無謂甚矣曰舜以冀青地廣分冀東
恒山之地爲并州其東北醫無閭之地爲幽州又分青之東北
遼東等處爲營州此其言之鑿鑿一似可信而不知其大謬不
然也今按禹貢經文竊以爲九州之地有居中者有邊陲者居
中者爲他州所逼地有限制故率以千里爲方邊陲者內地有
限外地無垠故其地皆有數圻之廣惟青州爲海所逼較冀雍
梁揚爲獨隘耳今以青州之隘而爲二則以冀州之廣固宜其
分爲三也雖然執是說也何以處夫廣於青不臨於冀而不得

分者若雍若梁若揚之爲州可以亙古不分安在營青二州必
分也且夫冀甸服也嘗考舜都蒲坂去太原不遠則太原當屬
納粟納米之區否亦必屬侯服采男邦之地分曰分恒山之地
爲并州竊料并州西境必及太原安知其不及於采男邦之地
與納粟米之區也夫以舜爲君禹爲相所謂舜敷治于四海者
胡不能治其侯甸之近至以納粟米之區與采男邦之地割而
付之外人也此其不可信明矣并州不可信幽州又豈可信乎
然無確證姑不具論第論營州營州之名後人得之爾雅所謂
齊曰營州是也以禮弓太公封於營邱證之覺其說可信而要

之齊都臨淄可知臨淄之地即營邱之地禹貢紀青州曰濰淄
其道可知臨淄之地又即青州之地然則營州與青州殆一地
而二名耳何與於遼東哉吾聞太公封營邱未聞封遼東也又
聞遼東爲燕地未聞爲齊地也據禹貢冀州島夷皮服夾右碣
石入于河明明遼東爲冀州地無與於青州若然則是幽并營
皆分自冀州者也誠不解冀州宜分爲四他州何不一分也且
虞時無長城冀州北境極諸海島其廣數千里若南境燕晉遼
東僅千餘里耳更不解冀南地隘宜分爲四冀北地廣何不一
分也此惟漢武與匈奴爲難固宜外視冀北爲敵境於冀南多

立州治以爲邊防虞時北方無警奚容有此所以不能不疑也
抑又思之舜典篇首加二十八字亦曰以合堯典例耳若此十
二字前後無其例何容加不知尚書雖殘缺晚出漢廷行事往
往借以爲名若伊訓洛誥金縢皆在所借況舜典乎嘗考漢立
十三州始自武帝當時龍門作史記止言十二州或者未滅南
粵時止議立十二州也十二之數爲漢人所用猶九數爲古人
所用惟古人之用九也故田區以九州畫以九無不期於九惟
漢人之用十二也故以十二次王十二州無不期於十二夫既
期於十二則肇州封山惟所欲爲奚爲竄此於舜典意者武帝

欲效唐虞之治或不肯變易禹貢九州之制在廷預事之臣欲
遂其謀因竄入肇十有二州之文以希帝旨而不期後人遂仍
之不敢去耳今觀史記五帝紀備載二典全文但有肇十有二
州決川七字而無封十有二山五字設使當時已有此五字則
封禪一書凡有與於山者皆牽合以爲典實豈有明以封山爲
文且出自舜典反削之而不錄者哉則封十有二山五字又爲
後人所加可知也然則外此亦有加乎曰有卽下文象以典刑
一節亦後人所加也何以知之觀其以欽恤致丁寧似夫命刑
官之語而要其於五刑外加以鞭朴贖赦賊五條顯與後文命

皐陶之詞不類其非舜言可知如以此為舜言則維時九官皆
重臣也胡獨刑官有二命乎豈所云邦有常刑者在舜獨可以
無常也乎我觀蔡氏呂刑註謂舜典所謂贖者官府學校之刑
若五刑固未嘗贖也彼其意第以贖刑可疑從而為之辭耳不
知語及傷化弊尤甚也夫風化所以維持不敗者恃有官府與
學校耳誠以官府學校起化之地也今以難行於閭閻者謂可
行於官府學校是將起化之地先敗壞之安問其流極何如耶
且長官罪書吏而鞭之先生罪弟子而朴之原以小懲致曲成
之意猶父母怒子而杖之耳顧令其以金贖之微特長官與先

生羞而不能受即弟子與書吏亦必羞而不能與矣而朝廷乃
著為國典使公行之豈理也哉是不若直以呂刑所載皆本於
舜典者其說猶在人情中耳而要之贖刑之說固有源委也今
謹按呂刑言罰不言贖是周穆時尚未言贖虞舜時又何自言
贖也然則贖起於何時乎竊嘗考之蓋肇始於管敬仲說齊桓
盛行於桑宏羊相漢武史載武帝元朔五年詔民得贖罪元封
元年允宏羊請令罪人贖罪五年乃制交趾朔方及冀幽并兗
徐青揚荊豫益京等州凡十三部是立十三州與詔令贖罪皆
一時事今既因時考事疑肇州封山數語為後人竄入所以循

其節序併疑象以典刑一節為後人增加也夫如是將下文咨
十有二牧與咨爾二十有二人之文豈亦後人所加乎曰有州
必有牧加州而不加牧無是事也特二十有二人之文則非後
人所加耳惟此非後人所加乃可據以論後人所加耳何者舊
說以四岳為一人以今考之非一人也乃四人也以四岳之四
人合之九官之九人得十三人於二十二人之數所少者九人
耳以十二牧入之其數不符吾故疑舜時無所為十有二州止
有九州也吾故疑舜時無所為十有二牧止有九牧也蓋惟以
九牧合之九官與四岳乃適得二十有二人之數耳嗟夫若當

日無此二十有二人之語吾烏從疑之哉乃知後人於古人有
所矯誣雖極彌縫必有不及彌縫之處滋人指摘者此類是也
請試舉四岳乃四人之證以見其誠然曰證在書文史記國語
曷言乎證在國語也周語穀洛鬬王欲壅之太子晉諫述夏禹
及四岳事且曰此一王四伯豈緊多寵是明言四岳為四人也
此一證也曷言乎證在史記也五帝本紀云舜年二十以孝聞
三十而帝堯問可用者四岳咸薦虞舜使四岳止一人何咸之
云是四岳為四人此又一證也曷言乎證在書文也我觀經言
咨四岳者二典中各兩見堯典之咨四岳或對以僉曰或對以

岳曰至舜與之咨四岳則統對以僉曰夫僉者衆共之詞使四
岳止一人何僉之云是四岳爲四人此又一證也而說者未嘗
合國語史記而通考之泥於四岳爲一人遂於僉曰之文以所
領諸侯在朝者同聲而對爲解此無論諸侯不必在朝就使在
朝而天子明呼四岳豈敢越次爲言且無論諸侯不與四岳同
列就使同列而四岳前席陳詞亦豈宜隨聲附和是諸侯同對
之說必無之事也要之四岳之爲官既取方岳以爲名卽宜就
方岳以爲職月宜依方岳以爲居蓋古聖人定制於四方各立
一岳以爲朝會諸侯之地因各立一官以主之當朝會之期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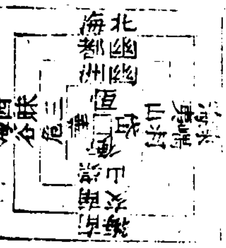
率諸侯朝於京師當巡狩之歲使率諸侯朝於方岳其平日統
馭諸侯使咸受節制所不待言矣然則商周有方伯唐虞無之
豈非唐虞之四岳卽商周之方伯歟予觀日覲四岳羣牧之文
知四岳與州牧相類而古文尙書列於百揆之次以爲內官乃
後世之說非當日情事也嘗試思之賢不生於朝而生於野故
曰野無遺賢惟賢多野處故堯舜求賢不問之百揆而四岳是
咨非以四岳親近在朝時時用事也以四岳自外來覲其平日
循行四方得以隨時訪察延攬英豪必得其人以爲朝廷用耳
夫是以堯欲側陋之揚必咨四岳舜欲闢四門明四目達四聰

亦必詢四岳也說者不察於此必以百揆類四岳指爲一人今
無以窮之卽窮之以方岳方岳者四岳所由命官者也方岳非
一山安見四岳爲一人者更窮之以羣牧羣牧者四岳所同入
覲者也羣牧非一人安見四岳爲一人者且更窮之以四門四
目四聰三者皆因四岳所推而擴之者也四門非一處之門四
目非一人之目四聰非一人之聰安見四岳之止爲一人者凡
此皆本書文之可據以伸吾辯者而已鑿鑿可見如此況夫四
岳爲四人古註實屢見孔安國書傳云四岳卽上義和四子似
與國語四伯之說合但國語以四岳爲共工從孫實之以申呂

齊許則謂卽上義和似猶未確不若杜氏左傳註四岳堯時方
伯其言確鑿可據惜其未爲舜典註既以四岳爲四人不知其
合諸九官十二牧也其將何以爲二十二人解耶今考漢儒之
爲二十二人解者孔註之外又有馬融馬氏後於孔氏二百餘
年則此十二州十二牧之文竄入已久宜其並視爲舜典舊文
無復疑慮故雖其說仍以四岳爲四人縱於二十二人之數不
符乃强於九官中去稷契皐陶三人謂其居官久而無所復敕
止以禹與垂以下皆初命之六人合上四岳十二牧以當之而
不知其說之謬不特於經旨不合卽證之史記本紀亦殊難合

也本紀述舜與命官全文後再敘二十二人成功首舉皐陶而次稷契烏有如馬氏所云者而後人乃取以註本紀何哉且本紀敘稷契之次有曰十二牧行而九州莫敢辟違又曰披九山通九澤決九河定九州各以其職來貢嘗讀而疑之他人號稱舜肇十二州而史遷作舜紀敘舜事初獨不言十二州不言十二州而何以猶言十二牧意者九州之語乃史公舊文十二牧之文為後人所改若然則非特此節十二牧之文乃後人所改即堯紀肇十有二州決川七字合下節三十七字亦後人所加蓋後人既以此竄入尚書豈不能以此竄入史記第所改有不盡焉者故今得而發其覆耳顧以予之蠡測偶然有此孤疑豈不自嫌誕妄聊以證據有在而解說無從斯不得不述之以求質焉至若四岳之官以四名既定於四而不容減則四岳之山以四紀自宜定於四而不容增爰思夫定於四而不容增減者尤有四裔四表四海在請合為一圖於左而詳說之

四方岳裔表海合圖



東南西北四方天與地皆所不異其無疑義不待言矣不謂地之偏隅竟有並以方名者詩所謂王命南仲往城于方是也觀其下文復云城彼朔方則方即朔方明甚明是朔方茲可不必言朔豈以朔方之名最古他處不能爭此方字歟顧何以經典所載又有夷方徐方鬼方也自今考之[illegible]皆禹貢州名宜其可如朔方之古克稱一方惟鬼方後代衰弱種類僅存雖見於易與詩禮求之註疏莫詳其處或以為北方或以為荊楚者皆非也荊楚會號蠻方不聞又稱鬼方荊楚之蠻在苗子不聞更有鬼子我觀史載北裔有鬼國又有流鬼國似指鬼方屬北為有據然而鬼方不靖以高宗之神武克且三年其頑弗即工較之苗子有甚焉苗子既竄三危鬼子豈不流北裔乎國曰流鬼其為流鬼子於此國可知也國曰鬼國其因流鬼子於此而成國焉不待言也準諸禹貢荒服所謂二百里流者當如此至若史載流鬼地近夜叉正與左傳所謂投諸四裔以禦魑魅者合又載鬼國夜遊晝隱口在頂上則真[illegible]魅矣其能禦魑魅寧顧問哉不特此也即西域亦有之　國朝椿園氏見聞錄云温都斯坦之人面黑目青睛似琉璃據云彼乃其地之白皙者且云其國之西南若千里有白人白如雪黑人黑如漆國在

大海中得毋即東粵之黑鬼白鬼者歟予讀而錄之深幸其言與予昔所聞合也昔予姊丈吳虎文隨任黔粵歸述鬼子事甚悉所稱入海拾物水裏艙船與織錦成片諸事弗論第論所述有黑鬼子娶外婦生子白以爲非種手刃之及見骨純黑乃大悔而自戕蓋鬼子有黑白一類而二種實出一地易之鬼方當在此何以知之即以易象知之易辭之言鬼者一言鬼方者二皆不外離卦既濟言於三離在內也睽言於上未濟言於四離在外也古稱黔爲羅施鬼國今粵現有黑白鬼子其地屬正離方顧黔不直稱鬼國而冠以羅施豈鬼子窟宅本在粵而黔乃

其羅施者歟要之地以方著必不止粵想高宗未克之時正恐勢雄與廣延蔓諸邦所以高宗伐鬼方又伐荊楚蓋鬼子動苗子必乘勢而起鬼子在苗子之南王師北來非克苗則無由及鬼三年之憊良由勢艱豈力弱哉乃自易言車載再言震伐後此永無鬼方之患當是文王化行南國庸蜀羌髳微盧彭濮諸國悉爲所用翦盡鬼方羽翼使之孤立無援爰克以兵力盡俘之旋加以放徙竄流不令復聚乃得南方萬世綏靖宜夫事過境遷而大雅蕩篇猶追述文王之咨鬼方也

四岳之制古不傳所自竊以爲四方各有岳其中必有京師考其於正中建都者爲何代斯得之矣然則據左傳陳爲太皞虛衛爲顓頊虛以推之吾知非自太皞即顓頊矣何者陳與衛居四岳中而就南北二岳取其中蓋陳爲尤中也則意者其眞始自太皞伏羲氏歟夫伏羲遠矣所可見者惟作八卦今觀震配岱離配衡兌配華坎配恆殆即察地理之一端歟然不具論第論舜典至岳即言柴柴後即言望而不別言祀岳豈以祀岳即在望秩中其望而曰秩望中固有秩在非苟焉而已也乃知方岳祀天不過因名山升中於天之義初未嘗以名山爲天神所在謂名山之神即天帝之神祀天即祀岳祀岳即祀天也自虞

以下至於成周時邁及般爲巡狩祭告而作即爲柴望於方岳作也三復其文可想見其制大抵周制與虞夏無異方岳之祀非望即旅絕不與郊焉廟焉者相蒙昭昭然也無何而漢有五嶽視三公之說廟祀以起然其時別有五畤以祀五帝嶽神無與於天神也無何而漢崇以廟庭者後人更加以帝制謂東嶽之神爲東方青帝南嶽之神爲南方赤帝西嶽之神爲西方白帝北嶽之神爲北方黑帝中嶽之神爲中央黃帝以五方之帝分主五嶽之祀而五嶽之神居然屬之紫微垣五帝內座之五天帝矣由來已久遂相視爲固然莫知其所自起一若方岳之

祀振古如茲也而予乃竊有說焉古人饗帝一天而已未聞於昊天上帝之外更有五也其祀方嶽亦止東西南北四岳而已未聞益以嵩高而爲五也蓋方以四成方嶽即四岳五不成方古安得有五方嶽曰方嶽古安得有五嶽然則詩何以言崧高維嶽曰嵩高即太室其稱嶽殆與冀州之霍山爲太岳雍州之岍山稱嶽山相類雖名爲嶽實不與泰衡恆華並稱蓋古者天子巡狩無至於嵩高之文故嵩不列於方嶽之數此不獨唐虞之命官可證即周人之稱謂亦可憑也左傳司馬侯曰四嶽三塗陽城太室荊山中南九州之險也是明徵也使古有五嶽則

言五嶽可矣司馬侯胡爲先言四嶽別言太室而左氏記此又胡爲不憚其辭之煩哉由是言之不特霍山爲南嶽始於漢武即以中央爲一方而曰五方以嵩高爲中嶽而曰五嶽皆漢制也由封禪起也由是而言五帝知五帝亦漢制何以徵之曰封禪書云漢興二年東擊項籍還入關問故秦時上帝祠何帝也對曰四帝有白青黃赤帝之祠高祖曰吾聞天有五帝而有四何也莫知其說於是高祖曰吾知之矣乃待我而具五也乃立黑帝祠後四歲長安置祠祝官女巫其梁巫祠天地晉巫祠五帝故知祀天外更祀五帝者漢制也既爲漢制宜乎高祖以後

之人乃得言之而周禮顧數數言祀五帝祀五嶽者何也曰此則存而不論可也曰今既鑿鑿論漢制獨不論周禮之言漢制焉乎可曰無已則必謂周禮爲漢人所作而後可也則必歷舉周禮之言漢制者一一互證焉而後可也豈容輕議以取罪哉雖然無可議而議焉信有罪矣有可議而議焉又奚罪也況古人議之者多矣凡明經之君子未嘗以議者爲非而斥之或且以爲有理而衆著之凡以周禮不能有醇而無疵惟衆說並存使學者知其美復知其惡庶幾取舍有權不至流於盡信如王安石等輩也若然則既不禁人之擬議又何必囁嚅於口多求

互證也即如男巫女巫之官漢祠官也祭天圜丘祭地方澤以及司中司命風師雨師之祠漢祀典也至於致某物及某示云云即祀竈致物仙人可致之意而天神降地示出可得而禮即所謂張羽旗設供具以禮神君之儀皆秦漢間方士所造之節目也而周禮有之可知周禮之爲漢人作信不誣矣顧漢人而既作此也皇皇巨製至使宋儒欽服稱其廣大精微非聖人不能作不誠可以潤色太平哉當時挾書之禁已除而獻王尤以儒術爲心搜羅典籍作者正宜親詣河間呈之獻王達諸天子以自表暴何乃私匿壁間假手女子也此不可解者也事不可

解而欲以不可解解之則意者壁間陰竊女子陰物其有陰謀乎且周禮未出之先文帝命博士諸生剌六經以作王制大經大法上追三代而無慚其文平易中正無可疵議彼何人斯何用於王制既作之後更作周禮也自今讀之王制一書本諸古制參以時事固無造作與私立也而周禮一書言古制與時事者十屬造作與私立者亦半其爲子虛烏有不可勝數也在作王制者不知有周禮故無排抑周禮之語在作周禮者有忌於王制故多牴牾王制之文即以封建論王制云公侯田方百里伯七十里子男五十里本孟子以爲言周制也而周禮大司徒

矯之曰諸公封疆方五百里侯方四百里伯方三百里子方二百里男方百里王制又云州方千里州建百里之國三十七十里之國六十五十里之國百有二十亦推擴其前說以爲言期不悖於周制者也而周禮職方氏復伸其前說以矯之曰方國千里四公六侯七伯二十五子百男然則王制之言封建何所不宜於古而周禮必矯之也且周禮亦何惡於王制之言封建而必欲一再矯之也豈其以漢之版圖式廓宜廣其封疆乎果爾則廣封之制宜自天子之畿始矣乃所云畿方千里仍遵王制曾無一二倍之加而獨於諸侯地有視王制加至十有六倍二十有五倍且將三十倍者何其厚於諸侯而薄於天子也天子得其薄而諸侯得其厚試問天子其何以控制諸侯使用命乎且職方之謬莫謬於既云畿方千里又云千里四公如所云是畿內既封三公所餘者僅一公之地耳將謂天子其何以封卿士大夫又何以爲御而自贍且爲朝宿邑也由此言之是不特無以爲厚并亦無以爲薄矣誰敢爲此言也者而頑知有諸侯不知有天子如此也此豈非大逆不道者之情見乎辭也耶當文景之世而以此意求之四方可不問而知其爲吳王濞矣可知其書爲濞之屬所作矣濞之國在吳吳之與惟楚故周禮

職方敘九州首揚而次荆是吳楚反之明驗也藉非然者則爾時帝都在雍準諸禹貢先冀之例敘州宜首雍乃不首雍而首揚儼欲舉雍州帝都轉而屬之揚州此其帝制自爲思肆其罔極誠爲叵測向使其謀有濟得如明之成祖必將遷都於吳以行周官之法而其毒更何待王莽而始發哉嗟夫以吳濞之陰謀隱躍至百餘年後得王莽始爲知已而推行之氣類之相感固如是其神應乎抑亦周禮爲漢之書妖其豔麗足以眩惑人之耳目使人莫察所由來則不至於流毒下民不止也此以見濞之爲胎禍之罪爲甚大濞雖誅戮猶未足以蔽辜也而要非

濞之初心也亦非其屬之初心也濞自得封以後招致四方游士如枚乘鄒陽嚴忌之徒皆以文辯著名自是分當聘賢非欲有所著作也迨至以太子事怨望稱疾不朝陰有邪謀而枚乘鄒陽皆奏書極諫非欲生其亂階也總之濞所最不能堪者惟削地耳所以徘徊未反者惟恐削地耳乃自王制出以百里爲大國明以見諸王皆擁過制之封削地之令雖未下削地之謀已有定則吳濞之反情必愈熾而枚乘鄒陽嚴忌之爲計或難施適値燼餘上以收拾殘經爲務遂本其文辯擅詞賦之長密作此書託爲古典以遏抑王制使不得行耳併非遽欲造作新

法以貽後人也而自今觀之覺已與蘇氏辨奸論所云收召好名之士不得志之人相與造作言語私立名字者隱隱其相似特安石顯以爲顏孟復出而吳濞陰以爲周公復出微有不同耳而於此乃竊歎奸人之誣周公者何其多也彼漢之負扆賊明之靖難兵託周公輔成王以自文而顯然得罪名者無論已卽此吳濞之作周禮隱其情而不欲顯殆與管蔡流言之意同皆陰謀類也乃流言所自起居東二年而卽得周禮所自作傳誦千古而難知豈其中眞有不可知者耶以其屢言漢事可以知其世以其首善揚州可以知其人以其後王制出而矯王制

之言封建可以知其欲遏抑王制至於設官無不備指事無不詳曲意精思無不旁皇周浹絕不見有遏抑王制之迹其彌縫抑何巧也而至於援古今不傳之秘事以博其[illegible]又多書別字以炫其奇揭經典不載之閒情以暢其支而又多爲闕文以藏其拙其粉飾又何工也而於是乎炳炳烺烺之文得儼然繪一通達治體多材多藝之聖人於其閒而居[illegible]之名乃不啻呼之而欲出也此其誣周公者甚於辟賢者於此亦不得不信而尊之也嗟夫賢者之有不知辨奸論亦既言之矣何足怪獨怪蘇氏自許見微而知著乃既以談經爲務作易論詩論樂論春

秋論宜亦可以作周禮論也使其能論周禮著明其爲吳濞之屬作則以神宗之銳志希古必將厭薄周禮以爲不足法庶幾安石之新法不行可免生民於塗炭斯亦莫大之功也而胡爲其不然也夫以見微知著者於此尚不能發其覆其他又何望乎宜夫讀是書者遇可疑則謂後人竄入論所補則謂貽誚續貂也究之以周禮之屢作爲貂貂反類狗而以考工之眞情爲狗狗則不失爲貂也吾故忘其固陋表而出之以奉經史會通之君子取正焉其孰貂孰狗必有能辨之者抑嘗考之文帝十六年作王制景帝三年吳濞與六國反其閒相去九年未聞有

周禮獻王爲景帝中子得封河閒在景帝二年爾時年未及冠其好儒術未必著名以此推之女子上周禮必在吳濞既滅之後然則誰爲爲之曰枚乘何以知之枚乘與鄒陽嚴忌俱仕吳陽忌不傳其書乘則以郎中著且鄒陽諫不行去吳不復反而枚乘既去之後當景帝殺鼂錯以謝諸侯復說吳濞罷兵歸國其眷眷於吳可知本傳載濞不用乘策卒見禽滅七國既平乘由是知名景帝召拜宏農都尉乘久爲大國上賓與英俊並游得其所好不樂郡吏以病去官復游梁梁客皆善屬詞賦乘尤高今按梁都睢陽與河閒相近周禮出自河閒非枚乘之爲

而誰爲之乎夫如是非特出自河閒爲枚乘之爲卽作自吳濞亦枚乘之爲也乘之詞賦既高而尤與濞善宜其爲濞謀者獨周惟恐王制得行削諸侯地激濞使反而爲此贋作以揚州爲首善事事推重乎王卽事事推崇乎濞是其以濞之心爲心不幾隱寓擁戴之意耶卒之書未卽成而削地之議已成吳濞之反不可挽回亦可以已矣乃遲之又久客遊於梁而猶必出之以傳於世此以見乘不樂爲郡吏正樂爲大國上賓且樂附會大國謀不軌也夫謀不軌者吳濞而後莫如梁武凡周禮之有稗於吳者卽無不可有稗於梁乘始焉以附會吳濞而作之繼焉何不可以附會梁武而傳之迨其後書傳而作者不傳乘亦無謂甚矣然使宋儒加以聖人之美稱則所獲多也乘眞狡獪哉要之乘特託醜而博耳餘宋儒不務學文而以博覽爲玩物喪志故見乘之宏富不免眩惑其眞事迹之敗露難逃指摘者固甚明也其敘州無徐梁以梁與楚之仇徐梁王之國與吳楚反兵急圍梁可見此由合經史讀而悟焉始爲之說以俟考

左傳言舜流四凶族投諸四裔知幽洲崇山三危羽山爲四裔地今考禹貢兩言三危一見雍州一見導黑水可知三危之地在雍州南塞黑水之濱就黑水以求三危必無悞也今以爲在

雲南雲龍州西者未必是當亦不遠也禹貢徐州有蒙羽蔡傳以爲卽羽山閻百詩謂其地太近不如孔傳言在海中爲確今登州府蓬萊縣有羽山寰宇記言卽舜殛鯀處其地三面距海故謂之海中殛鯀於此正與荒服所謂二百里流者合是羽山所在又無悞也至於幽洲孟子作幽州而蔡氏於洲字特以水中可居爲解絕不及肇州事併不及周禮之幽州其意似不可曉及深考之乃知其識之卓也蓋北裔之地不宜在醫無閭之近而地曰北裔更不宜介於東方且州之爲制方千里而遙彼崇山三危羽山止爲一山爲言何獨流共工之處乃及一州之

廣若此者宜其分別觀之不泯及也曰然則幽都與幽洲方同名亦同又何不及之曰幽都為命官所宅雖曰北裔其地必佳幽洲為罪人所居既曰以禦螭魅其地必惡安得以一地相概由斯以論則蔡氏之因洲字從水而以水中可居為解無論與羽山之在海中三危之濱黑水相類卽其有當於事情其說亦可信也曰其如北方之地水中無可居之洲何曰今人自於近地求之耳若華東裔西裔之遠在數千里以外者求之安知其無可居之洲也曰論四裔必極之數千里乎則是賈逵註左傳謂四裔之地去王城四千里者可憑也彼澧州慈利去堯都平

陽正四千里先儒以為崇山在慈利而今疑之何也曰賈逵之說謂四千里外始謂之四裔耳非謂四裔止於四千里也奈何執以論慈利乎而獨不考夫有庳乎夫有庳為舜封象之地在今永州零陵縣就其距帝都言之零陵較慈利遠千里零陵不謂之裔而慈利謂之裔哉夫裔者遠也所謂螭魅與鄰居罪人者也衡山為南岳乃朝會諸侯之所而零陵居衡之陽於朝會之所最為密邇其非螭魅與鄰亦明矣零陵非螭魅與鄰而慈利顧螭魅與鄰哉況孟子言舜封象因親愛而加以富貴自當以善地相處封之衡山之陽密邇朝會之所可謂善地矣舜巡

狩屢至南岳何不可使象時時而見源源而來豈其如世儒之說以慈利為驩兜放處謂封象於南裔之外乎謂舜之巡狩至南岳為巡守於南裔之外乎果如所云將舜之巡守於此而卒且葬焉是堂堂華夏之聖君卒葬於南方之裔土與流辟於裔土者無以異人且以不得歸骨於華夏為舜惜矣而豈有是理乎竊以為此地可為朝會之地卽可為卒葬之地可為朝會卒葬之地卽可為封象之地而安得以為蠻夷少之乎夫以為蠻夷而少之者春秋時詛盟之詞也當時惟楚最強敗王章僭王號憑陵江漢侵擾中原全無倸度可言直自縱於法守外故時

人惡之謂之蠻夷正如杞子自卽於東夷則時人亦夷之非必其地之果夷也至於三苗之國謂之蠻夷固當然止屬今之苗洞方數百里之地此又如伊川之有陸渾之戎不可以概乎其餘也然在當日舜之加罪與共驩伯鯀同流亦未嘗以異類相視卽禹之言苗處其頑弗卽工是望其卽工又何嘗不以冠裳禮樂相期蓋至三危已遷猶必使之丕敘其不以蠻夷見少可知也三苗尚不以為蠻夷而況三苗之外乎乃說者據吳起之言謂三苗之國左洞庭而右彭蠡其地甚廣一若衡山左右千餘里皆屬苗疆其地平易康莊安所為貧固不服且虞夏之世

亦定無此千里而遙之大封若有此大封塗山之會安得萬國
得萬國而無一以封象迺求諸四千里外得之衡陽意者自堯
協和萬邦以後諸侯皆不至以罪致夷因無隙地可封惟三苗
之國有竄於三危者其地就閒宜建侯撫之遂取以封象耳吾
聞馬之奔騰者致千里士之負俗累者立功名故曰泛駕之馬
跅弛之士亦在御之而已象之傲得非此類乎明陽明王氏象
祠記謂象爲舜所化改行率德能有功德於民故其入至今祀
之雖想當然語亦理之可信者也然則三苗之民竄於三危者
雖丕敘而守其故土者仍弗工封象以鎮之較諸武王使管蔡

監殷此爲鎮壓得人耳蓋管蔡監殷而殷畔傲弟撫苗而苗格
此以見舜之命象所云惟茲臣庶女其於予治者非虛言也乃
說者不信零陵爲有庳而信慈利爲崇山惧矣今且不以有庳
證崇山而以南岳證南裔固可以一言決也蓋未有南裔之地
較南岳尤近千里者也然則南裔之崇山安在寰宇記云在嶺
外驩州

堯典光被四表蔡氏但以外訓表而不言其地至下文羲仲所
宅之嵎夷則取孔氏舊說謂爲東表之地是南表之地爲羲叔
所宅之南交西表之地爲和仲所宅之昧谷北表之地爲和叔

所宅之幽州不待言而可見矣顧地之名可見而地之所在不
可見則所指猶未確也蓋必若嵎夷地之爲今朝鮮南交地之
爲今安南明白無混斯爲確耳若夫朔方之有幽都山海經云
北海之內有山名曰幽都之山是其地有山確有表識且幽字
從山更不得謂幽都之名不起於山然欲求和叔所宅今爲何
處有難焉者而況和仲所宅蹤之以一西字境屬渺茫即申之
以昧谷之名亦殊無依據誰克於此泛然求之實得夫和仲之
所宅也故予因之有說焉竊以爲不可得而欲求其可得則惟
以南表準北表之地以東表準西表之地庶幾可推測而知也

今考南交幽都不見禹貢而嵎夷與西禹貢則明揭之青州首
言嵎夷既略雍州首言弱水既西明明與羲仲宅嵎夷和仲宅
西之文相印證誠不地謂西字虛而嵎夷實僅將西字作方名
觀而不與嵎夷同作得名觀也且夫嵎夷惟屬山境故能以千
餘里之地獨峙於海中不爲波濤所剝蝕今觀嵎夷之嵎從山
而暘谷之名從谷可想見其形勢殆必與島夷之島相類特廣
闊過之耳然固不能如西域之山之峻蓋山未有峻於西域者
考之西域傳云西則限以葱嶺而知葱嶺之勢自南而北峻極
於天其枝派旁出之山在東則夾河而行者爲最大在西則枝

派繁多不可得而誌要其地之以谷名者多如休循國有烏飛谷捐毒國有衍敦谷之類不一而足谷與山相因言谷則山可知我觀西域三十六國其王治之以谷名者十有四在葱嶺東者固有之而在葱嶺西者爲尤衆蘊文明以宅西爲命則昧谷之在嶺西明甚乃說者不敢直斷爲何處而第置諸存而不論之列豈其求卽嶺西之地考之歟胡并未卽堯典之書繹之也夫堯旣命羲和授人時而復命其仲叔至四表上而日星下而作訛成易統在所命之中而且定其居曰宅嚴其規曰殷曰正策其功曰平秩曰平在而終以厥民鳥獸飭其歸其爲命抑何

詳也其爲職抑何重大也蓋惟四表之地出五服外爲天子巡狩之所不至州牧與師所不能治慮其不遵紀律違悖朝廷於是特命此官以統屬五長控制諸侯吾知所宅之處必有城郭宮室以大其規模官吏徒隸以供其使令府庫倉廩以儲其食用車馬兵革以壯其威嚴諸侯有訟可以決之有爭可以息之有罪可以征之有事於天子可以代爲達之蓋在朝之日少在官之日多抑且康居官久之日少巡行所屬之日多竊謂較諸漢時都護之職宜有加焉而豈猶是至四方測其日影如唐時之使人觀望已哉是故卽其有事於日而論亦非測影之謂乃

祭日之謂也其曰寅賓出日於日之出而賓之不賓之於東郊不賓之於東岳而必賓之於東表得非以東表之地近日所出乎曰寅餞納日於日之納而餞之不餞之於西郊不餞之於西岳而必餞之於西表得非以西表之地近日所入乎然則暘谷昧谷之地又何患考究之無憑乎夫地雖無憑而日非其可憑者乎今按暘谷之名原有取於日出之義而在朝鮮之地實見其近日出處故其地無可疑也再按昧谷之名亦有取於日入之義而求西域之地不至於日入處則其地何以定之我觀西域傳不言昧谷而第言日入所謂自條支乘水西行可百餘日

近日所入者是也夫近日所入旣有其處則其處爲和仲所宅之昧谷昭昭矣彼漢時人可行而至又何疑於和仲之能至而爲宅乎況傳言條支臨西海是其地爲西域止境而又言其暑濕田稻人民甚衆似與中國善地無異至於敘鄰近諸國如烏弋山離安息則更詳及其草木畜産五穀果菜食飲宮室市列錢貨兵器金珠之屬是班氏雖無意闇合堯典而其爲書已語語與堯典闇合正不得謂近日入處荒遠恐非人境或無可爲和仲宅也夫然後乃敢直斷昧谷之地不特在葱嶺西實尤在條支西界其地爲大秦國後漢書所謂幾於日所入者是也抑

吾於此有思焉六宗有禋國中自以時祭日茲何用更祭於東西表意者日爲衆陽之宗至尊之象其照臨下土猶大君之撫臨衆庶中國之臨馭四夷其恩光普徧功德無窮所宜必致其賓餞歟夫以恩光無窮之故而致其賓餞此其用意之隆重亦將與之爲無窮然則夷與也使第行於國中而不行於東西表卽不見爲親切猶之要荒諸服修貢職於國中而不朝宗於帝闕猶未見爲親附也言至此而吾有以知堯之聲教於是乎在矣卽有以知寅賓寅餞爲聲之所在平秩平在爲教之所在矣蓋天子以日之至尊不憚窮極荒遠致其賓餞明示以四夷之

尊王亦當如是之不憚跋涉以效其悃忱所謂光之以聲者非耶至於作訛成易正其人之所以治生豈其有不習而天子光必使人平秩焉平在焉昭然有因利而利惠而不費之功其爲法當必有勸督交至者也謂之爲教又豈非耶顧何以堯典不言聲教而言光曰堯典以六合言於言光爲宜禹貢以庶土言於言聲教爲宜若合上下而專言四表則合光而言聲教無不可也四表固卽庶土也夫四表旣卽庶土而何以朔方曰都東西曰谷名則各異乎曰都爲美盛之義幽都之地其美盛可知抑聞之舜所居三年成都爰有都君之目可見中天時之都其

所自成有如此寧知幽都之地非有成都於此者而名之乎先儒顧準以概申命羲叔節添曰明都三字鄙意深以爲疑蓋自分命羲仲以下四節雖似四扇排比然羲叔節較羲仲節少五字和仲節較少一字和叔節較少四字今於宅南交下添曰明都三字其餘所少之字又將何以補之且彼烏從得明都之名而以爲南交地也則亦烏用此造作爲也自我言之南字以配朔方交字以配幽都此處本無缺文而安所用補乎可疑如此而或者猶以爲可從則夫不知東西表實多山谷而以暘谷昧谷屬日道爲解且謂和仲所宅出流沙外爲禹迹所不至聲教

所不及者其謬殆不遑深論矣豈知羲和所宅之地卽聲教所訖之地但經文爲詞不同倘煩推論耳然而堯典曰光被禹貢曰西被卽被字之同可想見西表卽西被之地何煩推論哉如推論之則讀東漸于海之文紬繹一漸字有深入之義恍然見嵎夷遠在海中三面皆水爲入之深深也再推論之則讀朔南曁之文細繹一曁字以旣旦爲言隱然見朔方之地雖無旣至旣盡中國震旦之地而爲沙漠冥冥則有人於幽之象焉此北表之所以名幽都歟南方之地雖無旣至旣盡中國震旦之地而爲水天一色則有上下交之象焉此南表所以名南交歟今

觀南交之地去堯都將萬里以此推類幽都其去堯都當亦不止數千里也而說者以爲流共工之幽州卽今密雲縣之故冀城吾猶疑其爲地太近不與彼三凶所投之地合而說者乃以此密雲縣之幽州卽和叔所宅之幽都也則豈其然哉姑且以山海經之語爲然而徐考其實際焉可也或曰當在今俄羅斯北濱海處其處遇平地則温和遇山陵則寒冽有最寒處亦有最温處幽都殆其最温處歟

經之言海莫先於虞書外薄四海之語詳其語意謂土盡於海海則純水也自今考之覺不盡然蓋有不言土之盡者且有不

言水者爾雅九夷八狄七戎六蠻謂之四海漢鄭康成謂四海猶四方也本朝閻百詩以爲四海卽天下字面按之經傳三說皆有之王制云凡四海之內斷長補短方三千里準諸禹貢周語五服之說則甸侯綏三服恰方三千里是甸侯綏服之方三千里正四海之內也此外要服荒服則所云蠻夷要服戎狄荒服者是是要荒二服之爲蠻夷戎狄四者正四海也顧如是以言四海卽謂作四夷字觀亦無不可孟子所謂撫四夷左傳所謂守在四夷固昭然可見卽大學迸諸四夷之語似與投諸四裔之義同然觀下文不與同中國則仍是指蠻夷戎狄而言非必專指去王城五千里者而言也是四夷與四裔固有遠近之不同四裔雖不出四夷外四夷究未可以四裔該此皆可由爾雅而推論之者也至若商頌肇域彼四海四海來假孟子溢乎四海定四海之民皆作四方觀此鄭說之確也他如論語四海困窮禮記施及四海之類皆作天下字觀則又閻說之確也是宜曾子之言孝有所謂推而放之東海而準推而放之西海而準推而放之南海而準推而放之北海而準者分言之則備舉四方合言之則統舉天下設或以水爲解謂是乎及水族屬諸波臣人必斥其誕矣何獨至於孟子所云伯夷辟紂居北海之

濱太公辟紂居東海之濱者而必以水爲解也如必以水爲解伯夷所居尚可稽其髣髴若太公所居則併求髣髴亦不可得何者伯夷舊國孤竹在今直隸永平府北地也從此北至海濱如今黑龍江等處亦不甚遠是其可稽者也在太公爲太嶽之後宜有爵土然不聞於殷代國於何地且何自失之今所傳太公止有釣於渭水一事此事當屬盍歸乎來之時是時營邱爲蒲姑氏之國太公豈其預知此地將封已特隱於其間以覵風土歟未可知也此所以難得的解也而不但已也左傳齊桓公伐楚楚子使與師言君處北海寡人處南海惟是風馬牛不相

及也其爲南海北海之云皆所不易解者也蓋爾時乾都鄢郢其土地未及黔中去黑水所入之南海五六千里何由得南海而處之若桓公之國屬靑齊所謂表東海者其太公乎國未可量也今以齊桓爲處北海則太公所表之東海又何在乎所謂不易解者此也其不易解者何也以水爲解則不易不以水爲解則甚易也蓋此節之義與孟子所云舜生於諸馮遷於負夏卒於鳴條東夷之人也文王生於岐周卒於畢郢西夷之人也其義相類得孟子此章之解則得左傳之解矣要之孟子此章之難解非文王之西夷難解實舜之東夷難解文之岐周畢郢

西土實有其地何難解之有所難解者孟子言舜爲東夷之人且實之以諸馮負夏鳴條之地今旣莫得其處就他書所載之地言之畢無與於東夷先儒註孟亦莫識其由來未能深辨遂使千古視爲疑案不特不能爲東夷解併以諸馮負夏鳴條之地視爲無何有之鄉不復追求矣而豈其然哉竊謂宇宙之江山不改古今之稱謂各殊今一人而有數名者多矣豈一地而獨無別名乎然則欲得地之實際必以孟子所言合之他書而互證焉乃可折衷於其閒也史記五帝紀言舜爲冀州人其耕歷山陶河濱之處說者皆以爲在今山西蒲州其確鑿姑不具

論第論堯典所言虞與嬀汭亦有可見者蓋古者因生以賜姓舜後姓嬀舜之生於嬀汭可知旣曰釐降二女于嬀汭復曰嬪于虞是嬀汭卽虞地可知舜自生至登庸未離嬀汭亦可知本其生於嬀汭則諸馮之卽嬀汭可知本其自生至登庸未離嬀汭則夫因舜有漁於雷澤之事遂謂所遷之負夏卽雷夏澤者其誣亦可知也況雷澤之漁乃側陋時事明明言漁不言遷又何得以夏字之偶同而遂疑爲遷也竊謂舜之遷旣在登庸之後必屬在位之時蓋遷莫大於遷都孟子於舜言遷當是由平陽遷於蒲坂其不言蒲坂而言負夏當是蒲坂向名負夏也何

以知之平陽爲周之唐蒲坂卽周之魏唐爲帝堯故都其初不特無平陽之名併不謂之唐實謂之大夏左傳所謂遷實沈於大夏是也魏爲舜禹故都其初不特無蒲坂之名併不謂之魏實謂之負夏孟子所謂舜遷於負夏是也唐與魏同壤故俱名以夏唐與魏分疆故一名大夏一名負夏我觀堯之有天下也以唐爲號由其初侯封在唐舜之有天下也以虞爲號由其側陋時居虞而禹之以夏爲號也其初不聞有所謂夏不聞有所謂夏而號爲夏得非以所都之地固有夏名乎禹旣與舜而同都也則負夏之夏得非有夏之夏所由來乎吾故謂蒲坂向

名負夏也其地於周爲魏國所謂在冀州雷首之北析城之西南枕河曲北涉汾水者是也由斯以論舜既生於冀州遷亦不出於冀州就令嘗從檀弓葬於蒼梧之說屬於南方者殆論亦無以見其爲東夷之人蓋冀州北方地也北方之不可謂東夷與南方之不可謂東夷無以異彼後之說書者絶不據東夷之說以議嫣汭蒲坂之屬北方而第據鳴條之不屬南方者以議蒼梧之屬南方則何說也今考鳴條之地名見於他書者僅有伊訓造攻自鳴條一語觀其上下文勢似夫蔡傳以夏宅爲解者於經義亦通然夏宅屬冀州在北而不在東仍與孟子東夷之

說無當且孟子引伊訓作牧宮古文僞書改爲鳴條本不足據則與其以鳴條爲夏宅期合僞書之傳註何若即以鳴條爲蒼梧可合禮記之檀弓也且鳴條之名取於木蒼梧之名亦取於木其所取同或其地同未可知也古所傳舜陵止此一處今雖名其縣爲寧遠地實自零陵分來零陵即舜陵名其爲古蒼梧地古今無異議是何妨援檀弓以合於孟子而直斷之曰鳴條即蒼梧之別名也蓋後之說者既不敢必諸馮非嫣汭別名負夏非蒲坂別名又孰得謂鳴條必非蒼梧別名乎雖然今定諸馮爲嫣汭負夏爲蒲坂鳴條爲蒼梧則是舜生在北遷在北卒

乃在南畢無與於東也而孟子何以謂爲東夷之人也請爲之說曰舜與文何嘗居夷謂之夷者對下中國言也夫如是又何疑於舜爲東夷謂東夷者對下西夷言也蓋古人言方名惟取其相對東與西相對也南與北相對也故主西言則其餘皆東不特正東謂東即正南正北亦可謂東也主南言則其餘皆北不特正北謂北即正東正西亦可謂北也我觀列史所載孫氏建都於武昌南方地也乃自西蜀有漢主則稱東吳以所主在西也汴梁與伊洛中州地也周公營洛邑爲東都光武都洛陽爲東漢以周漢各有西京所主皆在西也至晉武都之則稱西

晉由其後有東晉則所主異耳至於魏都汴梁爲北朝自孝武出走則又爲東魏趙宋亦都汴梁自契丹稱之爲南朝自康王南渡則又稱北宋如此類者不可枚舉要皆視所主爲轉移耳孟子此言以文王爲主將言文之西夷則不得不以舜爲東夷但取西與東相對而不必舜之果居東也正如楚子將言寡人處南海則不得不謂君處北海但取南與北相對而不必齊之果居北也夫言北海南海與東夷西夷相類如此則謂四海可作四夷字觀者此亦明徵也抑又思之楚與齊言自宜以楚爲主而屈齊以就之若舜與文王並論則文之分既卑於舜文之

世又後於舜胡爲以文爲主而屈舜以就之曰孟子周人也自
不得不以周文爲主大抵立言之體論天下則以中國爲主論
時代則以本朝爲主論列邦則以本國爲主知其所主有在而
不固執方名以求之庶幾不失爲通方之論也夫或曰舜生於
姚墟故姓姚非也此由後人以虞思爲舜後遂以虞思之姓爲
舜姓耳不知虞思爲舜後傳無明文徒以虞國爲斷則周時亦
有虞國何不聞爲舜後乎且左傳敘舜後加寘德於遂與箕伯
直柄之類詳矣絕不及虞思豈得漫以虞思之姓爲舜姓也然
則史記但言舜姓嬀其說可從矣

海不以水言乃假借體非本義也茲言海之本義於四表後則
安得不及水哉惟是海爲百谷王所謂水之宗人所知也至若
人知地振海而不知水載地人知地行水而不知水在天則海
之道未明也竊嘗讀易傳而疑山澤通氣之語莫可爲解即如
吾郡有天岳大山也郡城臨洞庭大澤也若依先儒舊說推之
將謂天岳磅礴之氣所爲瀑布千尋雲膚寸合者皆自洞庭通
來然乎不然乎屢以此問諸同人人無以應也又嘗讀兌正秋
也之語而疑焉疑乎秋德在金兌澤鍾水澤何以屬西方爲秋
爲金乎說者曰兌與乾皆金乾爲陽金兌爲陰金如是而已無

有能言兌澤之所以爲金者也則皆以海之道未明也何者兌
爲澤即海海無底以天爲底故海與天同體天屬金海亦屬金
天至西方入水則爲海海至東方出水則爲天天不專爲天海
不專爲海交相兌換故有兌之名也此義易傳中原有之爲疑
義所蒙人不覺耳傳曰立天之道曰陰與陽謂天道之兩半陰
半陽也天文家所謂天形如鳥卵半覆地上半在地下正與此
相發明蓋半覆地上道之陽也爲乾爲天半在地下道之陰也
爲兌爲澤然則澤何以與山通氣曰地無根而浮水憑大氣鼓
之吾輩所履之下皆土土盡則水水盡則天天挾日月星辰之

火氣從水中上騰山墬于外而空于中氣從中空處鼓之有時
鬱而洩充滿上行爲雲爲雨爲霧爲泉其最著也余嘗釋咸卦
云惟山之根墬入澤內然後澤之氣上出山巔此其義焉惟明
此義而山爲水源之故可得而明則何必遠以求海哉裔夷之
外固有海衽席之下何嘗無海欲觀海者觀山谷之泉流而不
知吾願其觀秦晉滇蜀之鹽井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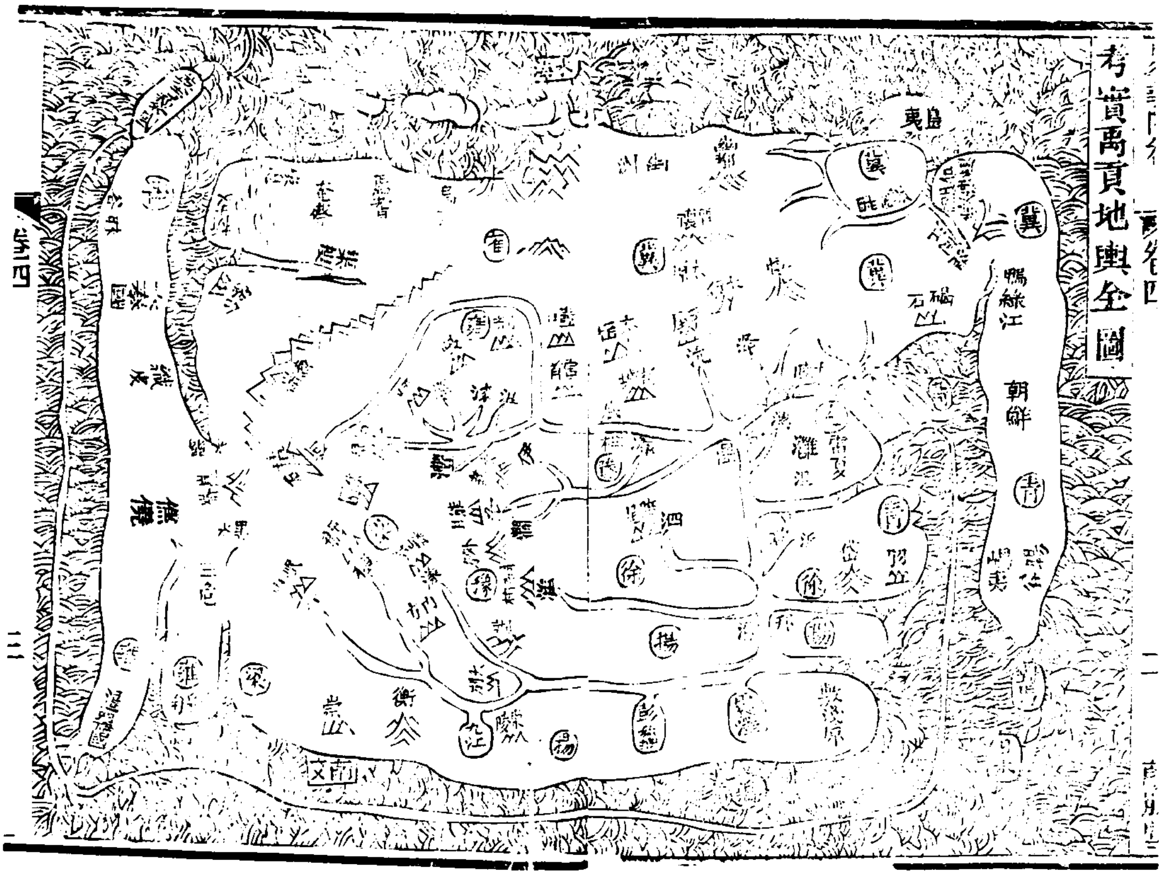
經笥質疑易義附篇卷四

平江 張瑨昭撰 斗室

地輿類

地輿莫備於禹貢貢賦以彰服也山川以表州也州極於海海極於島是厲普光天之下至于海隅周書海隅出日罔不率俾非虛語也當合而觀之光天謂日海者日所出入言日兼言海誠以東西日所經言日而境盡南北日所不經不言海隅境未盡也要之近日所出入莫非海隅故禹貢言嵎言島不言日不待言日也夫如是是謂日月所照莫不尊親豈舟車所至人力所通而猶有不屬者耶若猶有不屬也則必地小無人物也或有而非蕃昌也不然有物則致貢有人則就敘安有遺而不錄者第其為文簡古往往以一二字該括數千里當尚書初出古之圖籍鮮存無可互證說者局於見聞隨意箋釋凡外事皆求諸內遠事皆求諸近即貢道有溝洫且不知為禹功遑問他乎即冀州為甸服其山川且失實遑問遠乎是無怪後人莫得其說一涉於遼遠不曰從古所未通則曰禹迹所未至以此止遏後聖勤遠之心固當然何可使遠人聞也使其聞之得以有辭於是荒陬僻壤在禹貢一二字中者負其廣遠自以出聲教外貢篚非其正供而來者鮮矣來亦或未知禮矣又其甚者竄載

籍失傳幸吾人不核遂敢造言欺世誕妄不情不知禹貢之一二字不可泯滅則已奪其魄今得而發其覆也蓋帝世已光被四表迨禹敷土使夷和而戎叙無中外遠近皆正其土田奠其山川斯未名著焉今就禹貢求之猶歷歷見某山某水近在某州域中某山某水遠出某州域外由是而循名以核實推類以盡餘覺其他經史本不相謀而輒有無心相闇合者皆堪互證也疑義非證莫明謬解非證莫糾惟有以證之則薄海內外瞭如指掌任爾滅古欺今遑虛辭創說說欲逃遁於禹貢記載之外豈可得乎哉業欲者為說謹先繪以圖如左



崑崙之爲山也世傳爲天下衆山之祖或云高一萬一千里或云高二千五百餘里有九井九門五城十二樓諸說未足爲信而禹貢於雍州貢道後載崑崙先之以織皮經之以析支渠搜雖未明指爲山或以爲國名或以爲地名固非子虛烏有也乃張侯使西域竟未得睹何哉然則晉之法顯唐之元奘元之都實又何以睹焉此固古今載籍中一大疑義不可不辨者予於是竊即其名而按之崑崙一作昆侖昆者同也貫也故來孫之子曰昆孫侖者倫也敘也人冊而卷之侖如也其於人事實有同相轉貫倫敘綿連之義而謂以之名山顧兀突一拳全無脈

緒者耶何以尋河源者曰河發崑崙有以自積石導之或曰河發
於星宿海行二三十日始至崑崙或曰通黑水發源於崑崙凡
皆以几哭一拳全無脈緒者言崑崙也不然而以同相轉貫倫
敘綿運者言崑崙則宜曰崑崙爲天下衆山之祖居天下衆山
之中千萬里之高必無之數千餘里之長固有之矣古所傳積
河三面之大雪山乃最高處正山之中峯也自此而西南行爲
爲梁州之西境盡於羲叔所宅之昧谷卽今大秦由大秦通交
趾其沿海等處皆是是則世儒不知脈自中發漫謂中國三支
非崑崙脈者誠謬也試問岷嶓傾留脈從何起乎由中脈而東

北行旁支不勝紀其幹爲葱嶺葱嶺卽崑崙之別名漢通西域
之二道皆必踰焉其左右皆雍州地也張侯流連於北境中峯
在葱嶺南宜其不知耳至若由葱嶺而北行盡於和叔所宅之
幽都由北轉東左盡於羲仲所宅之嵎夷則已入青州矣若盡
於渤海起泰山則兼涉青徐二州之域矣若此者固普天下之
山脈祖崑崙以爲支派者而旺氣實萃於燕都乃堪輿家之公
言似不本於經義而吾反復思之卽以爲出於經義亦有說焉
何者總敘九州之後卽分敘導山者禹貢之序也茲敘州畢忽
係此織皮崑崙一節其果何屬乎人以爲紀州之殿辭吾以爲
導山之弁語雖若以崑崙爲諸國之大地名亦何嘗不以爲衆
山之大宗祖爰先之以織皮者誠以山祖雖無來龍出脈必分
前後織皮乃大秦諸國出崑崙後脈南循黑水右至于西海山
海經卷首所云南山經之首曰䧿山其首曰招遙之山臨於西
海之上信爲得之惜未敘崑崙耳茲則特敘崑崙而不明言導
山殆欲人知山脊左右諸國悉在交正中也至若循山脊而北
轉西至於析支外度流沙之勢而內疏弱水之支使一一就析
則餘波通而經流自達下流洩而上游自行西域慶安瀾矣於
是由析支而沿於黎水至於渠搜盡力溝洫使渠不停淤宏資

灌溉而艱鮮奏有無遷粒民無異中土矣是始之以導山終之
以滌川此行大有造於西戎故西戎卽敘西戎敘而雍事畢由
渠搜踰葱嶺以至岍岐程途甚便故導山自岍岐始其紀崑崙
於導山先可識崑崙爲衆山祖爾

禹貢導山說者謂尋山脈誠是也其及于水者三曰逾于河曰
入于海曰過九江傳以山脈不能度水過與逾均屬人獨入于
海不屬人未免自乖其類何者入海非人安見逾河過江必人
乎今觀經文過九江者二入于海者七惟逾于河止此一語無
可推之類傳類之以過九江予則類之以入于海也夫海爲水

宗中有山皆曰島島必四面皆水或三面距水一面通陸不謂之島然則島非入海之山脈乎先儒原知有此故不以入于海爲人入何獨不以推類逾于河也且山脈之逾水有出天工者有出人力者吾鄉湘水發源廣西興安縣海陽山本隔在南條山脈之石乃以人力鑿之使左流以達於湖南則是水已逾於山之脊山豈不逾於水之心此類之成于人力者最多姑不具論卽如砥柱在河中流是山脈已逾河之半由是而逾河之全以達彼岸亦相因之事耳但能達彼岸雖脈未遠行不得謂非逾於河也又何必强及於壺口雷首也蓋碣石入海之後卽繼

以西傾朱圉今不敢謂碣石入海轉爲西傾朱圉敢謂荆山逾河起爲壺口雷首乎凡此固可推類以斷之者也然則禹貢之宜以推類斷之者多矣曷不充其類乎禹貢首冀州中天府之畿何也南距河北距海雖北境之闊倍於南按其程途不及揚豫雍邊陲之遠何以他州邊陲遠地皆有紀而冀州北境獨無之且左傳言肅愼與亳詩言百蠻追貊孟子言貉道甚詳何獨禹貢無一載焉此殆由註疏家考徒於南境近地求指實忘乎北境之無垠後人以訛傳訛遂無從辨識耳其實有島夷在則北境從可識也揚州紀島夷卉服見南方亦漸于海冀州紀

島夷皮服見北方亦漸于海南卉而北皮南熱而北寒也歷觀近時紀載冀州北境地闊土肥水淸山秀所異者寒氣重耳寒氣重而禦寒之皮服卽從此出猶之南方熱氣盛而御熱之卉服亦從此出夫何患氣偏重地弗艮乎遐想淳維爲禹後賴禹之明德蕃育如此與無餘之蕃育於越將毋同禹旣於會稽之遠歷有成功未必於冀北之近絕無遺蹟也惟是其他山水任註疏家就南境近地燕晉等處指一山水以實之今不能一一與之爭若島夷則燕晉等處無之得不謂之在北境海中乎夫島在海中尙不之遺而謂肅愼追貊諸國顧可遺之乎故夫說

者謂夾右碣石之貢道專屬島夷今則有以決其非也夾兼也右上也天地左海則右陸夾右謂兼上陸道也蓋冀北諸國循海而東繞嵎夷爲迂惟兼右行取陸道至碣石而後入河斯爲得其道耳觀於此而知冀州北境不乏田賦也又知覃懷衡漳不在南境也南境有洚水無漳水後人所指漳水乃洚水洚與漳音相近故相冒耳經言河之北過洚水與東過洛汭同文則洚水之大必與洛水相等洛水合瀍澗與伊以成其大豈洚水而或不然乎何以言洚水者曰枯洚渠出盤秀山至潞城縣入濁漳水由是濁漳亦名洚水東南至交漳口會淸漳詳審語意

似謂浲水屬細流得漳而始大果爾此水宜名漳不宜名浲矣經亦宜云北過漳水不宜云浲水矣蔡氏有見於此謂浲水以下皆難指實誠未敢爲定論也而不知無難定也大陸以上台此既無以爲浲水盡亦思大伾以下經文原未嘗有漳水也其言覃懷底績至于衡漳與雍州原隰底績至于豬野相類今考原隰豬野遠在休屠誰其謂覃懷衡漳近在河內也竊於冀州北境求覃懷當在平城一帶經言底績必是此土猶有未墾禹治水至此爲之斬荆棘闢草萊咸使成田因以則壤而成賦然姑弗具論第論先儒指覃懷爲平地惟平城可以當之經文繼

此言厥土白壤而平城適有白登山愚久居冀土求白壤於燕晉等處不可得竊疑白登山名或因白壤而得故敢爲此想當然語也然則盛京之西有白都訥與京之北有長白山豈非因白壤而名乎曰是必然倘或不然是冀土無白壤禹貢之書不足信矣使禹貢之書果足信白登以北至於白都訥長白山等處果屬白壤則是神禹以一方概全冀必早知此方爲扶輿靈氣所鍾其賞識此方亦至矣既賞識其土壤斷無不表暴其山川者愚固疑衡漳之衡爲長白山衡漳之漳爲黑龍江也蓋閒南條之水江爲大故南方之水多以江名北條之水河爲大故

北方之水多以河名今北方之水有不稱河而稱江者古無其例殆必因漳而訛也若黑龍江及長白山所出之鴨綠混同愛滹三江皆是也是何也漳與浲音相近江與漳亦音相近浲之訛爲漳既以音相近而冒漳之訛爲江又豈不以音相近而冒哉且夫黑龍江口産楛矢石砮名水花石堅利入鐵古傳肅慎氏之貢矢卽其物是黑龍江一帶其爲古肅慎氏之國無疑也周服悉仍禹舊周於肅慎與燕並稱北土禹貢於燕紀有山川獨於肅慎無之乎又與蒲姑巴楚並稱吾土蒲姑卽齊齊表東海楚處南海禹貢皆紀有山川獨於北海之肅慎無之乎我觀

楚有衡岳綿亘六七百里爲南方之鎭肅慎有長白綿亘千餘里爲泰山之祖其勢大於衡岳明矣衡岳以衡名長白何不可以衡名至於肅慎氏之國左傳屬諸北班書屬諸東是其介居東北間易象之艮方也艮爲山又爲小石小石於砮矢驗之山則何不可以長白當之長白遠承崑崙之脈近作泰山之祖成終而成始最合艮義而肅慎二字之義皆訓敬適與艮義相關乃知肅慎氏於周武王時貢矢非爲周增戰具也殆借矢以諷止武王之用武與夷齊叩馬以諫同意何以言之弧矢威天下卽以毒天下惟本之肅乃不縱本之慎乃不濫肅慎氏貢矢之

意若曰周自西伯挾弧矢之利至得天下威甚赫矣尚其本吾肅愼之意以用矢庶得止戈爲武之義殆挾艮意以王成周業也惟武王納其諷意載戢干戈用克成終而成始是肅愼氏大有造於周室武王重所貢舉以封陳陳舜後舜帝之戚言乎艮者也蓋至景王時周衰陳幾滅而言念封疆猶且以肅愼爲吾北土其親之暱之何如也蓋至犬戎氏爲其與國至穆王時猶能樹惇帥舊德而守終純固其足爲諸侯度何如也而非然者肅愼密邇島夷其正供宜在皮服何以舍皮服而貢楛矢哉抑弧矢所以征伐諸侯諸侯若非有禮於王室誰肯貢矢於王以

自伐惟肅愼氏能肅以守王章愼以循侯度自反無可伐之隙而後毅然貢矢而不嫌愚竊以爲伯夷避紂居北海之濱當是居肅愼蓋伯夷避紂之無道必居夫邦之有道北國之有道必無有出肅愼右者伯夷聖之淸淸則未有不肅淸則未有不愼者伯夷居肅愼殆居至淸之地以待天下之淸也肅愼旣因有道而來伯夷之居遂因伯夷而綿淸聖之澤宜夫叩馬之諫與貢矢之諷先後如出一轍愚求國語舊德之云於北國遠而難稽僅稽得肅愼之舊德有如此故明著之以見北海之風淸而仁由於北海之德肅而愼蓋卽其地名可以知其人舊德固宜

不泯也

語云雖復雲雨自天必待雲興四岳是水源於山不獨泉流也四岳之官職宜觀此而虞書先紀官名使人不覺山之作官先而疑義起焉迨讀禹貢乃爽然矣禹貢紀州於青徐言岱於荊言衡於梁言華於冀未言恒則於導山言之特導山不言岱復滋人疑耳昔伯氏貢園師授余以尚書於此躊躇焉請之家君淸流公乃得堪輿張氏琢玉斧論龍篇讀之見其言中原三大支外謂泰山一支自西域崑崙分來奔騰數千里回環曲折直趨於北至北極近海處乃轉而東行至遼東入海龍脊時隱時

見於波濤中常爲海航患登陸若千里始結爲泰山故泰山支幹面皆西嚮予謹佩此意後屢舉以告人無有應者及留京讀康熙幾略格物編然後得所徵信因愈以念先人手澤之存裕也蓋以此知讀聖經不妨兼讀羣書書苟正可藉以明聖經更可藉以識僞經卽以禹貢導山論總計不及百字後人異議紛如賴堪輿家發明其一二而已彌昭其確使得一一引伸之其意境又當何如也尚何山海經之足供一盼哉憶予曩者自京南旋過襄城裕州之山曰此南條幹龍過隙處也自此以上爲嶓度自此以下爲荊山至樊城卽車登舟浮於漢水默自語曰

此水之左爲荆山循是而東至海濱而止此水之右爲內方山
脉至大别而止遥指內方之右爲岷江是所謂東别爲沱又東
至於澧過九江至於東陵者又遥指岷江之右爲自蜀而黔而
粤之山與湖南沅辰寶永諸郡分界之處是所謂岷山之陽至
于衡山者及至沅江入洞庭過岳郡揚帆君山扁山之間西望
辰酉諸水入湖處曰某水從蜀山發源某水從黔山發源又西
南望資潙諸水入湖處曰某水從廣西界某山發源又南彎轉
東望瀟湘諸水入湖處曰某水從廣西某山發源某水從廣東
界某山發源某某水從江西界某某山發源於是即指某水發

源之山曰其東北行爲左武昌右南昌等處山脉某水發源之
山東南行爲左江西右廣東等處山脉再行爲左江西右福建
等處山脉再東行爲左江南右浙江等處山脉是所謂過九江
至于敷淺原者經文僅十餘字令人讀之覺綿延數千里曉然
心目間非聖經而能若是哉吾嘗以此意讀山海經茫然一無
所知如正牆面然然後知疑似之書偶可徵實不盡可徵實也
益信聖經之耐人熟讀盍願善讀書之君子共領之以博其趣
且援此以識古書之正僞與雜正而不至焉者昭昭然白黑分
也抑又有之廣平曰原原曰敷淺言無高峻無阻深大有一望

寬平千里無根之勢雖不必皆童驛而比中原之大亦必紀底
平而廣東原之界而豈得以爲山哉我觀過九江三字已括盡
湖南九府四州而兼該比鄰四省之形勢則至于敷淺原五字
豈不可以該括兩廣江浙之大觀也哉竊以爲非蘇杭等處周
迴千餘里之地不足以當之雖以金陵之爲古都會尚覺右山
左水山高水深不合敷淺原之義而他又何論乎第不知居遊
其地之君子以爲何如也或曰導山而曰過九江其義難曉子
盛稱三字何也曰而獨不聞山爲水之源乎山脉連綿不斷指
數難明因水源於山借水源以言山脉斯水明而山亦明此古

人文字神妙處宜其索解之難也謹爲之說曰導山之過九江
過其源也導水之過九江過其委也毋謂人可言過山脉川流
不可以言過也曰然則至于東陵亦有疑義又如之何曰以東
陵爲巴陵可也以巴陵爲蛇塚則不可蓋下文迤北謂北江即
漢水也經叙東陵於迤北上不應求之於漢口以下則自漢口
上至洞庭其間三百餘里必欲求一陵以實之豈無卓然大阜
足以當之者胡爲鄙細凶穢至及於蛇塚也且楚南之州縣以
陵名者不一惟醴陵武陵無考若茶陵爲神農墓零陵爲舜墓
則歷代所崇奉焉陵豈可混稱哉竊問諸長老或欲以茶陵零

陵類吾巴陵緣吾鄉有一疑似之所焉所謂皇壇者是蓋吾郡得岳名非衡岳乃大岳也大岳之山高廣豐厚勝於衡而山前平衍處不如衡闊從古以岳爲名安知農虞以上不曾有會諸侯於此如禹之於會稽者其前後左右之古蹟不勝紀即古墓之空洞如房因坍塌而見者亦有之惟石漿里之皇壇其尤著也壇之規制琢石密布方三丈列三級下級高二尺八寸石柱二十方各五中級高一尺八寸石柱十六方各四上級高二尺一寸石柱十二方各三共四十八柱各高尺五寸壇前後餘地各闊四尺左右餘地各闊七尺五寸外環以溝此其舊也至若

溝外各置廂房前後大修殿宇上級中豎寶塔三級高八尺則趙宋時之所以爲沖眞觀者也然爾時皇壇之名不改誠以相傳壇甚靈異前後左右可任後人加修其石砌與柱萬不可動動則災異並見第其款段古質無他表識舊有土地之祀時人謂之皇壇土地予戚鄒丈蕙軒居近其地宦於北平最久曾於保定引予觀西山古蹟爲予言之旣而歸里又屢言之謂吾見古皇陵多矣此甚相似也予以前無證據不敢漫置一辭然竊念三代兩漢之陵尚難盡紀而況於皇初其見於紀載歷有崇奉若茶陵零陵者其能有幾今明明有皇壇之號敢謂必非皇陵況千秋萬古風日剝蝕水雨衝齧盜賊窺搜民人開墾於其舊石無稍動移昭然見神靈呵護惟嚴與江山並壽非上古前民利用大有功德之皇陵烏能有此故因東陵之疑義而備記之亦以待將來之考驗云至若南方多山禹貢則以荆稱首考之遺文莫得其處亦經義之疑也蓋經傳之言荆山者多矣其註疏皆云在某縣或云在某縣之某鄉幾里而荆山全失矣何者山之可以一縣紀者不過一州郡之觀耳若又區之以某鄉之幾里則直一鄉里之望也烏足以稱九州之險哉抑予嘗往來於汝潰間雖取徑不一總必橫踰一大山山間路不陡峻皆

其趺落過隙處而周覩其左右則石峭崖懸何止千仞自入至出常需數日正不知其山之何自起而訖於何所也爰問此何名僕夫告以武勝關七里關等語及遇近山士人問此山古何名鮮有應者問此山於何起訖則偶有告之者曰循山而西至於南陽襄陽以上循山而東至於安慶廬州而下大抵右湖廣則左河南曰然則是山也當豫楚之兩界綿亙千餘里豈無名之山乎吾爲誦禹貢之文而直斷以爲荆山也蓋禹貢豫州以荆山爲南界禹貢荆州以荆山爲北界荆豫兩州相連界者將千里而此山適介其中且有餘脈以入揚州則古稱泰伯端委

唐吳亦云竄荆蠻者是也而豈以一鄉一縣定之哉竊以爲兩
界之府州縣附近者皆宜紀之爲河南州縣紀者宜曰荆山自
西而東歷治南若干里爲湖廣州縣紀者宜曰荆山自西而東
歷治北若干里爲荆山之紀者宜曰荆山爲豫州荆州兩界起
於梁訖於揚綿亙千餘里南土之第一大山也庶有當於荆山
之形勢乎不然管中窺豹僅見一斑其爲疑義豈一端已哉請
更舉一端申之曰桐柏烏鼠之山原非十里百里之望在水經
有胎簪南谷等名特後世私立之名號非足據也乃說者不察
謂淮水出胎簪山禹只自桐柏導之渭水出南谷山禹只自鳥

鼠導之自以爲補翼經文而不知適爲後人所譏也何獨不聞
南岳乎南岳回雁爲首岳麓爲足以七十二峯衍六七百里統
謂之衡山豈桐柏烏鼠曾無一二峯之別有名也者而必以他
山視之哉善夫晁氏之言岷山也曰蜀以山近江源者通爲岷
山連峯接岫重疊險阻不詳遠近青城天彭諸山之所環遶皆
古之岷山青城乃其第一峯也竊謂此說可通釋禹貢之高山
故附錄於此爲考古者告焉

日曾推荆山之類及桐柏鳥鼠既而考究桐柏不拘舊以荆山
當之乃知疑義不獨胎簪也蓋自漢書不識荆山遂不識桐柏

地理志禹貢桐柏一名大復山在平氏縣東南淮水所出說者
謂漢平氏縣卽今河南南陽府桐柏縣桐柏山在縣東南一里
東南接湖廣隨州西接湖廣襄陽縣界故知所稱桐柏實古荆
山禹貢惟荆山爲荆豫兩界跨河南湖廣之間若桐柏則湧於
湖廣經言桐柏山脈來自今登封縣之外方去爲泗水縣之陪
尾與荆山之來自古梁州之嶓冢去爲荆豫兩界者判然兩支
姑無論此兩山間川屬何名總之登封縣之山脈固不能越川
而南爲湖廣界之大復大復山在湖廣隨州界又何由絕川而
北爲山東泗水之陪尾哉說者駁正蔡傳安陸橫尾之非陪定

泗水陪尾之是誠爲特識獨奈何不一類相推明大復非桐柏
也則山脈之未講也夫山之有脈本出天然禹導其來去使主
名有定萬古不可混蒙豈獨荆山與桐柏截然哉而經解失傳
山川無考致以桐柏之號寄諸荆山二千餘年今雖眞蹟可求
人亦誰信惟明夫來去有脈則其中因山求水得水證山庶無
悞也淮滙衆水卽有衆源汝與潁皆各有源而流入淮禹貢畧
汝潁而特誌淮必以淮大於汝潁今觀大復山之水終合汝潁
何莫非淮但較之潁已小較之汝則小甚禹主名山川不應畧
大而誌小故吾竊疑今之潁非禹貢之淮則今之汝必禹貢之

淮若大復之淮或卽詩周南之汝未可知何者詩傳言汝漢之間從文王之化未嘗及淮是當日自漢至汝中不隔淮也予來自南從漢登岸踰荆山未達見有門隔汝水題曰望淮門駭而問之乃知此為大復山所自出之水北至汝將二百里果爾則汝漢之間正屬淮矣二南何不及淮二南不及淮則淮源不在汝南無疑也惟指大復山之水為汝斯汝漢之間隔山不隔水最為密邇或有當焉抑考禹貢熊耳外方桐柏至于陪尾中條山脈也熊耳左出洛水會伊瀍澗經於外方不言所出何水惟桐柏石出淮水經不言所會可知他水皆小於淮不足言會

也我從陝州來見熊耳之山重巒疊巘勢連嵩高自香山耳山而外跌落平陽及汴梁一帶僅小岡阜其至陪尾之脈似有難尋者今欲求桐柏其必郟縣寶豐間乎竊聞此間山衆惟香耳二山著名二山皆有水源未知誰為導淮所自惟是桐柏二木皆有花實皆有香可聞腐則皆能生耳得無二山統名桐柏歟抑或一則為桐一則為柏歟是皆未可知姑誌以俟考

江通淮淮通河皆禹開貢道為之蓋成於人功者異乎水道之自然開之則通不用則塞故後之修之者史不一書然有其事最先而見於春秋內外傳者則惟吳王夫差內傳紀哀公九年城邗溝通江淮外傳紀其起師北征闕為深溝於商魯之間北屬之沂西屬之濟以會晉公午於黃池合而觀之祇覺當日一道相通利有攸往誠水利之極功也烏覩夫前有禹功知前有禹功者以有禹貢在也徐州之貢浮于淮泗達于河淮通於河也揚州之貢沿于江海達于淮泗江通於淮也明明江通於淮而說者以為禹時江淮未通何也未統計夫揚州之貢而推尋夫沿于江海之文也盍嘗就古今輿圖按之揚州之境至廣自淮循海逾江而南達於閩廣交趾奄有吳越其地不啻數圻其入貢之國何止數百宜其貢道之不一矣竊思江淮通卽不沿

于海者惟彭蠡以下丹陽以上諸國居大江左右者為然其餘若淮南濱海之國容有不沿于江而惟沿海以達淮者至于閩浙交廣以及島夷則未有不沿于海而能沿江以達淮者是沿海為淮夷閩浙交廣而言非為江淮未通而言也是不得執沿于江海之文而謂江淮之通不自禹始也然使三代遺文未有明徵與禹貢相發明亦誰敢信其必然故嘗謂世遠年湮經文隱約使千百載下知江淮之通自禹始者賴有孟子排淮泗而注之江一語也何居乎先儒註義徒據淮泗之經流以為言反謂記者誤哉豈不知大禹當日除水患卽以興水利固有不徒

事乎經流而更爲之開道通貢者乎抑豈不知孟子之稱禹功
正以其於疏通經流之外更有所疏鑿以興水利而使中國得
食中土之利并得食遠方之利乎在先儒於此誠不免大畧豈
之其言據今水路但指南宋一時并未計及晉隋何嘗有夫差
在念即其言據禹貢亦但指導水數語并未計及揚州貢道安
問更從徐州貢道推求若此者正與鴟鴞東山詩傳誤以金縢
居東爲東征相類皆先儒考核未詳偶焉失指之處亦無足多
怪獨怪後人作書傳考核宜詳而狃於成說謬以江淮未通檃
沿于海且謬以邗溝之開爲始自吳也試思邗溝而自吳始也

何以爾時即有邗溝之地名而曰城邗溝乎此其說豈可通乎
說不可通其人竟爲是說而不顧信之者宜其屈左傳之句讀
以就之使溝字下屬以城邗爲句以溝通江淮爲句而求通其
說也然第以是求通其說則其說尤有辨焉蓋無論其人沿舊
說業以邗溝爲言溝字不可下屬即使可下屬仍無以見江淮
之通確然始自吳而不始自禹則胡爲必欲屈左國以從傳註
不欲屈傳註以從孟子也且夫左傳敘夫差之通江淮於城邗
溝及之其爲功似易國語之言會黃池曰闕爲深溝於商魯之
閒其爲力甚難二者苟有一屬創舉宜在深溝之闕矣乃書傳

釋淮泗達河之文置夫差闕深溝之事弗道是其於徐州貢道
已知禹有開道通貢之功獨奈何不以概夫揚州也豈禹能爲
夫差所難而不能爲夫差所易歟抑豈禹之才力不如夫差夫
差於二者爲其全而禹止得其半歟非然者則禹既通淮於河
以定徐州貢道而使揚州因之何獨不通江於淮以定揚州貢
道而使萬世賴之乎由此言之雖他書無明文直可以沿于江
海達于淮泗之文斷爲江通於淮之明文矣況其猶有孟子可
證也抑嘗考之太史公去古未遠又熟於左國其作河渠書爲
言水利者所託始豈不計及吳城邗溝一事乃敘溝通河江淮

淮於禹功之次且以通江淮屬於楚東方而不屬於吳則自左
傳孟子而外可見江淮之通不自吳始者此亦明徵也或曰子
之說信然然以邗溝爲禹時貢道則逆流而上者多何以概謂
之沿且勿斬熊氏謂越上古未通子何更遠及閩廣交趾且鑿
鑿言入貢之國何止數百乎曰此自有說夫張氏九成謂浮爲
順流而下而經有浮于淮泗之文非順流也蔡氏以沿爲順流
而下而自爲由海達淮之說亦非順流也如此類殆不足辨又
何有於熊氏之說乎即曰五帝殊時不相沿樂謂後人不沿用
前人之制是沿之義又　爲逆而上也竊謂此沿字當與左傳沿

漢而與之上下之沿同一義大約謂遵岸而行傍之臨之而已不
分順逆與上下也似於經義較合蓋江海水闊貢船載重惟遵
岸而行庶不甚畏風波之險耳至若熊氏所謂越卽春秋所謂
於越會稽屬其封內在春秋之始於越爲不通中國之邦在夏
禹之時會稽爲朝會諸侯之所是則聲敎四訖之世豈可以春
周概視之耶觀於弗工必念後至必誅視要荒無異侯甸可知
當日於要荒之服亦必錫之士姓咸建五長各迪有功是其撫
制有權必能保小寡使强大不得兼并也則以此準諸塗山玉
帛之數斷以不止數百豈虛語哉至於島夷屬海外猶必有貢

而謂閩廣交趾屬內地反得無貢哉由是以思當日諸侯之貢
必如今日各州縣之漕每歲輸將無缺也卽謂此貢道爲運河
開其先不誣也併謂京口至餘杭八百里之運河皆禹績亦不
誣也蓋予觀隋書煬帝於開邗溝通濟渠永濟渠外穿渠江南
自京口至餘杭八百餘里數其螻蟻人民殘害甚也及遊其處
見漕運客商官差民販通行舟楫晝夜無停而沿路殷蕃阜財
狼戾瑰奇犕釆甲於諸州又竊歎煬帝擧與此利亦萬世賴也
未追以邗溝推類之也迺者交遊日廣涉獵亦日繁參考詳矣
爰始悟向所讀淮南王安諫伐閩越書所稱秦使尉屠睢擊越

又使監祿鑿渠通道與夫嚴助馬令安言世務書所稱秦使尉
屠睢將樓船之士攻越使監祿鑿渠運糧深入越地卽此是也
是有監祿在前非煬帝創舉也然則書缺有間又敢謂監祿爲
創與而更無古績在前乎夫不觀大禹之經營圖度以開闢越
境乎姑無論禹貢導山所誌敷淺原其爲餘杭一帶無疑也卽
其會諸侯於會稽以致協同誅後至之防風以儆纘綣封無餘
爲君長以撫民人其與爲祗台德先不距朕行者較塗山尤爲
周慎夫亦謂廓清此境以蕃育我子孫民與有利也而况卒且
葬於是焉以爲此身萬年宿宅也者設此地有可開之渠道而

不之開豈得謂盡力溝洫也哉是故特爲之說以表禹功竊欲
類諸舜之安楚也夫楚有三苗越有長翟同一難服乃舜則竄
三苗封有庳禹則誅長翟封無餘而皆卒且葬於是是帝王之
經營天下猝亦甚矣而有以利賴其子孫者惟禹故史傳所載
雖之先未受禹封哉意者北方密邇王畿素稱善地無煩禹之
擘畫故創建之事弗傳耳厥後樹惇師德保世滋大視南國加
長焉知禹之貽謀者遠無南北殊也惟是太康以下漸少敬承
降及商周不務遠有雖義和叔仲之宅亦廢不行於是淮海之

區不通中國貢賦缺而貢道亦淤塞不治遂使後人往往以紹修忘其前烈非以經疑之故爲之旁搜而遠溯則於今數千里之運河且視爲水道之固然尚可不問論孟盡力溝洫排淮注江爲何語又誰與追求夫差通闕之自追論監祿鑿運之先也哉此殆有其數存焉先儒傳註偶未詳之導鎮容曲爲之說耳至若杜氏左傳吳城邗溝通江淮註云於邗江築城穿溝東北通射陽湖西北出末口入淮是兼人功之自下而上者言即夫差告周余沿江泝淮之謂也乃說者不指爲人功而指爲水道謂爾時引江達淮與今之以淮注江者相反豈通論哉是必其

人有所偏護巧爲遁辭故顛倒至此識者詳之

余夙昔講求四瀆之說竊欲以孟子所云江淮河漢者當之不期爾雅之以濟易漢也又讀爾雅釋山至霍山爲南岳更不解其以霍易衡也然在釋山敘衡於華岱恒之次覺不沒衡岳之實猶可說也至於釋水詳述衆水止有漢爲濟一語及漢而他無聞焉一似漢之爲漢絶不可與江河淮並稱爲瀆者予滋惑焉夫漢之爲水上應天象朝宗於海爲紀於南由發源至入江處二三千里中國之水自江河淮而外源遠流長他無與比可謂天下之大川矣而不得爲瀆維彼濟水自河北而溯其源杳

乎其小至河南而究其委又不過河之枝流後因河徙而流絶其不足爲大川亦明矣而反得爲瀆先王崇川岳之祀惶惶大典顧舍其大而取其小置經流而重支派如此耶竊謂吾儕之生也晚三代遺文旣不可考大河又復南徙致使濟水故蹟陶邱菏澤昔在河南爲巨浸今在河北爲桑田遂無從考其實蹟爲悵悵耳不謂先儒傳說竟若樂得其無攷可考無蹟可求而遂以意爲之說也聞之濟水出王屋山至濟源縣西北五里臺源顯發有東西二池禹之導沇當自此始而傳必上溯焉曰發源山頂崖下爲沇水旣見而伏東出於濟源縣南二源合流至

温縣爲濟此說似乎易而實不可解試思山頂瀑布遇石隙而輒入焉凡高山皆有此何獨遠有沇水之名而禹且導之也禹雖善導豈能入石隙而導泉遇石隙自能入又豈待禹之導而始入蓋書傳之爲此說不過藉爲下文伏流絶河之根謂是濟水性下勁疾故能入河穴地流注顯伏先儒之言可信耶而不知伏流絶河不可信雖證以滎澤河濵而尤不可信也試平心而按之所謂伏流絶河者將縋出於重淵之下伏流於河底土中歟抑第伏流於河之水中如魚龍之揚鬐鼓浪任波濤之蹴地滔天而一往莫遏歟如之何濟已入河於河之北且鰋鰋焉

辨色於河之南而曰滎清河濁也獨不思滎非河溢則滎與河兩不相干河徙而滎自循其故道可也今河徙而滎枯矣又何說焉而以清濁辨也且夫水爲天澤無不清者也惟是土能尅水澤入地即爲地氣所化故色與味隨地轉移大抵擾則濁靜則清也河之濁豈自天而濁乎聞之西方高燥土性輕揚雖石亦有浮水而下者其沙土附水不沉至堆積處能吸船使覆水濁不可見不能豫防甚爲舟行之患舟子謂之漂沙亦曰浮沙流至中土猶然其在西極必甚然則弱水之不能負芥與夫流沙之所以得名皆可想見其故也夫以如是之沙又經水道之

險傾播不休遂至孟津以下地勢平而水勢猶不平嘗試就其近堤處觀之其水往往作委折迴旋之勢如羊角風者然自下而上故水面雖屢有清意無奈浮沙自起擾之所以此水常不清耳然使分流他處隔截浮沙水勢漸平殺或更停蓄焉則未有不漸見其清者古稱清濟未必指滎言即指滎言其說當如此也抑吾於此竊於滎有說焉經於豫州言滎波既豬與徐之大野揚之彭蠡之言既豬者無別可知溢爲滎者溢爲澤也遥想其境當自河溢處東及陶邱通爲一澤雖不如彭蠡之深亦必如大野之闊蕩渺然巨浸也然始由溢而入者終亦必溢而

出其云東出于陶邱北自澤中出也而說者以爲伏流從地穴中出殊爲可駭經言溢爲滎不言伏於地若云爲滎而即伏地是謂澤無水矣何以爲既豬且爲滎之水浩大異乎崖泉河南之土猶墳壚無石隙使以一穴納全澤之水其廣深必數十百丈即以竅穴分一澤之水其孔竅必累千萬條吾恐土性善崩水雖能成之土不能保之立地即出并無東出之可言矣至於經以東出爲言雖先儒舊解亦謂自此不復伏矣而舊傳欲斡旋伏流絕河之說且謂歷下發地多流水以及東阿煮膠之井皆濟水所經引曾南豐齊州二堂記所云趵突泉者以實之不

知曾氏記文明言泰山之北與齊之東南諸谷之水何嘗及於濟且彼山谷皆能承天澤而各自有其水又何藉於濟如以此爲濟水是謂泰山與諸谷常旱乾無水也是謂濟水不特伏流絕河溢而爲滎亦且能上行泰山之巔諸谷之中輾轉而爲趵突也豈不大可怪哉顧濟水亦猶是天澤何以可怪如此求其說而不得必以爲王屋之地氣使然耳夫王屋之地氣有權豈得謂河南之地氣無權乎胡爲乎千里至泰山間猶能保其王屋之本性更以清而重者發爲阿井之水也且即以阿井論其水果屬濟水則煮膠宜在濟源不宜在東阿矣煮膠而必東阿

也烏覩夫阿井之水爲濟水又烏覩夫王屋山之濟水能至泰山爲阿井也哉凡此皆傳說之不可信宜辨之明者夫然則經文之有可疑究作何解乎豈所云入于河溢爲滎者誤乎竊以爲經文無誤爾雅所云從釋地已下至九河皆禹所名者必有誤耳自有天地卽有山川唐虞之世爲中天禹之前不知其幾千百年豈有一切無名特禹命名之理由是推之詎獨江淮河漢爲然卽濟在河北爲沇爲濟亦皆前人已定之名也亦匪獨河北之濟爲然卽溢爲滎以下爲滎爲菏仍統爲濟亦皆前人已定之名也前人有已定之名而禹因之殆亦見夫一自北岸入一自南岸出兩兩恰相當若斷而若續本可合爲一名亦可導以一役於是乎合而導之記者從入于河下書之曰溢爲滎其書法正從水不相屬而情景若相屬見意奈之何讀者之不會意以解也吾蓋合觀禹貢參以師說而竊有會焉試爲之說曰河之南自滎澤以東其地廣平無可表記可爲表記者僅此濟水故兗州南境迤東以濟爲界而曰濟河惟兗州究竟濟爲河之支流河道或有遷徙濟必從而變更禹之明德豈得無此遠慮是不可不更爲濟之表記求之河南無之不得不及於河北正如導漾一條漢旣南入於江則必依江之北岸而行本與

彭蠡之在南岸者無涉然不言南有彭蠡無以見依北岸之漢爲北江故將言東爲北江必先之以東匯澤爲彭蠡謂漢東行逢南岸有匯澤爲彭蠡者則彭蠡爲南江此爲北江耳趁此以紀導江亦從導漢之例將言東爲中江則又先之以東迤北會于匯北卽漢江匯卽彭蠡蒙上文言亦卽上文意也傳者不得此意多爲辨說以駁之其辭費如不具論第其中有不應漢水入江後乃横截而南入于彭蠡一語可爲濟水絕河之辨同一在北之水漢不應横截而南濟獨可以絕河而南乎何爲明於彼而闇於此也要之諸家之說惟程氏泰之得其眞其際其擬溢爲滎也曰滎之爲濟本無他義濟之入河適會河滿溢出南岸溢出者非濟水因濟而溢故禹還以元名命之又曰禹貢古道其分派旁出者凡二一在南爲濟少北爲漯二水雖分枝于河而皆不得名河其發揮經義可謂著明矣書傳置分枝于河之說不餘錄其溢出非濟之言且以爲有理宜取其有理而從之矣乃復據先儒之謬說駁之其故似不可解然而無不可解也以濟爲瀆故也先儒以濟爲瀆故爲之說以附會之書傳以濟爲瀆故信此附會之說夫以濟爲瀆則何爲必附會之也以爲瀆者天下之大川江淮河如此其大不應以小水參之枝流參之

夫是以溯其源必極之山頂葢曰源實遠非小水也濬其流必以爲伏流絶河葢曰顯而流者雖小伏而流者甚大非顯而流者雖入河于北而伏而流者則絶河而南也非枝流也而不知以濟爲瀆者不取其絶河也不嫌其小水也漢應氏風俗通云濟出常山房子贊皇山東入沮廟在東郡臨邑縣其明徵也然則以濟爲瀆漢制乎曰古無廟祀山川之說非漢制安有廟且彼變禹貢入海之文而言入沮實本河徙滎枯爲言尤漢時事也然則古不以濟爲瀆歟曰無明文經言四瀆止有王制若王制所言非漢之創舉則孟子所云江淮河漢宜卽古之四瀆也

然則漢制胡不以漢爲瀆曰漢朝之所以爲漢取漢水爲名初漢王得封王巴蜀漢中地項王更封瑕邱申揚爲河南王鯨布爲九江王共敖爲臨江王及漢有天下封功臣貶韓信爲淮陰侯復封鯨布爲淮南王至於分王其子弟則又有淮南王河間王江都王淸河王諸國是江河淮者諸王侯之國號也漢者天子之國號也天子之國號不可與王侯之國號並列故不以漢爲瀆求諸中國之水禹貢所敘發源注海者自江淮河漢而外惟有一濟故制四瀆之祀以濟易漢也厥後諸王謀逆窺伺帝室正猜嫌所在爲人臣子著書於此際敢漫然乎故爾雅釋水

不敢從釋山敘衡岳之例敘漢于江淮河之次以著其宜爲瀆葢愼之也究之爾雅之誌衡與霍亦何嘗不愼也閒嘗考之漢自武帝以衡山遼曠移其神于霍山自是霍山爲南嶽風俗通所云廟在廬江潛縣郭氏本之以註爾雅其說是也當是時衡山旣不得爲南岳矣臣子著書但不敢是古非今據衡山以議霍山耳若顯言霍山爲南岳以崇時王之制而更於他處見意以明衡岳之實無傷也卽更詳言霍山之爲霍爲大山宮小山絶不可與衡混亦無傷也葢如是爲言舉無與於朝廷之忌諱正不必如應氏之援今附古謬謂衡山一名霍以傳疑於後世

也由是言之爾雅之書實漢儒所作葢自武帝以後矣或以爲於古有所本則未可知至於史記河渠書言禹厮二渠指濟漯無疑孟子以瀹濟漯敘於疏九河之下排淮注江之上開河渠書之先矣因思孟子言此較所言江淮河漢止及經流者有進葢禹興水利卽於除水害者興之惟孟子言之詳也然其言疏瀹決排一似因其固然而未嘗開鑿意者鑿渠開道猶不始自禹乎竊以此意觀諸禹貢其言兖靑徐揚之貢道皆必由濟達河而其紀導濟一節則又但言其會汶入海而不言其通泗入淮其言徐揚貢道皆必由淮達濟而其紀導淮一節則又但言

其會泗入海而不言其合泗注江此其爲言亦若因其固然未嘗開鑿蓋於此乃敢明言鑿渠開道古之人必有先禹而爲之者也何以徵之天地闢而水火行何時無水何時無人治水況夫經傳所載古之人有以水德王者矣有以水官著者矣以龍之智猶能生得之則何物不可得世無舟楫而能創舟楫之利則何利不可興豈其地有舟楫所不便而因勢利導可鑿道以便行而古人猶有不知所爲者耶故夫河渠書以爲厮渠始自禹吾猶疑之而說者乃併不欲歸之禹其何以定千古之信哉姑就禹貢孟子辨之如此聊以見古迹之所在今亦未必無考

信之文也云爾抑考瀆之義有二一曰溝瀆曰污瀆二者周易左傳皆有之他經傳有彼或無此要於彼此外無他義蓋斷其字體从水从賣可以得其概矣試思水之從賣求者其爲水也幾何哉自今觀之凡水皆能流穢濁而瀆小力微非有雨注則不甚流往往積穢濁於中令人習見其不潔故曰瀆者濁也是殆鄙再三瀆下交不瀆之語所由來也夫如是尚不足以爲細流於大川何與而爾雅乃曰江河淮濟爲四瀆此說從何來哉又曰瀆者發源注海者也此說又何來哉考之三代遺文未嘗有此此以見四瀆爲漢制而爾雅爲漢書確鑿無疑者也而予向者尚未深求瀆字之義妄欲以孟子語實之宜其大相逕庭也

夫按左傳臺駘宣汾洮障大澤是先禹治水者不獨元冥

九河九江舊說往往並稱以彼類此予意不然九江出於荆州多山之地自有源委雖入於江且以江名實不自岷山來九河紀於兗州平衍之地兗境左河右濟前則海也濟自西走東而徼北河直趨北而不轉東是兗境西鋭東闊而北角更鋭其瀕河之境千餘里壤與冀土相望而不相蒙故混易諸水發自西山者雖不一皆爲河所隔無與於兗可知九河別無山源仍是積石導來之水播之爲九河勢因之而殺河流由此而洩蓋九

道各自入海各自牽刷沙泥以入海能令污濁之重不以聚于一處而難疏輒致淤塞也故九河道而河患全消九河湮而河道南徙湮以致徙徙則愈湮于是變爲沃壤蕪爲桑田又何從一一求其故道哉宜夫求九河故道者幾似求河源之難則不可無說以明之也蓋予亦求之有年矣始聞九河乃九股既而涉獵羣書若自有源委非聚於一處爲九道者然溯自漢許商以下如地志寰宇記地輿記等書言其源委鑿鑿而吾聞之師則謂冢所指者皆在大河北入海之南與經文北播爲九之義未協予謹誌之不敢忘偶因便歷遊其處得其志乘觀之因時

釋經語證以地圖始敢爲吾師進一說曰此正以見禹功也碣
石一道播於北其餘諸道宜以漸而南自泲水大陸言之皆北
也蓋至此乃能據九河既道之文參以孟子語曉然於九河也
孟子言禹疏九河瀹濟漯淮注江終之以中國可得而
食是言禹治水除害而興利使中國食其利也經言九河既道
道者路也水中之道既成可以去昏墊可以通貢貨使兗州境
內亦得奏庶艱食懋遷有無化居也何以徵之濟與漯淮注江
皆通貢通貨之道則九河可知矣且禹貢言既道者三其二皆
屬沱潛誠以荆梁二州貢道皆各由沱潛也則九河又可知矣

大凡通貢之道無不通貨禹貢言浮達固不及貨而益稷言懋
遷亦不及貢貢與貨蓋並重也夫濟漯江淮豈但通貢已哉將
謂中國得食盡食厥貢哉然則兗州貢道胡不言九河曰所云
浮于濟漯達于河河卽九河河至兗州分爲九更無餘波故流
雖九派名仍稱河以九道皆經流不與支流等也凡分支於河
流者屢有他名如濟漯灉沮皆是也濟環於兗之邊界漯與灉
沮通於兗之域中皆九河所與接者也請得合九河論之濟自
河溢其通行不待言矣而灉自河出適局於兗則河不一河若
但自彼達此雖九道歷遍亦不締出言出者固必南達於濟矣

沮自濟出若南行無與於兗紀於兗者必北行以達於河并自
一以達於九矣由此言之乃得灉沮會同之義焉夫灉沮之流
南北相反此殆因地勢高下而引之既非出於一處又安能値
於一途遙想其故灉必達於濟而後自濟會沮以爲同沮必達
於河而後自河會灉以爲同同其通於漯乎同其入於雷夏乎
殆亦其所必然也是則兗州縱横千里之地有濟河以爲經有
灉沮以爲緯又得雷夏與漯以流動充滿於中將水道四達運
轉無方竊料其中大小一二百國之地應無不得水利者以此
較諸南方澤國後世之擅水利有過之無不及焉此其所以歷

爲古之都會歟而要之兗州之土黑墳疎爽不堅興利甚便荆
揚之土泥塗堅凝閉石興利維艱卽以漢水論自滄浪以下地
漸平衍至大别入江其左右不過二三百里不及兗州十之一
又多經山阜難通然猶分爲五六道常不使漂沙得而淤余見
官司偶爾修築一二以護啓閉而所費已甚繁蓋修濬未易言
矣至若金陵以東至於餘杭縱横千餘里自一二山隔外隨處
可以舟行凡省會及郡縣水道皆穿城四達其恃海潮以添漲
者固多卽引山流以相資益者不少但淤塞不常歲有修濬惟
糧運所經官董其事外此悉聽於民或農夫掘淤以糞田或船

戶去塞以行貨總由民居稠密戶口殷富商賈聚集財貨豐盈
功雖繁而費各出率以爲常不見所累也竊料兗州在古初屢
爲都會當復如是迨至戰國土地瓜分以一兗州之中土分爲
齊燕趙魏之遷疆主之者旣世爲仇敵不能合志以圖民居其
間困於兵爭日相驚駭但期苟延性命何暇從事河功於是從
前之修理概不舉行而九河之道遂日就於廢矣兼以漢承秦
業建都於西始焉未暇東顧旣而膠西膠東濟南諸國謀爲不
軌更不以此方在念使酸棗不決瓠子不決誰復以河爲事而
豫防其患哉是則許商之行視爲時已晚九河故道尚彷彿而

難求又何論千百載以下也是故於今得其一二以徵舊聞亦
幸甚矣何必全求故道而後謂之得其徵耶我觀地理志載河
南郡滎陽縣有狼湯渠首受泲東南至陳入潁過郡四行七百
八十里又陳留郡陳留縣魯渠水首受狼湯渠東至陽夏入渦
渠又浚儀縣睢水首受狼湯水東至取慮入泗過郡四行千三
百六十里又封邱縣濮渠水首受泲東北至都關入羊里水過
郡三行六百三十里又淮陽國扶溝縣渦水首受狼湯渠東至
向入淮過郡三行千里凡此皆豫州之水道與兗境接連者雖
不盡主於殺河勢同於古初然與南方江漢之支流相似有可

與吾說相證者蓋無在非通貢通貨之利也故附錄之若夫逆
河之故蔡傳以海潮當之誠然經曰又北播爲九河同爲逆河
謂河北行播爲九九河之爲道名不同而其各自爲海口各自
受海潮則同也予觀海潮於江浙見潮來則江水逆上輒數百
里凡大溪小港無處不周登高望之儼如百十羣鯨鱷泝水四
散狂奔迅疾前衝而不可遏也其勢固能挾沙泥而逆上也以
此思九河因知潮之落也共刷沙泥以順入海潮之生也又挾
沙泥以逆入河此其所以爲逆河也然必常得疏通則順逆雖
殊而轉輾流行自無窒礙所慮者上游有淤則順流者壅而潮

至不能達則逆流者亦壅順與逆俱壅而沙泥無以爲流行將
隨波堆塞不數十年而坑坎悉平况加以墳土之善隨風行不
禁雨洗也滄海桑田之說其不以是也乎然則九河故道之難
求不又可於逆河想其故乎至於九河之名爲文甚雅而義不
可曉考之他書無證安知不與閼逢旃蒙之歲名同爲千古不
可解之疑義乎而曰自禹名之吾未見其然也夫禹之遺文多
矣無不可解而獨爾雅不可解吁可以識爾雅矣

易傳坎爲水爲溝瀆誠以水利之興莫如溝瀆一曰溝洫又曰
[illegible]故史記所書河渠即漢書所志溝洫乃人力之所爲者論

語所稱禹無閒然卑宮室而盡力乎溝洫者是也考之河渠書其爲利有二一通漕一溉田以吾觀中庸言水之不測終之以貨財殖焉乃知水利又在通貨其溝洫之能通貨固可與通漕溉田並而爲三也溉田之說經不多見惟詩小雅白華篇所謂滮池北流浸彼稻田者是其徵也愚聞之師此卽寧夏與靈州引河溉田漢稱延渠唐稱來渠者是史不言所自起當是禹導河至龍門以下與此水利先儒註論語謂溝洫田間水道似知有此然觀其下文云以正疆界備旱潦者也則仍不知有此也彼云云者蓋由不知漢書溝洫志所志溝洫卽此溝洫而惑於

周禮遂人之說以爲十夫有溝百夫有洫爲田疇之定制一若不如此卽無以備旱潦正疆界不成其爲田矣不知此皆南人之說不足以語於北地者也註疏家固多南人而作周禮者亦南人宜其局於鄉土以爲言耳其實天下之田不皆如此也大凡種穀之地皆謂之田田而必浸以水者惟南方爲多以南方卑濕穀種宜稻也自稻而外凡菽麥黍稷皆種於陸地中原之土率多千里平衍非有大川則不見水流非鑿井九仞則無水可汲田間雖有之安所得水道也竊嘗舉天下之大勢計之其以陸地爲田者十之七浸以水者十之三安得謂無水不成田

田間必有水道也卽以正經界論孟子於滕言井田以正經界爲急務今觀滕地無水田豈其必以水道正經界哉且南方有水道之田其溝洫之修治廣深無幾凡農夫優爲之無所事乎君相此而事乎君相微特禹一人之力不能成八年之功卽合二十二人之力共爲之將亦不能免於閔也雖其然而先儒之說誠不足以明禹之溝洫禹之溝洫宜合北方以爲言不宜局於南方也宜合貢貨以爲言不宜局於田間也通貢之說見於禹貢後人未能推明此旨惟孟子疏瀹排注中國得食之語與之相發明是其徵也後世又修之以運軍餉其事莫著於夫差

左傳記其城邗溝國語記其闕深溝國語又記其使告於周合此二事言之曰余沿江泝淮出於商魯之閒以徹於兄弟之國自秦以後或修或否至於今而益廣之以爲運河誠哉萬世之利也先儒疏於讀禹貢不明此意故說論語絕不及之而說孟子反駁經文遂使後世以肇興萬世之利者歸諸夫差而禹之盡力溝洫及於田閒水道而止戔戔乎一手一足之烈鄉村老農夫之事也則甚矣註疏之不知有水利也借曰知之胡爲以悞斥孟子之未已而又以衍疑易傳也是安可不表彰經義以辯之也蓋嘗讀易繫辭下傳第二章而思其意不禁反復於日

中爲市數語夫致民聚貨必極之於天下似於王都之市爲宜乃其進此爲言則曰交易而退各得其所可知非獨都市爲然即凡四方鄉國之市無不皆然正不知其何以能然也比讀下節舟楫之利以濟不通致遠以利天下與夫服牛乘馬引重致遠以利天下乃知致民聚貨必極之於天下賴有舟車也舟車皆利天下皆能致遠而傳者顧先舟而後車於車言引重於舟不言引重殆必有深意也大凡於車見爲重者皆於舟不見爲重者也舟之力倍蓰什伯於車凡車所至之處莫非舟所至之處且容有車所不至而舟所至之處嘗觀商賈致貨萬斤以一

中船載之以二三人駕之綽乎有餘無風則日行百里順風則日行三五百里所費無幾也此水利之大也不然而有需於車則萬斤之物必以十大車載之以十數人駕之服牛則四五十頭乘馬則四五十匹晴明則日行百里猶覺其苦日費錢數千猶覺不給若遇津涯使無舟楫濟之或有亦不甚便則不勝望洋而歎蓋愈重而愈難行所以車之致遠不如舟即其利天下亦不如舟也傳文於舟楫言致遠以利天下先於言車可見聖人體物之精何意後人反疑爲衍哉是無怪乎言水利者之不及於禹良由註疏家之裁抑經義埋沒禹功也殊不知禹之盡

力溝洫不特有利於通貢溉田亦且有利於致民聚貨虞書載禹之言曰予決九川距四海濬畎澮距川暨稷播奏庶艱食鮮食懋遷有無化居此其徵也其敘播奏於決濬之後見水洩則田可耕濬成則田可溉也此農之利也敘遷化於決濬之後見水行則舟可行舟行則貨可致也此商賈之利也要之商賈與農工官師交易商賈之利又豈非農工官師之利也耶是故商賈懋遷有無化居以足國用其有功於世不後於農之播奏以供王稅禹既以農民之故爲之鑿渠以溉田豈不欲以商賈之故爲之穿溝以行貨唯是彼地原有自然之水道斯可無容致

力耳否則或可借溉田通貢之便以行貨亦可無容更致力耳而非然者廣原絕水舟楫難通商旅不行有無莫易雖澹災於洪水實坐困於窮途他鄉已去昏墊而此地仍然昏墊也念及此而推飢溺之懷當有蹙然不安者若相其地勢苟可因勢利導而成渠豈有不盡力爲之者耶而吾於此竊以爲溝洫之利農尤不若利商賈之爲萬世永賴也蓋農之所利但取必於水洩以成田不取必於水溉以種稻其田雖不種稻種菽麥黍稷之類皆可食其人雖不食稻食菽麥黍稷之類皆可肥何用勞力以[illegible]溝洫哉惟藉溉田以殺河勢此則治水之微權雖使民

佝僂於泥中而夏秋水漲可免於旱冬春水涸可不妨於麥是謂可使農不失其利云爾若其為商賈之所利則不然順自然之水道不能通或可通而甚迂遠使無溝洫以行船則無他計以紓困彼蘇杭之所以成大都會其賴有溝渠固不待言矣卽以吾南楚論地與兩廣鄰可以互相取給然欲順自然之水道以致廣貨必沿海而東泝江而南委折萬里而始達於湘其迂遠何如其險惡又何如也楚人似難望給於廣貨矣緣開分水嶺一溝引廣西興安縣海陽山之水北流以會為湘而後番禺之貨不一月可至長沙其捷近何如其穩便又何如也惟捷近

而穩便故雲南安南之貢稅欲避海患亦可由此道以浮江淮而達運河而此道遂不獨商賈之利官師亦與有利矣此水利之遠而大者也至若漢水入江於大別此亦自然之水道也然自荊州岳州至樊城則由大別為迂遠不若由沌口之近也由沌口又不若搖頭溝之近由搖頭溝又不若淸灘口新堤口之尤近也此四者溝洫之最著者也不但已也更有其不甚著者自長沙至武陵取道沅江有捷徑焉其程將三百里中有湧港與截港一泓平碧闊不數丈撇去湖險直取龍陽微論風朝月夕皆可行船此又溝洫之最善者也其餘自江出為沱自漢出

為潛以及汨羅江口之二道一上行一下注之類不可勝數此其為溝洫皆莫詳所自起安知非禹績也又凡山險處水道必險其巨石巉巖勢如刀劍船不可越然一遇此等處往往皆有鑿成之道以通船雖猶是溝洫而較難於凡為溝洫今所在有之總莫知所由起又安知非禹績也大抵其功先於禹者禹必有以修之其功後於禹者禹必有以引之雖皆斷為禹績無不可也卽推此以斷天下之溝洫皆禹績亦無不可也夫子曰盡力必盡己力盡臣屬力盡庶民力而後可謂之盡力也使僅於田間水道是營則亦盡所不必盡矣烏足以為禹稱也哉抑夫

子稱禹者三一為飲食致孝鬼神卽飲食之不菲者非二事也一為衣服致美黻冕卽衣服之不惡者非二事也至言盡力溝洫於卑宮室之次宜必一類乃家疏家說成二事判然不相聯屬卽求諸溝洫志備詳通貢澈田亦不及宮室由宮室而及溝洫者止有考工記匠人然言宮室自宮室言溝洫自溝洫並不見聯屬意蓋至註疏家仍以說論語者說之是求聯屬於宮室溝洫千古無解人矣嗟夫此豈其解之眞難索哉自我言之雖一畝之宮環堵之室其階下皆有小溝蓄瀦待雨作簷溜洩之況大[illegible]至乎凡羣萃州處比屋連雲之地莫不有數尺之溝以

流其穢況都城乎歷考古來都會内而宮庭室第已極昌盛外而官廨吏舍公館私廬匠肆民廛牲牢商圜往往糞朽堆盈穢汙塹積豈淺水所能滌除是以古者營國必於城外引有源之水繞城爲他入達宮禁轉通街衢遍經壖堧然後出行郊野以達于川漢唐呼爲御溝近代則曰御河蓋以其水廣而深通行舟楫轉運輜重與凡溝不同故舊稱溝而今稱河猶夫古之邗溝鴻溝今稱運河也要之兩河之修濬悉資朝廷其運河漕至京直與御河相接是宜合遠近而同治特原所自於宮室御河因治宮而起運河無與於宮室耳然以禹時論之則又不然何

若禹時重巡狩王者所至經宿必有行宮而況於朝會之地吾知自四岳以及塗山會稽等處其爲宮室必大備乎門闕堂階之位然後班聯可序等次可分遥想其制殆必與都城之宮室相近可卑而不可缺也都城之宮室卑而巡狩之宮室不卑不可謂無關都城之宮室有溝洫達川巡狩之宮室無之或有亦不能達川不可謂盡力然則子言非但言都城都城之溝洫達川凡匠人皆優爲之當不煩禹力所煩禹之盡力今可見者莫如會稽一役塗山在淮右江達川甚易會稽海近江遠達川爲難惟其難達而終克達之鑿岸爲谷無淺非深横截岡陵一往

中水隔絶數百里高高下下無可憑依而能逆知無阻不廢於半途何其神也非禹盡力誰能搆此此以見溝洫之爲功甚艱爲利甚大誠萬世永賴也爰於班志所未備者通貫而外請得增一說焉曰流惡流惡之説見於左傳晉遷新田韓厥所謂有汾澮以流其惡是也今卽汾澮流惡以思恍然見禹貢貢道止達河其自河更進卽恃此汾澮蓋新田卽堯都平陽澮卽濬畎澮之澮乃溝洫之大者堯時引汾作澮入城而達川故汾澮之名後世特著說者不察以汾澮爲二水各溯其源若不知有溝澮也者其與以田間水道釋溝洫何以異甚矣解人之難也

禹貢導水有九源遠流長會合衆流者惟河故導渭導洛導沇皆入於河浮漢沿江泝淮期達於河河之爲百川先尚矣而敘述成功則後於弱黑二水不可以見二水之大哉今就其入海遥想之弱水西黑水南河水東北如鼎足然此豈細流無主名隨人浪指也者何說者不察漫謂禹貢之黑水有三不必強合玆無煩别折之折之以禹貢之例荆豫皆言荆山未聞荆州之荆非豫州之荆也青徐皆言海岱未聞青州之海岱非徐州之海岱也雍豫兖皆言河未聞雍州之河非豫兖之河也至若淮水於禹貢亦三見徐揚二州皆言淮正與梁雍二州皆言黑水

無二今既不聞揚州之淮非徐州之淮又不聞導水之淮非徐
揚之淮何獨雍州之黑水非梁州之黑水導水之黑水非梁雍
之黑水也𪧐此言之禹貢止一黑水無可復疑卽欲知黑水所
在亦無容多議也但求岷嶓之西河源之東有水浩蕩數千里
流入南海足以表梁雍二州之疆界合於經旨者卽指爲禹貢
之黑水可也然則程氏大昌謂瀾滄江爲黑水李氏元陽謂瀘
陽無入南海之水惟滇之瀾滄足以當之信乎瀾滄江之爲禹
貢黑水也乃地理今釋云去瀾滄之西三百餘里有水出大崑
崙山由緬甸入南海者乃眞黑水其又何以稱焉竊維緬甸之

地古不傳屬何州今觀其貢道由梁入荊而豫而冀絕不及雍
似屬梁州之土若以瀾滄爲黑水則緬甸出黑水右無與於梁
矣前說似非然謂水出崑崙後說仍未是何者黑水之爲梁雍
兩界與淮水之爲徐揚兩界同淮水源西而委東黑水則源西
而委南淮水左徐而右揚黑水則左梁而右雍是黑水入南海
梁雍之域並距南海吾知黑水左之海濱南而迤東者屬梁黑
水右之海濱南而迤西者屬雍由是此雍彼梁以泝於其源豈
不崑崙南隅亦有屬梁土者乎今觀經敘織皮崑崙似全屬雍
土未分及梁所以疑眞者未必眞也而要之古者分疆犬牙相

錯梁未必純屬南雍未必純屬西是以史傳但稱西南夷不分
梁與雍如庸蜀羌髳微盧彭濮人見於周書牧誓是其尤著者
良由文王之德化自西而南故武王伐紂西南夷從之有此八
國至春秋時楚人滅庸必借助於秦人巴人則庸國之大可知
傳曰庸人帥羣蠻以叛楚見庸非一庸也又曰麇人率百濮聚
於選將伐楚又載羅與盧戎會敗若敖盧曰戎而濮曰百亦以
見盧非一盧濮非一濮也盧地今無確據惟有瀘水一作盧諸
葛武侯五月渡瀘深入不毛正此地謂之盧戎殆如漢陽諸姬
之稱就水以言國也至於百濮後之史傳屢言之如尾濮木縣

濮文面折腰赤口黑僰諸濮其地在今雲南徼外千餘里雖曾
與巴楚鄧並稱南土吾知其未必不屬雍也若夫羌歌於商頌
其地固屬西戎然因荊楚及之亦以見其通於南也今考羌類
至繁若慭此羌鄧至羌白馬黃牛黨項白蘭諸羌皆錯處於梁
雍之間與黑水不遠惟髳微之土疆全失考彭雖蜀有彭縣彭
山等號亦在隱躍間竊料皆蜀之與國蜀居梁州正中沃野千
里實爲善地禹貢首志岷嶓沱潛誠重之也在文武時歸周最
早至春秋時秦楚稱雄於諸夏蜀居其間絕不與通亦毫無所
見豈僻陋自甘歟抑閉久僭王號獨霸一方殆必蠶食諸夷一

如秦楚轝與徵彭在其掌握爲所并兼故不著耳至於秦業將
隆蜀王無道而楚人失其勝算方以得吳越自多議秦人捷足
先得秦人得蜀是直得楚之腹心而據之楚國全舉矣豈待起
翦哉蓋於是竊歎文武之爲謀者遠也因以歎神禹之爲積者
宏也庸蜀非夷庸蜀如夷則華陽以南不爲夷者鮮矣禹於其
水則道之山則藝之人則和之正其土而成其貢賦必使此方
無曠土無棄人宜夫薄海之遙功能各迪後世惟武王遠續禹
功爰得用之步伐與用豐鎬之民無異可以見天下無異民也
說者不察乎此漫謂外薄四海爲虛語總不欲遠求既謂蔡蒙

旅平爲雅州事又以和夷底績亦雅州事雅州以外果無事乎
既實指哈拉烏蘇色會爲黑水又謂此地禹迹所不至豈黑水
之導三危之宅三苗之敘皆遙意其然者乎何言之孟浪至此
竊著本古經傳參以後之史乘謹爲之說曰沿黑水之右循海
而西實崑崙後脈諸羌諸濮皆居於此和夷底績正在於此凡
海西諸國龍脈實發於此故大秦與其屬國數十必由此以達
永昌通交趾前漢書載武帝時安息發使隨漢使獻犁靬眩人
戲後漢書載安帝初撣國遣使朝賀獻樂及幻人能變化吐火
自支解易牛馬頭又善跳梁數乃至十自言海西人海西古犁

軒卽大秦眩人卽幻人眩人戲卽吐火支解諸事而撣國在永
昌塞外是大秦通永昌在通安息後蓋由安息遮閡之而北道
有氷海難不可近故取道永昌永昌本有陸路又緣西藏以往
有絕糧處行必負糧有絕水處行必負水且河道陡峭舟不可
渡山路高懸仄僅通人無驛站無舖舍幸遇人稠處見外國使
來知其必有珍異往往分外苛索不饜所欲不止所以陸路雖
通西人不由帳颿運無阻日用所需舟中畢具雖極險惡有備
亦可無患雖較迂遠歷久亦莫不臻此不獨貢使亦有商人予
以所聞證之滇士亦云然殆不誣也乃今而知天下五大洲之

說屬子虛西洋至廣東九萬里之說尤子虛也問嘗總四表而
計其程惟東表至南表有程可計今卽以其類推之必不相遠
蓋南表至北表於東表取中爲東表至南表其程如是其至北
表亦必如是也東表至西表於南表取中爲南表至東表其程
如是其至西表亦必如是也今考北表之地當在骨利斡極北
瀕海處其至朝鮮未聞里數若何度其大勢當亦不遠於安南
至朝鮮然則謂大西洋至安南遠於朝鮮將十倍其誰信之故
曰九萬里之說屬子虛也至若世傳秦以力士開山始通蜀楚
以莊蹻略地始通滇事誠有之通卽取之謂是時秦楚始取滇

蜀也夫蜀與秦滇與楚同屬周之諸侯非秦楚以詐力謀取之肯甘心臣服哉故謂此為秦楚始事則然矣若論古昔開疆安知所自始書缺有閒禹貢牧誓特其明徵耳非虞周有然其他或不然也誠以通塞之故不在地之遠近而在時之盛衰方其盛也百神尚懷柔況其屬血氣及其衰也宗周為禾黍何論在裔夷即以夏周論夏先王以文命訖五服之外更薄四海其聲教何如也及太康見距於后羿雖安邑之都且非王土矣周先王以至德代商羌濮率服寖及越裳其光烈何如也及平王遷都於洛邑雖豐鎬之地王靈不及矣由此言之境之通於舜

禹以前者不能不塞於太康以後境之通於文武以前者不能不塞於幽平以後如此類者何可勝道獨至於滇與蜀而疑之乎豈其謂秦楚既通而後滇與蜀遂通而不復塞矣乎既明見後世之屢通屢塞可以知前古之有塞有通然則唐虞以前雖無書可考正可以意會之也凡於禹貢見其通者未必自禹始通也何以知之溯自天地開闢人與物並生人之勢必不甚盛有聖人者起乃為之制　尚象開物成務俾凡物皆受制於人而為人用遂以休養生息致夫人之生齒繁焉中國既盈乃散居於裔土平原既滿乃竄入於荒山蓋至苗疆之險惡磽瘠而

苗民居之其繁庶足以逆命海島之潮濕煙瘴而夷人居之其蓄聚足以納貢則其他之居民稠密不待問矣島夷之地車所不能至而舟至之苗疆之地舟車皆不能至而人力通之當其未通之先必有禽獸蛇蟲諸惡物蟠踞其中非中國有至人臨其地為之驅除惡物闢草萊斬荊棘以經理之彼蚩蚩之氓何能安居而樂業也凡屬荒陬僻壤土產無多資生之物必不備非與中國相交接以其所有易其所無使器具貨財無缺乏彼魑魅為鄰又何以利用而厚生也竊惟唐虞之世去生民之初不知其幾千百年也即裔夷之民安居樂業利用厚生於裔夷

之土亦不知其幾千百年也大抵中國得其主則世泰自內及外一視同仁彼裔夷亦樂納款輸忱供其貢獻中國非其主則世否盜賊橫行狼吞虎噬彼裔夷亦遂閉關守險絕其往來是自生民以至中天中國不知幾治而幾亂則裔夷之於中國正不知幾通而幾塞也而皆曰始自禹通之此豈事之可信者哉由此言之後世版圖所登之地皆禹貢聲教所訖之地禹貢聲教所訖之地何莫非古聖手澤所經之地今既不欲以後聖掩禹功又安得以禹功掩前烈此予所以因論黑水而推及之也然則所謂前烈亦有徵乎曰尚書不載羲農巢燧斷自堯典安

得有徵如欲有徵請即徵之堯典試思羲和所爲平秩云者將安生於所宅而自能平秩乎抑巡按於其方而後能平秩也如必巡按而後平秩也則是禹迹所至早爲羲和所履矣然乎不然乎吾願讀書者毋狃不宜窮究之說與其誣而自小不爲上而爲亞不爲大而爲細致令遠人以吾屬爲亞細亞也

禹貢流沙先儒以爲其沙隨風流行故曰流沙或以爲即居延澤自今言之澤中之沙自宜隨水今不曰隨水而曰隨風是明明指陸地言無與於澤矣無與於澤而以居延澤實之殆以居延爲表誌謂此澤之在右皆流沙地耳即謂此澤之水爲弱水

以合於導弱水至于合黎餘波入于流沙之文耳然以餘波爲有餘溢出之波則溢出乃支流必更有經流者在此不言所在豈經流不爲患歟抑亦上文所云弱水既西者乃其經流歟正不知於居延乎何與也爲考居延之水其自丹山縣來者僅一節西流水甚小而流亦不長至甘州有水東北流者入之至金塔寺營又有水東北流者入之遂合而爲東北流以入居延實與既西之文不合且亦是合數水之經流全入於居延亦不見有所謂餘波至於居延之水諸書及圖不注其出路似夫漢書西域傳所云其水亭居冬夏不增減皆以爲潛行地下南出於

積石爲中國河者即係此澤蓋漢書言此爲蒲昌海一名鹽澤今此澤爲居延延與鹽同音是居延澤之即鹽澤無疑矣鹽澤之水既云河源又未嘗有不能負芥之事何可指爲弱水哉夫如是所謂弱水者既非弱水則所謂流沙者之非流沙不待辨矣然而其沙隨風流行之說要不可不有以明之竊思地之有沙隨處皆然即沙隨風行亦隨處皆然流沙之名胡獨西域擅也即曰西域之沙一望無際然無際之沙中原間有朔方多有焉流沙之名又胡獨西域擅也乃知隨風流行之沙其一望無際者所謂沙場也亦即所謂沙漠也朔方與西域皆然所以朔

方與西域皆稱沙漠也西域較朔方尤甚故西域又有沙蹟今考西域之沙漠自敦煌以西北及休屠澤等處皆是正禹貢所謂原隰底績至于豬野者是也而安得以爲流沙哉夫流沙者不特非陸地亦且非藪澤也經敘弱水之入流沙與敘河漢江淮之入海一例其云西被于流沙又與東漸于海對言是明明謂流沙之爲水限西域而爲之止境海之類也則可知弱水者河之類也河源與弱水俱屬西方初不知其相去遠近爰就經文求之見夫河則東注弱水則西流二水實相懸絶此其中必有大山閒之者迨考西域傳言西域之地南北有大山中間有

河東則限以玉門陽關西則限以葱嶺其河有兩源一出葱嶺一出于闐于闐在南山下其河北流與葱嶺河合東注蒲昌海即中國河源詳審久之而證以地圖乃知大山間之者即屬葱嶺葱嶺綿亙西方首尾北西域南北二道皆必踰焉可知葱嶺之東必不能有西流之水即有小水從玉門陽關山中出者斷不能一直西流至一二百里不東北折安在其為既西之弱水也且亦無非屬入居延澤之細流安在見其為入流沙也然則弱水在葱嶺之西斷斷如也乃傳於于闐之西言其水注西海而獨於葱嶺之西絕不言水道何如及至都護治所不屬之

烏弋山離國乃云安息父老傳聞條支有弱水豈月氏康居諸國絕無川流之大者歟抑川流雖有不必與弱水之名相副遂忽而不誌歟要之必得弱水所在乃可以求流沙所在今弱水有在而傳絕不言及流沙則又何從求之也無已則傳言條支臨西海竊欲以所云西海者當之蓋所云西海非海也非海而可以海稱吾是以斷其為流沙也何以知其非海天文家云天形正圜水居其半地中高外卑水周其下四方皆水謂之四海日月出沒其中是知日所入處即西海也傳言自條支乘水西行可百餘日近日所入若以條支之水即為西海則近日所

入之處又何名乎況夫海水即或可乘其中風怪靡定未有任人計日而行常得不爽至百餘日則所為乘水云云正如中國人行江河中有畔岸可循必非海也夫此百餘日所行倘非海而何謂條支所臨即西海耶然則其謂條支臨西海亦猶之謂焉耆近海水奄蔡臨北海皆班氏懸揣之辭耳究竟所云海皆非海也非海而可以海稱吾則并斷為流沙也蓋流沙與海類必非百里千里之流想奄蔡居條支北焉耆居奄蔡北烏孫又居焉耆北烏孫地廣而遠於漢末聞近海焉耆何以近之焉耆所近尚不言北海奄蔡何以遂至北海則所云海與北海之非

海亦明矣而要其言近水多魚與大澤無崖儼然見其有非百里千里之勢安知其非浩浩蕩蕩通條支所臨而為一派也今以所記里數推之焉耆去中國近於奄蔡奄蔡近於條支條支可通日入處則當為焉耆奄蔡下流以此浩蕩一派之水謂之流沙準諸禹貢與海對舉之文庶不相悖而合黎餘波之疑義亦可得而推詳之蓋或指合黎為山或謂黎水名合者會合之謂於是又有為兼綜之說者曰合黎山名因弱水合黎水於此山之下故名考之西域傳俱無明文惟諸國有尉犁渠犁蒲犁等號犁與黎古字通用曾見他書引西域傳犁直作黎則三國

之以黎爲號安知不因弱水合黎而得乎今考蒲黎屬南道去
陽關最遠必在葱嶺西若尉黎渠黎俱在北道鄯善之西南則
亦在葱嶺西至於渠黎西有河至龜茲五百八十里顯與弱水
旣西之文符竊料黎水在尉黎或單行至渠黎則弱水與之合
同至蒲黎蒲非水不生猶之渠非水不成也傳稱有通溝渠種
五穀之說或者禹導弱水曾爲之修溝渠之利後人沿之以灌
屯田亦未可知大凡川流所在必有澤藪萑蒲之生亦固其所
誰其謂渠黎屬黎水而蒲黎非黎水耶然則大秦一名黎軒軒
與岸音義畧同安知大秦非黎水入海所依之岸乎蓋至是始

恍然於織皮崑崙析支渠搜四國非無與於弱水者也舊說以
織皮爲三國貢物不知雍之織皮異於梁也使如梁爲貢物宜
列球琳琅玕之次豈宜出貢道後哉出貢道後而與崑崙析支
渠搜並列謂國名也卽大秦等處是也傳紀大秦有織成絺布
言用水羊毛名曰海中布作氍毹毾㲪罽帳之屬其色鮮於海
東諸國所作是織皮之精大秦獨擅古人質實或當時未立大
秦等名遂呼織皮歟且禹貢紀雍自南而北大秦土地絲遠雖
曰北接安息實則南通交趾數西戎自南始宜其首織皮而次
崑崙也世傳黑水發源崑崙故爲雍梁兩界經敘雍州功首弱

水可想見弱水與黑水流雖相反其源當不遠於此敘及崑崙
是必弱水亦從崑崙發源漢使未斯崑崙何知有崑崙發源之
水是以經敘南道諸國至條支始言弱水也惟至條支始言弱
水乃知條支卽析支併知餘波入流沙卽在此地何者水不析
爲支流則一派汪洋安得餘波餘波云者由支分則條析始如
河入海之有九道然吾固謂流沙海之類弱水河之類也然而
終非類也九河全入海弱水合黎則支流入流沙經流仍入海
大秦屬海西而曰黎軒是誠弱水合黎所依爲岸以入海者耳
至若渠搜後人以爲卽鏺汗國所謂居葱嶺之西五百餘里者

班氏未載鏺汗但載渠黎云自武帝初通西域置校尉屯田渠
黎其地亦在葱嶺西不遠於嶺是鏺汗與渠黎當屬一地地有
河爲渠而又有黎名豈非黎水所由以合弱水者耶夫以西域
之大禹止導一弱水其餘相附而紀已渠括班書南北兩道之
大勢皆在其中爲覯班氏全傳無一語及禹貢而歷敘諸國貢
獻及遣使置質諸事令人想見西戎卽敘之非虛以此知遠夷
之於中國如孤臣孽子之於君父莫不欲以忠孝自效特中國
棄置之使自爲生計斯不得已爲强大所欺凌受其役使此如
失怙恃之兒隨人收養無不歸命帝王天下一家可不念之乎

蓋必如秦皇隋帝勞中國以事遐方斯爲過計若不圖其貢獻不費吾匪頒但以人治人如堯之命官平秩禹之建長迪功使不失所守而因以爲吾邊守得非久守中國之謨乎是不得以荒遠爲疑而謂禹不宜窮荒也盍思和仲已先之也和仲宅西原以寅餞納日爲首務使不至幾於日所入處則與羲仲之宅嵎夷有異何以得與羲仲之賓出日同稱爲寅蓋寅賓與寅餞皆敬日之儀必行於是無遮隔之地乃爲親切和仲不以其荒遠而不居禹豈以其荒遠而不至所以匹貢於青州首言嵎夷旣畧於雍州首言弱水旣西明以見西與嵎夷之相爲對待皆

非他處可等量者非以爲羲和所宅重正以爲寅餞重也顧寅餞重而平秩亦若與之俱重於是和仲當每歲西成歷求平秩其於西戎諸國必往復撫循使之丕敘無煩於禹所煩於禹者止此弱水禹又安得不因和仲而導之耶唯其然乃益信和仲宅西在大秦也何因傳言條支在葱嶺西城在山之上周回四十餘里臨西海水曲環其南及東北三面路絕唯西北隅通陸道耶然與嵎夷之爲朝鮮遠在海外三面皆水者相似似昧谷應在其地而茲斷爲大秦者誠以朝鮮之外東行不聞有國則東履朝鮮已與日出處親切故寅賓之禮可行若條支之外西望更有大秦則西歷條支尚與日入處睽違宜和仲之宅不屬且夫大秦之國雖曰海西實產諸木百草人俗力田作多種樹蠶桑穀食常賤國用富饒城郭宮室器用之華麗莫之與比其爲善地不待問矣和仲宅此亦固其所特其土地廣大史言方數千里其爲與國必眾其爲昧谷之宅必更在西西而又西是安得謂和仲宅西之西非弱水旣西之西宜夫今之望洋者更稱大西也至若大西洋之人長大平正有類中國或云本中國人可知猶是和仲之苗裔也彼國觀日月星辰無異中國其人迭次東來皆精於天文推步可知猶守和仲之法程也其他黎

水之岸非必有殊而人不復呼黎靬織皮之作非必有改而人不復稱織皮是無怪經生夫考輿克舉堯禹之聲教以昭示來茲猶幸史官紀實迄今得所徵引也而予竊於弱水有說焉古稱弱水不能負芥又云弱水鴻毛不能起殆言弱水之爲性遇物卽溺也夫水屬天澤天無二水此何獨弱凡水皆能浮物此何獨溺前人無有言其故者蓋從古一大疑義也抑予舟行見夫西來之水若河與漢其中常有漂沙吸船使溺因悟弱水之所以弱當由漂沙使然今考西夜國一名漂沙而弱水之所入又適名流沙妄揣流沙之得名必漂沙挾水而行或有見水而

復見沙之事故因所見名曰流沙而弱水則又以水濁如河或有見水不復見沙之事故因其遇物沈溺名曰弱水可知弱水之中沙必漂流流沙之中水亦必弱古來所傳不誣也乃傳云乘水西行可百餘日或云善風三月遲風二載是其水可舟烏見爲弱似夫古亦有不傳信者爲考羣書得馬氏瀛涯勝覽言弱水三千舟行遇風一失入溜則水弱而沒溺察其辭意與河漢漂沙吸船使溺之事同則所謂人溜者即遇漂沙之謂也河漢不以漂沙廢舟又何疑於弱水乎況夫河水漂沙不見於孟津以下漢水漂沙不見於大別以東盡脫離西土他水入以泛之則沙自散而不凝不復爲患流沙弱水至條支黎靬間爲海潮所泛當亦如是耳是以條支渡大秦但聞往來維艱未聞絕往來也然傳言大秦欲通於漢安息欲以漢繒綵與之交市故遮閡不得自達然則班侯遣甘英使大秦抵條支爲安息船人所止正此之故其謂入海齎三歲糧云云皆遮閡之辭也吾於是知前者乘水西行百餘日等語無非出自安息人概不可信何者安息役屬條支與大秦交市甚密相去未必如是之遠凡人遠適無鄉導輒咫尺若千里彼兩國交通處其中者苦供億防窺伺必閡之使絕迂之使難亦情也故夫傳所載里數盈千

累萬者悉不敢逃懼非其實云至若經言底績者三蔡傳惟和夷與豬野得解其餘不特覃懷衡漳未確即原隰底績云其地在豳徒本詩度其隰原一語耳不知公劉之豳與今休屠澤之爲豬野者天懸地隔何得爲一路相承之語而曰至于豬野乎禹貢一篇至于二字二十有八從無此例故不敢從竊謂敦煌西北一望平衍皆是原瀚海等類皆是隰正與休屠等處相接以此當經文原隰庶幾與至于二字之義合耳且黍苗之詩亦有原隰既平之句其餘或言原或言隰者多矣安得謂原隰爲豳地所獨擅而敦煌等處無之也於此益見禹之從事於葱嶺東者有如此則其從事於葱嶺以西其亦相因而至也夫或曰葱嶺河源後世不以爲信安知其究竟何如曰究竟亦惟漢書爲足信從來開西域之跡莫勤於漢當時妻以公主與爲兄弟遂至太子入侍國王來朝自武帝迄哀平其間使者往來官屬巡察軍旅征誅不可勝數蓋至明帝時定遠侯超居西域猶三十餘年其事情之熟昭昭可見矣班氏作書外則求諸國史內則證諸其弟雖崑崙未覩自以爲疑然自范氏作後書再加精詳以補其所未逮合二書而更參以列史宜無遺憾以視後世一夫之目一時之迹必有間矣愚以爲可取釋經者惟此爲愈

第不知大雅君子以爲何如也